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〇冊目錄

總類



類書

月滿樓甄藻錄一卷.....

清 顧宗泰著

昭代

一

各類叢著

笠澤叢書九卷附考一卷.....

唐 陸龜蒙集

古書

二九

敬齋先生古今註十二卷逸文二卷附錄一卷.....

元 李治著

藕香

八七

少室山房筆叢四十八卷.....

明 胡應麟撰

廣雅

一八七

經籍會通四卷.....

一九一

丹鉛新錄八卷.....

二二五

史書佔畢六卷.....

二七〇

藝林學山八卷.....

三一三

九流緒論三卷.....

三五四

四部正譌三卷.....

三七四

三墳補逸二卷.....

三九六

二酉綴遺三卷.....

四一二

華陽博議二卷.....

四三三

莊嶽委談二卷.....

四五一

玉壺遐覽四卷.....

四七〇

雙樹幻鈔三卷.....

四九二

EP67/10

叢書集成續編 目錄

通藝錄四十九卷(一)(共二十二種).....	清	程瑤田著	安	徽	五〇九
論學小記三卷.....					五一
論學外篇二卷.....					五六〇
宗法小紀一卷.....					五九一
儀禮喪物文足徵記十卷.....					六一五

月滿樓甄藻錄



元和顧宗泰景嶽著

麈尾 主鹿為麈古之譚者揮焉陸左丞埤雅麈似

鹿而大其尾辟塵名苑謂羣鹿視塵所往麈尾所

轉為準也恩平郡譜云麈謂之荒鹿謂之擢

險糜 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險糜大墨一枚

地也王阮亭香祖筆記謂其地出石墨以路史所

云高麗貢松煙和麋鹿膠造墨名險糜之說為杜

撰按晁氏墨經云古用松煙石墨二種漢貴扶風

險糜終南山之松則險糜亦出松路史非晁氏說

可存

蟹胥 周禮庖人注若青州之蟹胥劉熙謂取蟹藏

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庾子山詩濁醪非鶴髓

蘭肴異蟹胥

糗芳 楚詞播江薤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葢

當春之日以芳為糗也

山巾子 北夢瑣言霧是山巾子船為水鞞鞋

妬羅 妬羅雲出華嚴經謂雲如羅也

倒枝藻 漢郭憲洞冥記倒枝藻謂枝橫倒水中長

九尺餘如結網有野鴨秋鳧及鷗鷺來翔入此草

中皆不得出一名水網

螺舟 秦始皇好神仙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

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

翹袖折腰 西京雜記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

常擁夫人倚瑟絃歌每泣下漣流夫人善為翹袖

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詩在樂府橫吹

漢詩之最古者晉書樂志謂李延年造不知此曲

已出高帝時也

壟薪 友人屬為記余用壟薪井汲四字或舉問來

歷陶通明荅趙英才書不云乎壟薪井汲樂有餘

閒切松煮木此外何務

望雲騅 唐李肇國史補德宗幸梁洋惟御駝馬號

望雲騅者駕還京餉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至

必長鳴四顧若感恩之狀後老死飛龍殿中貴戚

多圖寫之

焚椒錄 讀王鼎焚椒錄重為蕭后惜慨然有詩人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之思也西園歸老諸跋俱有

當處其蕭氏自取者在伶官入宮叛婢在側耳回

心院之作婉而多風以詩悟主猶是秋風團扇之

旨王鼎謂不作回心院十香詞安得誣之竊以為

未可以此深咎也 諫道宗獵百二十餘言詞意

俱到遼史不錄可惜絕羣之獸一語以相如為東

方朔則快

金錯刀 張衡四愁美人贈我金錯刀金錯刀一名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而二物杜少陵詩金錯囊徒整銀瓶酒易賒錢也

孟襄陽詩美人騁金錯雙手贈鮮鱗刀也

紅顏白首 少陵詩遠媿梁江總還家尚黑頭自後

詩人都稱黑頭江令然江令自京南還尋故宅詩

云紅顏辭鞿洛白首入轅轅斯又何也

爛漫 莊子在宥篇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

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性命爛漫謂性命之真喪也

二字義不盡佳

寄春君 南華封梅為寄春君

女牀 東京賦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女牀

山名見山海經李義山所謂女牀無樹不棲鸞也

天山 天山逸民子山哀江南賦中句也按易天山

遞故云天山

碧海舍人 隋宦者劉繼詮得芙蓉鷗二十四以獻

毛色如芙蓉帝甚喜置北海中曰鷗字三品鳥宜

封碧海舍人

銀灣 古稱天河謂銀河銀漢江淹則曰繩河李賀

則曰銀灣便新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四 世楷堂 藏板

酪奴 蒼頭水厄 齊雍州刺史王奐之子肅瞻學

多文為齊祕書丞太和十八年歸魏初入國不食

羊肉酪漿常飯鯽魚羹渴飲茗高祖怪問之曰羊

者陸產之最魚者水族之良並各稱珍以味言之

是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

中與酪作奴時因號茗飲為酪奴 給事中劉鎬

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勰謂鎬曰卿不慕王

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時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

戲之

桃核彈 石曼卿通判海州以山嶺高峻了無花卉
以泥裹桃核爲彈拋擲于山嶺之上二歲間花
發滿山爛如錦繡金人黨懷英弔曼卿詩有桃花
石室自春風句正謂此也

木蘭舟 唐張搏爲蘇州太守堂前木蘭盛開譙集
題詩陸龜蒙後至既醉強捉筆題二句曰洞庭波
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醉倒詩未竟張命客
續成一座不知其意後稍醒續成曰幾度木蘭舟
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一時推爲絕唱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五 世楷堂藏板
風人雨人 管子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吾
道窮矣

雁臣 後魏都洛諸夷侍子春去秋來謂之雁臣
鬼蝶 西陽雜俎鬼蝶一足著木如乾木葉
都梁 樂府騷賦既既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按
本草蘭草注引荊州記云都梁縣有山山下有水
清淺其中生蘭草因名爲都梁迷迭則出西域焚
之去邪魏文帝迷迭賦序余種迷迭于中庭嘉其
揚條吐香馥有令芳艾納亦出西國似細艾艾松

樹皮綠衣亦名艾納可聚諸香燒之
花刑 開花風爲花鞞扇潤花雨爲花沐浴至花老
風雨斷送則是花刑也

白芨花 王院亭隴蜀餘聞載白芨花花白色五瓣
瓣中有苞白質紫點內吐黃鬚梓橿間山谷多有
之因引陳白沙詩恰到溪窮處山山枳殼花楊夢
山詩常記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共銜杯謂爲未
經人道及院亭有絕句曰西風盡日濛濛雨開徧
空山白芨花亦佳句也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六 世楷堂藏板
蓐食 淮陰侯傳從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
之乃晨炊蓐食謂未起而牀蓐中食也史公蓐食
二字本左傳

青玉燈檠 漢高祖入咸陽宮室中尤異者有青玉
燈檠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則鱗
甲皆動炳煥若列星
珊瑚 漢積草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
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
樹夜有影常似欲燃

韓擒 唐修隋史韓擒虎曰韓擒避廟諱也類推之

如諸葛武侯亦稱葛亮司馬相如亦稱馬卿

明聰侯曉 南漢劉晟殿側置宮人望明聰以候曉

宮人謂之候聰監

駱蕩 漢有駱蕩宮春時景物駱宮滿宮中也

羅噴 樓名陳後主所建妓女劉采春能唱囉噴曲

呆恩 網戶 劉熙釋名呆恩門外屏也網戶對戶

設之望外則明視內則暗刻為方目延迤連屬以

為網故楚詞招魂篇云網戶朱綴刻方連些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七 世楷堂 藏板

鷗陂 續圖經吳王闔廬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

且食鮑山晝游蘇臺射于鷗陂馳于游臺興樂石

城走犬長洲

月半 岑嘉州詩涼州三月半猶未脫春衣韓昌黎

詩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月半之名見于詩者

甚多然自古經儀禮月半不殷奠禮記朔月月

半皆是也

丁水 陸機賦乘丁水之捷岸排泗水之積沙按水

經丁溪水在泗水

水照 吳都賦乘鳧舟兮為水嬉水嬉競渡也跳竿

曰水照

三味燕 清異記闕昶春餘宴後苑飛紅滿空昶曰

彌陀經云雨天曼陀羅花此景近是今日觀化工

之兩天三味宜召六宮設三味燕

端午不獨五月五日 宋璟八月五日千秋節表云

月維仲秋日在端午

浹日 自甲至甲為浹日凡十一日也周禮天官曰

浹日而斂之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八 世楷堂 藏板

心字香 范石湖驂鸞錄云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

馨木利半開者著淨器薄劈沉香層層相間封日

一易花過香成蔣捷詞銀字箏調心字香燒宴小

山詞記得去年初見兩重心字羅衣

擁劍 蟹有名擁劍者一名桀步以其橫行故以桀

步謂之

蚊子樹 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夏則夜鳴

吐蚊于叢葦間湖州尤甚雨中又有蚊子樹實類

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空殼矣

鷓鴣啼南 南越志謂鷓鴣雖東西回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亦胡馬嘶北之義也本草曰鷓鴣形似母雞鳴云鉤輞格磔

雙陸賭花 金錢花或云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進來中土梁時荊州椽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宏謂得花勝得錢

瓜戩 吳越稱雪上瓜錢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之數言定剖觀負者張宴謂之瓜戩

陸鹽 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如昭代叢書
癸集月滿樓甄錄卷第三十一
九 世楷堂藏板

積雪味甘月虧如薄霜味苦
金木互交 交梨火棗沿稱久矣交梨非謂交州梨也蠡海集云梨春花秋熟實蒼花白有金木交互之義故曰交梨

澀勒 蜀中竹曰防露羅浮山竹曰龍公嶺南竹曰澀勒

玉茗海紅 玉茗花海紅花皆山茶也寶珠山茶別名都勝古詩云淺爲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

鞠通 賈子說林曰孫鳳有自鳴琴人唱曲則自相和背有一孔若炷者一日有道士見之袖中倒黑藥少許几側卽有一蠱走出納之而去自後唱曲不復鳴有博物者曰此謂鞠通置耳聾人耳邊卽愈喜食古銅古墨

號鐘 琴名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鐘馬融笛賦號鐘高調皆指琴也

鶴集廊門 師曠奏清角有鶴集廊門延頸而鳴飾翼而舞技神則動物也

昭代叢書 癸集月滿樓甄錄卷第三十一
十 世楷堂藏板

三十六鱗 鯉魚無大小竝三十六鱗合歡萱草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兩物也孫思邈以合歡爲萱草誤

地汁 五經通義陰飢則爲霧從地汁也

比肩民 爾雅北方有比肩民迭食而迭望注此異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臂一腳

軼首蛇 江東呼爲兩頭蛇
莫子 雉之莫子爲鷄莫猶云晚也今以呼少雞
鹿角 小魚也蘇東坡曰誰寄鹿角腥盤筵

李夫人夢草 漢武時吳國獻草似蒲葢縮入地夜
若抽萌懷其草自知夢之好惡帝思李夫人懷之
輒夢

綠耳梯 江南後主同氣宜春王從謙春日與妃侍

游宮中後圃妃侍觀桃花爛開意欲折而條高小

黃門取彩梯獻時從謙王乘駿馬擊毬乃引鞋至

花底痛採芳菲顧謂嬪妾曰吾之綠耳梯何如

黃困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

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卻墜汲者攬得席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張藻錄 卷第三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帽挂于庭樹每雨所濡雨處輒生黃困

絲偃角弭 禽經曰鷺啄則絲偃鷹捕則角弭

婉衿 段少卿云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

以丁丑日死一日婉衿

子嵩 杜鵑為怨鳥說文謂蜀王望帝化為子嵩爾

雅曰雋周印此鳥也今謂之子規杜少陵拜杜鵑

正以其為古帝魂也

蜂鬚 續古今注謂龜鼈之類無雄蜂蝶之類無雌

或曰蜂蝶醜皆以鬚嗅鬚杜少陵詩花藥上蜂鬚

以此

雲夢袖 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有雲夢之袖

漢帝杏 濟南郡之東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

梨黃如橘土人謂之漢帝杏亦曰金杏

瓜華 華離 郊特牲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爾雅瓜曰華之故謂之瓜華按禮為天子削瓜副

之為國君削瓜華之蓋華若草木之華然副絕而

不屬華折而不絕也周禮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

華字義正與此同解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張藻錄 卷第三十一

世楷堂 藏板

道暑 唐詩武后道暑三陽宮道即避也

蘼蕪 蘼蕪一名江離楚謂之離晉謂之離齊謂之

莖

六出花 諸花少六出者惟梔子花六出陶真伯言

梔子剪刀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傳即西域

薺荷花

露雞 楚詞露雞擘鱗厲而不爽謂露棲之雞也

駕辨勞商 皆曲名伏戲作瑟造駕辨曲譜入瑟而

彈之楚人遂因之作勞商之曲

折疏麻 大司命篇折疏麻兮瑤華按麻之華白如
瑤服之長壽折以爲神麻

書帙昉于六朝 凡書唐以前皆爲卷軸今所謂一

卷卽古之一軸裝輯成帙疑出宋初雕版之後然

六朝時已有之阮孝緒七錄大抵五卷以上爲一

帙則帙昉于六朝也

秦始言字 春秋已上言文不言字秦始皇琅琊臺

石刻始曰同書文字

古詩 古詩青青河畔草連用六疊字其原出于衛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世楷堂 藏板

風碩人詩河水洋洋六句 蕭蕭馬鳴悠悠旌旌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皆疊字

之入妙開詩人之先者也

錦半臂 李昌谷唐兒歌銀鸞睽光踏半臂按炙轂

子隋內宮多服半臂鄭愚以錦爲半臂後以所業

見崔鉉鉉曰眞消得錦半臂 中華古今注尚書

上僕射馬周上疏云士庶服章有所未通者臣請

中單上加半臂以爲得禮其武官等諸服長衫亦

謂之判餘以別文武詔從之

苦海 鄭光業兄弟每柄文有一巨皮箱凡人獻詞

句有可嗤者卽投其中名曰苦海每有宴集命僮

昇苦海于前共資諧戲極歡而罷

并刀吳刀 少陵詩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

江水昌谷詩欲剪湘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澁

措語正同妙或疑旣云湘中又云吳娥吳刀然少

陵以并州刀剪吳淞水隨意借言惟所用也

碧絃 女丸以黎洞寶香爲琴以崑山碧玉爲絃故

曰碧絃琴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世楷堂 藏板

瓠犀微醺 醺字玉篇不載音楚去聲齒怯也魯茶

山和曾宏父餉柑詩云莫向君家樊素口瓠犀微

醺遠山矚按黃山谷和人送梅子詩云相如病渴

應須此莫與文君蹙遠山茶山詩全效之又方秋

崖楊梅詩并與文園消午渴不禁越女蹙春山

金盃 杜少陵諸將詩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

出人開按南史沈炯詩炯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

爲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云甲帳珠簾一朝零落

茂陵玉盃遂出人閒杜葢用此但改玉盃爲金盃

耳自來說者以盧充幽婚事為證以有金盃之贈
不知古人作詩往往有改字者謝靈運詩弦高犒
晉師仲連御秦軍避下秦字遂改秦師為晉師少
陵正亦同此

魚丁 爾雅魚枕謂之丁腸謂之乙尾謂之丙

鳳子 崔豹古今注蛟蝶大者名鳳子韓冬郎詩鳳

子輕盈膩粉腰

壽潛 靈芝名

謝豹 子規也昔有人顧于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五 世楷堂 藏板

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即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
啼則怔忡若豹鳴使侍女以竹枝駢之曰豹汝尚
敢至此乎故名子規為謝豹

夢蝶牀 陸放翁詩攤飯橫眠夢蝶牀按李黃門謂

午睡為攤飯

海扇 海中有甲物形如扇其文如瓦屋三月三日

潮盡乃出名曰海扇

牡丹至唐始著 牡丹本無名依芍藥得名故其初

曰木芍藥古無聞至唐始著

注子 酌酒器元和閒謂之注子仇士良惡其名同
鄭注乃去柄系名曰偏提

卑者執牛耳 士大夫謂主壇坫曰執牛耳按禮卑

者執牛耳尊者蒞之左傳衛人請執牛耳諸侯與

晉大夫盟在所當尊故請晉執之以執牛耳為主

盟者誤

奈何 奈何二字始五子之歌左傳河魚腹疾奈何

楚詞九歌愁人兮奈何九辨君不知兮可奈何

阿誰 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為是樂府紫騮馬古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六 世楷堂 藏板

詞十五從軍征十八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
阿誰唐人詩中多用之如青蓮東樓醉起詩阿誰
扶馬上不省下樓時又如白傳柳枝詞永豐西角

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

叢殘 閒月為叢殘之數見穀梁傳注

婪尾 芍藥稱婪尾酒巡後得者亦以婪尾名

嶺南蠶戶 嶺南有蠶戶以船為家以魚為業種有

三魚蠶取魚蠶蠶取蠶木蠶伐山取木

枝格 司馬相如上林賦天矯枝格庾子山亦云枝

格相交

卻月 燕昭王賜旋娟以金梁卻月之釵玉角紅輪之帔見龍輔女工餘志

小山 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啟桂吐花于小山之上

梨翻葉于大谷之中庾肩吾詩梨紅大谷晚桂白

小山秋庾信賦小山則叢桂畱人扶風則長松繫

馬俱以小山為山谷之山不知淮南小山大山言

詞賦類從如雅之有大小雅也 淮南招隱篇桂

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拳兮枝相樛云山之幽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七

世楷堂藏板

要不可云小山

女郎花 女郎花木蘭也古女子名木蘭故白香山

題合狐家木蘭有一樹女郎花之句

小姑彭郎 小姑彭郎詭孤為姑詭浪為郎東坡因

有小姑嫁彭郎之語當知其偶然涉筆也然如陳

簡夫作詩辨之云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

須知誤行人當乞靈似又無謂矣

郭索鉤輈 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歐陽

文忠愛之謂其語新而屬對工鉤輈鳴鵠聲也郭

索輈行貌太元曰輈之郭索用心躁也

纂纂 樂府有棗下何纂纂潘安仁望賦云詠桃園

之天天歌棗下之纂纂纂纂棗花也高青邱以纂

纂屬李或自有據

扶老 莊子楚狂歌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胡明仲云

荆楚有草四時發穎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

為迷陽其膚多刺故云無傷吾行又云陶辭策扶

老以流憩扶老籐名見蔡順傳注按迷陽扶老俱

僻而扶老尤僻 又禿鷲名扶老狀如鶴而大大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六

世楷堂藏板

者高八尺善與人鬪好啖蛇見崔豹古今注

背 襟 堂北曰背堂南曰襟陸士衡詩焉得忘憂

草言樹背與襟

礙眉 簷直停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見庾信小園

賦

烏劍墨 南越志烏劍懷墨江東人取墨書契以給

人逾年墨消空紙耳

梨花雲 王昌齡梅花詩落落寞寞路不分夢中喚

作梨花雲東坡梅詞不與梨花同夢善用其語

敷衽 離騷跪敷衽以陳詞宋書謝靈運傳贊爰逮

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典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

密蓋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

漢工拙之數殊有可言

蛾子綠 煬帝宮女絳仙爭畫長蛾司宮日給螺子

黛五升號蛾子綠又號蛾綠螺

九乳 樂汁圖徵君子鑠金爲鐘四時九乳按九乳

法九州也庾子山步虛詞春鐘九乳鳴

金麥 銀蒜 崇蘭館序綺幔高蹇結金索皆神麥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九 世楷堂 藏板

之穗珠簾不捲縣銀鈎畫仙蒜之條

蕉布 沈懷遠南越志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

子布又有葛焉庾子山詩衫含蕉葉氣扇動竹花

涼

肘閒金壺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

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閒金壺四寸上有

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出墨汁如漆灑地及石

成篆隸科斗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

經及經成功畢二人不知所往

噓雪 詞林海錯云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

嘗夏會客向室噓氣成雪

紵絃 紵麻屬越絕書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

吳種麻以爲弓弦

收香倒挂 桐花鳳小千元鳥春莫來集桐花一名

收香倒挂謂日收花香晚則倒挂以放香也又一

名探花使性馴好集美人釵上

燕尾 本草蘭草一名燕尾香

茶 茶唐以前皆作茶白中唐始變作茶唐書陸羽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傳羽嗜茶寫茶字自此後茶字俱減一畫矣

止蟲 莊子災及草木既及止蟲止當作豸豸古

人通用左傳宣公十七年庶有豸豸豸也

香雲香雨 拾遺記爛石色紅似肺燒之有香煙氣

升天則成香雲徧潤則成香雨

辰瓜 瓜以辰日種則易生山谷詩夏裁醉竹餘千

箇春糞辰瓜滿萬區

黃花 張翰詩青條若總翠黃花如散金黃花指茶

花所謂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也宋仁宗時郎

中查拱之知郡因秋試進士以黃花如散金爲題
士人多以秋景賦之不誤者惟六人故誤認黃花
作菊花時人嘲之

黃紙補袍 范泰古今善言載羊續出黃紙補袍以
示使人

權輿 人但知權輿爲始而不詳其義按造稱自權
始造車自輿始故以始爲權輿

翠綸桂餌 關子以桂爲餌鍛黃金之鈎錯以銀碧
垂翡翠之綸

聊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跨蹕 莊子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跨蹕而行子無如
矣按山海經東海中有流波山上有獸狀如牛蒼
身而無角一足

環流 鵝冠子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點額 水經注爾雅云鱧鮪也三月則上度龍門得

度則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白氏六帖大鯉魚登
龍門化爲龍不登者點額暴腮矣按龍門下每歲
季春有黃鯉魚自海爭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七
十二初登時卽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

化龍

蜂舟 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
王舟因以鳥畫其旂翼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
載拾遺記

棘子殿 十六國春秋石虎享羣臣于太武前殿佛
圖澄殿上寒衣行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
人衣虎令發石視之有棘子生焉太白詩棘生石
虎殿鹿走姑蘇臺

縣旂 鮑明遠紹古辭雄心壯爲劇飛念如縣旂易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旌爲旂用以押韻古人每有此種

良知 古人謂良友爲良知康樂游南亭詩我志誰
與諒賞心惟良知

見卵見彈 齊物論見卵而來時夜見彈而求鴟炙
喻太早計也時夜謂呼更鴟炙謂以鴟爲炙

牛頭 陳後主時積陵有泉深不可測產魚鼈甚衆
恒有聲如牛邑人懼之不敢犯無何見牛頭于岸
下里民率而出之于是爭捕其魚乃盡江東舊以
牛頭山爲天關今牛頭已獲蓋示國將滅而關毀

也後年隋平陳本廣古今五行記

豬蘭橋 襄陽耆舊傳劉季和于木蘭橋養豬太守

皮府君曰當作豬蘭橋耳

山海經 漢武帝時嘗有獨足鶴人以爲怪東方朔

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因飭廷

臣皆習山海經山海經伯翳所著劉向編次作序

伯翳卽伯益

玉葉冠 明皇雜錄太平公主玉葉冠號國夫人夜

光枕楊國忠鎖子帳皆稀代之寶不能計其直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業錄 卷第三十一

世楷堂 藏板

采苓首陽 朱子注采苓詩未解首陽之義按苓喜

生下陘詩所云陘有苓是也今乃謂采于首陽之

巔是不可信矣言此以警聽讒也

瓏玲 瓏玲二字倒用出揚子太元經亡彼瓏玲法

言瓏玲其聲及甘泉賦和氏瓏玲韓昌黎詩亦用

瓏玲字

紅雨 昌谷將進酒詩云桃花亂落如紅雨按天寶

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真命宮人以梳

杓承之用染衣裾天然鮮豔

螢苑 隋煬帝于景華宮求螢火數斛夜出游山如

放火光廣陵大儀鄉有螢苑杜牧之詩秋風放螢

苑春日門雞臺張翥螢苑曲亦云騎行不用燒紅

燭萬點飛營照川谷

十二峯 蜀山十二峯屏風十二取此故云金鷲屏

風蜀山夢

麟鬚 漢武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鉛爲屑以

蘇油和之照于神壇夜暴雨光不滅有雷鐵赴火

侍者舉麟鬚拂之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業錄 卷第三十一

世楷堂 藏板

碧玉 琥珀千歲爲碧玉愈久則愈精也鶉鳥千歲

爲鳩愈老則愈毒也

麟趾裏蹏 黃金也漢武太始二年更黃金爲麟趾

裏蹏以協隴首獲麟渥注由馬之瑞

主簿蠹 江南無蠹開元初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

今江南往往有之俗呼爲主簿蠹見酉陽雜俎

木馘 韓子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

木爲馘然至日晚必歸饑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

不可以食也

古董 東坡作骨董晦菴作汨董本霏雪錄

古錦裙 笠澤叢書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

因子話上元瓦官寺有陳后主羊車一輪天后武

氏羅裙佛旛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錦裙一幅按

天隨子謂為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因作紀

錦裙一篇備言其工妙

觸氏蠻氏 莊子有國于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

于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

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此蓋晉人語也劉舍人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頭藻錄 世楷堂藏板

以為憲施殆悞

駝駝 說文驢父馬母曰贏馬父驢母曰駝駝玉篇

驢父牛母曰駝駝

女珊瑚 漢元封二年鬱林郡貢珊瑚婦人命植殿

前號曰女珊瑚

石葉香 魏文帝迎薛靈芸道側燒石葉之香其狀

重疊如雲母炁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

也段成式詩欲薰羅薦嫌龍腦須為尋求石葉香

又燕昭王得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姿

容嬌冷舞縈塵集羽之舞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

勾曲山五芝 勾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于

石閒勿顧念必得矣第一名龍仙第二名參成第

三名燕胎第四名夜光第五名料玉

月額 旦日雨謂月額

劍器 樂府雜錄劍器健舞曲名杜子美觀公孫大

娘弟子舞劍器行即舞此也至序云舞劍器渾脫

瀏漓頓挫獨出冠時渾脫之脫音駝唐書中宗引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頭藻錄 世楷堂藏板

近臣宴集宗晉卿舞渾脫則亦舞名世人以劍器

為舞劍而渾脫與瀏漓頓挫並讀謬矣

珠娘 任彥昇述異云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謂之

珠娘

塗金蜻蜓翅 後唐宮人或網獲蜻蜓愛其翠薄遂

以描金筆塗翅作小折枝花子金線籠貯養之爾

後上元賣花者取象為之售于游女

五角六張 唐元宗游華清宮劉朝霞獻駕幸溫泉

賦賦尾用五角六張上將加賞命收去五角六張

字朝霞不肯上曰真窮薄人也授衛佐而已秣書
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諧在
一年中三四日耳

重三 世有重五重九之名張說三月三日詩莫春

三月日重三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則重三亦

見唐詩也

稻畦帳 僧家水田衣又名稻畦帳乞飯從香積裁

衣學水田王右丞詩也手中花麤淨香帳稻畦成

王少伯詩也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梵嫂 廣中僧有家室者謂之火宅僧見番禺雜記

大相國寺僧有妻則曰梵嫂載清異錄

插竈 荊州有空舸峽絕崖壁立數百丈飛鳥不棲

有一火爐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傳云洪水時

行舟者泊爨于此餘插爐之至今猶曰插竈本洽

聞記

望烏臺 越王入國丹烏夾王而飛故句踐得入國

于是起望烏臺

翳翳 段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于書卷或在筆

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
蠅虎旋以泥隔之方知不獨負桑蟲也載酉陽雜

俎 歌女 李石續博物志蚯蚓長吟地中江東謂之歌

女

五噫 按噫音依恨聲也韻本平聲揚眉菴莫解梁

鴻五噫歌悞矣

南山詩 北征南山杜韓竝稱拾遺詩或紅如丹砂

或黑如點漆二句昌黎便化出許多來要皆脫胎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北山詩也

闌干 其義不一一為橫斜貌古樂府月沒參橫北

斗闌干吳都賦金鑑磊砢珠琲闌干是也一為闌

板之閒沉香亭北倚闌干是也一為涕泗交橫之

意玉容寂寞淚闌干是也

丈人行 行去聲漢蘇武傳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

音胡浪反杜詩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輩行之

行故無平音

剪綃集 集句起于宋石曼卿王介甫俱為之荷澤

李鼎和父作剪綃集王漁洋斥爲非大雅所尙然

集中樂府諸篇亦有天然湊泊者即絕句中如白

鳥影從江樹沒數峯春色在雲中金陵春殘春未必

多風雨少別穠華又隔年寒食日西南一望雲如

水萬樹鳴蟬隔斷紅夏日松陵道中別恨最深何處寫數

株楊柳不勝春送人歸此心不向常人說彈作薊

門桑葉秋贈琴客江鮮野菜桃花飯高唱夕陽孤鳥

邊漁父等句卻自有韻

翠珥 臨川王宏妾江無畏善騎馬翠珥珠羈玉珂

昭代叢書 秦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珥 世楷堂藏板

金鐙 無聲之聲 韓詩外傳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

聲延及四海

葛洪博喻 博喻隱然連珠體其志則希詩人比物

之風

多文多理 論衡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

土人無文則爲樸人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

雪中蕉 粵中爲芭蕉之國土人都種以爲業終歲

扶疏至寒不凋王阮亭因謂右丞畫雪中芭蕉未

可盡非但五嶺之南陽多地暖冬雷爲常且無冰

霜矣有于雪語曰嶺南無地著秋霜又曰天蠻不

落雪政恐有蕉無雪耳卽有微霰至地爲雨矣南

雪不到地少陵不云乎

小鳳皇 羅浮山多紅翠碧雞五色鳥之屬人見以

爲鳳皇卽大胡蝶亦都以爲小鳳皇舊傳麻姑遺

衣所化

長楸 古人種楸于道曰長楸曹植詩門雜東郊道

走馬長楸開陳沈炯邊馬有歸心詩彌憶長楸道

昭代叢書 秦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楸 世楷堂藏板

金鞍背落暉至杜子美玉腕騶詩頓驂飄赤汗踟

踣顧長楸畫馬圖詩霜蹄蹴踏長楸間詩人詠馬

往往用長楸

三山 謝元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有澄江靜如

練之句按三山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

接卽名三山舊時津濟道見山謙之丹陽記則詩

非在宣城作也張文潛云宣城去江百里州治左

右無江但有兩溪疑古人賦事不必皆實未免失

之

如皋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笑不言御以如皋射雉獲之杜注爲妻御之皋澤苔溪漁隱引劉公嘉話謂如訓之則非地名以東坡和人會獵詩不向如皋閒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爲悞然杜注故未明顯按襄公二十年楚蔦掩爲司馬鳩藪澤牧皋陞則皋澤何必非射雉處邪

外妹 左氏傳聲伯嫁外妹管于奚之女子施孝叔卻讐來聘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按外妹謂同母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世楷堂 藏板

異父也 青奴 山谷以竹夫人乃涼寢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故名曰青奴

粉昆 宋世以駙馬爲粉侯文及甫抵書邢恕謂駙馬韓嘉彥兄忠彥爲粉昆

鉞鼻 庾子山七夕賦縷條緊而貫矩鉞鼻細而穿空

斟溪 潮泉一日三盈三涸斟溪一日百斟百醺見揚泉物理論

勾鼻桃 鄴中記曰石虎苑中有勾鼻桃重二筋半又桃有鴨卵形者漢武內傳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侍女以玉盤盛桃七枚如鴨卵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五枚與帝自食二枚

婆淡樹 偏桃出波斯國呼爲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葉似桃而闊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故謂之偏桃其肉苦澁不可噉核中仁甘甜西域諸國竝珍之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世楷堂 藏板

握粟 詩握粟出卜古時錢之用未廣故書詩不言貨泉而問卜者亦用粟史記曰日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是漢初猶行之也

袂衣 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袂衣見彥昭按廣雅梢袂謂之襪袂李汧公勉爲開封尉釋獄囚有意氣者後勉罷秩客游河北偶見故囚故囚迎歸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償縑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二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若此不如殺之故

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之勉袂衣棄馬而逸

蹲鴟 蹲鴟芋也昔有高僧居山惟種芋三百六十

本日餐其一不游人閒因之得道

勺飲 通鑑魏太后馮氏徂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

日史照釋文勺職略切挹取也按詩洞酌彼行潦

此酌字音職略翻挹取之義也周官攻工梓人為

飲器勺一升勺字音上酌翻勺飲之義乃取此釋

文未免失之

紅栢首 抹額也韓昌黎元和聖德詩以紅栢首實

昭代叢書 卷第三十一 世楷堂 藏板

錄禹會塗山之夕大風雷震有甲兵卒千餘人其

不被甲者以紅綃帕抹其額塗山事亦載古今注

興渠 古夫子亭錄梵網經修行之人不得食五辛

五辛者一蔥二薤三韭四蒜五興渠興渠出于闐

國根羸如細蔓菁根而白其臭如蒜或曰薑薑胡

妥者非

夢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不

可曉鶴林玉露云潭浚明嘗言此出佛書終南長

老人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

所夢天棘之香耳此詩為僧齊已賦故用此事因

復引葉石林過庭錄證之然畢竟未知何出

招商之歌 漢靈帝初平三年起裸游館采綠苔以

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游使宮人

執篙撒搖漾于渠中盛暑之時使宮人玉色者奏

招商之歌以來涼風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

晝掩葉夜舒時南國獻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夜舒荷

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喜難踰奢侈敗德甚至雞鳴

長夜醉迷天曉遂傾宗社矣

昭代叢書 卷第三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女丸 列仙傳載女丸事丸市上沽酒婦人仙人過

其家飲酒以素書為質丸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

術丸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屋納諸年少飲酒止宿

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顏色如二十時仙人數

歲復來過笑謂丸曰盜道無私有翅不飛遂隨仙

人去飲酒淫樂乃亦得仙竊不信也

象蹄 范致能志花象蹄花如梔子而葉小夏開至

秋深

蠶頭馬尾 顏真卿遇陶道人授以碧霞丹死後返

葬狀貌如生偏身金色瓜甲出手背鬚髮皆長數尺人咸異之後有商人遇之于羅浮山寄書至偃師顏氏守塋者曰此先太師親翰書法蠶頭馬尾真得仙也

七十二人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缺胯襖子 隋文帝征遼詔武官服缺胯襖子三品

已上皆紫武德元年高祖詔諸衛將軍每至十月

昭代叢書癸集月滿樓甄藻錄卷第三十一 世措堂藏板

一日皆服缺胯襖子織成紫瑞獸襖子左右武衛將軍服豹文襖子左右翊衛將軍服瑞鷹文襖子七品以上陪位散員皆服綠無文綾襖子

蟬鬢 魏文官人所絕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尙衣段巧笑瓊樹始制為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尙衣能歌舞夜來善為衣裳皆一時之冠絕

懷甄 青州之民謂之懷甄之俗以其風俗淺薄而難治也人民習于榮利刺史入境懷甄叩首及代

下還家以甄擊之言向背速于反掌也見温子昇所論

酒樹麵木 後魏昭儀寺閣官所立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四月七日伎樂甚盛堂前有酒樹麵木

鯪鮓 吳郡賦王鮪鯪鮓注鯪鮓狀如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食之蒸煮餒之肥美豫章人珍之昔揚廷秀舉河鮪所原起古書未見有載敍者尤延之曰

昭代叢書癸集月滿樓甄藻錄卷第三十一 世措堂藏板

吳郡賦王鮪鯪鮓劉淵林注云云以是攷之河鮪莫明白于此廷秀檢視之無殊因歎曰延之真書廚也

帖子 周益公玉堂雜記云翰林歲進春端帖子如大內多及時事太上則詠游幸之類必大嘗自德壽宮後垣趨傳法寺望見一樓巍然朝士云太上名之曰聚遠而自題其額東坡詩頓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閒人又靈隱寺冷泉亭臨安絕景去城既遠難于頻幸即宮中鑿大池續竹筒數里引西湖水注之其上

疊石爲山象飛來峯宛如天成必大作端午帖子
云聚遠樓頭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閒炎熱
何由到真是瑤臺第一重蓋謂此也

澄碧殿和詩 玉堂雜記淳熙四年九月丙辰宣侍

讀史少保浩錫宴澄碧殿抵莫送以金蓮燭宿玉

堂直廬上命作詩敘此會史進古詩三十韻月穉字韻

上御製俯同其韻益公迨十一月壬寅輪當內直

申二刻亦宣至清華閣命和上賜史浩詩既退後

中使傳旨賜詩本并小春茶二十銖葉世英墨五

昭代叢書 癸集月滿樓甄藻錄卷第三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團益公撰和篇以進君和臣詩更命臣和君賜臣

之詩亦一時雅事也

火城 宋王元之待漏院記云相君至止煌煌火城

按國史補每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繖列燭

有至五六十炬者謂之火城宰相火城將至則衆

皆撲滅以避之此與沙堤俱所謂禮絕班行者也

待漏院元和初始制舊百官早朝立馬于堂
仙建福門外宰相則于光宅車坊以避風雨

下水船 裴延裕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捷時號下

問頭 張處士憶柘枝詩曰鴛鴦鉤帶拋何處孔雀

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爲問頭祐矛楯之曰鄙薄

問頭之謂所不敢逃然相公亦有目連變長恨辭

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豈不是目

連訪母邪

六時 六時出禪家按楞嚴經六時行道蓋晝夜各

六時也

擊貳 虹一名擊貳爾雅云蜺雌虹也

離合風 十二風見周禮二十四番花信風見歲時

昭代叢書 癸集月滿樓甄藻錄卷第三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記六月黃雀風見風土記九月鯉魚風見提要錄

三月烏信風五月麥信風見國史補上巳少女風

見管輅傳梅雨後涼風一月日船棹風見嶺南錄

至雄雌風見宋玉賦離合風見陸機要覽

墨精使者 唐元宗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

有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墨精使

者也又薛稷爲墨封九
錫拜元香太守

驚帆馳馬 驚帆魏曹洪所名駿馬也馳馬吳孫權

所名快舫也馬以帆名舫以馬名二事相反

蓮花驍 西京雜記稱郭舍人能投壺一箭七十餘

驍顏光祿載汝南周瑣會稽賀徽並能四十餘驍

驍者自壺躍出復以手按之屢投屢躍不墜地也

其名有倚竿帶劍豹尾龍首而蓮花驍為絕妙

螢火丸 漢武威太守劉子南從道士尹公授務成

子螢火丸佩之永平閒與虜戰矢下如雨未至子

南馬前數尺輒墮地終不能傷

龍戶馬人 韓昌黎詩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或

謂長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按詩是送鄭尚書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 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世楷堂 藏板

權赴南海不應用長安事也蓋龍戶即南海採珠

戶所謂蠶戶者耳至馬人引傳燈錄之說亦非

錄毗奢利王時其國有一類人如馬南蠻傳環王

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被乃得衣有五銅柱馬援所植援還雷不去者才十戶隋末

孽衍至三百皆姓馬俗號馬雷人此為近是

日馬流人 流寓故也

吳鴻扈稽 唐人詩多用吳鉤莫越春秋閭閻既寶

莫邪復令國中作鉤為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

者甚衆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二子以血釀金成

二鉤詣宮門求賞王曰為鉤者衆子獨求賞何以

異于衆于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

我在于此聲絕于口兩鉤皆飛著父之胸王大驚

乃賞百金此吳鉤所由名也

四肘為弓 佛家以四肘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則

七尺二寸譯梵載其說

酒以春名 唐美酒有玉窟春石梁春燒春麴米春

梨花春竹葉春金陵春洞庭春蓬萊春海嶽春錦

波春浮玉春至邛筒若下新豐蘭陵宣城靈溪曲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 甄藻錄 卷第三十一

世楷堂 藏板

阿河東及西市腔蝦蟇陵郎官清阿婆清無非佳

釀也 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三勒 黃嬌萼綠銀

光雲露瓮中雲桃花雨桂子香又芳名之著于宋

時者

茶品 風俗尚茶茶品益衆劔南有蒙頂石花或小

方或散牙號為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笋東川有

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湖明 芳蕊菜黃

纂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

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澧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

紫笋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之黃芽蘄州有蘄門團黃

打兔 舊傳商紂殺伯益考以爲醢令人送文王食

命曰待食完而後言文王號泣而吐之盡變爲野

兔而去今俗云人被酒醉而嘔謂之打兔

半面魚 夷堅志越王食魚未盡以半棄之水魚遂

化生無半面故名半面魚

靈眼 靈眼卽銀杏舊稱白果宋初始入貢改呼銀

杏 歐文忠詩絳囊因人貢銀杏貢中州致遠有餘力好奇自賢侯 瑣碎錄謂其木

昭代叢書 癸集月滿樓歌藻錄卷第三十一 世楷堂藏板

分雌雄二種雄者三稜雌者二稜須雌雄同種方

結實或雌樹臨水種照影亦結

賓連 白虎通云繼嗣平明則賓連生于房戶賓連

者木名連累相承故在于房戶象繼廟也

魚媵 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媵之儀禮有媵爵

謂先飲一爵後二爵從之也楚騷魚鱗兮媵子

江海間有魚游必三如媵隨妻世號爲媵妾魚

雁圍 雁宿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

其中令雁奴圍而警察

鴛家 搜神記韓憑妻姜氏康王奪而殺之埋之兩

冢經宿忽產梓木連枝有鳥如鴛鴦棲止其上朝

莫悲啼南人謂此禽卽夫婦所化號爲鴛鴦冢

舞馬 世知唐元宗有舞馬不知前已有之山海經

述海外大欒之野夏后啟于此舞九代馬唐史明

皇教舞馬百馴分左右部衣以文錦絡以金鈴雜

以珠玉舞曲謂之傾杯樂昇平樂凡十數曲用樂

工姿秀者數十人衣淡黃衫文玉帶立于馬之前

後左右施板牀三層或令壯士舉一榻樂作而馬

昭代叢書 癸集月滿樓歌藻錄卷第三十一 世楷堂藏板

舞牀榻如飛俯仰騰躍皆合節奏每千秋節舞于

勤政樓下張說詩云試聽紫騮歌樂府何如騏驎

舞華陽杜甫詩云門雞初賜錦舞馬便登牀徐績

詩云繡榻盡容騏驎足錦衣渾蓋渥注泥皆實事

也

銜蟬奴 後唐瓊花公主養二猫雌雄各一其白者

口銜花朵其黑者惟白尾而已特加愛護猫亦倍

知暱就起坐必隨主呼爲銜蟬奴

街鼓 唐舊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

周諸置六街鼓號之曰鼙鼓

信幡 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為符信

花子 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宮人梳仙髻帖五色花

子畫以雲鳳至後周詔宮人帖五色雲母花子作

碎妝以待宴

義髻 貴妃以假髻為首飾曰義髻僖宗內人束髮

甚急為四髻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髻抱面為拋家

髻

黃子 黃石脂額黃用之玉溪宮中曲云賺得羊車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紙錄

卷第三十一

世譜堂藏板

來低扇遮黃子

細腰 楚王好細腰墨子韓非子皆載之然一為靈

王一為莊王墨子云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

為節脇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莊王好

細腰國中皆餓死以理言之當是靈王然王所好

細腰乃謂女子也其臣三飯何邪

阿房宮制 三輔舊事西京雜記阿房宮前殿東西

三里南北五里前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

炙千人唱萬人和中華古今注則云宮闕五百步

南北千丈史記東百五十步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

建五丈旂幟成陽二百里內為宮觀二百七十所

皆複道相連漢畿內千里京兆治之前秦嶺後

一百四十五所

自古士庶通稱宮 禮記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又

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則士庶通謂之宮不

獨天子也漢來尊者以為帝號下乃避之

竹宮 漢竹宮用紫泥為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

七十枚舞女三百人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紙錄

卷第三十一

世譜堂藏板

枌詣 臺名張衡西京賦曰枌詣承光睽眾庠磬

隱金 漢書賈山曰秦東窮燕齊南極吳越蹕道廣

五十步隱以金堆樹以青楊為馳道之麗至于此

也按隱築也

梁麗 梁麗可以衝城見莊子司馬彪云麗小船

走龍翻鴻 皆錦名郭子橫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

仙靈閣于甘泉宮西編翠羽麟臺為簾有走龍錦

有翻鴻錦

襪衣 厮徒之服乘輿進食者皆服之漢董偃緣續

青襟加襪衣以見武帝蓋厨人之服也

銀管 名賢忠孝全者以金管德行精粹者以銀管

文章瞻逸者以斑管唐人詩盛德好將銀管述

撮囊 莊子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撮囊

穿堤泄突 石龜子新論尺蠲穿堤能漂一邑寸煙

泄突致灰于室言隙之不可不慎也

孤注 宋王欽若譖寇準于帝曰陛下問博乎博者

輸錢欲盡乃罄其所有謂之孤注廉則取之輸則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張藻錄 卷第三十一 世楷堂藏板

棄之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渠們底箇 乃江左彼此之辭也漢書渠有其人乎

隋唐嘉話崔湜為中書令張嘉真為舍人湜輕之

常呼為張底後因議事皆出人右湜驚曰張底乃

我輩一般人皆其證也

更費 更償也平準書曰悉巴蜀之費不足以更之

地理志曰不足以更費

里鳧須 里鳧須即左傳豎頭須也晉史乘文公出

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文公資而亡及文公返國

國中多不附文公者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

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尙何面目來見寡人里鳧須

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里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

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文公見之于

是使驂乘于國中百姓皆曰里鳧須且不誅而驂

乘吾何懼也晉國大寧按左傳載竊藏以逃盡用

以求納文公晉乘不載而驂乘事左氏則逸之

須亦載韓詩外傳

穀賊 管子行用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張藻錄 卷第三十一 世楷堂藏板

合冰 夏小正正月時有俊風戴氏傳云俊者大也

大風南風也合冰必于南風解冰必于南風生必

于南風收必于南風故大之也

天以日月為涯 天外也日月內也內則以日月為

涯故躔度不易而四時成外則以大虛為涯其涯

也不覩日月之光不測躔度之流不察四時之成

同歸于虛虛則無涯是以日月之外聖人不能範

圍之而作林日月之內聖人不能損益之而成歲

此論發于黃憲可補天官書

人形志 劉知幾曰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意

謂不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然秣象重于堯典

自當有志至人形骸在九流何須更贅邪

賣餅大官 鐘鐸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大

官謂公羊為賣餅家數與嚴幹共辨析短長

十品 史之雜名其品有十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

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

宋雀 通鑑宋有雀生駒于城之亂史占之曰吉小

而生大必霸天下此桀宋之惡徵也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叢書錄 卷第三十一

吳

世楷堂 藏板

劉安登仙 世傳淮南登仙張華博物志云漢淮南

王謀反被誅亦云得道輕舉按此知立言之失實

也夫史書之作亦視其人蔡瑛入胡晚嫁董祀而

范氏傳之列女賀知章至老乃乞鑑湖而宋祁傳

之隱逸修史者為悖節之臣難退之士也以淮南

為登仙者修史之人可想見矣

涪湯

褚先生補龜策傳載泉陽漁者舉網得神龜

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

衛平以為天下寶勸王勿遣王不從曰人主聽諛

是愚惑也因言約有諛臣亡國念其如此腸如涪

湯按涪音館

仙真人詩 秦始皇三十六年燔銷東郡石始皇不樂

使博士為仙真人詩令樂人絃歌之其詩不與秦

德頌俱傳 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 秦德其頌三句為韻凡二十四韻

金人破戶 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囚

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按此佛非始于漢永平也

劉向嘗稱余覽典籍見有佛經然則釋典流傳由

來舊矣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叢書錄 卷第三十一

吳

世楷堂 藏板

倏忽 南海之帝曰倏北海之帝曰忽中央之帝曰

渾沌此皆南華寓言耳

無支奇 唐楚州有漁人忽于淮中釣得古鐵鏃挽

之不絕以告官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鏃窮有

青獼猴躍出水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

好為害禹鑿于軍山之下其名曰無支奇 按此事 見李肇

國史補漁人得鏃在唐永泰初也古嶽讀經 亦詳載之軍山作龜山無支奇作無支祁

美女化石 有情化無情不獨武昌北山望夫石也

蜀記梓潼縣有五婦山昔秦遺蜀五美人蜀遺五

丁迎之至此山五丁踏地大呼五女皆化爲石明

錄載陽羨小吏吳龍嘗于溪中見五色浮石因取納牀頭至夜化成女子則又無情化有情矣

蘇秦金 魏時洛陽令史高顯掘得黃金百斤銘曰

蘇秦金

寶苗 山上有葱下必有銀上有薤下必有金上有

蓋下必有銅錫上有金玉者木傍枝下垂謂之寶

苗

摩訶兜勒 摩訶兜勒乃笳曲也張博望入西域傳

笳調于西京惟得此曲按笳有大小大笳十八拍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韻藻錄

卷第三十一

五 世楷堂藏板

號沈家聲小笳十九拍末拍爲契聲號祝家聲

四神 筆神曰佩阿一曰昌化研神曰淬如墨神曰回氏

紙神曰尙卿

鬱儀結鄰 黃庭經鬱儀結鄰善相保按鬱儀奔日

之仙與日居者也結鄰奔月之仙與月居者也

鄭花 鄭花卽山礬也生于江南山野中木高數尺

花白春開極香野人謂之鄭花一名瑒花又名玉

藥唐王建題唐昌觀玉藥花詩云一樹瓏鬆玉刻

成飄廊點地色輕盈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階前

碎月明瑒花卽玉藥花蓋瑒玉名取其白耳

昭代叢書

癸集

月滿樓韻藻錄

卷第三十一

五 世楷堂藏板

月滿樓甄藻錄跋

竊觀古今爲類書者大抵爲物甚衆爲己甚寡譬諸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邱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紛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瑜璠之珍可觀矣此娛耳目樂心意者之所爲也今是書標新領異語極簡而用極宏是爲爲己之學而非爲爲物之學者夫豈尋常之類書可比哉

余故亟登之壬寅秋日吳江沈懋誠識

昭代叢書

彙集

月滿樓甄藻錄跋

至

世楷堂藏板



苙澤載書七卷
補遺一卷續補
遺一卷

附攷
古韻閣臧版

嘉慶己卯
本庚辰重校

古書流通處景印

校刻笠澤叢書弁言
馬端臨經籍志載是書
七卷補遺一卷與余所
見宋樊開本合陳振孫
直叢書錄解題作十七

卷十字殆後人傳寫譌
衍實則七卷無疑今世
所行本皆出宋政和閒
朱衮重刊分甲乙丙丁
四卷補遺一卷或云朱

本止上下二卷及補遺
爲三其起甲迄丁者乃
元陸惠原刊本余固疑
未之信往於吳中獲虞
山錢氏本驗卽从朱本

錄出卷分甲乙丙丁觀
此足證或說之謬唯錢
曾讀書敏求記稱宋本
作二卷未知何據夫一
書而展轉傳刻大都不

能無誤後人欲從而按
正之必搜集舊本證是
存疑庶不蹈妄改古書
之失余自戊辰焯始欲
勘定是書十餘年來先

三

後獲見如干本要以宋
樊開本爲最善或樊本
所誤而它本足據者仍
依夏正簡末附攷一卷
詳列異同得失庶使後

之覽者知某本作某某
本譌某有所攷覈非敢
同近日士夫習氣據一
宋本而羣本概置弗論
明知一字一句之誤無

四

使稍有夏易以爲至慎
不苟是可嘅已梓成不
揆固陋識其緣起并以
記歲月云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臘

八日海昌許槿書千古韻閣

五

陸魯望文集敘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長於春秋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屈與張博為湖蘇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纂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疾終贈右補闕本朝宋景文公重修唐書仍列於隱逸傳今蜀中唯松陵集盛行笠澤叢書未有是書家藏久矣愚謂貯之篋笥以私一人之觀覽不若鏤板而傳諸好事庶斯文之不墜而魯望之名復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時聖宋元符庚辰歲仲秋月邠人樊開題

樊敘

一

叢書敘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乾符六年春臥病于笠澤之瀨敗屋數間蓋蠹書十餘篋伯男兒纔三尺許長毀齒猶未徧教以藥劑象梧子大小外研墨吮筆供紙札而已體中不堪羸耗時亦隱几強坐內壹鬱則外揚為聲音歌詩賦頌銘記傳敘往往樵發不類不次混而載之得稱叢書自當太聲諉許園憂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諱中略無避焉平原陸龜蒙慕

自敘

十

笠澤叢書目錄

卷首

宋樊開敘

魯望自敘

卷一 樵著

江湖散人傳

散人歌

甫里先生傳

怪松圖贊

祀竈解

野廟碑

目錄

大儒評

卷二 樵著

漢三高士贊

雨觀銘

卜肆銘

陋巷銘

馬富山銘

書銘

後蝨賦

蠶賦

杞菊賦

一

落賦

自憐賦

求志賦

田舍賦

春寒賦

卷三 樸著

寒泉子對秦惠王

書李賀傳後

冶家子言

登高文

祭梁鴻墓文

目錄

二

蠹化

禽暴

記稻鼠

告白蛇文

招野龍對

哀茹筆工

卷四 樸著

復友生論文書

象耕鳥耘辨

記錦裾

懈志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敘

送豆盧處士謁宗丞相敘

樸說五首

祝牛宮詞

問吳宮詞

迎潮送潮詞

卷五 歌詩

二遺詩

鷓鴣詩

紫谿翁歌

五歌 枝牛歌 水鳥歌 食魚歌 刈穫歌

邨夜二首

記事二首

孤雁篇

南涇漁父

丁隱君歌

鶴媒歌

卷六 詩

彼農詩

戰秋詞

江墅言懷

自和

目錄

三

閒書

新秋月夕客有自遠來相尋者作吳體二首以贈

獨夜

寄吳子華融

螢

蟬

秋熱

中秋待月

憶白菊

重憶白菊

別墅懷歸

目錄

四

邨中晚望

寄淮南鄭書記

水國詩

移石盆詩

石竹花

人日代客子

卷七 詩

自遣詩三十首

閒吟

野井

南征

北渡

早行

夜泊聞柝鴻

卷八 補遺

說鳳尾諾

微涼賦

秋蟲賦

塵尾賦

郁李花賦

幽居賦

耒耜經

目錄

五

卷九 續補遺

送小雞山樵人敘

小雪後書事

築城詞

古意

美人

感事

贈遠

別離

井上桐

門前路

引泉詩

素絲

小名錄敘

卷終

唐書本傳

宋朱家後敘

元陸惠原跋

元王益祥跋

明都穆跋

國陸鍾輝跋

國許棣附跋一卷

目錄

六

笠澤叢書目錄



樸著

江湖散人傳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東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局為瀦為如為潢洿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濇生可

書一 樸著

以蕞歛可以入土之局壘不可以為壺甃不可以為孟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散人歌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搔來蓬鬢垂手捉孤篁曳寒蘭口誦太古滄浪詞云太古萬萬古民性野朴無風期夜栖正與禽獸樸獨自構架縱橫枝因而稱曰有巢氏民其敬畏如君師當時只效烏鵲輩豈是有意陳尊卑無端後聖穿鑿破一派前導千流隨多方惱亂元氣从日使文字生姦欺聖人事業轉消耗尚有漁者存煦煦

風波不獨因一士凡百器具皆能施眾疏羸腐醜脫

上失檢馭非讒疵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

奴顏婢膝真乞匄反以正直為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

冠莪薙所以晉欲散不散佩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

傾敝語散空谷應笑散春雲披衣散單複便食散酸醜

空書散混真艸酒散甘醇醜屋散勢斜直樹散行參差

容散忘簪履禽散虛籠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

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陸障靜則守桑柘亂則逃

妻兒金鑲貝帶未嘗識白刃殺我寤生為或聞蕃將負

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

旌旗神鋒悉出羽林仗續畫日月燔龍螭太宗基業甚

書一 樸著

牢固小醜背叛當熾夷禁軍近自肅宗置押遏輔國爭

雄雌必狀大段翦凶逆須召勁勇持君麾四方賊壘猶

占地从者暴骨生寒飢歸來輒擬荷鉏笠詬吏已責租

錢遲興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金何以支祇今利口且

箕斂何暇俛首哀惻楚均荒補賤豈無術布在方策攢

隳穢冰霜樛栲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

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

人號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甫里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撰六籍識

松江上 卽墟名

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摘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所為書
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淡以為狀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
秋通例刻之于石今在潤州文宣王廟意以是學為己任而顛倒

漫漶翳塞無一通者始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
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撫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

雖幽憂疾病中落狀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
者紙札相壓投于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

者取忝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己作矣少攻歌詩欲
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鑠波

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澹而後已好
潔几格音各窗戶硯席翦狀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狀後寘

書一 棟著

三

千方冊值本即技不以再三為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

忝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
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為學講評通夜不倦

有無賴者毀圻揉汗或藏忝不返先生感狀自咎先生
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奈何亂四

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池數畝
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萬步吳田一畝當二百五十步有牛不減四

十蹠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汗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
無別已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倉無升斗蓄積乃

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為具具區且每歲波雖狂不能跳
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微瘠禹胼胝彼

聖人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益

蟲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茶置小園於顧渚
山下山在吳興郡歲貢茶之所歲入茶租十許簿為甌檝之費自為

品弟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茶經陸羽撰南陽張說釋皎然撰又新嘗為水記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在無錫縣金華山

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淞江是三水距先生遠
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

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尊置解但
不復引滿向口爾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

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嫻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
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乘小舟設蓬席齋一束書

書一 棟著

四

茶竈筆牀釣具權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畱

雖水禽泅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
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

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惰急遇事發作輒不吝忍尋
復悔之屢改不能久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事不傳姓

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怪松圖贊 并敘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盤于
巖穴之內輪囷偃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磊

砢狀蹙縮狀榦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攀虎跋壯士
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奇怪之若是耶子能辨之乎余

曰艸木之生安有常性邪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爲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柏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內脆者則磳狀其身伏臥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爲是松也雖穉氣初拆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門乘陽之威怒己之軋拔而將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遇盆憤激訐狀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吁豈與人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早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沈酣日進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阨號呼嗷挈發越赴訴狀後大奇出於文采天下指之爲怪民嗚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真人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邪道人曰狀爲我贊之贊曰

書一 操著

五

松生陰隘巖穴穢病乎不使卒以爲怪擁腫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咨嗟援筆傳奇或怪其形或奇于詞吾爲怪魁是以贊之

祀竈解

竈之壞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之曰竈在祀典間之舊矣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

也苟行君子之道養老而慈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己不忘樂以和心室暗不欺屋漏不媿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爲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爨以自餬口專利以飾詐崇姦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可以爲天帝乎

野廟碑

碑者悲也古者縣而定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畱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

書一 操著

六

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叱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瀕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暫而少首則曰某郎有媪烏老反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陸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驚于上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櫟怪狀叱作之叱怖之走畏恐後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狀疾病舛喪叱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神雖狀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

以生能禦大猷扞大患於則血會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哉扞患者爲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頌者有之溫原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目絃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縣清民之囑未嘗術于胥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爲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恟撓恇怙頭躡竄踣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耳又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爲詩以亂其末曰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頌酒牲甚微神之譽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大儒評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爲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非儒而何狀李斯嘗學於荀卿入秦于始皇帝并天下用爲左丞相一旦誘諸生繫而坑之復下禁曰天下敢有藏百家語詣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於弟子也自仲由冉求以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曰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爲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況賢知而傳之以道是味觀聽也雖斯具

書一 棟著

七

五刑而荀卿得稱大儒乎吾以爲不如孟軻

笠澤叢書卷一

書一 棟著

八

笠澤叢書卷二

唐陸龜蒙

海昌許棧校

樸著

漢三高士贊

前漢一人

後漢二人

王霸仲儒清節是理有息躬耕黃頭歷齒故人令狐奉
書遣子從以車徒入耀閭里既往霸臥日昃不起其妻
訊之以息愧恥君遺世榮抗節不仕子親耒耜固其宜
矣我實信道曷足慚彼霸乃欣朕恬澹如水夫高婦賢
可謂具美

擊先生恂伯陵之孫學通五經居于涓濱弟子累百馬
融服勤以子妻之師而益親融為大儒恂乃知人和帝
之世公卿以聞季直才器宜當輔臣公車就徵禮備園
繡守道不至終為逸民

書二樸著

十

外黃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報仇令欲論殺蟠以同縣陳
情上獻廷尉宥之旌彼孝烈博通羣書復善談說漢衰
政荒時實暮末隱于陽山遂與世絕獻帝即位徵為三
公邈若不應冥冥之鴻時人賢之重者蔡邕明哲終始
嗟乎子龍

兩觀銘

兩觀雉門雖僭天子聖人在朝姦佞誅於姦首擲地姦
血如水政不得亂國是以理下及于祀澆風四起內莖
外賢舉世稱美赫奕皇都象魏天倚豈無姦邪佩玉紫

紫聖人弗生兩觀如砥以石鏡詞著于閭里

卜肆銘

蜀嚴之託著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著龜也以媮
佞險詖美之使怡愉怛之使駭畏小人唯惡是嗜唯禍
是避唯福是覩唯蠱是媚曾不究得失之所自故幽贊
之著前列之龜乃化為庸安之器嗚呼成都吾不知古
為市之地况君平之卜肆耶強為之銘以刻其意

陋巷銘

魯國子乘豈無康達傳載陋巷以顏居之鄙委側僻樞
桑覆茨簞瓢屢空其樂怡怡聖人之言終日不違贊易
獨入云顏庶幾門直道大堂如翬飛梁肉在御狼貪豕

書二樸著

二

肥陋巷相去不其遠而我實狂狷蓬蒿所宜勒于柴荆
賢哉是思

馬當山銘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為
一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為險也屹于大江之旁怪石憑
怒跳波發狂日黯風助摧身折檣血和蛟涎骨橫魚吮
幸而脫於神魂飛揚殊不知堅輪蹶者夷乎太行仗忠
信者通乎呂梁使舟楫而行乎馬當合是三險而為一
未敵小人方寸之包藏外若脂韋中如劔鋸蹈席必於
鈎勢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昌敬篆巖石俾民勿忘

書銘

太古之時何嘗有欺逮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聖人之爲圖載文字厥初弗知唯簡唯牘斷竹析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軸韋編一絕錯亂名目寢務輕本省擣泉刺穀膠綴番番恣其所便蟲篆夏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曝蠹鬱疢乎不堅又取珉石琢磨彫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邊璽印章號殷勤識音焉其巧益甚其說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平誥誓制令尾違首言箋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錄注記醜讎美憐銘誅碑表虛功安賢歌詩賦頌多思諂權在簡牘者蕪沒壞爛無遺一編副以泉穀其畱最延繆戾顛倒危蒙弗剛在珉石者固寵納賂唯詞是奸纒鑿既畢名聲泯狀堯舜之道

書二 樸著

三

以人爲傳有必必繼流乎億年空斥詐僞焚燒棄捐復以太古結繩之前

後蝨賦 并敘

余讀玉谿生蝨賦有就顏避蹠之歎似未知蝨作後蝨賦以矯之云

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爲物遷是有恆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瘠涵腴乃蝨之賦

蠶賦 并敘

荀卿子有蠶賦楊泉亦爲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熙蓺麻緝蠶官初喜窺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蠶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鸞龍葩卉官涎益饑盡取後已嗚呼既秦而烹蠶實病此伐桑滅蠶民不凍飢

杞菊賦 并敘

天隨生宅荒少牆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恣肥日得采擷供左右栝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且暮猶責兒童輩拾掇不已人或歎曰千室之邑非無好事者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會

書二 樸著

四

邪退而作杞菊賦以自廣云

唯杞唯菊借寒互綠或穎或茗煙披雨沐我衣敗綿我飯脫粟羞慙齒牙苟且梁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余何其如余何

涖賦 并敘

江文通嘗著青涖賦盡涖之狀則有之懲勸之道雅未聞也如此則化下風上之旨廢因復爲之以嗣其聲云天地閉風雨積門徑秋葍涖植離方抱圓累紫疊碧始分封於危亭之下終略地於荒畦之側侵竹鳴而縱步占蘭疇而盈尺麗色何似嘉名孰爲高有瓦松卑有澤葵散巖竇者石髮補空田者垣衣在屋曰昔邪在藥曰

陟釐質被綠錢之美香聞艾納之奇或薄徒含或藪音

或藪音或落反諒含姿乎是類斯感物以隨時則有衛

霍天嫵金張世族侯以恩澤拜館以形勝築壁僭塗椒

階綠城玉牀丹徽之象盡帳蒼梧之翠禿謂爵祿不必

仁守英髦可以力服行協四凶身圖五福一日盈滿中

年顛覆斯落也深婕妤之簪殆晚偏青封廷尉之門經

秋夏綠彼失寵而亾家者鮮不慟哭則有林塘疏薄衡

泌蕭條茅茨上古几格音南朝畫偃則書淫畫聖晡歸

則婦餉兒樵溝通壤塹路隔危橋雨霽而魚驚沫鬚霜

乾則鶴唳翎飄浪求名而蠖屈虛卜命而龜焦窗敲瘦

枕樹掛風瓢山無價買隱有詞招斯落也周內史宿酒

壺邊煙被思起屈大夫擣衣砧上黛點情饒彼遺形而

放志者能無獨謠謠曰落之生兮自若人有哀兮有樂

哀者貴兮樂者賤貴者危兮賤者宴噫哀樂兮何時止

貴賤循環兮而後已

自憐賦并敘

余抱病三年於衡茅之下醫甚庸而氣益盛藥非良而

價倍高每一把臂一下杵未嘗不解衣輟食而後致也

其為窮且否亦已至矣聖人云五福六極之數曰壽曰

富曰康寧曰貧曰疾曰憂既貧且疾能無憂乎憂既盈

矣能無傷乎人既傷矣能無奪壽乎是不蒙五福偏被

六極者也誰其憐之作自憐賦

書二 雜著

五

噫天地兮何德以生余付遠古之道兮惠而行諸聖人

耕吾亦耕聖人漁吾亦漁聖人窮或過于是聖人達曾

不依於既不獲築說華伊委身而理天下又不及箕巢

穎許散髮而類鶉居率幽憂之情抱將退伏於林廬謂

之積兮繫其疏搜羅以虛謂之枵兮輔其儲涵潢乃瀦

下無垠兮上無初退不足兮進有餘先寒束縮後煖敷

舒首蓬鬆以半散肢棘瘠而枯疏中燥兮燿炮之懈外

撓兮冠帶之狙凌兢兮上坂之馬帖捻兮橫沙之魚行

則左人而右杖臥則夕擁而晨裒冒忌者即席奮擊責

功者越月紆徐痿寧忘起憤亦懷攄天難致問道竟何

如孟子之言得矣盡信不如無書雖武成取其二三策

而已又焉知是與非與咎繇瘠師曠瞽余則視瞻而言

語卻克跛行父禿余則趨蹌而櫛沐幸固陋之或全豈

乖離乎素躅敢諫鼓不陳進善旌不理布衣之說無由

自通乎天子丞相府不開平津閣不立布衣之說無由

自通乎宰執苟吾君吾相不聞天下之名言則蒼生何

由弛械而公繫傳云垂之空言不若存之於事業易曰

未繙井羸其餅凶歎水德之莫及哀吾材之不試徒抱

影以中泣一蠲在木兮柯瘍葉痿寒暑三病兮吾寧樂

衰服猛鷲兮捕龍螭吾無力支大舜禹兮張孔姬吾其

庶幾託斯文之赴愬冀君子之攸空苟家聲戶塞之弗

悟老以空山兮已而

書二 雜著

六

求志賦 并敘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余以求聖人之志莫大乎春秋得
文通陸先生所纂之書伏而誦之作求志賦

語稱人之所好必舉嗜欲以為志余之生也百無一厚
唯古學庶幾乎可媚嗚呼師道之不存安能盡識其疑
義樂夫孔子之春秋病三家之若讎得啖趙疏鑿之與
損益狀後知微旨之可求乃服膺而誦之見聖人之遠
猷長風廓其羣翳旭日臨乎大幽又似車堅馬良善御
者涉乎康莊高颿巨舟工泛者順其安流如魚之狂貫
如蘭之獲抽伊尹和齊於五鼎箕子區分乎九疇酌大
中於萬古偉聖心之獨斷空乎沮齊疾於夾谷斬正邪
於兩觀溝公墓以掩廢遂墮私城而防僭亂用千載之
遺汰發一詞而可判况先生之指歸屹波濤而畔岍雖
慧昧而不開亦思之而過半范武子曰君子之於春秋
也沒身而已矣吾謂斯言之不誕

田舍賦

江上有田田中有廬屋以菰蔣扉以蓮篠笆籬捷微方
竇樞疏檐卑敞而立偃樓戶偏側而行趨趨蝸旋頂隆
龜坼翁塗夕吹入面朝陽曝膚左有牛栖右有雞居將
行瞪遮未起蹶驅空從野逸反若囚拘天隨子愀狀而
吁復自諫曰祿以代耕如無祿與無祿無耕為工商與
有沮溺之賢以仕易農乎有輪扁之道以仕易工乎有

書二 棟著

七

弦高之義以仕易商乎今則不狀能無說焉蓋仕不貴

祿而搗政咸率人以奉己使農工之洎商民棄其守而
趨仕農之仕墮於力而希歲工之仕巧於文而幸貴商
之仕射其肥而啗利所以國靡凶荒之儲家乏完堅之
器人缺有無之備莫不由是加以上多而下寡不勝剝
喪之苦轉徙盜帑而充熾焉嗚呼吾丁此時何以道之
將提新書抱野史上于天子之有司如怒鼃之跳梁於
風雨自謂登乎龍籍不其遠而有牛角肉有田稊稊不
值歲惡未嘗孔飢今則陽亢而騎苗渴而萎十穗百粒
獲夫涕洟饘於是粥於是信夫鼎銘之我欺彼為聖人
儉者茅茨勞者胼胝顧余懦夫勤陋何疑有鰥在下者
舉舜之德母唯汝諧者投禹之詞不舉不授雖聖胡為
乃為詩曰道不可不若天不可不樂謹爾溝塍利我錢
罇聊以卒歲更埃東作

春寒賦

宋玉雲夢侍從賦成酒闌君王慘澹顧曰春寒玉少進
曰大王之國三分水居其一大王之宮後庭女子充溢
洪波浮其空幽怨積其中不得不雨不得不風風橫雨
斜天地溟濛寒之中人有異於嚴冬其來也低迷其狀
也惆悵理雖辨而詞作色雖莊而意蕩明滅薰蘊雷連
黼帳相逢置酒則少避酡顏獨自登樓則偏凌遠望臨
窗戶繞池塘絲輕畏逼花恹愁當游蜂為之絕迹好鳥

書二 棟著

八

爲之淡藏掩抑兮幽襟更遠連牽兮別緒彌長齊絜夫
色越絮騰光芳神棄職陰御爭強朝耕犢戰暮泊蠶僵
民病如此君何勿傷襄王乃下席稱謝於是徹燕戲省
嬪嬙以黃金爲壽狀後返駕乎高唐

笠澤叢書卷二

書二
樣著

九



笠澤叢書卷三

唐陸龜蒙纂

海昌許棣校

榛著

寒泉子對秦惠王

寒泉子秦之處士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

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

上王弗聽有之乎曰朕其道如何王耶伯耶曰黜其伯

以躋王乎曰朕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疏耶惠王曰醢

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與力縣絕故也

蘇子誠辨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

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

書三 榛著

顧其猶捕風目諸侯不可以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

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圻豈止連雞不能俱上於栖而

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朕夫齊荆三晉

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鑄銚董澤

之蒲十九為榦一為箕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艸

齊魂為燕氣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弦匏聞

之者悄戚酸乎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橫

暮得帖朕安臥秦亦厭戰雖鼓身頰未能吞諸侯秦休

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辨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

秦詔一武士尺鐵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關東

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橫東向以倍秦大王出則奪氣入

則包羞及其始也披土地以奉仇國獨不念秦仲之業

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

耕於鄙趙卽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奉教拒秦秦

閉關十五年

書李賀傳後

玉谿生傳李賀字長吉常時旦日出游從小奚奴騎馭

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

文余為兒時在灤陽聞白頭翁住言益東野貞元中以

前秀才家貧受灤陽尉灤陽昔為平陵絕句縣南五里有

投金潁潁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坡

陀裁高三四尺而艸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夫抱叢

書三 榛著

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鼈輩

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單外無入者

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徑葛投金

潁一往至則蔭大櫟隱叢篠坐于積水之旁苦吟到日

西還爾後袞袞去曹務多弛廢令季操卡急不佳東野

之為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

竟以窮去吾聞淫岐魚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

可披摘剝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于槁从不能隱

伏天能不致罰邪長吉天東野窮玉谿生官不挂朝籍

而臥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治家子言

武王既勝殷縣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再易其器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乘耒耜者一坡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益倍民竭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爲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陳興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公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包干戈勸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登高文

金行告窮日御初九桐陰雨壓乎泥沙菊氣風揚乎戶牖寒無以衣病不得酒茫洋于心噎噎在口穉子拱而

書三 集卷

三

進曰古往滔滔人生實勞或暇或逸以嬉以遨茲辰甚良足嘯吾曹趨山選臺席餽尊醪既可適乎哉書亦聊舒其鬱陶齊諧之流載此世所謂夫登高者必有所意乎余曰吁穉子之知止於是耳曾不揆乎與旨吾數畝之間門常畫關學無端倪宛若循環時孤笑以獨憤樂正直而非險艱爲書撫之與善治音持頑有行同而迹類者尚忿嫉乎聲顏一驥在坂百駑在閑傳嘶振沫侮病擠辱仲尼登東山而小魯况肆遠目而務周旋者哉陽專輿遠假竊名器有土有人前呼後騎詔佞嘔啞所向上下鐘威介私放蕩侈侈如此者又欲見耶崇閣大居聖粉塗朱簷會螭屹扉環獸鋪輪鮮號驕羽翼成徒繡

碧其內絲黃彼姝主張何人庸兒賈夫如此者又欲見

耶纓弁外飾悔吝中積簡棄信行附比凶德仁澤乾枯

義路填塞權之所憎始厚終斥權之所憐昨罵今惜反

掌北補棘面天遼海隔如此者又欲見耶國金鑄兵赤

子鬻盜殺人無慙罪人何躁造化不象名稱同暴以墮

牆垣不填堂與生靈幾何過半減耗殘存伶俚輪輓稿

勞羸豪偏頗役使顛倒胥毆吏笞不舍童耄如此者又

欲見耶古所謂登高能賦者賦物之姿慘戚在下吾寧

忍窺爾以裁青可道鬱陶可披我中公時病言開怒隨

我感物悴遐瞻邇噫是使裁青彌熾鬱陶愈悲唯爾教

我百無一空我穀未實我蔬未肥弗視農圃吾將曷歸

書三 集卷

四

無重我悔吾方憤穉子不樂惴縮而退

祭梁鴻墓文 并敘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余過之作文而弔以酒爲奠其詞曰

先生爲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諸南走乎大江之波

容舉氏之宇下志沈潛而靡佗白吳粲以舉曰夫人之

勤亦多不懷志於將沒適乎道之無頗比要離之烈魄

豕雖夷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來過俯

灌地而仰語顧先生之謂何心樞性誕客他人之宇下

不得故築垣而自翰身病妻弱白吳民之粲不得故力

耕而自獲所以泐先生之義者庶五噫兮可作

蠹化

橋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狀類蟾蟾而青翳
葉仰齧如飢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振觸之輒奮角而
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狀弗會弗動明日復往則蛻
為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檐黑韞蒼分朱間黃腹
瑣而脩音綏纖且長如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
倚薄風露攀緣綠艸樹脊空翅輕瞥狀而忒或隱蕙隙或
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蝥網而
膠之引絲環纏牢若萃桔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
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游類潔也
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為橋之蠹後不見觸蝥

書三 撰者

五

禽暴

冬十月余視穫于甫里早苗離離年無以措憂傷盈懷
夜不能寐往往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
訊其叱曰鳧鷖也其曹蔽天下而益田所當之木必竭
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邪對曰江之南不
能弋羅常藥而得之楸音剝音西塗枝叢植于坡一中十
萬膠而不飛是藥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賈貨錯歲售

於射鳥兒盜興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既絕羣
鳧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梁余曰嘻失馭之
民化而為盜關梁急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
暴以害民會古聖人政害物之民出乎四裔矧害民之
物乎俾生靈之帛於乎盜於乎饑吾不知安用馭者為

記稻鼠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于七月
常時汗坳沮洳者埃塏全勃權楫支派者入扉屨無所
汗農民轉遠流漸音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汲汲狀拯渴
不暇僅得葩坼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羣鼠夜出齧而
僵之信宿會始盡雖廬守版擊毆而駭之不能勝若官

書三 撰者

六

督戶責不食者不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械束榜楚篋木
肌體者無壯老吾聞之禮曰迎貓為倉田鼠也是禮缺
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後與物有時而暴與政有貪而
廢與國語曰吳稻蠹不遺種豈吳之土鼠與蠹同其
事而効其力殲其民與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斂斥其君
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公汝適彼樂土
況乎上摭其財下啗其倉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浪轉
徙藉徒而為盜何哉春秋書螽蟘生大有年聖人於豐
凶不隱之驗也余學春秋者又親蒙其裁於是乎記

告白蛇文

田廬西北偏有古止焉高可四望余將升之以眺遠舒

鬱農氏遮言曰不可是止有蛇巨如并缶而白忤之能
爲崇不利人甚矣宜無往余取酒沃其止告之曰物之
生而白者犬雞牛馬而已其餘則老而後白狼狐兔鹿
烏雀燕雉龜蛇之類是也人老而毛髮皓白耗耗昏倒
不能記子孫名字形朽神潰以至于死物老而鱗毫羽
甲亦白白而後有靈非以聖賢存乎上德光被于下則
不爲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唯蛇不在瑞典
雖狀神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神姓謂之白帝子得非
天命志怪者必曰自朕多穴老墳竅大木要野吟盤肩
謳酒之享作小兒女子寒暑瞢眩淫巫倚之彈絲瞑目
歌舞其妖怛駭其惑攷鼓用幣僭冒其上歲時奔走畏
在人後疾病不治飢寒不辭悉爾輩之爲也古者鑄鼎
象物使民知神姦若之姦吾知之矣况旅吾之地由吾
進退蟄出以時無越昆蟲之職無禳鬼神之事吾宮居
若野處各有分齊故不相害朕斬翳通頭爲暇日憑藉
之所則不當與人爭也如不用吾言當籲天擊斲裂首
屍朕吾誠不移無易爾爲

招野龍對

昔豢龍氏求龍之嗜欲幸而中焉得二龍而飲會之龍
之於人固異類以其若己之性也席其宮沼百川四溟
之不足游甘其飲食洪流大鯨之不足味施施朕擾于
其愛弗太一旦值野龍奮朕而招之曰爾奚爲茫洋乎

書三 雜著

七

天地之閒寒而蟄暘而升能無勞乎誠從吾居而宴安
乎野龍矯首而笑之曰若何齷齪如是耶賦吾之形冠
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之靈噓雲而乘
風賦吾之職抑驕而澤枯觀乎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
墟窮端倪而盡變化其樂不至耶今爾苟容於蹶泮之
閒唯泥沙之是拘唯蛭蟻之與徒牽乎嗜好以希飲食
之餘是同吾之形與吾之樂也狎於人啗其利有扼其
喉截其肉可以立待吾方哀而援之以手又何誘吾納
之陷穿耶爾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爲夏后氏之臨

哀茹筆工

天與之肱力何絲絲耕不能耒漁不能船截筠束毫旣
勝且便晝夜今古唯毫是鐫爰有茹夫工之良者責其
精麤枉價高下齧齧又身尚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禿一
把編如蠶拏汝實助也我書奇奇渾元未衰唯汝是賴
如何已而有兔千萬拔毛止皮散澀鈍鋸緝緝辭圓
而不流銛而不敬在握方深亦茹之爲斲輪運斤傳之
者誰毫健身煩吾寧不悲

書三 雜著

八

笠澤叢書卷三



笠澤叢書卷四

唐陸龜蒙纂

海昌許棣校

櫟著

復友生論文書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雖極冥頑亦知喘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禍怨之甚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者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栝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勾貨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閒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聳節槩則傳之觸

書四 櫟著

離會則敘之值巾墨則銘之簡澹散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與非與生過聽德我太甚苟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惛惛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旨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目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載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纂而獻之求購金目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

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目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

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目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

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

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

經是非聖人旨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

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

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

名之目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之經習而稱之可

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

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狀後謂之史乎孔子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

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

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

書春秋為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

曰履霜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

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

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平已有事

于太廟仲子遂卒于垂壬午猶縶萬入太籥之類果純

直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

立論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

盟豈非敘事邪引左氏傳語徵左氏敘事悉謂之春秋

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

書四 櫟著

二

者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敘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自小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旨趣規矩不出於此安矣又一篇云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何易之繫辭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邪書載帝庸作歌皋陶乃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邪屬辭比事春秋敘也春秋之辭非文邪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之辭禮樂之辭非文邪訟言曰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邪夫園之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

書四 雜著

三

上揚雄之辭非文邪是知文者辭之總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古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空耳何異塗云云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狀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太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麤目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墉垣膚爪而自矜於堂與心府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于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或不同請觀過而後罰

象耕鳥耘辨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與孔子敘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狀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辨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坡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淡汰其端淡故曰象耕耘者太考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倉務疾而畏奪汰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爲端且淡非得於象耕乎太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朕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得邪孟子曰堯舜與人同目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毆之使合於道人其從吾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書四 雜著

四

記錦裾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余話上元瓦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裾佛幡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裾一條幅長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下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有鷗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葶蘆背有鸚鵡背有舒尾與鶴數等又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襟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鎖結互以相帶有若駮霞殘虹流煙

墮霧春艸夾徑遠山截空壞牆古落石泓秋水印丹浸
上漏藥粉塗染盤緹環珮雲隱涯岸濃淡霏拂靄抑其
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介畫一一有太
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可狀也稟用繒綵下制綫
尚如舊雨秀皆解散蓋圻滅零落僅存此故目縱非齊
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裾者
復何人哉因筆之爲詞繼于錦譜之後俾善詩者賦焉

解志

解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
雄太園詞晉春秋勸學等篇攷於易象爲介類與龜與
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劬行者與參於藥

書四 釋著

五

錄會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記其爲哉
子雲譏其躁以爲郭索後蚘而已解始虛宄於沮如中
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報一穗以朝其
魁狀後從其所之早夜奮沸指江而奔漁者縛蕭承其
流而障之曰解斷音斷其之江之道焉爾狀後奔紛
越軼遞而奔者十六七既入于江則形質寢大於舊自
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遞去
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
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邪舍沮如而之江海自嚴
而趨著不近於智邪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
孟軻荀揚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

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如也孟軻荀揚氏聖人之遺
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舍沮如而求瀆由瀆以
至于海是人之智反出小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夫
解

送戾道士還太白山敘

戾生名彤嘗舉進士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見十年自
云載貢於有司藝不中度輒得黜齟齬不與世合忝入
老子泐中作道士更名雲多居太白山在雍西南梁州
之地苦寒霜雪恆積雖夏五六月赫日在上羣峯若焚
我獨皓狀玉竦巖壁澗壑之木不數百年不能爲材及
其堅良又不與他等民乘是氣皆壽而不衰矧養生者

書四 釋著

六

耶南游天台既將復而老焉余曰夫物命乎天者人不
能有存乎人者天不能奪推其氣則爲之攷其命則有
縣絕不類者焉處恆寒之地而不夭者吾不信也處恆
燠之地而不壽者吾不信也信其命乎天者人不能
而已矣傳曰仁者壽則恆寒之地不仁者夭而夙矣恆
燠之地仁者壽而生矣苟恆寒之地壽其不仁者恆燠
之地天其仁者是寒燠爲不祥之氣又何以佐天地之
生殖乎哉如此則居寒而壽居燠而夭吾益不信也信
其存乎人者天不能奪而已矣或曰仁者壽不仁者亦
壽不仁者夭仁者亦夭吾又不知命乎天存乎人果可
信乎未也無乃自壽自夭自仁自不仁耶天不能與又

安能奪耶行矣子姑務乎仁無以山寒自欺則吾亦信子之壽矣

送豆盧處士謁宗丞相敘

龜蒙讀揚雄所爲書知太園準易法言準論語晚得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與澆言相類道之始塞而終通子雲軌範不足當也何者子雲仕於西漢末屬莽賢用事時皆進符命取寵雄獨嘿嘿以窮愁著書病不得免人希至其門止一侯已從之受太園澆言而已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閒修先王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

書四 樸著

七

之道隋亡文中子沒門人歸于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其治太宗每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逮今十八聖舉其君必曰太宗舉其臣必曰房魏上下之心恥不及貞觀則生人受賜足矣豈非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誦文中子書不絕于口率弟兄耕稼以自給一旦訪龜蒙曰吳中兵荒來人不足犬豕之食安能遂退藏耶吾從子相天子矣吾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作良輔今復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君中興是內外有德於四海也此行徒東歸乎昔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纔出弱冠龜蒙幸得參游中以兄事之許與膠固形

於詠歌及丞相爲朝鉅儒居侍從之列龜蒙江湖閒病不能起一耒而耕一船而漁有文三十編有書數十標未嘗干東諸侯門故浸浸無一人道著名字今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羣材立清廟丈人承閒宴語幽仄試丞相意復念以小謝城北秋霖聲高中夜對榻有苦吟生邪因丈人之行敘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貞觀之風小子復言曩日之分標而書之用以爲送

樸說五首

先儒曰瞽瞍憎舜使塗廩浚井醜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之以鳥工龍工藥浴注豕而后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況舜壻于天子頑嚚嫚傲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邪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反受教於女子其術怪誕如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故堯使勗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書四 樸著

八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邵棄爲穰官烝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腫子項羽亦重腫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

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韞繫絕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者師
呼督子結韞而登席漢廷尉為王生結韞韞之有帶其
來尚矣今獨公之嗚呼古之制公者十九奚韞帶之足
云

柳下惠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
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祝牛宮詞 并敘

冬十月耕牛為寒築宮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
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余勉之而為之詞云

四棹三牯中一云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拘度

書四 標著

九

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
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及數上稀蓬茅下遠官
府耕耨以時飲會得所或履或訛免風免雨宜爾子孫
實我倉庾

問吳宮詞 并敘

甫里之鄉曰吳宮在長洲苑東南五十里非夫差所幸
之別館耶披圖籍不見其說詢故老不得其地其名存
其迹滅悵朕興懷古之思作問吳宮詞云

彼吳之宮兮江之那涯榎道盤盤兮當高且斜波搖疏
兮霧蒙箔菌菑國兮鴛鴦家鸞之蕭兮蛟之瑟駢筠參
差兮界絲密譙曲房兮上初日月落星稀兮歌酣未畢

越山叢叢兮越谿疾美人雄劍兮後先出火姑蘇兮沼
長洲此宮之麗兮留平不留霜氛重兮孤榻曉遠樹扶
疏兮愁煙悄眇欲撫愁煙兮問故基又恐愁煙兮推白
鳥

迎潮送潮詞 并敘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秀田廬門外有溝通浦漑而朝夕
之潮至焉天弗雨則輒而留之用以滌濯灌溉及物之
功甚鉅其贏壯遲速繫望晦盈虛也用之則順而進舍
之則嘿而退有類乎君子之道翫而感之作迎潮送潮
詞二首聊寄聲於騷人之末云

書四 標著

十

江雷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岸兮漁箔短
遠岸沒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際既充其大兮又充其
細沒幽岸兮款柴門寂莫流連兮依稀舊痕濡腴澤槁
兮潮之恩不尸其功兮歸于渾元 右迎潮
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淡中流兮紅灑灑汀葭蒼兮嶼蓼
枯北風騷牢兮愁煙以孤大幾望兮微將晦翳睨瀛溶
兮斂朕而退慶長波兮數數一幅巾兮無纓可濯飄生
塵兮楫有衣悵潮之還兮吾猶未歸 右送潮

笠澤叢書卷四

笠澤叢書卷五

唐陸龜蒙

海昌許棧按

歌詩

二遺詩 并敘

二遺者何石枕材琴薦也石者何松之所化也化於何
越之東陽也東陽多名山就中金華為最枝峯蔓澗秀
氣磅礴數百里不啻而神僊登臨草木芬怪永康之地
亦蟬聯其間中饒古松往往化而為石盤根大柯文理
曲折盡在好事者得而致於人閒以為目目之異太山
羊振文得枕材趙郡李中秀得琴薦皆茲石也咸以遺
余余以二遺之奇聊賦詩以謝

書五 歌詩

誰從毫末見參天又到蒼蒼化石年萬古清風吹作籟
一條寒溜滴成穿閒追金帶徒勞恨靜格音各朱絲也可
憐幸與野人俱散誕不煩良匠夏彫鐫

鷓鴣詩 并敘

客有過震澤得水鳥所謂鷓鴣者貺余黑襟青脰碧爪
丹喙音張枝切色幾及頂質甚高而意卑賊畏人余極
哀其野逸性又非能以招累者而囚錄籠檻逼迫窗戶
俛啄仰飲為活大不使真天地之窮鳥也為之賦詩擬
好事者和

詞賦曾誇鷓鴣

徒角切 鷓鴣切

流果為名誤別滄洲雖蒙靜
置疏籠晚不似閒栖折葦秋自昔稻梁高鳥畏至今珪

組野人隴防微避繳無窮事好與裁詩謝白鷗

紫谿翁歌 并敘

紫谿翁過甫里先生舉酒相屬醉而歌曰

一止之木其栖淡也屋吾容不辱一谿之石其居平也
席吾勞以息一竇之泉其音清也弦吾方在縣得乎人
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狀而狀先生弁而履之曰采江之
魚兮朝船有鱸采江之蔬兮暮筐有蒲左圖且書右琴
與壺壽與天與貴與賤與歌闕而太

五歌 并敘

古者歌詠言詩云我歌且謠傳曰勞者願歌其事吾言
之拙艱不足稱詠且謠而歌其事者非吾而誰作五歌

書五 歌詩

以自釋意

放牛歌

江草秋窮似秋半十角吳牛放江岸鄰肩抵尾乍依隈
橫太斜奔忽分散荒陂斷塹無端入背上時時孤鳥立
日暮相將帶雨歸田家煙火微茫溼

水鳥歌

水鳥山禽雖異名天工各與雙翅翎雛巢吞啄即一例
游處高卑殊不停則有背斂音皮切爪戟勁立直眇者擊
搏挽裂圓臆腥如此等色态豪橫督身往往凌青冥為
人羈絆取材力聿講綵綴縣金鈴三驅不以鳥捕鳥矢
下先得聞諸經超狀可繼義勇後恰似有志行天刑鷗

聞鶴散兩自遂意思不受人丁寧今朝倚權寒江汀春
鉏翡翠參鷓鴣孤翹側睨瞥滅沒未是卽有馴軒楹婦
女衣襟便佞舌始得金籠日提挈精神早學背人飛冷
抱兼葭宿煙月我與時情大乖刺祇是江禽有毛髮殷
勤謝汝莫相猜歸來長短同羣活

雨夜歌

屋小茅乾雨聲大自疑身著蓑衣臥兼似孤舟小泊時
風吹折葦來相佐我有愁心無可那纔成好夢剛驚破
背壁寒燈不及螢重挑卻向燈前坐

倉魚歌

江南春早魚無澤歲晏未曾腥鼎鬲今朝有客賣鱸魴

書五 歌詩

三

手提見切我長於尺呼兒春取紅蓮米輕重相當加
十倍且作吳羹助早餐飽臥晴檐曝寒背橫戈負羽正
紛紛祇用驍雄不用文爭如曉夕謳吟搗好伴滄洲白
鳥羣

刈穫歌

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纔遮畝芒粒稀疏熟更輕
地上禾頭不相拄我來愁築心如堵更聽農夫夜淡語
凶年是物卽爲裁百陣野鳧千穴鼠平明抱杖入田中
十穗蕭然九穗空敢言一歲困倉實不了如今朝暮春
天職誰司下民會苟有區分空析析本作耕耘意若何
蟲豸兼教食人會古者爲邦須蓄積魯飢尙責如齊糴

今之爲政與當時一任流離志微索平生幸遇華陽客
向日餐霞轉肥白欲賣耕牛棄水田移家直徬三茅宅
邨夜二首

江上冬日短裴回艸堂暝鴻當絕塞來客尙孤邨病縣
絲起歸念咽咽與微詠菊徑月方高橋齋霜已併盤
蔬粟麤史籍籤牌盛目冷松桂開耳喧兒女競開餅浮
蠶綠試筆秋毫勁畫戶亦重關寒屏遞相映詩從騷雅
得志費鉛槧正遇敵舞蛇矛逢談捉犀柄無名升甲乙
有志扶荀孟守道希賢爲文通古聖幽憂拂長劍顛
顛慙清鏡祇會魚鳥情詎知時俗性浮虛多徇勢老嫗
徒歷聘既不務人知空餘樂天命如何枉田野家事苦

書五 歌詩

四

遠夏耕稼一以微困倉自朕罄愁襟風葉亂獨坐燈花
逆明發成浩歌誰能少傾聽
世既賤文章歸來事耕稼伊人著農道允倉子有農道篇我亦
賦田舍所悲勞者苦敢用辭爲詫祇効躬技言誰防輕
薄罵嘻今居寵祿各自矜雄霸堂上攷華鐘門前佇高
駕纖洪動絲竹水陸供膾炙小雨靜樓臺微風送蘭麝
吹噓川可倒晒暎花爭妬萬戶膏血窮一筵歌舞價安
知勤播植卒歲無閒暇種以春屬初穫從秋隼乍專專
望種稂役役條桑柘日晏腹未充霜繁體猶羸平生守
仁義所疾唯狙詐上誦周孔書沈冥至耐藉豈無致君
術堯奔馳上下豈無活國方頗技齊教化蛟龍任乾臥

雲雨終不借羿臂凍如囚徒勞誇善射才能誚箕斗辨
可移嵩華若與毗輩量飢寒始相亞長吟倚清瑟孤憤
生遙夜自古有遺賢吾容徧稱謝

記事二首

本作漁釣徒心將遂疏放苦為衣會累未得恣閒暢太
年十二月身往霄谿上病裏賀豐登雞豚聊饋餉巍峩
卞山雪凝冽不可向瘦骨倍加寒徒為厚緝續晴來露
青靄萬仞缺尋丈臥恐玉華消時時推枕望雖朕營衛
困亦覺精神王把筆強題詩麤言瓌怪狀吳興鄭太守
文律頗清壯鳳尾與鯨身紛被落新唱緘書寄城內唐
突無以況料峭采蓮船縱橫簸天浪方傾謝公酒忽值

書五 歌詩

五

莊生喪鄭員外仁規是年受代俄喪偶嘿阻微音臨風但惆悵春歸
迨秋末固自嬰微恙歲晏弗躬親何由免欺誑今來觀
刈穫乃在松江步浪切門外兩湖過波瀾光蕩漾都緣
新卜築是事皆艸創爾後如有年還應愜微尚
天高氣候爽野迴襟懷曠感物動牢愁憤時頻口浪切
辭子浪切平生樂篇翰至老安敢忘駿骨正牽鹽園文終
覆醬嗟今多赤舌見善唯蔽諷忖度大為防涵容寬作
量圖書筐篋外閱眼皆賸長餓隸亦勝無薄田家所仰
稍離飢寒患學古真可強聖道庶經營世途多踉蹌近
聞天子詔復許私醞釀趣音使春酒材呼兒具盃盞宵
長擁吟榻日晏開書幌我醉鄉可還陶狀是元亮

孤雁篇

我生天地間獨作南賓雁哀鳴慕前侶不免飲啄晏雖
蒙小雅詠未脫魚網患矧是婚禮須憂為弋者慕晴鴛
爭上下意氣苦陵慢吾嘗嚇鷓鴣爾輩安足訕迴頭語
晴鴛汝會腐鼠慣無異驚駘羣懸短豆阜棧豈知瀟湘
岸葭莢蘋萍閒有石形狀奇寒流古來灣閒看麋鹿志
了不愛芻豢世所重冠巾何妨野夫非騷人誇蕙芷易
象取陸莧漆園逍遙篇中亦載斥鷃汝唯才性下嗜好
不可諫身雖慕高翔冀壤長盼盼或聞通鬼魅怪崇立
可辦哲菽書尚存寧容恣妖幻哲菽周禮秋官司寇下
哲菽氏掌覆天鳥之巢
菽讀為菽菽之菽開巢也

書五 歌詩

六

南涇漁父

余方任疏慵地僻即所好江流背邨落偶往心已嫪力報切
田家相去遠岑寂且縱傲出戶手先筇見人頭未帽
南涇有漁父往往攜稚造問其所以漁對我真蹈道吾
初簞魚鼈重艸至于老窟穴與生成自狀通壺與夜夜
戒吾屬天物不可暴大小參去畱候其孳養報終朝獲
魚利魚亦未嘗耗同覆天地中違仁辜覆燾余觀為政
者此意諒難到民皆舛搜求莫冒興慙悼今年川澤旱
前歲山源潦牒訴已盈庭聞之類禽噪譬如秦雞鷺豈
不容乳抱孟子譏宋人非其樞苗躁吾嘉漁父旨雅叶
賢哲操儻遇采詩官斯文誠敢告

丁隱君歌 并敘

隱君姓丁氏字翰之濟陽人也名飛舉讀老子莊周書善養生能鼓琴居錢唐龍泓洞之左右或曰憩館耳別業在深山中非得行不可適到其下畜妻子事耕稼如常人余嘗南浮桐江途而詣龍泓憩館獲見綸巾布裘貌古而意澹好古文樂聞歌詩見待加厚因曰他時願為山中僕丁笑而不應問之年曰七十二當咸通丙戌歲逮今十四年矣雷平道士葛參寥話與翰之熟至今齒髮不衰氣力益壯疏繫導蒙灌溉剉削皆自執綬缶斤斲輩升高望遠不啻履平地時時書細字作文紀事皆有楷法意義夜半山靜取琴彈之奏雅弄一二而

書五 歌詩

七

已少睡寡言語與人相接禮簡而情至周旋累年未嘗有罷倦之色不唯疾病也非養生之效與又不見有所服餌或問之對曰治心修身之外復有何物余始嘉其遜世又聞其老而益精又說其治心修身之說孔子所謂樂而壽者斯人也與既樂而壽則仁智充乎內充乎內者非有德者與有德而不耀於世者非隱君子與乃作丁隱君歌以寄其聲云

華陽道士南游歸手中半卷青蘿衣自言逋客持贈我乃是錢唐丁翰之連江大抵多奇岫獨話君家最奇秀盤燒天竺春筍肥琴倚洞庭秋石瘦艸堂暗引龍泓湍老樹根株若蹲獸霜濃果熟未容收往往兒童樵後犹

太歲猖狂有黃寇官軍駭散無人門滿城奔遊翰之間只把枯松塞圭竇前度相逢正賣文一錢不直虛云云今來利作采樵客可以拋身麋鹿羣丁隱君丁隱君叩頭且莫變名氏即日更尋丁隱君

鶴媒歌

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鶴忽朕下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閒靜立如無事清唳時時入遙吹裴回未忍過南塘且應同聲就同類梳翎宛若相逢喜祇怕纔來又驚起窺鱗啄藻乍低昂注定當曾流一矢媒歡舞躍勢離披似諂功能邀兒雲飛水宿各自物妬侶害羣猶爾為而況人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

書五 歌詩

八

笠澤叢書卷五

笠澤叢書卷六

唐陸龜蒙

海昌許棧校

詩

彼農詩

世路險熾淳風蕩除彼農家流猶存厥初藁焉而席茨
焉而居首亂如蓀形枯若腊大耋既鮪童子未齒音以
負以載悉媿悉鉏我慕聖道我耽古書少倦於學時游
汝廬有飯一盛莫鹽莫蔬有橘一緹不襟不綵所謂飢
寒汝何道與

書六

一

禹貢厥田上下各異善人爲邦民受其賜去年西成野
有遺穗今夏尚畝早氣赤地遺其豐凶概欠無二退輸
弗供進訴弗視號于旻天以血爲淚孟子有言王無罪
歲詩之窮辭以疾悍吏

戰秋詞

八月空堂前臨隙荒抽開散扇晨烏未先左右物態森
竦強梁天隨子爽五可切恂懔忱軍庸之我當濠狀而
溝壘狀而牆音道狀而桂隊狀而篁杉囁攢矛蕉標建
常藁艾矢束矯蔓弦張龜合助吹音本鳥分啟行若革進
而金止固違陰以就陽無何雲顏師風旨伯蒼慘湛澹
陸危撼劃煙蒙上焚雨陣下棘如濠者注如壘者闢如
讎者亞如隊者析如矛者折如常者圻如矢者什如弦
者磔如吹者瘡如行者惕石有髮兮盡累木具目兮咸

鹹雲風雨煙乘勝之勢驕杉篁蕉蔓敗北音倍之氣撼天

隨子曰吁秋無神則已如其有神吾爲爾羞之南北幾

圻盜興五羣方州大都虎節龍旗瓦解冰碎瓜分豆離

斧挂耄老千穿乳兒昨宇今燼朝人暮尸萬犢一啗千

倉一炊攫踐邊朝熾傷蜚夷制質守帥披攘城池弓券

不刑甲綴不離兇魁嘯歌裂地無疑天有四序秋爲司

刑少昊負辰親朝百靈羣收相臣太白將星可靈可電

可風可霆可塹溺顛陷可天札迷冥曾無臺前自意激

寧苟蜡禮之云責觸天怒而誰丁奈何欺荒庭凌壞砌

搬崇聽批宿蕙揭編茅以逞力斷緯蕭而作勢不過約

弱敗垂戕殘廢替可謂棄其本而趨其末舍其大而從

書六

二

其細也詞猶未已色若媿恥於是墮者止偃者起

江墅言懷

病身兼穉子田舍劣相容迹其公卿絕貧須稼穡供月
方行到閨霜始近來濃樹少栖禽樵却孤守犬重汀洲
藏晚弋籬落露寒春野弁敲還整家書圻又封杉篁空
夕照窗戶憶疏鐘南北唯聞戰縱橫未勝農大春雖苦
學叔夜本多慵直使貂裘敝還堪過一冬

自和

命既時相背才非世所容著書糧易絕多病藥難供
爲懷山數愁因忌酒濃鳥媒呈不一魚塞下仍重晚
枿兼揭晴簷織帶春著籤分水味標石認田封此地家

三戶何人祿萬鐘
艸堂聊當貴金穴
任輕農把釣竿
初冷題詩筆未慵
莫憂策事晚江上
少嚴冬

閒書

病學高僧置一牀
披衣纔暇卽焚香
閒階雨過落花潤
小簟風來蠶葉涼
南國羽書催部曲
時黃巢圍廣州告急
東山毛褐傲羲皇
升平聞道無時節
試問中林亦不妨

新秋月夕客有自遠來相尋者作吳體二首以贈

風初寥寥月乍滿
杉篁左右供餘清
因君一話故山事
憶鶴互應溪谿聲
雲門老僧定未起
白閣道士遙相迎
人間羽檄日夜急
掉臂欲歸巖下行

驚聞遠客訪良夜
伏病起坐論中散
清談白紵思悄悄

書六詩

三

玉繩銀漢光離離
三吳煙霧且如此
百越瑛蕤來何時
林端片月落未落
強慰別情言後期

獨夜

新秋霽夜有清境
窳檐病客無佳期
生公把經向石說
而我對月須人爲
獨行獨坐亦獨酌
獨翫獨吟還獨悲
古稱獨立與獨步
若比羣居終較奇

寄吳子華融

一夜秋聲入井桐
數枝危綠怕西風
霏霏晚砌煙華上
浙浙疏簾雨氣通
君整輪蹄名未了
我依琴鶴病相攻
到頭江畔從漁事
織作中流百尺篋

螢

肖翹雖振羽
威促盡疑冰
風助流還急
煙遮點暫凝
不須輕列宿
纔可亂孤燈
莫倚隋家事
曾煩下詔徵

蟬

祇憑風作使
全仰柳爲都
一腹清何甚
雙翎薄更無
伴貂金換酒
并雀畫成圖
恐是千年恨
偏令落日呼

秋熱

自昔秋捐扇
今來意未衰
殷勤付柔渥
浙瀝待清吹
午氣朱崖近
宵聲白羽隨
總如南國候
無復婕妤

中秋待月

轉缺霜輪上
轉遲好風偏
似送佳期廉
斜樹隔情無
限燭暗香殘
坐不辭
最愛笙調
聞北里
漸看星澹
失南箕

書六詩

四

何人爲技清涼力
未似初圓欲午時

憶白菊

穉子書傳白菊開
西城相滯未容回
月明階下窗紗薄
多少清香透入來

重憶白菊

我憐貞白重寒芳
前後叢生夾小堂
月朵暮開無絕豔
風莖時動有奇香
何慙謝雪清才詠
不羨劉梅貴主妝
更憶幽窗凝一寢
夜來邨落有微霜

別墅懷歸

水國初冬和煥天
南榮方好背陽眠
題詩朝憶復暮憶
見月上弦還下弦
遙爲晚花吟白菊
近炊香稻識紅蓮

何人壽我黃金百買取蘇君負郭田

東去滄溟百里餘沿江潮信到吾廬可中家在蓬山下
一日堪憑兩寄書

邨中野望

抱杖柴門立江邨日易斜雁寒猶憶侶人病更離家短
鬢看成雪雙眸舊有花何須千里外卽此是天涯

寄淮南鄭書記

記室千年翰墨孤唯君才力似應徐五丁驅得神功盡
二酉搜來祕檢疏煬帝颿檣留澤國淮王箋奏入班書
清詞醉艸無因見但釣寒江半尺鱸

水國詩

書六

五

水國不堪旱斯人生甚微直至蒹葭少敢言魚鱉肥我
到荒邨無會咱對案又非梁謝覽況是乾苗結子疏歸
時祇得藜羹糝

移石盆詩

移得龍泓激濫寒月輪初下白雲端無人盡日澗心坐
倒影新篁一兩竿

石竹花

曾看南朝畫國娃古羅衣上碎明霞而今莫共金錢鬥
買卻春風是此花

人日代客子

是年人日立春

人日兼春日長懷復短懷遙知雙綵勝併在一金釵

笠澤散書卷六

書六

六

笠澤叢書卷七

唐陸龜蒙集

海昌許棧校

詩

自遣詩三十首 并敘

自遣詩者震澤別業之所作也故疾未平厭厭臥田舍
中農夫日以耒耜事相晤每至夜分不睡則百端興懷
攪人思益紛亂無緒且詩者持也謂持其情性使不暴
去因作四句詩累至三十絕絕各有意既曰自遣亦何
必題為

五年重到舊山邨樹有交柯憤有孫夏感十峯顏色好
曉雲纔散便當門

書七詩

二

雪下孤邨浙浙鳴病魂無緒澆來清心搖祇待東窗曙
長媿寒雞第一聲

多情多感事難忘祇有風流共古長座上不遺金帶枕
陳王詞賦為誰傷

甫里先生未白頭酒旗猶可戰高樓長鯨好鱸無因得
乞取餘鯉作釣舟

花瀨濛濛紫氣昏 紫花瀨在顧渚步 水邊山曲夏溪邨終須揀

取幽栖處老檜雙成便作門

陰洞曾為采藥行冷雲凝絕燭微明玉芝敲折爭狀墮

合有真人上姓名

長歎人閒鬢易華暗將心事許煙霞病來前約分明在

藥鼎書囊便是家

醞得秋泉似玉容比於雲液更應濃思量北海徐劉輩

任向人閒號酒龍

羊侶汗口旱口切多應自古豪解盤金稍置織罽縱朕此事

教雙得不博谿田二頃苗

偶朕攜穉看微波臨水春寒一倍多便使筆精如逸少

懶能書字換羣鷺

昔聞莊突迢迢應又道韓馮冉冉飛知有姓名聊寄問

更無言語挹斜暉

雪侵春事太無端舞急微還近臘寒應是也疑真字怪

休時猶未臨林巒

書七詩

二

數尺遊絲墮碧空年年長是惹東風爭知天上無人住

亦有春愁鶴髮翁

誰使寒鴉意緒騎雪餘山晚動情慘亂和殘照紛紛舞

應索陽和次第饒

古往天高事渺茫爭知靈媛不淒涼月娥如有相思淚

祇待方諸寄兩行

本來雲外寄閒身遂與谿雲作主人一夜逆風愁四散

曉來零落徬衣巾

淵明不待公田熟乘興先秋解印歸我為餘糧春未去

到頭誰是復誰非

雲擁根株抱石危斲來文似瘦蛟螭幽人帶病慵朝起

祇向春山盡日鼓

月澹花閒夜已淡宋家微詠若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

露溼清香獨滿襟宋玉有微詠賦

南岫春田手自農往來橫絕半江風有時不耐輕橈興

暫向蓬山訪洛公

賢達垂竿小隱中我來真作捕魚翁前谿一夜春流急

已學嚴灘下釣筒

水國君王又姓蕭風情猶是冠南朝靈和殿下巴江柳

十二樓前昔翠條

強梳蓬鬢整斜冠片燭光微夜思關天意最饒惆悵事

單栖分付與春寒

書七詩

三

無多藥圃近南榮合有新苗次第生穉子不知名品上

恐隨春艸門輪贏

一派谿隨若下流春來無處不汀洲漪瀾未碧蒲猶短

不見鴛鴦正自由

山下花明水上曛一橈青翰破霞文越人但愛風流客

繡被何須屬鄂君

妍華須是占時生準擬羌肩不近情佳麗幾時譽不細

荆王辛苦致宮名

妃女精神似月孤敢將容易入洪鑪人間縱道鉛華少

蜨翅新篁未肯無

貞白求丹變姓名主恩潛助亦無成侯家竟換梁天子

王整徒勞作外兵

春雨能膏艸木肥就中林野碧含滋唯餘病客相逢著

一夜寒聲減四肢

閒吟

閒吟料得三更盡始把孤燈背竹窗一夜西風高浪起

不教歸夢過寒江

野井

朱閣前頭露井多碧桃花下美人過寒泉未必能如此

柰有銀餅素纓何

南征

丞相南征定有無幕中誰是騁良圖遙知賊膽縱橫大

書七詩

四

繞帳生犀一萬株

北渡

江客柴門枕浪花鳴機寒艣任嘔啞輕舟過處真堪畫

驚起鷓鴣一陣斜

早行

冰寒孤櫂觸天文直似乘楂去間津縱使碧虛無限好

客星名字也愁人

夜泊聞栖鴻

可憐霜月暫相依莫為衡陽趁隊飛同是江天寒夜客

羽毛單薄稻梁微

笠澤叢書卷七

笠澤叢書卷八

唐陸龜蒙纂

海昌許棷校

補遺

說鳳尾諾

或問余曰鳳尾諾爲何等物圖耶書耶對曰余之所聞自晉訖於梁陳以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爲王則開府辟寮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箋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啟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冑臣下之奏曰可鳳尾則所諾之箋文也綵縹狀樛樛狀狀織與繪莫的知既冑其行必有衰

書八補遺

一

真之詞若今之批俞按晉元帝爲琅邪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外事嘗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高帝第十子子甚憐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僂工帝大說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鳳尾箋當番薄縷輕其制作想精妙靡麗而非牢固者始將五百年必不能保而存之好事者或云識音志安矣且傳云仲尼在魯與陳有問缶羊楛矢者皆知之及修春秋則遠者略近者詳故曰立於定哀而指隱桓之日遠矣蓋聖人作大典不可不慎則前所傳亦安矣余學聖人之文者求其誠而已矣又安可詐別數百年前事自以爲賢哉君子慎所傳無易

微涼賦 戊戌七月作

椒梧既謝越椒 屈原增傷 凌先雁敗 柳後蟬荒 日落漢宮十四等皆爲麗絕 雲愁大澤九百里盡欲飛揚 著退未退宵長未長 衡寶階以尋冷 當綺疏而薦香 飄飄拂拂 悄悄悵悵 省團扇以搖清 泥瑤琴而汎雅 石穩將臥 筇輕欲把 沈尹見王筠佳詠不覺書之 謝傳感桓伊哀 筆無端涕下單栖 梧悟早共賞情多 應從遠壑定降明河 病樹一枝 度日空懷 越奏輕飄 十幅乘秋 好唱湘歌 殷浩休談 楊罔自舞 粉初漬而題媚 塵適消而畫古 正在安榴館裏 寂莫饒潘 登酸棗臺時 淒涼付庾 潛生翠被 暗著金樓 銖銖滅癖 斛斛量愁 草園者逐貧 無暇梯

書八補遺

二

附者結客而游 暮雨陵邊有魏主常聞之 樂夕陽池上有蔡姬曾蕩之 舟恨鎖疏煙 襟披遠水露 桂方澹風 篁或倚鄂 疾之餘冷 猶在江令之宿 醒初起道氣全衰 離情偏駛 許玉斧神超 碧落仰接 應難成花君怨別青宮 追傷未已

秋蟲賦

敗壁秋立 昆蟲夜鳴 蠶者角者 羽行卻行 一不知其說 狀空太息 於繁聲俱 需品彙共 費生成穴 陰階而負 固抱枯蘚 以圖榮退 無力役進 不爭名體 肖翹而易 動音鳴咽 而難平 淡宮淚迸 逆旅魂驚 香殘漏永 月昃樓明 謝臨川行樂 微吟應 侵古調 劉超石登 陴坐嘯 夏夏餘

清啣噴懷讓悽嘶往想縷急如斷絃么欲怒或自奇而不屈或相先而怵妬亦有駭客裁錄詞人暫賦已矜牀下之光輝遠笑艸閒之霜露悲夫病枕潛移愁屏屢顧耿耿宵寤悠悠遠趣朱雲沒後方知直氣燕前馮衍歸來始歎高才不遇

塵尾賦

謝文靖桓靈武王東亭郤北府相與叩易論園驅今駕古散入神明之蹟中稽道德之祖理窟未窮詞源漸吐支上人者浮圖其形左擁竹杖右提山鈴於焉就席兀若潛聽俄而齧缺風行逍遙義立不足稱異才能跂及公等盡矚當仁咸云俯拾上人乃攝艾衲而精爽捉犀柄以揮捐天機發而萬物張大豁開而百川入嗟乎世路崎嶇藏諂掩瑕陽矜莊而靜嘿暗奔競而喧譁貞襟枳棘與旨泥沙雖狀絕代清談客置此那同王謝家

郁李花賦

乾符三年作

試問花翁得郁李之春叢移來砌下出自山中長雷淵雨迴灑巖風曾不得次玉堂而展低豔承畫閣而逞微紅虛在芳菲之數徒干造化之功弱植敲危繁枝礙積一枝上能萬其膚萼一萼中自參其丹白且桃以天而彝以華芍藥為贈兮芙蓉可嘉誰為翦細綺碎明霞鳳葆蔥籠於水殿霓旌掩冉於雲車靜倚庭楹徐飄蕊氣落幽閨怨別之癡寫空谷遺榮之思初侍東陵聖母冶

書八補遺

三

態嬌妍近舜北燭仙人愁容倭墮嗟其結葍落之地抱林麓之姿媿善舞而相略鷲能言而見欺香憐墜少帶戀飄遲當梧者不顧守道者應知請看嵇康高士傳莫笑長安輕薄兒

幽居賦

并敘

陸子居全吳東踞長洲故苑一里闔闔不通人事且欲吟詠性情曰燕居則仲尼有之矣曰卜居則屈原有之矣曰閒居則潘岳有之矣曰郊居則沈約有之矣既抱幽憂之疾復為底下之居乃作幽居賦其敘云余少學窮園早持堅白其生也縣贅附疣其材也戴髮銜齷居無養拙之資出有倦游之歎初張蓬矢嘗逞志於四方

書八補遺

四

末佩桃艾敢違仁於一日雖家風未泯而世德將衰門等卑平材兼魏邴激清芬而鎮俗追雅望於圖形荀勗乃天下表儀裴秀為朝端領袖朱輪十乘紫誥千篇炳若星辰煥乎竹帛俯觀圖牒謬辱孫謀五鼎蕭條賜書零落漆工酒保幾欲沈淪故粟空桑屢瞻摧折劉超劉毅俱無儋石之儲許邁許詢共有山林之志思鑿坏以遁聊倚樹而吟師道氣於龜腸破兵鈴於魚腹窮年學雁不遇白援隔日伏疴未逢黃鶴止則葭牆艾席行則葛屨柴車仲宣方翫於棊枰叔夜遂耽於鍛竈既而艸知晦朔未讓榮枯因推墨別為三始悟儒分至八何晏之言道德不及王生鄭圃之注春秋才同服氏初陳樓

概漸入精微揆桓範之智囊掘張憑之理窟遺其目
狀後謂之聰明差若毫釐烏足言夫大小加以病唯門
燈力止戩蟬簾幃非翡翠之榮鐘鼓豈爰居所樂遂求
衡泌昆必切聊以栖遲建一畝之宮忝稱儒者置十金之
產雅叶中人晏子以蹶塵可容曹公以泥水自蔽羅舍
宋玉常戾止於荆蠻蕭相武侯亦潛居於僻陋楊德祖
家唯弱柳殷仲文庭只枯槐馮衍薑辛繁欽落碧復有
稻名半夏藥號恆春長榆亦降星精脩竹乃生雲母潘
尼館裏嘗聞柰素瓜甘庾信園中亦話棗酸梨酢且故切
竊觀流詠雅尚清風今古攸同聖賢何遠武仲游於沛
澤伊尹耕於有莘子欲無言回不願仕神交六位方爲

書八 補遺

五

賈卜之人歌動五噫始作賃春之客況有布條綸帽尚
足朝昏羽扇貂裘猶堪寒暑得以書抽虎僕射用牛蠅
自理茶租閒披釣褐經稱小品還下二百籤賦謂名都
略點八十處下問得犁塗之義徐聽聞慙怒之詩既已
逢原遂成搗翰非因授簡竊擬題鞭不能粉飾大猷且
用園黃俾說治於好事希逢得意而傳責以壯夫甘受
子雲之笑賦云

泰伯句吳通侯舊里地接虎工門臨鶴市比顏巷兮非
陋方賜牆兮猶峙樂令有名教之樂必以仁行莊生乃
道家者流咸從遠起彼既得矣余何謝焉欲神游於浩
氣恣天隱於遺編魯仲孫衣止七升之布樂武子會無

一卒之田賤不容憂貧唯可賀冥心而姑務藏疾卷舌
而誰能擊情爭先敢脫乎牛車自給方營於馬磨噫秦
時必命竟作帝師吁漢末遺臣皆稱王佐吾焉用此僕
病未能蘇合歡求解患之力餌陟釐明攻冷之徵悲少
歌於趙壹喜長嘯於孫登萬古騷人遠追乎橘浦百金
漁事近出於松陵亦慕偷桃還憐嗜芡何悲尺蠖之屈
未損丈夫之志投簪隱几聊思夷甫談園搦札濡毫恥
效文通奏記夫靜者躁之君名者實之賓進不參於多
士退空追乎逸人頌厥土之三壤託高風於四鄰纔祿
燥溼稍遠器塵以日繫時且復窮乎魯史穿池種樹正
欲類於齊民室乏崇垣墉非縮版因坎窞以爲沍藉蒙

書八 補遺

六

籠而表限孟戒無是非之心阮通能青白之眼龜牀鹿
憤訝招隱兮何遲橡飯菁羹笑謀生之太簡是知名安
可釣筆不堪耕有白鳳之才乃先爲贅客有彫龍之辦
狀後爲狂生雄自投而幾以禰動安而將行外嬖方施
孟子虛陳乎仁義中讒既勝韓非徒恃其縱橫況復支
離壹鬱厄陋蹇吃才甚散而寡文體素羸而多疾陰鏗
藥銚披曉幌以皆來徐邈酒鎗擁寒鑪而必出狀忘物
我混窳通將大宗師理叶與握真宰情同優游塞馬脫
落冥鴻竊慕王晞春戀於芳辰美景淡符謝眺雷連於
明月清風得不分碣岸而飾荒臺輟金錢而營佳樹萼
絲兮欲縈千里艸帶兮初圍十步墮垣抱碧無非海髮

山衣暗坐飄香盡是松肪桂蠹加以籬邊種菊堂後生
萱覆井之新桐乍引臨窗之舊竹猶存花妨過帽柳礙
移門蔭太而雲遮絕洞樵歸而水繞孤邨過景消搖就
魚鳥之性樂開襟散誕見羲皇之道尊早濯園泉屢游
經苑憂廢學而將落懼無文而不逮豹管閒窺羊歧忘
返梭束哲之亾缺補陳農之遺遁梁世祖府充名畫或
得奇蹤王子敬家醫羣書率多異本何嘗髮髯莫究分
毫徒羨玉杯珠柱上書名下琴名之號美象格犀簪之態高寧
爲朴野不稱蓬蒿悵殘編之未購奚雅具之爲勞況乎
栖平蕪古木之地壯披褐擁鎌之事空其梓合巾箱藤
交餅筍炊糠秕以爲倉割瓠匏而作器荷蓀而行據梧

書八補遺

七

而睡妖寧勝德休占賈詒承塵醉可全真但舞王戎如
意其閒豁爾此外蕭朕姜肱則唯眠一被江革則還留
半甕望夫子之門牆乃過數仞領先生之履轍不啻雙
穿敢驚時而獨行聊收視而返聽豈可浪發園關虛搖
譚柄夜將半而誰容月每旦而誰評聲清言不屈孫劉
詎減於中軍善講無窮支許那輕於小令式抽易緒或
叩園端演精微於簡易消澹泊於圖艱激如止水音嬰
若長竿與聲牛心者赴敵持塵尾者登壇交衡而矛戟
初利頓挫而風霜正寒興公雅對仲祖秀觀始信何才
當指地於丞相方知習健抗彌天之道安彼漢落而無
容且蕭條而高寄兼耳目以咸外曷止園之足貴幸春

物之向榮列天姿而見遺陰者負而陽者勝孰謂兩儀
瘠者後而腴者先奚云一氣真宰難問洪鈞有留人閒
未識象表何求縱使陶煙霞而傲睨騎日月以嬉游乘
剛直上躡景冥搜縱橫兮四海飛揚兮十洲閱德苑之
琅書安能解慍傾洛公之金體幾得銷憂不假大招寧
馳別國悲故鄉之何枉望平原之無極陸鄉在平原乃遠祖所封之地
歎鍾鼎之沈光尚漁樵而騁力庾桑有道獨居畏壘之
山接輿伴狂亦取枕音櫨之倉徐誇下舍陶愛吾廬上
洽於陵之哇圃翦分建業之邨墟時牽菴牒自把渠疏
及乏惠施莫解連環之義醫無文學誰知方寸之虛存
其道而或通失其居而久旅才將命兮分坎壞性與時

書八補遺

八

今共齟齬閒游廣澤願學於蒲且終蹈滄溟受移家
於紆喚夫動以勞吾身靜以伏吾神苟能推於用舍自
足究乎天人思任誕於窟檐何舜井曰不求容於側徑
何患荆榛音湛音冥者朴素之源毀譽者浮華之撒著名
醫雪仍招从艸之譏琴號落霞尙被枯桐之誚佐聖則
幽贊成功逢賢則雅旨倣發同於德者大亦宜狀殷宗
命相於巖下周武迎師於渭邊有東山北郭之風纔能
養素有左公右侯之計未足圖全美浩歎而哀吟畏蘭
凋而蕙歇清罈方濫於瑤水寶瑟坐凝於華月歸田少
接猶疑斥鷃追飛羽獵相逢可謂蕪菁唐突

耒耜經 并敘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于今生民賴之
 有天下國家者公此無有也飽食安坐曾不求命稱之
 義非揚子所謂如禽者耶余在田野間一日呼耕必就
 而數其目恍若登農皇之庭受播種之法淳風冷泠聳
 豎毛髮朕後知聖人之旨趣朴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
 如老農信也因書為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媿於倉
 經曰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治金而為之
 者曰犁鏡曰犁壁斲木而為之者曰犁底曰壓鏡曰策
 額曰犁箭曰犁棘曰犁梢曰犁評音本曰犁建曰犁盤木
 與金八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坡坡猶塊也起其坡者鏡
 也覆其坡者壁也艸之生必布于坡不覆之則無以絕

書八 補遺

九

其本根故鏡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鏡表上利壁形下
 圓負鏡者曰底底初實于鏡中工謂之斲肉底之次曰
 壓鏡背有二孔係于壓鏡之兩旁鏡之次曰策額言其
 可以捍其壁也皆賤朕相戴自策額達于犁底縱而貫
 之曰箭前如耜而耒者曰棘後如柄而耒者曰梢棘有
 越加箭可弛張焉棘之上又有槽形亦如箭焉刻為級
 前高而後卑所以進退曰評音本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淺
 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
 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捷也所以柅其棘與評無是
 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棘之前末曰槃言可轉
 也左右繫以揜乎軛也棘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以執

耕者也棘取車之曾梢取舟之尾止于此乎鏡長一尺
 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橢音墮底長四尺廣四寸底
 過壓鏡二尺策減壓鏡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
 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唯稱絕棘脩九尺梢待其
 半棘至梢中間掩四尺犁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
 本渠疏之義也散坡公芟者焉爬而後有壓呼格礮宅
 焉有礮礮音鹿焉自爬至壓礮皆有齒礮礮稜而已
 咸以木為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

書八 補遺

十

笠澤叢書卷八

笠澤叢書卷九

唐陸龜蒙

續補遺

送小雞山樵人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野步
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
率生小櫟樸檜皆薪材直吳之鬻此為助焉連延廣家
不一其主為之疆畫互以相授自家至麓凡二百弓東
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大小之口二
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軟葷十解薪狀後已四時賓
祭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

書九續補遺

寧而供事口領及小雞之樵也乾符六年春常雨夏
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巨觴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
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徹敗屋拔
庭艸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廉而至晚得非赭
吾山而為汝之利耶吾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
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
窘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迨今盈六十年賦
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
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以來百役
皆在公無所容又水旱受害吾稼未即不忍見兒孫
寒餒之色雖盡售小雞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買

海昌許棣

名為偷乎今子一燭竈不給而責吾之淚吾將欲移其
責於天下之守則吾以不恨矣余歎之曰汝之言信也
朕不當發於余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長其船兮
利其斧輪余薪兮勿余侮登余田兮穀余庾突晨煙兮
蓬縷縷窗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唯編是伍時不用
兮吾無汝撫

小雪後書事

時候頻過小雪天江南寒色未曾偏楓汀尚憶逢人別
麥隴唯應欠雞眠憂擬結茅臨水次偶因行藥到邨前
鄰翁意緒相安慰多說明年是稔年

築城詞二首

書九續補遺

城上一抔土手中千萬杵築城畏不堅堅城在何處
莫歎將軍逼將軍要卻敵城高功亦高爾命何勞惜

古意

君心莫澹薄妾意正栖託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

美人

美人抱瑤瑟哀怨彈別鶴雌雄南北飛一旦與栖託諒
非金石性安得宛如昨生為並蒂花亦有先後落秋林
對斜日光景自相薄猶欲悟君心朝朝佩蘭若

感事

將軍被絞函祇畏金矢鏃豈知讒箭利一中成赤族古
來信黃舌巧韻淒鏘曲君聞悅耳音盡日聽不足初因

起毫髮漸可離骨肉所以賢達心求人須任目

贈遠

茱萸匣中鏡欲照心還瀨本是細晉人別來羅帶緩從君出門後不奏雲和管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暖心期
癯中見路永覓癯短怨坐泣西風秋窗月華滿

別離

丈夫非無淚不灑離別閒仗劍對尊酒恥為游子顏蝮蛇一螫手壯士疾解腕所思在功名離別何足歎

井上桐

美人傷別離汲井常待曉愁因轆轤轉驚起雙栖鳥獨立
傍銀牀碧梧風嫋嫋

書九續補遺

門前路

門前向城路一直復一曲曲去日中還直行日暮宿何
必日中還曲途荆棘閒

引泉詩 睦州龍興老君院作

上嗣位六載吾宗刺桐川余來拜旌戟詔下之明年是
時春三月繞郭花蟬聯嵐盤百萬髻上插黃金鈿授以
道士館置榻于東偏滿院聲碧樹空堂影老僊本性樂
疑澹及來更虛園焚香禮眞像盟手披靈編新定山角
角烏龍獨巉巖除非淨晴日不見蒼厓顛上有翠雲峯
下有噴壑泉泉分數十汙落處皆崢嶸潺湲聲入爛醉
破西窗眠支筇起獨尋祇在牆東邊呼僮具盃插立鑿

莓落穿溜淙一派墮練帶橫斜牽亂石拋落落寒流響
濺濺狂奴七里瀨縮到疏楹前跳花潑半散涌沫飛旋
圓勢束三峽挂瀉危孤磴懸曾聞瑤池溜亦灌朱艸田
鳧伯弄翠蕊鸞雛舞丹煙凌風振桂柁隔霧馳羣船況
當園元家當著道德篇上善可比水斯文參五千精靈
若在比肩惡微波傳不擬爭滴瀝還應會淪漣出門復
飛箭合勢浮青天必有學眞子鹿冠秋鶴顏如能輔余
志日使疏其源

素絲

困客麗獨繭詩人吟五綬如何墨子淚反以悲途窮我
意豈如是願參天地功爲綫補君袞爲絃繫君桐左右

書九續補遺

修闕職宮商還古風端狀潔白心可與神明通

小名錄敘

天地萬物裸狀而生聖人居其中強爲之命稱或以義
或以形或因其自然天地取其義者也日月取其形者
也鳥獸因其自狀也人既列氏賜族矣得不務嘉名
而記之蓋取嬰兒三月目能眴與人喜笑相奮因以名
分之以入生人之籍貴賤一也故傳曰子生三月之末
擇吉日剪髮爲髻妻以子見於父執子之手咳而名之
夫告宰曰某年某日生宰告閭史書爲二其一獻於州
伯州伯命藏諸州府諸侯世子則名而告之廟爲宗主
也天子則告於郊見於天明當繼父承天也二十而冠

冠而字之表其成人也所謂名以立身字以表德也申

儒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

公子以德命為義若文昌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取於

物為假若伯魚取於父為類若子同與不以國不以官

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

神名終將諱之故也三代之時至殷尚質直以生日名

之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太伯仲雍叔達

季歷是也自周以降隨事而名之至有黑臀黑肱之鄙

羊肩狐毛之異負芻之賤禦寇之強杵曰籛條髡頑狂

狡無忌不壽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魯叔孫莊叔

之敗狄也以虺豹名其子晉穆姜以條之役生太子命

書九續補遺

五

之曰仇其弟生又以千畝之戰命之成師師服曰與哉

君之名子也始兆亂矣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

立為帝矣後皆退之為諸侯之應也如此則吉凶悔吝

於是乎皆在古人生而名長而行之尚存其樸也未世

浮偽日生幼雖行於閨門長不達於州里故有官名小

名之別苟不因事而載之則幼之名漫狀不聞於後矣

彼吉凶悔吝何從而知之今自秦漢以來編而紀之至

於神仙玉女之名婦人臧獲之字亦無棄焉及名涉怪

奇近於圖讖者亦附於內謂之小名錄夫近者詳遠者

略勢使狀也其開遺落請埃博聞

笠澤叢書卷九



唐書本傳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
龜蒙少高枝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學舉進士一不中
往從湖州刺史張博游博歷湖蘇二郡辟以自佐嘗至
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
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議幽憂疾痛貲無十日
計不少輟也文成竄囊篋中或歷年不省為好事者盜
去得書熟誦乃錄讎比勤勤朱黃不吝手所藏雖少其
精皆可傳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為輯補刊正樂聞人學
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
通故常苦飢身畚鍤薅刺無休時或譏其勞畝曰堯舜

本傳

徽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動乎嗜茶置園
顧渚山下歲收茶租自判品弟張又新為水說七種其
二慧山泉三虎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為致
之初病酒再葺乃已其後客至絜壺置榻不復飲不喜
與流俗交雖造門不有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
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
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
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率光化
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
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喪
舟輕不能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

居云

本傳

二

後敘

進退取舍君子之大節唯循於道而不悖朕後無愧於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者未有不為物所勝也天隨子居衰亂之世仕不苟合家于松江躬勞苦甘澹薄而以讀書攷古為事所養者厚故其為文氣完而志直言辨而意淡一歸於尊君愛民崇善沮惡茲非所謂循於道而不悖者邪世所謂叢書多舛謬者非至是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正刊之于板俾覽者非獨貶其詞而已矣於其節將有取焉政和改元季夏四日毗陵朱袞記

朱後敘

跋

右笠澤叢書五卷唐甫里先生之所論著也先生既自號天隨子又自謂江湖散人其所著書有松陵集有吳興實錄而此編又謂之笠澤叢書者蓋以其叢脞細碎多補遺殘編狀起甲迄丁篇什不滿百蓋猶有待於後與先生出處大致已見唐書隱逸傳至於樊閏則為文集敘朱袞則又為文集後敘朕皆不出乎唐書列傳也嗚呼唐自懿僖以後不唯士氣萎靡文章亦與時高下先生當此時憤鬱窮愁非悼已也憤懣論列非求知也特以積之厚則發之崇身之窮則言之暢也顧其志既不能自達於廟朝之崇淡又不能自暴者於天下四海

陸跋

隱釣在下而山林江海蛟鯢蛇虎吞噬毒士幾無以容其身而先生牛衣之所呻吟鶴埵之所歎恨者豈為流連光景陶寫性情之具哉持以先王之澤夏大亂而猶存故雖一嘆一蹙不忘憂君憂國之誠傷今思古而作也自非其所造詣卓朕有見於六籍之醇全則亦何以臻此也德原距先生漫幾五百年門緒衰落既同編泚朕猶以世澤之所沾濡聞見之所開沃羸能自立於士君子之林私自惟念先生既淡明春秋宜有論說朕當亂世學校廢經術息故其書不傳今朝右文既以書院祀先生於吳下而其遺書若松陵集皮陸倡和皆已行於世而叢書雖板刻於宋元符間朕而蕪沒久矣今

刻之書院者將與好事者共之也夫先生之於經術學
者既不見夫春秋之所討索者矣朕因叢書以推見先
生之所學則其卓朕於道而可以刻之學校者夫豈區
區一隱淪之士而已哉至元仍紀元之五年歲在庚辰
七月一日十一世孫惠原百拜謹題

陸跋

二

跋

余與趙荆門同官金陵暇日爲余言曩宰松陵始末甚
悉且喜其景物之美而風俗之尤厚也余以其年幸改
秩遂承乏焉首詢耆老前此爲令之有遺愛於民者
□□□響蹙具以告且云近趙君慶□□□率贊砌
驛路自南門直北夫□□□壞者余又因名言爲君
隨□□□□君書言余既修余廢以惠今人□□□
□□□抑而未伸者子盍念之則□□□□□則
叢書之缺誤故也且錄示川本□□□□□正且并
刊之時方困板又縣治弊不能蔽風雨小河久合疏導
三橋日朽就墮與凡祠宇館驛類亾且甚日督理不暇
給日視□□□因循暮月君遺書緘楮幣中百□□□
刊修費余既羨□君之暇裕而□□□不敏也乃請
學職韓君公□□君有才□□□其事以蜀本訂正
一千餘字□□□□□見聞攷證一百餘字餘疑□
□□□□□□存之且求余跋語余因不敢□□□
□□故書君諱善善字國詔□□□□□九月□□
日三山王益祥跋

王跋

一

跋

笠澤叢書四卷鄉先生唐陸龜蒙魯望纂其自敘云叢書者叢勝之書也歌詩賦頌銘記傳敘往往煤發不類不次混而載之故稱叢書笠澤松江之名也宋元符庚辰蜀人樊開嘗刻是書金元遺山謂得唐人錄本為之按定豈遺山生長北方未嘗見蜀本與松江即今吳江其地一名松陵魯望別有松陵集十卷都穆跋

都跋

跋

叢書近時鈔藏僅西江藏本竝宋蜀人樊開本蜀本甲集有樊敘一首又續補遺賦四篇又紀錦囊在丙集迎潮詞在丁集築城詞在補遺中新城王尚書從溫陵黃氏借鈔西江本復得虞山毛氏寄本題語中亦縷及之顧蜀本至元閒杞菊先生重為校刊流傳亦鮮余頃從吳中舊家獲至元本因正其譌脫謬誤者而付之開彫至王益祥跋語漶漫過多不復錄小名錄敘一首依王本增入雍正辛亥仲冬江都陸鍾輝涇川書

陸跋



揀按各本并參按姓名

宋樊 開刊本 七卷補遺一卷今篇次悉依編錄唯五歌較舊別列補遺中今从元本并

置放牛等

元陸惠原刊本 甲乙丙丁四卷補遺一卷篇次與宋一首此本脫

明缺 名鈔本

無卷數末題嘉靖丁未五月錄于白怡軒

朝錢口口藏本

卷末鈔少補遺一卷

何 煜按本 今據編入聖字仲子長洲人義門太

附跋

史弟跋云借草山馬中

陸鍾輝刊本 丁分卷首屬諸樊本近人多為所誤

郁 禮藏本 軒舊鈔篇次同人東歎

蔣元龍藏本 舊鈔分上下二卷前後篇數與陸鍾

春雨秀

鮑廷博綠飲 歙縣

孫星衍淵如 陽湖

吳 騫槎客 海昌

趙 魏晉齋 仁和

吾 進以方 海鹽

何元錫 錢唐

趙 坦寬夫 仁和

鎖 成唵竹 錢唐

弟 棹嘯園

弟 櫂辛木

卷首

樊敘 博 各本博朱本傳 湖蘇朱本蔣聖持本 鄒

魯望自敘 乾符 各本上有自瀕 何本 毀各本無注

梧何本 訕 陸本 訕 各本 則外揚 何本 次何本

得稱叢書 各本稱下有為 當 各本無注 蔣本 注

注太聲二字 護 宋本無注 蔣 笠澤松江之名 各本

陸本 入正文

附跋

卷一 陳著

江湖散人傳 乃從 宋本無 或笑曰 各本句上有人字

天地大者也 蔣本 有之字 在太虛 錢本無 其可 何本

為霜雪 宋本 蔣本 何本 為潢淞 宋本 何本 潢下有

壺 莫道 坡即 限俗 字義 皆不合 今 嘉靖 本 朱本

贊 蔣本 注 散傳 外錄 作散 詠

散人歌 鬢 各本 野 朴 各本 甚 野 畏 各本 貴 具

用 眾 蔣本 籠 各本 野 何本 蔣本 應 姑 非 今 未

正何本 注 一 非 宋本 蔣 冠 各本 弁 雲 各本 蔣 本

混 各本 本 渾 客 何本 蔣 外 物 蔣 本 君 何本 持 各本 扶 君

何本 占 注 一 作 戰 責 各本 蔣 本 正 官 家 何本

甫里先生傳

古聖人書 郭本無上三字符本 患 各本

館切 宋本 各本 元本 補疾 宋本 病 暫 宋本 錢本

箱篋 宋本 各本 箱 凌 宋本 鑲 各本 櫟 嘗 宋本 省 嘉 靖

郭本 各本 宋本 本 下 有 于 字 緝 宋本 夜 借 宋本 論 何 本

本 郁 池 各本 本 地 本 步 戶 宋本 不 減 宋本 二 一 宋本 何 本

無別 各本 本 上 有 色 字 由 宋本 何 升 斗 各本 斗 升 宋本

具 各本 本 無 注 何 堯 舜 徵 瘡 各本 本 堯 舜 堯 字 宋本 何 本

按 淮 南 子 修 務 訓 堯 瘡 瘡 禹 各本 本 下 有 大 彼 聖 人 各

有 郭 下 有 非 字 人 下 雀 鼠 何 本 何 如 宋本 錢 本 何 茶 符 各

本 茶 下 符 符 字 小 各本 本 字 無 從 宋 顧 渚 山 下 宋本 錢

歲 入 宋本 朱 本 二 費 各本 本 實 陸 羽 羽 作 季 疵 釋 皎 狀 慧 各

附錄

三

無 釋 字 從 宋 本 記 各本 本 說 惠 宋 本 狂 無 錫 縣 金 華 山

各本 本 無 狂 字 金 字 郭 本 華 作 華 蔣 本 吳 淞 江 各本 本 志

注 品 外 錄 無 華 山 二 字 今 從 宋 本 者 宋本 宋 本 何

何 本 郭 本 以 助 各本 本 無 以 字 從 宋 者 宋本 宋 本 何

佳 各本 本 字 脫 宋 則 各本 本 字 無 從 宋 竈 各本 本 竈 此 字

宋 本 人 謂 何 本 脫 悵 宋 本 尋 字 脫 久 郭 本 事 不 傳 各

上 有 人 字 從 宋 本 姓 名 宋 本 下

怪 松 圖 贊 人 目 郭 本 人 下 根 各本 本 字 無 從 宋 嘉 靖 何 本

嘉 作 注 浴 罪 切 何 本 作 洛 罪 切 何 各本 本 注 力 可 切

宋 本 正 學 各本 本 郭 本 正 奇 各本 本 物 從 嘉 靖 本 嘉 靖 本

能 本 常 性 各本 本 怪 其 牙 宋 本 其 自 奮 之 何 本 脫 穉 錢

郭 本 錢 年 怒 各本 本 悲 擁 勇 擁 天 之 賦 才 之 盛 者 本

天下 有 下 字 郭 伏 各本 本 復 以 宋 嘉 靖 本 錢 出 於 錢

本 盛 上 有 祖 字 伏 各本 本 陰 各本 本 除 宋 本 嘉 靖 本

字 無 於 人 病 文 各本 本 本 陰 又 何 本 嘉 靖 本 快 宋 本

嗟 宋 本 援 筆 傳 奇 傳 其 奇 其 形 宋 本 其 吾 各本 本 自 郭

本 何 本 祀 竈 解 竈 之 壞 者 宋 本 無 之 字 郭 以 祀 之 宋 本 祀 下

舊 何 本 達 于 宋 本 脫 或 立 竈 竈 飲 食 之 事 各本 本 脫 下

本 人 閒 行 之 字 作 各本 本 郭 本 正 僅 宋 本 室 暗 郭 本

嚴 陸 本 可 各本 本 何 野 廟 碑 功 德 何 本 脫 穀 宋 本 下 哲 各本 本 哲 以 少 何 本

媪 各本 本 無 注 從 尊 何 本 脫 鳴 各本 本 隸 何 本 心 作 各本

何 本 走 畏 恐 後 字 無 次 宋 本 大 雞 各本 本 雞 犬 豨 宋

附錄

四

慄 慄 宋 本 慄 本 其 生 何 本 下 之 神 宋 本 未 本 郭 本

从 各本 本 作 其 从 也 从 禦 裁 扞 患 郭 本 禦 下 扞 術 宋 本

作 慄 按 禮 祭 義 結 諸 心 形 諸 色 而 恂 各本 本 恂 何

頓 省 之 此 衛 字 即 衛 省 意 作 慄 非 恂 各本 本 恂 何

頓 耳 宋 本 真 何 本 亂 何 本 紀 末 何 本 曰 各本 本 字 脫

大 儒 評 氏 各本 本 字 無 從 帝 宋 本 末 得 其 志 宋 本 蔣 本

荀 卿 各本 本 况 別 卷 二 棟 著

漢 三 高 士 贊 宋 本 三 儒 宋 本 既 宋 本 遺 各本 本 遺 從 何

志 水 各本 本 始 知 人 宋 本 嘉 靖 本 正 善 郭 本 尚 注 之 鴻

一 各本 本 之 作 兩 觀 銘 蒙 各本 本 蒙 宋 本 蒙 非 此 當 作 蒙

按 說 文 蒙 垂 也 廣 韻 佩 垂 貌

各本欠欠 拯 各本致宋本諺 渴 宋本 不刑 各本不諺

正 械束榜楚 各本棘束榜 宋本棘束榜 今何本 體 宋本

各本上有於 也 宋本朱 政有 一作 沓 斤 各本刺 又

字 宋本 詩人 宋本無 況 宋本 拮 宋本 財 各本下 有 而

而當 各本無 而字 徒 各本字 無 從 書 各本字 無 從 年

各本下有皆書是 者 各本字 增

告白蛇文 曰 宋本無 并 各本井 甚 各本多 正 宋本 土 注

看而 物之 各本二 牛馬 各本馬 牛 鳥 宋本 以 宋

已 亦 各本盡 宋本下 以 各本一 于 宋本 匿 宋本 志 宋

字 必曰 宋本自 一 宋本白 注 肩 宋本 瞑 各本 恒 宋各

本 諺 恚 惑 宋本 冒 字 空 物 字 各本下 有 也 民 宋本 由 吾

附攷

九

各本吾 作出 以時 各本 作出 以時 故 各本 增 當 各本

我 宋本 剛 擊 各本 尾 有 馮 字 故 各本 增 當 各本

招野龍對 臭類 各本 龍 倒 從 四 溟 之 宋本 無 之 字 味

宋本 擾 于 各本 作 擾 擾 奚 為 各本 下 行 者 賜 各本 陽

字 空 擾 于 狀 宋本 作 擾 擾 奚 為 各本 下 行 者 賜 各本 陽

野龍矯首而笑之 七字 宋 齟 齟 各本 下 行 平 無 極 之 外

息乎 六字 宋 泥 沙 各本 謬 倒 牽 各本 率 吾 之 樂 下 有

者字 宋本 剛 於 其 有 各本 者 矣 宋本 字 脫

哀茹筆工 天與 各本 夫 子 力 元 本 陸 本 蔣 齧 各本 缺

齧 宋本 尚 宋本 挈 宋本 引 說 文 云 持 也 壯 嘉 靖 本 陸 本 元 宋

源 是 一 宋本 注 澀 宋本 鈇 宋本 敬 各本 欺 殞 續 本 悲 宋

噫 陸本 郁本 注 噫 一 作 噫

卷四 襟著 冥頑 各本 頑 冥 喘 各本 諺 喘 何

復友生論文書 冥頑 各本 諺 簡 散 澹 誕 各本 諺 則 曰 子

怨 巾 尊 本 近 下 行 於 純 何 本 錯 何 本 是 非 各 本 非 是

近經 各本 致 卒 于 垂 八 季 仲 遂 卒 于 垂 注 垂 齊 地 論

必 各本 致 卒 于 垂 八 季 仲 遂 卒 于 垂 注 垂 齊 地 論

謬論 又 一 篇 云 宋 本 云 小 大 各 本 大 小 從 乃 各 本 字

補 天 之 未 喪 斯 文 也 七 字 宋 龐 各 本 妍 從 宋 本 蔣 本

當 知 之 事 宋 本 之 泥 二 字 從 宋 本

象 耕 鳥 耘 辨 感 召 之 無 之 字 本 坡 各 本 發 俗 字 從 錢

舉 何 本 汰 其 疾 畏 薛 本 疾 得 各 本 德 書 之 何 本 無

紀 錦 裾 有 古 錦 裾 詩 自 注 錦 上 有 鸚 鵡 陸 處 士 有 枝

附攷

十

此 是 錦 裾 而 條 各 本 幅 從 宋 本 又 各 本 下 幅 宋 本 何

非 錦 招 明 矣 條 有 示 余 二 字 從 宋 本 範 各 本 背 下 行 石 字 鸚

減 下 宋 本 無 則 下 有 左 字 蕪 各 本 範 各 本 背 下 行 石 字 鸚

鵲 各 本 上 行 一 字 從 錢 本 刪 觀 屍 各 本 毛 從 與 鶴 數

等 宋 本 無 數 字 各 本 作 數 又 花 卉 各 本 無 又 字 從 宋

各 本 有 二 禽 大 小 不 類 而 互 各 本 身 互 形 近 而 樂

隔 以 九 字 從 宋 本 何 本 剛 互 各 本 身 互 形 近 而 樂

粉 粉 蝶 盤 各 本 謬 盤 錢 本 縮 各 本 注 公 曾 切 急

剛 涯 崖 宋 本 冥 一 作 顧 介 各 本 分 稟 譎 裏 用 各 本 有 繒

繪 宋 本 如 各 本 仍 減 各 本 減 哉 各 本 焉 從 焉 各 本 之 從

懈 志 謂 宋 本 蚓 各 本 引 必 各 本 攀 援 遜 忝 者 郁 本 無 多 焉

宋 本 多 下 趨 各 本 勝 以 至 于 海 作 而 反 出 小 蟲 下

又各本出下行於字从何本刪志夫 各本夫作
又各本小作水从宋本何本刪志夫 其从蔣本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敘 侯生名彤嘗舉進士 宋本脫
字各本譌作侯生正載 郝本 恆 各本常百 宋本 材 郝
應舉名彤从宋本無 矧 各本 南 各本 上 行 南 爲 之
林注一 又 各本本 矧 矧 各本 南 各本 上 行 南 爲 之
作材 又 各本本 矧 矧 各本 南 各本 上 行 南 爲 之

信其作平 爲 宋本 天地之 吾又 宋本無 與 各本下
平人 壽 亦 壽 各本亦 壽 益 从 吾 又 宋本無 與 各本下
其人 壽 亦 壽 各本亦 壽 益 从 吾 又 宋本無 與 各本下

送豆盧處士謁宗丞相敘 宋本無 宗字 各本 謁 宋 从
王 宋本無 軌 範 何 本 仕 各 本 謁 事 獨 宋 本 得 復 何 本 先 王
宋本無 軌 範 何 本 仕 各 本 謁 事 獨 宋 本 得 復 何 本 先 王
生 从 何 本 蔣 本 蔣 本 徒 字 無 盡 字 無 太 宗 从 各 本 文 帝

附校

十一

本 蔣 臣 各 本 誦 書 有 之 字 于 蔣 本 弟 兄 各 本 兄 弟 子
本 蔣 臣 各 本 誦 書 有 之 字 于 蔣 本 弟 兄 各 本 兄 弟 子

沒下有 謝 又 陸 本 誦 社 得 馬 本
狀 字 沒 下 有 謝 又 陸 本 誦 社 得 馬 本

襍說五首 各本無 下 二 浴 何 本 塔 各 本 攝 从 傲 宋 本 蔣
字 各 本 無 下 二 浴 何 本 塔 各 本 攝 从 傲 宋 本 蔣

反乃 誕 各 本 且 是 不 何 本 無 道 一 作 達 故 宋 本 何
從 宋 本 誕 各 本 且 是 不 何 本 無 道 一 作 達 故 宋 本 何

幾移宋國 各本移 下 行 於 字 言 上 宋 本 言 下 夏 貢 宋 本
各 本 移 下 行 於 字 言 上 宋 本 言 下 夏 貢 宋 本

祝牛宮詞 爲 宋本 畏 阜 郝本 爲 之 詞 云 各本無 之 字
增 又 郝 本 云 乳 各 本 云 作 霜 降 蔣 本 降 霜 寒 何 本 嚴 楹 宋 本
云 作 曰 郝 本 云 乳 各 本 云 作 霜 降 蔣 本 降 霜 寒 何 本 嚴 楹 宋 本

盈及 各本足 以 各本何 从 訛 各本 譌 臥
从 宋 本 足 以 各 本 何 从 訛 各 本 譌 臥

問吳宮詞 盤盤 宋本少 疏 宋本先 當 从 疏 爲 正 案 疏
宋 本 少 疏 宋 本 先 當 从 疏 爲 正 案 疏

後先 各本先 後 又 上 行 火 各本大 从 宋 召 各本小 从
各 本 先 後 又 上 行 火 各 本 大 从 宋 召 各 本 小 从

迎潮送潮詞 嘿 各本無 扶 从 宋 本 枯 疏 宋 本
各 本 無 扶 从 宋 本 枯 疏 宋 本

北 各本字 增 以 各本已 从 阿 本 又
各 本 字 增 以 各 本 已 从 阿 本 又

二遺詩 并敘 宋本 蔣 本 香 朱本 勇 而 神 僊 而 字 無 枉
宋 本 蔣 本 香 朱 本 勇 而 神 僊 而 字 無 枉

鷓鴣詩 得 何 本 謂 宋 本 色 何 本 頂 各 本 項 卑 各 本 譌
何 本 謂 宋 本 色 何 本 頂 各 本 項 卑 各 本 譌

紫谿翁歌 各本無 歌 字 筐 宋 本
各 本 無 歌 字 筐 宋 本

放牛歌 儂 各本 郝 本 正
各 本 郝 本 正

水鳥歌 雛 宋 本 則 別 鉞 宋 本 羈 各 本 羅 綴 各 本 綬
宋 本 則 別 鉞 宋 本 羈 各 本 羅 綴 各 本 綬

雨夜歌 心 各本 郝 本 寒 各本 綫
各 本 郝 本 寒 各 本 綫

倉魚歌 澤 各本 譌 擇 从 春 各本 郝 本 紅 蓮 米 宋 本 注
各 本 譌 擇 从 春 各 本 郝 本 紅 蓮 米 宋 本 注

杖本直困倉困本民倉宋本倉宋本恣宋本回宋本幸宋本早宋本

邨夜二首各本首宋本尚宋本開宋本寒宋本以宋本槩宋本文宋本

人拂各本老宋本如何各本耕稼宋本送宋本

動各本安宋本鴛各本乍各本役宋本

各本宋本巖各本馳各本煩宋本凍各本

東各本瑟各本何宋本那宋本

記事二首各本無宋本下宋本二宋本衣宋本會各本飢宋本寒宋本住各本往宋本谿宋本

何本宋本萬各本千宋本消各本銷各本營各本營各本正宋本晏各本况宋本酒各本

詠各本微宋本音各本迨各本正宋本晏各本况宋本酒各本

無各本老宋本至各本骨宋本六宋本字宋本欽各本閣各本亦各本學宋本古宋本

附致

宋本宋本庶各本趣各本是各本似宋本

孤雁篇各本矧各本婚各本禮各本須各本麋各本鹿各本嘗各本嘗各本

各本宋本冠各本巾各本冠各本斤各本尺各本長各本又各本郁各本本宋本

長盼各本盼各本尚各本兩各本正宋本哲各本疾各本宋宋本注宋本

增惡鳴鳥各本也宋本

南涇漁父各本作宋本無宋本注宋本蹈各本道各本道各本一宋本作宋本道各本又宋本通宋本

知宋本魚各本利各本漁各本事各本孤各本已各本旨各本指各本宋宋本

丁隱君歌各本洞各本之各本宋宋本無宋本適各本一宋本作宋本通各本注宋本

何本宋本郁各本貌各本而各本字宋本無宋本問各本之各本宋宋本之各本丙各本戌各本午各本各宋本諷宋本諷宋本兩宋本

正案宋本咸各本通各本有各本今各本宋宋本本宋本補各本導各本宋宋本道各本見各本宋宋本下各本充各本乎宋本

丙戌各本燕各本兩各本午各本今各本宋宋本本宋本補各本導各本宋宋本道各本見各本宋宋本下各本充各本乎宋本

內各本平各本下各本行各本其各本字各本衣各本獨各本奇各本宋宋本末宋本

各本宋本正宋本駮各本各本宋本圭各本度各本正各本已各本宋宋本

錢各本何宋本本宋本變各本別宋本注各本宋宋本立各本遊各本注各本而各本況各本

與各本何宋本本宋本變各本別宋本注各本宋宋本立各本遊各本注各本而各本況各本

悉六詩各本有各本四各本言各本二各本首各本四各本險各本巖各本險各本各本宋本

彼農詩各本有各本四各本言各本二各本首各本四各本險各本巖各本險各本各本宋本

同各本襦各本各本宋本正宋本松各本何各本本宋本欠各本險各本疾各本悍各本

戰秋詞各本疎各本各本宋本正宋本職各本無各本注各本恂各本各本宋本情宋本慄宋本忱各本

同各本襦各本各本宋本正宋本松各本何各本本宋本欠各本險各本疾各本悍各本

同各本襦各本各本宋本正宋本松各本何各本本宋本欠各本險各本疾各本悍各本

附致

無各本注各本恂各本各本宋本情宋本慄宋本忱各本

無各本注各本恂各本各本宋本情宋本慄宋本忱各本

無各本注各本恂各本各本宋本情宋本慄宋本忱各本

無各本注各本恂各本各本宋本情宋本慄宋本忱各本

無各本注各本恂各本各本宋本情宋本慄宋本忱各本

無各本注各本恂各本各本宋本情宋本慄宋本忱各本

無各本注各本恂各本各本宋本情宋本慄宋本忱各本

無各本注各本恂各本各本宋本情宋本慄宋本忱各本

無各本注各本恂各本各本宋本情宋本慄宋本忱各本

無各本注各本恂各本各本宋本情宋本慄宋本忱各本

無各本注各本恂各本各本宋本情宋本慄宋本忱各本

新秋月夕客有自遠來相尋者作吳體二首以贈各本

字宋本贈作謝又人閒各本日閒談宋本

獨夜較各本校

寄吳子華融各本作寄吳融字子華宋本無融

蟬各本下有詩各本亂宋本

秋熱昔何本

中秋待月香宋本未似何本

憶白菊各本上有重城各本壽成

重憶白菊各本無此詩宋本何

別墅懷歸各本有二首宋本壽各本授沿宋本可各本

附波

宋寄附本

邨中晚望鬢何本千各本萬

寄淮南鄭書記各本鄭下有寶字宋本又作室何本唯

水國詩各本似以宋本鱸各本魚宋本梁謝各本謝梁宋本況

宋本錢

移石盆詩各本無詩字下有

石竹花各本下有說宋本卻春風何本斷

人日代客字宋本嘉靖

卷七 詩

自遺詩三十首睡齋本公宋本到各本別宋本一作到

更宋本便何本緒各本暈各本澆各本嘉宋本事宋本錢

深宋本注宋本雙成各本雙何本官何本鬢各本事何本

侶宋本注宋本解何本稍各本稍宋本教何本馮宋本何本挹

各本抱長是自宋本是宋本東各本春宋本驕各本雪何本餘各本

雲晴宋本和各本烏宋本逆宋本雲元本家何本生宋本橈各本

本何本欲猶各本由南陸宋本樓宋本昔宋本釋宋本

向宋本欲宋本猶各本由宋本南陸本樓宋本昔宋本釋宋本

閒吟把何本

野井朱各本珠宋本桃各本花宋本梧桐宋本

南征大各本破宋本

北渡處各本公宋本真宋本蔣宋本直

附波

早行冰蔣本似宋本乘宋本

夜泊聞栖鴻各本聞作宋本錢宋本為各本向宋本隊各本天各本

宋本嘉徽宋本肥

卷八 補遺

說鳳尾諾以各本巴各本郎各本講各本也各本字無凡

一宋本注宋本察各本各本宋本錢宋本案宋本察宋本同宋本官宋本也宋本

可宋本各本下有也宋本之宋本箋各本之宋本與各本為宋本嘗宋本

常鋒陸本降宋本字宋本餘宋本未見宋本其出宋本今出宋本作書者宋本字宋本

立宋本脫宋本蓋宋本聖宋本人宋本字宋本

微涼賦各本無宋本注宋本後各本從宋本何宋本本宋本寶階宋本陸宋本注宋本一宋本省宋本字宋本畫

各本宋本正宋本盡宋本逐宋本宋本宋本正宋本偏宋本各本宋本正宋本

秋蟲賦 辰 各本吳 衰 各本泉 俗 噴 各本諷 噴 各本正 公 本

天詞 郝本 矜 郝本

塵尾賦 錢本 朱本 上 有 靖 各本靜 靈 各本宣 蹟 陸本

各本正 銘 各本坐 兀 各本引 才 各本纜 上 人 宋

道林各本 諷 林 爲 物 各本目 開 各本流 嗟 乎 錢 本 朱

材 嘉 靖 本 朱 本 物 各 本 目 開 各 本 流 嗟 乎 錢 本 朱

崎 衰 報 科 藏 元 本 諷 藏 注 一 掩 嘉 靖 各 本 柴 奧 本

興 置 致 宋 本 郝 本 聊 本 本 郝 本 龍 陸 本 旌 各

郁 李 花 賦 宋 本 郝 本 枝 各 本 補 自 宋 本 郝 本 龍 陸 本 旌 各

襟 從 宋 氣 宋 本 郝 本 寫 宋 本 錢 冶 宋 本 倭 墮 各 本 委 墜

略 掠 宋 本 鷺 元 本 笑 各 本 信 從 宋 嘉 靖 本

幽 居 賦 各 本 無 并 絃 二 字 全 蔣 本 闔 嘉 靖 性 情 各 本 情

附 攷

末

本 底 下 各 本 底 諷 低 從 宋 本 郝 本 正 又 郝 本 注 余 宋

元 諷 立 縣 贅 附 疣 朱 本 縣 送 蔣 本 末 宋 本 未 桃 爰

字 見 韓 詩 外 傳 二 世 蔣 本 將 各 本 全 材 宋 本 郝 本 林 從

雅 元 本 陸 煥 朱 本 漆 陸 本 諷 淡 案 漆 工 申 酒 保 梳 朱 本

共 各 本 但 以 各 本 而 漆 陸 本 諷 淡 案 漆 工 申 酒 保 梳 朱 本

履 遂 錢 本 而 諷 知 始 復 錢 本 服 各 本 諷 伏 從 朱 本 正 案

德 明 經 典 釋 文 左 傳 注 十 二 家 有 服 書 經 籍 注 晉 徵 唐 陸

後 各 本 復 謂 各 本 爲 元 本 注 一 烏 各 本 夫 從 朱 本 平

力 各 本 刀 從 遂 求 謂 今 本 退 唯 各 本 正 求 各 本 夫 從 朱 本 平

戾 止 各 本 居 出 宋 本 郝 本 蔣 本 居 朱 本 正 求 各 本 夫 從 朱 本 平

宋 本 朱 落 宋 本 郝 本 蔣 本 居 朱 本 正 求 各 本 夫 從 朱 本 平

本 流 各 本 流 雅 各 本 惟 予 各 本 子 有 各 本 字 無 條 錢

諷 綯 各 本 箱 抽 陸 本 義 郝 本 竊 各 本 初 題 各 本 遺 逢

俗 字 從 正 嘉 臨 連 仁 錢 本 天 隱 錢 本 朱 本 天 諷 大

培 各 本 從 本 嘉 臨 連 仁 錢 本 天 隱 錢 本 朱 本 天 諷 大

隋 各 本 從 本 嘉 臨 連 仁 錢 本 天 隱 錢 本 朱 本 天 諷 大

宋 本 遠 追 至 偷 桃 十 八 字 郝 本 亦 宋 本 力 嘉 靖 見 文 中 子

勇 注 芟 字 悲 慙 朱 本 濡 各 本 彈 心 各 本 諷 聊 於 蔣 本

今 從 各 本 悲 慙 朱 本 濡 各 本 彈 心 各 本 諷 聊 於 蔣 本

厥 土 之 三 壤 各 本 頌 厥 作 煩 原 三 壤 作 五 讓 錢 本 土

於 各 本 之 垣 陸 本 譚 壇 藉 各 本 謝 招 各 本 郝 本 正

流 勤 宋 本 流 譚 各 本 說 從 朱 本 謝 招 各 本 郝 本 正

動 從 錢 本 譚 各 本 說 從 朱 本 謝 招 各 本 郝 本 正

自 字 從 大 宗 師 各 本 譚 太 宗 呼 從 脫 錢 本 眺 錢 本 岸

宋 本 營 錢 本 顧 陸 絲 各 本 郝 本 正 脫 錢 本 眺 錢 本 岸

崖 本 營 錢 本 顧 陸 絲 各 本 郝 本 正 脫 錢 本 眺 錢 本 岸

助 嘉 靖 堂 後 譚 倒 井 各 本 景 從 宋 本 性 錢 本 濯 何

灌 元 本 經 苑 各 本 庭 苑 廢 學 度 廢 從 宋 本 性 錢 本 濯 何

云 遺 已 世 大 朱 本 或 朱 本 王 子 敬 各 本 任 敬 宋 本

夫 各 本 字 無 爲 各 本 容 購 宋 本 構 鑣 各 本 篇 穰 批 各

批 粹 從 瓠 匏 宋 本 瓠 瓠 陸 本 瓠 瓠 今 從 宋 本 元 本 正 承

何 本 譚 乘 半 各 本 譚 爽 乃 各 本 仍 收 宋 本 內 郝 本 回

各 本 譚 乘 半 各 本 譚 爽 乃 各 本 仍 收 宋 本 內 郝 本 回

元 宋 本 譚 至 各 本 志 容 各 本 容 式 注 宋 本 或 緒 各 本

本 或 各 本 字 興 圖 宋 本 危 艱 各 本 難 頓 譚 對 各 本

錢 地 宋 本 健 郝 本 兩 儀 多 機 後 各 本 後 識 各 本 閱

讀 本 苑 錢 本 洛 譚 本 畏 壘 各 本 左 翳 加 山 俗 案 莊 子

山 各 本 譚 顏 淹 蝶 晉 之 間 凡 病 而 不 甚 者 曰 淹 蝶

醫錢本久旅未本壞各本培共各本廿或陸本注
伏各本沐郁本休湛宋本無注撤蔣本散尚各本亦
注一嘉靖本錢本各本音纜才公各本正全各
作說佐各本本旨各本本纜才公各本正全各
王從各本各本嗟蔣本馳陸蕪菁宋本郁
朱本從各本錢本羽本字脫蕪菁宋本郁

朱耜經各本無并敘二字無受宋本耜耜農書之言也
何本本耜之耜各本鏡陸本注一斲宋本評各本翁
為言也耜耜鏡作鏡從宋本何本斲斲宋本評各本翁
本增耜字引宋本上利各本上譌其實那本戴各本
朱本又郁本達何本程宋本譌卑各本譌衡宋本
注一作戴各本譌至何本程宋本譌卑各本譌衡宋本
宋本揜各本譌陸各本正曰宋本郁本在空一字取各本字
泥本揜各本譌陸各本正曰宋本郁本在空一字取各本字

補于各本本乎宋本又楷宋本底過各本上育評稱
各本翁注絕字散坡宋本此是各本下衍耜經終
陸本譌入正文散坡下然脫是焉五字從何本剛

卷九 續補遺

附致

九

送小雞山樵人敘 為之疆畫互以相授各本作為言
授从冢朱本曰顧及各本以郁本蔣欺有汝字及蔣
字盈蔣本以來何本已買郁本田余登蔣本登汝撫
無盈餘蔣本以來何本已買郁本田余登蔣本登汝撫
撫汝

小雪後書事 應各本愚從朱本又藥各本譌樂
鄰本注一作憑

築城詞二首 朱本連朱本連朱本連朱本連朱本連
贈遠朱本有永錢本短錢本
別離朱本有

井上桐 梧各本桐
引泉詩 蔣本各本形從朱本又角角各本下角字譌
無注影郁本注一作影

淨何本爛醉何本漉宗各本濃潔俗各本光復各
後從宋本入郁
本注一作復
素絲 如是各本譌於以
何本郁本正

卷終

唐書本傳 學各本字無博郁本博郡各本州補各本
蔣本各本從嘉靖本案說文蔣本勞各本下收各
本本太田州也或從休陸本蔣本勞各本下收各
取以何本茶租各本譌倒從喜何本方何本下何本下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右朱本事吳郁本二

朱衮後敘 技正各本證從朱本
郁本蔣本記敘

陸惠原跋 五各本三以起甲迄丁所存者其信郁本
何本本宏以既郁本字無鈞從郁本無以所本惠原

附致

幸

王益祥跋 北各本下行歲善朱本字
郁本二同郁本林何本郁卓狀各本下行有見二
字翁注同為本本列本

笠澤叢書附致終
古書流通處景印

萌

个

二

齶

鞋

齶

古

十



敬齋先生古今鞋卷之一

記

元 樂 城 李 治 仁 卿 著

晉書天文志儀象云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言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陸績云天東南西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攷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十分之一又引周禮地中之說以土圭句股法入之得天徑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以減于甄曜度考異郵之數餘一十六萬六千六百一十三里有奇或以問李子曰以土圭法校之甄曜度考異郵其數曾不及半是何二說相懸如是之賒耶曰此蓋甄曜度考異郵之數自天之極際言

敬齋古今

卷一

之士圭之數自黃道言之天包地外地處天中日月又居天地兩間故其數當半天徑也而猶有不合者不容不合特算家大率言之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說者謂麗為附然日月之麗乎天非若百穀草木之麗乎土也亦本乎天者親上云耳故邵康節解離麗之麗不取舊說但謂文彩著見之義又晉書天文志云傳說一星在尾後主章祝巫官傳從人從專音直孿反說讀如字而莊子云傳說得之以騎箕尾則傳從人從專說讀如說音是為殷相之名而不取傳說之義然晉志言此星在尾後則實當箕尾之閒而復云主章祝巫言何也豈莊周之言與此各自為說不相本耶博聞君子當有以辨之

呂氏春秋荆有伏飛得寶劍於于越高誘註云吳邑也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

使之然也楊偉注云于越猶言吳越且引高誘為據予按春秋定公五年於越入吳杜預曰於發聲也孔穎達以為越越是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史異辭無義例公羊傳則曰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何休注曰越人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散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范晔曰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攷數家之說雖有小異然皆以於越與越同為一國呂氏及荀卿子所言于越正指於越耳于於二字音聲小別義理無殊自不得以于為一國越為一國也今高誘乃以于越為吳邑楊偉又以于越為兩國何陋如之誘誤走者也若偉者真類夫隨人

敬齋古今

卷一

誤走而又呼他人使隨己而東西也大抵于越與句吳本皆夷語即漸就簡而入于華耳此亦豈有難曉之理哉于越之說錯謬已如此市本荀子書又以于字作干魚魯虛虎之舛晚生後進何所適從前漢西域傳云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音彼義反註曰此義是而音非波止當如字讀之波之為言自有循順之意今人言循河而行者皆謂之邊河波河之語與邊河政同又云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娒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孔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此又誤矣孔道止謂大道也前言辟在西南故後言不當大道若言不當穴徑是何說之怪耶故其下又言西北至

善則知善善正當大道耳

古詩三百五篇皆可聲之琴瑟口詠其辭而以琴瑟和之所謂弦歌也古人讀詩者皆然使今學者能髮髯於古人則人心近正庶幾詩樂之猶可復也鄉聞東平一士人家蓄琴譜一編四詩悉備兵燹以來不知存否愚嘗有意試擬補一二編顧不深解音律故又不敢妄為之晦庵有言古人言必引詩蓋取於嗟歎詠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又曰反覆詠歌之閒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為多焉晦庵言引詩者猶當嗟歎詠歌之況讀之者乎

石林過庭錄經史辨疑云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牆所以扞外正牆面而立謂其背治

敬齋古今注一

三

內之道反而面乎外也治曰此說非是牆面祇謂無所見耳又何限乎內外之閒哉

晉郝超之郗則讀如綰音郗詵之郗則讀如締音今人不復別白皆從綺逆反大謬也予兒時讀李翰蒙求先生傳授皆讀郗作郗長大來始悟其錯俗又讀郗作客可笑

莊子齊物論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治曰知讀從智代交也而汝也謂人人各自有師何必智交于汝心然後自取而始有之故雖愚蒙之人亦有成心可隨而師之也成心者呂惠卿所謂吾所受于天而無所虧者也

李益鶴雀樓詩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暮直初至葉縣詩云千年往事如飛鳥一日傾愁對夕

陽全用李句然其意不逮李遠矣

東坡謂梁昭明不取淵明閒情賦以為小兒強解事閒情一賦雖可以見淵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損淵明之高致東坡以昭明為強解事予以東坡為強生事

楊誠齋詩句句入理予尤愛其送子一聯云好官難得忙不得好人難做須著力著力處政是聖賢階級若夫淺丈夫少有異于人必責千百之效于外一不我應悻悻然以舉世為不知己方扼腕之不暇顧肯著力于仁矣乎故終身不能為好人

世俗有孤負之語孤謂無以酬對負謂有所虧欠而但俗變孤為辜辜自訓罪乃以同孤負之孤大無義理郭璞客傲云不塵不冥不驪不駢驪當作犖然莊子有牝馬驪牛三之語則驪字亦通又左芬離思賦親辰

敬齋古今注一

四

尋因同押古文雖不拘於聲病然上平之類下平之侵未有協用者尋當作循左傳莊公七年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杜氏解如

為而晉書禮志載成帝納皇后杜氏舉晏桓子語夫婦所生若如人然左氏實作若而人因知而如二字古語相通俗謂如今又謂而今亦當本古語云然

五福六極皆指人事言之晉五行志說凶短折則謂人殤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推原箕子之意益復有此若福極之事兼飛走草木而言之則夫五福之中若富與攸好德六極之中若憂與貧豈飛走草木亦有是耶

東坡有老饕賦前後皆說飲食按左傳文十八年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曰貪財為饕貪食為餮然則東坡此賦當云老饕不當云老饕

劉歆說三統曆術配合易與春秋此所謂言及于數吾無取焉夫易載天地萬物之變以明著吉凶悔吝之象春秋褒善貶惡代天子賞罰以垂法于後世至于宣部發斂之術則毅和氏實掌之而歆乃一一相偶是亦好異者矣且易有卦有爻其二篇之策當期之日猶得以強論之夫所謂春秋者屬辭比事之書與數學了不相干而亦胡為妄取曆算一一而偶之哉班固不明此理不敢削去千古而下又無為辨之者深可恨也

后稷擊堯契四人同為帝嚳高辛氏之子契則十三葉而得湯稷則十四葉而得文王然夏之世歷四五百而商之世又歷五六百年計千餘年而文王始生若以代數較之文王之于湯但不及一葉耳是則殷之先一何天周之先一何壽乎此為甚可疑者前志

必有脫誤

教齊古今註一

鍾言撞鼓亦得言撞見前漢西域傳龜茲王絳賓樂漢制度歸其國出入傳呼撞鍾鼓

五經中詩最難讀以音釋參祿故也教讀者當專從毛不得已當從鄭何者師傳以來皆曰毛詩不曰鄭詩蓋康成本用毛說毛義有不安者以己見改易或毛氏不為傳則以箋明之今之人一不從毛一不從鄭但視陸德明釋文易曉者雜讀之所以前後鉅錯無所統紀而義益暗惟舍一而取一則無是患矣予之為此說也不謂毛氏純是而鄭氏純非也要知兩家之說必從其一焉耳

唐邢璣注王弼周易略例其自序云孔邱三絕未臻區與劉安九師尚迷宗旨以劉安而齒孔子邢子可謂不知類矣

沈田子殺王鎮惡而王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通鑑小浙本載之義熙十三年而大字本作十四年此本為正

爽之一字既為明又為昏所以精爽為魂魄之主介之一字既為大又為小所以慎介成賓主之歡貴介公子則介為大憂悔吝者存乎介則介為小亂臣十人則亂為治亂邦不居則亂為危飲酒溫克則克為良克伐怨欲則克為狠擾兆民則擾為安庸人擾之則擾為煩必有忍其乃有濟則忍為忍忍人殘忍則忍為暴媚茲一人則媚為忠取媚于上則媚為佞父母昆弟則昆為長垂裕後昆則昆為後皇極則極為大中至正之道六極則極為貧病天惡之稱鮑昭有井謎世傳東坡有賀資謎又黃庭堅有粥謎象棋謎近者伶官劉子才蓄才人隱語數十卷謎固小

技倆古今註一

六

技倆然其諷詠比興固與詩人同義而在士大夫事中亦談笑一助也嘗聞用字謎既久止記一二句今為足成之云三山自三山山皆倒懸一月復一月月月還相連左右排雙羽縱橫列二川闔家都六口兩口不團圓嘗擬作井謎云四十零八箇頭一頭還對一腳中閒全無肚腸外面許多稜角此末聯亦借前人語也又聞墨斗謎云我有一張琴琴絃藏在腹莫笑墨如鴉正盡人閒曲染物瑕頭謎云在染何曾染無生得獨生有人來解結見姓自分明僕射職主僕御弓矢之事故稱僕射射舊音夜楊倂注荀子云射干藥名且引陶景注本草云射干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干倂既引陶說如此而音射干之射復從夜音據射人之射自當音麝而射干復從夜音者當是射御之射或音麝或音夜兩俱得通但今

世俗流傳止從麝音耳若僕射與射干猶是從舊俗呼之為夜音也

李義山詩古木含風久凡兩用搖落對云疏螢怯露深戲贈張書記對云平蕪盡日閒其優劣大不相侔覽者自當見之詠槿花云月裏無姊雲中亦有君又詠李花云月裏誰無姊雲中亦有君月姊雲君用之於槿花雖新奇固不若用之於李花之為高潔也然誰無姊語太徑庭誰字止宜作無

王直方詩話云醱醱本酒名也花新開以顏色似之故取名難曰花之色類醱醱者甚多皆不以為名獨取此花理不應爾蓋兼以風韻芳馨名之不專取色而已

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因尋樵子誤到葛洪家自不害為佳句而後人論詩者以為此皆假對意謂下

土與秋風樵子與葛洪不相偶屬故借下為春夏之夏子為朱紫之紫塵俗哉

六一翁茶歌云手持心愛不欲碾有類弄印幾成窠謂印剗則可謂印窠則不可

素問上古天真論岐伯曰上古之人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

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今時之人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使其心逆于生藥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啟子王秋之注取數固多然其所不合者亦不少也

岐伯此言以為今人逐末喪本塞華遺失天理之大全則是以妄為常今秋以為寡於誠信失其旨遠矣醉以入房以欲竭其情以耗散其真止言情欲之伐其生今注云輕用曰耗意雖相近質以文理耗

散二字實相連屬耳逆於生藥謂迎逆平生之樂注謂逆養生之樂亦未可馮也

又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春為發陳夜臥早起廣步於庭夏為蕃秀夜臥早起無厭於日秋為容平早臥早起與雞俱興冬為閉藏早臥晚起必行日光難曰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而陽則為德陰則為刑刑則主殺德則主生故其情性常喜陽而惡陰冬為閉藏之時早臥晚起者所以逃陰氣於慘酷之夜也夏為蕃秀之時夜臥早起者所以順陽氣於未明之晝也是固宜其然矣然其春三月發陳之時自當早臥早起以順陽氣於開煦之旦而今稱夜臥早起與夏三月無別則真誤矣夫陰陽寒暑均布四時若今春夏同科耶秋冬亦當一體則何以為四時也哉故春之早起不必置論但其夜臥二字必早臥之舛也又其秋三

月容平之時自當晚臥晚起以謝陰氣於肅殺之曉而今稱早臥早起是又誤之甚者不可不辨也夫秋氣之嚴莫嚴於霜降之辰萬物凋落攝養之家最為深懼而使人早起與雞俱興則是作意犯冒與霜亢也無乃乖全生之理乎王秋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懼中寒露故早臥欲使安固故早起以常情度之人亦豈有畏寒露之霜裳衣而不畏肅霜之戛肌骨乎此妄說也惟早晚之文一政則其下錯繆與雞俱興之類皆可得而正之矣蓋素問一書脫誤贅復如是者居十七遇不可通者不可強為之辭政當以意會之耳

韓退之自謂窺陳編以盜竊柳子厚自謂好剽取古人文句以自娛樂歐陽永叔亦自謂好取古人文字攷尋前世以來聖君子之所為時亦穹蓋盜取飾為文

辭以自欣喜三先生自謂之盜者所謂齊之國氏也
不過點注前言往行為我用耳而世之不善為文
者莫不手目所及輒自探討其身為穿窬之子而
死莫肯承服強自揜蓋強自粉澤將以欺天下而卒
不能以欺一人是所謂宋之向氏也歟

世以祕監為奎府御書為奎畫謂奎宿主文章也故宋
有奎文閣寶奎樓之稱又薛奎字伯藝吳奎字長文
悉以文藝配奎為言予攷之晉書天文志則云奎十
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
兵禁暴又主溝瀆其象與圖書文章等全不相干而
東壁二星在北方實主文章蓋為天下圖書之祕府
其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其星失色大小不
同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是則圖書文章皆當取
象東壁於義為愜然世之言文章者不取東壁而獨

取奎者豈奎宿森羅錯綜有象於文而東壁無之耶
或前人誤用而後人承之邪抑別有所出而吾未之
見也

古詩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擣素手札札弄機
杼終日不成章涕泣淚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
許盈盈一水閒脈脈不得語呂延濟曰牽牛織女星
夫婦道也常阻河漢不得相親此以夫喻君婦喻臣
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為讒邪所隔故後人用牛
女事及詠七夕等皆以為牽牛織女案織女三星在
天紀東端織女天文孫也天紀九星乃在貫索東距
牽牛甚遠然則牛女之女非織女乃須女也須女四
星天之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牽牛亦
賤役也故須女與牽牛相媿又同列于二十八宿之
中密相附麗但隔天漢詩人以是有盈盈脈脈之語

若以為織女則天女牛郎非其偶也或者引大東之
詩云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跛彼織女終日七襄難則
七襄不成報章晚彼牽牛不以服箱此自以牽牛織
女為類延濟之注於何繆戾曰大東義取有名無實
而已呂說義取伉儷難以彼此相證也

詩無羊三十維物爾牲則具毛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
而疏家乃謂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誤矣詩意本主所
牧之多謂毛色有三十等亦大率言之今云每色各
有三十則計其所牧能有幾何而當時之人詠之詩
耶若又以為每色色別三十種則為色大繁反更難
通毛言異毛色者三十政謂總括諸色至有三十等
耳其義甚為明白不勞異說

乾陽物也禘于七而老于九坤陰物也反是禘于八而
老於六聞之北方人相馬之老禘不於其齒而於其

目人與目對視己之身自首見腰則二三歲之交自
首見腹則五六歲之交自首見胞則七八歲之交止
見其首則此馬十歲矣過是以往又加以溟滓焉則
不可得而年矣

古人文字有極致之辭若以不敢為敢以敢為不敢以
不顯為顯以無念為念以無為為皆極致之辭也
世俗以可愛為可憎以無賴為賴以病差為愈亦極
致之辭

通鑑唐高宗顯慶元年來濟引管子齊國老人語曰君
不奪農時則一國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一
國之人皆有餘衣矣注曰蠶要者以蠶事為要非也
上農時則蠶要者亦謂切要之時也故濟又云人君
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石勒救洛陽詭道兼行出於鞏嘗之閒詭不正也詭道

猶言邪徑也此蓋猶捷徑而往或言此二字乃兵法所謂兵行詭道大段不識文勢

夫子與夷齊而不與衛君公羊子與輒而不與蒯賈

此一事足明公羊全書之妄君子不可以一事妄全書以一事而妄全書甚之也甚之奈何甚此一事之妄也

石曼卿詩贈孫可久云閉戶斷蛛網折花移鳥聲或云

閉字不若作開字以為不然戶開而有蛛網閉則斷

之見其無人往來也若云開戶斷蛛網則是閉門時

有蛛網而開則斷之又何足以盡幽閉之趣

草可以為木荀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

射干草也獸可以為禽易屯之六三象曰即鹿無虞

以從禽也鹿自獸耳酒可以為饌論語有酒食先生

饌饌食也佛可以為僊故其書稱忍辱僊人及金僊

故齊古今注一

上

莊子徐無鬼心之于殉也殆凡能其于府也殆殆之成

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不給改者不疾改也疾改

則禍不至矣惟其不速改是以其禍滋多故其下文

云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己實不亦悲

乎其反也緣功謂一與道相戾緣以危殆為功能其

果也待久謂果于迷繆其所由來非一日而人以此

為己實為可悲也此皆覆說殆之成禍之萃也呂解

不給改以為不暇給則其禍之長也茲萃一句贅矣

茲滋古字通

天下篇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

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此數句郭解以下屬彭蒙田駢

慎到呂解以上屬宋鉞尹文郭說為失呂說為得

鐔字尋淫二音廣韻以為劍鼻莊子注為劍口呂吉甫

曰鐔者劍之所以為本也又曰所植者也又缺音煩

莊子注云把也呂曰附鐔者也蓋所持而行之者也

欽既為把則鐔乃俗所謂隔手者也又姓音蟾

文出升平世禾生大有年四充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反

朴次三五古文丁一千王功因各定大作不相沿主

化布于下人心乎自天上方求士切公亦立仁先才

行苟并至位名尤兩全末由弓冶手安比父兄肩幸

及布衣仕宜希守令先尺刀元並用丹白具同研去

吏多甘老休兵生力田干戈包已久永十本支延歐

陽承叔戲為也小兒初作字點畫稍多即難指筆必

簡易則易為力故小學有上士由山水中人坐竹林

之語歐公此詩當亦為兒輩設也

柳子論四維為二維以為廉與恥皆義之小節也不得

與義抗而為維究而觀之柳子之辨凡數百言祇是

是解釋孟子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八字

東坡詩云口業向詩猶小小眼花因酒尚紛紛又云口

業不停詩有債眼花亂墜酒生風若眼花則或然或

否若口業則信有之

晉書段匹碑贊曰匹碑勁烈隕身全節點實凶殘自貽

罪戾戾字協韻讀從入聲

又荀崧傳崧鎮宛為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為襄城太守

崧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而其列女傳載崧為襄城

太守為杜曾所圍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陽將軍石

覽計無從出崧小女灌時年十三突圍夜出自詣覽

乞師先謂覽為襄城守後謂崧為襄城守二說不同

必有一誤

法帖載梁侍中蕭子雲所書列子之說宋之向氏遂踰

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目字作自意謂自手所

及又三年大穰穰字作壤古字或通用

小說中載宮人詩云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繡
毳一本云承恩醉殊害義理又杜荀鶴春宮怨落句
云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一本云相伴則上下支
離不成語矣

魏文帝誅丁儀丁廙等魚豢以人心窺望勢使之然因
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勢使
然耳予謂周官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政好對前兩句
蓋不期驕而驕不期侈而侈亦是事勢使然

人文盡于六經今禮部韻略中俚俗字備載而六經中
字遺闕者甚多此非有司之失自是我輩之過
農家者流往往呼粟麥可食之類以為物事此甚有理
蓋物乃實物謂非此無以生也事乃實事謂非此無
以成也此其言可與粒我烝民莫匪爾極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之語相為表裏

晦菴語錄論周易多說占得此爻為君子之行則吉為
小人之行則凶是有近於兒童之說易三百八十四
爻何者不然繫辭所謂吉凶者貞勝者也又云懼以
終始其要无咎豈有為小人之行而獲吉者耶晦菴
議論必不出此此等直傳聞之誤

東坡聚星堂雪詩禁體物語而有欲浮大白追餘賞幸
有迴風驚落屑之句或以為落屑亦體物語或者之
言非也蓋此用陶侃竹頭木屑事耳

東坡詩妻孥真做屣脫去何足惜注云史記封禪書漢
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按廣韻屣躡同音所綺切而屣乃不躡跟也躡乃步
也二字皆無做意然史記云爾者此本用孟子語也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說者曰躡草履也
草履而可躡者也音與前二字正同詳坡詩意孟子

史記兩俱用之史記不云躡而云躡者古人用字不
類今體其聲相近者猶許借用其音切正同者為相
通無疑也

敬齋先生古今註卷一

敬齋先生古今註

共七十大百三十七字

古

敬齋先生古今鞋卷之二

史記貨殖傳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

瓦解則字衍文

尉佗傳犁旦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犁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治曰犁開也取耕墾之意或以昏明分色雜言之亦得今釋為結意甚無謂徧討傳注初無以犁訓結者又云結猶連及逮至則益又穿鑿矣漢書作遲且遲讀如綴待也犁旦或作黎明又或作遂明遂明遲也書傳中又有詰朝質明之語詰朝猶問人曰明未亦遲且之意質明質明也又或為交質之義

晉文帝崩武帝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猶深衣素冠降席徹膳太宰司馬平奏請改坐復膳詔曰每感念

敬齋古今註二

幽冥而不得終其甚經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紛言及悲殺奈何奈何此悲殺之殺從去聲讀甚之之辭也殺即哀滅之義而謂之甚者蓋物極則反哀痛之極理當稍減也故今人言甚者皆謂之殺武帝第二詔又曰重覽奏議蓋以悲刺不能自勝不能自勝其意與殺無以異也或曰殺損也悲殺如言悲刺

退之進學解云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此有類於晉書孝武帝紀史臣論云靜河海於既泄補穹圓於已紊此史臣語又有類於陸機文賦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

難經說老人寤而不寐少壯寐而不寤以謂少壯者血氣盛榮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日精夜不寤也老人

血氣衰榮衛之道澆故晝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以予思之不特如此大抵晝作夜息人之常也是在晝則當有經營之事在夜則當無繫滯之慮精神資稟雖各不同然用之得其常則于其不用之時亦得其常苟用之不得其常則一切反是矣衰老之人經事既多遭變不少筋骸兀傲目耗耳重一毫之營若負泰華度前揣後于利害之表商是椎非于與奪之間憂未朕而已憂患已銷而猶患眾人皆息已獨勿休所以正晝昏昏夜反無寐此蓋精神用反其常而寤寐亦反其常也而年少之人志剛氣銳神壯膽勇鬪力則膂力有餘角智則智思無勸劃然而動屹然而止事之未至也利害無所撓其慮事之既往也是非無所留其懷眾休而休眾作而作所以晝日常精夜則常寐此蓋精神用得其常而寤寐亦得其常也故

敬齋古今註二

男女十四五以下纔得枕即穩睡亦以其無情欲也白樂天司馬君實皆明哲過人而樂天有詩云年衰自無寐不是守庚申溫公有詩云蘇秦六國印力取鴻毛輕白圭黃金產運智立可營如何五更睡百方終不成此二公亦當是精神疲做而然若夫子元圖爽臥內酣寐忠愍扞賊省中安寢軒轅畢詠倚牆熟睡浩翁削官投牀鼻鼾闕通照徹遇物了了又不當以老少論也予過五十來昔昔每苦無寐或者教以數息做而行之竟亦不能寐也近得閒開公一說名速睡法云但于當睡之時帖枕擁衾置身安穩然後平心定慮存真氣如黃金細綫發兩踵自後而上過腰合而為一衝脊上頂至前髮際卻散而為二繞黃庭聽會橫行相交于人中環口貫下靛復合為一下咽喉徑入太倉雷之不動勃然出氣四道當如火熱

青者入肝紅者入心白者入肺黑者入腎四氣俱滿然後真氣下臍入少府陰交復散而爲二下膝下膝下跌前裏中指尖順行度湧泉復至踵謂之一匝存想至五七匝已溟滓然入睡鄉矣大段無睡之人行之不過十數匝亦自得睡或用銅人脈絡法兼達兩手指更佳予按之其效一如所云閒閒公又云此法乃金丹下手處也金丹大藥予未敢讓但使昔昔得好睡眠則其神通變化與夫所謂金丹大藥者復何擇哉

東坡跋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云莊子世無有誰知此疑神四注本載東坡自說云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與易陰疑于陽必戰禮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

又濁醪有妙理賦云失憂心于昨夢信妙理之疑神四注本據此說一斷以爲疑神又酒賦云游物初而神凝今反實際而形開則注家無所說治曰四注所援東坡之說吾恐非蘇子之言也信如蘇子之言則蘇子之見厥亦偏矣所謂先輩不敢改書是固有理若斷疑神以爲疑神則吾不知其說也莊子謂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正如繫辭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今東坡以爲與陰疑于陽使人疑汝于夫子同殆非也何者陰疑于陽乃見疑于陽使人疑汝于夫子乃見疑于人此用志不分亦見疑于神乎凡人之心以先入者爲主東坡蜀人先見蜀本因目生心承文立義嫩如星日牢如膠漆久之又久心與理化忽覽別本如觀怪物予前盾後能無改乎東坡以蜀本爲善本而四方本皆後人所改又安知四方本不爲善本

而蜀本獨非前人之誤乎予初學東坡先生字閒有教予以臥筆取媚者當時不悟謂坡公心畫之妙盡於是矣今而老大轉覺字畫散散不成雖折指拗腕力自改悔竟莫能奪去舊習且學小技一言之誤爲累終身況心術之微運動無方易放難收後生輩得不蚤近大人君子之門以端其本而證其源耶

漢書陳涉傳曰藉第令無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注引服虔曰藉猶借也第使也與史記服注不同史記服注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籍吏士名籍也蘇林曰第且也治曰服說藉假蘇說第且是也應說名籍服說次第非也第本訓但但亦且意此言藉第令無斬猶云假且使不殺前輩論楚辭蕙肴蒸兮蘭藉莫桂酒兮椒漿及韓退之

羅池廟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謂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又論韓詩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謂之避對格然予攷諸古文則不獨錯綜于對屬之閒至于散語亦多有之若荀子勸學篇云青出之藍而青于藍冰水爲之而寒于水莊子徐無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之類皆是也又凡經史中辭倒者其義悉與此相近納紙投名媿已深更教門外久沈吟事窮計急燒牛尾不是田單素有心此詩竟不知何人所作投謁固可恥然士當窮困搖尾乞憐于人亦可愍也前輩又有云門前久立處席上欲言時此眞所謂不經此境不能道此語者離騷經宋玉招魂云娛酒不廢沈耽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王逸注鐙錠盡雕琢錯飾設以禽獸有英

華也案玉篇鏡都膝切說文云錠也廣韻曰燈也又都鄧切鞍錠也錠徒徑切錫屬說文錠鏡也廣韻又丁定切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鏡錠又堂練切燈有足也然則燈錠二字各自有三義也

素問金匱真言論曰春善病飢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風瘧冬善病痺厥故冬不按蹠春不飢夏不病頭項仲夏不病胸脅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痺厥殄泄而汗出也啟子王砭注云按謂按摩蹠謂如蹠捷者之舉動手足是所謂導引也然擾動筋骨則陽氣不藏春陽氣上升重熱熏肺肺通于鼻病則形之故冬不按蹠春不飢夏不病中水出齟謂鼻中血出又于冬不病痺厥下注云此上五句並為冬月按蹠之所致也治曰王砭謂按蹠為導引則然謂四時諸病皆由冬月按蹠所致則不

敬齋古今影二

五

然冬不按蹠下必多有脫誤第後人弗思耳且上文春善病飢至冬善病痺厥所謂善病者謂每一時多有此證也繼云冬不按蹠春不飢至冬不病痺厥文勢全不相屬而據謂四時之病皆由冬月按蹠而得無此理也夫按蹠之術以常人推之能知者百一其能行者又百一果按蹠而病蓋萬一而有此病也在萬人之中其九千九百九十有九由不解按蹠悉獲安康其一人獨以按蹠之故遂得四時諸病則按蹠者非吉祥之道乃殺人之具也何為古先賢達傳之天下後世耶夫戶樞之不朽以旦夕之開闔也流水之不腐以混混而常新也誠信俛仰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不云動作按摩有以傷生也故道家者流多說熊經鳥伸龍攪虎搏之效而華佗常以五禽之戲為將攝之方初無冬夏之別也又隋世巢氏

作病源數十卷每論一證必處以導引一術亦未嘗以冬不按蹠為主也按本經血氣形志篇曰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數驚恐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又奇病論曰息積不可灸刺積須導引服藥藥物不能獨治此皆詳明按蹠之益亦不說冬三月不得為之也王砭作注輒立此說者必以為本經四時調神大論有曰冬三月是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既據此說復見冬不按蹠春不飢之文故云擾動筋骨則陽氣不藏春陽上升重熱熏肺肺通于鼻病則形之此真誤矣且齟齬之證猶得以強言之若其下文春病頸項夏病胸脅洞泄寒中秋病風瘧冬病痺厥豈盡為重熱熏肺而然乎而砭一主于冬月按蹠所致是決不可信者也按本經生氣通天論云春傷于風夏乃

敬齋古今影二

六

洞泄夏傷于暑秋為咳瘧秋傷于溼冬為痿厥冬傷于寒春必病瘟由是而言春夏秋冬無論啟閉政宜隨時導引以開通利導之但勿發泄使至于汗出耳竊疑本經當云冬不按蹠春不飢或病頭項春不按蹠仲夏必病胸脇長夏必病洞泄寒中夏不按蹠秋必風瘧秋不按蹠冬必痺厥其飢泄而汗出也一句飢字當析之為勿令二字如此則辭旨俱暢可為通論矣大抵導引四時皆可為之惟不得勞頓至于汗出而已苟勞頓至于汗出則非徒無益或反以致他疾不特于閉藏之時為不可雖春夏發生長育之時亦不可王太僕不悟本經外漏堅主冬不按蹠謂按蹠則四時俱病蓋為紙上語所牽而肆為臆說也利害所繫甚重予于是乎有辨

通鑑魏明帝使女尚書六人典省外奏事處當盡可處

當畫可皆從己字也晉食貨志咸三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穎川襄城略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促處當之而杜預書疏中又有都督度支其處當之語此處當字即處置句當之義與通鑑不同

荀子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楊倞注云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芷陶景云離騷所謂蘭茝蓋苗名蘭芷根名茝也蘭槐當是蘭茝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滫滫也倞說如此而史記三王世家引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所以漸然也然則如馬遷所載則蘭根也白芷也斷然其二物也荀子謂蘭槐之根是為芷則蘭槐自為白芷苗矣又徐廣史記注云滫者浙米

敬齋古今錄

七

汁也據荀子及史記皆云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是指其可惡之狀今投蘭芷於浙米汁中則其芳香大壞已自可惡楊倞謂滫為濁未必乃爾案韻滫息友反又泔也當從徐廣說
草與木異種故邵堯夫以飛走草木為四物晉五行志以桃李華非其時梨根血出大樹自折桑生東宮桑樹有聲茱萸相移枯樹復生木如人面楊柳生松木什反立皆為草妖不知何謂此桃李華非其時正為華孽餘皆木妖耳若草木之妖可以互稱則交趾之神化而為稻鬼目苦實生于江東官牆馳道悉生蒺藜之類亦得指以為木妖也而又可乎是知草當云草木當云木為宜矣然則所謂木妖者又非木不曲直惟金沱木之謂木不曲直惟金沱木者乃城門自壞屋梁躍出牙竿不正之類是也

近世御史大夫張文正公諱行蘭字敬夫文集十卷雜論有云孔毅夫雜說言今之與夷狄最多者纔百萬不若漢所遺之多漢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七千四百八十萬余謂漢以文計今以貫計十貫乃一萬也七千四百八十萬即七萬四千八百貫耳一億九千萬亦纔十萬九百貫也而宋歲與契丹五十萬兩匹直一百萬貫視漢孰為多哉足明孔說之誤集中又有蠟梅詩云池邊乍想漸臺帽堂下遙驚號國衫用事亦新奇又樂章有教坊腔子三五首內道調近一中五遠六中呂近十二中三遠八攷諸詞曲中正見名近者不知所謂中與遠者何等聲也異日當求知音者問之
史記尉佗傳太史公曰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李子曰此誤也當云東閩與兵南越動搖

敬齋古今錄

八

按傳云初佗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又佗為書謝漢曰南方卑溼蠻夷中開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又云建元四年佗卒其孫胡為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胡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母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與兵侵臣臣不敢興兵惟天子詔之于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于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因遣太子嬰齊入宿衛據此則其相攻者閩越與南越非甌駱也其後呂嘉敗越桂林監居翁始論甌駱屬漢跡甌駱始終未嘗與諸國相攻擊何得云甌駱相攻也又閩越未攻南越時嘗發兵圍東甌則是甌閩相攻亦不得為甌駱相攻也甌駱相

攻乃在數年之前了無與于南越而嬰齊何為而入
朝乎或曰南越也東甌也西甌也皆甌駱之屬故云
甌駱相攻耳審如此說義亦未宏東閩乃大禹之後
也南越乃趙佗之孫也各自割據何得併為甌駱之
屬乎或者又曰東閩南越皆甌駱之地二國雖殊亦
可謂之甌駱相攻也此亦未為通論借使壤地相接
得以通稱而相攻之說亦無從發若東越先攻南越
南越亦復報伐謂之相攻可矣今東越舉兵擅擊南
越南越束手稟命天子謂之相攻不亦悖乎
莊子齊物論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啟態舊說茲十
有二者皆情性之異其理甚乖蓋慮歎則怒哀之類
或以變其常姚佚則喜樂之類或以作其態故其下
繼之曰樂出虛蒸成菌謂聲響出于虛寂菌草出于
薰蒸亦猶喜怒哀樂一出天機之自然爾故其下又

數齊行今註二

九

繼之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熱字成英
謂為屈伏不伸陸德明音釋云之涉反且曰司馬云
不動貌按玉篇此字凡五音二解其之涉切者引司
馬彪莊子注云不動貌其奴協切者義亦同上其之
入泰入涉立三切者怖也彪解之為不動者亦對變
而言之蓋與成英所謂屈伏不伸為性情十二之
一者正同非也若依玉篇作怖謂慮歎之甚則必變
而為憂怖其說雖通其意甚狹今亦不用竊以為此
字從執從心當讀如執音蓋人心之所主謂其常情
焉耳以慮歎而變其常豈止怖畏而已哉將為狂為
癡而無所不至矣又德充符云狔子食於其死母者
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食
字或音嗣或音飲邑錦反皆非也食本如字讀食于
其死母猶言就食于其死母就食則就乳也不煩更

發他音又智北游云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
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也曰臣有守也臣之年
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郭注云玷
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故捶字數音郭則音丁
果反徐則音錐李則音墜其玷捶之玷陸德明音丁
反然詳上下文意正當從隨音為勝捶即鍛也猶
今世俗所謂打也今人凡有修治者悉謂之打此其
理甚易曉而郭注以為玷錘之輕重繆矣
東坡先生神仙中人也其篇什歌詠沖融浩瀚庸何敢
議為然其才大氣壯語太峻快故中開時時有少隄
杌者如踰厠厠之倒滄沱河蕪蕪亭之誤皆是也
今聊疏其一二可以為峻健者之戒和劉貢父云數
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按晉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
吾不如鳥鳥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東坡此詩意

被齋百全註二

十

全用晉語事而押韻處便加梧字豈非太峻快耶次
韻秦少章云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
則全用劉禹錫石頭城詩但改其下三五字耳亦是
太峻快也桓魁墓云縱令司馬能鑿石奈有中郎解
摸金按陳琳為袁紹檄曹操云曹又特置發邱中郎
將摸金校尉則摸金乃校尉非中郎也病起云何妨
一笑千痾散絕勝倉公飲上池按史記長桑君出藥
與扁鵲飲以上池之水曰三十日當知物矣坡則以
為倉公倉公停于意也送陳六云去年持節發倉廩
到處賣刀收繭粟按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
之牛角握實客之牛角尺此用繭栗不得便為牛次
韻張秉道云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展按
晉書折者展齒而非展也若云得我新詩齒折展則
其為喜不言可知石鼓歌云上蔡公子牽黃狗本譽

李斯善作篆而復引黃犬事殆似勉強次胡周長官見寄云罔罔可憐真喪狗時時相觸是虛舟喪家之狗而止用兩字似不甚妥又送客云鍾乳金釵十二行樂天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今便配合爲一句恐非後輩槽式觀歐陽鈴轄刀劍戰袍云書生只肯坐帷幄談笑毫端弄生殺叫呼擊鼓催上竿猛士應憐小兒黠此語雖有激而出然使不知道者觀之能無失倫之嫌乎

宇文叔通濟陽雜記云徐凝爲廬山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垂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笑之謂之惡詩及坡自題則曰擘開蒼玉峽飛出兩白龍予謂東坡之擘開與徐凝之界破其惡一也迨近讀坡集其游瀟山詩又云擘開翠峽出雲雷裁破奔崖作潭洞然則坡之峽凡兩度擘開矣

養生家有胎息之說息氣也息之爲義大矣哉脈訣以一呼一吸謂之一息者出入之義也俗以音問相通謂之消息者往來之義也以稱貸取贏謂之利息者增羨之義也以舍勞從逸謂之止息者停憩之義也人有嗣續謂之子息者生滋之義也人而物故謂之休息者了絕之義也息既得謂之生而又得謂之死則息之爲義不既大矣乎濂溪通書稱無極而太極晦菴云無極而太極祇是艮卦而已晦菴以艮卦當太極者政以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者也艮止也止息也止息之地萬物之所終也誰知色色而形者盡于止息中來乎且艮之爲卦也位則處丑寅之間時則當十二月正月之交此非萬物終始而何晦菴因之復論云息便是百穀之實初開此語醫不能省徐徐以思乃大朗徹實既爲種種復成實種實相

仍種種無窮則云乎息者非百穀之種而何觀穀實之新新究萬物之芸芸吾然後知胎息之不妥也夫息之爲文從鼻從心說者又謂自心爲息胎息之驗觀文又可見矣自昔老子發谷神之機莊周啟踵息之鑰玉置則數陳上假黃庭則演說琴心是皆奪造化之權而挾天地之視者也道大事重悠悠莫知世之高亮之士雖有能言之者或隱之太深或行之太漫誇張詭怪無從致詰惟晁承旨明遠張太保安道蘇端明子瞻黃太史魯直此四君子遂能曲盡要妙明著其說晁則立合和之論張則出清微之語蘇則談隨住之訣黃則述蓮燭之頌晁公之言曰心息相依息調心靜靜調久久可成勝定神氣相合氣和神清清和久久可致長生張公之言曰身如蓮華及虛空中有習習清微風絲絲若存道乃通一來一往終

無窮來無輟跡去無蹤散入八萬四千毛孔中蘇公之言曰數息數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又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隨之不已一息自往或覺此息從毛竅中雲蒸霧散病除瘴滅自然明悟黃公之言曰蓮華合裏燭一寸牝馬海中燒百川糞掃堆頭親拾得道人云是⑤中⑤此四君子之言亦可謂知言之選者也予少小多疾故常求所以攝養之方雖不得升堂躋殿亦彙得近其藩籬屬寓崑山之同川嘗與李開之和論及于此之和邃于性命者也似有印可意予因贈之以詩云立牝機關不死根自消自息自氤氳暖于醖醖九微火輕似飄飄三素雲白玉池心流曉潤紫金鑪口裏餘熏未知與道相應否試作新詩一問君之和村掌大笑曰子得之矣不可以語非其人

晁迥明遠說心息相依神氣相合張方平安道說身如蓮華及虛空中有習習清微風此達摩胎息法也近世萬松和尚著從容錄以爲達摩無胎息法人謂達摩行胎息者是其說出於曲學小智予謂萬松之說非也佛乘雖深密要不出性命二字故知胎息法祇是以性命爲一致若謂胎息等皆妄則凡鑑史所載機緣語句獨非繫驢馭耶胎息雖不足以盡至理亦至理之所依也今一切去之則正所謂性外求命命外求性耳性外求命命外求性便是不識性命

敬齋古今註二

三

莊子天地篇漢陰丈人章下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樸體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舊解及呂解皆以漢陰丈人背今向古不知因時任物之易爲非真修渾沌氏之術者故孔子有假修之語而且有不識其二不治其外之機以予觀之理或不然顧前後問答皆深與漢陰之意初無奪之之辭蓋渾沌氏之術無得而修漢陰丈人特假之耳亦猶直寄焉與夫寓諸庸之謂也識其一抱一之謂不知其二無所于雜之謂治其內立乎本原之謂不治其外無所事事之謂豈以不知其二便謂不通不治其外便謂偏枯耶古人之文不必以勢拘所貴以情得語似相戾而意實相貫詩書中類此者不可以概舉也讀者承上假修之語遂并其下文而誤認之甚無謂也夫所謂明白入素至以游世俗之間者正所謂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也夫所謂汝將固驚者正所謂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也若別以明白入素至以游于世俗之間者以爲真修則

前所謂全德之人果謂誰哉治嘗謂世之讀書者往往用意太過而治莊老者爲猶甚何者爲其說說而無窮也使說說而有窮夫又何足以謂之道惟說說而無窮故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不言而有若雷霆之號號也其知者由是而之其不知者亦由是而之此道之所以難明也彼以漢陰爲假而非真者必以一與二俱舉內與外並行天人無際動靜兩遂始可謂之真修也漢陰丈人僅能得其一而盡迷其二僅能得其內而盡忘其外是烏足以爲渾沌氏之術乎曰乃若所論益以知漢陰之爲至人矣夫天人之無際動靜之兩遂謂之混同無間以併包內外聖王之道固也亦盡以此章前後之旨明之此章本旨大率不過以機械機事機心爲非道以德全形全神全爲至道條條井井無他蹊徑之難覩也今而強爲誇

敬齋古今註二

四

大之說無可爲而爲不可爲之爲無可言而言不可言之言鑿之又鑿鑽之又鑽勞筋苦骨必待胸喘膚汗四體不能運掉而後謂之得也不亦狂惑哉又況天人之無際非以其機械機事機心屬之人也曰人者直對天而命之人耳動靜之兩遂非以其機械機事機心屬之動也曰動者直對靜而命之動耳乃今混而一之謂之爲天者必參以機械機事機心之人謂之爲靜者必參以機械機事機心之動始名真修則亦異夫混同無間以併包內聖外王之道者矣

敬齋先生古今註卷二

共七千九百二十四字

敬齋先生古今鞋卷之三

禮記禮器云禮有損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溫止謂習
熟耳而鄭云皆為溫藉重禮也損詔告道賓主者也
相步扶工者也詔或為紹釋文溫紆運反疏云皇氏
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縕裏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損
相自為承藉又內則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溫止謂和洽耳而鄭又云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
釋文溫於運反疏云藉者所以承藉於物言子承父
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鄭孔全以
藉解溫恐未盡善蓋韞者積也所以覆藏藉者薦也
所以承託韞藉乃涵養重厚不露圭角之意故前史
謂有局量不令人窺見淺深而風流閑雅者為韞藉
唐明皇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

敬齋古今鞋三

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綉風標清粹上目送
之深歎其韞藉又德宗好文雅韞藉而柳渾質直輕
脫無威儀上不說以是罷相韞藉之說如此今乃以
薦藉解韞積於義何安乎輕改音切理既支離指溫
為藉益又可疑前人信之不敢譏後人畏之不敢違
其誰知千古之是非

作文敘事為最難搜抉辭旨兩須允愜杼思過當多遺
目前龐統傳云龐少時樸鈍未有識者穎川司馬徽
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探桑于樹上坐統在樹
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此坐統樹下時尚未識
統既共與語必有以中徽心者徽雖高年便當下與
統接而止據樹上自晝至夜略無主客之禮為統者
固樸鈍而為徽者無乃樸鈍甚耶以人情度之殆為
乖戾吾以為共語之下宜云徽頗驚賞因延揖再與

談論自晝至夜徽甚異之若是則其言意始兩足矣
或謂徽與統齒相懸不可以苛禮責徽曰此不然昔
盛孝章為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孝章怪而問之
答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孝章以為異乃載歸與
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夫融之遇孝章之時纔
十餘歲兒耳而孝章與之為雁行統之見徽時蓋已
成人矣徽年雖高苟有知人之鑒則自不當倨傲如
此故予疑以為史家激昂太過云然也
牛僧孺守在四夷論曰夏捨淑德而變殊喜是色攻而
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情情是聲攻而亡也按左傳子
革謂邢招之詩曰邢招之情情式昭德音杜預曰情
情安和貌又韻書情字訓靖施之德音則誠然也故
嵇康琴賦其辭曰情情琴德不可測今體清心遠逸
難極兮李周翰注云情情靜深也李善又引劉向雅

敬齋古今鞋三

琴賦云游子心以廣觀今聽德樂之情情然則情情
者所以形容德音之美也子政叔夜皆以此美琴德
而僧孺乃謂商耽情情而亡則是以情情同之靡靡
也亦大誤矣

薄太后以冒絮提帝又文帝時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
子殺之提擲也投也撞也與提耳之提異

李華寄趙七詩云丹邱忽聚散素壁相奔衝出於老杜
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

吳陸遜傳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
疏曰今兵興歷年見眾損減又云今江東見眾自足
圖事遜之一疏之中其言僅盈二百前云見眾損減
而後云見眾足以圖事首尾相違自為水火何耶此
非獨遜之誤亦史筆去取之不精也
薦席也草亦得以言薦莊子齊物論麋鹿食薦薦即草

也趙充國傳云今虜亡美地薦草此薦字意與莊子稍別薦草對美地爲言則薦者特以見其草之茂盛云耳謂草之盛一如所坐薦然

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皆蟹音孟春東風解凍無音則當讀如字爲佳買反蓋角解之解自解也解凍之解有物爲之解也

封燕然山銘謂寶憲夤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維清緝熙納于大麓則堯舜內禪之事也維清緝熙則文王受命之詩也而固也施之于憲雖文人造次之辭亦不倫矣

應璩休**○**百一詩云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善日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橐簡書善誠是然筐篋二字寔用賈誼語也誼政事書云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

效齊下全註三

三

天地之氣陰陽相半曰暘曰雨各以其時則謂之和平一有所偏則謂之隔并隔并者謂陰陽有所閉隔則或枯或潦有所兼并也安帝延光元年陳忠上疏云今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或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盈溢克豫則蝗蝻滋生荆揚則稻收斂薄又順帝陽嘉二年郎顛上書云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夫忠顛所言皆謂旱乾水溢之偏也

予至東平得一算經大概多明如積之術以十九字志其上下層數曰仙明霄漢壘層高上天人地地下低減落逝泉暗鬼此蓋以人爲太極而以天地各自爲元而陟降之其說雖若膚淺而其理頗爲易曉予徧觀諸家如積圖式皆以天元在上乘則升之除則降之獨太原彭澤彥材法立天元在下凡今之印本復軌

等書俱下置天元者悉踵習彥材法耳彥材在數學中亦入域之賢也而立法與古相反者其意以爲天本在上動則不可復上而必置於下動則徐上亦猶易卦乾在在下坤在在上二氣相交而爲太也故以乘則降之除則升之求地元則反是

楊倞解荀子非綦文理綦之而亡食五綦之具之類其綦字皆訓爲極又于五綦之下云綦或爲甚其說固近然綦正當作期古文音同者其義悉通期爲要結止宿之處固爲人所同欲也亦猶孟子所謂天下期于師曠期于子都期于易牙無煩改字

梁周興嗣千字文說者謂上得王羲之故書皆斷爛脫絕前後倒複不可讀令與嗣次之一夕書成而髮盡白然今法帖漢章帝所書已有千字文中百餘字何哉豈梁世所傳得羲之故書已先書漢章帝之書乎

效齊下全註三

四

漢宣帝朝同時有杜延年田延年嚴延年三國志劉焉傳注陳壽益都耆舊傳曰董扶發辭抗論益都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然則當號至止不當號致止而今云致止者得非以扶所至士大夫畏服遂致止談論與耆舊傳恐誤又潘潛傳注襄陽記曰襄陽習溫爲荊州太公平公平今之州都潘子秘過辭于溫問曰先君昔因君侯當爲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秘爲尚書僕射代溫爲公平甚得州里之譽昔因之因錯定是目字

邸閣者乃軍屯蹊要儲蓄資糧之所此二字他書無有見于漢末及三國志其所明著者凡十一董卓傳注獻帝紀曰帝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廄馬百餘匹宜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閣儲

侍少乃悉載置其營又張既傳酒泉蘇衡反既擊破之遂上疏請治左城築障塞置烽燧以備胡西羌恐率眾二萬餘落降又王基擊吳別襲步協于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又母邱儉文欽作亂王基與司馬景王會于許昌基謂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又蜀後主建興十一年冬諸葛亮使諸軍運米集于斜谷口邸閣又魏延傳注夏侯楙鎮長安諸葛亮于南鄭計議延曰云云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又鄧芝傳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又孫權傳注江表傳曰策渡江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又孫權傳赤烏四年夏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

徵諸古今注

五

民又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兵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又周勳傳譙曹休牋曰東主遣從弟孫奂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賞運糧以爲軍儲孫休傳永安五年休欲與韋曜盛沖講論道藝張布忌二人切直因飾說以過之休答云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今曜等入但欲講書不爲從曜等始受學也又恐布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入史言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觀其所答張布語非真好學者徒因事以自銜耳果能以進脩爲樂雖百布拒遏必不肯終至廢輟傳曰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是言好惡之真也如休所爲豈得謂之真好學者耶

越世家載陶朱公中男殺人當死公之長男救其弟之

楚進千金于莊生莊生非有意受之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未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自有如至勿動一十一字其意曖昧讀者多不能論然究上下文其脈絡自相貫通初不難曉蓋莊生指所得之金而語其婦云此金非吾家所有一如病患之來不可使宿因又誠其婦云待事成後即復歸之宜勿動也

左傳昭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此有數說曾子者謂陰不佞不應賣玉蓋拘得玉者將取之則詐之曰此爲石也賣欺給也不佞以此得玉劉子者謂此倒簡當是將賣之則爲石六字在津

徵諸古今注

六

人得之河上之下津人不識寶珪雖欲賣之而自謂此石耳所得能幾遂不賣張子者謂不佞拘津人取其玉意欲得玉而賣之其津人不肯與則曰祇是石耳故不佞不復取及王定津人獻之玉王與之東訾蓋喜子朝之寶珪復歸於己也當以取其玉將賣之爲一句高子者謂成周之寶珪既沈之河矣翌日復自出外明神物之有所歸也故不佞將賣之化之而爲石焉已而復爲玉因得以獻李子曰以上四說皆非也不佞只是不佞將賣玉而買者不識則以爲石耳事定不佞獻王王喜與之東訾

李白瀑布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而陸贄詠瀑布云嶽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可謂天冠地履矣樂天詠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狄煥詠柳云翠色折不盡離情生更多蓋皆模寫李白體而蜀效贈

陳希夷則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應難是又其變也
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以意對耳
故前人謂之十四字句或者說子美詩無一字浪發
者人止知以意對不知七十與尋常爲切對也蓋八
尺曰尋倍尋曰常尋常亦數也故對得七十或者之
言非是如秦州雜詩云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西
南非數也此詩西南字雖非其數而預四方之名與
數相近準或者之言猶得借用如杜位宅守歲云四
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豈飛騰亦爲四方之名耶或
者之說不可信

東坡九衛人散月紛紛出於老杜陪鄭廣文游何將軍
山林詩云絺衣挂蘿薜涼月白紛紛

齊武帝孫鬱林王昭業太子長懋之子也武帝永明十
一年七月立明年七月西昌侯鬱廢之鬱卽明帝也

鬱林立者凡一年雖淫昏不道而正君臣之位者亦
已期矣通鑑以前半年爲永明後半年爲建武沒不
見鬱林之號恐未爲得前半年屬之永明固也後半
年沒而不舉何哉鬱旣廢昭業復立其弟昭文而鬱
又自改封宣城王冬十月鬱又廢昭文爲海陵王海
陵王卽位歷四月于十一月鬱又廢之而自立跡齊
明之廢立在此一年以此年稱爲建武元年者蓋鬱
志耳然概諸予奪之權若此等類自當分其年爲上
下但使紀年雙舉行事並列雖繫諸建武之元亦無
傷也今一在鬱志而置踰年之君子無人之地蓋不
爲史筆之累哉

堯舜稱帝三代稱帝王皆天子也春秋之世吳楚僭
王吾夫子故又以天子爲天王旣王矣而又以天之
非故爲是誇大而華美之也直以爲吳楚之嫌耳是

則夫子之爲萬世慮也深矣然而後世猶敢以僭言
之通鑑齊明帝建武元年載西昌侯鬱徙雍州刺史
晉安王子懋爲江州刺史仍令雷部曲助鎮襄陽單
將白直俠谷自隨陳顯達過襄陽子懋謂曰朝廷令
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
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又此年冬十月鬱殺諸王事
下載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曰子響遂
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惟巴東上問其
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藹一杯漿皆
諮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惟聞有籤帥不
間有刺史何得不反戴僧靜對世祖稱諸王爲天王
猶謂諸王皆天系似有說也而子懋自以爲天王是
其意以王與皇帝等爾故自稱之爲天王也當是時
西昌侯鬱方圖弒立綱紀蕩然豈子懋以名爲不足

校而遵爾耶然名數階級古今所最重者何子懋
一切不顧敢以自與如是其輕也是故知爲國者禮
爲重知爲禮者名爲重齊之世禮旣壞亂名又盡廢
尚爲國乎哉

兼山郭先生說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六之則三十六
又四之則九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之則二十四
又四之則六也故曰九六乾坤之策此其言六者卦
別六爻也所得則每爻之正策也言四者策以四揲
也所得則老陽老陰之正數也義固然矣然兼山先
言大數而次言六之四之者皆非也正當云乾之策
二百一十有六如卦別六爻而一則得三十六又以
四揲而一則得九是謂老陽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如
卦別六爻而一則得二十四又以四揲而一則得六
是謂老陰如此則爲相應耳蓋算術凡言幾之者皆

為相乘非相除也

陰陽相配之物而老少又必相當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老陽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老陰也老陰老陽相得為三百六十則周期之日也乾之策一百六十有八少陽也坤之策一百九十有二少陰也少陰少陽相得為三百六十亦周期之日也借使老陽少陰為耦則得四百單八課於周期之日為多四十有八使少陽老陰為耦則得三百一十有二課於周期之日為少四十有八多亦不能成歲功少亦不能成歲功蓋陰陽不相當也然其過與不及皆適均於四十八者陰陽老少之數皆相隔者二而乾坤每爻之策皆二十四二之二十四計得四十八也以是推之老陽多於老陰之策七十二則陰不及陽者二爻也少陽少於少陰之策二十四則是陽反不及陰者一爻也

陰不可太過陽不可不及故於乾坤之策不取少陽少陰而專取老陽老陰三百八十四爻不取七八而獨取九六也

國語楚觀射父為昭王言祭祀云祀加於舉且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又鄭史伯為桓公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云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韋昭注云計算也材裁也賈唐說皆以萬萬為億後鄭司農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從古數也經常也姦備也數極於姦萬萬兆曰姦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事兆物王收其常入舉九垓之數也李子曰以定名論數宜從古率以攷數論數宜從今率蓋億萬之數今率必盈萬萬而古率祇以十之宜已十之者一進位也是其循前後之名則順而其為數則局促

而易窮謂盈萬萬者所進之位又有二等一則萬之後億之前四進位而一改名一則凡億之後須八進位而一改名是其於前後之名或若參差不齊而其為數則廣大而為用則不可以遽窮焉蓋數有通率有進率退率不可一概論也自一二三四而至此數之通率也自一十百千而至於萬此數之進率也自分釐毫絲而至於忽此數之退率也其進數無窮而退數亦無窮今且以進數言之自一至十為通率固不必論自十至百自千至萬之類為十進亦可為一進亦可夫一與十不曰始終之極歟不曰相懸之甚歟然得為一進而又得以為十進者為有進率而又有通率也然通率猶子而進率則猶父焉父統子業故取一進位而不取十進位也自十至百猶不拘於通率而況自萬以上乎故自萬以前每進改名

自萬以後雖用進率而其名或改或不改是以有古今之別也自萬至億一進而改名者古率也四進而改名者今率也自億至兆以上又與此不同矣自億以上依古率則一進而改名依今率則至八進位然後得改名也故今之算數自一至億凡八進位自億至兆亦八進位等而上之至於京垓種壤溝澗正載皆若是而已矣韋昭注前已著賈唐之說後雖復引鄭司農古數之語而卒言萬萬兆曰姦則昭之意實用賈唐說耳史伯論數云十百千萬億兆經姦觀射父論數云百千萬億兆經咳姦古字通用今作垓亦作該皆同經亦數也今算術大數曰億兆經垓邵堯夫皇極數于億兆之後即繼之為京求之音義經正為京耳而韋昭注云經常也經固訓常而非史伯觀射父之意也詳國語本旨自十百而上皆進一位

以命數昭不及此而遺經誤解已為背戾乃復云萬兆曰茲則是於古今之數兩俱不得其說也為章注者奚自而宜宜云萬兆曰經萬萬經曰茲則得其正矣

書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今王其如台此一句蓋重高宗彤日中語也孔安國皆以台為祖已祖伊自言其身三山林氏以台為紂自言之案書言台者多是帝王自舉猶稱朕云耳不必求上下義只以一字論之林為優

西伯戡黎奔告于受孔安國傳云受紂也音相亂然黎則今之黎城史記作者何也豈亦以音相亂乎皆不可必也

定風波曲凡有五唐歐陽炯定風波首云暖日閒窗映碧紗小池春水浸殘霞者詩句定風波也至今詞手

教習古今注三

上

多為之此不可以備錄近世趙獻可作詞有曰芳心事事可考者定風波慢也俚俗又有定風波者所謂宮調者也又本事曲子載范文正公自前二府鎮穰下營百花洲親製定風波五詞其第一首云羅綺滿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尋芳去浦映花花映浦無盡處恍然身入桃源路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喪歸時數鶯解新聲蝶解舞天賦與爭教我輩無懼緒尋其聲律乃與漁家傲正同又賀方回東山樂府別集有定風波異名醉瓊枝者云檻外雨波新漲門前煙柳渾青寂寞文園淹臥久推枕援琴涕自零無人著意聽緒緒風披雲帳駉駉月到萱庭長記合懽東館夜與解香羅掩翠屏瓊枝半醉醒尋其聲律乃與破陣子正同右五曲中前三腔固常聞之其後二腔未有人歌者不知此二曲真為漁家傲破陣子而但為改

名定風波乎或別有聲調也予以為但改其名耳不然何為舉世無人歌之而又徧攻諸樂府中無有詞語類此而名之為定風波者也

東坡贈勝之減字木蘭花有云要賭休癡六隻散兒六點兒東坡意以為六隻皆六點此色乃沒賽也然此一句中開少皆字意卻便是六隻散兒都計六點而已纔得俗所課六丁神乃色之最少者耳只欠一字辭理俱訓

詩史云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歐陽永叔謂河豚食楊花則肥韓偓詩云柳絮覆溪魚正肥大抵魚食楊花則肥不必河豚治又以為不然魚未必食楊花而肥蓋此時魚之所食之物皆豐美故魚自肥也今驗魚廣之處當其盛時莫不肥好豈必其地悉有楊花耶

教習古今注三

上

杜詩宴楊使君東樓云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為此為字乃用論語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及三年不為樂之為或讀樂作洛者非

前人論三古各別者從所見者言之故不同然以吾身從今日觀之則洪荒太極也不得以古今命名大抵自羲農至堯舜為上古三代之世為中古自戰國至于今日以前皆下古也蓋吾目之所觀者今也古今相對為辭自非吾身之所接莫非古矣不待千載之上始得謂之古也

俗以優伶為無過蠱此亦有所出晉語曰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夷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為我具特羊之羹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

檀弓上子路弗除姊喪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

忍也注云行道猶行人義非是行道之人猶云塗人先王制禮自不可過若謂不忍可除而猶不除塗之人皆有此心安在其爲先王之禮乎故子路聞而除之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至既入其莛又從而招之李子曰天下萬事之不同必歸於至當苟以是而來歸如之何其拒人也祇有受之而已然當孟子時楊墨塞路孟子不以辭而關之聖人之道息矣因自云今吾之所以與楊墨辨者如追放逸之豚雖已入其闌豈猶恐防閑之不密或奔走而之他故又須時時從而招呼之蓋病異端之甚

杜詩醉中往往愛逃禪或者云逃禪之逃卽逃楊逃墨之逃逃醉也杜詩此言謂逃禪而醉也或者之論非

教齋古今卷三

十三

是逃固醉也而謂此詩爲醉然而醉則誤矣逃禪者大抵言破戒也子美意謂蘇晉尋常齋于繡佛之前及其既醉則往往盡破前日之戒蓋逃禪者又是醉後事耳若謂醉禪而醉何得先言醉中乎又有人說云逃禪者逃于禪謂竄投于禪也如其說則大與孟子逃楊逃墨之逃異矣

荀子青出於藍青于藍此語明白無可疑者而東坡以此爲無異夢中評原坡意必以青藍二者皆色不應色出於色而疑爲夢語也坡公不知青自其色而藍自其作色之物耶東坡不喜荀揚學故凡二子之言纖介之病攜摭者無不至

史記載陶朱公中男殺人囚于楚長男往救之既進金于莊生俄而聞赦以爲赦則弟固當出重千金虛棄復見莊生取之辭去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見楚王

曰臣前言某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賂王左右故有赦楚王大怒遂殺朱公子其長男持弟喪歸朱公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治謂此事不可信驗之史蓋朱公初欲使少男往長男以己家督不使慚欲自殺朱公不得已遣長男行且遺書所善莊生曰至則千金聽其所爲莊生素以廉直聞于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乃以星變說王下赦令夫以陶朱公之智在父子間有性命之急審知少男可使長男固殺弟乃因長男奮激之故更無一語以解譬之便爾捨棄中男是豈有父子之情哉此其不可信者也莊生以廉直名一國脫不廉直朱公必不與善國人必不師廉直如此而以孺子取金之故遽生福心橫出詭辭以殺所善之兒則爲莊生者亦不仁矣且莊生誠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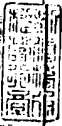
教齋古今卷三

十四

人之金否乎誠婦勿動則誠不愛人之金也誠不欲殺人否乎勸王脩德則誠欲救人之死也誠不愛金誠欲救人之死雖無所受書于朱公無所得金于長男猶將匍匐而前而今也有可以活人之術因金去已而致人于死又深負朱公所以付託之心是烏足以語廉直哉此又不可以信者也有不可信者二而讀史者皆信之以事奪理以辭奪事而已學者毋以事奪理毋以辭奪事則其是非言否雖在百世之上當自有以見之

肉薄攻城或以肉薄爲裸袒或以肉薄爲逼之使若魚肉然皆非是肉薄大抵謂士卒身相而肉相迫也齊泮言於明皇曰王毛仲小人寵過生姦願陛下密之已而因餞麻察道禁中諫語察遠奏之下制泮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俱貶泮戒上令密而自洩其語坐

此謫降臣不密則失身矣而爲察者言之無所益
不言無所損亟以澣語奏白浮躁傾險賣友要君吁
可畏哉事在開元十七年



敬齋先生古今鞋卷之四

王摩詰送元安西詩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其後送別者多以此詩附腔作小秦王唱之亦名古陽關予在廣德時學唱此曲于一老樂工某乙云渭城朝雨和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和西出陽關和無故人當時予以為樂天詩有聽唱陽關第四聲必指西出陽關無故人一句耳又誤以所和刺里離頓等聲便謂之疊舊稱陽關三疊今此曲前後三和是疊與和一也後讀樂天集詩中自注云第四聲謂勸君更盡一杯酒又東坡志林亦辨此云以樂天自注驗之則一句不疊為審然則勸君更盡一杯酒前兩句中果有一句不疊此句

敬齋百金註四

及落句皆疊又疊者不指和聲乃重其全句而歌之予始悟鄰日某乙所教者未得其正也因博訪諸譜或有取古今詞話中所載疊為十數句者或又有疊作八句而歌之者予謂詞話所載其辭疊鄙重複既不足采而疊作八句雖若近似而句句皆疊非三疊本體且有違于白注蘇志亦不足徵乃與知音者再譜之為定其第一聲云渭城朝雨浥輕塵依某乙中和而不疊第二聲云客舍青青柳色新直舉不和第三聲云客舍青青柳色新依某乙中和之第四聲云勸君更盡一杯酒直舉不和第五聲云勸君更盡一杯酒依某乙中和之第六聲云西出陽關無故人及第七聲云西出陽關無故人皆依某乙中和之止為七句然後聲諧意圓所謂三疊者與樂天之注合矣俗語有心避謗還招謗無意求名卻得名此孟子語也

孟子云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俗語有任真省氣力弄巧費功夫此周官語也周官云作德心逸日休

作偽心勞日拙

蕭望之傳鄭朋楚志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胞急也治謂二說皆非楚志猶痛心也楚者謂若捶楚然

後漢臧洪傳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注云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者雲集于京師案范史左雄傳備錄此事然雄前此嘗上言請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

敬齋古今註四

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子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御郡雄之始為四十之請所以求合往古強仕之制且恐白面少年之亂政繼之過抑徐淑深加詰皆者欲以自行其言不少假借也而身忽自舉謝趙二兒為郎何耶豈初志太銳迺遇至此而忘之耶抑謝趙二兒聞一知十果與顏氏等耶何其所言所行前後自相違戾若是其甚也蓋雄之意始上言時惟慮天子之不我聽也已而班下郡國矣猶患天下之不我喜也故因徐淑之舉深詰而卻絕之及其所請之盛行也珍材奇璞亦頗沈鬱於下雄始洒然自悟嚮者之請有近於苛乃奏徵鴻碩居博士職且使公卿子弟為諸生又見物議無他於是汲引廉建奏之天子而拜為郎焉凡以自開

而自闔之自奪而自與之初無一髮爲己私計上之爲公是中之正士風下之合輿情但其幾甚微權甚密有似於繳繞耳史籍具在載究載復則舉主之得失與夫所舉者之當否又得而言焉三子未必有優劣雄意未必有厚薄始終之時異逆順之情遷首低所以生末昂舊詰所以激新奏也

史記扁鵲傳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徐廣曰姓秦氏名越人而不著扁鵲爲官爵爲諡若字以爲官爵則前未始聞以爲諡則尤非其體若以爲字則史家無言首標其字而續書姓名者閒有之矣必在他傳附見或以字行者亦皆以姓冠其首此單稱扁鵲則斷非其字也又禮經言古人始生命名既冠而後有配名之字五十而後有伯仲之字夫扁鵲之稱既不以越人相干又略無伯仲等意意者其爲越人之號歟書

敬辭古今註四

三

傳不著又不敢以自必每每問人人無知者頃讀道藏經軒轅本記乃始知扁鵲已爲前世名醫案本紀云得岐伯帝乃作內外經又有雷公炮製方又有扁鵲俞附二臣定脈經然則軒轅時已有此號今爲越人之藝獨冠當代故亦以此號之初非越人之自稱也

天體正圓如彈丸地體未必正方令地正方則天之四游之處定相室礙竊謂地體大率雖方而其實周而亦當圓渾如天但差小耳又地體凝然不動顯著直方之德亦得謂之方也故乾卦不言天圓而說卦則云爲天爲圓說卦不言地方而坤卦則云直方大

法華經說五欲曰淫慾曰睡眠曰飲食曰自恣曰貪欲由此五欲遂生一切煩惱故維摩詰云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此言五欲可厭

正法可樂雖則云然終不能免愛著之病故佛說世間五欲樂或復諸天樂比之愛盡樂萬分不及一一切愛盡雖復正法亦不足樂況諸天樂乎況世間五欲樂乎

東坡書韓幹二馬云赤髯碧眼老鮮卑迴策如縈獨善騎按晉書王湛乘其姪濟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此善騎之騎自合作去聲讀之書傳中言善騎射者多矣今押作平聲定誤

老杜詩文思憶帝堯杜牧之詩文思天子復河湟東坡詩文思天子師文母皆用堯典聰明文思語思字舊兩音實作平聲用爲優

買島詩云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此固無可取者然倒其三二字云孤館留人雨長江送客風則便入詩家閭域矣又俚俗壁閒語風吹前院竹雨灑後庭花

敬辭古今註四

四

其鄙猥甚者也若倒云後庭花灑雨前院竹吹風雖不能佳亦粗可道也乃知作詩鍊句爲先

小說載明皇游月宮聽樂事人多疑之以跡即心此固無可疑者明皇喜仙而嗜樂性習體服與物合而爲一彼其霄漢之舉絲竹之音雖不真想於一時而方寸之所固有者已去來於夢寐之中也然先夢月宮而後夢聲樂者神仙之事固在於有無之閒而聲樂者乃其平昔所好所謂淪於肌膚藏於骨髓而不能自己者也當其始夢之時於其疑似之念乍萌於靈府故忽然神交於望舒之庭及其心適意暢之極則胸中固有之物不覺自至故卒聞杳杳之音焉此事槩可推見而世俗悠悠者因之附以怪誕之說則繆矣

近世李致美作白雲亭詩云白雲亭上白雲秋桂棹蘭槩記昔游往事已隨流水去青山空對夕陽愁案廣

韻樂機屬即兩切更無他音而李今作平聲用誤也東坡赤壁賦云桂棹兮蘭櫂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李必以樂方光皆吁不容有別韻遠認作平聲讀之耳

太史公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而李斯上書二世云田常因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宜蘇子適遷之矣也史筆承疑一時誤錄容或有之然孔子弟子傳與李斯傳所繫者大非若游俠貨殖之比自可審擇而詳攷之而于一人之身既以為叛臣又以為節士使後人何所取信哉

老泉既破楊雄太以爲無得於心而侈於外又以爲樂天爲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是謂雄之無一而可取也然老泉乃復作太總例何哉既不取則總例亦不作可也今作爲總例而無取於是疑

教習百金龍四

其父而信於子也可乎老泉之意豈不以太實贊於易其書當廢而雄既立例矣又不可以盡廢之惟其總例必如此而後可耳噫言廢則廢言舉則舉既欲廢之又欲舉之吾不知其說也

病僕丈人之承蜩也自謂我有道也五六累九二而不墜則失之者鎚銖累三而不墜則失之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擲之也見莊子郭象謂累三而不墜則失之者十一爲所失愈多非也此乃謂所失愈少耳前累九二而不墜則失之者鎚銖失者鎚銖謂其取蟬常失於鎚銖之閒習之漸久累三不墜則承蜩之失十僅有一至於累五與物化則承蜩之時恆若擲取此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郭既誤以鎚銖爲少故反以此十一爲多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

適矢復杳方矢復寓注云適去也箭適去復杳也

方方去也箭方去未至的復寄杯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疏云適往也杳重也寓寄也弦發矢往復重杳前箭所謂臂解括而大者箭方適杳未至於的復寄杯水李子曰注疏前後俱通惟方矢復寓此一句不通蓋適矢已往之矢也方矢將發之矢也去矢復杳前括而後矢之括已寓諸其弦上矣今郭謂方矢爲方去未至於的義既詭激而且云復寄杯水於肘上則元所措之杯果在何處乎見田子

胥易伎係於應帝王疏則云胥徒勞苦改易形容於天地篇疏則云以是非更相易奪皆不得其說蓋胥易者以才智妄易是非伎係者以伎藝自爲拘係故其下文繼以爲勞形休心者也胥上聲

教習百金龍四

歐陽公不信周易繫辭而於序卦則未嘗置論豈於十翼舉皆不信略摘其一二而言之歟將各有其說或閒有可否於其中也夫六十四卦固有伏見翻覆者亦有彼此對待者必以爲聖人一一而次第之則殆有牽強之累必以爲後人所述特託孔子之名以取信於世則是輕以誣聖牘也與其誣之母信之此蓋孔子見古之易書其諸卦前後相聯悉已如是因而次第之以爲目錄云耳初非大易之極致也或者欲以此爲藝文之深旨則謬矣

老杜寄高適岑參詩云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休明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口駱富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以此詩證戲爲等篇則此老未嘗鄙四傑也

葛洪稚川自號抱朴子著內篇二十卷外篇數十卷內篇則多述仙人丹藥神變之事外篇則文字雜著而

已唐藝文志錄內篇於道家而神仙類關之其外篇
正宜歸之道家而列於雜家類中蓋皆攷之不精也
柳子厚為伯祖妣李夫人墓志銘末云良之山兌之水
靈之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麟趾誰之言者青烏子
青烏子葬書也李夫人葬時未必專據此書但文勢
至此因而用之耳然柳之抒意亦或用程方進傳跋
當復兩黃鶴語乎案地理新書云孫李邕撰葬範引
呂才葬書所論偽濫者一百二十家奏請停廢自爾
無傳且具列偽書名件而青烏子葬經亦在其間則
知子厚時此書復行於世也

楚潘旭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札甲葉
也射貫七札言其能陷堅也晉呂錡射楚其王中目
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以一矢復言其射必中也事
俱見左傳成十六年然養字前後無音則自合如字

讀之而世俗皆從去聲其必有所本乎不爾則妄作
者也

旅卦九三上九 旅之時各以陽剛居物之上俱遭

焚毀故九三之象則云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上九之
象則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謂三上兩爻義當如是
耳王輔嗣曰三居下體之上與二相得以寄旅之身
而為施下之道與萌侵權主之所疑故次焚僕喪而
身危也王說雖近而說不明與者相與為親比也三
居旅泊之時以孤子之陽下比二陰喪亡之義也今
止謂思及於二則王之說漏矣

周顛歎重桓彝云茂倫嶽嶠歷落可笑人也得上老人
以為古人語倒泊以為不然蓋顛謂彝為人不羣世
多忽之所以見笑於人耳此正言其美非語倒也

張祐詠薔薇花云曉風抹盡燕支頰夜雨催成蜀錦機

當畫開時正明媚故鄉疑是買臣歸薔薇花正黃而
此詩專言紅蓋此花故有紅黃二種今則以黃者為
薔薇紅紫者為玫瑰云

嚴武巴嶺答杜二見憶云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
最能詩步兵謂顏延年非阮籍也沈約宋書曰顏延
年領步兵好酒疏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
王出為永嘉太守光祿則謝莊希逸也任至光祿大
夫

詩序國史明乎以風其上疏曰明曉得失之迹哀傷
而詠性情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
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
要其國史所為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逸云國史
采眾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
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

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為史不必要作史官史官自
有作詩者不盡是史官為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
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
史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李子曰凡詩之
去取皆關乎國史之手序因論變風變雅故下文復
言風雅皆本於人之情性風雅無正無變雖皆出於
人之情性亦由國史明乎得失之迹知作者之志所
傷者人倫之廢也所哀者刑政之苛也吟詠情性將
以風上也又知作詩者近能達於事變遠能懷其舊
俗是以詩之去取無一之不當焉故曰發乎情止乎
禮義夫其始也一出於人情而其終也常止乎禮義
非洞達作者之旨何以及此哉于夏所以不推作者
之功而於風雅之體禮義所止一歸諸其國史也言
詩若于夏者抑可謂深於詩者矣今鄭氏乃謂詩無

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故讀稱國史孔氏又謂凡人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為史不必要作史官是何言歟

又鄭答張逸曰國史采眾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瞍歌之李子曰鄭說誠有據然未審令瞽瞍歌時先已有其聲耶悉使之創其聲耶只如鄭說則是初得詩時略無其聲國史去留既定而後樂工造作新聲以配其辭也竊以為不必皆然觀今所傳三百五篇雖其辭之多寡不同而章句大率相類不容併以所得之篇徧付瞽瞍令隨其辭而為之歌也蓋采詩者初得辭時或有有其聲者亦或有無其聲者其辭之去留則在乎史官其美者錄之惡者棄之其聲之去留則在乎樂工視其合者因之其不合者改之或因或改皆求合其正聲而已若夫元無其聲或失其聲者則樂

工始創為聲調以配其辭耳

六義疏曰周禮太史言六詩彼注云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與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勸諭之雅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疏又云其實美刺俱有比興又云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又云凡詩文直陳其事不譬諭者皆賦辭也又云鄭司農云此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鳥獸草木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李子曰比興之為譬諭等耳論語詩可以興孔安國云可以引譬連類引譬連類非比而何比興雖等為譬諭中間自

有小別亦不敢直為一等也但前說主以比為刺興為美則乖矣孔疏概言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蓋有見於此也然則前說亦胡為專以善惡為言乎故鄭司農以比為比方以興為興起己心意此誠得子夏之旨也穎達明悟前說不暢因復辨云比顯而興隱故比居興先尋穎達此語特解駁鄭司農意耳校之兩說後說為優但興字乃有兩讀讀從去聲則為興起之情讀從平聲只為興起己意

四始正為國風大小雅及三頌耳鄭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是也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此圖識家語顧何足信乎故鄭解四始專以人事言之不以詩緯為據誠得之矣及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說詩含五際則復以汎歷樞推云午亥之際為

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是何耶

非角猶言乖張蓋俗語也然唐人詩有之獨孤及酬于逃畢曜問病云救物智所昧學仙願未從行藏兩乖角踰踰風波中

蜀志馬良與諸葛亮書曰此乃管弦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晉書謝尚作鸚鵡舞王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其中旁若無人又樂志云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彈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蓋節者節奏句讀也擊節猶今節樂拍手及用拍版也故樂家以拍版為樂句馬良書稱敢不擊節謂敢不賞音也吳諸葛恪乞佃廬江皖口襲舒以圖壽春孫權以為不可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為不利於是徙屯於柴桑恪與丞相陸遜書曰揚敬叔傳述清論方今人物凋盡守德業者不

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恪意以揚所論述切中時病既聞此語使已喟歎然當時之人誠無知者已獨擊節以稱賞之耳

皮日休七愛詩房杜二相國云翫麟無敵才磊落不世遇美矣名公卿魁然眞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案魏晉舊制三公黃閣廳事始得置鴟尾陳後主以蕭摩訶爲侍中特詔開黃閣廳事寢室並置鴟尾然則黃閣鴟尾皆宰相所居之制也自唐以來亡之矣今人舉皮詩往往以黃閣作黃閣徧攷書傳宰相無有黃閣故事

李太白送李女真至邊壘然也凡壘鬼纏去聲會平區凹尖口掌腦團固陀陽漢皆取其地勢而名之

敬齋古今註四

上

內則馬黑瘠而般音臂漏鄭注云漏當爲螻如螻蛄臭也螻蛄之臭大抵爲土氣也居士者多以此爲名故以蛙爲螻蟪蟻爲螻蟻

洛言洛下稷言稷下相言相下教倉言教下吳郡言吳下又今人言都下縣下言稱下者猶言在此處也

句當二字自唐有之德宗時神策軍又特置監句當以寵宦者貞元十二年改監句當爲護軍中尉以命竇文場霍仙鳴至炎宋過江後以避諱改句當爲幹當則幾於喫口令矣

黃霸爲潁川太守宣布詔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師佐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材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聰明識事吏民不知所出

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治爲天下第一前後八年郡中愈治鳳皇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下詔稱揚以爲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吏民嚮於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及代丙吉爲丞相總綱紀功名損於治郡時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議欲以聞敞奏霸以爲挾詐干名霸又薦史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且令受丞相對霸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李子曰聖賢不能違時而能順時苟非其時而強爲之不仆必顛觀霸之始爲潁川也其用志亦遠矣旣爲丞相蓋將使天下之廣爲一潁川之治也而宣帝之心則有異于是焉宣帝爲政務欲使天下之人雖一毫髮之細蔑敢有欺于我生殺予奪惟我所欲是則宣帝之

敬齋古今註四

上

心也霸乃欲班布教化一如潁川時則所謂東南兕而西北矢也庸烏得而合乎若張敞之刻峭則真與宣帝同之故出一言以劾霸而霸不復振亦理勢之常也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欲以聞而敞遽奏之帝遽信之而霸以是疏何帝之不諦如是甚耶夫霸之神鶡雀也此亦微瑕細類初不足咎況欲以聞之而實未以聞乎帝乃以此罪霸至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則宣帝之于大臣恩亦薄矣蓋宣帝之心與霸本殊雖以一時之譽而相之其論議大事必多有以忤意特無以爲名誚之耳一聞敞言則謂霸之所爲皆無事實張皇布護祇以虛名撼我今又以鶡雀自爲治政美應則其僞僞欺君其來審矣可不黜之乎此所以疏霸而無疑也噫常人之情與己少同則親與己少異則疏自古及今其孰

不然何獨漢宣帝一人而已哉吾姑借霸行事以明夫人情同異之別云

世之勸人以學者動必誘之以道德之精微此可為上性言之非所以語中下者也上性者常少中下者常多其誘之也非其所則彼之昧者日愈惑頑者日愈媮是其所以益之者乃所以損之也大抵今之學非古之學也今之學不過為利而勤為名而修爾因其所為難而引之則吾之勸之者易以入而聽之者易以進也求之前賢蓋得二說焉齊顏之推家訓云自荒亂以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終不為小人也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則今人所謂良田千頃不如薄藝隨身者也韓退之為其姪符

敬齋古今註

卷四

作讀書城南詩云金壁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即有餘則今世俗所謂一字直千金者也古今勸學者多矣是二說者最得其要為人父兄者蓋不可以不知也

敬齋先生古今註卷四

共七千二百八十字

敬齋先生古今註卷之五

鉅

離卦六五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疏謂進王而言公取其便文以合韻本經未必有此意王公亦一體也王公階級雖殊然五等之爵以公為最貴公侯不嫌為君但俾為王耳又疏以離為附著釋文離字音作去聲必當與麗同之

大壯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注云有應於三故不能退懼於剛長故不能遂疏云退謂退避遂謂進往觀注疏大意當謂外卦以向上為退向下為進又象曰不詳也疏以詳為祥云祥者善也注及釋文俱無所發經疏詳詳不別豈古字通用乎然伊川易傳解此爻云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角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不能是其自

處之不詳慎也此說為優

敬齋古今註五

文章兩字之學兩字之體變變不已遂至於無窮然用沈存中括某局法求之亦自可盡沈謂某局之多非世間名數可紀但連書萬字五十二即是局之大率彼局路止於三百六十一而其變動已無名數可紀况數字之多乎今謂其數可盡者世間字書固有限量其變雖多亦不容以無盡也常試以一二字約之其數遂無所逃一二字既已得之則雖多至百千萬皆可以得之矣且以一字為主而欲括盡世間多言之變者以一字乘舉世所有之字而倍之復虛減元數界一是也所以盡乘字數而倍之者既立一字為主別得一字則主客之中一正一倒也所以虛減元數界者正倒之外又有所重也長發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荷天之休傳云球玉綴

表旒章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小玉尺二寸圭也大玉珽也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縹著擔負天之美譽為眾所歸鄉疏云毛以為湯受二玉以作天子為下國諸侯之表章鄭以為湯受二玉與諸侯會同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縹又云春秋襄十六年公羊傳云君若綴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為論故易傳以猶結也秋官大行人及攷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之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李子曰案襄公十六年公羊傳云公會云云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平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何休曰旒旒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

敬齋古今註五

增為贅堦矣以旌旒論者為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據公羊傳與毛鄭二說其實三家俱各不同而詩疏援引公羊之語者以綴贅同音強為說耳世之為文之士不復用古詩說凡言人主之危難便言綴旒甚失義理釋文綴陟劣反又張衛反縹所銜切絳帛韻又史炎切旗幅為縹今孔疏依鄭說云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縹則縹正當從史炎切讀之而釋文止音所銜反計兩音義必不殊臣工篇命我眾人序乃錢鑄奄觀鉅艾注序具錢鈹鈹鑄鈹鈹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鈹艾觀之也疏釋文云錢鈹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鈹宋仲子注云鈹刈也然則鈹刈物之器也鈹鉏類或云鈹也鈹穫禾短鎌也疏又引管子云一農之

事必有一銍一鋤然後成農疏又云鄭讀爾雅以淹為奄故云久也王肅云奄同也李子曰鋤鋤類銍獲禾鎌此二物無疑惟錢銍為刈物之器其義頗味說文止言古田器不言所用而宋仲子注云銍刈也疏因宋注遂以銍為刈物之器以詩意求之銍必開墾之器或種蒔所用決非刈物之器也何者農事耕獲悉有次第必先耕種然後鋤耨既堅既好然後收穫故錢也鋤也銍也詩人以次言之若以銍為刈物之器銍又為獲禾之器刈即獲也獲即刈也兩句之內前後重復而復雜言耨耨此詩不亦太猥亂乎乃知銍為耕墾所須但古今器用不同名號隨時屢改不可攷耳奄觀字鄭氏讀奄為淹以淹為久既不可從又以觀為多亦不可曉王肅解奄為同孔安國注善亦以奄為同則奄字當從同義觀者止是觀漁

敬齋古今註五

三

觀稼之觀此詩蓋謂命我農具女錢耨等物以趨

前李廣傳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張騫將萬騎與廣異道匈奴將四萬騎圍廣漢兵死者過半廣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乃解去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顏說非是先言漢兵死者過半明日復力戰不言勝負何得為虜所勝又能勝虜乎蓋廣敗匈奴誅以驚失期後至而廣獨與虜戰其功過相補此謂自當亡賞

又李陵傳搏戰如搏日手對戰也註曰搏戰若鳥獸之攫搏而戰也如搏言手對戰自何言歟戰自相對又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師

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李子曰謂士氣不起及士身不時起皆非正謂鼓音不起耳不起不振起也李賀詩云霜重鼓寒聲不起蓋用此語

又人持二升糶一半冰如日半讀曰片或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註曰倉卒之際人各持冰一片以備渴若日人須五升此甚無理顏以半為判謂判為大片亦太繳繞半字從片音讀為是

又田蚡傳蚡為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甚謂自尊高示貴寵也註曰侵與寢同古字通用寢不揚也服說短小非生猶身也貴甚貴重之地生貴甚言身居丞相之位也不與上文為人相屬顏說自尊高示貴寵非

敬齋古今註五

四

又蚡以肺附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折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痛猶甚也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肺附二說以上下文斷之其後說為優肺附二字此一卷凡三見此與灌夫傳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附又韓安國謂田蚡曰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披尋語意皆是過自卑抑若以肝肺為解卻見親密之甚其下非痛折節至天下不肅數語頗說頗乖此謂非痛自折節以禮屈下於人則天下不敬重已故下文云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是上禮屈於人之一端也其上文亦云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此其前後之意極明白也師古解以禮屈之翻謂屈已為屈人是何說邪師古意必以為其下

文有坐其兄北鄉自坐東鄉事而此言折節以禮屈之當是使人屈節以下己也殊不知始則折節下

士漸權移人主其終驕恣至於如此耳

灌夫傳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能為石人耶此特帝在即

祿祿設百歲後是屬有可信者乎師古曰石人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日石人者謂常存而不死也祿祿者循眾也石人二說當從後說祿祿言循眾非也祿祿苟且意此之一字指田蚡也是屬即汲黯

鄭當時之屬太后既自言百歲後人皆魚肉吾弟故又言景帝能為石人而不死耶此田蚡特以帝在即得祿祿苟活設爾百歲後是汲黯之屬有可信者乎師古以祿祿為循眾則指言景帝汝在尚循眾也其說雖通殊為牽強

敬齋古今註五

五

又田蚡怒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秃翁言嬰無官位版授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秃言當共治一秃翁也師古曰服說是註曰服說非張說是張說雖是亦頗鑿秃翁祇謂年老髮少耳不必言嗜酒而秃也

又劫嬰瀆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註曰矯先帝詔書以為國家害也

東坡大全集所載漁樵閒話凡十一事萬回言明皇五十年太平天子一也李嬌真才子二也霓裳曲誕妄

惑人三也妃子竊吹王玉笛四也田承嗣殺舞馬五也李忠化虎六也王載玉樹曲七也聶隱娘為劍俠八也長慶中人見佞鬼九也李尚書以皮城守五

原死求德政碑十也李義山賦三怪物十一也其言論頗涉粗淺恐非坡筆縱是坡筆決其少作然獨記

俛鬼一說為能曲盡小人之所為雖百世不可廢也又載艾子雜說凡四十一事雖俱俳優俚俗之語而所託諷大有切中於時病者卻應真出坡手

又坡集中有詩評兩卷引據叢雜殊可鄙笑蓋中閒既有坡說而復有後人論坡者一切以坡語槩之不知其纂集者誰也

地理新書載三字姓宮音曰步六孤商音曰可尼渾角音曰侯莫陳羽音曰赤小豆郁久間此等已不可攷而又載三字闕五音者曰破六韓阿逸多等凡六十

姓前步六孤等皆有音而此悉闕之豈前步六孤等五姓可配以五音而此六十姓俱無所屬乎夫有是姓則有是言有是言則有是音而此六十姓無音者當是昔人以五音姓氏相配時未始知之耳且三字

姓其無音者尚如此之多况自死獨膊并強六斤等

敬齋古今註六

六

以四字為姓者耶以是知音姓相屬真同戲論用爽厥師則爽為明女也不爽則爽為昧父母昆弟則昆為長垂裕後昆則昆為後驩虞如也則虞為喜閒

於憂虞則虞為懼貴介公子則介為大憂悔吝者存乎介則介為小亂臣十人則亂為治亂邦不居則亂為危媚茲一人則媚為忠取媚於上則媚為佞秉心

塞淵則塞為實茅塞子心則塞為蔽飲酒溫克則克為良克伐怨欲則克為很降之百祥則祥為吉毫有

祥桑則祥為凶汨作則汨為治汨陳五行則汨為亂擾兆民則擾為安庸人擾之則擾為煩必有忍其乃

有濟則忍為忍忍人殘忍則忍為暴皇極則極為大中至正之道六極則極為貧窮大惡之稱因知古人文字字無定論惟所從言之異案此條見卷一第少今人以有書借人借書還人為二癡此出於殷芸小說

云杜預書告兒古詩有書借人爲可嗔借書送還亦可嗔雖癡嗤兩字不同而意則同之

李白寄遠云一日望花光往來成白道注云一作日日

采靡蕪上山成白道小本云百里望花光往來成白道三聯意各不同予謂前聯爲勝

東坡詩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使花開按古今詩話云韋七七每醉歌云解醞遠巡酒能開頃刻花又

詩史載殷七七事云七七有異術嘗與客飲云某有

藝成賓主歡卽顧屏上畫婦人曰可唱陽春曲婦人

應聲隨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歸家

柳自飄香雪如此者十餘曲然則使花開者乃韋七七非殷七七也東坡此詩誤以韋爲殷耳不然二事所載果有一誤也

敬齋古今註五

七

淵明責子詩云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又云天命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而杜子美以爲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黃魯直書淵明責子詩後乃云觀淵明之詩想其爲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於詩可謂痴人前說不得夢也如魯直此言則子美爲俗人淵明而果未達道乎子美而果俗人乎乃知子美之言亦戲言耳陶杜兩公之詩本皆出於一時之戲誠不可以輕議也當爲知者言之

周天十二次二十八宿有以兩宿爲一次者有以三宿

爲一次者或者謂四正之位其所據不得不大故占

三宿其餘各居一偏故止二焉此果有定論否前律

志云東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度

南方一百一十二度東方七宿至少較南方少三十

七度又逐宿較之觜宿不及井宿者三十二度雖其

測望之時遠近疏密之不同上下旁側之有異亦不應相懸如是之甚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

旦建星中按天文志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今

不取鬼斗而取弧建者孔穎達云弧星近井建星近

斗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不可的指昏星之中故舉

弧建定爲中也審如孔說則星有相近於正中者皆

得與于四七之列也夫古先聖哲以天體本無可驗

于是但視諸星運轉卽謂之天凡十二舍二十八宿

三百六十五度及九道之類率皆強名之故謂其術

爲綴術所謂綴者非實有物但以數強綴輯之使相

聯絡可以求得其處所而已故星之近乎赤道當乎

正中取易見而可以指名者而強名之曰此二十八

宿也不如是無以考七緯殷四時亦既名之爲宿矣

又從而分配四方爲鳥獸之象焉此所以各占之度

或以甚多而或以甚少也是則天體可以強占天星

可以強分其于二十八宿之內亦可以減之而其外

亦可以增之也設令今人有自我作古者出分周天

爲二十四宿方別居六定之爲九十度有奇次別居

二定之爲三十度有奇其誰曰不可若然則次舍乃

更易分中星乃更易見弧建之類皆可以爲列宿而

列宿之度數亦必不至於多寡之懸絕也然而聖人

不爲是截然易曉之術而反立參糅難明之數何者

蓋其妙達無方以神道設教奇耦錯綜中有深意于

其測望之時略取其易見者而強名之以詔後世耳

月令日在營室疏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有三十度總三百六十度餘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

別爲九十六分總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

一爲二十四分并之爲五百四分十二辰分之辰各

敬齋古今註五

得四十二分則是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計之日月實行一會惟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一歲會數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李子曰度不別為一百而別為九十六者取分下之全數耳若以一度為一百分則五度四分度之一通分內得五百二十五卻以十二辰分之則辰各得四十三分七釐五毫亦為四十三分四分分之三也

法雖有小分小杪然此四分度之一本以零數難計故分割之時欲得全分今於分下又帶零數則無再分必欲再分則其數轉煩所以度別為九十六分而於除之時每辰之下各得其全數也

屈原傳原勸楚懷王殺張儀其事纖悉備盡楚世家載勸殺張儀者乃謂昭睢而屈原沒不復見若以為簡冊繁多要使姓名互著則在左氏春秋傳有之在遷

九

九

史故無此例若以為昭睢本主此事原特副之則屈原傳略無昭睢一言而原之事跡明白乃爾兩者皆無所據何耶此蓋舊史去取失當馬遷筆削時不暇前後照顧隨其所載各自記之遂使世家與列傳異辭

乘輿之乘經史音釋俱去聲讀老杜詩巴山云巴山遇中使云自陝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迴而乘字作平聲用之似誤

詩采芑篇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淵淵自為鼓聲闐闐自為軍旅眾多之狀闐闐猶俗所謂駢闐也而鄭氏以為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詩意恐不其然兩無正篇芑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鄭以巧言為善言謂以事類風切凱微之言非也此乃巧言篇所謂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之巧言也巧言中蛇蛇碩言

出自口矣此乃當篇所謂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之行言也而毛以蛇蛇為淺意鄭以碩言為言不顧行皆非也

信南山疆場翼翼自是疆畔比次整齊之意毛以翼翼為讓畔疏又以為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之使疆場之上翼翼然開整讓畔然則下文黍稷或或亦當云黍稷所生之地其農人皆或或然有文禮也尋文觀義(論)有如是之理乎

角弓無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猱之性善登教之登木則登必高塗之性善附以之附物則附必固以喻小人之性喜讒佞而幽王好之則讒佞必愈甚故詩人曉之曰王其勿教猱猱之升木也若教之升木是猶以塗塗物豈有不附著者乎言小人不可昵近惟當信任君子耳今王不知其然於

九

九

其九族之中號為君子有微美之道者可親而不親乃於讒詔邪佞之小人與之連屬也鄭氏箋以為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又謂君子得聲譽小人樂與連屬實所未喻

白華篇嘯歌傷懷念彼碩人實勞我心正指申后為碩人如碩人其頡衣錦綉衣皆指美者而言理明白而辭婉順無一毫可疑而說者乃以為褒姒一何所見之偏耶

詩大明篇會朝清明毛云會甲也疏謂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毛云會甲者非訓會為甲以會朝為會甲也以會朝為會甲者謂共會于甲子之朝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又曰羣后以師畢會皆會集之明文也會朝清明言所會甲子之朝不待前徒倒戈

己翦股殺紂天下翕然變濁亂而為清明也疏謂甲子之朝則誠是而云會值則與毛傳悖矣

生民或簸或蹂毛云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云蹂之言潤也春而杵出之簸之又潤溼之將復春之趨於鑿也疏孫毓云詩之敘事率以其次既簸糠矣而傳以蹂為蹂黍當先蹂乃得春不得先春而後蹂也既蹂即釋之烝之是其次也箋義為長李子曰孫毓之言非也蹂者投抄之也今之春者既已簸去其糠矣必須重為蹂投然後復投曰中而春之先蹂後簸自為次第然今蹂字次簸而言則是未簸以前將春之際蹂雖不舉其蹂自明又既簸且蹂必將復春再蹂春足以見趨鑿之意矣孫取鄭說為長則必以蹂為潤溼當之以蹂為潤匪治攸聞

既醉篇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李

敬齊古今註五

上

子曰羣臣助祭之時更相攝歛濟濟然威儀其是謂人有士君子之行矣羣臣所以皆然者豈非君子之成王有孝子之行以感動之乎成王之有孝子之行也無有匱竭常能錫予汝之族類德教所漸天下成風故使羣臣化之威儀如此今鄭氏以為王之羣臣威儀甚得其宜皆為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則此說失之矣其實經中君子皆斥王而言鄭祇以序稱人有士君子之行遂誤箋此句直指羣臣若必謂之羣臣則下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音果何屬歟疏家既申毛說復與鄭同又以謂羣臣有此孝行不有匱竭能以此道轉相教化則天長賜予汝王以善道意謂臣行大孝天錫人君以理推之一何乖異蓋天子之孝莫大於使天下太平以此錫類則宜乎當世人有士君子之行此詩之本意也

愆過尤皆甚之之辭故愆從衍從心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不愆非揠苗也不忘非舍田也茲成王所以為令德也夫

卷阿篇似先公首矣鄭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說者曰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說者之言非也士事也公功也先達例有此解蓋先公即是先王之功

揚子重黎篇或問音于越曰伎曲請問曰始皇方虎列而梟磔士猶腊肉也越與抗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仕無妄之國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撓自令之閒而不違可謂曲矣註曰始皇之世是古非今者族而越請之事援古證今可謂有才技矣然而君子之出也必仕無妄之國食無妄之粟則然後可以分無妄之撓也令美也閒際也違去也始皇自謂德兼三皇功

敬齊古今註五

三

備五帝所謂自美者也於此之際越不違去之則亦不直矣自令舊注李軌謂越自令與始皇并以為無道宋咸謂秦無道如是越自使令之閒不能違去於秦皆非

桓帝時渤海王慳多不法史弼上書事曰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滋蔓為害彌大據隆於友于一句似不成語今詞賦家用此等謂之透字俚俗人道此等謂之歇後是皆破碎之極輕佻之甚固非為文者之所貴也况君臣相與都俞之際可如是之非乎史筆此章若曰隆友于之情則猶為典雅也

東坡贈王子直詩首云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閒挂百錢游其第三聯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晉阮修字宣子常步行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而飲今改云杖端蓋避下句橘千頭之頭也孔

稚圭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
陳蕃乎稚圭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耶鼓
吹者所謂鹵簿之鼓吹也稚圭自以蛙鳴爲鼓吹今

以蛙鳴爲笙歌亦似與本事不類
相於相爲也俚俗語耳而老杜詩兩用之贈李八祕書
云此行雖不濟良友昔相於奉贈盧五丈參謀云老
矣逢迎拙相於契託饒

馬援傳乘下澤車注云周禮曰車人爲車行澤者爲短
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然則短轂
則狹車也下澤車言低且狹也又御款段馬注云款
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注非是款段蓋連絲語猶今
世俗言骨董云耳

五星聚非吉祥乃兵象故高祖入關五星聚于東井則
爲秦亡之應攷之書傳五星之聚不獨漢世有之在

徵諸古今雜五

三

唐世爲尤多武德元年七月鎮星太白辰星聚于東
井二年三月復然是年關中分裂天寶九載八月五
星聚于箕尾燕分也占曰無德則殃至德二載四月
歲星熒惑太白辰星聚于鶉首元和十年六月四星
復合于東井皆占中外相連以兵乾元元年四月熒
惑鎮星太白聚于營室太史南宮沛奏其地戰不勝
營室衛地大曆三年七月壬申五星並出東方占曰
中國利中國利則四夷被兵也貞元四年五月歲星
熒惑鎮星聚于營室占曰其國亡地在衛分元和十
一年十二月鎮星太白辰星聚于危危齊分又十四
年八月歲星太白辰星聚于軫軫楚分占曰兵喪開
成四年正月熒惑太白辰星聚于南斗推度在燕
辰星聚于畢昂在趙魏之分詔鎮州王景崇被衣冕

軍府稱臣以厭之文德元年八月歲星鎮星太白聚
于張張周分占曰內外有兵爲河內河東地大約星
聚少則其用兵少星聚多則其用兵多天變人事有
若符契焉或曰星變偶然耳隨變隨應未必然也或
者之言非也姑以唐事驗之其大者有徵則其餘槩
可見矣太宗貞觀年中天下太平不聞有星聚之異
天寶九年五星聚燕後數歲安史煽禍中國塗炭至
累世不息是何得爲偶然哉

徵諸古今雜五

十四

敬齋先生古今雜卷五

共七千八百五十六字

敬齋先生古今鞋卷之六

渭上翁公論史記子政說云邯鄲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期音基大期者周歲十二月也太史公傳特著此者所以證諸侯之史之妄世傳之非李子曰大期之期止當如字讀不當音基期謂生產時限耳今音基而解作十二月甚與本文相戾渭上翁長于史學者也所著公論誠公不誣但此段可削去

晉書王獻之為謝安長史太極殿新修成欲使獻之題其榜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書法錄云魏明帝凌雲臺初成令韋題榜高下異好就點正之因危懼以戒子孫無為大字楷法王僧虔名書錄云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榜而未之題籠盛韋誕鹿盧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李子曰魏明帝之為人入人中俊健者也與工造事必不孟浪況凌雲殿非小小營構其為匠氏者必極天下之工其為將作者亦必極當時之選樓觀題榜以人情度之宜必先定豈有大殿已成而使匠石輩遽挂白榜哉誤釘後書之說萬無此理而名書錄載之晉史又載之是皆好事者之過也名書錄又謂去地二十五丈以籠盛誕鹿盧引上書之事果可信耶晉書雖引此事而復著獻之語謂○有此事則亦自不信也書法錄言高下異好令就點定誕因危懼以戒子孫則此說其或有之晉書又稱誕書比訖鬚髮盡白此尤不可信者前人記

敬齋古今鞋六

一

周興嗣一夕次千文成鬚髮變白已屬繆妄而誕之書榜特茶項耳危懼雖甚安能遽白乎

世本云奚仲作車或謂虞書云車服以庸奚仲夏之車正乃在唐虞之後何以謂之始作車乎予以為不然蓋奚仲以前雖已有車殆皆推輪制至奚仲則加改而新之亦得謂之作也

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金石竹匏土革木七音乃世間自有之物惟絲不然必蠶於桑者之手而後成焉世本及桓譚許慎皆云神農作琴而蔡伯喈琴操云伏羲作琴夫有琴則必有弦有弦則必有絲絲之為用當不專於弦索蓋以織縑帛製衣服而為之主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說者曰軒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然則羲農之世其無絲也審矣

敬齋古今鞋六

二

此時無絲又焉得以為弦索者乎吾謂蔡邕及世本諸家之說皆妄也弦索之音必自夫黃帝時有之或者難予曰羲農之世果無絲則易胡云乎庖羲氏作結繩而為網罟曰遠古悠遠是之與非非我輩所能悉大概曩之所為繩非若今之所為繩也菅蒯之類皆得為之豈可以網罟而擬弦索哉

相如上林賦曰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灑出入涇渭鄠鎬瀆滸紆餘逶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然後灑灑潢漾安翔徐回鬻乎瀉瀉東注太湖行溢陂池李善曰太湖在吳縣尚書所謂震澤也沈存中駁之曰按入水皆入大河如何得入震澤渭上老人蕭公復為辨云此自賦客誇大之辭廣張瑰璋奇怪之說以動蕩人心然後列其諫諷之言耳固非法度之言也安可以圖經地志責其

物產所生成山川所終始哉沈存中獨譏相如亦自強解事也李子曰沈存中雖似強作解事相如亦自強爲文蕭公亦與強出理文人誇誣固其常態然要不可以悖理賦雖主于華採何至使秦川之曲折行數千里以入東南之震澤乎存中以正譏之而蕭公以權直之吾見直者之私而譏者之公也

津南王先生病淵明歸去來辭樂琴書以消憂謂既云樂琴書矣復何憂之可消乎王先生亦過論矣語述而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自言樂以忘憂自謂樂道以忘憂也孔子樂道以忘憂淵明樂琴書以消憂惡乎不可

爲政篇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疏云眾星共尊之故釋文其音去聲鄭作拱俱勇反鄭說實優故學者皆讀

從上聲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疏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治曰孔注是邢疏非此蓋謂先德行而後言語也先行斷句其言而後從之者猶云而後其言從之邢乃謂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殊無義理

奚其爲爲政疏云此外有何事其爲爲政乎依疏此說是二爲字俱平音也予謂不然奚其爲爲政者此言孝友便是爲政之實何必爲人復爲政乎上爲字于

僞反

述而篇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言當時貴文章而賤德行文莫吾猶人也猶言文章吾不能如當時之人身行君子之道者則吾未之有得也未之有得猶言未之見也

史記伊尹處士湯迎之五反然後往從湯以爲相李子

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然則必有道而不肯以輕出者謂之處士可也中無所有而尸處士之名者索隱而行怪者也故杜牧之送粹處士序云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其在山也非頑如木石也其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與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論人若牧之則所謂不失名實者矣而今也畫工鑄師人人得而稱之人人得而與之彼其畫工鑄師果皆伊尹之徒哉

前人辨開元通寶錢爲高祖時鑄歐陽詢書後來無再鑄者此攷覈之不精也案唐食貨志云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又云乾封元年

改鑄乾封泉寶錢

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又云開元二十六年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兩京用錢稍善米價益下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是則高祖時已置此錢高宗時又鑄之宗時又鑄之不得獨云高祖時鑄此錢也錢又舊有三等曰八分曰篆曰隸不得獨云歐陽詢書之也今所存止見詢書者蓋爲分篆二體者甚少耳

漢書李廣傳元狩四年大將軍等大擊匈奴廣爲前將軍大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少水草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臣願居前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毋令廣當單于廣固辭大將軍勿聽令長史

2 升 6 1/2

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
起行意象愠怒又廣與右將軍食其趙上合軍出東
道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還使長史持構膠遺廣
因問其失道狀廣未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
曰諸校尉亡罪乃廣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
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
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徒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
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
遂引刀自刎之莫府三字凡兩見顏師古注曰之往
也莫府衛青行軍府顏說非也之語佐此廣之莫府
謂李廣之莫府也若以之為往以莫府為衛青莫府
則何為曰急詣部如書也其下文長史急責廣之莫
府上簿其意與此不殊廣以長史責其莫府上簿因
拒之曰諸校尉亡罪乃自我失道吾今自上簿已而

敬齋古今註六

五

廣身至已莫府中乃謂其麾下云云前以廣不從故
令急詣部後以廣失道故令急上簿長史之責廣者
此二事耳俱非使廣親往大將軍府也莫府雖將軍
所居其下諸校尉并參佐等皆得言之上文莫府省
文書是也

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
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
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
帝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霍去病青
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
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事史又云子夫幸有身
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李子曰衛霍皆淫婦人
所生資緣中宮為侍中至封侯乃知功名之來初無
分于君子小人而恆在夫逢與不逢之間世之人有

少才力輒抗志自負必期一日攫取富貴于霄漢之
表以致取訶者多矣(註)知運有通塞數有奇偶者乎
故孟堅備錄二子始終之事云青為平陽侯家人少
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嘗至甘泉
居室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去病所將常
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天幸未嘗
困絕觀史筆所著則二子之所遭遇槩可見矣
衛青傳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
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為一級因復名
生獲一人為一級治曰生獲不當言級此顧上斬字
為文而顏顧捕字為解誤也既言斬復言捕者先捕
得而後斬耳

敬齋古今註六

六

霍去病傳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
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苟悅漢紀作票
鷄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
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師古雖破服音然依服音讀
其義亦通而顏直不取者正用荀紀文耳此二字集
韻亦皆收入去聲蓋與顏意同也老杜詩悉作平聲
則實用服注也驃騎之驃今世皆作去聲讀又不作
飄音而直作票音則又異于服音矣

又捕斬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
為多過於所當也一日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
數多故曰過當也師古兩說俱通然當字不替音切
後人無所適從據當字亦有兩音平聲讀音謂其過
相當之數則師古之後說也去聲讀音猶今世俗言
其太甚者則師古之前說也又下文殺傷太當師古
曰各大相殺傷治以為不然殺傷太當止是殺傷大
率相當此當字乃從平聲讀

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滅十七師古曰祭天金人今之佛像是也屠音儲師率滅十七者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滅其七也一日漢兵失亡之數難曰捷捷報也首虜言級者言虜得而斬之師率滅十七言漢兵少而匈奴兵多也去病能以少勝眾故嘉之師古謂師為匈奴之師史法匈奴兵不得言師又謂所滅為漢兵失亡之數武帝此語本欲褒賞去病之功不宜復言漢兵有失亡也二說俱不安

渾邪王等謀歸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難曰道音導使人先要約令漢軍導引入邊界

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

收釋古今註六

七

騎隨之也治曰今回紇人善畜騾騾有日行七八百里不必驢種馬子乃自有騾種耳其騾生時須剖母腹亦有不剖而生者然其力不及殺母者單于所乘必此輩也以騾堅耐馬易乏故不乘馬而但乘騾也羸字按韻作羸或者羸與裸字同音羸羸聲又相近故借用之不爾乃印本之誤

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邱呂反以是推之去病之去亦應上聲讀而音發不著蓋闕

約經齋絕大幕治曰絕字李廣傳南絕幕師古曰絕渡也

去病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穴躡鞠也服虔曰穿地築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感躡而戲也躡音徒臘反鞠音鉅六反鞬曰鞠今之氣毬也古質朴不解著氣故但實之以毛穿穴躡

鞠者穿地築作場穴蹴躡毛毬其中蓋古軍中之戲非若今世築毬之巧也

師古曰最亦凡也此說不通下連言大將軍青凡七出則最不得為凡最者功最之最言功之最大者也上文曰詔青尚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師古于此云字下發注又以最字獨為一句恐不合班固意思以為云字當下屬不當上屬云最者云功之最

大者也故前最最大將軍後最最票騎將軍隋志云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蓋西晉未有此法也于南渡後始有之今世定稅錢則每二十分中取一與古不同隋志云萬錢估四百是三萬錢估一千二百也據今法三萬止取錢千是今輕於古六分之一也隋志又云賣者三百買者一百今法亦與

敬釋古今註六

八

此不同今則應有市易而漏稅者有契坐買主無契坐賣主則今之法課之於古大為緻密而詳盡也蓋古法意謂賣者得錢故輸多買者已費錢故輸少殊不知賣者為不足且無所事券刻故不當輸而買者為有餘且文契須在手故當輸至其買賣而無文契書匿物不稅則自是賣者之罪此豈不為緻密而詳盡于古乎

楊子雲謂餘耳光初寶灌凶終此語頗不類子雲所謂光初者謂有昧於卒也所謂凶終者則必謂有吉於始也皆指交友之難而言之餘耳初相與為勿頸交可不先為光乎其後迭相魚肉是於卒甚味味也若王孫仲孺則有異為是矣始嬰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是其始相得甚驩也厥後夫

為嬰故遂怒武安侯蚡罵臨汝侯賢雖至戾辱程將
軍夫既繫居室蚡遣吏分曹逐諸灌氏嬰媿為資
使賓客請嬰之夫人諫嬰毋銳救夫恐併得罪嬰曰
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盛
推夫善且言蚡短卒與俱棄市是二人始終之閒交
友之分無一毫之不盡也若嬰之不知時變夫之無
術不避取禍之道甚於自戕則子雲謂之凶終亦宜
矣然是言也特以答或者之問交也不主為修身慎
行而發前既言餘耳則後不當以竇灌承之竊謂竇
灌之問當為田竇之問則其言有緒可抽矣蓋嬰為
大將軍方盛蚡纔為諸曹郎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
子姓丞相縮病議置丞相太尉蚡又從籍福之說讓
魏其為相而已為太尉又俱好儒術推較趙綰王臧
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以禮為服制以興一太平此其

效舊古今註六

九

始吉也已而嬰一斤不復墨墨不得意蚡起為丞相
驕橫日甚而灌夫粗疏忿激其閒及夫得罪嬰之東
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迺丞相以它事誣之復
因言丞相短武安迺言魏其灌夫日夜招聚豪傑壯
士與論議腹誹心謗不仰視天則俯畫地辟睨兩宮
聞幸天下有變欲有大功而嬰竟以蒙顯戮蚡竟以
被鬼誅此所謂田竇之凶終也雄著書以竇灌比餘
耳誤矣

素問說精食氣則謂精從氣中來道家言精生氣則謂
氣從精中來究竟論之精氣自是一物正因變化不
常遂復判而為二有能練是二者復歸於一本非古
真人而何

道家三一說上一中一下一是謂三丹田達道者能使
三復為一一復為三蓋三丹田精氣神之舍也曰下

丹田關元精之舍中丹田絳宮神之舍則上丹田泥
丸為氣之舍也而上丹田果非氣之舍也曰下丹田
為氣海可為氣之舍則精之舍安在哉以精舍諸中
丹田固不可若以舍諸上丹田尤不可者也乃知下
丹田雖名氣海實精舍也況下丹田不專在氣海蓋
在脾臍與兩腎之閒以臍腎為人受命之始則下丹
田為精之舍可無疑也又氣海有二舊說氣海在臍
下素問則謂膻中氣海也直兩乳閒準素問所言則
中丹田為氣之舍可無疑也精舍諸下丹田矣氣舍
諸中丹田矣神舍諸上丹田將安所寓乎此三一
之正處也道家雖以三丹田為精氣神之舍而不著
所處故為別白之

黃太史莊子內篇論不取向郭以為二子陷莊周為齊
物之書其為黃幾復墓志亦云莊周雖名老氏訓傳

效舊古今註六

十

其斬伐俗學以尊黃帝堯舜孔子自楊雄不足以知
之又曰予嘗問以逍遙游幾復曰嘗恨魏晉以來誤
隨向郭陷莊周為齊物至謂尺鷃與海鵬之二蟲又
何知是則魯直之得莊旨者深矣然其內篇論首云
鷓鴣之大鳩鷄之細均為有累於物則此言反與向
郭輩同之是又何耶蓋將取彼以證此舉粗以及精
而用意過差賓主不明遂使前後之辭自相為戾耳
讀者不可以不審思之

歐陽永叔作詩少小時頗類李白中年全學退之至于
暮年則甚似樂天矣夫李白韓愈白居易之詩其詞
句格律各有體而歐公詩乃具之但歲時老少差不
同故其文字亦從而化之耳

歐詩歡時雖索寞得酒便豪橫老蘇詩佳節屢從愁裏
過壯心還傍酒中來二老詩意正同

歐公黃楊樹賦首云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疑此以前別有語古人文字無有鑿空便云若夫者禮記曲禮於疑事勿質直而勿有下卽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齋禮從宜使從俗鄭氏釋若夫云言若欲爲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原鄭氏於此注釋者意謂上下文本不相屬無用此句相發故別引先穀語以夫爲丈夫鄭之此說亦強爲解耳其實若夫二字衍文耳且曲禮況說爲人之禮前已有語尚不須此二字况歐賦聲律文字專以華藻鏗鏘爲美前無一言遽以若夫一言爲喚句豈爲文之體哉歐公一代儒宗定無此失故予謂此賦其若夫之前必別有語也

又準詔言事書論禦戎之策曰契丹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安在蓋見

中國頗爲元昊所敗故敢啟其貪心伺隙而動耳今若敕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吳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此策前旣言中國頗爲元昊所敗而後云但能痛敗吳賊一陣則軍威大振何其言之戾耶此殆繫鈴御猫之說爲可哂也而公言之者知西北二敵通謀急於虜壤兩國之勢不覺言之之失也又以此爲上兵伐謀亦非是此乃伐交者也

就吏有二說蕭望之傳石建白非頗誦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厚恩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此就吏謂從有司追攝繫囚也晉阮籍傳太尉蔣濟辟之籍詣都亭奏記云乞回繆恩以光清舉濟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鄉親共喻之乃就吏此就吏謂入仕也

石林過庭錄第四卷說虞仲有三而其第九卷論語虞仲乃仲雍也仲雍初本隱者然則虞仲止有二人矣蓋食論議之多所以前後自相亂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王濬南辨而有二字羨文此說甚善然有此二字亦通蓋二有字皆繫上一不字爲義鮀之佞巧言也朝之美令色也苟無祝鮀之巧言宋朝之令色在於今世必不能免蓋言時世濁亂莫不惡君子而喜小人而邢昺云子魚有才故時世貴之朝美人而善淫故時世疾之如是則苟有祝鮀之佞者便可以爲子朝之淫矣因文攷事大害義理

易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史記朱英曰代有無望之福亦有無妄之禍楊雄法言論于越曰仕无妄之國食无妄之粟分无妄之撓吳志王樓賀章華傳評曰

此數子處无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爲幸朱英所謂無望與易不同楊雄所謂无妄正用卦名予旣辨之矣而陳壽所謂无妄之世則當爲傳寫之繆王樓等當孫皓昏醜之際豈得爲无妄之世哉此正無望之時也范曄博達之士苟以無望爲无妄是進昏皓於三代令王之列也○有是理乎以無望爲无妄其爲傳寫之誤較然可知矣

乾卦利見大人者二此謂天下利見之也以其龍見故天下得以利見之或者以爲二與五相見非其說也

詩序哀窮寃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謂中心怨之鄭康成箋詩其所改字多矣無如此說之疏

關關鳴鳩傳云睢鳩王睢也鳥擊而有別箋云擊之言至也謂王睢之鳥雄雌情意至而有別按釋鳥注郭

璞曰鵬類今江東呼之爲鵝陸機云幽州人謂之鷺而楊雄許慎皆曰似鷹尾上白數家說雖不同而俱以爲搏擊之鳥也鷺鷥古字通用鷺鷥以搏鷺爲雋正雕鷹之屬也今鄭轉以鷺爲至言雌雄情意至而有別然則亦穿鑿甚矣決不可從

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以爲后妃既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此正合詩人之旨及此篇之序也鄭乃謂善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此說殊無巴鼻序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道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則是窈窕淑女宜爲君子之嘉配也毛傳極爲明白而鄭以三夫人九嬪化后妃之德又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之仇怨此其爲辭無乃太宛轉而不明乎且君子好逑

敬齋古今註六

一句何緣該此數節後之言詩者復不當致疑於其閒也

又左右流之流者流之於水中也荇菜流在水中可以爲薦宗廟如淑女居幽閒之處可以配君子故后妃寤寐之時常且求之毛萇直以流爲水無此義

又思服之服悠哉之悠毛俱釋之爲思非也悠遠也悠哉悠哉者言所思之遠又遠而莫之得焉悠蓋思之意而非思也鄭說寤寐思服之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此說是

敬齋先生古今註卷之七

近世宋九嘉自言平生有三恨一恨佛老之說不出于孔氏前二恨詞學之士多好譚經潤文三恨大才而攻異端佛老異端固所當恨至于學士大夫譚經潤文雖有異于顏子之若愚曾子之一唯本諸故訓開釋奧義是亦儒學之所先務又何足訾乎今飛卿一切以此為恨殆見世之為文之士大查短篇略無自已一字第剝削詩書中一二語重摹而複寫之以為文之至則此誠可恨耳所見有疑似所恨有當否吾恐後生輩泥飛卿之說便以為準繩則必有棄經之實而專從事于詞藻之華者故為別白之

敬齋古今註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林詩云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蓋用陶語也杜詩本或作白日到羲黃謂伏羲黃帝時意亦同之近世劉迎無黨題歸去來圖云餘子風流空魏晉上人談笑自羲皇劉所謂上人者果何等語耶又以羲皇對魏晉則亦疏矣編纂時有如此者便可削去

四氣調神大論曰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王祿注云聖人心合于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于迷故佩服而已秋說非也佩背也古字通用果能佩服于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安得謂之愚哉

景帝子傳河閒獻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註曰為朝廷立之又被服儒術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註曰被服其身衣被之也非居處又對三雍宮及語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註曰應劭于三雍宮下注云云據書傳章句

當于三十餘事下注釋

又中山靖王勝傳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一笑反眇音妙精微也註曰幼音窈眇如字幼眇猶言幽咽也

家語本姓解云叔梁紇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二女莫對惟徵在曰從父所制已而生孔子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于防而史記孔子世家乃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聖人也紇則聖人之父也徵在則聖人之母也其始成婚家語載之如此其詳司馬遷輕以所聞誣之其罪大矣

又孔子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王肅注云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伯魚死時孔子且七十而論語云顏回死顏路請子

敬齋古今註七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之車以為之柳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柳或以為誤李子曰此非誤也後人誤解論語耳顏回死時鯉實未死孔子因路之請車遂設言之設使鯉死將葬我但作棺而已不必有柳也孔子之志亦未必然但拒路之辭云然

春秋穀梁傳曰雩之必待其時窮人盡力何也雩者為

早求者也古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註云四時之雩禮之常也旱而雩人之情也以請為去讓是賤雨而貴旱也穀梁子之言何若是迂耶果以請為去讓則雲漢之靡愛斯牲噫嘻之祈穀上帝孔子不當錄之于詩也凡祀事有三日告曰祈曰報今以祈請為非禮則告之與報之者舉皆棄之可也借曰告則示其所以尊敬之至報則示其所以酬賽之勤若請則近于鬼于褻于貪是以

爲不可也。以是言之，理愈乖矣。夫人事盡廢，惟怪之依則鬼也。朝夕巫覡男女雜沓，則褻也。妄意微覬，非其福則貪也。今而曠早極矣，齋心滌慮而請命于天，何爲而不可也？邪穀梁以爲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有是其迂哉？予于是乎不取。

三山書解序曰：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所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尚書。晉齊之閒，眞古文漸出，至隋開皇二年，求遺書，然後始大備。而霸書遂廢。鮑曰：按漢書儒林傳云：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首尾，凡百二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爲能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儒林傳

雖云其文淺陋，與中書不合，然霸所造書初非鑿空，敢爲臆說，要是綴緝諸家之言以成之，雖不得爲純是，亦不得爲純非。故平當周敞勸上存之徒，以樊並謀反，迺黜其書。況其後眞古文復出，乎眞古文既出，則此書廢之可也。而直與之以僞造之名，霸亦屈矣。政以壁書未出，霸說先傳，一旦壁書復行，則此書不免爲僞也。春秋三傳，董仲舒劉向治公穀，至向子歆始治左氏，左氏復立學官，而公穀二傳曾不以爲僞而黜之也。三家至今卒以並行于世，何霸書泯歿而無傳，而公穀竟與左氏鼎峙于今耶？亦幸不幸存乎其閒耳。始霸書以樊並反故黜之，而其學者無或廢之也。何以驗之？趙岐之注孟子杜預之注左傳，韋昭之注國語，至若劉歆之博聞，賈馬鄭服之通經，未嘗有以一言僞霸者，迨乎壁書再耀，眾口囂囂，而因以

僞之則霸之書豈眞爲僞哉？第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聞于所聞而知之，聞有異同及純駁而已。彼公穀兩家繆誤，瞭然而世希復言之者，初不敢以訾公穀大率畏舒向之名，而不敢以議之也。班固藝文志云：仲尼以載籍殘缺，思存先世之舊，故與左邱明觀魯史，記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以作傳，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然則公穀乃道聽之學也。道聽之學而鼓行幾何而不爲僞也？以霸則未必僞而廢以公穀，則道聽而與左氏並，此豈非不幸存乎其閒哉？

政和本草盧會條下本經云：俗呼爲象膽，以其味苦如膽故也。雷公云：凡使勿用雜膽，其象膽乾了，上有青竹艾班此物是胡人殺得白象取膽乾入漢中是也。而藥譜云：盧會樹脂也。本草不細委之謂之象膽，殊非也。藥譜破本草不細委謂盧會爲象膽，爲非此說不明。本草正言俗以盧會味苦如膽，故呼象膽，則本草非指此物是象膽，特名象膽耳。其言盧會本胡人殺象取膽爲之，凡使勿用雜膽者，乃雷公之謬也。而藥譜不專指雷公之謬，而但言本草之非無別白甚矣。

東坡論黃霸以鵠爲神爵云：黃霸本尚教化，乃復用鳥攫小數陋，或頴川鳳凰蓋可疑也。治以爲不然，夫兩漢風俗經歷五霸之雜，七雄之詐，孤秦之暴，仰望文武成康之世，猶之霄漢之邈，況欲求如堯舜於變之時哉？有能以利和義以智行仁以權濟道者，君子所不棄也。班固云：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頴川好

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漢世親民之吏以爲治若黃次公者蓋無幾必謂化民成俗不應用小小之智數真過論矣蓋亦思夫霸之時得爲稷契之時乎穎川之民得爲堯舜之民乎以時則五霸七雄孤秦之後以民則率皆爭訟分異猾亂之俗將以變而化之使人人而爲善人不用小數以引以翼何以抑其獷驚之氣易其視聽之習哉小數之假所以爲大道之歸也蘇子以此陋霸至以疑穎川之鳳幾何其不爲洗垢求痕歟

嘍嘍草蟲趨趨阜齏注云與也嘍嘍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躍也阜齏齏也箋云草蟲鳴阜齏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疏日以與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齏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

敬齏古今註七

五

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齏齏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齏子兖州人謂之騰許慎云蝗齏也蔡邕云齏蝗也明一物李子曰草蟲正言草中蟲耳阜齏即蝗類草蟲嘍嘍而鳴阜齏躍而從之蓋以類相求也說者既以草蟲爲齏又以齏爲蝗又雜以常羊負齏齏騰蝗子之屬卒無定名師說相承五經大抵如此學者止可以意求之膠者不卓不膠則卓矣又中華古今注曰結草蟲一名結葦好于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處有之

又小星詩云三五在東注云三心五噉四時更見疏云柳五星釋天味謂之柳天文志云柳謂鳥喙鳥喙者柳星也以其爲星之口故謂之喙李子曰三五者言其星或三或五耳天星三五者多矣定以爲心噉非也

左思吳都賦猿父哀吟獬子長嘯李善曰山海經曰獄法之山有獸狀如犬人面見人則笑名獬治曰山海經曰獬見人則笑而賦言獬子長嘯當是常笑而賦作長嘯者板本錯

又吳都賦云其竹則篔簹林筵桂箭射筒劉逵曰筵是猿公越女所與試劍者也賦曰林筵劉止解筵而不解筵字筵筵必一物或單稱筵或單稱筵而此賦板本誤以筵爲林耳

左傳僖公六年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與櫬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又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啟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而孔穎達疏尚書

敬齏古今註七

六

于微子之命不信史記以爲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于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余以爲穎達之言未必是遷之言未必非蓋大夫衰經非著衰經必齋持之也許公使大夫齋衰經士與櫬微子所以如是則齋而輿之者必其從者也宋世家又謂持祭器造于軍門所謂祭器者雖不必備計不一而足亦當令從者持之喪服櫬棺籩簋之類皆屬諸從者則左牽羊右把茅亦從者之事決非微子兩手牽把之穎達以手縛不能爲用爲司馬遷之失此非遷之失乃孔氏之失也然史記與左傳所載不同者蓋其所采錄有或詳或略云耳

上古天真論曰男子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八八天癸竭形體皆極此謂古今之人皆然也然復云上古之真人爲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故壽敝天地中古之

至人為能去世離俗積精全神亦歸于真人其次有
聖人者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則亦可以百數前
說男子四十已衰六十已老後說古之人皆壽是豈
古人之形神精氣其所稟受者與今人異耶何壽天
相懸之甚也竊嘗攷自黃帝堯舜以降至于周之文
武之時其君臣無不壽者蓋皆如素問所論知道而
能行者也不惟壽考康寧又其創功造事以利于生
民者若與元化語若與鬼神接非後世人耳目心智
所能彷彿者是又何哉余以謂惟精與明能壽惟得
壽故精者愈精明者愈明耳今之人一切反是是亦
可哀也已

濟南先生李馬方叔將心論曰白起為將以書攷之不
言斬首坑卒者勿論其直書斬首若干坑卒若干
而計之凡殺敵國之兵八十四萬人鞋曰兵固有實

敵國古今注七

一而號十者若起殺敵之類恐皆計其所號者書之
敵始張虛名以待我我既勝之矣我又從而大吾之
功是以若此甚也雖然就使以十為百以百為千起
之所殺猶近于十萬人則亦酷矣況其中亦有以實
書者乎詩人有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之句以起言之萬骨之枯斯固無足卹者也伐國不
問仁人仁人不可以伐國乎伐人之國雖曰能之要
非仁者之心也俗人以材論將方叔以心論將方叔
其仁哉

許渾灞上逢元處士東歸詩云何人更結玉生鞵此客
空彈禹貢冠辭逢上崔相公云公車未結玉生鞵客
路空彈禹貢冠二人所對皆同然許語似暢于辭
唐德宗嘗自謂本好推誠亦能納諫及與李泌語則云
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

夫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氣色粗惡難之則輒
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發憤餘人則
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
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惟與卿言使朕中懷已盡
而屈服不能不從然李泌所論與回紇可汗合骨咄
祿和親終不許因乞骸骨上乃曰朕非拒諫但欲與
卿較理耳事在貞觀鞋曰以察察為明自謂能納諫而喜
推誠而喜折難以察察為明自謂能納諫而喜
人之從己以諾諾為小心既不誠矣既懷諫矣復自
謂與人較量理體夫理所以定國是也體所以正朝
端也欲定國是而正朝端乃以非理而奪人之理以
非體而屈人之體何如是悖乎自古人君拒諫飾非
者代皆有之未有如德宗之甚者也

張文潛書鄒陽傳云鄒陽傳稱梁孝王用羊勝公孫詭

敵國古今注七

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內求解陽見
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王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
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
王殺袁盎事也而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自以
孝王僭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乃怒梁使
者弗見按責梁王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
公主具以語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
為梁內史乃有勝詭說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
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
則安國見長公主自以梁王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
也明矣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為今事
耳李子曰凡人行事有主之者有從從者有遂事者
據二傳所載蓋安國兩見長公主但所以見之者不
同也其救游戲事必主安國在他人無所與故獨見

于本傳其求解殺盜事必主鄒陽而安國特遂事焉故安國之見長公主不具于本傳而略附于鄒陽傳中也宛邱以此為班固之誤治以為不然二事較然明白班固良史不應遺忘至此

陳後山送趙承議德麟云林湖更覺追隨盡巾帽猶堪笑語頻此更字意恰如近世李屏山所謂更道劉王量如海怎生容得辟陽侯

儒翟先生碑其篆文作曩歐陽公疑之以為曩字無所出治謂曩乃學字之誤故又轉而為翟也為儒不得為翟為翟不得為儒豈以先生兼是二者而當世從學者推美而稱之歟無是理也故予以學字為斷陶穀詩尖簷帽子卑凡厮短鞦韆兒未厥兵歐公云未厥亦當時語予景祐間已聞此語時去陶公未遠人皆莫曉其意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于世最為多識

敬齋古今錄七

九

前言者亦云不知為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治曰未厥蓋俗語也歐公雖以此為當時語亦自不知為何義大抵未厥者猶今俚語俗言木厥云耳木厥者木強刁厥之謂

歐公所撰王德用神道碑康邦頰人衛議皆同押又曩元獻碑氏裔洛學詔後皆同押歐公去今纔百餘年其文律寬簡猶有古人風氣今世作文稍涉此等便

有識議乃知律度益嚴而其骨格益以弱也卦有六爻初二三四五上也卦有六德剛柔仁義陽陰也自下而上以之相配則初爻剛二爻柔三爻仁四爻義五爻陽六爻陰也乾一卦推之便盡此理乾卦具四德四德元亨利貞雖云四德然元亨者又合而為一事也利貞者又合而為一事也故為文言前段則云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

事之幹也而後段則云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又坤之絲云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亦以此四德析之為兩事也

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注曰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疏云此查疾世無道也設若早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可無憾矣難曰聞道謂身自聞道耳舊說以聞道為聞世有道外矣然舊說云然者意謂孔子天縱將聖秉生知之質豈不聞道乎出此言者蓋因衰世敗俗發之殊不知孔子之言其為人者多其為己者少此實教人者之言也而說者以為疾世非也

子美送韋書記赴安西云白頭無籍在朱紱有哀憐舊注云無籍謂無籍在朝列也籍如通籍之籍此說殊謬蓋籍在顧賴之意子美自言身已衰老無所願籍矣而韋書記有哀矜于我也籍在之籍音去聲若言

敬齋古今錄七

十

無籍在為無籍在朝列則何得有哀憐為對耶子美夔府書懷云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宛轉滿座涕淚浹披明皇雜錄云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傳者乃天寶曲非開元曲也而子美謂為開元曲者意以為其曲雖盛于天寶而原其所自來則開元時已有之矣故雖天寶之曲命為開元亦自無傷也陸賈傳名聲籍甚注云狼籍甚盛非是籍甚謂若編籍然甚隆盛也狼籍則狼亂之意故孟子謂狼籍人也

于其名聲言之非所以為美矣內經言腎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技雖不至于道亦游于藝者之所貴巧雖未至于神亦妙萬物而為言不作強則何以得之故知作強者乃精力之謂唐藝文志次第絕無法式甲部經錄禮類中載周禮儀

禮自可以類推而于樂類中乃載崔令欽教坊記南
卓羯鼓錄夫教坊羯鼓何得與雅樂同科乙部史錄
雜傳記類中載圈稱陳酉風俗傳三卷而于地理類
中亦載之崔豹古今注于儀注類中言一卷于雜家
類中言二卷世說則小說之屬也劉義慶世說八卷
劉孝標續世說十卷既載之小說類中矣而王方慶
續世說十卷復載諸雜家類中是不可曉也丙部子
錄道家類中既載神仙三十五家又載釋氏二十五
家無乃太汎濫歟此等自合各立一類收之又道家
類中既純載老子及列莊文庚四輔等書以符咒修
攝靈驗變化等爲神仙然于神仙類中復載景先
生老子道德要義五卷賈參寥莊子通真論三卷此
又雜之甚者也又道家類中載張志和眞子十二
卷而于神仙類中載之則云二卷而已張志和一人

敬齋古今註七

之身也一人之口也豈十二卷者惟說清淨無爲而
此二卷者多說金丹大藥飛昇隱事皆不可得而
攷之也

豐卦彖曰豐大也注云大音闡大之大大止一音耳至
于是發音爲闡大之大豈大小之大別有反切乎疏
云凡物之大有二種一者自然之大二者由人之闡
使大原孔疏意祇是附王注云爲之說耳夫訓詁
與音韻不同王立此說孔申此說固無不可者余但
不知王所謂音者何音也
琴賦閒遒故音痺張故徽鳴所謂痺者猶今之敎聲
也東坡志林註曰稽康賦琴自說琴德必不得說琴
病若謂音痺爲敎徽則正是說琴病耳稽旨必不其
然竊意閒遒爲微外音痺爲聲緩其或近之
旅卦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王輔嗣以懷爲來

以童僕貞爲得童僕之所貞疏因言懷來資貨又得
童僕之正不同初六賤役皆未爲得伊川以懷爲蓄
以得童僕貞爲童僕亦盡其忠信誠得之矣于羈旅
之中懷蓄資貨苟不有忠信之僕則害或及之惟得
童僕之貞故終無咎

又九四得其資斧輔嗣謂客于所處不得其次而得資
斧之地故其心不快是也伊川以爲得貨財之資器
用之利其義似短既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則我心
奚爲而不快乎又以資斧爲二字大是牽強資斧不
相爲對

又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羈旅于外艱苦備嘗其
志意無所稱遂是將射雉而忘其矢也然六五有文
明之德每事居中則其爲矢也多矣射雉而但亡一
矢餘矢尚多故矢雖少詘志不能伸而終以譽而獲

敬齋古今註七

其爵命焉晉重耳在外者十九年而卒以得國蓋類
此爻始小亡而終大獲也

又上逮也疏謂羈旅不可處盛位然處文明之內能照
禍福之幾不乘下以侵權而承上以自保故終得美
譽而見爵命此說解釋王注甚明而伊川以爲逮與
也上逮則上下與之且經止言上逮初無及下之文
不知伊川何以發上下之義也必不可從

又上九象曰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輔嗣謂喪稼穡之
資不在于難而無有一言以告之者伊川謂喪順德
于謙易而終不自聞知程說喪順德於謙易誠優於
王但以爲終不自聞知則卻與本文不合其終莫之
聞此一句蓋對終以譽命爲辭六五上九俱在羈旅
之時但六五則以柔處中故終以見譽上九則用剛
過亢故終以莫聞上九言凶而六五不言吉者互文

巽卦利見大人王氏以為大人用選其道愈隆程氏以為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于陽剛中正之大
人則為利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也巽順不于大人未必不為過如王說則是利在于大人如程說則是利在于見者二說程氏為長大人之號不一或聖人或君子或長者或王公皆得稱之

又六四悔亡王氏乘剛悔也程氏云陰柔無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李子曰巽順之時能乘乎剛未必有悔但此六四乘三之剛故有悔焉二說王氏為長

又田獲三品王氏云三品乾豆賓客充君之庖程氏云一為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李子曰三品具見于王制蓋一如王氏之說而程氏乃于乾豆之外併以賓客充庖為一品又以徒御為一品夫頒賚徒御自當在獲禽之始已而分為三品若復以徒御

敬齋古今雜七

三

參之為品則是有四品也恐不宜然

又九五悔亡之悔王謂以陽居陽損于謙巽故有悔程謂巽順之道所利在貞此戒五也程說長

又无初有終王云卒以剛直用加于物故初皆不說終于中正邪道以消故有終程云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盡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何用更乎此說甚好蓋盼下文先庚後庚之語

又上九喪其資斧疏謂所用之斧是也程氏資所有也斧以斲也是以資斧為二物矣蓋程于旅卦已解于貨財器用于此不得不為是說耳

又貞凶象曰正乎凶也王謂失其威斷是正之凶程謂過極于巽至于自失得為正乎乃凶道也李子曰程于爻辭已注正道為凶則是與王意脗合于象辭乃再改為疑而斷之之辭蓋止因乎字而發

巽之九二以陽處陰故曰巽在牀下巽之上九過極于巽亦曰巽在牀下是皆以不得其位雖于巽順而反獲其罪者也但二以履正居中故用巫而終吉而上以損威失斷故喪斧而貞凶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云寡能及之故希言是也罕言非絕口不言但希及之耳三千之徒惟顏子為能知十曾子能悟一貫雖子貢猶自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之則夫羣弟子之中可與言極而語至者蓋已少矣性命之事宜子言之罕也然其于仁利亦復罕言者何哉蓋利有二有便利之利有利欲之利二者雖不同而莫逃于聖人之至道仁有二有愛人之仁有克己之仁二者雖不同而莫外于聖人之至德子罕言利與仁者非罕言利與仁也正罕言其道德云耳而說者乃曰利謂利益萬物仁謂愛人

敬齋古今雜七

五

及物則夫利與仁者一而已矣安得而為二事乎因知利者欲利周于天下易所謂顯道仁者克己復禮以為萬善之長易所謂神德行

晉書天文志說天徑者凡數家皆言不及三十六萬里而又有云日徑千里夫以天體之廣不應東西相直不能容三百六十日也攷之度數足知說者之妄

敬齋先生古今雜卷七

共七千六百七十五字

敬齋先生古今薈卷之八

孔安國尚書序曰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
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此家語
所謂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也然予讀
史記孔子世家及班固漢書則有少疑焉世家云孔
子生鯉鯉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
子慎子慎生鮒及子襄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
帝博士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
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西漢書云惠帝除挾
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生更眾且
子襄藏書于屋壁為歲已久亦曷嘗一日而不欲復
大耀于世哉自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則此時
已可以發願國家萬事草創日不暇給而挾書之禁

猶存焉則不敢以輕舉者良有以也逮孝惠時挾書
之律既除矣學校庠序既興矣天下名士既聘矣身
而既為博士矣子襄自合出其所藏之書就使子襄
未及是而死則繼之為文景之子孫者亦合出之何
明又非孝惠時比其為子襄之子孫者亦合出之何
待景帝之子魯恭王餘壞孔子宅然後有傳也豈藏
書之時雖其子孫亦不使之知耶豈子孫雖復知之
時移代換恐為勢家所有不敢以自陳耶豈以歲月
絲邈不敢必其有無而故不言耶抑懲秦禍難姑欲
存書壁中庶幾得以傳遠故不廢也夫為聖人之子
孫幸遇文治蔚興之時埋沒祖先之光澤使帝王之
遺書泯泯焉而莫之卹者豈人之情也哉予竊疑焉
博洽君子當有以辨之
又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穎達解前叟籍云籍者古書

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
可以為常謂之典籍然則經籍者其六經之籍歟漢
書言尺籍通籍籍以竹為之蓋簡策之類穎達謂為
古書之大名亦隨文解之耳用不復以問用字與前
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同用由也言由此也
如若一也然有時而為異彼如是吾亦如是因之以如
為往如棠觀魚之類是也彼若是吾亦若是因之以
若為順欽若昊天類是也是以讀書者貴反覆求
之

復卦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王輔嗣云陽氣始創至來時
凡七日王解至甚簡徑而孔穎達復引鄭康成所取
易緯六日七分之說以謂陽氣創復隔此純陰一卦
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故云七日來復又云
以六十卦當六日外餘有五日四分之一每日分為

八十分合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
別各得七分是謂每卦得六日七分易固象數之學
然亦不必如此其拘也繫辭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
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其
五日四分之一亦自略而不言則六十卦分期之日
是每卦只得六日也始為純乾之體三三陽氣漸消
陰氣漸長一變而為遯三三再變而為遯三三三變
而為否三三四變而為觀三三五變而為剝三三六
變而為坤三三七變而為復三三也由是而言則輔
嗣之解豈不至甚簡徑乎又何必傍取易緯之數以
附會之也易緯猶不足取若褚氏莊氏改日為目謂
欲見陽長須速者尤可笑也疏又謂觀注之意亦用
易緯細究王旨實與易緯不同穎達此意取為康成
所說而不覺從其說耳康成深于數者也然過泥算

數每每如此故其說多不能通

坎卦彖辭水流而不盈第五爻辭坎不盈王輔嗣以前

為險陷之極以後為險難未盡雖彖爻各為之說而

中開自有條貫不可亂也知此水流而不盈專指九

二言之

爾雅釋詁云初哉首基肇祖元殆做落權輿始也是皆

以一字為一義自初至落固不必論夫所謂權輿者

何為而為始也蓋五量皆生于權衡故謂權為始若

輿則載也運行莫先于此故謂輿亦為始孟子云朕

載自毫意出于此然攷之經史必權輿二字雙舉者

以初哉做落等皆見始意而權輿外無所發故連屬

以命之

鄰韻而協者詩家閒用之謂之轉轡格又謂之出入格

或以為宋人始非也此自有詩以來有之蓋古人文

體寬簡不專以聲病為工拙也然為律詩則其格有

二有前後相錯者有前後兩疊者如李賀詠竹云入

水文光動抽空綠影春露花生荀徑苔色拂霜根纖

可承香汗裁堪釣錦鱗三梁曾入用一節奉王孫則

其相錯者也如示弟云別弟三年後還家十日餘絲

醺今日醉細帙去時書病骨獨能在人閒底事無何

須問牛馬拋擲任梟盧則其兩疊者也

晁迥法藏碎金秦人帶劍彼人相笑人當作楚

唐羅鄴牡丹詩云可憐韓令功成後辜負濃華過一春

韓令謂韓也營除去所居牡丹故云濃華當作

穠華詩何彼穠矣穠如容切毛云穠猶戎戎也按廣

韻穠穠同音醜又而容切穠衣厚貌穠華多貌然詩

既言棠棣杜桃李則自當作穠而作穠者蓋古字

通用

楚郊故左氏則名之麋公穀則名之卷司馬遷則名之

員其名之也且如是其跡安可盡信哉

左傳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

乘盛若之何不弔言若之何不弔所以致不敢不弔

之意耳以文勢觀之其旨自見杜注不弔乃云不為

天所怒弔誤矣襄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公使厚成

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

若之何不弔曰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下執事有

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

其若之何厚成叔所謂若之何不弔與弔宋之語其

意一也杜于衛獻公無所釋而于宋則遽謂不為天

所怒弔者豈以為莊公之傳已有此解而襄公之傳

不煩復說歟以為衛獻播越乃其自取而宋之大水

天實為之故獨謂宋公不為天所弔歟求之二說俱

不可得而通也跡夫弔宋之語至于若之何一句則

止容有天不愍弔之義而厚成叔既云若之何不弔

而其下方致弔辭則不弔之語必不主於天也且客

弔主人必先指彼事次道己怨以相慰諭然後弔禮

成焉謂天作淫雨害于乘盛指彼事也謂若之何不

弔道已怨也今俱以為指彼事無乃闕乎哉若曰淫

雨由天降災上天所當愍悼若之何天不弔宋播越

由人失德上天不當垂卹若之何魯不弔衛宜事異

而辭同此又兒童之見也夫天降災害所以警人君

也播越固由于失德而天作淫雨安知其不由于宋

君之失德乎論事初不當如此但因天作淫雨輒以

不弔主天徵之事則有窒審之文則不完故為辨之

今人以不達權變者為慕古蓋謂古而不今也左氏傳

曰君子以為古書無逸曰昔之人無聞知皆是意也

李白尋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倚窗竹迴
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魯直和利甫得竹云陰雨打
葉時曲肱自晏息心游萬物初何處尋轍迹竹雖一
草木而二公賞詠乃如此因知不可一日無此君非
徒一時語也

王逸離騷章句本文雖復倒復較然迄不敢去取一語
鄭氏注禮記剛甗改革惟意所如純于為逸則似大
拘純于為⑤則似不讓不讓則師也之過太拘則商
也之不及二子苟能抑所長而進所短則可以無憾
矣

世以三命推運行者謂遇值本命及相衝之官則凶咎
不祥是不然相衝而凶固自其宜也我以木而處夫
木之位我以水而行夫水之時當有大來之吉又奚
凶咎為哉究其大旨亦所以儆戒乎太盛云耳夫憂

善相尋吉凶同域福或基于危駁之中禍或胎于通
達之會庸庸者誠不足以此惟明智之士于是乎
深致力焉夕惕若厲雖休勿休故能安而益安尊而
益尊蔑有一朝之患也本命之說實出于此

禮少儀尊壺者面其鼻蓋推敬嚮仰之義卑者之于尊
者所當如是而今俚俗無問老幼無釋實主悉以為
不當然卑者輒為尊者背之曰自有耳以來人以為
不當然此甚可鄙也予每深求其故此亦有所自來
尊壺者面其鼻本以敬尊者然客有執謙者不敢擅
居尊者之禮因以為之辭曰不敢當此盛意後生不
悟轉相傳承遂以面鼻為不當焉

高祖隆準龍顏漢書注準音拙今韻中準字亦兩音果
兩音俱通漢書注自當重出今不重出而單發拙音
是亦好異之蔽也譬如閉門之閉本讀音單又方結

切苟與人語專以閉門為入聲不惟他人不省亦未
有不笑者矣字類此者甚多正可隨俗呼之

老杜送高三十五書記師字韻詩言意婉婉不盡予嘗
欲作一篇自願淺陋不敢措手人言百尺竿頭更進
一步予謂此詩百尺竿頭更進百尺

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
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是以三墳當三皇五
典當五帝也然攷之司馬遷史記則云嫫祖為黃帝
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⑤是為青陽
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陽
是為帝顓頊也顓頊崩而⑤之孫高辛立是為帝
嚳嚳父曰嚳極嚳極父曰⑤嚳父曰黃帝自⑤
嚳至嚳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顓頊
為族子娶陳鋒氏女生放助娶媿訾氏女生擊帝嚳

崩而擊代立擊立不善崩而弟放助立是為帝堯又
曰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
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
庶人司馬遷所記止此而所謂少昊者絕不稱道甚
可疑也按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黃帝
子青陽是也又春秋左氏傳少昊有不才子天下之
民謂之窮奇杜預注云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然
則黃帝崩後少昊即位為得其實故孔安國以黃帝
為三皇之末以少昊為五帝之首而次及高陽高辛
氏也今司馬遷乃云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
高陽立是為帝顓頊顓頊崩帝嚳立帝嚳崩帝擊立
帝擊崩而帝堯立帝堯崩而帝舜立是黃帝歿後殊
無名少昊者也則諸書何為備數以為五帝乎蓋⑤
即少昊氏而司馬遷謬誤不載錄耳司馬遷又謂

② 尊是為青陽降居江水此又亥也當是昌意先降
江水後降若水司馬遷既不以②尊為少昊諡謂青
陽降江水昌意降若水也皇甫謐云黃帝在位百年
而崩而通鑑舉要曆云黃帝在位六十五年謐又云
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舉要曆云顓頊在位一十八年
豈少昊在位之年或在黃帝六十五年之後或在顓
頊一十八年之前也耶

陶弼詩冬日喜許陟見過云扁舟興盡且休去五嶺以
南皆洞庭按五嶺橫列于虔榔桂道之間北望洞庭
甚遠弼謂五嶺以南皆洞庭何耶大抵詩家立意貴
縱奪造語貴激昂弼之此意亦以見一時相慕戀云
耳

絜矩之道鄭云絜猶結也絜也矩法也君子有絜法之
道謂常執而行之釋文絜音結其注中絜也之絜苦

結反晦菴則復援引莊子荀子之注云絜圍束也謂
以物圍束為之則也音戶結反李子曰鄭朱兩說俱
未為得絜直當作絜字讀之矩者方正之具有四
隅吾絜矩以度之于此而得一隅則彼之三隅猶是
也故曰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
惡于前毋以先後所惡于後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
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也鄭說本甚明白而益以絜結矩法之說遂有蛇足
之患晦菴乃引莊荀以絜為圍束圍束其矩是何等
語耶借曰以物圍束為則而其則矩二字亦不可相
屬借又曰絜為則而矩為法例言之以為法則而其
法則之道亦不成語也

晦庵語錄或問大學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則知事
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李子曰知止則

所謂知止而后有定知至則所謂物格而后知至兩
者意不得以相通不惟意不相通其語亦不相類蓋
知止者謂知其所止也若知至則吾之所當知者自
至耳且知止云者猶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格物
之辭也知至云者猶物格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
之辭也此其語又安得以一類推之大抵晦庵之論
佳處極多然窒礙處亦不可以毛舉也學者正當反
覆與奪之若乾卦之知至則又別矣

宣和畫譜載李公麟作畫以立意為先布置緣飾為次
蓋深得杜甫作詩體製甫作茅屋為秋風所破歎雖
衣破屋漏非所恤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公麟
作陽關圖以別離慘恨為人之常情而設釣者于水
濱忘形塊坐哀樂不關于其意其他種種類此予姪
瑁張子敬云公麟此筆當取杜牧齊安郡晚秋詩意

蓋其詩末句云可憐赤壁爭雄渡惟有蓑翁坐釣魚
此論甚好

淵明歸去來辭或命巾車呂延濟云巾飾也周禮註云
巾猶衣也然則所謂巾車者命僕使巾其車也或者
以為小車非也齊宗室傳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五
經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或者以為舉子
以小本文字著巾幘中謂以巾幘如箱篋然非也
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移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雖
聖人之知未能僂指楊氏云僂疾也言雖聖亦不可
疾速指陳僂力主反楊氏又引公羊傳曰夫人不僂
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李子曰楊說宛轉不著明
大抵僂曲也未能僂指言未能曲指以一二數也或
以僂僂古字通用謂不能僂指而指數之也楊氏以
僂指謂為疾速指陳者特牽何休之說耳

李陵詩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望自
有時李周翰曰我心相思如日月當有弦望無極時
翰說非是弦則月半之明也望則月滿之時朔則日
月相合也李陵意謂今雖相別各出相思之言安知
人生之離合非若日月之有離合乎日月之望望有
時人生之聚散亦自有時也但當期遠久耳故下云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云不誣方將庶必賢于
今日爾方將猶方來及將來也謂不自以為不敢妄
欺方來必期後世追議今日之事使言賓主風流賢
于昔日也而張銑以為所述不作誣証庶使後代以
我為賢誤矣
兩都賦序道有夷隆學有龜密呂延濟曰夷平也隆盛
也言代有平盛學者隨時精蘊不可齊也李予曰平

敬齋古今註八

九

非對盛之辭夷言陵夷也
衛國風碩人手如柔荑音嘯毛傳云如荑之新生正義
曰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故知新生又邶
風靜女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毛傳曰牧田官也荑茅之始也本之于荑取其有始
有終箋云洵信也茅潔白之物自牧田歸荑其信美
而異者可以共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
可以配人君又文選郭景純游仙詩云臨源挹清波
陵岡撥丹荑善曰撥拾也丹荑赤芝也凡草之初生
通名曰荑又顏延年謝靈運云倚巖聽緒風攀
林結畱荑尚曰畱荑香草緒風相續不斷之風善曰
楚辭畦畱荑與揭車王逸曰畱荑香草也又車駕幸
京口侍游蒜山云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荑茵銑曰荑
茵初生草也又梁邱遲希範侍晏樂游苑送張徐州

應詒云輕荑承玉輦細草籍龍騎良曰荑草之初生
者又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云心契九秋幹目玩三
秋荑銑曰九秋翰松之類荑草之類又從游京口北
固應詔云原隰荑綠柳墟園散紅桃銑曰荑嫩枝也
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稊稊者發乎也荑與
稊音義同又易大過枯楊生稊王輔嗣云稊者楊之
秀也疏云稊者楊柳之穗已上諸說大抵以為草木
之始生者皆得謂之荑而應邵風俗通乃云荑者茅
始熟中穰也既白且滑近世謂上翁蕭真卿辨者以
為荑者芽生纖嫩可愛手指纖柔亦如荑之初生可
愛非取荑之碗折而不柔也應說為非然細攷之應
固為非而蕭亦未為純是也手如柔荑本謂如初生
之草而應謂芽始熟中穰似無所據而蕭謂非取荑
之碗折而不柔則是過論也應說曷嘗有取碗折之

敬齋古今註八

十

意乎
荀子修身篇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
神一好楊氏說云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楊說疏矣
一好謂純一其好思慮不雜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此神一好之說也
荀子勸學篇曰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為美也故
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
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
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
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
之有天下楊倞注云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
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
貴而能盡其欲也楊說非是荀卿本勸學者使純一
而無雜言其致好之者謂其好學之極者也致好之

則譬如目之于五色耳之于五聲口之于五味心之
有天下之富所以承上使目非是無欲見也等語故
其下文繼云是故權利不能傾也天下不能蕩也生
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如僚所釋則前後
之文舉不類矣僚又云學成之後必受貴而能盡其
欲也此尤害理覽者自當見之

杜牧晚晴賦睹八九之紅芰芰菱屬也菱花色黃而不
紅杜既言紅又以比美女則當指芙蓉也杜誤以芰
為蓮
左太冲三都賦其自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
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
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
色又云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
所于辭則易為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徵又自以為所

著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
左序如此然自今觀之亦未免此弊也于蜀都則
云試水客漾輕舟娉江妃與神游又云吹洞簫發棹
謳感驪魚動陽侯此與甘泉之玉樹西京之海若復
何所異至于談吳都之賦則云巨鼈鼻首冠靈山
大鵬續翻翼若垂天雖詞人之語詭激誇大可以理
貸亦其秉筆之際遐探雄揮偶忘己之所稱也方之
盧橘之誤比目之誕豈不更甚矣乎
蕭氏公論載魏書郭祚謂李彪曰爾與宋弁心交豈能
饒爾而獨怨我乎此則今人所云饒你饒人之所出
也饒優也李子曰饒者相寬假之意今世俚語謂假
寬前人則為與些田地此甚有理
子貢方人或云以他人比方人或云以己比方人又人
者或今人或古人皆得言之

李賀雲裾數幅踰雁沙謂裾似雲步似踰沙之雁也或
云沙當作紗祇言裾之長也

張平子二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啟程巧致切期不
陔豕陔注云陔崩也壞也陔落也賦又云河渭為
之波盪吳嶽為之隄雉注云隄崩落也賦又云
既定且固焉知傾隄左思吳都賦云其于珍賂則云
精曜潛頰若崩隄隄山谷劉逵注云若者言其有
如若墮而隄落山谷者然則陔字或音豕或音雉陔
字或音身或直氏反皆崩壞墮落之謂也

又二京賦天命不諂疇敢以渝杜預注左傳以詔為疑
今劉良以詔為善誤矣賦謂高祖西都關中蓋天啟
其心人恭之謀天命在所不疑誰敢復變此議賦又
云超殊襟帶飛颺辭綜曰帶捐取之也李善曰帶大
結切今人作墨竹者皆謂之帶竹或是此字賦又云

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辭綜曰淮
南子曰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平
子言符辭綜引淮南言守其義亦同然左傳謂天子
守在四夷而淮南謂天下無道守在四夷語不類者
蓋淮南子道家者流誇言之也

曹子建公讌詩公子敬愛客終日不知疲應瑒德
侍
五官中郎將建章臺燕集詩云父子敬愛客樂飲不
知疲左太冲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
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
成恥受賞高爵卓不羣臨組不肯緜對珪肯分謝
靈運述祖德詩云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
晉師仲連卻秦軍臨組乍不緜對珪肯分按魏志
云文帝為五官中郎將瑒為文學瑒為丕文學則必
非碌碌者而靈運之文章沈約稱美以為江左莫及

〇廿五

〇〇

二君製作必不剝掠前人然揚則全用子建語靈運則全用太沖語何也當是愛賞之極時時諷詠不覺誤爲已有耳謝詩復云惠物辭所賞厲志故絕人一篇之中押兩人字在古雖有此體終不免爲疵類此豈率爾而爲之耶陳述祖德固無率爾之理是又何哉

曹子建上賁躬應詔詩表云晝分而食夜分而寢分音扶問反張銑曰晝分日中時也夜分夜半時也分字別無他義此語亦甚易解字旣不必發音語亦不必下注今加音注眞爲蛇豷足也若據此音則春秋二分亦合作去聲讀之無乃太僻耶

左太沖詠史云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善曰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

敬齋古今類

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侍中中常侍固珥貂矣然言七葉珥漢貂者乃金氏非張氏也舉其貴寵因連言之詩又云陳平無產業歸來騎負郭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其家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鄭禮記注之曰負之言背也李善以負郭爲背良是然亦不必援引鄭禮記語也負大槩言其靠城郭爾

孫子荆陟陽侯亭詩云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又左太沖詠史詩云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落李善同注云蒼頡篇曰咄嗟也說文曰咄驚也王弼周易注曰嗟憂歎之辭嗟蒼憤切然則咄嗟者驚歎之謂也或改石崇傳咄嗟而辦爲嗟嗟而辦者強爲說耳顏延年五君詠阮步兵末云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物故世故也一世之事舉不可論憤激之極理勢窘

嗟不能無慟或云物故卽古人也前書音義謂人死爲物故顏以嗣宗謂古人不必論議所當論者惟在當世之事而魏晉之交一時人物又皆不足論故託跡獨駕不由逕路至于車跡所窮不能不慟哭也

敬齋古今類

敬齋先生古今雜卷八

共七千五百十二字

敬齋先生古今鞋卷之九

編

開元開呂延祚苦愛文選以李善注解徵引載籍陷于末學述作之由未嘗措翰乃求得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再為集注然則凡善所援理白不當參舉今而夷考重複者至居十七殆有數百字前後不易一語者辭割兩費果何益乎延祚始嗤善注祇謂攬心予竊嗤延祚徒知李善之概心而不知五臣之競攬也

徐悛敬業酬到溉詩云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數音所具反奇音居宜反按前漢書李廣傳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母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曰數為匈奴所敗詳史所載此則天子語天子以廣連為匈奴所敗故不令

敬齋先生

卷之九

一

獨當單于所以言數奇也若以數字為去聲則是運數不耦耳豈有天子于將帥以命運數之耶從如說音為所角反

子建之七哀主哀思婦仲宣之七哀主哀亂離孟陽之

七哀主哀邱墓呂向為之說曰七哀者謂痛而哀義

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

而哀且哀之來也何者非感何者非怨何者非目見

而耳聞何者不嗟歎而痛悼呂向之說可謂疏矣大

抵人之七情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殊今而哀戚太

甚喜怒哀惡等悉皆無有情之所繫惟有一哀而已

故謂之七哀也不然何不云六云八而必曰七哀乎

陸士衡別士龍詩云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仁盼要

選景傾耳玩餘聲謝靈運與弟惠連詩云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願望脰未悵河曲舟已隱東坡既

別子由復寄詩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文章氣馱天機所到雖云古今一轍至其寫手足之愛道違離之苦千載而下讀其詩則猶能使人酸鼻此豈真有物以觸之特詩人能道人情之所同然者人易為之感動耳

顏延年答鄭尚書詩云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桐固可以言樹也絲亦可以言樹乎古人之文類此者不可以枚舉大概古人為文主意而不主辭辭散意渙意至則已今人之文專以辭為主少不緊密則共嗤點立法太苛求備太甚是以文彩煥發觀之可愛而氣質萎索了無餘味也

范蔚宗樂游苑應詔詩末云問道雖已積年力互頽侵探已謝丹腹感事懷長林又顏延年和謝監詩云伊昔遊多幸乘筆侍兩闈雖慚丹腹施未謂○素際呂

敬齋先生

卷之九

二

延濟呂向皆以丹腹為榮祿而李善又以為君恩皆非也丹腹所以為國家之光華也范意謂揣已空疏不足以華國故感事思歸顏意謂雖無文章可以華國為慚亦未至始素終○如絲之改色也

傅咸長虞贈何邵王濟詩云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暉

李善曰漢書注長離靈鳥也善既以離為靈鳥矣而

又以為日月何也揣咸詩意靈鳥為得

謝惠連獻康樂詩云成裝候良辰儀舟陶嘉月善曰楚辭陶嘉月兮總駕琴玉莢兮自修爾雅曰陶喜也又

靈運酬惠連詩云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濟曰言

當共暢樂暮春之時也然陶之一字本出檀弓子游

之語子游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陶自暢說之意而

康成之注以為鬱陶非也

陸士衡赴洛詩云親友贈予適揮淚廣川陰撫膺解攜

手承歎結遺音以陸詩言之則解當音佳買反自爲
從已字也或音胡買反其義雖通然終不若前音

鮑明遠擬古云兩說窮舌端五車推筆鋒劉良以兩說
爲本末之說言舌端能摧折文士之筆端非也兩說

者兩可之說也謂兩可之說能窮舌端而五車之讀
能摧筆鋒云者猶言禿干兔之毫者也李善又以魯

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爲兩說則益疏矣
又代君子有所思云蟻壤滿山阿絲泪毀金骨蓋謂事

有可憂者雖小可以喪生故下云器惡舍滿敬物忌
厚生沒而李善指譏邪之人似不類也按家語孔子

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敬中則正滿則覆此詩當云
舍滿覆而謂舍滿敬者又明遠之誤也

杜子美秋雨歎云關風伏雨秋紛紛或者謂關風二字
無出處偶讀文選詩謝靈運初發都云述職期關

用
理倬變金素翰曰關若夏末暑闕也關風當用此語
謂關風關盡將變而爲涼風也一本闕作蘭古字通

杜牧皇風詩送蹊巢穴盡塞塞禮樂刑政皆弛弛當
作施

古人文字多實後世不可援以爲例古人胸中有全
學筆意所到隨即發見故無奇無俗舉皆混然吾學

未力吾業未精苟復曰古之作者尚未免淺陋之病
其在我輩何所不可有若然者眞所謂不知其本者

矣張平子南都賦其說廚傳則曰酸甜滋味百種千
名退之之詩亦有蝦蟇跳過爵兒落及偶上城南土

骨堆之句諸若此類又豈可以爲例哉

草亦稱林楚辭曰游蘭皋與蓮林又陸士衡招隱詩云
結風仁蘭林蘭蓮皆草也

西方之書與中國之書往往更相假借以爲誇韓詩外
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于天肉歸于土血

歸于水脈歸于澤聲歸于雷動作歸于風眼歸于日
月骨歸于木筋歸于白齒歸于石膏歸于露髮歸于

草呼吸之氣復歸于人圓覺經四大之說大槩與此
同之但韓傳所謂歸者一十有三而圓覺之所謂歸

者止四而已顧韓說之繁重實不若圓覺之約且足
也然不知韓傳竊彼書耶抑彼書之竊韓傳耶韓嬰

在圓覺前不應掠取浮屠語吾意譯潤者盜嬰語耳
阮嗣宗有詠懷詩十七首宋顏延年梁沈約爲之注三

百五篇之後詩之有注者當始于此
國風方秉簡兮贈之以芍藥貽我握椒之類皆以爲外

藉芳香可翫之物持贈所懷既以盡其交結往來之
歡且以表其深相愛慕之情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瑤

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疏麻神麻也秉揅逸民賦
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謝靈運越嶺溪行

詩云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
莫展又南樓遲客云瑤華未堪折蘭若亦萎擿路阻

莫贈問云何慰離折凡此一本於詩人之意乃知後
世寄柳折梅未必真有實事也

戰國策劇辛諫楚頃襄王曰黃鶴其小者也蔡聖侯因
是已蔡聖侯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已此與莊子

山木篇視雕陵異鵲其說頗相類但立意殊別耳戰
國時縱橫之學盛家自爲師人自爲徒所趨雖各不

一而于言語誤著之閒遞相仿託故其辭旨雷同者
甚多不獨是事也此因是已三字亦見之于莊子齊

物論然語同而意二劇辛所謂因是已者謂由此事
遂至于如此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

有是也延論近之若莊子之所談則大異于是矣莊子以爲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遂有因是因非之說又繼之以指馬之喻廷楹厲施之譬且舉狙公之賦芋而以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結之喻以指馬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矣譬以廷楹厲施詭譎怪道通爲一矣舉狙公之賦芋則以明夫聖人之所休終之以三子之無成以明夫聖人之所圖則盡矣莫有以加矣此其所以能齊物乎秋水篇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正與齊物論相爲表裏蓋皆究竟言之初非劇辛之所能知也劇辛之徒徒借其語以贊

鼓云耳

莊子說句僕丈人承蜩嘗讀至此而疑之蜩蟬也何僕

者承之則亦安用而取之耶後讀禮記及荀子始得其說禮記內則數庶羞則有爵蟬蜩范等物鄭氏注云蜩蟬也范蜂也又荀子致仕云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楊倞注曰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則知承蜩者所以取供食用耳

決字俗皆作決蓋爲韻所誤此字正當作決而韻解決則謂水流行解決則謂決斷不知有何所據而別爲二義也易夬決也剛決柔也曲禮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決斷也乾肉堅宜用手不以齒決之古書中無有作決者顏元孫干祿字書分通正俗三等如決等字乃所謂俚俗相傳而非正者也學者不可不知

列子湯問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方一厓雍南自此莫之南漢之北無隴斷焉孟子公孫丑篇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趙云龍斷謂堞斷而高者丁云按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是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壘斷而高者詳審眾說張音陸解正與列子合今當從之斷則斷絕之處俯臨低下所以爲高也丁說雖通而于斷義稍疏

前漢趙過始用牛耕石林援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以證過以前耕非用牛則名字何取以相配乎古蓋耕而不犁後世變爲犁法耦用人犁用牛過特爲之增損其制非用牛自過始又云孔子言犁牛之子騂且角孔子時固已用犁李子曰石林說趙過以前已用牛耕誠是然方說冉伯牛司馬牛名字而復遽云犁

牛之子云云何其說之不倫也犁曰是雜文今呼貓

犬之類毛色之雜者皆謂之繫古字少凡音相近者皆得通用而石林以駁雜之犁同之耕犁之犁是真誤矣

詩采芣篇云云其義以爲吾將采芣于首陽之顛人或爲言此山之有芣也當遽往之亦無苟信斯人之言爲有芣而遽往之必審其實有而後往之可也人或爲言此山之無芣也當舍之哉亦無苟然斯人之言爲無芣而遽舍之必審其實無而後舍之可也如是則人之爲無實之言者何得而至于前乎苟猥也人之爲言復言之者上句通言言有無者下句言爲無實之言者此詩指切晉獻公聽人之言虛亦信之實亦信之故序謂好聽讒焉鄭以芣之有無爲似是而非乃贊辭也于本旨甚不秘密

班孟堅論六經曰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禮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聰智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原放之班氏之說俱為未允獨以春秋為信之符似可耐著然其意亦未能盡大抵詩之教主于溫柔敦厚則詩近于仁也書長于政為政者惟斷乃克則書近于義也樂之為物也廣博易良而入人也深則樂近于智也春秋屬辭比事可筆則筆可削則削所以明示萬世而無惑則春秋有近于信也今固以樂為仁以詩為義以書為智而又以春秋斷事為信之符則俱誤矣

舊唐書武后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乃薦張柬之新史則云朕要一奇士通鑑則云朕要一佳士佳士則風流蕙藉者也奇士則懷材抱藝者也

也皆不盡好漢意然好漢字大為涉俗非史書語但曰奇男子可也

曹彬伐江南還入見以勝子進曰向當江南公事回此舊說也宋實錄避高宗諱遂改句當為幹當而東都事略則曰但奉勅江南幹事回然句當則本語也新唐書盧文藻盜庫財高宗以職主幹當自盜罪死諫議大夫蕭鈞諫上詔原死以職主幹亦當止是句當字子京喜新奇故改之耳

史記載四凶事堯本紀云舜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舜本紀則云流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于四裔以禦魑魅全引左氏語或曰欲其事互見予以為非是春秋左氏傳及國語皆邱明筆中閒事同而語異者幾半蓋當纂集之時其

文字重複不能具載或具于此而闕于彼或著于彼而沒于此輯之為春秋傳國語二書各自為義所以一事二說為互見也今史記一書而所載不同其意雖若互見然于文字實為冗複此在史筆最關利害不可不深察也

書皋陶謨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孔氏以為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史記夏本紀亦載此言曰翕受普施然則敷當訓普不當訓布

東坡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閒一時詞手多用此格如魯直云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浩氣展虹蜺祇恐花深裏紅露溼人衣蓋用坡語也近世閒閒老亦云我欲騎鯨歸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時真

笑拍翠仙手幾度夢中身

平價買物曰和買新唐書吳湊言宮市事曰宮市大抵強買民閒物宜料中官年高謹信者為宮市令平價和售按韻書賣物出手曰售今云平和售則卻是

以平價和賣非和買也
經史意一而體二經可言命而史自不可言之史雖不可言命至于家人相與之際一嘆一笑小或係于女氏之貴賤大或係于邦國之盛衰是必有數存乎其閒未能遽以人事斷也如薄姬一遇而得子元后之享國六十餘年得非天賦史記外戚世家序及西漢外戚傳序論夫妃匹之合俱以為在命則此誠為得自餘皆不可以言命蓋作史之體務使聞之者知所勸戒而有以聳動之故前世謂史官權與宰相等苟一切以聽之命則褒貶之權輕褒貶之權輕則聳動

之具去矣又安用夫史筆為哉

孟子自反而縮吾不慚焉吾不慚焉者謂不使之恐懼我也古人為文有此等語今詎能容爾耶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鄭云言可隱之節也費猶僂也道不費則仕釋文云費本又作拂同扶佛反猶僂也僂九委反鄭以費為僂僂即遠拂之意謂世道相違則君子隱而不仕過庭錄說費即顯也讀如惠而不費之費出而被乎外之名此所以為闇然而日章意謂雖隱而能顯云爾康成則全屬上文故獨明隱操而改其字過庭則兩屬上下故推廣隱德而倒其語費實費用今改讀拂音而訓之為僂中庸本無此義君子之道費而隱不言隱而費又何以為闇然而日章乎二說俱不得其當晦菴謂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以首下章而為之說曰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

數論古今九

九

室之閒遠而至于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若晦菴之說是真得子思之旨者也易曰神无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信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理蓋與此同之

漢元帝時西域初置戊校尉已校尉說者或云戊已土也土無正位或云土居中央校尉亦居西域之中以洽諸國李子曰前說非是後說近之而不得焉戊已居中政取中國之象以制四夷耳何但居西域之中以治諸國乎

陳無已每登覽得句即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金國初張斛德容作詩亦必以被蒙首須詩就乃起詩未成或比日不食

陳師錫云溪門寂寞無人到只有清風獨自來楊萬里詩云越王歌舞春風處今日春風獨自來皆本于李白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

原壤夷俟謂其放蕩無禮也馬融說以夷俟為踞待姑見其無禮之狀爾至邢昺又以為伸兩足箕踞以待孔子故孔子以叩其脛令不踞此雖有理其實未必然也

中庸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鄭氏謂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備之僚僚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僂譎以作後世名也班孟堅藝文志作索隱行怪顏師古注云求索隱暗之事石林先生以班鄭俱為臆決云素當作素王之素謂無所為而行怪也李子曰夫有所為而行怪則固姦人也無所為而行怪則直下愚耳安能使後世有述乎此素當同不素資

數論古今九

分之素孔子曰隱居求志未見其人舉逸民天下歸心又曰作者七人說者以為石門荷蕢之徒又曰逸民伯夷叔齊庚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則隱逸者初非孔子之所擯也然而孔子之所與者非庸庸者也必也身有其德而退藏于密始得謂之隱者也彼無一德之可取而徒窮蹙于寒鄉凍谷之中是則素隱者耳素隱而行怪僻之事庶乎後世之有傳焉宜吾夫子之弗為也行怪者不主于僂譎誕幻之屬凡怪僻崖異有不近于人情者皆得以言之

宋齊邱化書德化中說聰明曰天下之主道德出于人理國之主仁義出于人亡國之主聰明出于人善本出于人皆作出于一人止較一字意思徒異今俗本皆脫此字

孟子云樂成子弟多頹頹者有所恃而為善者之稱也

漢高祖自言始大人常以臣亡賴張釋之傳言文帝謂上林尉亡賴乃不善之稱然今人反以凶惡無所顧籍者詆其人為賴子是又不知何說也五代史南平世家云荆南地狹兵弱介于吳楚為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高季興從誨父子常邀留其使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請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愧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予俗俚語謂苟得無愧恥者為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從誨為高賴子即歐公所論以無賴為賴子者當是俚俗略言之耳非復本孟子所謂多賴之賴也許慎又謂賴利也無利入于家故云無賴此說予所不取老杜詩自高古後人求之過當往往反為所累如執粉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乃云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一

親下旋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謂為藩鎮跋扈朝多小人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謂為縱橫由婦人曲直在小兒如此等類又豈足與言詩耶王澤南先生謂韓退之送李愿序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多御于字予思之此亦不妨前史多書其為人云云大抵為人云者謂其平生行事耳下于字其字自下必校文至于韓退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况文章之工拙初不在此乎東坡云治目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目如曹參之治齊治齒如商鞅之治秦隋者韓義之曰東坡此語強為說爾其實不然治目治齒自當有緩急時不可必也且治目者燒烙深浸鉤割針鑱無所不用又其所用藥如石膽石中黃雞子白銅青礪青礪砂白丁香之

類性俱有毒豈盡如東坡所言乎予竊謂韓說雖有理亦未敢以為至論也比見張鍊師幾道道及此因舉其里中一農家嬰病日已不治適有客來過既去遣一銀藥餅子開視其藥滿中或者試令病者點之或以為不知何藥不可點或又謂嬰病已不治政復不效何傷遂試以少許點之痛不可忍然二三日後目似見物更因更點少許痛亦如前又三五日見物頗明乃連點數日其患良愈他日客還曰前別時遣一藥餅子曾收得否主人問是何藥客云此射生藥箭所用蓋取生鳥頭汁雜諸毒物熬成者他無所施乞以見付予聞張言始知韓子之言為可信魏明帝大修宮室至使公卿負土董尋上疏諫曰陛下既尊羣臣而使穿方負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穿方者穿土為

欽定四庫全書

方也黃帝九章五門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其術皆以立方定率穿土為方則穿空作立方以程功也又衣冠了鳥了鳥當並音去聲今世俗人謂腰臂四支不相收拾者謂之了鳥即此語也音料掉曲禮行前朱鳥而後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云以此四獸為軍陣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于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疏云招搖北斗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差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舉之于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陣不差故云招搖在上也又云知招搖在北斗標端者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

第五至第七為標按此搖光即招搖也在下云端者明魁以上為首標以下為端也又云急繕其怒者此舉士卒之用也急堅也勁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行既張四宿于四方標招搖于中上象天之行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李子曰按諸星經無有招搖為搖光之文但云招搖一星在梗河北欲與天棟梗河北斗相直則胡當來受命于中國入氏三度去北辰四十一度又云梗河三星在大角帝座北主天子鋒然則斗杓所建之方梗河主天子之鋒而招搖在北斗梗河兩間又主四夷受命之象則是北斗一星七星招搖一星一星梗河一座三星三座併以畫于一旗之上而高張于四獸之中也所繪者三所呼者一何也招搖一星不能單畫梗河三星雖能單畫亦難遽曉而三座之名又不

敬齋古今雜九

十一

能以併舉故併繪三座以詳其狀獨稱招搖以略其名也不然則招搖必搖光之誤云耳鄭求其說而不能得乃徑以招搖為搖光是亦未足憑也又以急繕其怒為堅勁士卒之怒是又誤之甚者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以行為行軍則其說良是然以怒繫士卒則過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此安可以士卒當之蓋怒者威也事有儀則故曰威儀神明其德故曰威靈是故天子之事也夫所謂急繕者在夫一動一止之間常居有所警戒急繕威猛之容務使進退悉法度左右無于部分耳言急則不敢慢也言繕則若繕修然則訓急為堅改繕作勁此何等語耶

晉書天文志云天樞五星在女牀北天子先驅也又七曜中引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為天樞又雜星氣中說

妖星其三曰天樞謂為天子先驅者恆星也謂為歲星之精者歲星主福德流而為天樞則吉凶特未定也謂為妖星則專主災異矣夫為星者一而為說者三豈星家各自為名而各自為占耶不應天星一座而善惡如是之頓乖也

敬齋古今雜九

十一

敬齋先生古今雜卷九

共七千五百廿二字

敬齋先生古今鞋卷之十

陸士衡君子有所思行末云莫安銷靈根既毒不可格
意謂宴安既毒不可格耶然不可格三字太徑庭不
似詩家語不可當倒格慎也可不格則言不可不慎
皇市士安三都賦序云二國之士各沐浴所問家自以
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張銑
曰二國吳蜀也沐浴洗滌也所聞謂聞其美也謂其
所習穢濁一聞美事若洗滌其耳也此說大謬沐浴
所聞乃浸漬乎本國所聞之語也吳蜀之人沐浴所
聞不知中區之大故家自以為土樂人自以為民良
此甚易曉也而銑說乃爾不亦謬乎大抵文選之注
往往反累本文李善指明出處中閒雖有抵牾亦是
以發而銑輩諸人妄意箋釋乖背指意若是類者甚

可厭也

魏文帝論謂班固小傳毅而無所取也故載其與弟
書所云則其小之之驗也說者以武仲下筆不休為
文章之美則既非孟堅之意而又與魏文之旨忤矣
大抵謂毅下筆不能自休者正斥其文字汗漫而無
所統云耳若果以下筆不休為美之之辭則固之于
毅乃推重之也魏文何為而有小之之言乎
後漢祭祀志云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挾方者言黃帝由
封禪而後仙于是欲封禪元封元年四月封泰山恐
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似是抵牾
既舉漢書則前後并包之矣但謂在前書可也
李白詩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底奈君何朝共珉珉
之綺食暮宿鴛鴦之錦衾已極淫媠矣至云秋草秋
蝶飛相思愁落暉何由一相見滅燭解羅衣若此等

類又可謂不可道者也其何以示子孫

詩人多用王粲依劉事按傳記所載粲避亂依荊州牧
劉表表以貌寢不甚禮焉是其于賓主俱不得為美
事也然後人承用不改可笑
孟郊失志夜坐思歸楚江詩云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
羞青桂無直枝碧江思舊游又失意歸吳寄劉侍郎
云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俗外辭遠寄高天
鴻夫窮通得失此固有命郊一躓踏便爾忿懣欲死
又自以至寶至音非人耳目所能及因之緘緝語言
布露當世則郊之為丈夫也何其淺邪人言郊及第
後有一日看盡長安花之句知其必不遠到然何待
已第時語但觀此未第時語已足以見其人矣
司馬溫公詩太白大如李東方三丈高又雨不成游布
路歸逢花值柳倍依依于李字路字下俱注云恐誤

此實不誤而云誤者本自裝板之時無人校讐偶不

知所出而便自以為誤也
阮籍詠懷詩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翰曰三楚謂文
王都鄂昭王都鄂考烈王都壽春善曰孟康漢書注
云舊名江陵為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東坡論三
楚亦據孟氏為正按史記楚之先熊繹居丹陽徐廣
曰在南郡枝江縣至文王熊賁立始都鄂其後昭王
之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鄂北徙都郢最後
考烈王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
徙都壽春命曰鄂今翰以楚王徙都謂其所都為三
楚似可通然數之以三者非指其都蓋主其地也翰
舍地取都又不論東西南之別則大與孟說異矣又
稱昭王北徙都而翰謂北徙鄂豈謂都即鄂耶項羽
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以地里攷之則孟說良是

晉書山簡傳襄陽人歌曰日暮倒載歸若芋無所知復能騎駿馬倒著白接離人說倒載甚多俱不脫灑蓋以為倒身于車中無疑也言倒卸臥言載卸其車可知倒載來歸既而復能騎駿馬也蓋歸時以若芋之故倒臥車中比入城酒稍解遂能騎馬雖能騎馬終被酒困故倒著白接離也上倒上聲下倒去聲著入聲

太白詩寄遠云三鳥別王母銜書來相過又云念此送短書願同雙飛鴻又云本作一行書殷勤坐相憶一行復一行滿紙情何極瑤臺有黃鶴為報青樓人朱顏凋落盡白髮一何新又云寄書白鸚鵡西海慰離居代內云安得秦吉了為人道寸心寄內云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代別云天涯有度鳥莫絕啼聲音答元丹邱云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

街雲錦字為我忽飛去酬岑助云黃鶴東南來寄書寫心曲倚松開其緘憶我腸斷續此皆以禽鳥寄書見意其原出于蘇子卿上林雁及漢武帝故事蓋以為相思契闊無由寄聲而行空度遠莫若飛鳥之疾願託勁翮猶或可以致我萬一之心焉是故詩人陶寫性情言歎不足之餘旨也

春秋左傳鄭人畏其又遷也承或以承為語佐非也古字通用蓋承即懲也懲義雖近于畏然所畏者在後而所懲者在前故兩言之讀者當以承一字為句料理之語見于世說者三韓康伯母聞吳隱之兄弟居喪孝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王子猷為桓溫車騎參軍溫謂子猷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衛展在江州知舊投之都不料理料理者蓋營護之義猶今俚俗所謂照顧顧富耳石林以為料理

猶言誰何料多作平音當作平音石林固是其言誰何則非也誰何乃訶喝禁禦之謂

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石林先生引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閏察當為殺字之誤此說非是孟子之意以不能其大而謹其小謂之不知務非以論隆殺也禮之隆殺自各有所宜當隆而殺固禮之失當殺而隆又豈禮之得歟察之為言正類問無齒決之問不煩更改本字

海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沈佺期詩也黃魯直極愛此詩以為二十字中婉而有味如人序百許言者而石林乃云今麻家論節氣有清明無寒食流俗但以清明前三日為寒食既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此不可解也石林此說在矣沈詩

止述南北風俗之異及夫遠客思歸之意今以為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一何所見之僻耶

柳公權與文宗聯句文宗云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東坡以為君臣用心太偏俱為未得乃續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及四方如此則其意足矣一本云一為居氣移苦樂永相忘願言施此心清陰均四方此其所傳視前本劣矣

過庭錄云孟子辨孔子于衛不主癰疽是已而引彌子謂子路曰至有命不知此語亦好事者之為之也孔子不以衛卿之故而主彌子雖三尺童子其猶知之子路乃受其言以告是疑孔子之或從也孰謂子路不知孔子乃如是乎李子曰子路以所聞告孔子直以其言告之耳非以有疑而卜其從與否也今夫人

因其所遇以彼言而語此者多矣其間亦自有以上之亦自有以直之豈必其皆有以上之歟過矣此論置之可也

天城田氏室呂病寒日昔率取十數石以燔之迭著懷中少選須亟身不爾即內疔絞不可任平定趙氏室尚病熱日昔取十數石以冰之迭著懷中少選須亟易不爾即內煩愁不可任田氏予姻姬趙氏余往還人之所稟既自千萬所感所變遂至如此醫家者流診候之際一切以同之則中聞天閱者曷勝數耶予寓趙在攝府事李君座坐客談詩或曰必經此境則始能道此語余曰不然此自其中下者言之彼其能者則異于是不一舉武六合之外無不至到不一換眼秋毫之末無不照了是以謂之才也者猶之三才之才蓋人所以與天地並也使必經此境能到此

語則其為才也陋矣子美詠馬則云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子美未必曾跨此馬也長吉狀李憑箜篌則云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長吉豈果親造其處乎惟其不經此境能道此語故子美所以為子美長吉所以為長吉一坐為之嘿然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以三十升布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按鄭注喪服云布八十縷為升升三十計為縷二千四百此布之極細者也古以此布為冕故謂之麻冕當孔子之時其冕務為純質儉約而已所用之布不必如古孔子尚純儉故違古而從眾也孔氏以純為絲不知別有所出否

莊子養生篇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毋為善以取名毋為惡以取刑近親附之謂

歐公五代史李存孝傳云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事雖可見語殊不甚明蓋存信傳云存信與存孝俱為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為之下由是交惡歐公因存信傳已用交惡二字故疊用之以為開無他事但舉二人則知其為存信與存孝其實二人各自為傳文勢不當如此

李白留別送十六云我非東牀人令姊忝齊眉齊眉必別有所出若用孟光字則全不成語述而篇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鄭曰無是行于我我獨有之疏曰它人無是行于我我獨有之晦庵曰何有于我言何者能有于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晦庵語錄又曰何有于我哉此語難說是聖人

自謙我不曾有此數者南軒曰汲郡呂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復何有此說于文義為順子罕篇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于我哉疏與述而同更無別說晦庵曰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語錄又曰問不為酒困何有于我哉曰語有兩處此說皆不可曉尋常有三般說話一以為上事我皆無有一說此數事外我皆復何有一說云于我何有然皆未安烹今聞之南軒曰此章觀之若易能然行之而無憾則未易也蓋于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而于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之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之有履踐之實人人皆可勉焉行而有至則存乎其人充實則聖矣李子曰于我何有哉一句凡有四說其一鄭說淺陋不足論其二晦

庵云謙而又謙之辭也說似顯而幽且如前三事夫子過謙以爲不敢當已涉迂疏如不爲酒困夫子曷嘗爲酒所困而自謂不敢當乎又于子罕篇言事愈卑而意愈切如事公卿勉喪事猶不得卑之如事父與兄庸安得謂之卑乎晦庵自量其說不切故于問答之際既謂此語難說又云義皆未得熹今聞之其三語錄最後說云于我何有此說似純而駁所謂于我何有者猶云于我何難耳意者謂不爲酒困等皆所當行之事吾行所當行之事則于我又何有哉此似有理然施之于子罕篇意或可通施之于默而識之則理又相違矣其四呂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復何有此說似是而非據呂氏意當謂孔子謂我祇此是耳南軒既從呂說于述而篇略爲解釋復于子罕篇深致其意晦庵語錄所舉第二說卽呂說

後語卷之十

七

也晦庵舉之而不與之者亦以與己頗異故也以予觀之呂說雖云近理其實不能盡理朱先生謂此爲過謙之辭詳呂意亦以此爲謙辭過爲謙退自聖人之常事但于謙退之中言動各自有主初不敢以一切論也据此雖主謙辭亦主諸弟子言之蓋謂有人能爲此等數事足矣在我更復何求猶俚語曰恁麼儘得我更要甚夫聖人之道如登天然于此數者之外大有可爲之事而孔子謂如此足矣者疾時人于數者皆不能以行之也

氓之蚩蚩毛以蚩蚩爲敦厚之貌此殊害義且此篇序云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攷其詩則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及女也不夷士貳其行士也周極二三其德此皆指言奔誘棄背之事也夫其人

也又豈有敦厚者哉若曰氓之始來也詐爲是敦厚之貌而實相誑誘意或可通然按字書蚩蟲名亦輕侮也則蚩蚩者乃薄賤媮淫之態非敦樸謹厚之容也是故事之可鄙者曰蚩蚩之至陋者曰媮又古無道之君有蚩尤者蓋以其蚩蚩之尤者而名之如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之比毛氏乃以蚩蚩爲敦厚則真臆說耳不足據也

宋明帝好爲慘毒周○不敢顯諫但誦因緣罪福事亦爲之小止耶律德光入汴馮道見之且曰天下百姓佛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故所賴全活者多破執化愚有力也如此吾但懼其燎原耳

後語卷之十

八

某生者宗邱劉學主太原城西一民家墮坐環堵者幾十年主氏翁媪奉事日益勤篤庚子春正月望日道人來乃舊識生者請生暫出生不可主氏強之生不得已出少閒急來歸環堵中主人又強之生又不

鄰者殺是翁媪而以汝當之可實語我我有以解釋
汝生曰我固殺翁媪雖夢中不知所爲尚能記其髮
髻此殆宿債豈可濫及無辜其亟刑我竟棄市其徒
皆以爲生本非道者與媪前有私冀再通故坐環堵
俟其便久而不得滿所欲遂怨媪殺之而及其翁或
曰先殺翁將逼媪媪不從故又殺之是皆非生之情
也蓋其徒恥其醜聲而故爲是說以誑外人耳此生
雖愚豈有苦心兀體如是之久而圖通一媪耶又豈
有十年之閒略無斯須之隙而遽發惡意于此時耶
又既殺翁媪時何爲不即逃去顧乃瞑目端坐而待
死也然則此生竟何爲者耶就道家之說照此生之
心則得其實矣此生本自昏愚擇善不能了了癡坐
成頑陰魔來舍強制情欲常若夢寐乍出薛屋恍若

殊境既見燈火滿室精爽交亂又驚人物在側猜忍
百至及其妄動云滅妄靜復來動靜往來總非由已
揮刀袖手俱一妄中此與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萬物
並作吾以觀其復無異但老子于動靜中知其所以
來又知其所以去時動時靜莫不在我故能觀萬物
之復若生等輩罔然舍靜求動排動索靜沈冥于
妄動妄靜之坎雖未至于殺人也其去殺人能較幾
何又豈可以殺人爲有罪而以不殺人爲無罪也哉
世傳筆詩使盡好心無所用只因閑管得人憎又蚤知
今日成閒管痛悔當時用好心又自從蒙管束轉覺
用心勞此三聯語雖不甚婉格雖不甚高而皆以心
對管其意各有所主亦以見風人託物靡不至到
公穀謂春秋日之者皆有事竊未敢必春秋雖經其實
史耳史固有應日而不得不日者有不應日而自不

須日之者亦有二事而俱在一日者有事大而非日
所能攝之者固不可一概論之况年世遠簡編盡
壞不無脫逸重複又安可盡以日與不日執爲春秋
大旨乎

珣字韻注他酣切耳漫無輪又老氏名也耽字韻注丁
舍切耳垂也又好也樂也今畫塑家作老子像颯長
其耳或以過項或以被肩甚則至有爲數尺而以兩
手承之者是則不得號爲老珣當以號爲老耽也然
古今傳聞並作珣而無爲耽者獨畫塑家爲之長其
耳垂至以兩手承之蓋世俗無知喜爲怪誕以老子
上聖當有此奇表云爾按史記老子姓李氏名耳字
伯陽謚曰聃則此說又異矣古人以謚易名取其平
生所謂善惡以爲目必不取其相表妍媸短長也今
老子謚之爲聃不知謚法果主何義豈非謚法不專

於善惡而又兼以狀貌目之耶史載老子名耳韻注
老子名珣吾意老子或名耳或名珣而聃之名行於
世當時史書所錄不見聃名惟見耳名故馬遷定名
爲耳而以行於世者爲之謚也

王羲之蘭亭詩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闊無涯觀
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賴須參差
適我無非親陶淵明雜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
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
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趣欲辯已忘
言李太白尋陽紫極宮感秋作云何處聞秋聲脩脩
北窗竹迥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眾妙浩然
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嬾從唐生訣羞訪
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酒世道
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柳子厚晨詣超師

院讀禪經云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開持貝葉書
步出東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
緒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
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予謂四詩同
一機杼所謂機杼者非文章之機直天機耳
千令升晉武革命論云內禪體文德外禪順大名內禪
一出於心外禪勢不得已云耳而謝惠連以無兵戈
有窮伐當之義雖相近亦自不必兵戎剪伐論也
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二先生解養音去聲誤也上言無野人莫
養君子養固去聲此言同養公田公田何待野人供
養乎止合作上聲讀之養則種蒔也今人謂治田為
養種未聞有供養云者
後漢杜林傳論曰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人杜林行義烈

漢書古今注十

十二

士假其命易曰天之所助者順有不誤矣順字當作
信此非鵲誤後人傳寫者之誤
詞人多用割字杜甫詩久居夔府將適江陵云勞心依
憩息則詠割昭蘇荆南述懷云得喪初雖失榮枯割
易乖退之聽穎師彈琴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
割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東坡後赤壁賦割然長嘯
草木振動割之一字蓋出于莊子內篇養生主內庖
丁解牛者然割然割然割然割然割然割然割然割
古字音聲相近者皆通用
名字之立一以成身一以辨等成身則貴乎美稱辨等
則貴乎易別漢賈徽字元伯而其子達字景伯晉王
羲之生五之父子之嚴而如是其瀆則亦偏乎兄弟
矣近世縉紳之家多用一單一復使昭穆互見雖年
世遠遠不相糅雜法似拘而意則通事似疏而理則

0 升 16 2 2

密誠為得也或者有以名繼姓若管鮑牛叶馬希驥
殷獻臣之類如倡優家兒此殊為可鄙也
詩曰人涉印否印須我友書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寶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予台印我吾五者一也
而於一二句之內言之各異者或指我身或指我心
心身從異輕重之辭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鄭氏
曰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鄭說恐非不足止是無
厭謂人欲無厭譬之大水奔放衝激必有以障之此
坊記所由作也
蘇子瞻紀遊五百言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蜀人趙
次公字彥林注云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
生所用乃是仄聲蒼廣韻音鹿朗而茫字則上聲之
莽去聲之滂皆不收不知先生用之所出以俟博聞

教習古今注十

十二

按莊子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莽蒼並側聲
前人詩句亦多有此二字者蒼茫蓋本莽蒼但以
茫易莽而倒之耳此亦何足致疑
古今屬法所以參差不齊且不能以行遠者無他蓋由
布算之時不論分秒之多寡悉翦棄之定位之時不
察入宮之淺深遠強命之積微成著所以復久而復
舛耳前軌既差後車復繼而曾不知悟也乃更過求
小巧以取捷七政何由而齊乎
前漢董仲舒傳制曰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文穎曰
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廊堂邊廡巖廡謂巖峻之廊
也師古曰晉說是案後漢百官志武帝選六廊良家
子為羽林郎掌宿衛侍從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殿
下室中文穎以巖廊為殿下小屋必牽於此殿陛殿
室而為之說也因殿陛殿下作室自是武帝時事堯

舜豈復有此且殿下小屋可與於巖穎說誠誤至於
晉灼謂爲巖峻之廊亦未爲得也堯舜時茅茨不翦
土階三尺亦豈有所謂殿廊者哉然師古以晉說爲
是者特以其隨文解說爲堯舜之時世質民淳雖三
尺之階已得謂之高明故云巖廊也
東坡詩九萬里風安稅駕雲鵬今悔不卑飛蓋出於阮
嗣宗詠懷云與燕雀羣不隨黃鶴飛黃鶴遊四海
中路將安歸
莊子至樂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謂條達而福持福當
作幅木之有條其氣足以達之布帛有幅在人足以
持之



敬齋先生古今鞋卷之十一

晉書王沈有四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九卷其一亦有傳見文苑其一為劉聰中常侍奢僭貪殘賊害良善與靳準同用事其一慕容寶將寶出奔沈降魏孫秀有三其一權弟匡之孫而歸命侯皓之從弟也為吳夏口督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秀驚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時泰始六年也其一見潘岳傳初為琅邪小史趙王倫輔政時為中書令倫敗被誅其一伏波將軍孫秀以周處將死勸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者 劉琦有三其一為江州刺史陶侃鄰鑿皆言非方伯才而司徒導不從後為郭默所殺其一雁之子南陽王也侵石生次于雍為石勒將

石季龍擊斬之其一與之子為劉琨領兵路迂烏桓賊戰沒 王鑿有三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四十一卷以文章著稱其一為劉聰尚書令其一為持堅將救袁瑾于壽春者 張茂有三其一涼州牧張軌之子而寔之弟也其一載之丁潭傳中字偉康與孔愉字敬康丁潭字世康時人號曰會稽三康茂少單貧有志行為鄉里所敬信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為掾屬後為吳興內史沈充反與三子並遇害其一見石季龍傳季龍殺其太子宣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誦成涼州季龍偕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東宮誦卒高力等萬餘人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赦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成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眾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逼張茂為大都督大司馬 張華有二其一自有傳

見列傳第六卷其一見慕容德傳德既據滑臺置百官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趙思召慕容鍾來迎德欲具駕奉迎謝罪行闕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陛下若蹈匹婦之仁舍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又慕容超時姚興拘超母妻責超稱藩超遣羣臣計議張華謂宜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 徐邈有二其一與宣帝同時其一見于簡文宣鄭太后傳其事在孝武太元十九年 韓壽有二其一賈充壻其一為慕容廆別駕 王渾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十一卷其一為涼州刺史貞陵亭侯即戎之父也 李陽有二其一上黨武鄉人與石勒鄰居歲嘗與爭麻池迭相毆擊者其一為幽州刺史京師大俠也王衍患妻郭剛復貪戾不能禁因謂之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為之少損行傳又謂

陽為鄉人或當為琅邪臨沂人其後溫嶠軍食盡貸于陶侃侃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者即此李陽也 胡威有二其一見良吏傳字伯武壽春人武帝時為徐州刺史其一義熙二年蔡王興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問尚鎮姑臧 孫登有二其一見隱逸傳字公和汲郡共人無家屬于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又嘗往宜陽山不知所終其一見孫楚傳楚之曾孫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于世仕至尚書郎早終解系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三十卷字少連濟南著人與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已甚得聲譽歷豫雍二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趙王倫討叛羌與佞人孫秀爭軍事倫秀譖之系坐免官及張裴之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皆害之倫所謂我于水

中見辨且惡之者其一見陶璜傳璜為吳將破晉九
真太守董元于交阯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
其弟象使為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輅車鼓吹導從而
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吳因用
璜為交州刺史 王輿有二其一趙王倫欲篡位諸
王公卿士咸勸進左衛王輿入殿警諭三部司馬示
以威賞及三王舉義河北軍悉敗輿乃收倫而殺許
超士猗孫弼謝懷殷渾孫秀等後與東萊王粲謀殺
齊王冏伏法死其一成都王穎與張方伐京都時常
山人王輿合眾萬餘欲襲穎會長沙王又被執其黨
與斬輿降 劉毅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十一
五卷其一亦自有傳見列傳第五十五卷 王愷有
二其一見外戚傳恂之弟也即與石崇競侈靡者其
一見簡文七子會稽王道子傳時有人為雲中詩以

指斥朝廷曰王愷守常國寶馳競又桓^②殷仲堪等
復至石頭元顯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等發京邑
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者即坦之子也 王
潛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十一卷其一在王
鑒傳堂邑人鑒之父也仕至御史中丞 王脩有三
其一濛之子也字敬仁明秀有美稱善隸書年十二
作賢全論為琅邪王文學卒其一見石勒傳劉曜斬
石勒使王脩又劉裕克長安殺姚泓子義真守長
安使王脩王鎮惡沈田子輔之而還 王祥有二其
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三卷其一與郭騰叛呂光者
石苞有二其一自有傳在列傳第三卷其一季龍子
劉裕有二其一元海之子也元海遷都平陽汾水
中得玉璽改年河瑞封裕為齊王及為顧託之計以
為大司徒後為呼延攸所殺其一討桓^②者 王瑜

有二其一為李勢中書監其一合之子也 盧志有
二其一欽之從孫見欽傳其一為劉聰弟又太師為
聰所誅 劉宣有二其一元海從祖也元海即王位
皆宜之謀其一青州刺史曹疑執建威劉宣而齊魯
之閒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見劉聰傳 劉^②有
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三十六卷為鎮南將軍其
一京兆人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鑿懸鏡于山
穴中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見張寔傳
王衍有二其一自有傳見列傳第十一卷其一自
鑒時為侍中冉閔僭位後誅之 王敦有二其一自
有傳見列傳第六十八卷其一見李特傳特攻成都
趙廞死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為益州刺史督牙門
將王敦等七千餘人入蜀 周撫有二其一訪之子
破范賁斬蕭敬文者其一為彭城內史殺周默以降

石勒詔劉遐蔡豹徐龕共討撫太元二年破斬于寒
山 苻^②有二其一堅之子其一桓^②將 王皮有
二其一劉聰時為大將軍從事中郎其一秦丞相王
猛之子 張平有二其一一流民在譙為陽主祖逃誘
其部將使殺之其一苻堅所破者 文鴛有二其一
欽之子年十八勇冠三軍欽叛敗同奔吳事在景帝
末年其一姓段者鮮卑人匹碑之弟也永嘉四年石
勒陷襄城遂至宛王浚遣鮮卑人文鴛帥騎救之勒
退又^②帝時救邵續于厭次擄勒三千餘家其後又
營與匹碑攻敗勒于襄國及匹碑殺劉現夷晉兩怨
叛遂帥其徒依邵續續既為石季龍所得匹碑等嬰
城拒寇戰守疲苦不能自立匹碑及鴛等悉見獲至
襄國匹碑被害文鴛遇鳩而死事詳見段匹碑傳
張駿有二其一涼州牧張駿即軌之孫而寔之子也

其一姚萇故將殺江州都護趙毗艾武昌府藏以
叛者為江州刺史桓冲討斬之在哀帝興寧元年
王遐有二其一在外戚傳即簡順皇后父驃騎將
軍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其一睢陵公
祥之曾孫始平太守肇之孫永世侯俊之子也仕至
鬱林太守 高柔有二其一宣帝將誅曹爽假柔節
行大將軍事領爽營其一見王浚傳浚將借號司馬
掾高柔與劉搏切諫浚怒誅之 王濟有二其一自
有傳見列傳第十二卷其一元帝時慕容廆遣其
長史王濟浮海勸進 段勤有二其一鮮卑人勤初
附于慕容儁其後復叛儁遣慕容垂討勤于繹幕及
慕容恪進據常山勤始懼而請降其一常山樹根下
得珪璧慕容儁遣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兩段勤
俱見儁傳 郭敬有二其一見石勒傳郭人資給制

收州古今注十一

五

者其一見符健傳永和十年桓溫率眾四萬趨長安
遣別將攻上洛執健荆州刺史郭敬 王述有二其
一湛之孫承之子而坦之父也其一簡順皇后父
遐之從子 郭文有二其一見隱逸傳其一見呂光
傳王穆單騎奔驛馬驛馬令郭文斬首送之光 王
澄有二其一字道深辨慧有才藻歷位清顯即京陵
公渾之子而驃騎濟之弟也其一字平子即平北將
軍文之子而太尉衍之弟衍使澄為荆州刺史族弟
敦為青州以備三窟 余讀史次錄其間不無謬誤
尚冀博雅君子見其遺佚者補之舛錯者改之重複
者削之
孟子不下帶而道存焉趙壹卿以為帶近于心意謂道
不離心心不離道云耳然而道之在人心也使孟氏
而雖不言其誰不知此乎禮几視上于面則教下于

帶則憂孟子雖獨舉不下帶而亦互明之蓋謂于其
上下兩開譬而見之道已有所在矣此與孔子之見
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文則異而意則同彼所謂目
擊者不待言語而得之者也此所謂不下帶者不待
上下視而得之者也

褚淵母宋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主又尚巴西公主王
儉母武康公主又尚陽羨公主齊高帝既受禪于宋
淵儉以佐命功進爵增戶處士何點謂人曰我作齊
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國
家詳點大意遑卹國家當作遑卹婦家然後上下意
完直云國家不惟意斷語亦太露必後人傳寫之誤
宋武大明六年策秀才于中堂揭州秀才顏法對策曰
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神聖當作神勝
王弼既注易又作略例上下二篇唐四門博士邢昺為

收州古今注十一

六

之序有云臣舞象之年鼓篋鯨序按禮記內則云十
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鄭注云成
童十五以上又云擊鼓警眾乃發篋出所治經業又
後漢楊震傳鶴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鱸音善然
則璿自謂年十五始入學也
魯直喜見八叔父詩云稍詢看舊開大半歸山邱小兒
攜婦子襁褓皆裹頭東坡詩有云當時襁褓皆七尺
而我安得畱康強蘇黃所狀皆一類而黃不若蘇之
簡而詣理也
俗語作不露樸此出馬援傳曰援三兄况余員並有才
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
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况欲就邊郡
田牧况曰汝大才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不示
人以樸謂不令他人見其短長也况此語謂援齒雖

少而才器遠大不能窺其際今雖不好學而欲就田
牧然將來或不可測以故從所請

孟子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釋文行如字行有不得者
皆反求諸己則首下孟反二字旨意果同音否論語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先王之遺文能行已上諸事即在身之

行也治以爲論孟此三字皆當從下孟反
靜言庸違靜言安靜有理之言也靜則對亂言之庸用

也書中庸字皆爲用義言則甚美及用之則常自違
之

東坡赤壁賦此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
食一本作共樂當以食爲正賦本韻語此賦自以月

色竭食籍白爲協若作樂字則是取下客喜而笑洗
盞更酌爲協不特文勢萎蕩而又段絡叢雜東坡大

筆必不應爾所謂食者乃自己之真味受用之正地
非他人之所與知者也今蘇子有得乎此則其間至

樂蓋不可以容聲矣又何必言樂而後始爲樂哉素
問云精食氣形食味啟于爲之說曰氣化則精生

味和則形長又云壯火食氣氣少火啟于爲之
說曰氣生壯火故云壯火食氣少火滋氣故云氣食

少火東坡賦意正與此同
後漢光武紀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

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縣舍有赤光照室中飲
異焉南頓君名欽雖見于光武紀而此論初無有也

此論方敘南頓君事而據以稱欽則欽謂誰乎止云
君異焉可也

葛稚川西京雜記或問楊子雲欲爲賦何如子雲曰讀
賦千首乃能之以予思之亦不待如是之多也果擇

其古今健筆可以爲法則者得百能熟誦之足矣故
今之學者每相與語曰賦百詩千若謂讀賦千首乃

能爲之則學者當云賦千詩萬文章雖難事那有此
理

歐陽棐永叔第三子也永叔嘗書以教之曰藏精于晦
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善蓄

則不竭善應則無窮雖學則可至然性近則得之易
也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蘇子瞻知定州朝辭上書曰

古之聖人將以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
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欲有爲也惟憂太蚤

不忠稍遲近世趙禮部秉文周臣作平定湧雲樓記
全用歐蘇語意曰古之君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昭曠

則晦吝不生淵靜則不蔽于物其于居室也亦然寔
與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也淵靜所以存神昭

曠所以知政靜以養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
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祇其所以爲遠也歟趙禮部語

雖出于歐蘇然歐蘇大旨一本于易易之明夷曰明
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繫辭曰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元稹苦樂相倚曲前云漢皇眼瞥飛燕時可憐班女恩

已衰未有因由相決絕猶得半年伴暖熱轉將深意
喻旁人緝綴疵瑕遺纒說後云白首宮人前再拜願

將日月相揮解苦樂相尋晝夜開鏡光那得天明在
主今被奪心應苦妾奪深恩初爲主欲知妾意恨主

時主令爲妾思量取班姬收淚抱妾身我曾排擯無
恨人詩人之口夫亦何所不有此作雖借班姬以命

意褒貶初不主姬然謂姬曾排擯無恨人則誣亦甚
矣按漢書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于上上嘗游後

庭欲與健仔同輩健仔力辭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
姬今有班健仔健仔又嘗進待者李平得幸亦為健
仔又趙飛燕姊姊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健仔皆失寵
于是飛燕請告許皇后班健仔挾媚道咒詛後宮詈
及主上許后廢黜昭臺宮后姊謁等皆誅死考問班
健仔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
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
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
趙氏姊弟驕妬健仔恐久見危乃求供養太后于長
信宮婦人中為人如健仔者古今罕傳曷嘗有排擯
之事哉文人貪為誇辭執此忘彼救一失一若是者
不可勝數學者固不可不知也

退之詩和盧雲夫云閉門長安三日雪推書撲筆歌慷慨
慨王昌齡詩秋山寄陳讜言云感激不能寐中宵時

公孫丑下且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于人心獨無悛乎比
固親比之比比化謂親其死者釋為及亦通謂比

及變化銷鏢晦菴解比為為竊所未喻
荀子正論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又非十二子

云飭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禘字鬼瑣使天下混
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注云禘與禘同

宇大也放蕩恢大也鬼謂狂險之行也瑣謂姦細之
行也說文云鬼高不平也今此言鬼者其行狂險亦

猶山之高不平也周大司樂云大傀裁則去樂鄭云
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誇言傀行自謹于飢寒命之
曰狂僻之民豈當為傀義同五每反彼反李子曰
鬼固為高不平然以鬼配瑣言之乃細碎之義故謂

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鬼正當同猥讀之按
韻鬼五罪反猥烏賄反其在十賄中同也古人用字
寬雖它韻猶得叶况一韻乎且朱象非有過高之行
不當以險為譏謂猥瑣蓋得其實猥瑣者鄙猥瑣屑
云耳故至今謂人蹇淺卑汙而不能自立者皆謂之
猥瑣楊偉又引周禮傀字說之贅矣又一說鬼太高
瑣太卑義亦通然非朱象所得言

溫公詩瞑目云瞑目思千古飄然一烘塵山川宛如舊
多少未來人舊傳云多少未歸人然公又有逍遙四
章其三云閉目念前古飄然一烘塵兩儀仍似舊萬
物互爭新詩後詩意則前詩作未來人為正

漢順帝時梁冀為大將軍皇甫規對策曰君者舟也民
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如規所
言則利害在于羣臣而無繫于其君正當云國者舟

也君者乘舟者也民者水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羣
臣其操楫之具也如此言之則利害繫于其君矣不

然止當削去羣臣乘舟一句語意自通
筆談云算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

于乘除惟增乘一法稍異其術都不用乘除但補虧
就盈而已假如除欲九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

是但一位一因之予因存中此說乃悟算術無窮存
中去今未遠特著此術于筆談中是必前未有以為

新奇而纂之耳然今之算家自以此法為九訣而不
以為增乘也若增乘者尋常不用惟求如積則用之

其法左右上下各宜位以相繼乘耳與九歸絕不相
孟子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
子此蓋時子因陳子而先已告孟子矣或孟子無以

語之或陳子適不在側既而陳子又以時子之言告孟子也觀其文勢義自可見趙氏謂時子因陳子使告孟子其意固順但其文謂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則是自告之也非使告之也若使陳子告之當云時子因陳子使以告孟子今直云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其為先已自告無可疑者

又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趙說謂自不隱其賢意旨頗乖祇是不蔽賢才耳惟于其進也能不蔽賢故于其退也能不怨不憫

又兄戴蓋祿萬鍾戴蓋祇是乘軒史記大宛傳黎軒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善眩後又云安息國以黎軒善眩人獻于漢應邵曰眩相詐惑從應說則眩字止當正讀然作幻音讀之亦通張平子西京賦云奇幻儻忽易兒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

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此正指眩人之屬列子稱西極之國有化人來亦此類
李長吉歌詩編金銅僊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五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按通鑑云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鍾簾囊駝銅人承露盤于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于灊城二說年載不同者青龍止有四年無五年其五年即景初元年也長吉言五年當是據未改元時言之長吉又云官官既折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此未必實設其事實亦無它利害祇為異事耳通鑑不取良為得體
蜀志劉焉傳評曰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所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相者事本傳及全書俱不載而遂以引論似疏

黃魯直作東坡墨戲賦云筆力跌宕于風煙無人之境蓋道人之所易而畫工之所難又其他詩多喜用跌宕宕風儀疑作風儀

植弓上孔子合葬于防云云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石林先生疑此事云墓之崇纔四尺葬之日雨至而崩何如是之簡也既崩而不得修將遂仍之可乎又謂葬不旋踵而崩崩又不得修其何能久而識之乎石林之疑誠有由來然其墓新封遇甚雨而崩初亦不足訝也本不足訝而孔子為之流涕者其意必以為葬貴堅固窆窀甫畢而有所摧剝中必戚焉故不得不為之泣也且弟子所謂崩者夫豈謂陷壞而無餘哉但舉其土封少

摧落耳孔子所謂古不脩墓者夫豈謂墓壞而不許重脩哉但謂窆窀之事欲其安穩一定毋或苟簡而使至於重修耳後人因其弟子有墓崩之語便以為防墓墮壞而無餘因孔子繼有古不修墓之語便以為古者墓壞則不得重修也誠使防墓大崩崩而不許再修則是孔子非孝子而古人教人之忘其親也無乃悖理甚歟庚蔚之又以為防守其墓備擬其崩孔穎達雖破蔚之終執舊聞皆昧夫雨甚土落之義而強為辭也余悉不取
史記太倉公于意傳詔召問所以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又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其有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而史記盡具所對云治謂史筆不當如此政當云意所對凡數十條皆諛理可以為人法則足矣自不必廣錄而備書之史

經之亞也煩猥則不足以傳久且事之有可簡者猶須簡之況言乎其有文賦篇翰之富曠者亦當載其目而略其辭惟有功於天下國家之大利害者如董仲舒之三策賈誼政事疏過秦論之文雖多亦不可以不盡錄也

莊子曰道術之為天下裂又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烏乎在曰無乎不在道術云者謂眾人之所由也故從所由言之則道即術術即道也若從大小言之則道固不得以為術術固不得以為道也趙岐序孟子云

治儒術之道似不成語

莊子山木篇少私而寡欲私或思字誤少思寡欲固老子語然私之一字亦不為無理

馬季長長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季長謂龍吟水中

敬齋先生

卷十二

不見羌人羌人故得截竹吹之以效其聲而文選音注大與此別不見之見音胡練反張銑注云龍吟水中不見其身季善注云已謂龍也皆謂龍在水中不顯現其身實違馬旨

離為火為日為電自是文明之象皇極經世不取附著之說當矣日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皆文彩著見之意王以附著為主蓋古說

東坡云王莽敗時省中黃金三十萬斤陳平以四萬斤開楚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無虛日金為何往哉頗疑寶貨神變不可知其復歸山澤也耶季子曰人雖號為大聰明者亦必有所散夫金古多而今少自是今世糜耗者眾東坡乃謂寶貨神變復歸山澤此亦與願愷之謂妙晝通靈何以異

武珪燕北雜記云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于白羊琵琶骨正灸破便出軍不破即不出季子曰灸琵琶骨不獨契丹凡蠻貊皆為之番馬記載嶺表占卜甚多有骨卜田螺卜雞卵卜牛卜鼠米卜箸卜篋卜乃知四夷尚鬼遇物皆得以為卜也今北方後琵琶骨者與珪記特異所灸之法蓋有可人不可人者疾病飲食一動一止悉有條理珪則專謂灸破便出軍不破即不出蓋當時所見適然自以為說耳

萬曆庚子春三月之吉
武林書室蔣德盛梓行

敬齋先生

卷十二

敬齋先生古今薙卷之十二

共八千二百三十字



敬齋先生古今鞋逸文一

伊川易傳曰下愚而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李子曰下愚畏威而寡罪為與人同而知其非性之罪則聖人之生知賢人之克己亦非性之功也由是言之性無與於賢愚惟盡性者有能與不能耳

屋甚渠庭甚除拱兩手而閒居何樂如之願無所事於閒乃伐屋而澗之犁庭而焚之扣拍焉做筋骨而抵手足我既無廬人且無以途是人也是果何為者也詩皇皇者華云每懷靡及每懷靡及止言常恐不及耳而毛以為雖懷中和猶自以為無所及鄭以為為人懷私則於事無所及之二先生者豈非無所事於

閒而滿屋焚庭者乎鄭雖引春秋外傳以為說吾以為外傳亦各自為說耳

古者登車有和鑿之音謂馬動則鑿鳴車動則和應也鑿或作鷲其義皆同鷲以其有聲鑿以其金為之也杜預左傳注云鷲在鑿和在衡而毛氏詩傳云在軾曰和在鑿曰鷲乃車內所懸之物和在於軾車動未必能鳴衡軻之閒與馬相比動則有聲此當以杜

說為正

左傳鄭子家與晉趙宣子書曰鋌而走險急何能擇社注鋌急走貌孔疏云鋌文連走故為疾走貌治曰鋌之為文安得為疾走之貌乎孔說以連文言之曲矣鋌挺古字通用挺勁健也勁捷即疾走之貌味爽不顯後世猶急解者以為味且未明之時已大明其德此說恐非蓋古先明主憂勞政治當其味爽之

時曰茲已大明矣祖宗勤勞如此而子孫猶復怠惰今說乃云未明之時能大明其德豈大明其德又有

時子五卷一

修身莫大乎事親事親莫大乎致養致養莫大乎養志盡天地之精微竭水陸之多品而或不得其所欲者祇以養口腹耳養之下也怡聲順色先意承志雖復菽水之約而有以得其歡心是則養之至也孔孟之言詳矣內則言事親則歷數饌醢酒醴棗栗餽蜜薑荳粉榆兔蕪滷髓脂膏之屬及夫羹齊醬醢之目膳羞調和之宜脫肉作魚膽桃攢祖之名麋菹豕軒辟雞宛脾之別其事卑鄙煩猥大類世所傳食纂而辭費辭養則又若上林子虛之誇甚非所以闡明禮經之旨也竊意漢儒雜采周禮燕饗所用及當時飲食所向適合曲禮王制擅釀竹帛以射時取資耳

敬齋古今注卷五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史記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議易章句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或以加假聲得相借或以五十作卒皆無然之說也大抵論語所載則是未繫易時語而司馬遷所記則作十翼時言之也言本不同乃欲強比而同之宜乎若是之紛紛也二說雖不同然而謙抑之詞則一焉耳夫聖人生知靈復有大過耶復有不至於彬彬者耶猶有是言者所以為學者法也張籍書與韓退之曰吾子所論排釋老之說不若著書退之答曰化當時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至之而不能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不能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冀其少過也退之於二家褻斥之切曾不肯以聖舍而願待五

六十然後為之其亦善學孔子者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萬物皆備於我則安知萬物之中不有至惡者存乎動心忍性則焉知一性之內不有不善者存乎此與性善之說殆若胡越焉者何也蓋謂萬物皆有效善之質一心獨為持性之主云耳不深探孟子之旨而徒為性善之說是誤父之而不知其氏者雖終身學而吾以為未嘗學也左右二字從上聲則為兩實從去聲則為從己此甚易辨者也今人皆混而為一不惟不辨其聲音之當否至於禮數儀制亦復倒錯而世俗悠悠皆不恤也為禮之家欲以左為上則左之欲以右為上則右之原其所以然亦從來遠矣

一飛冲天志在冲天鶴鳳

霄冲霄之舉冲本蟲音古

今人悉用為充音二字古必通用不然則前人既誤

後人不加省察狃而承之耳卷二

至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日天豕一日封豕主

以兵禁暴又主溝瀆其象與圖書文章等全不相干

老子傳君子得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蓬累者

謂逐隊而趨若蓬類然隨風積聚而東西也一日累

平聲讀謂累累然累累亦積累之意說者或以為戴

笠而行亦何批繆之甚

廉頗三遺矢或謂所挾之箭三度遺之或謂矢陳也欲

有所陳三度遺忘或謂矢即矢溺之矢一吸之中凡

三遺矢言在坐不能自禁其污穢狼藉三說皆謬廉

頗智將非鬪將時方閒處兼同使者餐飯不應三遺

箭也臯陶矢厥謀矢雖訓陳要之史筆貴於辭達三

遺陳已不成語況以矢轉訓陳乎惟矢溺之說為最

近然非在坐不能自禁也只是比及飯畢三次登涸

耳誣其老而氣弱臟腑虛滑云

父命子亦得謂公冕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誼譁錯父聞

之從頰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

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

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冕氏危吾去

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

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錯時為御史大夫三公官

也錯父謂錯為公豈以子貴而呼之歟抑公亦而次

之類也

漢元字前書一見後書三見前書則平帝元始五年詔

日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

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後書則安帝時耿种聞氏貴

盛翟醜上疏曰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

有等比又桓帝時郭泰常舉有道不就同郡宋冲素

服其德以為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常勸其仕又靈

帝時竇武白太后欲悉誅宦官太后曰漢元以來故

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元始也漢

元以來謂漢始得天下以至於今也其後書三見略

皆一時語其前書所見則予竊有少疑焉高祖即位

元年乙未至元始五年乙丑總二百一十一年古今

以三十年為世此纔七世耳而宗室子至十有餘萬

人支庶蕃衍一何如是之多耶豈天家子孫有異於

凡人歟不然何為六七世之閒而生息之夥至十有

餘萬也物窮則變數極則反新莽閒起九服雲擾卯

金之裔百不一存蓋亦理勢之極焉耳

漢書刑法志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章昭曰鑕刑

予謂鑿鑿二物皆施之於願也韋以鑿為黥刑誤矣
默復何事於鑿又讀鑿為平聲亦談志所陳刀鋸
鑽鑿等莫非指器物而言鑽作平聲讀則非器也乃
用器耳鑽去聲讀之為是

溝洫志元光中河決氾子後二十餘歲自上臨決河令
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負薪填之是時東郡燒草以
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槌晉灼曰淇園衛之
苑也如晉灼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按樹之水
稍弱補令密謂之槌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
以石爲之師古曰槌音其假反志又云上既臨河決
悼功之不成乃作歌其末曰隳林竹兮捷石蓄宜防
塞兮萬福來師古曰隳林竹者即上所說下淇園之
竹以爲槌也石蓄者謂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
也蓄亦重耳音側其反義與插同又史記河渠書云

隳林竹兮捷石蓄如晉灼曰河決槌不能禁故言蓄韋
昭曰槌柱也木立死曰蓄治曰槌誠如如之注如
復云有石以石爲之謂以石爲槌也槌字前漢作捷
史記作捷古字通用無所不可然作捷者爲優按韻
書捷與捷同音乃關閉之義今填塞河決以竹爲槌
正與此意相應故韋昭以槌爲柱也蓄有三說師古
以爲蓄韋昭以爲木立死如晉雖無說而謂河決槌
不能禁故言蓄是作災字讀也如說亦長顏韋俱短
歎所謂林竹者即上竹槌也所謂曠者即竹槌爲水
所推倒竹槌既倒而石槌亦被災也來字又與災字
協此說爲長顏意以曠爲剪伐得此竹以爲槌且
蓄石焉此意雖通而槌石蓄之辭既不可得而通兼
蓄字實不訓雨事意亦以爲伐竹作槌槌閒著石如
立槌然來字音高槌字亦得爲協此義雖通而石字

則賁矣故予以爲二說俱短

司馬長卿揚子雲皆蜀人能文而吃玉壘銅梁之氣於
茲二人獨厚之以游夏之才而又吝於宰我子貢之
舌何歎美之所鍾吝於其際雖聖智無得而兼之卿
雲而有予賜之辨則造物必不復予之以言卜之學
矣曰吾爲游夏乎吾爲予賜乎曰其亦游夏而已矣
晉世太叔以辨洽稱擊仲以辭翰聞每至公坐叔該
仲不能對退著文難叔復不能答相與紛然然叔也
無可紀而仲也多所錄於是仲爲勝由叔仲論之卿
雲之喲喲雖無取於一時而黼黻河漢固無廢於千
萬祀之文章也

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定計遺脫與煎鞮黃羗
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志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
奏可京房爲魏郡太守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今

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
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充國房皆有
自詭語自詭妄意也蓋謙辭

漢廷熹三年所立孫叔敖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
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慮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
郡江陵縣也又云莊王欲加封其子子辭父有命如
楚不忘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於潘園下溼境均
人所不食遂封潘鄉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絕嗣廢
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就其故祠爲架廟屋立石銘
碑春秋烝嘗明神報祚即歲遷長後太守案即段二
人及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鄆人庶慕先
賢體德允恭篤古遵舊率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興
通放籍祭祠祀肅神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康葬枯廩
之愛育黎烝討掃醜類解寡是矜杜偽養善顯忠表

仁感想孫君乃發嘉訓興祀立壇勳勳愛敬念意自
然刻石銘碑又云福祐期思縣興士熾如碑所言則
是孫叔敖生於期思而其子孫居於固始也按後漢
郡國志期思固始皆屬汝南郡志又日期思有蔣鄉
故蔣國又云固始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與更名有寢
邱注引史記曰楚莊王以封孫叔敖于此白與碑相
合然碑中前言即其故祠架廟銘碑後云福祐期思
則此當在期思而不在固始也碑稱段君以固始令
遷某郡太守及期思縣宰段君云云語句似不相貫
又碑載孫君諱饒按左傳叔敖乃為賈伯贏之子又
謂之為艾獵而此謂諱饒則必他有所據當俟博雅
君子問之

教者古今注卷五

七

乎史乎而非千萬世之法也篇翰流傳鐫耳赫日可
以入文苑矣而不可以入儒林經術粹精洞貫古今
悉載之本傳之中別以明經者入儒林范蔚宗則既
傳儒林而後文苑繼之皆得其體要者也雖然吾猶
恨其不為儒行一篇以為儒林文苑之首焉能尊其
書而不能尊其身行之人是信其名而不信其實也
吾窮居陋處固不在筆削之位而輒為是說冀乎後
之人知尊其為儒之身有愈於知尊其為儒之書耳
非故為夸也卷三十

魏杜恕為散騎黃門侍郎在朝八年出為農太守數
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家為河太守又傳暇為黃
門侍郎何晏等與暇不平因微事以免暇官起家拜
榮陽太守又王基為安豐太守以疾徵還起家為河

南尹起家者蓋在家中奉復而起為此職也
士大夫大節不必觀其所為但觀其所不為足矣魏高
貴卿公欲去司馬昭夜召王沈王業王經出懷中黃
素詔以示之戒嚴侯旦沈業馳告於昭昭召賈充等
為之備遂弑高貴卿公夫晉魏之賊也凡為晉之忠
臣者皆魏之賊也當髦之圖昭之際使沈業如經之
不言則髦必當得志昭必先誅魏祚必不傾司馬氏
亦無自而王也成敗之機在於呼吸而沈業二鼠子
背國佐賊賊因得以肆其毒焉反覆變詐若沈業者
真二國之賊也沈業以淮謀為姦賊則王經之不洩
信為有魏之忠臣矣昭是以恨經而殺之則是賊殺
魏之忠臣也夫忠臣之死於賊則死於王事也於
斯時也魏之國如綴旒魏之主如委裘誠不暇於甄
錄已死之人也然其秉董狐之筆者可不特為一傳

教者古今注卷五

八

以勸後世之人乎或謂經之行蹟不多見自不足以
立傳曰君子之為己為人為天下必待世間之可稱
美者載諸一身而無子遺然後為得哉雖聖人亦不
能爾而謂君子者能之耶觀專車之骨則防風氏之
長為可知魏史不為經傳過矣雖然魏史不傳王經
晉史為傳沈等而千載而下終不能廢經之美而沈
等之臭惡借東海之波亦其得而濯之
邵正釋譏云九方精於至貴注引淮南子云秦穆公
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臣有所與其
儻經采薪九方理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凡注解文
字其所援據有重複者止當引用前人而其在後者
略之可也其或前後差池有須訂正則自不害兩舉
而互明之他無所發而併引之已屬允長苟復舍先
傳而取後聞乃所謂不知其本者也九方相馬事具

列子前淮南子數百年但列子作九方臯淮南子作九方堙耳今裴松之解釋郤文專據淮南子而不識列子非也

孫權傳黃龍元年注權告天文末云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卽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爾汝后帝殆失文字之體豈吳無一人耶其後與漢爲盟文亦曰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非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此雖泛及山川終是先言上帝蓋與前告文同出一手云或曰書武成云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其下云惟其士女雉厥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上併陳皇天后土名山大川後併舉惟爾有神則雖天亦得以爾之子何獨病于吳之文耶曰武成與此

不同武成在前併數天地山川而其下先言天休震動乃復言惟爾有神則有神者正謂山川之屬不謂天也書又云無作神羞若以此神爲天天固不得以言羞況武成一篇先儒咸謂本經脫誤文無次第又豈可全以爲據乎

吳志張昭子承能甄識人物勤于長進篤于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又顧雍子邵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二傳中皆用庶幾字庶幾者所謂凡有可以成材者皆是也

晉天文志荆州占載妖星凡二十一其十九曰長庚如一匹帛著天見則兵起詩大東云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毛傳云日且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積也毛不謂長庚爲妖星然則長庚自有二

星也但同名耳志又云瑞星有四其三曰含譽光耀似彗其四曰格澤如炎火下大上銳然妖星如火而下大上銳者甚多今而格澤似之古今史書中所載星變爲凶災者莫過于彗今而含譽似之諸若此類其果爲瑞耶其果爲妖耶

晉惠帝時劉頌上疏云法欲必奉故令 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令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使人主權斷又熊遠上疏于瑯琊王睿曰凡爲駭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二子之言相合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故表而出之

晉書索綝傳劉曜入長安時三秦人尹桓等數千人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

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應劭風俗通義載霸陵薄葬亦被發掘而其陵中物乃與前書本紀絕不同據劭之言知霸陵所謂薄葬者乃特比餘陵差少耳劭說與前書不同者前書蓋從史筆劭說蓋從所聞見容有一誤然質諸晉書劭說爲得其實

高洋時能委任楊愔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主既昏矣政安得而清乎吾但聞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未聞主昏于上政清于下也此乃當時史官曲筆巧譽柄臣後人信以爲然耳明主正當於此時察之止齊高緯時穆提婆韓長鸞聞齊陽陷握槊不輟曰木是彼物從其去所通鑑注云槊長矛也治曰槊雖得

為長身然言之齊事則非此蓋某樂之樂長行局所用之馬也長行局即今之雙陸

李白子伯禽為嘉興徐浦鹽官慢侮廟神以死伯禽之在序有以哉白自一生蹇傲視禮法如木索任放浪為特達然氣豪才壯有所為而然則尚可言也彼伯禽者何為者也狃習所見強吾之所無而亦為是幾何其不自絕于天耶吾謂慢神而得死非神殛之其所以取之者蓋已久矣夫為人之子也得為白也後則人之大幸也不肖之子反以得大不幸悲夫

通鑑魏明帝太和三年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蕭何定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後人各為章句以至于魏所常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而顯

于是奏請置律博士從之此云蕭何定律為九篇而前漢刑法志則云蕭何摺摭秦法作律九章按高祖紀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說者謂一條為一章今何作律九章亦當為九條而已一則以為九篇一則以為九章則其數相懸遠矣豈當時所作律九章與所定法經九篇各自為書耶決不得以一章為一篇也

郡守官府亦得稱朝劉龍為會稽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老叟人齋百錢以送龍曰未嘗識郡朝又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暉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衰善糾遠肅清朝野夫朝者天子諸侯王之所居也而郡守亦得以稱之者一郡之守一郡之君主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凡臣屬者謂守寺為朝無嫌也蓋古者不獨於府寺為朝雖私家亦得言之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擊

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整谷皆自朝布路而罷自朝而罷乃伯有私家之朝也

自昔上衣下服皆有緣今皆無緣非其制也無緣則古犯者大辟之服傳曰犯黥者卓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劓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犯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

應奉讀書五行俱下宋孝武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蓋言其敏也五行七行俱下猶云一息讀竟耳

范書論引易曰人之所助者順不誣矣順當作信此非蔚宗之誤後人傳寫者誤耳卷四十六段

敬齋先生古今註逸文

十一

敬齋先生古今註逸文

共六千二百九十三字

敬齋先生古今鞋逸文二

三緘其口謂緘其口者凡三處也故今人多以三緘連言之或曰有金人焉三斷句則指三人也亦通

躡入足而二螯天下人無不識者而荀卿子謂躡六跪而二螯楊倞云跪足也韓子以別足為別跪螯躡首上如鉞者許慎說文亦云躡六足而二螯荀卿趙人仕齊三為祭酒後適楚為蘭陵令趙齊皆有躡而楚又躡之鄉也荀子大儒而謂躡六跪何耶許叔重嘗撰五經異義當時號為博物而亦以躡為六足者非不識躡蓋循荀子之說而忘其所以為誤耳躡之為物至賤而甚廣者也荀說之誤至損八足而六之乃知侈符坊州索社若者未足多謂也

病良以小兒氣血未完其大腸如憊其小腸如筋食飲稍過度易致病癖也然符之此言但知節食耳不知衣食之豐亦受病之源也俗諺有之小兒欲得安無過飢與寒飢寒之者非故以瘠而損之所以節節之而已亦非謂飢之寒之可保其無疾也但節節之則疾必差少也是故富家兒多病貧家兒多安豈富家之養不及于貧素者哉正以所奉者病之耳近世一醫師謂貧兒誤得安樂法誠良言也貧兒誤安則富兒誤謀求病也慈幼者不知此言乎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鄭云裘太溫消陰氣使不堪苦衣不裘裳且便易內則曰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鄭云不用帛為襦袴為太溫傷陰氣謂十歲則已踰于髻髻矣謂童子則已望于成人矣猶不敢以成人之體畜之者凡以為安樂法也必待

二十而後聽與長者均焉慎之至也故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孔穎達云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慮損傷故可以衣裘帛也古人之慈幼者如此魏明帝屢失皇子王朗上疏有云人少小時常恐被褥秦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威慨若常令少小之纏袍不至于甚厚則必咸保金玉之性而比壽于南山矣夫朝廷之尊君臣之嚴獻替之際猶且以此為深慮則夫有子者徒知養之不知所以安之是真愛子而賊之者也

聖人之心如日賢人之心如燭又其次煨燼中微明耳日中照天下片雲翳之曖然以昏椽燭煌煌青風滅之離莫無所睹焉為日而曖然以昏為燭而無所睹其日與燭之罪數有物以賊之雖有六龍之駕十圍之炬顧不如煨燼中之微明也蘊微明于煨燼之中似有而若無也似無而若有也是固無所取者有能推而廣之或可以燎原或可以互天此莊生所謂滑疑之醒聖人之所圖者也聖人則知所以圖之眾人則惟有任之而已任之之久必將以堅白之味終吾如微明焉何哉

之患也然東心太急則所謂掘苗者也識其所之則所謂不耘苗者也若夫交相為養則所謂與時偕行者矣至其終日動靜而未嘗動靜則又非時之所能固也其乾道變化者乎其鼓之舞之以盡神乎議幾于偽而非偽也然亦有偽為者王安石辭修起居注力自陳懇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許之而司馬溫公亦然一起居注非貴仕也而二公退避如此此果偽也而非欺後之君子當必有辨之者天下之病莫病于似然而實不然則天下之病不病不仁病在于似夫仁者之害吾仁不病不義病在于似夫義者之害吾義不仁不義人得而破之似仁似義者既自不受和扁之砭而和扁之精亦未以易窺見置砭之處

孟子之寡欲老子之弱其志也健羨非必為惡凡有所甚欲皆謂之健羨也

商鞅為秦築冀闕宮庭于咸陽徙都之令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同室內息謂同居一家家中有子息而無所務者有刑其所務者則必兵農二者而已近觀商子之書則又得其詳焉商子賞刑篇曰聖人為教也一賞一刑一教一教者雖曰聖智巧侯厚樸皆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貴之門要存職而已矣父子昆弟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戰而已矣故壯者務戰老弱務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一教也然則商鞅之禁特主兵事言之兵事畢足然後及于農也卷五

西清詩話辨瘞鶴銘華陽真逸撰為陶隱居無疑而以為歐陽公謂為顧況道號及蘇子美謂為右軍書皆

非子美論其書為右軍筆恐自出一時所見歐陽公博古謂華陽真逸顧況道號語必不妄古人名稱同者甚多豈陶顧二公偶同此號耶

予家舊蓄米帖四十有五裝為大看策其中一幅載荀簡法甚妙大概每一簡用筍葉兩片雜膠膠漆等黏連其背復用漆押其邊又一幅前有圖書印章十餘枚皆古文或玉箸篆有曰天水米芾者有曰米芾元章者有曰火宋米芾者有曰米芾及單芾字者有曰辛卯者有曰甲寅者有曰丙午丁未及癸酉者後有數十語云正人端士名字皆正至于所紀歲時亦莫不正前有水宋故以火宋別之

日者李君顯道號稱鹿山人昔而慧論人間事極有理致因歎風俗之偷乃曰吾欲使天下無目之人有靈識略依在古皆習為樂師伶人其少壯有力而不惰

為伶倫者可官給確磬使自食其力不必加我輩以口舌為衣食此亦正風俗之一端也李覃懷人

泐泉穴在足心之上溼氣皆從此入日夕之間常以兩足赤肉更次用一手握指一手摩擦數目多時覺足心熱即將腳指略略動轉倦則少歇或令人擦之亦得終不若自擦為佳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數千所以晚年步履輕便僕性則懶每臥時祇令人擦至熟睡即止亦覺得力向來鄉人鄭彥和自太府丞出為江東倉使足弱不能陞辭樞樞黃繼道教以此法數月即能拜跪又見書人丁邵州致遠病足半年不能下牀過一道人亦授此法久而即愈偶記憶得因筆于冊用告病者豈曰小補之哉

江南野錄載韓熙載服朮食桃李瀉十數朮人長寸餘而卒此未必然予友人張君者服朮幾三十年尤

喜食桃李未聞有此異也熙載之敗此自根本不固耳李後主疑非人往往賜死韓縵酒多替婢妾常隨後房歌伎乞丐此其所以來尤人也多食桃李何損于尤耶嘉祐本草蒼白二尤不別出但于蒼尤條下引藥性論云白尤忌桃李雀肉松菜青魚豈熙載所服者乃白木非蒼尤而然歟

黃庭經含漱金醴吞玉英保灌玉虛以自償玉虛一身也保保養也灌澆灌也言脾胃為倉廩之官能保灌一身使之安樂而還以白償耳自償者謂養身亦所以自養也卷六

文選云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善曰應劭漢官儀曰皇后薨好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劉良以為後宮或行于茵或載于輦如良所說則乘茵謂行茵褥之上如應劭之說于餘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輿以行則

茵亦輦輦之屬詩文茵暢敝前漢周陽由傳同車未嘗敢均茵憑茵蓋車中之物或因之以取名也吐茵亦同

阮籍詠懷云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張銑曰蘇秦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故黃魯直送顧子敦為河北轉運詩云西連魏三河東盡齊四履謂河南河東通為三河也阮又云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市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向日晉文王河內人故託稱三河又魯直劉明仲墨竹賦云三河少年稟生勁剛春服楚游俠專場亦用阮語也是則河南洛陽河東河南河北皆得稱之為三河也然沈約注云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

而張銑亦承沈說謂三川為三河則謬矣凡近河者皆呼水為河猶近江者皆呼水為江固也今取三川以釋三河母乃疏乎按史記秦惠王時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又曰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迨至莊襄王之元年卒使蒙驁伐韓韓獻成舉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如史遷所記韋昭所解三川之與三河大不相類者謂伊水洛水并河為三耳

陶淵明韻書不求甚解又蓄素琴一張弦索不具曰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此二事正是此老自得處俗子不知便謂淵明真不著意此亦何足與語不求解

則如勿讀不用聲則如勿蓄蓋不求甚解者謂得意忘言不若老生腐儒為章句細碎耳何勞弦上聲者謂當時弦索偶不具因之以為得趣則初不在聲亦如孔子論樂于鐘鼓之外耳今觀其平生詩文可概見矣答龐參軍云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愛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歸去來辭云說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與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使果不求甚解不取弦上之聲則何為載彈載詠以自娛耶何為樂以消其憂耶何為自少學之以至于欣然而忘食耶癡人前不得說夢若俗子輩又烏知此老之所自得者哉李白詩堯祠送別云朝策羣眉騶舉鞭力不堪犁牛駁也騶黃馬黑喙也然則羣眉騶者黃馬黑喙而眉班駁者耳

李太白送李女真歸廬山詩云一往屏風學乘鸞者玉
鞭謂其地形學也

顏真卿放生池碑銘序云謹緣鼻陶奚斯歌虞頌魯之
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序所用奚斯蓋承班固之
誤也班固兩都賦序云舉陶以處奚斯頌魯同見采
于孔氏按魯頌闕宮云松栢有曷路寢孔頌新廟奕
奕奚斯所作奚斯乃作新廟者而非作頌之人也
班固何得以與舉陶為配乎此雖班固之失蓋又先
承揚雄之誤也法言學行篇曰正考父常脩尹吉甫
矣公子奚斯常脩正考父矣按大雅崧高云吉甫作
誦其詩孔頌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詩云吉甫作
誦穆如清風仲山甫采懷以慰其心又商頌那序云
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
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為首吉甫固作頌者若正

考父者但為得頌之人奚斯則但為頌中所稱之人
三人了不相關揚雄所謂常脩者為誰何事乎此雖
揚雄之失蓋又先承太史公之誤也史記謂商頌為
正考父所作雄既承馬遷之誤復誤以奚斯亦為作
詩之人也司馬遷揚雄班固號稱漢大儒而謬誤若
此況後之學者乎

退之論三子云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然即韓之言而求韓之情所謂荀揚之疵亦自不免
退之平生挺特力以周孔之學為學故著原道等篇
賦排異端至以諫迎佛骨雖獲戾一斤幾萬里而不
悔斯亦足以為大醇矣奈何惡其為人而日與之親
又作為歌詩語言以光大其徒且示已所以相愛慕
之深有是心則有是言言既如是則與平生所素蓄
者豈不大相反耶若送惠師詩云惠師浮屠者乃是

0 升 6 文

不騶人送靈師云飲酒盡百錢嘲諧思愈解送文暢
云已窮佛根源蘇誠事輒軌送無本云老嫗無關心
久不事鉛槧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願若願願聽語
彈琴云嗟予有兩耳未省聽絲簧自聞頴師彈起坐
在一牀送澄觀云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
無別盈上人云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
廣宜上人頗見過云久為朝士無裨補空愧高僧數
往來又有送文暢高閑等序招大顯三書皆情分綢
繆丁靈反覆密于弟景又其與孟簡書則若與人訟
于有司別自是非過自緣飾以是而摘其疵何特苟
揚已乎文公而猶若是自其下者蓋又不足道矣
神廟名之閭宮者謂嚴遂之宮也名之清宮者謂清
淨之宮也而亦得以為明宮韓愈南海神廟碑云明
宮齋虛上雨旁風無所蓋障亦得以為壽宮崔融啟

母廟碑云壽宮滌兮不投蓋明宮則神明之所宅壽
宮則死而不忘之義也
柳子厚游朝陽巖詩非吾鄉土得以陰菁茆又禪室
云法池結菁茆團圓抱虛白構屋用茆自是常事必
言菁茆者當是彼土所出別有名為菁茆者也按尚
書禹貢荊州云包匭菁茆孔安國云匭匣也菁以為
菹茅以縮酒疏云周禮醢人有菁菹鹿麇故知菁以
為菹鄭云菁菁菁也菁菁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
蓋以其末善也左傳僖四年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
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禮郊特
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
興云蕭字或為菹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
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縮酒全用鄭興
之說而安國言菁菹亦本周禮也史記齊桓公欲封禪

12 B

仲知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
江淮之閒三脊茅以為藉此乃拒桓公耳非荆州所
有也鄭⑤又以菁茅為一物匪猶纏結也菁茅茅之
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據前諸說孔
安國以菁茅為二物鄭康成以為一物然鄭說菁為
菁與菁茅為二物也是則子厚詩所用菁茅豈鄭⑥
所謂茅之有毛刺者歟

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
生履尸無衣巾東坡云詳味此詩則董秦當時無功
而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將屢立戰功
雖罷官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關徵兵忠臣即
日赴難攷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
何以有此句李子曰盧仝以黔婁對董秦則初不論

功但論其德之何如耳東坡乃謂秦驍勇有戰功無
乃失評甚歟忠臣之節度淮西也貪殘好色將吏妻
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攻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
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為牙
將暴橫甚于其父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因
眾心怨怒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之所為如此
歲星主福德乃以官爵奉之玉川子所以涕泗而訟
之天也玉川之詞直而東坡曲之其亦誤矣然則有
功如秦者不當官耶非也以有功而官之為當則國
家之權也以無德而祿之為不當則君子不易之論
也二者各自有道而妄欲一之則非其道也東坡稱
忠臣頗知忠義始終有功意以為大⑦中君父在難
不擇日而行為可尚也此為可尚獨不念建中之變
平建中末朱泚僭逆乘輿播越出臣久懷舛望望風

投泚其所謂知忠義而始終有功者果安在哉且舍
功而論德德則殘賊矣舍德而論功功則叛人矣兩
無所取而東坡猶深惜之殆見堞而不見空者也莫
細于堞莫大于空見莫細而不見其莫大者有物蔽
之而然耳

司空表聖詩喜用韻字春晚云憑高憐酒韻引滿未能
已漫題云幸怕人書謹閒宜酒韻高以韻與酒前人
不道也又光啟四年春云小欄花韻午晴初撫事寄
同游云春添茶韻時過寺紅茶花云豈憐高韻說紅
茶又王宮云風荷似醉和風舞沙鳥無情伴客閑是
物此中皆有韻更堪微雨半遮山
皮日休鹿門隱書曰舟之有伉猶人之有道也伉不安
也舟之行匪伉不進是不安而行安也人之行也猶
舟之有伉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氏伉於項

項遺伉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
其所不安也其自注云伉五勃反舟動貌按韻書及
尚書注釋皆云伉伉為壯勇貌伉許乞魚乙二切音
訓俱與皮說不同又徧尋字書俱無音五勃反而解
為舟動貌者此必伉字之誤詩云天之伉我如不我
克傳曰伉動也五忽反

韓偓詩安貧云窗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又
劉師道詩歎世云野馬飛窗日醯雞舞甕天所用野
馬字皆不當按莊子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
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乃澤中之氣耳今
詩皆以野馬為遊塵誤矣
羅隱說石孝忠事李愬愬信任與家人伍元和中蔡人
不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

重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
侍即韓愈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于蔡州孝
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墜
者再三吏執請節度使悉以問天子方以東北事倚
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其獄將斃于碑下孝忠伺
吏隙舉柳尾拉一吏殺之天子怒使送闕下因召見
孝忠孝忠頓首曰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吳秀琳蔡
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
之爪牙脫落于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
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與丞相而愬第
其名與光顏重○商愬固無所言矣不幸更有一淮
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
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非以明
愬之功且將爲陛下正賞罰也臣不推碑無以爲吏

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
多其意遂赦之因號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
西碑一如孝忠語今韓段二碑具在其敘李愬入蔡
事韓止三十餘字段則近三百言蓋段承憲宗之旨
據孝忠之憤不得不大爲鋪張誇詡也然細攷韓筆
其三十餘字與段之三百言者大略亦不異但文昌
所作稍加絢麗而已李義山稱退之謂公之斯文若
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宋世詩人亦有云于載斷碑
人膾炙祇今誰數段文昌則二公文字之優劣不難
判也憲宗亦何爲以卒隸之一言遽命刻磨舊作再
更新製乎予以退之之平生攷之蓋有由焉李漢序
昌黎先生文曰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蓋堅
終而翕然遂以定先生亦自以爲公不見信于公私
不見助于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退之所爲每爲世

所阻抑當淮西之平鴻功鉅業歌頌洋洋將貽千萬
世而無敢事體之重譬之九鼎而先生獨以一手扛
之當時必有以私意指摘者羣僚隊隊譏諷之以孝忠
之舌眾煦所漂泰山一羽其勢無足怪者然則爲憲
宗者當如何哉要察所聞之言爲何如耳如其言可
諒韓筆不能以盡偏裨士卒之勞自應別錄名氏列
之碑陰足矣亦不可以輕信人語對然而改竄也如
其事無甚遺逸而孝忠以一介抗天子而殺人蔑王
法以暴狠求雄名曰吾欲勸天下之爲人下者是爲
兄尺寸之地而奪乃父乃祖之天也盜磔之獨柳之
下與元濟同尸顧義而赦之賞罪人爲烈士又用其
騰口之說以輕易星斗之文爲憲宗者不亦惑甚矣
乎春秋書齊豹爲盜說者曰爲惡求名而有名豈徹
則作難之士誰或不爲今羅隱次孝忠事惟恐不傳

于後則于春秋之義乖矣
東坡漱茶帖云茶性暗中損人爲不少吾有一法每食
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此說亦未
盡得茶性固多損漱茶則牙齒固利脾胃固不傷然
不知齒自屬腎茶入齒罅氣味之所蒸全歸腎經脾
胃雖不覺而腎則覺之消陽助陰漱啜無異或謂啜
之與啜啜之爲力甚多而漱之爲力甚少漱滌之損
終輕于啜此亦不然飲啜則氣歸于脾胃而後始傳
于餘臟今而漱之則其氣獨歸于腎是其力多少適
相等耳若脾胃則漱實勝于啜也
東坡蓄墨墨文有文公檜臙墨六字者且自言不知
其所謂予以爲此亦易曉文公檜當是作者之姓名
耳臙臙則所造之歲月臙鼠也當是歲陽值子臘則
十二月也

王說晉卿建寶繪堂以前後所得法書名畫盡貯其中東坡爲作記云桓靈賈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留意之禍也東坡又嘗謂其弟子由之達自幼而然每獲書畫漠然不甚經意若坡所論眞所謂寓物而不留物者也然烏臺詩話所載狀與晉卿往還者多以書畫爲累是豈眞能忘情者哉世所傳洪覺範鐙蛾詞云也知愛處實難拚覺範特指蟲蟻言耳人之逐欲而喪軀者抑有甚於此此深可以爲士君子之戒也

人情譽之則喜訾之則怒喜不于其譽于其榮也怒不于其訾于其辱也小人則不然反甘心于得惡聲既不以為辱而更自以爲榮焉夫小人亦人也亦人之心也榮辱與人同之而其美惡之閒盡與人相反者何哉吾之所利者在此焉耳彼世之所謂榮辱者非

吾所恤也府穆宗時李逢吉之黨潛貶戶部侍郎李紳爲端州司馬逢吉仍率百官表賀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乃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眾駭愕倅易憚之夫眾之所以憚又新者憚其惡聲也又新之所以獲眾憚者賣其惡聲也吾方賣之惟恐惡聲之不四馳也利在于辱辱吾榮也又何辱之云乎人君之所以理世人之所以處世惟榮與辱兩端而已榮辱兩無所施則賊君戕父無所不至矣人亦安得而不憚之哉頃有一人焉才而甚稍親要路常于廣坐颺言曰吾之力薄誠不能與人爲福惟是朝夕議論之閒或能與人爲禍吁此又學爲又新而市惡聲者也買者必珍其貨而後市小人則惡其聲而後市一國之市厥有如此

人言山谷之于東坡常欲抗衡而常不及故其詩文字畫別爲一家意若曰我爲汝所爲要在人後我不爲汝所爲則必得以名世成不朽此其爲論也隘矣凡人才之所得千萬而茲有同之者是造物者之大恆也曷自爲短鶴自爲長鳧豈爲鶴而始短吾足鶴豈爲鳧而始長吾脛也哉近世周戶部題魯直墨蹟云詩律如提十萬兵東坡直欲避時名須知筆墨渾閒事猶與先生抵死爭周深于文者此詩亦以世俗之口量前人之心也閒讀周集因爲此說以喻世之不知山谷者

介甫詠韓退之詩云光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眞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又集唐百家選其自序云廢目力于此良足惜此其爲言可以爲達矣求其用心可以爲遠矣然撰著字說及三經新

我前人論議皆斥去不用一出新義必使天下學者皆吾之從顧不知自謂費精神費目力否也文字固不足道觀其得君柄國專以財賦爲己任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卒以召朋黨相煽之禍此豈非言語自爲一人而其事業又自爲一人乎

陳無已詩寄晁以道云十年作吏仍餬口兩地爲鄰闕寄聲注云顏魯公帖曰闕門百口幾至餬口按左傳鄭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杜預云餬粥也粥乃貧家所食陳詩自謂仕久而貧因用鄭莊公語而顏眞卿謂其家幾至餬口則其意與左氏異豈以餬口謂都無所食乎
米元章治第澗州有小軒面西山用王徽之朝來致有爽氣語名致爽石林先生以爲世以致字爲學以致

其道之致非也魏晉以來多以致為語助似是訓甚
李子曰以致爽之致為致其道之致固謬又云似是
訓甚則其言義含糊模稜手耳致自為甚致爽自得
以名軒此亦何必深論若以致為語助則大段乖刺
矣

張本孝叔為孔毅夫雜說序云其言漢景免咎人背明
皇親擇守令宣宗立太子不委宰相而屬宦官至言
祥瑞風鑒不可憑讓論甚肆其引父命亦得為勸母
亦可稱大人傳或有之不可為後世法則近贊言焉
孝叔謂後二事不可為後世法非也毅夫錄此者蓋
見前史有此語因而表出之初不定以為後世法也
而孝叔以此為贊何不量己之贊耶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云歌詩
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

為什今人以詩為篇什或稱譽他人所作為佳什非也

古文用韻鄰傍上下凡聲音之近似者俱得相與為協
若東冬江為協旨有語協歌麻陽庚寄馬屋角之類
皆得通用至入聲則有兼用五六韻者蓋古人因事
為文不拘聲病而專以意為主雖其音韻不諧不恤
也後人則專以浮聲切響論文之骨格安得不弱
諸樂有拍惟琴無拍祇有節奏雖似拍而非拍也
前賢論今琴曲已是鄭衛若又作拍則淫哇之聲有
甚于鄭衛者矣故琴家謂遲亦不妨疾亦不妨所最
忌者惟其作拍而能改齋漫錄胡笳十八拍引謝
希逸琴論云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六
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閒絃明君九拍蜀調明君十二
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七曲皆言

拍果是希逸語否在琴操其實不當言拍止可言幾
奏也今琴譜載大小胡笳十八拍或十九拍者乃後
世琴工相傳云爾卷六十八

敬齋古今註逸文二

敬齋先生古今註逸文卷二

共八千二百四十五字

附錄

內翰李文正公蘇天開元名臣事略

公名治字仁卿真定樂城人金正大末登進士第壬辰北渡居太原藩府交辟皆不就至元二年召拜翰林學士明年以疾辭歸居元氏之封龍山十六年卒年八十八

公幼讀書手不釋卷性穎悟有成人之風既長與河中李欽叔龍山冀京甫平晉李長源為同年友屏山李先生命代作墓銘數篇一夕而就屏山大加賞異正大七年登詞賦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從大臣辟權知鈞州事時調度方殷公掌出納無規撮之誤壬辰正月城潰公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人所不能堪公處之自若也

先生才大而雅識遠而明閱於中而肆於外蓋將以斯

文焉斯道者在河南時文聲已大振及壬辰北渡隱于崞山之桐川聚書環堵中閉關卻掃以涵泳先王之道為樂雖飢寒不能自存亦不卹也是後由崞而之太原之平定之元氏流離頓挫亦未嘗一日廢其業手不停披口不絕誦如是者幾五十年先生之於學其勤至矣人品既高真積之力斯久所以優柔賡飭深造自得兼眾人之所獨經為通儒文為名家其名德雅望又為一時衣冠之龍門也退然自以為不足嘗曰名為吾眼中之味蓋先生性喜退密恥於近名所學所行切於為已而非以為人也門生集賢序世祖方居潛邸歲丁巳五月遣按武木兒董文用馳傳來召且曰素聞仁卿學贍才優潛德不耀久欲一見之切毋他辭既至帝問汝在河南居官者誰最佳公對曰百餘年間人才未易數在今日論之其險夷一節則完

顏仲德甚可嘉尚又問仲德讀書否對曰仲德策論進士觀其以國忘家以主忘身實自讀書中來又問完顏合答及蒲瓦何如對曰二人將略俱短少帝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實為唐朝名臣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當在方叔召虎之列韓白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居官之人有如魏徵者否對曰今之人側媚成風欲比魏徵實多愧矣又問人材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且今之儒生如魏播王鶚李獻卿蘭光廷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可用之材又皆賢王之所素知已嘗聘問者也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夫四海之內曷止此數子哉誠能廣延於外將見雲集輻湊於朝廷矣又問回鶻之人可用否對曰漢人中有君子小人回鶻人亦有君子、人但其人貪財

嗜利廉謹者少在國家擇而用之耳又問天下當何如而治對曰夫治天下欲難則難於登天欲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則自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民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存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賞罰也法度隳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為幸矣又問昨者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為陽不足地動為陰有餘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矣今之震動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譏慝怨多或刑獄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於此矣然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出此以

善之苟能辨姦邪去女謁屏護厲滅刑獄止征伐上當
天心下合人意則可變咎證為休徵矣王
先生平生愛山嗜書餘無所好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
下以供饋粥學者稍稍從之歲久從游者日益多所居
不能容鄉人相與言曰封龍山中有李相助讀書堂故
基兵革以來荆棘埋廢不治若芟而葺之令先生時憩
杖履而栖生徒豈不為吾鄉之盛事哉以告先生先生
欣然從之則相與聚材鳩工日增月積講堂齋舍以次
成就舊有大成殿弊漏傾敝又重新之未幾朝廷聞先
生賢安車聘之既至奏對稱旨欲處以清要先生謝曰
老病非所堪也懇求還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後四
年詔立翰林院於燕京再以學士召仍勅其定宣慰司
驛騎濟道先生起就職纔期月又以老病尋醫去王
世之學高

其質誤恩偶及亦復與矣字之律以廉恥為幾不聽
少相與公怒我毫音致表不違肯容我輩之德王
少忘哉但翰林非病與所處宜非庸夫所食官爵可
與幸而得請投歸故山木石與居王
翰林視草惟天子命之史館秉筆以宰相監之特書佐
之流有司之事耳非作者所敢自專而非是是也今
者猶以翰林史館為高選是工諛譽而善緣飾者為高
選也吾恐識者羞之王
吾聞文章有不當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
也蠱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
聞矣不以為所不當者之為患惟無是五者之為患王
古公著述百文集四十卷壁書叢刊十卷泛說四十卷
今世之學高
或問學李子曰學有三積之之多不若取之之精取之
之精不若得之之深王

李子年二十以來知作為文章之可樂以為外是無樂
也三十以來知舉取聲華之可樂以為外是無樂也四
十以來知究竟名理之可樂以為外是無樂也今五十
矣稷取二十以前所讀論孟六經等書讀之乃知提諸
所樂會夏蟲之不若焉向未卜自今以往又有樂於此
也王
初攝侯珪以土豪歸國帥平定者最久雅親文儒聞敬
齋李公之名而賢之輦至郡舍會遺山元公還太原過
之為數日留因追憶開閣文獻二老作詩云百年喬木
鬱蒼蒼蒼蒼風流趙與楊為向榆關使君道郡中合有
二賢堂攝侯起謝曰此珪志也方經始而攝侯卒至元
二年劉侯天祿繼守是州為屋數楹置趙楊元李四公
像其中以事之惟開閣文獻以道德文宣為一代宗師
昔在禮部翰林對持文柄時號趙楊遺山敬齋皆二公

門下客自南都時才名已相埒北渡後常往來西州寓
志於文字間屢唱迭和世亦謂之元李海內之人識與
不識往往誦其詩讀其書敬仰其人蓋所謂聞而不得
見見而不得親者獨是一郡開閣之桐鄉文獻之梓里
也人歌清靜之政家服孝友之化而又接見遺山敬齋
凡僚吏士庶每話及中州者舊必以四賢為稱首堂而
祠之王
承樂大典一書顛倒篇章割裂文句誠淺夫之所作
也然其時舊本已亡搜采殊富故今人多從此伐山
而拾潘焉梓而傳之率世所罕親者即如金儒李仁
劉敬齋古今註一書聚珍版刻凡八卷先時讀之驚
其上下千古博極羣書欣所未見而名臣事略不詳
卷目比在吳門張初庵家得見元書係舊鈔足本凡
十一卷前後序跋皆無為明萬曆庚子武陵書室蔣

德盛梓行者核其目計四百五十八則取聚珍版校
之僅得十之六尙遺其四至所引文中前後顛亂遺
脫不少其脫前者三則三卷通上又脫後者
十一則一卷三百下又國風下二卷遺夫下又石林
可下七卷別下又中脫者一則六卷前後俱脫
者三則一卷長發條三卷問脫者三則一卷後俱脫
與論條七卷大不同者一則三卷黃其誤皆自大典非
聚珍之過因勸初庵將足本校而刻之終以仁卿生
於閩代祇見諸元遺山桐川太白等詩其行事詳
為告之曰元人蘇天爵名臣事略所引碑文記序載
李文正事甚備且攷其名而重有慨焉仁卿生於大
定庚子至正大庚寅登收世科同榜自其李有
再庚子至正大庚寅登收世科同榜自其李有
辟推釣州金亡北渡講學著書秘演算術獨能以道

德文章確然自守至老不羸即其中統召拜後與翰
林諸公書云云其本意大可見蓋在金則為收科之
後勁在元則占改條之先幾生則與王濬南李莊靖
同為一代遺民沒則與楊文獻趙閑閑並列四賢祠
祀嗚呼其學術如是其操履又如是何後人不察謬
改其名呼治為治乃與形雌意蕩之女道士李季蘭
相混吁可悲已今其言具在其名亦正倘能付諸割
剗傳示當世庶使抱殘守缺者得見全璧豈非大惠
後學哉地國
武英殿木敬齋古今註八卷輯自永樂大典者為世
間未見之書道光甲申張月霄復購得士禮居所藏
舊鈔李氏原書十二卷首尾俱全惟十一卷後即接
十二卷終而誌刊刻年月姓氏二行疑此二卷兩有
殘闕一失其尾一失其首遂誤連為一卷耳是書今

歸娜孃仙館夏月假讀從 殿本逐條對勘一過始
知永樂大典中亦據此本收入者也攷是編史本傳
著有四卷想係先時未定之目迨後定本則為十
二卷又鈔帙僅存至萬曆間始一刊刻仍流傳未廣
故自來藏書家皆未著錄今按 殿本八卷計二百
九十二條見於原本者計二百二十四條 殿本外
增多二百五十五條其 殿本有而原本闕者六十
九條使全書果為四十卷則大典中零篇彙輯不應
於此十二卷中已得十之八而於三十卷中僅得十
之一二以此證之則大典所收即凡十二卷之本無
疑其 殿本多出之條即為此本十一十二卷之闕
葉數適符合也竊念是書自明以來久無傳本幸際
右文之代 睿藻褒題海內學者始獲睹李氏之
書然猶惜其僅存五之一而不無所歎何幸一旦原

本復出雖少有殘闕得大典本補之遂成完書並知
此書之卷帙止有此數而不必致慨於四十卷之亡
佚過半也蓋沈晦幾五百年至 昭代而全書復顯
於世夫豈偶然不可謂非藝林中增一快事也緣衰
年目昏手鈍艱於繕寫祇取 殿本所闕者按卷錄
為二冊復即原書篇次輯為總目附後俾異日可合
殿本依目重錄以還舊規或謹依 四庫例分類
成續編附 殿本之末願以俟後之君子讀是書者
道光丁亥閏月下泮海虞後學黃廷鑑書
元儒李仁卿 敬齋古今註一書館臣從永樂大典
輯成八卷編入 四庫又交 武英殿以聚珍版印
行久已風行海內後見愛日精廬藏書志有此書十
一卷足本心焉慕之戊子冬日在滬肆收得仁和勞
季言手鈔黃琴六本為明萬曆庚子武陵書室蔣德

盛梓行者前後無序跋核其目計四百五十八則乙未
在武昌刻入叢書而輯聚珍所存原書所缺為補遺
二卷已亥又獲愛日精廬所藏明鈔本即黃本所
自出細心警校聚珍版之誤施北研跋詳言之黃本
之誤卷一無爽之一字一則已見卷四張祐詠善微
花下脫家語觀周篇太祖后稷之廟廟堂石階之前
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三
緘其口謂緘其口者凡三處也故今人多以三緘連
言之或曰有金人焉三斷句則指三人也亦通一則
今聚珍本脫家語至與言人也卷六約輕齋絕大幕下脫師古曰輕
齋者公以輻重自隨而所齋糧食少也一日齋字與
資同謂資裝也三十卷八兩都賦一則夷言陵夷
也下脫又賦云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善曰應劭漢官
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與以行則良以

為後宮或行于茵或載于輦如夏所說則乘茵謂行
茵褥之上如應劭之說于餘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
輿以行則茵亦輦輦之屬詩文茵暢轂前漢周陽由
傳同車未嘗敢均茵憑茵蓋車中之物或因之以取
名也吐茵亦同一百二十卷九阮嗣宗下脫阮籍
詠懷云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張銑曰蘇秦本洛
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
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故黃魯直送顧
子敦為河北轉運詩云西連魏三河東盡齊四履謂
河南河東通為三河也阮又云平生少年時輕薄好
絃歌西游咸陽市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
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向日晉文王河內人
故託稱三河又魯直劉明仲墨竹賦云三河少年菓
生勁剛春服楚楚游俠專場亦用阮語也是則河南

洛陽河東河南河北皆得稱之為三河也然沈約注
云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
而張銑亦承沈說謂三川為三河則謬矣凡近河者
皆呼水為河猶近江者皆呼水為江固也今取三川
以釋三河毋乃疏乎按史記秦惠王時司馬錯欲伐
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兵下
三川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于
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又曰臣聞爭名者于
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迨至莊
襄王之元年卒使蒙驁伐韓韓獻成舉鞏秦界至大
梁初置三川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如史遷
所記韋昭所解三川之與三河大不相同者謂伊水
洛水并河為三耳一則卷十宋明帝下脫應劭風俗
通義載霸陵薄葬亦被發掘而其陵中物乃與前書

本紀絕不同晉書索綝傳劉曜入長安時三秦人伊
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
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
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
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
皆已可拱亦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朽帛委
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據劭綝之言知霸陵
所謂薄葬者乃特此餘陵差少耳劭說與前書不同
者前書蓋從史筆劭說蓋從所聞見容有一誤然質
諸晉書劭說為得其實一則卷十詩曰人涉叩否下
脫口者李君顯道號稱鹿山人誓而慧論人間事極
有理致因歎風俗之偷乃曰吾欲使天下無目之人
有靈識略依在古皆習為樂師伶人其少壯有力而
不肩為伶倫者可官給確磴使自食其力不必如我

輩以口舌爲衣食此亦正風俗之一端也李覃懷人
一則卷十一後漢光武紀下衍葛稚川一則業已刻
成議誤於此此書蘇天爵名臣事略作四十卷元史
因之黃琴六以十二卷爲足本以大典所收在此本
外者疑爲十一卷之尾十二卷之首脫文之中然此
書每卷止十四五葉十一十二并卷亦十四葉補遺
兩卷共二十八葉似非兩半卷所能容荃孫疑四十
爲十四之誤則多寡相稱明刻缺後兩卷又無序跋
似非完本傳鈔時又誤合十一十二卷爲一耳施北
研跋以爲李治非李治荃孫考元王暉中堂紀事卷
三徵君李治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補遺
人前進士金少中大夫程震碑樂城李治題額石本作治
爲北研得兩佳證可訂諸書傳寫之失光緒壬寅上
元後一日江陰繆荃孫跋

附錄

九

又案元遺山集寄庵碑先生子男三人其曰澈方山
抽分憲治官次曰治正大中收世科徵仕郎高陵主
簿次曰滋兄澈弟滋偏旁皆从水則仁部名治更無
可疑者癸卯春三荃孫再跋





少 子 十
子 子 十
子 子 十
子 子 十

光緒二十二年春二月
廣雅書局校刊



2462

11

吾友胡元瑞工詩善屬文有少室山房稿賈其餘勇著書數百卷如經籍會通史書估俾九流緒論四部正譌三墳補逸二酉綴遺華陽博議莊嶽委譚丹鉛新錄秋林學山自題爲筆叢海內爭傳幾於紙貴問序于不佞陳子曰大畜象天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大哉孔子博學無所成名達巷黨人知足以知聖人者顏子嘆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而曰博我以文蓋吾儒之學有博有約猶佛氏之教有頓有漸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佛之說曰必有實際而後真空實則攪長河爲酥酪空則納須彌于芥子當時楚有左氏倚相鄭有公孫僑吳有季子札號稱多聞而未若孔子者故天縱之聖又多能也太史公傳世家而曰當年不能究其禮

筆叢序

廣雅書局

累世不能殫其學夫非以博邪秦漢而後六籍煨燼唐晉糠粃宋元支離士生其間而汲古之綆短矣壯哉元瑞崛起于數千載之後而尚論數千載之前索諸九丘之遠論于六合之外稱文小而旨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辨往詰之屈筆聞者頓解反先代之成案令人心服劉子玄謂史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有學無才猶良田萬頃黃金滿贏而使愚者營生鮮能貨殖有才而無學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榘楠斧斤難成宮室矣元瑞才高識高而充之以學者乎竊謂元瑞爲今之良史餘稿其一斑矣昔劉孔才有皇覽陸士衡有要覽王勰有要略葉廷珪有海錄吳枋有野乘非不博也而今皆不傳或者挂一漏萬未能詳說而反約也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

淫上通而不困者其元瑞之謂乎題數語弁焉以俟後之知元瑞者河陽陳文燭撰

筆叢序

廣雅書局

少室山房筆叢總目

甲部四卷 經籍會通 筆叢一至四

續甲部八卷 丹鉛新錄 筆叢五至十二

乙部六卷 史書估畢 筆叢十三至十八

續乙部八卷 藝林學山 筆叢十九至二十六

丙部三卷 九流緒論 筆叢二十七至二十九

丁部三卷 四部正論 筆叢三十至三十二

戊部二卷 三墳補逸 筆叢三十三至三十四

己部三卷 二酉綴遺 筆叢三十五至三十七

庚部二卷 華陽國議 筆叢三十八至三十九

辛部二卷 莊嶽委談 筆叢四十至四十一

筆叢總目

壬部四卷 玉壺遐覽 筆叢四十二至四十五

癸部三卷 雙樹幻鈔 筆叢四十六至四十八

大凡四十八卷

廣雅書局藏

經籍會通引 筆叢甲部 凡四卷

凡前代校綜墳典之書漢有略晉有部唐有錄宋有目元有錄志則諸史共之肇自西京迄於勝國紀列纂脩彬彬備矣夫其淵源六籍藪澤九流細釋百家溯洄千古固文明之盛集鴻碩之大觀也昭代綦隆鉅儒輩出諸所撰造比述黃虞惟是經籍一塗編摩尙缺槩以義非要切體實迂繁筆研靡資歲月徒曠耳夫以霸閭之朝草莽之士猶或拮据墳素忝窺雌黃矧大明日揭萬象維新豈其獨盛述鴻裁彪炳宇宙而勝談允輯關略曩時哉輒不自揆掇拾補苴間以管窺加之稅藻稍銓梗槩命曰會通匪直寄大方之頓笑抑以爲博雅之前驅云萬厯己丑孟秋朔應麟識

筆叢卷一 甲部 經籍會通引

廣雅書局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 甲部 經籍會通一

明東越胡應麟撰

墳籍之始肇自義黃盛於周漢衍於梁晉極於隋唐一燼於秦再厄於莽三災於繹四蕩於巢宋氏徵求力倍功半元人裔夷事軼言湮聚散廢興槩可見矣述源流第一
六經刪脩尼父授受孔門卷軸篇章類崇簡要三墳丘索湮沒不傳以大易尙書較之其體制居可識也蓋古文峻潔迥異浮靡聖筆淵玄亡資藻飾故卷之不足篋笥而擴之函冒乾坤春秋而降諸子百家興而道術離楚漢以還騷人才士作而文學盛此其盈縮之大都也然泰山封禪文字萬家合雜禪通沿洄十紀槩微此例則古人文籍不必盡滅今時顧世類弗傳者良由洪荒始判楮墨未遑竹簡羣編既非易致靈文祕檢又率難窺重以祖龍烈焰煨燼之中僅存如綫漢世諸儒稍加綴拾劉氏七略遂至三萬餘卷攷諸班氏藝文西京制作纔十二三百世以泉夔稷契何書可讀然乎否耶
歷朝諸史志藝文者五家前漢也舊唐也新唐也隋也宋也班氏規模七略劉昫沿襲隋書新唐校益舊唐而宋史所因則崇文四庫等目也中壘父子奕葉青緗紀例編摩故應邃密第遺書絕寡攷訂靡從隋志簡編亦多散佚而類次可觀論辯多美舊唐之錄本朝大爲疏略新書間增所缺頗自精詳歐陽宋志紊亂錯雜元人製作亡足深譏大率史氏精神全寓紀傳論序次之表志之流便落二義至於經籍尤匪所先

筆叢卷一 甲部 經籍會通一

廣雅書局

且人靡博極業謝專門聊具故事而已

自餘正史之外奉命纂修類例足徵卷軸可攷若劉歆之略荀勗之部王儉之志孝緒之錄竝軼不傳宋自慶厯淳熙嘉定諸目外薦紳文士宋尤李棗竝富青細今惟文簡目存亦多闕漏鄭氏藝文一略該括甚鉅剖核彌精良堪省閱第通志前朝失標本代有無多寡混爲一途番陽通攷以四部分門實因舊史而支流派別條理井然且究極旨歸推明得失百代墳籍燼如指掌儻更因當時所有例及亡篇咸著品題稍存故實則庶幾盡善矣

歷朝墳籍奇聚之多亡如隋世篇目之盛僅見唐時案向歆七

略卷三萬餘班氏東京僅觀其半莽卓之亂尺簡不存晉荀

筆叢卷一

甲部 經籍會通一

二

廣雅書局印

勸李充洵加鳩集宋元嘉中謝靈運校讎至六萬卷齊王儉王亮謝朓梁殷鈞任昉阮孝緒等繼造目錄率不過三萬卷蓋宋初祕閣所藏重復相揉靈運槩加夏錄諸人頗事芟除雖其數僅半於前或其實反增於舊隋文父子篤尚斯文訪輯蒐求不遺餘力名山奧壁捆載盈庭嘉則殿書遠至三十萬餘卷書契以來特爲浩瀚尋其正本亦止三萬七千隋志近九萬卷至開元帝累葉承平異書間出一時纂集及唐學者自著八萬餘卷古今藏書莫盛於此趙宋諸帝雅意文墨慶厯開崇文總目所載三萬餘卷累朝增益卷不盈萬宣和北狩散亡略盡至淳熙嘉定間書目乃得五萬餘卷蓋歷代帝王圖籍興廢聚散之由大都具矣夫以萬乘南面之尊

石渠東觀之富通都大邑之購求故家野老之獻納而古今

輯錄不過如此蓋後人述作日益繁興則前代流傳寔微寔減增減乘除適得此數理勢之自然也

舊唐書經籍志序云貞觀中令狐德棻魏徵相次爲祕書監上言經籍亡逸請行購募并奏引學士校定羣書大備開元三年左散騎常侍褚無亮馬懷素侍宴言及經籍玄宗曰內庫皆是太宗高宗先代舊書常令宮人主掌所有殘缺未遑補緝篇卷錯亂難於檢閱卿試爲朕整比之至七年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借繕寫及四部書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之無不駭其廣九年十一月殷踐猷王愜事述余欽母嬰劉彥貞王灣劉仲等重修成羣書四部錄二百卷右

筆叢卷一

甲部 經籍會通一

三

廣雅書局印

散騎常侍元行冲奏上之自後母張又略爲四十卷名爲古今書錄大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祿山之亂兩都覆沒乾元舊籍亡散殆盡肅宗代宗崇重儒術屢詔購募文宗時鄭覃侍講禁中以經籍道喪屢以爲言詔令祕閣搜訪遺文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廣明初黃巢千紀尺簡無存昭宗卽位志弘文雅收合餘燼尙二萬餘遷都洛陽遂靡才遺右劉昫所紀唐經籍事頗詳以端臨通考不載節錄於此龍城錄云開元文籍最盛至七萬卷當時司典籍者與馬學士四十七人張說鄭譚裴煜之侯行成康子立皆太宗初卽位卽置弘文館聚書二十餘萬卷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

士更日宿直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據是時尚未改武德年號也太宗甫定內難即畱意經籍如此而馬氏通攷獨逸茲事故詳載之案弘文館書至二十萬卷則自隋三十七萬外僅再覩耳唐藝文志序稱武德中收隋遺書僅八萬卷餘蓋一時衰益之書校其正本當兵火動勦之後決不能過三萬也此條載資治通鑑陸氏所序通攷亦不收蓋但據經籍攷也文皇初年亦似畱意經籍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繕寫藏於內庫俾宮人掌之以文皇總之於上虞魏董之於下應者宜響然迄貞觀中未聞增益諸臣亦絕無目錄之修何也蓋太宗所聘志文詞所鍾嗜翰墨於經籍蓋浮慕焉未必如隋宋之竭力

筆叢卷一

甲部 經籍會通

四 廣雅書局

蒐訪也故貞觀中百事超越前代此反愧焉文思博要至千二百卷歐虞又各自有類書而祕府二王之迹獨冠千古當時君臣所用力者可見矣續攷新書元行沖傳虞魏等竟編漏未成頗慶中諸員役並罷去云舊唐書志後序云三代之書經秦殆盡漢武帝河間王始重儒術於灰燼之餘拾纂亡散篇卷僅而復存劉歆七略在漢藝文志者纔三萬三千九百卷後漢蘭臺石室東觀南宮諸儒撰集部帙漸增董卓遷都載舟西上因罹寇盜沈之於河存者數船而已及魏武父子採掇遺亡至晉總括羣書纔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卷及永嘉之亂洛都覆沒靡有孑遺江表所存官書凡三千一十四卷至宋謝靈運造四部書目錄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其後王儉復造書目凡五千七十四卷

南齊王亮謝朓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宋兵火延燒祕閣書籍燬燼梁元帝克平侯景收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凡七萬餘卷蓋佛老之書雜於其間及周師入郢咸自焚蕩周武保定之中纔盈萬卷平齊所得數止五千及隋氏平陳南北一統祕書監牛弘奏請搜訪遺逸著定書目凡三萬餘卷案此序記累世藏書卷軸多與隋書不同槩當從此爲正通攷於諸史藝文序目纂輯靡遺獨此不錄蓋舊唐書或宋少傳端臨所未覩也通攷諸部之首亦但錄漢隋新唐俱不及舊唐雲間陸子淵家多藏書所著別集中有統論一則云自古典籍興廢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大約謂秦火爲一厄王莽之亂爲一厄漢末爲一厄永嘉南渡爲一厄周師入郢爲

筆叢卷一

甲部 經籍會通

五 廣雅書局

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略者爲書凡三萬三千九百九十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校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複猥雜張其數目七略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羣撰具焉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尙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爲四庫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後備加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削平諸

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實爾慶厯崇文總目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略顧有不及參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書邪洪容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十七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以爲歎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日之內三詔竝下四方奇書由此間出見於著錄者溢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館閣高宗渡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涑熙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於崇文而新籍兼之至於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右子淵所紀古今書籍梗槩頗爲簡明大都本馬氏通攷所載而節略之然隋書三十七萬柳顧言等除去猥複止得三萬七千見通攷甚詳而此以爲七萬餘卷梁任昉阮孝緒等目錄大約不過三萬雖云釋典在外要不過二萬餘元帝收集煨燼乃得七萬未必無重複也唐志開元書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學者自爲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共八萬餘陸所言釋老之編雜出者三萬餘迄不詳何所指攷新舊唐書咸不合宋嘉定中續得一萬八千餘卷陸亦未及載也漫識其後

牛弘所論五厄皆六代前事隋開皇之盛極矣末幾皆燼於廣陵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灰於安史肅代二宗湣加鳩集黃巢之亂復致蕩然宋世圖史一盛於慶厯再盛於宣和而女真之禍成矣三盛於涑熙四盛於嘉定而蒙古之師至矣

筆叢卷一 甲部 經籍會通

六 廣雅書局采

然則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大業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爲十厄矣廣陵事見通攷葉少他無所攷江都說此外

篤而論之則古今書籍盛聚之時大厄之會各有八焉春秋也西漢也蕭梁也隋文也開元也太和也慶厯也涑熙也皆盛聚之時也祖龍也新莽也蕭繹也隋煬也安史也黃巢也女真也蒙古也皆大厄之會也東京之季纂輯無間班志率西希他無魏晉之間採摭未備卓曜諸兇摧頽餘燼於聚於厄漢東京甚俱未足云

夫古今墳籍之厄秦固誅首莽卽次之蓋秦所焚率三代上書西漢稍稍鳩集莽又繼之故靡尺簡也唐之厄厄於叛賊宋

筆叢卷一 甲部 經籍會通

七 廣雅書局采

之厄厄於裔夷彼非有意於焚兵燹所經玉石俱燬况書宜火物也獨湘東以文士甘心焉罪浮政矣煬雖雅尙卒以不道禍延薄乎云爾

大抵歷朝墳籍自唐以前槩見隋志宋興而後通攷爲詳第其卷帙之數往往異同緣諸家輯錄或但紀當時或通志一代或因仍重複或節略猥凡故劉班接迹繁簡頓殊三謝並興多寡懸絕卽博洽之流勤於論覈而疑似之迹未易精詳今細釋羣言旁參各代推尋事勢攷定異同錄其灼然者于左西漢三萬三千九十卷 劉歆七略總目舊唐書九十作九百非是據班志所省十家三百餘篇而所增又數十篇僅得後數與此不合然他無可攷

東漢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班固藝文志本劉氏七略入

劉向揚雄等儒術三家 此據原注然尚有杜林并說鞠二三家 省伊尹墨子兵

類十家 亦據原注然所省又有劉向太史公及淮南王數家 東漢無增者

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荀勗四部總目書不存見隋志

序舊唐書作二萬七千九百五十四卷

東晉三千一十四卷 李充校定止此惠懷之亂故也

東晉孝武增益三萬餘卷 徐廣校定見崇文總目序

宋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謝靈運所校隋志以為六萬案六

代間書尚難得晉渡江才得三千孝武時三萬恐亦重複宋

初何遽能爾當以舊唐書為正阮氏七類數同

筆叢卷一

甲部 經籍會通一

八 廣雅書局藏

阮作宋元微目與舊唐齊目正同

齊永明增益一萬八千一十卷 謝朓王亮脩諸家皆同

梁二萬三千一百六卷 任昉部集凡釋氏書不與

梁普通增集三萬餘卷 阮孝緒七錄總目蓋梁世薦紳家藏

併在其中祕書則或因任昉之舊然釋道二典竝存其間則

所增亦才數千而梁世之書盡此矣 此據隋志案阮本錄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

釋道與焉然亦非七萬也見弘明集

隋初一萬五千餘卷 見牛弘進書表此時合正副本僅三萬

餘湘東煨燼所存并平陳所得也

隋大業中三萬七千餘卷 柳詒等校定總三十七萬卷正本

進御僅此然隋志總目八萬九千餘卷蓋柳氏校定之後或

有所增或唐諸人據前代舊目芟除猥雜會為此編也諸史

藝文皆草草惟隋志盛欲備一家言追劉王阮氏諸書序意

可見大都

唐開元中八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 新唐書序總舊唐書止

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蓋釋道一家不與及唐人自著不

全入也

唐開成中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 舊唐志序所載是時搜

錄未必如前之盛蓋釋道本朝具錄矣

宋慶厯中三萬六百六十九卷 王堯臣崇文總目後屢增益

至四萬餘卷

筆叢卷一

甲部 經籍會通一

九 廣雅書局藏

至五萬九千餘卷

攷諸史藝文志往往與當時書目相左隋三萬七千而志八萬

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唐八萬二千而舊唐後序十二萬五千

九百六卷宋崇文目四萬中興目五萬而史十一萬九千九

百七十二卷蓋史或會萃一代志但紀錄一時故不無異同

而宋史則深可疑也

前代書但計卷帙重複未分者隋嘉則殿三十七萬唐弘文館

二十萬開元中一十二萬唐武德初宋興國初各八萬梁湘

東王所收者七萬宋謝康樂所校者六萬薦紳先生惟葉少

蘊稱十萬餘則皆為實錄矣

古今書籍人知其厄於火而不知其厄於水者一焉隋嘉則殿

書寇亂亡軼武德初尙八萬卷王世充平命司農少卿宋遵貴以舟載之行經砥柱漂沒風浪十僅二三見隋志及舊唐書經籍志後序俱云存者無幾新唐志以盡亡其書蓋信筆不攷之過也次則漢蘭臺石室諸書董卓遷都載舟西上因罹寇盜沈溺河中僅數船存此一事他書不載獨舊唐經籍志後序記此攷光武遷都書籍二千餘兩諸家以爲三倍於前固非實錄而時無纂輯尺簡不傳惜哉

凡前代書籍之厄史皆備書獨隋世篇籍最盛而諸志不言所終攷隋世諸書咸在東都煬幸廣陵東都守禦獨完自王世充降唐唐盡收其圖史僅八萬卷中開未嘗被火向之藏蓄之盛竟何在邪惟杜寶大業江都記云隋書籍三十七萬悉

筆叢卷一

甲部 經籍會通

十 廣雅書局

焚於廣陵當是實錄蓋隋煬時經與既欲徙都廣陵必盡載諸書自從洛陽八萬意當時副本耳宋書籍紹定間復災所存者尙眾德祐航海蒙古之難又蕩然矣觀此則圖籍廢興大槩關係國家氣運豈小小哉

世共傳劉氏七略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荀謝任殷四部外諸史藝文所載又有晉義熙已來新集目錄三卷梁天監六年四部書目四卷梁東宮四部目錄四卷梁文德殿四部目錄四卷陳天嘉六年壽安殿四部目錄四卷陳德教殿四部目錄四卷陳承香殿五經史記目錄二卷隋開皇四年四部目錄四卷開皇八年四部目錄四卷開皇二十年書目四卷香廚四部目錄四卷隋大業正御書目錄九卷唐羣書四錄二

百卷古今書錄四十卷唐集賢書目一卷唐四庫搜訪圖書目一卷開元四庫書目四十卷唐祕閣書目四卷僞蜀王建書目一卷紫微樓書目一卷崇文總目六十六卷祕閣四庫書目十卷史館書目二卷大學書目一卷據此則前代目錄甚多不止盛唐一二今並不傳然前史所載惟謝王任阮諸錄尙存全數其餘多寡槩不可得詳矣

前代懸購遺書成著條目隋有闕書錄唐有訪書錄宋有求書錄異時人主畱意若此隋文父子所以能致三十七萬於一時者蓋民間獻書無所不納也

書目第記書名卷軸槩不能廣唐羣書四錄乃至二百餘卷何以浩繁若此蓋各書之下必有論列若欲向所編者宋王堯

筆叢卷一

甲部 經籍會通

十一 廣雅書局

臣總目六十六卷亦然然但經史二部子集則闕如也董道廣川書跋則又特主說經而已自餘諸家僅存卷數尤氏書目則并卷數不存文簡在宋頗負博洽稱疏略乃爾或陶氏說郭所節也唐母暖有古今書錄四十卷又節略羣書四錄而成卽體製居然可見惜並不存鄭略有劉歆七略七卷又七略別錄二十卷豈七卷者目別錄乃論列與

累朝中祕所蓄外薦紳文獻名藏書家代有其人漢則劉向桓譚晉則張華束皙齊則王儉陸澄梁則任昉沈約唐則李泌蘇弁皆灼灼者自餘尙眾而世不甚稱宋則李淑宋綬尤袤董道葉夢得晁公武等大率人間所藏卷軸不過三萬若任昉四萬極矣宋又有濡須秦氏莆田鄭氏漳南吳氏荊州田

氏竝著目錄盛於前朝蓋由印本易得故儲蓄者多其數故不能溢也通志有吳兢西齋杜信東齋等目則唐世非無編錄但不存爾通志又蔣或目錄都氏目錄各一卷亦當唐人又李正議沈少卿吳良嗣李衡公歐陽參政俱有目錄則皆宋人也

葉少蘊云本朝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獻李邯鄲四方士民如

亳州邢氏饒州吳氏荊州田氏等吾皆見其目多止四萬餘

卷其間頗有不必觀者惟宋宣獻家擇之甚精止二萬許卷

而校讎詳審皆勝諸家吾舊所藏僅與宋氏等而宋氏好書

人所未見者吾不能盡得也案葉所紀諸家俱有書目行世

載文獻通攷今竝不存觀此梗槩可見其論諸家所藏多猥

雜不務銓擇切中歷朝館閣之病不特宋世而已餘語咸實

筆叢卷一

甲部 經籍會通一

三

廣雅書局印

錄錄之

揮塵錄云承平士大夫藏書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

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俱有名當世今皆散逸近所至郡府多

藏文籍且易得本傳錄仕宦稍顯者家必有書數千卷然多

失於讎校也案此則葉氏論列外又有此五家宋時文獻之

盛乃爾揮塵錄又云葉少蘊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萬

卷置雲川山居建書樓以處之極為華煥丁卯年其宅與書

俱蕩一燎李泰發家舊有萬餘卷亦以是歲火豈厄運所遭

耶廬山李氏即子瞻作記者藏書僅九千卷則餘所列未必皆書家倚頓惟葉語可憑

唐馮贇雲仙散錄序稱家藏九世之書二十餘萬卷案唐時雕

本甚稀故蘇弁家藏二萬俾於祕閣開元之盛僅八萬卷文

皇二十萬卷自是重複然唐時即重複之書亦不易得費何

人乃能有此世稱雲仙多誕此開卷一大噱也宋元世欲致然必不計重複乃可若正本雖三萬而下可易得乎唐世士民藏書迄無過三萬者

玉堂逢辰錄云祥符八年四月榮王宮火一日二夜所焚屋宇

二千餘間三館圖籍一時俱盡大風或飄至汴水之南惟演

獻禮賢宅以處諸王陳振孫曰唐末五代書籍之僅存者又

厄於此火可為太息也

魏了翁跋遂初堂書目云江元叔合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

為藏僕竊去市人裂之以藉物其入於安陸張氏者傳之未

幾一篋之蓄僅供一炊王文康李文正廬山劉莊輿南陽井

氏皆藏書者俱未久而失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

家之書不減中祕而元符中蕩為煙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

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斯理也

殆有不可曉者案此記宋世諸藏書家尤詳而皆不能久有

良足慨也

齊東野語云世間凡萬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為甚隋牛弘

疏請開獻書之路極論廢興述五厄之說則書之厄也久矣

今姑據其槩言之梁元帝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嘉

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勝兩都各聚書四部

至七萬卷至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尤盛於前代

今可攷者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

萬五千餘卷子不能具數南渡以來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

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總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藏於官府耳若士大夫之家所藏在前世如張華載書三十車杜兼聚書萬卷韋述蓄書二萬卷郭侯插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唐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承平時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莊輿皆號藏書之富邯鄲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之類復不與焉次如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然鮮有不厄於兵火者至若吾鄉故家如石林葉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多至十萬卷其後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家各不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餘近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傳錄夾溪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且做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近亦散失至如秀巖東窗鳳山三李高氏牟氏皆蜀人號爲史家所藏僻書尤多今亦已無餘矣吾家三世積累先君子酷嗜至鬻負郭之田以供筆札之用異搜極討不憚勞費凡有書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之刻一千五百餘種度置書種志雅二堂日事校讎居然籛金之富余小子遭時多故不善保藏善和之書一旦掃地因致今昔有感斯文爲之流涕因書以識吾過且以示子孫焉右周密所紀宋諸藏書家最爲詳盡續攷得之因

筆叢卷一

甲部 經籍會通

十四 廣雅書局

全錄以見宋世民間文獻遠過漢唐總之板本易得故也昭德晁氏直齋陳氏卽通攷所引二家而不及載其總目僅此足徵云

豫章漫鈔云元至正初史館遺屬官馳驛求書東南異書頗出時有蜀帥紐鄰之孫盡出其家貲徧遊江南四五年間得書三十萬卷遡峽歸蜀可謂富矣今江西在江南號稱文獻故邦子來訪之藏書甚少間有一二往往新自北方載至亦無甚奇書而浙中猶爲彼善若吾吳中則有羣集有精美者矣案此及端臨通攷序則元世亦嘗屢有求書之詔第一代典籍邈然無聞何也子淵謂越中視江右差善蓋子淵於越中未曾入寓且世變陵谷或當時頗異於今故耳若精美則今

筆叢卷一

甲部 經籍會通

十五 廣雅書局

猶最吳中也其謂江右書皆自北方攜至則都下昔固多書矣陶宗儀說邪錄雜談數百家今傳僅十二三則宋世書勝國尚多於今然古書出於今者元未必盡有也隋文父子以天下之力收書僅三十七萬遂冠古今元邊帥子罄一家之產驟得三十萬卷亦宇宙奇事然但欲其多而不計重複則在今甚不難願正本不知幾何耳古今書籍統計一代前後之藏往往無過十萬統計一朝公私之蓄往往不能十萬所謂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也況元時板本尙希又非文明之世紐氏子三十萬卷及其重覆政恐不能三萬耳案唐以前藏書之籍惟史志中得諸祕閣者可徵自餘民間薦紳所儲槩不可攷如漢梁子初楊子林手錄萬卷梁任昉四萬唐蘇弁二萬李泌三萬梁楊二氏並見桓譚新論今載國學紀聞紀聞又云郭侯之書乃其

父所蓄非
必始有之皆僅存總目獨阮孝緒之四萬類例足徵然非必
其家藏也宋世藏書家至眾目率不存尤延之遂初堂目今
傳余閱之亦多不備推之宋葉諸家當亦爾爾惟晁陳二氏
最有條理可觀陳所藏至五萬餘足為宋世藏書第一家據
野語乃宦中盡得五姓之書故能至是豈易易哉

濮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始與英宗偕學於邸每得異
書必轉以相付宗綽家本有岳陽記者皆所賜也此國史本
傳所載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廢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
燕得其中帙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計二萬二千八百
三十六卷觀一帙之目如是所謂七萬卷者為不誣矣三館
祕府所未有也盛哉右見洪景盧隨筆第宋世三館所藏不
過四萬以上況英宗時尚在宋初其時板本未盛即重複通
計亦未能逮至此隨筆所計謬無疑

輟耕錄云莊蓼塘住松江府上海縣青龍鎮嘗為宋祕書小史
其家蓄書數萬卷且多手鈔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
伎裨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以甲乙分十門蓼塘既沒子孫
不知保惜或為蟲鼠蝕嚙或為鄰識盜竊或供飲博之需或
應糊覆之用編帙散亂所存無幾至正六年朝廷開局脩宋
遼金三史詔求遺書有以書獻者子一官江南藏書多者止
三家莊其一也繼命危學士樸特來選取其家慮恐兵遁圖
識干犯禁條悉付祝融氏及收拾燼餘存者又無幾矣其孫
羣玉悉載入京覬領恩澤宿留日久仍布衣歸書之不幸如

筆叢卷一 甲部 經籍會通 七 廣雅書局

此案元世諸藏書家傳記罕載據陶所稱江南藏書三家其
二不著姓氏惜亡從攷其何人然莊氏既沒後人隨復失之
古今藏書同一慨也

馬端臨文獻通攷經籍類甚詳覈必富於家藏廷嚮傳末不著
端臨固以其入元故乃元史亦不為立傳以若人撰述之勤
有功千古泯沒若斯良可扼腕然此書自足永久何籍史臣
也

凡書籍時代近者勢易流傳而人多棄擲時代遠者迹多湮沒
而世罕珍藏然夷攷昔人書目參以余所校讎往往漢多於
周唐多於漢而宋多於唐何邪周尚率編漢始側理唐猶傳
錄宋則印摹難易之辨也其詳具末卷中

筆叢卷一 甲部 經籍會通 七 廣雅書局

益陽蔡 芳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

明東越胡應麟撰

經史子集區分爲四九流百氏咸類附焉一定之體也第時代盛衰製作繁簡分門建例往往各殊唐宋以還始定於一今稍掇拾諸家撮其大略以著於篇述類例第二

夏商以前經卽史也尙書春秋是已至漢而人不任經矣於是乎作史繼之魏晉其業浸微而其書浸盛史遂析而別於經而經之名禪於佛老矣周秦之際子卽集也孟軻荀況是已至漢而人不專子矣於是乎有集繼之唐宋其體愈備而其製愈繁子遂折而入於集而子之體夷於詩騷矣

尙書經之史也春秋史之經也中庸孟子子也而其理經故陟

筆叢卷二 甲部 經籍會通二

廣雅書局

而經也道德沖虛經也而其理子故降而子也三者皆可以互名惟其實也集則迥不同矣

史之體遠矣董狐南史其人也晉彙楚禱其撰也然而弗傳焉

春秋之前左國國語三家而已集之名昉於楚乎屈宋唐景

皆楚也非騷賦無以有集

屢朝書目若謝容王亮謝朓任昉諸人史但言纂脩而不錄其類例其大數尙存也至李充殷鈞祖暉蕭繹輩則并其卷數皆不得而知矣惟劉氏七略大槩存漢書中荀勗王儉阮孝緒類例竝載諸史差可攷焉觀其類例而四部之盛衰始末亦可以槩見矣

劉歆七略一曰六藝一曰諸子一曰詩賦一曰兵書一曰術數

一曰方伎而首之輯略以總集諸書之要則分列品題實六

略百班固藝文志增入五家而省其十家共三十八種五百

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歆原數三萬三千九百

固節其猥冗僅得十之三四大槩新莽之亂焚軼之餘故也

然七略原書二十卷班氏藝文僅一卷者固但存其目日向

歆每校一書則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近世所傳列禦寇戰國

策皆向題辭餘可槩見因以論奏之言附載各書之下若馬

氏通攷之類以故篇帙頗繁惜今漫無所攷詳其義例六藝

經也諸子兵書術數方伎四略皆子也詩賦一略則集之名

所由昉而司馬氏書尙附春秋之末此時史籍甚微未足成

類也鄭以史記不當入經蓋未深攷此耳

筆叢卷二 甲部 經籍會通二

廣雅書局

王儉七志一經典二諸子三文翰四軍書五陰陽六術藝七圖

譜前六志成本劉氏六略但易其名而益以圖譜及佛道二

家名雖曰七實九志也然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

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於卷首蓋亦輯略之意按經不

曰六藝而曰經典則史固漸備矣隋志謂其文義淺近遠非

歆向倫余謂儉齊相佐命百事填委故無暇此浮剽其名耳

阮孝緒七錄一經典二紀傳三子兵四文集五伎術六佛七道

又本王氏而加紀傳并諸子兵書爲子兵陰陽術藝爲伎術

又益以佛道二家史書至是漸盛與經子竝列而佛道二家

之言大行中國矣

書之分四部也實魏荀勗始之一曰甲部紀六藝小學等書一

曰乙部紀諸子兵術等書一曰丙部紀史記皇覽等書一曰
丁部紀詩賦圖讚等書此時史集二部尙希故王阮二目更
從劉氏分七類至唐大盛於是史居子上次經佛老附子次
史而終之以集定爲四部宋氏以還遞相沿襲而作者之意
未有所明馬氏始做劉向前規論其大旨體製駢駢備矣

馬懷素傳云開元中祕書省典籍散落條流無敘懷素上疏曰
南齊以前墳典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
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
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
遺續王儉七志藏之祕府上於是召涉學之士尹知章等分
部撰錄又褚無量傳云無量以舊庫內書自高宗代即藏在

筆叢卷二

甲部 經籍會通一

三

廣雅書局采

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玄宗令於東
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縱觀焉開元
六年駕還又敕無量於麗正殿以續成前功又元行沖傳云
祕書監馬懷素集學者續王儉七志左散騎常侍褚無量於
麗正殿校寫四部書事未就而懷素無量卒詔行沖總代其
職於是行沖表請通撰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命學士毋
嬰韋述殷踐猷余欽等分部脩檢歲餘書成奏上之右三則
俱舊唐書通考所未載夫以一目錄之微更三賢之手積十
載之勤始就豈易易哉

其類例諸傳不載攷唐藝文志皆以經史子集爲次云

前史所述魏晉諸家書目條流僅舉銓次靡詳惟阮氏七錄始
未備載弘明集中余觀其分門創義損益前規綜核之功勤

且力矣隋唐志率治此因節錄之經典錄一易二書三詩四

禮五樂六春秋七論語八孝經九小學凡四百七紀傳錄

一國史二注歷三舊事四職官五儀典六法制七偽史八雜

傳九鬼神十土地十一譜狀十二簿錄凡一萬四千八子兵錄

一儒二道三陰陽四法五名六墨七縱橫八雜九農家十小

說十兵家凡三千八百文集錄一楚辭二別集三總集四

雜文凡七百術伎錄一天文二讖緯三厯算四五行五

卜筮六雜占七刑法八醫經九經方十雜藝凡三千七百

佛法錄一戒律二禪定三智慧四疑似五論記凡五千仙

道錄一經戒二服餌三房中四符圖凡一千一百

右分類大槩與通攷合惟析伎術置四部外而兵家尙半諸子

筆叢卷二

甲部 經籍會通二

四

廣雅書局采

蓋秦漢軍書最盛故劉王特列兵家而術數方伎條流繁衍
至析爲二梁世稍減因以子兵同條術數共貫唐宋以後益
微遂皆統於子矣

隋唐宋志具諸史中不詳錄

宋世諸家雖咸有書目載於文獻通攷其類例悉不能詳即通

攷亦第據晁陳二志未必盡自端臨也惟邯鄲之李蒲田之

鄭二家類例大略可攷并識下方李淑獻臣邯鄲圖書志載

其家所藏圖書五十七類經史子集通記一千八百三十六

部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六卷其外又有藝術志道書志書志

畫志通爲八目十卷號圖書十志案李氏類例於四部之外

更列四目亦阮氏外篇之意然書畫一類分爲二門有道書
而無釋典不可曉也

鄭氏書目七卷莆田鄭寅子敬列所藏書爲七錄曰經曰史曰

子曰藝曰方伎曰文曰類案唐以後不分四部而仍七錄之

名惟鄭氏一家然伎術阮氏已合而鄭仍分之大卒李鄭二

家但據所藏多寡爲類不求合前人也宋公垂葉少藉詩書好而無書目蓋皆聚

而弗讀葉於經學最精博此外未聞

尤延之遂初堂書目凡經九類史十八類子十二類集六類今

全載陶宗儀說郛晁陳馬氏三家義例大抵同此第九時失

之疏而三家較精密目晁讀書志陳書錄解題並全載馬通

攷中持論各有可觀

鄭漁仲藝文略凡十二類一經類九家八十八種二禮類七家

五十四種三樂類十一種四小學十二種五史類十三家九

筆叢卷二

甲部 經籍會通二

五

廣雅書局

十種六諸子十一家四十八種七星數三家十五種八五行

三十家三十三種九藝術一家十七種十醫方一家二十六

種十一類書一家二種十二文三家六十六種其一百家四

百二十二種一十二萬餘卷案鄭之析類頗極苦心第自唐

以後四部卷數相富總之經史子集而細分之乃爲得體今

藝術等書僅數百卷亦爲一類可乎

馬氏經籍攷經史子集仍分四部經十三類一易二書三詩四

禮五春秋六論語七孟子八孝經九樂十讖緯十一儀注十

二小學史十三類一正史二編年三起居注四雜史五傳記

六故事七職官八地理九刑法十時令十一譜錄十二史鈔

十三史評子二十一類一儒家二道家三法家四名家五墨

家六縱橫家七雜家八小說家九農家十天文家十一麻算

家十二五行十三占筮十四刑法十五兵書十六醫家十七

神仙十八佛家十九類書二十雜藝集四類一別集二詩集

三歌集四總集

陸文裕藏書目序云余家學時喜收書然齟齬屑屑不能舉羣

有也壯遊兩都多見載籍然限於力不能舉羣聚也閒有殘

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書多斷闕闕少者或手自補

綴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可知也正德戊辰夏六月寓安

福里宿痾新起命僮出曝既乃次第於寓樓數年之積與一

時長老朋舊所遺歷歷在目顧而樂焉余四方人也又慮放

失是故錄而存之各繫所得儻後益焉將以類續入焉深識

筆叢卷二

甲部 經籍會通二

六

廣雅書局

夫書莫尙於經經聖人之書也後有作焉凡切於經咸得附矣

故錄經第一理性之書倡於宋而盛之然經之流亞也故錄

理性第二語曰經載道史載事故錄史第三書作於經史間

而非經史可附者櫛曰古書故錄古書第四聖轍既逝諸子

競馳故錄諸子第五質漸趨華而文集興焉故錄文集第六

四詩既刪體裁益衍案厥世代考高下焉故錄詩集第七山

包海匯各適厥用然妍媸錯焉類書之謂也故錄類書第八

紀見聞次時事而掌不在官通謂之史可也故錄雜史第九

山經地志具險易敘貢賦寓王政矣故錄諸志第十聲音之

道與天地通而禮樂所由出也故錄韻書第十一不幼敎者

不懋成不早醫者不速起其道一也故錄小學醫藥第十二

方藝伎術故有成書者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故錄
雜流第十三聖作物觀一代彰矣宣聖從周遵一統故也特
為一錄以次宸章令甲示不敢瀆云目曰制書陸所類書諸家略備惟不
史二典豈類置諸子中邪攻文祿目雜史尚別正
史決不以二典置諸子中或此時尚未得故也

案子淵之目亦以經史子集為次而特尊本朝聖製分門另敘

亦似合宜但宋世理性之書自有儒術類列於子家諸志皆

史也雜技皆子也韻書即經也似不應更為類小學即韻類

也醫學即伎類也二者絕不相蒙尤不應混列一塗惜余生

晚不獲起前輩而質之惟類書另錄最當與余山房書目同

子淵別錄古書不過三墳汲冢之流當析而附之經史子下真

者以作之時為次偽者以出之時為次似不必別類也余生

筆叢卷二 甲部 經籍會通二 七 廣雅書局采

平好鳩集經子而限於力收殘綴軼大類於淵序中所云文

裕貴人也且猶若是況余寒士哉然良工苦心非同好不易

識也

陰符之文高簡非先秦漢人莫能為也三墳之文淺陋非晚宋

唐人莫能為也鄭氏以三墳列六籍之首固可大笑諸家以

陰符李筌出之而列於唐則亦不詳其體矣況陰符言或類

兵或類道三墳體或類易或類書尤難定例余意欲取此類

及緯侯等書亢倉鶡冠等子總為偽書一類另附四部之末

亦千古經籍家一快第前人絕無此目恐好古之士或不免

於顧惜耳逸周書穆天子等雖多誇誕然文字殊古且未嘗

有所依託自當入傳注中 穆傳舊列起居注中

凡著述最忌成心成心著於胸中則顛倒是非雖丘山之鉅目

睫之近有蔽不自知者鄭漁仲平生不喜班固其論已過不

已則嘗其古今人表可矣至謂其胸中全無倫類不當取場

雄太立法言樂箴三書總列儒家余攷固藝文志雄之前劉

向六十七篇則七略舊目也下注新序世說苑列女傳四

家亦不分析固正治其舊耳乃以固步趨劉氏尚可擡入七

略所無便失之然則向書新序說苑子類也世說列女史類

也必其失當歸於歎固何與邪

凡經籍緣起甚至簡也而其卒歸於至繁經解昉自毛韓馬融

鄭玄浸盛至梁武三禮質疑一千卷極矣編年昉自春秋荀

悅袁宏浸盛至李燾長編一千六十三卷極矣世史昉自尚

筆叢卷二 甲部 經籍會通二 八 廣雅書局采

書司馬班固浸盛至脫脫宋史五百卷極矣實錄昉自周穆

魏晉浸盛至開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極矣譜牒昉

自世本梁唐浸盛至王僧孺十八州譜七百十二卷極矣地

志昉自山海陸澄任昉浸盛至蕭德言等五百五十五卷極

矣字學昉自三蒼許慎周研浸盛至顏真卿字海鏡源三百

六十五卷極矣字法昉自四體晉衛恒撰周越袁昂浸盛至唐文

皇晉人書蹟一千五百一十卷極矣方書昉自張機葛洪褚

澄浸盛至隋煬帝類聚方二千六百卷極矣文選昉自摯虞

孔道虞綽浸盛至許敬宗文館詞林一千卷極矣文集昉自

屈原蕭衍沈約浸盛至樊宗師總集二百九十三卷極矣小

說昉自燕丹東方朔郭憲浸盛至洪邁夷堅志四百二十卷

極矣類書昉自皇覽歐陽虞氏浸盛至孟利貞碧玉芳林四千五十卷極矣孟書舊唐志作四百五十為近今從趙志然三教珠英同時亦一千三百也

凡道家之書始於周盛於漢極於晉唐凡釋氏之書始於漢盛

於梁極於隋唐而皆少殺於宋之南渡而釋氏之教復極盛

於元道亦庶焉至明又皆左次矣劉歆七略無所謂釋氏王

儉任昉釋典皆自為類阮孝緒七錄亦另錄釋道二家隋志

略同惟新唐志附子家末通考因之蓋以道家本列九流釋

典不宜更出余意二藏篇帙既多且本方外之說分門另錄

似無不可第如唐志通攷亦未為不宜也舊唐書釋典不錄

唐開元中道藏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其後殘缺宋王欽若等

刊補洞真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

筆叢卷二

甲部 經籍會通二

九

廣雅書局

百七十二卷太真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

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凡四千三百五

十九卷六部三百一十一卷

釋藏唐開元中五千四十八卷嗣後屢增幾千餘卷陸子淵謂

今藏不應尚仍舊數蓋其間或有所裒益也然以西天經目

較之才千百之一耳第隋志六千餘卷今反數減於前足徵

釋教盛於六朝至唐宋間禪說勝而經典稍左次矣二藏余單行釋道書數千卷四通攷例附子家末子淵書目亦似未得二書

古今書籍盛衰絕不侔班氏所錄九流曰儒曰道曰墨曰名曰

法曰雜曰農曰陰陽曰縱橫曰小說而道家外別出神仙房

中陰陽外別出天文五行縱橫外別出兵家而兵家又自分

四類蓋漢時數家極盛致然實則一也後世雜家及神仙小

說日繁故神仙自與釋典並列小說雜家幾半九流儒道二

家遞相並滅不失舊物兵家漸寡遂合於縱橫視舊不能十

三陰陽與五行天文並合於技術視舊不能什七名法間見

一二墨遂絕矣

神仙本道家似不應別出然老關莊列皆譚理之書自張道陵

寇謙之杜光庭輩盛演其教欲與釋藏相抗故以柱下為道

君又創立元始天尊而姓之曰樂名之曰靜信亡論太始以

前卽漢秦間姓名絕少此類蓋魏晉六朝假託宛然今讀度

人大洞靈寶太清等經大槩規模釋氏之形骸以誕誑流俗

立旨眇論邈如也道德沖虛南華而外言煉養服食黃庭參

筆叢卷二

甲部 經籍會通二

一

廣雅書局

同足充案俎他如稚川貞白尙難盡信況謙之光庭輩耶

為典章經制之學者唐杜氏宋鄭氏元馬氏三書皆與經史相

出入非他類書比也然通典僅唐以前未為詳備通志殊有

絕到而持論過當力不副言通攷既該且覈規模意制足稱

完書而挂漏出入時或不免世代遠涉獵廣良未易也作者

固自苦心

鄭菟文略外另有圖譜一略蓋因王儉七志而廣之其論亦精

到可喜請隋家書籍富於古今而圖譜無所係遂至蕩然圖

譜自難傳非以無所係也宋世一二尙存今漫無可攷矣馬

氏通攷以譜錄入子類圖存者間亦係焉似未為不可也

鄭漁仲謂班孟堅漢武以前盡竊司馬遷書不以為漸此不足

為班病子長於左傳國策固全錄舊文者要在各成厥體

百鄭作通志禮略全襲通典藝文略率本唐書亦以來後人

之訛第中間攷索精到處真有漢唐議論未及者不可誣也

通攷譏漁仲鈔騰杜氏原書而唐中葉後事不復增入案宋初

李宗諤等嘗奉旨續此書二百卷起唐至德止周顯德末通

志尙有此目今不傳杜鄭馬三書或以列典故類然音韻經

籍等皆類書也通典鄭以入類書馬以入典故陳同

鄭漁仲於文史攷核最精經籍略後別著校讎略一卷皆前人

未發後學當熟參者然其失往往多自蹈之如詩集類崔曙

以盛唐置之晚唐許渾以晚唐置初唐此例不一又段成式

西陽雜俎有玉格一卷所記鬼神祥異而類之譜錄中蓋以

筆叢卷二

甲部 經籍會通二

廣雅書局

為品玉之書元撰樹萱錄一卷入草木類蓋以為種樹之書

皆可絕倒其過在彙錄前志原文不復稽核故爾端臨通攷

雖多襲臆陳而持論折衷咸自中的間有重出或類例未精

然大體得之篇首會萃諸錄統論尤詳密可喜也

晏子墨之宗也而劉氏七略列於儒之首董子儒之傑也而鄭

氏通志列於墨之終皆類例之大病也又通志有崔光百國

詩四十三卷檢光傳乃知光荅李彪百三郡國詩國為一卷

通志書名卷數皆誤此或因仍前史然光傳失攷亦鄭之疏

也

鄭又有羣書會記三十六卷今不傳陳振孫云會記大略世間

所有之書非必盡出其家余以為或即藝文略草本則宋世

亦未必皆有也如子書儒家一類唐志僅存曾子子思公孫

尼而通志仍有宓子等可見

阮氏古今書錄記漢藝文志書五百九十六家僅四十四家存

據今傳漢以前書大約五十餘家然鸚冠子等後世偽為撰

雜其中不下十餘則所存之數政與阮合蓋漢以前書盡喪

於東京之末梁後未嘗亡也

阮錄又有後漢藝文志目若干卷第云八十七家亡而不著存

數案范志無藝文一類蓋謝承書也晉中經簿一千百十九

家僅七百六十家存亡三之一至宋以後書不紀亡數蓋世

近大槩存也

凡書唐以前皆為卷軸蓋今所謂一卷即古之一軸至裝輯成

筆叢卷二

甲部 經籍會通二

廣雅書局

帙疑皆出於雕板之後然六朝已有之阮孝緒七錄大抵五

卷以上為一帙前代書帙之製僅此足徵因錄於左雖頗無

關涉亦博雅所必知也

經典錄七百二 紀傳錄二千二百 子兵錄五百五 佛法錄四百

九文集錄一千三百 伎術錄六百 仙道錄二千五百 共八千

五百四十七帙四萬四千五百餘卷

阮自著書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二卷附七錄末今無一傳惜其

用力之勤并識此餘見隋志詳具弘明集中文字集略正史

今世代錄雜文聲緯并諸序錄序例共七種合所稱七錄共八種

宋王堯臣崇文總目今世當有傳本余求之尙未獲第觀黃長

睿辨駁一十七條如張萬福中唐名將陸脩靜東晉高流德

山青原家嫡臨濟同時皆灼灼世人觀記總目至謂不詳何人又以文選李善注在五臣後其疏淺不學幾於王侍書題閣帖矣然長睿所駁亦有可議葛仙公道家舊稱葛玄非稚川明甚黃正駁之可也乃自狐疑其說豈二子稱謂尙未洞然邪謂蔡融來鵬皆唐人見丹陽集案二子俱晚唐人融集見通志略鵬集今世尙傳丹陽集殷璠所輯一十八人皆盛唐高岑先後編次之時二子蓋未生也長睿書家者流詩人諸系故非所悉第茲僅數十條耳餘攷證碑帖甚夥雖辨論多美未必一一中程也黃又謂鄭炎集不當置後余嘗閱鄭通志見五代有鄭炎集一卷大謂鄭誤然漢人集中又有鄭炎三卷或五代姓名同者不可知又五代王仁裕有西江集百卷鄭志及通攷俱不收見陸子淵外集今仁裕所著玉堂問話等又間載其詩雖卑弱頗自清旨陸謂西江集詩萬首古今恐無此盛惟宋陸放翁亦然

筆叢卷二 甲部 經籍會通二

廣雅書局

紀存書而異時闕逸之篇靡從攷究且自勝國而後未之及也余自總中之歲溺志斯途南北東西訪求餘二十載經史子集類次羸三萬編誦讀滋深犁然有會間以暇日會萃二書并四代藝文諸家目錄以及儒先月旦文士聯黃續附勝國

皇朝製作稍以己意列其指歸析類分門總爲一集庶千載簡帙之廢興百氏編摩之得失一日可以盡其大都而卷軸繁猥殆至百數尙未能脫藁云

二酉山房記王長公爲余藏書室作者今附錄此云余友人胡元瑞性嗜古書籍少從其父憲使君京師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書故有所購訪時時乞月俸不給則脫婦簪珥而酬之又不給則解衣以繼之元瑞之橐無所不罄而獨其載書陸則惠子水則米生蓋十餘歲而盡毀其家以爲書錄其餘貲以治屋而藏焉屋凡三楹上固而下隆其陟使避溼而四敞之可就日爲皮二十又四高皆麗棟尺度若一所藏之書爲部四其四部之一曰經爲類十三爲家三百七十爲卷三千六百六十二曰史爲類十爲家八百二十爲卷萬一千二百四十四三曰子爲類二十二爲家一千四百五十爲卷一萬二千四百四曰集爲類十四爲家一千三百四十六爲卷一萬五千八十合之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元瑞自言於他無所嗜所嗜獨書飢以當食渴以當飲誦之可以當韶護覽之可以當夷施憂藉以釋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而是三楹

筆叢卷二 甲部 經籍會通二

廣雅書局

者無他貯所貯亦獨書書之外一榻一几一博山一蒲團一筆一研一丹鉛之缶而已性既畏容容亦見畏門屏之間刺啄都盡亭午深夜坐榻隱几焚香展卷就筆於研取丹鉛而讎之倦則鼓琴以抒其思如是而已故人叙惟敬以古隸扁其櫺曰二酉藏書山房而屬余爲之記案古所稱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畱之故梁湘東王文有云訪酉陽之逸典見荊州記甚詳一曰藏書之所有大酉小酉二山在楚蜀間今宣撫之所由名而段成式之著書謂之酉陽雜俎者也惟敬之所標當亦云是余因以慨夫七雄之前蓋不惟周之藏史爲老聃之所掌者而名山奧窟如宛委石簣禹穴洞庭之類其靈文祕檢往往有之第旣爲造物之所憐惜而人間之蹟困於漆書竹簡而未易廣蓋自七雄而後一燼於秦火再潰於莽三燹於卓僮四燬於湘東五佚於巢六竄於宣和雖隨散隨聚而周之藏史其所餘能幾何況闡闡之淺而責之守匹夫之力而望之致也夫以劉向之七略僅三萬六千卷任昉又減其三分之一隋之嘉則殿名爲三十七萬餘卷而正本亦僅三萬七千而已開元之際最爲極盛至八萬卷然亦多一時之所著而宋崇文之目又減其大半後之益者積數十年而增募不過萬卷今元瑞以匹夫之致而闡闡之守僅十餘年而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不亦難哉雖然世有勤於聚而倦於讀者卽所聚窮天下書猶亡聚也有侈於讀而儉於辭者卽所讀窮天下書猶亡

筆叢卷二

甲部 經籍會通二

十五

廣雅書房錄

讀也元瑞旣負高世之才竭三餘之晷窮四部之籍以勒成乎一家之言上而皇帝霸王帝霸之猷賢靈聖神之緒下及乎九流百氏亡所不計覈以藏之乎名山大川間以餘力游刃發之乎詩若文又以紙貴乎通邑大都不脛而馳乎四裔之內其爲力之難殆不啻百倍於前代之藏書者蓋必如元瑞而後可謂之聚如元瑞而後可謂之讀也噫元瑞於書聚而讀之幾盡矣屠龍之伎殫而世亦無所用子矣盍亦舍而從我遊乎玉京人烏須彌之頂有祖龍之火不能燔而仲尼之博姑存之弗論者吾將發其一二以窺子焉卽二酉之藏與子讀於二酉之所得皆糟粕矣弇州老友王世貞撰

筆叢卷二

甲部 經籍會通二

十六

廣雅書房錄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

益陽蔡芳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古書歷世兵革游更間有殘編裂簡僅以空名寓於載籍輯錄之家存而不論博雅之流論而不議鈎奇之士願有取焉編摩之暇辨駁誣謬聯絡遺亡與癖古者共之述遺軼第三甚矣秦火之烈也皇王帝霸之道聖神賢哲之謨蕩為烟埃所存占卜術數而已漢興六藝始出於屋壁冢墓之中劉向父子綴拾七略孔氏之外無復他編自餘儒墨兵農班史藝文所志大抵春秋戰國之作夏商以前僅數十種率皆誕幻不經當時具悉其偽今俱摘錄類列篇中即不耳日其書大都可槩見矣至於占卜術數功稱黃農以上反闕秦漢之文蓋以羸焰所遺故盛相依託其為誣矯尤不可言世所洞曉不復贅疣云

筆叢卷三

甲部 經籍會通三

廣雅書局採

班藝文志所錄次序頗淆今稍據時代列之漢以兵取天下故論兵書特盛揚僕任宏所輯一百八十二家固取不過數十家其目尚多依託自餘可知

神農二十篇農家又兵法一篇兵家黃帝十六篇兵家又經四篇又銘

六篇又君臣十篇又禘五十八篇俱道家又說四十篇小說家蚩

尤二篇兵形勢家太乙兵法一篇天乙兵法三十五篇封胡五篇

風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鳩治子一篇鬼容區三篇俱兵陰陽大

禹二十七篇農家天乙三篇謂即成湯非前太乙也小說家務成子十一篇說小

伊尹五十一篇道家又二十七篇說小辛甲二十九篇鸞熊二十

二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俱道家尹佚二篇墨家師曠八篇藝文

十五篇陽家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雜家

凡依託不經之甚者莫如黃帝三王房中二十卷堯舜房中二

十三卷湯盤庚房中二十卷皆極野俚褻誕可誅班氏自謂

芟除猥雜猥雜孰加此者筆之正史何也第劉氏亦不應收

醫方等錄雖亦稱述黃岐然文字古奧語致玄眇蓋周秦之際

上士哲人之作其徒欲以驚世竊附黃岐耳今醫方但知內

經等攷班志有黃帝外經十八卷又扁鵲有內經九卷外經

十二卷或即難經也三皇惟伏羲差免誣譏而亦有案摩一

家大是笑資

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漢初去古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

書修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顯

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道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

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吾

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

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材而

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

於信治莫大於人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凡

餘語多史記同不錄

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

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

焉吾取之以敬也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

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大夫以寡人為汰

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
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其辟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
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辟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
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
之辟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其辟若下
淵乎是以君子慎其與而聖主慎其舉又曰藥食當於卑然
後至於貴樂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
取道者不以目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
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問鬻子武王問王子旦師
向父淮南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蹟於
山而蹟於逕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
律蕭相能收博士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
尚在知者鮮焉好古之士尙其盡心於斯案紀聞所載今見
賈誼新書中意古必尙有其書紀錄帝王格言者或散見雜
家如鬻子之類今其名不可得矣

筆叢卷三

甲部 經籍會通三

三

廣雅書局

紀聞又云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
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馬
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
斷圭碎璧足爲匣積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
六經之後擬作者世但知楊王一二然不止是也書亡逸故後
無述焉今稍類列於篇

擬易者楊雄太玄經闢朗洞極真經衛元嵩元包張志和太易

大四百七十五

張弧素履子司馬光潛虛又楊潛太玄經擬書者孔衍漢尚
書後漢尙書魏尙書王通續書陳正卿續尙書漢至唐十二世崔良
佐尙書演範宋韓氏續尙書

擬詩者束皙補亡王通續詩擬春秋者王通元經之類

擬論語者揚雄法言張融家語梁武帝孔子正言王通中說王

勃次論語宋薛據孔子集語蓋亦正言之類

擬孝經者馬融忠經徐浩廣孝經張上儒演孝經

兵書往往有擬六經者郭良輔有武孝經員半千有臨戎孝經

無名氏有兵春秋兵家論語農家又有賈充道大農孝經又

劉炫酒孝經皆泐襲聖典可罪也

職官類又有宋百官春秋五卷王道秀百官春秋五十卷無名

筆叢卷三

甲部 經籍會通三

四

廣雅書局

氏百官春秋二十卷蓋皆紀傳之屬又包謂河洛春秋李荃
閩外春秋俱非編年體其他效編年者詳見下條攷其義例
如王仲淹元經鄭如幾魏春秋皆以魏爲統聖人誅叛臣攘
夷狄之義安在哉

六經惟春秋續述尤盛李燾戰國春秋二十卷趙睦吳越春秋

十二卷皇甫遵吳越春秋傳十卷楊方吳越春秋削繁五卷

孔衍春秋國語十卷春秋後國語十卷劉允濟魯後春秋十

卷何承天春秋前傳十卷春秋後傳三十卷春秋雜語十卷

陸賈楚漢春秋九卷司馬彪九州春秋十卷劉孝標九州春

秋鈔一卷胡旦漢春秋一百卷漢春秋問答一卷袁睦漢獻

春秋十卷孔衍後漢春秋六卷孔舒元漢魏春秋九卷孫盛

大四百六十二

魏氏春秋二十五卷孫壽魏陽秋異同八卷習鑿齒漢晉陽
秋五十四卷孫盛晉陽秋三十卷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十卷
杜延壽晉春秋略二十卷崔鴻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十卷十
六國春秋略二卷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三十國春秋鈔
二卷武敏之三十國春秋一百卷皇甫謐玄晏春秋三卷王
珍宋春秋二十卷魏衡卿宋春秋二十卷吳均齊春秋三十
卷藏嚴栖鳳春秋五卷蔡允恭後梁春秋十卷吳兢唐春秋
三十卷韋述唐春秋二十卷陸長源唐春秋六十卷尹洙五
代春秋一卷總之皆漢紀唐厯之類今傳者百無一二而偏
記小史若越絕陽說等書輒十傳六七聖神經典卽其名不
易當如此況其實哉

筆叢卷三 甲部 經籍會通三 五 廣雅書局采

又如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李氏春秋之類今惟晏呂
氏傳蓋子書雜家非紀載褒貶也虞李二書當亦此類至如
杜嵩有任子春秋辛邕之有博揚春秋俱非諸文葛立方韻
語陽秋是詩話明崔氏文苑春秋是文選竝取義而已六朝人棲
鳳春秋蓋以配獲麟可笑宋史無
立晏春秋而有皇甫帝王世紀
曹大家有女孝經宋尙宮有女論語今傳女孝經乃唐人借名
大家然前志竝有曹書今亡逸矣
孔鮒有小爾雅劉伯莊有續爾雅張楫有廣雅曹憲有博雅李
商隱有蜀爾雅羌爾雅陸佃有埤雅羅願有爾雅翼林慎思
有續孟馮休有剛孟劉軻陸筠竝有翼孟司馬光有疑孟余
允文有尊孟辨陳方之有削荀吳申有非荀劉李二爾雅今
不傳蓋宋末已

六國春秋五十八

亡疑孟尊孟二書見朱文公集餘竝
未觀二荀亦亡又宋人有替爾雅
陸賈有新語顧譚亦有新語賈誼有新書虞喜亦有新書桓譚
有新論夏侯湛華譚劉晝各有新論崔寔有政論王肅亦有
政論仲長統有昌言王滂亦有昌言賈山有至言崔靈亦有
至言六朝好學漢類如此

仲尼諸弟子著述傳於漢者漆雕子十三篇漆雕開之後七略
以卽開王史氏二十一篇六國時人芋子十八篇名嬰齊人皆七
著誤也十子之後也

世子十六篇名頊李克七篇子夏景子十三篇宓子公孫尼子
二十八篇皆七十子之徒也

受業仲尼者曾子外宓子十六篇宋景濂諸子辨有言子二卷
筆叢卷三 甲部 經籍會通三 木 廣雅書局采

宋以前目錄皆無元王煇哀集遺言爲此書然猶勝僞撰遠
矣余近得顏子三卷亦國朝人哀集雖謂有功聖門可也孟
失稱七篇明甚而漢志十
一篇蓋七字誤分爲二也

吾夫子世以文事顯而漢高世蓼侯聚特以軍功封世以經術
傳而漢武世太常臧特以詞賦著太常有儒家十
篇賦二十篇

先孔氏而著書者黃帝史孔甲盤孟二十六篇漢志居雜家首
非陳孔甲也陳博士鮒亦名甲故孔叢子後出宋人以卽黃
帝孔甲而又謂一名盤孟蓋盤孟宋世已亡而編目者誤記
漢書有此因附會也唐志無孔叢子景濂太史以注者宋咸

所纂大槩得之
吾夫子裔傳尙書者安國注尙書者穎達然梁孔衍有漢尙書

六國春秋五十八

魏尚書則續書不始文中子也衍所著又有春秋數種夫子二十四世孫也

戰國諸子往往有姓存名缺者西京諸子又往往有名在姓亡者今皆不可攷因錄左方該洽之士或旁參曲證得其姓名以慰作者則不啻遇之且暮矣

景子三篇儒家兵家又十三篇

羊子四篇儒家

宮孫子二篇

吳子一篇雜家

尹都尉十四篇農家

王氏六篇同上

李子十篇

丁子一篇

苗子五篇

白氏三十八篇醫家

魏氏六篇以上俱兵家

鮑子十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

伯象先生一篇

臣說三篇又賦九篇

臣賢一篇以上雜家

臣安成一篇

臣壽七篇以上小說家

臣吾十八篇

臣昌市六篇

臣義二篇俱詞賦家

臣瓚見漢書注

先秦兩漢間子書名同者甚眾蓋皆以姓為稱故爾然其書傳其甚希又非文義所急故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雖博雅之上或知其二未必知其三四也今據劉氏七略鄭氏通志及

筆叢卷三 甲部 經籍會通三 七 廣雅書局

御覽元龜等類書條載十數類於左自備忘忽云爾非示諸大方也

兩孟子 一鄒人孟軻七篇 一陰陽家一篇 又易孟氏十一篇

兩荀子 一趙人荀況三十一篇 一荀悅申鑒亦號荀子

兩葦子 一戰國董無心一篇 一漢董仲舒百二篇

三賈子 一賈誼五十一篇 一賈山八篇 一唐藍田尉賈某一篇 一換見通志一志

兩莊子 一莊周五十一篇 一莊助四篇 又莊安一篇

兩景子 一宓子弟子三篇 一兵家十三篇

五孫子 一道家十六篇 一孫武八十一篇 一孫臏九十一篇 一孫軫九篇 又

晉孫綽卷一

二吳子 一吳起四十一篇 一雜家一篇

四李子 一李克三篇 一李恢三十一篇 一李良三篇 一兵家十一篇

二商子 一商鞅九篇 一商子逸書亦號尚子

三鄒子 一鄒衍四十九篇 一鄒奭十一篇 一鄒陽七篇

二田子 一田駢二十一篇 一田俅三篇

二鬻子 一道家二十一篇 一小說十九篇 俱稱熊

兩兒子 一兒寬九篇 一兒良一篇 兵家

兩劉子 一劉敬三篇 一梁劉勰三卷

二桓子 一桓寬六十篇 一桓譚新論一七

二蘇子 一蘇秦縱橫三十一篇 一蘇彥晉參軍見通志 道家

二張子 一張儀十篇 一張蒼陰陽家

二韓子 一韓非五十一篇 一韓信三篇 兵家

筆叢卷三 甲部 經籍會通三 八 廣雅書局

二徐子 一儒家四十二人 一徐樂一篇

二墨子 一墨家卷十五 一兵家班志所省

二毛公 一毛萇詩說故 一道家九篇 一公孫尼公孫固 一公孫弘公孫龍 一公孫發

一公孫渾邪又汲冢有公孫段

二王孫子 一王孫巧心一篇 一兵形勢家十六篇

二容成子 一陰陽家十四篇 一房中六卷

二鶡冠子 一道家一篇 一兵家班氏省之

三務成子 一小說十一篇 一五行十四卷 一房中三十卷

二尉繚子 一雜家九篇 一兵家三十一篇

三淮南子 一雜家五十一篇 一兵家班氏疑皆一人

二平原君 一儒家七篇 一戰國趙公

二太玄經 一場雄十九篇 一場泉見唐書及通志

先秦子書之名有甚奇怪者其書什九不傳因錄此為好事談

柄後世以奇怪稱者間附焉

我子 一篇墨家 處子 九篇趙人

世子 二十二篇名淵 兒子 一篇名夏

蜎子 十三篇名淵 戶子 二十篇名校商

闕子 一篇縱橫家 楚子 三篇道家

捷子 二篇齊人 髮子 見揚用

牟子 十八篇道家 塞子 道文略

朝子 見御覽又纏

朝子 見意林

朝子 見意林

朝子 見意林

朝子 見意林

少子齊張融 臣君子 二篇蜀人

將詭子 五篇陰陽家 國筮子 十七篇兵家

乘丘子 五篇陰陽家 宮孫子 二篇道家

長盧子 九篇道家 鵝冶子 一篇兵家

游棣子 一篇道家 鄭長者 一篇道家

衛侯官 十二篇陰陽家 杜文公 五篇陰陽家

魁紀公 三十卷唐樊 荷行子 三卷雜家

灸穀子 五卷唐王 墨希子 府道家

甘熙子 小說道家 陶求子 二十卷杜夷

贅隅子 宋王

史記處子 作劇子捷子作接子弭子作吁子涓淵作環淵并識

庚仲容子 鈔今世不傳僅馬總意林行世案宋晁氏讀書志凡

百七家三卷余所得本卷五而所引僅六十餘家蓋又亡其

半矣其書多裁割前人言語洪景廬據所引疑古孟子與今

不同非也案景廬稱世不傳書三十餘家今意林亦僅存半

其書名則諸史藝文諸家目錄往往可徵因錄景廬語而攷

列其下作者大都亦因槩見云

容齋隨筆云唐世未知尊孟子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

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其他所引

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信

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

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

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

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

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

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

書袁準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于子願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矣

攷見下條

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竝見漢藝文志注皆云墨翟弟子也

纏子不載漢志而意林引用二條皆與董無心論難語無心

戰國人著書關墨子纏子蓋亦戰國墨之徒也王孫子一篇

見漢志儒家注名巧心劉勰雕龍末所稱王孫巧心即此公

孫尼七十子門人其書兩見漢志一儒家二十八篇一雜家

一篇今意林所引但有公孫文子而無公孫尼不知其儒家

雜家也阮子書名政論魏濟河太守阮武撰姚信書名士緯

筆叢卷三

甲部 經籍會通三

廿 廣雅書局

家也通語十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正部論八卷後漢侍中

王逸撰竝見隋志儒家注中凡注皆梁時目錄有者牟子二

卷後漢太尉牟融撰鄭志同列儒家今載弘明集者非也周

生烈魏人三國志有傳隋志作周生子要論亦見儒家潛夫

中秦子三卷吳秦著撰見隋志雜家傅子梅子一卷中言阮

步兵意林以為晉人或近之隋志作梅子新論附桓魏朗三

卷後漢會稽人見隋志儒家唐子十卷吳唐湯撰見隋志道

家鄒子漢志有三戰國衍夷漢鄒陽據意林所引百餘言不

類戰國或當是陽書也孫氏成敗志三卷吳孫毓撰見隋志

儒家正論下蔣子者魏蔣濟萬機論八卷見雜家譙子者蜀譙周

法訓八卷見儒家鍾會芻蕘論五卷附蔣濟萬機論下嘿記三卷吳

大鴻臚張儉撰新言五卷吳大鴻臚裴元撰析言論三十卷

晉議郎張顯撰竝隋志雜家傅子顯又有古今訓十二卷亦

見雜家正論十九卷正書二十五卷竝袁準撰見儒家蘇子

者七卷晉征北參軍蘇彥撰陸子者十卷晉清河守陸雲撰

竝附道家唐源子下然雜家又有蘇道立言六卷陸澄政論十三

卷不知意林所引果道家雜家也于子十八卷晉于寶撰顧

子十卷晉楊州主簿顧夷撰竝附見儒家志林然吳太常顧

譚有新語十二卷亦稱顧子諸葛子五卷吳太傅諸葛恪撰

見雜家然儒家又有武侯集說二卷亦諸葛也陳子要言十

二卷吳豫章太守陳融撰見法家符子二十卷東晉員外郎

符朗撰見道家惟任奕子未得攷而道家有魏河東太守任

筆叢卷三

甲部 經籍會通三

廿 廣雅書局

嘏撰道論十二卷或字之謬也漢志外竝見隋志

案景廬謂諸書今皆不傳於世此殊失攷諸書非至宋始不傳

自隋世已湮沒攷隋經籍志洪所列三十餘家存者惟魏朗

唐湯蔣濟譙周袁準符朗顧譚任嘏十餘家隋巢一卷明非

公孫尼亦各一卷蓋不過十之三自餘皆梁世所有隋一不

存修史者附見其目列注自明鄭漁仲一槩鈔入不復辨其

有亡大誤後學若馬氏意林所錄自是從仲容子鈔纂出諸

子本書雖亡其引用于子鈔者唐世故在洪雅名博洽然於

諸史藝文志不甚究心故有此誤政與論太平御覽書目同

科

今意林六十家洪所列外尚有一二僻者化清經十卷蔡洪撰

論四卷杜恕撰物理論十六卷楊泉撰竝隋世已亡附見諸子注中又體論四卷亦杜恕撰傅子百二十卷傅玄撰竝隋世尚存者此外有湘東王鴻烈十卷楊偉彖三先生書一卷陸澄缺文十三卷張顯古今訓十一卷盧辯稱謂五卷桓子一卷何子五卷郭子三卷隋世或存或亡今率湮沒無攷大抵唐以前子書僻者略盡此矣

藝文志儒家有董無心一卷注稱難墨子歷朝諸志成有其目宋吳祕嘗爲注釋見通攷晁氏所紀蓋南渡尚存而今不甚傳其言行亦不少槩觀獨馬總意林引纏子云纏子修墨子之業以放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缺一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

筆叢卷三

甲部 經籍會通三

廣雅書局

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子重之右皆纏子中語蓋二人同時纏墨者殘董自尊其放固不足憑余獨慨夫戰國之世釐翟之放大行聲稱積漸至與儒竝以莊周之恣橫其敘道術特冠置於諸家之首而三致意焉自餘咸可例見無心生戰國世獨奮然起闢之計其度越當時詎在漢世仲舒之下蓋孟子與氏後一人而已而後之儒者絕口不道其功鄭漁仲精覈藝文至謂無心爲墨氏弟子免哉余曷能弗詳爲辨也

班氏藝文於戰國諸子亦有不能盡錄者如墨家無纏子而見於意林蓋或出於後世而實戰國之書其偽撰也第今亦亡從攷矣

大四百六十九

原夫藝文之爲志也雖義例仍乎前史實紀述咸本當時任代之書存沒非此無以攷今代之蕃多寡非此無以徵故魏晉迭興盛衰迴絕齊梁接踵貯積懸殊且前入製作世日以寡後人著述世日以增循讀歷朝諸志卷軸筋編靡有同者粵自晉唐而下懿君賢婦亡弗究心考文大典意在斯乎劉知幾史通以爲附贅懸疣雷同一律而大譏隋史之非此疏鹵之譚匪綜核之論卽後漢一書藝文無志而東京一代典籍茫然他可槩矣劉史通論史諸體甚嚴獨論表志甚疏鄭漁仲所以譏之也

筆叢卷三

甲部 經籍會通三

廣雅書局

甚矣前代之畱神典籍也華嶠漢書軼矣然隋得一十七卷存焉唐得三十一卷存焉卽殘闕僻緩之書弗忍棄也隋十七卷蓋重購所致唐顧倍之則承平日久屋壁之下巖石之中有時而出也蕭子雲晉書一百二卷至唐僅得九卷王智深宋書六十一卷至唐僅三十卷千寶晉書止二十卷朱鳳晉書止十四卷皆不知原數寶則散逸亡緒鳳則編緝未成亦錄之弗忍棄也前代于典籍如此後世非直殘缺者不可得見卽全帙以飽蠹魚可勝嘆哉

陸子淵云宋王景文有詩總開嘗借鈔於李伯華家其說詩頗與文公異案景文名質蘇子瞻同時人而此書端臨通攷亦載第卷數不同恐贗作也一友人云嘉靖中籍沒分宜有晏元獻集一部二十餘帙鈔本也主其事者亦博雅之士當時深欲借鈔慮生誘議遂止余聞深爲惜之因記里有元人育嬰圖摹本載元獻跋語幾

大四百七十五

七百言其文甚莊雅而書法殊有晉唐風世但名元獻詩詞罕知其文翰者

張文潛柯山集一百卷余所得卷僅十三蓋鈔合類書以刻非其舊也余嘗於臨安僻巷中見鈔本書一十六帙閱之乃文潛集卷數正同書紙半已漶滅而印記奇古裝飾都雅蓋必名流所藏子孫以鬻市人余目之驚喜時方報謁臬長不持一錢願奚囊有絲羅二匹代羔雁者私計不足償并解所衣烏絲直掇青蜀錦半臂罄歸之其人亦苦於書之不售得直慨然適官中以他事句喚因約明旦余返寓通夕不寐黎明不巾櫛訪之則夜來鄰火延燒此書倏煨燼矣余大悵惋彌月因識此莫博雅君子共訪或更遇云

錢叢卷三 甲部 雜著會通三

五 廣雅書局

南渡以還書多端臨通攷所未載者余所見小說家如西溪叢語癸辛雜識等不下數十種蓋馬氏所據大率本晁陳二家自餘宋末諸人所著或未及行世逐改雖成於元世其時兵革動無緣掇拾今承平日久故漸出人間不得以為偽也永樂中命胡廣王洪等輯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十卷其表文載蟬精傳中蓋古今創見書也惜卷帙繁重未傳云見七條類彙

益陽蔡 芳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

六三九十四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 甲部 經籍會通四

明東越胡應麟撰

古今墳籍梗槩略陳然率綜覈陳編未遑近蹟余九齡入燕往來吳越垂三十載涉歷賓游肆言鄙事時有足存輒綴大都附於簡末後之博雅徵求故實萬一在焉述見聞第四

宋世書千卷不能當唐世百唐世書千卷不能當六朝十六朝書千卷不能當三代一難易之辨也然今世書萬卷亦不能當宋千

魏晉以還藏書家至寡讀南北史但數千卷率載其人傳中至唐書所載稍稍萬卷以上而數萬者尙希宋世驟盛葉石林輩弁山之藏遂至十萬蓋雖本始唐中葉至宋盛行薦紳士

民有力之家但篤好則無不可致往往末世書十卷其直僅可當六朝一至功力難易則六朝之一足以當末世百矣

終宋世書目無十萬者葉嘗自言備見諸家皆不過四萬而甚多猥雜惟宋宣獻獨精其難者已不能盡致則弁山之藏亦僅可三四萬餘皆重複或猥雜也

今欲購書又差易於宋何也經則一十三家注疏選粹於諸方史則二十一代類頒於太學合之便可三千餘卷宋初諸大類書合之又可三千餘卷南渡類書十餘合之又可三千餘

卷唐及勝附則不啻萬卷矣釋藏金陵道藏句曲捐數百金即吾家物稍益神仙小說諸家合之又不下萬卷矣然猶非今所急也今文人所急者先秦諸書詩流所急者盛唐諸書舉

筆叢卷四 甲部 經籍會通四

廣雅書局

子所急者宋世諸書大約數百家弘雅之流稍加博焉錄經之閭者史之支者子之胙者集之副者又無慮數百家悉世所恆有好而且力則無弗至也然而未也過此則絕不易言矣山巖屋壁之藏牧豎之所間值丹鉛星厓之譜方技之所共珍晉梁隱怪之譚好事之所掇拾唐宋浮沈之業遺裔之所世藏往往鈔錄傳摹人所吝愆間有刻本率寡完篇摧殘市肆蠹蝕民家展轉流亡什九煨燼又如朝署典章都邑簿記地多遐僻用絕迂繁仕宦僅攜商賈希嚮諸家悉備此可缺如又如畸流洽客領異拔新時出一編人所未覩非其知曬倘遺何絲凡此數端皆極難致必多方篤好庶幾逢之不然貲鉅程陶權壓梁竇他可力強此未易云

筆叢卷四 甲部 經籍會通四

廣雅書局

今宦塗率以書爲費惟上之人好焉則諸經史類書卷帙叢重者不逾時集矣朝貴達官多有數萬以上者往往猥複相揉芟之不能萬餘精綾錦標連窗委棟朝夕以享羣鼠而異書祕本百無二三蓋殘編短帙筐篋所遺羔雁弗列位高責究者又無暇掇拾之名常有餘而實遠不副也

牛弘之主購書勤矣力矣鄭樵之論求書備矣精矣隋之書籍所以盛絕古今奇章力也漁仲求書之說窮極苦心計鄭藏書必富而通志所載今古混淆靡從攷核甚爲惜之

余自髫歲夙嬰書癖稍長從家大人宦遊諸省徧歷燕吳齊趙魯衛之墟補綴拮据垂三十載近輯山房書目前諸書外自餘所獲纔二萬餘大率窮蒐委巷廣乞名流錄之故家求諸

絕域中間解衣縮食衡慮困心體膚筋骨靡所不憊收集僅
茲至釋道二藏竟以非力所及未能致也

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閩闔也臨安也閩楚
滇黔則余間得其梓秦晉川洛則余時友其人芻蕘歷閱大
槩非四方比矣兩都吳越皆余足跡所歷其賈人世業者往
往識其姓名聊紀梗槩於後

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內舟車輻輳篋篋走趨巨賈所攜故家之
蓄錯出其間故特盛於他處第其直至重諸方所集者每一
當吳中二道遠故也輦下所雕者每一當越中三紙貴故也

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適東南之會文獻之衷三吳七閩典籍
萃焉諸賈多武林龍丘巧於壟斷每闕故家有儲蓄而子姓

筆叢卷四 甲部 經籍會通四

三

廣雅書局采

不才者以術鉤致或就其家獵取之此蓋海內皆然楚蜀交廣便道
所攜間得新異關洛燕秦仕宦囊裝所挾往往寄鬻市中省
試之歲甚可觀也

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帙類書咸會萃焉海內商賈
所資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弗與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
省至者絕寡雖連楹麗棟蒐其奇祕百不二三蓋書之所出
而非所聚也至薦紳博雅勝士韻流好古之稱藉藉海內其
藏蓄當甲諸方矣

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
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
每朔望并下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

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
萃焉書其一也

凡徙非徙其肆也輦肆中所有稅地張幕列架而書置焉若茶
繡錯也日昃復輦歸肆中惟會試則稅民舍於場前月餘試
畢賈歸地可羅雀矣

凡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湧金門之內及弼教坊及清
河坊皆四達衢也省試則間徙於貢院前花朝後數日則徙
於天竺大士誕辰也上巳後月餘則徙於岳墳遊人漸眾也
梵書多鬻於昭慶寺書賈皆僧也自餘委巷之中奇書祕簡
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

筆叢卷四 甲部 經籍會通四

四

廣雅書局采

凡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學前凡姑蘇書肆多在閩門內
外及吳縣前書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余二方皆未嘗入寓
故不能舉其詳他如廣陵晉陵延陵就李吳興皆間值一二
歛中則余未至也

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粵
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
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
之

凡印書永豐綿紙上常山東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
紙為下綿貴其白且堅東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綿厚不
如東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鰓脆刻又舛誘品最下而
直最廉余篋篋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有力者弗屑也

近聞中則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異於常而其堅數倍於昔其邊幅寬廣亦遠勝之價直既廉而卷軸輕省海內利之順昌廢不售矣

餘他省各有產紙余弗能備知大率閩越燕吳所用刷書不出此數者燕中自有一種紙理粗麗質擁腫而最弱久則魚爛尤在順昌下惟燕中刷書則用之

惟滇中紙最堅家君宦滇得張愈光楊用修等集其堅乃與絹素敵而色理疏慢蒼雜遠不如越中高麗蠶絕佳純白滑膩如舒雪如勻粉如鋪玉惟印記用之

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鈔視其偽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直之等定矣

凡本刻者十不當鈔一鈔者十不當宋一三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精粗久近紙之美惡用之緩急為差

凡刻閩中十不當越中七越中七不當吳中五吳中五不當燕中三此以地論即吳越閩燕燕中三不當內府一五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其紙其印其裝為差

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雙印者有單印者雙印與朱必貴重用之凡板漶滅則以初印之本為優凡裝有綾者有錦者有絹者有護以函者有標以號者吳裝最善他處無及焉

筆叢卷四

甲部 經籍會通四

五

廣雅書局景

閩多不裝

有裝印紙刻絕精而十不當凡本一者則不適於用或用而不適於時也有摧殘斷裂而直倍於全者有模糊漶滅而價增於善者必代之所無與地之遠也夫不適於時者遇遇則重不適於用而精焉亦遇也噫

葉少蘊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書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鑄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鑄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譌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譌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此論宋世誠然在今則甚相反蓋當代板本盛行刻者工直重鉅必精加讎校始付梓人即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鈔錄之本往往非讀者所急好事家以備多聞束之高閣而已以故謬誤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書市之中無刻本則鈔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鈔本咸廢不售矣今書貴宋本以無譌字故觀葉氏論則宋之刻本患正在此或今之本譌者不少以非所習不論

筆叢卷四

甲部 經籍會通四

六

廣雅書局景

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欲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蜀本行世甚寡閩本最下諸方與宋世同葉以閩本多就而不精今杭本雕刻時義亦用白楊木他方或以烏柏板皆易就之故也

凡本刻者十不當鈔一鈔者十不當宋一三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精粗久近紙之美惡用之緩急為差

葉少總云世言雕板始自馮道此不然但監本始馮道耳柳玘
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膏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
有之陸子淵豫章漫鈔引揮塵錄云母昭裔貧時嘗借文選
不得發憤云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
其言子淵以為與馮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玘後也載閩
陸河汾燕間錄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
遺經悉令雕板此印書之始據斯說則印書實自隋朝始又
在柳玘先不特先馮道母昭裔也第尚有可疑者隋世既有
雕本矣唐文皇胡不擴其遺制廣刻諸書復盡選五品以上
子弟入弘文館鈔書何邪余意隋世所雕特淨屠經像蓋六
朝崇奉釋教致然未及槩雕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後始漸以

筆叢卷四 甲部 經籍會通四 七 廣雅書局採

其法雕刻諸書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於今而極矣活板始宋畢昇

以葉泥為之見沈氏筆談十八卷其詳

編綜前論則雕本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此
余參酌諸家確然可信者也然宋盛時刻本尚希蘇長公李
氏山房記謂國初薦紳卽史漢二書不人有揮塵錄謂當時
仕宦多傳錄諸書他可見矣

今世欲急於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筆談云板印書籍
唐人尙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板本
慶麻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
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
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

大四百七十五

為一板待就火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案其面則字平如
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千百本則極為神速
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
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
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
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
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
與藥相黏不可取不若播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
印自落不沾汚昇死後藥印為其羣從所得至寶藏之右
俱筆談所載今無以葉泥為之者惟用木稱活字云

筆叢卷四 甲部 經籍會通四 八 廣雅書局採

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書籍是已三代漆
文竹簡冗重艱難不可名狀秦漢以還浸知鈔錄楮墨之功
簡約輕省數倍前矣然自漢至唐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紙
表裏常兼數番且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綉閱展舒甚為煩
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至唐末宋初鈔錄一變而為印纂卷
軸一變而為書冊易成難毀節便藏四善具焉迺而上之
至於漆書竹簡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士生三代後此類未
為不厚幸也又前代篆隸與今楷書工亦有難易也

洪景盧云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
蕩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
種其綱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能具錄以今攷
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此論未然太平御覽蓋因襲唐諸類

大四百七十五

書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仍其前引書目非必宋初盡存也亦有宋世不存而近時往往迭出者又以鈔拾類書得之此皆余所自驗故知之最真洪以博洽名而早列清華或未曉此曲折諸家亦鮮論及漫爾識之

博洽必資記誦記誦必藉詩書然率有富於青細而貧於問學勤於訪輯而怠於鑽研者好事家如宋秦田等氏弗論唐李鄴侯何如人天才絕世插架三萬而史無稱不若賈耽輩之多識也揚雄杜甫詩賦咸徵博極而不聞蓄書雄猶校讎天祿甫僻居草堂拾橡粟何書可讀當是幼時父祖遺編長笥胸腹耳至家無尺楮藉他人書史成名者甚眾技累世之藏而弗能讀散爲烏有者又比比皆然可嘆也若劉氏父子張陸諸人庶幾兼之矣

筆叢卷四

甲部 經籍會通四

九

廣雅書局宋

畫家有賞鑒有好事藏書亦有二家列架連窗牙標錦軸務爲觀美觸手如新好事家類也枕席經史沈涵青細卻掃閉閣蠹魚歲月賞鑒家類也至收羅宋刻一卷數金列於圖繪者雅尙可耳豈所謂藏書哉

陸文裕深著史通會要辨論甚該獨謂經籍不必志於義未盡經籍朝廷之大典累朝人主無不究心豈容無志但作史者當專記本朝所有前人亡逸則宜闕之四代史俱有志餘不然者六朝五季偏閏動勦魏遼金元夷狄僭竊不事詩書故應爾爾可爲法哉

鄭漁仲曰古之書籍有上世所無而出於今民間者古文尙書

大四百六十一

音唐世至宋朝竝無今出於漳州之吳氏陸機正訓隋唐二志竝無而今出於荊州之田氏三墳自是一種古書至熙豐間始出於野堂村校案漳州吳氏書目算術一家有數件古書皆三館四庫所無者臣已收入求書類矣又師春二卷甘氏星經二卷漢官典義十卷京房易鈔一卷今世之所傳者皆出吳氏應知古書散落人間者不勝計求之未至耳案漁仲之言其意甚美然三墳自是毛漸僞作師春是宋人集左傳卜筮事爲之甘氏星經要亦天官家後人所補正訓自是辛德源作宋人因其目補之而謬題以陸機蓋藏書者好事之過務多得以侈異聞而僞者得乘隙欺之不可不辨

筆叢卷四

甲部 經籍會通四

十

廣雅書局宋

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一卽類以求二類類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謂曲盡求書之道非沈涵典籍者不能知然可籍以求唐宋以下之書秦漢而上亦難致也今唐人書亦難得宋元差足訪求

中和堂隨筆云隋煬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辭迄大業共五千卷此恐未然自六朝文選摩過五百卷者非必當時選擇之嚴實以文字尙希故也至唐許敬宗文館詞林一千卷可謂古今極盛宋文苑英華加以唐二代文亦不能過千卷隋煬以前何得如許之多唐類書惟孟利貞碧玉芳林四千五十卷類書事迹本繁非文章比然余猶疑非一人所辦舊唐孟書止四百五十卷蓋鄭氏通志之誤今世南所

大四百九十三

選不見諸藝文志中大率紀載之謬也

胡鴻臚侍聖談云近代士大夫積書之富莫過於尤延之嗜書之篤亦莫過於尤延之嘗謂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余博雅雖遠不及延之而亦酷有嗜書之癖三世之積書頗不少辛未之夏不戒於火皆為煨燼迄今勤搜徧括尚未半於舊藏關中非無積書之家往往束置度閣以飽蠹魚既不假人又不觸目至界之窻下以代薪薪余每自恨蠹魚之不若也鴻臚關中人此論積書莫過尤延之蓋尚循世俗之見而所自稱嗜書之篤至發嘆蠹魚亦足占雅尚矣且吾家故事也因錄於此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率公晨夕所繙閱者

筆叢卷四

甲部 經籍台通四

二 廣雅書局

雖累數十年皆完好若未觸手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開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啟卷必先視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然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謹誌之又趙子昂書跋曰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

隨聞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右二公之言真謂先得我心非良工勝流未易識也因竝錄此以貽世之同余好於涑水語見梁溪漫志趙語蓋祖述之見楊用修集中

國初之博學者無如宋文憲且該通內典自云青蘿山房有書萬餘卷蓋勝國兵火致書故不易也文憲於諸史百家靡不淹貫至蠹魚草木脛說稗官似不甚究心昔茂先景純竝以名世此學恐未可全棄也

成弘間館閣鉅公頗尚該洽北地諸君嗣起一切掃除詩文之盛光絕前後而博雅之風稍稍淪謝矣中間惟王子衡蕞經術何子元治子史楊用修特號多聞云多宋元祕籍第不知他書若何陸子淵最為好古江東藏書目類例可見惜卷軸

筆叢卷四

甲部 經籍台通四

三 廣雅書局

無從攷也

嘉隆間馮汝言輯詩紀甚精詳時李伯華號畜書人有談者馮笑曰是嘗假吾書八部今未歸也陳晦伯亦嘉隆間人所為正楊殊博覈可觀

王長公小西館在弇州園涼風堂後藏書凡三萬卷二典不與構藏經閣貯焉爾雅樓皮宋刻書皆絕精余每讀九友歌輒泠然作天際真人想

次公亦多宋梓一日燕汪司馬盡出堂中并諸古帖畫卷列左右坐客應接不暇司馬謂此山陰道上行也司馬公尤好古彙刻墳雅諸書今盛傳於世云

鄴下宗正灌父最蓄書饒著述賓客傾四方嘗餉余祕籍數種

并五言八韻寄余余時尚十五六今廿載餘不能萬一副也頃聞已逝因錄其詩志余感云北郡詞林冠中陽苑英斯人誰繼美之子獨成名氣投香山秀才如微水清鑿然同謝朓遠矣遺陰終時麗風應遠沈冥思更精建安郡用數大麻詎堪評著作千秋事流傳四海情吾慙下里調焉敢應同聲

黎准敬博雅好古嘗罄秘書俸入刻劉夢得集中多是正較他傳本為精余有元人陳君采柳文肅二集黎過澗水竝攜去約刻成寄余余以二集刻本漶滅因舉贈俾完此舉不三載惟敬下世遂并二書失之

龍丘童子鳴家藏書二萬五千卷余嘗得其目頗多祕帙而猥雜亦十三四至諸大類書則盡缺焉蓋當時未有雕本而鈔帙故非韋布所辦且亦不易遇也

筆叢卷四

甲部 經籍會通四

三

廣雅書局

里中友人祝鳴皋東髮與余同志書無弗窺每燕中朔望日拉余往書市競錄所無賣文錢悉輸賈人諸子啼號凍餒罔顧惜年僅四十而夭每念輒損神也

右四君俱余生平同志余篋笈所藏往往與互易者今相率游岱故稍記其略以識余懷自餘交親中雅尚甚眾幸俱健七箸未敢槩及云

國朝開基紹統大綱萬目靡不度越前朝至表章六籍統壹聖真則巍然上揖夏商均周而四漢唐以降無足云也惟是儲畜一端前代英君哲嗣往往係心似亦在文之世不容後者國初高皇帝首命頒刻六經繼之文皇帝躬修永樂大典草創之晨勤思載籍尙爾矧今日綦隆之極邪近年楚試發策

大四百七十八

以蒐集遺書為問一時雅士多躐其言竊惟我國家汛逐腥臚肇建區宇文明之象際地極天中祕所畜簡編固應倍厯往昔重以累朝史局鴻鉅肩摩詎乏劉班王雋等輩而說文一錄尙似缺如是真有待於今日也況今雕本盛行異書迭出較之漢唐難易萬萬相懸誠略做前史求書遺意稍示向方事半昔人功必百之俟以三年之力盡括四海之藏然後大出石渠東觀累葉祕書分命儒臣編摩論次勒成一代弘文之典俾百世後知皇朝儲蓄之富冠古絕今實宇宙之極觀生人之殊際也時不可失芹曝之念恆眷眷於斯云

筆叢卷四

甲部 經籍會通四

四

廣雅書局

歐陽永叔集古錄序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疆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纏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

大四百七十五

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子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筆叢卷四

甲部 經籍會通四

五 廣雅書局

蘇子瞻李氏山房記略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斲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斲取之而不竭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

大五百一十三

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者之於書多而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讀書於廬山白石巷之僧舍藏書凡九千餘卷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嚙其膏味以發於文詞見於行事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筆叢卷四

甲部 經籍會通四

六 廣雅書局

右歐蘇二文皆關涉經籍故錄之永叔謂好而能一則力雖不足猶能致之余竊有深味焉而猶惜公之不以金石之好聚於墳典也子瞻所論較之今則書愈易求而讀者愈寡矣李易安金石錄後序云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德甫在太學每月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畱宿計無所得卷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卽日勘校裝輯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

大四百九十九

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刊
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虜犯京師既長物
不能盡載乃先棄書之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
已又棄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尙十五
車連艦渡淮江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
吏部所存書一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
所謂連艦渡江者又散爲雲烟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
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幅泊鼎彝十數歸然獨存庚
戌春官軍收板卒悉取去入李將軍家轟然者十失五六猶
有五七篋挈家寓越城一夕爲盜穴壁負五篋去盡爲吳說
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冊數種忽閱此書如見

筆叢卷四 甲部 經籍會通四

七 廣雅書局宋

故人因記始末焉時紹興四年也

右李氏夫婦雅尙具見篇中始余以明誠所癖金石而已讀此
乃知其於書無弗聚而亦無弗讀也亡軼之餘尙存萬卷則
當其盛時又何如邪李於文稍愧雅馴第其好而能專專而
能博博而能讀殆有過於歐蘇兩公所謂者因頗采摭其語
著於篇

胡應麟曰夫書好而弗力猶亡好也故錄廬陵集古序夫書聚
而弗讀猶無聚也故錄眉山藏書記夫書好而聚聚而必散
勢也曲士譚之達人齊之益愈見聚者之弗可亡讀也故錄
易安金石志終焉

大四百八十四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

筆叢卷四 甲部 經籍會通四

六 廣雅書局宋

益陽蔡 芳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大四百

丹鉛新錄引

少室山房筆叢續甲部 凡八卷

楊子用脩拮据墳典摘抉隱微白首丹鉛厥功偉矣今所撰諸書盛行海內大而穹宇細入肖翹耳目八埏靡不該綜卽惠施黃繚之辯未足侈也然而世之學士咸有異同若以得失瑜瑕僅足相補何以故哉余嘗竊窺楊子之癖大槩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論太果太高則迂惟之情合故有於前人之說淺也鑿而深之明也汨而晦之太果則滅裂之覺開故有於前人之說疑也驟而信之是也驟而非之至剽斂陳言盾矛故帙世人率以訾楊子則又非也楊子蚤歲成漢罕攜載籍細諸腹藹千慮而一勢則宜然以余讀楊子遺文卽前修往哲隻字中窾咸極表章而屑屑是也瞻伯曰楊子之言間多蕪翳當由傳錄偶乏蓋臣鄙人於楊子業忻慕爲執鞭輒於佔俾之暇稍爲是正獲天蠡海亡當大方異日者求忠臣於楊子之門或爲余屈其一指也夫庚寅人日識

筆叢卷五

續甲部 丹鉛新錄引

廣雅書局

丹鉛新錄引

少室山房筆叢卷五

續甲部 丹鉛新錄一

明東越胡應麟撰

丹鉛錄序

王融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督觀皆卽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慎執鞭古昔頗合軌葛王自束髮以來手所鈔集帙成踰百卷計越千其有意見偶所發明聊擇其菁華百分以爲丹鉛四錄云

南史齊王融字元長少有雋才三十內卽覬覦公輔武帝崩欲擁立竟陵王不遂伏法余始讀用脩序每疑融早年盛氣功名旋爲鬱林誅僅二十七安得言老然猶未敢以用脩爲誤及讀王筠傳自序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督觀皆卽疏記後重省覽權輿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再鈔子史諸集皆一徧大小百餘卷以備遺忘云云乃知楊以元禮爲元長此丹鉛開卷錯處非記憶之譌則傳錄之舛第或致誤後學故謹識之後倣此

史稱筠卒時六十九平生著述一官爲一集凡百卷云

五行

洪範五行兆於龍馬之圖列於禹箕之書揭胡據中土黃冠詩愚氓乃臆撰陰符厚誣軒帝名之曰五賊噫經以符名旣已異矣符以陰名抑增異矣天其可以名賊乎人其可以見賊乎見賊其可以昌乎非寇謙之孽徒妖黨其孰爲此言乎有聖王出

筆叢卷五

續甲部 丹鉛新錄一

廣雅書局

曷不以造言亂民之刑誅之而世號傳統繼聖之儒乃取而注之噫老亭之門何其無忠臣矣乎

案陰符已見國策蘇秦讀之以說諸侯取相印其文固非秦

漢以後唐褚遂良嘗奉勅寫一百本至李筌始贖託軒后以

欺人謂傳謙之者筌敘云兩六代前固未聞也考亭語錄曰

陰符經稱黃帝聖賢文自平正御無蹊蹊如許噫斯言也可

以蔽陰符之得失矣取而注之者誰耶蓋考亭嘗注參同用

脩誤憶為陰符故因黃氏日鈔而有斯說匪實錄也列有說符符班志有秦階六符柳子厚有貞符符者合也豈道家符水之符耶

黃東發云經以符言既異矣符以陰言愈異矣首云觀天之

道執天之行盡矣天之道可觀天之行其可執耶謂五行為

筆叢卷五

精甲部 丹鉛新錄一

一 廣雅書局景

五賊謂三才為三盜五行豈可言賊三才豈可言盜又曰天

有五賊見之者昌三盜既宜三才既安賊豈所以為昌盜豈

所以為安至若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此本老

聃可道非道之說後世有偽為道書者曰常清淨經有偽為

佛書者曰般若經千變萬化皆不出反常一語初非異事乃

雷同語耳言用兵而不能明其所以用兵言修煉而不能明

其所以修煉言鬼神而不能明其所以鬼神蓋異端之士撥

拾異說而本無所定見者豈此其所以為陰符歟唐永徽五

年嘗勅褚遂良寫一百二十卷不知果然否近世大儒亦加

品題則事之不可曉者右見黃氏日鈔用脩全襲其語黃以

近世大儒亦加品題未嘗謂注解也凡先秦文字名目如聖

賢仁義之類皆與儒書不同無論異端即史子居然可見今欲以儒家槩之彼其能輪鼎哉

又

陰符經之文李筌偽作或信以為黃帝無目者也其文尚不能

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波冢之萬一而以為軒轅有目者如

是乎

此書過韜略遠甚以擬素問波冢則奇險有加而質質稍異

大槩戰國先秦之作非因非漢高似孫執以為黃帝楊用脩

執以為李筌皆鬚髻之見不必深辨

又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惟吳武陵上韓舍人

筆叢卷五

精甲部 丹鉛新錄一

三 廣雅書局景

有禽之制在氣一語梁肅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一語馮用之

機論權論兩引之此外絕無及之者

噫一陰符耳俄以為六代俄以為唐人又俄以為後漢何無

定見如此蓋既心喜日鈔之說則曰謙之又得五勝之說則

曰李筌又得吳武陵輩之文則曰東京惟務博好奇故隨所

見筆之不忍舍然後後人何所適從哉

東京末諸書今行世者如吳越春秋論衡潛夫桓譚應劭等

作其文皆弱猥繁冗與西京氣骨絕殊用脩願以陰符出其

時胡大弗類也或以陰符不見藝文志似非先秦此則有說

素問靈樞皆漢志所無而王冰以即內經迄今無復異論者

信其文非先秦弗能也漢藝文志兵書稱黃帝風后不下十

餘種安知非先秦遺製後世易名以爲陰符乎余嘗謂鬼谷

卽儀秦越絕卽子胥陰符蓋亦當爾惜戰國不知何名耳詳九

流緒論四部
正譌二書

楊謂唐人惟三子引用陰符此外絕無及之者案高似孫子

略載皮日休陸龜蒙各有讀陰符詩皮云三百八十言出自

伊耆氏中引其語甚詳陸亦五言長古用脩似未觀子略也

今類刻百川學海中

又杜哭鄭司戶蘇少監云從容詢舊學慘淡閱陰符

又錢起詩有仙籙滿牀閒不厭陰符在匣老羞看之句見鼓吹

連山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

筆叢卷五 續甲部 丹鉛新錄一

四 廣雅書局

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

山歸藏則僞作取賞者耳

右二書據孔安國語周末已亡此桓君山昧論或東漢人僞

作者耳用脩何遽信之劉炫隋世嘗僞作連山以取賞非歸

藏也

考隋志有歸藏二卷稱子夏傳或以爲杜鄴子夏非卜商也

案鄴西漢末人與杜欽同時俱字子夏君山所謂歸藏必鄴

所撰東京收合新莽燼餘誤其字爲卜商故太卜藏之而桓

不考耳第連山終不可知也

語林

語林曰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虛懷欲

往王右軍駐之云云支遂止

此世說所記考六朝惟裴啟處有語林宋世已亡楊何從見

之當誤憶唐語林也六朝雜說有會林對林見隋志又類林

辨林笑林見通志今率不存

老子

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蓋述而不作

又案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

矣老子述而不作此亦其一證也

案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容成一十四篇房中類又有容成

二十篇蓋戰國本有此書第伯陽所說則未必此也用脩以

證其而不作之語故曲信之說者又有以彭爲彭祖者彭述

筆叢卷五 甲部 丹鉛新錄一

五 廣雅書局

而不作將何據哉

文子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

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洗垢索瘢曲爲

譏評但知其出於經則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

柳河東謂文子乃後人聚斂而成蓋書本秦漢人撰而六朝

唐人如李暹徐靈府等皆潤益之其書雜取經子諸家語以

解道德經凡稱老子者皆假借之詞楊反謂漢儒取入禮記非

也

漢書注

辭瓚注漢書引汲郡古文云晉武公滅荷以賜大夫原氏黯是

為荀叔又引翟章救鄭次於南屈又引梁惠王發逢忌之數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案此數條今汲冢書不載則今之汲冢書非發冢所得明矣汲冢書古之逸周書也

汲冢古文者通逸周書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言之以皆出於汲冢故也此三條竹書紀年體謂之逸周書非也

考竹書紀年桓王十三年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摩氏黯是為持叔顯王四年發逢忌之數以賜民此王指周天子凡年皆繫之無

繫諸侯者紀年體例自明

慎觀王元年翟章帥師救皮氏圍疾西風築右漢書注三事

今紀年並存第小異耳用脩但見逸周書而未見紀年故以

為不載非也漢書注蓋六朝人撰者所引明曰汲冢古文而非發冢何也

筆叢卷五

續甲部 丹翁新錄一

六 廣雅書局

逸周書序

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發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

武帝紀咸寧五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家太康及安釐並楊誤

公孫龍

史記載公孫龍為孔子弟子其論白馬非馬亦自附於仲尼楚人亡弓之說

周有兩公孫龍一春秋仲尼門人一戰國平原辯士據孔穿

誦公孫龍者仲尼六世孫也而與洙泗門人相值此其誤不

辯自明楊徒以姓名強合則顏回即美帥毛遂果編氓曾參

實殺人秋胡皆戲婦耶

夏侯湛

夏侯湛樂毅論以為近王者之師王通亦取其說過矣

以太初為孝若當是傳刻之譌此論余有辨見別編

姑息

檀弓云細人愛人以姑息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案尸子紂棄犁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尸子宋世已不傳通引皆得之類書者

考可證凡用脩所

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二語相對甚明如楊說上

言細人下復言小兒婦女何其複也

秦子符子麟案下二條楊益得之御覽者考御覽所引尙限二書之目並載隋志中

秦子曰玉壺必求其所以盛于將必求其所以斷無盛之厄雖

赤瓊碧璫無貴也不斷之劍雖合影承光無取也符子曰太公

筆叢卷五

續甲部 丹翁新錄一

七 廣雅書局

涓釣於隱溪蹠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

處石皆若曰其跼觸崖若路二子之姓名罕知况見其書乎馬

總意林亦不載今錄其二條

案馬總意林有秦子用脩所引尙存何云不載也秦子名晉

其書隋世已亡符子名朗傳見晉史

王長公云符子今收道藏中余嘗讀之豈僻人僻書也符堅

載記後有朗傳麟案符子隋志列道家稱二十卷今載藏經

恐非其全詩家所用變童承唾即朗事也楊益未讀道藏其

曰意林不載則今之節本八十家者非馬氏本書也秦漢間

子書自有僻甚者如纏子之類余詳考列經籍會通九流緒

論二書

天三百九十五

宋史

宋史為卷六百文百萬言又議論多而成功少見宋史表

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元人進史表云論建多而成效少今

俱誤與楊語同

古書不知名考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為嚴助作漢有
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誰著考後漢注始知
博物記為唐蒙作水經引南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稽含南方
草木狀始知陸賈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攷焉未
可遽付之不知也

案嚴助唐蒙陸賈俱西京人楊所引之書班志並無其目且

筆叢卷五

雜中部 丹鉛新錄一

八

廣雅釋名

其體非西京所有蓋如神異經十洲記之屬大抵六朝賈作
者此種自是一家學問若阮孝緒馬端臨諸人庶得其要領
用脩故未了然難罄論也隋志有張公維記注云似博物志
而廣記引博物記有魏宮人事蓋漢注即引此書

相貝經乃朱仲上嚴助者諸書罕載僅見緯略云師曠有禽
經浮丘公有鶴經雖相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蟲魚有
龜經魚經唯朱仲所傳貝經惟奇今錄於此朱仲受經於琴
高嚴助為會稽太守仲遺之以徑尺之貝并致貝經曰皇帝
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祕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
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
綬貝黑文黃蓋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清氣障霞伏蛆

大四百三十五

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又下此者鵲喙蟬脊以

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尋穆王
得其殼懸於觀秦穆公以遺燕嬴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
南海貝如珠礫或白皎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竄
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
唇點齒有赤皎是也雖貝使病瘧黑鼻無皮是也嚼貝使胎
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
熾內殼赤絡是也營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唇赤鼻是也
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唇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
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此文奇甚故錄之楊以為嚴作謬矣

筆叢卷五

雜中部 丹鉛新錄一

九

廣雅釋名

初學記蟲魚類無貝屬寶玉類亦無之考藝文類聚乃有之
不列於蟲魚而列於寶玉其朱仲一篇正與緯略大同用脩
蓋記憶藝文為初學也

楊方

漢書趙睦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世所行方
耶睦耶

案隋唐諸志楊方所撰名吳越春秋削繁南渡尚存見通考
蓋以睦所撰太繁故芟削之若劉孝標九州春秋鈔之類耳
夫東京六代文體迥異即二書並行豈能惑具眼哉方所撰
又有五經鉤沈亦見諸書目中
不借

大四百一十五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屨也言價賤不須借也

陸詩穿林雙不借楊作遊山誤見瀛奎律髓山巖類又履亦名不借

母昭裔

母昭裔孟蜀時人其子母嬰藏書最富云云

母昭裔孟蜀人少寒微借文選不得發憤曰吾他日貴當鏤

板行之卒如其言母嬰開元時人與校祕書有羣書四六行

世見唐藝文志甚明今以嬰為昭裔子豈開元後於五代耶

史無藏書最富之文蓋以校書誤記耳

王起陰符非王起注已辨正楊惟魯門二字今見穆天子傳非八駿名雲溪友議誤也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蟬飛鼠斷猿狼蝨噬鶴

筆叢卷五

續中節 丹鉛新錄一

唐雅非鳥界

書要食虎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王起唐貞觀時人博

學有聲太宗嘗換字試之起曰臣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

圖中數字耳

案王起中唐後人屢典文柄為一時儒宗武宗嘗戲製矜方

二字以試之起曰三教書中臣所不識者惟周穆王傳穆罔

二字耳見唐詩紀事又一雜說述起語作八駿圖與楊所引同惟

楊以起為貞觀時人又以字為太宗所換則大誤也

灰釘

李商隱露布飛走之期既絕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小說謂灰釘

用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近燕泉何子元

餘冬緒錄中證其非謂是曹爽在獄中乞棺釘與灰於司馬懿

事其事本不解也

案王凌傳請灰釘於司馬懿懿即送與之凌因自殺此云曹

爽用脩之誤蓋因爽禁獄乞食於懿懿送鹹豉大豆等物遂

憶為凌也何餘冬錄先出於楊此楊引誤何正指王凌耳

替馬胡兒

宋柳如京詩鳴駝直上一千丈天靜無風聲正乾碧眼胡兒二

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好事者多圖於屏障間

唐李益詩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裏征人三

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柳詩全做此格易其語耳然唐宋界

限斬然又李回樂峰前一絕本不勝此唐人競繪為圖而此

首不問如京偷其格用之乃特為好事玩賞固宋人易欺亦

筆叢卷五

續中節 丹鉛新錄一

唐雅非鳥界

詩有遇不遇哉即此二絕唐人何等自然宋人何等費力作詩三昧可見然柳詩亦自佳

唐人好畫替馬於屏花間詞云細草平沙替馬小是也又曲名

梁州伊州其後卒有祿山吐蕃之亂宋人愛圖鳴駝胡兒卒有

金元之禍元曲有入破急煞之名未幾而亂

凡一代氣運盛衰率有先兆用脩之說未為無理第所引三

事殊不類花間詞出晚唐其時祿山已誅吐蕃垂絕矣宋人

圖鳴駝胡兒諸畫譜無灼灼者是圖不盛行於宋可知入破

乃唐曲調非元人也前人已嘗論之

詩話總龜雅什門載柳彥塗塞上云鳴駝直上幾千尺云云

楊作鳴駝又作一千丈並誤第云好事者畫為圖蓋亦宋初

一時事以金元為應亦遠矣

少室山房筆叢卷五

筆叢卷五

續甲部 丹鉛新錄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十一 廣雅書局

明東越胡應麟撰

鍾離權

仙家稱鍾離先生者唐人鍾離權也與呂岳同時韓淵泉選唐詩絕句卷末有鍾離一首可證也近世俗人稱漢鍾離蓋因杜子美元日詩有近聞韋氏妹遠在漢鍾離流傳之誤遂附會以鍾離權為漢將鍾離昧矣可發一笑也

用脩所解鍾離大可笑案宣和書譜神仙鍾離先生不知何時人自謂生於漢呂洞賓於先生執弟子禮其狀虬髯蓬鬚雙髻自稱天下都散漢則漢鍾離之名實出此而用脩以杜陵詩誤之其可笑有如此者夫漢鍾離地名而以爲神仙則

筆叢卷六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二 廣雅書局

韋氏妹即何仙姑耶漫書此發讀者一大噱

神仙通鑑鍾離傳以爲生漢時仕至諫議大夫又仕晉爲大將軍皆附會也蓋諫議附會鍾離意大將則附會鍾離昧耳又有神仙鍾離簡亦漢人又元人慶壽詞明稱漢鍾離豈皆本杜詩耶

塗廩

戰國處士謂舜塗廩浚井遭坑焚而不死列女傳又言二女教之是以舜爲左慈劉根而二女爲李全之婦劉綱之妻也案左慈劉根皆以幻術聞劉綱妻則傳奇所謂樊夫人唐人以為女仙者獨李全宋大盜其妻楊妙真者楊安兒妹有勇力能用矛與全同爲宋忠十數載後全死新塘楊集羣下謂

曰三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已矣宋史全傳紀錄甚詳齊東野語始末尤備悉不言其有道術楊氏與劉綱妻並舉以證塗廩之謬殊不倫豈堯女亦劍仙耶

劉根妻亦稱仙女唐小說太白救張尊言事坐中數婦人一自云根妻用脩胡不并及之 詳太平廣記

大麓

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於荒險之地而以狂風禳塵試其命何異於茅山道士之鬪法哉孟子言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亦黃冠之章醮巫覡之降神乎

鬼方

高宗伐鬼方之事惟見於易鬼方極遠之國即莫靡之屬也蒼頡篇曰鬼之爲言遠也世本黃帝娶於鬼方氏漢匡衡疏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湯時鬼方已內屬於式圖之中而復叛於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又西羌傳曰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書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其證也竹書紀年周王伐西落鬼戎鬼方事見竹書高宗三十四年伐鬼方次於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甚明鬼戎之語絕無所出史稱陸終氏娶於鬼方生六子即昆吾大彭五霸迭王者見鄭氏通志略所引楊云黃帝未知何所據也鬼方前輩有以爲楚者以楚俗尚巫故謂鬼方竹書伐鬼方之上有次荆之文則此說宜

可證楊云極遠恐未然又一說以卽貴州黔中然秦始皇置黔
中周世何能至此蓋當時楚地亦極爲蠻落春秋始會盟中
國耳以東方爲楚見
蔡介夫彙引

女媧

舊唐書天寶十一載六月閩鄉縣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
至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上有巨石
雙柳萬年後靈異如此補天之說亦或不誣

補天之說五尺童子皆知之古聖賢遺迹自有靈異者如孔
堂絲竹之音闕里荆棘之闕亦可證其生前乎案女媧又有
持雙鯉專見酉陽雜俎使用脩憶此將益信補天之說矣
義帝

筆叢卷六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二

三 廣雅書局采

項羽立楚懷王孫心爲帝以從民望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義
父義子之稱其放弑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
案立心者項梁非羽意也當時固以爲楚懷王至義帝則羽
既稱霸尊之云爾楊以在如約之前大譌夫孟子固言義之
於君臣也莊周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二子以義
言君臣亦主於放弑乎

鹽澤醋溝

唐岑參詩雁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鹽澤人皆知之醋
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此言以掩後人耳
考關朔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爲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
在中牟鹽澤見漢書

鹽澤見穆天子傳戊子天子至於鹽註云鹽池也今在河
東解縣及竹書紀年王觀於鹽澤是也漢書遠出其後且醋
溝方但言未知未嘗自以爲知也用脩逆探識之得無以已
度人乎

茶訣

陸龜蒙自云嗜茶作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自注云茶經
陸季疵撰底卽陸羽也羽字鴻漸季疵或其別字
羽一名疾字季疵非季疵也見本傳又見皮
日休文
天魔隊

宣和畫譜拂林圖蓋如唐人胡旋舞元末天魔隊耳

天魔舞亦唐時樂王建宮詞十六天魔舞袖長不始元末也

張俊張浚二人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
飛冤死後高宗納大學士程宏圖之奏昭雪光復浚與參贊陳
俊卿悲感歎服浚爲都督俊爲樞密劉豫遣子麟姪覘合兵七
十萬犯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
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章穎所著
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爲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爲浚之
短不知受誣干載如此陳白沙詩秦傾武穆因張浚獨取劉璋
病孔明蓋言二事皆涉厚誣也舉世懵然失於不致余故詳著
以見賢者之不可厚誣攷古之不可不精議論之不可輕立而
益歎今人之不知學也麟案用脩沾沾此解若以辨二張爲獲
一眞珠船者可大爲捧腹也第浚亦有

筆叢卷六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二

四 廣雅書局采

與秦檜同陷岳飛者張俊也後因龐瓊之軍與岳異同久矣
全無關涉者故本傳自明楊不攷

陳詩秦傾武穆緣張俊非浚字其結句云萬古此冤誰洗得
老夫無計挽東瀛蓋以武穆孔明為被冤非楊所見也崔子鍾頤

握槩

胡祭酒儼以角詩陳思王製其詞云為君難為臣難又難案
事物紀原文獻通考皆無說恐胡公之言亦俚俗傳耳未足信
也又如握槩世以子建製及闕洪氏講雙云謂握槩起陳思者
非乃知史傳不載皆俗談不足信也

筆叢卷六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二

五

廣雅書局聚

少時讀一雜說記陳思所製云為君難為臣亦難又難凡
今角聲將闕有嗚嗚之韻者皆難字曳聲也胡公說或本此

楊諸無所出恐未然推以陳思製則誠可笑云

握槩續事始謂陳思製高承事物紀原同非不見典故者也
惟洪遵譜雙謂考之北史胡王之弟為握槩之戲而不詳其

始末讀北史四夷傳絕無此說後閱藝術類蔣少游傳始得
之并記於左傳云胡王有弟一人犯罪下獄將殺之弟從獄

中上此戲意以孤則易亡也元魏流入中華宣武後大行於
世據此則握槩入中國正齊梁間三國時迴未聞洪以中華

始創或自陳思不然也陳思窘於子桓以煮豆獲生事固有
相類者後人因傳之又子桓亦魏文耳果陳思製胡集中絕

不言及耶

又北史吐谷渾酋阿豺命母弟慕利延取箭一枝折之更命
取箭十九雙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單者易折眾者難
摧汝曹知之此亦握槩之意並六朝時

洪以握槩長行波羅雙陸四名為一恐未然唐人小說云近
有長行之戲生於握槩變於雙陸則握槩名當最先雙陸次
之長行最後也劉禹錫觀博云主人陳握槩之器於廡下有
博齒其製用骨齒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日月視
其轉止依以爭道案劉以投子為博齒其名甚新并識之

象經

世傳象棋為周武帝製案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經成殿上
集百寮講說隋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

筆叢卷六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二

六

廣雅書局聚

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
之象意者以兵機孤虛衝破寓於局間決非今之象戲車馬之
類也若如今之象戲甚夫牧豎俄頃可解豈煩文人之注百寮
之講哉

案象經之製載太平御覽甚詳用脩似未覩也今象棋唐世
亦已有之見廣記岑順下意周武所制不行於時唐世所行
自是今象戲耳

周武所造象戲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陰陽四曰時令五
曰算數六曰律呂七曰八卦八曰忠孝九曰君臣十曰文武
十一曰禮儀十二曰御覽缺此二字與今俗象戲迥不同亦無楊所

謂孤虛衝破也

事物紀原引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云足下燕則鬪象棋
疑戰國時已有此御覽不引而以周武所造當之亦疏略然
古戲如圍彈博之屬魏晉史書并詞人題咏亡弗具獨象
戲絕無聞僅唐玄惟錄足徵余已詳載莊岳委談今閱紀原
亦載茲第玄惟本據當時戲劇作此玩世若毛穎草華耳紀
原遂以真古冢物又夢中說夢也

古所謂象戲者如易象之象耳周武天日月星皆取譬之義
玄惟錄所言金象將軍蓋以戲名詭撰中但有車馬卒將等
絕無象也今有象當起於宋世又因棋名而增設之非前代
命名之意矣

筆叢卷六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二

七 戲圖

司馬溫公七國棋例云雖名象戲而無象及車者車即將及
偏裨所乘象不可用於中國故也溫公蓋以當時象戲有象
及車故為此說而不知古名象戲以取象之義本無象也宋
世棋有象即溫公語可徵蓋與今大略同矣

晁無咎廣象戲圖序云象戲戲兵也黃帝之戰驅猛獸以為
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棋之有象起宋世此
亦可徵晁序蓋文士筆端不攷事實且未別命名之義也溫
公七國棋雖名象戲實圍棋局也今傳於世縱橫各十九路
特周處中并四路為一小異耳晁無咎廣象戲圖亦各十九
路而碁用九十八世但知溫公七國而晁戲絕無知者因并

識之序載文
獻通考

大四百九

後魏侍中游藝肇製儒棋其名智一禮二仁三義四信五善
六敬七德八忠九順十以投子二視彩而行蓋其製類於握
槊打馬而其義類於周武象經皆以退讓為節不先鬪爭今
俱泯弗傳而圍棋獨盛行千載不少廢末世所尚即戲劇亦
可占矣

箴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適便易持李善注謂適馬策也裁笛以當
馬籥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為馬策古人謂樂之管為籥
潘岳笙賦云脩適內辟餘簫外透裁以當適者餘器多裁眾適
成音此笛但裁一適五音皆具當適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
易持也

筆叢卷六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二

八 廣雅書局

此沈存中說也用脩引之失言所自出耳中頗誤數字當是
傳錄之譌案西溪叢語駁沈云凡說文韻書並不言適為樂
管潘岳笙賦自是櫛字注修長櫛大關開也自與適字不同
言羌人裁之以當馬策易執持而復可吹也沈說殊牽強無
義理麟案用脩似未見姚說者蓋叢語近始有刻本也第姚
所引選注亦誤攷潘笙賦修櫛內辟善云修櫛長管也辟開
也則善注固以櫛為管矣姚云適櫛並音張爪反笙也夫二
字既曰通用則皆可為笙亦皆可為管奚疑之有融賦此七
字乃亂中語今以為馬策則平易而近俗以為樂管則繳繞
而難通即季長復生尚費口舌也

王介甫書

大四百九

王荆公字本無所解評者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謂荆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荆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荆公字在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稱之耶

麟案謂荆公作字似忙者見說邪所鈔宋人雜記乃戲語非評書也

米芾書史云楊凝式書王荆公嘗學之余與語及此公大賞嘆曰無人知之其後與余書簡皆此類字

又海岳名言云半山莊臺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學楊凝式書人抄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其鑒據右二條非極許可語然出岑顛之口其推服介甫甚矣謂無一人賞音可

平今停雲館有王書然不類楊景度恐非真跡

又書史云王文公作相士俗亦皆學其體則王書當時崇尚

筆叢卷六 續前部 丹鉛新錄二

九 廣雅書局影

可見楊不深攻耳夫書畫誦絕者必傳無疑纔落第二義後世事便屬茫昧即書史所稱到瓊滕中趙靈沈遂及唐肅誠許渾今博極之士罕能知其略者丁卯自介甫之罕傳亦何恠哉

墨池編曰天聖景祐以來天下人士精於書學者稍復興起如周子發石曼卿蘇子美蔡君謨之儔人亡迹存皆著在篇中矣今列於廊廟布於臺閣復有數公有若韓魏公骨力壯偉文路公風格英爽介甫相國筆老不俗王大參資質沈厚邵與完筆思快銳宋次道陸子履碑刻適麗滕元發王樂道尺牘流便王才叔以婉美稱蘇子瞻以清古重及蔡仲遠沈睿達之徒皆彬彬可觀子固未量其所至安敢品之然金閨

大四百一十七

玉堂之士布衣韋帶之流豈乏能者哉予病且隱罕與縉紳接固不得而知也後之與我同志者固當搜而次之右宋人朱長文之說據此則介甫之書當時固已推其與文韓二公並驅揚願謂無一人稱之皆攷覈未精立論太驟之過

長文見宋史而墨池編通考失載豈此書近出耶

編中所稱王大參樂道才叔之類今皆無遺迹可攷魏公碑刻尙行世潞公尺牘載停雲館者殊佳睿達即沈遼朱與米芾交而此殊不列又魯直少游竝亡稱益當時未甚重也古詩後人妄改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蜀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忿錢唐蘇小小引

筆叢卷六 續前部 丹鉛新錄二

十 廣雅書局影

郎松下結同心案古樂府小民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

用脩此意自佳然不如枝字本色一涉松字便着議論知樂府體者可與語

關山一點

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仙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今書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且關山一照小兒亦能之何必杜公也載草堂詩餘注可證

案草堂詩餘蘇子瞻洞仙歌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

大四百一十八

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
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
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
中偷換杜詩非點字余已詳辨詩中第楊引坡詞一點明
月窺人乃繡簾開一點點字句絕者讀本詞楊之誤不辨自
明

李泰伯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
知之曰攷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有經界始云云由是言
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事當奇俾夙駕追雄
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為無根

筆叢卷六

續甲部 丹鉛新錄一

十一

廣雅書局采

之游談故詳辯之

宋小說載一士人問泰伯非孟子撰二絕句投之李遂罷家釀與飲酒盡迄不復來矣

此未熟泰伯常語之故常語非孟子甚詳宋人所記李入場
屋出題莫解所謂曰吾平生書無不讀必孟子語也拂袖出
讀研江集多引孟語此說固未盡然第今世士人白首論孟
主司出題尙有憤憤者李既與軻不合則場中題面或有不
省亦奚疑焉余隱之朱元晦俱有常語辯載考亭集中謂小
說無根三子語亦無根耶

過秦論

擬過秦論云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壘
壘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腥聞平
四極云云

竹書紀周穆王大起九師架壘以為梁此云秦始恐誤論
擬過秦實宋人場屋體而此段又本唐人阿房宮賦然小杜
首四語甚奇而楊四語之中再用畢字殊失檢點用脩自謂
弱冠時作蓋其後未嘗刪潤也

環語

賈誼之過秦以論漢也

案秦漢事體懸絕賈治安正病文帝威不克愛豈容以秦論
之楊誤憶賈山耳

阮籍

阮籍登廣武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傷
時無劉項也

筆叢卷六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二

十二

廣雅書局采

豎子正謂漢高晉人見解率本莊列豈容以實求之

畫記

東坡不喜韓退之畫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
觀場者也

退之諸記但紀事不錯議論尙有前輩典刑特句格太變幻
寡漢人渾朴之致耳子瞻正與相反用脩好異特引其言豈
定論哉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六

大正百六十四號

明東越胡應麟撰

皋陶有後

左傳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言如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後人遂謂皋陶不祀而蔓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哉案張平子思玄賦云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注英六國名楚末乃滅抱朴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即皋陶子也以是參考之皋陶何嘗無後乎

史記禹本紀云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

封皋陶之後於英六而後舉益授之政夫益為皋陶子則皋

陶之後即益也何以封其後於英六而復舉益乎益益五臣

筆叢卷七續甲部 丹鉛新錄三

廣雅書局

同列虞世益為皋子史傳蔑聞不祀忽諸之談蓋春秋時或其後中絕如宣孟之忠而無後之義非謂皋陶之身也考英布封九江王都六乃項羽時嗣封者以布自謂皋陶後故都六以襲舊邦非謂禹時所封英六二國秦世尚存楚末乃滅也

陳心叔名疑引路史云皋陶父大業娶少典氏之女名華生

陶封於皋故稱皋陶帝王紀云皋陶生於偃故賜姓偃皋陶

長子費是為大費秦之祖也次子甄是為仲甄封於六秦本

紀云大業娶女華生大費而正義即以大業為皋陶殆謬呂

覽注云伯益皋陶之子亦謬

麟案以益為皋陶子謬始曹大家注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

而佐禹注陶子皋陶之子伯益也故葛稚川張守節皆本之

羅泌能辨益非皋子而不知伯益之即伯翳故又以大業為

皋陶父而大費為皋陶子其說之舛謬抑有甚焉考史傳伯

益伯翳為一甚明余別有辨路史謂皋陶之後為李氏本

益伯翳為一甚明余別有辨皋陶為理官也斯說得之

路史又云堯之諸臣惟彭鏗皋陶伯益為最壽皋陶年百有

六而伯益逾二百計其年皆先禹歿矣據此則益初佐禹年

殆百餘而列女傳以為五歲何老少不倫至是又皋陶少益

數十歲而為父益長數十歲而為子何後先錯戾如是雖二

家言皆謬悠亡足論者然互合觀之真可一大噱也

考黥布之會垓下史有以舒屠六之文故思玄賦注云楚末

乃滅然布傳破籍後封布九江王復都於六高帝末年布反

始滅今謂滅於楚末亦注之謬也至抱朴妄援尤不足辯而

用脩信之何哉

又史記秦本紀云帝顛頊之裔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

華生大費索隱曰此即秦趙之先尚書謂之伯益是也據此

則伯益之父大業而裔嬴秦也謂大業為皋陶則嬴秦即英

六耶用脩欲以證皋陶之多男不適以誣伯益之二父耶

陽虎

陽虎將殺季孫不克取寶玉大弓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晉明

帝規王敦遁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

晉書明帝紀云王敦將謀篡下屯於湖帝乃乘駿馬微行至

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陰字當屬察字為句以上文湖下元

筆叢卷七續甲部 丹鉛新錄三

廣雅書局

無陰字而下句陰察與微行相應也自溫庭筠作湖陰曲後人往往承譌惟王懋叢書得之因錄諸右又明帝自湖遁歸遇旅姬與七寶鞭此云遁歸湖者尤非敦既屯兵於湖帝自湖歸則歸於石頭耳

井公六博

古樂府井公能六博玉女善投壺蓋因井星形如博局而附會之亦詩人非斗挹酒漿之意也曹子建詩仙人擲六著對博泰山隅齊陸瑜詩九仙會歡賞六博具娛神戲谷聞餘地名山憶舊秦周王子深詩誰能攬六著還須訪井公庾子山詩藏書凡幾代看博已千年陳張正見詩已見玉女笑投壺復觀仙童欣六博

筆叢卷七續甲部丹鉛新錄三

廣雅書局

井公事見穆天子傳楊以井星形如博局當之臆說之絕可笑者蓋未見汲冢書也案穆天子傳第五卷記王與隱士井公博三日而決一卷中凡兩見井公必當時有道之士致周穆以萬乘之尊屢從博戲亦奇矣古博奕事殆創見於此王子深誰能攬六著還須訪井公正用周穆訪隱士事若天上井星從何訪之庾子山藏書凡幾代看博已千年二語亦正用周穆事圖經稱穆天子藏書於大西山小西山廩詩本之凡讀書未解儘缺疑不妨惟臆說最害事穆滿藏書事見唐詩鼓吹皮日休二西搜來祕檢疏注中

王僑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僑

為武陽人為柏人合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為王子喬誤也久矣

史記封禪書宋母忌王伯僑克尙羨門子高索隱注司馬相如云王伯僑古仙人下復引裴秀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云云余案史記王伯僑自是一仙人名注再引王喬已誤然裴記王喬喬字偏傍無立人用脩作僑字從人蓋因史文王伯僑而誤也

筆叢卷七續甲部丹鉛新錄三

廣雅書局

藝苑卮言云仙人有兩王喬其一卽太子晉其一柏人令天降玉棺者也此與用脩說同但楊誤加偏傍耳余意王僑為太子者汲冢書師曠稱晉為王子故樂府稱王子喬非姓王氏也喬當是晉別名惟為葉縣令而飛鳧與為柏人合而食芝者則名姓俱同又同為令同顯迹於令時最易相亂非精加考核未易得之王子喬斷當從余此說余嚮以為三王喬亦從舊說未安

兪豹論諸葛

輟耕錄載兪豹論諸葛孔明忠於玄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尙在而立德之立為不當也此說謬矣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圍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觀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子哉

案此論載兪文豹吹竽錄乃其兄文龍所作嘗用是說取解

於同文館楊以文豹爲兪豹又以論爲文豹之說並誤輟耕錄首末自明宋鄭如幾嘗作魏春秋其說與兪相出入見兩山墨談

唐五書僧

唐有詩僧九人今有九僧集復有五僧善書劉涇嘗作書語以懷素比玉璽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坡瓊亞栖比水晶

案九僧乃宋初人與唐逸不及余載之詩數甚詳唐僧能書者尙眾如太宗時辨才其一也

蕭方等

佛氏有方等經猶云平等世界也故蕭氏取爲名方等嘗著三十國春秋胡三省注通鑑不知此義蕭方下去一等字似今人

筆叢卷七

續甲部 丹鉛新錄三

五

廣雅書局

云某人等之等而不思方等之弟名方諸方知可證乎亦猶綱目不知盧鴻一爲雙名而去一字爲盧鴻也

胡氏注辨方等不當以死節自任初未嘗去等字此乃綱目之誤已見王伯厚困學紀聞用脩采其說而譌者也

盧鴻一

唐人有盧鴻一隱於嵩山其名鴻一者尸子云鴻飛天首高遠

難明楚人以爲颺越人以爲乙鴻常一爾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不受鴻下脫一字蓋誤以鴻爲單名而削去一字也

盧鴻一見舊唐書新唐書作盧鴻誤也通鑑采摛止據新唐書故亦作盧鴻綱目本通鑑之誤而通鑑又本新唐書之誤

楊前則并此皆歸咎於綱目蓋使於指摘紫陽又不熟史學之故

中潭之戰

胡致堂云中潭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而勝之使郭子儀相與犄角賊可平矣余謂非也豈有二將共事能成大功者乎諺曰稍公多舟必破四公子奕棋必不勝相州九節度之敗子儀光弼俱在焉以勢相埒而不相下也儒者紙上之語使之當國豈不誤蒼生乎或問子曰郭李之將齊名使子儀當中潭之戰何如未可知也子儀之持重光弼之勁捷各有所長以詩喻之郭如子美李如太白以文喻之郭如韓李如柳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若倚馬千言單辭迫古則杜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

筆叢卷七

續甲部 丹鉛新錄三

六

廣雅書局

李郭合築而成嘉山之功安史由是奪氣二將議擣范陽賊幾成擒哥舒翰敗遂旋軍相州之師子儀與光弼已有成議以魚朝恩不從而潰此皆史冊大故昭昭竹簡者用脩不熟史學信矣安都周文育竝禽於王琳耿弇吳漢十二將咸勦於隗囂將不必多古有然者惟相州之役不得以此例論也 詳李郭本傳及通鑑肅宗紀

岳武穆

岳武穆之世金國方興而兀朮幹離不皆善用兵取之亦不易海陵之主無道遇弑國又無將取之比武穆之勢極易而宋之君皆孱主臣皆姦邪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肯沈於海非不幸也武穆用兵時粘罕幹離不皆亡獨兀朮在楊蓋誤以撤離喝

爲幹離不也粘罕幹離不二酋可當韓劉輩非武穆敵兀朮
撒離喝才又下二酋是時武穆百勝之師乘之如拉朽耳嘗
子鍾引李郭敗於思明爲證舛矣夫安史李郭蓋迭爲勝負
其人逆順固天淵其才不甚遼絕迺武穆於兀朮自朱仙以
前能少抗乎奚厥之強李靖縛之如拾芥詎可執一而論若
虞允文采石之戰正猶謝玄之破苻堅玄破秦兵不能越江
以復尺寸之中原其時秦土瓜分勢易爲力僅僅若斯正以
玄之材力非元子寄奴比也逆亮既亡完顏易主大定之治
冠絕無倫雍公將略何如錡玠而欲乘一日之勝拓累葉之
基難矣哉

郭汾陽勦於安守忠李臨淮勦於史思明李郭又同潰於相

筆叢卷七 續中節 丹鉛新錄三

七 廣雅書局景

州若子儀之戰新店光弼之戰中渾皆竭智畢命又藉回紇
之師僅克之故知安史二盜未易易也若宗弼巴蜀則大創
於史玠順昌則折非於劉錡越江則膽奪於韓世忠其才不
能勝三將而與武穆同年乎况金人全力非安史囁越者比
也邱仲深精究史學而有岳飛未必能恢復之論竊所未解
近日鉅公頗亦采之吾不可以不辯詳讀史餘論中 李郭平
熟參唐書通鑑自見邱山
安史事
之役思明垂滅復振他可知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七

明東越胡應麟撰

伐國之女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媯苻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深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彼彼必以女戎勝我隋書興門之男衰門之女信矣杜牧集鼓陳希烈桂娘事尤異云云

楚成王滅息以息媯歸後莊王滅陳納夏姬申公巫臣諫止

因自娶之楚遂滅巫臣家然則非亡楚也又息媯亦未嘗亡

楚與晉獻秦堅事不合桂娘是李希烈妾後以計授陳仙奇

筆叢卷八

續甲部 丹鉛新錄四

廣雅書局

殺希烈楊誤合二人姓名為一也陳希烈是玄宗相迺陷安

祿山伏法者相去亦不遠凡此類姓名偶誤或傳錄者之譌

似不必置喙第用脩之語後必信之余恐致累學人不敢避

也隋之亡當由獨孤后陷太子勇於陳氏無與陳雖為廣所

烝然非毀所由起溧陽當侯景死嘗食其肉然景之亡不由

之

韋孝寬辭仁貴

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生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唐薛氏文士最眾周易注見鄭氏藝文略唐書藝文志蓋別

有其人非為將者也唐薛仁貴傳並不言其涉獵經史即史

傳中不盡載著述然仁貴以武人有此斷所不遺今新舊唐

書無及此者則此書非其撰述無疑也韋孝寬雖為名將未

嘗以勇力聞仁貴雖以勇聞然將略亦自翹楚用脩說俱失

之宋人墨池編有薛仁貴碑云名禮字仁貴其人在天寶間

則非唐初將帥明矣

六朝名將如韋叡者世信其功名據南史叡子稜世稱該

洽叡每坐使棧說書其所發摘尤精於稜又羊侃少愛文史

梁武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中應詔上大賞之又善

音律自造采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

燭船中失火延燒七十艘侃聞略不介懷世但知侃忠勇絕

人至風流靡達鮮知者所應詔詩必可觀惜世不傳諸武人

者俱詳見詩叢中此二子並梁將偶以

僻故少拈及者故因用脩語附記之

女狀元

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

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也

崇嘏非女狀元余已辨於詩叢雜編中用脩之誤蓋因元人

女狀元春桃記而誤也元人春桃記今不傳僅輯耕錄有其

目大槩如琵琶等劇幻設狀元之名耳王卮言直作蜀司戶

參軍黃崇嘏最得之陳氏名疑亦仍用脩之誤似未詳考黃

詩及其事始末也

卮言又云女校書乃稱謂之詞妙玉宋女童應試封孺人楊

說未確

麟案女子有官位者卮言承摭幾盡視用脩所錄殆數倍然
尙遺一二女侍中有陸合萱卽齊陸太姬掌國事者見北史
齊書通鑑綱目等陳心叔名疑亦遺之又樂府雜錄有鄭中
丞乃宮中教歌舞者女子教歌舞而爲中丞尤奇且僻也
魏安釐王幸姬號龍陽君見名疑今以爲男子非是或別有
一人耶以其奇僻錄之

孔北海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竝稱駱賓王勁辭
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
身之大關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孔明不取文舉

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羣過於孔文學此事不經見
當表出之蓋孔文學名過其實清談廢事已有晉人之風使遇
孔明必遭李平廖立之罰後人稱之只以才學耳

既謂北海大志直節不當以文章末技掩之又謂名過其實
後人只以才學稱之一文舉也驟以其善表而出之於前驟
以其過表而出之於後與建安七子竝稱且不可而與李平
廖立同罰其可乎

大破賊

謝安聞淝水之捷對奕客云小兒輩大破賊晉書云兒輩遂以
破賊晉書所紀不及世說太字之勝

大破賊大字是晉唐口語如盧哥大解事葛做大健兒之類

筆叢卷八 續甲部 丹鉛新錄四

三 廣雅書局

宋世亦有之向敏中大耐官職等詞是也若太字則俗談向
無此例斷爲刻本之譌好奇者往往信之熟於世說者自當
燭鑑

于蒨

晁叔用詩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于蒨過樓前劉後村曰晁氏
家世貴顯而叔用不肯於此時陪伊優之列而甘隨于蒨之後
可謂賢矣伊優事見東方朔傳人皆知之于蒨事博學者或不
知也案明皇雜錄玄宗御五鳳樓觀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
縣令各以聲樂集樓下時多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
之上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遺樂工數十人聯
袂歌于蒨而已

筆叢卷八

續甲部 丹鉛新錄四

四

廣雅書局

新舊唐書通鑑綱目四書竝載非僻典也

朱氏綱目云上御五鳳樓酺宴命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
集樓下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云云魯山令元德秀惟遺樂
工數人連袂歌于蒨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命刺史爲
散官楊以數人爲數十人不明著懷州刺史俱未安

短人

孔子家語僬僥長三尺短之極也而莊子注云務光長八寸論
衡及何承天纂文去張仲師長尺二寸近於誣矣宋史呂夏卿
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小說載嶺南雜窠鶴髮翁亦縮如嬰孺
此非常理所格也

李子敖遊鳴鶴嶺中長三寸三分張仲師長一尺二寸見劉

查傳但云出論衡楊以為何承天篡文未知何據案何承天有皇覽至宋已不傳

古今語言

江革罵商臣曰呼役夫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故謂嵇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曰誰家生得盜馨兒斯並當時侮媿之詞流俗鄙俚之談而世人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下之兩句殊為魯朴何哉周漢世遠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也已古即謂之文猶今乃驚其質作者乃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亦惑乎

此劉子玄史通之論用脩喜而錄之失記所自出耳靈馨二字今亦為雅談史通之說驗矣

筆叢卷八 續甲部 丹鉛新錄四

五

銑鏡

蕭摩訶與北齊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摩訶遙擲銑鏡正中其額應手而斃銑音簡唐秦瓊尤善用之

摩訶擲銑鏡中西域胡綱目注云短兵也形如小鑿今以為簡末之前聞秦瓊用簡與尉遲闞鞭乃委巷小說平話中事考瓊本傳但言躍馬挺鎗取人萬眾中無不如意鄂國傳敬德善馬稍嘗與齊王元吉戰三奪其兵是鄂國所善者稍而胡公所善者鎗鞭簡之說絕為不根自宋元編演小說加以傳奇雜劇令人童稚見之沁入脾肺既長又不解精讀正史信筆為其惑亂誤用而不自知余見數文章名家往往蹈之李獻吉乃勸人勿讀六代後書何其隘耶因楊說附記此

傳與孫亦無大別

單雄信幼時植一棗樹年十八伐為槍號寒骨白嘗與秦王戰秦王以太白羽射之火出因為尉遲敬德拉折則雄信所用亦槍今俗以為槊非也雜俎所言蓋即尉遲敬德報秦王事寒骨白之名甚新

俗傳美良川事亦有因考秦瓊傳從楚王夾擊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居多蓋鄂國之驍悍當時惟公能埒之其後多病常自云吾平生苦戰出血不下數斗焉能不病乎俗傳瓊毆血事亦有因也必多讀史傳則此等事自能燭照源流洞見真妄迺學問中一大關節不可不知不佞匪其人第能言之耳 瓊自破宋金剛後迄無復顯赫功豈遂以病廢耶喉血事亦見附唐嘉話中

筆叢卷八 續甲部 丹鉛新錄四

六

畢羅

朱文公刈麥詩雷鴈幸自誇真一垂鉢何須問畢羅集韻畢羅修食也案小說唐宰相有櫻笋厨食之精者櫻桃饅饊今北人呼為波波南人為磨磨

畢羅注云修食當作活字元人琵琶記以批糠饅饊充饑其義可參唐世櫻桃饅饊是借此二字為食物名非本旨也今北人所謂波波乃麩為之者南人罕能修治文公時南北絕不通焉可據為是物也

酉陽雜俎衣冠食之精者蕭家饅饊庾家櫻子韓約櫻桃饅饊不云宰相櫻笋厨也今雜俎刻多誤韻語陽秋十九卷引之可證

秋胡妻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
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狗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
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焉余案小說載
劉伯玉妻問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死名妒婦津伯玉遂終
身不渡秋胡妻可為貞烈則當祠於妒婦津以劉妻配享可也
子玄之論善正詞嚴聖人復起弗能易矣用脩以劉妻配享
未愜當名胡妻所投水曰悍婦川可也

妒婦乘驛牛

元制婦人妒者乘驛牛狗部中北齊制妒婦賣箒及皂筴

唐文皇以藥酒賜房玄齡婦我太祖為徐中山易夫人即此

筆叢卷八 續中部 丹鉛新錄四

七 廣雅書局宋

知婦人妒者必不容於聖王之世非特乘驛牛賣皂筴而已
皆皆不著令甲中

六朝人有妒記唐人有補妒記今亡余嘗欲更補此書惜不
獲用脩商之

南齊書劉休傳云明帝憎婦人妒尙書右丞榮彥遠以善棋
見親婦妒傷其面帝曰我為卿治之何如彥遠率爾應曰聽
聖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妒帝聞之赦休妾與
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掃帚筴以
辱之右見南齊書列傳十五卷用脩以為北齊制中語恐一
時信筆不檢故北齊神武娶蠕蠕女至因事跪拜之豈辨此
哉

妒女廟

妒女廟者介子推妹也在并州壽陽縣妒婦津在洛水

朝野僉載云并州石艾壽陽二界有妒女泉神廟在焉漢水
深沈潔澈千丈祭者投錢及羊骨皎然皆見俗傳妒女者介
子推妹與兄競去泉百里寒食不許斷火至今尙然女錦衣
鮮裙裝束甚都凡有人取仙丹疑有誤字百合經過者必雷風電
雷以震之右見太平廣記三百九十一卷近雲間類刻僉載
無此文蓋陶氏節本也

述異記曰妒女泉在并州婦人不得靚粧彩服至其地必興
雲雨一名是介推妹隣案張果傳武后召果果卒死於妒女
廟前豈神仙亦畏妒耶

筆叢卷八 續中部 丹鉛新錄四

八 廣雅書局宋

西陽雜俎曰妒婦津相傳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
性妒忌伯玉常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媿如此吾無憾焉明
光曰君何以水神善而欲輕我其夜乃自沈而死後七日託
夢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玉遂終身不復渡水
有婦人渡此津者皆攜衣枉縱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因
名曰妒婦津案二事古今相類有若此者婦人之惡極矣夷
堅志又有治妒龍事以龍王夫人殺其妾因置獄正其罪誅
之嗚呼安得天帝盡獄此輩以為忤悍之戒哉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八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李白出處

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於縣南之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指此山今以為匡廬非也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言歸來乎

正楊曰容齋二筆云杜贈李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為即廬山也吳曾能改齊漫錄內辨誤一卷引杜田杜

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蜀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於太康山有讀書堂見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為僧房

筆叢卷九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五

廣雅書局

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

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案當塗所刊李集首載范碑凡千五百餘字其說但云自國朝以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

廣漢因僞為郡人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僞為此書如同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耶歐陽志輿地廣

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

為正白與韓荊州書云白隴西布衣流落江漢以上俱正楊

藝苑卮言云南部新書曰李白山東人父為任城令因家焉少與魯人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初游會稽吳筠隱剡

中各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有白詞尙存至唐范傳正誌其墓曰白涼武昭王九世孫昭王隴西人隋太子孫以罪徙

西域神龍時白父客自西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白生焉唐魏

顯李陽冰序其文劉全白撰其墓碣皆曰廣漢人故論白者或曰隴西或曰山東或曰蜀李陽冰云李翰林浪跡縱酒以

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山東李白亦云以張垠讒遂游海岱間子美所謂汝與山東李白好蓋白自號然則白隴西

人產於蜀嘗流寓山東子美從遊時在山東故稱山東也此山東乃隴東非今之山東也一統志以白為山東人固已俗

然用脩亦得其一未得其二也

案古今詩人出處未有如太白之難定者以為山東者南部新書也舊唐書傳也元微之杜詩序也晁氏讀書志也以為蜀郡人者范傳正碑也新唐書也劉全白墓碣也魏萬李陽

冰曾子固太白集序也唐詩紀事也彰明逸事也然余考之魏顯序言白本隴西父家於綿身既生蜀繼以授錄於齊育

子於魯云陽冰序則言白本隴西成紀人中葉非罪謫條支神龍之始逃歸於蜀遂指李樹生伯陽繼亦言授錄於齊紫

極宮云云新書傳則言白系武昭王孫龍神初潛還廣漢遂為郡人長客任城與孔巢父等居徂徠山號竹溪六逸云云

曾子固序則言白蜀郡人出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遊梁最久復入齊魯云云合諸說而訂之則卮言所謂白本隴西人

產於蜀流寓山東其說最完而紀事末所謂或曰蜀或曰齊或曰隴俱不為無據也况白但生於蜀一出後未常返其故

居隴西以其本宗山東以其流寓志白奚不宜首用脩欲專

太白於其鄉凡諸方有據者一槩沒之非通論也

東山李白

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流俗木妄改作山東李白案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流俗不知而引杜詩為證近於郢書燕說矣晁公武讀書志古人名地理多誤如云李太白為山東人不知樂史所序謂太白攜妓遊山慕謝安之風自稱東山李白杜工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而俗士不知倒之為山東也

陳晦伯曰樂史序並無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之事考白事見新舊唐書本傳及南部新書噫傳正新碑杜田既欺人前

筆叢卷九

禮部 丹鉛新錄五

三

廣雅書局

代樂史舊序吾子復作偽今時故知心勞日拙實繁有徒矣麟案南部新書云白歌咏之際屢稱東山李白子美所謂汝與東山李白好當本於此樂史序無此文用脩蓋誤憶不考非偽作欺人也杜田注亦非偽作是引宋楊天惠彰明逸事而誤為范傳正碑其病正與用脩一類今竝載下為二子解嘲然彰明逸事天惠似得之塾人傳聞中開附會匡山隴西穿鑿可笑之甚豈可引以證杜詩乎南部新書東山事又本魏萬碑萬與太白游處宜可信第白流寓山東甚久況舊唐書元微之序竝稱山東卽子美以此呼李奚不可者唐時李杜詩題但稱名不稱字詎至如今人以號為稱此則用脩之癖論也景盧晦伯辨自得之獨彰明逸事及魏萬序未及攷

或亡以服用脩之心余說出席幾盡之

魏萬序云白始娶於宋王一女一男又合於劉劉又合於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又娶於宋間攜昭陽金陵之妓迹類謝康樂世號李東山駿馬美妾所至二千石郊迎云云據此則太白益四易妻再育子然李華墓志及他記獨稱白子伯禽豈白有三子耶魏萬卽白送之還王屋者其契分特深序中所言得之目擊視陽冰傳正輩故應不俚後之攷白履歷當以此序為準用脩謂白擬謝安石蓋誤憶康樂又誤認東山也偽後名顯又李陽冰序亦載東山事

楊天惠彰明逸事云元符二年春正月天惠補令於此竊從學士大夫求問逸事聞唐李白本邑人微時慕縣小吏入令

筆叢卷九

禮部 丹鉛新錄五

四

廣雅書局

卧內嘗驅牛徑堂下合妻怒將加詰責太白亟以詩謝云素倚欄鉤嬌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故問牽牛令驚異不問稍親招引侍研席令一日賦山火詩思輒不屬太白從傍綴其下句令詩云野火燒歸火太白繼云烟逐暮雲飛令慙止頃之從令觀漲有女子溺死江上令復苦吟太白輒應聲繼之令詩云二八誰家女鳥窺眉上翠太白繼云綠鬢隨波散紅顏逐浪無令滋不悅魚弄口傷珠因何逢五伯應是思扶胡太白恐棄去隱居戴天匡山往來蜀郡依潼江趙微君魏亦節士任俠有氣善為縱橫學著書號長短經太白從學歲餘去遊成都賦春感詩云范范南與非道直事難諸榆菜面蝶弄美人似御憶益州刺史蘇頌見而奇之時太白齒方少英氣溢發諸為詩文甚多微類宮中行樂詞體今邑人所

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雖頗體弱然短羽離徒已有離鳳態
淳化中縣合楊遂爲之引謂爲少作是也遂江南人自名能
詩累謫爲合云始太白與杜甫相遇梁宋間結交歡甚久乃
去客居魯徂徠山杜甫從嚴武成都太白益流落不能歸蜀
甫詩又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學者多疑太白爲山東人又以匡山
爲匡廬皆非也今大匡山猶有讀書臺而清廉鄉故居遺地
尙在廢爲寺名隴西院有唐梓州刺史碑

案右彭明逸事與杜田注中所引亡一不合田蓋援逸事以
注杜詩非本傳正碼也景盧用脩晦伯三君俱似未考此此
文載計氏唐詩紀事其傳會之迹灼然因父尉任城自有詞
題廳事遂傳彭明合等詩因杜匡山讀書之句遂傳大匡山

筆叢卷九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五

五 廣雅書局景

因白自序隴西遂傳以隴西院因白自號青蓮遂傳以清廉
鄉考魏萬李華李陽冰傳正諸文無一合者大抵白既生
其地則流傳附會自應亡所不至亡足誦也清廉鄉楊在作青蓮亦誤姚鼐
叢語引圖經亦稱梓州大康山等總之附會也又此文稱所收太白少作百餘篇案
晁公武云太白全集未載少作六十首皆淺近不類青蓮蓋
卽彭明合所收今不傳姑就十咏之類又非此也

李詩題詞

五代劉昫脩唐書以白爲山東人自元稹序杜詩而誤詩云汝
與山東李白好樂史云李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杜子
美所云乃是東山後人倒讀爲山東元稹之序又由於倒讀杜
詩也不然則太白之詩云學劍來山東又云我家寄東魯豈自

誣乎宋有晁公武者孟浪人也遂信舊唐書及元稹之誤乃曰
太白自敘及詩皆不足信噫世安有己之族姓已自迷之而傷
取他證乎新唐書知其誤乃更之爲唐宗室蓋以隴西郡望爲
標也善乎劉子玄之言曰作史者爲人立傳皆取舊號施之於
今爲王氏傳必曰瑯琊臨沂人爲李氏傳必曰隴西成紀人欲
求實錄不亦難乎

諸辨悉見前則此又以新唐書爲誤尤不然新書白傳首言
白爲涼武昭王孫其先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巴西白生於此
長隱岷山蘇頌爲益州守異之非以白爲蜀人而何李陽冰
范傳正俱以白本隴西生於蜀新書蓋博參之揚不略考下
文謬哉

筆叢卷九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五

六 廣雅書局景

李姓非一

姓氏譜李氏凡十三望以隴西爲第一唐時重族系雖帝系之
貴亦自屈居第三而讓隴西第一則隴西之李與唐室之李不
同族明矣

藝苑卮言別錄貞觀中上命吏部尙書高士廉等撰氏族志
上之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
皆起閭閻布衣至今推仰以爲英賢豈在世祿高氏偏據山
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赫何足言今欲釐正差訛捨名
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爲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
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爲高下於是皇室爲首
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爲第三云云據此則族望當時自以崔

爲第一文皇怒始更定以皇族第一楊說竝舛誘也

楊云唐人姓氏譜隴西李氏與王家不同族是也廣記隴西李氏恐不入望以橐駝云云因號橐駝李又詔禁隴西李氏諸姓不得自相婚配可見非唐宗室矣

又

據唐人姓譜則隴西與唐室了不相干而李氏稱隴西者往往冒爲唐宗室又矛盾矣唐自高祖卽位太宗高宗繼之武后殺唐子孫殆盡至開元末四十年而太白詩云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是又可疑蓋唐人十三望之李皆冒稱宗室旣不封以祿位惟虛名誇人曰天潢仙派而已唐帝亦樂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真僞也觀太白自敘之書云白家世本金陵此其自狀明甚而詩中贈九姓李者皆曰吾宗則又可疑唐之先仕於後周豈有金陵之籍哉

筆叢卷九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五

七 廣雅書局集

唐隴西之李白六朝爲巨族非宗室之李也然李嵩都西涼亦與隴西相近蓋其望雖異其地則同太白之自稱隴西以地言不以望言也乃太白旣唐同宗當時竝不以王孫稱之視李賀李約輩若不侔者賀約乃高祖文皇之後太白則唐始祖李嵩之後其時偏處一隅後又爲周隋臣太白之先又得罪轉竄入蜀其同祖在唐末一海宇之先固不得聯譜牒稱王孫也楊謂唐之李姓皆冒爲帝家此殊失攷唐李姓十三望其無顯迹者難以盡徵相則李義府李逢吉李絳李泌諸人將則李光弼李抱真李晟李愬諸人文詞則李翰李翔

大四百七十一

諸人詩賦則李端李益諸人紛紜史傳秀午簡編不啻數十百攷其自稱與人稱之無一以爲宗室者楊謂冒濫者務虛名以誇人唐帝亦樂其天潢之繁衍而不問真僞殆與兒童之見亡異唐書新舊宗支年表具存曷嘗以隴西趙郡等李攙入其中也如適之林甫果係王孫族屬則史傳已亟書之至如長吉才江等一列詞場諸交游稱謂一則曰王孫二則曰王孫讀嘉祐商隱集中有一於此否耶凡詩人信筆遺詞率難拘拘太白所言吾宗及我李蓋通海內李姓言非特指皇室及隴西也

又案用脩斷以太白爲蜀人此乃據自序書而信其家世金陵之語何也涼武昭王之世南北瓜分已久卽云先世金陵後遷隴蜀亦萬萬不通蓋後人因白僑寓白門而僞作此書益信晁公武之精詳而孟浪二言用脩躬自蹈也

筆叢卷九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五

八 廣雅書局集

又
小說云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及年父母以囊盛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其自高者乃所以自辱也
藝苑卮言云高宗壬戌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等子孫不得自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數然族望爲時所向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爲婚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返自稱禁婚家益增厚價云觀此楊說之誤不辨自明

卮言諸說出唐史及廣記御覽等書原文多不能備載

大四百三十一

少室山房筆叢卷九

筆叢卷九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五

九

廣雅書局珠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廣雅書局珠

明東越胡應麟撰

朱文公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遺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對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其得志其禍甚於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遂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爲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末減其已若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爲益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譏其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之書疊齋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豈有道者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一至此歟

筆叢卷十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六

廣雅書局

凡用脩指摘紫陽語皆割截首尾不會全文今詳攷錄之則文公之意千載可白用脩諸誣不辯自明

考亭所輯名臣言行錄前後二集前集五十五人後集四十二人皆南渡以上者也通一代所稱名臣必求粹白無疵自漢唐不過二三數宋諸君子李韓范馬外趙普王旦咸弗免譏矧其餘者今南渡前名臣以百計則此書義例可知也蓋盡一代聲譽烜赫事迹關涉者備錄於中其間碌碌甚眾若介甫者詎得而遺之哉

名臣錄雖列文公所引諸家雜記稱與之詞不過十之一而貶刺之說幾於四之三又用脩謂朱不當贊其道德文章不知名臣錄第綴緝前人議論元無考亭一語楊益未嘗細讀而驟譏之果哉

筆叢卷十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六

廣雅書局

楚詞後語云寄蔡氏女者王文公之所作也公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公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驟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案楊所引道德文章語或出此讀此說終篇其罪介甫至矣楊摘其發端未盡之詞而驟譏訕之豈天下皆可欺乎且紫陽第稱王節行若道德固未嘗許之也語意自明蘇長公文章氣節世所共推若其少日縱橫建立之念不謂盡無今讀蘇所進諸策使得位神考之世君臣合策以赴功

名即不至如介甫之大壞吾知其不能為呂文穆李文靖審

朱亦數稱子瞻才氣詳語類中

朱子語類云沈憫問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為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廝殺案此門人沈憫所問之詞也向前廝殺言諸將大抵欲和獨武穆主戰耳今作文公語且以向前廝殺為議何耶

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關冗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云云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其用心如此直是忠勇也案此乃朱語見語類百三十二卷文公固極贊岳之忠勇易嘗議之首以汾陽為言

筆叢卷十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六

三 廣雅書局集

蓋深悼其壯憤激烈明哲未遑若汾陽與時逶迤卒建大業則尤美也當檜亡孝立武穆尚存中原計日唾手而時亡良將張德遠用李邵二小子卒致大奔考亭所為痛惜哉若武穆自處至矣盡矣又奚論焉

李自岳公一流人物何得與邵並稱小人

性理錄文公語云岳飛也橫只要向前廝殺云云直是忠勇故也蓋當時纂集者疏漏誤合二條為一則而又誤并二說為一人楊但讀性理宜如此奈語錄了然何

岳被陷當時公論尚不甚明故有以橫言者觀金陀粹編極雪茲事也

語類云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敦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忠巨壞人之功以為已有又不與也又人問張魏公行狀秦相叛逆事如

大四百二十七

何曰當時煞有士大夫獻謀者亦有九錫之議矣吳曾輩是也案文公極言罪檜今史傳所未詳者凡數十條皆滔天之

惡此略舉一二耳楊率未見第拾片語輒肆譏彈甚矣其齒莽也夫骨力之云蓋江克李訓小人有才謂耳豈稱之哉

考亭於昌黎病其溺文章於歐陽譏其耽詩酒彼儒者論議自往往如此非獨於肩山父子也臧大夫槩春秋以為賢陳仲子通齊國以為潔而孔孟之言若彼豈誰毀誰舉仲尼自發而自悖之哉

漢儒董賈尚矣律以孔孟則其言詎能無疵匡衡邪佞比阿遠非二子比謂不成人之美豈不識衡何如人耶宋許彥周云論道當嚴取人當恕凡此皆紫陽論道之言楊又不詳攷

筆叢卷十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六

四 廣雅書局集

其全文氣脈而毛摘憾之多見其不量已

醉漢罵街以下丹道耶

王安石

弘治中餘杭周德恭評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報亥桓靈為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溫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朱子以安石為名臣與司馬並列可乎

周名理字德恭所著有綱目發明淺陋曲士也余以安石者謂為誤國則可謂為姦人則不可朱固未嘗以為姦人亦未嘗不以為誤國也熟攷文公集議論自明

名臣錄辨已見前書者余無讓焉

東坡

大三百九十五

東坡伊川戲語相失門人遂分川洛之黨非二公意也朱子學程之學故其毀垢東坡甚至云盪取荆公不用蘇氏吁惟哉予嘗以此事如王后蕭妃爭寵進武墜以間之荆公猛魂尙在必將貽骨碎之禍於朱矣

紫陽翁山學術元大不相謀非黨程氏也考亭生平嚴闕陸子靜而切規陳同父亦黨程乎二嫗骨醉武墜之言今以爲碎何也且語類稱子瞻長處凡十餘條楊豈皆未覩耶

笨字義

笨字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爲笨伯宋書王徽傳亦有蠢笨之語今俗諺亦然朱子語錄云諸葛亮豈笨者耶字尙不能識而欲譏評諸葛乎

筆叢卷十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六

五 廣雅書局

語錄者朱子之語而門人錄之豈出自朱子筆乎用脩以考亭不識字而妄譏諸葛余亦以用脩不識字而妄譏考亭也考亭論三代而下儒者氣象曰張良諸葛亮只是太粗蓋以顏孟律之故有此說夫論儒者於三代之下考亭僅舉二子則粗之一字豈易易哉

據楊所引語錄本文元無笨字用脩當誤記考亭論伐吳事耳先主伐吳無功孔明嘆曰法孝直若在使主上有此行也考亭曰孔明雖正然益法孝直輕使必有術以止之觀孔明生平議論皆明白正大與詩書相表裏當關羽事蓋有難言者法正輩則疏遠矣故或可以譎諫止之噫此未易識也凡讀古人文字務須平心易氣熟察上下語脈得其立言本

意乃可況語錄出之信口記之門人非文字銖兩稱停者而毛摘片詞傳會胸臆可乎繹朱語二條皆推服武鄉而楊以爲譏議難矣哉

羊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雷江泉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疑狡妄爲猾伯而昞狼戾爲瑣伯蓋擬古四凶也

以語類新附錄

孔明淵明

朱子云孔明之學出於申韓淵明之學出於莊老末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孔明治蜀不專主寬蓋以劉璋昏暗故稍以法紀振之所言

筆叢卷十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六

六 廣雅書局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至矣夫蚩尤五兵湯武莫能廢卽孔明有取申韓亦奚損萬一耶朱子自據一節言其他如三顧隆中六出隴右大書綱目固以後世無比矣淵明詩詞冲澹玄遠誠老莊意味相近文公嘗謂古逸民亦何負哉

感遇詩

或謂子曰朱子感興詩比陳子感遇詩有理致子曰譬之青裙白髮之節婦乃與靚粧祓服之宮娥爭妍取憐博材角妙不取笑旁觀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語也彼以擬招續楚辭感興續文選無見於此矣故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要有契子言者

宋世五言古惟感興三十八章尙有拾遺風格雖多作儒流

見解其體製實高出一時梅蘇黃陳諸子各以詩名世無此

調也苛律以唐人奚俟用脩卽五尺童子今皆能道矣夫感

興本咏懷者也伯玉唐人不能道嗣宗元晦宋人責以肩伯

玉不已舛乎楚詞未附擬招乃呂大臨作考亭為題詞今便據為朱與感興並稱亦誤

考亭本意愛拾遺詩以溺於方外故取而矯之未嘗欲與埒

材角妙也夫感遇在唐未為絕出而感興在宋實自楚然謂

不當並論則有之耳至孔雀東南飛一篇本字宙間孤唱而

楊以邯鄲才人擬之得無匍匐而歸耶邯鄲才人一條陳氏正楊有辨其詞見南

集中

朱子忿憶

朱子嘗云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憶又云某之質失之暴悍又云

不得已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

證也慎案朱子平日與人論辯多奮發直前而乏和平委曲此

不失為剛毅至於開呂子約之死嘆曰子約竟齋了許多鶻突

道理去矣聞陸象山死哭之甚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夫評品切

胸在朋友平日則可至問其死亡不加惋惜而以譏訕何耶孔

子於仲由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戒之也至聞其死則歎曰

天祝予朱子學孔子此處太相背矣子約之死朱蓋惜之語意自明余不復辨餘詳下方

朱子語類記陸子靜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

曰可惜死了告子此說得之文卿右朱子門人胡泳所記然不謂耳

聞而云此說得之文卿蓋記者亦有所疑也凡語類中門人

雜記皆箴所自開未嘗假借他人而此云爾則其說之謬可

大四百五十八

知竊意朱門好事惡陸氏者設為此言考亭必萬萬不然而

楊執以為奇貨因家語而波及仲尼可乎

新安平日議論嘗謂陸氏執拗似告子此大眾所聞也苛哭

其死而為斯言何異劉貢父關漢卿平蓋理之必不可信者

楊不能辯折反從謂之異哉朱元晦生平論辯無大鵝湖者

今錄三律於左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開

無址可成岑謂情傳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

勤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壽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不

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

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子德

筆叢卷十 精甲部 丹鉛新錄六 八 廣雅書局

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

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卻愁說到無

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公文方萬里云公文於二陸輩行仕宦

皆先今陸氏兄弟詩題乃云示同志又有榛塞陸沈等語不

遜甚矣而文公和之詞意渾厚反以邃密深沈獎借之冀其

自悟二家氣象居然可見案方非論學者而其言如此所謂

塗人皆知也楊以為忿憶然平否乎

又

攷朱子他日又錄安石為名臣而躋之韓范富歐之等若此豈

亦有激於他人乎嗚呼於東坡乎何損又於半山乎何益獨可

為大儒惜耳朱子學孔孟者也讀孔孟平日之論曷嘗譽驩兜

大四百五十六

而貶元凱乎朱子嘗譏謂陳同甫踰漢唐於三代是金精頑鐵
作一鍋銷也朱子以安石與韓范齊名何不分別金鐵之其也
辨已見前不復贅凡用脩此等議論皆不讀本書之過也宋
名臣錄自大姦隱外凡在是非間者皆不遺如趙普呂夷簡
陳執中類凡例可知

南海羅崇齡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筆叢卷十

續中節

丹鉛新錄六

九

廣雅書局

瓊花

明東越胡應麟撰

揚州有蕃釐觀觀中有瓊花卽陳後主所謂玉樹後庭花曲云瓊樹朝朝新也其花後菱好奇者云瓊花無種過矣宋傅子容詩云比瑤如樊總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蕊花注云唐楊汝士云唐昌觀玉蕊以少故貴王汝玉名爲玉蕊王介甫名爲瑤花取其色白也山谷名曰山礬以其可以供梁也卽今之梔子花佛經名蒼蒲花本草名越桃劉禹錫詩玉女來看玉樹花云云張文昌云五色雲中紫鳳車云云王建詩一樹瓊瑤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

筆叢卷十一 續甲部 丹鉛新錄七

廣雅書局

處惟見堦前碎月明注云唐元和中唐昌觀中玉蕊花盛開有仙女來遊取數枝飄然而去余謂此說未必然蓋因劉張詩有玉女雲車飛輪回首之句遂傳會其說又因仙女取花飄然而去遂傳會天下無種之說不知詩人詠物託言也溟雲處處有之

麟攷瓊花玉蕊山礬梔子四種迥異用脩合而一之大爲孟浪然其說最易混淆容齋隨筆野客叢書俱失之惟韻語陽秋辨析精當今竝錄其文而稍爲折衷於後

楚客叢書云容齋隨筆曰物以希見爲珍長安唐昌觀玉蕊花魯直所謂山礬者江東彌山五野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約不特土俗罕見神仙亦然僕攷

李衛公集有爲潤州招隱王藥花詩云玉藥天中樹金鑿昔共窺注謂禁林有此木身人不識因余賞玩始得名又曰內署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樹每花開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邀余同玩大夫謂沈傳師也又觀晏元獻公集有翰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廟玉藥詩序云此花因

王之更名瓊花亦謂之玉藥花二花相近而名字不同不知其一種耶或各異耶據春閨退朝錄招隱玉藥卽后土瓊花也若然則玉藥自是瓊花非山礬也所謂事有似是而非非者此花以罕見爲貴高齋詩話蔡寬夫詩話與隨筆之說一同

韻語陽秋云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

筆叢卷十一 續甲部 丹鉛新錄七

廣雅書局

呼爲瑤花瑤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荆公欲作詩而陋其名子請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以成色故以名爾嘗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曾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卽唐昌玉藥花所謂一樹瓊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者以余觀之恐未必然爾玉藥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當以玉藥得名不應舍玉藥而呼瑤魯直亦不應捨玉藥而名山礬也豈端伯別有所據耶

事類引黃詩作染紫不云染黃

瓊花惟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仙近似而非也鮮于子俊嘗題詩云百禱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人倍冠羣芳一株憐萬枝而未次道春明退朝錄乃

云瓊花一名玉藥案唐朝唐昌觀有玉藥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塔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藥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唐苑亦有玉藥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同賞玩故德裕詩云玉藥天中木金閨昔其窺而沈傳師和篇亦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藥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賞玩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藥花豈二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藥之句者非謂玉藥花止謂瓊花如玉藥之白爾

麟總諸家之說校之瓊花者揚州后土觀中之物世無別種者也玉藥者長安唐昌觀中之物仙女來遊折花以赴玉峯

筆叢卷十一 續甲部 丹鉛新錄七

三 廣雅書局

之期者也山礬者本瑒花而魯直易名山礬者也梔子者佛書所謂薝蔔者也四花皆色白而有香然貴賤若天壤之懸梔子今江南絕多皆夏間四五月開而瑒花自是春開梔子染黃以花而山礬染黃以葉二物迥殊又梔子之名見於本草世所共悉不應復作他稱而薝蔔之名出自佛經涪老尤不應他有更易此二花之不同明甚者也玉藥既僅見唐昌及禁苑數處而瑒花紛布野中且既曰玉藥名甚古而至佳山谷何苦易之卽土人不識玉藥之名山谷淹洽多聞蓋有弗洞曉者此瑒花之非玉藥明甚者也玉藥自顯於唐昌而瓊花獨鍾於后土廣陵長安道里懸絕瓊花世無別本而玉藥屢見詩詞又玉藥既卽瓊花諸題玉藥者不應絕口不及

瓊花之名又唐昌去吳誠遠招隱在京口去廣陵咫尺間吳人既絕重瓊花謂無二本不應招隱有此惜然不知俟德裕之至而知此玉藥之非瓊花明甚者也緣瓊花之名與玉藥相亂后土祠名與唐昌觀名又相亂瓊花無二本而玉藥亦僅數處有之瓊花謂種出仙苑而玉藥亦仙女經遊遂致詩人文士往往合爲一種如宋子京劉原父博洽號爲宋世之冠亦爾承譌而子瞻子容輩之誤又不必論者也用脩以卽陳後主玉樹後庭花尤爲鹵莽瓊花相傳唐人所植六朝何自知之如止據玉樹之名何不引甘泉賦中所云也與此花相類又有聚八仙最近似而非見合璧事類甚詳

唐詩紀事嚴休復玉藥花詩首云揚州唐昌觀有玉藥花大

筆叢卷十一 續甲部 丹鉛新錄七

四 廣雅書局

誤也唐昌觀在長安光業坊明皇女唐昌公主下降故以爲名其花乃公主手植者也康駢劇談錄云唐昌觀玉藥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元和中春物方妍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三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戎髻雙環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婉迴出於眾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者皆緋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視伫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回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霏鶴唳雲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休復禹錫各有詩王建宮詞女冠夜覓香來處云云卽追味唐昌事也蓋唐昌觀在長安無

所謂長安觀者葛以王建詩為長安觀之玉藥而禹錫詩題
唐昌亦謬也計氏紀事之誤乃沿尤延之全唐詩話尤號博
洽多識此亦相承劉宋率爾紀載不及精詳也

始讀楊所引傅子容詩疑唐人有遺帖為證及閱周平園題
記乃知宋世偽作唐人帖以致謬誤紛紛平園辯玉藥非瓊
花得之目擊最詳并錄於此云唐人甚重玉藥故唐昌觀有
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皆非凡境也予往因親舊自
鍾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茶藤種之軒檻冬凋春茂柘
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條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
方開出鬚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帛狀類膽瓶其中
別抽一莖出眾鬚上散為眾藥猶刻玉然花名玉藥乃在於

筆叢卷十一

蕪中 丹鉛新錄七

五

廣雅書局

此羣芳所無也宋子京劉原父宋次道博洽無比不知何故
疑為瓊花元之知揚州但言未詳何木俗呼為瓊花子京何
以誣元之蔡君又引晏同叔之言以為證甚無謂劉夢得雪
藥瓊絲之句最為中的何必拘李善之注也山谷始創山礬
之名然二詩序初未嘗及玉藥止因好事者偽作唐人帖故
曾端伯洪景盧信之其實諸公猶未見此花所謂信耳而不
信目也

用脩以仙女之說為附會似止據王建詩注言之未讀太平
廣記合璧事類雜記談諸書也夫仙女事誠茫渺難信然
嚴劉諸人之詩實因此事發不可以事為附會詩也蕃釐觀
后土別名漢郊祀詩媪神藉釐此祠后土故以為名其花後

為金虜揭去根復發榮用脩以為其後花萎亦非也此花聚
訟案不啻數十用脩於諸書一不之攷直據臆臆合而一之
謬矣哉

用脩以玉樹後庭花即瓊花是徒知瓊與玉同也又引曲中
瓊樹朝新為證以曲有瓊字也吾則以為叔寶詞名本於楊
之玉樹青葱謝之林挺瓊樹不尤賸合無隙耶楊好為傳會
往往如此而動置昔人姑識以當捧腹

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頻回首驚怪
人間日易斜此劉賓客和嚴給舍詩也劉又有揚州瓊花詩
序止言后土廟瓊花一株潔白可愛不知實何木也使誠與
玉藥同胡以有何木之疑耶

筆叢卷十一

蕪中 丹鉛新錄七

六

廣雅書局

歷攷以瓊花為玉藥其誤蓋始於二宋劉原父不能是正從
而和之三子皆博極羣書者所見若此故世人無復異議而
晏元獻蘇文忠悉承其誤然失之未遠猶可言也洪景盧曾
端伯蔡寬夫傅子容以山礬為玉藥則失之頓遠矣然其誤
猶本之唐人偽帖也用脩直以山礬為梔子既無所因又靡
所攷吾弗能知之矣

噫一瓊花也以子京原父次道景盧延之用脩之淹該同叔
元之子瞻魯直之鴻鉅相承而胥失焉餘子蓋亡足深論名
物之學其易言哉

鄭興裔瓊花辨瓊花天下無雙昨因虜騎侵軼或謂所存非
舊疑黃冠輩以聚八仙花種其處余細觀熟玩不同者有三

瓊花大而瓣厚其色淡黃聚八仙花小而瓣薄其色微青不同者一也瓊花葉柔平瑩澤聚八仙葉粗而有芒不同者二也瓊花藥與花平不結子而香聚八仙藥低於花結子而不香不同者三也余尙未敢自信嘗取二花以試兒童輒能辨之右辨聚八仙異於瓊花處最明確附錄此

合璧事類辨四花形色甚詳今竝錄於此智者讀之不俟見花瞭然矣論瓊花云瓊花天下無雙惟揚州后土祠一株耳世傳此花乃唐人所植樹大而花繁清馥異常潔白可愛獨殿春芳冠絕羣品唐賢多題咏之昨因紹興辛巳之變虜騎侵軼或謂今所存者非其舊使非老道士唐大監者力言其不然鮮不以八仙名之矣蓋此花雖遭虜人之狼籍然其盤根非他所比似有神物爲之遮護不然靈苗不絕生意復回既翦而終盛孰使之然哉麟案事類所記此花宋末猶無恙今不可見矣

論玉藥云玉藥花所傳不一有以爲瑤花者曾端伯有以爲瓊花者李衛公有以爲山礬者黃山谷有以爲米藥者其說皆非也蓋此花條蔓而生狀如茶縹柘葉紫莖冬凋春茂花鬚出始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筍鬚鬚膽瓶其中別此一英出眾鬚上散爲十餘藥猶刻玉然名爲玉藥乃在於此羣芳所未有也今長安唐昌觀所植存否不可知惟潤州招隱寺之花識者鮮不爲之嘆賞云

論簷蔔云簷蔔花一名梔子花樹高二三尺葉厚深綠如兔

筆叢卷十一

雜部 丹翁新錄七

七

廣雅書局

耳或似柳而短凡草木花皆五出惟此花六出色白中心黃春末抽葉夏初結花又一種樹高五六尺許花葉皆差大謝靈運目爲林蘭并筆之

論山礬云山礬花俗名椀花木高數尺枝肥葉密凌冬不凋花白未開時木犀相似及開差大香絕穠號七里香尋常山林間多有之又有千葉者案椀即瑤音相近也

七條類稿云齊東野語載瓊花惟揚州后土祠有之絕類聚八仙但色微黃而香宋仁宗哲宗時嘗移植禁苑逾年遂死載還復敷榮焉後惟宦者陳源取孫枝接於八仙根上至今流傳杭褚家堂瓊花園是也然香色亦少異矣予攷爾雅本草諸書不載惟揚州誌曰唐所植也至正間枯死今不復榮據此則瓊花植於唐再榮於宋又再榮於宋末一揭於金再枯於元世遂無復種矣合璧事類失載莖語事七條類稿又似未攷合璧者因竝錄之

筆叢卷十一

雜部 丹翁新錄七

八

廣雅書局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一

南海羅崇齡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周禮屨人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噫王后之屨而使人造之不亦褻乎古之婦工何所用也夫為綸為綌服之無數周之所以與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之所以亡也曾謂周公制禮而設一官為婦女作屨乎曹操猶使妾賣屨周公不如曹操乎

案周禮太宰有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凡王后之六服皆掌之蓋王有外司服而后則有內司服也首服則弁

人追師分掌獨屨人王與后其意頗疑之既歷攷漢唐五代得婦人纏足所自始載讀周禮屨人所掌王與后及命夫命

筆叢卷十二 積甲部 丹鉛新錄八

一 履雜書局集

婦屨名號形色俱同因釋然頓悟三代以前男女屨焉無大異者屨人並掌職此之由且古人屨以配冠其階級斬然非內飾下裳比也楊不深考以晚近世弓織狀律之故極言其褻而周公不免矣今錄周禮原文并攷各代屨制於後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用之蓋古者婦人屨與男子同自后妃以至命婦制度質采咸有等差不得踰僭故成周特設官掌之後世驕寵恣行倡優后飾以此職廢也昔人以周禮為致太平之書即此可見豈淺識所窺哉史記男女同席屨易交錯亦似不甚別也餘詳後條

又追師掌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疏曰掌后首服對弁師

掌男子之首服也夫首服男子婦人異故二宮分掌之屨為婦人男子同故屨人並掌之云疏第以弁尊為卑為解蓋疏出唐人其時女子未有纏札之俗屨之同異亡從知也

又內司服掌后之六服禕衣褕狄鞠衣展衣綠衣素紗辨外內命婦之服夫衣視冠則稍褻視屨則較殊故自有內司服掌之然每條之下必繫以祭祀賓客則用之者明各司所掌非燕居之服也使婦人屨猶今世則其事自當職之縫人而內司服且弗與矣夫典絲典案皆太宰官屬以考婦工者甚密也孰謂休其蠶織哉

雙行纏

墨莊漫錄載婦人弓足始於五代李後主非也子觀六朝樂府

筆叢卷十二

積甲部 丹鉛新錄八

一 履雜書局集

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綉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裏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被幾侵魚子纈影纒長夏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鞵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綉羅襪則此飾不始於五代也

樂府雙行纏蓋婦人以視襪中者即今俗談裏腳也唐以前婦人未知札足勢必用此與男子同男子以帛婦人則羅為之加文繡為美觀以蔽於襪中故他人不言好獨所僅知之語意明甚攷御覽屨詩云足躡承雲屨豐腴春錦夫足跌不言小而豐則古婦人不纏札可決千載之疑矣

杜牧之詩織織玉筍裏春雲見合璧事類楊作碧琉璃滑誤

也婦人纏足實當起於此時并楊所引花間詞商隱絕可證然合璧引杜詩乃入襪類恐唐人自以足指為玉筍非必以弓織也牧之集亦作詠襪詩楊誤

自墨莊漫錄以纏足始五代諸小說所見皆同余舊頗疑之因攷古昔詩詞如螭首蛾眉齒蠅鬢桃顚杏臉櫻口柳肢凡婦人一身摩頂放踵亡不極意形容而足者當今自而目外便為第一義宋元間咏婦人舉筆關涉六朝前文士詎容全置弗言宋玉登徒賦婦人之陋極矣而不云其足之巨陳思甄后賦婦人之妍極矣而不云其足之纖又史傳所載古今美婦人必有大異於眾者果六代前知纏足則積習之久其創意出奇豈無一二殊絕而史傳杳不聞又楚宮之腰漢宮之髻皆以風俗崇尚昭灼簡書至足之弓小今五尺童子咸知豔羨當時靈無一醜好者而靈運太白沾沾素足之女俾千載風流之案迨老鐵而發耶觀木蘭歌始終改服足具變革之大者而俱置之餘可槩見矣

唐以前婦人足與男子無異則足之服製可知子建所稱羅襪成式所賦錦鞵大槩與男子同或加文繡耳今世纏足已久不爾則眾擗揄之當六代前不以為人妖乎莊周云四者孰知正色誠然哉自昔人以羅襪詠女子六代相承唐詩尤眾至楊妃馬嵬所遺足徵唐世婦人皆著襪無疑也然今婦人纏足其上亦有半襪罩之謂之膝襪恐古羅襪或此類載攷唐人雜說云崔彥昭與王凝中表有隙後彥昭相其母敢

筆叢卷十二

雜中部 丹鉛新錄八

三

廣雅書局采

婢多製襪履曰吾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因不敢為

忽夫男子之襪行多則敝使如今之膝襪即遠行何以多為據崔母所言則唐世婦人之襪誠與男子無異而兩京六代皆瞭然矣

玉珪生白露夜久侵羅襪深衣不沾衣香塵惜羅襪皆唐詩餘尚眾

曹子建賦踐遠遊之文履又繁欽詩足下雙遠遊蓋魏晉間履名遠遊也夫今之婦人足尙弓小即跣步難之豈宜以遠遊蓋即男子履名婦人共之繁詩曹賦因寄之題詠耳又御覽云昔製履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意欲別男女也太康婦人皆方頭履男子無異案今婦人履與男子絕殊即欲為方頭與男子同何可得而御覽之言若此則六代前婦人之履斷可識矣

筆叢卷十二

雜中部 丹鉛新錄八

四

廣雅書局采

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有娘纖麗善舞以帛繞脚屈上如新月狀由是人皆效之以此知札脚五代以來方有之如熙寧元豐前猶為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為者為恥也右墨莊漫錄所引據此則宋初婦人尙多不纏足者蓋至勝國而詩詞曲劇亡不以此為言於今而極然美色愈無聞矣

素足女

李白詩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案謝靈運有東陽道中詩云可憐誰家婦淥流洗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答云可憐誰家郎淥流乘素舸但問情若為月就雲中墮太白全祖之而注不知引

案謝李之題素足又皆木陶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也卽此知晉唐婦人不纏足無疑夫足素則不織織則不素未有既纏之足濯諸滌流者也

昔題婦人足不曰素潔則曰豐妍豐狀嬌春錦足夫今婦人纏足美觀則可其體質乾枯腥穢特甚使謝李輩舍其弓纏而誣以潔素一何舛哉

浣紗女

太白浣紗女詩一雙金履齒兩足白如霜又曰履上足如霜不著雅頭襪予嘗戲謂太白何迺盼此素足女再三張愈光云李可謂能書不擇筆矣

禹山戲語

筆叢卷十二

五

張愈光晚年好縱筆草書不師法帖嘗題所書後曰野花豔目不必牡丹邨酒酣人何須蟻綠太白詩越女濯素足行人解金裝漸近自然奚事金蓮玉弓乎可謂善謔

案楊兩引太白素足女詩而訝其回盼張又有野花邨酒金

蓮玉弓之說蓋皆未悉唐初女子不纏足故也金蓮始六朝蓮花事然非言屐履也後世相承皆失攷

古今制度創革誠有大不同者如書籍之雕板婦人之纏足

皆唐末五代始之盛於宋極於元而又極盛於今二事顛末

絕相類纏足本閩幃瑣屑故學者多忽之因歷考其說如右

顧六代前載籍浩瀚或他有確證可盡破羣疑者余固不敢

執以始於唐末也博極君子幸其詳焉

弓足

墨莊漫錄攷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子案樂府雙行纏知其起於六朝張島山云史記云臨淄女子彈弦躡屣又云搖修袖躡利履意古已有之再攷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家得宮人王履張平子賦云金華之鳥動止遺光又云履躡華英云羅襪躡蹠而容與曹子建賦羅襪生塵焦仲卿妻詩足躡花文履繁欲詩何以釋憂愁足下雙遠遊梁武帝莫愁歌足下絲履五文章卞蘭美人賦金葉承華足陶潛賦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崔豹古今注晉世履有鳳頭重臺分稍之制唐詩便脫鸞靴出翠帷又麗情集載章仇公鎮成都真有珠之惑或上詩以瀛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鞦應知子建憐羅襪履步

筆叢卷十二

六

寒衣拾墜釵李義山詩浣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鈎陶南邨謂唐人題詠略不及之蓋亦未之博攷也案史記貨殖傳瑟跼履必趨衛女子檢長杖躡利屣楊所引皆小異

雙行纏之說已詳辯於前矣卽楊此條所引益知唐以前婦

人無札足者也

履也屣也屨也屐也四者小異而大同古男子婦人其之蓋

其形製不甚懸絕自唐宋五代纏足遂專以弓鞦屬之婦人

而履屣屐屨皆歸之男子攷用脩所引秦漢六朝語躡屣利

履玉屐鸞靴金華遠遊花文重臺諸製並男子同無一及於

於弓織者當時婦人足可槩見雖鳳頭牡丹等號類今女子

所爲然率是履上加以文繡花鳥作此名耳惟義山詩較似

近之實溫杜一時事也焦仲卿樂府本云足下躡絲履卒章又有絲履與前相應楊作花文履誤又御覽未引陳思七啟云金華之鳥動止遺光非張衡也

唐以前言婦人履鳥尚有可考者補錄下方其製作無大異於丈夫亦隨代足證云

周禮曰履人掌王及后服履為赤鳥黑鳥

又曰王后翠衣玄鳥瑜翟赤鳥

又曰命婦之履功履散履

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履玄瑤文鳳之鳥又拾遺記云王母

曳丹玉之履

列仙傳曰昭帝葬鉤弋夫人空棺但絲履存

筆叢卷十二 續中部 丹鉛新錄八 七 廣雅書局

趙后外傳曰后順風揚音帝合馮無方持后履恐遂仙去

西京雜記云趙飛燕立為后女弟合德進同心寶綦履

風俗通曰婦女始嫁作漆畫履五色綵為絲

東宮舊事曰太子妃有紵地文履一兩

搜神記曰宮亭湖有賈客見一女子曰可為買兩絲履

崔浩女儀曰婦以冬至進履襪於舅姑

齊書曰高帝性儉素宮人皆著紫履

梁書曰江妃寶屨直千萬又西施鸞屨廊在吳中汝南先賢

傳曰戴良嫁女布裳木屨

交州記曰趙姬者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著金綦履

異苑曰尸陽縣梅姑者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

炙轂子曰菲絲為屨宮中妃嬪皆著見合璧類

南史東昏紀云每出遊宮人皆露禪著綠絲屨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綵靴

太真外傳云妃子死馬嵬嵬得錦襪襪一隻

玄惟錄曰橋中一曳云君輸我王母女龍縞襪八兩

右皆用脩所遺然無一語及弓織也韓詩一婢赤腳老無齒

自言赤腳無襪非以經札言

履考

古篆鳥字象鵠形以為履飾也履象取諸鵠鵠知太歲欲人行

履知方也古易履鳥然敬之無咎今文改鳥作錯不識古文也

禮注絢履頭飾也周禮黃纁青絢字一作句王莽傳句履注其

形岐頭周禮又有鞮鞻氏舞四夷之樂故以革為履取其舞蹈

之便至漢世總章伶人服之唐世名鸞靴故妓人從良詩有便

脫鸞靴入鳳幃之句崔豹云古履絢纁皆畫五色秦始皇令宮

人鞞金泥飛頭鞞徐陵詩所謂步步生香薄履也漢有伏虎頭

鞞加以錦飾曰繡鸞鞞履東晉以苧木織成有鳳頭履聚雲履

五朵履宋有重臺履梁有分稍履立鳳履五色雲霞履隋煬帝

令宮人鞞瑞鳩頭履謂之仙飛履又甄琛齊記曰青州有一種

桃花盛開時採之煉以松脂遞相纏織成鞞履寄往都下人皆

不辨為何物稽含南方草木狀云晉太康中扶南國進抱香履

以抱香木為之木輕而堅韌風至則隨飄而動

案婦人履俱見前則餘從諸經籍攷得者補下方用脩止信

筆紀錄宜多失之乃太平御覽合璧事類等亦往往疏闕遺漏卽一履推其餘馬端臨所以嘆著述之不易也以下止錄履名及履事餘歸履鳥等悉不錄楊本言履也說文云履足所依也

又云鞞小兒履也鞞革履也鞞草履也鞞鞞履也古今注云履履之不帶者

急就章云麋鹿皮給履

又云履鳥鞞衰絨緹緹師古注鞞生革之履也緹履跟之帖也緹緣履之圓縹也

又云鞞鞞叩角褐襪巾顏注鞞謂鞞履頭深而兌平底也今俗呼謂跣子鞞薄革小履也叩角履上施也如今木履黃氏

筆叢卷十二 續中部 丹鉛新錄八

九 廣雅書局

補云下邳謂漆履有齒者曰斬角徐氏云鞞亦履今胡人履連脛謂之絡鞞

又云履屨繫鞞鞞貧顏注鞞圓頭掩上之履也廣韻云鞞

兒履也皮爲之鞞者麻泉雜履之名也又云旃裘鞞鞞蠻夷

民顏注鞞鞞胡履之缺前雍者是也黃氏云鞞鞞胡履也王

氏云新唐書西域傳言鞞鞞履也

事物紀原云世本曰于則作屨屨宋衷注黃帝臣草曰屨麻

皮曰履實錄曰三代皆以皮爲之單底曰履復底曰屨古今

注曰屨以木置履下乾蠟不畏泥溼履乃屨之不帶者蓋祭

服曰鳥朝服曰履燕服曰屨也

又云唐韻曰屨草屨黃帝臣于則所造宋衷云草屨爲屨實

錄謂始皇二年始以蒲爲履

又云草謂之屨皮謂之履實錄曰鞞夏商皆以草爲之周以麻晉永嘉中以絲或云馬周始以麻爲之名鞞也古今注曰

魏文帝寵段巧笑始製絲履案禮少儀云國雖靡敝君子不履絲履則周人已用絲爲履也

釋名曰履禮也飾足以爲禮

夏關龍逢諫桀曰君之履非履也而履春冰楊作履非

武王以履賜太公望云東至無棣左傳曰賜我先君履云云

莊周云干將補履不如兩錢之錐

賈誼治安策引古語云履雖鮮不加於首冠雖敝不以苴履

急就注引誼疏今人賣僮僕者爲之絲履又云美者繡繡庶

人妾以緣履

筆叢卷十二 續中部 丹鉛新錄八

十 廣雅書局

詩云糾糾葛履可以履霜

方言云履謂之不借朝鮮冽冰之上謂之叩角南方江淮之

間總謂之鞞良徐士邵派之間謂之叩角二字疑御覽誤卮言載同梁益

之間曰履關之東西曰緇

六韜曰舜王天下敝衣絰履

拾遺記曰西王母納丹豹文履於穆王

莊子曰儒者圓冠方履

晏子曰齊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絢其

長尺

國策曰春申君上客三千皆躡珠履

賈子曰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圓履

楚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惜一疇履哉呂氏春秋云疇奇也

漢書曰鄭崇每朝見曳革履上曰我識卿尙書履聲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麤菲草履今者富人韋沓絲履

西京雜記曰度安世爲侍郎常著輕絲履

魏遺令曰可學作組履賣之

後魏書曰王遵業嘗著穿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絕可與郭

林宗墊中相對杜類遊任履穿或本此

禮記云披衣鞞履

又云嚮長者而履跪而進履俯而納履

又云君子之飲酒三爵而退則坐取履隱避而後履

筆叢卷十二續甲部 丹鉛新錄八 十一 廣雅書局影

荀卿曰麤絲之履可以養體又大布之衣麤紉之履

東平王蒼傳云魯國孔氏尙有仲尼車輿冠履盛德光靈之

遠也漢書

原憲曳杖拖履行歌頌事文類聚

雋不疑傳云暴勝之屣履起迎見漢書屣履謂納履未正也

皇甫規聞王符至屣履迎之後漢書

北齊書云始安王遙光有蹙疾餉履者以爲譏已大恨之

事文類聚云高帝鎮東府眾僚傾下虞玩之躡履造席如平

時南

漢書云文帝常履革舄唐書云鳴玉曳履馬周傳

學齋佔俚云古有履無靴趙武靈王乃變履爲靴徽宗世常

變靴爲履高宗世又變履爲靴冠履二事反使今道流得繙

其似云文

韓非云晉文公與楚王戰至鳳凰之陸繇履墜因自結之

史記云東郭先生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踐地

又云黃石公墮履令張良取之

又云蕭何賜劔履上殿

高士傳云陳仲子織履以爲食

列仙傳云囑父在冀州市中補履數十年

三國志云先主少孤織履曹公罵云賣履舍長

高文惠妻書云余奉織成履一兩愿著之動與福并

晉陽秋云江州刺史王弘造陶潛潛無履弘從人脫履給之

筆叢卷十二續甲部 丹鉛新錄八 十一 廣雅書局影

弘合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潛於坐伸脚授之

五燈會元云達摩既逝後三歲魏使遇於葱嶺持隻履翩翩

西歸門人啟其曠空棺惟一隻革履存焉

唐書云滕王元嬰戲典鐵妻鄭鄭以履抵面血流

又云元德秀家惟枕履

神仙通鑑張氲傳云人贈以孔子木履

又仙鑑張氲傳云郭翰贈以孔子二儀履一雙後於晉州尸

解與里人劇飲雷衣履而別

後漢南陽公主慕道入華陰山駙馬王咸追至嶺上見朱履

一雙取之化爲石因名其山公主峯上

玉光八景經曰東元景道君冠七色耀天玉冠躡九色之履

見太平御覽道家類

又云東北始陽宮牛元景足躡五色履此條亦御覽疑有誤

葛仙公絳裙朱履於八月十五上昇神仙傳

洞冥記云董誥老少不常或乘牛或躡履日三百里

葛仙公躡足屈氏二女夜促成雙履獻之因得道劉諷仙去

託形杖履葬桑間神仙傳

葉法善入水衣履不濡云與河伯遊神仙傳拾遺

劉平阿遇異人傳道託形履帽

袁尤先生褐裘革履又何尊師衣敝履穿又嚴東衣敝履穿

惟齋一賦

張道成葬後鶴穿墓出冠履齒棺中神仙傳

筆叢卷十二 續中節 丹鉛新錄八

廣雅書局影

洞神經曰學道之人敝衣草履

九真經曰學道者勿令人犯履犯履有忌

玉光經曰有五色九色獅子之履

王喬每乘雙鳥至朝堂網得之乃所賜向書官屬履也凡稱鳥字

繫不錄此有履字故存之杜羨君宜者王喬履出此真一字不苛也

靈壽光年二百餘卒棺僅履存無他物並後漢書

神仙傳云薊子訓卒後棺中惟隻履棺蓋飛揚

仙傳拾遺云盧眉娘將葬舉棺覺輕微蓋觀之惟舊履存太平

廣

王知微羽化後寄書回家家人發棺視惟衣履

劉玄和卒後尸逝柩空乃葬其履焉

張淡客死徐逢源家每七日遺令令人視之至四十九日惟敗履存神仙傳

翟天師乾祐卒後啟其棺僅雙履舒虛寂其弟子也卒後亦

履解棺中西陽雜俎

太平御覽云盧耽有仙術州守期會耽後至化鶴迴翔欲下

為威儀以箒擲之得隻履耽遂飛去

雜仙傳云劉道成上昇處石上有隻履痕作白色

夷堅志云燕道人尸解柩惟草履一雙

文賓賣草履為業每取姬數十年輒棄之列仙傳

侯道華者木履上樹悉折去松枝曰他日得吾飛昇

又云老君遣韓真人下迎道華乃脫履松下上松之杪而昇

筆叢卷十二 續中節 丹鉛新錄八

廣雅書局影

天

虬髯客傳云唐文皇不衫不履

又李衛公得紅拂窺戶者無停履

李仲見老叟知為異人乃具衫履下拜之問姓名曰吾唐若

山也以上並廣雅

東陵聖母師劉綱嘗從獄中飛出遺所著履一綱

宋徽宗見前后圭履異於常曰紫虛元君也神仙傳

女真王妙想見仙官劍佩履升殿曰吾帝舜也今王九疑

山

陳惠虛好道衣敝履穿不以為陋以上並神仙傳拾遺

張殖善役六丁每日有天女著繡履繡衣冠劍侍前神仙傳

太玄女有仙術吐火張天嗟之即滅坐炎火中衣履不燃女仙傳

桑俱鳳自稱白鹿洞道士每謁貴顯一足草履一足麻鞋仙傳

王鼎麻衣草履遍遊名山又王十八破衣草履劉晏合妻子

拜之又王四郎布衣草履謁王珣仙傳

傳燈錄云南泉禪師舉斬貓兒語示趙州脫履安頭上而出

泉曰子在即救得貓兒也

又云石霜禪師謝神鼎脫隻履而視之鼎曰汾州出此弟子

又大陽以直掇皮履示浮山浮山以大陽皮履付投俱見傳燈錄

志動禪師問僧曰我有一信寄雪峯僧便請師脫雙履拋向

前僧至雪峯峯問靈雲安否僧脫履向峯面前峯休去

筆叢卷十二續中節 丹鉛新錄八 五 廣雅書局

法真禪師卷側有一龜問一切眾生皮裹骨這眾生為甚骨

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僧無語並同上

真歇禪師命侍者易新履進止覺覺御之曰吾為鞵來耶僧傳

傳

悟新禪師問知事捶行者忽大悟奮起忘納其履謂晦堂曰

某禪是悟得的林間錄

禪宗正脈云靈澄禪師偈草履祇裁三箇耳麻衣曾補兩番

肩

明辯禪師贊達摩云皮髓番成話靴隻履無處理藏又隻履

已歸西國遠此山空有老猿啼

詩文玉屑云病僧詩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

漢舊儀曰乘輿帶七尺斬蛇劍履虎尾豹履

列仙傳曰胡毋班齋書詣河伯貽青絲履

曹植賀冬表曰獻白文履七緉

曹實四民月令曰八月製韋履十月製白履

張華輕薄篇曰足下黃金履

甄述女詩云足躡承雲履

荊州記曰興安水邊平石上有石履

晉書曰武庫火屢代之寶皆焚孔子履漢祖斬蛇劍並失焉

晉令曰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奴婢履色純青

又曰凡僧賣者一足若黑履一足若白履

晉書曰苻健時河水溢津監寇登得一履長七尺

筆叢卷十二續中節 丹鉛新錄八 六 廣雅書局

唐五行志曰文宗時吳越間作高頭草履

雲仙雜記曰趙廷芝作半月履以千紋布為之托以精銀填

以絳蠟唐輔明過之奪以貯酒

又曰白樂天製飛雲履以玄綾為質四面以素絹作雲朵染

以四選香進履則如烟霧

清異錄宣宗性儒雅令有司做孔子履名魯風鞵宰相以下

效之呼遵王履

唐實錄曰大麻中進五朵履

唐二儀錄云大麻中進五朵草履建中時進百合香履案五

揚引作晉時或據他書像效並見六帖

青州雜記曰桃花有一種盛開時垂絲二三尺者采之煉以

松脂遞相纏織成履寄都下人皆不辨何物楊引作齊記恐誤當更攷本桃花垂絲故可織履楊脫垂絲二字義遂難通

見孔六帖

清異錄又曰曹翰性貪侈為周世宗樞密承旨常著錦襪金線絲履有朝士某者託無名子作詩嘲之云不作錦衣裳裁為十指倉千金包汗脚慙媿絡絲娘

李尤文履銘云乃製茲履文質武彬步此堤道絕彼埃塵晉傅玄亦有銘曰履正無邪正者吉之致邪者凶之微又古詩曰瓜田不納履

劉相魯都賦云織織絲履絮爛鮮新表以文綦綴以蠟珠蘇軾夢中見帝作履銘曰寒女之絲絲積寸累步武所至雲蒸

霧起

梁宣帝履詩雙鳥政聲宣並飛時表異以上二則並初學記

李白送人云足下遠遊履凌波生素塵李集

杜甫大雲寺云細軟青絲履

茅亭客語云大中祥符六年綿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柱上有木紋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鳥履纖悉具備說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冠係履以見魏王莊子

鄭虔履穿四明雪機拾山陰橡杜甫八哀詩

郊超云謝玄在幕府使才必盡凡履履間皆得其任世說新語

博異志云王昌齡以黑草履獻馬當山神誤納金錯刀其中忽有赤鯉魚躍入舟取烹之金錯刀在魚腹焉說

筆叢卷十二 續中部 丹鉛新錄八 七 廣雅

吳沈題雷侯履云躡劉舒國步蹴項立炎基文集

春渚紀聞云施嬭嬭年六十有沈氏二子為人織履及縫紉之事說

炙鞮子曰西晉永嘉元年始用黃草為履宮內妃御皆著之謂之伏鳩頭履梁天監中武帝以絲為之名解脫履說

侯鯖錄云蘇子瞻醉臥有魚頭人身者適因被褥草履黃冠而去

元微之夢遊春詩云金蹙重臺履疾錄

南史云道士邵碩於元微二年告人曰吾命終因臥而卒後有人見碩在荊州以一隻故履縛左腳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齊始興王傳

韓子曰鄭人買履者先自度其足為度及至市忘操之得履乃曰吾忘度亟歸取之人曰何不試以足曰靈信度亡信足也說釋開顏集

逯齋閒覽云范寺丞妻大如一日范偶出同列取官妓雙履置范臥衾中吏攜衾歸妻見履自縊死

李汝翼為九江帥軍士日課履一雙號李草鞮程

南齊書云劉璉年四十未婚太祖與褚淵為璉娶妻王氏妻椽壁挂履土落母牀上母不悅璉即去其妻至孝如此劉璉

孝德傳云魏陽雍處大道下晨夜輦水給行旅兼補履屨不受其直太平廣記神類

元樂府朱履曲即紅繡鞮也詞林

筆叢卷十二 續中部 丹鉛新錄八 七 廣雅

朱文公晚年野服見客大帶方履養老奉親書

衡州石室山有僧髮垂拂履杜陽編

六朝前率草為履古稱芒屨蓋賤者之服大抵皆然唐張志和以屨為履至五代蒲履盛行九國志云江南李昇常履蒲鞞是也然當時婦人履亦用蒲者劉克明嘗賦詩云吳江江上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纔自繡窗離玉指便隨羅襪步香塵石櫛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鴛瓦上不知拋擲是何人此詩通篇咏婦人履殊不見弓纖意知五代女子尚不皆纏足也劉仕湖南馬氏此詩見郡閣雅談今世蒲鞞盛行海內然皆男子服婦人以纏足故絕無用之者矣

筆叢卷十二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八

七

廣雅書局聚

南海羅崇齡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二

大正三十三年六月

余少而好史佔畢之暇有概於心輒書片楮投篋中曠日彌月
髮駸數十百條已丑北還養疴溪上稍以餘日檢括諸故書
顧向篋中塵壙滿焉亟取拂拭之積楮宛然而強半蠹嚙鼠
侵不可句矣因念昔之好事有什襲砒砒千金敵帚者而竊
慨余之有類乎是也輒稍銓擇離為四篇內以辨體外以辨
時冗以辨誣雜以辨惑於前人弗求異也亦弗能同也或曰
子與氏之辯弗得已也子是之辯其得已與其弗得已與毋
亦得已而弗已與余亡以荅因題曰史書佔畢而藏之秋望
應麟識

筆叢 乙部 史書佔畢引 黃雅書局藏

明東越胡應麟撰

內篇

尙書春秋聖人之史也檀弓左傳賢人之史也史記漢書文人
之史也後漢宋書亂人之史也三國元魏小人之史也趙宋
遼金夷人之史也舉其人而史之得失文之高下瞭然矣
尙書史之善善者也春秋史之惡惡者也尙書弗誅桀紂乎然
以明放伐也猶之乎善善也春秋弗進桓文乎然以防亂賊
也猶之乎惡惡也劉知幾以馬班為善善南董為惡惡細矣
三皇以前無良史乎而孔甲之盤孟紀於班氏焉惜哉乎其弗
傳也七國以前皆良史乎而史墨之邪詞紀於左氏焉惜哉
乎其遂傳也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佔畢一 廣雅書局藏

左傳史記漢書後漢三國其文之以代降也若歷階而下也晉
魏齊梁靡冗不稱史矣而有李延壽之六朝馬唐宋遼金僻
濫不稱史矣而有歐陽氏之五代焉李唐之初也歐宋之盛
也然而非畦壽比也
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筆焉五者兼之仲尼
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微維公與直庶幾盡矣秦漢而下三
長不乏二善靡間左馬恢恢差無異說班書陳志金粟交關
沈傳裴略家門互易史乎史乎
直則公公則直胡以別也而或不盡符焉張湯杜周之階附
見他傳公矣而筆不能無曲也裴松沈璞之文相訐一時直

矣而心不能無私也

夫直有未盡則心雖公猶私也公有未盡則筆雖直猶曲也其
聖人乎彼子西不害其為公禮昭公無損其為直

甚矣史之不易也寸管之蒐羅宇宙備焉非以萬人之識為一
人之識不可也隻詞之褒貶天壤流焉非以萬人之衷為一
人之衷不可也

史百代者蒐羅放軼難矣而其實易也史一代者耳目見聞易
矣而其實難也子奪褒貶之權異也

陳范有史才而無史學沈魏竄史學而乏史才左馬班氏足稱
具美其識雖互有是非然創始之難百倍因也故匪後人之
所及也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估舉一

二

廣雅書局

尙書秦誓錄自新也而以爲周麻之終是尙書者識緯之靡也
春秋獲麟傷吾道也而以爲素王之瑞是春秋者符籙之首
也說經者胡可以弗慎也

春秋以字爲褒貶者也左傳以詞爲褒貶者也馬班以事爲褒
貶者也以事者繁於詞文人能之以詞者顯於字君子能之
以字者微而彰簡而覈非大聖大賢弗能也故左之後有補
袁班之後有晁壽春秋之後微紫陽其孰續之

謂國語出於左氏胡以徵也巨明作傳之後文或餘於紀載也
字或軼於編摩也附經弗燕郢平入傳弗贅疣乎故別創篇
名也翼春秋爲內傳稱國語爲外傳猶之子內篇外篇也文
內集外集也內外傳或矛盾焉兩存之以備考也或致疑焉

非也

國策之文麓國語之文細國語之氣藹國策之氣雄國語左氏
未弩乎國策馬氏先鞭乎

汲冢四書皆史也紀年春秋也周書尙書也穆天子起居注也
盛姬錄逸事家也山海經稱禹益實周末都邑簿也其文皆
以法勝也

史惡繁而尙簡素矣曷謂繁叢腫冗闕之謂也非文多之謂也
曷謂簡峻潔謹嚴之謂也非文寡之謂也故文之繁簡可以
定史之優劣而尙有不必然也較卷軸之重輕計年代之近
遠紕乎論哉

子長敘事喜馳騁故其詞蕪蔓者多謂繁於孟堅可也然而勝
孟堅者以其馳騁也孟堅敘事尙剪裁故其詞蕪蔓者寡謂
簡於子長可也然而遜子長者以其剪裁也執前說可與槩
諸史之是非通後說可與較二史之優劣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估舉一

二

廣雅書局

讀之閱肆沈雄浩乎司馬之氣矣而左規右矩一字增損末由
也釋之精嚴簡奧淵乎左氏之法矣而長谷大川萬怪惶惑
叵測也而其義律之乎春秋其旨合之乎尙書弗少悖也史
之至也

司馬班氏人自爲史其史也史百代而有餘司馬班氏合而爲
史其史也史一代而不足則史非專不可也馬氏不啻談遷
也世爲太史矣遷而始成而猶少孫補也班氏不啻彪固也
半因太史矣固而始成而猶大家續也則史非久不可也

晉梁陳齊周隋六史皆唐人撰也梁陳姚東北齊李百藥周令狐德芬學一家也文一手也中獨晉隋羣彥所脩而晉史大為猥雜隋史差自精詳以委任異宜才用乖協故也

李延壽南北諸史出而沈約魏收不行歐陽氏新唐五代成而劉昫盧遜成廢延壽刪沈魏之繁者也歐陽振劉盧之弱者也大槩彼善於此亦因襲易為功也

舊唐書無論大義乖刺其辭過俚而不文也其體過冗而靡節也新書雖晦澁務奇二病則庶乎免也事增文減作史名言豈容以書廢哉

謂後漢書之文不若三國志之質也是不知質勝則野之說者也謂新唐書之簡不若舊唐書之贍也是不知贍而不穢之說者也然後漢非真能文者真能文者左氏也新唐非真能簡者真能簡者檀弓也

簡之勝繁以簡之得者論也繁之遜簡以繁之失者論也要各有所當焉繁之得者遇簡之得者則簡勝簡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則繁勝執是以論繁簡庶幾乎

合作則簡者約而該繁者贍而整不合作則繁者猥而冗簡者澁而枯檀弓左傳繁與簡俱得者也故左傳高而檀弓獨勝也舊唐新書繁與簡俱失者也故新書僻而舊唐弗如也

昔人謂史記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似也而以一事之繁簡定三氏之等差則非也夫文固有簡者不必工而繁者不必拙夫工與拙可以較等差而較之乎一事吾猶弗敢也矧一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估學 四 廣雅書局

事之繁簡也舉其全挈其大齊其本揣其末可與言古人矣檀弓之於左傳意勝也左傳之於史記法勝也史記之於漢書氣勝也漢書之於後漢實勝也後漢之於三國華勝也三國之於六朝樸勝也則檀弓史記無法左傳漢書弗文平非是之謂也

衛青李廣均武夫也廣事終身如觀而青寥寥也曹沫荆軻同刺客也軻事千載若新而沫寥寥也以敘有詳略也然則史固貴繁也曰簡哉而繁有當也亦觀太史之敘倉公平連篇累牘靡弗厭焉相如竊女曼倩滑稽雖其文瓌偉可喜而大體不無戾也

詩人多窮信矣史氏多厄何也世以高明鬼瞰寢貶天刑夫天網恢恢而史佐其漏鬼責眇矣而史暴其微幽贊參兩功則宏矣而胡以罪也必以紀載失實賞罰徇私胡以弗旨陳壽腐魏收而族許敬宗哉是必有其故矣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估學 五 廣雅書局

夫詩潛天地通神明文之精莫加焉夫史贊兩儀苞三極文之鉅莫竝焉撮其精則神以太過而竭故詩人多窮且多夭肩其重則任以太過而顛故史氏多厄且多刑夫詩以一字千秋者也史以千秋一字者也其達踰王公而壽計元會矣能

亡窮且厄耶

左丘廢史遷辱班掾縲中耶獄陳壽放范曄戮魏收剖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之避而弗承其有餘畏哉而不知後之為唐為宋者若劉若宋若二歐陽顯特甚矣

知後之為唐為宋者若劉若宋若二歐陽顯特甚矣

唐而前之爲史者其人輕而其史重宋而下之爲史者其人重而其史輕其人輕也而史重則輕者因以重其人重也而史輕則重者因以輕然以左邊生唐宋亦不能爲春秋史記也而唐宋史大弗類則以時乏左史馬遷故也

史之體製遷實創之而其義例繼悉班始備也然雄偉跌宕之氣衰焉子長列傳一人始末或述其名或稱其字或兼其姓或舉其官既匪春秋之義奚取左氏之規也孟堅襲自篇端總其姓字後但著名遂爲定體百世咸遵此類頗眾舉例其餘大槩作者在前易於損益故也史記如廉蔣賈田刺客貨殖數人合傳亦史變體班後世因之始人自爲傳

夫史之論贊而豈苟哉終身履歷百代勸懲係焉子長諸傳不盡廢此義也至稱羽重瞳紀信營墓無關大體頗近神官矣自漢而後歷代史臣壹規班氏詎皆普贖要在適衷近時貴重子長不求大體專蒐輿僻詡爲神奇恐太史有靈不當一笑也

史漢二書魏晉以還紛無定說爲班左袒蓋十七焉唐自韓柳始一頌子長孟堅稍詘至宋鄭漁仲劉會孟又抑揚過甚不足憑也至明諸論隘差得其衷

班馬之書晉隋以前習其義者不啻百家而於詞忽焉唐宋以後習其詞者亦且百家而於義疏焉故史漢之學盛於六代之前而其文貴於六代之後蓋至明而極矣六代至唐爲班氏學至宋著述傳者殆數十家史記次之

唐以前作史者專精於史以文爲史之餘波唐以後能文者泛濫於文以史爲文之一體惟賦與詩亦然故賦迄於左思史窮於陳壽皆漢之餘也故曹劉李杜韓柳氏出而宇宙耳目又一觀矣

唐以前史之人一而其業精故史無弗成而無弗善唐以後史之人二而其任重故史有弗善而無弗成唐之時史之人雜而其秩輕其責小而其誘鉅故作者不必成成者不必善劉知幾之啟蕭相韓吏部之答柳州噫可想矣

文之難在賦似矣而出於魏收之口則私也史之難在志似矣而出於鄭樵之口則私也收以賦恫喝溫邢然以左馬較相如則文有不必賦樵以志擲揄陳范然以晁壽方沈約則史有不必志而收之能賦樵之能志與否吾未暇辯也夫遷之賦不見於藝文志晁之志不曰以法未終乎要不必以此論也漢藝文志暨有賦八篇

專任易功乎吾於司馬氏史徵焉兼收易業乎吾於司馬氏史徵焉後世不然兼其人專其臆兼其任專其筆故班范而後蔑矣

孟堅武仲有伯仲之稱而班以漢書嘖然與司馬爭雄晉唐之際幾左席焉傳沒沒於崔蔡之間而莫能自異也顏謝文章日揭江左范之與閻蓋遠非儔而後漢一書逾壽接固延之靈運遂爲詞人昔人謂詩有別才吾亦謂史有別才也

以昌黎毛穎之筆而馳驟古人奚患其不史也而順宗錄有取

舍之譏曹王碑多軋苗之調柳以史筆推韓與書翊戴至矣而韓弗任也段秀賢傳一嚮足珍他絕不棍李習之翊銳以史自居第唐一代詎止高楊兩女子哉宋王曾蘇氏重名居館職徒成故事隆平集今傳非苟袁匹也史有別才歷較唐宋諸子益信矣

用顏師古等於紀傳用李涪風等於表志唐人可法者也而不必盡論其書也歐陽疏於事而表志子京僻於文而紀傳未任人可監者也而不必盡論其書也斯各任之準也夫李延壽嘗與修諸史矣胡以弗南北若也夫歐陽修嘗與修唐書矣胡以弗五代如也斯獨任之衡也

孔甲黃帝史也尹佚成王史也劉歆七略班志藝文昭昭載焉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估舉一

八 廣雅書局

而劉知幾以孔甲為夏尹佚為商得無勳夏帝之名傳有能之佐乎尹佚曰周人也又成世也即史佚無可疑者劉既誤於先而復稱於後遂使二孔甲合而為一史佚分而為二皆不攷之故也

陳壽三國志魏吳蜀也而唐丘悅三國典略則後周北齊南梁為三國也歐陽修五代史梁唐晉漢周也而唐張詢古五代新說則梁陳北齊後周及隋為五代也

梁五代之名實起太宗命諸臣修梁陳至隋五代故當時謂之五代而晉書以御撰不與也楊用修以唐末五代當之因陋而伯止言詢古新說亦未盡也

裴松之之注三國也劉孝標之注世說也偏記禊談笏收博采迨今藉以傳焉非直有功二氏亦大有造諸家乎若其綜核精嚴繳駁平允允哉史之忠臣古之益友也

劉孝標有續世說十卷劉義慶有小說十卷惜哉其俱弗傳也藉傳晉梁雅詞今尚盈耳哉

臨川書諸目俱稱世說今題世說新語係語於說胡贊也世說之名起於劉向義慶書出向已弗傳然皆劉氏也孝標之注會孟之評劉氏三絕乎

劉知幾之論史也晰於史矣吾於其論史而知其弗能史也其文近淺猥而遠馴雅其識精瑣屑而迷遠大其衷饒訐迫而乏端平善乎子京曰呵古則工而自為則拙也

甚矣唐人之陋也劉知幾史通稱舜囚堯禹放舜放誅益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成湯偽讓仲尼飾智矜愚斯數言者戰國有之然識者亡弗謂虛也胡子玄驟以為實也至謂舜禹湯文同於操懿裕衍而尚書春秋之妄過於沈約王沈斯名教之首誅矣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估舉一

九 廣雅書局

史通之為書其文劉勰也而藻繪弗如其識王充也而輕訐殆過其所指摘雖多中昔人然第文義之粗體例之末而自以窮王道揆人倫括舊殊吞千有然哉

史通之所謂惑若赤眉積甲史氏彌文文鴛飛瓦委巷鄙說皆非所惑者也至竹書殺尹汲冢放堯則當惑而不惑史通之所謂疑若克明峻德帝典所傳比屋可封盛世之象皆亡可疑者也而山海詭詞論衡邪說則常疑而弗疑余謂劉有史學無史筆有史裁亡史識也

唐柳璨有史通折微十卷專駁子玄之謬宋世何存今無刻本

劉書必與此並行庶無害名教不爾忠所益微所損大也

何法盛盜之魁也許敬宗奸之首也世知郭象之剽莊而不知法盛之剽晉世知魏收之穢魏而不知敬宗之穢唐所以然者法盛書不盛行於後而敬宗書已夙毀於前也

柳宗元愛國語愛其文也非國語非其義也義說辟則非文傑異則愛弗相掩也好而知惡宗元於國語有焉論者以柳操戈入室弗察者又羣然和之然則文之工者傷理倍道皆弗論乎

虞樂作非非國語余欲作非非非國語為柳解嘲第未見本書

孟堅之推太史至矣其駁太史公矣前人製作瑜而掩之私也瑕而匿之亦私也孟堅法太史者也謂有競心吾弗敢信也聖公藉新市之兵益子憑赤眉之限其烏合同也聖公稱尊流汗浹背益子建號宛縮欲啼其負乘同也光武之臣聖公亦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估準

十一 廣雅書局

高祖之君義帝蔚宗後漢黜聖公同盆子起光武首東京孟聖之旨協矣子玄以為聖公不當降光武不當先悖矣乎

史遷列羽紀也班氏列羽傳也各有當焉遷通史前代雖秦楚弗容貶也班獨史當代雖唐虞不得詳也

讀沈約魏收諸史而知李延壽之史之得也其浮詞簡也讀范曄陳壽二史而知李延壽之史之失也其瑣說詳也

晉史之文猥而襍宋梁陳之史猥而浮宋遼金之史猥而陋古今具史才而能秀及諸體者班氏乎賦與雜文靡弗善也迺

詩亦有之左馬卿雲兼撮其勝矣曄壽自史外著作亡聞沈魏著作間觀而史非其任永叔之於班也桓司馬於劉司空

乎

退之之避史筆也柳州諍之是矣然其時故有說焉淮西碑則以為失實而踣而段文昌改撰之順宗錄則以為不稱而廢而韋處厚續撰之毛穎傳足繼太史迺當時謂其滑稽裴晉公書後世嘗其紕繆使退之而任史其禍變當有甚此者柳徒責韓而莫能自奮其時故不易也

唐文章近史者三焉退之毛穎之於太史也子厚逸事之於孟堅也紫微燕將之於國策也宋而下蔑聞矣

唐之才弗任史矣而治史者故不乏也顏師古之於漢也精矣司馬貞之於史也覈矣劉知幾之通辨矣魏玄成之志該矣而亦皆不能無憾也

紀傳之史創於司馬氏而成於班氏也編年之史備於司馬氏而精於朱氏也司馬班氏出而漢以後之為紀傳者靡矣司馬朱氏出而宋以前之為編年者廢矣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估準

十一 廣雅書局

李仁父之長編續陳水者也呂伯恭之大事翼紫陽者也廬陵氏之五代眉山氏之古史孫之翰苑祖禹之鑑與論宋視唐雖才情弗逮而製作頗有餘也

胡康侯之傳春秋也胡明仲之讀諸史也宋人敘事遠非漢埒而其論事核於唐

觀綱目於既成亡足異也夷考厥初難言哉夫陳壽魏收不足言王仲淹續春秋而帝元魏司馬氏修通鑑而帝曹魏彼皆

何人也黜曹氏於盜黜元氏於夷黜武曌書帝房州自餘大義數千炳如日星其有迂回難合瑣屑眇闕者讀者求其變

乎

略其粗可也毋詞費哉

溫公之於唐末也敘裴甫之平則全采王式家傳敘高駘之惑則全錄羅隱廣陵較之通鑑體製迥不侔也且求之當日事情頗不合也謂家乘貢諛野史脩却誠然溫公弗及詳亦以流言故也文士筆讒夫舌武夫兵真三端哉

文公綱目書揚子雲責之備也忽狄仁傑原其心也仲尼謂臧孫不仁三不智三然春秋世遠出文仲下者天子亟稱也而以文仲之賢而弗為少諱弗幾乎刻乎噫未可以淺近論也E文莊之續史綱也紫陽之法有所局焉未竟者引而伸之矣有所蓄焉未發者曲而體之矣其矛盾之小者其符節之大者也故吾嘗謂春秋之後有朱氏而綱目之後有E氏也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估舉一

十三 廣雅書局印

陸文裕之輯史通也因劉氏者十七續劉氏者十三繁者削之謬者刊之俚者文之真子玄蓋臣哉

自司馬之為通鑑也漢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鑑之止司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間有續者數家而弗能詳也夫皇朝綱目續矣而茲猶缺也若之何可後也

獻吉之論史欲槩蔚宗而下而筆且削焉元美之論史欲挈子長而上而刪且潤焉識則偉矣互千年而下而有若人乎吾弗敢知也卽有若人而亡天於年乎毋困於日乎亡見忌於造化乎鬼神乎吾弗敢必也噫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三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估舉一

十三 廣雅書局印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外篇

創者義農耶治者堯舜耶家者大禹耶征者湯武耶仙者廣成耶聖者尼父耶上古帝王兼總二三斯為極盛而軒轅氏六者具焉神哉其德乎異哉其時乎

盛哉軒轅氏之時也而微有憾焉夫義農欲治而未能堯舜能創而弗值也皆時也而有能適當之而際榆罔之衰也蚩尤之暴也征伐之功大於湯武而指遜之迹滅於唐虞也亦時也葛洪曰古聖人有輕天下者有治天下者惟黃帝兼之而不知有能所兼者眾也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估量二

一 廣雅書局宋

世知項橐八歲而師孔子而不知蒲衣八歲而師舜也甘羅十二上卿少矣而伯益五歲掌火尤少也唐文十八創業少矣而放勳十六配天尤少也王融之豔鄧禹奚為哉

三代而上享國之永者周也三代而下享國之永者漢也夫周積德累仁遠矣夫漢除殘伐暴正矣夏商湯禹崛起周則二聖相承也唐宋隋周重臣漢則匹夫無位也而周重之周公也漢重之光武也是三文王而再高祖也其享國之永宜也皇帝王霸古今升降之會也其世有隆污故其號有等差其號係於世也其世弗係於號也稱而久焉熟焉於是乎號之差等為世之污隆矣

虞夏商周奉天革命代自為稱靡沿襲也三代而下惟漢得之

魏晉六朝五季之君率緣舊號唐宋混一亦皆因之何耶夫漢之名猶地也

昭代稱名近無所因遠無所襲厥體冠裳厥義鴻遠偉哉光絕百代矣

三代而上之為帝王者視其德三代而下之為帝王者視其才漢高之才高光武之才密文皇之才俊項羽之才雄先主之才疏孟德之才狡

三代而下儒之用世者得二人焉漢光武蜀忠武也光武儒而帝者也忠武儒而相者也且俱能將也儒之用斯其烈也唐文皇之文也能將矣能帝矣成康之治所自致也是又能相也然才人非儒者也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估量二

二 廣雅書局宋

帝王受命必有禎符世錫之雲龍文五彩近之矣蛇當道魚腹之文平嫗夜哭叢祠之嘯乎至良一策士滄海黃石胡紛紛也世祖洞達光明赤伏致累家法哉夫唐宋昭代之興也咸亦有聞矣而人無弗信者惟其足信也

高之輕士也武之雜霸也西漢之事功釀於此乎光之禮賢也明之養老也東京之節義釀於此乎唐文藝故唐一代鳴詩歌宋藝仁故宋一代言理學

漢文短喪而魏文終喪梁武佞佛而周武刻佛二文二武皆其主也而得失天壤也夫拓拔宇文鈞夷狄也求王改於三代之後僅二事足徵焉能無為中國媿也

人知漢武之表章六經而不知梁武之訓釋六經尤勤且力也

二武帝才略同文藝同好方外同一仙漢武窮兵一念悔而令終梁武寢兵一念渝而致亂

漢夷狄亡君矣而南北有魏文也周武也唐夷狄亡君矣而金元有世宗也仁宗也其盛則宜

巨明以尹氏為隱母公羊以尹氏為世卿史記以其和為相號竹書以其和為人名夫尹氏男子也而或謂婦人共和一人

也而或謂二相史之至矛盾大可笑者若此而將安聽哉夫四書之文亡他籍可取證也其文義則順弗順昭也吾從

其順者已矣胡安國羅泌各有辨

楚莊秦穆砂矣宋襄亡之弗暇而霸云乎哉昆吾大彭豕韋異代也若存若亡也亡已則悼以易襄猶庶乎其可也班固以齊晉秦

楚及吳闕廬為五霸

筆叢卷十四乙部 史書估舉一

王廣雅書局采

桓文五主之霸皆尊王也而皆挾詐也故皆稱霸也然霸有二功與力也桓文功有餘而力未足也其蚩尤共工后羿秦政楚羽乎五者霸之盛也古今之力靡以尚也

自楚之弱而吳始強吳之強也未幾而於越隨勁矣自遼之衰而金始橫金之橫也未幾而蒙古浸盛矣天道可畏也哉

甚矣宋之可笑也襄圖霸於前而覆於楚偃圖霸於後而滅於齊襄曰王道偃亦曰王政祖也孫也其一揆夫

春秋之世而真能柔楚者悼也桓文弗與也戰國之世而稍能抗秦者趙也齊楚無議也

晉岸賈之夷趙宗其罪專也其意則張公室也而後世以費無

極班之魯行父之逐莒僕其詞正也其事則竊上權也而後世以臧孫辰匹之漢翟方進構陷陳咸等亦執斯語當文仲之立言也豈以為奸雄地哉

六國之世無君矣然弗盡爾也趙之武靈也惠文也燕之昭也楚之威也齊之宣也皆能振也武靈之強國惠文之用人昭

之雪恥威之合從宣之禮賢其事可紀也而武靈殺身餘皆早世天有意於秦乎人乎奚與也

戰國之世能與秦抗者趙而已主父微服入關有圖秦之心焉弗死沙丘六國之勢未可知也惠文任頗服齊任奢救韓任

藺挫秦澠池之會即昭之強無少懦也戰國之合主也頗奢相如皆拔自微眇者也知而用用而弗疑而卒取效五霸之

事弗過也孝成繼之衰焉惜夫

筆叢卷十四乙部 史書估舉一

四廣雅書局采

戰國之凜然者吾得二人焉王蠋申包胥是矣非豫讓謂也戰國之超然者吾得二人焉魯連張孟談是已非范蠡謂也

夫蠡之事越也非不久矣闔廬之強弗聞以其君輯也夫差之忿弗聞以其君釋也會稽之棲幸詔在也弗爾計安出也以

美色蠱人之國以陰謀剗人之社義仗言執者乎吳之求成也句踐猶有心焉從而贊之報曩日焉可也援桴隨

之必滅迺已胡其忍也以烏喙目其君以貨財汚其身至齊復為田常篡其國甚矣人之好亂也魯事與齊迥異吳弗可以釋越越弗可以弗釋

仲連義不帝秦甘蹈東海孟談奮身救主超然五湖彼非有所

畏也蠡之去越畏心耳三遷亡一善狀特以貨稱致子殺人而復救之其事汗其識悖

晉之衰也萌於士句平楚之衰也萌於屈建平晉卿大夫自衰而起亡非賢者句為政而名義淪二鞅繼之皆亂人也餘斗管亡足算矣建衷甲以求諸侯楚圍襲而甚之卒禍其國

戰國四君孰不藐平原乎然秦人挾豺虎之勢握之乎掌股之上以索窮厄無歸之魏齊而卒弗子者則疇其人也長平之役在任趙括不在受馮亭令頗隘相拒武安空國而出諸侯乘釁以入視函谷猶大窾也春申是辯士非俠士孟嘗是俠

士非義士信陵是義士非曲士秦前後出兵惟長平最為竭萬關中銳士盡矣若王翦攻楚秦已得天下不足言空國也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卷十一 五 廣雅書局

起翦頗牧班乎良哉牧也扶弱趙卻強秦材優三子矣至忠而被戮則宋之武穆弗加也勝歇文忌班乎偉哉忌也振殘魏驅暴秦才絕三子矣至信而見疑則魏之陳思一律也牧死豈直惟亡趙忌死豈直惟亡魏并亡六國矣

鴟夷望諸皆舊臣也員留而戮毅去而生毅為得乎淮陰留侯皆功臣也信留而族良去而完良為得乎噫難言也員與光君臣之暱手足腹心弗喻也日吳之沼而忽然外國情乎非以死殉亡可者毅之去則善矣漢以羽視信信一日在漢一日憂乎即北走胡南走越其能免也善為信計者非文子之

祈則文信之藥而已悲夫

太史傳刺客五人其道皆亡足論也其志其事則得失難易差

大四百六十九

焉洙債軍喪地罪弗免誅蔡巨之會非盛有甲兵之陳也提

劍劫之成則倖生敗不虛死蛇鼠之知壯夫弗為已政於嚴氏受恩非素而能終其母之年念其姊之戮殺身皮面志足矜也而倉卒一呼事猶易也軻也襄七首入虎狼萬戰九關

聲色亡動至肢體分裂嘻笑自如非蓋世之勇孰與斯乎專諸所刺王僚所為吳光厥志厥事咸瑣瑣也非荆聶比也讓則余別論詳矣

刺大亂之道也萬弗已而用之則視其刺之是非而已劫桓逆干順也弑僚下賊上也殺累私害公也洙以亂追刑諸以亂濟隱政以亂使仇皆亂之亂也且也桓可義奪遂出忿爭光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卷十一 六 廣雅書局

匪廢逐三子者之刺亦可以已乎哀哉丹也燕社稷旦暮墟矣丹思所以濟之而萬無策也僥倖於一刺詎得已哉政殛蘇嗣可以息黔黎延周脈燕亦未至遂亡軻之垂中而弗中也天也世人燭成敗弗燭是非故軻為笑資而洙為大勇悲夫

羽之觀秦曰彼可取而代也季之觀秦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劉項之志可知也立懷者梁非籍意羽破漢興懷迄無恙季能一日終北面之義乎曰季雖弗臣未必為桀之舉也則秦之於報魏之於獻亦有辭乎夫淮陰彭越君臣之分已定也漢未嘗置之地上也況義帝其素所君也

高帝戰勝攻取經國致治事不如文皇然而文皇弗能為高祖也以高神略懸斷平勃固其餘事徵也願亦能焉侯景彭樂

大四百六十九

庫狄干斛律金慕容紹宗若鑑而燭也文皇智籠一世終以
勦失之知人豈曰易哉

文皇之出勦蓋有由焉英衛之才非遇文皇皆有以自立者文
皇少於諸將其將終也一時征伐功臣盡矣勦僅存而高屏
文皇蓋有所慮也故出之以探其衷而因循則殺之蓋文皇
不能無慮勦而又不欲為高祖之殺韓彭勦行而太宗之疑
釋且殺之無名矣侯景之事其必至者也武氏則全未形也
文皇之出勦即景之慮非紹宗之慮也蓋欲高以位結其心
非冀其力也夫文皇豈區區趨步神武哉

將之道曰智曰勇而已古今聖於勇其項籍乎聖於智其韓信
乎勇而困於智雖萬鈞猶匹夫也羽之勇無所事謀而敵之
謀亦無所施智而藉乎勇雖百勝猶恆技也信之智無所事
力而敵之力亦無所用而漢高者又能使籍失其勇信失其
智才愈高衷愈隱業愈盛德愈衰矣

垓下之戰楚事去矣非信之智能覆羽也然漢不得信未可知
也以全智遇全勇必其勢皆全優劣庶幾定也夫其勢全者
又必其鬪確夫劉曜擒於石勒高昂沒於宇文豈其勢有強
弱哉鬪有確不確也

宋義之鬪秦趙也寶畏邯欲觀成敗耳邯舉趙義且棄軍走孰
承其敝乎至不卹士卒置酒高會大言凌羽蓋以口舌得禍
妄庸豎子羽殺義羽刃污矣凌敬規建德毋救鄭尤謬唐克
鄭旦夕鄭克則夏望風靡矣

筆叢卷十四乙部 史書估舉一

七 廣雅書局

項王暗嗚叱咤千人皆廢然東城之役灌嬰以五千追之雖殺
傷過當卒自到勢也垓下之戰漢兵亦六十萬非淮陰在軍

鮮不為靈壁矣第信亦非羽敵也楚之謀臣亞父而已然其
謀得與失蓋相等焉其謀之失者一曰立義帝其謀之得者
一曰圓沛公以陳涉之庸也大呼澤中從者百萬智如梁勇
如籍乃使立楚懷而君之梁死籍苦戰以定天下於懷無尺
寸假也雖然君之矣而弑之以成漢之名可乎其圖高祖也
識天下之大勢雖羽弗如也世之俚儒堅執以為笑端夫沛
公死至今數千年無二沛公也當時可知也曰天將啟之矣
其可廢與噫斯語也他人則可亞父則不可

沙中一擊子房報韓之義盡矣祖龍死秦鹿失天下之勢非劉
則項百韓成足輔乎以燒絕棧道為為韓者迂甚也則韓成
而在奈何興漢而復韓故封良志也項滅信誅何辱良弗去
將次及焉獨為韓乎哉

良平皆策士之雄也夫三傑之目首留侯而六出之奇專曲逆
何也良洞悉天下之幾平巧濟一時之變夫捐金草具雲夢
偽遊良弗屑也非平也疇則能之昭烈伐吳孔明嘆曰孝直
在不合主上及此達良平事者可與繹諸葛之言矣

淮陰登壇高密仗策試鄉分鼎懸斷未形毫髮不爽胡其異也
高荅呂后亮屬後主歡屬文襄懸斷身後毫髮不爽又胡其
異也

高舉平勃而呂后再問而高弗荅也亮舉禕琬而李福再問而

筆叢卷十四乙部 史書估舉二

八 廣雅書局

亮弗答也夫終平勃而漢無事矣奚以答也終禪琬而蜀幾亡矣奚以答也智哉高乎悲哉亮乎

武鄉亟稱伯約論者以為失焉觀亮遺言第舉禪琬而不及維料之審矣然維於亮要不負所知也以禪之庸暗之佞非維蜀久亡矣艾云乎哉

陳豨非黥布輩也征豨平陽絳灌之事而高卒自將淮陰之死可知也彼其以呂自解哉淮陰墮其術可也而後世亦墮其術何哉

章邯白起之亞也劔於羽而名弗稱龍且黥布之徒也滅於信而勳弗立楚之可當一面者且耳破九江救田橫他弗任也且死濰水羽始大懼遣人說信及越反梁無可使者自往擊

之卒失成泉楚以亡故吾嘗謂增去而楚無大臣且沒而楚無善將難為碌碌道也

甚矣漢高之智也斬丁公使天下戒其為臣是天下咸為所欺也斬丁公使後世子其為君是後世咸為所欺也

夫荀吳之殺鼓人也吾與其義夫句踐之殺吳宰也吾與其公何也鼓人以城叛而吳未嘗受也語之存越也以貨其亡吳也以讒故語於越無親而於吳劇蠶也戮之宜也若丁公於漢高也為利乎於項氏也為讒乎季之脫於厄也為德乎為仇乎律之符吳句踐無一合者也夫高之虐於刑也其浮於

政矣夫

仲尼曰以直報怨雍齒之侯直乎以德報德丁公之殺德乎夫

假齒以示恩也假丁公以示法也假之而足以成其私則匿怨可也忍心可也夫高之末年叛者蓋九起焉而卒斃於黥

布之矢也視光武太宗何如哉則挾詐者信有時而窮也夫項伯以私漢封誅不忠乎夫鄭君以名籍逐誅不忠乎夫項失天下其故多矣謂由丁公俾籍也都三秦任亞父雖無事

漢可也夫季布忠楚者而髡夫鍾離忠楚者而戮夫丁公胡足惜也惜後世欺於漢也

百戰百勝而得天下者唐太宗也而項籍以勝而失之百戰百敗而得天下者漢高祖也而昭烈以敗而失之固人也亦天也

昭烈問關於袁紹呂布劉表曹操之間困矣而氣不衰也敗矣而望不挫也魏武以天下英雄推之魯肅以天下梟雄名之周瑜陸遜程昱郭嘉咸喘喘焉胡先聲之振如此也迹昭烈平生言論風旨益猶有帝王之度焉遠非孫曹等也雖其才弗逮亦炎德之將終與

魏武因弱為強不階尺土幾一海寓其人不足論才足稱也孫權自守虜耳藉父兄之業亡能尺寸廣也使昭烈處權所就當止此乎蘇氏以劉不如孫非也

甚矣魯山父子之勇於論也責昭烈不能死敵又謂棄荊州入巴蜀吾知其無能為也炎運灰人望絕曹氏之業已成非暴秦新莽比也而責以高光之事可乎劉虞不受帝號迺心王室其伐公孫也但令取贖幾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為濟

室其伐公孫也但令取贖幾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為濟

室其伐公孫也但令取贖幾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為濟

乎否也夫先主武侯人傑也而匹夫諒哉

漢之末造操所憚者備也不在權也權所憚者羽也不在操也故昭烈不能有荆於先而壯繆不能保荆於後也

赤壁一戰之後吳君臣不憂操而憂備矣襄陽既克之後吳君臣不憚操而憚羽矣而昭烈忘之壯繆忽之武鄉亦姑置焉

天乎

一軍宛洛一軍秦川諸葛初議曷嘗棄荊州哉然而其地彈丸也其形四戰也進攻可也胡以守也必兼益部之饒挾漢川之險庶進而攻可以復中原退而守可以堅鼎足此豪傑萬全之識而後世顧紛紛焉司馬所以賤腐儒也

荆天下重地豪傑所急也然未有以荆取天下者無論劉表蕭

筆叢卷十四乙部 史書估學一

二 廣雅書局

銑馬殷輩以楚成之強莊之伯靈之貪玄之橫友諒之桀而中原不能尺寸也夫蜀誠一隅然秦得之輕諸侯矣漢得之壹四海矣孔明自昭烈卒出祁山六焉曷謂欲長守蜀也司馬微所斥腐儒其呂溫蘇洵等哉而惜乎未有執余說以破之者自餘瑣瑣若辭能鄭如幾俞文龍輩吾何譏焉

亂漢之賊吾不曰董卓李傕而曰賈詡亡漢之賊吾不曰曹操孫權而曰呂蒙當卓就誅也漢幾定矣詡策催襲害王允而漢紐瓦解及操議遷也漢幾復矣蒙策權襲害關羽而漢社

瓜分

復漢羽一人弗任也取襄樊扼操胸矣吳蜀兩臂夾而攻焉即操能守關中原非魏有也復宋飛一人足任也擣汴洛褫木

大四百五十八

魄矣韓吳諸帥角而逐焉卽未能絕塞中國非金有也而蒙也以詭襲之擒也以和尼之天平酷哉

亮之才勝羽十倍矣而由蜀攻魏則勢不便相萬也故六出而身殉之沒之才下飛數等矣而以宋圖金則力不敵相百也故三敗而國隨之

羽死踰月而蒙殲天欲亡漢故以蒙襲羽又為羽滅蒙也羽精忠大節而世有責之備者蒙鼠迹狐踪而世有贊其能者吾所為廢書太息也

姜維之討賊偉哉中原難復也夫人辨之矣維竭一身以殉之雖劬猶勝也李訓之誅閹強哉中貴難鋤也夫人辨之矣訓出萬死以圖之雖私猶公也

筆叢卷十四乙部 史書估學一

十三 廣雅書局

郁離子云六朝五季之君而遇漢祖不能與布越伍而況乎能南面也青田本色語哉然其中亦有等焉劉裕材力錚錚孟德仲達之亞處宋藝祖地弗優為乎齊梁陳氏下矣迺隋文之經國無世未易忽也五代諸主鼠竊之餘氣象施為又齊梁陳氏下矣惟柴氏意度頗自可觀

拓拔壽之力足以壹天下而南之世非叔寶也爾朱榮之才足以壹天下而北之世非隋文也以隋文而遇叔寶雖欲天下亡混壹弗可得也

秦堅之取晉以追失之隋堅之取陳以緩得之秦以六十萬而奔可謂拙於用多隋以兩八千而勝可謂巧於用寡其故何也隋有將秦無將晉有備陳無備

大四百三十三

秦持堅之量也魏孝文之文也謂夷狄無君吾弗信也慕容恪之貞也斛律光之毅也謂夷狄無臣吾弗信也夫世之稱四子也以才吾之薦四子也以德

江左諸人風流籍籍視北霄壤也迺廟堂之上有王景略乎帷幄之中有崔伯深乎景略升孔明之堂伯深入子房之室者也夫豈直六朝唐以後絕未覩也

魏之有崔浩也豈直留侯哉其淹貫典墳研精翰墨曉暢星麻博習方書藝能之美幾諸葛矣然而超然之智弗若良廓然之量弗如葛也夫是以及也

浩之備載國書也紀實也排擠佛教也崇儒也自六代至唐史有弗虛飾乎儒有弗異端乎齊史書崔孟軻闢聖百代瞻仰

浩以直筆覆宗世但知其才藝縉流至謂釋氏之報靈亦旋死盜手刃出腹中快哉有天道焉

邢巒魏之儒者而功名烜赫世但知其將也楊情齊之士而幹用優長世但知其相也巒不以將顯樊深劉焯等爾情不以相顯邢劭魏收等爾卒魏良將無過巒者齊賢相無過情者世以儒者鮮通文士爽實余獨惜二子以將相掩其平生也

援於績弗得遺也雲臺外之以嫌乎武於班弗得錄也麒麟殿之以節乎彼自以大公乎而咸未盡也次援於鄧吳次武於霍丙豈不亦廓然哉夫瀛洲而敬宗與也吾弗能愛其才也補孝孫十九矣黜許而仍十八後世必有躓余言者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卷十一 廣雅書房集

以秦之慝也然而不弑周赧也以政之殘也然而不戮六王也裕也於故君則再弑焉於降王則駢戮焉裕之慝也過於慮而殘也烈於始矣

古今殺降之甚者莫甚於唐高而項羽白起弗與焉薛仁果降則殺之王仁本降則殺之蕭銑降則又殺之其他蓋不勝數也項羽未嘗殺沛公白起未嘗再戮降卒也或謂出太宗意夫頡利擒而太宗弗殺也然胡以弗能救與劉文靜死且弗能而況數子也

唐高祖之謀之於李密勇之於竇建德詐之於王世充皆弗如也而以子勝之劉武周薛仁果羣盜靡耳非建德輩也李密有英雄之度而一敗弗能振建德故匪太宗敵然當救鄼有

必勝之勢何至如拾芥也帝王天命此可以觀焉

文皇之於高麗也未嘗不且夕留意焉遼左之歸練兵勵士史不絕書遲以期歲乎壤必舉蓋蘇文必磔非若漢高之困於冒頓置之度外弗校也而儒生類以為蚡何也夫白司馬氏通鑑出而人之讀史者希矣

三代而下當大任而弗助者疇其人哉漢博陸也唐梁公也宋忠獻也若至公亡比盛德自然近於已正物正者吾必以汾陽亞武鄉焉司馬粹乎其衷也希文廓乎其度也用皆未究惜哉

論相於唐虞之後伊尹周公諸葛至矣漢蕭曹丙魏唐房杜姚宋宋李王文富韓范司馬其庶也漢之相以質勝唐之相以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卷十一 廣雅書房集

才勝宋之相以體勝

西漢將才東漢將德高以才勝故將亡非才者光以德勝故將亡非德者營氣之感捷桴鼓哉夫西漢諸將多羣盜高之起亦三尺也東漢諸將多儒生光之起亦一經也德也才也咸有自也

唐之將以才勝近西漢而弗如其雄也宋之將以德勝近東漢而弗如其雅也太宗之才過其德藝祖之德過其才甚矣下之從上也

義兵不尙詐謀成安君死派上矣諸葛氏之八陣一何堂堂正正也唐郭汾陽之御眾大而公宋岳鄂國之行師義而肅論兵於三代之下三君子其上乘乎論將於三代之下三君子

其至德乎

唐之林甫宋之檜宇宙大好之首乎奸之誤國也有柄而弗才者有才而弗柄者有柄且才而弗久者林甫檜兼之故其爲禍烈也林甫擅於朝而祿山懼弗敢動張韓諸帥之兵一旦解於檜而曾弗知也其才百盧杞什蔡京胡敢望也

漢之有卓也梁之有景也唐之有溫也略同也亂同也惡同也報同也古今大憝之魁乎操懿裕堅國之害重而民之害輕安史巢勳民之害大而國之害小莽也兼之而始猶飾也

惡之窮天地互古今者誰乎武曌是已吾求其庶幾萬一者於數千年史冊之間而弗復覩也意者互數千劫之前有之乎吾知其惟墨獨也合畫尤商辛王莽董卓曹操朱溫蕭德趙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後漢一

五

廣雅釋義

大四百四十二

高林甫秦檜而爲一足以當墨乎惡未也墨武所製字後人望之非也

魯之兩姜氏也人知之矣知唐之有武氏而弗知唐有兩武氏也知魏之有馮氏而弗知魏有兩馮氏也兩武氏俱殺子矣兩馮氏幾再弑君矣武則折而馮則誅故弗彰也

甚矣女禍之易於襲也而繼之者皆弗終焉天之道一已甚矣可再乎魯之兩姜氏也魏之兩馮氏也唐之兩武氏也姜之弑馮之淫武之殺子若一轍焉夫有所受之也然姜戮於齊馮誅於魏武折於唐鈞弗若前之成也夫馮之後有靈也武

之後有韋也成矣而弗能享也信天道之弗可再也夫亡秦者胡秦以匈奴而不知爲亥也亡唐者武唐以君羨而弗知爲墨也則詎非天哉夫亥之事微而匈奴顯也固非始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後漢一

六

廣雅釋義

皇所能逆也夫君羨何能爲而墨之爲武爲女昭昭也且清風言在宮矣以太宗之英武明燭萬里而目睫弗能察也則詎非天哉

漢之后賢者與不賢者半乎呂之惡也馬鄧足以當之唐之后若武若韋亡弗惡矣而長孫后弗臨朝也故其賢弗著也宋之后若高若曹亡弗懿矣而楊后弗臨朝也故其隱弗著也

宋之創業中興其君皆弗漢唐若也而母后之賢獨盛焉宣仁之懿其猶在和熹上平杜之金匱幾一言喪邦矣宋人止稱高曹向孟有以也

戰國之士之立言者一何眾也而亡弗傳者彼曷嘗有意於言哉無論孟荀卽莊列管商申韓韋翟彼所欲傳者其術也豈

大四百六十九

之乎言焉耳矣然而其術弗傳者術偏也其言傳者言古也
春秋戰國齊魯晉鄭楚宋之間蔚乎其文也秦摩一焉卒以代
周文勝極而質反也夫一李斯也文於逐客而弗文於嶧山
噫可推矣

叔度閔冉之流也而世少其立言焉仲淹游夏之匹也而世多
其立言焉少者恨之多者惜之也夫漢末節義之區也卽靡
立言推者推矣挽者挽矣叔度雍容合與其享則宜唐初功
利之數也房杜諸人其無能詡揚師德審也無中說有仲淹
哉信言弗可已也

操之略過孫吳矣而亮以彷彿孫吳自之才過庾亮矣而甫以
擬倫庾亮古人虛心曩哲故其就益高也後人蔑視前修故
其造益下也

文人無行信乎太史雪李陵少陵拯房琯夏夏乎難哉陳思之
憂國韓愈之格君無論自從永王疏矣然而非逆也柳黶叔
文躁矣然而非奸也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部 雜一

七

廣雅書局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四

麟

大正八年

明東越胡應麟撰

允篇上

學者多譚五霸而不得其說於桓文之外於是取昆吾乎夏取豕韋取大彭乎商以合乎周之齊晉而五之自遷史夏商本紀既絕弗載而春秋秦漢雜傳子書又往往掇拾其一而軼其二三是以後世之惑滋甚蓋余讀汲冢紀年而始得其說焉夫霸之取稱其大旨二諸侯而有勞王室錫之茅土俾專征伐而人服之若文王之為西伯是其霸以功也諸侯而弗共王室恃其强大自專征伐而人畏之若共工之霸九州是其霸以力也自徐偃宋襄攘竊仁義幸以削亡為天下

筆叢卷十五 乙部 史書估畢三 廣雅書局

笑而戰國之君盛以甲兵土地相凌於是乎孟軻氏出大明王道以辟之而霸之云者祇以為尙力之事槩之三代盛時之所謂霸迥不侔矣攷竹書所紀三事其始之霸也要皆得之於功而其末之亡皆失之於力者也夏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霸帝芬二十三年封昆吾氏子於有蘇帝癸元年昆吾氏出居許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商克昆吾此昆吾氏之始末紀於竹書者也夏孔甲元年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帝吳元年使豕韋氏復國商外壬四年邠人旻人叛河宣甲元年彭伯克邠五年旻人入於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旻人來賓祖乙元年王卽位自相遷於耿命彭伯韋伯武丁四十二年王師滅大彭五十年征

豕韋克之此豕韋氏大彭氏之始末紀於竹書者也合前後而較之昆吾也豕韋也大彭也其詳不可得聞其興滅之大都槩以具矣夫昆吾氏之霸霸於仲康之代而亡於桀豕韋大彭之伯霸於宣甲祖乙之代而亡於武丁夫昆吾氏其興弗可攷自彭伯韋伯之命於商而昆吾氏可知也大彭豕韋其滅弗可攷自昆吾氏之克於商而豕韋大彭可知也然則世之譚五霸者以其始之以功霸而合之桓文乎則可以其末之以力霸而合之桓文乎則弗可夫桓文固尙力而厥功實弗容掩已迹三氏於始則類迹三氏於末弗類也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之說也

筆叢卷十五 乙部 史書估畢三 廣雅書局

春秋戰國之世文士之好奇不已甚哉自古中興之烈亡大於夏少康者粵自襁褓之中已蒙大難流離竄匿四十餘載迄以一成一旅復夏舊物而光大之彼其崎嶇有虞仍高之間所為布德兆謀蓋將靡所不極而史遷本紀盡逸其文後人求之弗得遂舉離騷天問荒忽謬悠之說以實之夫夏自太康距於夷羿寒浞篡於有窮中間喪亂因仍世已三易而泥與過澆狡力相資滅斟紘相跨據都邑視王莽桓玄之禍弗啻十倍豈一刺客一虞人之任哉少康履歷僅見左氏而首末弗詳惟汲冢紀年差備復夏之事第言伯靡自高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戈少康自綸歸於夏邑其事雖不可詳攷要皆王者正正之師至如離騷所謂襲女岐縱田犬則絕不見於簡編也離

駁所問蓋齊東里社鬼巫墟墓之談屈子放逐無聊感而筆之以問後世世儒不能辯斥而好奇如沈約者又引之以釋紀年遂使少康靡艾萬古中興之績下同孟嘗郭解之儔余不得不辯之

三代而上史書名氏之譌眾矣其最大而可疑可弗可弗辯者亡若伯翳之與伯益自史以伯益佐禹以伯翳先秦司馬貞張守節等竝疑其謬而莫能援明證以折衷之故歷世紛紛迄於今伯翳伯益爲二也夫使伯翳伯益若共工蒼頡粟陸容成鴻蒙雲將齧缺之屬荒忽茫昧而不足有亡則可誠禹之佐舜之輔而秦之先則其所係世道何如者而可弗定於一也史遷秦本紀云大業娶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

筆叢卷一五 乙部 史書卷三

三 廣雅書局

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柏翳爲秦之先夫禹作司空天下之大任佐禹溶川天下之大功藉令非伯益而別一人則尙書載之當參咎陶伍稷高矣今攻虞廷臣庶四岳九官十二牧輩靡不具載於書而伯翳之文獨不經見以史所稱平水土者質之乎書則借秦鯨食益事也以史所謂馴鳥獸者質之乎書則掌火作虞益官也然則尙書所云伯益非柏翳而誰耶秦紀所云柏翳非伯益之誤耶蓋伯與栢其音同秦本紀作栢益與翳其聲近故史記誤以一人析而爲二猶幸乎其人雖二而其事則一也然而大費之云又胡以稱也則吾嘗讀汲冢紀年而得之竹書紀年即位之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夫史記先稱大費復稱伯翳伯翳爲

人名則大費爲國封矣大費爲國名則伯翳爲伯益矣卽竹書十簡而伯翳伯益大費舉不待辯而明而司馬貞張守節皆置弗道彼索隱者惡在其爲索而正義者惡在其爲正也

正義陳紀下亦言二人本一而秦紀陳紀世家並不言案山海經劉歆序先稱伯翳復言伯益其爲一人明甚而太史氏之誤不辨自明矣然正義亦不引

蘇子瞻論周之失計莫甚東遷而以靈王神聖諸侯服享爲證此但據子朝之書而弗及詳論其世也靈王之世孫寧出君而莫能討崔慶弒君而莫能誅陳生伯興爭政而莫能斷至假列國大夫以聽訟於王庭其紀綱名分幾於蕩無一存矣穀洛之鬪王欲壅之太子晉之諫可謂切深而王卒弗能用也終其身政事可見惟聘后致命於齊而已神聖服享果何在哉善乎唐李翱之言也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夫唐之弗振豈亦東遷之罪也夫太子晉一言晉人遽欲舉侵地而返之俾弗蚤死成宣之治可復孰謂東遷計失哉

筆叢卷十五 乙部 史書卷三

四 廣雅書局

自文王釋羸里之囚紂錫之弓矢得專征伐世遂以文王爲西伯至戡黎一事咸曰文王是舉將以震紂而萌其悔心也噫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仲尼至德之嘆益惓惓焉一旦甫釋囚繫而輒有戡黎之舉若句踐以美女蔡吳而兵隨其後者孰謂文王之德願爲是耶且紂當文王之時三仁未亡天命未絕諸侯八百未會而文王遽稱兵以獵其郊視後世亂臣賊子舉晉陽以清君側者復奚異哉元儒金吉甫氏獨引

膠革之言直以戡黎繫之於武而文之心始暴白於天下萬世然膠革之言足以證西伯之爲武而不足以證戡黎之爲武也余攷汲冢竹書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尙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自武王之立以至克殷始終西伯之外無別稱焉於是始信戡黎之舉灼然出於武王而文之以服事殷沒齒無纖芥可以刷百代之疑矣金氏前編多引竹書獨茲事關係非眇而紀年所載彰明較著特爲媮使人心而偶未之引豈攷覈有所未至耶甚哉三代而上史氏之說之不足憑也司馬遷列傳七十而首伯夷而其傳伯夷也始之以逃堯之文卒之以伐紂之諫蓋歷數百年未有核其實者也夫逃堯之謬有識槩能辨之

筆叢卷十五 乙部 史書信異三 五 廣雅書局

獨伐紂之諫其所關涉甚鉅宜其所紀載特詳乃遷所取證茫茫一焉而世之儒者萬喙一詞卽博涉自信如宋羅泌之流亦僅啟其端而其說迄靡竟也夫三代之書遷所取證者六經孔孟之外國語短長莊荀韓呂數子已爾孔子於夷則賢之矣孟子於夷則聖之矣而未嘗概叩馬之事也孔子於夷稱其餓矣孟子於夷述其清矣而未嘗概叩馬之言也采被一歌足發明武未盡善而孔則刪之食粟之恥有大於不聽惡聲而孟則置之揆之事理胡舛謬也先秦之文詳於識文武者宜莫踰左氏勇於非湯武者宜莫踰莊周而左國諸書言者弗引莊列諸書引而弗言書出於漢之後而足以證周之前者汲冢而汲冢篇又始終亡一語及也然則叩馬

之諫太史氏所采據果何書也夫三代之書其傳於後世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軼於上古常多至聖賢大節未有不具載於六經而互見於子史者若之何合六經諸子諸史而茫茫一證也故吾斷以爲夷齊無叩馬之說也然斯語非遷創之蓋戰國遊談之口而遷信之太果也夫戰國之談其起於見夷齊之遜位而遂疑武王之有爭間夷齊之居周而遂疑伐紂之當阻因委曲傳會而爲是與夫叩馬一節在夷齊誠優爲而君臣父子一言足以樹天地古今之大戒願以之垂訓則偉而以之紀實則疏也則君子之讀斯傳者尙亦取其言而姑略其事也哉

筆叢卷十五 乙部 史書信異三 六 廣雅書局

仲尼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餓之云者蓋以夷齊遜國而貧弗若景公之擅國而富曷嘗謂餓而死也夫孔子餓於陳蔡靈輒餓於翳桑而皆未嘗死胡爲乎首陽之下夷齊獨死於餓也食粟采薇其因餓之一言而附會歟夫武王非復諫者二子之難難遜國弗難叩馬難無怨弗難采薇莊周稱夷齊之咸陽見武伐殷曰天下亂周德衰不若避之非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此太史之說所從出然莊生口也而亦可證其無叩馬之事矣

夫春秋之世之亂也而忍言哉蓋君臣之義絕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韓厥厥曰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齊崔杼弑莊公人謂晏嬰死乎曰君死社稷則死之若爲己死非親暱誰敢任之韓厥嬰嬰夫非春秋所謂賢者哉君父之仇義

不共天臣弑君子弑父殺無赦亡論其職大小也二子身為大夫驟聞君父之難當率先有眾奉大義而討之誅元惡以靖國上也苟不能則死之又不能則去之舍是無可言者方厲公之執而書偃之召也厥挺然力爭尙庶幾萬一挽回必不得已猶當致命畢力於嗣主之世而始焉則爲克之中立以觀其變繼焉則爲盾之同黨以遂其奸晉尙爲有人乎蓋厥也弗臣而悼也弗子矣夫人臣之義食焉弗避其難與之食誰之食也莊弑而弗從猶之可也方莊之未弑弗當諫與迨莊之既弑弗當計與諫而弗行與討而弗遂弗俱當去與四者之義與亡一焉生食其祿死而置之臣焉用哉夫春秋之世君臣道絕矣以二子之事如彼而世以爲賢後世亦卒無有非之者甚矣大義之難明也

筆叢卷十五

乙部 史書估舉三

七

廣雅書局

豫讓漆身吞炭以愧人臣之懷二心者讓蓋以義士自許也當時凜然義之後世亦翕然義之至蘇氏胡氏直以爲聖賢大學之道甚矣宋人之陋也余以爲讓特刺客之好名者非惟弗知義殆近於弗知恥其所言正以教人臣之懷二心而胡以愧也夫君臣父子一也父有弗子子無弗父君有弗臣臣無弗君孟軻氏論手足腹心報施之道至矣而其言可以訓天下之爲君不可以訓天下之爲臣可以陳於唐虞桀紂之前不可以譚於春秋戰國之世以故言出於孟氏而豪傑猶或非之然而曰犬馬曰土芥曰國人曰寇讎其輕重之等較若也夫范氏荀氏滅於知氏知氏滅於趙氏則知氏於范氏

荀氏正趙氏之於知氏也讓以眾人報范氏荀氏則二氏之亡仕他姓可矣曷在乎仕其故主之仇之後而且爲之盡力也不幾於寇讎之報報犬馬之視乎夫瑤之未敗果知之讓擇而事之惡取其知瑤之將敗稀爭之讓默而成之惡取其賢瑤亡也可以死矣弗死襄執也可以死矣弗死至再刺而再執也猶弗死惡取其勇俾襄子而再釋焉將以刺終乎將以弗刺終乎刺而中胡以見襄子於身後刺而弗中胡以見襄子於生前終止而弗刺胡以自立於天下萬世故吾直以讓非惟弗知義而近於弗知恥也其歷歷焉惜其一死務以成其一刺之名而已於人臣於二心奚有也卽人臣二心將以讓藉口而又奚愧也夫爲讓計宜何如曰死范氏荀氏上也死知伯之亡其次也死襄子之執又次也以刺而報其主則已卑卑再刺而再弗行而卒弗死而欲以漆身吞炭愧人臣之懷二心者難矣哉以知氏無人而讓無爲而爲者尤謬夫聶政尙不欲顯其名而要離致戮

筆叢卷十五

乙部 史書估舉三

八

廣雅書局

自山東遭秦禍諸侯之得志者三而蘇氏之合從弗與焉孟嘗之臨函谷也信陵之存大梁也趙奢之救閼與也孟嘗信陵俱貴公子率列國以攻秦獨奢起小吏提孤軍大破秦師其事甚偉功甚奇乃讀史者忽焉第知奢之勝而已而所以勝弗知也當秦之圍閼與也惠文以問廉頗頗以爲難救何哉關與之地秦韓趙三國之交秦攻韓而移兵閼與蓋出趙之不意也而趙始發兵救之令秦也據險以拒趙若魏太祖之

屯柴壁則趙師阻令秦也扼險以要趙若唐太宗之蕞美良則趙師殲二者皆曉兵所忌而頗位趙上將聲聞諸侯固不肯輕用其名鬪成敗於鼠穴也奢則未嘗有戰伐之勳一旦欲翹然自樹勢不容不出死力以見其奇而奢方拔自細微又易以愚秦耳目於是頓兵邯鄲增壘以示吾弱而弛敵之防堅壁以蓄吾威而俟敵之間至於二十八日之久彼師已老而我師方壯然後乘秦謀之往而卷甲以趨之秦欲拒吾於險之外而吾已入欲邀吾於險之內而吾已出比秦人悉甲來攻而吾壁壘已成士有必死之志以久蓄之鋒乘初至之銳勵必死之勇以馳乎疲勞暴露之師此其廟勝之勢在趙在秦不待智者而決矣或曰奢之勝歷之謀也歷所謂厚

筆叢卷十五

乙部 史書仿筆三

九

廣雅書局集

集其陣先據北山皆兵家之常偶合於奢而奢用之蓋奢之勝而非所以勝也奢受命出師勝秦固燭鑑焉而待歷乎哉然則廉頗之議失與頗秦所忌奢秦所易也奢將則敵信而弗疑頗將則敵疑而弗信故奢之事頗雖勇有弗能行頗之言奢雖勝有弗能奪也夫道遠險狹頗之言誠未為失而長平之役亦奢也有以狃之悲夫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玄以為庶幾湯武何其陋哉河汾氏從而與之肩山氏又從而駁之是皆有疑於毅之不取而未嘗熟察古今攻守之大勢也以吾論之卽墨之守不必智如田單而後全而二城之拔非特毅有所不能卽力與材倍蓰於毅者未可必也胡不以戰國推之燕視秦鬪士孰銳毅視武安

君起將略孰優下齊七十餘城抗趙四十餘萬震讐孰甚燕之圖卽墨視秦之圖邯鄲孰急平原安平之應變孰短孰長智者所了也然起以百戰之威挾秦國之眾乘長平之勢蹙垂亡之趙一圍而不能舉再命而不肯行三迫而甘伏杜郵之劔觀其力拒應侯之請卽未必盡然而邯鄲之不易克固昭昭矣獨於毅焉疑之可乎夫齊之與燕勢相軋也單之與毅略相等也然而主客異勢急奮異心重以嗣主狐疑鄰國反間亡臣合力戰士思歸騎劫之代蓋毅有天幸焉不然其能成師返哉故吾謂卽墨之守非單亦全二城之拔非毅所及而論事者必灼見古今攻守之大勢而後可也

筆叢卷十五

乙部 史書仿筆三

十

廣雅書局集

甚矣攻守之勢之相懸絕也故守者將有不必才兵有不必眾而攻者將之才有無所用而兵之眾有無所施夫王莽以百萬圍昆陽也而殲隋煬以百十三萬圍平壤也而潰此其兵莫眾矣則曰將非才也孔明以十萬圍陳倉而不拔孫權以十萬圍合肥而幾擒此其將莫才矣則曰兵非眾也光武悉漢將之良以圖天水而折北神武悉齊兵之銳以圖金墉而損身此將非弗才兵非弗眾矣則猶曰敵堅也拒拔英楊大眼以四十萬圍鍾離而隻輪不返郭子儀李光弼以六十萬圍相州而九帥盡奔此將非不才兵非不眾敵非不脆矣則猶曰救至也至魏太武屯百萬於宋唐太宗聚天下於遼則不惟將之才絕古今而且帝矣不惟兵之眾極海宇而且精矣王莽隋煬兵未必精加以盱眙小城安市夷帥敵非勍也義隆破膽

延壽望風救已絕也然而卒自解者何以故也故曰攻守之勢懸絕甚也有善守則無善攻也而況乎樂毅之將燕昭之兵而攻乎田單之守若之何二城之可拔也而夏侯氏以庶幾湯武然乎否哉

白起阮長平四十萬古今以罪趙括括輕躁寡謀可罪也而長平之事則大有難言者世襲故常類以括爲妄庸豎子則弗攻之甚也何者四十餘萬之眾匪易御之師也四十餘日之圍匪易支之困也使括也而果妄庸豎子若宋義劉秩李元平輩將鋒交卽潰曷能以其眾戰耶將伏發卽殲曷能以其眾守耶以四十萬之兵陷必死之地壁四十餘日之久而亡一叛者至括死而後降則括之爲括可知也括當時所與援

筆叢卷十五 乙部 史書括舉三 十一 廣雅書局

桴對壘何人哉秦兵之彊天下靡敵焉白起所擊天下靡堅焉彼且因失地之忿勵用壯之師非閼與之戰兵亡名將亡勇者比也當起未將而頗之禦紘已惴惴矣洎乎武安既出秦掃境以潛屬之而其王又親至河內發穉弱以趣之蓋不啻宋人所謂空國而戰者噫嘻當其時事勢之亟何如也吾以卽信平弗代而馬服復生未易云也夫括也果若李元平輩則一王紘舉之矣而胡以必起以寡擊之以正擊之亡不可者而胡以用眾而胡以用奇且一朝食滅之矣而胡以若是久也惟將而必起而必用眾而必用奇而括之不得爲妄庸豎子也審矣

秦之縱反則也第欲將括趙卒將之而括卒覆其軍胡秦之巧

趙之拙而括之愚也當孝成之受上黨也議之平原平原以廉頗當起其策之亦審矣及頗失亡堅壁孝成讓之而秦間之入直以頗爲易與且降頗也將四十萬之眾外創於敵而內迫於君是章邯鉅鹿之勢也縱頗之才足以堅守趙之君臣而聞斯語其能無變然動哉而當其時孰可以代頗者馬服死安平亡李牧方保塞未知名蓋六國之將舉亡任此不特趙也獨括素喜兵時亦以能將歸之而先是父奢又嘗代頗卻秦故孝成平原驟舉之而不惑也夫秦之利在去頗不在任括趙之失不在任括在廢頗頗代而四十餘萬之命已懸於白起之手矣方是時趙之夙將頗外樂乘龐煖二子而已趙不將括而將二子未必不爲芒卯扈轍之續而其改或速於括未可知也括堅守四旬而救弗至而卒以身死敵雖不足以贖其債軍之罪較之誤國而降者猶有間也而世之罪括甚於趙蔥驕劫而孝成平原夷於王遷郭開余是以悲之

筆叢卷十五 乙部 史書括舉三 十二 廣雅書局

謂長卿封禪貢諛信乎弗貢於生前而貢於死日彼欲以奚冀焉謂子雲美新漁進信乎弗漁於少日而漁於暮途彼欲以奚爲焉夫封禪見謂名高而弗知聖王弗絲也夫美新見謂明哲而弗知節士弗憲也是二子之所蔽也夫漢俗急功利躁而獲者夥矣獨二子恬然而宋人以文士故加惡聲而弗原其衷論其世悲夫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五

筆叢卷十五

乙部 史部 卷三

十三

廣雅書局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允篇下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
 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名樊已姓封於衛次曰
 參胡董姓封於韓周時為吳國楚滅之三曰彭祖名翦彭姓
 封於韓大彭之墟卽彭城也四曰會人姁姓封於鄭五曰安
 曹姓封於邾六曰季連半姓其後為楚昆吾氏為夏伯湯伐
 桀滅之彭祖氏為商伯商之末世始亡于寶曰先儒多疑此
 事譙周作古史攷以為妄記廢而不論然六子之世子孫有
 國數千年間迭為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若夫前志所傳

筆叢卷十六

乙部 史書伯畢四

廣雅書局

脩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坼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
 汝南屈雍妻王氏男從右胛下水腹生而和平自若足相證
 明案劔胸裂背古有斯文品體駢胎近所恆觀然未有二脇
 竝開六子具顯者古今迂怪之文亡甚於此譙周所駁允矣
 于氏舉一端以蔽之是欲以毫末槩丘山也謬哉

劉知幾史通云汲冢瑣語稱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其地有城
 以囚堯為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受為疑又云汲冢書稱
 舜放堯於平陽益為啟所誅又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
 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信也案舜之放堯文
 之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此篇前後言之詳矣夫惟
 益與伊尹受戮竝於正書猶無其證推而論之如啟之誅益

仍可覈也右俱劉語案汲冢書目云瑣語十一篇諸國夢卜

妖惟相書也則瑣語之書大抵如後世夷堅齊諧之類非雜
 記商周逸事者也其書自隋唐志外諸家書目咸所不載蓋
 自汲冢既出之後旋就湮沒可知惟紀年載太甲殺伊尹沈
 約固疑為後人所增至王殺季歷乃商君文丁非文王也攷
 劉史通前後議論務以春秋亂臣賊子臆度前聖故妄意文
 王得位亦如商臣許止之為而不詳攷本書恣其臆喙真所
 謂言奸而辨記醜而博者其能免仲尼之誅乎夫卽劉引紀
 年函蓉不稽若此則所謂瑣語云云者其足信哉唐柳璨有
史通析微
 十卷專辨前代事通攷有此目
 情今未見果爾未可謂秦無人也
 武侯自擬管樂管九合一匡才誠不世而所輔桓公所用齊國

筆叢卷十六

乙部 史書伯畢四

廣雅書局

挾天子合諸侯其勢易舉績用易成武侯扶弱主藉偏邦人
 心去漢迥不侔也至規模局量則檻車三顧竊辱異觀五畝
 三歸宏隘殊域不待言矣樂策士之雄耳內襲燕昭之銳外
 因齊濟之湛中入蘇代之間卽他帥行師臨淄反掌何艱於
 毅而武侯匹哉大抵孔明為當時言不容大盡否則陳壽之
 詞與將略非長同一誣謬非事實也

莘楚躬耕南陽抱膝處同也成湯三聘豫州三顧出同也伐桀
 弔民出師復漢心同也德感嗣王誠格庸主道同也尹奮平
 百世之上故人亡異詞亮崛起三代之後故家肆臆喙杜工
 部云伯仲之間見伊呂蓋千載論孔明者至是始定孰謂文
 人筆端迂遠情事亡足重輕哉

抱朴子逸民篇云魏武帝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仕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汗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宜矣稚川去魏未遠孔明傳註俱不載姑記此

漢末諸葛氏分處三國竝著忠誠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竝自篤論至魏迺曲為訾詆此晉人諛上之詞目瑾子恪孫竦亮子瞻孫尚誕子觀孫恢奕葉知名諸葛之才一何盛也恪以材誕以節俱覆宗族禍害略同瑾以喬延息於蜀誕以觀續嗣於吳天之不絕賢者又何其巧相似也瞻則死君尚則死父懿哉武鄉其有後矣恪材辯英英照耀一世伐魏之舉乘其釁隙豈曰佳兵觀其論眾之書胡異厥叔世率以成敗

論惜哉

筆叢卷十六 乙部 史書信學四 廣雅書局

案史誕與瑾亮雖竝稱豐后而不言行輩恪嘗與誕相拒東關似非近族然恪死後臨淮臧均表乞收葬略云故太傅恪得承祖考風流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竝著忠誠熙隆世業攷魏公休以前未有顯者所云忠勤世業舍誕而誰則於恪為諸父正子瑜兄弟行耳

史以誕欲保有淮南晉人筆目鍾會稱姜維云伯約名士公休太初不足多也鍾高視一世而居誕二子間其人可想壽春之破致死者數百人詎不偉哉

三國時人才盡入曹氏毅中吳蜀智計之士往往不乏而文學何寥寥也禰正平自文舉德祖外略不挂齒乃頗及張子布

意昭於文學必有可觀惜世遂不傳虞翻陸績顧劭父子間標合譽至於風雅竝似不閑韋曜辭瑩一二染指無復五言蜀許靖秦宓譙周郤正輩率文士也詩遂絕響矣韋曜傳注本名昭史臣選晉譙周之此不然張昭何以不易益曜所自改也

魯肅居軍旅間手不釋卷談論文辭思度弘遠三國將帥有儒者風諸葛外一人而已而世罕知之肅不死羽不亡乘襄樊之銳與蜀併功中原復矣肅死蒙代與權遜定計襲羽蜀失荆大事遂去炎燼以灰蒙者千古亡漢之賊也不足與張承業為奴肅深不欲取關羽詳本傳中

當塗為魏典午為晉世率知之而意義出處或未明了案代漢者當塗高春秋識也自西京末茲語盛傳光武與公孫述書嘗稱及而竟無驗及曹氏僭號譙周以問杜瓊瓊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識驗矣然安知非老瞞擅國之日故封魏以應謠言耶識不足信此蓋可見典司也午馬也見周所為識文後果驗史謂周有他數術假識為言耳

筆叢卷十六 乙部 史書信學四 廣雅書局

世傳天策府十八學士以唐一代人才盡此然當時隱太子及齊王元吉各延攬相傾秦即不能兼得也案史武德初太子建成與秦齊二王勢位相軋爭致名流以自助太子則詹事李綱贊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謨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任璨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韋挺記室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友于志盛記室參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顏思魯

諸議參軍事賈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鏡曹褚遂良士曹戴胄
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籤蘇幹
文學姚思廉褚亮燉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
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儉司
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倉曹李守素參
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參軍事榮九思戶曹武氏逸典籤
裴宣儼文學袁朗及從弟承序然則秦即幾有雲臺之數亦
不止十八也內顏思魯師古相時父子兄弟褚亮遂良父子
薛收元超淹如晦叔姪一時同與盛矣

天策十八學士像閻立本寫今藏兵科中原在大內相傳永樂
中收付兵科每詹翰諸臣供事廷試者必畱飲科中索一玩
筆叢卷十六 乙部 史書估單四 一 藏雅書局

以為故事萬曆初周公瑕遊燕中得摹本知卷為沈存中家
物而跋尾書迹不逮因為補錄之瑯琊兩王公俱有跋大學
士淮南李公介弟子繁刻之石嘗以一本遺家君余及見之
存中跋謂圖中名字官秩與史多不合如姚柬字思廉史作
姚思廉柬之蘇壹陸元朗薛莊史皆以字為名李玄道蓋文
達于志蓋許敬宗蔡允恭史皆不字房玄齡字喬年史以房
喬字玄齡孔穎達字仲達史以為字穎達蓋唐書成於後人
之手此皆當時紀實者也右皆存中跋語然以余所見圖中
最可疑者莫如顏相時圖載相時字師古案史師古相時兄
弟也師古字籀相時字睿師古亦為秦王府文學晉實出相
時上而天策之選不與相時傳新舊唐書皆云武德中與玄

齡等為秦府學士舊唐書瀛洲事未復言相時有兄師古紀
載甚明當時在選決相時無疑而以師古為字存中博極羣
書諸學士官名同異悉攷列跋中此其大矛盾者胡絕口不
及嘗意摹本非存中之舊後人因筆談所載案其名字與史
異者贗作斯圖而不知相時何人以為師古也第存中所
攷史傳亦自多互異唐書薛收傳以為圖像而思收存中以
為思收而圖像案收四年入館至七年卒以劉孝孫補之未
圖像之先孝孫已召入為學士不因思收始以孝孫補也新
舊唐書褚亮傳俱以贊亮作杜如晦傳亦云而存中以為于
志蓋攷志蓋傳不言此然亮及志蓋各有贊其語殊不類自
為精如傳及存中言則二人必居其一竝可疑也存中引蘇

筆叢卷十六 乙部 史書估單四 一 藏雅書局

世長召對玄武門上譏其名長意短以蘇為學士日改名案
史世長入唐高祖責為屯監尋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因調
之曰何名之長而意之短此時世長未嘗入秦即存中蓋誤
以高祖為太宗唐書孔穎達元字仲達不云字穎達也存中
素名不妄而所取證咸牴牾若是蓋全憑記憶不檢冊書攷
之前輩往往有此病也惟諸人史不載字者王太常謂可補
當時之闕誠然第以相時律之政恐不皆實紀耳 于志蓋字
仲蓋李元
道字元陽蔡允恭字克讓許敬宗字
延族劉孝孫字德祖蓋文達字文達
武嬰以淫泆械亂唐室實贖劫所無之變而一代英才傑士俯
首臣伏無敢聲其罪者獨駱賓王廣陵一檄詞嚴義正足寒
猾賊之膽蓋唐初第一流人物也而生蒙濛躁之譏死罹怨

望之訕史氏因循置於文苑并其字失之遂令邑中祀典千載寥寥往余籍弟子員日嘗以白督學建安滕公滕公急材甚業舉行會擢任去不果蘇觀察君禹繼至雅是余論即移文祀駱於鄉此舉不特爲當時節士伸冤亦爲萬古詞場吐氣也

唐柳雲卿云賓王仕高宗至侍御史天后臨朝數上書諷諫得罪貶臨海丞遂與李敬業起義廣陵然則賓王勁氣直節始終無毫髮可議自裴行儉惑眾於先魏元忠助桀於後致忠義之操久湮不自是人間世一大使陷余不得明目張膽言之匪以同里故也

筆叢卷十六

乙部 史書估舉四

七

廣雅書局

唐人稱賓王上書諷諫武氏得罪必責其復辟虛陵之故不然何以稱諷諫何以致得罪而賓王又何以遂與敬業起兵也用脩云孔北海大志直節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義舉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慨也君子當表而出之楊氏此論甚公然謂大閑掩於末技恐不應爾妖化竊唐舉唐臣子頌德恐後自賓王一檄痛責其姦大聲其惡墨雖漏網千載下罪孽歷歷即輾礫都市不過何云末技且當時從敬業起事詎止賓王一二今皆湮沒無聞而賓王以一檄故名流天壤謂文章傳氣節乎氣節重文章乎

賓王起義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奉母至孝集中三與上官啟皆以捧檄負米爲言至裴行儉辟爲記室則辭以母老不堪遠

行情致酸楚詞旨真篤字字滴淚卽李令伯表不過也道王命以自陳則抗言不荅半千論以干進則守道不迴凡賓王操履類出唐文士上遺集班班學者徒泥裴語何哉

駱荅裴書云義士期於壯夫忠臣出於孝子旣不能推心奉母亦焉能死節事人駱之器識如此而裴以爲浮躁淺露彼方陳力牝朝詎相入哉

裴雖死高宗末實武后用事世

凡稱知人者知其人臧否邪正耳窮達修短則姑布子平小術君子不道也裴行儉以器識短王楊四子幸而偶中至今儒者樂道之卮言云裴所稱王劇王勳蘇味道皆覆身竄籍何以優劣四子余謂此不必辨使劇勳果有奇節卓行卽裴言不中吾猶以爲確論今徒以位遇通塞爲驗則裴所見真姑

筆叢卷十六

乙部 史書估舉四

八

廣雅書局

布子平之術耳況勃等卽如裴論不過浮淺小節而味道輩模稜邪詔榮寵牝朝器識何在裴之取捨如此其足以涵詞場欺達者哉

方萬里云裴儉以富貴骨相取人而文以器識之說吾未見其能合於四子也賓王一檄氣蓋萬古雖敗何傷杜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旨哉

史稱駱賓王失職鞅鞅遂與徐敬業起兵夫孽后臨朝羅織萬態卽狄仁傑輩尙誣以反況賓王倡義殺身欲加以罪盍足據乎且文人失意憤懣其常屈平懷沙賈生天折後世咸悼其忠賓王首倡大義庸可以此訾之駱集十卷今存自疇昔書憤二章外無一鞅鞅語至忠孝氣誼淳鬱諸製作間有足

異者詳見別條

萬麻戊子秋蘇君禹行部婺中余特為賓王上事云稱見故唐
 臨海縣丞義烏駱賓王勁氣高風瑰材絕行文詞冠代志業
 超羣挺生景龍垂拱之辰驟揭天寶開元之軌雕章繪句則
 霧卷霞舒授簡揮毫則星流電掃揚盧遜其渾博沈宋範以
 馳驅逃榮上裴行儉之書陸沈靡悔潔已拒員半千之請壁
 立難攀至孝篤於平生孤忠竭於始仕微官奉母任武功簿
 而不辭直道事人謫臨海丞而愈奮值北晨之司國三綱斃
 而九法淪偕動胃以勤王片檄呼而大眾集慨一坏之黃壤
 問六尺之遺孤歷數屠兄殺子之姦元凶褫魄亟發醜母弑
 君之惡巨猾寒心既已首建義旗將裂渠魁於七廟不幸身
 膏逆刃尙飛靈爽於千秋偉哉國士無雙詎謂文人寡行痛
 史氏因循弗蒐羅於誼烈迺邦人寡陋迄罷享於烝嘗誠萬
 古不白之沈冤實一代當興之鉅典伏惟褒錄遺忠闡揚大
 節亟修廢墜廣勵風猷俾乾坤壯氣昌明於崇正之朝海甸
 英魂振勵於右文之日云云以論賓王事附載此今賓王已
 嘗集略詩文關涉者并昔人遺
 論為駉侍御忠孝辯有他刻

筆叢卷十六

乙部 史書估羅四

九

廣雅書局

益陽蔡 芳初校

太倉錢清貽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六



明東越胡應麟撰

雜篇上

玄黃之間事變昭合者古今實繁迺前人之採述一何寡也自明諸薦紳先生博雅君子稍稍留意若餘冬序錄藝苑卮言詳矣然率異代也余偶讀六朝諸史得事之符節者若干條漫錄於左以資談噱其已見二書及世說語林一門並載者與夫事同代異者咸置弗收至於諸代當以次漸及焉小說者并附

齊武帝子巴東王子響要直閣將軍董蠻同行帝為易名仲舒因戲曰今仲舒何如昔仲舒對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梁武帝子西昌侯藻遣蜀人李膺奉使入都帝戲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曰今勝問之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大為擊節

筆叢卷十七 乙部 史書估畢五

廣雅書局某

晉桓溫有大志不時就嘆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王融年三十急欲為公輔嘗嘆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溫尋卒融亦被收

宋顏師伯與孝武樗蒲孝武擲得雉謂必勝師伯次得盧亟取子斂之曰幾作盧遂輸直百萬梁韋叡與曹景宗樗蒲景宗擲得雉叡次得盧遂取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亦輸直百萬

戲錢出昌義之稍異

晉王弼數侮鄭康成忽夜聞履聲見一人入閤中自稱鄭玄數

弼曰君年少何以穿弊文句而妄譏老子也弼惡之俄病卒魏劉蘭排毀董仲舒忽有人葛巾野服直入蘭讀書處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為苦相排毀義理短長竟誰在而無禮見凌也今召卿往蘭尋卒

晉謝據好上屋薰鼠男胡兒都不知問人道作此者輒戲笑之前後不一謝公因語次謂曰世人以誘中郎言我亦共為爾胡兒大悔失言謝康樂父不慧而靈運好臧否人一日同宣遠登車盛欲揚推宜遠潸然曰祕書蚤世外議亦互有異同靈運論遂衰止

齊劉祥遇褚淵入朝以腰扇障面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怒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焉免寒士謝超宗遇褚淵送客墮水超宗大笑曰投界河伯河伯不受淵

筆叢卷十七 乙部 史書估畢五

廣雅書局某

嘆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焉免寒士晉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宋謝鳳子超宗嘗作殷淑儀誅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案謝事在王氏後今世率稱謝而不及王余意鳳毛謂靈運耳南史靈運子鳳蚤卒不言能文章以劉道隆犯諱故此語獨傳如敬倫父豈亦名鳳耶

宋沈慶之不肯北伐文帝強之慶之曰畊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謀白面書生事何由濟師竟無功魏邗蠻不欲圍鍾離魏主詰之蠻對曰畊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既謂難必無克理城果不拔

吳孫皓勸晉武帝酒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盃酒
願汝壽萬春宋王歆之贈劉邕歌曰昔與汝為臣今與汝比
肩既不願汝酒亦不願汝年

宋中書舍人秋當周起詣張敷先劾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
就席數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起等失色而去齊中書舍人
紀僧真以武帝命詣江敷登榻坐定敷便命左右曰移吾牀
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又王僧達焚路太后弟所坐牀亦類

齊侯景出鎮河南謂神武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所賜書背
乞加微點神武卒世子澄以書徵之書背無點遂不至發兵
反隋高祖與漢王諒約凡璽書徵召敕字傍別加一點高祖
崩太子廣以書徵之以敕字無點遂不至發兵反

宋檀道濟伐魏叔孫建以輕騎邀其運道道濟夜聚沙覆之米
唱籌量之魏謀以為糧也因殺告者道濟全軍而返周賀若
敦伐陳侯瑱以舟師斷其糧援敦聚土營內以米覆之集諸
營軍士各持囊詣官司若請給者陳人信之全軍而返

宋陸脩靜以白羽扇遺張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齊高帝以
白羽扇遺孔靈產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
齊明帝以漆燭盤賜傅昭曰君有古人之風賜君古人之物梁
昭明以瓠食器賜劉杳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器

四事大同益六朝口語類
爾前以羽扇事同故各類
晉向秀注莊子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
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見秀義不傳於世

筆叢卷十七 乙部 史書類五 廣雅書局

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
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又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

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與我
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干寶賴有著述流聲宜以為惠紹不
與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無兼
本遂行何書何事別無效或未必盡然第何以別
本而存紹無兼本而沒此當知也

梁賊朱子仙破會稽得庾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
今可即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賊釋之
齊獠賊執張融將殺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
不害世譏賦詩退虜余嘗集
此例十數為吾黨解嘲

齊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
不可得也阮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罷之晉石崇妾綠珠美
孫秀命使求之崇悉出諸妾數十使者曰奉命求綠珠他非
所欲崇勃然曰此人不可得也秀遂以事害崇

宋范曄作和香方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
傷零藎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之屬竝被珍於
外國無取於中土又藁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
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

文雲藎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藁膏昏鈍比羊
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
自況又卞彬為禽獸決錄曰禽獸云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
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狼請呂文

筆叢卷十七 乙部 史書類五 廣雅書局

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微狗險出謂呂文度其險
諷如此又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比合僕也又云蝮
斗唯唯羣浮閭水爲合史也

湘東王徐妃以王眇一目常作半面粧其臣暨季江語人云蕭
溧陽馬雖老猶駿可騎徐娘雖老猶尙多情齊祖斑乘老馬
常自號騶駒又與寡婦某通常合左右呼娘子其友人謂之
曰老馬十歲尙號騶駒一妻百順強呼娘子李獻吉徐娘老
事見梁元
徐如傳去風情在用此

齊范元珍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珍遽退走母問
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
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菘者元珍

筆叢卷十七乙部 史書估墨五 五 廣雅書局

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又郭原
平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
平乃於所種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鄰里慙
愧無復取者又沈道處遇人盜菜并筍事絕
類但沈則市筍遺盜故附此

齊解叔謙母有疾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得丁公藤
爲酒便差卽求訪至宜都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之答曰丁
公藤也叔謙便拜伏流涕此公愴然授以四段叔謙受之願
視此人不復知處又滕曇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
土俗所不產曇恭銜悲哀切俄過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告
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訪桑門
莫知所在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爲滕曾子又同時宗元卿

有至行鄉里宗事號宗曾子又蔡曇智鄉里號爲蔡曾子皆
齊人也

宋張暢常念持觀音南誥之構逆也暢不從王欲害之夜夢觀
世音曰汝不可殺暢遂不敢害及王敗暢繫獄誦觀世音經
千徧鎖寸寸斷獄司易之復斷吏因釋之又太原王玄謨北
征失律軍法當死夢人謂之曰汝誦觀世音千徧可得免禍
誦滿千徧將就戮將軍沈慶之諫遂免并後俱出太平廣記
不皆實略
舉二條相類頗似以方外恐

吳人陸暉繫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
其刀皆折官問之故答云恐是觀音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
三刀痕現因奏獲免案吳地名蓋
亦六朝人也

筆叢卷十七乙部 史書估墨五 六 廣雅書局

東魏孫敬德天平中定州募士奉釋教嘗造觀音像自加禮敬
後爲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忽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千
徧執縛臨刑誦念數滿刀自折爲三段膚頸不傷三易其刀
終折如故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及歸視其家觀音像項有刀
迹三此類約十數
則不備錄

后魏范陽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業初死權殮隄下後改葬
骸骨竝枯唯舌不壞又雍州有僧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章
子共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竝枯唯舌不朽此例頗眾第舉
二事槩之

晉羊祜三歲時乳母抱行乃合於東鄰樹孔中探得金環東鄰
人云吾兒七歲墮井死曾弄金環失其處所乃驗祜前身東

鄰子也又何靖有一女數歲而亡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又產一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

驚怪告靖靖曰先刀子猶在不母曰在靖曰可更取數刀子合置一處試之女兒大喜即取先者又廣記文滄事絕與羊類以唐人故不錄

晉干寶父瑩有寵婢母甚妬之及瑩亡遂生持婢葬於墓寶兄弟尚幼不知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恩情如舊既而嫁之生子又義熙四年琅琊人

陳朗婢死已葬府史夏假歸行冢前聞土中有人聲怪視之婢曰我今更活為我報家其日已暮旦方開土取之疆健如常又漢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附葬而婢

尚生問之曰其始如瞑目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冢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又博物記載漢一宮人事同已載二酉綴遺中此

宋浦陽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墮水甕有隱起字云箴吉龜凶

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甕請京咸傳視焉乃驗龜絲古冢已八百年矣見水經東京豐都市掘得冢得銘云筮道居朝龜

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朝坐僉載又梁任昉得古墓銘云龜言止著言水旬服黃

鍾啟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歷代無知者至唐鄭欽悅始辨之詳載別刻右

見異聞集離唐事實出六朝

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得冢得志云我死後傳子孫二

千年困於恩恩得古鍾磬皆投於河史後魏高流之為徐州刺史決滹沱河水繞城破一古墓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昔

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流之為造棺槨衣物取其柩而改葬焉朝野僉載又廣記開元中江南大水侍御史鄔載

見道傍古墓水潰其穴命遷於高原既發墓得銘云爾後一千年此地化為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校其年果千歲

矣此酷與高流之事類以唐時故附後晉皇甫謐隱居不仕號翫曲籍至忘寢與食時人方之好色謂

之書淫梁劉峻從桑乾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所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

宋劉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牋牘目行聽受口竝酬應不相參涉

悉皆瞻舉隋劉炫左畫圖右畫方口誦目數百聽五事同舉無遺失二事人多不信然亦未必盡誣或傳之太甚耳

晉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直結陰望道左人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置易投壺與機談機無以抗既曉便去稅驂逆旅

問姬姬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正是山陽王家冢墓百機還睇昨路空野靈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卿也又陸雲獨

行偃師中忽見一家牆院整峻雲時饑乏因而請前見一年少二十餘風姿可嘉論敘平生不異於人尋其說老子極有

辭致雲出臨別語云我山陽王輔嗣也雲出門還望向處正

是一家比至家已經三日右二事俱出異苑不應陸氏兄弟

同時見鬼當是一事記者譌作二人耳

陳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其後後主嗣位譏為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譏暨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此即張譏後事梁劉之遜在告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某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遜後牛奔墜車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既而連典此郡晉羊祜葬親遇術者云墓於法當出天子祐惡之遂掘損其墓術者再過之云尙當出折臂三公祜後墮馬折臂果至三公

筆叢卷十七 乙部 史書仿單五

九 廣雅書局

晉謝玄與苻堅相拒淝水玄使謂堅請退軍濟師以決勝負諸將不可堅曰俟彼半渡我以鐵騎蹙之蔑不濟矣軍既退不可止遂大敗秦由是亡後周尉遲迥伐楊堅使子惇與韋孝寬相拒沁水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卻欲俟孝寬眾半渡而擊之孝寬等乘其兵卻鳴鼓齊進士皆一當百惇眾大敗迥由是遂亡

苻堅伐晉至淝水大敗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齊沈攸之率眾東下戰敗其子元琚奔還聞城外鶴唳皆以為軍聲晉桓溫伐李勢戰於笮橋不利將退兵適軍中誤鳴進鼓士殊死鬪遂克之宋世祖伐元凶劭戰不利適劭將魯秀誤鳴退鼓遂克之

晉于寶撰搜神記時人稱之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元魏使李寯入梁見佛寺傍執板筆者謂之屍頭騫曰此僧之董狐也又六朝人撰酒經時謂酒之南董黃長睿號書之董狐

吳孫皓寵姬張氏死思其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像常置坐側隋煬帝愛柳詵刻木作其形每飲酒必置坐隅孫皓時晉已革命吳亦遂亡故附此

晉武帝太子闇弱衛瓘因會燕凌雲臺託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言帝問之瓘欲言中止者三第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賈后由是怨瓘周武帝太子昏暴王軌因內燕將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宣帝由是怨軌

筆叢卷十七 乙部 史書仿單五

十 廣雅書局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七

益陽蔡芳初校 大倉錢清貽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雜篇下

漢唐而下史籍所書有一事譌而二之者有二事混而一之者有一事傳而餘悉泯者有一事實而餘皆虛者有二事類而無一實者即更僕未易悉數漫舉數則以例其餘

魏時殿前鐘忽大鳴震駭省署華曰此蜀銅山崩故鐘鳴應之也蜀尋上事果云銅山崩時日皆如華言又中朝時有人畜銅深盤晨夕恆鳴如人和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官商相諾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鑪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案此必一事記者譌而二之

筆叢卷十八 乙部

史書估舉六

廣雅書局

吳東陽樵夫入山遇大龜作人言因縛之獻孫權龜路與老桑共語既至權命烹之焚柴槁車如故諸葛恪曰當以老桑煮之如言立爛又張華斑狸事狸亦與華表共語雷煥識之遂得狸本形二事不應絕肖恪或近實華當由博識附會耶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為馬小為駒長為雞小為鷄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且昔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又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東方朔在屬車中合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

上使案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蠶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案朔以蠶為怪哉即名樹為善哉意也滑稽之旨即事可知即蠶或秦獄冤氣所結而怪哉之名則朔詭撰欺帝無疑使異時再遇此蠶不知易何名號矣又漢武故事東都獻短人名巨靈見朔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實此兒已三偷之而洞冥記記一女人愛幸於帝名巨靈常出入唾壺中朔見之巨靈遂飛去二巨靈一男子一婦人迹俱詭異又竝與朔狎或謂必有一偽余直以皆烏有耳

筆叢卷十八 乙部

史書估舉六

廣雅書局

朝野僉載云唐初兵部尚書任環救賜宮女二女皆國色妻姝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問之令尚宮齎金餅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環三品合置姬媵爾後不妒不須飲之若妒即飲柳氏拜救訖曰妾與環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醜也即醒醒帝謂環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子其奈何因赦二姬合於別宅中安置又國史異纂云房玄齡夫人至如太宗將賜美人屢辭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語以勝妾之流令有常制且司空年近遲暮帝欲有優崇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曰盜不妒而生靈妬而死曰妾靈妬而死乃遣酌一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一醜一舉使盡無所留雖帝曰我尚畏見何況於玄齡右二事絕類不應太宗屢賜大臣侍姬又屢以藥酒啗喝其妻而其妻又俱飲之也玄齡妻盧氏嘗房病困嘗剔目以自

誓而晚節至斯可謂生平盡廢若此事則余直以盧有妬聲好事遂因環婦嫁名房妻耳不然太宗之術弗效於柳而復試於盧何不憚煩哉

後漢書云孝女叔先雄健為人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口喪不歸雄感念號泣心不圖存常有自沈計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按此事與曹娥同出後漢范史同傳今曹娥以邯鄲蔡氏賞識盛傳而此事絕無知者故特詳之

諒輔字漢儒仕郡為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出祈禱山川連日

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期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芟茅以自環構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此亦與戴封同世而人罕知并錄之輔時為掾尤難也

漢末劉平遇盜扶持其母奔走逃難兄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遂去不顧此事亦見後漢書列傳在鄧攸先其失則甚之矣

天寶中漢州雜縣尉張涉自舉日試萬言詔中書省試陟合善書者二十人各操紙執筆就席環庭而坐但占題目身自巡歷依題口授言訖即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成七千餘字仍請滿萬宰相云七千可謂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聞赦賜縑

筆叢卷十八 乙部 史書估墨六 三 廣雅書局

南拜太常丞直廣文館時號張萬言石見唐語林又唐詩紀事長沙王璘詞學富瞻崔詹事廉問表薦於朝先試之使解

璘請十書吏皆給筆札璘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復為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援筆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為回颺所卷泥滓沾清璘曰勿取但將紙來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未亭午已七千餘言時路巖當軸遣一介召之璘曰請俟見帝巖大怒亟奏廢萬言科璘仗策歸放曠孟酒間恆自稱日試萬言王其云右唐二事絕類皆試萬言皆至七千而止璘未亭午已就較張尤速迺張竟獲官而璘徒步當事者固有洪濫然亦孰非命也王勳草五王冊文命五吏執筆分寫頃刻俱就與二事亦頗侔今所試不傳固

筆叢卷十八 乙部 史書估墨六 四 廣雅書局

宜第他什亦無存者信疾行無善迹也

王長公卮言所載臥冰種玉射石望塵等事并其姓皆符合可謂至奇陳心叔名疑略同余推此更得數事如漢張奐稱三傑唐張說亦稱三傑見玄宗詩云赤帝收三傑蜀張飛敵萬人秦張蚝亦敵萬人符秦鄧羌張蚝咸稱萬人敵見史書楊雄草太玄經而楊泉亦草太玄

經見馬稱楊傑號無為子而楊繪亦號無為子見蘇奎律之郭前有巨後有世通見南史分身之葛前有玄後有從周

葛仙公見神仙傳葛從周號分身將見清異錄遇仙之王前有質後有積薪皆觀其也去婦之王前有歡後有季友皆勤學也為婦所棄也權事友事見杜工部歌采薪讀書之劉前貞素後仁軌開戶讀書行所謂河東女也見顏平原判語季之劉前孔昭後士元孔昭畫字逃儒入釋者梁彥和逃釋入

儒者唐希仁六用並行者宋穆之五事同舉者隋光伯皆劉姓也而百藥藥師二李咸竊楊素之姬士衡士龍二陸互見王弼之鬼尤為可笑至武與贛並善兵著書並曰孫子而孫綽書亦曰孫子夷與衍並善辯著書並曰鄒子而鄒陽書亦曰鄒子此例頗眾若唯繇仲淹三范並變姓名咸著聲績又千古異聞也晉書王愬傳與顏稍異彥和總字希仁何字也

古今字號之同尤有奇者并識之號浮休之張前有文成後有芸叟唐張鷟宋張舜民並號浮休子見史稱紫芝之俞前有秀老後有玉吾宋詩人俞秀老元文士俞珍並紫芝中山之劉前禹錫後子儀一唐一宋並名劉中山集東萊之呂前居仁後伯恭一祖一孫並以東萊名集少室山人之李有布衣有拾遺李筌隱居不仕李渤徵為拾遺並有斯號石林居

士之葉有尚書有少保一吳縣人位至執政見宋史一松陽人官至尚書見一統志皆名夢得皆從湖州皆集花萼之李前尚正後子大唐李尚正兄弟三人博學著書萼封花蕊之徐前行母後昶妃俱為蜀人見郎瑛類稿或云後花蕊費姓俟攷至李義府呼李猫李德柔亦呼李猫尤可笑也近事漢兩子夏

兩子雲杜欽杜鄴俱字子夏竝能文兩子夏又同姓且同時也宋兩方叔兩功父一方叔李定孫一方叔李多字楊雄谷永俱字子雲竝能詩二方叔又同姓且同時也宋又有兩張子厚其一關中人號橫渠者其一見歐陽棗書六一廬山高詩見石林詩話兩張子野俱名先俱士俱能詩俱壽考一博州人號張三影一吳興人見齊東野語

韓文公有二一唐昌黎一南唐熙載熙載去宋近像傳於後世遂以為昌黎此與陳孟公事生前身後可作一確對也

筆叢卷十八

五

六

兩京房俱術士兩劉秀俱儒生兩龔遂俱郡守兩韓信俱武略俱封王俱亡國兩張禹俱文學俱封侯一安昌一安鄉俱享年造物之巧如此光武紀受尚書于許子威劉歆著五行傳

二王喬皆得仙世知之二劉商皆得仙則人罕知也二王匡皆為將世知之二劉茂皆為將則人罕知也二王褒皆能文世知之二劉德皆能文則人罕知也然又有三王喬三劉商三王匡三劉茂五王褒三劉德異哉此例古今頗眾詳余同姓名攷中在讀路史十數人常以為駭近乃知其疏也

向歆木父子然劉植傳子名向兄歆字細君則歆伯向姪也兩劉仲一高祖兄一光武兄皆同胞皆不類王商有七漢四人王吉有五漢三人俱詳同姓名攷

婦人事尤有酷類異常者弒君之姜前有文後有哀殺子之武前有嬰後有惠淫亂之馮前有文明後有孝文后皆同代二馮二姜又同族也春秋事人共知二武殺子俱見傳惠妃之惡不減驪姬非玉環可望以早天人罕知二馮各見魏書

然蜀有兩花葉夫人一王衍母隨衍入唐一孟昶妃隨昶入宋皆徐姓皆能詩皆亡國皆不善終窈合乃若此哉花葉詳稿一云

古今事酷類更有甚者漢兩嚴遵一字君平一字子陵皆高士又皆易姓始皆莊姓避諱易嚴見傳皆二名君平一名尊子陵一名允亦見傳中兩樊崇俱賊帥一赤眉一尤來兩李育俱賊將一王郎一公孫又皆一歸附一滅亡唐兩李光進一光弼弟一光顏兄皆為將皆假

筆叢卷十八

六

節皆兄弟有戰功又皆名為兄弟所掩宋兩李定一彈子美

一彈子瞻所害皆文士皆正人皆蘇姓又皆下獄幾死此數

人者其世代同名姓同人品同事實同一至於是何其異哉

李定劾蘇舜欽見朱子語錄甚詳筆談又有夷將李定亦熙寧時又見劉備李通傳共五李定

世知馮婦之男子而不知許負之婦人也見三國志劉焉傳世

知王聖之婦人而不知孟光之男子也王聖漢安乳母檀羅

不甚著孟光梁鴻妻外三李平一婦人二男子俱貴顯一漢

劉孟光見三國志有傳四巨靈二男子二婦人俱惟神一東都短人

魏好一劉蜀大一漢武宮妃一九元真母見路史

宋制科題有堯舜湯禹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謁者趙堯舉春

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湯周福

祥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以唐虞三代為對遂無一合者

見沈氏寓備又醫家有二扁鵲二雷公詳別冊

世知仲尼文宣王而蕭子良長孫稚亦皆文宣王也延岑號武

安王在壯繆前劉嘉封漢中王在昭烈前今但知玄德雲長

劉仲謚魯哀公朱建稱平原君皆在後尤僻也文宣見路史

書又李光弼岳飛俱謚武穆岳與諸葛又俱謚忠武

先仲尼稱聖於魯者臧紇後仲尼稱聖於魯者展禽又楊震在

漢稱夫子而李固弟子亦七十二人蕭穎士在唐稱夫子而

權德輿門生亦七十二人展禽至孟始以聖稱

西京雜記有杜陵杜夫子三十國春秋有舞陽杜孔子稱名之

類一至於此記謂杜奕棋天下第一蓋其徒尊之若抱朴子

所稱棋聖之類然拾遺錄稱詩聖又稱集大成又自稱杜陵

曷若奪此稱還吾子美不尤稱情耶又莊忌稱夫子是字

顏回為美帥曾參為市人已見前載稱顏子者黃憲外謝尚徐

陵周續之皆六代人也稱曾子者張霸外宗元卿蔡臺知滕

壘恭皆一時人也南齊人俱見南史列傳又陸雲亦稱顏子

兵家有十哲僧家亦有十哲皆能詩者畫家亦有十哲皆散見

諸書人多不備錄又唐舉場有十哲又權德輿門生七十二

中十人登輔相為十哲尤可笑也

三傑有三漢諸人外唐吳少微富嘉謨谷倚皆文人張說源乾

曜宋璟皆宰執三君亦三一即陳蕃等三高有二何點及三

少有四已見名疑

四友有四周文王外吳太子孫登四友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

晉王敦王澄庾敳胡毋輔之唐李嶠杜審言崔融蘇味道四

皓亦有二商山外六朝徐伯珍兄弟四人皓首相對號四皓

四公子二一戰國四豪外有四英亮等四傑外有四俊員半千等

見史及唐詩紀事

五老有二唐曹松等五人登第皆年七十餘號五老榜在宋者

英前五侯二俱東漢一王氏一宦官

七子不始建安鄭公孫黑強與六大夫盟謂之七子七賢不始

竹林後漢書袁祐等七人以身扞刃救郡守皆死袁曰七賢

又七賢過關是李白張九齡王維鄭虔張說李華孟浩然又

七貴亦二已見名疑

唐虞八元八愷周八士晉八王外漢八俊八顧八及各二詳前傳

晉則八達有三疑見然晉又有八伯郗鑿為方伯阮孝為宏

伯卞壺為裁伯蔡謨為助伯胡母輔之為達伯阮孚為誕伯

劉綏為委伯羊曼為躡伯見曼傳顧厨俊及獨八厨不再見

著書名姓相類如三孫子三鄒子皆世所共知又名各不同不

足相亂然有不可不辯者二孔甲一黃帝史一仲尼孫俱著

書俱名盤孟一載漢藝文志一附孔叢子中今藝文志之盤

孟不傳而孔叢子之盤孟傳世遂以後之盤孟傳前之孔甲

非也二牟融一漢太尉一漢布衣俱著書俱名牟子一載隋

藝文志一附弘明集中今藝文志之牟子不傳意林所載而何百餘言而

弘明集之牟子傳世遂以釋之牟子傳儒之牟融亦非也又

帝名孔甲而唐詩人有牟融尤奇孔叢之盤孟疑崇文目誤而弘明牟子余疑為偽言俱有辯

醫家二扁鵲一黃帝時人一戰國時人二雷公一黃帝時人一

趙宋時人案戰國秦越人開洞鑿道世以其與黃帝時扁鵲

類因以為號今所傳難經乃秦越人作非扁鵲也宋雷敷撰

炮灸三卷人多不知其名但以素問有雷公為黃帝弟子遂

以炮灸即黃帝時雷公撰其人與事酷類有如此者今二書

盛行黃帝時扁鵲宋之雷公殊沒沒因詳識此以例其餘案

隋志有雷公注神農本草四卷此當是偽託黃帝時者非宋

人也漢志經方類有秦始黃帝扁鵲俞跗方三十卷此當是

黃帝時扁鵲然亦依託未必真也

世率以東漢無二名者亦不盡爾第以不甚顯故人罕知余讀

後漢書及通鑑得數十人識於後

西門君惠王莽時勸劉秀反者見鑑

力子都亦莽時羣盜東海人

劉子輿劉王延岑將見鑑

鄧仲覽建武五年光武大夫

儲大伯彭寵永者

彭子厚彭寵

劉盆子後漢書

費長房後漢書方術傳

謝夷吾

計子勳

曹世叔曹大家

陳文矩見列女類李氏夫

劉駒駘見文苑劉珍傳

叔孫無忌趙彥傳見方術

冷壽光附華陀傳末

東郭延年見甘始傳道術士也

侯子道見嚴光傳注

謝季孝見戴良傳

韓仲伯見李憲傳

曹破石節弟見傳

董次仲俱見光武紀注

王靈舉字季知見王宏傳注徐二名者多字

劉文伯即虛

劉俠卿劉益子嘗為俠卿牧羊

遲昭平平原女子見鑑王莽地節元年

焦仲卿見樂府亦彭寵姪

彭蘭卿見後漢書與蘇章同傳

蘇不韋見後漢書與蘇章同傳

荀子訓

樊志張

王和平自費長房至此六人並見方術諸傳

劉長卿妻見列女

衛仲道蔡珍先適夫見董祀妻傳

卿仲遂見香傳

魯女生附華陀傳末

劉景宗見華陀別傳附後漢書陀傳注中

封君達同

韓怡休韓伯休先名見侯傳

虞都尉漁陽大姓見馮劭傳

李子春同

李曼卿識命者見王郎傳

士師郎獲索賊帥

筆叢卷十八 乙部 史書部

筆叢卷十八 乙部 史書部

梁安國統孫

梁不疑真弟

謝曼卿見賈

劉能卿見更

馬伯濟武兄

尹不疑單超

戴次公黃昌

董奉德任末

楊光憲鄒弘

韓伯高見偏林

孔長彥見孔倍傳

梁伯玉黃子

鄭居業孫附傳

植元卿見桓

李子雲見逢

成翊世見杜

徐匡鈞吳良

伏無忌見後漢

令狐子伯王霸

叔先泥和列女叔

澹臺敬伯先雄父

任文公見方術傳

筆叢卷十八

乙部 史書部

十一 廣雅書局

張伯路見左

甄子然見孔

郝孟節附方術

王君公避世

解奴辜方術有傳

壽光侯注壽姓也

嚴彭祖見儒林

王延壽靈光者

蔡少公鄧晨

劉少公劉永弟

駿馬少伯見盧芳傳

劉文松同上

臨孝存同上

蘇伯阿見光武紀

樂羊子見列女傳

麴聖卿羊子名也

編盲意

顏安樂同上

馬日磾與蔡邕

鄭安世來胤

樊巨公見劉

樊巨公縮傳

東漢諸王侯無表故宗室二名者無考紀傳附見者得數人

劉延平見清河王傳

劉萬歲廣宗弟

劉德然以下並見

劉子敬

劉安國見濟北

婦人二名者

曹豐生見曹大

友通期梁黃妾

陳心叔名疑攷據殊精

前人之說余讀三國諸紀傳二名者頗不乏第多東漢末人

筆叢卷十八

乙部 史書部

十一 廣雅書局

至鼎足之後則諱罕視而傳有周生烈朱建平等固不盡無也又陳壽多以字為名今錄其灼然者周生烈朱建平並魏志有傳三國志傳中

曹安民張彌亡

張世平見先

王子服同吳子蘭皆與

崔州平

傅義渠見表

皇甫堅壽嵩子

徐季龍字開明見

單子春

劉子張更始父

劉元壽見明帝

劉弘世先主

劉元起

劉賢得陰城公主見

王伯榮王聖女見

劉子蘭同

吳子平附見先主

石廣元

嚴白虎見孫

馬元義張角將

劉奉林上

鮑子春

王弘惠

陳承祐

華長駿

管孝國

楊阿若

祝公道

趙君安

龐子夏

龐娥英

戲志材

大抵東漢三國帝王將相皆單名二名者百中無一故雖以王

延壽之才名馬日磳之職位而思慮往往弗及若精心以求

則紀傳之中此尙未能盡也

厄言謂漢諸侯王同名甚眾而唐世尤繁聊撮大都於後但什

之六七耳不能舉其詳也漢人以宗正失職故唐之宗正豈

亦皆失職耶其與士庶同者計當數倍昭代宗室命名悉用

筆叢卷十八

史書卷六

三

高雅書局

奇字旨哉至於兩李迥同行密邇而俱封延德郡王尤不可

曉非史誤則傳刻之謬也羅泌云唐諸王義成曰琮而奉天

此未熟唐史故以一二寫奇儻

五李恪孫一鬱林王一建王一越王

四李琛孫一襄武王一趙王子

三李晟一越王孫一紀王孫一犀浦

三李琮一宋王一義陽王

三李璿一馬湖郡王

三李璋一趙王孫一紀王孫

三李煜一信安子一蔡國公

三李煜一襄王一五代後主

三李琳一安德郡公一讓

三李係一越王一蔣王

三李綽一衡王一許王子

三李珪一安樂郡公一

三李訓一信安郡公一江

三李悛一憲宗子

三李寬一太宗子

三李鳳一太宗子

三李峴一信安子

三李瑤一玄宗子

三李詠一信安子

三李頰一南安王一養

三李環一濟王

三李翊一趙王孫一江

三李仙一宜春郡王

三李統一安定郡王

三李澤一趙王孫

三李悅一瓊王一

三李綱一南陽王一蔣王

三李訓一穎川郡公一趙

三李讓一紀王孫

三李構一申王孫一

筆叢卷十八

史書卷六

三

高雅書局

三李樞一趙王孫一鄭王

三李謀一通王一江王

四李顯一吏部常選一鄆國郡公一紀王孫又太

三李仁一殿中監

二李溫一沈國公

二李慎一紀王一

三李演一江王孫一崑王

二李頌一高陽郡王

二李保一吉王一

二李頌一端王

三李建一武威郡王一野

二李純一蔣王孫一

三李逢一江王孫一宗

二李琮一深王一

二李嶧一信安子

二李琬一玄宗子

三李良一桂府少監一撫

二李禮一江王孫

二李垂一紀王孫

三李俠一許王孫一員

三李璿一涼王一晉國

三李愈一岐王孫一江

二李穎	一紀王孫	二李逸	一岐王孫
二李瑒	一許王子	二李洵	一清河郡王
二李璘	一玄宗子	二李漢	一清懷太子
二李泉	一曹王	二李諒	一東平郡王
二李俊	一濟南王	二李崇	一江王八世
二李伸	一玄宗孫	二李諷	一施州刺史
二李涉	一晉平郡王	二李諶	一上黨郡公
二李緯	一均王	二李德	一趙王子
二李琪	一安郡王	二李琨	一宗閔子
二李纁	一會王	三李銳	一申王嗣
二李誼	一舒王	四李道	一昭王
二李績	一欽王	二李倓	一平陽郡王
二李俊	一德陽郡王	二李焯	一嗣王
二李賢	一江王孫	三李約	一江王孫
二李綽	一趙王孫	二李續	一東平郡王
二李琚	一江王孫	二李珮	一信都王
二李儀	一信都郡王	二李瑛	一許王子
二李玼	一義王	二李迥	一韓王
二李家	一樂安郡王	二李傑	一趙王孫
三李繁	一節愍廟令	二李實	一京兆尹
三李紹	一蜀王孫	四李遇	一鄭王孫
三李渾	一蜀王孫	三李程	一唐相

筆叢卷十八 乙部 史書傳舉六 廣雅書局

三李平	一蔡王八世	二李友諒	一武后將	二李紹宗	一江王孫
三李福	一和王一	二李方叔	一紀王孫	二李元裕	一高祖諸王
六李祐	一蜀王孫	二李孝逸	一給事中	二李餘慶	一隋西郡王
二李清	一新平郡王	二李友諒	一武后將	二李紹宗	一江王孫
二李建成	一隱太子	二李友諒	一武后將	二李紹宗	一江王孫
二李方叔	一紀王孫	二李友諒	一武后將	二李紹宗	一江王孫
二李孝逸	一給事中	二李友諒	一武后將	二李紹宗	一江王孫
二李友諒	一武后將	二李友諒	一武后將	二李紹宗	一江王孫
二李友諒	一武后將	二李友諒	一武后將	二李紹宗	一江王孫

筆叢卷十八 乙部 史書傳舉六 廣雅書局

梁元帝有同姓名錄丘光庭有同姓字錄皆不傳然其書各一卷雖唐以前時代較近要不足以盡之抑且唐以後絕無踵作者余嘗欲為一書續之而未能頃遭幽憂屏居郭外蕭然半榻僅唐史一編案頭日取閱之見其中姓字相同者頗自不少而世第共傳李益韓翃數人因益取稗官雜說凡唐一代名姓相同者數十百人類而錄之以為廣見洽聞之助其異代姓氏同者不可勝紀將別有編錄不列此中其已見王長公藝苑卮言附錄及陳心叔名疑者亦不復入僅李光進盧貞五人卮言及郎氏類彙略同

兩張昌宗一昌齡兄與昌齡俱才顯一易之弟與易之俱色稱兩呂太乙一中宗朝文士以才稱一代宗朝宦者以反戮並見

兩薛仁貴一武將見唐書一文人注周易見唐書藝文志次第在王勃前陸德明後蓋亦高宗時人當與征遼建功者相去

不遠而傳絕不言其能文著書故之唐世河東之辭文學最盛蓋一時名姓相同決非為將之仁貴也楊用脩執此以仁貴為文武兼才與韋孝寬並稱案唐書張仁愿傳云唐初才兼文武僅郭元振唐休璟裴行儉及仁愿未嘗一齒仁貴則注周易者非其人必矣藉合史傳中於著述或不盡載亦當稍稍及其文義大端而仁貴本傳第稱其力田起家傳末竟不略槩好文博雅等語用脩之誤瞭然無疑

續攷宋朱長文墨池編第八卷碑刻類有唐薛仁貴碑注云天寶二年名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案新舊唐書薛傳並無此文惟通鑑有之以僻甚附記此

兩陳商一見昌黎集一會昌五年進士見通考孟遠集下
三張萬福一德宗朝救陽城人所共知者一與柳芳同時見酉陽雜俎第七卷末以鑿名非武將也一撰五等朝儀見通志

略乃道家者流
兩李商隱一玄宗朝太子賓客見舊唐書明皇本紀一晚唐詩人

兩施肩吾一中唐元和間進士見唐詩品彙紀事等書一撰鍾呂傳道集在晚唐間年代相去差遠故陳振孫以為二人見

文獻通考神仙家余別有辯詳玉壺遐覽中

兩楊復恭一晚唐宦者見唐書一晚唐詞人有詩集或即一人未可知俟續攷藝文志有復恭行朝詩一卷

兩李惟岳一元德秀門人一李寶臣子俱附見唐書傳中

兩李文悅一見安史叛時一見憲宗修麟德殿時通鑑所載今說海趙合傳有李文悅蓋即安史叛時者

兩劉延祐一臧器兄見唐書一守文子見通鑑

兩劉從諫一許叔冀將降史思明一劉悟子並見通鑑

兩李抱真一李抱玉弟史有傳一李匡威寮屬附見傳中

兩李克靈一李澄子見本傳一克用弟見莊宗記

兩李伯禽一太白子一嘉興監與神昏見通幽記

兩王景崇一晚唐鎮將一後唐牙將各有傳

兩李昌符一唐末詩人見全唐詩話一唐末叛將見通鑑等書

兩李行言一中宗給事見祝欽明傳一宣宗刺史見通鑑等書

兩郭震一代國公字元振一御史劾趙彥昭見紀事

兩王質一見唐書有傳一唐詩人又一選仙一列北史之恩幸一見南史王或下一宋人字景文

兩王峻一侍御方慶子一邊將唐史有傳又見百將傳綱目等

兩韋溫一韋后族禮部尚書一韋綬子集賢學士見史

兩李珣一淮南使相一江陽富民已見名疑又隋道士李珣見龍城錄趙晨下

兩吉頊一武后酷吏一大厓詩人見紀事十才子下

兩王適一初唐詩人一見韓昌黎集墓志中

兩李又一初唐詞人一陳敬瑄參謀見僖宗光啟三年

兩裴迪一與王維唱和一唐末幕官五代史有傳

兩韓弘一見高祖紀王世充僕射一憲宗都統

兩張祐一晚唐詩人一見新唐書孝友傳敘一作祐前張祐

兩王翰一初唐詩人一太和間邠州人見廣記一百八十九卷

再生類

兩杜確一見鸞鸞傳一為岑參集序見文獻通考晁公武讀書志

兩李翰一唐文人一石晉時學士見五代史兀欲傳

兩李福一李石弟見唐詩一南唐將見唐餘紀傳

三李清一天寶進士見唐詩紀事一興元鎮將李澄子見本傳

一隋末富人遇仙至唐存又一李清仕晉為桓溫參軍嘗死

再生與隋李清頗類其見太平廣記

兩無可一見酉陽雜俎諾皋記一詩僧見品彙紀事

四澄觀詩話總龜云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架支提以舍僧

筆叢卷十八

乙部 史書卷六

十九

廣雅書局

伽者洛中之澄觀也參元名大師為華嚴疏主譯經潤文者

會稽之澄觀也傳燈錄有鎮國大師澄觀又有曹谿別出第

二世五臺山華嚴澄觀大師

諸人外如李涉李清李遠李洞李續李諒俱詩人李邕李漢李

繁李邵李程李紳俱文士李綱李絳李晟李福李祐等俱名

臣攷之宗室並有同者羅泌謂張良有九王吉十八今唐才

三百年而有八李祐六李福五李清李恪四李晟李紳以異

代錯綜之可勝數哉

兩張晏一成德軍將見憲宗紀一天平鎮將見僖宗三年又注

史記者亦同名

兩吳迥一龐勛將見懿宗紀一舒州盜見鑑僖宗四年

兩李觀一李勉將有傳一韓愈友以文名有集又一李觀刺血

寫金剛經見法苑珠林

兩趙昌俱見姓譜一憲宗時尙書一刺史又宋有畫工趙昌

兩李祐一元和詩人見紀事一元和武將見唐史又宗室有大

李祐共八人詩人或即宗室之一不可知然紀事無明文可

攷

兩劉憲一唐初詞人見唐書一唐末牙將見廣記

兩李翱一觀察以文名一刺史嘗以詩勒石鄭州

兩劉威一晚唐詩人有集一唐末淮南將至刺史

兩高蟾俱唐末進士見唐詩品彙蟾字里下

三王建一晚唐詩人一唐末僞蜀王一石晉棣州刺史見唐餘

筆叢卷十八

乙部 史書卷六

二十

廣雅書局

紀皇甫暉傳

兩張鋌一彭澤令伐妖鳥巢一盧谿尉巨猿穴俱見廣記

兩張勅一王建將見建傳一賊帥遇陰兵戰者見太平廣記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八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益陽蔡芳初校

太倉錢清貽覆校

藝林學山引

筆叢續乙部 凡八

用修生平纂述亡慮數十百種丹鉛諸錄其一百余少癖用修書求之未盡獲已稍稍獲又病未能悉窺其盛行於世而人尤誦習無若藝林伐山等十數篇則不佞錄丹鉛外以次卒業焉其特見罔弗厭余衷而微辭眇論亦間有未易懸解者因更撮捨異同續爲錄命之曰藝林學山客規不佞子之說則誠辯矣獨不聞之蒙莊之言乎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昔河東氏非國語而非非國語傳成都氏反離騷而反反離騷作用修之言世方社而稷之而且嘵嘵焉數以辯謹其後後起者藉焉子其窮矣夫丘陵學山而弗至於山幾子之謂也余曰唯唯竊聞之孔魚語墨司馬疑孟方之削荀晦伯正楊古今其然亡取苟合不佞於用修盡心焉耳矣千慮而得間有異向卽就正大方茲藉手而奚容目睫諉也夫用修之可柳下也不佞之不可繁魯人也師魯人以師柳下世或以下佞善學用修用修無亦迥然聽哉庚寅七夕麟識

藝林學山引 續乙部

廣雅書局印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九

續乙部 藝林學山一

東越胡應麟撰

錦城絲管 詩話上

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爲多杜子美七言絕近百當時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所謂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也蓋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時妓女獨以此詩入歌亦有見哉杜子美詩諸體皆有絕妙者獨絕句本無所解而近世乃效之而廢諸家是其真識冥契曾在唐世妓人之下乎 唐絕增奇取此 首入妙品

筆叢卷十九 續乙部 藝林學山一

廣雅書局印

昶之力卽欲僭用天子禮樂惡得而潛之用脩以子美贈詩爲諷真兒童之見也凡詞人贊歎聲色不曰傾城則曰絕代子美蓋贈歌者偶姓字相合亦云花卿實何哉薛濤輩用修便以破段子璋者當之然求其說不得也故有僭用禮樂之解匡衡解頤阿平絕倒斯兼之哉

李羣玉贈歌妓詩貌態祇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與杜合者豈亦有所諷耶

工部諸絕非漫與則拗體以入歌曲自不宜獨此首風致翩翩音節調美故諸妓女習之其爲贈歌者益明信如楊說則一老頭巾咏史語耳風致音節何在用修以後世眞識在唐妓人之下不惟誣後世并誣妓人矣 杜他詩自有諷時事者 若此篇雖用修親見子

美余不
敢謂然

用脩唐絕增奇序以龍標太白為冠而謂工部不當學論自
卓然實本高廷禮品策語高曰盛唐絕句太白高於諸人
其次則王少伯二公篇什亦盛少陵制作雖多理趣甚異僅
取數章至正聲則杜七言絕無復選者噫宋元而下有能明
目張騰首洩此機者乎余不敢以用修為陰護陽警然二君
書必皆傳于後世讀者當自有公論也

李羣玉 見江平不流下

李羣玉樂府云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

此李端古別離詩見本集及英華品彙甚明且羣玉晚唐亦
必不辨此也 楊後引李端全篇亦載
二語此當是一時誤記

筆叢卷十九 續乙部 藝林學山一

太白子厚

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假借子美一二語
以此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晏元獻公嘗有言韓退之扶導聖
教剷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
籠百世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攷子美不但虚心太白即高岑輩無所不傾倒然二子詩推
穀杜者亦無幾遂謂子美出高岑下可乎文人相輕尚矣子
美指讓諸公正其卓爾難及處後世驚奇之士遂為口實奈
何 杜以陰鏗擬
李大似輕薄

劉駕詩

劉駕詩體近卑無可采者獨馬上續殘夢一句千古絕唱也東

坡改之作瘦馬兀殘夢便見無味矣

此晚唐小巧語何絕唱為入玄恠錄可耳

賈島佳句

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全集不載僅見於東坡詩注
所引

二語殊不類閻仙似許渾姚合語坡注未足憑

屏風牒

梁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十二牒李白詩屏風九疊雲錦張牒
即疊也

牒即案牒之牒子雲所書意如今圍屏十二扇者以文翰故
借牒為言耳太白屏風九疊自咏廬山楊曲引以證余戲謂

筆叢卷十九 續乙部 藝林學山一

子雲誠善書然必以天池為研五老為筆庶可逞尋丈之勢
又恐為飛瀑所侵也

石城樂

石城樂宋臧質作碧玉歌晉孫綽作慕容攀牆視慕容垂作樂
府皆失其名

慕容攀牆視三首今載樂府殊不類垂自作蓋當時童謠耳

廣記錄唐文帝過垂墓見一人因問之荅曰我昔勝君昔君
今勝我今榮華各異代何用苦追尋此則垂之鬼所作然當
垂偏霸之日文皇不知竟何狀耶漫書發一笑

金雌詩

隋經籍志郭文著金雌記金雌詩

隋志緯書小注有金雄記無所謂金雌詩也麟按南齊書引郭文舉金雄記云當復有作肅人草見高帝紀末并諸識甚詳

江陵

盛弘之荊州記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子美詩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日擊信有微李太白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扁舟已過萬重山雖同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別今人謂李杜不可以優劣論此語太憤憤

此寸木岑樓鉤金輿羽之說也於答是也何有李杜並有岳陽樓詩錄左方以質用修

筆叢卷十九

續乙部藝林學山

四 廣雅書局

太白岳陽樓詩云樓觀岳陽盡川迴洞庭開雁引愁心去山脚好月來雲間連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迴右李作亦五言律視杜吳楚東南乾坤日夜等句何如亡論二公敵國即李之鳳凰何如崔顥杜之五夜何如王維耶二公製作他不必多論止據自相酬和之篇杜贈李二十韻真可驚風雨泣鬼神而李飯顆山頭四語殊近鄙猥豈止兩岸猿聲江陵白帝之相去哉然以此定李杜優劣誠坐井窺天也右俱長語其詳具詩數中

羊腸熊耳

庾開府詩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峰鮑照詩一嶠虎口九折羊腸可謂工矣比之杜工部高鳳聚螢驥子營歌之句則杜覺偏

枯矣

羊腸熊耳六代尋常開府之工不在此高鳳聚螢大家劇戲工部之偏不在此

楊又謂杜白白江魚入饌來語粗不若韋長江釣白魚江平不肯流語拙不若李水深難急流則皆近之然杜前句意自工後句意過苦耳

評李杜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然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余謂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

筆叢卷十九

續乙部藝林學山

五 廣雅書局

二楊語皆為李左袒者也其說非更僕可明大略具見詩鼓第二子所引古人擬倫俱似亡當余嘗以李猶莊周杜猶左氏庶幾近之

詩史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評訕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為已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又如今俗卦氣歌納甲歌謂之詩易可乎

按以杜為詩史其說出孟啟本事詩話非宋人也若詩史二字所出又本鍾嶸直舉宵臆非仿詩史之言蓋亦未嘗始於

宋也楊生平不喜宋人但見諸說所載則以為始於宋世漫不更考恐宋人有知柳榆地下矣明人函粹至此

韓翃詩

唐人評韓翃詩謂比興深於劉長卿筋節減於皇甫冉比興景也筋節情也

此高仲武中興間氣評語比興情也筋節骨也楊解殊誤然高評亦未當余謂君平之詩比興不深於長卿筋節不減於皇甫也

杜甫

韓石溪廷延語余曰杜子美登白帝最高樓詩云峽坼雲霾龍虎臥江清日抱龍遊此乃登高臨深形容疑似之狀目雲霾

筆叢卷十九

續七部 藝林學山一

六

廣雅書局集

坼峽山木蟠拏有似龍虎之臥日抱清江灘石波盪有若龍鼉之遊余因悟舊注之非其云雲氣陰黯龍虎所伏日光圍抱鼉鼉出曝真以為四物矣

峽坼龍鼉作形似之狀亦詩家富行未為無見然下云扶桑西枝封斷石則上當作實景不然冗矣

月黃昏

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葦航紀談云黃昏以對清淺乃兩字非一字也月黃昏謂夜深香動月為之黃而昏也

疎影橫斜於水波清淺之處暗香浮動於月色黃昏之時二語於梅之真趣頗自曲盡故宋人一代尚之然其格卑其調

澁其語苦未足大方也仲言含霜映雪卻月凌風二十字韻度天然互千年咏梅亡及者六朝人可易忽哉用修似亦有此見第此解

黃昏引宋人謬

麟按二句全出唐人林易二字然實勝之

又

午後陰氣用事而花敷蓋散香凡花皆然不獨梅也坡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宋人梳子花詞惱人惟是夜深時亦是此理

花之香於晚者惟梅蓮茉莉為甚若蘭蕙之屬則不然矣高燒銀燭照紅粧自言花色非言香也且海棠世謂無香而楊引之以證花之香於夜者尤可絕倒

筆叢卷十九

續七部 藝林學山一

七

廣雅書局集

坡詩題海棠也次句言香霧雖不主海棠言亦詩之病詩家不必深忌亦不可不知

澁浪

蔡衡仲舉溫庭筠詩澁浪二字問予予曰宮牆基壁石凹入多作水文謂之澁浪衡仲歎曰不通水經知澁浪何等語耶因曰古人賦景福靈光含元者一一皆通水經以郭熙界畫樓閣知之

一雅諺最可解頤錄於後見松窗雜錄

唐玄宗欲求良馬伶人黃翻綽遠對曰三丞相皆通馬經帝恠問之黃曰臣見三丞相所乘皆良馬非通馬經而何夫所乘騎駿則丞相皆通馬經所作賦工則詞人皆通水經又奚

疑焉

綠沈

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兩拋金鎖甲昔臥綠沈鎗竹坡周少
 隱詩話云甲拋於雨為金所鎖鎗臥於苔為綠所沈有將軍不
 好武之意此替者之言也薛氏補遺云綠沈精鐵也引隋書文
 帝賜張淵綠沈之甲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沈為竹引陸龜蒙詩
 一架三百竿綠沈森杳冥雖少有據然亦非也子攷之綠沈乃
 畫工色之名鄴中記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沈色或木蘭
 色或紫紺色或鬱金色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管見遺
 南史梁武帝西園食綠沈瓜是綠沈即西瓜皮色也梁簡文詩
 吳戈夏服箭翼馬綠沈弓虞世南詩綠沈明月絃劉劭趙都賦
 弩有黃間綠沈若如辭與趙之說鐵與竹豈可為弓絃耶楊巨
 源詩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沈槍與杜少陵之句同皆謂以綠沈
 色為漆飾鎗柄耳

筆叢卷十九

續七部 蘇林學山

八

廣雅書局

此說本姚寬叢語余謂綠沈當有二隋書所載鐵名也王帖
 所云漆色也老杜或以鐵名對金鎖漆色雖意義可通然古
 人之槍往往有純鐵者如王彥章之屬詎皆漆柄又杜以鎗
 對甲則所重在刃不在柄安得據以漆色為是鐵名為非耶
 如據楊說鐵與竹不可為弓絃則據隋書漆亦詎堪為甲耶
 若周趙二子之見誠可嘖也

西溪叢語云杜甫詩兩拋金鎖甲昔臥綠沈槍薛倉舒注引
 車穎秦書符堅造金銀綠沈細鎗金為絃以縲之綠沈精鐵

也北史隋文帝嘗賜張大淵綠沈甲武庫賦云綠沈之槍唐
 鄭概有亭亭孤筍綠沈槍之句續齊諧記云王敬伯夜見一
 女命婢提綠沈漆合王羲之筆經有以綠沈漆管見遺亦可
 愛玩蕭子雲詩綠沈弓項縱恐綠沈如今漆調雌黃之類非
 精鐵也按用修駁周趙諸人之誤而姚語未盡引援因并錄
 之

余更總會諸家說酌之姚楊執以綠沈為漆固失之薛氏執
 以綠沈為鐵亦未盡竊意綠沈者顏色之名凡諸物有此色
 皆可名之或言鐵或言漆或言竹或言瓜惟所遇耳工部意
 自當主鐵然謂綠沈之鐵則可謂綠沈即鐵則不可也

筆叢卷十九

續七部 蘇林學山

九

廣雅書局

正謂精鐵唐百家詩亦曰校獵綠沈鎗此豈鎗臥於苔為綠
 所沈邪竹坡謂以綠沈為精鐵則金鎖甲當是何物僕謂金
 鎖甲者即黃金鎖子甲貫休詩曰黃金鎖子甲風吹色如
 鐵此亦用金鎖甲事安謂何物竹坡言鎗臥於苔為綠所沈
 固已甚鑿言甲拋於雨為金所鎖尤為不通僕嘗攷之所謂
 綠沈者不可專指一物顧所指何物耳如梁武帝食綠沈瓜
 是指瓜也如人以綠沈漆管筆遺王逸少是指筆也如劉劭
 賦六弓四弩綠沈黃間古樂府綠沈明月弦唐太宗詩羽騎
 綠沈弓是指弓也以至宋元嘉間廣州作綠沈屏風石季龍
 用綠沈扇是亦有綠沈之說豈可專指一物為綠沈哉侯鯖
 錄引龜蒙詩以證綠沈為竹見亦未廣前此鄭槩詩嘗曰亭

亭孤筍綠沈鎗則知誕蒙之言不為無自然則綠沈又不可專謂精鐵蓋有物色之深者為綠沈也右王說自當但云物色深者為綠沈稍未安不若言綠色深者為綠沈也

裴迪詩

湖廣景陵縣西塔寺有陸羽茶泉裴迪有詩云景陵西塔寺蹤跡尚空虛不獨支公在曾經陸羽居草堂荒產蛤茶井冷生魚一汲清冷水高風味有餘迪與王維同時其詩自輞川倡和外無傳此詩予見之石刻云

陸鴻漸與皇甫曾權德輿李季卿輩遊似是大麻元和人唐書及紀事並同傳雖稱羽天寶中為州伶師然其時固未嘗以茗苻著也而裴迪右丞輞川酬倡自賞為盛唐人去陸頗

筆叢卷十九

續七部 藝林學山

廣雅書局

遠即迪視維稍晚出後或及羽周旋亦當年行懸絕今此詩仍似羽為前輩而迪咏其故居者必非裴作甚明蓋用修誤記或後人偽撰若李赤之題姑熟耳

幽恠錄

幽恠錄載唐人三句詩云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卷千條入云云按此鬼詩也見劉諷條下初不言為唐人

牛僧孺所撰本名玄恠錄近時乃競刻為幽恠不知始於何時觀用修所引則弘正間已誤矣

御梨

文選魏都賦中山出御梨王昌齡詩霜飛天苑御梨秋

此李頎七言律句非昌齡詩詳其聲調自得之今李集有此

而王集無可攷也出天苑故曰御梨意自聯屬必以文選為證亦太拘也

方澤

詩話云杜常方澤在唐詩人中名姓不顯而詩句驚人今惟存華清宮一首孫公談圃亦為宋人近注三體者亦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

三體選杜常華清宮一首歷卷而方澤自有武昌阻風一首今云惟存一首誤也二子唐諸集皆無自是周伯弼誤釋天

隱注已明言之

凝音佞

詩膚如凝脂凝音佞唐詩日照凝紅香白樂天落絮無風凝不

筆叢卷十九

續七部 藝林學山

廣雅書局

飛云云

楊所引唐宋人用者十餘然俱落何遜梅花詩後也

劣唐詩

學詩者動輒言唐詩便以為好不思唐人有極惡劣者如薛逢戎昱乃盛唐之晚唐

戎昱是中唐薛逢是晚唐皆非盛唐

劉元濟詩

近覽廬山舊志見唐人劉元濟經廬嶽迴望江州想洛陽有作云

此詩英華紀事品彙諸選竝載非不甚流傳者元濟當作允濟其人文名灼灼景龍間讀唐書者自能識之二十四學士

之一也

寄衣曲

長孫佐輔盛唐人詩集亡逸此詩英華亦不載故謹錄之

按佐輔中唐人見紀事及品彙謂盛唐誤

巖光

余見故蹟遺文有巖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本新野人其

妻梅福季女也

按徐道暉詩梅福神仙者新知是婦翁最明可證

徘徊

宋賞花釣魚詩徘徊無別押者優人有太多之譴余思相如傳

安翔徐徊昭帝廟號從徊楊雄賦徊徊徨徨唐松陵詩有遲徊

筆叢卷十九

續乙部 藝林學山

三

廣雅書局

庚信文有徠徊當時諸公未精思耳

數語惟遲徊當行徐徊稍可餘率非詩家語余謂上五字誠

工即徘徊百押不妨愈出愈奇不爾即徊字百易所謂多多

益醜也

唐詩有車馬繫遲徊

揚雄甘泉賦云徒回回以徨徨今見漢書及文選俱非此徊

字其末又有徘徊招搖之語楊誤無疑

季隨

蕭穎士蒙山詩子尙捐俗紛季隨躡遐軌季隨即周八士中一

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亦奇問也

八士季隨迄今不能定其何世蒙山隱迹誰則傳之奇問哉

米顛謂鶴即杜荀象即章得也

余意謂詩當是漢魏六代間別有字季隨而隱蒙山者非必

名姓也羅泌謂王吉張敞咸十有八此豈可為局促道哉有

胡季隨見朱氏語類又范季隨見用修詩話歷代可推

韓詩

韓昌黎贈張曙詩久欽江總文章妙自嘆虞翻骨相屯以邪佞

比人而忠直自許此昌黎一生病痛也

樓船敗將也杜送武臣用之昭陽禍水也李賦行樂引之律

以楊說則長卿子雲太白摩詰盡當高閣束之而楊馬李王

世惟恐不得當者則何以故哉

筆叢卷十九

續乙部 藝林學山

三

廣雅書局

益陽蔡芳初校

江陰陳名慎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九

東越胡應麟撰

古字窺作闕詩話下

古字窺作闕論語闕見室家之好易闕觀利女貞史記以管闕
天莊子上闕青大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谿之臺闕天文潘岳秋
興賦闕天文之祕奧杜詩天闕象緯逼正用上數語不識古字
者改爲天闕王安石云天闕黃山谷蓋贊其是東坡云只是怕
他

末句是張文潛語作子瞻誤天闕本龍門故事珊瑚鉤之論
確矣介甫之闕用修之闕一而二而一者天下本無事庸
人自擾之吾末如之何也已

筆叢卷二十續乙部藝林學山二廣雅書局

游景仁黃鶴樓詩

游景仁黃鶴樓詩長江巨浪拍天浮城郭相望萬景收漢水北
吞雲夢入蜀江西帶洞庭流角聲交送千家月帆影中分兩岸
秋黃鶴樓高人不見卻隨鸚鵡過汀洲景仁名侶廣安人南渡
四賢相之一也文集今不傳獨此詩見楚志

宋七言律可追老杜者僅此篇然詩人玉屑以爲游儀伯莊
楊作景仁恐誤此詩余已錄詩數中玉屑帆影作野色不如
帆影之工也

蓮花詩

張文潛蓮花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子
鬪紅妝輕步凌波踏明鏡杜衍雨中荷花詩翠蓋佳人臨水立

檀粉不匀香汗濕一陣風來碧浪翻真珠零落難收拾此二詩

絕妙又劉美中夜度娘歌菱花炯炯垂鸞結爛學宮粧匀膩雪
風吹涼鬢影蕭蕭一抹疎雲對斜月寇平仲江南曲烟波渺渺
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洲日莫時柔情不斷如春水
亡友何仲默嘗言宋人書不必收宋人詩不必觀余一日書此
四詩訊之曰此何人詩荅曰唐詩也余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觀
宋人之詩也仲默沈吟久之曰細看亦不佳可謂偏強矣

杜祁公以厚德稱而絕句精工乃爾詩數雜編搜輯殆無餘
力復遺此因錄之仲默故匪讀書者適其人溫然長者以爲
偏強冤矣細看不佳乃老顛述王晉卿語楊以事相類強移
附之吾不可不爲雪

筆叢卷二十續乙部藝林學山二廣雅書局

休洗紅

余於蜀棧古壁見無名氏號沼者書古樂府一首云休洗紅洗
多紅在水新紅裁作衣舊紅番作裡回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
覆君所知此詩古雅元郭茂倩樂府亦不載李賀詩云休洗紅
洗多顏色淡輕卿騁少年昨夜殷橋見封侯早歸來莫作弦上
箭視前詩何啻千里乎

此詩二首不替時代詳其聲調在六代前建安下詩紀附晉
人後大概得之其前首云休洗紅洗多紅色淡不惜故縫衣
記得初按箇人壽百年能幾何後來新婦今爲婆殊近東西
京然非漢詩也郭茂倩在嚴羽卿前嚴詩評往往引之今日
元人誤矣

金海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嗣興撰千字文隋滿徽撰萬字文

齊張融集名玉海在梁武帝前王伯厚蓋祖之非始創也

解知一 解音葵

解知一蜀之巫山人贈白樂天詩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過巫山必有詩為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辭樂天見之邀解生同舟且曰巫山有王無競沈佺期皇甫冉李端四詩竟不肯作古人之服善無我如此沈與皇甫李端詩人多知之王無競一首罕傳今錄於此神女下高唐巫山正夕陽徘徊作行雨婉變逐襄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朝雲無處所臺殿鬱蒼蒼

樂天取此在佺期三子之上信哉

筆叢卷二十 續之部 藝林學山一

廣雅書局

王無競初唐人沈佺期初盛間人皇甫冉李端並中唐人樂天舉四詩蓋以時代言非次第優劣也四詩以全首論當是皇甫冉第一而李端次之佺期無競俱景聯佳而沈之起語頗生澁王之領詞略偏枯未若王李二子之調美也但王沈詩讀之自是初唐而李作盡露中唐面目惟皇甫全篇合作渾成流麗優人盛唐右丞嘉州莫能過也
辭徐州過巫山讀前人詩悉剽去獨畱李作不知三子詩已經剽去耶或壁間不列辭未及知耶

隱書

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今不可見大抵歡譁幽奧之辭書

大四百零九

曰時日曷喪其始也左傳蘧揚求救於楚師喻晉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楚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檀弓之蠶績經首滔于髡之蟹螺歐婁襪見禮記戰國策說苑列女傳諸書言無微而可略此之謂也至於東方朔郭舍人之問對直俳優之雄耳

漢藝文志隱書十八篇在詩賦類恐不得如楊所稱考唐皮日休亦有隱書其辭乃山林之士假著述以自見者非隱語也余意以藝文志例合唐人所著推之必漢時棲遁之流所作詩賦如考槃逸民等篇耳據楊所說此書當入子類雜家不應類此矣

筆叢卷二十 續之部 藝林學山二

廣雅書局

十樣蠻箋

韓浦詩十樣蠻箋出益州云云

蠻諸書悉作鸞此蓋傳錄之誤非用修意也

木客吟詩

山魃一足之怪家語所謂山之怪夔罔兩王肅云夔罔兩似夔而非夔也夔亦一足罔兩字一作魍魎唐小說有一足叟自稱太上隱者作詩云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巽塵還山弄明月東坡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即指此詩

太上隱者詩云偶來松樹下閒枕石頭眠山中無麻日寒盡不知年見萬首唐絕甚明用修所引自是木客詩然非太上隱者也木客乃秦時伐木者若毛女之類見廣記

鏡歌曲

漢鏡歌十八曲自朱鸞至石雷古今樂錄謂其聲辭相襍不復可分是也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此說卓矣近世有好奇者擬之韻取不協字用難訓亦好古之弊矣

此說似是而非鏡歌聲文相亂處誠有之然如妃呼稀收中吾之類亦不多見其他句字嶮吼自是一時體格如此觀繆襲韋昭所擬其時去漢不遠其體格大率相同即漢人本詞可知詳見詩鼓

五雲太甲

杜出瞿塘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擗搏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迺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

篋叢卷二十一 續乙部 藝林學山二

五 廣雅書局

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攷證以一行之遂於星麻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

右一則全錄王伯厚困學紀聞語或用修喜此說信筆鈔之其巧麗而不知王之學術有大過人者星麻尤其所邃華蓋以下語斷有所出非杜撰之文惜不獲起子政光伯輩問之

嚴羽卿云太甲疑是太乙之誤然杜已全用王語不得為字訛第未知杜於此出處能洞然否也

唐詩翻三百篇意

唐劉采春詩邯鄲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此本詩疏何斯遠斯一句其疏云君子既行王命於彼遠方謂適居此一處今復乃去此更轉遠於餘方韋蘇州詩春潮帶兩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此本於詩汎彼柏舟一句其疏云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眾物汎汎然俱流水中喻仁人之不見用其餘尚多類是三百篇為後世詩人之祖信矣

用修之說則然第恐劉輩興到成章無暇讀三百篇注疏耳又仁人不見用等解尤謬詩家切忌道着并舉似後人

篋叢卷二十一 續乙部 藝林學山二

六 廣雅書局

黃眉黑粧

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黑粧至唐猶然觀唐人詩詞如藥黃無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學畫鴉黃半未成又鴉黃粉白車中出又寫月圖黃罷其證也然溫飛卿詩有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鵝間黃之句王荆公詩亦云漢宮嬌額半塗黃事已起於漢特未見所出耳又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

藝苑卮言云丹鉛錄稱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黑粧云引證黃無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語為證謂唐尚然又引荆公詩漢宮嬌額半塗黃以為漢已有之詳語意乃是額間小黃靨耳非黃眉也若周天元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黑粧蓋眉不用黛而止用黃不欲其飾之

美上等宮掖百全非額黃意也亦非靜帝

麟按介甫題梅又有額黃映日明飛燕之句詩家用漢宮猶

長安字面非必謂其時有之也智瓊事見廣記

張安貧兒鑿臂文

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

山無一人鑿臂或謂之割青狹狹游山遊人與婿多為此態

此事見酉陽雜俎張安是長安字楊非誤乃傳刻訛也唐宋

間惡少競刺其身恣為不法雜俎此類甚眾非狹斜故也宋

至南渡尚多此俗水滸傳至不足信然亦可徵當時俗習若

斯國朝此風遂絕惟治遊兒與倡伎密或割刺名號以互相

思憶斯用修所見者耶

筆叢卷二十續七部 藝林學山二

社南社北

韋述開元譜云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社南者呼社南氏社北

者呼社北氏子美社南社北皆春水正用此事不知改為舍耳

按杜舍南舍北皆春水蓋在蜀草堂詩也花溪僻地何得有

倡優居之且此詩上以舍字引起下用羣鷗而花徑蓬門意

脈直貫若改為社則並不沾帶矣且既曰倡優所居必酒食

豐渥之地而杜詩下有盤飧市遠之句何耶又既曰倡優取

媚酒食而杜之遺杯殘瀝不以及之適與鄰翁對酌何耶杜

他日絕句云雲生舍北泥豈亦社北耶致杜集他本絕無社

字之訛特用修讀書偶得此遂白賴少陵耳

真珠船

王應麟嘗言讀書得一義如獲一真珠船

正楊云王微之嘗謂讀書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

詩注

麟按此實王微之語然困學紀聞嘗引之故用修云

唐詩人鄭仲賢

余弟姚安太守未菴慥字用能酒邊誦一絕句云亭亭畫舸繫

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兄

以為何人詩余曰按宋文鑑是張文潛詩也未菴取草堂詩餘

周美成尉遲杯注云唐鄭仲賢詩余因歎唐之詩人姓名隱而

不傳者何限或文潛愛而書之遂以為文潛作耳

按唐詩人並無所謂鄭仲賢者恐草堂注誤此詩亦類文潛

筆叢卷二十續七部 藝林學山二

當是其作俟續攷之

八廣雅書局

益陽蔡芳初校

江陰陳名慎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

草堂 詞品

東越胡應麟撰

昔宋人選填詞曰草堂詩餘其曰草堂者太白詩名草堂集見鄭樵書目太白本蜀人而草堂在蜀懷故國之意也曰詩餘者憶秦娥菩薩蠻二首為詩之餘而百代詞曲之祖也今士林多傳其書而昧其名故於余所著詞品首揭之云

此用修詞品中第一誤處蜀草堂始自子美李於杜年行俱先詎肯以其草堂名集蓋楊以李為蜀人故傳會其說靡所不至夫草堂所選太白止二首余嘗疑非其作餘率宋人之製安得盡系於李之草堂哉二詞非太白作余詳辨於莊岳委談李集名草堂見唐藝文志

當自他
有取義

又

詩聖如杜子美而填詞若菩薩蠻憶秦娥者集中絕無云云

菩薩蠻起宣宗世杜何緣預知其調楊硬遣太白承當故妮妮不已且波及少陵一小詞累二鉅公可笑

詞名多取詩句

詞名多取詩句如蝶戀花則取梁元帝翻階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則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脣則取江淹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脣鷓鴣天則取鄭嵎春遊雞鹿塞家在鷓鴣天惜餘春則取太白賦語浣溪沙則取少陵詩意青玉案則取四愁詩語菩薩蠻西域婦髻也蘇幕遮西域婦帽也尉遲杯尉遲敬德

飲酒必用大杯故以名曲蘭陵王每入陣必先故歌其勇生查

子查古槎字張騫乘槎事也西江月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之句也瀟湘逢故人柳渾詩句也粉蝶兒毛澤民辭粉蝶兒共花同活句也餘皆類推不能悉載

詞名如點絳脣青玉案等或若所言餘率偶合豈必盡自詩中哉如滿庭芳草易黃昏唐人本形容淒寂詞名滿庭芳豈應出此生查子如用修解意義殊不通可一笑也

用修謂查即古槎字故凡遇此字輒附會之夫古字固有通用者詎容盡爾詞名生查即歸博望藥名山查亦可乘耶今惟西江月一作太白今執為衛萬恐未然

菩薩蠻古西域女蠻國其人皆危髻金冠瓔珞被體謂之菩薩蠻非專指婦髻也且浮屠未有婦人為菩薩者女蠻國亦未必皆婦人唐宣宗時來貢因寫其事取此名而後人以詞始太白絕無謂詳見別編女蠻國者蓋以粧飾類婦人故名

女蠻使果皆女子何能萬里入貢唐朝乎

蘭陵王者非齊高長恭破周師勇冠三軍故時人寫之為蘭陵入陣曲見本傳通鑑甚明用修解似在影響間王長公謂楊博於稗史忽於正史信然哉尉遲敬德大杯致本傳及唐人雜劇功臣燕耶并謙以俟博攷

上江虹

唐人冥音錄曲名上江虹即滿江紅云云

冥音錄今見太平廣記中古今樂府多有名同曲異者如唐

人清平調與宋人清平樂迥不同太白清平樂蓋五代人傳作因李有清平調故厲作

此詞至宋人黃鸞兒桂枝香二郎神高陽臺好事近醉花陰

八聲甘州之類與元人毫無相似若菩薩蠻西江月一翦梅

鷓鴣天元人雖用悉不可按腔況冥音所載一字偶同者乎

十三樓

漢書五城十二樓仙人居住也詩家多用之東坡詞遊人都上十

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用杜牧詩婷婷嫋嫋十三餘之句

也永樂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詩花月春江十四樓人多不知其

事蓋洪武中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

鼓腹輕烟淡粉梅妍柳翠十四樓於南京以處官妓蓋時未禁

縮紳用效也

筆叢卷二十一

續之部 藝林學山三 廣雅書局集

按坡遊人都上十三樓或其地自有此樓名坡直用之如絲

衣公言之類非故事也婷婷嫋嫋之句杜牧本咏婦人於樓

何與楊以十三餘即為十三樓大可笑十四樓語近出足為

詩家新料并識之

辛稼軒

辛稼軒詞泛菊盃深吹梅角暖蓋用易安染柳烟輕吹梅笛怨

也然稼軒改數字更工不妨襲用不然豈盜狐白裘手耶

辛李皆南渡前後人相去不遠又二人皆詞手安得謂辛剽

李語耶

孫洙

孫洙字巨源嘗注杜詩今注中洙曰者是也元豐間為翰林學

士與李太尉往還尤數嘗飲李氏時新納妾琵琶會中使宣召

促行因作詞投李云云或傳以為孫覲非也余按孫覲字仲益與周平原同時所

若內簡尺牘鴻慶集皆行世余竝有之

注杜詩者王洙原叔今序載杜集中謂孫洙誤唐亦有進士

王洙字學源見東陽夜恠錄

拊掌錄云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

丞巨源以求而未得讓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

畱也以其皆姓孫而為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

取其髯為別吏曰皆鬚莫能分也劉曰既皆鬚何不以身之

大小為別於是館中以莘老為大鬚孫學士巨源為小鬚孫

學士按漢杜欽杜鄴竝字子夏而欽盲人呼為盲子夏欽因

筆叢卷二十一

續之部 藝林學山三 廣雅書局集

故製小冠冠之人遂呼小冠杜子夏而鄴呼大冠酷類此云

余戲謂巨源生前之墨既為莘老所畱死後之詞復為原叔

所奪何一姓一名觸處不利耶聞者大笑

真丹

王半山和俞秀老禪師詞曰茫然不肯住材間有處即追攀將

他死語圖度怎得離真丹○漿水價匹如閒也須還何如直截

踢倒軍持贏取馮山此詞意勸秀老純歸於禪住山不出遊也

真丹即震旦也軍持取水瓶也行腳之具踢倒軍持勸其勿事

行腳也馮山和尚欲謀住山曰此山名骨山和尚是肉人骨肉

不相離言人不當離山也皆用佛書語漿水價也須還則用列

子五漿先饋事

此全用靈祐和尚賸瀉山陽倒軍持事出處甚明楊語皆臆度也今錄左方

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瀉是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和

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尙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

千丈曰吾眾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為

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警效一聲行數

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為典座一見乃曰此正是瀉

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屬曰吾化緣在此瀉山勝景汝

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而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

典座何得住持丈曰若能對眾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

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林曰不可喚作木

椽也丈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笑曰第一坐輪卻山子也

右見五燈會元瀉山靈祐禪師下用修所解竝誤惟骨山肉

人語見前本意自謂百丈不當住瀉山耳楊云骨肉不相離

亦誤會也又以骨人為骨山肉山為肉人總之皆出處未真

影撰之語

日暮

南史王晞詩日暮當歸去魚鳥見爾連俗本改暮作暮淺矣孟

蜀牛嶠詞日暮天空波浪急正用晞語

此語宋人已用如魚鳥爾連不覺日暮之類今改為暮未詳

昔蘇長公詩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椀初白頭魯直與文

筆叢卷二十一 續七部 蘇林學山三

五 廣雅書局

潛語定以白為日字張後語蘇蘇笑曰黃九要改作日字也無奈何何用修謂哉

戴石屏

戴石屏名復古字式之能詩江湖四靈之一也

按晚宋四靈俱永嘉人故亦號永嘉四靈一趙師秀一徐道

暉一翁靈舒一徐致中戴雖與同時自是天台人與四靈絕

無與赤城集瀛奎律髓甚詳又詩家鼎鑪詩人玉屑俱可證

紇石烈子仁

元將紇石烈子仁上平內詞云蘊鋒搖螳臂振舊盟寒恃洞庭

彭蠡狂瀾天兵小試萬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

長安○舜山川周禮藥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關山已平全

筆叢卷二十一 續七部 蘇林學山三

六 廣雅書局

蜀風行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日邊都護先還此亦黠虜也天

欲戕我中國人乃生此種反指中國為妖氣也耶非我皇明一

迅掃之天柱折而地維陷矣

此金將詞載齊東野語曰元將何也當在張浚用兵符離時

故有首三句紇石烈姓金最多元將此對絕少子仁破宋兵

大書史鑑楊誤乃爾王長公謂用修詳於稗史而忽於正史

覺稗史亦未詳也

罽字音義

東坡醉翁操琅然清罽云云

蘇詞金石刻載甲秀堂帖曰琅然清罽非罽字也楊解罽字

為明潔之義不知琴譜有罽罽謂二指後先齊下也坡詞必

用獨字亦當出此楊所解失之

鬧裝

京師鬧裝帶其名始於唐樂天詩貴主冠浮動親王帶鬧裝薛田詩九苞縮就佳人髻三鬧裝成子弟驪曲有角帶鬧黃程今作傲非也

按樂天寄翰林學士詩貴主冠浮動親王帶鬧裝白集及文

獻通考俱同通考翰林院類引此詩非帶字也薛田九苞縮就佳人髻

三鬧裝成子弟驪正用樂天語驪與響互證自明楊因近有

鬧裝帶之名遂改白詩響字為帶以附會之又改元調傲黃

為鬧黃噫亦大橫矣傲黃蓋顏色之名如楊說則裝可鬧黃亦可鬧帶可鬧裝程亦鬧裝耶

鬧裝帶余遊燕日嘗見於東市中合眾寶雜綴而成故曰鬧

筆叢卷二十一 雜部 藝林學山三 七 廣雅書局影印

裝白詩之響薛詩之驪蓋皆此類

醉公子

唐人醉公子詞云門外獨兒吠知是蕭郎至剗鞦下香堦冤家

今夜醉扶得人羅帷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還勝獨睡時唐

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

詠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如此詞題曰醉公子即詠公子

醉也

按諸詞所詠固即詞名然詞家亦間如此不盡泥也如菩薩

蠻稱唐世諸調之祖昔人制作最眾乃無一曲與詞名相合

他可類推

近世論樂府必欲求合本事青蓮而下咸罹訛譏余謂樂府

之題即詞曲之名也其聲調即詞曲音節也今不按醉公子

之腔而但咏公子之醉不按河瀆神之腔而但賦河瀆之神

可以為二曲否乎攷宋人填詞絕唱如流水孤邨曉風殘月

等篇皆與詞名了不關涉而王晉卿人月圓謝無逸漁家傲

殊碌碌亡聞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斷可見矣

右說詳載詩數論樂府卷中以詞尤易見故因楊語漫發之

搗練子

李後主搗練子云深院靜小庭空斷續聲隨斷續風無奈夜深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詞名搗練子即咏搗練乃唐詞本調也

人月圓

王晉卿詞小桃枝上春來早初試羅衣年年此夜華燈盛照人月圓時人月圓即咏人月圓猶是唐人餘意

乾荷葉

劉秉忠乾荷葉曲云乾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蕩云云此秉忠自度曲亦唐人餘意也

按此類余嘗疑其先有調而後命名非先命名而後製曲也

如憶秦娥本自名秦樓月乃曲中有此三字摘以為名與醉

公子等覺微不類他如唐莊宗如夢令毛澤民粉蝶兒皆然

又宋人得舊詞不知曲名因摘末四字名之曰魚遊春水後

遂相沿又蘇長公百字令以未有醉江月語易名醉江月云

又一說論今曲謂黃鸝兒素帶兒亦咏鸞咏帶者尤非曲名

筆叢卷二十一 雜部 藝林學山三 八 廣雅書局影印

與詞不同鶯以喻聲帶以寓情耳

鷓鴣天

唐鄭嵎詩春遊雞鹿塞家在鷓鴣天詞名鷓鴣天本此

鷓鴣天本寓思歸意故曰家在鷓鴣天今以曲名始此則雞鹿塞又入何調耶黃鸝兒水底魚鬪鶴鶻混江龍等又本何人詩耶

益陽蔡芳初校

江陰陳名慎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一

筆叢卷二十一

續乙部 藝林學山三

九 廣雅書局

順德李肇

沈再覆校

東越胡應麟撰

鍾馗 楊子扈言

考丁記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爾金石錄晉宋人名以終葵為名其後訛為鍾馗俗畫一神像帖於門首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傳會說鍾馗能啖鬼畫士又作鍾馗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訛之又訛矣文人又戲作鍾馗傳言鍾馗為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之尤為無稽按遜遜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先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本急就章中虛擬人名本無其人也俗立石於門書泰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虛辭戲說也昧者相傳久之便謂真有其人矣

又

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由也慎按硯以鍾馗名即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硯形如大圭爾蘇公豈不讀考工記者蓋亦未之審思精考乎

陳心叔曰鍾馗武德中應舉不第觸堦死後見夢明皇曰臣終南進士鍾馗願除天下虛耗之孽事見逸史唐書不載或云北史堯暄字辟邪本名鍾葵馗葵音同見續博物志又按周禮考工記云大圭首終葵注云終葵椎也正韻云葵亦作揆楊子扈言即以鍾馗之訛本於此似無確據若以字音相同則左傳殷人七族有終葵氏爾雅釋草篇有終葵中馗二

筆叢卷二十一

續乙部 藝林學山四

廣雅書局

草名豈可曲引為證或云鍾馗當作終葵謂六書本義終有窮極畢死之義古文夔一作馗集韻馗夔遠暱通用夔山鬼

孔叢子所謂土石之怪夔罔兩是也窮治邪鬼故稱終夔耳此亦意撰也若然則作鍾馗亦可鍾有收聚之義何必改鍾為終俗繪鍾馗執鬼以衛宅韻府云鍾馗鬼名非也又按孫遜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則鍾馗之名不始於開元時矣

筆叢卷二十一

續乙部 藝林學山四

廣雅書局

麟按鍾馗之名當起於六朝蓋習俗相傳鬼神名號固有不可致詰者必求其人出處以實之非穿鑿則附會耳楊謂鍾馗傳為文人戲作最為卓識其謂大圭之首為終葵者本以起下文晉宋間人名終葵後因人名而訛為鍾馗非即以大圭之首為鍾馗所本也名疑謂無確據而引左傳爾雅以駁之似未深會楊意然楊亦本金石錄堯暄字辟邪之說而堯暄乃北朝元魏人非晉宋人也又暄本名鍾馗而以辟邪為字辟邪固啖鬼之訛所自出求之鍾葵義了不相關又安知堯暄本名非出於左傳爾雅而出於考工耶此類俱荒忽誕漶起自閭閻匪若本諸史傳記志者雖瑣屑隱微有考必得也用修心叔俱以鍾馗不始開元時第據孫遜張說謝表言余考鍾馗傳明皇因得夢而召吳道子圖其形正與孫張二子同時蓋文士因謝表有之而戲作此傳以為明皇時也傳中本稱武德進士楊以為開元亦誤宣和畫譜楊棊傳下稱六朝古碣有鍾馗字則不但不始開元亦不始武德矣余意

鍾馗之說必漢魏以來有之如神荼鬱壘之屬載記偶亡無從攷訂後人但見孫張謝表而戲作此傳世遂以為開元人不必深致辨也

畫家鍾馗嫁妹圖亦有因沈氏筆談云歲首畫鍾馗於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冢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說亦遠矣按沈說最似可笑豈有婦人名鍾馗即以為啖鬼之鍾馗耶第六朝人好用佛家語及鬼神名以為小字或當時已有此畫因以名其女子亦未可知如柳達摩蕭摩訶之屬或因婦人貌陋而以鍾馗名之亦未可知今俗嘲女子陋者尙有斯稱然則存中所引石誌意蓋以鍾馗之名其傳在六朝之前非以婦人名鍾馗即以為世所畫鍾馗

張本也存中負能攷訂而此竟缺焉豈亦以無確證耶乃畫家所傳鍾馗嫁妹必因此而謬矣董道畫跋亦以鍾馗為唐人俱誤

續攷北史及魏書堯暄傳暄字辟邪上黨長子人本名鍾葵後賜名暄聰了美容貌以武功至大司農云云然則暄名正作鍾非終也暄以美容貌宗氏以婦人而竝得鍾馗之稱可謂枉濫無辜考暄在魏文時而宗慤當梁世其時相去頗不遠固宜為兄妹耳聞者噴飯大噱

按暄本名鍾葵而以辟邪為字辟邪於暄字義既絕不相蒙於葵義又了不相涉則所謂辟邪何指也金石錄徒見名鍾葵而有辟邪之字便以為啖鬼之說所自起後人求之弗得惟此說僅似可信故靡然從之即不以暄為鍾馗鮮不以鍾

馗之謬本此亡疑余始亦大以為然及閱事物紀原引沈存中說又取沈說反覆之而意宗妹之名本於鍾馗而得又取魏書反覆之而疑堯暄之字若於鍾馗有連者因豁然大悟曰鍾馗之說蓋自六朝之前固已有之流傳執鬼非一日矣堯暄之本名鍾葵宗氏之妹名鍾馗皆即以鬼神為名故暄名鍾葵而字辟邪者即取鍾馗能驅邪辟耗之意後人既不得鍾馗出處見暄名鍾葵又有辟邪之字反以世傳鍾馗為出於此豈不甚乖舛哉余久畜茲疑未能解脫一旦參會羣籍不覺洞然信古今事方冊第存亡弗可究也研名鍾馗或如今研上所刻魁斗之形楊以研形如圭當之亦大附會胡不云如椎耶附笑

續讀龍舒淨土文有唐人張鍾馗蓋亦借鬼神為名若堯暄及宗慤妹彼此互證益信余所見不誣不爾則鍾馗已見武德開元際豈復襲此人名耶堯暄舊名馗作葵當是音同致訛不必深辯

書解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於理尚書注怪石之貢以為可怪之石若後世靈壁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是禹為牛僧孺米元章也

牛僧孺不聞有好石事李德裕平泉醒酒石恐楊因牛李誤舉之俟攷

錦繖夫人

筆叢卷二十一續之部 藝林學山四 續雅書局

筆叢卷二十一續之部 藝林學山四 續雅書局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繡寶帳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繡夫人

繡旗女將見宋史李全傳止云繡旗女將馬上衝擊未審何人此云金史攻李全未嘗降金當是楊誤洗氏六朝人見史鑑綱目等書婦人知大義者不止備智勇福也

鏡殿

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為白晝祕戲之需帝一日獨坐其中劉仁軌奏事入驚走下階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臣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莫大焉帝立命剔去后聞之不悅帝崩后復建之楊廉夫詩鏡殿青春祕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綠波

筆叢卷二十一 續部 藝林山四 五 廣雅書局

按此本隋煬故事迷樓記帝設銅屏四周殿上白晝與宮人戲樂纖毫皆入屏中高宗時武曌用事中外謂之二聖劉仁軌蓋假此以諷故武間之不悅也老鐵詩六郎謂昌宗明空即墨字耳

春宵祕戲圖

徐陵與周弘讓書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遊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虛盈盡軒皇之圖勢則宋人畫苑春宵祕戲圖有自來矣張平子樂府素女為我師天老教軒皇抑又古矣

按漢書藝文志有黃帝養陽方二十六卷堯舜陰道二十三

卷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務成子陰道二十二卷湯盤庚陰道二十卷天老禖子陰道二十五卷天一陰道二十四卷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張衡同聲歌天老教軒皇蓋出於此後世房中淫邪之說其來遠矣郎仁寶云漢成畫紉踞姐已於屏此春畫所自始也凡房中稱帝王皆假託者然足見其來之遠秦漢已然矣

周昉畫

坡詩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惟周昉肥畫譜亦言周昉畫美人多肥蓋當時宮禁貴戚所尚予謂不然觀楚辭云豐肉微骨調以娛又云豐肉微骨體便娟便是畱佳麗之譜與畫工也不豐一色骷髏骨不微田家新婦耳

筆叢卷二十一 續部 藝林山四 六 廣雅書局

子淵論書又有不豐不豔之說其意居然可觀第周生馳譽丹青正當開寶後先是玉環以豐腴傾動六宮號秦諸姊妹繼用體貌親幸宮禁貴戚習以相高積漸入於繪工之筆畫譜所云非無謂也東坡書尙肥於畫家宜有此論余雖不及觀朝雲知其必以肌勝矣附笑

清溪五曲

琴麻云琴曲有蔡氏五弄遊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並宮調也蔡氏雅好琴道嘉平初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弄南曲有潤冬夏常淥故作淥水弄中曲即鬼谷子所居深遠岑寂故作幽居弄北曲高巖嶺鳥所集故作坐愁弄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弄

曲成出示馬融融甚異之

楚客叢書嘗載此說亦失於辯正楊復引之而無所發明豈

其以為實耶清溪千仞餘乃郭璞遊仙詩魏晉前無此說不必辯

琴譜所傳曲此類彌眾琴麻今不傳此亦載於類書者有名而無曲若今琴譜五弄曲又偽之偽也

張僧繇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目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翼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為伯英再生蓋絕藝必審觀而後論定也

此間立木事非吳生也書家亦有酷類茲事者楊引庾翼不甚切何若歐陽率更觀索靖碑耶

筆叢卷二十一

續之部 藝林學山四 廣雅書局

豹文鼠

郭璞爾雅序豹鼠既辨其業益顯注漢武帝時謂孝廉郎終軍既辨豹文鼠人服其博物爭相傳授爾雅之業又摯虞三輔決錄云竇攸舉孝廉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以問羣臣莫有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見爾雅詔案密書如攸言賜帛百匹此事蓋兩見

野客叢書云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鼯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其後如崔嵬劉士玄之徒皆知其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鼯鼠武帝賜絹百匹僕攸前漢諸書不問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攸家傳光武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鼯鼠也見爾雅驗之果然

賜絹百匹是以徐陵謝啟曰雖賈逵之頌神爵竇攸之對鼯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即此事而誤以為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

按此事兩見雖王伯厚亦未能定其是非惟叢書此辯甚明余攷終軍傳誠無此事但兩漢書或他有未盡讀者故引之以質諸精洽之士

六么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知梟即骰子之么也曲名有六么序義取六博之采

六博者投六箸行六棊古詩仙人攬六博其時未有骰子也骰子當在魏晉間與握槊相先後古云起自陳思不必盡然

筆叢卷二十二

續之部 藝林學山四 廣雅書局

疑漢以前未有也六朝盛習樛蒲以五木行之其采曰盧曰雉曰健曰梟其制如銀杏仁僅二面程氏演繁露攷訂最為精詳儼然六朝遺制在目其彩初無么二三四五六等稱今乃以梟為么實所未論且五木止用木五枚故曰五木詎得六彩之么耶晉書謝艾無傳附見張重華傳中古投於制不可知今制未有以么為勝者顧所值何如耳非若虛雜類有定程也演繁露曰經之梟名甚多鄧艾曰六博得梟者勝此艾因牙上有梟安眾之言目麟按演繁露論虛雜最為精詳獨梟不審何采攷六代諸人擲五木但呼盧而梟之勝敵獨見艾傳未足徵也鄧當作謝程說碧雞漫志云六么一名綠腰元微之琵琶歌云逡巡彈得六

么微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乘記云合韻奏腰又誌
盧金蘭墓云爲綠腰玉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奏涼州胡渭
綠腰雜曲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
錄其要者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
處處吹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世一篇云管急絃繁拍漸稠綠
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軀未免愁注云樂
世一名六么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六么頭故知唐人以腰
作么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指無過六者故曰六么至
樂天又獨謂之樂世他書不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六么者
卽霓裳羽衣之曲按霓裳羽衣曲乃宮調與此曲了不相關
士大夫論議當思誦之未詳率然而發事與理違幸有正之

筆叢卷二十一

續乙部 藝林學山四

九

廣雅書局採

者不過如聚訟耳若無人攻擊後世隨此嘖嘖或遺禍於天
下樂曲不足道也
按此說則六么本綠腰之譌篇末數言恍若預爲楊發者錄
之

小梁州

賈逵曰梁米出於蜀漢香美愈於諸梁號曰竹根黃梁州得名
以此秦地之西燉煌之間亦產梁米土沃類蜀號小梁州曲名
有小梁州爲西音也

梁州本邊境唐人寫其意爲絕句歌之故號小梁州凡稱小
曲名中例有此字今必求出處以梁米當之則小伊州豈亦
稻名耶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一

筆叢卷二十一

續乙部 藝林學山四

十

廣雅書局採

益陽蔡芳初校

江陰陳名慎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東越胡應麟撰

孟子注

孟子注疏非禮之禮注云陳質娶妻而長拜之西子蒙不潔注云西施越之美女過市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此二事不見於他書若質者古今畏內之最若西施事尤可笑亦後世搖錢樹之比也

長字當讀為長少之長凡年長禮當拜妻長則無拜之理故曰非禮之禮也不然人長拜其妻尙可言禮哉用修以為古今畏內之最當是誤讀長短之長耳且古今畏內更有劇甚者質之拜妻詎足當首席耶錢樹出唐小說某伎女死其子謂母云阿母錢樹子倒矣

筆叢卷二十三

續乙部 藝林學山五

一 廣雅釋名

隋志孟子有鄭玄注七卷劉熙注七卷蔡母遂注九卷通考竝無之蓋宋世皆亡惟趙岐注存今人亦罕讀矣又丹鉛錄載馮婦章句讀云善搏虎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眾逐虎云云按此說士字前後相應文理暢然過前人所定者不可沒也并錄之

一唐書

五代時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故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漫錄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歐為宋一代文人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所著絕懸如此今載二書之文於左歐為宋以下論十事要說南園漫錄漢人張志清撰張含父也又有續錄十卷家君宣

俱得之余徧閱絕無論唐書語蓋用修成漢日或相討覈則有之余謂二書得失猶齊楚魯衛與其為舊史之根亡靈為新史之僻也

十事要說舊唐書所無見吳兢昇平源所述晦伯辯已明若新唐書乃列傳中語傳皆宋撰而被責於歐陽何也

櫛柄

張無垢云櫛柄入手則改頭換面隨宜說去今講學者悉用此語而不知所自出也

宗杲謂張無垢云門下既得此櫛柄可改頭換面說向儒家用修亦未知張語所自出也

紫電清霜

筆叢卷二十三

續乙部 藝林學山五

一 廣雅釋名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竝使招攜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竝世對壘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鶴後生之指點流傳安哉此等語皆用修大偏處子安誠俊才第此文之工詎在此事杜陵用事之妙絕出千古即子安生開元問亦當退舍何以云不能追也都緣四字稍僻楊讀六朝人語偶得之便自手舞足蹈亦子安有緣耳

三國典略三悅撰以江南關中鄴下為三國此蕭明與僧辯

書蓋卽蕭淵明唐人避淵堯諱也子安天才獨步唐初人盛唐似過右丞而遠韻不及終是弱於李杜若其學術殊有足稱非浮華士也見史

晁公武讀書志

晁公武讀書志載人名地里多誤如云李太白爲山東人不知樂府所序謂太白攜妓遊山慕謝安之風自稱東山李白杜工部曰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而俗士不知倒之爲山東也太白之生則在蜀本其胃則在隴西與山東風馬之不相及也以張唐英與張君房合爲一人尤可笑張君房太宗時人唐英乃商英之兄字次功蜀之新津人何得爲一人乎其疏略如此

筆叢卷二十三

續之部 蘇林山五

三 廣雅書局

謂晁氏多誤是放飯流餽而譏人爾次也楊執以太白爲蜀人故凡謂白非蜀

產者必峻其格擊

劉向七略別錄阮孝緒母喪書錄近世俱不傳獨屍全編載文獻通考所持論甚有可觀楊似未深考者博雅士自能識之

些電清霜凡語也子安幸而合於楊故凡語而劇賞唐英君房小失也公武不幸異於楊故小失而人譏皆非平心易氣之道也

隨兕科雉

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而獲之說苑亦載此事而以隨兕爲科雉何子元餘冬緒錄云隨兕科雉不見他書今人

亦無有識之者余謂子元但求之書而不求之悟也隨兕者隨母之兕科雉者甫出科之雉豈有別物哉

按楊說皆臆度未必然果爾則商羊卽盤庚之羊孔雀卽尼父之雀耶諸書皆秦漢人撰必自有此獸非若六朝唐人造作名義如銑溪玉格之類也

又丹鉛總錄二十五卷云晏子春秋殺科雉者不出三月呂氏春秋亦載此事科雉作隨兕按科雉方乳也隨兕亦謂兕初生隨牝母者注乃謂二兕相隨何其謬耶

此又以說苑爲晏子春秋夫子母可爲隨則二兕亦可爲隨且安知二兕之云非卽子母二兕也

筆叢卷二十三

續之部 蘇林山五

四 廣雅書局

書稱殺隨兕不出三月既能爲人禍福必爰居羅刹之屬非恆有物也此類無他注釋可考與其鑿也毋靈闕之果子母相隨不可殺則昔人射斷腸之猿行青蚨之術者詎無一禍

福耶

許渾

唐詩至許渾淺陋極矣而俗喜傳之至今不廢高棟編唐詩品彙取至百餘首甚矣棟之無目也棟不足言而楊仲引選唐音自謂詳於盛唐而略於晚唐不知渾乃晚唐之九下者而取之極多仲引之賞鑒亦羊質而虎皮乎陳後山云近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斯卓識矣孫光憲云許渾詩李遠賦不知不做當時已有公論惜乎伯謙輩之惜於此也

丁卯詩淺陋誠有之而俊語亦自不減在晚唐較鐘鐙廷禮

品彙博采唐詩固不得盡廢也至正聲則渾之近體無復一篇意可見矣用修不詳攷第據方回律髓之語而驟譏之非通論也楊載仲引詩名元世選唐音者自是楊士弘字伯謙合而為一果有目者耶

又按稱渾詩遠賦不如不作乃唐人語下復云非謂不工謂無益風教耳則唐人固匪論其詩也

無已學杜與許絕不同言自應爾然亦趁渾字韻不然區區一丁卯何苦發此機耶方引陳詩作誰云學許渾

許渾詩

劉巨濟收許渾手書詩湘潭雲盡暮烟出今本烟作山細思之烟字為勝

筆叢卷二十三

續之部 藝林學山五

五

廣雅釋詁局宋

山字勝烟字非也雲盡而山出語意自然易以烟不贅平觀下句對巴蜀雪消春水來氣脈可見即烟字果渾手書吾弗許也

方萬里評下句最佳上句不及亦非是然總之晚唐境界耳

渾鳥絲欄手書詩見海岳書史米顛盛稱之世遂亡一知者古人遺迹泯沒不傳何限惜哉

坡詩

東坡春事關刪芳草歇或疑歇字似越韻非也唐劉瑤詩瑤草歇芳心耿耿傳奇女郎王真真詩燕拆鶯離芳草歇皆有出處一字不苟如此

芳草亦未歇謝康樂詩也坡當祖此楊所引誤

詩句相犯

徐鉉鄰舍詩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而梅聖俞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

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正鉉詩上聯乃梅作也

凌敲臺詩

許渾凌敲臺詩曰宋祖凌敲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宋祖清簡寡欲儉於布素嬪御至少嘗得姚興從女有盛寵頗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之事也審如此則是石勒之鄴宮煬帝之江都矣渾非有意於誣前代但胷中無學目不觀書徒弄聲律以僥倖一第機關用之既熟不覺於懷古之作亦發之而後之淺學如楊仲弘高棟郝天挺之徒選以為警策故至今不廢耳

筆叢卷二十三

續之部 藝林學山五

六

廣雅釋詁局宋

此本瀛奎律髓語楊剽以劇罵鄂州耳丁卯詩誠為稱弱其佳處亦何可掩如殘雪歸太華疏雨過中條樹色連關迴河聲入海遙楸梧遠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宮山翠萬重當檻出水光千里抱城來夜戰桑乾北秦兵半不歸朝來有鄉信猶自寄征衣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之類選唐詩者可盡遺乎高廷禮品彙以渾為正變之首而正聲則但錄絕句數篇此深合取舍之宜非楊所解也

詩人語豈可以事實拘用修引程泰之論上林賦似得此意者今欲罵鄂州則又主方萬里之言何謂耶此詩佳句如湘澤雲盡暮山出

巴蜀雪消春水來雖脫唐格
調而清新自得未易輕也

還唐音者楊士弘選鼓吹者元好問用修自以工攷訂饒問

學而伸弘天挺屢以無辜遭劇詆不亦冤哉論鄂州得失者
顧華玉王敬美

最當見唐音評點藝圃類餘
余非右許以揚語太過中耳

估客樂

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作也其辭曰昔經樊鄧後阻潮梅根渚

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敘今釋寶月被之管絃帝遂數乘龍舟

遊江中以絳越布為帆綠絲為帆緯鑰石為篙足篙榜者悉著

鬱林布作淡黃袴舞此曲用十六人云按史稱齊武帝節儉嘗

自言朕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然其從流忘返之奢

如此貽厥孫謀何怪乎金蓮步地也

筆叢卷二十三

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齊高帝語也武帝繼高亦有節儉之稱

南史齊書竝可考兒楊劇詆許渾無學而高武二君之事彰

明簡冊憤憤如此古人目睫之嘆有以哉此條諸字正
楊亦有辨

八詠

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愍衰草寒來悲

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東此詩

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曉四字似複非複後人決難下也

東坡詩朝與鳥鵲朝夕與牛羊夕二句九妙亦祖沈意

夕夜晨曉疊用自是六朝詩病老坡二句是文法尤遠於詩

八詠各為詩題故篇中前六句皆時令語又夕行晨征解佩

朝市皆平頭也四聲八病起於此文此可為律祖耶

崔魯華清宮詩

崔魯華清宮詩四首每各精練奇麗遠出李義山杜牧之上而

散見於唐音及品彙漁隱叢語長安古志中各載其一而已今

竝錄於此

唐詩紀事竝載四首楊蓋未見此書然以魯詩為精練奇麗

則誠然

草遮回磴一首漁隱已有評謂勝義山

近人詩談

薦者祭之名士無田則薦是也未聞送人省親而曰好薦非堂

親也夜郎在貴州而今送人官廣西恆用之孟諸在齊東而送

人之荆楚莫用之泄瀉者穢言也寫壞而改曰泄瀉是口中屙

痢也館甥女婿也上母舅詩而自稱館甥是欲亂其女也真如

諸天禪家語也而用之道觀遠公大顛禪者也而以贈道人送

人屢下第而曰批鱗書幾上本不用兵而曰戎馬豺虎本不年

邁而曰白髮衰遲未有興亡之感而曰麋鹿姑蘇寄雲南官府

而曰百粵伏波試問之曰不如此不似杜是可笑也此皆近日

號為作手徧刻廣傳者後生效之益趨益下矣謂近日詩勝國

初吾不信也而且互相標榜不慙大言造作名字掩滅前輩是

可以世道慨豈獨文藝之末乎百粵伏波是仲默寄
黔國詩何害其美

詳此條語意皆譏李獻吉好薦非堂親批鱗書幾上山連夜

郎密麋鹿上姑蘇戎馬豺虎白髮衰遲悉李詩也揚說甚拘

而可笑然亦李勸人勿讀書有以致之子之所謂時無英雄

易爲王霸者哉

碧琳腴

碧琳腴酒名見曾吉父詩可對江瑤柱江瑤柱蟪黃也

江瑤柱見蟪苑卮言甚詳與蟪黃殊不類楊合而一之誤

錄藝苑卮言說於下方

蘇子瞻詩云金鑿玉餹飯炊雪海齏江柱初脫泉人或問蘇

以荔枝風格云江瑤柱可敵之郭璞江賦云云余甚豔羨其

味而不獲見問之人或云卽瓦壠子稍大者也巳暗故奉

化令徐君獻忠始悉之云奉化四月間南風乍起江瑤或一

再上可得三四百枚或連歲不上如蚌而稍大中肉腥而肥

不中口僅四肉牙佳耳長可寸許圓半之白如珂雪以嫩雞

筆叢卷二十三 續乙部 藝林學山五 一 廣雅書局

汁熟過之一沸卽起稍久則味盡矣甘鮮脆美不可名狀此

所謂柱也今海味不甚重江瑤柱實少故耳閩中西施舌蟪

黃盃波酒蚶遠東鰵魚爲最軀脚蝗吐鐵黃螺之類次之以

上俱卮言說蟪黃余遇閩人每食之蓋類淡菜而差勝獨江

瑤未染指云

庚信

庚信詩爲梁之冠絕傲唐之先鞭史評之曰綺豔杜稱之曰清

新又曰老成綺豔清新人皆知之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

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醇新易近尖子山詩

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醇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

清新綺豔六代之常獨老成二字於庚爲合楊說是也綺多

傷質四語尤名言惟以庚爲梁冠則非江鮑諸人皆出庚上

置何地耶 庚父肩吾乃梁人 信入周非甄梁世

王維詩

余嘗愛王維溫泉寓目贈暉五郎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

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選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

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宮

室盛矣秦川八百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皆離宮也奢麗若

此而猶以惜露臺事比之可謂反而諷矣

右丞自紀景物露臺引韻耳楊解甚迂知詩者不待辨 余笑

蓋右丞用便極贊賞若丁卯川而下有 秦川一半之語又不知何等詭責矣

前人詩自有託風者如沈佺期漢文宜惜露臺費武帝須焚

筆叢卷二十三 續乙部 藝林學山五 一 廣雅書局

前殿裴李商隱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之類意皆顯然註

可一律自世人酷好附會遂使池塘春草宮殿微風氣韻風

神盡入鳥有至有以落霞爲飛蛾者斯文之厄至是余敢嘿

哉

益陽蔡 芳初校

江陰陳名慎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三

附錄

附錄

東越胡應麟撰

越絕當作越紉跋 升菴文集

越絕一書或以爲子貢作又云子胥皆妄說也而越絕二字尤非解者曰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內能約己外能絕人故曰越絕又曰聖文絕於此辯士絕於彼故曰越絕二說似夢魘謔語不止齊東野人之類而已王充論衡按書篇云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豈卽其人乎又曰吳君高作越紉錄卽越字之誤書以紉名猶漢雋之例也絕字曲迂不通而千年之誤無人證之袁康吳平之姓名著在卷末無人知之蓋觀書者爾莽閱未數簡已欠伸思睡而束之高閣矣

筆叢卷二十四 續乙部 藝林學山六

越絕書名解今在篇首其文字灼然東漢末人與著書者相去不遠蓋其書東漢人本伍子胥而潤色之者也卽所解絕字未暢不得以爲紉字之誤嗣是隋唐宋藝文志馬鄭諸家書目竝無作紉字者况紉字文義曲迂又甚於絕乎

越絕書跋云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誠譏惡爲誠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年吳越相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略有其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透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

施猶天子得麟覽觀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溫故知新述賜子胥以喻來今云云以上俱本書跋語按漢書藝文志雜家有伍子胥八篇今詳越絕一書於子胥始末特詳且稱贊其賢者不容口而子胥之列雜家者本書竟不復傳觀此跋首言子胥之述吳越終言述賜子胥以諭來今豈東漢越中文字因子胥雜家之舊而附益以句踐種蠡行事會爲此編易名越絕乎不然此書所載吳越事相半何得獨云述賜子胥且首言子胥之述吳越又何也用修但以去爲姓等語而得袁康吳平名姓可謂異代賞音至子胥撰述之繇明記始末而不復詳營亦得其一而不得其一者與 余著九流緒論以越絕本於子胥是時尚未參此跋也

筆叢卷二十四 續乙部 藝林學山六

此書以爲子貢作者絕不經又一無左驗第據亂齊存魯一章爾用修以爲妄說是也詳味此跋子胥之述吳越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誠譏惡爲誠洎後溫故知新述賜子胥以諭來今等語則子胥舊有是書述吳越雜事而後人溫其故典而暢敘之以傳於世意旨甚明其云更始之元當是西京之末而此書文氣全不類其時蓋袁康者先述此書於東漢初而吳平者復爲之屬文定辭於東漢之季故云百歲一賢猶爲比肩也其云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末又云覆之以庚兵絕之也豈袁非越人更始問爲亂兵狀於越地因而葬與吳平則自是越人成此書者故云文屬詞定自于邦賢也此書閱世數千年至用修始發作者姓名而承及究其顛末之悉

余不敏實首竊窺豈書之顯晦自有時與庸錄諸此俟異時博綜之士漢藝文志兵家亦有子胥

山海經序

夏后氏之世雖曰尙忠而文反過於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於黃帝姚姒盤孟之銘皆輯之以爲書

孔甲者黃帝史官見漢藝文志夏帝亦曰孔甲非史官也終古在履癸世見竹書盤孟者書名列班志小說類師古無注其義不可知今以爲黃帝姚姒盤孟之銘豈附會湯之盤銘耶又孔鮒亦名孔甲亦著書名盤孟余有辨見九流緒論

檀弓叢訓序

楊慎曰鑿有四術神聖工巧予欲借之以喻文矣易之文神詩書春秋聖也檀弓三傳考工記工矣莊列九流而下其巧有差復以檀弓斟酌諸明高赤德又羣工中都料匠也予謂檀弓可孤行而每病訓之者未能整然有當於人之心也經猶招也注疏射者也一人射之未若眾人射之之多中也

檀弓之文當在左傳考工上公穀遠所不俾楊合而一之未當經猶招也數語可謂名喻矣

大易詩書春秋文之神檀孟左國策史文之聖班氏下逮韓蘇其文工陳思以訖盧駱其文巧此古今文章高下大槩也無已品文爲三獲麟西漢其說亦公至於莊列宜登逸品列之於巧竊所未安公穀傳注之文又當別論

補名實異號錄序

史記云孔子數稱介山子而不著姓名豈隱而不彰乎抑當世則彰而世遠則隱乎若論語所載長沮桀溺楚狂晨門荷蓀荷蕢皆不得其姓名而因事號之也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抑亦介山之流乎若甘茂號榜里子范蠡自稱鴟夷子計然自號海濱漁父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

沮溺或自是姓名未可知楚狂姓陸名通或出後人撰造海濱漁父神仙傳以爲范蠡號見孔安國傳中今日計然未詳范蠡自稱鴟夷子皮此缺皮字疑刻本遺誤然楊辯西施一則亦缺皮字何也榜里疾號榜里子嘗與甘茂爭宜陽事故用修誤而一之已見陳晦伯辯伍員范蠡甘茂榜里疾生世既大不相能死復互爭一號

古文參同契序

按參同契爲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書名惟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瞻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

按參同契文字極古漢人所著無疑其隋唐經籍志不列者蓋二史於道藏釋典皆不分疏羣書之目惟統紀部數卷帙而參同契在道藏中故用修以爲不載而實非也自鄭氏藝文略始分疏羣書馬氏因之然尙有不盡錄者云

又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

筆叢卷二十四

藝文志

廣雅

筆叢卷二十四

藝文志

廣雅

0 冊 3 號

23

篇敘一篇徐景休箋注亦三篇後敘一篇宿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敘一篇合為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冰融其說既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敘又云有人自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偽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云云

用修所敘本今已刻行然未可遽信為古書也此書歷世相承雖不無淆亂安得古文驟出於千載之下若汲冢竹書乎楊所云作偽者稱雲若道人杜一誠

水經序

余近得水經惜其紙敝墨暝乃重為授梓止存本文若酈氏注續乙部 藝林學山六行為四十卷厭其枝葉太繁頗無關涉首注河水二字汎引佛經惟誕之說幾數千言亦贅已今之史傳類又引用例稱為道元水經遂使欽之用心與其姓名俱泯焉故特去之而詳著其說噫得吾說而通之不獨可以讀水經已

用脩酷重水經注嘗欲鈔其精語以洗臥遊錄之陋此序雖尊題當爾亦檢點之疎也

西溪叢語云水經世以為桑欽撰予讀易水注云易水經其東南合滄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滄自下滄易五受通稱矣又廣楊縣溪水亦引桑欽說且水經正文皆無此語恐非桑欽撰又別有書也石姚說未可盡憑然足為水經補逸竝錄之

筆叢卷二十四

續乙部 藝林學山六

五

廣雅古局某

古豔詩注

后氏二美女蒼華刻名琬珍玉若琬華是珍見汲冢瑣語按汲冢紀年沈注有此文非瑣語亦非本文也瑣語宋世已不傳用修何從見之或散見諸類書耳恐用修自誤記竹書注為瑣語也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四

筆叢卷二十四

續乙部 藝林學山六

六

廣雅古局某

益陽蔡芳初校

江陰陳名慎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東越胡應麟撰

鬼谷子 正楊上

漢書藝文志鬼容區三篇注即鬼史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
冕侯問於鬼史區云云注即鬼容區與聲相近今按鬼谷即
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略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
何其輕於立論乎

正楊曰史記注鄭玄云鬼史區黃帝佐也

史記云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之師也今以為谷區豈見鬼即

儀秦亦豈黃帝時人耶

拾遺記鬼谷子云吾生於歸谷亦曰鬼谷鬼者歸也又曰歸

筆叢卷二十五

者谷名也

柳子云漢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妄言亂世

難信今謂子略柳子亦未見耶 以上俱正楊

麟按揚子法言云儀秦師鬼谷習縱橫家言注引應劭語則

漢世已盛傳其人矣若其書之偽余已詳辨於四部正訛中

楊以鬼容為鬼谷直當一槩耳 今闕本漢書真有以鬼容誤

引以為證尤 刻鬼谷者所修見此本又將

女媧

大戴禮帝繫篇帝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媧氏列女傳堯之

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日漢地理志陳倉有

皇帝孫舜妻祠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

獨云二女而禮乃有五妃之文或謂女媧與皇英為三未知是
否俊即古舜字

山海經帝舜妻比登氏生宵明燭光一曰登北氏檀弓注疏

集說引之並二妃為三

山海經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

十日今以俊即古舜字止云帝俊妻而不言羲和是欲指為

女媧耳不又為五妃乎

又云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郭璞注云俊即舜字假借音

也不云古字

又云帝俊生后稷又云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若云古字

后稷便是舜子常羲又其一妻耶

筆叢卷二十五

史帝紀注及郭璞山海注引禮止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而

禮云三妃蓋世遠傳訛陶陰久誤必欲求其人以實之夏五

郭公意耶 思玄賦李善注

麟按山海經所載帝王如皇帝顓頊之類皆古聖人無創撰

異名若鴻蒙翳缺類者獨帝俊求之史傳絕無其名郭氏按

文義參考謂即帝舜是矣第此書所載帝王名號則實其事

則往往無稽其尤甚者羲和生十日常羲生月十有二雖夷

堅齊諧之誕不至是也讀者政當付之一笑迺楊陳皆以為

事實而引之辯之故用修謂舜有三妃而晦伯謂俊非帝舜

何異蕉中之鹿哉余讀山海經頗得其解郭氏注中時發新

義亦似稍有見者漫因舜妃及此兩君聞余說當絕倒於九

京也

晦伯又謂世遠傳訛云云此說極得之後人可無語矣夫書固明稱二女卽禮經匪誤吾猶未敢從也李善博核羣書必見禮經善本其引注文選者尤足證明

陳心叔名疑云舜二妃帝堯之子一娥皇一女英紀載紛然不一皇一作媿一作黃英一作帶列女傳云堯三女也史記正義云娥皇爲后女英爲妃或云卽楚詞湘君湘夫人然禮記又云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祇云釐降

二女而禮有三妃之文鄭氏不得其實乃云舜但二妃其云三妃舉其貴耳此臆說也大戴禮云帝舜娶堯之女閔氏或謂女閔與娥皇女英爲三路史云舜元妃娥皇盲無子次妃

女英生子二人三妃登比氏生女二人庶勝生子九人登比姓纂作癸比山海經又作登北豈卽大戴禮所謂女閔者邪尸子云堯徵舜妻之以媿媿之以娥無女英名豈女英卽女

閔耶

麟按女英與女閔音甚相近名疑以爲閔卽英字之訛當矣書及孟子俱言堯降二女於舜禮記後出雜以漢儒穿鑿或因山海經而言三妃或山海經因禮而妄撰女閔登比之文

或二字訛爲三俱不可知至如路史第博采前人遺逸務得其說以傳三妃之名其是非悉不暇計矣

又按登比與女閔竝出山海經羅氏路史願以登比皇英爲三妃而不及女閔者蓋亦以女閔爲女英也皆由傳會禮經

故耳

玉樹

左思三都賦序譏揚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矣揚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眾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正楊云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璧馬犀言作馬及犀爲璧飾也此已見選注似無煩贅辭爲也

王褒雲陽宮記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爲玉槐樹根榦盤峙三二百年木也耆舊相傳咸以此樹卽揚雄甘泉賦所謂玉

樹青葱者也三輔黃圖亦載

國史纂異云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珍惟

蓋未解也隋唐嘉話長安記亦載以上俱正楊

麟按晦伯竝引諸說而不頌言玉樹爲何物然楚客叢書之說尤詳惜陳未及引之今備錄左方而訂以鄙見於後

野客叢書云揚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葱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眾寶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

玉爲葉僕按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榦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

此樹卽揚甘泉賦玉樹青葱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異安記間見錄等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爲玉樹知晉人所謂芝

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在神宮中本非甘泉宮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庾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美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為言者何邪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層曹植詩綠蘿綠玉樹得非卽此乎後漢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葱按此事辯者紛拏獨叢書最詳核故錄之但玉樹如楊所引亦可通而王陳未有以破之余謂賦中本言翠玉樹之青葱使果珊瑚眾寶為之可言翠及青葱乎余此辯自謂足破千古之疑博識者定焉

嫦娥

筆叢卷二十五

續七部 藝林學山七

五 廣雅書局

月中嫦娥其說始於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於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卽常儀氏之後裔後訛為嫦娥以儀娥音同且禮注儀義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以失其義叶凶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注音穰船作俄漢碑凡藝莪皆作藝儀則嫦娥為常儀之誤無疑矣

正楊曰此史繩祖學齋佔俾緒論耳歸藏云常娥奔月是為月精非始淮南也

麟按史氏之說得之而未盡山海經云常羲帝俊妻生月十有二月中嫦娥其誤當始此山海經之謬則本之常儀淮南

之誤又本之山海非常儀占月則常羲生月之說亡由附會也非常義為帝俊妻則嫦娥為羿妻亡由附會也晦伯謂歸藏有嫦娥之說此不足憑歸藏六朝偽書蓋又竊淮南之說因此說又益見歸藏為偽書也

太極泉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赦詔文曰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太極之泉不知何語後閩西陽雜俎藥有太極泉蓋神漢靈漿之類也宋齊六代文人好用僻事例如此

正楊云禮舍文嘉曰禮入子靈臺為萬物獲福無方之源沼太極之清泉以興稼穡之根西陽雜俎仙藥有太極井泉此唐段柯古所著也南宋安得預讀其書耶既謂其虛誑又取以證者何耶

麟按楊引證此類卻無妨蓋雜俎雖唐人采摭然所記大率本諸前代遺書如任昉述異記二卷皆雜錄古書奇事非作者自撰也西陽所摭書近率不存故讀者以為成式自撰今考其所引道釋二典及山海經博物志者往往本書具存卽其他可見楊所引太極泉或成式雜錄往事焉知非出於六代之書乎惟唐事多段自紀熟玩雜俎自當得之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鴉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

筆叢卷二十五

續七部 藝林學山七

六 廣雅書局

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幸遇子而雪之亦一快哉

正楊曰陸廣微吳地記云嘉興縣一百里有女兒亭句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於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觀此則逸篇寧非影撰耶

筆叢卷二十五

續部 蘇林學山七

七 廣雅書局刻

以去俱各有所出難以臆斷第陳引吳記句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此大可笑按記亭在嘉興縣南一百里為吳地范蠡為越成大事豈肯作此無賴事未有奉使進女三年於數百里間而不露露而越王不怒蠡吳王不怒越者也

麟按長公所駁陳引吳地志當矣然越絕書載女陽亭事云句踐入臣於吳夫人道中產一女於此亭句踐勝吳名亭曰女陽更就李為女兒鄉蓋吳地志即此事加於范蠡其詛灼然不待辯而亦可見西施隨蠡唐俗已有此談矣非唐俗元有此談必不傳會

西溪叢語引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楊所引逸篇謂出

修文御覽此書齊祖珽撰通考尙有其目近絕不見傳恐楊所引自是太平御覽不爾則晦伯所謂影撰耳報語一則并錄下方附以鄙見俟精識定之

吳越春秋云吳亡西施被殺杜牧之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東坡詞云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子問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姑蘇一舸自逐范蠡遂為兩義不可云范蠡將西子去也嘗疑之別無所據因觀唐景龍文館記宋之問分題得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一行霸句踐再笑傾夫差一朝還舊都覩粧尋若耶鳥驚入松蘿魚畏沈荷花此又云復還會稽侯詳攷之按西施事諸學士紛紛迄無定論麟謂詞人之言乘輿點筆自老杜外罕足據者況牧之延清子瞻二三君子用事多誤者耶王性之所解紫微詩尤乖刺不通而姚合威引之疎矣核其可據以考證當時惟越絕及吳越春秋耳吳越春秋東漢趙曄撰而越絕雜有戰國西京之辭其說要為得之太史傳蠡三遷皆致千金又云長子偕吾力田起家則非在越服官日所產明甚以余億蠡之為人匪泊然貨色之外者亡吳之後成名畏禍舍其纍爵阱祿而載麗冶以適他邦固其計所必出也蘇詩又有他年一舸鳴夷去正用杜牧詩而王銍所解之謬益微矣蘇又有更憐夫子得西施之句今詩家萬口相承即蠡無此事難乎免矣

筆叢卷二十五

續部 蘇林學山七

八 廣雅書局刻

六赤打葉子

李洞集有贈龍州李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因以詩上其

詩云紅臘香烟撲畫楹梅花落盡灰樓清光輝圓魄銜山冷彩
鏤方牙著腕輕寶帖牽來獅子鎮金盆引出鳳凰領徵黃喜兆
莊周夢六赤重新擲印成六赤者古之瓊略今之骰子也葉子
如今之紙酒牌令鄭氏書目有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
格今少傳

正楊曰咸定錄云唐李邵為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連江行

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不知正應本朝
年祚正體書葉子乃二十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
歸田錄云葉子格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
號子青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
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

善書卷二十五 續之部 藝林學山七 九 廣雅書局

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邵彩選之類是也骰
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為名耳唐世士人宴
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宋初猶然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
而人無知者昔楊大年好之仲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
余少時亦有此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

房千里骰子選格序云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
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
以穴豁雙雙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
豐貴而約賤卒局有為尉掾而上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
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歛升於上位者大凡得
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 此戲即今 性官圖

麟按洞詩六赤即今之骰子是也葉子形製或如今酒牌然
今之酒牌不用骰子唐之葉子詳洞詩意或以骰子行之楊
以為即今酒牌誤矣歐公以為備檢亦非今韻固有作葉子
者以便分拈故耳第今韻書從帙故便於檢閱歐公時印冊
尚稀或以備檢未可知也彩選格久不傳據房序絕類近陞
官圖與葉子全不類云

鄭氏經籍目編金葉子格一卷新定徧金葉子格一卷俱不
題撰人又有擊蒙小葉子格一卷題李煜妃周氏撰楊以徧
金為編金又以編金格為周氏撰俱誤鄭書曰又有小葉子
格一卷亦不題撰人

鄭書目彩選格九眾并錄於左方以資博聞之士骰子選格
筆叢卷二十五 續之部 藝林學山七 十一 廣雅書局

二漢官儀彩選卷三 新彩選卷一 文武彩選卷三 春秋彩選卷一 元豐
官制彩選卷一 慶麻彩選圖卷一 尋仙彩選卷七 選仙格卷一 選佛圖
卷一

葉子彩選之戲今絕不可攷惟李易安打馬序云長行葉子
博塞彈棋世無傳者藏酒樽蒲雙蹙融今漸廢絕大小象戲
奕棋又止可容二人獨彩選打馬特為閨房襍戲嘗恨采選
叢繁勞於檢閱能通者少難遇勅敵打馬簡要又苦無文云
云據此則葉子與采選迥然不同葉子宋世已無能者采選
宋晚尚能為之然李稱采選叢繁難遇勅敵則此戲政未易
言非若今官制之易又今紙牌童孺皆能李何以有不傳之
嘆楊說之誤明矣

李所舉當時戲劇又有打禍大小猪窩族鬼胡畫數倉賂快
等今絕不知何狀又稱選仙加減插關火質魯任命無所施
人巧智按選仙圖見鄭氏書目與彩選連類而此以為質魯
任命者詳之正與今選官圖類蓋與彩選形製相似而實不
同也亦猶序中所舉長行樗蒲雙三戲相類而實不同國史
補云今世盛行長行之戲生於握槊變於雙陸是也打馬圖
今尙傳吳中好事習之邇年頗有能者

仲尼登泰山

宋景文筆記云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其事甚新
但未詳其所出

筆叢卷二十五

續乙部 藝林學山七

廣雅書局影宋

韓詩外傳云孔子登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

人不可得而數者萬數也

以上正 楊詒

陳心叔荒史引莊周云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

二代其有形兆整堦者千八百餘所韓嬰亦云自古封禪者

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云

麟按陳所引韓語見意林并所引莊語足破用修之惑王楊

援証不若是之切也

韓子

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韓非也
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

賈誼新書目有連語而韓非子無之恐楊誤記當攷

韓非書 若內備

外備等篇皆先列其目為經而

傳以解之然體與連珠不甚類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五

筆叢卷二十五

續乙部

藝林學山七

廣雅書局影宋

益陽蔡芳初校

江陰陳名慎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東越胡應麟撰

天祿 正楊下

漢靈帝脩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鳥灑路天祿即大蝦蟆伯樂之子按圖索駿以蝦蟆為馬即天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墓古詩所謂天祿辟邪眠莓苔也

陳晦伯曰天祿者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漢書靈帝紀鑄黃鍾四天祿蝦蟆注天祿獸也今南陽縣有宗資墓旁有兩石獸其高八尺角而麟分鬣曳尾過壯大左

曰天祿右曰辟邪字皆刻膊上漢有天祿閣亦因此獸立名

右見瑞應圖伯樂子執馬經畫樣求馬蓋尹神童戲語也乃即謂蝦蟆為天祿何哉以上俱正楊語

筆叢卷二十六 續乙部 藝林學山人 一 廣雅書局

麟按天祿宋時嘗入貢見夢溪筆談余已詳辯華陽博議中所引詩見韻語陽秋云黃庶字亞夫嘗咏假山曰山鬼水恠著薛荔天祿辟邪眠莓苔殿前私語心對口曾見漢家池館來蓋以天祿辟邪譬假山耳語意甚明楊謂古詩題墓前石獸誤也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遊俠近幸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嘗與微行者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

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攷深思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鑿亦不免失之況下此者耶

陳云谷永傳成帝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風永等因天變切諫云云

又云敘傳成帝自大將軍王鳳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涓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人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

據此則阮所引者正趙飛燕也且小臣趙李句讀俱差何用笑延之乎

筆叢卷二十六 續乙部 藝林學山人 二 廣雅書局

麟按永傳疏云許班之貴傾動前朝今之後起天所不享十倍於前如涓注曰謂趙李從卑賤起也絕無小臣二語而晦伯不引豈以上無小臣字耶如蓋會下文入註耳疏後稱成帝數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參以如說則小臣從上為句甚明用脩以即從帝微行者殊自可笑第李平班姬以德進今與趙氏姊妹等列何哉

顏注趙飛燕李夫人固不倫楊謂趙李李款則九姓二人陽翟亡賴遠非朱家郭解輩步兵何取而稱述之劉辰翁以實有此人不必泥者差得之然余意直竝舉交游姓氏如杜詩高岑殊緩步之類使常侍嘉州二集不傳今亦不知何等人矣又杜孟子論文更不疑非自注孟雲卿則孰不以孟軻泥

承上李陵蘇武即用修以王右丞日夜經過趙李家駁劉不知王正引用阮事豈必唐有此人

晦伯所引康樂語亦是祖襲嗣宗下屬程鄭似是一人姓名然以相字推之當作二人為是或康樂但據嗣宗未詳訂也

大顛書

朱子語錄謂與大顛書乃昌黎平生死案嗚呼晦翁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耶愚攷韓與大顛書刻石於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為出於韓何哉李白作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任一與顛書則所損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雖心知其非乃乘瑕蹈隙而擠之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正慮後人羸入闌增以誣韓公也以此證之則死案猶可翻也

筆叢卷二十六

類之部 藝林學山人

三

廣雅書局

正楊曰韓郁外集考誤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為吏部流俗但稱吏部耳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耶

又引陳氏曰晦菴韓文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晦翁識高一世而所定若此殆不可解按前人但已辯明

姑實勿論可也已上俱正楊語

麟按用脩謂昌黎偽書乃外集所載三尺檮也文公所言昌

黎死款自是與孟簡書中語語類載之甚明情晦伯未及引之以摧五鹿之角今錄左方

語類百三十一卷云退之晚年所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飲

酒無賴及至海上見大顛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如荅孟簡書

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此是退之死款楊

以荅孟簡書為荅大顛書又改死款二字為死案二字不知

前人文卷亦曾否審詳耶又懷素歌周廣作然非一撰也

語類又云退之與大顛書歐公謂實退之語集古錄有一跋

說此書甚詳東坡蓋未見耳然則考亭之先議論已然楊獨

謂朱何耶

考亭上下千古三代以還所推僅王通韓愈然王之中說略

筆叢卷二十六

類之部 藝林學山人

四

廣雅書局

加品藻而已惟韓集參會諸家精為校釋蓋六經論孟外獨肆力於此書其視昌黎何等人物也所執大顛三書以退之遷謫寂寥或當有此因據孟簡書及歐陽語不沒其實且不忍沒其文也而楊以朱忌而毀之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乎又文公昌黎傳注引皇甫湜所撰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污我云云今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可以為後世法而譜不載蓋不以為然也以上俱考亭注中語今韓集皆有之麟謂考亭誠欲擠韓晚惑釋教則於皇甫此碑當據大顛書以指斥其不然何至引皇甫碑以證洪譜之漏逸且極稱其自信之篤至死不

變可爲後世師法也楊別則又謂文公反覆鍛鍊必使昌黎不爲全人而後己且謂文公忌韓必欲自謂一著諦觀斯說皆不攻自破矣

傳燈錄載韓公訪道大顛以軍州事繁欲求人處大顛不正答而使侍者三平授之先以動定後用智拔二言此則僧徒

偽撰以自尊其道用修不亟破此類而汲汲三書蓋其意本欲指摘考亭非爲昌黎也凡釋家所載諸文學士談禪理者率不可信如李翱杜衍之屬皆其徒偽撰

夷羊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惟物也蜚鴻蟻螻也張守節曰夷羊

筆叢卷二十六

續七部 藝林學山八

五 廣雅書局

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飛鴻喻君子放棄鄭玄曰蜚鴻雁也知避陰陽寒暑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慎按三說皆如昧目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麋

鹿在牧蜚鴻馬名若白蟻紫燕之類蓋良馬也養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飛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

按晦伯正楊歷引諸證辯鹿臺非養麋鹿之所商辛非棄良馬之人確矣第史記此文全引逸周書逸周書本曰夷羊在

牧不曰麋鹿也二字自是史記誤徐廣但云夷羊惟物孔晁周書注及諸家史記注並不言余攷竹書紀年帝辛四十八

年夷羊見正與逸周書合蓋商羊類羊之類殷將亡之兆也諸注略無及此者至引喻設譬九迂而可笑因錄後云今周

書作飛鴻詳本文起語及夷羊屬對必亦怪物以他無可攷不強爲說云

小司馬索隱注

司馬遷既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攷其書司馬承禎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他獨特告計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自不能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誤乎

正楊曰索隱司馬貞著曰承禎誤并下二條俱

筆叢卷二十六

續七部 藝林學山八

六 廣雅書局

索隱曰按商君書云云今云未見妄說何耶

又鹽鐵論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爲秦致利成業則開塞俱實事也乃云第七篇塞矣開之不類

麟攷商子書實如楊語然是宋晁公武所言楊全錄之惟司馬承禎之誤則屬用修耳見文獻通考商子下楊旣以公武

多誤此特引之而不著所出尤可笑也以小司馬爲承禎意當是傳錄門人之訛若紇石列子仁孫殊之類則誤無疑

劉綺莊

續南部烟花錄有劉綺莊揚州送人詩云桂楫木蘭舟風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綺莊不知何時人詳聲調必初唐南部烟花錄似

無續編諸家書目並
不載或揚誤記他書

陳晦伯云綺莊大庾時為崑山尉作崑山編行於世見志及

中吳紀聞麟按中吳紀聞宋南渡莫明之作而通考不載余有此書

又云綺莊集有上白敏中啟

麟按此詩聲調雖近初唐然實綺莊作據劉姓名見唐詩紀

事及文獻通考甚明楊至以不知何人亦大鹵莽也紀事又亦五言律格殊相類似但語不佳知前首劉作無疑也

劉氏集類一百卷宋藝文志鄭藝文略皆云綺莊撰通考載

晁公武云綺莊毘陵人嘗為蘇州崑山令家多異書宋撫事

類五十萬言上之朝萬希序云開元二十九年辛巳按綺莊

有上白敏中啟疑非玄宗時當放陳晦伯所稱崑山編據中吳紀聞即此書也

筆叢卷二十六續七部藝林學山八

紀事綺莊下載此詩稱其善樂府嘗守潘與白敏中韋琮崔

元式善宣宗時人據此劉晚唐人明甚前疑可盡釋矣

石九風

郎士元留盧秦卿詩云無將故人酒不及石九風石九風打頭

逆風也

正楊云古樂府宋武帝歌願作石九風四面斷行旅似非打

頭風也

麟按用修解本洪氏隨筆云石九風不知其義意打頭逆風

也唐人好用之陳子昂苦風云靈知巴峽路辛苦石九風戴

叔倫送人云知君未得去慚媿石九風據唐人諸詩則以為

打頭風似無不可律以晦伯所引當是巨颶狂飈之類今江

湖間飄風驟起揚沙折檣則往來之舟俱繫纜不行舟人所
謂大風三小風七余過淮徐開往往遇之唐人語咸出六朝
當以宋武歌為據其云四面斷行旅正指此也以此意解唐
人詩亦無不通若以為打頭風則固有可行者矣安得尚有
四面斷行旅之說哉

又按此詩容齋隨筆作司馬瞻諸家皆同楊作士元誤

困學紀聞云容齋五筆石九風引陳子昂戴叔倫詩意其為

打頭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來風仁石郵楊文公詩亦作郵石郵

容心愁以上俱王伯厚說余謂石九之尤作郵字殊勝近以用

修拈出瑯琊伯仲亦多用之然俱以為逆風耳余作六朝小

樂府云惘惘青絲竿凌晨只欲開狂風趁心起四面石九來

蓋用宋武歌中意第尚從舊九字近得此忻然附錄以貽同

好云

廣文選

近聞廣文選宋王微咏賦乃誤王為玉而題云微咏賦下書宋

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疎謬如此

正楊云微咏賦陳仁子文選已載之矣

又云王微本傳不云有咏賦之作豈別有見耶

麟按此說則用修為得晦伯失之以陳詞賦非長故不辯六

朝戰國面目耳史傳中詞賦之名安能盡載不可以本傳不

錄為疑惟廣文選之誤是承襲補遺用修亦未審也

藝林伐山

用修諸撰述獨此無敘亦不言伐山字面所從出按王氏四六話云四六有伐山者有伐材者伐材者已成之柱略加繩削而已伐山則斲山開荒自我取之伐山生事也伐材熟事也楊蓋出此

赤牘清裁

漢以前赤尺通用已見王長公卮言余所閱尙三數處自唐人下用者絕希惟米芾書史云朱長文收錦織諸佛閣四赤長五六赤正用此字用修本意印證益明余每以二君好性相似卽此一字亦大是詞場佳噓也朱長文宋史有傳卽芾有詩人朱長文

唐絕增奇

據序用修自謂前人遺珠茲則綴拾以唐絕增奇爲標題以神妙能雜分卷帙云云然壓卷秦時明月一首唐詩品彙已收工部錦城絲管一章敖氏絕句亟取前人遺剩不過數篇耳至所差品第亦多未安不若總會唐絕以四品該之余蓋有志而力未逮云

談苑醒醐

此書首篇莊子注外餘盡載丹鉛錄中間有未見者不過數條而已疑是丹鉛錄中纂出單行者故自敘謂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猶之精義入神非一蹴之力也所自許可謂至矣今讀之其疎略殆有甚焉如執吳兢爲劉昫誤伯謙於仲弘至士會之氏張浚之名幾於戲

筆叢卷二十六 續乙部 藝林學山八 九 廣雅書局

矣豈醒醐之說亦方朔滑稽玩世哉 諸辭詳卮言正楊中

升菴詩話

詩話今盡載丹鉛總錄庚集二卷中而辛集又有詩話二卷則藝林伐山事率具焉凡用修所輯諸書幾百種詳丹鉛錄序及藝苑 卮言尙余所得近四十餘編然內多重複名有實亡者汰之僅三分一耳若其綴緝之勤嗜好之篤固不可誣也如罌池瓊錄之類似未成書

韻林原訓

是編凡五卷藝苑卮言不錄余嘗疑爲廣書閱丹鉛錄序始信之用修饒字學所纂轉注古音等六種余悉有之中間與鄙見未合者略具他編

筆叢卷二十六 續乙部 藝林學山八 十 廣雅書局

千里面談

楊所手書寄張愈光者張刻之滇中亦卮言所未載因識此首錄溫子昇等四章謂七言律所自出然末二句皆五言余徧閱六朝得隋煬帝庾開府陳子良三首雖聲調未諧實七言律濫觴也惜無從質之楊子云

五言律祖

楊用修生平嗜古盤胃糾腹皆秦漢六朝而尤好纂集若金石古文風雅逸篇選詩外編古文韻語等手到輒拈指南來學標幟前聞厥功甚偉惜不無遺誤耳此編輯六朝近律者以明唐體所自出入門士熟習下手足可盡瀋晚近塵陋超而上之舍律而古當塗典午始基在焉用修之識致足仰也

第中實合唐律僅三四篇余更蒐獵梁陳間得聲調大同者
者十數首其他近似亡慮百餘暇當緝爲一編續用修書庶
無遺憾云其目略具詩數中

益陽蔡芳初校

江陰陳名慎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六

續文部

順德李肇沉丹覆校

筆叢卷二十六

續文部

廣雅書局

子書盛於秦漢而治子書者錯出於六朝唐宋之間其大要二
 焉獵華者纂其言覈實者綜其指纂其言者沈休文庾仲容
 各有鈔並軼弗傳僅馬氏意林行世略亦甚矣柳河東之辯
 高渤海之略宋太史王長公之論則皆序次其源流而參伍
 其得失者也余少閱諸子書輒思有所撰述以自附而恆苦
 於二家之弗能合則於誦讀之暇徧取前人銓擇辯難之舊
 以及洪氏隨筆晁氏書志黃氏日鈔陳氏解題馬氏通攷王
 氏玉海之評諸子者及近粵黎氏越沈氏題詞復稍傳諸作
 者履歷之概會爲一編時自省閱第諸家外古今文人學士
 單詞片藻品隲尙繁并欲類從慮多遺漏或貽誚於大方已
 丑北還臥疴委頓呻吟藥物歲月若馳慨斯緒未能卒就輒
 摺拾其中諸家見解所遺百數十則捐諸劄氏備一家言凡
 前人業有定論者不復贅入清和既望識

筆叢丙部 九流緒論引

廣雅書局

明東越胡應麟撰

劉向七略敘諸子凡十家班氏取其有補世道者九而誦其一
 小說家九流之名所自昉也統曰諸子所以別於六經亦以
 六經所述古先哲皇大道歷世咸備學業源流揆諸一孔非
 一偏之見一曲之書周室既衰橫議塞路春秋戰國諸子各
 負雋才過絕於人而弗獲自試於是紛紛著書人以其言顯
 暴於世而九流之術興焉其言雖岐趣殊尙推原本始各有
 所承意皆將舉其術措之家國天下故班氏謂使遇明王折
 衷輔拂悉服肱之材非如後世文人菽士苟依託空談亡裨
 實用者也今讀諸家之書若儒若墨名法縱橫亡論至道家
 習尚玄虛蔑棄禮教陰陽農圃淺機僻數人所易窺而道則
 以濡弱謙下附於堯之克讓清靜恬漠合於舜之無爲陰陽
 則秦素以五行稱黃帝田圃則許行以並耕稱神農當時九
 家者流其旨概如此第自儒術而外以概六經皆一偏一曲
 大道弗由鈞也班氏以儒出司徒道出史官未當不若隋志以出周官九兩曰師曰儒也
 秦漢前諸子向歆類次其繁簡固適中以今較之殊有不合者
 夫兵書術數方技皆子也當時三家至眾殆四百餘部而九
 流若儒若雜多者不過數十編故兵書術伎向歆俱別爲一
 錄視七略幾半之後世三家雖代有其書而七略中存者十
 亡一二九流則名墨縱橫業皆澌泯陰陽農圃事率淺俚而
 儒及雜家漸增小說神仙釋梵卷以千計敘子書者猶以昔

筆叢卷二十七

丙部 九流緒論上

廣雅書局

九流概之其類次既多遺失如兵刑一也而兵不列九流道

其繁簡又絕懸殊如名墨縱橫書傳僅三數種今又無習之者不當獨為家余竊病焉暇

日納閱諸家輒據所見聞參酌今古稍以臆見更定其間所

損五曰墨曰名曰法曰陰陽曰縱橫其說浸微術浸滅故總

而類之於前示弗能儒抗也所益五曰兵曰術曰技曰道書

神人曰釋典其徒曰廣教曰蕃故別而類之於後示弗敢儒

抗也首吾道以彰顯大源繼諸氏以溯洄末學終方外以窮

極異端其家逾百其篇溢萬其流仍九附諸孟堅於戲後世

攷文之士有若阮孝緒輩數繁簡之衷以悉類次之當必以

余言為隗始夫

余所更定九流一曰儒二曰雜總名法諸家為一故三曰兵四

曰農五曰術六曰藝七曰說八曰道九曰釋儒主傳統翼教

而碩士名賢之訓附之雜主飾治揀偏而傷溪末學之談附

之兵主法制權略而縱橫占候之籍附之農主稼穡蠶桑而

飲饌藥餌之方附之術主著龜麻算而禽星宅相諸技附之

藝主書計射御而博奕繪畫諸工附之說主風刺箴規而浮

誕恠迂之錄附之道主冲退恬愉而房中爐火符籙章醮附

之釋主經典禪觀而論宗戒律梵唄機緣附之夫上聖哲王

之治亡尙六經故首之以儒崇大道也異端衰世之觀咸徇

一曲故次之以雜敷支流也國所重在戎故次兵以審大機

民所天在食故次農以植大命術雖淺數神智工巧之規寫

焉故次術藝雖末流弛張游息之務存焉故次藝說出稗官

筆叢卷二十七 丙部 九流緒論上 三 廣雅書局聚

其言淫詭而失實至時用以洽見聞有足采也故次說道本

柱下其言放蕩而難遵至齊物我達死生不可易也故次道

釋本西方其言荒忽而亡據至明心性破塵幻不可誣也故

次釋而九流之事終焉

晏嬰八篇漢志列儒家案嬰謂仲尼之學累世不能窮當年莫

能究其意趣迥異可知而偃然儒首非也劉班蓋仍太史之

誤柳儀曹以為墨家當矣通攷亦列墨家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顏

云即今六弢也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案向所錄兵家自為

類不入九流豈容攙入儒術況本注或云惠襄間或云顯王

時或云孔子問夫惠襄間當與孟氏同時顯王孔子俱去太

公遠甚而唐世六韜自太公外無別書豈劉班類次乃爾混

淆乎顏注誤無疑

道家有伊尹五十五篇太公二百三十三篇謀八十一篇兵八

十五篇管子八十六篇今獨管子存與道家言不類攷兵家

亦有管子班氏省之豈今所傳而道家者不存與然伊尹太

公皆不可深曉蓋秦漢所謂道家大率翕張取予之術非近

世長生虛靜之謂故凡兵謀祕計悉附之伊尹太公諸書雖

絕亡可攷意其中所稱佐輔商周戡定四海之術要必有近

於柱下所云者太史以老韓同傳總之秦漢間見解大概略

同不足怪也凡漢志稱伊尹太公悉戰國人依託者

楊朱學於老氏源流固自瞭然莊周天下歷敘道術而不及朱

或謂以其淺陋不足比數謬也老聃關尹朱所自出周既敘

筆叢卷二十七 丙部 九流緒論上 三 廣雅書局聚

之豈容復贅如以鄙而弗稱則南華平生尊事不敢毀斥者何如列禦寇耶禦寇不列道術亦老聃關尹故也朱之弗列故應爾爾孰謂貶哉

或以彭蒙田駢慎到之屬莊固有並舉數人者是又不然彼皆莊所同斥故多寡亡論老關則周極尊之朱既匪其論不容並列禦寇雖莊所自出或未躋於聃尹故以二子概之

宋景仁禽滑離彭蒙田駢老聃關尹皆一師一弟宋鉞尹文蓋亦當然列與老不相及故舉關尹也

劉向敘列子以鄭穆公同時柳子厚謂穆公前孔子百年當是繻公舉繻公二十四年鄭殺其相子陽為證當矣或謂向之

誤當由古文以穆公為繻公繻與繆字相近非魯穆公故也余以中壘博極羣書不應乖錯至是當是向序木作繻公後

筆叢卷二十七

九流緒論上

四

廣雅書局

人不解因見秦魯二公皆謚繆遂改繻公為繆公繆繆音義本同故繆再謚為穆而與繻迥不同矣張湛注亦以穆公為疑則知晉世已誤不始唐也

莊列二家譚者優劣往往異同柳子厚洪景廬左袒鄒圃者也

高似孫林希逸左袒漆園者也然率舉一端未極二家之造大抵列之文法莊之文詩列猶巨明莊猶司馬列規矩馴而

易入莊崖岸峻而難攀凌厲汪洋杳冥超忽乘風騎氣出鬼

入神者莊簡勁宏妙平淡疏曠周鼎商彝朱絃疏越者列源

流本始則列莊之胚胎震蕩波瀾則莊列之極致

亦以列敘事勝莊

史王長公

列溫純典厚尚有春秋前輩風莊全是戰國縱橫之習其文章

則妙極矣讀其書二子氣象亦可見

太史於戰國於說取韓非於文取屈原皆深嗟極慕要以二子窮愁鬱抑觸諱殺身與己意相發故沾沾焉道家莊列二氏

最傑出傳南華但言其文辭洗洋自恣而已絕不道其他而

禦寇無傳蓋自劉向始表章太史當時或所未覩故不及傳

其人高似孫以太史無傳而并疑為鴻蒙齧缺之類夫鴻蒙

齧缺莊氏不過一再言其寄寓瞭然其所稱禦寇果若是乎

以列撰述燦然而高特疑之弗置至握奇鬼谷則極其尊信

以真出風后諸人大可哂也

莊周南華其文辭瑰嶇橫放固獨行天地間至培擊聖神凌侮

賢哲亦生民以來未有之變也眉山氏癖其文辭而謂盜跖

筆叢卷二十七

九流緒論上

五

廣雅書局

讓王四篇非周作尋其旨趣或近之至以天下篇不敘仲尼

為陽擠陰助則亡謂之大者夫楚公子被難出奔其僕操筆

隸之匪得已也隸之而足免於厄以為得事主之權固宜若

戰國之時仲尼雖沒六經之道燦如日星周能大聲疾呼以

暴其教於天下若孟軻氏之著七篇即舉世莫宗俟之後聖

足以不惑夫奚厄於已而又奚厄於仲尼者而奚取於陽擠

之而陰助之也周方槌仁提義廢禮絕樂欲以一人私臆掃

百代名教而空之爰自神農氏下至堯舜禹湯文武亡弗詆

訶而仲尼當時特巍然為仁義禮樂之宗故尤極意訕譏恣

其辱吻蓋文固弗予夷攷其實則尤甚焉真所謂小人之無

忌憚者求諸眉山氏所云竟南華一編邈未之覩也知道君

子讀是書若孟旃抵掌騷施騁姿揮之一笑而已藉以為陽
擠陰助吾恐後世之人將遂以其文并既其實其為禍也必
不眇矣

晁公武云孔子沒天下之道術日散老聃始著書垂世而虛無
自然之論起周又從而羽翼之培擊者世之聖人殫殘天下
之聖法而不忌其言可謂反道矣自荀卿揚雄以來諸儒莫
不闢之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用意過中見其書末篇論天下
之道術雖老聃與其身皆列之為一家而不及孔子意以為
陽詘孔子而陰尊焉遂引而內之殊不知其言之指歸宗老
氏邪宗孔氏邪既曰宗老氏矣詎有陰助孔子之理也邪至
其論道術而有是言蓋不得已耳夫盜之暴也又何嘗不知
主人之為主人邪顧可以其智及此遂以為尊我開關揖而
進之乎竊懼夫禍之過乎兩晉也案晁氏此論最得蘇說膏
肅因備錄之

筆叢卷二十七

丙部 九流緒論上

本

廣雅書局

黃東發曰列子資穎逸而性沖澹生亂離而思寂寞默察造化
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輕視人間死生之常於是乎遺世
事其靜退似老聃而實不為老聃老聃用陰術而列子無之
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為莊周莊周侮前聖而列子無之其
學蓋全類楊朱案東發言雖非知列之至者然大概得之余
併錄焉

余謂老聃莊周楊朱之學三者同源而實異流老聃懦弱以退
為進莊周誕謾遊方之外楊朱貴生毫末不捐故老流於深

刻莊蔽於狂蕩楊局於卑陬惟禦寇斟酌三氏政得其中視
老聃坦遂過之視莊周馴厚過之視楊朱高曠過之且三子
弗知尊仲尼列雖輕蔑禮教獨能推轂仲尼以行其說故後
世崇清靜則列為玄宗罪虛無則列非戎首孟闢楊荀闢莊
韓闢老列咸置焉惟其善於立言工於自為也南華所謂支
離其德者舍若人曷歸焉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
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為之喻
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為白公者也未
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為子夏氏之賤儒子張
氏之賊儒者也右楊用脩之論夫莊周文章絕奇而理致玄
眇讀之未有不手舞足蹈心曠神怡者故古今才士亡弗沈
冥其說第以為空青水碧物外奇觀可矣必為說文之是以
火濟火也余論莊若此世將以為俗豈得已哉

筆叢卷二十七

丙部 九流緒論上

七

廣雅書局

諸子百家並出於春秋之世所以誣蔑帝王聖哲者無所不至
然於吾仲尼未嘗不知所尊事也特其學褊陋雖開引仲
尼以自文而踳駁不中誕幻無稽適所以誣蔑之然而未敢
有昌言以排之極論以毀之者有之蓋自墨翟始翟書十五
卷今存余嘗讀其非儒明鬼公孟諸篇所為囁授其徒簧鼓
其眾者壹以指摘仲尼為事莊周遠出翟後蓋聞其風而興
起焉爾周之為書蕩盪禮法之外自神農以至湯武靡不在
其戲侮之列其敢於訾聖蓋無足怪而翟者固是堯舜非桀

紂摩頂放踵以爲天下而獨甘心置喙於吾聖人何哉蓋其
意欲與吾儒角立並驅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統故肆言以震
撼一世而冀其從而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馴致儒墨
之稱雜然並立於衰周之世正仲尼所謂行偽而堅言好而
辯者聖王有作其無逃於橫議之刑必矣孟軻氏距楊墨放
楊之言論指歸要以自爲不至如墨之恣無忌憚也貽禍之
烈唐儒如韓愈者亦從而尊信之彼未探攷其言耳第窺其
一二則誅之絕之豈佛老後哉

退之讀墨云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

墨余以退之未嘗讀墨也公孟子謂墨子曰昔聖王之列也

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公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

筆叢卷二十七 內部 九流緒論 八 廣雅書局聚

禮樂詳於萬物若孔子當聖王豈不以爲天子哉子墨子曰
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
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
而以爲富也凡翟與其徒擬議概如此使墨而遇孔必將爲
桓魋之要爲武叔之毀孔而遇墨兩觀之誅亡所事少正卯
矣

墨曰子貢季路輔仁懼乎衛陽虎亂乎齊佛盼以中牟飯夫爲
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不及而後已今
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蓋以陽虎佛盼皆仲尼弟
子乎胡妄之甚也非儒一篇始末皆斥吾夫子姓名即莊周
之誕不至是也而諸家之論皆以近理亂真爲辨而忘其僭

妄之大者柳宗元培擊百氏不遺餘力願於墨闕焉豈昌黎
氏故耶余故詳述其言著於篇

宋太史景濂諸子辨持論甚精讀墨亦以孔子所不棄皆溺於

昌黎弗深攷也惟黃東發馬端臨最得而非聖一端迄無及

者故余特詳著焉孔餅有諸墨篇蓋以配非儒也

墨氏之學世以自翟倡之然劉氏七略有尹佚二篇注成康時

人則遠在翟前豈墨亦有所自耶翟入室禽滑釐無著述傳

世而韓非所稱有田俵劉向別錄有我子不止胡非隨巢也

又意林有纏子亦墨家

晏子春秋宋諸目皆列墨家余初讀意以嬰尙儉墨節用故敘

書者聯類合之及讀墨非儒篇始終所稱述以詆訾仲尼皆

筆叢卷二十七 內部 九流緒論上 九 廣雅書局聚

嬰之言乃知凡墨之道嬰實倡之敘書者聯類合之非過也

柳以書非嬰自著墨之徒勦合而成或有然者然要爲有所

本景公欲用孔子嬰驟沮止之亦墨之徒爲之耶

道家本長生之祖楊朱學於老氏而世罕依託墨氏摩頂放踵

乃神仙家往往引之至幻形易貌之術亦率假其名號如墨

子七變法枕中記靈奇經之類蓋又墨所不道者稚川神仙

傳傳墨子不知何據漢志兵家有墨子則以墨善於城守故

也

兵家秦漢至魏今傳於世而稱經者黃帝風后太公黃石諸葛

李靖等率依託也孫吳尉繚當是戰國本書總之皆權謀形

勢以概於三代之師亡萬一近似焉其明白正大廓然王者

之規司馬法一書而已齊威王末世之君而能使其臣退葺是編俾三代征伐大經僅存於積衰極亂之後功亦偉矣惜也附以穰苴縱橫詭誕之習參伍於仁義禮樂之中懸疣附贅特已甚焉其文義闕深肅達者皎如日星固非策士所能亂第漢世百五十餘篇今存弗能什一惜哉

任宏所錄兵書凡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曰伎巧凡兵書五十三家班氏悉仍其舊獨出司馬法人禮類鄭漁仲大譏之余讀漢志及此未嘗不絕嘆孟堅之卓識而惜漁仲之妄譏也司馬法而為兵書誰弗喻者第任氏所分四種皆後世行兵者流凡司馬法之言牽據道依德本仁祖義將置之權謀乎形勢乎陰陽伎巧乎夫吉凶軍實嘉兵固五禮之一而

筆叢卷二十七

西部 九流雜論上

十

廣雅書局聚

司馬法之言壹與周官相出入是書弗置諸禮類將奚置焉益以信堅之識非漁仲所窺也

孫武十三篇百代譚兵之祖攷漢藝文志有八十二篇杜牧以曹公芟其繁蕪筆其精粹以此成書然太史武傳固有十三篇之目而其文章之妙絕出古今非魏晉所能潤削意十三篇者如後世所稱卷軸而八十二者則其卷中之篇即始計用閒之類也後人不解太史所云或武書漢末篇次失亡故止存十三以合於太史而八十二篇之舊遂湮沒不可復觀抑曹公因太史所云止存十三之目餘盡芟輯以入新書與孫武之譚兵當在穰苴之後吳起之前葉正則以左傳無之而并疑其人則太過然武為吳將人耶其說或未盡然已明於

吳事最詳練又喜夸好奇武灼灼吳楚間不應盡沒其實蓋戰國策士以武聖于譚兵恥以空言令天下為說文之耳夫談者固未必用用者固不必談劉子玄非真能史其論史即馬班莫能難嚴羽卿非真能詩其論詩即李杜莫能如藉令馬班李杜自言之或未必如二子之鑿鑿也而責二子以馬班李杜則悖矣陸生謂非知之難行之難余謂作者固難談亦匪易古今工用兵者至眾工

談兵者幾人哉

尉繚子兵書也自漢至隋咸列雜家鄭漁仲以為見名不見書馬端臨大善其論然漢志兵家自有尉繚三十一篇蓋即今所傳者而雜家之尉繚非此書也今雜家亡而兵家獨傳故鄭以為孟堅之誤舛矣若此書論兵孫武而下他亡與匹戰

筆叢卷二十七

西部 九流雜論上

十一

廣雅書局聚

國人著無疑

縱橫家蘇秦張儀等並不傳其言大概備於短長或漢人本此附益耳魯連雄辯高一代而其書五篇列於儒家則其學術可知惜太史第敘二事不能詳其平生今著述湮沒悵望當時蹈海之風令人神往不已

余讀韓非書若孤憤五蠹八姦十過諸篇亡論文詞瑰偉其技摘隱微燁如懸鏡實天下之奇作也大史悲其作說難而卒自罹於禍余以戰國所稱游說之士若儀秦唯行之類率揣摩時事以行其術外則挾諸侯強大之勢內則結羣小昵嬖之援恫疑怵喝激諷詭隨故捷若轉圜而亡弗嚮應非之道乃欲一切剷剔而掃除之其與縱橫家言正如冰炭之反若

之何其弗至於殺其身也卽微斯賈之譖秦用非以取天下而相之亦必不免商君吳起是已夫又何疑焉

法家自商鞅鄧析韓非皆不得其死故後人以爲大戒要之三子咸有殺身之道其言固非可盡廢公孫僑諸葛孔明皆法家也仲尼以子產爲惠人武鄉之沒士至爲涕泣致死彼曷嘗沾沾煦煦哉子產謂太上以寬其次莫如猛其明於本末達於經權乎猶二之也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斯言卽周孔亡以易矣吾故標而暴之爲千古法家之準彼三子庸暇譏焉

名家最著者公孫龍龍戰國人孔穿同時書五篇傳於世魏牟惠施皆其流莊列荀卿太史並著其言爲道術之一足證當

筆叢卷二十七

丙部 九流緒論上

三 廣雅書局

時龍之學世大行人讀之殆若兒戲耳余謂名家言雖極無謂要未可盡非者古人以臭爲香以亂爲治今尙用之至草可名木木可名草禽可名獸獸可名禽蓋紛然不勝舉第如莊周之齊物則得之龍欲正名適以亂名耳惡能治天下

國家

農家有神農二十篇許行所謂神農之言蓋習此也尸子曰神農夫負妻戴以治天下正合於行之並耕陰陽亦有黃帝等書今二家夷於工技其言廢矣

呂氏春秋太史以遷蜀後作者一時信筆之詞傳固明稱不韋相秦慕平原信陵諸公子質致游俠人撰所聞其說是也高似孫子略謂始皇不好士不韋招英茂聚俊豪始皇甚惡書

不韋極簡冊攻筆墨且舉是書所指摘近似始皇者以始皇能不忍而容之數語本播弄筆端不攷事實而後人或倣述其意以秦法若猶寬者余以不韋自計脫異人俾莊襄之國

亡而爲有秦載之不啻父母壻之不啻明神盤錯冰霜固非一日而政也弱齡甫立端拱深居一國之柄咸其所操招徠賓客著述簡篇特其貌者彼其於始皇何有而始皇亦曷由禁之耶且始皇之初非不好士嗜書者讀斯之逐客則亟毀其令開關以納之讀非之說難則撫髀其人伐國以求之其勤於下士溺於好文如是卽尉繚氏所爲致詞遠遜者固足覘其大都矣洎海宇平志意極揣爲萬世不拔之業而弗由其道於是坑儒生焚經籍以愚黔首築長城絕大漠以遏四夷觀高氏所稱西服北懷等語皆非十數齡之始皇所有事也詎得以不韋爲譏而始皇不怒哉

筆叢卷二十七

丙部 九流緒論上

三 廣雅書局

魏牟田駢並見莊列荀卿書牟與公孫龍師友駢與慎到彭蒙同術號天口駢率辯士也所著書非名實則當列縱橫漢志俱入道家不可曉蓋戰國所謂道家言甚雜二子雖以辯雄於時必自託於大道故從其言列之鄧析著竹刑當列法家漢志亦列於名今其言頗有類名家者刑名二業大抵相出入也

陰陽家首宋司星子韋蓋本景公事依託也班氏稱甘石二家後世遂有二書楊用脩據爲實然非是陰陽家又有于長忠臣論九篇五曹官制五篇蓋或主世運爲言及推五德所尙

耳不爾絕亡謂矣

鄒衍鄒奭俱辯士也而俱列陰陽家蓋所言五德主運終始大聖迂怪之變等篇近如後世元會之說耳大率戰國著書者亡非辯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辯者也莊列道之辯者也釐翟墨之辯者也牟施名之辯者也韓鄧法之辯者也儀秦縱橫之辯者也衍夷陰陽之辯者也髡孟滑稽之辯者也宋玉詞賦之辯者也今但知儀秦髡衍為辯士孟氏有好辯之名而後世不得以辯而目之術可亡擇哉

竺乾之教漢明始入中國其徒往往主鄭圃西方之說以爭之識者以後人攙入之文不足據也余嘗讀戰國諸子書竊謂西方之說大略已具斯時世第知老氏之致虛墨氏之博愛

筆叢卷二十七 西 廣雅書局

為佛所自出皆得其一而未得其二者夫為老氏之說有三虛靜也恬愉也濡弱也佛之所云寂滅非虛靜平安樂非恬愉乎慈忍非濡弱乎為墨氏之說亦三兼愛也明鬼也尙同也佛之所云化度非兼愛乎輪迴非明鬼乎普徧非尙同乎鄒氏之言曰九州曰瀛海則佛之大千微塵也須彌阿耨也列氏之言曰周穆曰華胥則佛之神通游戲也夢幻空花也莊氏之言曰大椿冥靈曰蜉蝣朝菌則萬劫億塵之旨曰鼠肝蟲臂曰生馬生人則三塗六道之因至其生死之談真際之論機鋒迅發於後世禪學門風尤為昭合蓋釋氏未至中華而其立教之規大都已具於戰國數子矣至六朝南北盛演諸經一時能文之士盡取諸家之說潤色而張大之而世

外閎深傑異之觀遂盡入於瞿曇之門戶而猶以未足又取釋氏之說而竄合之不亦甚矣哉

古今子書之盛盛於戰國東京以降幾亡子矣唐人能為偽而弗能為真宋人能為真而弗能為偽即名理燦然語其文於秦漢非也蓋至明而作者彬彬著焉劉中丞之郁離雜家也王司馬之短長縱橫家也郁離引喻指陳若雷雨風雲晦冥磅礴短長揣摩關說若江河溟渤澎湃瀾翻即以置戰國諸家庸辨乎何觀察之論政比乎法崔宗伯之翼士醇乎儒皆體氣高逸詞義闕深古色黝然駸駸乎進於漢矣

史與子皆文之一體也余嘗謂史有別才惟子亦然劉宋並興勝國劉之文非宋匹以郁離視龍門則或相倍屨焉李何方駕盛明何之文非李匹以大復視空同則大有徑庭焉夫龍門亟撰亟就而空同漫筆也郁離大復則伯溫仲默生平寓焉

筆叢卷二十七 西 廣雅書局

茲所以異與

後世子書庶幾秦漢者文也若其理終不可到孟荀於儒莊列於道孫武於兵韓非於法彼皆以身為其術終其身竭其力以殉其書故邪正不同同歸於弗可磨滅唐而後厥尙殊焉故諸子之言鮮矣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七

明東越胡應麟撰

漢子書見於七略者儒家則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賈山八

篇太常蓼侯孔臧十篇賈誼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篇兒

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篇

莊助四篇鉤盾宄從李步昌八篇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劉向

六十七篇揚雄三十八篇道家則捷子二篇注云漢武帝時人曹羽

二篇帝時陰陽則張蒼一十六篇公孫渾邪一十五篇子長

忠臣傳九篇法家則晁錯三十一篇縱橫則主父偃二十八

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蒯通五篇聊蒼三篇雜家則淮南內

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東方朔二十篇解子三十五篇

司馬相如等荆軻論共五篇農家則董安國十六篇汜勝之

十八篇蔡癸氏一篇小說家則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自

無名姓者概不著錄

右漢世子書之盛如此然大概非戰國比也今惟陸賈賈誼十

餘家傳而公孫主父等往往以文辭見餘或不知其時代僞

里因錄其略焉

春秋繁露十七卷稱漢董仲舒撰自宋以來讀者咸以為疑而

莫能定其真偽案劉氏七略春秋類惟公羊治獄十六篇稱

仲舒而絕無繁露之目隋經籍志始有之或以即公羊治獄

十六篇非也余讀漢藝文志儒家有仲舒百二十三篇而東

漢志不可攷隋志西京諸子凡賈誼桓寬揚雄劉向篇帙往

往具存獨仲舒百二十三篇略不著錄而春秋類特出繁露

一十七篇今讀其書為春秋發者僅僅十之四五自餘王道

天道天容天辯等章率泛論性術治體至其他陰陽五行診

勝生克之說尤眾皆與春秋大不相蒙蓋不特繁露冠篇為

可疑併所命春秋之名亦匪實錄也余意此八十二篇之文

即漢志儒家百二十篇者仲舒之學究極天人且好明災異

據諸篇見解其為董氏居然必東京而後章次殘缺好事因

以公羊治獄十六篇合於此書又妄取班氏所記繁露之稱

繫之而儒家之董子世遂無知者後人既不察百二十篇所

以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從出徒紛紛聚訟篇目間故咸

失之當析其論春秋者復其名曰董子可也

筆叢卷二十八 丙部 九流緒論中 廣雅書局

孔叢子稱孔鮒撰非也孔氏子孫雜記先世言行其文詞類東

京及間有魏晉手筆如孔臧與安國書是已宋咸嘗為注訓

景濂遂以即成偽撰而體不甚類宋人或未必盡然也書七

卷所記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及漢孔臧子琳十餘世至

季彥與楊伯起皇甫威明同時政東漢之末則此書當是季

彥輩夏集先世遺言軼行而成而宋人從潤飾之其小爾雅

詰墨等篇皆鮒撰者為多遂通謂鮒作其書胥不事奇詭而

一循規矩不稍涉於異端故吾夫子家法也

漢藝文志及隋唐俱無孔叢子至宋中興書目始著錄故前輩

往往疑之第其間詞義有非宋咸輩所辦者且其所敘家世

孔臧後孔琳以追季彥十餘傳不應全屬烏有攷漢志儒家

有太常孔臧十篇梁有太常孔臧集二卷至隋已亡而唐書
藝文志仍有之蓋梁所謂孔臧集卽漢志儒家十篇亡於隋
而復出於唐宋咸因取其中雜記先代者傅以六經諸子所
載厥宗言行綴緝而成此書孔琳迄季彥十餘世要皆臧原
書集末所附若文中家傳例耳余此辯竊謂得之與前
設并存以俟精識之士

漢世記事之博莫過太史公立言之博亡出淮南子故揚雄以
淮南太史並論又以為淮南之用弗如太史公知言哉淮南
蓋效呂覽而作者其文詞奇麗宏放瑰目璨心謂挾風霜之
氣良自不誣而詭辭衰說空溢篇中自戰國莊列二鄒縱談
宇宙茅靡瀾倒舉世若狂漢興董賈諸人漸趨醇樸一代文
章垂復古始淮南又羣集浮華網羅淫僻淵源滄萃爲此

筆叢卷二十八

丙部 九流緒論中

三

廣雅書局

編自以極天下之觀而不知好大喜夸之弊不亡國殺身有
不已者余讀淮南既奇其才悲其遇又重惜其未聞君子之
大道也因題簡末云

淮南王招集奇士傾動四方說者咸以此書雜出賓客之手非
也左吳雷被諸人著作絕無可見特附淮南而顯豈梁苑鄒
枚鄴中劉阮等哉惟招隱士詞絕奇古雖稱小山卒不傳其
名姓惜也

漢藝文志淮南所撰又有兵家一種又天文雜子星一十九篇
又六藝有易訓二篇又賦類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漢賦之
盛莫加於此計其才當與子建上下以弗傳世罕知者附識
此漢志無小山賦疑卽淮南
南作八十二篇之中者

揚子雲撰大玄惟桓譚以絕倫必傳爾後玄學中微儒者動資

笑噉然晉唐閒注此書者殆至數十家故不甚落莫也今據
諸家書目備錄此宋袁太玄經注九卷陸績太玄經注十二

卷虞翻太玄經注十四卷范望太玄經注十二卷章察太玄
經講疏四十六卷又太玄經發隱三卷王涯說玄一卷又太

玄經注六卷宋維翰太玄經注十卷林瑀太玄經注十卷又
太玄經釋文一卷徐庸玄頤一卷又太玄經解十卷杜元穎

大玄經傳三卷郭元亨太玄經疏十八卷陳漸演玄十卷范
諤昌補正太玄經十卷程賁太玄經手音一卷馮元太玄音

訓一卷林共太玄圖一卷孫胃太玄正義一卷又太玄叩鍵
一卷王長文通玄十卷張揆太玄淵旨一卷吳祕太玄釋文

筆叢卷二十八

丙部 九流緒論中

四

廣雅書局

一卷許翰玄解四卷玄麻一卷司馬光太玄經集注十卷晁
氏星紀圖一卷又陸凱太玄經注王肅太玄經注並見隋志
中又邵雍太玄准易圖見通攷晁氏論中今傳者尙十餘家
凡玄之得失自前人論之已詳第此書本名太玄其稱經者
班氏文致之詞後世因遂尊之非實也

參同契東漢魏伯陽撰晁公武云神仙傳伯陽會稽上虞人通
貫詩律文詞博瞻修真養志約周易爲此書凡九十篇徐氏

賡注桓帝時以授清于叔通因行於世隋唐書皆不載攷唐
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翻注參同言字從日下月今有日月爲

易之文古書也余案漢志東京文章猥弱已甚世傳論術潛
夫之類可見此書雖言養生而詞極古奧卽東京諸子難之

非後人能偽作也隋書本名大易參同契蓋東漢緯書之名
多此類亡論隋唐志不載即驟出於今吾豈以為偽哉世傳龍虎
上經朱文公云偽書也因參同有此語故方士贗作之余讀之信然

又疑隋志不載參同契亦失攷案隋志做漢書道家列於九
流而神仙符籙列於二藏其名悉不著錄參同契神仙家蓋
總之道藏故不列其名耳此書當在太平黃庭等經之前張
平叔詩叔通受學魏伯陽雷為萬古丹經王誠實錄云

舊唐書無釋道二藏之目新書志雖列神仙三十五家而有不
著錄者六十二家蓋是書唐以前世寡知者故汨沒道藏中
凡攷諸志此又當詳察云

筆叢卷二十八

西部 九流論論中

五

廣雅書局

王充氏論衡八十四篇其文猥冗齷齪世所共輕而東漢晉唐
之閒特為貴重蔡邕祕弗視人葛洪贊弗容口劉子玄樞提
班馬不遺餘力而獨尊信是書三子皆鴻生碩彥目無今古
乃昌歎羊棗異代同心何哉秦漢以還聖道陸沈淫詞日熾
莊周列禦鄒衍劉安之屬捏怪興妖不可勝紀充生茅靡瀾
倒之辰而獨吸然自信攘臂其閒刻虛黜增訂訛斷偽詖淫
之旨遏截弗行俾後世人咸得藉為口實不可謂非特立
之士也故伯嗜尚其新奇稚川大其宏洽子玄高其辯才特
其偏懷自是放言不倫稍不當心上聖大賢咸在訶斥至於
問孔刺孟等篇而闕邪之功不足以贖其橫議之罪矣近世
謂充太甚若何氏沈氏諸說或未足以大服其衷故余稍為
次其功罪以折衷後之君子

中郎以論衡為談助蓋目為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編驟出未行
而新奇可喜故祕之帳中如今人收錄異書文固非所論也
自論衡不甚稱後世究竟舉主多歸咎中郎者余特為一酒
之

論衡之問孔序意自明以仲尼大聖其語言應迹有絕出常情
者當時門弟子不能極問故設疑發難以待後人之荅藉在
孔門固好學之一事第詞間傷直旨或過求此充罪也劉子
玄輩不能詳察遠從而效之以譏試聖人至堯舜禹湯咸弗
能免猶李斯之學荀况矣

筆叢卷二十八

西部 九流論論中

六

廣雅書局

讀王氏論衡煩猥瑣屑之狀溢乎楮素之閒辯乎其弗必辯
疑乎其弗當疑允矣其詞之費也至精見越識足以破戰
國以來浮詭不根之習則東西京前邈焉罕觀當時以新特
而過稱之近世以充庸而劇詆之匪充書異昔也驟出於秦
漢之閒習聞於伊洛之後遇則殊哉而宋人窮理之功昭代
上儒之效亦著矣

論衡謂仲尼為素王桓譚為素相又謂仲尼之道傳桓君山君
山傳周長生何太僕劇罪之是也第秦漢閒聖賢稱謂與後
世殊不同臧紇聖於春秋韓非聖於戰國揚雄張衡聖於東
西京彼何人哉推此則知孟稱夷惠未足盡憑韓非仲尼並稱見孔叢子

武臣問世但知老子同傳此更駁問

吳越春秋東漢趙曄曄會稽山陰人范史云曄少為縣吏恥
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曄為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

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陞卒業乃歸古人於學其精勤一至於此而世鮮知者故具載之雖所著又有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今人但知論衡爲中郎所賞絕不聞所謂詩細等案曹娥碑亦蔡至會稽賞識世遂盛傳此正其同時事信有幸不幸也中郎虛懷樂善自非後世忌忤者所及然論衡祕之而詩細傳於學者蓋趙主說經故也歷神淵似亦倣緯俟爲名其所言不可攷矣

論衡云會稽周長生作洞厓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厓然則長生非徒文人士所謂鴻儒者也案長生爲充所推轂如此而世絕不知其人洞厓名甚新奇爾時越中才士故自不乏第東京末紀事之文大概多不能工存其名以慰作者

太元經十四卷晉楊泉撰鄭氏通志略作太玄蓋泉以子雲同姓故此書亦擬太玄而作也今第馬氏意林所鈔百餘言存馬氏注云望國楊泉字德淵而不言何時鄭藝文略及隋藝文志俱云晉人惟舊唐書作唐人然唐人諱淵泉字德淵其爲晉人無疑舊唐書字誤也馬氏意林又有物理論十六卷所采頗眾而不題名氏案隋志亦泉所撰其云張蒼除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千人又以漢文除肉刑爲匹夫之仁蓋韓非鄧析流也

筆叢卷二十八

丙部 九流緒論中

七

廣雅書局

子書篇帙至曼衍者呂覽淮南論衡抱朴止矣大都卷不過數十餘馬氏意林乃有傅子百二十卷隋志云晉傅玄撰玄在晉以文名一時今製作尙載諸選此書當唐馬氏世必首末具存故意林仍其原數然所錄不過百數十言獨裴松之三國注楊泉物理論多掇之據其文義殊非高逸嘗禱一齒全鼎可知鄭志僅存五卷通攷卷同蓋末世所餘僅十之一耳夫子書概論理道卷曰數十已極繁侈而玄至百餘安能遠哉

王仲淹之著中說也唐宋以還知之者十而三罪之者十而七疑之者十而九甚至以河汾有穢行史削之夫仲淹生隋季世遜述間岩一時與游董常數子而外亡論房李魏王若風馬牛絕不相及即許收杜淹識者疑焉而隋史成於武德貞觀之間計中說當時潤飾於王氏諸子者尙未行世未必知隋有若人史置弗錄胡怪也余讀仲淹書獨慨夫士之生於三代之下者一壞於管商載靡於釐翟三汨於申韓四湛於黃老五淫於莊列六殉於曇摩下逮六朝南北卽瑰偉絕特蓋世之英亦將望是數者趨焉息焉其於周公仲尼之道蓋邈不知其何物矣仲淹勃興衰運直欲懸揭而日月之今釋其遺言源流洞如規模廓如詞義秩如溫如燁如卽性命天人之極彼或未窺是非大謬聖人者固已鮮矣藉令面命杏壇詎出端木顛師之下若之何後世之知之者弗勝夫罪之者之眾也至刻畫顏曾步趨鄒魯福郊福時之爲固無事辯

筆叢卷二十八

丙部 九流緒論中

八

廣雅書局

特其肩任太弘論建太廣志意太驟稍似有以啟其端者紫陽所爲三嘆而致惜歟

莊氏稱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文中子與莊絕不同然其中所列諸弟子及老儒猶將問答之言要皆當以莊之重言觀之取其議論而弗計其人有亡可也

晁公武讀書志攷諸人與河汾絕不相值甚詳第亦無庸事此讀中說節瞭然李密李靖皆英雄氣吞一代劉炫生徒徧四方薛道衡李德林之才名楊處道賀若弼之幹略當時聲與烜赫但遠出河汾上矧詩書禮樂概非六朝所急一處士談周公仲尼諸人日僕僕候其門乎仲尼大聖微生歆直斥其名葉公大宰之問宰孫詞以對以炫之矜溺之愎素之鉅姦

筆叢卷二十八 西部 九流緒論中 九 廣雅書局

道衡之輕薄彼其於文中奚有甚矣阮逸輩之過勞其心也房杜王魏尤無謂河汾諸子以乃公明王道述禮樂卒不一試歷舉顯者文之故論文中者此類皆當置一邊其中傅會可笑如董常比顏子竟死文中子前王魏房杜人固多悉其妄余恐董常之死亦是後人橫加陳同甫氏概以阮冀增益然劉蕡在唐已峻斥擬經之罪則知出福郊二子爲多

崔銑子鍾嘗攷定中說分內外雜篇序之曰內篇九篇義美文馴外篇九篇文若誇張義亦錯雜其餘放言不倫疑出後人所附潤爲雜篇然內篇所采楊素李密劉炫諸人問答文既爽實義亦非精凡此類仍當刪入雜篇可也

文中子不特房杜諸人可疑仲淹子福時福時六子勃勳勳

劫助皆盛有文名而勳位皆公輔乃迄無能爲厥祖闢揚潛懿者殊自難曉又案勃傳稱祖通隋末大儒後世謂史全不載亦非

元子十卷唐元結次山撰高似孫極稱其文英崛過柳柳州唐文惟二公似不省昌黎何代者大概六代以還文尙俳偶至唐李華蕭穎士及次山輩始解散爲古文蕭李文尙平典元獨矯峻艱澀近於怪且迂矣一變而樊宗師諸人皆結之倡也元自號琦子以山名琦子中興頌世推大體然安史叛臣臨文所當切齒而頌曰邊將聘兵殊失輕重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不惟矜誇靡當豈穆如清風之致哉因論元子漫及若其人則卓卓矣

筆叢卷二十八 西部 九流緒論中 十 廣雅書局

玄真子唐張志和撰志和吾婺人行誼甚高卓自號烟波釣徒所著有太易等書及西塞山詩詞一二尙見稜說中蓋高才遠識而皜然塵垢之表者卽此書雖不越莊列餘言而恢譎跌宕想見其人非元次山皮囊美下也說者以唐一代無史才以余較觀三百年子書亦寥寥焉昌黎原道諸作名理偉然出秦漢諸儒上至堯以是傳之舜數十言直接之孟軻氏然子書體一變矣自餘浮猥瑣尾亡論西京求潛夫申論比不易得子有別才非耶

唐又有劉崇遠著書號金華子猥淺不足言然非婺人也吾郡宋元二季詞章學術冠天下獨子書蔑聞國朝郁離外有蘇伯衡之替說焉擬道外有宋景濂之燕書焉替說幾亞郁離

燕書大過凝道皆發中子書有秦漢風者足為明興正始而
世罕稱述因附識云蘇亦號空同
子在獻吉前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筆叢卷二十八

內部 九流緒論中

十一

廣雅書局

明東越胡應麟撰

今子書傳於世而最先者惟鬻子其書概舉脩身治國之術實雜家言也與柱下漆園宗旨迥異而漢志列於道家諸史藝文及諸家目錄靡不因之雖或以為疑而迄莫能定余謂班氏義例咸規款向不應謬誤若斯載讀漢志小說家有鬻子一十九篇乃釋然悟曰此今所傳鬻子乎蓋鬻子道家言者漢末已亡而小說家尚傳於後後人不能精覈遂以道家所列當之故歷世紛紛名實咸爽漢志故灼然明也輒記於此俟博洽君子定焉

漢藝文志所謂小說雖曰街談巷語實與後世博物志怪等書

筆叢卷二十九 丙部 九流緒論下

迥別蓋亦雜家者流稍錯以事耳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黃帝四十篇成湯三篇立義命名動依聖哲豈後世所謂小說乎又務成子一篇注稱堯問宋子十八篇注言黃老臣饒二十五篇注言心術臣成一篇注言養生皆非後世所謂小說也則今傳鬻子為小說而非道家尚奚疑哉又青史子五十七篇揚用脩所引數條皆雜論治道殊不類今小說青史子云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

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奠室大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繼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倚升而不敢煎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振者何限惜哉右見楊用脩丹鉛錄案青史子班氏所列小說家其文義傳者乃如此信鬻子之為小說也葉夢得宋景濂並以此書兩見為疑而不敢定其非道家者政小說二字所誤執余指以求之當瞭然矣用修所引青史見實誼新書作青史氏王長公讀諸子云鬻能偽書也攷班志鬻子注道家下以為鬻熊小說下以為後人所加則孟堅固以小說之鬻子為偽長公之言益信而余說亦不誣矣

筆叢卷二十九 丙部 九流緒論下

鬻子章次篇名前人論者咸以殘缺不可曉余初讀尤漫然載閱之覺其詞頗質奧雖非真出熊手要為秦漢前書因反覆紬繹之乃知此書之存眎舊纔十之一而篇名章次錯亂混淆之甚宜宋以來諸家未有得其要領者也蓋古鬻子本書篇名章次與莊列不同而絕與今傳鬻子類所謂撰吏道符等目即鬻尹之一字二柱等篇也撰吏下有五帝等目道符下有三王等目即一柱篇之益沼等章二柱篇之盪盪等章也鬻尹九篇而每篇章次少者六七多者十餘更互闡發以竟一篇之義故每章之語雖極寥寥而不覺其簡鬻子二十二篇律以鬻尹則今傳短章總之當不下百數十如今傳第五第八等目悉篇中章次非書中篇次細釋自明而東京之後兵火殘逸至唐所存

10冊 36版

24B

僅此一十四條當時注者鹵莽苟欲庶幾前代全書遂以每章當其一篇而僅以爲缺其八故今讀之寥寥枯寂若本末略無足觀者又其篇章既混而先後復淆後人因益厭棄弗省余既幸得其說輒稍爲更定之雖缺者不可復完而章次篇名咸中舊解亦謂且暮遇之者也又賈誼引

楊用修云醫熊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

皆無可取似後人贋本無疑也案賈誼新書所引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

筆叢卷二十九

丙部 九流緒論下

三 廣雅書局

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論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天閼之誅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烏至於赤谷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無之知爲僞書矣右楊氏丹鉛錄所載可補鬻子之缺因錄此余攷誼大政篇所引尙有六條暇當總輯合今傳十四篇稍次先後爲一編

子之爲類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說弗與焉然古

今著述小說家特盛而古今書籍小說家獨傳何以故哉怪力亂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虛廣莫好事偏攻而亦洽聞所昵也談虎者矜誇以示劇而雕龍者開撥之以爲奇辨鼠者證據以成名而捫蝨者類資之以送日至於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競傳之且斥其非而蘇引用之猶之淫聲麗色惡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彌多傳者彌眾傳者日眾則作者日繁夫何怪焉

筆叢卷二十九

丙部 九流緒論下

四 廣雅書局

小說家一類又自分數種一曰志怪搜神述異宣室西陽之類是也一曰傳奇飛燕太真崔鶯霍玉之類是也一曰雜錄世說語林瑣言因話之類是也一曰叢談容齋夢溪東谷道山之類是也一曰辯訂鼠璞雞肋資暇辯疑之類是也一曰箴規家訓世範勸善省心之類是也談叢雜錄二類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類多獨行不可攙入二類者至於志怪傳奇尤易出入或一書之中二事並載一事之內兩端具存姑舉其重而已

小說子書流也然談說理道或近於經又有類注疏者紀述事迹或通於史又有類志傳者他如孟啟本事盧環杼情例以詩話文評附見集類究其體製實小說者流也至於子類雜家尤相出入鄭氏謂古今書家所不能分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說也必備見簡編窮究底裏庶幾得之而究碎迂誕讀者往往涉獵優伶遇之故不能精

飛燕傳奇之首也洞冥雜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

陽之祖也魏晉好長生故多靈變之說齊梁弘釋典故多因果之譚

子虛上林不已而為修竹大蘭脩竹大蘭不已而為革華毛

革華毛穎不已而為后土南柯故夫莊列者詭誕之宗而屈

宋者玄虛之首也後人不習其文而規其意鹵莽其精而猥

其粗母惑乎其日下也

雲仙誕之誕也清異俳之俳也然其喻旨命詞往往如卻方回

奴小有意焉亦滑稽之囿也其詭撰靡益見聞其雅言可資

談噱不為所欺可也夫成湯之問夏棘莊周之證齊諧果有

其人乎哉

小說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後論次多實而

筆叢卷二十九

西都 九流補遺下

五

廣雅書局

彩豔殊之蓋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後率俚儒野

老之談故也

小說者流或騷人墨客遊戲筆端或奇士冷人蒐羅寓外紀述

見聞無所迴忌覃研理道務極幽深其善者足以備經解之

異同存史官之討殷總之有補於世無害於時乃若私懷不

逞假手鉛槧如周秦行紀東軒筆錄之類同於武夫之刃讒

人之舌者此大獎也然天下萬世公論具在亦亡益焉

漢唐六代諸小說幾於無不傳者今單行別梓雖寡太平廣記

之中一目可盡御覽諸書往往概見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存

也宋人諸說雖間載百川學海諸家彙刻及單行夷堅程史

之類盛於唐前然曾氏陶氏二書輯類各近千家今所存十

不二三矣

唐人酉陽雜俎立怪等編今皆行世而太平廣記所載往往有諸刻所無者蓋諸書皆自廣記錄出而鈔集者鹵莽脫略致然若魏晉六朝之書即廣記所載事亦寥寥蓋年代稍遠當宋人輯廣記日已不盡存故也

小說卷帙繁重者太平廣記之五百夷堅志之四百極矣而不

知虞初之九百也秦漢之篇即唐宋之卷太史公書一百三

十卷漢志作百三十篇然三代之書至繁不過百卷不應虞

初卷多乃爾余恐虞初之篇即尚書百篇之篇則九百篇者

不過九百事計以後世之卷不過數十餘耳今其說一不存

案漢志虞初河南人武帝時方士號黃車使者蓋七略所稱

筆叢卷二十九

西都 九流補遺下

六

廣雅書局

小說惟此當與後世同方士務為廷怪以惑主心神異十洲

之祖襲有自來矣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

曰浮游敗於顛頊自沈於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願其

狀如熊為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

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

其祭顛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間右太平御覽引汲冢瑣語

之文東晉傳所云諸國夢卜妖怪相書者推此可見蓋古今

紀異之祖出虞初前而類書引者絕少攷隋唐尙有其目蓋

至宋而亡矣因錄之

隋志梁願協又有瑣語今亦不存

揚用脩謂唐小說不如漢而舉伶立趙飛燕傳中一二語為證

戊辰之歲余偶過燕中書肆得殘刻十數紙題趙飛燕別集
閱之乃知卽說郭中陶氏刪本其文頗類東京而未載梁武
荅昭儀化龍事蓋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補綴以傳者也
第端臨通攷漁仲通志並無此目而文非宋所能其間敘才
數事多後語出伶玄右而瀉質古健弗如借全帖不可見也
別集稱昭儀方浴帝私覘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暫
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
罽覘之蘭湯灑灑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飛
揚語近侍曰自古人主無二后有則立昭儀爲后矣右敘昭
儀浴事入畫蘭湯灑灑三語百世下讀之猶勃然興別親炙
耶立傳膚體光發
占燒燭七字佳

筆叢卷二十九

丙部 九流緒論下

七 廣雅書局

漢武故事稱班固撰諸家咸以王儉造攷其文頗衰藹不類孟
堅是六朝人作也史記公孫弘諫征伐不從自殺而鈞弋六
人以病終非武帝殺之皆與史大異吾以弘斷不能自殺知
鈞弋之說爲六朝之妄無疑也然仙傳亦有鈞弋事蓋祖此
云

博物志十卷晉張華撰華博洽冠古今此書所載疏略淺猥亡
復倫次疑後世類書中錄出者然隋志亦僅十卷每用爲疑
近閱一雜說記唐人殷文圭云華原書四百卷武帝刪之止
作十卷始信余見有脗合者蓋隋志乃武帝所刪本至宋不
無脫落後人又從廣記錄出雖十卷實二三存併非隋世之
舊故益寥寥耳隋志有張公雜記楊用脩所稱博物記蓋卽
此書較文圭通攷作文奎非是其說詳拾遺

中記

劉義慶世說十卷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忽生動而簡約
玄澹真致不窮古今絕唱也孝標之注博瞻精覈容主映發
並絕古今攷隋唐志義慶又有小說十卷孝標又有續世說
十卷今皆不傳懷望江左風流令人扼腕云案宋書義慶傳
不載世說未詳
世說以玄韻爲宗非紀事比劉知幾謂非實錄不足病也唐人
修晉書凡世說語盡采之則似失詳慎云

義慶所著又有後漢書及文集八卷徐州先賢傳贊九卷江左
名士傳一卷幽明錄二十卷宣驗記十三卷集林二百卷獨
世說盛行嘉隆間尺牘詩詞靡不采掇乃不善用者拊捏雷
同亦往往厭觀云

筆叢卷二十九

丙部 九流緒論下

八 廣雅書局

洪昇盧夷堅志四百二十卷今傳止五十卷他不可攷惟王景
文夷堅別志序尚可以知其纂輯之概因錄之序曰志怪之
書甚夥至都陽夷堅志出則盡超之余平生所書略類洪公
始讀左傳史記漢書稍得其記事之法而無所施因志怪發
之久之習熟調利滋溉玩不能釋閒自觀覽要不爲無補於
世而古今文章之關鍵亦閒有相通者不以是爲無益而中
畫愈衰所見聞益之事三百七十卷二十四今書之目也余
心尙未艾久之則將浸及於夷堅矣凡夷堅所有而復見者
刪之更生佛之類是也凡夷堅所有而未備者補之黃元道
之類是也其名仍爲夷堅而別志之辯於都陽也得歲月者
紀歲月得其所者紀其所得其人者記其人三者并書之備

矣闕一二亦書皆闕則弗書醜而不欲著姓名者婉見之如夷堅確夢之類是也醜而姓名不可不著者顯揚之如夷堅人牛之類是也其稱某人云又某人得諸某人云若已所見各識其所自來皆循夷堅之規弗易也其異也者筆力隳乎其後矣觀此序則洪志義例可推其敘事常亦可喜今所傳甚猥淺蓋殘缺之中又雜以偽矣

今世傳大類書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皆千卷可謂富矣然貞觀中編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金輪朝編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簡帙皆多於宋又許敬宗編瑤山玉彩五百卷張太素編冊府五百八十二卷視今傳合璧事類等書亦皆過之其始蓋助於六朝何承天皇覽一百二十二卷劉孝標類苑一百二十卷徐勉華林要略六百卷祖珽脩文御覽三百六十

筆叢卷二十九 九流緒論下 九 廣雅書局

卷然諸書惟孝標一二出自獨創自餘皆聚集一時文學之士奉詔編輯者非一人手裁也今博要珠英等書俱久廢不傳惟唐人初學記三十卷藝文類聚一百卷行世二書采摭頗精第不備耳中收錄詩文事迹往往出今史傳文集外使諸大部傳必各有可觀惜哉

右類書頗末略紀於此案類書鄭志另錄通攷仍列子家蓋不欲四部之外別立門戶也然類書有數種如初學藝文兼載詩詞則近於集御覽元龜事實咸備則鄰於史通典通志聲韻禮儀之屬又一二閒涉於經專以屬之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別錄二藏及贗古書及類書為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

歐虞皆有類書今惟歐類聚傳元白皆有類書今惟白六帖傳元類集三百卷至宋已亡虞北堂書鈔見通攷閱今藏書家時有此本然非完書

白氏書見唐藝文志止名經史事類而不名六帖于立政乃有六帖三十卷而世不復傳孔氏書通志所無今合白刻然精不若徐歐倘不如合璧也孔帖見馬氏通攷

世傳極淺陋書若錦繡萬花谷韻府羣玉羣書淵海之類其名亦起自前代唐孫翰有錦繡谷五卷是所居山名錢昌宗韻類題選一百卷陳鄂四庫韻對九十八卷武氏字海一百卷溫庭筠學海三十卷曹化史海十卷王博古脩文海十七卷王義方筆海十卷又北朝人有文海四十卷張融有玉海四十卷俱係已集與宋江氏文海王氏玉海名同而實異也

筆叢卷二十九 九流緒論下 十一 廣雅書局

太宗以五代文人失職慮生意外故厚其廩祿俾編集諸類書文皇帝高士廉等當亦此意武氏以二張故俾集羣彥編三教珠英而一時兼筆皆浮豔士真欲蓋彌彰矣武氏又有古今內範百卷列女傳百卷窮古今可笑事當無若此二端高宗又有天訓四卷宇宙閒信未嘗無對也

諸史藝文有道德經二卷題晉孫登注謂即善嘯者無疑不爾亦是假託及閣孫綽傳乃知登綽子也又吳孫權太子亦名登又漢時識文代漢者名孫登銅馬諸賊因立孫登為天子見光武紀是漢晉間有四孫登也又老子音一卷亦稱登撰當亦綽兒

道家有五等朝儀一卷題張萬福撰崇文總目云未詳何人案
唐張萬福抗言救陽城卽世主謂江淮草木皆聞爾名者而
崇文憤憤如此允宜長睿譏之然萬福武人著書或非其事
酉陽雜俎又有名醫張萬福則此書固未知出誰手或更有
一人不可知崇文誠足譏東觀亦未審也崇文於陸脩靜德
山皆不能知故萬
福之未詳知
其非疑誤也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九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筆叢卷二十九

丙部 九流緒論下

十一 廣雅書局聚

贗書之昉昉於西京乎六籍既焚眾言淆亂懸疣附贅假託實繁今其目存於劉氏七略班氏九流者亡慮什之六七嘻其甚矣然率弗傳於世世故莫得名之唐宋以還贗書代作作者日傳大方之家第以揮之一笑乃街奇之夫往往驟揭而深信之至或點聖經廁賢撰矯前哲溺後流厥係非眇淺也余不敏大爲此懼輒取其彰明較著技誣摘偽例爲一編後之君子欲攷正百家統宗六籍庶幾嚆矢卽我知我罪匪所計云丙戌春仲月晦識

凡贗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有偽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偽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擬古人之事而偽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闕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偽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鵬而有鶡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偽者尹負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偽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檮杌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憚於自名而偽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恥於自名而偽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襲取於人而偽者法盛晉書之類是也有假重於人而偽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偽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偽以誣之者聖俞碧雲之類是也有本非偽人託之而偽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稱黃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偽入補之而益偽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又有偽而非偽者洞靈真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偽充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偽劉歆之類是也又有非偽而實偽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點定之之類是也二說尚難羽流所述向子期與嵇阮諸文士友而絕不爲言姑據前人說此又有當時知其偽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又有當

時記其偽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潛虛司馬公屬草未成後

又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偽託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

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偽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是也

右諸偽書外又有此十餘種世或以非偽而信之或與以偽而

疑之皆弗深攷故也余故詳為別白俾撰者弗湮其實非撰者弗蒙其聲於經籍或有補云

連山易十卷見唐藝文志案班氏六經首周易凡夏商之易絕

不問隋牛弘購求宇內遺書至三十七萬卷魏玄成等脩隋史晉梁以降亡逸篇名無不具載皆不問所謂連山者而至

筆叢卷三十 丁部 四部正書上

二 歐雅書局

唐始出可乎北史劉炫傳隋文蒐訪圖籍炫因偽造連山及

魯史記上之馬端臨據此以為炫作或有然者蓋炫後事發除名故隋志不錄而其書尚傳於後開元中盛集羣書仍入

禁中耳鄭漁仲謂此書當時不存已無可攷今亦未能必其炫也歸藏今亦不傳故二書惟論其大概不能致詳

歸藏易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唐司馬膺各有注案七略無歸藏晉中經簿始有此書隋志因之至宋僅存初經齊母本

注三篇鄭漁仲以為其文質其義古後學以其不文則疑而棄之連山所以亡者要當復過於此噫連山夏易也歸藏商

易也禹貢之文千古敘事宗焉商書簡潔而明肅或有過於周者孰謂夏殷之文不郁郁也隋志稱此書惟載卜筮不類

聖人之旨蓋唐世固疑其偽若鄭以晚出為辯則馬端臨之說盡之矣薛貞晉人載於隋志鄭以為隋人亦誤五經易最多依託以下筮易於傳偽也

子夏易十卷陳振孫云漢志無卜氏易至隋志始有子夏易二

卷其為依託甚明且隋唐時已殘缺宋安得有十卷其經文象象爻辭俱用王弼本又陸德明所引隋子夏易語今本十

卷中皆無之豈直非漢世書併非隋唐之舊矣余案子夏易載通攷者今亦不傳據陳氏所論推之當是漢末人依託至

隋殘缺唐宋人復因隋目取王氏本偽撰此書正猶乾坤繫度本漢世偽撰至隋唐亡逸宋人復偽撰以行偽之中又有

偽者也晁景迂以此書張弼撰案弼唐大理評事今有素履子傳於世晁豈誤記此耶

筆叢卷三十 丁部 四部正書上

三 歐雅書局

周易乾鑿度二卷又乾坤鑿度二卷今合為一實二書也乾坤鑿度稱黃帝撰而乾鑿度皆假孔子為言其偽固無容辯說

然亦匪鑿度本書也案諸緯漢藝文志絕不經見隋志始備詳之蓋哀平末其端已兆光武亦伏定基魏晉以還禪受亡

不援藉符命自隋文禁絕其目猶數十家宋世但七緯傳說者咸以好事掇拾類書補綴而成非漢魏之舊今七緯又僅

鑿度傳余讀之信矣王子充叢錄所見正同則元末已亡久也是書余尚疑為近人掇拾者讀黃氏日鈔詳載其言政與今傳本合乃信其為宋世書

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為歲紀歲七十六為一紀二十紀為一節首卽至積部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千二

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末算卽主歲之卦也案此條見後漢黃琬傳注中蓋非宋人偽撰者要之亦

魏晉之文也

又乾坤鑿度云有太易有太初有太素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成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曰易也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右俱鑿度中孔子所云實全寫列子天瑞一節稍增損數字遂不成語言又列子重濁者下為地之後有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三語意乃完足今刻去後三語而以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成乾接之文義頓斷缺可笑蓋元包洞極之類猶是稍能文者

筆叢卷三十

丁部 四部正考上

四 廣雅書局

所為此特荒陋但儒偽撰耳然三墳又出此下矣

識緯之說蓋起於河洛圖書當西漢末符命盛行俗儒增益附譌日繁其學自隋又二主禁絕世不復傳稍可見者惟類書一二援引及諸家書目具名而已而往往紀載不一因參攷異同盡錄以資博雅且俾知書亡已久即好事家藏祕本間見皆偽中之偽無萬一足徵也易則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乾坤鑿度京房易鈔乾元敘制書則尚書緯尚書中候璇璣鈴攷靈曜帝命驗運期授詩則含神霧推度災紀歷樞禮則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禮記默房樂則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春秋則元命包演孔圖文耀均運斗樞威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孽佐助期握誠圖

潛潭巴說題辭論語則論語摘輔象撰攷識孝經則孝經緯

孝經雜緯孝經內事古祕授神句命決授神契元命包左右握左右契雌雄圖分野圖弟子圖口授圖應瑞圖太平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麻序孝經威嬉拒等然隋世所存僅十之三馬氏通攷止易緯數種晁陳俱斥為偽書今惟乾坤鑿度行世蓋易緯又幾盡矣

筆叢卷三十

丁部 四部正考上

五 廣雅書局

緯書太平御覽又有易卦統通圖尚書鈞命決禮記稽命曜春秋命麻序又河圖括地象河圖稽命曜河圖挺輔佐河圖帝通紀河圖錄運法河圖真鉤河圖著命河圖矩起河圖天靈河圖祝徵河圖玉版洛書錄運法洛書稽命曜等語其命名亦易緯之類第御覽所引用亦甚希而諸史魏文志馬鄭經籍略并其名皆無之蓋自唐已亡高士廉等編文思博要或綴拾於宋齊諸類書中御覽又得之博要諸書中決非宋初所有也

乾坤鑿度所載緯書太古文目有元皇介次萬形經次乾文緯次乾鑿度坤鑿度次攷靈經次制靈圖次河圖八文次希夷名次含文嘉次稽命圖次墳文次八文次元命包共一十四緯今見於類書者惟含文嘉元命包乾坤二鑿度而已垂皇策乾文緯乾坤二鑿度說易者也含文嘉則禮而元命包春秋孝經皆有之不知何者在先而衛元嵩易元包則又因是命名者也今乾坤鑿度全書存其理欲深而甚淺其文欲怪而甚庸其他雜見類書者往往不相遠也

坤鑿度又有地靈母經含靈孕見易靈緯經又洛書有靈準聽

又地形經又制靈經甚矣其名之眾也蓋此又宋世偽撰乾

坤鑿度者依彷彿覽所存諸目創立新題故尤可笑近關中

胡氏聖談首集諸緯書名僅十三二烏傷王氏叢錄直據隋

志及通攷亦不能詳余故備錄之以資好事噫昔之偽撰者

彼既已濫用其心而余又窮蒐其目得無以五十步笑百步

哉曾鞏氏曰欲使天下之毋惑其說莫如大明其說之非而

放之余之意其亦猶是已夫

緯書名義率不可通曉今據乾坤鑿度錄其一二有注釋者於

左自餘可以例推昔人云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但觀其

名無事開卷矣有撰人者并附

筆叢卷三十一 丁部 四部正議上

六 廣雅書局

乾坤鑿度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也庖犧著

鉤命決天地失序必有泄泄用陰陽鈞治之也女媧著

乾鑿度聖人順乾道浩大以天門為名也

坤鑿度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作為是書

地靈母經女媧著

易靈緯炎帝黃帝著又黃帝作易八墳

世率以讖緯並論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緯之名所以配經

故自六經語孝而外無復別出河圖洛書等緯皆易也讖之

依附六經者但論語有讖八卷餘不概見以為僅此一種偶

閱隋經籍志注附見十餘家乃知凡讖皆託古聖賢以名其

書與緯體制迥別蓋其說尤誕妄故隋禁之後永絕類書亦

大三百七十

無從援引而唐宋諸藏書家絕口不談以世所少知附其目

於此

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雜

讖書二十九卷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雄

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山道士歌一卷又有以緯侯並稱

者今惟尚書中候見目中他不可攷云

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

不登又曰乃有地脈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

世上昇曲成要元篇蓋漢世讖書後漢書志注不載其目僅

見此焉在楊氏談苑醒醐所記以用脩語余未敢深信然他

無可攷姑錄此以廣異聞

筆叢卷三十一 丁部 四部正議上

七 廣雅書局

三墳之偽前人辯之審矣鄭漁仲以為三皇太古書而尊信為

實然甚矣鄭之疏略也余讀之蓋諸贗書中至淺陋者世以

隋購三墳劉炫偽造連山等百餘篇上之即此書然炫在隋

號大儒其學博其業精其造連山雖偽妄必有過人者今三

墳之首所稱太始太極太易太初太素皆勅合乾坤鑿度之

文而稍增飾之而乾坤鑿度則又全錄沖虛天瑞之語者也

至其所列連山歸藏乾坤等象布置錯綜僅同兒戲其引物

連類取義稱名合於義農之世者十無三四亡論六代以前

即真出於炫豈淺陋至是極哉且伏羲為天皇似矣神農而

曰人皇軒轅而曰地皇是故為異說而固顧其理之弗根也

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夏后所引是矣而以出軒轅是妄意

大四百七十三

其時而弗知其命之弗順也又其所言二十二易草木等語皆庸人孺子所猶胸而不肯言者是書蓋卽序者毛漸所爲余故劇論爲光伯解紛若三皇之說世自漁仲外亡信者葉夢得馬端臨已極譏鄭之好怪吾何暇爲辨哉案隋世牛弘偽撰弘等策可盡欺也

天皇氏策辭云咨子上相共工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正道咨告於民俾知甲麻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勿怠共工日工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皇曰下相皇桓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正道撫愛下民同力咨告於民俾知甲麻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其勿怠桓曰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皇曰栗陸子居我永龍之位主養草木開

筆叢卷三十

丁部 四部正論上

八

筆叢書局集

道泉源無或失時子其勿怠陸曰竭力於民君其念哉皇曰大庭主我屋室視民之未居者喻之借力同構其居無或寒凍庭曰順民之辭皇曰陰康子居水土俾民居處無或漂流艱於道達於下康曰順君之辭皇曰渾沌子居我降龍之位惟主於民皇曰昆連子主我刀斧無俾野獸義虎之類傷殘生民無俾同類大力之徒驅逐微弱子其伏之延曰專主兵事君無念哉皇曰四方之君咸順我辭則世無害惟愛於民則位不危皇曰子無懷安惟安於民民安子安民危子危子其念哉案三墳此章全剽舜典而辭意淺陋殆類村學究語詎曰庖羲之代預規虞世之文哉

王長公讀三墳書云伏義畫連山而有民兵器陰兵歛陽兵讎

大四百七十六

兵陽陣至策辭而曰主我屋室主我刀斧神農歸藏而曰殺藏墓此皆不知其時而妄爲說者也余執此更推之連山猶或可解至歸藏乾坤強半笑資因備錄後後之論三墳者觀此足矣

歸藏卦爻曰歸動乘舟神農之世未有舟楫也曰動歸乘舟神農之世未有軒蓋也曰藏止重門神農之世未有屋室也曰殺動干戈神農之世未有戈矛也曰殺長戰曰殺止亂而不

筆叢卷三十

丁部 四部正論上

九

筆叢書局集

知征伐兵爭實肇於黃帝曰生動勳陽傳云聖人行慶錫以行慶錫宥而不知賞慶赦宥實始於唐虞他若所謂歸殺降生藏害皆刺謬之妄談所謂長歸從師長藏從夫皆經典之刺語曰地氣曰水氣曰火氣曰風氣則釋門之四大而曰殺生無忍

曰動止戒又釋子委談也曰金氣曰木氣曰水氣曰火氣則備土之五行而曰生殺相剋曰金氣殺又術家淺數也凡歸藏中文象類若此至坤乾天地圖兵等象尤爲捧腹資鯽漁仲以該洽自信胡漫然弗改哉

坤乾卦象曰雲天成陰曰雲地高林曰山地險徑曰氣地下溼曰山曰沈西曰天曰昭明曰川曰流光曰日月代明曰川月東浮曰日山危峰曰月山曲池曰山雲壘峰曰山氣籠烟曰川氣浮光曰雲氣流霞曰月天夜明曰川山島曰雲山岫曰氣山昂曰日川湖曰雲川溪曰氣川泉曰山川澗曰月川湖右所云地皇氏卦象大類今世村學塾師教小兒蒙求總龜又似初習聲偶者詩學大成中字而夫高林險徑危峰曲池

大四百八十一

鳥岫烟露川巖溪瀾皆漢唐六代詞人語亡論三皇即太籍
四詩固不盡見而昭明代明流光淨光成陰下溼沈西東浮
等語或勦諸經典或取諸問問蓋亡一字類三代以上者故
余嘗謂偽書之陋無陋於三墳也

皇曰岐伯天師云云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二語與肩征合夫
肩征誓眾出師言固應爾岐伯變理陰陽而首戒以殺何也
蓋偽者以黃帝首伐蚩尤故剽肩征二語以實之又於序中
特援為證而不知適以愈彰其偽心勞日拙誠然哉

孔穎達論古文尚書云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
知孔本五十八篇遂有張霸之徒偽作舜典洎九共九篇大
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肩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

筆叢卷三十 丁部 四部正統上

十一 廣雅書局

命武成旅獒回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十六卷蓋亦略
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
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三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四篇十六
卷以求合於孔氏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
歆賈逵馬融鄭玄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服
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
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內兄皇甫謐得之而柳又以授臧
曹曹始授梅賾賾乃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泰誓云
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麻志所引伊
訓畢命字書有與古文異同者疑出伏生口傳其引武成則
伏生無此篇必張霸偽作者也案張霸偽尚書今不傳而其

目備見於此因錄之然安國序世亦頗疑非西京文字云
日外霸傳又有
百兩篇錄於後

張霸傳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
書於牆壁中武帝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
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
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視書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
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
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傳見之久人遂謂尚書本
有百兩篇矣案孔穎達但言霸作偽書不及詳其始末今據
後漢書錄於此與孔說亦小不同

筆叢卷三十 丁部 四部正統上

十一 廣雅書局

漢張霸隋劉炫皆篤學之士也漢成徵古尚書而霸偽造舜典
等百餘篇上之隋文求古周易而炫偽造連山等百餘篇上
之其後皆事發霸幾死而炫抵罪極相類可笑然漢成卒以
此奇霸釋其罪且不廢其經而隋世不聞有炫蓋隋文方沾
沾綜核不能格外行事固也二子誣矯聖真誠足誅第皆經
術大儒其所撰造要非唐宋以後所及惜今遂無一傳者世
第知炫造易而霸事不甚傳因錄此為偽作之戒二子著述
之勤亦因概觀云

元命包四卷後周衛元嵩述本緯書春秋孝經各有元命包故
好事勦為此書而附諸大易云耳其文率學太玄用字奇僻
過之而厥義則甚淺序稱楊元素由閣本錄行張昇者以授
楊楫王長公謂即楊楫或即張昇余讀之絕嘆長公之言爛

鑿子載然其文頗雅馴字雖奇而旨不晦殆非昇楫所辦當
出楊元素輩或唐文士撰述也其數卽火珠林與京房易懸
合火珠林蓋宋時用以卜筮者云唐藝文志有元包十卷撰
人注者皆同此書恐不得

此書崇文目稱唐衛元嵩通志通攷並因之案元嵩後周人所

撰述有齊三教論七卷見通志又隋志釋氏類稱蜀郡沙門
衛元嵩上書言何徒猥濫周武帝下詔一切廢毀卽其人也

而王堯臣總目以爲唐人攷唐世諸紀傳絕無名姓同者其
誤瞭然蓋因傳注出蘇元明李江蘇李皆唐人以意傅合耳

此書楊楫本序以元嵩獻策後周賜爵蜀郡公武帝尊禮不
敢臣之頗與隋志合必元嵩先爲沙門後還俗上書請汰僧

筆叢卷三十一 丁部 四部正書上

三 廣雅書局

徒故周武亟暴纒之以風天下不然將束縛之不暇而尊禮

乎哉序稱元嵩有傳攷北
史無之楊氏之誤也

關朗易傳一卷唐趙蕤注朱紫陽曰偽書也案朗稱魏孝文時

人王仲淹祖同州刺史彥師事之嘗爲彥筮得夬之革遂沒
百年中當有達人出脩涑泗之教中歷數周齊陳隋事無不

懸合而其意實寓河汾非唐初福時輩拮据陳迹以耀其先
則宋阮逸僞撰以證佐文中者書之得失固不足深論也或

以卽注者趙蕤案蕤有長短經十卷北夢瑣言云蕤梓州鹽
亭人博學韜鈴長於經世夫婦俱隱不應徵召論王霸機權

正變作爲此經則蕤當是中唐前後人然新舊唐書並無關
氏易傳而僅見於馬鄭諸家則此書非蕤可見而阮逸之僞

無疑案通攷逸又有易筮六卷每爻必以古事系之陳振孫
請其牽合蓋逸之作僞無往不然也續案李白當師事趙蕤
蕤當是開元前人見唐

詩紀
麻衣心法一卷稱麻衣道者以授陳希夷余讀之每字四爲句

句四爲章章四十二丁爲注解皆淺俚質略大類宋世丹汞
之書朱紫陽謂戴師愈作託名麻衣余觀其末有李潛序絕

肖書中所云蓋皆戴所作也而當時儒者若張廣漢輩亦頗
信之余竊所未喻矣

王氏元經十五卷稱王通撰辭收注宋世已艱得其本意今藏
書家不復有之據通攷是陳所論經傳皆阮逸也其書始晉

太熙終陳亡陳振孫謂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
筆叢卷三十一 丁部 四部正書上

三 廣雅書局

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辭收唐人於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
元經作於隋世乃亦云若思逸之心勞日拙蓋不能自掩矣

右陳氏論甚精然不特經不當稱卽傳稱季龍若思亦足占
其僞也何以故辭收河汾高弟文皇并天下收與天策之選

不數歲而卒當時借諸學士運籌帷幄固無暇於著述藉令
果傳元經當在河汾授受之際此時唐尙未興何緣預知其

諱而改之耶亦有古書本不諱後人避本朝之諱而改者如
山海經啓皆爲開之類此又各當求其故不可執泥一端若

元經之僞則此足以盡概之矣
阮逸字天隱胡安定瑗門士也嘗爲府司理與瑗共定雅樂附
見宋史瑗傳蓋亦宋初文學之士今閩子明傳等作其綴屬

有足觀者而獨以偽書聞於後人惜哉術胡可弗慎也

楊用修談苑醍醐云湖廣一統志載劉有年於永樂中上儀禮
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
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一時廟堂諸公不
聞表章傳布之請今求之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此書
之不幸也世人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
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案儀禮篇亡者自漢
已無從物色蓋有歷唐至宋復出於今之理必劉氏連山魯
史故事偽作欺世用脩好奇而信之非也余家藏有元吳幼
清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經則取諸大小戴及鄭氏注傳則
吳氏本紫陽遺意而纂次之其書名篇數與劉所上正合豈
卽此書也耶

筆叢卷三十 丁部 四部正譌上

南 順雅書局藏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宗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

大二百七十五

明東越胡應麟撰

今鸞子非道家言余既詳辨之矣然道家固實有鸞子列禦寇

天瑞篇引其說云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

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生隨死往來相

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

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

爪髮隨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

知又力命楊朱二篇皆引其語其為道家言居然可見蓋必

古有此書如黃帝楊朱之屬列子稱之至漢尚存班氏以列

道家亡怪也若其人文王所師與否列所引為文王所師之

筆叢卷三十一 丁部 四部正誦中

廣雅書局

人與否悉無據不可信夫太公之事見於詩書東海之封傳

於百世世尚疑之況不經見聖賢之口如鸞子乎 列亦言鸞

然每與老聃同列 謂楚祖者非也 熊詒文王

鸞子前輩去取殊不一宋太史謂其文質其義弘余讀之信然

第如王長公所稱七大夫其名姓誠有可疑者決匪商末周

初文字黃東發以戰國依託近之

今所傳鸞子十四篇有文王問而及三監曲阜事人率疑之然

伊尹太公年俱百數十歲攷竹書太公沒尚在康王世能以

九十遇西伯而管蔡之叛周公之薨俱在成王時律以太公

則談及二事亡足怪但其書體兼儒雜既絕不類列子所引

語而列所引語亦略不見篇中故知其決匪道家然亦未必

六四百四十八

小說家之舊大概後人掇拾殘剩而補苴綴緝之功亡萬一

焉故其章次篇名皆混淆錯亂跡他子書特寥落無足觀自

宋李仁父已疑之而王長公九極言其偽乃余則以不惟其

書可疑能之遇西伯亦偽也蓋因太公事傳曾若列所引鸞

能自是當時有道者不必據文王言史記稱鸞能事文王者

蚤夭故封其子孫為楚祖而此以九十遇文可笑至此蓋二

鸞熊明甚

高似孫謂子書起於鸞熊此不然漢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

黃帝書四種共三十八篇 列子所引黃帝書當出此四家力牧二十八篇雜

家有孔甲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小

說家有伊尹二十七篇皆鸞熊前子書率偽書也惟以子稱

筆叢卷三十一 丁部 四部正誦中

廣雅書局

者似起於熊而小說有務成子亦能前若今傳子書故當首

此耳

陰符經稱黃帝唐李筌之偽也筌嗜道好著述得陰符注之而

託於驪山老母以神其說楊用脩直云筌作非也或以唐永

徽初褚遂良嘗寫一百本今墨迹尚存夫曰遂良書則既盛

行當世筌何得託於軒轅意世無傳本遂良奉敕錄於祝書

人不恆翻也余案國策蘇秦干諸侯不遂因讀陰符至刺股

則此書自戰國以前有之而漢藝文志不載蓋燬於兵火故

隋志有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又周書陰符九卷未知孰是當

居一於斯或疑季子所攻必權術而陰符兼養生夫陰符實

兵家之祖非養生可概也此書固匪黃帝亦匪太公其為蘇

六四百四十八

子所讀則瞭然而前人無取證者故余首發之俟博雅士定

焉李亦稱少室山人與李嶺同姓同號所著尚有開外春秋中台志等

今六韜有太公陰符篇云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克敵之符長

一尺破軍之符長九寸至失利之符長三寸而止蓋偽撰太

公六韜者不識陰符之義以為符節之符也此雖五尺童子

一目可竟其說秦何至刺股以讀之世有執六韜陰符為太

公所撰季子所攻者味吾言如破竹矣

宋世以孫吳司馬韜尉繚李衛公為兵家七書孫武尉繚亡

可疑者吳起或未必起自著要亦戰國人掇其議論成編非

後世偽作也三略稱黃石公中如柔能制剛動而輒隨等語

似有見於道德者以即圮上老人授子房書則不可前輩固

筆叢卷三十一 丁部 四部正議中

多以傳會疑之六韜稱太公厥偽瞭然攷漢志有六爰初不

云出太公蓋其書亡於東京之末魏晉下談兵之士掇拾剩

餘為此即隋志六韜也天下者天下天下讀者亟稱要之策

士浮談脉丹書敬義之規何啻倍履至文伐陰書等篇尤孫

吳尉繚不屑道者太公以告文武乎

尚父六韜葉正則謂出孫吳後近之而舉南華所引九徵以莊

周不悟其偽則非也蓋此書正引用南華猶亢倉鷓冠所本

耳周氏涉筆并太公疑焉則過太公文王相遇固難盡信然

詩人與孟氏已亟稱之矣國朝李獻吉謂將有別材周伐紂

不以周召必以太公王元美謂管仲難太公易周不得太公

而周召闕散行師紂之徒詎弗倒戈者二公語相反而實皆

有至理因論六韜并及之

文子九篇元魏李暹注稱老氏弟子姓莘葵丘濮上人自柳子

厚以為駁書而黃東發直以注者唐人徐靈府所撰余以柳

謂駁書是也黃謂徐靈府撰則失於深攷案班史藝文志道

家有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

似依託者則漢世固已疑之此注非劉向則班固自注者凡顏注自另有師古曰三字

攷梁目隋志皆有此書梁十篇隋十二篇並見隋書中則自漢歷隋至唐固

未嘗亡而奚待於徐氏之偽惟中有漢後字面而篇數屢增

則或李暹輩潤益於散亂之後與周氏謂平王是楚平王

案文子漢書不注姓名而馬總意林有范子計然十三卷云計

然姓莘氏文子李暹所注蓋實因之然意林別出文子十二

筆叢卷三十一 丁部 四部正議中

卷其語政與今傳本同則計然之書非此明甚而暹輩直以

名字偶合當之故歷世承其譌至洪野處宋景濂而後定嘻

甚矣第兩公言猶有未盡余以不直文子非計然即計然名

文子吾弗敢信也漢志惟兵家有范子二篇而農雜道家並

亡稱計然者今意林所錄乃陰陽麻數之書必魏晉處士因

班傳依託為此其姓名率烏有類惡足據哉

鬼谷縱橫之書也余讀之淺而陋矣即儀秦之師其術宜不至

猥下如是柳宗元謂劉氏七略所無蓋後世偽為之者學者

宜其不道而高似孫輩輒取而尊信之近世之耽好之者又

往往而是也甚矣邪說之易於入人也宋景濂氏曰鬼谷所

言俾闔鈞箝揣摩等術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

用之則國債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等語亦庸言耳學士大夫所宜唾去而宋人愛且慕之何也其論甚卓足破千古之謬

楊用修云漢書藝文志鬼容區三篇注即鬼與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與區云云注即鬼容區容與聲相近今案鬼谷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略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案鬼與區黃帝之臣漢藝文志兵陰陽家有鬼容區三篇與風后力牧連類說者謂即鬼與區以與容聲相近是矣而楊以爲鬼谷則區字安頓何所乎此其可笑正與方城作萬城切對漫筆之以當解頤案意

林注鬼谷者謂無其人猶無是公云爾斯說得之

筆叢卷三十一 丁部 四部正誦中

五

廣雅書局

鬼谷子漢志絕無其書文體亦不類戰國晉皇甫謐序傳之案隋志縱橫家有蘇秦三十一篇張儀十篇隋經籍志已亡蓋東漢人本二書之言會萃附益爲此或即謐手所成而託名鬼谷若子虛亡是云耳隋志占氣家又有鬼谷一卷今不傳

又關尹傳亦稱鬼谷見隋志

伍子胥兩見漢志一雜家八篇一兵家十篇今皆不傳而越絕書稱子胥撰蓋東漢人據二書潤飾爲此其遺言逸事大率本之其文詞氣法出東漢人手裁故與戰國異凡班志所無而驟見六朝後者往往多因戰國子書殘軼者補綴之而易其名以爲真則偽莫掩以爲偽則真間存尤難辨自前輩少論及此余不敏竊窺之觀素問靈樞之即內經則余言可

概見矣素問亦稱內經然隋志止名素問蓋黃帝內外經五十五卷六朝已逸故後人綴緝而易其名耳

秦漢間兵家稱述名流大都游俠之筆耳孫吳無忌外長弘並孫大夫孫策廣武君韓信率依託也神農黃帝風后力牧蚩尤封胡鬼與區等九荒唐又有項王一卷彼六年間大小百戰暗鳴叱咤靈暇此乎武侯十六策亦偽撰者近世有武侯心書亦通攷所無者尤偽

鵠冠子漢藝文志有二一道家一兵家兵家任宏所錄班氏省之則今所傳蓋偽託道家者爾然道家所列鵠冠子僅一篇而唐韓愈所讀有十九篇宋四庫書目乃三十六篇晁氏讀書志則稱八卷與漢志俱不合而唐宋又自相矛盾晁願謂四庫篇目與昌黎所讀同何也說者以鵠冠亢倉子華皆因前代有其名而依託爲偽然中實不同鵠冠則戰國有其書而後人據漢志補之亢倉則莊子有其文而後人據南華益之若子華既無其書又無其文特好事者因傾蓋一言而僞撰以欺世耳

鵠冠之僞與亢倉不同蓋賈誼鵬賦所云初非出鵠冠子後世僞鵠冠者剽誼賦中語以文飾其陋唐人不能辯以鵠冠在誼前遂指爲誼所引河東之說極得之昌黎嚴於二氏而恕於百家凡子書若荀卿揚雄皆極褒美猶之可也甚而墨翟之邪鵠冠之璣亦標顯其所長蓋其衷寬然長者若挾邪摘僞判別妄眞子厚之裁鑿良不可誣所論國語列御寇晏嬰鬼谷鵠冠皆洞見肝膈厥有功斯文亦不細矣

筆叢卷三十一 丁部 四部正誦中

六

廣雅書局

鵝冠韓柳二說自相紛拏晁公武陳振孫並主柳說周氏涉筆在疑信間獨宋景濂以非偽撰謂其書本晦澀後人復雜以鄙淺故讀者厭之不復詳悉其旨余以此書蕪素不馴誠難據為戰國文字然詞氣瑰特渾奧時時有之似非東京後人所辦蓋其書殘逸斷缺後人之鄙淺者以己意增益傳之故文義多不可訓句讀者遂益不復究心景濂之論卓矣世兵篇始終皆論用兵而中雜以賈賦殊不類正味者勦入如南華盜跖四篇推此餘可例見余篇首謂賈生賦鵝而有鵝冠亦舊說也

陸佃解鵝冠謂此書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無家者然奇言奧旨亦往往而有也此論甚公而覈蓋此書本道家流入於刑名固無足怪而近世世兵天權兵政等篇始終皆論兵語攷七略兵家有鵝冠子雖班氏省之而漢世尚傳後人混而為一又雜以五行家故駁然無統陸氏不詳攷藝文志因云爾爾

筆叢卷三十一

丁部 四部正論中

七

廣雅書局

藝文志兵家有龐煖三篇鵝冠子兵政稱龐煖問而世賢武靈等篇直稱煖語豈煖學於鵝冠而此二篇自是煖書後人因鵝冠與煖問答因取以附之與

關尹子九篇以卽老聃弟子而莊周稱之者案七略道家有其目自隋志絕不載則是書之亡久矣今所傳云徐臧子禮得於永嘉孫定者陳振孫疑定所受不知何人宋景濂以卽定撰皆有理余則以臧定二子尚非如阮逸宋咸輩實有其人或俱子墨烏有未可知也篇首劉向序稱渾質崖戾汪洋大

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等語蓋晚唐人學昌黎聲口亡論西京卽東漢至開元無有也至篇中字句體法全倣釋典成文如若人有超生死心厭生死心等語亡論莊列卽鵝冠至亢倉亡有也且隋志既不載新舊唐志亦復無聞而特顯於宋又頗與齊丘化書有相似處故吾嘗疑五代間方外士掇拾柱下之餘文傳合竺乾之章旨以成此書雖中有絕到之談似非淺近所辦第以關尹則萬無斯理彼藏耶定耶真耶贗耶吾何暇辯之哉

關尹子談理閒人莊列長生其文則全倣釋氏九篇之中亡弗然者世反以釋氏掇之夫莊列釋氏掇之者也讀其文於釋氏毫髮類乎今篇掇其一餘可例推

筆叢卷三十一

丁部 四部正論中

八

廣雅書局

一孟篇云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以下皆取其文句之類其理出釋氏者殆十之六七不止此也
二柱篇云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置之火則熱置之水則寒呵之卽溫吹之卽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三極篇云蛇食卽且卽且食蛇蛇食蛙互相食也聖人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畱一言莊引在已無居章附此篇
四符篇云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又譬如化人篇已見前篇皆全倣佛經語

五鑑篇云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六七篇云有人問我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我時默然不得已而應之曰尙自不見我將何爲我

七七篇云人之力有可奪天地者如冬起雷夏造冰豆中攝鬼

杯中釣魚枯木能華土鬼可語皆純氣所爲故能化萬物此附

會列語而事皆漢唐後蓋接關尹者非讀書之士甚矣學弗可已也

八篇云即吾心可作萬物蓋心有所慕則愛從之愛從之則

情從之嬰兒姪女金縷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此章

同前蓋道家存想脩鍊之旨莊老之世所無參同黃庭中始有之

筆叢卷三十一 下部 四部正誦中 九 廣雅書局

九藥篇云昔論道家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晦冥

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知非言非意在彼

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以上俱關尹語

黃石公素書宋張商英僞撰者商英自號無盡居士學浮屠於

釋子從悅其後宗杲嘗亟稱以勵張九成九成亦號無垢豈

有慕商英與九成學佛則失之而其人明白俊偉非商英等

也今讀此書所稱仁義道德皆剽拾老莊之膚語俾合周孔

之庸言而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等詞又仙經佛典

之絕後近者使商英不爲此書或爲之而匿其姓名亦未知

其學之陋一至是也若序稱子房以殉墓中自諸葛孔明而

下皆不得聞則三尺童子業能呵斥之矣

抱朴子內外篇四十卷晉葛洪稚川撰洪以博洽名江左身所

著書殆六百餘卷自漢以來稱撰述亡盛於洪蓋篤志負才

而游方之外者也黃東發詆洪不應以神仙誤天下後世持

論甚公而以此書爲僞則失攷洪本傳明言抱朴諸篇歷唐

宋以還未有疑其僞者今讀其言比物聯類紆徐鬱茂滑稽

不窮其外篇蓋擬王氏論衡故引曲喻必達其詞雖時失

繳冗非淺見狹識所窺也且洪旣爲神仙之學其異於吾儒

勢固應爾又曷僞焉

亢倉子贗書也世無弗知然而非贗也漢志無亢倉子唐號亢

倉子洞靈真經求弗獲而王士元取庚桑楚篇雜引道家以

補之士元襄陽人見孟浩然集序及晁公武論甚悉河東之

筆叢卷三十一 下部 四部正誦中 十 廣雅書局

駁亢矣失不攷其實事今猶紛紛以爲贗書

亢倉子出王士元尙有可疑夫畏壘虛太史明謂空言兼隋志

弗載則唐前固絕不聞此書曷從而號之而訪之豈士元旣

補之後明皇好道特取而寵異其名世遂相沿爲實子厚亦

無從攷與

劉子新論諸家咸以劉晝孔昭案北史晝傳晝好學而文辭俚

拙嘗作賦名六合以示魏收收調之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

及觀其賦又愚於名晝不服又示邢劭劭曰君此賦似疥疥

駝伏而無媚態收輕薄吻流不足深據劭非誣誰人者此書

雖無甚高論而詞頗清旨意非晝所能也宋景濂謂劉總撰

者近之然唐志篇目不同安知卽此蓋漢魏六朝文士劉姓

者甚多若論以新名者甚眾若此書體制決在齊梁之間袁孝政云時人疑爲劉歆宋承旨直謂袁誤蓋未詳察也

書傳北史甚明又嘗爲高才不遇傳袁孝政序正據畫傳言

之陳振孫謂終不知畫何代人殊失攷黃東發直以袁孝政

作託名于畫則亦未必然凡依託之書必前代聖賢墳籍冀以

取重廣傳畫之聲價在六朝甚泯泯即孝政何苦託之勘偽

書者此義又當察也

孫子十卷陳氏解題曰稱晉孫綽撰唐志及中興目皆無之恐

依託也案隋志有此書意林所纂百餘語頗佳當是綽撰第

唐志不錄至南度復傳蓋本書亡逸而後人補之者陳氏并

其初疑之亦失攷也

筆叢卷三十一 丁部 四部正考中 十一 廣雅書局

子華子稱程本而前代絕無其目蓋宋人假託玩世故與阮逸

宋咸輩牽合源流者小異其書理致膚近而持論不甚詭於

道文字亦春容雅則至宋世一時盛傳紫陽諸公辯之悉矣

今亦亡弗諦其僞者以文故世不忍廢之於戲秦漢名流之

作湮沒何限是書獨巍然存又本託子華乃子華反託以傳

而撰者姓名邈無從攷書之傳與人之遇固各有幸不幸哉

子華子全剽百氏成文至章法起伏喚應宛然宋世場屋文字

且多用王氏字說故晁公武謂元豐舉子所作周氏涉筆又

舉人壽幾何等語爲紹述時人皆近之然姓名州里絕不可

攷朱考亭以書始出會稽疑越人王鉅姚寬又疑非二子所

辦余嘗參酌諸家意此書必元豐間越中舉子姓程名本而

不得志場屋者所作蓋版出會稽則越文類程試則舉子義

取字說則元豐辭多拂鬱且依託前人則困於場屋思以自

見又慮不能遠傳故傳於春秋姓同而字相近者竊謂不中

不遠矣作者有靈固當獨使九京之下考亭諸君子問此亦

將相對一大噱也子華姓字皆有所出惟名不經見即撰人名本也

李衛公問對其詞旨淺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而宋人以列

七經殊可笑舊成以阮逸僞撰謂老蘇嘗見其草本案逸所

撰中說序及關朗傳等文各可觀不應鄙野至是此書不特

非衛公亦非阮逸當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學掇拾貞觀君臣

遺事杜佑通典原文傳以問問耳口武人不知書悅其間近

故多讀之夫衛公在唐誠一代元勳然文皇將略遠出其上

筆叢卷三十一 丁部 四部正考中 十一 廣雅書局

非若高帝於淮陰眞弗如也凡唐初大敵猖獗如劉武周強

盛如竇建德皆身取之靖禽蕭銑輔公而顏利率自守虜遁

逃寇不足當劉竇什一而問對若斯耶

唐元勳英衛並稱然勳非靖比也文皇身經百戰勳下諸人咸

從行間惟靖特將文皇嘗命靖教侯君集兵法君集言靖欲

反文皇問之靖曰今天下已平臣教君集足制四夷而務盡

臣術此君集反耳此外殊不經見惟遼左旋師嘗一問焉蓋

發嘆於無功而靖所對亦一時之權匪萬成之策也文殊摩

詰更互酬答微言妙解光照大千於乎二李之談兵吾安得

實問其言筆之以詔萬世哉

化書六卷稱宋齊丘撰宋景濂曰齊丘子六卷言道術德仁食

儉六化爲甚悉世傳爲僞唐宋齊丘子嵩作噫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耳其文高簡固微有見於道德者非淺機小數比也案此書張文潛黃東發俱以爲齊丘撰而景濂歸之譚峭因攷諸仙傳得其人錄於後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周遊無所不之夏則服烏裘冬則綠布袍或以於風雪霜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怵怵然因遊三茅經建康見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溺機智而異乎黃埃稠人遂出所著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道無窮願子序之流於後世齊丘因奪爲己有而傳之厥後不得其死宜哉景濂之言蓋出於此然齊丘仕南唐而南唐又有金陵羽客譚紫霄者能劾召鬼神四方道流從學百餘人於三教書皆所洞曉嘗教其徒講莊列深以爲合於釋氏則於今傳化書意旨尤若相類二譚並與齊丘同時一人耶二人耶吾不得而知也因景濂語并及之

蘇長公有廣成子解一卷獨取莊周書黃帝問道一章爲之訓釋晁景迂嘗難之其書不傳然隋志道家有廣成子十三卷題商洛公撰而張太衡注攷漢書七略道家神仙二類依託甚眾若黃帝伊尹太公兵書陰陽則務成容成不勝數獨廣成不經見而隋志驟出之本注亦以近人所託攷道家張太衡又有無名子一卷蓋卽張所撰而自注之其書自唐後絕不傳無復辯其是非者因長公所注漫及之

筆叢卷三十一

丁部 四部正編中

廣雅書局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一

筆叢卷三十一

順德李肇沉再覆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南海桂銘球初校

廣雅書局

明東越胡應麟撰

黃帝內傳一卷晁公武云稱錢鏗得之衡山石室中陳振孫曰
誕妄不經方士輩依託也余案神仙丹汞之籍大都依託上
古帝王漢志方技中紛紛可見第秦漢人書即偽撰猶倍歷
後世真者如素問靈樞之類成假軒岐亡論其術百代尊守
其文辭稚川貞白能萬一乎惜二書外餘絕不傳而唐宋以
還怪談陋說全布域中若此書今尚行世漫識以例其餘
穆天子傳六卷其文典則渚古宛然三代范型蓋周穆史官所
記雖與竹書紀年逸周書並出汲冢第二書所載皆訖周末
蓋不無戰國語參之獨此書東遷前故奇字特多缺又特甚

近或以為偽書殊可笑也

晉乘疑即竹書余詳記之矣元人有偽作晉史乘楚檣杌者吾
衍子行序謂一日併得之其書乃雜取左傳國語新序說苑
中論文莊二伯事節約成編宋景濂王子充謂即衍撰蓋助
人作此玩世而元士之淺陋亦可見矣近又有妄人偽作黃
叔度書者九極大可
笑本無可辯以二書
陋頗相近漫及之

列子稱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靑驪而左駮耳右駮赤驪而左
白渠主車則造父為御商而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
踰輪左駮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
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
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

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
詔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
之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子
一人不盈於德而諸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案列子此段
全錄穆天子傳文足證列子所稱黃帝等書咸有所本昔人
謂楊朱篇即古楊朱之書此篇引穆天子傳即以周穆王名
篇則楊朱之說信矣或曰鵠冠子庚桑子咸據莊周賈誼足
成以欺後世穆天子傳庸知非此類耶曰彼二書自莊賈引
外絕不足觀穆天子傳與列子體制不同各極古雅此篇奇
字皆列本書所無信知列子引穆傳非穆傳本列子也斯又
辨贗書者所當知

山海經古今語怪之祖劉歆謂夏后伯翳撰無論其事即其文
與典謨禹貢迥不類也余嘗疑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
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之雜傳以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
會之詭物離騷天問之退旨南華鄭圃之寓言以成此書而
其敘述高簡詞義清質名號倬詭絕自成家故雖本會萃諸
書而讀之反若諸書之取證乎此者而實弗然也穆天子傳
至晉始出而此書漢世獨完綠是前代文人率未能定其先
後余首發之於此俟大雅君子商焉

山海經本書不言禹益撰劉歆校定以為禹任土作貢而益等
類物善惡著山海經蓋億度疑似之言趙晁吳越春秋因禹
登會稽遂撰為金簡玉字之說陸東漢人在劉歆後其偽無

疑讀者但以禹益治水不當至海外而怪誕之詞聖人所不道以破之而不據其大書案經稱夏后啟事者三又言殷王子亥又言文王墓凡商周之事不一而足晁氏但疑長沙桂陵數郡名及繇涇息壤等文夫繇事固禹益所視商周易從知之哉此書蓋周末文人因禹鑄九鼎圖象百物使氏入山於禹為林川澤備知神姦之說故所記多魑魅魍魎之類而特詳

始余讀山海經而疑其本穆天子傳雜錄離騷莊列傳會以成者然以出於先秦未敢自信載讀楚辭辨證云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子今以文意攷之疑此二書皆緣天問而作則紫陽已先得矣然經所紀山川神鬼凡離騷九歌遠遊二招中稍涉奇怪者悉為說以實之不獨天問也而其文

筆叢卷三十二 丁部 四部正編下 三 廣雅書局

體特類穆天子傳故余斷以為戰國好奇之士取穆王傳雜錄莊列離騷周書晉乘以成者自非孰讀諸書及此經本末不易信也後世必有以余為知言者

經載叔均方耕謹兜方捕魚長臂人兩手各操一魚豎亥右手把算羿執弓矢擊齒執盾此類皆與紀事之詞大異近世坊間戲取山海經怪物為圖意古先有斯圖撰者因而紀之故其文義應爾及讀王伯厚王會補傳引朱子曰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疑本依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余意頓爾釋然甚矣紫陽之善讀書也即此文義之問古今博雅所未究而獨能察之況平生精力萃於經傳者可淺窺乎陶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則知此經古有圖也宋刻稱

張惟 錄畫

古人著書即幻設必有所本山海經之稱禹也名山大川遐方絕域固本治水作貢之文至異禽詭獸鬼蜮之狀充斥簡編雖戰國浮誇之習乃禹貢則亡一焉而胡以傳合也偶讀左傳王孫滿之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不覺洒然擊節曰此山海經所由作乎蓋是書也其用意一根於怪所載人物靈祇非一而其形則若魑魅魍魎之屬也攷王孫之對雖一時辨給之談若其所稱圖象百物之說必有所本至於周末離騷莊列輩其流遂不可底極而一時能文之士因假穆天子傳之體縱橫附會勒成此書以傳於圖象百物之說意將以禹益欺天下後世而適以誣之也自此書之行古今學士但謂非出大禹而已而未有辯其本於穆滿之文者尤未有察其本於王孫之對者區區名義之末誠非大體所關然亦可見古今事理第彈精索之即千載以上無弗可窮也作者有靈其將為余絕倒於九京也哉

筆叢卷三十二 丁部 四部正 四 廣雅書局

古岳瀆經第八卷李公佐元和九年泛洞庭登包山人靈洞得之奇字盡毀不能解其後周焦君詳之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水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與禹怒召百靈授命夔龍桐柏等山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彭商氏兜氏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

對言語辯江淮之深淺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狖縮鼻高額青
軀白面金目露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越疾利倏忽
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烏木由不
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鴨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
號叢繞者以千數庚辰以戰遂去頸瑣大械鼻穿金鈴徒之
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永安案此文出唐小說蓋卽六朝人
踵山海經體而贗作者或唐文士滑稽玩世之文命名岳瀆
可見以其說頗詭異故後世或喜道之宋太史景濂亦稍稱
括集中總之以文爲戲耳羅泌路史辯有無支祈世又譌禹
事爲泗洲大聖皆可笑近衡岳禹碑盛傳其文體稍古然與
虞夏諸書迥不類恐亦好事所遺也

筆叢卷三十二 丁部 四部正誦下

五 廣雅書局

燕丹子三卷當是古今小說雜傳之祖然漢藝文志無之周氏
涉筆謂太史荆軻傳本此宋承旨亦以決秦漢人所作余讀
之其文彩誠有足觀而詞氣頗與東京類蓋漢末文士因太
史慶卿傳增益怪誕爲此書正如越絕等編掇拾前人遺軼
而託於子胥子貢云耳周氏謂烏頭白馬生角贈千里馬肝
截美人手皆太史削之非也惟首二事出遷贊語自餘雖應
劭王充嘗言悉不可信吾景濂亦似未深攷且書果太史事
本漢藝文志乃遺之乎漢志有荆軻論五篇燕丹必據此增
損成書者
隋志有宋玉子一卷亦列小說家并燕丹子皆漢志所無二書
必一時同出僞無疑也唐尙存今不傳

神異經十洲記俱題東方朔撰悉假託也其事實詭誕亡論卽
西漢人文章有此類乎漢志有東方朔二十篇列雜家今不
傳而二書傳甚矣世好奇者眾也

趙飛燕外傳稱河東都尉伶立撰宋人或謂爲僞書以史無所
見也然文體頗渾朴不類六朝禍水滅火事司馬公載之通
鑑誠怪如以詩文士引用爲疑則非懸解語也玄本傳自言
見詘史氏當是後人所加

越絕書十五卷稱子貢亦曰子胥並依託也楊用脩據後序以
去爲姓得衣乃成等語謂東漢人袁康作案魏伯陽參同契
後序鄒國鄙夫等句亦寓會稽魏某姓名而孔文舉漁父屈
節十六言亦離合魯國孔融四字蓋東漢末盛爲此體用脩

筆叢卷三十二 丁部 四部正誦下

六 廣雅書局

之論或不誣也第書稱越絕昔人以終不可解余案前代書
名往往有鄙拙可笑者如常璩記漢事而名漢之書杜預彙
集古文而名善文謝靈運采輯眾詩而直云詩集又釋典維
摩詰所說經雖書並不刊其名總之不可法也
劉炫魯史記今不傳炫經術冠絕史筆或非其任而博學強識
時莫與倫且隋世古書存者尙夥炫所采錄必多可補前史
之缺惜亡從見之矣
西京雜記世以葛洪僞撰余詳辯之矣或又以爲吳均者無他
據止西陽雜俎記六朝人欲用西京雜記事既而中止曰此
吳均語恐不足用然洪序篇末甚明安知非雜俎誤又述異
記晁公武謂任昉作而唐志稱祖同晁以爲非然隋志無昉

書而有祖沖之撰者十卷竟未知孰是也

列仙傳三卷陳振孫云傳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爾也余案漢書藝文志劉向所敘六十七篇止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而無此書七略劉歆所定果向有此書班氏決弗遺蓋偽撰也當是六朝閒人因向傳列女又好神仙家言遂偽撰託之其書既不得為真則所傳之人恐亦未必皆實攷此傳孫綽及郭元祖各為贊非六朝則三國無疑也

弘明集有牟子論三十七篇題漢末牟融撰案隋志儒家有牟子二卷稱漢太尉牟融攷後漢書有融傳在漢明前其時佛法固未入中國今其書已亡而弘明牟子論序稱靈帝時遭

筆叢卷三十二 丁部 四部正統下

七 廣雅書局

世亂離著書不仕精研佛道撰理惑論三十七篇其非儒家牟子明甚且隋唐諸志並無此書嘗疑六朝晉宋間文士因儒家有牟子偽撰此論以左右浮屠讀其文雖猥淺而詞頗近東京意原錄釋藏中故隋志不載若參同契之屬然伯陽姓名唐以前傳記昭灼而融諸論絕不聞援引可疑也

洞冥記四卷題郭憲子橫亦恐贗也憲事世祖以直諫聞忍措飾漢武東方事以導後世人君之欲且子橫生西京末其文字未應遽爾蓋六朝假託若漢武故事之類耳後漢書憲列方技類後人蓋緣是託之

漢武內傳不著名氏詳其文體是六朝人作蓋齊梁閒好事者為之也所載諸仙女名詩家多用上元夫人蓋本此阿環者

上元名介甫雪詩瑤池渺漫阿環家方萬里謂阿環王母名王方二子俱誤子瞻玉樓銀海句格自佳而據道書玉樓為肩銀海為眼以起粟生花襯之遂墮千古惡道學詩者不可不知

拾遺記稱王嘉子年蕭綺傳錄蓋即綺撰而託之王嘉中所記無一事實者皇娥等歌浮豔淺薄然詞人往往用之以境界相近故又名山記亦贗作今不傳

梁四公記今載太平廣記中撰人或曰沈約或曰張說又稱梁載言余攷隋志無此書蓋唐人偽撰託之沈約張說者也案疑據姓譜以梁為七國之梁四公子皆公族也四公記以皆沙門

筆叢卷三十二 丁部 四部正統下

八 廣雅書局

者蓋僅十二三云

開元天寶遺事稱王仁裕容齋隨筆辯之詳矣余案仁裕為偽蜀學士所著有玉堂閒話今尙載廣記中而開元遺事絕不經見其書淺俗鄙陋蓋效陶氏清異錄而愈不足觀者仁裕能詩西江集至萬首今一二散見閒話中雖卑弱尙可吟諷書事亦清婉但乏氣骨不應至是第以淺陋故世或好之今尙傳云

廣陵妖亂志陳振孫云唐鄭廷誨撰余記一雜說云羅隱昭諫嘗謁高千里不得志故極言詆毀與駢始末太不相倫此言或自有謂駢釋賊不擊誠可誅志中述其惑於諸呂若喪心之極者未必盡爾也溫公通鑑全據此書蓋宋世用事羣小

以史事誦凍水故唐末五代不及致詳耶又唐人評隱以落
魄故好訕誦之詞此說蓋有自來

蕭湘錄唐人志怪中畧鄙誕者諸家或以為李隱或以為柳詳
其書本諸譎不必辨

牛羊日麻諸家悉以劉軻撰其書記牛僧孺楊虞卿等事故以

此命名案軻本浮屠中歲慕孟軻為人遂長髮以文鳴一時

卽紀載時事命名詎應乃爾必贊皇之黨且惡軻者為之也

案通鑑注引作皇甫松松有恨僧孺見傳或當近之

龍城錄宋王鉅性之撰嫁名柳河東鉅本意假重行其書耳今

其書竟行而子厚受誣千載余嘗笑河東生平劫駁偽書如

鬼谷鶴冠等千百載上無遁情真漢庭老吏日後乃身為宋

人誣讎不能辨大是笑資然亦亡足欺識者也

鉅又有續樹萱錄凡三事曰元撰曰全若虛曰賈博論據洪氏

隨筆元撰一事全錄秦少游詩則二事可例推鉅所自撰又

有默記等略載陶氏說邪鉅能力辯魏泰碧雲駁之誣不可

謂非端士而躬自蹈之然游戲筆端差彼善也朱紫陽曰王

鉅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贗書見文公子華子辯案姚氏贗書

今不可見惟西溪叢語尚行樹萱錄本見唐志宋世不存而

白猿傳唐人以誦歐陽詢者詢狀頗瘦削類猿猴故當時無名

子造言以誦之此書本題補江總白猿傳蓋偽撰者託總為

名不惟誣詢兼以誣總噫亦巧矣率更世但貴其書而不知

其忠孝節義學問文章皆唐初冠冕至今瞭然史策豈此輩

筆叢卷三十二 丁部 四部正書下 九 廣雅書局宋

能污哉率更子通亦矯矯父風而皆為書名所掩余所惜歐
氏不在彼也

周秦行紀李德裕門人偽撰以構牛奇章者也中有沈婆兒作

天子等語所為根蒂者不淺獨怪思黯羅此巨誦不亟自明

何也牛李二黨曲直大都魯衛間牛撰玄怪等錄亡隻詞構

李李之徒願作此以危之於戲二子者用心視矣牛迄功名

終而子孫累葉貴盛李挾高世之才振代之績卒淪海島非

忌克枝害之報耶輒因是書播告夫世之工譖愬者周秦行紀

碧雲駁撰稱梅堯臣實魏泰也晁公武云泰襄陽人無行有口

元祐中紀其少時聞見成此編心信章惇數稱其長則大概

見矣又王鉅云魏泰場屋不得志喜傷作他人著書如志怪

集括異志倦游錄盡假名武人張師正又不能自抑出姓名

作東軒筆錄皆私喜怒誣讎前人最後作碧雲駁議及范仲

淹而天下駭然不服矣余嘗笑唐人作偽書而其名隱宋人

作偽書而其名彰然無益於偽則一也宋人好作偽經者阮

逸偽子者宋咸偽說者惠洪諸人皆無害於名教世猶以偽

警之而以泰之顛倒白黑而碧雲駁迄今傳何也

雲仙散錄題馮贇撰共八卷昔人皆以為偽洪景廬九斤之余

讀其前六卷所引諸雜說無一實者蓋偽撰其事又偽撰書

名實之至末二卷所引則諸書大半尚存於今胡以云悉誣

也第二卷外書名雖誣所記率俊事雅談於朝廷政事人士

筆叢卷三十二 丁部 四部正書下 十 廣雅書局宋

品流一無干預創撰書名亦皆以文爲戲如脩竹大蘭杜康
毛穎耳非有害於世及誣誤後學若碧雲駮老杜事實等書
也

清異錄二卷陶穀撰或以文不類宋初者恐未然此書命名造
語皆頗入工恐非穀不能但雲仙間有紀事志怪處此則全
主滑稽耳擬諸李商隱之襍纂亦何減也近時文章大家間
亦用之若髡聖之號王長公以題哀冊文矣

艾子世傳蘇長公作子瞻生平善俳諧故此類率附之宋人贊
坡嘻笑怒罵皆成文章豈筆之於書淺俚若是乎然此書已
見文獻通攷蓋亦出於宋世非後人所託也何語林記坡詞
劉貢父避孔子塔語不若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

鼻梁語尤劇而何不收以論艾子漫及之

鍾呂傳道集稱唐施肩吾撰案肩吾唐中晚間詩人而純陽呂
渭之孫視肩吾爲晚出不應預記其事又太平廣記載神仙
最眾獨無所謂鍾呂者而所引小說數百家即五代杜光庭
仙傳拾遺之類亡弗收采獨亡所謂傳道集者而至宋始有
之蓋鍾呂雖自稱唐人而其迹皆顯於宋一時方士神其說
遂託唐人姓名以紀之或疑此書別有一施肩吾果爾亦當
見於廣記不應宋世驟出并今所傳純陽集俱僞作無疑也
唐人最喜述神怪而鍾之事一亡傳者其至宋始著可見
香奩集沈存中九延之並以和凝作凝少日爲此詩後貴盛故
錄名韓偓又不欲自沒故於他文中見之今其詞與韓不類

蓋或然也方氏律髓以偓同時吳融有此題爲譌不知此正
疑假託之故不然胡以弗託之溫韋諸子而託之偓葉少蘊
以爲韓熙載則姓與事皆近之總之俱五代耳葉以不當見
唐志爲疑此不然唐志如羅隱韋莊劉昭禹真皆五代人也
詩話僞者尤眾魏文詩格而述沈約李嶠詩評而引昌齡皆不
足辨今惟樂天聖俞二金針傳盡假託也詩解若歐蘇杜注
等尤僞前人詳覈不復贅陳云

僞書出於唐後而名理可味者關尹也而齊丘近之僞書出於
宋後而文采可觀者子華也而亢倉逾之艾子真而時有僞
者鷓冠僞而時有真者以二書全僞非也素問精深陰符奇
奧雖非軒后非秦後書

僞書多怪字者亢倉元包乾坤鑿度而穆天子多怪字而弗害
其爲古書僞書多傳文者洞極子華三墳黃石而列禦寇多
傳文而弗害其爲古書惟其非僞則愈遠愈近愈離愈合惟
其僞則愈近愈遠愈合愈離王長公云僞者多援少倍多拘
少鍼

元經出阮逸世以卽阮逸也孔叢出宋咸人以卽宋咸也朱紫
陽以麻衣出戴師愈黃東發以文子出徐靈府宋景濂以關
尹子出孫定王元美以元命包出張昇獨三墳亡謂出毛漸
者余知其漸出無疑也漸所作三墳序其詞實淺陋與書合
故覈僞書者覈所出之人思過半矣或曰若子言世得論衡
將益爲中郎之視獨奈何令人好古也噫尙書出孔壁世以

偽詆安國平竹書出汲冢世以偽姍束哲乎列子過江始傳世以為張湛偽乎惟其是而已

凡覈偽書之道覈之七略以觀其源覈之羣志以觀其緒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覈之文以觀其體覈之事以觀其時覈之撰者以觀其託覈之傳者以觀其人覈茲八者而古今贗籍亡隱情矣

凡四部書之偽者子為盛經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經之偽易為盛緯侯次之凡史之偽雜傳記為盛瓌說次之凡子之偽道為盛兵及諸家次之凡集全偽者寡而單篇列什借名竄匿甚徂於別編詳之

大率秦漢以還書若三易連山歸三墳六韜七緯關尹子華素魏子夏筆叢卷三十二丁部 四部正論下 三

書洞極李靖問答麻衣心法武侯諸策王氏諸經全偽者也列禦寇司馬法通玄經真錯以偽者也黃石公鷓冠子燕丹子偽錯以真者也管仲晏嬰文中真偽錯者也元包孔叢潛虛真偽疑者也鬻熊殘也亢倉補也繁露謠也皆不得言偽也素問握奇陰符山海其名譌也其書非偽也穆天子傳周書紀年其出晚也其書非偽也即以偽乎非戰國後也餘亡足辨矣黃石鷓冠燕丹蓋後人雜取戰國他書之文易其名號為此非謂真三子作也

宋黃長睿辨閑帖偽者幾半於真余讀秦漢諸古書覈其偽幾十七焉世之論書者或以長睿為刻而不能不服其精余為此辯後世得無以罪長睿者罪予也然余率本前人遺議稍加詳密開折其衷耳且夫人之始撰也慮其書弗傳也而託

焉託而傳矣而其名竟沒沒有不悔其始之託焉者乎余會禁諸家暴而顯之託者固以亡沒其實所託者亦以亡受其履曾未為不厚幸也至有舛而弗經謬而亡微而假然藉是行其說於天下後世則余之喋喋詎得已哉右余讀諸子辯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二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宗齡覆校

筆叢卷三十二丁部 四部正論下 十四

三墳補逸引

筆叢戊部卷二

三墳太上之典也自仲尼贊易敘書刪詩而三墳不經見則春秋倚相所嘗讀固可疑矣況乎隋劉焯氏所上也宋毛漸氏所傳也淺陋弗根惡韻所謂三墳者乎夫書出於三代者時有先後文無古今義有精麤文無粹粹晉紀年周逸書穆天子傳皆三代典也作於春秋戰國燼於秦軼於漢顯於晉之太康其書竹簡其文科斗其出巨墓經而參之史而伍之燕郢而說之凡以強之於墳亡弗協也質諸倚相所嘗讀吾弗敢知以較隋宋之偽書匪什伯而千萬矣夫所招數言不足當穆天子傳之一簡而楚臣且以窮倚相矧汲冢其斐然若是也吾舉而躋之於墳以補其亡者而革其偽者奚不可也

筆叢

戊部 三墳補逸引

廣雅書局

夫三書之文世亡有弗倖之而三書之事世亡有弗悖之顧余之所繫於三書則弗惟其文惟其事也因稍輯其略俟好古之士商焉甲申夏五識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三

戊部 三墳補逸上

東越胡應麟誤

春秋戰國之書亡於秦漢而出於晉之汲冢而傳於後者厥有三焉魏紀年也逸周書也穆天子傳也紀年合乎魯史逸周合乎尚書穆天子傳合乎山海經匪其事之合已也其文其義其體其合者往往如一手而粹者往往足以破千古之疑世以伊尹季歷而置紀年以世俘王會而置逸周以西王母崑崙之圃而置穆天子是謂舉一而廢其百夫周書迄於太子晉紀年迄於慎靚王皆春秋之末戰國之衰也浮誇之議其時卽左氏且弗免乃史遷之採上古其淫誕怪恢蓋不可勝道也以二書較之乎丘明司馬吾以為駁者猶未若彼之眾而其粹者可與暴聖賢之心迹覈皇王之軌度昭昭乎弗可掩矣穆天子雖非二書比而其敘簡而法其謠雅而風其事侈而核視山海經之語怪霄壤也錄之以資閎洽亡益愈於神異洞冥之陋哉故余為詳次其可信者而稍白其可疑者讀者將亦以余為好奇也

筆叢卷三十三

戊部 三墳補逸上

廣雅書局

按東哲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其中與經傳大異者益千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

上下經同易絲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絲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主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庾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拆壞不識名題哲校勘其指歸以今文寫之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其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煬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記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文大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東傳句讀上下最易混淆錄書多不存故讀者難審今詳考點定之杜預文多見左傳後據右束皙傳杜預序則汲冢諸書大略具載於此然哲傳所稱益千啟啟殺益事汲冢絕無此文杜預紀載竹書正與今合序中但言太甲殺伊尹而不及啟益晉史之訛瞭然可知第謂竹書起自夏商迺今紀年起軒轅氏則又杜之誤也史記

筆叢卷三十三

戊部 三瑣補遺上

廣雅書局聚

梁襄王卒下註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足爲明徵又郭璞山海經注云顓頊生伯鯀后稷放丹朱於丹水二事皆在夏殷前與今竹書脗合則預之言尙猶有未實者況晉書出唐人手哉

以晉書所謂汲冢篇目考之今存者周易二篇也易絲二篇也紀年十三篇也逸周書十篇也穆天子傳五篇也盛姬葬錄一篇也師春之目通考尙存瑣語之文類書間載餘不復翻蓋傳者什七亡者什三今師春瑣語并亡矣盛姬事附穆天子傳六卷中

公孫段鄭大夫子產同時殺于伯有之屬者也其論易當在孔子先國語三篇言楚晉恐非左氏國語也于紀年見諸國之史不特檇杌春秋即此亦見國語不獨丘明矣師春一卷謂純集左傳卜筮事其時卜筮盛行焉知非素有此書左氏取以爲傳耶生封一篇蓋封禪書也大庾二篇蓋陰陽家也餘不可攷矣

筆叢卷三十三

戊部 三瑣補遺上

廣雅書局聚

汲冢三書注皆極闕略紀年沈約周書孔晁穆天子郭璞竝不足覽觀沈注紀年春秋史記不能引孔注周書亦然郭注差詳然景純之釋山海經玄論博議錯出其間穆天子傳亡一也三子皆六朝名勝胡以疏漏若斯余嘗欲爲之會萃箋解并裒其語之逸於本書而存於他籍者及瑣語諸篇本書全逸而他籍僅存者合爲一編以貽同好此稍論其槩云以上通論

三

楊用修逸周書跋云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私發魏安釐王冢得

竹書數十車用修以冢為安釐蓋據宋陳氏李氏所云而二

氏則又本之隋唐諸志也余攷穆天子傳晉荀勗序云按所

得紀年出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於世本蓋襄王也其言實

與今竹書合而束皙傳敘汲冢事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

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迄魏安釐王二十年據諸家史傳惠

王子襄王襄王子哀王哀王昭王昭王子安釐相去世次

甚遠而紀年載周慎靚王而終以今王二十年詳攷竹書前

後凡不稱國而稱王者皆周天子則所謂今王實指慎靚王

薨此時魏安釐王尙未生也自晉書誤載隋唐宋志及用修

遂竝因之而穆天子傳序洎本書明甚反不詳攷甚可笑也

筆叢卷三十三

戊部 三墳補遺上

四

廣雅書局

杜預所稱竹書終哀王二十年較之晉書差近然亦非也竹書

所謂二十年者直接惠王之後當為襄王襄王止十六年安

得二十耶如以哀王哀王立於十六年之後距惠王薨二十

年才四年耳又安得二十耶注史記者皆從杜說不深考也

或以慎靚王止六年為疑亦非也竹書所紀

世代年數多與史記相左不獨慎靚為然

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檇杞楚檇杞今不可見而汲冢紀年所載

事於晉獨詳其文與春秋類豈即孟子所謂晉乘者自三晉

之分此書入魏史氏遂以魏事繫之晉末與書載齊魏戰馬

陵事而終於惠成王之薨蓋惠王之史所記而孟子應魏聘

入大梁所見晉乘必此無疑夫古書磨滅百不一存況戰國

先秦詎容懸斷第其文體時代無一不合詎偶然哉因識史

未俟博雅君子定焉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而紀年書晉靈公為趙穿所殺趙盾使穿

迎公子黑臀於周立之夫趙盾書弑董狐筆也今書穿果晉

史乎曰此所以為晉也董狐一時之筆盾知其不可奪也姑

釋之以示有容夫趙氏世為上卿終裂晉國若武若鞅無恤

輩能令厥祖終被斯名而靚然人而大惡之後乎孫盛直書

晉事曾不崇朝而晉之史氏能世執董狐之筆哉故吾於其

易盾以穿而決其晉國之史無惑也至厲公之弑則并沒其

事直以卒書又有甚於靈者其為晉國之史益彰彰矣他國

則第仍董狐之舊故魯史書盾弑而仲尼從之蓋他國於趙

亡所忌而趙氏子孫亦第能改其本國而已晉弑其君州蒲

筆叢卷三十三

戊部 三墳補遺上

五

廣雅書局

疑亦晉史之舊竹書改之

竹書於王之崩也書陟於君之弑也書賊於師之敗也書通其

文義皆非後人所能至其曰入於某地曰至自某地之類皆

儼然春秋無異足徵魯史同時為孟氏所稱晉乘無惑也獨

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二事舛謬杜預春秋後序疑伏生

尚書忽忘可謂執末議本沈約以後人攬入則亦未然余謂

竹書出於周末義政在此當時處士橫議好事縱談何所弗

至使後人贗作必穿鑿傳合務訓古經不若是柄鑿矣

紀年所載二事雖甚不根然亦當時因桐宮姜里之說好事勦

而入之而劉知幾據為實有至反以孔孟不足憑則大愚矣

他如啟殺益事本文所無杜預當竹書始出視記最真但言

伊尹系歷而不及啟益居然可證晉書唐人雜輯野史以成

哲傳不知何據蓋六朝舛謬之譚傳之汲冢也季歷事沈約

以為四諸質塞功高不賞或有之第非殺耳自餘往往實錄

如伯翳之為伯益西伯之為武王趙穿之弑靈公皆足以滌

千載之訛補諸志之闕今稍列十數則於左以見大都考亭

辯證云史記燕人說禹崩益行天子事啟率其徒攻益奪之汲冢書至云啟殺益蓋史記本國策妄談而考亭以殺益為

竹書亦不放也

唐堯十六年渠搜氏來賓 周書王會渠搜以貍犬穆天子傳

王乘八駿至於巨搜氏之國是也

二十九年倮僂氏來朝貢沒羽 倮僂見山海經蓋亦祖此韓

詩外傳以長僅三尺竹書無此說也

筆叢卷三十三 戊部 三墳補遺上

六 廣雅書局宋

唐十九年命其工治河 此在鯀先蓋其工績用弗成故改而

用鯀足以見當時治水之難鯀用於六十一年而黜於六十

九年至七十五年始用禹中間選擇訪求越六載始得其人

吁其易哉

虞九年西王母來朝沈約注西王母來朝貢白環玉玦 西王

母已見於此不始周穆也以余攷之蓋亦外國之君若上文

渠蒐倮僂及下息慎玄都類耳穆天子傳所交外國之君甚

眾不止一西王母山海經但言蓬髮虎齒有尾如陸吾泰逢

之屬余別有辯山海經但言有人曰西王母似非如後世所

後世遂成祖之不若汲冢之言尙或可信云

虞二十五年息慎氏貢弓矢 周稱肅慎氏之矢息肅音相近

古字多通豈其苗裔耶

二十九年命子義鈞封於商 注謂封於商故稱商鈞則丹朱

亦以封於丹故非放也堯五十八年放子朱於丹水或舜封之

夏后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是年王師伐有扈大戰於甘六

年伯益薨祠之 益封費蓋舜禹之世非啟始封也史記以

大費為伯翳名其誤由此正猶虞夏紀重華文命為舜禹名

伯翳伯益非二人據此明甚余別有辯孟子曰益避禹之

子於箕山之陰觀費侯就國之文足證子與氏所云未必實

事也竹書紀大臣之祠者惟伊尹周公此稱啟之祠益則亦

以王禮事之矣而東晉傳謂竹書言益于啟位啟殺之何謬

戾一至是耶有扈之征即係費侯就國之下或當時諸侯之

筆叢卷三十三 戊部 三墳補遺上

七 廣雅書局宋

不逞者假禪受以為名書但言大戰路史以為不勝按逸周

書史記篇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則滅於啟也後世以啟

殺益亦木天問之詞因竹書有伊尹事遂以附之千秋之下

實余為雪此証

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 昆吾始見此其後滅於湯而至周

復為楚沈約云己姓樊名當仲康時后羿擅國昆吾必有王

室之勳故錫之為伯然是時胤侯統六師而后相被弑亦不

聞昆吾之戮力也

后相二十年寒浞滅戈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

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 論語暴虎馮

即此事也竹書至晉始出故漢儒以為陸地行舟可笑

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后緡歸於有仍伯靡出奔鬲夏
世子少康生少康自仍奔虞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
伐浞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艾伯靡殺寒浞
少康自綸歸於夏按少康靡鬲經營恢復之迹不可攷矣據
左氏能布其德以兆其謀則決匪用譎行險之謂也紀年明
書伯靡帥二斟之師以伐浞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
帥師滅艾皆聲罪致討正正之師而沈注牽合離騷以澆淫
於嫂而艾襲之誤斷女岐之首乃因田獵俾以犬噬澆夫澆
既父子竊國必所居擬於王者豈得潛身下里自同細人且
無足信幸竹書明證在焉據以破之可也而顧引此以釋竹
書胡其戾耶

筆叢卷三十三

戊部 三項補遺上

八 廣雅書局

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洛伯河伯皆國名也用與
馮夷諸侯名也世率以馮夷為水神賴此折之余別有辨少
十六年商侯冥死於河後世遂以水神為玄冥亦本竹書而附會其說也
十二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
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 注殷侯子亥賓於有易而
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於河伯以
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殷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
人報焉按此則河伯為當時諸侯觀注文益明或以為治河
之官亦近之然治河之官不得有師旅假人或以諸侯治其
事而封之為河伯也然則馮夷非諸侯之名何哉山海經附會王亥有

易事極可笑其竹書有此
文後世莫能辨其偽也

三十五年殷滅皮氏皮氏之亡事見周書史記篇信不行義不
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然亦殷之先世非成
湯也孔氏不注

八年天有妖孛十日竝出 十日竝出不見堯時而見此羿稱
射九日落以此事附會也蓋羿篡於夏相之世此適夏事故
耳

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於商
孟稱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蓋屢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惟
義所在耳非定以為五也紀年稱十七年湯使伊尹來朝二
十年尹歸於湯二十一年商遂征洛二十二年夏囚湯次年

筆叢卷三十三

戊部 三項補遺上

九 廣雅書局

釋之自後商連歲征伐以迄於三十一年滅夏尹豈復有仕
夏之理哉蓋尹之事桀實三年耳始湯進之欲以正桀尹待
之且三年桀不改故輔湯以征之若必如孟子所稱何尹之
不憚煩哉且桀於末年即龍逢已殺之矣何難於殺尹也
十四年扁帥師伐岷山 注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於桀二人
曰琬曰珍后愛二人女無子焉斷其名於荇華之玉荇是琬
華是珍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於傾宮飾瑤臺居之按此
則妹喜桀所棄也然與史記不同存以備攷

二十八年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商史見竹書者僅此蓋賢人
也
二十九年費伯昌出奔商 卽益之後見史記

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荆降二十六年商滅温二

十八年昆吾氏伐商會諸侯於景毫遂征韋商師取韋遂

征顧三十年商師征昆吾按有洛見逸周書昔者有洛氏宮

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孟子稱湯十一

征沈約以為九征攻竹書湯所征國有洛也荆也温也昆吾

也韋也顧也夏邑也三體也并葛為九余疑下文爾亦國名

然亦不及十一之數或以昆吾韋顧桓文為五霸今攻竹書

昆吾大彭豕韋之先皆勤勞王室列於五伯似有可信至後

嗣咸以跋扈不恭為湯武丁所滅雖一時負固然與厥先異

矣韋顧二邦僅見此疑與昆吾皆輔桀為虐者豈桓文比哉

三十一年商自陟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於鳴條夏師敗績

筆叢卷三十三 戊部 三墳補遺上

桀出奔三體商師征三體戰於劇復桀於焦門放之南巢

書升自陟注者謂出其不意陋矣然其誤實由升之一字蓋

古文簡與後人以耳目求之宜其謬戾若斯也竹書但云自

陟夏邑上無升字自明

商湯二十年夏桀卒於亭山禁弦歌舞 桀失天下二十年始

卒湯遇之猶若此也而謂武王有黃鉞之事哉

祖乙元年王卽位自相遷於耿命彭伯韋伯 彭伯韋伯卽大

彭豕韋也錫命為伯當在此時沈謂夏衰昆吾豕韋相繼為

伯攷夏帝吳元年但言豕韋氏復國而已非伯於夏也裴駟

述謂武丁滅豕韋以劉累代之大誤劉

帝辛二十二年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於周按此則一

子歸周信矣使果有扣馬之事竹書胡弗及耶余別有辯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他書云辛甲七十五諫而奔周夫

紂之愆也其能容甲之驟諫如此哉蓋戰國之文大槩如此

以其語奇附錄於此

四十七年內史向擊出奔周 太史終古奔商而夏亡內史向

擊奔周而商滅史氏所係其重如此

四十八年夷羊見 周書云夷羊在牧正與此同史記麋鹿誤

矣楊用修引鹿臺作證陳晦伯歷舉羣說以破之第亦未及

此也

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尙四十四

年西伯發伐黎 按此文戡黎之西伯為武王而非文王可

筆叢卷三十三 戊部 三墳補遺上

以折千古之疑而自漢至宋諸儒先不決之論皆瓦釋水消

無容一喙矣余謂竹書大有功於聖門者此也

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於毋野王親禽

受於南單之臺據此則逸周書與史記所稱武王以黃鉞斬

紂之文皆妄也夫太甲殺尹文丁殺歷書有明文卽竹書之

訛不足以惑後人而證西伯之伐黎紀武王之克紂有功史

學詎淺淺哉毋野蓋卽牧

穆王八年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騶耳十二年王北巡狩遂

征犬戎十三年徐戎侵洛造父御王入於宗周十七年西征

崑崙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於昭宮按此文則穆

王北征犬戎而徐夷侵洛造父御王歸定其亂乃復西征見

西王母與史記不同未詳孰是西王母來朝亦穆天子傳所未載

十四年作虎牢十五年作重璧臺冬王觀於鹽澤 三事俱見

穆天子傳五卷云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

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為柳而畜

之東虞是為虎牢六卷盛姬葬錄云姬姓也盛柏之子也天

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為之臺是曰重璧之臺

乃遂西南戊子至於鹽注云鹽池也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二事俱見

逸周書凡出穆天子逸周書者沈注俱不引夫春秋史記人

厲王七年初監誘芮伯良夫戒百官於朝 見逸周書芮良夫

筆叢卷三十三 戊部 三項補逸上

廣雅書局

解

十三年王在蠡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大旱王陟於苑

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此

竹書與史記大不相同處今無文字可憑難以臆斷但竹書

始末明甚而史記以二相協理為共和則又義誠似未通且

前史絕無斯例羅泌路史辯頗得之讀者詳焉

宣王三十年有兔舞於鎬京 六字奇甚與春秋石言於晉同

桓王元年王戌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

至於家谷 此類與春秋書法正同足徵春秋之文多魯史

舊不必盡聖裁也公子萬十四字與孟子子濯孺子文體大

類下條復有此十四字則重出矣

匡王六年晉靈公為趙盾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於周立

之 書盾使穿則弑君之事盾不知猶為戎首屠岸賈之言

當矣歐陽以盾實弑其說甚

定王六年晉成公與狄伐秦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此

文與史記同攷之他子書謂縊也若身首殊何能蘇耶然諸

小說所載往往有臨陣首為敵人所得身能乘騎以歸者又

有被法斬首而項中能進湯粥者宇宙之大信無弗有第不

可為常也

烈王元年魏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 沈約注云邯鄲趙地名

非也凡竹書稱邯鄲即趙也如顯王六年我師伐邯鄲取列

人七年我與邯鄲榆次陽邑十六年邯鄲敗我師於桂陵皆

筆叢卷三十三 戊部 三項補逸上

廣雅書局

謂趙也此蓋魏緩奔趙引趙師作亂耳不然邯鄲趙都豈緩

所據哉

顯王元年癸丑鄭城鄰丘 注云自此韓改稱鄭麟按竹書周

安王元年韓疾鄭哀侯入於鄭此後烈王元年書晉桓公邑

哀侯於鄭蓋韓始定都於鄭而是年書韓山堅賊其君哀侯

六年書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於屯留又書趙成侯偃韓

懿侯若伐我蔡七年書魏大夫王錯出奔韓蓋自韓滅鄭取

其邑為都國尚稱韓至是而改稱鄭亦猶趙改稱邯鄲也是

後書公子景賈伐鄭 年書王會鄭釐侯於巫沙 年書秦師伐

鄭次於懷 年書鄭取屯留長子 年書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

年 書鄭釐侯來朝 年 書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 年 書

東周與鄭高都鄭釐侯來朝中陽十五年書穰疵帥師及鄭孔

夜戰於梁赫鄭師敗逋二十六年書秦胡蘇伐鄭三十一年書鄭威侯

與邯鄲圍襄陵三十三年書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三十五年

書王會鄭威侯於巫沙三十八年皆韓也至慎靚王十六年竹書

末簡復書王與齊王會於韓豈至是復改稱韓與惟顯王十

以韓師諸侯師戰於襄陵二十四年書穰敗

韓馬陵二事仍稱韓不可曉或傳錄之誤

元王四年於越滅吳按竹書不紀吳事而越始見此自是後

記越之世次特詳殆無一遺漏者雖魏其本國不如是之密

也因類識於左以補史記吳越等書之誤

貞定王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瑯琊按吳越春秋文頗與此合

然非齊之瑯琊或吳越間地名有偶同者

筆叢卷三十三

戊部 三項補遺上

西

廣雅書局

四年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為莢執次鹿郢立

十年於越子鹿郢卒不壽立二十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為

盲姑次句朱立威烈王十一年於越滅滕十四年於越

子句朱卒子翳立二十三年於越遷於吳二十六年七

月於越太子諸咎弑其君翳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吳人

立季枝錯為君烈王元年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

余是曰莽安顯王三年於越寺區第弑其莽安次無顯

立十二年於越子無顯卒是為莢蠋卯次無疆立三十

四年於越子無疆伐楚三十六年楚圍齊於徐州遂伐於越

殺無疆以上竹書越世次最為詳明蓋自句踐至無疆凡十

世自滅吳之後滅滕滅郟十一年於越子句朱最後無疆伐

滅郟以郟子鳩歸

楚而滅於楚威王自後臣服於楚不復見竹書

史記索隱注引紀年載於越子句朱三十四年滅滕三十五

年滅郟與今紀年殊不合疑索隱唐人所纂或當見竹書舊

本然其他年月率同不可臆斷又索隱注謂紀年止載越子

無疆卒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敗越殺無疆之文然今本甚明

當是小司馬誤也

顯王二十八年秦封衛鞅於鄢改名曰尙按秦封鞅於商號

商君尙恐商字之誤考史記並無封尙之文

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於酸水注云不知

何年附此按烈王二年秦胡蘇帥師伐韓韓將韓襄敗胡蘇

於酸水蓋卽此事重出顯王之世耳第前策云秦將胡蘇而

此云蘇胡當以胡蘇為正

慎靚王十三年邯鄲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貂服趙武靈命

國人胡服蓋卽此事貂胡地所產當時無肯服者後世極貴

重之實始周末云以上紀年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三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長沙張百均覆校

益陽蔡芳初校

東越胡應麟誤

穆天子傳紀年璣語逸周書皆汲冢皆竹書皆古文也世以汲冢冠周書竹書冠紀年古文冠璣語而穆天子第仍初出之稱者互見之文耳晉史汲冢郡人發魏襄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古文束皙校定以今文寫之即諸書並同可見後人以周書上不應有重出字故以汲冢冠之而竹書冠於紀年二書互見已備而穆天子傳本四字題名故直仍其舊耳璣語冠以古文見太平廣記或仍舉汲冢冠之而師春亦題汲冢蓋俱可互稱世率未精其故而諸書名紛拏舛迕特詳之

李太白遠別離云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綿綿皆相似君失

筆叢卷三十四

戊部

三墳補逸下

臣今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等語人多不甚領會實本劉知幾史通引用璣語事皆紀年周書中所不道者余辯見此前後及他書中備詳世或以伊尹事譌為紀年又或因竹書字譌為周書愈失實矣

楊用修周書後序云據束皙荀勗傳武帝紀汲冢書七十五卷其目並無所謂周書者蓋此書即漢魏文志逸周書宋初諸臣編太平御覽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此七十篇充之用修持論似中有獨見而實非也今周書名七十篇實十卷耳晉以前所謂篇多如後世之所謂卷則今周書十卷不過當時十篇傳璣語等目之後稱又雜書十九篇記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穆王美人盛姬事攷穆王傳末卷敘盛姬

事與王會等章大類蓋即此十九篇中十篇何以云無周書之目的也用修序引哲傳止錄雜書十九篇之文而下周食田法一十八字悉刪去之遂以此書非出汲冢大可笑也又杜預序止稱七十五卷則不言篇則周書十卷復何疑哉漢藝文志史記百三十篇即今百三十卷此篇與卷同也尚書四十六卷實五十七篇此篇統於卷也衛恆四體序云太康元年得汲冢書十餘萬言其一卷論楚事者最工始余以十九篇周書字為證尙微以句讀為疑及閱此乃知論楚事自為一書與上周書字絕不相蒙余意始洞然自信又哲傳止言篇而此云楚事一卷益證篇與卷文義相通而余說不妄也

汲冢周書所載克殷度邑等篇采於史遷時訓明堂等篇錄於

筆叢卷三十四

戊部

三墳補逸下

禮記蓋或仲尼刪削之餘戰國文士綴輯遺亡益以縱橫武武稱誇誕世俘王之屬而成此書漢藝文志七十一篇注引劉向云今存者四十五篇則當時脫軼幾半若子長所采蓋存於四十五篇之中者而其餘篇至汲冢之發而復完也徐氏楊氏以書不當係汲冢固失攷李壽以此書漢世已入中祕其後稍隱晉時盜發始出雖頗得之而不知此書出於漢世至汲冢而復完必余說庶幾盡也然則此書係汲冢亦可不係汲冢亦可而謂非出於汲冢則好奇之過矣王伯厚王會補傳亦謂此書非至汲冢始出然不云非出汲冢自用修刪去原文始有此言

案逸周書共七十篇漢時僅存四十五篇今周書十卷其七十

篇之目並存而缺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并後序一篇共六十篇蓋亦非完書也

漢書藝文志逸周書七十一篇今日共七十篇宋人謂缺其一不知并後序一篇正七十一篇則汲冢所出當為漢世所存無疑矣

劉大謨云若度訓命訓常訓文酌允文大武等解而盡謂之周書可乎若和寤克寤商誓度邑時訓明堂等解而盡謂之非周書可乎六經而下求其文字近古而有裨於性命道德文武政教者恐無以踰於此此序亦頗盡周書得失因節錄之周書卷首十數篇後序皆以為文王作而本解絕無明據且語

筆叢卷三十四 戊部 三續補遺下

三 廣雅書局

與書體不倫蓋戰國纂集此書者所作攙入之冠於篇首也至大武武稱等解尤為乖謬近於孫吳變詐矣攷周書終太子晉實當靈王之世其為周末策士之言毋惑也至大匡以後章首率有序詞氣儼與誥誓相侔問小弗純或出後人參雜非春秋下所能也

大匡解有二其第十一篇後序以為穆王按周書七十篇自文王始至太子晉終穆王止祭公史記二篇見第九卷此書在武王先當是文王無疑其第三十二篇亦云大匡則武王之作也

小明武解通篇皆韻語文多奇古然不類書體類戰國諸子書大明武解亦多韻語凡下字皆叶戶韻

克殷解史記全錄所稱武王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捐之商庶百姓咸侯於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蓋諸侯畢拜之時武王方在師旅未暇答拜至入商郊羣賓僉進稽首武王乃答拜汲冢之文自明其答拜者蓋前諸侯及商臣皆在其中史記但言商人再拜注遂謂武王不應止揖諸侯而答拜商人蓋史記固詛注者亦失攷也

汲冢世俘解讀者咸疑詭誕蓋以孟氏所取武成不過二三策而血流漂杵且以為疑何至如汲冢之甚乃余即證以孟氏而知逸書所云不全妄也孟稱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世俘所謂武王遂征四方凡懋國九十有九則滅國五十之說也其過於孟氏僅半然未嘗

筆叢卷三十四 戊部 三續補遺下

四 廣雅書局

曰盡滅固庶幾近之矣所有擒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及麋鹿三千五百之類則驅虎豹犀象之說也蓋商囿之畜武王狩獵以祀宗廟餘則驅而遠之矣以商紂之囿而獲麋鹿數千詎云多耶至俘馘億萬有餘則戰國張大之辭不必辯也文傳解引夏箴云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

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注以夏禹之箴未必然夏一代之典今所存尚書者僅數篇商周之際必存者尚多至仲尼之世蓋寥寥無幾矣周書多論紀綱制度敘事之文極少克殷數篇外惟王會職方二解皆典則有法而王會雜以怪誕之文職方敘規嚴整過王會其規模體制足可置之夏商也

王會怪鳥奇獸多出入山海經其稱區陽以繫封繫封者若篋前後有首孔氏無注王伯厚補云盛弘之記武陵郡西有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然不言名繫封攷以山海經第七卷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蓋卽此物也

祭公解稱祭文公病穆王訪之作此書按紀年祭文公穆王廿

一年薨書當於是歲作

史記解左史戎夫作竹書穆二十四年王命戎夫左史作記章

首所稱皮氏乃夏諸侯滅於殷者太史公書名先見於此

史記解云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

孔氏注云禁信義則亂生非也言信義不立則奸雄之士得

筆叢卷三十四 戊部 三項補遺下 五 廣雅書局採

乘閒以操國柄君不忿而欲禁之奸雄必起而為亂國之所

由亡也哲士猶言智士卽狙詐之謂凡戰國先秦稱賢人君

子非必皆盛美之詞也

紀年慎觀王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翟章帥眾救皮氏

圍疾西風又九年書城皮氏皆魏事也此皮氏或卽古皮氏

國名國亡而以爲郡邑第地名多相類未可知也

王伯厚云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於遂事之要戒言皮

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

氏曲集有巢有鄒其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

平阪泉縣宗立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國名多傳記所不載

可以補史氏之缺文 附舉 紀聞

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徙居至於獨鹿諸侯叛之阪泉蚩尤也孔氏不注 獨鹿卽涿鹿也

楊用修跋汲冢史記解云穆王命使臣戎夫歷陳古之亡國二

十八君以爲覆轍而鑒戒之朔望以聞又作甫刑之書以恤

民聽祁招之詩而返國可謂改過不吝冥豫有渝矣亦賢矣

哉司馬遷周紀不著其事茲特表出之

又論無極云汲冢周書曰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言

也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物不

測悠久無疆也此語甚玄奧當表出之然則無極之云不始

周子也

洪景廬容齋一筆云汲冢周書王會篇所紀四夷國名頗古與

筆叢卷三十四 戊部 三項補遺下 六 廣雅書局採

獸畜亦奇崛以肅真爲稷真獫狁爲獫狁樂浪之夷爲良夷

姑蔑爲姑妹東甌爲且甌渠搜爲渠叟高句麗爲高夷唐太

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

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爲

權首將受其咎以爲逸周書今本無之然則非全書也按洪

說王長公周書論取之第以俘商寶玉億有百萬爲王會篇

中語則非蓋世俘解中語也

和寤解云王乃厲翼於尹氏八士唯固允讓武寤解云尹士八

士太師三公克殷解云乃命南宮伯遠遷九鼎三巫乃命南

宮忽散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則八士正武王之世與十亂先

後造周者其姓尹氏其官或太師或三公或南宮克殷在武

末年謂成王時尙近之而曰宣王者不足信也

芮良夫解通章俱格言軌論而詞氣絕類成宣間非戰國時人
筆也序稱芮伯納王於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為此書
按紀年厲王八年初監訪芮伯良夫戒百官於朝書詞所云
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眾后其危哉又云賢智辨口小
人鼓舌為王之患其惟國人皆與監訪意合所謂爾執政小
子惟以貪諛為事不勲德以備難苟安爵以毀成下民胥怨
於足靡措正指榮夷公輩至贖禍毓災未知王之所定等語
隱然若預知流旒之事者國語但稱良夫諫厲王用榮夷公
而監訪獨載召公之語非竹書紀此幾不知所謂矣
玉璣解及第十卷三解亦俱不稱誰作文類戰國子書

筆叢卷三十四

戊部 三墳補遺

七 廣雅書局

太子晉事甚詭誕蓋戰國人以晉早慧而天為此說以神之其
文難以俳諧金氏以為淺狹不馴然詞氣類戰國非漢以後
作也後之言神仙者復以上賓之說展轉傳合而浮丘廣成
黃緣而入不可勝紀矣國語記晉諫靈王壅穀洛誠絕世之
識使得位中興之績詎數周宣而竟天此天之弗造周也叔
向諷平公反侵地而師曠以筮止之果爾晉人亦可誅哉
殷祝解孔晁注謂不然其說迂然亦有所本竹書紀榮放後
二十年乃死於亭山湯禁民歌舞蓋猶以故君禮之也其讓
於諸侯或有然者豈遽自即天位哉
度邑篇史記但取一二簡餘俱不同夷羊在牧徐廣注夷羊怪
物也案竹書紂四十八年夷羊見蓋續羊商羊之類史記譌

為麋鹿在牧楊用修遂以鹿臺等事實之殊自可笑竹書甚
明而注史記者皆不引疏略甚矣陳晦伯正揚據發鹿臺之
之財等語以闕用修然亦不引竹書夫紀年周書同出汲冢
二事絕可互證而沈約孔晁注俱弗及他書尙何怪哉
穆天子傳諸家皆稱六卷余讀之前五卷皆紀穆王行游第六
卷獨敘王葬盛姬事文實出一人手而體製不類為疑及讀
束皙傳載穆天子傳五篇而盛姬自為一篇乃知本非一書
以穆王附合耳

筆叢卷三十四

戊部 三墳補遺

八 廣雅書局

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迹致徐夷作亂幾失成周
然太子晉稱周無道者四君曰夷厲幽宣而弗及穆何也攷
之汲冢諸書穆王視周制之衰則詢祭祖求讜言感克艱之
訓則命戎夫作史記歌黃竹之詩以卹徒御納祈招之諫以
戒淫心其樂善喜聞恆如弗及享國百年卒以合終宜也
穆天子傳序所稱穆王遊行天下惟七萃之士從焉非如秦漢
之君千乘萬騎空國而出其見西王母登崑崙涉縣圃皆以
極其游觀之迹非如秦漢之君封泰山禪梁父期羨門安期
之屬求仙樂以冀長生也自始皇武帝好言神仙一時術流
方士張大其說文士又從和之遂以穆王為厲階戎首而不
不知穆天子傳所記山川草木鳥獸皆耳目所有如山海經
怪誕之文百無一二也今稍列其大者於篇
穆天子傳文絕類山海經而事實大不同自景純取山海經以
注穆天子而穆天子傳殘缺不易讀好古之士率先熟山海

經胥中驟讀穆天子而景純之注又分列其下故祇以為同而弗以為異試尋其本文覈之則二書之旨有天壤之懸者矣

山海經稱西王母豹尾虎齒當與人類殊別攷穆天子傳云天子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天子執白圭玄璧及獻錦組百純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則西王母服食語言絕與常人無異竝無所謂豹尾虎齒之象也山海經偏好語怪所記人物率禽獸其形以駭庸俗獨王母幸免深文然猶異之以虎齒益之以豹尾甚矣其無稽也竹書紀虞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玉環玦則西王母不始見於周時莊列似言西王母亦不言其詭形惟司馬相如大人賦有

筆叢卷三十四

庚部 三項補遺下

九 廣雅釋鳥

豹尾虎齒之說蓋據山海經耳乃山海經則何所據哉因讀穆天子傳漫識此為西華解嘲倘大荒之外果有其人當命三鳥使邀不佞閭風之頂浮大白三百賞余知言也列子周穆一段

化人外全節此傳之文莊言西王母坐乎少廣此後世長生之說所本與
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赤烏氏赤烏之人獻酒食馬牛羊糝麥天子乃賜赤烏之人黃金貝帶赤烏之人獻好女於天子列為嬖人辛巳入於曹奴之人戲觴天子於陽水之上天子乃賜曹奴之人黃金貝帶戲乃膜拜而受丁酉天子西征至於鷓韓氏鷓韓之人無冕乃獻良馬牛羊糝麥天子乃賜之黃金銀罍貝帶無冕乃膜拜而受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錦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觀此文前後序西王

母事與赤烏諸人無大異余嘗疑為異域君長也

離騷南華竝有河伯之文然皆寓言也山海經以竹書所謂河伯當之於是馮夷易曰水夷博物志又以人首魚身擬之遂益誕漫無稽據竹書河伯自為諸侯而馮夷為諸侯姓名余別有辯而傳載河宗柏天尤詳蓋穆王登春山觀崑崙玄圃則柏天為之前導又乘穆王副車馳驅千里使其果人首魚身穆王將畏避不暇而能與之同載極西土而後返耶傳稱柏天為河伯之孫蓋馮夷之後世為諸侯以職河任者於離騷南華之河伯迥不侔也穆天子作無夷則竹書馮當如字山海經作水夷蓋誤以馮作德音也

筆叢卷三十四

庚部 三項補遺下

十一 廣雅釋鳥

天子之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百里鶴雞飛八百里野馬走五百里叩叩距虛走百里餘後說麋鹿等被文不載傳載天子犬馬鳥獸不過如此不惟視山海之怪迥不相倫即如王會所記九尾之狐兩首之彘比翼之鳥亦絕未見孰謂穆天子傳怪誕哉天子之犬走百里食虎豹景純但注云觔力猛壯余攷周書王會渠叟以飽犬飽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孔晁注渠叟西戎別名是時天子方西征至於柏天之邦蓋即此犬也黑水之阿爰有墊麥爰有答僅西漠之所謂木禾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於中國珠澤之藪爰有桂葦莞蒲第萑兼蓼右傳所紀草木或中國所有或中國所無然皆五穀百卉之類非如若木扶桑蟠桃仙樹之屬也仙樹見西

陽雜

天子之璽玉果璇珠燭銀黃金之膏爰有采石之山重鎚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瓊琅玕玲瓏尼瓊玕琪徹尾右傳所紀寶玉奇石雖其名字瓌異然亦非所謂怪若醒酒石如意珠也

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癸亥天子具蠲齋牲牲以禮崑崙之丘甲子天子北征舍於珠澤以釣於流水珠澤之數方三十里按傳紀崑崙珠澤如此初不言其高廣幾何止言黃帝之宮並無所謂絳闕瓊樓者自淮南子謂崑崙去地一萬一千里旁有四百四十門神仙家又以絳闕瓊樓傳之而崑崙遂為怪誕之祖不知穆天子所紀崑崙不過衡岱屬耳何詭異之有哉

筆叢卷三十四

戊部 三墳補逸下

十一

廣雅書局不

丁卯天子北昇於春山之上以望四禁是惟天下之高山也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不風先王所謂縣圃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獸食虎豹如麋爰有赤豹白虎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青鵬白鳥執犬羊食豕鹿天子二日觀於春山之上乃為銘迹於縣圃以詔來世按春山之名後世不甚傳而玄圃神仙家所盛依託以為數倍崑崙據此先王所謂縣圃之文不過如秦漢所謂上林胡苑所記鳥獸雖眾皆人世所嘗有求如山海經九首八足食人之怪固無一也則二書詎可同日語哉

春山山海經作鐘山見景純注

傳本五卷前四卷敘穆王自宗周灑水以西至於陽紆之山歷西夏珠余以至崑崙之丘皆並河以行而河伯柏夭為之前

導至於崑崙而止實後世河源之說也又自春山以西至赤鳥氏自璽玉之山至西王母之邦雖中有東南北之文皆就西方言之則穆王所歷名山絕境靡非西方也北第載曠原之極飛鳥解羽而東南絕不言蓋東南皆海穆王乘八駿日行千里勢固不得極東南之境也

第五卷所紀遊行皆中國四封非大荒之外也諸侯載於傳許男祭公霍侯其詩則黃竹黃澤而逢公之筮止數澤蒼蒼五句餘缺文不可讀而兩與隱士井公博亦奇事也

周天子好文者蓋亡過穆王東夏之吟僅二十餘字而敦大鴻遠居然萬乘氣象自虞氏卿雲之後未見有若斯者也縣圃奔山皆勒銘記惜其文遂弗傳至讀書劫丘暴書羽林雅事

筆叢卷三十四

戊部 三墳補逸下

十二

廣雅書局不

脩然可想三代前風流高韻似少其倫徒以好遊世列於秦皇漢武而盧敖向平顧以此取後世稱富貴貧賤其重誠各有在哉

寶退錄云穆天子傳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華騶八曰騏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御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翬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飛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未知何書為當按趙與時以二說互異為疑非也傳中八駿之名已見引於列子況拾遺記王嘉所載皆一時私意詭撰曷足徵哉

穆天子傳八駿名義同字異者華騶作黼騶赤驥作赤龍白義

作白倣蓋亦注者因上一字會意解之非本識其字也

傳四卷云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繡驅而左駮耳右駮

赤龍而左白倣天子主車造父為御蒞蒞為右次車之乘右

服渠黃而左踰輪右盜驪而左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為御奔

戎為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云云按此文則八駿

或駕二車不專為天子乘而其日行千里蓋亦有時而然非

每日必行千里也李商隱詩人駿日行三萬里乃詩人信筆之語不足證也

天子自西王母之山還歸下世民作憂以吟曰比徂西土爰居

其野虎豹為羣於與鳥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天子大命

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歔歔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

之子惟天之望此亦周詩詞義頗古而雜有書體不若白雲

筆叢卷三十四

戊部 三項補選 廣雅書局

在天二章玄遠簡奧意中間必有脫誤按景純山海經注引

白雲二章俱合而此章獨云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為羣

鳥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予吹笙鼓

簧下三句同此或景純以其脫誤稍為穩括故不甚類也

辛卯天子北征癸巳至於羣玉之山阿平無險明轍中繩先

王之所謂策府郭注云古帝以為藏書之府所謂藏之名山

者也按圖經云穆王藏異書於大酉小酉二山而本傳不載

豈即此地與

秦漢間稱玉多以雙滄于鬢白璧十雙張良獻項王白璧一雙

此類甚眾然穆天子傳癸巳升於羣玉之山天子乃載玉萬

隻注隻玉為穀見左氏傳則玉亦可言隻也又天子嘉之賜

以佩玉一隻柏天稽首再拜送天子至於蒯人第他書少用

此字以上穆天子傳

六卷載淑人盛姬葬哭事非穆天子本書後人以其文出一手

且穆王事故附之據錄姬盛柏之子也從王東征於澤中得

寒疾死乃殯於穀丘之廟以伊扈為喪宗叔姪為喪主大陳

哭葬之禮蓋後世所未有也盛姬以殤卒又妃妾之屬而穆

王為之極哀盡慕亦過於用情矣其文疑於太侈然晉史所

載西涼呂纂寵姬死纂至為行斬衰之服其既殯曾出諸棺

與同寢且合為宇宙之異願有若此甚者則穆王之事又特

其小小耳茲篇獨寡脫簡而文極贍縟有法可觀三代前敘

事之詳無若此者然頗為小說濫觴矣

筆叢卷三十四

戊部 三項補選 廣雅書局

穆天子傳二卷天子飲於溫山考鳥郭注引紀年云穆王見西

王母止之曰有鳥鵲人今紀年無此語且與竹書文體大不

同又王長公謂景純注弁山為弁茲非是余意此注大率非

景純筆也又注六師之人至於曠原引紀年云王北征流沙

積羽千里按此語乃沈約引他書為注者景純在沈前何從

見之益知此注之偽不待言也然沈注余亦疑偽而孔晁注

周書允淺陋余嘗疑三注皆偽也景純本傳有穆天子注蓋元注已亡後人補之不然

胡視山海經青壤也

黃伯思跋汲冢師春云按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

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寫

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

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象繫又有紀年記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以上俱黃跋師春語與通考陳氏說同然紀

筆叢卷三十四

戊部三項補遺下

五

廣雅書局

年卽今冠以竹書者而黃以師春當之亦大鹵莽也陳氏說并錄下方

端臨通考有汲冢師春一卷陳氏曰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其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鈔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敘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爲圖又雜錄謚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汲冢三書大率衰周之撰周書有太子晉解紀年終慎覩王惟穆天子當是東遷前作列禦寇嘗引可知

春秋戰國殉葬之風大行秦穆公號賢主而殺三良餘可槩已

至始皇穿冢驪山珠璣寶玉窮極人代唐太宗獨以蘭亭高

出千古矣然孰與魏襄王之竹簡也襄王卽孟子所謂不似

人君者而冢中獨竹簡數十車古器一二他服玩琛怪無聞

焉卽世傳三書無論如大易繫辭或燼於秦火而出於冢中

則襄王竹簡豈不與孔壁同功哉當戰國紛爭雅尙有如若

人誠未易者迺世率置之弗道故余爲一言於篇末云耳

王伯厚困學紀聞引皇覽冢墓記云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

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

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奏處地高

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伯厚謂漢儒欲發

冢以求詩書其陋至此余謂使漢之人主能用此言發一冢

以求遺經而改葬之俾先王典籍日揭於煨燼之後奚而弗

可當時二冢必存無恙故以爲言亦可見先秦之世有以書

爲殉者至晉而襄冢竹書竟出惜不能用云

筆叢卷三十四

戊部三項補遺下

六

廣雅書局

益陽蔡芳初校

長沙張百均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四

周穆王藏異書於大酉山小酉山此二酉之義所由昉也儒家者流求其地而實之故荆州記有小酉之穴焉道家者流侈其地而名之故洞天志有大酉之文焉而總之皆亡當也夫穆天子駕八駿驂六龍飄然霞舉瘞靈檢乎大荒之外二酉云者蓋崑崙閭風縣圖屬耳而區區武陵辰沅耳目間哉自梁湘東之聚書而二酉徵於賦自段太常之著書而二酉冠於編自余不佞之構山房而二酉顏於室夫以方丈之室數乘之書而竊比乎崑崙閭風縣圖之藏即余之亡當弗九甚哉夫蛙之陷井也而海蝨之禪也而九州其海九州則非所以為海九州則是也况宇宙之大非海九州已也則余之以

筆叢已部 二酉綴遺引

廣雅書局

方丈之室而當乎崑崙閭風縣圖也余之意尚猶有所未盡也因以讀於其中而有得者係之且并著其說焉胡應麟識

東越胡應麟撰

世率以二酉為藏書之府而不詳所出按洞天福地志第二十大酉山洞周迴一百里名大酉華妙之天而不言藏書盛弘之荆州記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秦人嘗於此學因酉之湘東王賦訪酉陽之逸典是也據此則大小酉皆當在楚中一統志楚辰州有大酉山小酉山其說正據二書第洞天福地志既不言小酉荆州記又無大酉之文且秦方燒經籍坑儒生桃源避世至晉才通安得藏書小酉之穴耶蓋楚中或別有茲山而好事者以藏書事傳之且地與武陵接壤故又傳之秦人而大酉華妙之文則又道家者流創撰其名而傳於小酉云耳太平御覽止錄小酉而大酉不及其偽瞭然矣二酉語唐以前亦罕用僅皮日休以二酉對五丁郝天挺注引圖經云周穆王藏異書於小酉山大酉山圖經宋初李昉等纂輯其時古書多存必別有據然亦寄託之談若閭風玄圃之屬豈荆楚耳目間哉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 二酉綴遺上

廣雅書局

段成式酉陽雜俎所列目天咫玉格壺史具編等宋人以下亡弗駭其異而未有得其說者蓋必以出處求之而不知段氏本書謂之酉陽雜俎夫諸目之義吾未能詳至雜俎必係酉陽則五車之中斷可自信矣又如目中忠志禮異等詞皆文人口語曷嘗拘拘出處耶今攷天咫所談七曜事則天闕之義也玉格所談二典事則玉檢之文也壺史悉紀道術非壺

中之史耶貝編咸錄釋門非貝葉之編耶即全語未見所出
意義咸自可尋後人徒以虛名爲其愚弄故拈及之成式子
安節著樂府雜錄今傳安節娶溫庭筠女庭筠著甘肅子序
謂語怪說竇猶甘肅悅口與雜俎義正同然前人無此說也
非庭筠自序至今不知何謂亦以爲天咫貝編矣

雜俎編末肉搜部皆鳥獸事木伊尹言水居者腥肉搜者臊草
居者膾也見雜俎第七卷

諸皇記有三說西溪叢語據巫皇事以駁晁氏非也抱朴子諾
皇蓋六甲神名之類必三說備乃盡之詳見陶氏說郭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按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西陽雜俎有
諾皇記又有支諾皇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 二西溪叢語上

二廣雅書局宋

疾伐我北鄙中行獻子時伐齊夢與厲公戰弗勝公以戈擊
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人巫皇他日見於
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
此事也晁伯道談助云靈奇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
取寄生本三寸呪曰諾皇故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
爲大帝使者急急如律令仍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置髻
中可以隱形晁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叢語未盡得之蓋
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皇而獻子諾之亦
自可證然爲洪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
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天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
而行三呪曰諾皇太陰將星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

爲非人持草自蔽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
以是知諾皇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晁說非無所
本合三書而觀之可也

右具載說郭字句多脫落者因攷姚氏叢語及他書節而錄之
三書惟叢語今有刻本而不見端臨通考通考有姚氏殘語
六卷然非此書也今殘語不復傳僅見類書所引一二云

按前吳曾漫錄解諾皇之義最爲明了惟支諾皇不知何義攷
西陽雜俎諸目止有諾皇記上下二卷所載事極詭誕殊無
所謂支諾皇者續攷陶九成說郭所採西陽雜俎乃有支諾
皇之目又有支動支植二目因悟支者干支之支蓋雜俎諾

皇記之外更出此條猶今類書者以甲乙丙丁乾兌離巽等
分配此則借干支之支以別於前目之諾皇耳支動支植者
雜俎有廣動植四卷此則爲支動及支植觸類伸之支諾皇
之義益明矣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 二西溪叢語上

三廣雅書局宋

洪景盧夷堅志有甲之癸一百卷又有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
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至四癸二十卷所謂支甲支癸者即
支諾皇之支洪段好奇相類故門目亦倣之近王長公作長
短句以舊無此調因自謂小諾皇云
洪景盧容齋四筆云黃魯直和王定國詩問子由病臥績溪云
前被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遠顏咫尺
子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皙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
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西陽雜

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玩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能幾挾蒲之中江湖之淡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祖述黃所用云據洪說似得天咫字面段或本此未可知因竝錄之

又二筆十六卷云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也按前一說則景盧已確據爲國語所出第終覺牽強於他目不盡同云

鄭漁仲通志略寶貨類有玉格一卷似錢譜香譜之屬而下題

段成式撰徧攷諸家書目無所謂玉格者意非出段氏而別

有撰人第注成式姓名甚確則謂雜俎目中所列審矣攷雜

俎玉格一門皆談二藏事絕非品玉之書蓋亦因段氏門目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 二西經述上

四 廣雅書局

而誤也

山海經專以前人陳迹附會怪神而讀者往往不能察今略記

數則以例其餘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

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九歌以下

此本離騷天問二章之說而譌者離騷曰啟九辯與九歌兮

夏康縱以自娛九辯九歌皆禹樂也天問云啟棘賓商九辯

九歌注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古文相似而訛是也據天問

之意但謂啟夢賓於天得一樂而山海經乃以爲上三嬪於

天又以西南海之外有人曰夏后開珥蛇乘龍詭誕如此豈

足辯哉經雖怪誕而足證商爲天字之誤始讀楚辭嘗疑紫陽不引及問後語乃知夢天二字正得之此也

大荒東經困民國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於

有易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潛出爲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播民按竹書紀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而淫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徵師於河伯伐有易遂殺其君綿臣據此蓋商上世之王子有賓於他國者爲其君所殺商侯因徵師河伯滅之其文甚明而山海經之言遽詭誕如此可發一大噱也凡山海經稱述古人事第以二者律之思過半矣

中山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

飄風暴雨按二女之辨歷世紛紛景純獨謂天帝之女似爲

有見第云湘川不及四瀆堯女旣爲舜妻安得下降小水而

爲夫人此又首尾衝突之論夫堯女舜妻不當下降小水迺

天帝之女不九貴乎余意山海經第因舜葬九疑離騷九歌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 二西經述上

五 廣雅書局

有湘君夫人遂曼衍爲說而出入必以風雨則後人因始皇

事附益之所言帝之二女實本堯女而又不指堯女也

十二卷云舜妻登比氏生霄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

此方百里則不惟舜妻曰二女而舜女亦自有二女也堯二

女江神舜二女爲河神亦豈死於水耶伏羲女爲洛神何帝

王之女皆爲水神耶

大荒南經云東南海之外有國曰羲和有女方浴日於甘淵羲

和者帝俊妻是生十日大荒西經云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

常羲生月十有二按此則羲和常羲皆女子又皆舜妻一生

日十一生月十二絕可爲捧腹之資漫爾筆之羲和者蓋因

堯典命官之誤而常羲則常儀占月之譌後世嫦娥之說所

由本也

山海經頌項高辛之類皆絕域殊稱與史傳全別惟黃帝堯舜等稍無異詞至稱葬於某山某地則什九談妄也他如舜生三身顓頊生三面近於戲矣共工驩兜窮奇饕餮古之四凶實人類也經率以為怪鳥異獸按三皇伏羲神農女媧史傳類以獸而鳥身四凶之象或有所傳要以影響恍惚而已非真鳥獸也且其人已誅而以今在某國恣然一物當之非景純所謂寄託之旨耶餘外夷奇產六合之大詎曰盡誣而浮夸秦甚世并疑之悲夫

海內西經云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窳窳帝乃枯之疏屬之山桎械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漢宣帝使人上郡發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 二西經遺上

六

廣雅釋詁

盤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政按此言對之然大荒北經又云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據前貳負之臣本文但言帝枯之疏屬之山不言殺也但言繫之於樹不言石室也則子政之對當曰相顧之尸不當曰貳負之臣也然而上郡所得豈即斯人哉姑識此與中壘景純作小劇耳

琴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為韓王冶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癘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天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

見君對妻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曷為泣乎即復人山中仰天嘆曰嗟乎變容易身欲報仇而為妻所知父讎當何時復援石擊落其齒雷山中三年後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殺之自知當及母即自犁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磔政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為父報仇耶願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為父報讎知當及母乃自犁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政尸而哭絕行脈而死右見太平御覽琴類似合聶政豫讓高漸離事為一者附會審矣而其說亦僻可喜錄之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 二西經遺上

七

廣雅釋詁

太平御覽引用書一千六百九十餘種非必宋初盡存大率晉宋以前得之脩文御覽齊梁以後得之文思博要而唐人事蹟則得之本書者也廣記引用書凡三百四十餘種前此靡所因襲當是宋集眾小說為之蓋小說本易傳中唐後稍稍知印刻而引用之書又僅得御覽五中之一足證本書具存然宋元間小說陶氏說郭尙數百種今全書存者第程史筆談百餘家而已餘大半湮沒矣

御覽向行鈔本十年來始有刻而譌謬特甚非老宿師儒即一篇半簡莫能句讀至姓名顛舛世代魯魚初學士讀之或取入詩文用誤人不勘廣記稍前刻於錫山談中丞談於此書頗肆力讎校又藏書家有宋本故雖間有舛訛視御覽則天

淵第中闕噓鄙類二卷無賴類二卷輕薄類一卷而酷暴闕

胡澗等五事婦女闕李誕等七事談謂偏閱諸藏書家悉然

疑宋世已亡余讀新唐書尙有數事得之廣記者如宋之孫

輩皆舊唐書所無蓋或闕於元世或近代失之耳輕薄類對

等皆見六朝諸史及唐書雜說談已攷補餘日中有名姓

者尙多互見諸書惟出小說中而其書今亡者難悉究矣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

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

章起其弟之悌以驕勇聞之孫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

梯長八尺開元中歷劔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鷲會

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

動卽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與遂平賊之孫爲連州參軍刺

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按太平廣記

無賴類有宋之孫而此事舊唐書不載惟新唐書有之蓋宋

人采廣記入傳者故灼然知爲此事也古今文人力聞者

令文一人而已因并著之

藝苑卮言云楚國王仲先聞潘章之美因願爲友遂同衾枕篤

於麗未幾偕沒其家憫之合葬於羅浮山忽生一樹柯條

枝葉無不相抱時人號曰共枕樹此事亦載太平廣記冢墓

類人或未詳所出今附載於此知宇宙之大亡所不有也又

吳陸東美夫婦合葬冢上生梓樹二身同根相抱爲一有雙

鴻常宿其上此事絕類韓馮第知者亦罕云陸夫婦跬步不

相離人謂之比

肩人孫權因封

其墓曰比肩墓

廣記又載令文嘗以五指撮確髻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爲太學

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於柱下壓之許重設酒

乃爲之出又唐彭先覺叔祖博通膂力絕倫嘗於長安與壯

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臥命三人奪其枕三

人力極牀腳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牆屋宇盡壞名

動京師又汪節者其母避瘧於村西福田寺金剛下因假寐

感而生節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其

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吾能提此而擲之眾無信者節遂提

獅子投之丈餘眾人大駭後數十人不能動之遂以賂請節

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薦人禁軍補神策將軍嘗對御俯身

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木上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

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德宗甚寵惜累有賞賜

雖拔山拽牛之力不能過也右三人皆唐世以勇聞者節之

神力尤爲驚絕而世罕知其名姓因讀卮言載前代力人事

附識此然三人者或當太宗或當德宗之世俱不聞武功顯

信將有別材也

文士之力者宋令文外元賈雲石亦驍悍然將家子也卮言所

載元人鄧弼舞劍墮壯士馬首事見宋景濂傳中以稍僻世

罕知因錄此鄧弼身長七尺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

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擊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

弗能舉兩手持之行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造書數千

言袖謁之闕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 二酉綴遺上

八 廣雅書局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 二酉綴遺上

九 廣雅書局

陪數人聲問於王王命入歷問其能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
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
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遺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
弼至眾架竝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
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斬馬首墮地血濺
滴王撫髀驩曰壯士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名
振一時按弼不特有力蓋精劍術者觀雜俎所載黃冠叟及
旅店老人等事可見又唐裴旻一日射虎三十六為吳道子
舞劍擲劍空中數千丈以室承之萬眾辟易然旻為將又開
寶亂離亦不聞戰功也此時高暉李日月達奚少俊並稱萬
人敵亡一振者惟僕固懷恩差不負
耳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 二酉綴遺上

十

廣雅書局

兄弟形貌同者史傳甚眾而夫婦相類者絕希廣記載一事奇
甚今錄此貞元末張頗自渭北入城止旅店見有一媪年可
六十衣黃袖大裘烏幘跨門坐焉顧左衛李曹曹廣問其何
官廣具答之媪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廣曰何以言之媪曰吾
年二十六嫁張嘗為妻嘗為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
方嘗為汾陽所任請給衣賜常在汾陽左右嘗之貌酷相類
吾嘗卒汾陽傷之吾因偽丈夫衣冠投名為嘗弟請事汾陽
汾陽大喜令吾代嘗職遂寡居二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
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榮獨遂嫁此店潘老
為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
是二兒也按此則此媪四十餘代夫任職至御史大夫七十

餘復適人生二子皆五十餘其年殆百數十歲尚有六十之
容皆古今未聞之異也楊用修歷記女子偽作男官者此最
職任高顯乃不及昔楚王念孫叔敖優孟抵掌學之王至
欲以為相蓋戲語耳今顧實有其人又夫婦酷類尤為怪也
婦人掌兵者六朝沈氏唐李氏羣盜者東漢呂母稱將軍徵側
徵貳反交阯宋李全妻楊妙真五代賊帥白項鴉偽男子有

軍功者晉木蘭唐張營妻醜而力而德者梁鴻婦孟氏美而
力而節者符登后毛氏右諸人漫憶其姪赫餘未易更僕陳
然總之未必皆勇力即勇力未必絕人也惟劇談錄一婦人
異甚而太平廣記勇力類不收因錄之即此知唐人小說中
奇事廣記固有不盡收者非以刊落大槩遺亡耳神策將張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 二酉綴遺上

十

廣雅書局

季弘以勇氣聞於時一日賈文牒往州郡募投旅店觀其母
子相對悲愁問之曰家有婦至惡恃其勇凌侮吾母子無不
至季弘笑謂他非吾所辦此易耳即相為除之母子劇喜俄
婦人自外至狀無異常人季弘取驟鞭置坐下呼語曰吾聞
汝倚有勇力不伏姑婿使喚果有此否婦再拜曰新婦敢爾
自是大家憎嫌過甚因引季弘手至大石上歷數平日常事
曰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陳一事以指於石上指一畫每
指輒入寸餘季弘汗落神駭但稱道理不錯其夜不能寐翌
日亟行枝山前聞所謂惡新婦即此其
載王昌女盪舟事差足亞之
孟賁見公亦丑所引世但名其勇而事不能詳按後漢書鄧太
傅注引許慎云孟賁衛人說苑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

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船人怒以楫楯其頭中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植目裂船中人盡播入河又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右二事魏將楊大眼幾奄有之後魏楊大眼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尙書不見知爲尙書出一技以繩長三丈繫善飛行繩直如矢見者莫不歎絕冲曰千載已來未有逸材若此者王肅初歸國謂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瞬眸奮飛足使君亡魂喪膽何必車輪世以關張不過也

五丁或謂五人或以一人名五丁紀載不一攻之當是一人廣記稱五丁每遇蜀君卒輒獨立巨石十數丈墓前蜀王遣取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 二西經道 上 廣雅書局

金牛牛奔入岩穴五丁執其尾拽之山遂崩壓五丁死非五人明矣 廣記又一說稱五人同以拽牛壓死互異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賓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當進皆爲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右座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卽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颶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

卽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水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徹可數中使將返冰忽消釋屍亦不復見右事載西陽雜俎蓋附會之極可笑者攷玄宗紀林甫傳天寶年間竝無王天運伐勃律事惟高仙芝傳云小勃律王爲吐蕃所招及其笏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通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夫蒙靈譽累討不捷玄宗特敕仙芝將馬步萬人討之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西安行百餘日至連雲堡適婆勒川水漲仙芝以牲祭遂度擊大破之玄宗使術士韓履冰往視因懼不欲前仙芝畱同令誠城守自引餘兵進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間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

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 二西經道 上 廣雅書局

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斫婆夷藤橋甫畢而吐蕃救至婆夷卽弱水不能勝草芥藤橋闊盡一矢力修之暮年乃成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按此則征勃律乃仙芝是役固全軍返竝無屠城及冰雪等事蓋以傳有術士韓履冰及婆勒川婆夷河遂詭以爲虜中術士言天大風雪四萬人俱死於冰其荒忽誕妄絕與山海經所載夏啟王亥相類大可笑也夫窮山僻裔委巷之談無從攷訂筆之可耳征伐朝廷大政乃爾傳訛世以成式博通而本朝典故迷昧若此他可信哉

丹鉛錄載文安縣水忽僵立遂凍爲冰柱高五丈四圍如之中空而旁穴後數日流賊過鄉民入穴中避之頗賴以全此事

攷誤已辯之并附錄爲笑資云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十卷今世行本余嘗得三刻皆二十卷無所謂續者近於廣記中錄出然不能十卷而前集漏軼殊多因併錄續集中以完十卷之舊俟好事博雅者刻之

益陽蔡芳初校

長沙張百均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筆叢卷三十五

西一廣雅書局



東越胡應麟撰

古今志怪小說率以祖夷堅齊諧然齊諧卽莊夷堅卽列耳二書固極談詭第寓言爲近紀事爲遠汲冢瑣語十一篇當在莊列前東晉傳云諸國夢卜妖怪相書蓋古今小說之祖惜今不傳太平廣記有其目而引用殊寡余嘗欲雜摭左國國策紀年周穆等書之語怪者及南華冲虛離騷山海之近實者燕丹墨翟鄒衍韓非之遠誣者及太史淮南新序說苑之載戰國者凡瓊異之事彙爲一編以補汲冢之舊雖非學者所急其文與事之可喜當百倍於後世小說家云

筆叢卷三十六

已部 二酉綴遺中

一 廣雅釋詁

今瑣語文惟劉氏史通可見疑古篇引其說云舜放堯於平陽其地有城曰囚堯又云益爲啟所誅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以上劉通稱汲冢書今攷惟太甲殺伊尹與紀年合餘諸書所無蓋皆瑣語中事也其說詭誕不根固不待辯至所記諸國怪事得諸耳目或匪盡誣且文出汲冢必奇古惜無從備見之

太平御覽第三百七十七卷形體類引瑣語一則云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天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速之遂不伐宋也又云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大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下其言

甚怒好俯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速之遂不伐宋右後一事見御覽三百七十八卷二說酷類蓋必一事析爲二者攷冊府元龜亦載二事但合爲一而所紀稍不同 又子產游遊事別見

楊用修云汲冢瑣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其誣若此蓋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爲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按用修謂汲冢多誣可也又謂此書乃伊尹黜僂之人所作此何異兒童之見夫周末去商遠故有此誣使當時僂於伊尹者豈得誣之至此蓋春秋人作也

筆叢卷三十六

已部 二酉綴遺中

二 廣雅釋詁

楊用修又引瑣語伊尹與妹喜交尤謬蓋亦當得之類書小說稱徐鉉好言怪竇客之不能自通者與失意見斥絕者皆託言以求合洪邁好志怪晚歲急於成書客多取廣記中舊事改竄首尾別爲名字以殺之至有數卷者洪不復刪潤皆入夷堅然二子尙爲人欺也蘇軾好談鬼客至使談有不能者輒云姑妄言之則又導之以妄然二子竟爲所欺坡特滑稽戲劇未嘗形筆端也鉉所著精神錄其中必有誰於竇客如夷堅所得者豈皆實哉

洪夷堅四百二十卷不勝殫矣而王質景文又有別志二十四卷何古今怪事盡出於南渡之世也太平廣記雖五百卷然自洪荒至宋已數千年又合眾小說數百家而成而洪直以

一代之事當之不亦妄哉余嘗欲取宋太平興國後及遼金元氏以迄於明凡小說中涉怪者分門析類續成廣記之書殆亦五百餘卷其誣誕瞭然洎好奇勦掇文士俳譴槩舉芟之或不致後來之訥云此書卷帙繁重尙未成編其詳駁大都畧見茲集

幼嘗戲輯諸小說為百家異苑今錄其序云自漢人駕名東方

朔作神異經而魏文列異傳繼之六朝唐宋凡小說以異名

者甚眾攷太平御覽廣記及曾氏陶氏諸編有述異記卷二甄

異錄卷三廣異記卷一旌異記卷十五古異傳卷三近異錄卷二獨異志

十纂異記卷一靈異記卷十乘異記卷三祥異記卷一續異記卷一集異

記卷三博異志卷三括異記卷一紀異錄卷一祖異記卷一采異記卷一據

異記卷一賢異錄卷一此外如異苑異聞異述異誠諸集大槩近

筆叢卷三十六已部 二西經中 廣雅書局

六十家而李翱卓異記陶穀清異錄之類弗與焉以所記稍不同故也

今世有刻本者僅神異述異數家餘俱不行迺其事大半具

諸類書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存者也第分門互列得一遺二

雖存若亡余屏居丘壑御掃杜門無鼎臣野處之賓以遺餘

日輒命穎生以類鈔合循名入事各完本書不惟前哲流風

藉以不泯而遺編故帙亦因槩見大都遂統命之曰百家異

苑作勞經史之暇輒一披閱當抵掌捫蝨之權昔蘇子瞻好

語怪客不能則使妄言之莊周曰余姑以妄言之而汝姑妄

聽之知莊氏之旨則知蘇氏之旨矣

楊用修謂世但知博物志而不知有博物記記乃漢人所撰余

讀太平廣記目無此書僅再生類一事稱出博物記而內言

凡類

及魏郭后恐非漢人所撰意以記為志字誤而今傳茂先博物志又無此事姑識此以俟再攷其說云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人猶活既出容色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內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郭崩哭泣過禮遂死

人死而復甦者竹書秦謀可謂絕奇然他書謂之縊非斬首也

余讀諸志怪小說所載某人臨陣被殺而乘騎以歸問其眾

云有首無首孰佳眾泣曰有首佳帥曰汝不知無首亦佳又

一人被刑斬首而復生一首視前第稍細耳信然則秦謀之

甦不足異矣然五行記一事尤怪并錄此清河崔廣宗犯法

梟首家人昇其體歸每飢即畫地作仇字家人遂屑食於頸

筆叢卷三十六已部 二西經中 廣雅書局

孔中飽既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

情不替更生一男於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宜備凶具如其

言蓋千古未聞之異於理恐必無也

陳太丘絕不聞著書而意林所引抱朴子載陳仲弓異聞記云

同郡人張廣遭亂有女四歲不能行棄家中後開冢女復活

問之曰見冢角有一物伸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飢尋看乃

大龜也將女還食食飲初小腹痛久乃習之按此書太平廣

記及御覽俱不載蓋其亡已久然仲弓之言或當不妄因識

此凡千寶所記冢中婢事皆出此後又三國吳志某人死六

日復甦穿土而出與秦謀大同稚川自有集異傳十卷亦諸

家書目所無見本傳蘇長公仇池筆記一事絕類太丘所記豈亦談者欺之耶

陸氏異林曰鍾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
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
前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以
刀斫之傷脾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
至一大家冢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著白練衫丹縵襦襦傷
左髀以襦襦中綿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清河陸雲也按此
書蓋吳人士龍猶子撰者而諸家絕無此目僅見三國志鍾
繇傳注中因錄此

列異傳三卷通志稱魏文撰而通考及宋志書目皆無之蓋自
宋已亡矣惟裴松之所引一事附蔣濟傳注中魏文與濟同
時當是濟自語魏文者今錄此云蔣濟婦夢見亡兒曰死生

筆叢卷三十六

已部 二西藏書

五

廣雅釋詁

異路我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
西誣士孫阿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白疾屬阿令轉我得樂處
母驚悟白濟曰夢耳不足怪也明日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
在廟下未發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不復得歸永辭
於此矣氣彊難感悟故訴於母願重啟疾何惜不一驗之遂
道阿形狀甚悉天明母重啟濟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
阿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
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
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
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
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二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

傳阿劇日中傳阿亡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轉爲錄事矣
博異志稱谷神子篡而無名姓或曰名還古此通考晁氏說今
刻此書於谷神子下注此三字蓋本晁氏說非本書舊文也
序稱有所指託故匿其姓名今刻本纔十事起敬元穎上馬
侍中余讀之詞頗雅馴蓋亦晚唐稍能文者視牛氏玄怪等
錄覺勝之然語意亡所刺譏於序文殊不合後讀廣記御覽
諸書迺知刻本鈔集所遺甚眾僅得此書之半耳第其所謂
指託者尚未得之當續攷陳氏但言名還古竟亡其姓唐有
詩人鄭還古嘗爲殷七七作傳其人正晚唐而殷傳文與事
皆類是書蓋其作也

筆叢卷三十六

已部 二西藏書

六

廣雅釋詁

集異記河東薛用弱撰中載王之渙酒樓事大非實錄且昌齡
適集中絕少與之渙倡酬詩又蕭穎士遇二少年謂似鄱陽
忠烈王穎士實八世孫聞言大駭後會盱眙長勘發冢盜乃
知二少年實發鄱陽冢忠烈親如生因知穎士狀類此理或
然而原化記稱穎士遇老翁逆旅中謂嘗爲蕭八代祖書佐
見穎士貌酷肖不覺咨嘆則集異所載誠有之而原化因附
會以爲神仙第茂挺身遇此事不自紀而人紀之何耶
白行簡三夢記云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丞掌素使歸未及家
十餘里適有佛堂院落出其側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尺
得睹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裸坐羅列盤饌環遶
而共食之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之且
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

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嚮諸人奔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行者視殿廡皆無人寺局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問劉至及敘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訖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籍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與夢符合不爽毫髮云右載陶氏說郭太平廣記夢類數事皆類此此蓋實錄餘悉祖此假託也

其第二夢記元白梁州詩云花時同醉破春愁笑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與二公自紀悉同故知劉夢亦實事也其第三夢女巫事亦奇

筆叢卷三十六

已部 西齋雜記

七

廣雅書局

稽神錄云漳州蘇猛子病狂請醫陳寒素至蘇氏子見之戟手大罵寒曰此病人心矣因立壇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取蘇氏子劈為兩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寒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為犬食寒驚懼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謂其作法也食頃持心而入於病者之腹披髮叱之其腹遂合蘇氏子遂悟連呼遞舖家人莫測乃其日有驛吏手持公文死道傷蓋素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也右徐氏謬談多若此夫古有剝腹滌腸者然腹剖腸見本不至死史傳中如賈復彭雋輩往往皆然而俞耐華佗又神藥以傅之故非虛妄若劈之為二而猶能活則宇宙之中斷無此事也宋人小說載並好語怪賓客率詭撰以欺之此事亦收廣記中使景盧賓客復撰以欺洪豈不更入夷堅哉漫書此博觀者

一笑

諾臯記載景乙妻久病見夫回遽言半身被砍去速逐之乙趨園見一物如嬰兒持竹筐見已驚走乙就視妻半身在焉比返見妻髮際至背有瘡如脂膜然病遂已按此蓋徐氏賓客擬西陽以欺鉉耳

酉陽雜俎支諾臯一事云貞元中望花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成林構第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於行人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禪矣將還馬嵬訪親求食言語明悟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夜可宿此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

筆叢卷三十六

已部 西齋雜記

八

廣雅書局

為妹倩其成衣數事鍼縷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尤愛之乃戲曰妹無他親能為我家作新婦乎女笑曰身既無託願執井竈王申即日賃衣費酒為兒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闔門即舉巨椽捍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妻驚欲看其子王申怒曰渠得好新婦喜極嚙言耳妻復寢復夢如初申與妻燃燈呼其子及新婦悉不復應扣戶戶牢如捷乃壞門闔才開有物圓目鑿齒體而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按張鷟朝野僉載一事正同惟以為周大足時泰州事在貞元前蓋好事者詭撰姓名以欺段耳

夷堅續志云醴泉尉崔汾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於庭月色

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聞南垣土動簌簌崔生意蛇鼠也忽
觀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
可四十丰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入綉紅翹翠豔冶
絕世列坐月下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闔驚之道士小顧
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伫之禮敢爾遂率厲聲
曰此處有地界無歎有二人長才三尺巨首僂耳唯伏其前
道士頤指崔生曰此人有何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一餉問崔
生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掉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
縱子無禮乎父母泣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
顧二鬼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
口中乃細赤綆也遂鉤出於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
自理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謫仙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道
士怒解拂衣由大門而去按此事續志所載余嘗疑其文不
類宋末而酷類酉陽雜俎及近讀廣記乃知卽雜俎事夷堅
掇之耳王長公贈方景武上帝出來有戲臣亦用雜俎
崔暉事類此二地界三尺則不特帝臣休儒也
張維陽保障之功日揭萬古獨守城食三萬人君子不能無疑
昌黎辯之甚力後世談者如捫蝨新話等書猶數數焉近閱
撫青襍說得六合縣陰兵事爲之擊節大快千載之疑一朝
冰釋而世或寡知者因節錄之紹興辛巳虜南侵有何兼資
者奉主將命將小隊遊奕至六合縣見大軍自西北來不類
官兵又不類虜人須臾號令下寨召兼資入凡五門如至中
軍二人廟坐冠服如天神一人面貌英毅鬚髯皆指天一人

筆叢卷三十六 已部 一西經道中 九

東向貌亦俊爽兼資再拜問其姓名面貌英毅者曰吾張巡
也指東向者曰此許遠也兼資少聞張許事因再拜頂禮曰
某曾讀唐書見二大王忠義大節今日迺得瞻風采然信史
所載豈皆實乎巡曰史有何疑兼資因舉食三萬人事巡曰
有之而實不然也所食者皆已死之人耳兼資又舉殺愛妾
事巡曰亦非殺也吾妾見孤城危迫欲自殺以殉許奴亦以
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軍士之心耳又見雷萬
春面止一癩謂止中一箇理亦近之雖神怪之談君子所不
道而此足以破千古之惑不可棄也
論衡辯夔一足然莊周載夔麟蛇山海經載黃帝以夔革盲鼓
聲聞五百里皆以爲一足余嘗以莊周山海附會然古鍾鼎
往往有夔龍之形則獸自有名夔者也論衡又辯汲井得人
事然酉陽雜俎載獨孤叔牙冢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
乃人也載席帽攀欄大笑卻墜井中真有人矣井中遇人事
甚夥獨此事
於原說脗合總之不若景
陽宮井爲實也識此一笑
吾意夔一足實因莊周踰蹕之說訛爲后夔好事者撰爲仲尼
之語以闢之而好辯者又引好事之談以證之皆夢中說夢
也雜俎井中得人事或因昔人之辯更撰此
以實之此非廣讀稗官不能得其要領也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
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
袖弓腰渾忘卻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鬢者問曰如何是
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

筆叢卷三十六 已部 一西經道中 十

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按博異記邢鳳傳有此事其詩正同但言得之夢中自然則元和士人即鳳也或博異志因雜俎此事而駕名於鳳亦未可知大抵神官曲說附會百端其情變不可窮詰也博異作羅韓空度九秋霜當以雜俎為勝

石鼎聯句詩明是退之腳手蓋亦毛穎輩華遺意至軒轅切韓彌明影愈又其不必言者及閱兩山墨談以某處有軒轅彌明廟為疑此極可大笑世間叢祠并社如石郎木居士之類前代毫無出處倘徧天下況彌明韓公有詩後人因立為廟復何所疑都緣不解韓公詩體破其箴弄若真知詩人一見便當了然余因此知許由善卷諸墓一切不足憑信每笑昌黎用爾許心力作此詩千年後不過識者幾被軒轅氏奪去

筆叢卷三十六

也

唐人小說如柳毅傳書洞庭事極鄙誕不根文士亟當唾去而詩人往往好用之夫詩中用事本不論虛實然此事特誑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橫議可誅者也何仲默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舊并湖深柳毅祠之句亦大鹵莽今特拈出為學詩之鑿黎惟敬本學仲默詩而與余遊西山玉龍洞有封書誰識洞庭君之句暗用柳毅而不露而語獨奇俊得詩家三昧總之不如不用為善然二君用事偶經意不經意耳若因此妄生分別相癡人前說夢也

六朝宋虞之有妒記一卷至唐不傳而宋王某補之今所補者又不存矣余生平一親極念而不幸際彼通之厄居常扼腕

非堪每欲叢錄古今史傳中事迹以補二書之亡而未暇近

讀夷堅志如忌門一事絕奇因錄之於左方郭二雅妻陸氏

秀州海鹽人平時端靖有志操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

呼其子昭戒之曰吾數日後當死切無即飲丁靈數四昭憂

之尚未敢盡信及其無疾而逝心猶微溫奄奄有出入息十

日復生曰姑蘇某龍王嬖一妾遭夫人妒忌以錐死鞠訊天

獄累年不能決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泰山牘以上

信宿當就刑是時必暴風雨至七月五日平江大風駕潮漂

溺數百里田廬皆被其害云據右所載事則不特人類為然

即異類且有之然龍妾以非命亡而帝為正獄致刑今之殘

虐姬媵俾弗聊生者特遺陽誅陰誅諒可免也且一龍之妒

生既甘心其妾俾死正刑而濱海田廬數百里復受其害妖

婦之惡詎勝道哉庸書志後以戒世之甘妒忌者

宋何先異聞載碧蘭堂一女子詩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

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兩鬢蕭蕭玉釵直語亦頗工而

不甚傳因錄此蘆花字與荷花相犯當是鈔錄之誤今說郭

殊無善本余嘗得一部於王長公處多長公手所改定者惜

此未經刊削云異聞又載周某某入兜離國事當是傳寫唐人

南柯及兜玄國二則耳

唐人記返魂事有絕相類者如齊推女及鄒亞妻必有一譌又

太平廣記神仙類田先生即救齊女者而所記又不同大率

皆烏有耳

筆叢卷三十六

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尙可若東陽夜怪錄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氣亦卑下亡足論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彩無足觀本朝新餘等話本出名流以皆幻設而時益以俚俗又在前數種下惟廣記所錄唐人閨閣事咸綽有情致詩詞亦大率可喜

筆叢卷三十六

已部 二西齋遺中

三

廣雅書局

益陽蔡芳初校

長沙張百均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六

東越胡應麟撰

唐人小說詩文有致佳者群用羽集異記文彩尙出玄怪下而
 山玄卿一銘殊工蓋唐三百年如此銘者亦罕觀矣豈醉生
 能幻設乎余舊奇此作讀洪景盧隨筆亦以為青蓮叔夜之
 流不覺欣然自快錄諸此頁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
 軒轅雕甍盤礎鏤棟椽碧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
 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鷲遐
 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
 鶴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為屑桂旗不動蘭幄牙設妙
 樂競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

筆叢卷三十七 已部 二酉級遺下

廣雅書局

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
 月右銘詞精鍊奧古奇語甚多洪景盧擬作一章未堪伯仲
 也倘果出玄卿則羽人能文當推上座稚川貞白皆退舍矣
 子瞻亦劇賞之作詩謂欲季孟玄卿其指可觀至所引陳幼
 霞事誤隨筆已明

太白逸詩一章見宋人詩話其詞瑰瑋跌宕即非真太白語亦
 非李赤張碧所能辦今備錄於下方詩云人生燭上花火滅
 巧妍盡春風饒樹頭目與化工進只知雨露貪不聞零落近
 昔我飛昇時慘見當塗墳青松靄朝霞縹緲山下村既死明
 月魄無復玻璃魂念此一脫灑長嘯登崑崙醉著鸞鳳衣星
 斗俯可捫又曰朝披雲夢澤笠釣青茫茫尋綠得雙鯉中有

上元章篆字若丹地遠勢如飛翔歸來問天老奧義不可量

金刃割青紫靈文爛煌煌服十二環奄有仙人房暮跨紫

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粧贈我疊疊珠靡

間明月光勸我穿絡纓繫作裙間襜挹予以詞去談笑開餘

香元祐八年東坡帥定武李方叔送別於惠濟出示南岳典

寶東華李真人像又出此二詩曰此李真人作近有人於江

上遇得之云即太白也又一五言律云蛟室圍青草龍堆隱

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雲

山千萬疊何處上仙槎此老杜過洞庭詩也李希聲云得之

於江心一小石刻此詩當是杜陵尾句與今集中小異

夷堅志紫姑喚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

筆叢卷三十七 已部 二酉級遺下

廣雅書局

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歛拜深繡幕偷迴雙舞袖絲

窗閉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時為相思放卻鍼詩雖卑

弱亦清婉可喜且成之頃刻間也又齊東野語載女仙降箕

賦三絕句其一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觀家燕子

未歸春寂寂小窗和雨夢梨花二云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

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三云屈曲

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澹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

扇子知皆絕有風味可觀

野語又記一紫姑咏櫓詩云寒崖雪壓松枝折班班劍盡青蚪

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劒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

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又咏筆

七言律云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
沃穎縛尖團狂僧堪笑堆
成家豪客曾間掃似椽窗下玉
蝓涵夜月几間雪爾湧春泉
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
未然二作皆奇警有意非漫
然酬應者後一詩載楊用修集中

鬼詩極有佳者余嘗徧蒐諸小說
彙爲一集不下數百篇時用以
資談噱聊撮其尤

四言如王璽金缸愿陪君王邯鄲
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
右成行綺縠繽紛翠眉紅粧王
歡願盼爲王歌舞願得君身
長無災苦右劉諷所遇鬼仙詩
見玄怪錄此篇自曹氏後卽
六朝諸名世集中罕覩決非牛
奇章輩所辦第不知何代何
人作也此詩二首其一已見四言

筆叢卷三十七

已部一西魏下

三廣雅書局

又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寸意愁
君未知又鳳凰和鳴將翽
將翔與天齊壤慶流無疆皆去
前作遠

五言如孤墳臨清江每觀白日晚
松影搖長風蟾光落巖甸故
鄉千里餘親戚罕相見望空雲
山哀哀淚如霰恨爲泉臺
客復此異鄉縣願言敘疇昔勿
以棄疵賤全篇古意又高松
多悲風蕭蕭清且哀白日徒昭
昭不照長夜臺雖復隔生死
猶知念子孫寄語世上人莫厭
臨芳尊又清遠道士川光共
澄徹山影相凌亂白雲霧欲歸
青松忽消半此自是鬼語謂
仙者非又何處清風至君子幸
爲鄰烈烈盛名德依依仁良
賓又一徑入青松飛流澹晴綠
道人晚歸來月色照彩服皆
佳

五言絕如星漢縱復斜風霜淒已
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
命嘯無人嘯含嬌徒自嬌徘徊
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可惜花
時節依然獨自愁無端兩行淚
長祇對花流花前始相見花
下還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
如夢幽意鎖嬌豔無人蘭蕙
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羅衣香卜
得上峽日秋天風浪多江陵
一夜雨腸斷木蘭歌皆有六朝
風致宋落花詩如流水難窮
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
曲舞山香形容工絕又雲來
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雨三
聲空山秋月白又紅樹耿秋
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
雨杳如年

筆叢卷三十七

已部一西魏下

四廣雅書局

七言絕如寒食家家盡禁煙野
棠風墮小花鈿如今空有孤魂
夢半在嘉陵半錦川何人窗下
讀書聲南斗闕于北斗橫于
里辭家歸未得春風腸斷石頭
城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
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去曉
鶯啼斷綠楊枝待黃昏曉
未休玉階月色夜如流朝來自
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繡裘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壘坐
葛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
忘卻巴陵道春草萋萋春水綠
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
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城東
城西舊居處城裏飛花亂如
絮海燕乘春卻下來屋裏無人
更飛去澗水潺潺聲不絕溪
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
不知長時惟對空山月惟七言
律多猥冗無足采者

三句如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
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
又涼風起兮驪山空長生殿鎖
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

明記得開元中意味無窮絕可諷咏又牀頭錦衾斑復斑
上朱衣殿復殿空庭明月閒復閒夜長路遠山復山三詩體
格特新然真鬼語也

品彙故臺城妓一絕獨持巾櫛掩玄關小帳無人燭影殘昔日

羅衣今化盡白楊風起隴頭寒此首頗有大麻意然是耿將

軍青衣作非臺城妓也見廣記妓詩云宮中細草香紅濕宮

內纖腰碧窗泣唯有春來雙燕離猶傷朱簾玉鈎立亦風味

可人又五原分袂真胡越燕拆鶯離芳草次年少煙花處處

春北邙空恨清秋月碧杜紅蘅縹緲香冰絲彈月夜清涼峰

巒一一俱相似九處堪令九斷腸寶閣排雲稱望仙五雲高

豔擁朝天青溪猶有當時月曾照瓊花綻綺筵俱女

筆叢卷三十七已部一西樓進下五廣雅書局集

又慈恩寺女仙詩黃子陂頭好月明強踏華筵到曉行煙披山

色翠節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其二云湖水團圓夜如鏡碧樹

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曉移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二作俱工

後篇遂不減作者第終不甚類人間語耳又雙竹齋女子詩

晚雨簾纖梅子黃晚雲卷月雨侵廊天陰把酒不成飲識著

無情更斷腸其二云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

日樓臺何處問祇餘古木記宣華宣華孟又太平廣記鬼詩

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

荷葉蓋頭歸其二云浦口潮來初渺漫湖心蕩漾采花難芳

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再拆看又酉陽雜俎鬼詩流水涓

涓芹吐芽織烏西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

梨花詩話總龜鬼詩惆悵金泥撲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

敘布施剛畱得恰似相逢李少君又西去長沙東上船回頭

此事已千年長春殿掩無人掃滿眼梨花叫杜鵑又江上梳

杆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老僧樓上看江上遙指梳杆笑

殺儂俱奇詭足解頤

律詩諸小說罕載亦難於佳者樹萱錄記一女子云碧水色堪

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隱瓊瓏玉花減

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頗婉約可觀然樹萱是宋

人偽作恐不足憑也又王生西施挽歌云西望吳王闕雲書

烏篆牌連江張蕙幔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臺

春風何處到悵恨不勝懷此首亦類晚唐而韻用鹿盧格又

筆叢卷三十七已部一西樓進下六廣雅書局集

桃源夫人題中秋月云金吹掃天幕無雲方瑩然九秋今夕

半萬里一輪圓皓彩盈虛碧清光射玉川瑤尊休惜醉今夕

正綿綿靈源夫人同題云高秋渾似水萬里正圓明玉兔步

空碧冰輪碾太清廣寒遊有路桂子落無聲此地無絃彈棲

鳥莫浪驚味二詩格調在五代間又紫姑咏雨詩簾卷滕王

閣盆翻白帝城兩用雨事甚新而奇又一女子為鬼物所憑

作金山詩二聯云濤頭風滾雪山腳石蟠蚪亦佳錢仲文湘

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是勝起名在第六今以

為解首非也見王伯厚七言律聯如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

長隨日腳流無全篇佳者

夢中作詩多鬼物所憑然有佳甚者如任復夢入武照宮中詩

唐宮秦苑皆離黍常遣詩人感倍增落日牛羊歸已盡朦朧
初月上乾陵其工不在唐人下又堂殿無人御苑空幽花盡
日度春風山鶯海燕依然在時復飛來入舊宮見翰府名談
載詩話總通
類蓋五代人作也許渾登崑崙山詩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
惟見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王安國遊
靈芝殿詩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抽毫不似人
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皆可觀

又長安女兒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卻羅帷
空度九秋霜西陽雜俎還吳東下過蒲城城上清風酒半醒想得
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樹已凋零古今詩話天風吹起赤城霞染出
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詩文玉府又焦

筆叢卷三十七

已部一西蔡下

七

廣雅書局

仲先夢一婦人誦詩吳王臺下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又
咏裙百疊漪漪水縵六銖冉冉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
珮搖聲題履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蒸霞起二作
俱奇警也見詩話總通

元周密記泉南人林外在上庠日獨遊西湖旗亭飲焉將去題
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歸
去老卻碧桃無限花都下遂傳其家神仙至云庚溪詩話謂
臨安鄔壁間一紙云云不著名氏以為必神仙語彼不知為
外詩也陶宗儀書又云龍川藍喬宋時舉進士不第隱霍山
嘗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峰前是我滿牀書史作生涯春深
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一日飛昇而去詩與林外異

數字耳即外可知舉外一事言之可以盡槩其餘矣右何子
元餘冬序錄所記本一詩而參錯不同乃爾然皆不如西溪
叢語之實也叢語云太乙峰前是我滿牀書籍舊生涯春
城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此作碧長翁詩終南人父
信本軍職終文思副使以廕補借職元豐中監青州臨淄酒
稅或以此詩題酒樓皆云是神仙作也據此言之蓋本良翁
作或題於酒樓不知者以為仙詩陶宗儀藍喬之說蓋又因

人題良翁作誤以為仙故又訛為藍喬而又有飛昇之說也
周密林外之說又因外有飛梁壓水詞而訛為此
詩夫以一詩而紀錄參差四見孰能他可勝道哉
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曉橋里漁村半煙草嘆今來古往物換人
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巾風帽四海誰知我一劍橫空

筆叢卷三十七

已部一西蔡下

八

廣雅書局

幾番過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林屋洞門無瑣認
雲屏煙障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右宋入林外題垂
虹橋詞當時皆謂神仙惟高宗讀之知為閩中人作訪之果
外所題則前詩非外明甚蓋因事相近而訛也高宗知外閩
人者以訛

得之又蘇長公嘲
李伯時亦類此
草木子記范德機得十字云雨止修竹閒流螢夜深至甚喜既
復曰語太幽殆類鬼作此意非范不能知然是鬼境非鬼詩
是僧詩非僧境
樹萱錄宋王銍性之撰蓋幻設怪語以供抵掌取忘憂之義而
鄭樵列於種樹家大為可笑其載元撰夢中遇李長吉白樂
天等共賦詩至老杜一律僅四句宋人詩話以為非杜不能

眞所謂夢中說夢者景廬辯爲秦少游詩得之矣然其詩亦頗有杜意今錄於此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瀟散作閑人西風有意吹蘆葉落日無情下水濱樹萱載止此全首見秦集中

餘冬序錄載一方士降其賦詩贈喬太宰稱李太白云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勢壓天下羣山准冰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瞻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播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登蚪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眞謁帝獨步天上瑤瑤宮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

筆叢卷三十七

七部 二西經道

九

廣雅書局

問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按此詩王長公野史考誤謂方士謬作以欺喬公且以爲親見其人矣則餘冬之誤可知第詩亦跌宕可觀因芟其語之近俗者而錄於此

餘冬序錄又記玉山一道者還家詩云春色關珊四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因有熱先擎蓋柳爲無寒漸脫綿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操蘭竹籬煙憑誰寄語仙源客洞口雲封信不傳此詩亦國朝人所述語雖纖瑣頗有風致又方士贈喬大師詩楊用修亦稱之并大賞其書法云

七脩類藁載箕仙二絕風露淒涼雨過天窗疎有月到牀前夜深不作紅塵夢注得南華四十篇又有人以芭蕉置袖中乞詩賦云袖裏深藏半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今宵試聽西窗

兩欠滴蕭蕭一兩聲殊可解頤神靈當作神明凡箕仙詩亡出韻者或郎氏誤記也又古來花貌說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歌未闌金鈿零落馬嵬坡又天冷山城二鼓敲雲迷洞口路迢迢玉窗童子燒松火避我鑿輿下玉霄

又云一人召仙請作梅花詩箕遂書玉質亭亭清且幽一句其人云欲題紅者卽續曰着些顏色點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雞冠花云雞冠本是胭脂染洗卻胭脂似雪糝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亦書首句以其人欲題白雞冠而改也今後詩率以爲解大紳云齊東楚語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辟稷體大書一詩云星袍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

筆叢卷三十七

七部 二西經道

十

廣雅書局

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箕者大驚知爲淵聖降也

野語又云眾士人爲七夕之飲有僧法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爲說酒邊一士致仙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士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復請韻士指辨云以八煞爲韻意欲困之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闕云鸞與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呖九雲滌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燭酸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亦警敏可喜錄之又鬼詩而滴空階曉無心撥夕日閒簾處高樓當月宮梨花寒食夜深開翠微中二首楊用修極稱之

仙七言絕如許碁詩閱苑宮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呂洞賓醉舞高歌海上山天

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去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劍寒無名氏
太乙峰前是我家滿牀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卻
碧桃無限花皆頗有方外風然假託甚眾若虞伯生酒樓之
類是也

詩有俗流口語而實出古人者如此處不畱人自有畱人處陳
後主詩一朝權在手便是令行時朱灣詩白日莫空過青春
不再來林寬詩今全篇竝存可笑

筆叢卷三十七

已部 二西終卷下

十一

在廣雅同書宋

益陽蔡芳初校

長沙張百均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七



古今稱博識者公孫大夫東方待詔劉中壘張司空之流尚矣
 彼皆書窮八索業擅三冬而世率詫其異聞標其僻事夫異
 匪常經僻非習見俾實沈弗崇於周畢方弗集於漢武負之
 形弗徵上郡干將之氣弗燭斗牛諸君子生平遂幾泯泯乎
 亦有麤工小學廣獵虞初宇宙恣陳蟲魚偶合而流微襲釋
 步武昔人者胡以稱也仲尼萬代博識之宗乃怪力亂神咸
 斥弗語即并羊庭隼開出緒餘累世靡窮當年莫究惡乎在
 耶以余所揆古今大學術概有數端命世通儒罕能備悉輒
 略而言之嚴名實剗浮夸黜奇衰獎閎鉅撮遺逸扶隱幽權
 嚮方樹徵勸作博議其曰華陽則取諸鄒氏談天之旨且以

筆叢 庚部 華陽博議引

廣雅書局

明亡當之弗足貴云乙丑仲冬麟識

東越胡應麟撰

累世不能窮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仲尼之博也而以防風肅
 慎商羊萍實諸淺事當之則仲尼索隱之宗而語怪之首也
 秦漢以還家相沿襲荒唐悠謬此類實繁神異洞冥拾遺雜
 俎之屬率假託名流恣言六合要之莊列山海實始厲階浸
 淫大洞竺乾諸部極矣

學問之途千岐萬軌約其大旨四部盡之曰經曰史曰子曰集
 四者其綱也曰道曰事曰物曰文四者其撰也道多麗經事
 多麗史物多麗子文多麗集經難於精史難於數子難於洽
 集難於該四者之中各為門戶古今鴻鉅罕得三三大都上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博議上

廣雅書局

資天授下極人功纖毫弗備尚屬望洋咫尺未躋猶為止簣
 此其難也經之流別爰有小學史之流別爰有諸志子之流
 別爰有叢說集之流別爰有類書凡此數端蹊徑九廣昔人
 專一往往終身閒遇兼長要非世用若貫穿玄宗融鏡內典
 求之方外時有其人文士儒流涉獵而已

六經之學廣大闕深歷世名儒第專其一有博於易者有博於
 書者有博於詩者有博於禮者有博於春秋者有博於爾雅
 者施孟梁京諸人博於易者也伏夏周劉諸人博於書者也
 齊魯毛韓諸人博於詩者也戴曹賀賈諸人博於禮者也公
 穀鄒夾諸人博於春秋者也劉郭張曹諸人博於爾雅者也
 若馬融鄭玄賈逵王肅劉炫崔浩穎達德明數子諸經並釋

六籍兼該義或未精博斯稱極宋世鉅儒精於析理博匪所

先新安後出兼綜二家既精且博矣宋世博於經學亦不乏人此舉其重

諸史之文汪洋浩瀚材質所詣咸自名家有博於正史者有博

於雜史者有博於古史者有博於今史者左氏馬遷班固范

曄諸人博於正史者也劉向崔鴻高峻樂史諸人博於雜史

者也誰周蘇轍劉恕羅泌諸人博於古史者也蔣又蘇冕王

珪李燾諸人博於今史者也治史則杜元凱之於春秋張守

節之於史記顏師古之於漢書裴松之之於三國子立之通

君實之鑑伯恭之節元晦之綱綜兼諸史並以博稱他如兩

司馬彪劉氏父子顯弟兄敬歷世有人未易枚舉

子則有博於儒者墨者法者名者辯者雜者兵者農者術者數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博議上

二 廣雅書局宋

者苟况揚雄諸人儒之博者也宋翟田休諸人墨之博者也

管仲韓非諸人法之博者也公孫魏牟諸人名之博者也鄒

衍惠施諸人辯之博者也呂韋劉安諸人雜之博者也孫武

尉繚諸人兵之博者也汜勝賈總諸人農之博者也張衡郭

璞諸人術之博者也京房管輅諸人數之博者也漆園之評

道術太史之論六家班氏之列九流任宏之錄四種稚川之

纂仲容之鈔克構之林子原之辯皆博於子者與

集則有博於騷者賦者詩者文者屈宋唐景諸人騷之博者也

揚馬班張諸人賦之博者也曹陸杜韓諸人詩之博者也任

沈王駱諸人文之博者也彼皆目下十行曾羅萬卷旁蒐廣

擷集厥大成名世之稱良非襲取若劉勰之文心兼該體要

鍾嶸之詩品歷溯淵源蕭統之銓擇鎔鑪古今李善之注釋

詳備顧末以至虞世南之采輯詞章許敬宗之蒐羅甄館李

明遠之英華郭茂倩之樂府大湔千卷小逾百軸其皆博於

集者與

經之纖績而難明者莫大於小學小學之中又有博於文者義

者音者蹟者攷者評者子雲叔重陽冰楚金博於文景純介

甫農師元澤博於義野王德明休文才老博於音懷瓘承叔

景伯明誠博於蹟元章長睿世昌順伯博於攷嗣真虔禮彥

遠九成博於評總之楊許顧陸覈字之源者也張李米黃研

字之用者也楊許不明八法張李摩達六書米黃固會七音

顧陸罕窺四體至徵奇辯怪若嵇康東晉又自名家即小學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博議上

三 廣雅書局宋

一端門迺十數古今博洽蔑能相兼其可易哉

史之繁重而難悉者莫大於諸志諸志之中又有博於星厓者

方輿者氏族者職官者禮樂者刑法者錢賦者藝文者張衡

崔浩劉炫祖暕博於星厓郭璞陸澄賈耽李昉博於方輿王

弘僧孺李守林寶博於氏族張說蔣又楊侃李燾博於職官

蔡邕徐堅荀勗陳暘博於禮樂杜預牛弘高顯寶儀博於刑

法桓寬劉晏田況洪遵博於錢賦劉向王儉任昉柳詵博於

藝文總之又有博於古者博於今者如鄭樵五略第述前朝

張說六官特詳近典君卿貴與庶幾兼得之矣

子之浮夸而難究者莫大於眾說眾說之中又有博於怪者妖

者神者鬼者物者名者言者事者齊諧夷堅博於怪虞初璣

語博於妖令昇元亮博於神之推成式博於鬼曼倩茂先博於物湘東魯望博於名義慶孝標博於言夢得務觀博於事李防曾慥禹錫宗儀之屬又皆博於眾說者也總之胙談隱迹巨細兼該廣見洽聞驚心奪目而淫俳閒出詭誕錯陳張劉諸子世推博極此僅一斑至郭憲王嘉全構虛詞亡徵實學斯班氏所以致譏子玄因之絕倒者也

集之靡冗而難周者莫大於類書類書之中又有博於名物者典故者經史者詞章者劉峻之類苑徐勉之華林博於名物楊億之元龜李昉之御覽博於典故樂天之六帖景廬之法語博於經史敬宗之玉彩李嶠之珠英博於詞章總之則王彩珠英六帖法語之屬博於文御覽元龜類苑華林之屬博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博議上 四 廣雅書局

於事歐虔祝謝兼載事文杜鄭馬王獨詳經制大抵書以類稱體多沿襲創造之力劉徐實難攷究之功馬鄭為大至纖微曲盡毫末咸該即陸澄王擢並操觚翰未必亡憾也

夫小學經也而子錯焉諸志史也而經錯焉眾說子也而實史且經集錯焉類書集也而稱子又經史錯焉故其學各有專門也

總之史出於春秋禮樂史則經也子出於大易論語子亦經也集出於尚書毛詩集又經也百家之學亡弗本於經也一以貫之古今仲尼而已

三代下儒術之顯有出荀况仲舒王通韓愈乎然荀述禮樂董究天人王擬六經韓起八代其學皆極博也文章之顯有出

左氏屈原司馬杜甫乎然左窮九丘屈羅萬彙馬探千古杜總百家其學皆極博也至於宋文盛於辭儒壹於道矣左氏非倚相然左傳國語之宏富春秋博學之士當為首稱

老氏所貴虛無靜默然周室明為藏史特富典墳至莊列諸篇恣談百氏抑何浩瀚亡際也釋氏掃除文字一切俱空而西天經教品目之繁不可億舉阿難獨以多聞為佛上首其人豈遂出唐宋諸禪下哉世恆以儒術寡要少功即今中國二藏之文總踰萬卷彼其所謂無所謂空願安能離博也第吾儒所博者實二氏所博者虛弗可同年語矣

道之博於經方且饒論述者漢河上公張道陵陰長生王方平于吉宮崇劉政茅盈司馬季主清于叔通晉葛玄鮑靚宋陸脩靜齊陳顯明梁章處玄魏寇謙之後秦王嘉唐司馬承禎張果張氤葉靜能羅公遠王遠知徐靈府成玄英文如海鍾離權胡慧超呂巖馬湘蜀杜光庭宋陳搏張伯端薛道光白玉蟾林靈素王中孚元馬珪譚處端劉處玄王方平漢時孝廉顯於唐世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博議上 五 廣雅書局

釋之博於經典且富辯才者漢攝摩騰竺法蘭吳康僧會晉支道林道安惠遠法護法深世友宋惠通僧慈求郵跋摩齊僧崑梁寶志傅翁法暢四公惠皎僧祐惠敏寶唱法雲陳洪偃真觀秦鳩摩羅什曇無讖曇摩憐佛陀耶舍僧肇道融曇摩流支智猛僧伽提婆周靜謐衛元嵩隋智果彥琮唐玄奘法琳惠琳玄琬玄禪一行宗密道宣道世慧忠智覺鏡基流志

玄覺志昇澄觀神邕杜順法藏智顛法海義淨務靜慧旻五

代義楚贊寧宋惟白道通宗杲了元克勤契嵩延壽道成慧

遠正受道顯宗永智圓道濟元明本真覺如意念常諸方外

傳記中有著述或以博洽名者惠能希運從諡義立

等雖或有經解以禪故不列詩詞顯者亦載別條

文士儒流博通二典者漢淮南王東方朔魏伯陽徐景休劉向

王褒嚴遵襄楷魏何晏王肅徐邈任叔晉羊祜鍾會向秀嵇

康王弼王烈王衍王戎郭象郭璞孫綽孫登張湛張憑謝安

謝尚樂廣衛玠劉惔葛洪齊張融顧歡梁陶弘景周弘正唐

孫思邈王方慶顏真卿張志和樊宗師陸希聲施肩吾王松

年李泌李荃羅隱沈汾劉商王叔宋歐陽脩王安石郭忠恕

張君房蘇轍王夔曾慥彭曉樂史劉涇呂惠卿葉夢得林希

逸程大昌諸人皆綜貫道書者也諸人多據史傳及著

漢傳毅牟融桓譚竺融晉許詢殷浩孫綽習鑿齒宋范泰羅含

宗炳雷次宗何尚之何承天顏延之劉澄之王僧孺劉義宣

齊張融周顒蕭子良明僧紹梁沈約劉勰裴子野阮孝緒劉

之遴徐孝克元魏崔敏止齊顏之推周甄鸞王巾陳徐陵江

總隋盧思道虞世南唐褚亮蕭瑀王維王縉梁肅李繁白居易

易柳宗元李通玄李師正裴休房融劉軻李儼宋楊億楊傑

王古王隨晁迥井度蘇軾李邕王安石黃庭堅張方平李遵

勸張商英張九成諸人皆覃研釋教者也

歷世文人學士有功經術者漢劉向劉歆杜欽杜鄴匡衡谷永

班固蔡邕三國王粲劉楨何晏譙周韋昭陸績六代嵇康陸

機戴逵孫綽干寶傅玄葛洪徐廣何承天裴松之顧野王蕭

子顯唐王勃顏籀韓愈李翱盧仝劉軻宋歐陽修司馬光三

王安石三蘇眉山二劉汝二葉夢得李觀吳棫宋祁陸佃鄭樵

董道陳傅良楊萬里元吳澄吳萊劉因柳貫黃潛趙沅胡長

孺吳師道等雖淺深純駁造詣各殊皆著述可徵有功經學

者也漢唐宋世文士通經術者尚眾此但據其名字煩赫著

述盛行者巨明仲舒董雖文章名世而經術專門故不

概列他

古今人主才美之盛蓋無如梁武者陰陽算厯奕射琴書靡不

冠代而賦詩譚道徵事綴文每出一長輒與專門名世並驅

至著述之饒尤為驚絕經則九經義疏二百餘卷三禮斷疑

一千餘卷史則歷朝通史六百卷子則二氏經解數百卷集

則自製詩文百二十卷其富皆古今未有而所命諸儒纂輯

華林遍略六百卷弗與焉可謂學總三塗業兼七錄而表章

六籍有功聖門世但譏其事佛而閔才博識絕口無須余惜

而志之余嘗疑為諸臣代筆然梁武素稱忌前蓋肯事此惟

三禮斷疑出羣下帝析其疑今諸書無一傳者湖東

之心什

嚴熾矣

歷朝諸史各有儒林文苑二傳儒林以紀經術文苑以畜藝文

輕重本自較然然古今烜赫之士恆得之文苑至儒林所列

類有不能舉名氏者蓋務華賤實今古共然政猶唐世用人

進士顯列明經下僚耳則實學胡以弗衰而彌文胡以弗盛

也

筆叢卷三十八

唐部 華陽博議上 六 廣雅書局

筆叢卷三十八

唐部 華陽博議上 七 廣雅書局

廉寬散而已以故唐人詩歌極盛而經學式微聞有一二兼
通蓋不數見唐初孔穎達徐文遠等各為儒宗自是隋世之
遺耳時繼起若三秦二蓋彬彬足數高中嗣運尚聞郭祝諸
人此後頓寥寥也

唐語林云大麻已後學士蔡廣成周易強蒙論語啖助趙匡陸
質春秋施士巧毛詩袁彝仲子陵韋彤裴蒞講禮章庭珪薛
伯高徐闈通經地里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蜀
蔣又麻算則董純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此所載中唐後
經術士皆史所略者中惟啖趙賈杜蘇蔣稍見唐書餘大抵
沒沒也漢魏六朝諸人儒林自有傳此不錄宋初邢昺等尚
多以注疏顯至洛閩譚理而經學迴別前代矣賈僕射也
杜太保也

筆叢卷三十八

唐部 華陽博議上

八

廣雅書局

隋劉炫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縣司責其賦稅炫自陳於內史吏
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
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
精蘊並堪講授周禮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
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數窮微於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
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
於是除殿中將軍余讀史至此未嘗不嗟異其能也三代以
下窮經之士兼該融貫有若是乎而且泛濫羣籍綜覈九流
撰造典墳修明法律自古經籍子史學問文章蔑能合一炫
悉有之傳稱其眸子精明視日不瞬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
畫圓右畫方目數耳聽口誦五事同舉無所遺失信異人也

攷之炫史學絕少發明文筆僅堪鼓吹要終以經術勝然亦
豈易得哉同時劉焯亦博通五經算術九章周髀七曜推步
星辰量度山海靡所不精二人俱生周時俱仕隋世俱劉姓
俱北人非兄弟而名相類非邑里而同室讀書閉戶十年字
宙奇事也二人同應隋召同得罪事九
可笑焯先卒焯以候終惜哉

漢劉向劉歆魏劉劭晉劉沈劉寔宋劉瓛劉璣劉湛齊劉虬
梁劉顯劉暹劉峻劉杳劉敞劉訐劉霽劉祥劉昭劉繩劉臻
劉諒劉之遴北朝劉芳劉晝劉蘭劉懋隋劉焯劉善經
唐劉孝孫劉知幾劉仁軌劉允濟劉軻劉鄴劉蛻五代劉希
古宋劉載劉琦劉易劉敞劉放劉恕劉義仲劉奩劉清之元

筆叢卷三十八

唐部 華陽博議上

九

廣雅書局

劉因劉霖此外詩文之士如梁劉孝綽一時羣從七十餘人
亦古今絕異而博雅不著二三殆各有天授也六代文人類
耽載籍故該洽之士往往有聞晉則張華郭璞宋則袁豹陸
澄齊則王摛何憲陳則虞荔姚察魏則崔浩高允齊則邢劭
魏收周則庾信王褒隋則劉炫蘇綽皆其著者餘人晉齊尚
夥陳頗寥寥大都入北矣

梁自武帝好學諸子彬彬繼之故博洽之士彌眾任昉沈約江
淹顧協僧孺子野孝緒之遴弘正
弘正二張續諸劉
續諸劉賀瑒瑒
瑒肩摩接轡一時殆古今所罕也此外淹通經術又
十數人盛哉六代經學盛於梁以
武帝究心儒術故也

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謙清河武城人博學

瞻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加以天文麻律醫方藥品卜論既至帝選碩學沙門十人并百僚與談多屈於敏四公進曰敏學問疏淺不足上軫沖襟臣賢敵之必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沙門論以條疏徵覈有中觀論以乘寄蕭然言名理者宗仰其術北朝有如實論正宗禮有通詮論借機破義敏總南北二業皆精又桑門所專唯在釋氏若儒之與道蔽於未聞敏兼三教擅之頗有德色賢公嘗於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論皆窮理盡妙其日腎公與敏談論至苦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千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麻數韜略機權飛伏孤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博議上

十一 廣雅書局

日辯揚六藝百氏與敏互為主客立談絕倒觀者莫不忘歸然敏詞氣沮於腎不自得輿疾北歸未達而卒案敏之學業總兼三教咸極其精殆古今所未有雖廣記未足深信要不一為盡誣也南北史儒林傳悉不錄敏回記此

自昔博學而擅文辭者公孫僑左丘明東方朔司馬遷劉向揚雄曹植王勃杜甫韓愈十數人耳陸澄李善輩咸負書簞之譏與作者幾絕響矣漢桓譚蔡邕魏王粲劉楨晉郭璞張華梁任昉沈約齊邢劭魏收周庾信劉炫隋許善心李德林唐虞世南許敬宗五代徐鉉徐鉉宋劉攽南渡洪邁尤袤元虞集吳萊參之前人蓋其次也

魏略云穎川邯鄲清博學有才章太祖常遣詣陳思侯植植得

清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袒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清曰邯鄲生何如耶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清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詩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清還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案植本傳但稱少能誦文賦數十萬言不謂博洽若此且事尤俊爽可喜錄之史稱植經籍未嘗去手世以敏捷類以為不讀書者故余特詳焉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博議上

十二 廣雅書局

為詩六朝不以學為賦而為文故皆失之然賦中又自有本色學問不可不知

陸澄著書力殫於經年文為學困也任昉屬辭才盡於晚歲詩為學困也東晉劉畫作賦並見譏甄士蹈證詞場是又稟賦所拘非必學問之累

王儉何憲齊之博者也而每屈於陸澄沈約任昉梁之博者也而恆谷於劉杳此專門之說也至茂先得竹簡以問廣微世南談姓譜而畏李守乃一日之偶長或一曲之偏至執此以言張不如東李可並虞豈篤論哉

齊之有陸澄梁之有劉峻也鐵中錚錚矣然澄為左丞坐以糾劾免官澄上章自理詔內外許覈褚彥回檢宋興以來類例

甚眾竟以膚見設問白衣領秩峻作山棲志序以皇初平爲
兩師蓋坐赤松子誤耳則劉於往事有所未詳而陸於近典
憤憤甚矣博古通今儒名豈易稱哉

子產臺駘中壘貳負竇攸鯁鼠敬叔彭侯元遜侯囊賈達神雀
張華海鳥沈括天祿雖觀記殊常而簡籍具在案圖卽事往
往足徵多繇人不能讀不能詳耳第非洞徹心算安得逢原
左右三冬萬卷夏不可誣至東方命酒怪哉滅諸葛伐薪元
緒烹未必盡屬見聞要當得諸觸類若夫敬宗姦徒贊靈詭
釋閒操一得曷概他長段成式報時鐵不明出自何書亦難
信也

筆叢卷三十八

唐部 藝文四錄上

三 廣雅書局

曹冲刻舟以稱巨象懸鏡以舞山雞此類皆性識所鍾摩關學
習可名夙慧不屬多聞

茂先燔枯木班狸現形元遜伐老桑巨龜潰體二事絕類四妖
語同或有一訛非必皆實余謂狸既博識龜亦靈明張葛愛

才何至相苦遂令二木并喪天年惜哉漫書發讀者一笑地
志載陳倉人獲得獸似龜遇二童子名
之曰媚亦名二童曰陳寶與此類同

楊脩黃絹李彪金鐘雖捷冠一時而義非玄妙至賈淵之辨墟

暮束皙之誦古文則又無假思惟但憑文質而已惟鄭欽悅

推繹銘詁異哉淵思睿測一至是乎攷之當時任昉沈約劉

杳諸人世稱博洽積數十年不解何語而鄭以頃刻徵之真

古人絕識也

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昇之五代祖

六朝西三十三

任梁爲太常初任南陽王帳下於鍾山懸岸圯壙之中得古
銘不言姓氏小篆又云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鍾啟靈趾瘞
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

文雖剝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後纔墮而獲卽梁武大同四年
數日遇孟蘭大會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訔并諸學官詳
議數月無能知者筐笥之內遺文尙在足下學乃生知前賢
不及近古未聞願採其旨要著之遺簡以成先志深所望焉
數日欽悅卽復書曰使至忽辱簡翰屬在途路無所披求據
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爲絕代
之賢藏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也謹稽諸脉
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

筆叢卷三十八

唐部 禮儀博覽

三 廣雅書局

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

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
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

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七中已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
得己巳是初圯墮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

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

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爲十八重三爲六末言

四百則六爲千十八爲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

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計一十八萬六千

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

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甸服黃鍾言月則六千三百一

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北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已據麻計之無所差也所言年歲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原卜者之意當待僕言之吾子之問契使然也從吏已久莪業荒蕪古人之意復難遠測足下更詢能者報焉李吉甫曰欽悅精思通玄蓋僧一行所不逮方昇之貽書欽悅適授駕於長樂驛得銘而繹之至三十里釋然而悟所云據鞍運思頗有所得者此也案欽悅舊唐書不載新唐書特列於傳蓋異其人而知者特寡故詳著焉

西陽雜俎云賈耽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甚損因召大將二人謂曰君可辱爲健步乙日當有兩騎衣慘緋經市出城可踪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博議上

兩 廣雅書局刊

之識其所滅處二將乃裹糧衣皂行尋之一如賈言映大家而滅遂壘石標識而返賈大喜令軍健健往發之得粟數十萬又芝田錄云賈相公耽退歸急召上東門卒至戒之曰明日午有異色人入門必痛擊之死無妨門卒稟命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施朱傅粉如倡人婦其內服殷紅下飾亦紅卒計尼髡未之有也因以搗痛擊之傷腦流血返走疾如奔馬旋擊之又傷其足狼籍毀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樹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耽曰死否對傷腦折足痛楚殆極但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之耽歎曰然不免有小災矣翌日東市秦失火延袤百千家又耽見一病者謂惟飲黃龍浴水可愈卒如其言亦見太平廣記唐三百年惟耽博識可方

東方朔張茂先而世絕無知者傳但稱耽入相與王叔文章執誼不合罷略不言其博物因叢輯其說於此又一小說載耽好地理學每外夷入朝輒延致訪其山川土俗歷三十年所得備盡因撰次爲華夷圖夫小說誠不足盡信而說者輻輳如斯豈皆妄幻哉

宿松羅忠濟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八

順德李肇沉再覆校

筆叢卷三十八

庚部 華陽博議上

五 廣雅書局刊

明東越胡應麟撰

漢尚經術故學問之士在經術唐尚詞章故學問之士在詞章

六朝兼斯二者而皆弗如也而名物之學興焉兩宋兼斯三

者而皆弗屑也而義理之學出焉世之變也亦足觀矣

兩漢以迄六朝所稱博洽之士於術數方技靡不淹通如東方

中壘平子景純崔敏崔浩劉焯劉炫之屬凡三辰七曜四氣

五行九章六律皆窮極奧眇彼以為學問中一事也唐宋以

還詞章學盛此道頓微王子安劉原父諸子稍能秀及餘遂

寥寥蓋技術雖非學問所急其業之難精殆有甚者信古人

未易及也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廣雅

古人之學有中絕弗傳者譜牒是也其學六朝最盛如王弘曰

對千寶不犯一諱梁武書成千卷偉紀數朝至唐李守林寶

皆擅業專門老宿師儒莫敢與抗五代以還不崇門閥譜牒

之學遂絕不傳宋惟鄭樵羅泌號能究心然率蒐羅遼邈增

益見聞而已非專門擅業者比也鄭以員半千為六朝大謬員唐人其父慕伍員之忠

遂易此則見本傳中

凡譜系之學昉於漢衍於晉盛於齊極於梁唐稍左矣其學故

不乏也鄭氏通志譜系凡六種一百七十部端臨通攷存者

不過數家勝國以還殆絕此門閥之變亦古今興廢一大端

也

漢之為經者仲舒康成為史者馬遷中壘為子者子雲淮南為

賦者孟堅平子無非博極之士六朝尚浮誇故博之名在張

王劉陸諸子然玩物之意勝矣三唐尚藻繪故博之名在王

楊杜韓諸子然脩詞之意勝矣

漢以前其人其學實唐以後其人其學虛漢以前學者務博之

實而忘其名唐以後學者先博之名而後其實此古今大較

也至瓌偉絕特不羣之士則代各有之矣

退之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篇落人似不屑屑茲途者乃唐之韻

學韓獨為冠又屢以奇字取稱何也歐蘇雖不以學顯然歐

於詩蘇於書易皆有傳注世共推之亦前代文人所無介甫

元晦自是學士不得以所長沒之韓韻學見吳棫韻補

古今博洽之士有稱府者傅昭劉顯俱稱學府有稱庫者杜預號武庫房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廣雅

谷那律號有稱廚者王儉稱陸澄書廚有稱籠者李善又有

稱笥者許懋號經史笥有稱篋者柳璨號有稱神者鄭康成

有稱師者曹僧弟子稱曾有稱聖者劉臻精漢有稱癖者杜

有稱淫者皇甫謐劉涓有稱痴者賈有稱志者虞世南呼李

有稱譜者李守又有稱祕書者虞世南有稱總龜者殷踐

總有稱海者何休號有稱苑者任未號有稱舍者曹曾號

見拾有稱樓者李善並譏謂之稱陸澄書廚亦此類

古今績學之士靡弗以勤致者尼父韋編三絕亡論即賢如仲

舒聰如劉向穎如子建捷如孝標其勤成百倍於世之學者

盛名所集弗虛也厥有目下十行篇成萬字而終身沒沒草

木共年母亦此道未至與余生平鴛劣世事惛然獨癖嗜青

細逾於飲食凡史傳敘稱有同余好輒欣然傾會踴躍於吏

偶閱唐宋諸類書采摭前規漏遺泰甚因戲效昔人比事儗

而錄之衰病耗忘目睫之譏自分不免異時同好尙或有當

余衷哉中有一事數人或十數人者如不釋卷事

絕韋仲尼讀書韋編三絕鐵摘三折滅漆又漆文三滅管寧絕下帷董仲舒

景李密司馬光寫榻魏收讀書坐一木結繩腰係細繩十

結計數萬餘偏然糠屑豆代糧擁絮江墜冠朱穆讀負圖

董雷又李充亦撥箕高允閉戶劉焯劉焯諸葛穎各十年馮

廉裴行儉張家魯杜門陸倕諸懸梁孫鑿壁匡寄廡劉峻少

庶下居樓張建章所掘坎游明根掘土坎墮坑劉峻讀書

錄董雷錄書於掌世謂掌鈔蘇秦張儀同學見異舌耕黃安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三 廣雅書局

畫地成池又賈舌學董誥鈔書於掌以舌等身黃中少聰

遼事見拾遺記蘇折肢樊深讀損目致損右目荷鋤孔安

林張絃兒引杖沈峻以杖自鑄研鑄鐵研據跋深讀書亡

羊王牧羊乘牛密牧牛乘豕承宮聽經驅驢李固驅卻

鹿裴聚瑩伐薪葛洪書拾薪承宮拾負薪劉貞采薪劉仁

董燃薪范任又饒薪薪代燭賣薪乞薪郭瓊乞薪截蒲

路以代簡折蒲王吉折熨瓜鄭灼心熱種瓜步拾葉董誥書編

柳願權經絕樹陰樹魏收坐牀斷流粟見御覽漂麥鳳失

稻失稻不覺絕糧王欲絕糧燎麻劉晝荻竊肉王劭開

家人不復覺忘羹剝節燭郎茂讀書減油沈約親置燈范純藏

火祖瑩藏廣鈔異書劉峻竊讀官書成獄中受書黃霸陌上

懷書崔市肆閱書王充野地錄書董負版挾書董採梧誦書

禮借讀人書劉恕張方平留讀人書鄭樵遇人警枕馬

光臥不畜枕李凝塵滿席馮道落燼數升思為人儲書閻

崔光為人傭作游明根誤入人家劉臻不交人事崔林不

隸王為人僮奴並見傳不觀伎樂王不通權貴阮孝緒

問家產誰問不啟家書胡不觀伎樂王不通權貴阮孝緒

不窺天子愛不對吏人秋仁日進三卷宗夜盡十卷沈

東觀讀書香祕閣觀書張十年不歸胡七年忘返樂羊

庭著紙左戶牖置筆王厠上誦詞錢厠上索文歐寒暑

不輟劉宣徐書夜不倦鍾會范雲沈峻李瑾樊不御

兩寢食不思郎茂劉恕慶弔不行荀徵辟不就徐陶目不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四 廣雅書局

窺園董仲舒三年一云十年桓手不釋卷馬懷素召思禮于

釋卷劉易魯蕭崔林辛御軍旅不釋卷劉實王起趙逸崔元

翰裴蓋不釋卷司馬光童稚不釋卷裴皞亂離不釋卷皇甫

讀厄言所記古今博物事偶憶史傳小說中有相類者并疏左

方中固多博極士然或由神解或以術推鄭公孫僑知實沈

臺駘知黃熊晉平魯辰禽知爰居海鳥漢傅毅知西域金人

胡僧知昆池劫灰蔡邕知焦尾琴柯亭竹魏嵇康知石髓晉

荀勗知勞薪擊處東晉並知曲水二子各證舊文張華知蛇

化雉知洛鍾鳴知武庫火以積油故見大郭璞知臚鼠水牛

灰色見宋陸澄知崇禮門鼓齊徐之才知痲骨作刀柳梁武

帝知海濱巨鼈趙昭儀所化劉查知張仲師長尺知窻毘王

杰公知蛇鶴二珠知火浣布知高安國鹽知天竺國鏡知八

風谷酒知扶桑繭絲杰公事並見四公記後魏趙逸知晉時寺址知宋

世浮圖見廣記隋崔頤知藍田玉人漢文帝所造具冠唐李

百藥知瑯琊稻徐陵文語郝處俊知無脂羊張柬之知影娥池官

儀唐玄宗知龍皮扇王維知霓裳第三拍葉法善知白蝙蝠

精張果青城王老知太元仙衣鄭欽悅知鍾山石銘賈耽知

蝨癩知火尼知藏粟見雜俎江陵書生知息壤太平廣記建中時

道者知脈望形如規髮服之神仙字所化其又春秋陳章知胡充折

齒齊桓公得折齒方圍三尺知鳴鶴嗉中人齊桓公得鳴鶴

長三寸三分陳章曰公孫僑知浮游共工之卿晏嬰知盤庚

長九尺餘知伊尹大上下赤色而髯三神俱夢中所見出

筆叢卷三十九庚部 華陽博議 五 廣雅書局

覽形內史過知莘縣神丹朱所化觀射父知重黎邲子知鳥官蔡

墨知參龍氏介葛盧知牛鳴師曠知絳縣老人年並見國又

知太子晉年汲冢周書漢東方朔知東都短人御覽遠知神雀書

傳張敞知宣帝時美陽僞鼎冊府元龜終軍知鼯鼠冊府元龜魏管輅

知宋無忌妖知易中九事本傳王粲知漢時玉珮遺製元吳諸

葛恪知桑熟老龜注傳六朝雷煥知枯木照妖知豐城劍氣續

諸劉杳知松字偏旁知姓譜血脈並見商史本傳劉顯知獅子何色

南史樂藹知積油為灰元龜王僧孺知古人以石為針南史潘

京知武陵郡名止戈為武高阜范雲知白鳥所由至齊高帝

元裴子野知滑國即日陵見元龜續成知有新氏衡石元崔

曠知羊腸坂本傳魏收知人日徐之方知蛤精並見北史本傳杰公知

六女國公記唐許敬宗知濟水褚遂良知雄雉見秦元周焦

君知古岳瀆廣記元行沖知樂器名阮咸孔氏揚收知姑洗

角出處張一行知帝車七曜文王勃文帝車南指通七曜於

甲張燕公不曉以問一行一行知劉禹錫知巨額老拳詩其上下句遂無知者段成式云

義鶴行語老拳見石勒傳張率更知玉磬隋唐房叔道知湖目蓮子也此

人附西陳倉童子知弗迷秦時事也以上二事皆段成式知

畫菩薩光以會青和墨魚設色則近目有光此五代陳陶知

狼星直日江南北辰起於殿前得殘獸一足無知其故者以

陳崇實知龜見錄江南士人知天雞有二說載爾雅江南士

此無能答宋王介甫知玉樓銀海玉樓扇也銀海眼也蘇子

詩蘇子瞻知錦瑟詩李義山詩寓適怨清和意黃魯直知喚

筆叢卷三十九庚部 華陽博議 六 廣雅書局

起催歸二鳥名也劉貢父知黃耳非犬也乃童僕名見詩話劉克知人日

陰詩自元日至人日各有所又知烏鬼鷓鴣也說載王貽孫

知男女皆跪禮對玉壺清話李公麟知玉璽文見宣和畫譜

沈存中知棋局數共用五十二萬胡旦知東帛詩話黃常明

知孟勞寶刀也王介甫詩丁公言知唐酒價真宗問唐酒價

稱敏捷後人又舉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駁之余戲謂價也

多寡由酒有美惡耳工部貧客又蜀酒固不得將價新豐也

又仲尼知玉羊見高氏緯略引韓詩外傳云魯哀公穿井得

為羊也公使殺視之果然此又與犢羊事異元萬頃知離合

詩見舊唐書本傳郭待封被圍作離朱子奢知燒尾事新羊

為諸羊所觸火燒其尾乃定故土人登進遷除設燕謂之燒

尾真觀中太宗以此問朱子奢朱子以此事對一說虎變為

人惟尾不變須燒乃張果知漢武時鹿唐玄宗時鹿鹿此漢

武上林鹿也驗之果然張氤知海蝦慕齒方圓二尺亦伊見神仙通鑑張果傳中

夕解知龍虎玉見太平廣記唐憲宗時異人伊祁玄解至時云圓者漁人所得方者樵夫所致人始信服云

馬祠舊典宋史劉恕知五代別將行履王介甫容知虹玉

圍腰語見高氏緯略虹玉圍腰唐人常袞語也王介甫作謝

之惜門客名氏竟不傳尤延之知河純原起楊延秀與九

楊檢驗二處信然始大服尤之博洽呼之為書廚云見說郛

筆衡中王仲行知天吳字音嘗誦杜天吳紫鳳之句顧坐

漢書戴就破收獄吏燒銀斧使就挾之注引何承天集文後

稱善眾咸服其該洽云今刻說海無此事非也葉真知玉柳

坤齋湯恩退知生人婦出處本三國志又六朝王筠知寬字

筆叢卷三十九庚部 華陽博學 七 廣雅書局

音五代張策知偽鼎見合璧徐鉉知象膽宋竇儀知乾德四

年錢沈括知天祿元耶律楚材知角端並見史及諸雜說凡

知會耳知肉芝說郛載宋某人

古文奇字之難辨有甚於事物者別而錄之於後

李斯識周冢玉文八字叔孫通識周冢玉文二字嵇康識抱犢

山神書束皙識汲冢竹書江淹識玉鏡竹簡古文劉顯識古

文尚書斷篇又識魏人遺梁古器隱起文王僧虔識科斗書

周官闕文范雲識秦望銘韓愈識誅蛟雷文李協識漳泉界

銘東平李生識石壁遺記兗州魯生識古銅盤篆文又張敞

鼎文高佑李斯叔孫通不盡識周冢玉文凡八十字郭璞

識玉印文李斯叔孫通不盡識周冢玉文凡八十字郭璞

束皙不盡識穆天子傳文郭又不識會稽鍾文景純張華不

識玉印文李斯叔孫通不盡識周冢玉文凡八十字郭璞

束皙不盡識穆天子傳文郭又不識會稽鍾文景純張華不

識顯節陵科斗文即束皙所識任昉不識尚書古文王僧姚

誓不識鍾山石銘鄧欽鮑照徐爰蘇寶生不識青州墓銘希

見危言王孫虔不識玉鏡竹簡古文江淹王起不識蔡門二

字段成式不識鹿杯古文沈括不識漢東雷文扶疏類栢至

秦漢子書謂泰山封禪文字萬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則謬

談也

野客叢書云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物

君子曰此鵬雛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域獻

黑鷹得鵬雛眾莫識惟方朔識之二說不同尚書故實謂孝

武時嘗有獻異鳥者莫識東方朔曰此畢鸞也問何以知之

曰見山海經洽問記曰後漢時有鳥頭長五尺雞首燕頰備

筆叢卷三十九庚部 華陽博學 八 廣雅書局

五色而多青光武問百官咸以為鳳蔡衡獨曰多青者乃鸞

也余歷攷博識事自謂庶幾足補厄言之缺近讀此事遺數

條學之難窮如是因續志之畢鸞疑即畢方

叢書又云細素襪記云永叔攷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擗犁收泉

屬文徒自慚於執轍沈元用攷讀擗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

祈招而不知尚慚寡學擗犁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玄

晏春秋曰子讀何奴傳不識擗犁事案傷有胡奴執燭顧而

問之奴曰擗犁天子也言何奴稱擗犁猶漢人稱天子也於

是曠然發寤然則不識擗犁乃皇甫謐事歐公謂陸機者誤

也案此書吳人王愨著當紹興淳熙間成而不見端臨通攷

蓋其時未行世也說郛亦引

蓋其時未行世也說郛亦引

蓋其時未行世也說郛亦引

古書中奇字難識者已備載危言中自餘傳記所錄字率不存

即博雅所徵徒存故實而已獨玉礪編事所傳古鏡篆又十

二字尙見太平廣記然其說甚詭誕不足信也

六代文人之學有徵事有策事徵者共舉一物各疏見聞多者

為勝如孝標對被王摛奪簪之類是也策者暗舉所知令人

射覆中者為優如沈約得三劉顯失一之類是也齊梁之交

此風特盛亦猶晉之清言

大約徵者如杞不足徵之徵策者即漢世射策之策然梁武與

劉峻徵錦被事亦謂策者自上臨下之詞實非策也惟隸事

與徵義同

六朝策事唐宋校士悉其遺風惟徵事絕不復徂僅段成式溫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 九 廣雅書局

庭筠以一物傳簡往來遂成卷軸又段嘗出獵得兔數十頭

遺父寮屬每頭疏事若干其下比僚屬傳觀無一重者又元

陳剛中呂微之徵驢事數十條皆或有之惟徐氏兄弟徵猫

事非實錄非段呂學過二徐以驢及兔事煩眾也微之見輟

耕錄其人快士第匪陶氏幾弗傳小說尙爾著述其可廢哉

南齊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曰僕自少至老惟好讀書

無他事以繁念今公少即鞅掌王家雖復一覽便諳然所見

卷帙未必勝僕儉不謂然後與何憲輩徵事咸屈於澄乃服

其說余每讀澄言輒嘆其親切有味非身有之弗能道儉在

齊亦稱好學問澄語便當了然願驗而信即此知儉徒豪舉

為名高耳儉卒時年未四旬方身柄齊國又少負一時重望

諸名士咸出其門詎容有餘力廣讀異書今問崇禮門鼓事

尙載澄傳云

南部新書云大中好文嘗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岐卿

也續之岐卿以玉跳脫應大中喜命以甲科處之為令狐綯

所沮除方城尉綯會問某事於岐岐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

也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甚後岐有詩曰悔讀南

華第二篇為此也詩話總龜引宋某公謂南華經無玉跳脫

事不知當時何據案唐詩紀事令狐綯嘗以舊事訪溫對如

前非問跳脫也宋人譎而一之可笑北夢瑣言跳作條亦非

蓋跳脫乃與步搖相屬耳 王愨云玉跳脫出真 語當作華陽第二

梁沈約策劉顯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聊試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 十 廣雅書局

數事第毋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又韋載字德基年十二

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隨問輒對案顯於十事尙不能

全得而載獨舉對無餘者以漢書當時熟習者眾或載所專

精且顯或以童子易之事非甚僻故也若劉沈五策則廉簡

關於鼠穴各極所難勢自不能無得失凡評論古人文章學

問務以此意求庶得其實不爾則韋之學乃過於劉而沈遠

不及豈事實哉 又六朝張維受策百事得九 十四第失六事因呼百六公

又韋纂任齊為記室沈約嘗稱於梁武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

時其學非臣輩也二韋一族載十二即受策劉顯顯敏固已

絕人異時第以職任稱而不問學問若固知業廢於半途者

眾矣

何憲傳稱其直閤日諸文士雜取四部書質之略無遺失可謂該矣然胡至一窘於陸而再奪於王也任昉不識尚書古文而王僧虔識之王僧虔不識竹簡古文而江文通識之然淹之該博實不逾昉大概一事之短長耳必諸劉張陸輩斯無間然

南唐徐鉉與兄鉉微猶事至七十餘古今猶事有限即經史詩文單辭並舉亦不應若此之繁蓋兄弟一時自相誇詡世不詳察狃為實然耳梁武沈約徵覈事僅十餘條則吾頗恨其寡卻自實錄蓋六朝前世代差近事迹尚稀故也二徐雖宋初然李防宋白及諸學士編御覽廣記所收猶事不過十餘二書之輯鉉與其開胡不舉鉉七十事實之也蓋古今故實載籍具有歷世類書咸可校覈或間有漏遺決非懸絕余斯議自謂老吏斷獄博洽君子幸更詳焉

唐武宗製巧方二字以試王起起言臣於三教書所不識者惟周穆王傳齊門二字耳此二字羣書未見武宗笑曰向試卿耳二字實吾所自製案起謂二字羣書未見可也謂三教書所不識者惟齊門二字則大誣也即穆天子傳中字不可識景純無注者不下十數况窮三教書盡止此乎蓋古文自有不可識者前人既無訓釋後世曷自推詳若偽撰之書目所未接博極之士固能辯之然亦必徧窺四部夙究三蒼庶幾斯語政恐非起所辦倘逢劉顯之策立見其窮矣

強記則博聞博聞必強記此常理而不盡然至博聞強記而不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廣雅書局

解把筆者又比比也乃文章烜赫之士於載籍涉獵而已流通該洽之任往往謙讓未遑豈人力固所難兼將造物陰為限制耶然漢唐以上諸大家則無不博涉也其獎自宋開之張安道過目不忘而在宋人中無聞該洽此強記而不博聞者也司馬君實幼稱不慧而淹通經史世號大儒此博聞而不強記者也劉原父強記絕人博聞無比而歐詒其文章未工此博聞強記而短於文詞者也歐蘇俱以文章名世而安道詒子瞻再讀漢書原父惜歐九不甚讀書此文章烜赫而短於博聞強記者也然歐蘇皆有功經學亦前文士所無亦以

或問蘇子瞻讀書之法蘇曰讀書如錢穀兵農及諸事物之類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廣雅書局

每一事作一次理會可以終身不忘子瞻非強記者即此可見以余論之長公所言實讀書要法第頗費工力耳子瞻嘗問一後進近讀何書其人答讀某書子瞻輒問其中有某好亭子其人愕然回措不知子瞻所問即前意也
餘冬序錄云歐陽永叔為文雖至熟故事亦檢出處然後下筆蓋其慎也東坡即不如此觀洪景廬直院時所聞院卒之事可知隨筆摘東坡詩文與出處辰者數十事坡仙大才製作多出一時縱手信筆未嘗效人本子上尋行數墨古人事實固宜有誤用處後生可為法耶案右二事二公俱非強記者可見然得失大有歸也

劉原父兄弟皆博學窮經傲視歐蘇王氏間而製作不甚博沈

存中筆談持論精確然往往有輕發者正坐不檢出處故也

江鄰幾雜志宋人極推今不傳略見說郛

兩山墨談謂洪景廬深服蘇子瞻以老卒言不檢冊子故然子

瞻用事多誤病正坐此洪素以博洽自居其推服子瞻當別

有謂第洪所著隨筆事實矛盾處亦復不希古人所以嘆目

睫也

宋人王介甫在當時諸文士中號為究心問學者勇亦雋才假

以年詎可量徒以新法流弊并終身所善沒之歐好古於金

石頗觀一斑蘇赤壁二賦清空瀟灑大得盛唐景趣而詩反

為事東兩失之云

庚溪詩話云曾子固為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璪作守歐公制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三

廣雅書局

公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禮一日就設廳召子

固作大排唯賓主二人不交一談既而召子固書室謂曰人

皆謂公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因請子固作

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乃曰吾試為之即令子固

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

具載又令子固問書傳中隱晦事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

意廣讀異書晁丈以道言劉斯立跛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

見劉貢父談論皆劉所未知以道又言少年讀書時嘗鄙薄

應補得官後從李德叟游德叟輕賤科名議論高遠方有意

真為學也據右宋人所述則南豐似亦不甚讀書蓋文與歐

王蘇氏等而學又不及伯玉非庚溪筆之殆同草木謂小說

可廢乎

又宋子京嘗與李邯鄲飲酒隸僻事不勝者輒飲之坐客遂皆

潦倒而出宋人隸事僅見此張安道世推強記止劉貢父所

紀黃巢一事然余以唐書較之殊不合則所謂強記安在并

貢父亦失之不攷也

詳二酉 綴遺中

夢溪筆談云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為進士狀首揚歷貴近曾謫

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為之記自書

於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敘畫水因曰設於

廳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子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

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

文相屬故謬以屏為反坫耳麟謂反坫事出論語不應其人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十四

廣雅書局

疏陋至此案宋黃東發云反坫鄭注為坫在兩楹之間反曾

其上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耶案郊特牲旅樹反

坫內則曰土於坫明堂位曰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虞禮僕

於西坫上則累土而為之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

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鄭氏以坫之反異於經文矣汲冢書

曰回阿反坫注曰外向室也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據禮記

反坫與臺門相連汲冢書反坫與回阿相連論語反坫與樹

塞門相連恐均為宮室僭侈之事若東發之言蓋亦以反坫

為屏障之類筆談所載某人見或同此存中持論多覈然未

免有輕發者茲類是也

朱元晦云程泰之演繁露其零碎小議論亦多可取如辨翠鳳

之類某頃因看筆談中辯某人誤以屏爲反坫後看說文坫字下乃注云屏也因疑存中所辯未審後舉以問泰之曰存中辯是然不是某人誤乃說文誤耳右見語類所記近續讀得茲說并識之然則文公固亦疑此蓋某公自本說文非誤憶也余所見竊謂不誣世人幼習傳注忽觀此大是駭聞沈博洽自信故勇於譏之第某公有知人將以沈爲不讀說文矣甚矣辯難不可不審而援引不必驚奇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妄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沈香花雞舌葉薹膠薰陸此尤謬旃檀與沈香兩木元異雞舌卽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薹香自是章葉南方至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五 廣雅書局

五物迴殊元非同類右筆談所論段氏專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柢可謂漢庭吏筆然此機亦本山海經余攷成式所引書多出前代諸小說及釋道二藏者今本書大半不傳故沈謂成式之誕其傳者十九可徵也

惟唐本朝多誕則段爲之

夢溪筆談云江南陳彭年博學善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列於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案郎瑛類藁載武林張某者每縱談古今人詰其所出則厲聲曰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夫廣記何祕之有楊用脩亦頗用此機如衝波傳之類司馬君實講經爲村老難不介意真仲尼徒也

又明道雜誌云楊大年奉詔脩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

再降出眞宗常有簽貼有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雖

服上之精鑿而心頗自愧竊揣上萬幾少服不應能如此稍

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髮

故謬誤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大薦彭年文字請與同脩自

是進本降出不復簽矣較二說則彭年學問誠爲當時所服

世但知江南有徐氏兄弟彭年殊寡稱者因記此然冊府元

龜以楊陳二君及諸博雅同脩當無復遺恨余聞讀之疏漏

處亦不少益知學問無窮也

彭年導駕或果有典故不可知

觀反坫一事知沈語難盡憑也

蘇長公用事多誤由才高意爽不屑屑檢冊子耳洪景盧隨筆

指摘凡數十處大槩得之第亦有不盡然者費衮梁溪漫志

一則云東坡和潛師放魚詩況逢孟簡對盧仝不用校人欺

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校人事遂

直以爲子美耶子案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以上俱費

氏說蓋事載六經語孟者人所童習通曉一出名公手一或

抵牾必他有證佐不得視同諸書所出驟加誦議也第坡亦

應自注以免人疑

王伯厚曰演繁露搏黍爲饗不知何出蓋未攷詩葛覃注也細

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能改齋漫錄攷古語所出詳且博

矣然首如飛蓬出於詩乃以左思賦爲始樹桃李者夏得休

息見於說苑乃以狄梁公事爲始若此非一是以君子無輕

立論又引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疏作彼徂者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六 廣雅書局

岐有夷之行今案後漢書朱浮傳無此語而西南夷傳朱輔

疏中有之蓋沈誤以輔為浮也噫程沈二氏宋世共稱博洽

而猶若是攷訂可不審哉高似孫有繁露語見齊東野語今不傳

夢溪筆談云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文皆順天得一錢

當時朝廷咸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余案唐書史思

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

非年號也案此與寶儀乾德事相類而沈所徵叛臣年號尤

僻世絕無傳之者因錄此乾德錢事石林燕語以為虛多遜與他傳記互異當攷

又云國史纂異載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

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宜於黃

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為磬當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六 廣雅書房集

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豈當月律此懵然者之

為也扣其一安知是晉某年所造既淪陷在地中豈暇復案

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誕之甚也案存中此辯甚精蓋記事者

不能無溢詞耳

程泰之當廷中對事必援古引今倘極證據人主不悅而出之

此又與梁武惡劉孝標異宋時人主直是懵然不解耳然程

他日著北邊備對尚以鄉日所對未詳為恨可謂不負所學

矣

困學紀聞云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多不曉胡明仲云荆

楚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

大如巨臂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為迷陽其膚多刺故

曰無傷吾行以上俱紀聞語近王長公與余書云詞場尺寸地迷陽

習足大可怪也余時不解習足之義讀此了然

紀聞又云策扶老以流憩扶老藤名以為杖也見蔡順傳注案

此可與迷陽作對扶老尤僻非伯厚不能知然亦讀漢書偶

得之伯厚嘗引王徽之言謂讀書得一義如獲一真珠船此

意非真好學者未易驟領會也又古今注禿鷲一名扶老扶老亦見太平御覽草木類

夢溪筆談云崔融瓦松賦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

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通曉豈不知

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稀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為瓦

松殊不知昔耶自是垣衣瓦松乃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

豈得謂崔融耶然昨葉何草不見爾雅神農等書而第見陳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六 廣雅書房集

藏器本草陳段俱唐人恐未足以難成式也清異錄拆瓦松字為一元木公

楊用脩藝林伐山云漢靈帝脩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

作翻車渴鳥灑路天祿即大蝦蟆伯樂之子案圖索駿以蝦

蟆為馬即天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墓古詩所

謂天祿辟邪眠莓苔也案用脩每證一事必令阿乎絕倒而

此以天祿為蝦蟆尤可笑陳晦伯但引瑞應圖以駁之似未

明了余案沈氏筆談云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

大鱗首有一角攷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

犀不言有鱗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後漢書中平三年鑄天

祿蝦蟆於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

碑旁兩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子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據此則此獸宋時固已入貢沈存中辯之甚明用脩於筆談亦不點目耶夫天祿與蝦蟆並言即爲蝦蟆與辟邪並言即爲辟邪耶天祿辟邪眠莓苔乃黃庶咏假山詩以天祿辟邪譬怪石耳豈巨墓謂哉詩載韻語陽秋乃宋人絕句耳

王性之鶯鶯傳跋云僕性喜討論攷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及可見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而探千載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略執一言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五 廣雅書局集

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攷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以上俱王語余每爲之擊節今去唐千餘載而微之事一經攷訂萬口同然學者誠博閱古今漁獵既廣識見自融而加以精心綜核即前代之事信亡弗可攷者至如身履其間數言尤爲曲盡如宋洪景廬明楊用脩非不有蒐廣涉正以輕於立論遺諸後人讀王氏此跋可謂良工苦心至於斯極而斯人在宋未嘗以博洽知名且徒得廣書之詆何耶余讀王所著樹萱錄默記等大都小說家流其所論辯自鶯鶯一傳及魏泰碧雲騷外絕不復見豈其徒能空言未竟行事耶或因一事之得偶合立言耶余酷有攷訂之癖視所稱瓦礫在懷等語不啻過之而證驗古今亦

時時有自得者漫錄其說以諗後之君子

讀書大患在好詆訶昔人夫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昔人所見豈必皆長第文字烟埃紀籍淵藪引用出處時或參商意義重輕各有權度加以魯魚亥豕譌謬萬端凡遇此類當博稽典故細釋旨歸統會殊文釐正脫簡務成曩美毋薄前修力求弗合各申己見可也今偶覩一斑便爲奇貨恐後視今猶今視昔矣

昔人之說有當於吾心務著其出處而避之亡當於吾心務審其是非而駁之毋先入毋遷怒毋作好毋徇名此稱物之衡而尙論之極也今明知其得而掩爲已有未竟其失而輒恣譏彈壯夫不爲大雅當爾耶

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三 廣雅書局集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九



宿松羅忠濟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仲尼贊舜好問而好察通言易云以言乎邇則靜而正通言亡
察可乎班氏所稱街談巷議道聽塗說其言之尤通者乃稗
糠瓦礫至道之精矣弗具焉自薦紳先生鄙其瓌猥存而莫
論博雅君子齟齬天人拮据古始閭閻耳目或且未遑譌謬
雲仍詖淫展轉稱名日戾取義日消余竊慨之殷憂暇日紬
繹簡書採摭異同參伍今昨刻剔誣偽泝迥本真彙為一編
僅將百則知言察邇匪敢自附附諸齊東之野云爾己丑陽
月朔日識

筆叢 辛部 莊嶽委談引

廣雅書局

明東越胡應麟撰

大荒南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
名曰崑崙崑崙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火處名曰西王母西山經云
西玉山是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善嘯蓬髮戴勝是
司天之屬主癘及五殘右山海經所述西王母與竹書紀年
穆天子傳殊不類蓋因二書有王母之文而詭撰其狀以實
之余別辯於二書詳矣集仙傳則曰虎齒豹尾乃王母之使
非真形也是又因山海經而譌者經云三危之山青鳥居焉
廣圓百里青鳥主為王母取食又云拒巫之山一曰龜其南
有三青鳥為王母取食又言三足鳥主王母給使蓋豹尾虎
齒自為王母本形而三青鳥自為王母使者集仙既以王母
為女仙而不得於豹尾虎齒之說故以三青鳥事當之皆夢
中說夢也

筆叢卷四十 辛部 莊嶽委談上

廣雅書局

集仙傳言王母生於神州姓侯氏而酉陽雜俎以王母姓楊名
回字婉妗夫王母西華之氣所化而侯楊皆後世姓氏本無
足辯聊識此當一噓云

觀音大士絕不聞有婦人稱近王長公取楞嚴普門三章合刻
為大士本紀而著論以闢元僧之妄要為不學者言耳初不
足辯也余母宋宜人素善病中歲虔精奉大士每困迫輒夢
大士化身輒愈又余邑葉氏婦病不知人數日亦夢大士救
之而愈此皆余所目擊其他顯化靈異往往聞之四方余嘗

欲因長公本紀而彙集諸經中大士言行散見者及六朝以還諸雜記小說中大士應迹較著者合為一編蓋余母志云

今大士像作善財其房亦無謂華嚴藏善財歷參諸善知識俱非觀音變相雖觀音在其中然度善財者文殊也

今塑畫觀音像無不作婦人者蓋菩薩相端妍靚麗文殊普賢悉爾不特觀世音也至冠飾以婦人之服則前此未聞攷宣和畫譜唐宋名手寫觀音像極多俱不云婦人服李廌董道畫跋所載諸觀音像亦然則婦人之像當自近代始蓋因大士有化身之說而閨閣多崇奉者展轉流傳遂致稱謂皆謬若塑像勢不能久前代無從證訂然太平廣記載一仕宦妻為神攝因作觀音像其妻尋夢一僧救之得甦則唐以前塑像固不作婦人也

筆叢卷四十一

廣雅書局

楊用脩詞品記壽涯禪師詠魚籃觀音云深願弘慈無縫罅乘時走入眾生界窈窕丰姿都沒賽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納敗清冷露溼金襴壞茜裙不把珠璣蓋特地掀來呈捏怪牽人愛還盡許多菩薩債據此則宋元間觀音像亦有作婦人者然是變相未必如近時稱謂可笑也今世女子多崇事魚籃觀音蓋前代已有此像矣

又宋人小說載南渡甄龍友題觀世音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則宋時所塑大士像或已偽為婦人而觀世音之稱婦人亦當起於宋世元僧譚陋無識遂以為妙莊王女可一笑也

今觀世音像率作婦人故人間顯迹夢兆無復男子相者俗遂

真以觀世音為婦人不知夢生於心兆徵於目心目注瞻皆非男相則恍惚示現自當女身余攷法苑珠林宣驗冥祥等記觀世音顯迹六朝至眾其相或菩薩或沙門或道流絕無一作婦人者使當時崇事類今婦人像則顯迹繁夥若斯詎容無一示現耶唐世亦然蓋誤起於宋無疑因類議數條以祛世俗之惑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處茂先與梁州刺史楊收敬為友收敬有罪下獄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後夜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無憂俄而鎖械自脫又宋張興妻繫獄晝夜祈念觀音經十日許夜夢一沙門以足蹠之曰咄咄可起妻即驚起鉗鎖桎梏俱解然閉戶警防無由得出乃卻自械又夢向沙門曰鎖已開矣妻遂馳出又王球在獄至心念觀音夜夢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名

筆叢卷四十二

廣雅書局

光明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既覺鎖皆斷脫又符秦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單馬逃竄虜騎追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既得免脫入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又晉興寧中沙門法義得病惟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俟其病因為治之剗出腸胃洗濯畢還納之夢覺眾思豁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象意者義公莫其是乎又東魏孫敬德亦夢沙門令念觀音經臨刑刀折為三此類甚眾竟無一夢見婦人者當時像可推矣

馮夷之為河伯其說遠矣好奇之士譸張眩惑紀載實繁即特

立自信君子亦但斥言其妄而未嘗不以河伯為水神也乃

余獨於竹書紀年而得其說焉紀年載帝芬十六年洛伯用

與河伯馮夷鬪夫洛與河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夷人名也

謂河伯河神則洛伯洛神耶夫洛伯能與河伯鬪矣胡用之

為神寥寥後世而馮夷獨盛稱耶觀泄十六年殷侯以河伯

之師伐易則河伯為諸侯而馮夷非神鬼昭昭矣穆天子傳

河宗柏夭為穆王乘副車導之極於西土而後返則當時柏

夭亦造父奔戎之屬護從穆王者藉如後世所謂魚身人首

何以周旋天子之側哉夫九歌屈氏之寓言而魚水莊生之

幻說本未嘗謂實有且絕不道馮夷之名而茂先博物成式

西陽從而為說以實之吾不可以不辨亦幸而得之竹書也

段氏所引河伯姓名頗眾并識於後以廣異聞

酉陽雜俎云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

魚身又金匱言名馮循一作脩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傳言

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

月上庚日溺河案首所引山海河圖蓋緯書也

今世猶八仙為圖不知起自何代蓋由杜陵有飲中八仙歌世

俗不解何物語遂以道家者流當之要之起自元世王重陽

教盛行以鍾離為正陽洞賓為純陽何仙姑為純陽弟子魚

緣附會以成此目嘗觀前代書史若七賢過關四皓奕棋等

圖淺誕不根者甚眾獨無聞此可知也攷其出處亦各有所

本張果在諸人最先進明皇時顯迹甚著葉法善以為混沌

初分白蝙蝠精鍾離權呂巖俱唐中晚人鍾有二絕呂有一

律見唐諸選中藍采和亦唐人有踏踏歌見沈汾續神仙傳

以常衣藍袍故名韓湘文公之姪昌黎實贈以詩賈島亦有

詩寄湘皆不言其道術獨酉陽雜俎記文公吏侍日偶江淮

一族子訪之自云善幻文公令試其技頃刻開異花有雲橫

秦嶺一聯乃錄文公舊作非預兆且非湘也何仙姑見純陽

文宋人雜說以為不飲食無漏而徐神翁宣和間海陵人見

三仙傳頗詳其餘姓氏間有相同然不可深攷總之不足深

辨近閱元人慶壽詞有鍾呂二韓等八人信知起自元世也

元詞有曹國舅攷諸仙傳曹姓無外戚而諸史曹姓外戚無得

仙者據俗傳為宋人檢宋史惟曹倫為后弟見重於時年七

十卒初不云得仙詞又有跛者李孔目蓋即圖中跛足拄杖

者九荒唐然必合此乃得八人之數攷諸傳記惟神仙通鑑

有劉跛子而非李姓與詞語殊不相蒙未審元人何據大都

委巷之談耳劉跛子事出冷齋夜話雖詭異然不曰仙仙鑑何以引之韓湘說尤不一并鍾離亦無定論詳條下

案通志有八仙圖又有八仙傳一卷注唐江積撰則此目唐時

已似有之然徐神翁宋世甚明則唐時或他有其人如所謂

五真之屬且太平廣記收神仙類事迹殆盡而鍾呂顯著若

斯絕不見采并唐諸小說亦罕談及則唐人所謂八仙傳者

決非鍾呂之儔明矣

鍾呂傳道記稱唐施肩吾撰案肩吾晚唐詩人素不聞其有道

術而宋初編太平御覽蒐唐以前小說殆徧獨無所謂鍾呂
傳道記者蓋必宋世方士譌撰託名唐人耳且呂一律見於
鼓吹鍾二絕見於延之昌父所收而唐人所自選集皆無之
恐俱不足憑也

宣和書譜云神仙鍾離先生名權不知何時人而間出接物自
謂生於漢呂洞賓於先生執弟子禮有問荅語及詩成集狀
其貌者作偉岸丈夫或峩冠緇衣或蚪髯蓬髮不冠巾而頂
雙髻文身跣足頎然而立睥睨物表自稱天下都散漢又稱
散人嘗草其爲詩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得相從字
畫飄然有凌雲之氣非凡筆也元祐七年七月錄詩四章贈
王定國多論精勤志學長生金丹之事壘壘可讀終自論其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私談上

六

廣雅書局

書謂學龍蛇之狀識者信其不誣今御府所藏草書一觀此
則鍾離之像蚪髯蓬髮雙髻跣足者與今所傳正同蓋宋時
羽士假託鍾離權以誑王定國輩其詩實唐鍾離權所作而
假託者不詳其世以爲卽漢鍾離昧故自稱生於漢後世因
以漢鍾離目之蓋其來非一日矣定國爲其所欺可耳而蔡
元長輩於唐詩亦漫不攷何耶宋人消化帖博古圖二書每
供識者談噱然宣和書畫譜誤處亦不在二書下楊用脩嘗
敘宣和譜而論鍾離乃以杜詩有近聞韋氏妹遠在漢鍾離
之句世人遂贗作此名大可笑也

仙傳拾遺云吏部侍郎韓愈甥忘其名姓弱冠往洛下省骨肉
乃慕雲水不歸查絕音信元和中忽還長安吏部與語甚奇

之問其技能云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遂於吏部
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春必作含稜碧色又四面合有
一朵五色者無何潛去不知所之是歲上迎佛骨於鳳翔御
樓觀之吏部上表直諫忤旨出爲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
深忽見是甥迎馬首扶燈接轡意甚慇懃至翌日雪霽抵鄧
州乃白吏部曰某師在此不得遠去將入玄扈倚帝峯矣吏
部驚異其言問其師卽洪崖先生也吏部爲五十六字詩以
別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云云與詩訖揮涕而別行人林谷
其速如飛明年春牡丹花開數朵花色一如其說但每一葉
花中有楷書十四字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卓見先知何以至斯據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私談上

七

廣雅書局

此傳則開頭刻花者又韓之甥然文公詩題甚明蓋江淮族
子之說當得其實記者或因此詩而譌爲韓湘又或因江淮
而譌爲外甥耳文公貶湖州歷歲始歸何得次歲仍觀長安牡丹故雜俎之說近之
永州何仙姑不飲食無漏世傳其神異岳州天慶觀柱以震折
有倒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雷部夫婦二人長闊各三尺銀色
莫不傾信有熟於江湖問事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
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刻木記已物耳是亦不可知也嘗有
道人自言隋唐間人譚黃巢事甚悉因曰黃六晚節至此張
安道尙書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
之言信然乎右見劉賈父詩話據呂純陽語則何仙姑當爲
唐末人據此說則當是宋初人也安道以強記絕一代其傳

識僅見此然舊唐書巢兄弟八人榜為巢弟則巢非最小
矣道人固不足憑安道亦未為得真父該洽冠宋又從筆之
甚矣綜核之難言也

夢蕉詩話云廣之增城有何仙姑者相傳為邑民何泰之女生

唐開耀間常欲絕俗去遊羅浮父母怪之將婚夕忽不知其
所之惟研屏間遺題云麻姑怪我戀塵囂一隔仙凡道路遙

去去滄洲弄明月到騎黃鶴聽鸞簫據此則何又當為唐人
然他無可據恐好事者為之齊東野語亦載何及謝仙事當在慶曆間豈何顯於宋世日稱

世所傳張仙像張弓橫額若貴游公子以為即梓潼之神文

之類然梓潼自有像擊衣紗帽與張仙殊不類且道家言

筆叢卷四十一

廣雅書局

梓潼出處謂文昌尚近之祈嗣絕無干也偶閱陸文裕金臺

紀聞云張仙像是蜀王孟景挾彈圖初花藥夫人入宋宮念

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謹祀之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詰

焉花藥詭答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

所謂張仙也余案紀聞以此說得之蜀中一士夫或類近實

蓋以張弓為張仙挾彈為誕子而梓潼之神本蜀人且張姓

因謬相傳今又以梓潼化身傳文昌耳

王長公勘書圖跋云宋初諸降王中獨孟景有天人相見於花

藥夫人所供其童子為玄詰武士為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

勝國故不敢具其實故目為文皇耳然則孟景之像一譌而

為梓潼又再譌而為太宗皆可笑也孟景嘗刻石經於蜀又有與花藥納涼詞世但

知李重光景文雅殊不二也唐

世又講張星之神為張仙案西陽雜俎天翁姓張名堅又日姓

張名表則天與日與星皆張姓宜海內張姓獨多也聞者莫

不絕倒神亦姓張名單字子郭見雜俎梓潼神姓張名惡子見太平廣記

俗傳灌口二郎漢唐前殊不經見偶閱朱氏語類云蜀中灌口

二郎廟當時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

乃是他的第二兒子出來初開封為王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

甚麼真君遂改封為真君向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

語云我向來封為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號為真

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

我封為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

筆叢卷四十一

廣雅書局

還復一時用兵託為此說今逐年人戶賽祭殺數萬來頭羊

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項稅錢利路又有梓潼君極

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矣見語類首鬼神類梓潼神有之今二祠香火偏海內不止蜀中矣

世所祀天地水三官祠宇幾遍海內然其顯迹前代傳記殊未

聞攷通志惟三元醮儀一卷而不題撰者疑當起於宋世然

宣和畫譜大厓中名畫周昉有三官像圖唐末范瓊孫位張

三卿皆有之五代左禮朱絲曹仲元遂不可勝數推原實始

漢末唐宋而盛至於今極矣張道陵教法凡祈禱服罪之人以三符授之一著山上一地下

今之戲具與古同而盛行於世者圍棋象戲握槊而已彈碁樗

一水中詳

載漢書

荷打馬打樞采選葉子等俱不傳今圍碁十九行三百六十一路子亦如之宋世同此然漢製十七道唐局或十八道不可不知也案程氏演繁露云今棋方十九道合枰爲碁子三百六十一案李善注韋昭博奕論枯棋三百引邯鄲淳執經曰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則漢棋製可知唐柳子厚記石棋局自然成紋十有八道可奕然唐詩詠棋有十九條平路之句則唐製固應十九道其十八道者或棋局稍異閉爲之耳又胡宿詩又有三百枯碁之句則自引用漢人語不足據也

今奕多以三六二四等起手然前此或不盡爾集異記王積薪避亂夜投一茅屋有姑婦暗中以口弈始云以東五南九置

筆叢卷四十一 字部 莊穆委談上

十一 廣雅書局

子次東五南十二至三十六而止其說雖極詭誕然可以知唐世起手不盡類今也今鄧艾開西蜀圖奕家不復傳而通志有王積薪金谷園九局圖又鳳池一卷尙載諸譜中

神仙雖長生天地迴絕凡民至於伎倆藝能未必盡超人世余歷攷傳記所載神仙家詩文及書畫要自有一種超然方外意然擬之當行作者終自不同止如奕棋自王質爛柯之後辭用弱又撰王積薪事以實之世遂以仙家奕棋人世無敵然傳記所載亦不盡然因憶唐人紀聞一事云段君幼慕清虛年十六辭父入名山遇一叟引之至一處有諸先生坐大磐石上對棋君爲侍者觀先生棋皆不工因敘其形勢諸先生曰汝亦曉棋可坐因與叟對奕亦不敵於是老先生開

戶出召君對之其棋少劣於君因笑謂曰欲習何藝平君言願受周易老先生詔孟叟授之後君布卦言事若神據此則仙家之棋反受教於人世正與王積薪事相反二書皆唐人撰總之俱不足信然仙家者流蕩意平心遊於大化不以淺機小數疲神則此說或反近之間余言者當失笑云

晉郁鑿也

老先生云即

又廣記載唐符詔滑能棋品最高偶遇一人求與奕遂爲敵手其人垂別謂滑曰吾天人帝命取公棋耳滑尋卒然則天人之奕固亦不加國手矣并識博笑

今戲具圍棋最古當是周時遺製或以爲戰國者徒據奕秋不知仲尼已先道矣象戲稍爲後出北周武帝有象經二十卷

筆叢卷四十一 字部 莊穆委談上

十一 廣雅書局

楊用脩疑非今象戲謂其卷數太多然今金鵬等譜往往有數十卷者何足異也第其序見御覽者絕不與今同而唐以後殊無可攷惟玄怪錄岑順一事可據戲錄之寶應元年汝南岑順夢一人被甲報曰金象將軍傳語與天那賊會戰順明燭以觀之夜半後東壁鼠穴化爲城門有兩軍列陣相對部伍既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擊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須臾砲石亂下云云後家人覺其顏色慘悴因發掘東壁乃古冢有象戲局車馬具焉案此或文士寓談然唐人象戲之製賴此可攷馬斜行三路卒橫行一路正與今同獨車直進不

迥則類於今之卒恐其他不盡合也又不云有象案司馬溫

公七國棋圖亦無象云象不可用於中國故名有實無也續

通志周武象經止一卷王褒何妥各有注則云二十卷者又丹鉛錄之誤也

象戲亦有十九路者宋晁無咎廣象棋圖局十九路子九十八

今溫公七國譜傳晁譜鮮知因錄其序云象戲戲兵也黃帝

之戰驅猛獸以為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余

為兒時無他弄見設局布棋為此戲者縱橫出奇愕然莫測

以為小道可喜也稍長觀諸家陣法雖盡地而守規矩有截

而變化舒卷出入無倪其說亦可喜暇時因求所謂象戲者

欲按之以消永日蓋局縱橫路十一棋三十二為兩軍耳意

苦而狹也嘗試以局縱橫路十九棋九十八廣之意少放焉

筆叢卷四十一

莊秋委談上

三

廣雅書局集

然按圖置物計步而使終亦膠柱而已矣而智者用之則十

九者之閒盡強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閒盡死生之勢而十九

九十八之外死生強弱可循環無窮飽食終日得五說而為

之則涿鹿之縱橫猶目前矣右序載馬端臨文獻通攷譜錄

琴棋類據晁則宋時象棋縱橫皆十一路而今縱十路橫九

路與宋時頗不合又宋人事物紀原亦載岑順事以為與今

正同則唐宋固無異而國朝或未盡同也

今之雙陸即古握槊也事始以為陳思王製而無明證晉世稍

稍有為此者六朝唐宋相沿洪遵譜尚行世其製正與今同

而唐製不可攷惟宣室志一事足徵洪氏譜雙不載因戲錄

之雖其說詭誕不必論也東都陶化里空宅張秀才者居之

夜深欹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

皆相似排作六行秀才以為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伴寢以

窺之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內四

眼刻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眩轉看則有聲遠巡間僧道三

十人或馳或走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

被一僧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暫息如此

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絕矣言竟僧道皆默然

而息秀才乃知必妖也明日搜尋之於壁角中得長行子三

十骰子一雙案此製正與今同但今雙陸始列必八行而唐

六行稍異然洪譜有三梁雙陸每半三梁正得六梁唐製或

同此也或謂六行者以六梁言恐未然凡握槊終乃六梁無

筆叢卷四十一

莊秋委談上

三

廣雅書局集

先列六梁者國朝某侯家多姬妾嘗賓客對局命姬妾三十衣緋綠代長行蓋真有之

今骰子六面二十一點正與唐同或笑投子既方安得無六面

者是不知外國骰子有四面而無六者見洪氏譜又有二

面者古五木皆骰子類也但今骰子必四皆緋宣室志張某

所見物二十一眼中止四眼閃爍如火則第四為緋耳必不

爾也

又今骰子製甚小大者不過三數分無至寸者而唐人骰子凡

四點當加緋者或箴相思子其中溫庭筠詩云玲瓏骰子安

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相思子即今紅豆并四枚箴一面則

唐骰子將近方寸矣

骰子六面者不知起於何時余意正當與握槊先後以其數皆

限於六耳或謂列言投瓊孔稱博奕當起此時不知穆天子傳王兩與隱士井公博又在孔列之先然是五木之類非六面者

投當如上字從珣者以玉從段者以骨皆後之變也

五木之戲盛行六朝勿嘗讀劉毅等傳邈不知為何物長閱他書稍稍得其要領後讀程泰之演繁露證據精詳可謂毫髮無憾矣其文多不載獨謂投子即五木而六面者起於唐時恐未然蓋握槊晉世已行五木非握槊所用故當起於六代也

國史補云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子子黑黃各十五擲采之戲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六天后嘗夢雙六不勝狄梁公言宮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嚴委談上

十四 廣雅書局

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也監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耽玩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強各爭勝謂之掠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近有譚鎬崔師本首出圍棋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祐楊其首出如彈棋之戲甚古法雖設鮮有為之其工者近有吉達高越首出焉案右李肇所言則唐之長行正與今雙陸合而李以為生於握槊變於雙六則唐之雙陸或反與今不同而洪氏譜雙合而為一尚似未妥總之三者亦小在同異之間非必相懸絕也至史補所言博徒囊家乞頭通宵破產等俗絕與今類蓋古昔其然矣乃唐人

長行之戲至盛於圍棋則理之不可喻者彈碁第聞漢晉間據此知唐人亦能之

柳子厚彈碁說今鼓圍棋譜非也

厄言謂前導為伍伯所引賈充及崔豹語當矣然晉唐開官中行鞭杖者亦謂伍伯南北史多載尚未明審唐書蘇世長為刺史因民不率效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疾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走觀者無不笑之又太平廣記某人欲知未來或曰公部中伍伯判冥者也立召問之答曰某非能知未來但某在冥中亦為伍伯能以杖之多寡驗人吉凶耳蓋冥中考掠生人杖至十數已上者其人多死或預言之人遂謂之判冥而實非也據二事則伍伯固有兩義案世長唐名臣而此事絕可供笑因志之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嚴委談上

十五 廣雅書局

酉陽雜俎載伍伯三四處如語資類載某公欲題名巖石偶無筆以伍伯杖畫之則伍伯或前導而兼行杖者正猶今之阜人行則呵辟罰則用刑耳又案宋程氏演繁露載後漢虞詡傳注續漢志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已下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六官辟車鈴下侍閣門關部署衙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襜即今行鞭杖者然則伍伯之名漢世已有矣

續攷後漢曹節傳節弟見越騎營五百妻有色從求之五百不放遂注引韋昭云五百字本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石皆注中語據此說最為明了余所謂二義兼者信矣

又禰衡傳黃祖怒衡不遜令五百將出杖之亦見後漢書則知
二字漢世通用也今俗稱阜隸亦有所本阜人蓋古司牧者
隸則與隸本不並言攷張湛列子注已見則疑起於晉然義
未必同

今俗以新娶男稱新郎女稱新婦又婦之事公姑者例呼新婦
案新婦之稱蓋六代已然而唐最爲通行見諸小說稗官家
不可勝舉然自主翁姑言非主新嫁也新郎君唐人自稱新
獲第者不聞主新娶者言惟宋世詞有賀新郎或當起於此
時大抵國朝世俗稱謂率循習宋元世近故也娘子已見六朝祖珽傳又唐初有娘子軍

筆叢卷四十

辛卯 莊徵夢談上

六

廣雅書局架

婦人纏足謂唐以前無之余歷攷未得其說古人風俗流傳如
墮馬愁眉等史傳尙未絕書此獨不著太白至以素足咏女
子信或起於唐末至宋元而盛矣

又古言婦人弓腰而不言弓鞋言纖指而不言纖足則陶宗儀
之說未爲無見晉木蘭歌述婦人改服但稱雲鬢花黃略不
言足誠似可疑第六朝前婦人之履不知與男子竟有別否
此雖閨閣靡關涉然是古今變革之大者尙俟詳攷定之瑛

謂纏足起李後主宮人宓娘見類稿

宿松羅忠濟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

明東越胡應麟撰

世所盛行宋元詞曲咸以昉於唐末然實陳隋始之蓋齊梁月
露之體矜華角麗固已兆端至陳隋二主並富才情俱涵聲
色所為長短歌行率宋人詞中語也煬之春江玉樹等篇尤
近至望江南諸闋唐宋元人沿襲至今詞曲濫觴實始斯際
自文皇以鴻裁碩藻撥六朝餘習而力反之子昂太白相望
並興遠少陵氏作出經入史刻絕淫靡有唐三百年之詩遂
屹然羽翼商周驅駕漢魏藉令非數君子砥柱其間則花間
草堂將隨接於武德開元之世詎宋元而後顯哉蓋六朝五
代一也障其瀾而上則詩盛而為唐襲其流而下則詞盛而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翁委談下 一 廣雅書局

為宋余因是知陳李少陵厥功於菽苑甚偉而歐陽王蘇黃

秦諸君子弗能弗為三嘆而致惜也宋諸君自秦外不稱當
行然扶衰反正之責在

焉而亦屬意斯
道故他無讓也

六朝五季始若不侔而未極相類陳隋二主固魯衛之政乃南

唐孟蜀二後主於詞曲皆致工蜀則韋莊在景前唐則馮韓

諸人唱酬煜世並宋元濫觴也

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

白也近世文人學士或以寶然余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

自任即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為盧肩事此且二詞雖工

麗而氣衰颯於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真出青蓮必

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溫方城輩蓋晚唐人詞嫁名太

白若懷素草書李赤始熟耳原二詞嫁名太白有故草堂詞

宋末人編青蓮詩亦稱草堂集後世以二詞出唐人而無名

氏故偽題太白以冠斯編也楊用脩詞品又有清平樂
詞二闕尤淺俚俱贗作也

唐妓女歌曲酒樓恍忽與今俗類辭用弱所記王昌齡之渙高

適豪飲事詞人或間用之攷其故實極可笑適五十始作詩

藉令酬燕狹斜必當年少何緣得以詩句與二王決賭一也

又令適學詩後則是時龍標業為閩戶曉害無緣復與高狎

二也樂天鄭臚墓志第言昌齡之渙更唱迭和絕不及高高

集亦無與之渙詩三也舉此一端即他悉誣妄可見往嘗讀

薛記鬱輪袍竊謂右丞不至是天幸得此逗漏為千載詞場

雪冤不覺浮三太白自快恨不呼右丞慶之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翁委談下 一 廣雅書局

菩薩蠻之名當起於晚唐世案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

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鬢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

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南部新書亦

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唐尚未有斯題何得預製其曲耶

又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

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案大中即宣宗年

號此詞新播故人君喜歌之余屢疑近飛卿至是釋然自信

具隻眼也即草堂稱
太白詞

傳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儀謂唐為傳奇宋為戲譚元為

雜劇非也唐所謂傳奇自是小說書名裴鏞所撰中如藍橋

等記詩詞家至今用之然什九妖妄寓言也裴晚唐人高駢

幕容以駢好神仙故撰此以惑之其書頗事藻繪而體氣惟弱蓋晚唐文類爾然中絕無歌曲樂府若今所謂戲劇者何得以傳奇為唐名或以中事迹相類後人取為戲劇張本因展轉為此稱不可知范文正記岳陽樓宋人譏曰傳奇體則固以為文也

今世俗搬演戲文蓋元人雜劇之變而元人雜劇之類戲文者又金人詞說之變也雜劇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獨戲文西廂作祖西廂出金董解元然實絃唱小戲之類至元王關所撰乃可登塲搬演高氏一變而為南曲承平日久作者迭興古昔所謂雜劇院本幾於盡廢僅教坊中存什二三耳諸野史稗官紀載率不能詳薦紳先生置而弗論暇嘗綜核諸家頗得其概漫識於後好事雅流或亡譏焉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雅書局

廣雅書局

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實始濫觴漢宦者傳脂粉侍中亦後世裝旦之漸也魏陳思傳粉墨堆髻胡舞誦俳優小說雖假以逞其豪俊爽邁之氣然當時優家者流粧束因可概見而後世所為副淨等色有自來矣唐制如霓裳等舞度數至多而名號粧束不可深攷樂府雜錄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善弄參軍參軍即後世副淨也

見輟耕錄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三人弄假婦人假婦人即後世裝旦也至後唐莊宗自傳粉墨稱李天下大率與近世同特所搬演多是雜劇短套非必如近日戲文也

觀安節樂府雜錄稱假婦人則知唐時無旦名也古教坊有雜劇而無戲文者每公家開宴則百樂具陳兩京六

代不可備知唐宋小說如樂府雜錄教坊記東京夢華武林舊事等編錄頗詳唐制自歌人之外特重舞隊歌舞之外又有精樂器者若琵琶羯鼓之屬此外俳優雜劇不過以供一笑其用蓋與傀儡不甚相遠非雅士所留意也宋世亦然南度稍見淨旦之目其用無以大異前朝浸淫勝國崔蔡二傳奇迭出才情既富節奏彌工演習梨園幾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閭閻每奏一劇窮夕徹旦雖有眾樂亡暇陳此亦古今一大變革人不深攷耳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雅書局

廣雅書局

凡傳奇以戲文為稱也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實也反是而求其當焉非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塲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顛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順而婿卓也相國之絕交而娶崔也荆釵之詭而夫也香囊之幻而弟也凡此咸以謬悠其事也繇勝國而迄國初一轍近為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

古無外與丑蓋丑即副淨外即副末也今優伶輩呼子弟大率八人為朋生旦淨丑副亦如之

外即副末元院本止五人故有五花之目一曰副淨即古之參軍也一曰副末又名蒼鶻蒼鶻可擊羣鳥猶副末可打副淨一曰末泥一曰孤裝見陶氏輟耕錄而無所謂生旦者蓋院本與雜劇不同也元雜劇旦有數色所謂裝旦即今正旦也小旦即今副旦也以墨點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淨丑為之而元時名妓咸以此取稱

如荆堅堅孔子金顧山山天然秀味簾秀李嬌兒類又妓李嬌兒

為溫柔且張奔兒為風流且蓋勝國襍劇裝旦多婦人為之也

元花旦必與今淨丑迥別故婦人多為之末尼孤裝未知類今何色當續攷之

宋世襍劇名號惟武林舊事足徵每一甲有八人者有五人者八人者有戲頭有引戲有次淨有副末有裝旦五人者第有前四色而無裝旦蓋旦之色目自宋已有之而未盛至元襍劇多用效樂而變態紛紛矣以今億之所謂戲頭即生也引戲即末也副末即外也副淨裝旦即與今淨旦同蓋雜劇即傳奇具體但短局未舒耳元院本無生旦者院本僅供調笑如唐弄參軍之類與歌曲無大相關也

樂府雜錄云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八獨舞今為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又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微說下

五 廣雅書局

有踏搖娘羊頭渾脫九頭獅子弄白馬益錢以至尋撞跳丸吐火吞刀旋槩筋斗悉屬此部又教坊記云踏搖娘者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為郎中嗜飲酒每醉輒歐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搖和來踏搖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搖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殿闌之狀以為笑樂今則婦人為之案此二事絕類豈本一事耶然襍錄又有踏搖娘等不可深曉觀此唐世所謂優伶襍劇概服節套大略可見宋之雜劇蓋亦若斯元院本但有詞無曲故詞第屬之歌人此類以供戲弄而已至元人曲調大興凡諸襍劇皆名曲寓焉而教坊名妓亦多習之清歌妙

舞悉隸是中唐宋諸詞殆於盡廢又一變而贍縵遂為南之戲文而唐宋所謂雜劇至元而流為院本今教坊尚遺習僅足一笑云 黎國字面見樂府雜錄

楊用脩云漢郊祀志優人為假飾妓女蓋後世裝旦之始也然未必如後世雜劇戲文之為緣其時郊祀皆奏樂章未有歌曲耳

元雜劇中末即今戲文中生也攷鄭德輝倩女關漢卿寶娥皆以末為生此外又有中末蓋即今之外耳然則青樓集所稱末泥即生無疑今西廂記以張琪為生當是國初所改或元末琵琶等南戲出而易此名觀關氏所撰諸雜劇緋衣夢等悉不立生名他可例矣青樓集又有駕頭忍即引戲之稱俟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微說下

六 廣雅書局

攷

世謂秀才為措大元人以秀才為細酸倩女離魂首措末扮細酸為王文舉是也細酸字而僅見此今俗尚有此稱

武林舊事所記社會甚夥以雜劇為緋綠社唱贈為過雲社要詞為同文社清樂為清音社小說為雄辯社影戲為繪草社撮弄為雲機社吟叫為律華社右八種皆駢集一處者然當時唱賺之外又有吟叫要詞之外又有小說不知何以別之撮弄蓋元人院本所從出也今自戲文外惟小說影戲社會尚有之

歐國詞人王實甫高則誠聲價本出關鄴白馬下而今世盛行元曲僅西廂琵琶而已西廂本元微之前人辨論甚核獨蔡

爲牛婿絕無謂而莫知所本一日偶閱太平廣記四百九十八卷雜錄未引玉泉子云鄧敞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爲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婿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行卷多其筆跡顧已寒賤未必能致騰踔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敞挈牛氏歸將及家紿之曰吾久不至家請先往俟卿泊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輪橐直入即出牛氏居常玩好幙帳雜物列庭廡閒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敞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撫膺大哭牛氏至知其賣已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

筆叢卷四十一 辛卯 莊穆委談下 七 廣雅書局

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謂牛相即僧孺而鄧生登第再昏事皆符合姓氏稍異耳後後官至祿書 職位恍惚類也

余嘗笑中郎有三不幸漢史垂成陷身縲繼一也生止一女復沒虜庭二也頭白齒落制命凶渠千年後橫遭風流案誣讖日爲里婦唾譏三也聞者輒大噱不能已或謂中郎流離述 負愁苦一生沒有 足樂耳

此誣致 苑苑危言云高則成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託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

自將蔡氏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願誣讖賢者耶案危言所引二姓悉合高氏或據此第僧孺之女則未審竟適何人耳僧孺二子曰蔚曰叢俱節度至尙書蔚子徽叢子嶠亦顯而絕無所謂繁者恐說郛所載未必如廣記之實也西廂事唐人自有鶯鶯傳而會真記侯鯖錄尤詳其爲微之無疑然則西廂琵琶二記一本微之中表一假思黯女夫二人在唐先後入相當時事業寥寥不知千載後得元人力鬧熱百倍生前也

筆叢卷四十一 辛卯 莊穆委談下 八 廣雅書局

西廂記雖出唐人鶯鶯傳實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尙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獻盡此矣然其曲乃優人絃索彈唱者非搬演雜劇也 董氏傳奇稱崔氏孀婦寓僧寺河中兵亂杜確弼之張生紅娘等於鶯傳悉合獨鄭恆不可曉蓋崔後與張絕再離無所謂中表爭姻之說乃微之自寓耳然疑董所撰或他有所本日偶閱唐雜說柳參軍傳柳春日遊曲江邂逅崔氏女目成焉崔母王姓舅爲執金吾他日金吾訪崔母欲令子娶崔女女不樂潛遣青衣輕紅往薦福壽僧院達意於生生喜即納聘私挈歸金吾不知以爲子盜之笞之數十既崔母亡柳夫婦來赴金吾子見之因訟於官崔女卒歸王氏案此不知與微之孰先女皆崔姓婢皆紅皆期僧寺中可笑乃有如此特王柳二姓差異至鄭恆之爭則斷出附會無疑崔女後事甚

怪不備錄

倩女離魂事亦出唐人小說雖怪甚然六朝此類甚多鄭德輝雜劇尙傳神俊不若王高古弗如董也

董解元見輟耕錄明謂金章宗時人去元世較遠決不能與馬鄭輩相及而涵虛子記元詞手乃有董解元等豈別一人或即金人以其北調之祖故引之耶惜其名字州里皆不可得

且陶著書元末已謂董曲雖傳能習者少則金元腔調亦自迥不侔矣

王實甫關漢卿大概同時第不詳元何帝代要皆世祖時人陶氏輟耕錄云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

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云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

筆叢卷四十一

辛卯 莊敬委談下

九 廣雅書局

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說殺尋芳密蠶輕輕

的飛動賣花人搦過橋東由是名益著同時關漢卿亦高才風流人王嘗以譏詭加之關極意酬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逆

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唁詢其由眾對此王筋也關曰是喚目何王筋為眾大笑曰若被王和卿輕薄半世死後

方還得一籌耳凡六畜勞傷鼻中流膿則謂之喚也觀此關之為人可見王所賦詞亦佳又以滑稽挑達與關善得非即所謂實甫者以先關卒故西廂記未成而關續之耶此事理

極易推惜無他據

今王實甫西廂記為傳奇冠北人以並司馬子長固可笑不妨作詞曲中思王太白也關漢卿自有城南柳緋衣夢賣娥冤

諸雜劇聲調絕與鄭恆問答語類郵亭夢後或當是其所補

雖字字本色藻麗神俊大不及王然元世習尙頗殊所推闢下即鄭何元朗亟稱第一今倩女離魂四摺大概與關出入

豈元人以此當行耶要之公論百年後定若顧陸之畫耳元曲傳於今者崔蔡二家外散套閒得三數佳篇如王長公所

稱暗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寫沈深逸宕而字字本色真妙絕古今矣百歲光陰意勝覺筋骨稍露長空萬里辭勝覺肌

肉太豐俱讓一籌也

漢文唐詩宋詞元曲雖愈趨愈下要為各極其工然勝國詩文絕不足言而虞楊范揭輩皆烜赫史書至樂府絕出古今如

筆叢卷四十一

辛卯 莊敬委談下

十 廣雅書局

之末途非不朽之前著也

涵虛子記元詞手百八十餘中能秀及詩文者貫雲石高則誠二子耳自餘馬致遠輩樂府外他伎倆不展一籌信天授

有定也勝玉霄元好問薩天錫趙子昂馮海粟 盧疏齋姚牧菴皆文亡有及詞耳高則誠在勝國詞人中似能以詩文見者徒以傳奇故并沒之

同時盧摯處道亦東顧入樂府聲價政與高埒而製作弗傳世遂以盧為文士而高為詞人信有幸有不幸也元文人以

詞名者趙子昂貫雲石楊廉夫皆浙東西人元詞手與中原抗衡惟越而已

高詩律尙散見元人選中如題岳墳采蓮曲等篇雖格不甚超爰非傳奇中語文則烏寶一傳見輟耕錄小詞若琵琶諸引

亦多近宋蓋勝國才士涉學者

近時左袒琵琶或至品王關上余以琵琶雖極天工人巧終

是傳奇一家語當今家喻戶習故易於動人異時俗尚懸殊

戲劇一變後世徒據紙上以文義摸索之不幾於齊東下里

乎西廂雖饒本色然才情逸發處自是盧駱豔歌溫韋麗句

恐將來永傳竟在彼不在此金董解元世幾不聞而花間草

堂入口膾炙是其驗也或謂戲曲無可廢理夫唐宋優伶所習今絕不省何狀况其歲自西廂外

亦殊少傳者矣

西廂主韻度風神太白之詩也琵琶主名理倫教少陵之作也

西廂本金元世習而琵琶特創規矧無古無今似尤難至才

情雖琵琶大備故當讓彼一等也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雜錄

十一

廣雅書局

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

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尚盛行

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右見葉氏草木子葉元末人

據此則傳奇始自永嘉人作之今王魁本不傳而傳琵琶

琵琶亦永嘉人作遂為今南曲首二事極相類大可笑也然葉

當國初著書而云南戲遂絕豈是時琵琶尚未行世耶王魁

事當在宋初今唐人小說載王魁事說者以為宋人勦入之

云

琵琶記崑山有良璧詩王允何其愚說者以漢末有二王允一

誅董卓一乃棄妻再娶者非也案後漢書黨錮傳黃允字子

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

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

求婚見允嘆曰得婿當如此允聞而黜選其妻蓋黃姓非王

允也今本多誤刻故錄之汪司馬頗取此詩謂西廂詩無一

成語者琵琶此首差可觀然瑜字與姿古韻絕不通又宋以

二語大似村學究聲口僅勝王關可耳

王實父晚風寒峭詞末句不想跳龍門到來學騙馬今俗說但

以騙為竊盜之義而實非也程泰之演繁露所載甚明實父

蓋用其意今錄於後云嘗見藥肆醫腳藥者榜曰騙馬丹歸

檢字書其音為匹轉且曰雍而上馬已又見唐人武懿宗將

兵遇敵而遁人為之語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階騙言蜀馬

既已短小而又臨階為高乃能躍上始悟騙之為義通典曰

武舉制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騙以上俱繁露說據此則騙本非

盜竊之義與今俗說全不同實父用之於詞者緣張踰牆擄

崔故以騙馬對龍門皆主跳躍之意益見措意之工程所引

唐人譏武懿宗語乃張元一所作見孟啟本事詩又東京夢

華錄載百戲中有騙馬等戲字義悉與前同乃知宋元開騙

字音義如此今率以為盜竊舉世一僻殊可笑也今琵琶戲中有用此

字者俗流妄增

琵琶記正是此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問用高駢詩話昨夜

爭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

別調中發語曰正是者明謂引用古人也

今傳奇有所謂董永者詞極鄙陋而其實本搜神記非杜撰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雜錄

十一

廣雅書局

也記稱承父亡以葬乃自賣爲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選之承行三年喪畢欲還詣主供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君妻遂與俱至主家曰永雖小人蒙君恩德誓當服勤以報主曰婦人何能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練百匹於是永妻織十日而百匹具焉據此則永夫婦當在六代前或晉或魏不可知也李德武妻裴氏亦載隋史中

古今傳聞譌率不足欺有識惟關壯繆明燭一端則大可笑乃讀書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蓋繇勝國末村學究編魏吳蜀演義因傳有羽守邳見執曹氏之文撰爲斯說而俚儒潘氏又不攷而贊其大節遂致談者紛紛案三國志羽傳及裴松之注及通鑑綱目並無此文演義何所據哉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英雄談下

十一

廣雅書局

元詞人關漢卿撰單刀會雜劇雖幻妄然魯肅傳實有單刀俱會之文猶實於明燭也斬貂蟬事不經見自是委巷之談然羽傳注稱羽欲娶布妻啟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則非全無所自也

吳志魯肅傳先主使關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取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皆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案今元人所撰單刀會雜劇本此蓋肅傳本實錄而司馬氏

通鑑據吳書脩輯以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有變肅不從而往而所記羽語殊俚陋不類雲長蓋吳書乃自尊其國非實錄也本肅邀羽相見故羽操刀起豈得云肅欲往疑羽有變乎裴松之辯駁最明獨此注引吳書而略無是正亦大憤憤司馬據之尤爲疏也

赤壁破曹立德功最大攷昭烈傳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操傳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而不言周瑜及魯肅傳俱言與備并力陳壽書諸葛傳後亦言權遣兵三萬助備備得用與曹公交戰大破其軍則當日戰功可見今率歸重周瑜與陳壽志不甚合余別詳之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英雄談下

十一

廣雅書局

楊用脩云世傳馮商還妾余觀氏族言行錄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世傳馮商還妾事以爲京父攷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也右見談苑醜酬余攷宋史京傳不載父名亦無還妾事惟稱京常過外兄見其侍妾詢知同年某入女亟請嫁之蓋因此附會也楊本氏族錄謂爲正史亦非用脩又云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儘瓜亭亦緣此附會也陳晦伯駁云邵氏問見錄載呂蒙正微時於洛陽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

舒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
偶遺一枚於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臨
伊水起亭以饅瓜名焉麟攷宋史呂實起寒素土室饅瓜當
有之惟楊所引頗關涉而史不載恐未確也

連環亦本元曲或稱李長吉詩榼銀龜騎白馬傅粉美人大旗
下以爲卽呂布美人殊不知傅粉自說呂貌非姬妾也陶穀
秦弱蘭事見宋士人供狀當不誣

繡縞記事出唐人李娃傳皆據舊文第傳止稱其父榮陽公而
鄭子無名字後人增益之耳娃晚收李子僅足贖其棄背之
罪傳者亟稱其賢大可晒也

王仙客亦唐人小說事大奇而不情蓋潤飾之過或烏有無是
類不可知霍小玉事據李益傳或有所本

紅拂紅綃紅線三女子皆唐人皆見小說又皆將家皆姬媵皆
兼氣俠然實無一信者衛公雖韓柱國甥絕不聞處道相值
緣李百藥當盜素侍女素執將斬之觀百藥僕體俊秀因畀
侍兒歸家異祕纂遂嫁此事衛公而虬髯客之誕又不必辯
者也紅線事冷朝陽有詩其始末不可攷甘澤謠未足憑據
紅綃尤謬悠蓋以汾陽多妓樂詭爲此談又本紅拂而崑崙
則又附會虬髯耳第所狀一品殊不類汾陽余嘗疑他有其
人大都不必深辯今諸傳奇盛行駸駸欲追勝國矣章臺柳
事或有之唐人詩可證也

輟耕錄記元人雜劇有唐三藏一段今其曲尙傳第不知卽陶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微委談下

五

廣雅書局

所記本否世俗以爲陳姓且演爲戲文極可笑然亦不甚虛
也三藏卽唐僧玄奘余辯見而續攷獨異志云沙門玄奘俗
姓陳偃師縣人也勿聽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
至蜀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爲計乃鑲房門而坐至
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來由
奘乃禮拜勸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
易道路開關虎豹藏形魔鬼潛迹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
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據此皆與今頗合又元人散套亦有
西域取經等事蓋附會起於勝國不始於今而三藏之名則
又始於宋時不始勝國東坡艾子小說云艾子好飲少醒日
忽一日大飲而嘔門人密抽彘腸致噉中持以示曰凡人具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微委談下

五

廣雅書局

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
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況有四耶此雖戲語然宋世所
稱可見蓋因唐僧不空號無畏三藏譌爲玄奘耳艾子疑非東坡然其
目已見通攷要亦出宋人聖教序
雖有三藏要文等語匪玄奘號也

自花間草堂之流也而極於西廂琵琶自玄怪樹萱之流也而
極於翦燈秉燭然西廂琵琶雖詞場最下伎倆在厥體中要
爲絕到若今所傳新餘二話則鄙陋之甚者也二書驟讀之
類村學究小知聲律者不足當大雅一噉夷攷其人實皆國
朝名士手筆新話則瞿廣文宗去餘話則李方伯昌祺也瞿
國初錢塘人所著詩集詩話今傳格律卑弱亡論而才情纏
繆工語絕多詞尤婉縟今詩詞附見新話者乃無復字句可

觀李詩律殊精詣宣成間賣稱作手今皇明風雅所選十數
篇氣骨錚錚儕流罕及而詩見餘話者亦絕不足言昔唐人
嘗以南柯得名黃梁擅譽二書律之慚沮甚矣續南詩人孫
貴有朝雲集

句亦
此類

新餘二話本皆幻設然亦有一二實者秋香亭記乃宗吉自寓
見田叔禾西湖志餘至正妓人行則昌祺日擊事以擬樂天
商婦者也緣他多虛妄并二事實廢廢之李名德顯著坐是
不得入賢祠效二書而益下者有秉燭清談等言之則點牙
頰而撰人周禮嘗著綱目發明楊用脩喜道之

始余讀李方伯近體而善之以同時曾子啟不能過既復閱
詩詞每疑新餘話非二君筆及讀孤樹哀談得李不入鄉賢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獄參議下

七 廣雅書局

事又西湖志餘云宗吉嘗著剪燈新話一編粉飾閨情假託
冥報雖屬情妖麗遊戲翰墨之間而勸百諷一聞有可采秋
香亭記乃其自寓桂孟平有題新話歌始知信二君作蓋一
時游戲筆端不復經意耳田叔禾所摘瞿語西湖詞及妓鞋
等曲皆多工語又和楊廉夫眉黛黛色云恨從張敞毫端起
春向梁鴻案上生殊不減勝國也

七脩彙彙云翦燈新話乃楊廉夫所著惟後秋香亭記則瞿宗
吉撰也其詞氣不類可知香匳集鄙褻者非廉夫乃韓致光
詩三者非欲借重於人則一時刊誤惜至今未有知者案瞿
是編與所著詩話語絕類特加以俳諛又詩詞不工為生平
蛇足耳楊廉夫以文名元末今其遺集皆崛強怪奇筆端盡

當有此都緣此老耽嗜聲色故好事遂舉歸之郎曲儒不辯
詩文面目無怪其然第或致悞後世若龍城錄至今以為柳
也香匳是和魯公嫁名韓滉揚自有
續匳等作遠出其後即說尤誤

江湖紀聞載一士人狎倡俱狀四六札通篇用故事成語頗極
偃仰之工惜不知其名姓并事之始末大槩是南渡時人耳
惟荆釵布裙自說鄭玉之非倡女屢求其出處俱疑似閒偶
閱說郭錄撫青襟說一事乃知邢氏女先與單氏子議婚後
邢父母遭亂皆遇害遂失身樂籍為楊玉而單氏子以廢為
其州司戶因問狎之詢其所生父母知為幼所議妻遂告其
父母娶之蓋誤邢字為鄭耳布裙短衾即邢女告單子之言
詳陶氏所錄中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獄參議下

六 廣雅書局

唐人初登第絕句云楚潤相看別有情注但以楚潤為妓之尤
者而不詳所出案孫榮北里志楚兒者素為三曲之尤晚以
色衰嫁捕盜官郭銀以挑鄭光業為郭曳篋數十回貽鄭詩
云娥眉常被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良可笑也潤娘字子
美本名潤王團兒女少時聲譽藉藉崔垂休狎之題記於潤
上為同年某人見之因戲贈一絕慈恩塔上新泥壁滑膩光
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轍上逞歐書俱可資笑云
今世傳街談巷語有所謂演義者蓋尤在傳奇雜劇下然元人
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為盛行世率以其鑿空無據要不
盡爾也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嘗入市肆紳閱故書於敝
楮中得宋張叔夜禽賊招語一通備悉共一百八人所由起

因潤飾成此編其門人羅本亦效之爲三國志演義絕淺陋可嗤也

楊用脩詞品云襄天脞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一詞於壁

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烟水寨來買

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綺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

如何銷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

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問

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小辭盛於宋而劇賊亦工如此案此

卽水滸詞楊謂饒天或有別據第以江嘗入洛則太憤憤也

水滸余嘗戲以擬琵琶謂皆不事文飾而曲盡人情耳然琵琶

自本色外長空萬里等篇卽詞人中不妨翹舉而水滸所撰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嚴委談下

九

水滸雜書局集

語稍涉聲偶者輒嘔噦不足觀信其伎倆易盡第述情敘事

針工密緻亦滑稽之雄也

今世人耽嗜水滸傳至縉紳文士亦閒有好之者第此書中間

用意非倉卒可窺世但知其形容曲盡而已至其排比一百

八人分量重輕纖毫不爽而中間抑揚映帶回護味嘆之工

真有超出語言之外者余每惜斯人以如是心用於至下之

技然自是其偏長政使讀書執筆未必成章也

此書所載四六語甚厭觀蓋主爲俗人說不得不爾余二十年

前所見水滸傳本尙極足尋味十數載來爲閩中坊賈刊落

止錄事實中間遊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遂幾不堪

覆瓿復數十年無原本印證此書將水廢余因嘆是編初出

之日不知當更何如也

宋鄭叔厚以孫武子配論語易傳明韓苑洛以關漢卿配司馬

子長皆大是詞場猛譚因論水滸得二事絕可作對嘉隆間

一鉅公案頭無他書僅左置南華經右置水滸傳各一部又

近一名士聽人說水滸作歌謂奄有巨明太史之長二語本

滑稽與前意稍不同然詞若符節信字句間未嘗無對也

世所傳宣和遺事極鄙俚然亦是勝國時閭閻俗說中有南儒

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記宋江三十六人盧俊義作李俊義楊

雄作王雄關勝作關必勝自餘俱小不同并花石綱等事皆

似是水滸事本倘出水滸後必不更創新名又郎瑛類彙記

點鬼簿中亦具有諸人事迹是元人鍾繼先所編然則施氏

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嚴委談下

三

水滸雜書局集

此書所謂三十六人者大概各本前人獨此外則附會耳卽

謂此書及三國並羅貫中撰大謬二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

懸詎有出一手理世傳施號耐菴名字竟不可攷友人王承

父嘗戲謂是編南華太史合成余以非猾胥之魁則劇盜之

靡耳施某事見田叔禾西湖志餘

宿松羅忠濟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玉壺遐覽引

筆叢王部凡四卷

方丈之宮周加聖焉一關如寶月光入四壁瑩然友人習道家
 言者顏其楣曰玉壺壺中空無長物僅左右二几几無長物
 僅道書數十弓石羊生既從赤松子游歸憩壺中日喀然几
 上寤則取道書讀之若漆園鄭圃輕天地細萬物揆諸大道
 允矣即放言六合要以明縣寓之無窮破牆面之敝識自秦
 漢諸君慨慕長生而弗繇其道願褰裳濡足於瀛海間於是
 方士家言襍然竝興淮南厭次以說張之句漏句曲以詞文
 之逮今所傳五城三山絳宮瑤樓諸仙聖儀衛章服一胡紛
 紛麗詭也余鄙且忘未必夙規於大道益之病靡濟勝資朝
 夕一壺如守五石瓢其於六合之外猶之坐井而闕又惡能

筆叢卷四十二

王部 玉壺遐覽引

廣雅書局

鏡厥是非第集其言尤侈者著於篇以當臥遊曰玉壺遐覽
 云壬辰仲冬芙蓉峯客題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二

王部

玉壺遐覽一

明東越胡應麟撰

隋經籍志曰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初稟自然之
 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所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
 同而以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
 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然開劫非一度矣
 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相去經四十一億萬
 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
 方天帝及諸僊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預也所說之經亦稟
 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為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
 壞則蘊而莫傳劫運常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奧謂
 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
 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真皇人改轉天音而辯析
 之自天真以下至於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
 授世人然元始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
 祕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受道
 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淨積
 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其受道
 之法初受五十丈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上清籙籙
 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
 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齋金環一并諸
 籙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

筆叢卷四十二

王部 玉壺遐覽一

廣雅書局

以爲約弟子得錄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錄玉錄金錄塗炭等齋爲壇三成每成皆置綿蕪以爲限城傍各開門皆有法受錄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於綿蕪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而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綿蕪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贊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醮脯麴餅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爲醮又能登刀入火及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英蠲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古黃帝帝嚳夏禹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錄牟代

筆叢卷四十二 王部 王帝遺覽

廣雅書局

既遠經史無間焉推詳事迹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美處冲虛而已無上天官符錄之事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脩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錄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帝以爲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卽位猶數上章朝士受道者眾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真人成公興後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爲天師而又賜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鮮麗

弟子二十餘人皆得其術其後又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玄孫授其圖錄真經劾召百神曰此書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當出汝宜修之佐國扶命以化眾生最後太上復降賜以新科符錄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嶽迎致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二十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錄焉自是道業太行每帝卽位必受符錄以爲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後置道場於南郊之旁方二百丈正月十月之十五日並有道士等入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遷鄴遂罷之文襄之世更置館宇選其精志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

筆叢卷四十二 王部 王帝遺覽

廣雅書局

道法每帝受錄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興高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眾其所講經論以老子爲本次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餘眾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糜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右隋志敘道家源委廢興備悉因節錄之所敘止於隋世其後復熾於唐之開元宋之宣和至金大定而全真教出又一變矣

馬端臨經籍考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錄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爲而已而略及煉

養之事服會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
養而不言清淨盧生李少君藥大之徒則言服會而不言煉
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會至杜
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
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爲之說略不能知其
旨趣雖所謂煉養服會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
以老氏爲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卽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
如清淨無爲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授則足以致
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
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
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

筆叢卷四十二 王部 玉靈選覽一

四 廣雅書局

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
說盡鄙淺之言蓋黃冠以此逐會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
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爲世患蠹未爲甚鉅也獨服會符籙二
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藥大李少君子吉
張津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眞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
嬰其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
柱史五十言曷嘗有異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眞矣右馬端臨
論道家本支得失最爲精當其唐以後術業之變足補隋志
所未備因并錄之南宋而後更采集諸說并詳著其人於左
方

青巖叢錄云今鍊養服會其術具在而全眞之教兼而用之全

眞之名助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
時又有眞大道教有七祖康禪之教其說又自相乖異至於
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
師宗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阜茅山三宗符籙又各
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信然矣

按叢錄以全眞之教助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似未詳考蓋
南北二宗之分實自宋南渡後而皆始於呂崑崙得道鍾離
權權得之東華少陽君南宗自崑授劉海蟾操授張紫陽
伯端伯端授石翠玄泰泰授薛紫賢道光道光授陳泥丸楠
楠授白海瓊玉蟾玉蟾授彭鶴林相此所謂南宗也北宗自
崑傳王重陽哲哲傳馬丹陽鈺及妻孫不二鈺傳譚長眞處
端劉長生處玄丘長春處機此所謂北宗也全眞之名始自
王重陽今猶有祖其名號者然處機之後寂然矣紫陽下撰
述多傳於世近亦寥寥當國初顯迹有鐵冠周顛冷謙張三
丰等大率非山學而致也

筆叢卷四十二 王部 玉靈選覽二

五 廣雅書局

王司寇跋王重陽碑云重陽名哲初業儒不成去業武不就偶
以遇異人得度遂爲全眞教祖張大其說而行之者皆其徒
三處機力也其說頗類禪而稍羸獨可以破服金石事鉛汞
之誤人與符籙之怪誕而其徒不盡爾也重陽所爲說未嘗
引鍾呂而元世以正陽純陽追稱之蓋亦處機意所謂張大
其說而行之者重陽得無師智似六祖其懸記似誌公顯迹
又似萬回異哉按長公說則北宗不重服會蓋專主煉養而

南宗則兼主二家者也

符籙之說自寇謙之陶弘景後唐則明崇儼葉法善翟乾祐五

代則譚紫霄宋則薩守堅王文卿等而林靈素最顯科醮之

說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朝廷以至閭巷所在盛行南

度白玉蟾輩亦嘗為人奏章今二業皆無顯著者獨龍虎山

張真人尙世襲封爵云道陵世次詳見仙鑑中不備錄錄其

入本朝者漢第一代天師張道陵為玄教宗繼張魯三國時

據漢中其子盛魏封都亭侯復還龍虎山升壇授籙傳及五

季代稱先生若貞靜虛白葆真虛靜之屬而玄教日崇至宋

有正應先生守真觀妙等歷宋而元賜以冲和真人之號傳

至正常為四十二代即國初天師也六觀京師世領教事高

筆叢卷四十二

王部 玉靈遐覽一

六

廣雅書局

皇帝以至尊者天天豈有師遂易號稱大真人秩正二品後

又賜以六品銅印文曰龍虎山正一立壇英宗易以金印孝

廟易以玉印自漢迄今凡一千四百餘年相傳五十代蓋釋

門所未有也隆慶間坐論罷封今復舊高皇帝之易天師號

為真人可謂一洗萬古陋習矣

宋三朝國史志曰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技中東

漢後道教始著而真仙經誥別出焉唐開元中列其書為藏

目曰三洞瓊網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厥後亂離或至亡缺

宋朝再遣官校定事具道釋志嘗求其善得七千餘卷命徐

鉉等讎校去其重複者得三千七百二十七卷大中祥符中

命王欽若依詔舊目刊補洞真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一千

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真部一千四百七卷太

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

十卷合為新錄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撰篇目上獻賜名

曰寶文統錄祥符中張君房所集道書凡四千五百六十五

卷崇觀間又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君房撮其精要為雲

笈七籤百二十卷宋鄧自和撰大藏書目大洞真部八十一

帙靈寶洞玄部九十帙太上洞神部三十帙太真部九十六

帙太平部一十六帙正一部三十九帙凡六部三百一十一

帙右宋世道藏卷數帙數載文獻通考中與今藏卷帙微異

因并錄之

馬端臨曰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

筆叢卷四十二

王部 玉靈遐覽一

七

廣雅書局

清淨清淨無為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為不足為而主於寂

滅蓋清淨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

乎清淨無為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於是

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因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疊

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旨增而高

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後來之道經反從而依倣

之然較其詞采則鄙劣彌甚者蓋瞿曇設教最久矚付其徒

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原其旨意

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之所未備故其為書博大奇偉不

可以淺窺若老子則其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設教也

羽人方士借其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說於是就佛經膠

跟竊其緒餘作諸經職而復無羽翼潤色之者故無足觀蓋佛襲老之精微亦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龐淺治而下之其說愈龐淺矣右說見文獻通考評二家互相依襲得失之致允矣因錄之

晁氏曰序九流者以謂皆出於先王之官各有所長及失其傳故名有弊非道本然特學者之過也故竝錄之又有醫卜技藝亦先王之所不廢故附於九流之末夫儒墨名法先王之教醫卜技藝先王之政其相附近也固宜昔劉歆既錄神仙之書而王儉又錄釋氏今且亦循之者何哉自漢以後九流浸微隋唐之間又尙辭章不復問義理之實雖以儒自名者亦不知何等爲儒術矣況其次者哉百家壅底正塗之弊雖

筆叢卷四十二

壬部 玉璽選覽

八

廣雅書局

息而神仙服食之說盛釋氏因果之教興雖然與儒者抗衡而意常先之君子雖有取焉而學之者不爲其所誤者鮮矣則爲患又甚於漢蓋彼八家皆有補於時而此二教皆無意於世也八家本出於聖人有補於時特學者失之而莊老猶足以亡晉申商猶足以滅秦況二教無意於世不自附於聖人若學而又失之則其禍將如何故存之以爲世戒云

右宋晁公武之論載馬端臨經籍考仙釋類末蓋後世神仙之說雖原本道家實與道家異至於服食章醮而老子之道亡也久矣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二

南海潘元校初校
南海羅崇翰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明東越胡庭麟撰

宛委餘編所錄古帝王賢哲沒為明神及生有所自者暇讀二

典洎雜史小說家言復得若干條輒以弁州遺意補錄於左

謬悠荒忽之譚誠達者所不道而弔詭之士不可不知也

盤古氏元始天尊應世也以一萬八千年為一甲子見真一云

老君中三皇時化身號盤古先生真仙通鑑

祝融氏為火帝君南岳史路五龍氏乘雲登仙見荒史及水經

太昊伏羲氏應聲六士化身也見藏經一云寶麻菩薩下生世

問是曰伏羲造天

女媧氏吉祥菩薩下生也造天伏羲女弟曰女媧一曰女希地經

筆叢卷四十三 子部 玉壺遺覽二

補天斷整南顯迹唐世雜俎

炎帝神農氏為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西陽雜俎

黃帝有熊氏得道上昇為太乙君其神為軒轅之宿荒子玄

鸞為北方水神次子昌意得道居弱水又禹彊亦居北方為

水神黃帝裔也山海經

帝堯陶唐氏長女娥皇為湘君次女英為湘夫人楚詞

帝舜有虞氏得道居九疑山太平廣記載帝舜以道德經及

大禹先得道壽三百六十歲為九疑飛仙堯時治水後復為神

曰神禹禹子夏后啓為東明公珂蛇乘龍上三嬪於天見山

及仙

高宗相傳說為列星

周文王為西明公周文公為北帝師周召公為南明公季札為

北明公西陽雜俎及真誥等書

孔子為水精子繼周為素王韓一曰元宮上仙西陽一曰太極

上真公治九疑山一曰廣桑山真君廣記一曰儒童菩薩下

生世間造天一曰淨光童子化身顏子為月明儒童俱清淨

一曰明晨侍郎後為三天司直已見厄言後夏稷亦一曰與

卜商皆脩文郎見太平廣記後樂子仲由在唐為韓滉廣記

施存在漢為壺公施存亦仲尼門人事見真誥及厄言然

釋迦為三十三天仙延賓宮主西陽又為忍辱仙人一曰老君

乘日精入淨妙夫人孕為釋迦見化一曰闢喜乘白象入摩

筆叢卷四十三 子部 玉壺遺覽二

耶夫人胎為釋迦經道

道家稱老子化身名號尤眾參會眾說而備錄於後老子初三

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中三皇時化身號盤古先生亦曰有

古大先生後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子地皇神農時化身

號大成子人皇軒轅帝時化身號廣成子少皞時化身號隨

應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堯帝時號務成子

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號真行子商湯時號錫則子文王

時號髮邑子武王時號育成子成王時號經成子周王時號

郭叔子漢時為河上公右見真仙通鑑及道經一云老子上

三皇時為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華

子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

顯頊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祿圖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
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殷湯時為鈞則子文王時為文邑
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在吳為
陶朱公右雜見太平廣記抱朴子等與前說稍不同又造天
地經云摩訶迦葉往為老子清淨法行經亦云

老子名耳字伯陽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

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元字伯始一名顯字

元生一名德字伯文立妙篇云初生時名玄祿周武王時為守藏史遷柱

下史至第五帝昭王二十三年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後二

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復

還中夏第十四帝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蘇鄰諸國復還中夏

筆叢卷四十三

王部 玉帝還覽二

三

廣雅書局

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問道於老君退有猶龍之

歎第三十五帝烈王二年丁未過秦秦獻公問以麻數遂出

散關至顯王八年庚申東遷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年乙卯

復出散關飛昇崑崙據此則過函關與出散關自是二事老

尹喜傳悉同蓋過函關乃傳道尹喜出散關乃化服胡王過

函關者僅一而出散關者三然過函關見史記其說要為有

徵出散關事漢前羣籍無載者必後世道流增益之以求勝

釋門耳世多混二事為一詩家尤易混淆故詳錄之以備參

考老君母之妙玉女亦尹氏化胡經稱老子投淨妙夫人體

為釋迦則玄妙淨妙皆老子母也

厄言所錄鬼神仙逸名姓未盡者補列下方浮屠氏可考者別

見

天翁姓張名堅一姓劉後為太山太守雜太乙君名臘天秩萬

二千石河伯姓呂名夷一曰冰夷一曰馮遲一曰馮修一曰

無夷俱見諸皇記已入厄言者不錄

匡君名續字君平一字子孝又字公季又有匡俗字子希匡君

大茅君名盈字叔申中茅君名固字季偉與後漢茅容字同

小茅君名衷字思和衷一作震茅君祖名濛字初成武夷君姓

王名子騫一說云魏王名子騫未詳孰是又曰彭祖氏二子

長曰武次曰夷合為武夷君一曰道君第七弟子名屬仁治

武夷山名控鶴仙人並見仙鑑

尹喜字公文蕭史行第三孝弟明王名弘康字伯中洪崖先生

筆叢卷四十三

王部 玉帝還覽二

四

廣雅書局

即黃帝臣伶倫涓子名濁梁一作濁梁方回一作雷鬼谷子

姓王名詔一名利一號玄微子東方朔一姓金吳剛字質一

作並見疑赤將子與姓蔣曰蔣先生紫陽真人姓周名義山

婉盆子姓施名存即鹿公見真誥姜門子一曰衍門司馬季主男名

法育女名濟華竝仙翁于叔通一名樹字叔顯玉子姓章名

震于吉一名室梓潼神姓張名亞子灌口二郎姓李見宋子語類未

白鹿先生姓李名元洪崖子姓張名蘊字藏真蜀才姓范名

長生李少君字雲翼載孟木姓燕名濟字仲微改姓名字成

子帛舉字子高唐公叻一名房李八百名脫日行八百里又問其年曰八百

歲故名八百仙鑑云不知其名此見廣記仙類

何紫霄字仙良一云姓鄧清平吉姓衛名平許翽字道翔小名

玉斧李含光本姓弘蘭公名期許真君僕許大改姓午復改
姓千終南處士姓王名守一鍾離權改名覺字寂道一字雲
房號和谷子一曰號雲房呂洞賓本名紹先洞賓弟子盧生
名英名藥王姓韋名古麒麟客姓王名瓊韓湘字清夫一字
伯清作北

李珣後改名寬張志和本名龜齡侯道華上昇太上賜姓李名
內芝混成子姓劉名玄和殷七七名玄祥又名道全名疑
公遠一名思遠默希子姓徐名靈府廣成先生姓劉名元清

東園子姓杜名光庭亦號廣成

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陸真人名守堅海蟾子姓劉

名操字宗成徐神翁名守信重陽子姓王名嘉本名中孚海

筆叢卷四十三

玉斧 玉靈 玉童 玉童 玉童 玉童

五 唐雅書房

孺子姓白名玉蟾羅赤脚名宴

女仙姓名題言所未錄者及小有異同者錄左

西王母姓楊一曰緜氏一曰侯氏一曰焉氏名回一曰婉姘第

三女曰碧霞元君本居西嶽今爲泰山神聖母第四女名林

字容真號南極夫人又紫玄夫人王母第十三女名媚蘭號

雲林夫人第二十女名玉清號紫微夫人一云名青娥字愈

意第二十三女名瑤一云名瑤姬號雲華夫人太平廣記有傳云居巫山

今詩家所
謂神女也

王母小女名琬字羅敷號太真夫人亦曰東嶽夫人上元夫人

名阿環見太平廣記漢武內傳答王母書中名冠謂侍女名阿環恐有訛誤

靈照夫人李氏老君之姑中侯夫人王氏子喬之妹嫦娥字純

狐一曰鬱儀靈神蘇吉利妻王氏名搏類一曰竈君夫人姓
王字卿忌女六人皆名蔡河伯夫人亦曰姓馮名夷織女星
侍兒姓梁名玉清太白上公妻名女媧陽翟夫人姓塗山卽
啓母也少室山少姨卽塗山妹姓同太玄仙女姓西靈名子

都見司馬季主傳

玄妙玉女姓尹氏老君母也一曰無上元君九華安妃上真元

君女也名鬱虞字靈蕭南嶽夫人姓魏名華存字賢安號紫

虛元君母姓許氏烈之母也

左華九成夫人姓范名定英右嬪元姬姓趙名約羅北寒玉女

姓宋名聯娟東華玉女姓燕名景珠林云玉女姓賈名屈庭

飛玄玉女姓鮮名子華毛女名玉姜一云魚氏姊妹二人一

筆叢卷四十三

玉部 玉童 玉童 玉童 玉童

六 唐雅書房

名道超一名道遠秦時隱武夷山危言止引前說蓋列女傳所載隱華陰山者後說出

仙鑑以所隱地生
毛竹故名爲毛女

女凡姓陳氏麻姑姓王氏卽方平之妹見仙鑑與神仙傳王方

又宋靈宗勃封麻姑虛寂神應眞人是女仙亦有眞人之號也東華玉妃姓潘名文期見仙

眞張微子傳卽青童帝君妹也劉仙姑名懸靖玄天二女一名旋波一名捉

淡捉淡又名瑤光洛神宓妃也一曰伏羲女太玄女姓顛頊

名和智瓊神女姓成公萼綠華姓楊一日羅氏名都明香元君李氏

名眞多卽八姊妹樊夫人劉剛之妻名雲翹妹爲裴航妻名雲英

東陵聖母姓杜廣記仙鑑等俱作適杜氏諶母許眞君師名嬰一云

花姑姓王名靈微何仙姑姓趙名何一名和武真人名元照

見夷清眞左夫人姓郭名雲蓋右夫人姓楊名玉華許穆夫

人陶成女名科斗馬鈺妻孫氏名不二彭相妻潘氏名蕊珠
右雜見廣記御覽真誥仙鑑等國朝疊陽子王氏名壽真謝
自然等名姓顯然者及
名姓不可及者俱不錄

仙道姓名有特異者類此條

乞食公者五岳真人馬延壽也見列仙傳宋來子下胡浮先生

姓施名存一號婉盆子即壺公也見真誥東方朔本姓張氏

父名夷字少平一曰姓金氏見名疑

朔母田氏生朔三日母亡鄰母拾得之時東方始明故姓名曰

東方朔太平廣記

侯道華將飛昇老君遣真人韓眾下迎賜姓李名內芝審爾則

仙家亦賜姓若帝王之為者奇事也

筆叢卷四十三 王部 玉壺遺覽二 七 廣雅書局

王梵志不知名字王德和者見林禽樹有瘦大如斗破之中得

小兒養至七歲能言自名曰林木梵天姓王氏後改名見廣

記又羅公遠被殺後易姓名為
雜人還本舊名姓而去首也

宋世有木先生名廣莫宣和帝以其道得林靈素之半故易姓

曰木本姓雍仙鑑

白玉蟾本姓葛除去草頭以謝天地父母除去勾曲以謝兄弟

妻子以中曰字加撇為姓江潮
紀聞

王害風王重陽蹤跡詭異若病瘋者人以名之本

呂純陽幻名昌虛中回道人呂元圭守谷客
無心昌老無上宮主同客人

漢武外傳女仙名有石公子范成君

仙鑑有稱號詭異而卒莫知其姓名者或得姓不得名者他非

此類者不錄

倒景君 無常先生 武傳 為無子 仙鑑 帝尊中 偃松子 了然子 名

赤須子 秦穆公 祝雞翁 山圖 溪父 修羊公 騎龍鳴

稷丘君 服閭子 龍威丈人 犢子 以上均 傳飛黃子 龜谷

希子 觚陽子 見姜伯 白羊公 長上公 長桑公子 上

黃先生 以上均 慧車子 其傳 負局先生 仙 凡八兄 驚駭 客

見玄無英君 周義 掩耳道士 常掩耳 上帝戲臣 長五尺 潤婆

娑寐 唐太宗時人 偃月子 仙 陰隱客 廣記 落鬼仙 柳條青

仙吉雷馨 感庭秋 二人俱無姓名 一唱古 劉無名 劉平

阿仙 趙聖人 彭釘筋 三人俱見 天自在 無姓名 常 三

朵花 頭常戴花 三朵 灰袋 費雞師 葫蘆生 並見 僕僕先

筆叢卷四十三 王部 玉壺遺覽二 八 廣雅書局

生 自言姓僕名僕因日 摸先生 無姓名 人有疾 以手 陳花子

常賣花於市 見真仙通鑑 何簞衣 跌道僧 二人俱見 程史 一人衣 簞

各以混沌道士 仙 趙麻衣 趙縮手 行則縮手 於 國朝有

鐵冠道人 周顛仙 景和并識 此侯考

仙傳所載有名流人所共悉而不名其得仙者漫爾筆之其荒

誕不必深論其昭灼口耳若東方曼倩李長源輩亦不錄其

有沒而為神者類別則中

王倪得道長生至堯舜時務光自沈復見商武丁世太公望棺

中止玉鈴六篇范蠡易號陶朱後復之蘭陵賣藥得仙於北

邨山墨翟遇仙長生漢武世尚存介子推逃晉後賣扇東海

邊楚狂接輿在蜀峨眉山東園公唐時尚存命洪崖合神丹

唐里先生得道為華子期師司馬季主并男女皆得道居委

羽山漢武帝得道尸解以棺中箱杖鬻市人韓崇入大霍山

尸解馮良李世居鹿跡洞中郎宗服胡麻得道居華山張魯

辭侯爵白日乘龍昇天夏馥從赤須先生得道龍伯高從刁

道林受道得仙仙猶龍姚俊為北海司命劉翊為右理司監

劉寬遇青谷先生授杖解法得仙樂巴自殺乘風入林慮山

中李少君誅後人見之東海上自漢武而下其人並焚英滅

蜀中火災後漢書載此然同時鄧鑿得道居名山唐時尙

存有疑碧者見之姚泓失國入山得道偏體生長毛亦見廣

蕭子雲師杜元老授職為元洲長史八十二口同仙徐之才以

陰功得道見女徐李衛公大厓尙存廣記

馬周為素靈宮仙官謫降李紳姓名預載仙錄中同上

顏真卿歸葬惟空棺賈耽以神解稱異人吳道元躍入畫中盧

鈞吞金丹得道王叡卒後人見之成都陳陶夫婦竝得仙姚

平仲騎青騾入終南蘇養直遇羅浮黃真人羽化以上雜見

仙鑑西陽夷堅盧杞李林甫等削刀

女仙則鈞弋夫人改葬棺中惟絲履一雙見廣記與

王衍女進賢為愍懷太子妃并婢六出遭掠赴水遇韓西華救

度竝得仙韓太華乃韓安國妹李廣利妻賢武妹瓊英黃瓊

女景華竝得道居易遼宮以上竝

唐玄宗三女玉真大公主次公主幼真一公主竝從胡天師慧

超得仙見仙鑑胡慧超傳玉真長公主

即張果傳欲降為果妻者也

右皆正史不載而雜見傳記者他如魏太武為太平真君見魏

中唐玄宗為太陽朱宮仙人楊貴妃為太上侍女見楊通唐

虛真君見林靈素傳中此類皆方士幻惑之說視諸堊史傳聞又不

伴故畧之

道經所載玄天五城之上僊聖階秩高下森如信若所言其蒞

事舉職勞不啻於人間王元澤所謂千歲何益白石先生監

為地仙不樂飛昇有以也願其說不可具聞其名流時時散

見諸傳記中暇讀大洞諸經外旁及稚川貞白及唐宋小說

家言得名號可紀者數千百餘彙為一卷世有好譚天若鄒

衍田駢輩將挈以贈焉其無名氏若中黃丈人天眞皇

筆叢卷四十三玉蕊遺覽

太極真人赤松子見三洞珠囊又杜冲又淮南王又

無上真人西梁子文見周義山傳徐來勳見葛玄傳

清虛真人王褒又小有大和真人遠又王君

桐栢真人王子喬又青蓋真人葛玄為大

少室真人劉千壽太元真人茅盈

太清真人彭清宋倫太微真人尹澄

秦隴真人周亮以下靖明真人匡胤

西城真人王方平司命真人路大安

句曲真人茅固玄洲真人姚坦

中岳真人高丘子王仲甫西岳真人馮長

小有真人王瓊見玄怪紫府真人韓蔚見宛

緣麟麟客傳

委徐編

大梁真人 魏默七

○冢真人 王道賓

岷山真人 陰友宗

陸渾真人 郭幼度

陽洛真人 清于大玄

葛衍真人 周季道

崇山真人 范伯華

鬱絕真人 裴玄仁以上並見真仙通鑑

清逸真人 李白見宛委餘編

華陽真人 見真仙通鑑

太虛真人 赤松子見魏夫人傳

九疑真人 韓偉遠見御覽引三洞珠囊

清靈真人 裴玄仁見三洞珠囊

紫陽真人 周義山張伯端

玄一真人 范伯慈以下並見仙鑑

九皇真人 張伯端

黃庭真人 王探

東極真人 王大虛

南岳真人 陳子微

潛山真人 鮑靚兼領

上清真人 司馬承禎見謝自然傳又李少君趙伯元張仲逸並見仙鑑又許謐見御覽

五嶽真人 馮延壽見列仙宋來子傳

青城真人 洪崖先生見仙鑑本傳

南極大明公 匡續

太極右仙公 葛玄

太極左仙公 谷希子

上清仙公 許謐又謂子為北海公見御覽

蓬萊右仙公 賀保安

九玄左仙公 封璋

玉真上公 崔子文

紫陽左仙公 石路成見王母傳

九疑山侯 張上貴

岱宗神侯 鮑元節又陶侃為西河侯厄言

太極仙侯 張奉見御覽

水府仙官 郭璞

東源伯 張石生見仙鑑下並同

少室仙伯 王遠知又吳雨虛

華山仙伯 秦叔隱

青城仙伯 洪崖子見并州文集

潛山真伯 趙祖陽見仙鑑

海伯 屈原見厄言

蓬萊大仙伯 牙盈見仙傳拾遺五真記

監海伯 溫嶠見厄言

大極高仙伯 延蓋公見王母傳

八元仙伯 柯元符見御覽

嵩山伯 陶弘景見廣記其傳中

理禁伯 張玄真又赤松子為崑崙仙伯

太極左仙卿 葉法善

大極上卿 馬成子

中元仙卿 姜門子

玄洲上卿 尹喜

西岳仙卿 李翼

上清左卿 許成已上並見仙鑑

東岳上卿 茅盈見神仙傳

玄真大卿 取正仲見仙鑑

太極仙卿 墨翟見厄言

蓬萊左卿 葉叔茂見仙鑑

太清左卿 黃觀子見御覽

東府左卿 白石生同上

東華上佐 楊羲見仙鑑

陽晨大夫 石叔門見御覽

英文臺侍郎 金可記見仙傳拾遺

昆丘侍郎 鮑靚見廣記

九華侍郎 馬成子見仙鑑下同

明晨侍郎 夏夔又周暢見數

玉華侍郎 方某及莫某三人見夷堅志

碧落侍郎 沈義見仙鑑周爰支傳

門下侍中 張良又劉楨徐幹王粲並見厄言又王導為尚書令王嘉徐庶何晏俱侍郎

左玄執蓋郎 封璋見陽雅俎

太極章編郎 郭四朝又茅衣見封璋傳

太上侍經仙郎 王思真見仙鑑

玉臺執蓋郎 郭四朝又茅衣見封璋傳

修文郎 樂子長卜子夏顏肅蔡見厄言

仙臺郎 侯道華見廣記

都禁郎 明期為玉晨元郎賈誼見厄言又李

典柄執法郎 潘平叔通見御覽

執蓋郎 虞和見厄言又正同上元郎王忠

北天修門郎 同見厄言

右理中監 劉翊

左理中監 韓崇見仙鑑下同

東華上清監 李白

童初監 范幼安

蓬萊都水監 桓闓

碧虛上監 董奉

太陽都錄大監 魏徵亦見厄言

左副監 謝鯤見厄言又張叔隱為右仙監

左副監 謝鯤見厄言又張叔隱為右仙監

蓬萊仙監陶弘景厄言作蓬萊都水大監

巨監王弼見宛委餘編

保命丞茅衷見仙鑑下同

三官保命司治為保命丞

南岳司命李奉仙

九宮右司保列仙傳

都錄司命郭璞見厄言下同

鬼官司命周顛又姚俊為北河司命

岷峨主司杜光庭見仙傳徐福見

地下曹司沈文通見仙鑑下同

送迎使者徐福見沈義傳

繡衣使者孟六奇又冷廣子期並見御覽

地下主者鮑靚見神仙傳

太清宮主者虞善期見仙鑑下同

南門亭長都鑿見厄言下同

北斗天門亭長沈文通

北極判官鄒宿見仙鑑

泰山司馬賈誼見厄言下同

雷部掌事劉景文

紫府押衙蘇軾

太玄博士莊周見厄言

蓮花博士楊廷秀見詩人王肩

玄洲長史蕭子雲見仙鑑又杜預蔡謨俱為長史見宛委餘編又管條條為左官御史見御覽

神霄散吏林靈素見本傳

五雲書閣史陳幼霞見容齋隨筆

高明大使許遜見本傳又為九天遊奕使

文星典史杜甫見厄言

北方鬼帝張衡又

中央鬼帝嵇康見厄言下同

遮須國王曹植

閻浮提王蔡襄

五方天帝君簡肅正見魏夫人傳

赤龍神王伊用昌見仙鑑

東華青童君景林真

西極總真君王遠見御覽傳授部

葉君王喬見後漢書

鹿世君沈義傳

王屋山君龐籍見厄言

東海青童君延陵賜見洪武內傳

蓬萊長生主白樂天見仙鑑

方丈宮主九源丈人見列仙傳

華陽洞主東方朔見厄言

海山院主白廣記

芙蓉城主石曼卿亦見厄言

太上仙官王母傳見東方朔見

靈芝館仙官王安民見侯鯖錄

六押大鄒統馬總杜佑

三天大法師馬成子並見厄言

泰山老師崔曙見酉陽雜俎

太乙師鬼谷子見厄言

恒嶽仙人田吾道榮見仙鑑下同

太乙仙人王向見仙鑑

控鶴仙人武夷君傳及山志

墜地仙人同上

林屋仙人王瑋立見仙鑑下同

柏樹仙童許遜見本傳

赤脚大仙宋仁宗見野史

九華大仙田先生見廣記

謫仙人李白見本集又賈耽見廣記仙類

東海蟾精徐知常見林靈素傳

斥仙人項莫都見仙鑑

歲星精東方朔見傳

混沌初分白蝙蝠精張果

凡稱先生者率當時及後世尊稱稱子者率自稱故皆不錄凡真人係世主所封者不錄凡厄言所列有官號而無職司者不錄錄其當時受封號於太上者或前身為某仙官者

許旌陽得道贈遠祖山王虛僕射曾祖瑤太微兵衛大夫先祖

玉太極把業錄籍典者父肅中嶽仙官賜所居宅曰仙曹左

府右皆天帝所令今人但知旌陽拔宅事不知許武仲逃堯後復有此贈未審天上玉虛僕射較地下九州長何似耳

許旌陽拔宅昇天後齊有張司空名岳選葛稚川飲仙酒舉族

八十二口白日上昇許惟一僕并妻為地仙張亦遺一女使

盧瓊為土地道家好傳會乃爾又蕭子雲八十口同居洞中尤奇僻也

筆叢卷四十三

手部 五靈選覽 一 廣雅書局

筆叢卷四十三

手部 五靈選覽 一 廣雅書局

太真科曰玉皇諸錄有百八道君羣仙隨業以補其職三善道者聖真仙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真下品曰仙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登玉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玉清有大省宮殿皇帝王公卿大夫吏民率以聖呼之如聖皇聖帝之類是也男女貴賤各有次第上清有玄都玉京七寶紫微率以真呼之太清有大極宮殿率以仙呼之其上清太清品位列男女次第之統數與玉清同麟按公卿大夫皆三代以還品秩唐虞尙未聞然則無始之前羣仙位號究竟何稱乎卽以此稱果出三代則人間仰法天上乎抑天上下效人間乎凡道書可笑類如此昔人以赤明龍漢及詩詞體格逐代更變爲疑不知茲類之荒唐有彌甚者漫舉例之

筆叢卷四十三

玉部 玉靈遊覽二

五 廣雅書局

登真隱訣曰三清九宮竝有僚屬例左勝於右其高等稱曰道君次真人真公真卿中有御史玉郎諸小號官位甚多也女真則稱元君夫人仙之大小男女皆取治所以爲著號外又有仙伯仙丞仙監仙郎等右所列御史丞監諸郎屬又漢魏以下官稱矣

南海潘元枚初校

南海羅宗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三



明東越胡應麟撰

神仙家名號相類者最易混淆赤松子本黃帝時雨師吾邑皇

初平得道後慕古赤松因易此名世遂以初平為赤松子劉

孝標博洽冠世亦以金華赤松子為雨師蓋止據列仙傳言

之神仙傳或未親也葛稚川嘗晉過江時與孝標相去不

遠唐前書無刻本所纂神仙傳或未行於時故孝標未及親

之又唐張翥得仙慕古洪崖因自號洪崖子神仙通鑑遂以

為古洪崖姓張攷洪崖傳稱堯帝時已三千歲然則唐虞以

前安得後世之姓耶此二事絕類可發一笑端

又初平兄初起後亦改名魯般蓋兄弟皆襲古神仙名魯般世

筆叢卷四十四

王靈遊覽三

一

知其匠巧而不知亦得仙者見神仙通鑑妙思通靈故附於

至道未必長生也公輸班與墨翟巧見戰國子書攷墨子

絕不及神仙事然道家率以為得仙太平廣記御覽皆載之

抱朴子引墨子七變法諸幻化之術總之方士依託也又有墨子

枕中記攷見經籍攷

王喬尤易舛淆古今未有了此者楊用修王元美卮言俱以為

有二人余別攷得三人自謂足據近復憶之誤也仙家王子

喬傳子喬即太子晉字子喬一云名喬字子喬遇浮丘公授以至道

於緜山乘鶴上昇時人觀者咸曰王子登仙遂言曰王即吾

姓因遂稱王子喬并葉縣為令飛鳥之王喬柏人為令食芝

之王喬其為三人無疑余舊嘗載之史書佔畢中然三代前

以子系字者尚希而是時即太子亦稱王子其謂王子喬者

猶云太子晉爾未必字為子喬也既周太子自應姬姓何得

以為氏王傳中王即吾姓之云蓋不得王子一字之義而強

為茲說以傳會之目今詩家稱子晉者亦非一王喬姓載後參閱自明

王喬者河東人也漢明帝時為尚書郎出為葉縣令後天下玉

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

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

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為之立廟號葉君祠吏人所

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者立見禍云云

王喬健為武陽人也武陽有北平山在益州南一百四十七里

高一千二百丈上有白燬墓謂之肉芝食者長生非仙材靈

骨莫能致也喬好道望山朝拜積十餘年登山感致因得食

之身輕力倍行及走馬後為柏人令遂於東嶧山得道今武

陽有喬仙祠王喬有三同姓名有太子晉王喬有葉令王喬

倉肉芝王喬乃蜀中神仙也右見太平廣記其謂三人亦不

詳攷王子喬非王姓也名疑云即封禪書王伯儵賦按封禪書作正伯儵非王姓

又御覽劍解門引道經云王子渤海之冢劍鳴空擲王喬景陵

之墓劍飛冲霄王子者曾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口

月遊行星辰後一旦疾終營家渤海山夏襄時有發王子墓

者一劍在此寢上自作龍鳴人無敢近後亦失所之王子喬

墓在景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見一劍人適欲取視其劍

忽然上飛去王子喬事舊說浮丘公攜與乘鶴其登嵩山此

事又不同解化時年正十五六云按此子喬劍解事頗新
辭并著之此所稱王子不知何人其劍解亦與子喬相亂不
可不知路史云王子喬名趨古字
開山尤為奇僻并附記

漢有二王褒一字子淵武帝時人即上聖主得賢臣頌者未謂
奚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噫吁呼吸如喬松哉蓋諷武帝之學
仙其識趣非道家者流也一字子登武帝時人遇華山異人

得道治王屋山號清虛真人又後周王褒字子淵唐人避高
祖諱易為子深亦能一工詩是有三王褒也然後漢郊祀

志又有王褒姓名非武元二帝以文學道術顯者是漢自有
三王褒也又王母侍女王子登
亦仙人名與字同者

二張衡俱後漢人一字平子以文章名世而精心藝術作渾天
儀等世以為聖人一字靈真天師張陵長子靈帝徵為黃門

侍郎不就與妻盧氏竝得道白日飛昇此二人亦易混淆一
昇仙一稱聖其時又酷相近然隋時又有張衡即楊廣遣害

文帝者總之有三與三王褒絕類云郊志中王褒乃帶劍
入廟者亦妖妄之屬也

仙鑑注稱衡一字子平頗精玄象學道繼出事漢為隴西刺史
遷侍中此必後漢列傳中張衡道家者流不能辨而以爲張

陵之子也子平即平子倒之爲子平耳仙鑑又有宮蓋蓋即
後漢書于吉弟子宮

二王賈一從仙人胡母丘力君服神芝得道見真仙通鑑一幼
引諸父觀真龍者見太平廣記古今說海

二劉商一唐詩人作胡笳十八拍者見紀事品彙樂府諸書一

筆叢卷四十四 玉臺題覽三 廣雅書局

中山靖王後舉孝廉出仕因學道得仙見太平廣記神仙類
仙鑑以得仙者即唐詩人恐誤然廣記亦錄唐劉商必有

二馬自然一馬湘字自然一姓馬名自然見太平廣記及仙鑑
等又女仙有謝自然見續仙傳仙鑑又有賈自然

二朱孺子疑一人一服菊花一服枸杞俱得仙見仙鑑
三謝稚堅一與葛玄相隨一在鹿跡洞一服茯苓度世皆仙人

也真誥注以為一人三出世耳
二楚康王一名昭以魯襄公二十一年卒見春秋一秦滅六國
後得仙今廬山康王谷是也周有二定王魯有二文公楚有

二懷王康王得仙者前懷王後也匡續居廬山匡俗字子希
居覆笥山二字音相近今詩家互用非是

二曹休俱魏宗室一仕晉為史官齊梁間或處朝列得神仙之
道多遊江湖間見神仙感應傳于濤下太平廣記四十二卷

引之以僻甚詳識此一即魏將然仙鑑又有曹德休見十九
卷注引王元芝傳云西晉太史蓋即此人也

二施肩吾一中晚唐間詩人一撰鍾呂傳道集仙鑑以為即呂
弟子按呂晚唐人則其弟子未必能詩者恐當為二人

二張芝一漢張道陵女得仙者一草聖亦漢人道陵女見仙鑑
唐張碧欲配李白故字太碧已極可嗤真仙通鑑又有張白字

虛白亦能詩天才敏膽數日間賦武陵春已詩三百餘首尤
可笑也然宋宣和時又有張致祥名虛白亦得仙謂即張白

後身益奇矣

筆叢卷四十四 玉臺題覽三 廣雅書局

一葫蘆生一見酉陽雜俎一見李鄴侯傳竝異人竝無姓名一人耶二人耶不可曉也

仙鑑有許鶴又有許確非二人也即一人謬為二耳見唐詩紀事及詩話總龜

弁州五秩初度次公以洪崖移居圖來壽長公跋云此唐張氲先生非古青城仙伯也李鄴侯畱客嘗稱洪崖先生過人皆笑之夫以為古青城仙伯則誕以為張氲先生不足誕也鄴侯自靈武功成後失不匿跡耳不然安知鄴侯不為真而先生不為誕耶云云

按右長公跋最有妙理真仙通鑑氲傳未引太平廣記云唐憲宗時韓愈謫湖州行次商山有甥慕雲水得道久不知所之

筆叢卷四十四

王部 王靈超覽三

五

廣雅書局

忽迎立馬前送至鄧州曰某師在此山玄扈倚帝峰為東園公柔金水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難於暫捨請從此辭問其師曰洪崖先生也

丹霞翁曰洪崖先生間於古洪崖子見於唐其為二人明甚然洪崖子者玄宗亦嘗稱先生矣韓甥所遇果何人耶然則憲宗時氲尚隱商山韓甥從而師之况必當肅代際與氲游往何足怪者考氲傳尸解於天寶四年又八月復尸解於晉州祿山之亂以靈響助肅宗似在必前然必以童子見賞玄宗世氲於開元七年應召未始不相及也李肇國史補誣昌黎登華陰事又以此為長源累野史不可憑且可畏哉

傳又稱氲居豫章洪崖山有石磯曰洪崖釣臺石池曰洪崖硯

池氲自稱洪崖子玄宗稱之曰洪崖先生其著耀當時若此鄴侯不應引古洪崖詩人亦不應疑畱宿者為古洪崖仙人也緣必始謂麻姑遂進而繼有某侍郎索益夜時人傳以為譏然安知非野史家潤飾為此耶

洪崖先生傳云洪崖先生者或云黃帝之臣伶倫也得道仙去姓張氏帝堯時已三千歲矣陶弘景真誥云洪崖先生今為青城洞真故青城山有洪崖司馬天師五嶽朝儀云青城山洞周回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瓊珞花隱去代為青城真人據此則古洪崖治青城山甚明然傳又云洪崖山在豫章之西山有仙壇臨井上為洪崖煉丹處五春日色渥如丹各回深二尺餘為洪崖煉藥處則又似言豫章何耶蓋青城為右

筆叢卷四十四

王部 王靈超覽三

六

廣雅書局

洪崖所理無疑而豫章則唐張氲先生隱處也或疑洪州是開皇時改號在唐前然則豫章固舊有茲山張氲隱焉而非日則氲之遺跡無惑也設帝堯前安有張姓其謂張姓者斷因唐之洪崖而訛矣

仙家好古者蓋莫如張洪崖傳稱天下名賢與氲游皆以古物為贖聞國公李太子一遺書曰僕聞先生有好古之癖欽仰之久近有張生者晉司馬華九世孫不遠千里以孔子木履一枚見遺云傳實已二百年觀其先聖所踐之物非敢匿之用是馳獻太子洗馬田遊巖贈尹喜龜王戎如意杖侍御史郭翰贈王烈石髓孔子二儀履楊炯贈孔子石硯揚雄鐵硯僧惟恭贈竹杖楊齊哲贈嵇康鍛錐陳平秤僧元亨贈謝

靈運鬚數莖僧智遠贈蔡邕焦尾琴葛洪利藥篋儵然贈迦
葉頌陀鉢秦莊贈河上公註五千言草本劉守章贈四皓鹿
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王藥曰杵周子恭贈古帝王圖一卷
節度使張守珪贈海蝦蟆牙長一尺八寸魏肅贈陶潛鳴琴
芙蓉冠劉長新贈王喬笙云云據傳氲所得物其荒唐至不
可言世人顧以鄴侯一盒爲誕何耶氲以道術動當時所交
皆海內名流鄴侯少卽好道寧有不與游處者長公雖偶爾
戲筆攷之則鄴侯之眞氲之誕若符節合有是哉

寶選錄云吳虎臣辯書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鄴鄆
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賓自序
以爲呂渭之孫謂仕德宗朝今日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
筆叢卷四十四 七 唐雜書局

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
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
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劔術時至陳搏室若以國
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
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
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蕭東夫呂公
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唯應巖谷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爲
土蒼外稚松青拂天枕上功名祗擾擾指端變化又玄玄刀
圭乞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劔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又唐
逸史程鄉永樂兩縣連接有呂生者居二邑間爲童兒時畏
聞食氣惟食黃精口覺輕健耐風寒見文字及人語率不忘

母及諸妹每勸其食不從後以猪脂置酒中強使飲生方固
拒已嘔吸其氣忽一黃金人長二寸許自口出卽仆臥困憊
移時方起先是生年近六十鬢髮如漆至是皓首悵惋垂泣
再拜別母去之茅山不知所終此又一人也何神仙多呂氏
乎右俱寶選錄語然神仙家又有呂志眞又有呂恭呂大郎
俱得道長生見仙鑑蓋不止前數人也 又呂尚亦尸解
中惟六發見仙鑑

仙鑑鍾離傳稱權仕漢爲諫議爲大將皆附會舊史人名極可
笑子已辯之丹鉛新錄中攷神仙家又有鍾離簡兄弟亦漢
時人皆得仙又鍾離安晉時人許旌陽弟子亦得仙權後改
名貨字寂道嘗自稱天下都散漢見宣和書譜元人傳奇因
訛爲漢鍾離今遂列謬相承不知漢時得仙者自是鍾離簡
筆叢卷四十四 八 唐雜書局

晉時得仙者自是鍾離安於鍾離權悉無與也權自顯於宋
世王定國嘗與游王老志爲其弟子蓋宣和間人恐亦非唐
人也
生在儒家偶太平玄纒重滯布衣輕誰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王
皇歸上清右李昇詩元白同時人近呂純陽傳謂此洞賓作
非然唐詩紀事亦不收此詩因錄之
自王重陽全眞教行而趙昌父選唐絕尤延之紀唐詩皆取鍾
呂作世遂亡弗以二子爲唐人者以余攷之呂蓋五代人而
鍾顯宋世其不得爲唐人一也何以明之鍾呂傳並集稱施
肩吾換肩吾中唐後入於呂爲前輩不應爲其弟子藉令受
道之士齒非所拘則唐人之好奇語誕什倍宋時如玄怪杜

陽異聞甘脛之類往往假稱神怪以自發其詞而呂之顯迹

宋世婦人童子稔能傳述胡唐之小說無片詞及之僅傳道

一集耶此其不得為唐人一也鍾呂顯迹宋世則國史及宣和書譜及夷堅志諸家小說

紛然備載又太平廣記采摭累朝小說數百家至唐人撰述

宋初存者什九亡弗備收如神仙一類卷至數十即杜子春

輩之無稽紀錄不遺乃鍾呂傳道集竟不見采攷之總目亦

無其名其書雖見於文獻通攷而劉昫舊唐書志中不列則

其偽作而託名肩吾無可疑者此其不得為唐人二也傳道

宋人因呂顯著後託名肩吾姓氏或其人與施名性

相同撰述此書世人遂妄傳唐世作通攷後出校也

鍾之詩可見者惟二絕句呂之詩可見者僅一絕一律然尤延

之所采竟不知得之何書趙昌父又因延之計敏夫紀事又

筆叢卷四十四

手部 玉靈遐覽三

九

廣雅書局

本之尤趨而元好問鼓吹一律又不審得之何書者也然則

三絕一律庸知非鍾呂宋時之作諸公因其自稱唐人故從

而彙之於唐耶庸知非當時因二公顯迹而好奇者託附其

名好事者遂目為其作耶觀虞伯生旅店一詩滕玉霄訪友

一詩當時皆以為呂作則他可例

考呂之顯迹五代見於雜說者其句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

符子鬼難看見於詩話者其句有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鏞

裏煮山川似是本詩而朝遊北海暮蒼梧亦可信者然皆五

代小說所載也傳燈謂見黃龍恐

僧家附會不足信鍾之詩句可徵者莫厭追

惟笑語類一首然僅宣和書譜及之也自餘呂之顯迹幾徧

天下牽宋南渡以前鍾之顯迹惟王定國一書及王老志為

弟子耳其謂鍾為呂師止宣和書譜一言餘雖呂自言嘗數

數也賓退錄引宋朝國史載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狀

如嬰兒時至陳搏室據國史宋得天下距五代又數十年而

呂才云百歲則洞賓之為五代時人灼然可見而施肩吾傳

道集之贗不加辯而自明矣陳希夷亦載呂與宋初國史同

筆叢卷四十四

手部 玉靈遐覽三

十

廣雅書局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四



順德李肇沉再覆校

南海潘元枚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吾郡金華山道書為三十六洞元之天世傳神仙窟宅今赤松鹿田奇蹟至眾所盛稱者皇初平兄弟叱石成羊事餘以神仙著郡中則張玄真其人舍是渺不復聞即郡乘紀載亡幾余暇讀道書洎諸家傳記小說得其人與事之相類者凡涉吾郡輒錄之未旬而駸駸成軸因附錄遐覽之末庶朝夕誦咏如躬親之萬一異時為邂逅之階云

龍城錄云金華山即今雙谿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為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巖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

筆叢卷四十五 王部 玉壺遐覽四

廣雅書局

卿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即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豈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按此事不見漢諸雜說故吳禮部詩話以即劉孝標紫微巖也然孝標名將後此山而朽則以紫微為仙窟孝標為仙官亦亡不可者

夷堅志云金華赤松觀為九天玄女煉丹所丹始成凡三粒一祭天一祭地皆瘞於隱所一以自餽蓋不知幾何世矣宣和間某道士獨坐竹軒見所養雞啄龍眼於竹根下甚大而有光急起奪得之香氣襲人意所謂神丹也未敢服密貯以器實三清殿前願見者則焚香啓鑰以示後為遊士攫取以像前供水吞之奪不可得亟集眾捨之士飄然行池水上如飛

明日或見其坐水底水皆涌沸竟莫知為何人道士悵然自恠汲水滌盛丹器飲之自是面如童顏唇赤左右手軟如綿年九十尚強健雞亦活三十年

後漢書云徐登者閩中人也木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樹即生黃二人相視而笑炳以登年長師事之相與其行禁法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東人章安船人不知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眾收殺之入立祠於永康蚊蚋不能入也

筆叢卷四十五 王部 玉壺遐覽四

廣雅書局

神仙傳漢神爵元年東吳金華山世傳多地行仙有木客薪於山中見兩黃冠基於松下木客偶坐而窺之黃冠基自若也良久欠伸欲歸俄失黃冠所在而基殘之局在地未收舉手中斧視之柄已爛壞大驚疾馳出山而陵谷已改國邑非舊問路人今為何時有對者曰宋元嘉十三年也於是木客太息因隱於山中按茲事世傳為王質在衢州爛柯山據此乃在吾鄉而世絕不傳因錄之為郡乘補逸

神仙通鑑云王質晉時東陽人也入山伐木至信安郡石室山遇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碁歌笑一云遇赤松子質置柯觀與安期生奕碁之童子以棗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饑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便歸家記已數百年親舊零落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百餘年人往往見之後亦昇

天而去浙江信安有爛柯山即其地也今屬衢州西安縣按此乃爛柯之說然亦以為東陽人而神仙傳事在漢世安知此說不因彼假託耶此赤松子當亦是牧羊君世但知皇氏兄弟今復得觀其事信吾郡多奇也

仙鑑云路大安一名光大監軍內黃縣人也後徙居婺州乃漢路溫舒九世孫於順帝漢建安元年九月十五日子時誕生神清骨秀髮疎眼青襲學箕裘博通經史居華山以混元錄傳之丁義以混元經傳之郭璞以混元法傳之許旌陽以混元針灸傳之妙通朱仙大安元年八月十二日夜夢太上老君謂曰年與名同可以冲天遂於是歲羽化至今言混元者宗之稱真人

筆叢卷四十五

王靈選覽四

三

廣雅書局

孫遊嶽字穎達東陽人潛神希微嘗步赤松澗縉雲堂卜終焉之地宋文帝太初中簡寂先生至廬嶽乃執籍事之遂授三洞法經及楊許三真人墨跡其後茹芝卻粒又專服穀仙丸六十七年顏色精爽老而愈少以七年五月中忽沐浴安坐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惟陶弘景為入室以三洞經及楊許墨跡謁儀相付後弘景因撰真誥行於世麟按二子一為旌陽祖一為貞白師可謂吾郡羽流巨擘而世寡知者故特著之今惟遊岳尙見郡乘中大安生漢世在皇初平傳大士前又異教中第一開山祖也

真誥云陳雷者東陽人幼出許長史門長史常使典其經書頗加訓授兼得長史自步七元星圖長史去後因還東陽義熙

十三年與東陽太守任城魏欣之兄子二人共合丹丹成三人前後服服皆有神異託迹暫死化遁而去雷有孫名某號為長樂今居永康橫江橋北按魏欣之為金華守仙去今無復知者陳雷出處尤僻也

唐紀間云王賈覃懷人有道術年十七為婺州參軍以事到東陽令有女病魅數年醫不能愈令邀賈到宅置茗饌而不敢有言賈知之謂令曰聞君有女病魅當為去之因為桃符令置所臥牀前女見符泣而罵須臾眠熟有大狸腰斬死於牀下疾乃止時社邊為婺州參軍賈與同泛錢塘觀江湖入水底探大禹金匱玉符俄卒於道謂遲曰我三天人也以罪謫人間二十五年今期滿矣右見太平廣記三十二卷仙鑑又有一王賈非此人

筆叢卷四十五

王靈選覽四

四

廣雅書局

續仙傳云玄真子姓張名志和字子同會稽山陰人一云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十六擢明經對策不仕自號烟波釣徒得道羽化事甚著不備錄

陳簡齋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啟關忽逢道流行甚急簡不覺隨之行及一官觀殿宇森聳道流引之至一室有几案筆墨之屬以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為我書之視之皆古篆文素不識篆字試按本書之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飲曰此金華神液飲之壽不可限因勞謝遣之曰世難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篆書道勁異常不復飲食太守異其事以為神仙判縣狀曰方得視篆有此嘉祥既彰懷道之階允協成功之兆

簡尋復入金華山莫知所終

葆光錄云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光鑠
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烟中塵世連仙界瓊
田前路通僧指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仙鑑云梅真人蕭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即南昌尉
梅福也蕭即梁之公子子雲也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
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山右見高師道傳按蕭子雲為東
陽太守郡志所不載錄之

仙鑑云謝允老字道通歷陽人幼時為人所掠賣往東陽久之
告官被誣陷烏傷獄將入死夜有老翁授其符又有黃衣童
子往來於是得免晉成帝咸康中至襄陽武當山見戴孟觀
其風骨即先來獄中授符者也

筆叢卷四十五 王部 玉蕊遊覽四 五 廣雅書局

夷堅續志云徐上舍婺州人泛舟趨杭忽舟漏梢子請上岸塞
舟事畢皆跣足而入同舟人見其足大小指皆短問之曰自
出母胎一足指皆向後越二年忽有道人來必欲見乳母抱
出示之道人命烹一小羊用羊皮裹其足一宿次早掀開則
其指皆向前但視足指有大小長短耳

杜亞歸金華人宋紹興間因病風兩足拘攣行句於市酒祐癸
丑八月十七夜月明如晝見一人青巾皂絲白襴衫於路傍
採雜草按碎掬溝之汙水若彈然授之曰汝可食此亞歸頓
之其人曰明夜再來會我於此遂去覺腹中攪感不自安曳
行至橋上倚柱假寐良久方覺其一足略能伸試扶欄起立

骨骸磔然有聲自此能行

修羊公魏人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石盡穿陷略不
動時取黃精食後以道聞於上漢景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
歲道不可得有詔問公何日發語未幾牀上化為白石羊題
其脇曰修羊公謝天子後寘石羊於通靈臺上羊後復去不
知所在按皇初平叱石化羊事人共知者此乃仙化為石尤

奇仙家羊事頗眾左慈亦化羊羊城五仙騎五色羊老子期
尹喜於青羊肆今青羊事盛見援引青羊詩家亦間用之
建每遊行寄羊數十口於人不飲食又有白羊君
入白羊公子為王輝師又葛由騎木羊見列仙傳

成君平者長沙郡人也年十五兄使牧鷺羊忽遇一仙翁將入
東華山兄後尋至山中見君平因問所牧鷺羊何在君平指
白石曰此是也遂驅起令隨兄去旬日卻還山下復化為石
今猶存焉因名此山為鷺羊山此山在長沙縣北二十里本
名東華亦謂之寶山上有仙壇山丹竈畢田詩云羽容何年
此煉丹尚留空竈鎮青山雲中雞犬仙應有山下鷺羊石轉
頑湘渚幾回滄海變遼城無復令威還何年仙馭重來此盡
遣飛騰上九關按仙鑑此事全做皇氏兄弟其
偽無疑然世絕不傳因錄此

筆叢卷四十五 王部 玉蕊遊覽四 六 廣雅書局

黃野人葛僊之弟子也或云葛
仙之隸稚川棲山煉丹野人隨之葛既
仙去留丹於柱石之間野人自外至得一粒服之為地行仙
今肉身常在世間有緣者或遇之出羅浮
圖志後有人遊羅浮宿

留巖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
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嘯數聲響振林木歌詩云雲來萬

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即野人明矣
又宋度宗咸清中客有戴烏方帽著鞵往來羅浮山中見人
則大笑反走三年不言姓名他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上云雲
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劫猶愛梅花未歸
書畢度海而去豈非野人之儔侶乎右二則見仙鑑蓋會萃
羣說合而為一以皆係羅浮目前詩詩文王屑嘗引之而不
言姓名後詩杜清碧谷音所載二作皆有致然未必即晉時
野人大槩宋人格調耳

楊用修錄古碣仙詩二句云遠岫出浮雲遙空沒歸翼以為不
知名氏余謂此二語格頗類晉人及三謝非唐後語也

馬湘秦望山詩云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麻數變人心九天日

筆叢卷四十五

王叔 玉壺題覽四

七

廣雅書局

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
高林秦王漫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右馬自然七言律
一首自然晚唐人稱得道者此詩句格崢嶸尙有大厩前意
景聯居然作者仙家流未易辦茲亦古今羽客第一首也自
然又有一絕云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羣仙拍
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殊豪宕可喜第與許碣詩頗相
亂碣亦晚唐視湘稍後云

許碣自稱高陽人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游
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眉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
茅山天臺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洞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
於懸崖峭壁題云許碣自峨眉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

莫不嘆其神異竟莫識偃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
苑花前是醉鄉踏躡王母九霞觴末二句全與馬同不知竟
爲誰作許後白日飛昇於酒樓按呂純陽稱唐進士余攷之
實五代人許則真晚唐舉子而罕知者故錄之出入仙鄉不
記春豈知塵世有宗溫兒家祇在西山裏除卻白雲誰到門
因于君出遊經時不歸獨步醺醺有感而作昨日因遊到翠
微醺壇風冷杏花稀碧桃爲我傳消息何事人間去不歸右
許旌陽僕干大妻作見仙鑑七言絕齊梁始有之二詩僞作
無疑然亦自成語附錄之

筆叢卷四十五

王叔 玉壺題覽四

八

廣雅書局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五
南海潘元枚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為老氏之道者曰清靜為釋氏之道者曰苦空由清靜而之於
 長生繇苦空而之於頓悟二氏之能事也清靜矣即未能長
 生而足以亡擾於事物苦空矣即未能頓悟而足以亡亂於
 去來學二氏之能事也自後世之為老氏者之曰支也而神
 舉之說長為釋氏者之曰誕也而輪迴之證夥彼其以匪神
 舉蔑繇鼓天下之羨心匪輪迴蔑繇絲作天下之畏心自秦漢
 以迄宋元宇宙之內雲合景從而二氏之本真眇矣雖然神
 舉輪迴二者均幻也幻之中厥有等焉四方上下之寥漠塵
 劫運會之始終幻而疑於有者也層城閭風之巍峩光陰淨
 樂之瑰麗幻而究於無者也無者吾存焉而弗論有者吾論
 焉而弗議是二氏者之言亡論幻弗幻皆吾博聞助也園之
 東有雙樹焉吾日坐其下取其言而鈔之而名之世之人將
 亦以余為好幻也夫壬辰臘壁觀子題

筆叢卷四十六

癸部 雙樹幻鈔引

廣雅書局

明東越胡應麟撰

隋經籍志曰佛經者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
 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脇而生姿貌
 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
 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
 言釋之為淨覺其所說云人身雖有生有死之異至於精神則
 常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則成佛道天地
 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窮窮然皆有成敗每一成敗
 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
 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劫至釋迦
 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眾
 生由是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陀洹二曰斯陀含三曰阿
 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為
 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
 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醜醜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
 已後眾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
 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火大水大風之災一切除去
 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清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
 初天竺中多諸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若
 行也是諸邪道並來慍慍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
 皆摧伏並為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

筆叢卷四十六

癸部 雙樹幻鈔上

廣雅書局

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髮鬚釋累辭家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馮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淫妄言飲酒是爲五戒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帝神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集載爲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此佛經教所自始也又云推原典籍自漢已上中國失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淨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人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神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傳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於蘭臺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源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齋佛經而至者甚眾承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齋經至洛翻譯最爲通靈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謙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謙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爲大得本旨漢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

西域沙門康僧會齋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黃初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先是西域沙門永比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化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石勒時常山沙門衛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絕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趨諸方法佳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惠遠之襄陽後至長安持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堅致之什亦問安令問遙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辭義如一初無乖舛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識復齋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爲三十卷曇摩羅識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光明摩訶所譯泥洹等經並爲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隨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分律探法

勒沙門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毘曇論並
為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紀自是佛法通極於四海矣
東晉隆安中又有蜀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
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
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
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
跋羅辨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
所宜譯無大名部可謂法門者梁武帝大崇佛法於華林園
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
魏時大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法律羣聚搢亂乃詔有
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
盡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更修復熙平中遣沙門
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
門菩提留支大譯師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為大
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
元高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
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
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又
別寫藏於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慕慕民間佛經多
於六經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
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
曰雜經其餘自後人假託為之者別為一部謂之疑經云

筆叢卷四十六 齊部 雙樹幻鈔上 四 廣雅書局

右敘浮屠源流經教頭末最為詳備因錄之按梁武世玄奘未
至西域而華林結集已五千四百餘卷貞觀中所取諸經六
百餘部宋至五季禪學繁興復代有增益迺今藏卷帙亦相
去不遠何耶蓋梁武後羅湘東周武等變兵火蕩焚至唐存
失幾且相半隋志雖唐初纂修第存其目故累代增益僅少
於舊而已 前言張翥蓋漢武時者漢明時又有張翥使西
域取佛經而返二張翥同漢人同使西域絕奇
事
貞觀七年法師玄奘游天竺求法達於王舍城奘生洛州偃師
陳氏隋季出家具戒博貫經籍每慨前代譯經多所訛畧志
游西土訪求異本以參訂焉以三年冬抗表辭帝制不許即
私遁自原州出玉關抵高昌高昌王麴文泰奉奘行資護送
達於罽賓從僧伽論師夫俱舍因明大毘婆娑等論至大林
國從婆羅門學中論及異道典籍時婆羅門七百餘歲至僕
底國從伏光法師學對法宗顯理門等論至那伽羅國從月
胃論師學眾事分毘婆娑至祿勒那國從闍那屈多三藏學
經部毘婆娑及薩婆多部辨真等論至麴闍國從毘耶犀那
三藏學二毘婆娑王有勝兵十萬雄冠西域奘與胡商八十
許人度旃伽河彼俗以人祀天奘與諸商被執以奘風度特
異將戮以祭俄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暝彼眾震懼以奘
為聖人遂釋之至中天竺遇大乘居士為奘開瑜伽師地即
入王舍城彼預聞奘至具禮郊迎之安置那蘭陀寺寺七寶
所成僧以萬數奘見上方戒賢論師時春秋一百有六道德

筆叢卷四十六 齊部 雙樹幻鈔上 五 廣雅書局

爲西土宗師號正法藏國主以十城租賦奉之裝啟以求法
意賢吞嗟流涕曰吾頃疾病且死忽夢文殊大師謂吾曰女
未應厭世後三年震旦有大沙門從女受道自爾已來今三
稔矣於是慰喜交集有同宿契焉裝見王王給象車從者三
十輩日供上饌饌有龍腦香乳蘇密及大人米米香聞百步
然國產不多唯君長與后及主法上德與焉裝寓其國從正
法藏窮探大乘祕奧日益智證云至貞觀十六年三藏立裝
法師發王舍城入祇羅國國主郊迎之已而問曰而國有聖
人出世作小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裝纒陳帝神武
削平天下躬行堯舜之治其王大驚卽以青象名馬助裝賦
經而還以貞觀十九年至長安文皇驚喜手詔飛騎迎之親

筆叢卷四十六

齊部 雙樹幻妙上

六

廣雅書局

爲經文作序名聖教序云按裝師爾足大荒所歷西域數十
國冒險犯艱屢濱死地卒羅致諸經返於中夏可謂曠劫之
奇惜所撰大唐西域記今不復傳於世王司寇元美跋聖教
序云文皇手定中原志得而無所事事興盡而感慨隨之不
之於長生則之於因果亡惑也旨哉斯言并錄諸此云

西域遇異僧授
以心經見廣記

浮屠學不出教與禪二端宋太史敘之極詳其文云西方聖人
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自從鹿野苑中直至於跋提河濱
說空無我無量妙義隨機鈍利分爲頓漸無小無大盡皆
攝入一婆若海既滅度後其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
慧結集爲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婆離

集四部律謂之毘尼金剛薩埵於毘盧遮那前親受瑜珈五
部謂之祕密章句無著天親頌升知足天宮吞參慈氏相與
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毘羅之法
引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
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毘尼之法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
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
澄照律師道宣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爲行事防非止
惡之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
中智始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氣大慧一行及不
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爲瑜珈微妙祕密之宗唐貞觀三年三
藏立裝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受唯識宗旨以

筆叢卷四十六

齊部 雙樹幻妙上

七

廣雅書局

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網羅舊說廣制疏論是爲三乘法相顯
理之宗梁陳之間比丘惠間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遙禮龍勝
爲師開空假中三觀正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
台國師智顛顛授灌頂頂授智威威授惠威惠授玄朗
朗授湛然是爲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
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
疏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四方是爲一念
圓融其德之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其盛行於今者唯天
臺慈恩賢首而已此則世之所謂教者也世尊大法自迦葉
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達摩悲學佛者纏蔽於竹帛間乃引
教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達摩傳慧可傳僧

璨傳道信傳弘忍傳曹溪大鑑禪師慧能而其法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間與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為懷海傳希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立三玄門策厲學徒是為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為嵩山大圓禪師靈祐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泊是為為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主之其傳為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真大師文偃偃之氣宇如王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為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偃之同門友也其傳為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迴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為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為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

筆叢卷四十六

雙橋鈔上

八

廣雅書局

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傳洞山悟本大師夏价价傳曹山元詮大師本寂而復大振是為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句驪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當石首開運中遂亡弗繼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盪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禪者也嗚呼教之與禪本無二門依教修行蓋不出於六度等行而禪定特居其一由眾生根有不齊故先佛示化亦不免其異耳奈何後世各建門戶互相盾矛教則譏禪滯乎空寂禪則譏教泥乎名相藉藉紛紛莫克有定是果何為者耶此則教禪異塗猶可說也自禪一宗言之佛大勝多與達摩同學禪觀達摩則遠契真宗勝多所見一差遂分為有相無相定慧戒行無得寂靜六

0 廿 6 又

門非達摩闢之安能至今廓如也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為頓宗秀則別為漸宗荆吳秦洛各行其教道一神會又同出於能者也道一則密受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解一去弗返而其未流若大珠明教慈受輩何以議為自教一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臺則分四教賢首則又分五教蘆妙各見漸圓互指終不能歸之一致可勝嘆哉此雖通名為教各自立宗猶可說也自夫本教之內言之律學均以南山為宗真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識者謂其超出六出家釋義之外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又與會正之師殊指矣四明法智尊者知禮孤山法慧大師智圓同祖天臺同學心觀真妄之異觀三諦之異說既

筆叢卷四十六

雙橋鈔上

九

廣雅書局

已抵悟之甚嘗川仁岳以禮之弟子又操戈入室略不相容諫書辨謗之作逮今猶使人凜然也其他尙可以一二數哉雖然適長安者南非異塗東西殊轍及其所至未嘗不同要在善學者慎夫所趨而已比三承壽嘗以闢僧一源所著護教編示予自大迦葉至於近代諸師皆有傳替文辭簡古誠奇作也壽獨惜其不著教禪承傳同異之詳請予為記以補其闕略予因以所聞疏之如右

右歷叙禪教二宗本末粲然指掌非綜練釋門者不易至斯第以雲門法眼並出青原亦仍傳燈諸錄之誤蓋道悟有二人同居荆南同示寂於元和間一居天皇寺一居天王寺居天皇寺者婺州張氏子符載為塔碑謂與藥山並為石頭上足

一傳為惠真再傳為幽閻三傳為文賁遂止不傳居天王寺
者清宮人崔氏子玉之後初參馬祖後謁石頭得法傳龍潭
崇信信傳德山宣鑿鑿傳雪峰義存存傳雲門文偃為雲門
宗存又傳羅漢桂琛琛傳清涼文益為法眼宗其顛末見
玄素所撰塔碑甚詳景濂蓋但據五燈會元等書敘錄而不
及深攷也然則禪之五宗僅洞山出石頭下而洞山師雲巖
雲巖師藥山藥山亦從馬祖悟入者也六祖謂馬駒踏殺天
下人信矣

夾山臨遷化謂洛浦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洛浦曰他家自
有青山在夾山曰如是吾復何憂按夾山師德誠德誠師藥
山攷其世次正與龍潭德山同時又洛浦本出臨濟門歸夾

筆叢卷四十六

雙樹幻鈔上

十一

廣雅書局

山曰巖頭雪峰浸顯安得有一枝即滅之嘆即此足徵道悟
之有二而龍潭德山雲門法眼皆南岳派矣今混淆為一南
岳宗派既不明而天皇之道悟及其徒三世皆湮沒無可徵
致足慨也其說詳林間錄佛祖通載甚明王子充叢錄所叙

禪宗悉鈔節宋太史亦未之詳攷也

禪宗正脈亦然

為山法眼二宗皆迄於唐末五代間是時曹洞雲門亦寂寥無
卓見者獨臨濟一傳為興化興化再傳為南院南院三傳為
風穴風穴四傳為首山首山五傳為汾陽汾陽六傳為石霜
石霜七傳而為黃龍南楊岐會臨濟一宗至是大振南下出
晦堂真淨晦堂下出悟新真淨下出從悅而張無盡師之會
下出法演法演下出圓悟圓悟下出宗杲而張無垢師之自

宗杲出而學徒徧天下縉紳儒流茅靡集無論雲門曹洞
即黃龍一派亦寂寥矣

禪家五宗獨臨濟為盛倡自黃蘗睦州皆大機逸格而臨濟自
一悟後縱橫揮霍迥出常情歷世五傳知識不乏至宋初而
石霜再振黃龍楊岐二派遂徧海宇度南而後徑山復出舉
代趨風宋太史所謂若聖若凡無不瞻仰自臨濟一宗觀之
非虛語也然大慧後嗣者式微而紫陽廣漢金溪四明輩出
儒術復大盛於當時諸縉流又落莫矣攷程邵談道伊洛曰
正黃龍楊岐後而大慧前是時釋門亦稍式微足徵吾道與
異端相為盛衰若符契也

筆叢卷四十六

雙樹幻鈔上

十一

廣雅書局

當宋之度南禪門宗匠皆萃於南北方遂無一有聞者金人索
浮屠大慧幾在行而復不果正猶六朝文士畢集荆吳間蓋
氣運使然也是時道教稍衰替而王重陽以全真崛起中土
學徒譚馬王劉輩從者數十百人其說時有合於釋氏又為
道門之別傳矣

蒙古世雖極崇釋氏而禪學為教門所排不絕如縷蓋盛衰之
理勢必致然迺元之教門亦迄無顯著者而劉文貞特以事
功顯巴思八位帝師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則前古未有也
元禪門達者即簡於臨濟為十六世趙承旨撰臨濟正宗碑謂
五祖演演傳天目齊齊傳懶牛和和傳竹林寶寶傳竹枝安
安傳西堂容容傳中和璋璋傳簡公號海雲大士禪學至此
蓋中興焉印簡弟子二人曰可菴朗曰蹟菴偃朗傳草菴滿

及太傅劉文貞公即秉忠也僂傳西雪安住天都慶壽寺元
之諸主皆崇奉之賜以玉印曰臨濟正宗按天目秀以下不
見五燈會元恐非
當時高足當續攷
之存其源派於左

海雲之後有法雲即中峰明本也趙承旨極重之事以師禮虔
奎章撰塔碑本自作歷代祖師像讚始少林至臨濟臨濟至
石霜石霜傳楊岐楊岐至五祖演昭覺勤虎巨隆天童華密
菴傑密印先佛鑑範雪巖欽傳高峰妙凡距臨濟一十八
世而妙傳明本總之楊岐派也元世之顯者僅數人自餘皆
其子弟云

按右所傳禪派自天童傑以上竝見五燈會元蓋南岳下十七
世也密印而下會元所不列故詳著之以補宋太史之缺文

雲門弟子特盛幾溢臨濟迨至宋遂無特起者僅雪竇天衣
數家曹洞則投子芙蓉差著元皆寥寥蓋自唐後禪流顛末
大槩具此矣

近日禪學之弊以覺識依通為悟明以穿鑿機緣傳授為參學
以險怪奇語為提唱以破壞律儀為解脫以交結貴達黃緣
據位為出世方便其弊不可勝言右虞奎章法雲塔碑所舉
五種禪學之弊可謂真切然自宋已有此風矣

密宗春也天臺賢首慈恩等宗夏也南山律秋也少林單傳之
宗冬也就理言之但知禪為諸宗之別傳而不知諸宗亦禪
之別傳也會而歸之密宗乃宣一佛大悲拔濟之心也教宗
乃闡一佛大智開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大行莊嚴之心

也禪宗乃傳一佛大覺圓滿之心也猶四序之不可混既不
可混非別而何或者謂彼三宗皆不言別傳惟禪宗顯言別
傳者何耶耶曰理使然也諸宗皆從門而後入由學而後成
惟禪內不涉思惟計度之情外不加學問修證之功窮劫迨
今不曾欠少才云領荷早涉途程脫體承當翻成鈍置該別
中之別也味者烏足以知之哉右明本和尚統論教禪宗旨
蓋亦調停之說而陰為禪學地者其本宗也元世尊教抑禪
故云

或問今五宗宗嗣自臨濟而外餘皆無聞者豈授受之際失於
囑累耶抑宿緣之使然耶答曰聖人之道雖隱顯隨時亦由
定分不能加損於其間當青原南嶽未著之時其五家已有
定分矣當五家方盛之頃其修短之數安得無定分焉特彼
此味略而不自知耳或謂臨濟道出常情為人痛切機圓語
活其般煉人物速如反掌以故家聲久遠不墜自餘反是宜
乎不承於世也右見中峰夜話據此則元世禪宗僅臨濟一
支餘皆湮沒然宋太史當元末作序又謂雲門曹洞不絕如
綫者豈太史但據傳燈諸錄不細攷當時耶

南海潘元毅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六

筆叢卷四十六
雙樹幻鈔上
廣雅書局

筆叢卷四十六
雙樹幻鈔上
廣雅書局

明東越胡應麟撰

三世諸佛者過去見在未來過去曰莊嚴劫見在曰賢劫未來曰星宿劫莊嚴劫第一尊曰華光佛末後尊曰毘舍浮佛賢劫第一尊曰俱雷孫佛末後尊曰婁至佛星宿劫第一尊曰日光佛末後尊曰須彌相佛凡過去見在未來每劫千佛今釋迦文當第九減劫於賢劫為第四尊彌勒當第十減劫於賢劫為第五尊

一大劫者成住壞空凡四種為一大劫成而即住住而續壞壞而復空譬如浮梁二十年造成二十年度人又二十年弊壞方盡又二十年無橋惟水空劫十方惟水共成住壞空八十轉輪劫

筆叢卷四十七 癸部 雙樹幻鈔中

廣雅書局

總一十三萬四千四百弓年為始終極數所謂一大劫也一云劫有六種一中劫又名引劫二成劫三住劫四壞劫五空劫六大劫與前名異實同中劫者即轉輪劫初閻浮提人壽八萬四千歲身長八丈凡過百年命減一年身減一寸過千年命減十年身減一尺減至十歲身長一尺則減劫之極也自爾復入增劫凡過百年命增一年身增一寸如是增至八萬四千歲身增八丈則增劫之極也如是一減一增共計一千六百八十萬年名一轉輪劫積二十轉輪共三千六百萬年為一成劫娑婆世界自成劫後交住劫已經八減八增八轉輪今當第九減劫有四佛出世初減人年六萬歲時俱留孫佛出世次減人年四萬歲時俱那含牟尼佛出世次減人

年二萬歲時迦葉波佛出世次減人年一百歲時釋迦文佛出世從住劫至釋迦文已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九萬三千年

又自釋迦文減至南宋紹興一千一百年人壽減二十一年

身減二尺一寸今人只可六尺壽八十也此去更過七千年

人壽十歲身長一尺至此減劫之極也過爾復入第九增劫

如前過一百年人命增一年身增一寸漸增至二萬歲時鐵

輪王出四萬歲時銅輪王出六萬歲時銀輪王出八萬四千

歲時金輪王出至此增劫之極也過爾復入第十減劫減至

八萬歲時彌勒下生從紹興去彌勒更八百八十萬七千年

是時百億閻浮真金為地平如掌稭稻自生男女五百歲方

婚嫁彌勒初會度人九十六億第二會度人九十四億第三

會度人九十一億爾後度人無數彌勒滅後尚有九百九十

五佛相繼出後十一轉輪劫中如是千尊出盡二十轉輪已

滿則壞劫到來漸成空劫大災之後復入成劫如前劫風鼓

揚劫水水生厚沫化作三禪天等逆遷下至人間大地依前

造化星宿劫天地亦有千佛出世云云右見莊椿論中然則

釋迦乃第九減劫末尊而彌勒則第十減劫首尊也

前說攷諸家引載并經典所論悉同然尚有可疑處凡劫每一

增減為一轉輪二十轉輪為一中劫每一減劫祇四佛出世

而增劫乃四輪王則第十減劫當亦如之何得後十一轉輪

劫中頓出九百九十五佛耶且釋迦文出第九減劫中前已

八增八減此八減劫中亦當有諸佛出世今祇斷白拘留孫

佛

佛

佛

為第一尊至彌勒為第五尊而九百九十五佛皆出彌勒後
則第八減劫以前諸佛又在千數外而賢劫中不止千佛
耶此類俱覺盾矛當續攷之

三千大千世界者一日月周行四天下光明所照是為一世界
外有鐵圍山繞之如此者千鐵圍山為一小千世界數小千
復至一千外中鐵圍山繞之為一中千世界數中千復至一

千外大鐵圍山繞之為三千大千世界此見彭所知論與藝
苑卮言巨陵學山所引差不同卮言說本阿舍
經及俱舍傳

三十三天者一名忉利天蓋三十二天中之一俗說以為諸天
總有三十三處可笑也亦名帝釋天上有熾摩天 兜率陀
天 化樂天 他化自在天 梵眾天 梵輔天 大梵天

筆叢卷四十七 雙樹幻鈔中

少光天 無量光天 光音天 少淨天 徧淨天 無量

淨天 福生天 福壽天 廣果天 無煩天 無熱天

善見天 善現天 色究竟天 無想天 空無邊天 色

無處天 無所有天 非想非非想天 以上共二十六天

俱在三十三天上其下又有四天王天 日月星宿天 持

鬘天 常憍天 堅首天共三十二天焰摩天一名離淨天

光音天一名極光天見大藏中及楞嚴因本阿含等經日月

星宿下四天見婆娑論

應真錄云忉利天統東方八天其名住峰天住山頂天善見城

天鉢私天俱吒天雜殿天歡喜天光明天又統南方八天其

名曰波利樹天險崖天摩尼藏天雜顯岸天旋行天金殿天

遊影處天柔軟地天又統西八天其名曰雜莊嚴天如意地

天微細行天歌音樂天威德輪天月行天問摩羅天速行天

又統北八天其名曰影照天智慧星天眾分天住輪天上行

天威德顏天威德輪天清淨天總之為三十三天據此以為
忉利所統別有三十二天合忉利為三十三天與諸經多不
合恐未可據道家亦有東西南北
三十三天見度人經

七寶山者佉提羅迦山高四萬二千由旬次伊沙施羅山高二
萬一千由旬次遊捷施羅山高一萬二千由旬次善見山高

六千由旬次馬半頭山高三千由旬次尼民施羅山高一千
二百由旬次毗耶耶迦山高六百由旬以上廣如高七寶所

成其須彌山佉提羅迦山二山之間關八萬四千由旬周匝

筆叢卷四十七 雙樹幻鈔中

無量有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牟陀花奔茶利迦花等徧覆
水上外有七海有三十重林詳大藏因本經

須彌山者秦言妙高見維摩
經注道經曰人鳥山又曰玄圃山大地

金根山本無妙玄山元氣寶洞山神玄七轉觀天山佛經又

曰鐵圍山蓋此山佛經之名有三彭所知論
亦稱妙高道經之名有五

總之中國所謂崑崙也凡二典所言天上海外諸大神山惟

此最為近實故釋道皆爭據之道經言
昆侖

人鳥經曰須彌山廣三百六十億萬里因本經曰須彌山入海

中出水上各八萬四千由旬其體平正下根連大金輪至上

以漸寬廣端直不曲最勝可觀罔寶合成金銀琉璃頗黎是

也山頂四面有峰挺出曲臨海上各高七由旬金銀琉璃

頗黎真珠車渠瑪瑙七寶合成日天宮殿繞須彌半常行不
息南閻浮提日正中時東拂提婆日始沒西瞿陀尼日將初
出北鬱單越正當夜半六月北行於一日中漸移北向六俱
盧奢六月南行亦一日中漸移南向六俱盧奢阿含經云日
天子城郭縱廣五十一由旬月天子城郭縱廣五十由旬最
大星縱廣一由旬最小星縱廣二百步彰所知論云日輪火
珠所成月輪水珠所成

一云須彌山四角各秀一峰高四由旬半廣百二十五由旬周
圍五百由旬有藥叉神於中心住是山頂上三十三天中央
城曰善見純金所成高一由旬半面各二千五百由旬周萬
由旬其城體金俱用百一珠寶嚴飾其地柔軟如兜羅綿是

筆叢卷四十七 卷部 樓閣幻鈔中

五 廣雅書局

城四面有一萬六千寶柱寶椽寶椽寶簷四面四門又有千
數闕一小門四大衢道有諸小衢其四門側五百天子皆服
堅鎧守護是門城中有帝釋殿曰最勝處亦曰殊勝殿其狀
四方高四百由旬半面各二百五十由旬周千由旬右見彰
所知論與前稍不同即淮南閻風之旨也

善見東北有如意樹名波利闍多亦名圓生樹根深五十由旬
高百由旬枝條傍布五十由旬能施欲樂下有盤石曰阿嚩
摩麗歌色白如甌面各五十由旬周三百由旬按此與扶桑
若木意同

善見西南諸天集處名善法堂周九百由旬其狀圓相是堂中
央有帝釋座純金所成其座周圍有三十二輔臣之座咸皆

布列三十三天向上度八萬由旬於空界中依風而住諸寶
所成三十三天別有善
見名又非此也

四大洲者南閻浮提洲縱廣七千由旬北廣南狹如車廂人面
如之壽百歲東拂於逮洲縱廣九千由旬圓如滿月人面如
之壽三百歲西瞿耶尼洲縱廣八千由旬彎如半月人面如
之壽二百歲北鬱單越洲縱廣十千由旬四方正等人面如
之壽千歲

寶山在大雪山北上有阿耨達池東從牛口流出疏伽河入東
南海南從象口流出信度河入西南海西從馬口出縛芻河
入西北海北從師子口出從多河入東北海潛流地下出積
石為中國河源

筆叢卷四十七 卷部 樓閣幻鈔中

六 廣雅書局

按河源出散敦腦兒阿耨達池即星宿海也浮屠氏言此非誣
矣須彌山即崑崙史遷所謂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其高廣
誠有未易測者但未必如彼所云淮南子謂曾城閻風高數
十萬丈旁開四百四十餘門浮屠所敘述須彌及三十三天
宮闕酷類又如意樹等亦扶桑若木之文也四大洲則因鄒
衍推廣之余嘗謂浮屠氏精微處多本莊列廣大處多出山
海淮南至於因果罪福則其自成一家之說前所未有而後
之道流反竊之云

浮屠數法巨細久近窮極渺茫而其名義亦多與中夏迥別非
精覈其家言者未易通曉今傑錄於左方亦博綜之一事也
最極微細者曰極微塵亦名鄰虛塵不能析釋七鄰虛為一極

微七極微爲一微塵七微塵爲一透金塵七透金塵爲一透
水塵七透水塵爲一兔毛塵七兔毛塵爲一羊毛塵七羊毛
塵爲一牛毛塵七牛毛塵爲一遊隙塵七遊隙塵爲一蟻量
七蟻量爲一蝨量七蝨量爲一麥量七麥量爲一指節三節
爲一指二十四指橫布爲一肘四肘爲一弓五百弓量成一
俱盧舍八俱盧舍成一由旬又一說小異見後

六尺爲步二尺爲肘四肘爲弓二弓爲一丈六尺二百一十六
大爲一里五里爲一俱盧舍八俱盧舍爲一由旬
由旬一名綸結那又名由延見大藏一覽注中俱盧舍一名俱
盧奢見因本經一俱盧舍五里則一由旬爲四十里而因本

經注一俱盧奢六里名義俱小舛俟續攷之今中國算數微
塵渺漠之名或出此云
筆叢卷四十七 齊部 雙樹幻鈔中 七 廣雅書局

古黃帝算法總有二十三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
萬億北京塔梯壤溝澗正載從萬已上有三等數法其下者
十十變之中者百百變之上者倍倍變之今華嚴經阿僧祇

品用中上數法初數便云一百洛义洛义此云萬爲一俱胝此云
俱胝俱胝爲一阿庾多此云阿庾多阿庾多爲一那由他此云

京直至不可說總一百二十大數則非世間之籌數也何以
云阿僧祇阿者秦言無僧祇者秦言數凡梵書稱阿僧祇即
華言無數也按算法有十載日極乃止此尙遺之

右大藏一覽所引華嚴經數法注以俱胝爲億庾多爲兆誤也
十萬曰億百萬曰兆則百洛义爲一俱胝卽兆也俱胝俱胝

猶云百萬百萬也則爲阿庾多矣阿庾多阿庾多則四用百
萬字乃能盡之然後爲那由他緣此二句義頗隱奧故注者
誤以中國數法推之不知本文云中者百百變之上者倍倍
變之百洛义所謂百百變也俱胝俱胝所謂倍倍變也上二
俱胝字虛下二俱胝字實也阿庾多阿庾多放此阿僧祇則
無復數矣夢溪筆談算某局數至用萬字四十餘意亦同此

時最少者名爲剎那百二十剎那爲一恒剎那六十恒剎那爲
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牟呼粟多三十牟呼粟多爲一晝夜
三十晝夜卽爲一月十二月爲歲以華言時刻推之則一牟
呼粟多半刻也一婆羅一分有半也一恒剎那六十爲一婆

羅積剎那百二十爲一恒剎那則半刻中已經剎那二萬餘
矣又一剎那爲九百生滅九十剎那爲一念見仁王經又三
十臘縛爲一牟呼粟多見婆娑論注云臘縛卽婆羅異名也
牟呼粟多一名牟休多注云須臾也見大藏一覽

細之極極而至於微塵巨之極極而至於由旬暫之極極而至
於剎那久之極極而至於塵劫皆極兩端言之中庸以兩言
蔽之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又蔽之一
言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噫干經萬論言名理者不能外矣

莊列書所言螻蟻蠅觸鵬鵬之類亦是此意但異教拈得來便
茫渺怪奇吾儒只據眼前道理而至理自不能外所以萬世
無敝也

大藏經四千五十餘卷而諸家書目所載僅百數十種蓋唱偈

疏撰等於文義相遠不得盡收也然以西天經總較之直百之一百因錄此廣異聞不必論其有無

涅槃經四千八百卷四十卷在唐 菩薩經一部二千一百卷

三十六卷在唐 虛空藏經一部四百卷二卷在唐 首楞

嚴經一部一百一十卷十卷在唐 恩意經大集一部五十卷

四卷在唐 決定經一部一百四十卷四卷在唐 寶藏經

一部一百四十卷二卷在唐 華嚴經一部二萬三千卷八

十一卷在唐 李真經一部九十卷三卷在唐 大般若經

一部一千六百卷六卷在唐 金光明品經一部一千卷十

卷在唐 未曾有經一部一千五百卷五十卷在唐 維摩

經一部一百七十卷三卷在唐 三論別經一部二百七十

筆叢卷四十七 發部 雙樹幻鈔中 九 西天佛國雜經

卷十二卷在唐 金剛經一部一百卷一卷在唐 正法輪

經一部一百二十卷二卷在唐 佛本行經一部一千八百

卷六十卷在唐 五龍經一部三十二卷二卷在唐 菩薩

戒經一部一百一十六卷十六卷在唐 大集經一部一千

二百卷三卷在唐 摩竭經一部三百五十卷四十卷在唐

法華經一部一百卷七卷在唐 瑜珈經一部一百卷三

卷在唐 寶常經一部一千卷七十卷在唐 西天論經一

部三千三百卷三卷在唐 僧祇經一部五百七十卷十卷

在唐 西天佛國雜經一部九千五百卷三十卷在唐 起

信論經一部二千卷五十卷在唐 大智度經一部一百八

十卷十卷在唐 寶藏經一部四千五百二十卷一百四十

卷在唐 本闍經一部八百五十卷二十卷在唐 正律文

經一部二千卷十卷在唐 因名論經一部二千二百卷五

十卷在唐 唯識論經一部一百卷十卷在唐 具舍論經

一部二千卷十卷在唐

隋志共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九百五十八卷唐開元藏日五

千四十八卷貞元增益二百七十卷宋累朝增益又七百餘

卷今藏大抵仍開元舊數蓋其間亦不無存沒也通志所收

僅一千七百餘卷不皆藏中者

牟子理惑論稱佛所著經凡十有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大卷

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云云案漢世惟四十二章經至中

國安得品目之多至此必魏晉之譚然則大藏經目之繁

侈其說固有自來矣牟子稱漢牟融當是六朝人託名偽作

詳四部正說

凡浮屠之說類涉誇大者率中華之人演譯之最先四十二章

平實彰顯及心經等總之譚理何嘗有一切彌文金剛圓覺

不失淵眇維摩楞嚴等漸入浩繁至法華華嚴諸品而極蓋

其精微處固佛本真其浮誕不根悉後世增益也

筆叢卷四十七 發部 雙樹幻鈔中 十一 廣雅書局景

南海潘元叔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奎元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七

明東越胡應麟撰

世尊初生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
老君初生亦行九步曰天上天下惟道為尊王長公扈言竝
載之以為不應相類至此余謂朱紫陽所云佛家偷得道家
好處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如自家寶藏被人偷去卻去
他牆角邊拾些破鉢破罐來用甚好笑哉紫陽之言凡老
莊精奇玄妙處皆為釋氏得之而後之黃冠第模倣其勝大
渺茫之說不知此類於理道何與漫舉一則餘可推

祖風幡語世所盛傳然西土已有之十八祖伽耶舍多侍師
伽難提尊者次問風吹殿鈴聲師問曰鈴鳴耶風鳴耶祖答

筆叢卷四十八

笑部 雙樹幻抄下

廣雅書局

非風鈴我心鳴耳六祖豈拾前人唾涕者非一時偶合則記
者必有一誘耶

魚朝恩於代宗前問慧忠國師曰何者是無明無明從何而起
忠曰佛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
相今現朝恩色大怒忠曰卽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案此在
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之前

大慧正法眼藏序南度吳丞相潛作錄其說於左云此事互右
互今漫天漫地端視側視直視橫視開視闔視明視暗視無
不視亦無所視亦無無不視無所視直道謂正卽離謂法
卽塵謂眼卽鑿謂藏卽塞是故這四箇字直須撇向大洋海
裏方免擔枷帶索受人圈積然雖如此初機鈍根也要得一

則半則胡言漢語觀來觀去綻些光景此時正好拚命捨身
單鎗直進如老鼠入牛角挨牆擗壁更無去處正迷悶中猛
忽地頭破額裂通身流汗得箇休歇方知法眼慧眼天眼佛
眼只是一隻凡眼到這裏說道學人事畢也且未在云云右
序文最警醒可以為初機悟人津筏讀傳燈諸錄者不可不
知因節畧其說錄諸右方

趙令衿居士謁圓悟就其爐錘悟不少暇公固誦悟曰此事要
得相應直須死一番始得余不解禪理但此是詩家無上妙
詮余夙所證驗者卽此占禪理之不誣弟近時釋門澹泊無
復可與講明唐宋間名宿幾於絕響亦盛衰之數也

筆叢卷四十八

笑部 雙樹幻抄下

廣雅書局

無州云無但去二六時中看箇無字晝參夜參行住坐臥著
衣喫飯處心心相顧猛著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月深打成一
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
也案此則可為參學規繩見宛陵錄中所載徑山亦屢舉此
示人第黃檗與趙州同出南泉門檗後嗣百丈開法觀趙州
較先達何得提彼言句示人恐學人誤錄徑山語也

徑山禪師云僧問狗子還有佛性否趙州云無此一字乃是權
許多惡知惡覺底器仗也不得作有無會不得作道理會不
得向意根下思量不得向揚眉瞬目處探根不得向語路上
作活計不得向無事甲裏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文
字中引證但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時提撕時舉覺誠如此

做工夫看一月十日便自見得也此節可與上條參看大慧語錄中開示諸學者如陳季任劉彥修張賜叔汪聖錫宋直閣諸書動引此則因緣故知前件非黃檗語無疑也

臨濟三次問黃檗三度被打竟因檗指往大愚處得悟然臨濟終嗣黃檗洞山極力問大滂大滂不答竟因大滂指往雲巖處有省然洞山終嗣雲巖二宿機緣始末甚同而所嗣異者蓋黃檗宗旨當興於臨濟洞山門風合續於青原緣力所臻不可強也

睦州為黃檗第一座而黃檗宗旨大興於臨濟又臨濟在黃檗會中不知名睦州令問佛法大意且密啟黃檗指見大愚遂弘臨濟之風雲門亦從睦州悟入州指見雪峰峰授以心印遂闡雲門之派二宗至今為海內瞻仰其始皆睦州啟發成就亦由文殊為七佛導師信異人也

雪峯巖頭同參德山巖頭奇逸種種而後嗣寂寥雪峰悟入全藉巖頭而一傳為雲門又再傳為法眼德山之派精以大板亦緣力所就如人之有子無子非德業淺深故也百丈南泉亦然

雲門法眼洞山並見過於師洞山之曹山為山之仰山皆見與師齊故曰曹洞曰為仰臨濟雲門法眼嗣者差不逮故止從師稱耶法眼懸記天台似以位遞言經典之盛至六朝極矣其時沙門若支遊慧遠之在南道安羅什之在北皆當時之才士也而一時文章豪雋又從羽翼其

筆叢卷四十八

雙樹幻鈔下

三

廣雅書局

間故能傳播若此佛法且然儒者適以為未技而欲廢之

世知詩律盛於開元而不知禪教之盛實自南嶽青原兆基致之二大士正與李杜二公並世嗣是列為五宗千支萬委莫不由之韓柳二公亦當與大寂石頭同時大顛即石頭高足也世但知文章盛於元和而不知禪時江西湖南二教周徧寰宇唐世人才之眾迺爾宋時詩文固不及唐然禪門亦止臨濟一宗較之唐世終有未及處余嘗疑漢儒訓經宋儒明道名極宗趣代自各家獨唐儒者不競乃釋門熾盛至是焉能兩大哉

唐之禪教自六祖卓錫曹溪一傳而為青原南嶽再傳而為江西湖南又散而為五宗至五季而雲門法眼遷化自後禪學相承不立宗旨其盛衰乃與唐終始而唐之天下亦分而為五代以終若合符節通爾異哉

筆叢卷四十八

雙樹幻鈔下

四

廣雅書局

禪機中有絕類詩句者類集左方凡緇流題詠不錄

長御白牛車六春來草自青制重疊關山路雲猿抱子歸青嶂

裏鳥銜花落碧巖前丈長空不碍白雲飛石雲在青天水在

瓶山參差松竹烟籠薄重疊林巒月上遲常翠峰穿海去滴

水下崑來辭後夜狼啼在亂峰近秋庭肅肅風颯颯寒星列

空蟾躡高遇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尤浪激似銀山傳山

寒花發遲承長年一衲衣法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

牀前智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同雲嶺峰前月清雪深宜

近火崇乘船度五湖洛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從斷雲

猶掛樹梢頭仰朔風吹綻臘梅花法星月繞簷楹大春至百

花開黃鸝啼柳上名霧捲雲收山嶽淨海天空闊一輪寒

柳雲遮海門樹雲金風昨夜起徧地是黃花燈秋風黃葉

亂遠岫白雲歸芭蕉葉上三更雨花花落春風靜秋風

起庭梧孤峰無宿客餘松檜森森密崇長嘯一聲天地秋

臨雲鎖萬重山春風掃殘雪幾番雲色出峰頂一樣泉

聲落檻前枯木倚寒巖穿林宿鳥驚手攜書劍謁明

君上一般秀色匡山裏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觀鸞轉

千聲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遠洞散寒雲幽窗度殘月

雙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章鸞鷲飛入蘆花菼海寒松連

翠竹秋水對紅蓮端柴門草自深洞片雲橫谷口文檻外竹

筆叢卷四十八餘部雙樹幻鈔下五廣雅書局

搖風驚起幽人睡大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微若是陶淵

明攢眉便歸去上本是瀟湘一釣客子春風觸目百花開上

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真萬里望鄉關無事日高眠智

孤舟載明月文漁人偏愛宿蘆花上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

寒大一葉飄空便見秋同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

干道鷓鴣啼處百花新良一裘才挂體木玉殿苔生後上壁

上畫枯松北院那箇臺無月誰家樹不春淨山峻水流急三

冬發異花奉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起雪覆孤峰白洞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春山

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雪黃葉落時

聞擣衣開先竹榻和衣半夜眠岳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迴

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天斗轉星移天欲曉送

客郵亭外細雨酒簾前曉昨夜三更月到窗見垂楊

綠今逢落葉黃壯丹花下睡貓兒無雲生嶺上有月落

波心翠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昨日作嬰孩今朝季已

老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上白雲流水空徘徊山僧一

衲衣聖東菴每見西菴雪下澗長流上澗泉但尋荒草

際莫問白雲深佛門掩落花春鳥啼不知誰在西巖寺每

日鐘聲送夕陽相逢秋色裏共話月明中青山依舊白

雲中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舉手攀南斗回身體北

辰智濃煎睡後茶子夜禪孤月冷晨起白雲高法華一鉢于

家飯孤身萬里遊和尚家住孤峰頂覺樓閣凌雲勢夜

筆叢卷四十八餘部雙樹幻鈔下六廣雅書局

有鴉啼惠天垂華蓋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始嗟黃葉

落又見柳條新德白雲峰下猿啼早袁千山添翠色崇

教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道繩牀風雨爛方丈草來侵上

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報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

誰家輕烟籠皓月薄霧鎖寒巖秀隔岸墊花香了蘆花兩

岸雪江水一天秋悟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宗

雨過山堂秋夜靜智朔風凜凜掃寒林破的蒙頭萬事休

上臥聽涼風生竹林同碧巖深處臥烟蘿石角穿雲路攜

笻意若何雲蓋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

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在誰家黃葉飄飄滿庭際一聲砧杵

落誰家寶劍未出匣神光射斗牛雪隻履已歸西國遠北

山空有老猿啼惠秋山落木猿書啼中少林峰頂月上三月

嫩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穴常憶江南三月裡鷓鴣啼

處百花香上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前一片白雪橫谷口

幾多歸鳥盡元南渡後禪機多用陳語不備錄

吾郡雙林大士偈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家能為萬象主不逐

四時彫大士梁時人其詩已純入唐格宏壯整嚴如此惜為

譚理者據之又心王銘古樸顯贖不作西域方言不落南朝

綺習必當時一才士也

寒山詩云城中啄眉女子雜珮何珊珊鸚鵡起花間美琵琶月下

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常如此芙蓉不耐寒云云

黎惟敬劇喜時為余誦之

法眼咏牡丹云擁毳對芳艷由來起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

年紅豔色隨朝露馨香逐曉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其

格調雖不脫晚唐居然一作家門戶也先是當日為宗門游

夏蓋才而涉學者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

屋入深居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

尚去歸來始覺老僧間于尺絲綸直下垂一機才動萬波隨

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孤猿叫落月中峰月野客

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石數詩皆

見詩話世所傳誦讀傳燈諸錄乃知俱禪流偽語也

吾郡自雙林善慧大士與達磨祖師並顯梁武之世嗣是禪門

高躅代不乏人玄策禪師親見六祖妙宣注心天皇悟嗣法

石頭與藥山分座贊元以大士裔孫三歲出家王文公不可

一世獨欽仰宗風先緒不墮俱得天龍一指受用終身至

截童子指頭使之立悟尤見機用之妙也

貫休號禪月大師吾邑人以詩名晚唐五代間姓姜氏字德隱

人所共知然傳燈錄又有姜氏子出家名有規亦婺州人則

吾郡有二名僧一能詩一悟道皆姜氏可謂奇矣見五燈會

元十七卷雲門派也

懷志菴主婺州吳氏子有偈云萬機休盡付癡憨蹤迹時容野

鹿豕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師一禪師馬氏子

詩云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分外青

雙溪印首座詩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花去不來虎丘元淨

禮師雙溪人嗣昭覺勳

德用禪師戴氏子嗣雲居悟婺州人

玄妙禪師姜氏子又止觀教師有東陽小威

傳燈所錄燒菴婆供一菴主常令一十七八女子送食一日令

女子將菴主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答曰枯木倚寒巖三冬

無煖氣婆問之云我二十日止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

菴按此菴主不以可欲亂心在儒家庶幾柳下遺風而禪門

以為俗漢故知此理當別論也

趙州見一尼來參州以手拈之尼曰尚有這箇在州曰却是你

有這箇在此非釋門中儀律禪者當機顯用則不拘知此見

雙叢卷四十八 發部 雙箇約鈔下 七 廣雅書局

雙叢卷四十八 發部 雙箇約鈔下 八 廣雅書局

燒菴老嫗亦具少知識

曾氏類說引他書一則云末山尼開堂說法鄧隱峰懷白刃夜

舊之尼畏死從命次日鄧衷其粗服以示人大眾立散案灌

谿臨濟宗支嘗為末山執役至三載豈應至此卽有之灌溪

他日將愧匿不暇乃自請於末山處得半杓至今常飽不飢

且以配臨濟大師並言何耶此必僧徒忌者之口欲以毀末

山之開堂并發明鄧隱峰之亡賴耳凡僧例不稱姓而鄧獨

以姓稱且臨終倒植而化其妹亦尼諱之曰兄生不循規律

死更熒惑於人因倏然仆地云二人皆見五燈會元

洪覺範林間錄五燈會元多采之然其中率不可信如謂杜祁

公張文定同居雒陽之類前人辯駁已明余近得就李新刻

筆叢卷四十八癸部 雙樹幻抄下 廣雅書局采

本讀其卒章又載杜公呼文定字為安道安道乃方平字非

文定也則此事之誣灼然亦非無因者蓋本捫蝨新話而

潤飾之今竝載二則於左金湯編又謂此乃方平語然林間亦不應稱文定佛祖通載亦稱是

文定語金湯編蓋因林間訛也

捫蝨新話云世傳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

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公曰豈無又有過孔子上者

公曰誰文定曰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丹霞

雲門是也公暫聞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

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目荆公欣然歎服其後語張天覺天

覺撫几歎賞曰達人之論也

林間錄曰祁公與文定致政居雒陽祁公勁正每笑安道佞佛

大四百六十一

有朱承事以醫游二老間一日祁公呼朱切脈朱辭以看楞

嚴久之乃至祁公責之曰聖人微言無出孔孟何楞嚴為朱

曰以某觀之此經似過孔孟矣公取閱大驚曰世間何從有

此云云

道家有老子西昇經云老子入天竺化胡成佛故一名化胡經

浮屠教每以為病六代諸人論辨極繁見弘明集中所載歷

唐至宋竟莫能決迄於勝國世方崇奉釋教又以帝師主之

遂焚此經浮屠有為下火文者極鄙陋而佛祖通載看之殊

可笑也

筆叢卷四十八癸部 雙樹幻抄下 廣雅書局采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八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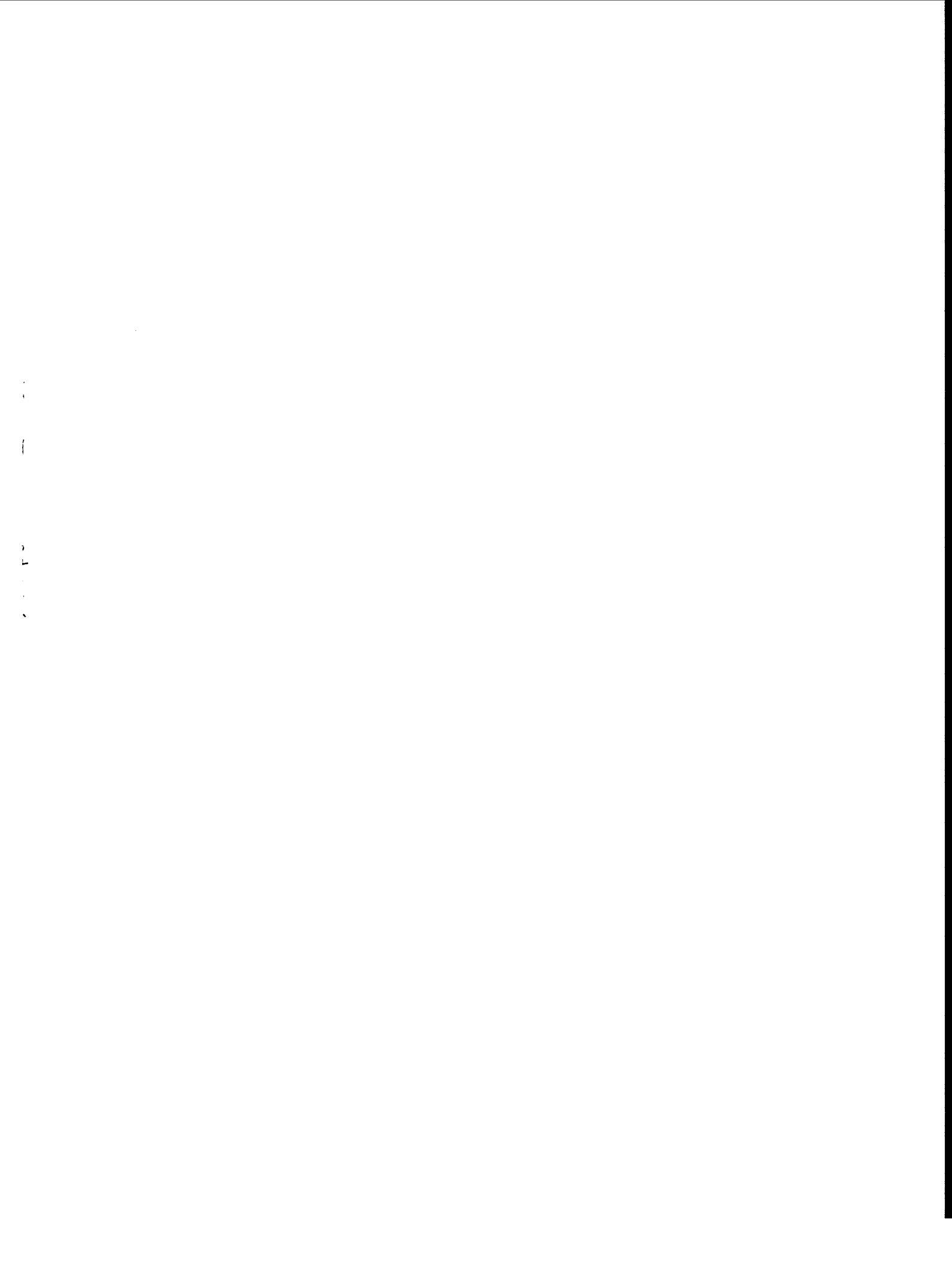
南海潘元枚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通

藝

錄



論學小記



論學小記上 程瑤田著 通藝錄一

志學篇 博文篇 慎獨篇 立禮篇 進德篇

主讓篇 以厚篇 貴和篇 大器篇 游藝篇

誠意義述

論學小記中

述性一 述性二 述性三 述性四 述誠一

述誠二 述情一 述情二 述情三 述命 述

公 述敬 述己 述義利

論學小記下

述名一 述名二 述術 述真 述儉一 述儉

二 述儉三 述儉四 述心一 述心二 述夢

一 述夢二 述元妙 述靜 論學約指

先生語人曰。人生有三大分。既生之後。未死之前。一分也。未生之前。一分也。既死之後。一分也。其一分實而有者也。其二分虛而無者也。聖聖相傳之學。在實有之一分。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五達道。以知仁勇三達德行之。故學之始。在於格物。實有其物而格之也。學至於誠。精微極矣。而必不能舍物而言之。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之爲言實也。實有其物之謂誠也。故曰聖聖相傳之學。在實有之一

惟目一

分也。至於虛無之二分。聖人非不知之也。既虛無矣。烏從而致力於其間哉。於是二氏起而致力之。而各立一門戶。今之闢之者。惡其與吾儒相背而馳也。而不知吾儒人也。二氏亦人也。人生有此三大分。不得謂二氏無此三大分也。彼惟舍去實有之一分。而專務於虛無之二分。所以大異於吾儒之學也。吾儒之學。仁爲己任。死而後已。既死不得。不已。未生非所敢知。據其實有。不事虛無。吾所論學。論此學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比物此志也。然則奉先思孝。祭祀格神。非事鬼神乎。曰。烏在其非事鬼神也。事鬼神。乃吾既生之後。未死之前。一實有之大事實。有其事。而吾廩廩乎其行之也。人能知此之非虛無。異於生前死後之虛無也。則思過半矣。黻從先生遊。聞其緒論。於論學小記刻成。謹疏記之於錄目之後。及門洪黻。

志學篇

學也者學為人子學為人臣學為人弟學為人友之道也人之生也必有以立乎世也其立乎世也必有以接乎其人也者父子兄弟夫婦苟在家母相離也朋友則出而日相見者也至於能仕則事之者吾君也苟非學焉何以能不失歡於父母何以能翁昆弟而刑于厥妻也何以能使宗族無閒然而鄉黨有所矜式也立乎朝廷何以能致其身行乎宗廟何以能相厥事臨乎衆庶何以能澤及於所治也其在於身出諸口者言也言之難乎其無擇也舊矣施諸事者行之難乎其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一

能敏也久矣飲食養吾身者也衣服飾吾身者也席有向衽有趾安吾身者也養吾身者有節焉學之而後無以飢渴為心害飾吾身者有法焉學之而後無以不衷致身灾安吾身者一動一靜皆非可以苟焉已也學之而後威儀能定命而容止戒必恭也凡若此者所接非一人也所習非一事也君子之教人也小成之必七年大成之必九年嗚呼吾見成之者恒少而不成者恒多也則不尚志者之過也誠志學矣習而安之久而弗倦不遷於見異焉吾知其必能有成也是故可以出處可以默語可以同羣與可以事君父可以從今而道古

惟一

博文篇

天下之達道五而人之行百其切於吾身而不可以須臾離者乎其切於吾心而不可以一端弗學矣乎於何學之曰於文聖人賢人先我而盡道者也夫固我之師也然而已往矣其所存者文而已矣文存則道存道存則教存吾學其文而有獲不啻親炙焉而詔我以語之呼我以喻之也不啻相依焉而攜我以舉之掖我以履之也舜之大孝也武王周公之達孝也其德同其所德者不同也堯之文章也夫子之文章也其美富同其所美富者不同也徵之於文而後舜與武王周公之所德者若或聞而知之矣徵之於文而後堯與夫子之所美富者亦若見而知之矣是故學文不可緩也孔子之自任也曰文其在茲乎其教有四文與居首焉其所雅言者詩也書也禮也文焉而已矣其所以謂伯魚者為周南也為召南也文焉而已矣顏子去聖一間耳孔子化之以時雨焉其無以異於成德達財答問之教乎抑有以異乎而顏子之稱善誘則曰博我者以文而已矣春秋時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歎曰周禮盡在魯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也蓋徵德於其文也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所招之詩

通藝錄

論學小記二

惟二

不知焉是以不能思王度而式昭德音也則猶文不博之過也實沈之神主參也駱臺之神封諸晉之川也子產蓋聞之矣嗚呼苟非其博物也安能使於四方而榮君之命若是哉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三

慎獨篇

獨者對人之稱獨之爲言人不見也人誰肯自欺以爲吾獨耳其誰見之彼王密之謁楊震曰暮夜無知者蓋亦以爲此獨耳是其欺也初亦謂欺人耳庸詎知十目十手之所指視者固章章若是哉人誰與欺祇以自欺故誠意之功在毋自欺而毋自欺之事曰慎獨意非私意之謂乃真好真惡之情發於性者此真好真惡之情人皆有之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者也當其未格物致知之先我固有之及其物格而知至也則此真好真惡之情吾已知其當好當惡之實矣知其當好而不能好之如好好色知其當惡而不能惡之如惡惡臭是之謂不誠其意不誠其意夫然後其意皆爲私意矣惟其初非私意是以必誠其意若私意也安所用其誠哉知其當誠而不誠故曰自欺自欺之根以爲吾獨耳人之所不見也夫誰肯於稠人廣衆之中恣焉爲不善而不顧人之非笑也則亦誰與之於稠人廣衆之中恣焉爲不善而不唾罵而斥止之也故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閒居者獨也人之所不見也揜著者離乎獨猶冀人之或不見也然而已無益矣此之不可不慎獨也是故獨非

通藝錄

論學小記四

惟三

惟四

專在內也。乃內外相交之際也。慎則專在內也。慎之然後能盡其當好當惡之實。以全其真好真惡之情。此治意之學也。此之謂誠其意也。

鄭氏中庸注云。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為。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為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佔聽之者。是為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為之困學。紀聞載文子曰。聖人不慚於影。君子慎其獨也。劉子曰。獨立不慚影。獨寢不媿衾。王伯厚原注。高彥先謹獨銘曰。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影。其寢無愧於衾。四句並見劉子。乾隆甲寅二月。

通藝錄

論學小記五

瑤田教授靈山檢上二條。昔人之說慎獨者。皆就事為上治意。因補錄於此。以俟知言者商之。

惟五

立禮篇

君子之所以志於學。以求立乎斯世而成其為人者。曷藉乎藉於禮而已矣。文曷為而欲博乎學禮也。獨曷為而貴慎乎由禮也。禮之於人大矣。以求之其子者。而事父以求之。其臣者。而事君以求之。其弟者。而事兄以求之。其友者。而先施禮也。然而道或不明於天下。何也。賢者之過。過乎禮也。不肖者之不及。不及乎禮也。彼非不切切焉。以冀斯道之明也。而已有所不明焉。而好異喜新。以蔽於斯道者。無論已。視不以邪色。接乎目。聽不以淫聲。受於耳。言不以游辭。出諸口。動不以嗜行。加諸身。

通藝錄

論學小記六

禮也。然而道或不行於天下。何也。智者之過。過乎禮也。愚者之不及。不及乎禮也。彼非不孜孜焉。以求斯道之行也。而已有所不行焉。而踰關決防。以畔於斯道者。無論已。是故聖人之志於學。禮而已矣。志於學禮。以求其能立而已矣。是故聖人自以為三十而立也。故曰立於禮也。如其不能聖人也。吾即學禮。猶或不免。愆於儀而敗於度也。而乃禮之不學焉。則欲求不蔽於斯道不能也。欲求弗畔於斯道不能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也。夫聖人之學。天行也。自強不息。以至於不踰矩焉。則動容周旋中禮也。所謂從容中道者也。學者求至

惟六

於是則難矣然而作止語默之必不中乎禮則必不能
成其爲人也必不能有以立於斯世也學者卽不敢自
謂遽求至於聖人然亦不可不以君子自勉也君子者
能有以立乎斯世而成其爲人者也

進德篇

仁者人之德也恕者行仁之方也堯舜之仁終身恕焉
而已矣孔子之仁終身恕焉而已矣勉然之恕學者之
行仁也自然之恕聖人之行仁也能恕則仁矣不以勉
然者爲恕自然者爲仁生分別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
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說也自以爲及將
止而不進焉故夫子以非爾所及警之子使漆雕開仕
開以未能信辭益不自以爲及矣不自以爲及故說自
以爲及必非夫子之所說也此聖人之教也非惟教人
然也雖自治亦然其言曰君子之道四我未能一焉所
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
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言
行恕以終其身而常如弗及焉故曰躬行君子則吾未
之有得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其辭聖仁則曰抑爲
之不厭誨人不倦及言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則又并不
厭不倦而辭之此聖人進德之事也非惟自治爲然也
雖論古聖亦然於博施濟衆則曰堯舜猶病於修己以
安百姓則又曰堯舜猶病然則不自以爲及乃聖人之
所以爲聖人也若曰子貢之言幾於仁而進乎恕故夫
子斥之是不知恕爲行仁之方學者與聖人共之故學

者勉然之恕不可許之以仁豈聖人自然之仁不可謂之爲恕乎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所謂仁者也此恕之說也能近取譬則夫子教人用力於恕以求仁也近取諸己以譬之人不必博徵諸衆而反忘乎己也夫仁至重而至難者也故曰仁以爲己任任之重也死而後已道之遠也如自以爲及是未死而先已聖人之所不許也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言夫行恕以終其身死而後已不自以爲及者也故有問人之仁於夫子者則皆曰未知蓋曰吾未知其及焉否也而與人言仁則舍恕無其道是故會

通藝錄

論學小記九

子聞一貫後贊於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惟九

主讓篇

讓者爭之反也聖人以爲射而後有爭然而升也下也飲也揖讓焉而已矣讓者任之對也聖人固曰仁以爲己任然而子路之任也其言不讓則晒之而已矣故至於當仁雖師猶不讓也而讓存焉故至於射不得謂非爭之所也而讓存焉夫至於能任與所必爭而聖人之教惟主於讓則慎斯以往凡非所當任與非所宜爭者其必出之以讓也可知矣世俗之所必爭者名也爭者曰名足以榮我如之何其必以讓人也然吾見爭而得者不數數然矣其不爭而不得者亦未見其數數然也如之何其必出於爭也世俗之所尤必爭者貨財也爭者曰人非貨財不生活如之何其必於此而言讓也然爭而得者受惡名不爭而不得者受美名此獨非名也與哉如之何其必以美名讓人也亦可謂不善用其讓矣亦可謂拙於爭名者矣昔吳季子觀周樂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不德者不矜不伐能讓之謂也齊桓公不務脩德九合諸侯而叛亦九國則不能讓之過也春秋時相尚以爭至於戰國晉楚之富誰能及之而竟何有焉若夫閭巷之民不知禮義以不相讓爲能卒亦因而致困者何可勝道也如以利則亦非不讓者之

通藝錄

論學小記十

惟十

所能專也而天下之人終古不悟何也

通藝錄

論學小記十一

以厚篇

厚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崑崙墟高萬一千里地載之不知其重也地厚也河水出其東北陬伏流地中禹導而通焉出自積石鑿之疏之不聞地加損者地厚故也是故水之積也不厚則杯為之膠風之積也不厚則草之弱者加勁物皆然矣人豈不然易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其是之謂乎閒嘗披覽史冊見夫人之獲令名膺遐福者夷考其平生所行無一不出於厚也又上而考其先世其所以處心而示後者亦必無一而不出於厚者也從古以來揆之如一遽數之不能終其物也試

通藝錄

論學小記十二

以歐蘇二公之文人人所肄業及之者言之歐公之表瀧岡阡也述其太夫人言崇公之為吏每治官書見死獄輒廢書而歎曰吾求其生而不得耳太夫人以其心之厚於仁也而卜崇公之有後既而歐公果昌大也豈非為善無不報之明效與蘇公之記三槐堂也言王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而又以魏公父子忠恕仁厚卜王氏之福之未有艾也此所謂天定勝人者也二公之言人皆信之矣厚者之獲報既章章若是則彼不厚之人天之所以報之者載在史冊可覆視也豈虛語哉孔子曰觀過知仁說者以為君子常

惟十一

惟十二

失於厚也老子曰聰明淡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
博辨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臣子母以
有己斯不厚者之戒也夫斯不厚者之戒也夫

通藝錄

論學小記十三

惟十三

貴和篇

學者之持身而涉世也一出於和而已矣和以治己則
居之安和以治人則人皆樂之而日遷於善此非以和
不和卜休咎之徵也然而其徵正自不爽也是故和氣
召祥乖氣取戾自古至今莫不皆然夫人亦皆身受之
矣而猶不自知耶今夫君子其律已也嚴其責人也必
詳夫豈樂於不和哉亦所積之勢然也雖然我中矣我
才矣於其不中不才者貴有以養之也養之以和也如
其不和則是於不中不才者而棄之矣夫豈樂於棄之
哉亦所積之勢然也君子之學也知其勢之必有所偏
重也豈猶任之哉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夫子誦此詩而歎之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取
其和之能順父母也易言夫妻反目詩言兄弟鬩于牆
凡今之人往往於此不能無隱恨焉此豈不由於己之
不能和也而致然乎閒嘗觀於天地矣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若夫月令之行氣不應候厥
惟咎徵與君政同則五穀或有晚熟之憂果實或有早
成之患此天氣之不和也硯碯之鄉詎求豐歲戴極之
下所在不毛此地脈之不能通乎天和者也夫天地之
行四時而生成乎百物也苟其不和且不能成歲功而

通藝錄

論學小記十四

惟十四

況於人乎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聖人之贊化育
而參乎天地也惟在於和而已矣而況於學者乎

通藝錄

論學小記十五

惟十五

大器篇

夫子嘗論管仲之器小矣豈不以有容德乃大而彼概
乎不能容者固其德不足稱哉聞嘗聞夫子之言器矣
曰君子之使人也器之夫斗之容十升也笱之容斗二
升也器也庾之容十六斗也秉之容十六斛也器也器
之者如其器之所能容者而與之則彼能受也若所與
餘其所受烏能容之何也器小也子又曰君子不器則
是與以斗笱之所受者而受之與以庾秉之所受者又
受之浸假而與之以百石亦受之浸假而與之以萬鍾
則又受之如川焉衆澮之所歸也如海焉百川之所入

通藝錄

論學小記十六

也其器之大也莫能名之也故曰不器也管仲相桓公
以霸諸侯有匡天下之功其力能不以兵車而令桓公
九合諸侯也有仁天下之功功不可謂不大矣古來之
事功大者必有容事功之量堯則天而民無能名蓋堯
德如天而卽以天爲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有功而伐
者也其功大者其伐益驕塞門反坫越禮犯分以驕其
功益不能容其事功矣吾於管仲之不知禮而得器小
之說矣桓公爵管仲以上卿隆管仲曰仲父其富貴可
謂崇高矣古來之享富貴者必有容富貴之量舜禹之
有天下而不與益舜禹之德亦如天亦卽以天爲其器

惟十六

夫器小者未有不富貴而溢者也其富貴愈顯者其溢益張三歸具官窮奢極侈以張其富蓋不能容其富貴矣吾於管仲之不儉而得器小之說矣

通藝錄

論學小記十七

惟十七

游藝篇

學者之於文終身焉耳矣文在六經曰六藝孔子之教也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而孔子之言學也則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是故游藝者學之終事也夫學之始嘗博學於文矣學固從藝入耳夫學所以志於道也道則目擊而存者也何以必從藝入也蓋當志道時初不知道之在吾目前也而是藝也則載乎道統乎德而藏乎仁者也是故道莫大乎堯舜堯舜之道約言之可一言而盡也曰孝弟而已而所以孝弟者則非一言之所可盡也載之於藝也道莫備於夫子夫

通藝錄

論學小記十八

子之道約言之可一言而盡也曰忠恕而已而所以忠恕者則非一言之所可盡也載之於藝也道載於藝故必於藝中而得其道後可以盡倫得其道然後可以盡職盡倫盡職則德脩於身而可以據於德矣倫無不盡職無不盡則仁全於心而可以依於仁矣夫德之能據也仁之能依也皆於藝乎得之而德則欲其始終能據也仁則欲其始終能依也是不可不有以養之也於藝乎得之者還當於藝乎養之游藝者所以養其所得之道也而且溫故可以知新也資淡乃以逢源也故曰游藝者學之終事也抑是藝也豈惟是足乎已

惟十八

也云爾哉道在我將以兼善天下也通經足用藝者出治之本也道在我將欲傳之其人也博學詳說藝者教人之方也今夫聖人藝之宗也以其從心所欲不踰矩者筆之書是藝之所從出者也然而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猶且好古敏求於藝之中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

通藝錄

論學小記十九

誠意義述

余言誠意之意非私意之謂乃真好真惡之情之發於性者然則意與情無別乎曰非無別也意不能離乎情耳好惡之出於不容己者情也好惡之情動於中而欲有所作為者意也是故吾好是善而欲為之吾惡是惡而不使有之是情之見於意者也乃好之而不盡其真好之情惡之而不盡其真惡之情是雖好惡之情已動其為善拒惡之意而好惡之量有所未盡則不能充實其為善拒惡之意以無負其出於不容己之情是之謂不誠其意好好色者情也試進而察其好之之意初未

通藝錄

論學小記廿

見其有絲豪不好者意之誠也惡惡臭者情也試徐而察其惡之之意亦未見其有絲豪不惡者意之誠也發於情之好惡是真好真惡也發於情而即欲好之惡之是其意已自知其當好當惡也而乃不能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知其當然而忽不然也當然而不然欺之也自知其當然而乃不然自欺之也毋自欺者知其當然而即無絲豪之不然是能充實其為善拒惡之意而能不負其出於不容己之情夫是之謂誠其意也孔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仁惡不仁情之發

而見於意者也無以尚不使加誠其意者也卽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聖人之所未見則誠意之難也誠意之所以如此其難者在不知慎獨也是故非禮之接於視聽言動者每爲人之所不見此獨之引吾意者也四勿之功則慎之以誠其意也以己所不欲者而施諸人其設心亦以爲人所不見耳此亦獨之消吾意者也勿施之功則慎之以誠其意也凡皆所謂如惡惡臭以毋自欺也吾故曰獨者內外相交之際而慎則專在內者也如謂意之在內者謂之獨謂之隱微謂

通藝錄

論學小記廿一

之人所不見而兢兢然治之此所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此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此合心意兼修齊治平而無適不然者也說者只爲誠意工夫是致知之後正心之前夾縫中事故必說在發念之初方能不侵界限不知此意也以一事言則一事之始終該之故意之發端在一念而誠意之功則非一念之可畢也小註云自欺有四樣一掩覆於外一苟且自慢一有爲而爲一始勤終怠此說得最精此皆不是專主起念時言傳者明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二事皆指始終如一言不誠意者其好惡不能

惟廿一

如此二事之始終如一也蓋好者好己之爲善惡者惡己之或有惡好字易說惡字難說子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此說惡字最精妙此之好惡其初念本誠也發念之後或有小註四樣之欺來乘之意乃不誠矣誠其意者不使有四樣自欺也若發念之初卽起惡念此非傳者之所謂意也卽未致知之人與爲不善之小人當此起念時亦必以爲不當爲亦必有惡之之意此方是傳者所謂意也但彼未致知而又甘於自棄則旋有旋滅然其不誠也亦不得謂之非自欺也若致知之後設有一念之不善其惡之之意殆有甚焉誠之者誠此意也此之不能如惡惡臭此之謂自欺焉耳矣

通藝錄

論學小記廿二

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界限有四段然致之誠之正之脩之其工夫不能截然分作四候如誠意之功以一事言則貫乎其事之始終以一身言則貫乎終身孔子所謂好仁者無以尚此意之最大者也當其致知時既知仁爲己任死而後已矣此時便有好仁之意日日好之事事好之所謂誠也心卽由此而正矣身卽由此而修矣其誠意之功未嘗間斷也乃中道而廢未死先已此其好之不能如好好色之始終如一雖正心修身後猶是

惟廿二

不誠其意也孔子所謂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乎其
此亦意之最大者也當其致知時既知爲仁之不可違
於終食之閒矣此時便有惡不仁之意日日惡之
惡之所謂誠也心卽由此絕乎不仁而正矣身卽由
絕乎不仁而脩矣其誠意之功未嘗間斷也乃見異而
遷違於終食此其惡之不能如惡惡臭之始終如一雖
正心脩身後猶是不誠其意也

誠意者之惡惡也非專指惡已有之而後去之務盡之
謂也謂不使絲豪之惡有以乘於吾之身也故曰夫子
言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說惡字

通藝錄

論學小記廿三

最精妙也若不善乘於吾身此所謂惡念也不可誤認
爲吾欲誠之意其治之之功謂之去惡謂之改過亦不
得以誠意二字統言之而此去惡改過之皇皇焉不容
緩者此之謂惡惡之意也此之謂內自訟也此之謂獨
之當慎者也此之謂毋自欺以誠其意也

余言慎獨總要在耳目口鼻四肢之視聽言動上見官
骸之所接有合禮非禮之殊此時正好施功處今試以
惡惡臭一事言之吾之惡之也雖猝值之而幾於不能
避然卒無有肯受之者何也其惡之意誠也夫天下之
可惡如此惡臭者多矣今卽以好色例之色雖好而視

惟廿三

之卽爲非禮之視由君子觀之其爲可惡何異於惡臭
而人之見之者往往不能不視之也此其惡之之意不
能如惡惡臭之誠也此卽獨之不慎也今又試以好好
色一事言之吾之好之也雖發乎情而未嘗不止乎禮
然卒無有不以爲美者何也其好之意誠也夫天下之
可好如此好色者多矣今卽以惡臭例之其難受也一
如乎惡臭而避之卽受不韙之名由君子觀之其爲不
當避也何異於好色之可好而人之遇之者往往不能
弗避也此其好之意不能如好好色之誠也此卽獨
之不慎也吾故曰獨者內外相交之際而慎則專在內
者也

通藝錄

論學小記廿四

中庸以隱微二字言獨字最精妙隱爲黑暗之地非無
其處而視之不能見也微爲細小之物未嘗不可見而
見之不能顯也此真如視聽言動之接於吾而吾欲視
之聽之言之動之之時也此時心中卽以禮權之如其
非禮則勿視聽言動也此慎獨之事也

內省不疚如曾子之三省其不疚者皆指己之行事也
蓋行事不疚乃吾之志卽好善惡惡之意也好惡之不
誠以自欺其意是見惡於其志矣能於內外相交之際
斷乎不蹈於非禮則是於人之所不見時而能慎獨以

惟廿四

無惡於志矣

誠意為明明德之要而必先之以致知非空致在於格物物者何意身心家國天下也麗於身者有五事接於身者有五倫皆物之宜格焉者也格者舉其物而欲貫通乎其理致知者能貫通乎物之理矣而於是誠意使吾造意之時務不違乎物之理而因之正心使吾心常宅乎物之理而因之脩身使萬物皆備之身始終無愧作乎其物而馴致乎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惟不外乎順物之情盡物之性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大學之能事畢矣

通藝錄

論學小記廿五

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蓋謂心能主乎耳目非離乎耳目之官而專致力於思然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舍視聽言動無下手處也不知循物寂守其心此異學之所以岐也吾學則不然慎獨者慎其意之接於物吾於物之所不當為者而斷乎其不為此吾於致知之後志之定於其先而立乎其大者而至於耳目交物之時而果能造不為之意此之謂無惡於志此之謂慎獨獨者對人所不見而言非已亦不見也豈惟已一人能見之而已也即如與人共謀一事其與人共謀之時即已造意之時與此一人共見即為眾人之所不見此

惟廿五

之謂獨此之不可不慎獨以誠其意也如王密懷金以遺楊震密固曰莫夜無知者是兩人相對為人之所不見也此時密與震各皆造意密不能誠其惡惡之意是密不慎其獨也震能誠其惡惡之意是震之慎其獨也然則密此時為不能自慊而成其為自欺震此時豈不自慊哉豈非無自欺哉總之吾學先格物內而意也心也外而身也皆物也極之而至於家國天下無非物也蓋無須臾之頃而不循乎物者也舍物而言慎獨自以為吾非寂守安必其不流入於寂守而不自知乎

通藝錄

論學小記廿六

今之言學者動曰去私去蔽余以為道問學其第一義不在去私致知之第一義亦非去蔽蓋本不知者非有物以蔽之本未行者非必有所私也若五金然其性有光能鑑物是明德也鑠之煎之鍛之範之鑄之厲之是明明德也鑑受塵則拭之有垢則磨之是去蔽去私之事也是故崇德明明德之事也道問學以尊德性所以明明德也脩慝去蔽去私之謂也誠意者崇德脩慝兼而有之者也好善惡不善非脩慝也毋自欺亦非脩慝也自欺則慝也反其不誠以幾於誠是之謂脩慝也問學之事崇德一大端大之大者也脩慝亦一大端所以輔其崇德大之次者也今之言學者但知脩慝為大端

惟廿六

認脩愚爲卽以崇德其根由於不知性善之精義遂以未治之身爲叢尤集愆之身雖亦頗疑於性善及其著於錄也不能不與荀子性惡篇相爲表裏此說之所以不能無岐也

崇德脩愚兩事也徒義改過兩事也存誠閑邪兩事也聖人每對舉言之以示人至於言脩治之功則又往往不舉其然者而偏舉其不然者爲夫人之不崇德者愚先主之不徙義者過先集之不存誠者邪先陷之故鍼砭之術治病之道也豈無病之人而可不知養生之說乎

通藝錄

論學小記廿七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則誠意莫如赤子而赤子非能格物以致其知者也此可以見人性之善而吾人之學必先於格物以致知者何也蓋以意誠誠矣意之誠誠如赤子之无妄矣而卒不得謂之爲明明德者也明明德者無所不知之誠赤子之誠一無所知之誠也故赤子之誠雖與聖人之誠通一無二而赤子之爲赤子則不必其皆能爲聖人然卽使赤子中有生而能爲聖人者亦必不能不格物致知而徒恃其一無所知之誠以造乎其極也此吾夫子所以終其身於格物致知而至於七十乃自信其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惟廿七

此古昔聖人所以緣人情以制禮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必待其人而後行者待此格物以致其知之人乃能於獨見獨爲之時慎之又慎以造其意而誠之而於是乎能行此禮也此之謂明明德而大異乎赤子一無所知之誠矣

孟子盡其心章余謂盡心內該得幾許行卽中庸之盡性亦卽中庸之自成盡性該盡人物之性自成該成物仁知合德時措咸宜是之謂盡心存心是盡心無間斷殫壽俟命是盡心始終不間斷截然判開首節是知似未盡其蘊乃撰次而述之曰心者身之主也萬物備於

通藝錄

論學小記廿八

吾之身物則卽具於吾之心而以爲吾之性如是而心可不盡乎曷爲而可謂之盡其心也由盡己之性而充極之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心盡矣是非先有以知其性不能也曷知乎爾格物以致其知斯能窮盡物則以知其心所具之性而因以盡其心然則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夫是性也天之分與我者也性不異乎天而天豈異乎性知性知天非二事亦無二時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夫然而心可不存乎不存則放夫然而性可不養乎不養則戕父母生我以身而不毀傷其身者能事親者也天分我以心與性而能不放之不戕之也非所

惟廿八

以事天乎故苟能存其心而養其性也則必其明物察倫以致其知者既詳且盡而見之於行也必能居仁由義以盡其道而其功之盛必將有以馴致夫參天地贊化育之能任則至重也道則至遠也死而後已者也夫然後天之所以與我以為性而具於心者是我所受之命而夙壽不貳脩身以俟之矣豈非所以立命乎

好惡者情也情之見於事為而吾心經營之者意也有好善惡惡之情即有為善拒惡之意是意乃依乎本然之情而順乎其所致之知者也無何為善者變而為惡拒惡者變而拒善是反其初意矣誠之者務實其初意而不使之變也

通藝錄

論學小記廿九

孟子以情驗性總就下愚不移者指出其情以曉人如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為仁義禮智之端謂人皆有之者下愚不移者亦有也故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正謂下愚不移者皆如此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乃若者轉語也即從下文若夫字生根其情者下愚不移者之情即下文為不善者之情也曰可以為善者不可未可知之辭然而未嘗不可以為善也若夫為不善乃其後之變態非其情動之初本然之才便如此也性善之義至孟子言之乃真透根之論

惟廿九

即今日當下人人可自驗人人可自信其性之無不善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章專論習也習與性對言性自性習自習習相遠愈見性之相近也習之相遠也遠於知愚之相移也性之相近也愚者之性未嘗遠於知者也蓋稟氣受質而成人之形其心即具人之性人與物異故性無不善也而不能無知愚之殊者以氣質不能不分高下厚薄因而知覺不能不分等差其上焉者知也等而下漸下則不知而愚矣愚非無其知也鬱其知而不達則愚知愚之知即三達德之知其知即根

通藝錄

論學小記卅

於性中仁義禮知之知本無二知何獨至於愚者而無之蓋知者從性中直達而出愚者則鬱而不能直達者也故知愚雖分而性未始不相近相近云者弗無其善之云也然知覺既有知愚之殊而薰習復有邪正之異於是知者習於善則愈遠於愚即愚者習於善亦可遠於其本然之愚若知者習於惡則可遠於其本然之知而愚者習於惡則愈遠於知知有等差習而移之上達焉可至於上知愚亦有等差習而移之下達焉可至於下愚移而知者性達而性之善見移而愚者性不達而性之善不見夫豈性有不善哉不見其善而已矣然則

惟卅

相遠者。因習而移其知。愚非移其相近之性也。知愚每因於習之所移。見人不可不謹所習。而不得以此罪性也。惟夫生而上知之人。知覺獨異。雖與不善者相習。不能移而轉之乎愚。其本非上知而移而至於上知者。亦若是則已矣。而生而下愚之人。知覺極庸。雖與善者相習。亦不能移而轉之乎知。其本非下愚而移而至於下愚者。亦若是則已矣。其不移者。非其性之善本有加於人。本有損於人也。其移焉者。非其性之善忽有加於人。忽有損於人也。夫性未有不相近者也。何以知其然也。仁義禮知之性。其端見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者。雖下愚之人。未嘗不皆有也。由是言之。孟子性善之說。以情驗性之指。正孔子性相近之義疏矣。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世一

情。其善之自然而發者也。才。其能求本然之善而無不得者也。性善。故情善而才亦善也。孟子既以情驗性矣。而其言爲不善也。則曰非其才之罪也。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譬之水以氣見也。清則其性也。其流涌出而人無不視其清者。情也。撓之不已。泥沙淆之。則濁矣。氣爲習累也。所謂舍則失之。不能盡其才也。澄之不撓。又復清也。性不可累也。所謂求則得之。能盡其才也。譬之鏡。以質呈也。明

0 4 6 2

惟世一

則其性也。磨之生光。而人無不睹其明者。情也。久不拂拭。塵垢掩之。則暗矣。質爲習累也。所謂舍則失之。不能盡其才也。去其塵垢。又復明也。性不可累也。所謂求則得之。能盡其才也。夫安得以其爲不善而罪才乎。

天分以與人而限之於天者。謂之命。人受天之所命而成之於己者。謂之性。此限於天而成於己者。及其見之事爲。則又有無過無不及之分。以爲之則。是則也。以德之極地言之。謂之中庸。以聖人本諸人之四德之性緣於人情而制以與人遵守者言之。謂之威儀之禮。蓋印其限於天成於己者之所不待學而可知。不待習而可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世二

能者也。亦即其限於天成於己者之所學焉。而愈知習焉而愈能者也。是之謂性善。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釋之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增必字也。字故字。而性善之義見矣。性命二字。必合言之。而治性之學。斯備五官百骸。五常百行。無物無則。性命相通。合一於則。性乃治矣。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謂我之口而嗜乎味。我之目而美乎色。我之耳而悅乎聲。我之鼻而知乎臭。我之四肢而樂乎安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

惟世二

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小者也。遂已所成之性，恒易而順天所限之命，恒難。性易遂，則必過乎其則，命難順，則不能使不過乎其則。治性之道，以不過乎則為斷節之，以命而不畏其難，順斯不過乎其則矣。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以吾心之仁而施於父子，以吾心之義而施於君臣，以吾心之禮而施於賓主，以吾心之智而施於賢者，以吾心所具聖人之德而與天道相貫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世二

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大者也。遂已所成之性，恒難而順天所限之命，恒易。性難遂，則必不及乎則，命易順，則姑任其不及乎則，治性之道，以必及乎則為斷勉之，以性而不畏其難，遂斯必及乎其則矣。

惟世三

述性一

有天地，然後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後有人之性。有物，然後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則必有其質，有其形，有其氣矣。有質，有形，有氣，斯有其性。是性從其質，其形，其氣而有者也。是故天地位矣，則必有元亨利貞之德。是天地之性善也。人生矣，則必有仁義禮知之德。是人之性善也。若夫物，則不能全其仁義禮知之德。故物之性，不能如人性之善也。使以性為超乎質形氣之上，則未有天地之先，先有此性，是性生天地。天地又具此性，以生人物。如是，則不但人之性善，即物之性亦安得不善。惟指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世四

其質形氣而言，故物之性，斷乎不能如人性之善。雖虎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而終不能謂其性之善也。何也。其質形氣，物也，非人也。物與物雖異，均之不能全乎仁義禮知之德也。人之質形氣，莫不有仁義禮知之德。故人之性，斷乎其無不善也。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異於其質形氣而已矣。自不知性者，見夫質形氣之下，愚不移，遂以性為不能無惡，而不知質形氣之成於人者，無不善之性也。後世惑於釋氏之說，遂欲超乎質形氣，以言性，而不知惟質形氣之成於人者，始無不善之性也。然則人之生也，存五官百骸之形，以成人，有清濁厚

惟世四

薄之氣質不能不與物異者。以成人品之高下。卽有仁義禮知之德。具於質形氣之中。以成性。性一而已。有善而已矣。如必分而言之。謂具於質形氣者。爲有善有惡之性。超乎質形氣者。爲至善之性。夫人之生也。烏得有二性哉。譬之水。其清也。質形氣之清也。是卽其性也。譬之鏡。其明也。質形氣之明也。是卽其性也。水清鏡明。能鑑物。及其濁與暗時。則不能鑑物。是卽人之知愚所由分也。極濁不清。而清自在其中。極暗不明。而明自在其中。是卽下愚不移者。其性之善自若也。知愚以知覺言。全在稟氣清濁上見。性則不論清濁。不加損於知覺。但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世五
述性一

稟氣具質而爲人之形。卽有至善之性。其清。人性善者之清。其濁。亦人性善者之濁也。其知其愚。人性善者之知愚也。此之謂性相近也。斷乎其不相遠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其存之者。存其性善也。非由外鑠我也。其去之者。所謂舍則亡者也。非性有不善也。夫非性有不善。故操之則存矣。

述性二

氣質之性。古未有是名。必區以別之。曰此氣質之性也。蓋無解於氣質之有善惡。恐其有累於性善之旨。因別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理義之性也。雖然。性也。而安得有二哉。安得謂氣質中有一性。氣質外復有一性哉。且無氣質則無人。無人則無心。性具於心。無心。安得有性之善。故溯人性於未生之前。此天地之性。乃天道也。天道亦有於其形其氣。主實有者而言之。有天之形與氣。然後有天之道。主於其氣之流行不息者而言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道在於天生。生不窮。因物付物。乃謂之命。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若夫天人賦稟之際。賦乃謂之命。稟乃謂之性。所賦所稟。並指氣質而言。性具氣質中。故曰天命之謂性。豈塊然賦之以氣質。而必先諄然命之以性乎。若以賦稟之前而言性。則是人物同之。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何獨至於人而始善也。故以賦稟之前而言性。釋氏之言性也。所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是故性善斷然以氣質言。主實有者而言之。是薑則性熱。是水則性寒。是人之氣質則性善。是物之氣質則性不能善。塗之人可爲禹。以其爲人之氣質也。人之氣有清濁。故有知愚。然人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世六
述性二

稟氣具質而爲人之形。卽有至善之性。其清。人性善者之清。其濁。亦人性善者之濁也。其知其愚。人性善者之知愚也。此之謂性相近也。斷乎其不相遠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其存之者。存其性善也。非由外鑠我也。其去之者。所謂舍則亡者也。非性有不善也。夫非性有不善。故操之則存矣。

之知固不同於犬牛之知。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知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知之端。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也。乃所謂善也。性善不可驗。以情驗之。人人皆可自驗者也。是故知者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知愚。其知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其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此人所以不可不學。學者習於正也。不習於正。則習於邪。彼此相遠。習爲之也。此人所以當謹所習。專習於此。自不習於彼也。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世七
述性二

惟世七

述性三

性不可見於情見之情於何見。見於心之起念耳。人只有一心。亦只有一念。善念轉於惡念。惡念轉於善念。只此一念耳。性從人之氣質而定。念從人之氣質而有。若此一念。便可分性有善惡。今只此一念。善者必居其先。惡則從善而轉之耳。當其惡時。一轉卽善。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故曰性善也。或謂人之欲。乃固有之。安得無惡念。居其先者。不知是欲也。必先有善。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其先豈必不善。有物必有則。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命卽則之所從生也。其曰命也有性焉是性卽則之所從生也不謂之性。言不順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世八
述性三

其性而使之過乎其則。過乎其則斯惡矣。是其性本善而轉而之惡耳。今爲盜賊者。未有不迫於飢寒者也。其初只有謀生一念耳。謀生之事甚多也。夫豈不欲擇其善者而爲之。而乃皆不可得。及至於不得已。然後一切不顧而甘爲盜賊也。是其初念未嘗不善。而轉而之乎惡耳。又必有一二爲盜賊者從而引之。所謂習也。夫人至於甘爲盜賊。眞下愚耳。下愚之人。縱欲敗度。亦從善念之過乎其則始。故上知不移。彼下愚者。其初亦移而過乎其則耳。既過乎其則。其勢必將大遠乎其則。而至於萬萬不能移。夫豈不可移之謂哉。其可移者。固未絕

惟世八

也。隱而不見。觸亦不萌。積重之勢使然也。故直謂之曰不移而已。然千萬人中。或且一人能移。以余所聞。閒亦無不善也。且夫仁義禮知之端。下愚不移者。既皆有之。是其心固以爲當然也。心之所然。而乃不然。所謂忍也。忍之爲言。反其所然之謂也。其所然之心。至死不中絕也。性善故也。

通藝錄

論學小記廿九
述性三

述性四

曷爲乎疑孟子性善之言。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言性相近。不徑言善也。匪惟不徑言善已也。言下愚不移。下愚不移。性果善乎。求其說而不得。安得不以孟子之言。性爲超乎氣質而言之也。雖然。人皆以夫子之言難孟子。而卒未有以孟子之言證夫子也。如以孟子之言證夫子。而果與夫子之言不相應。則性善之言。誠與夫子之言性異矣。今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也。乃所謂善也。可以云者。相近之云也。其言情之可以爲善也。則驗之於人。皆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是心之爲

通藝錄

論學小記卅
述性四

仁義禮知。非由外鑠。我者。蓋驗之於習相遠之人。且驗之於下愚不移者也。故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其皆有者。下愚不移者。所不能無也。是孟子之言性善。正爲有此習相遠之人。與下愚不移之人。而決言之也。且其言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降才非殊。猶言性相近也。多賴多暴。猶言習相遠也。又言爲不善。非才之罪。是不罪性而罪習。夫豈異於夫子之言性乎。其言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性固未嘗相遠也。其言放其良心。旦晝梏亡。習豈終能相近乎。其言夜氣不

惟世九

惟世

存同於禽獸。則所謂下愚不移而已矣。孟子之言性善。章章若是。有一言不與夫子之言相發明乎。然則孟子之言性善。初未嘗離氣質而言之也。則以夫子之言難。孟子曷不取孟子之言以證夫子之言耶。嗚呼。孔孟言性。並主實有者而言之。如溯性於未有氣質之前。此所以終日言誠。茫然不解誠之所謂也。

通藝錄

論學小記冊一
述性四

惟圖一

述誠一

誠者。實有焉而已矣。天實有此天也。地實有此地也。人實有此人。人有性。性有仁義禮知之德。無非實有者也。故曰性善也者。實有此善焉者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天無終。故行健不息。人有終。故死而後已。死乃無此人。未死則實有此人。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者。能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之者。誠之者。自明誠者也。能自明誠。實有此能也。能由教入。實有此能也。故曰自明誠謂之教。雖不謂之性。非不實有此性也。如不實有此性。則自誠明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有誠者。無誠之者。雖有教。無益也。惟人皆實有此性。故人人能擇善固執。以誠之。而實有此教矣。由是成己。則實有此仁。由是成物。則實有此知。惟其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而已矣。死而後已。終矣。乃無物矣。一息尚存。一息有此性之善。一息可以誠之者也。嗚呼。非實有此人。之氣質。亦安能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者乎。若夫未死先已。未終先終。不誠矣。惟不實有。故曰無物。是不誠之者也。非不能誠之也。是故。不空之謂實。不無之謂有。皆指物而言。而二氏空之無之。是已無物矣。此不必與辨者也。今乃指其所謂空與無者。而曰雖空。

通藝錄

論學小記冊二
述誠一

惟冊二

而實實雖無而實有此釋氏所謂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其語不反覺精妙耶從空無下轉出實有異乎吾學從物上致力焉者也

通藝錄

論學小記冊三

述誠二

吾學慎獨。老氏主靜。須臾不離。戒懼於不睹不聞。見顯勿欺。隱微倍切。凡皆求其盡倫盡職。以日慎其獨也。夫子之爲誨。不厭倦。顏子之竭才。不惰。曾子之日省其身。子路之未行恐聞。胥是道也。豈主靜之謂乎。老氏則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專以不事事爲其道。此主靜之學。異於吾學之致力於動也。遠矣。吾學之道。在有釋氏之道。在無。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長幼。有朋友。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以有倫。故盡倫。以有職。故盡職。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凡吾學之所有者。釋氏固未嘗無也。而其道則在於無。故道其所道。其於道。所以背而馳也。然而吾學之有實有也。其盡倫盡職者。實有之也。如不實有。則有者亦無。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釋氏之無。本非無也。而釋氏無之。夫無之。則無之矣。然苟不實無之。卽所謂無者。亦無。而其道亦無以自立。然則釋氏亦非誠不爲功。心經云。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夫明與老

通藝錄

論學小記冊四

惟冊三

惟冊四

0 冊 6 1/2

271

死萬萬不能無者也。而釋氏無之。然其無之也。必造乎其極。如心經之所云云者。是乃其誠也。吾學之慎獨。實致其力於動也。誠而已矣。老氏之主靜。而不實致其力。則靜者亦無。而其道亦無以自立。是亦非誠不爲功也。道德經云。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天萬萬不能不生賢。而人性萬萬不能無可欲。而其主靜也。曰吾不尙焉。吾不見焉。忍而舍之。是亦其誠也。蓋誠者。實有焉而已矣。吾學實有其有。實有其慎獨。二氏亦必實有其無。實有其主靜。夫無也靜也。實無之說也。必襲吾學之實有。以成其實無。以是知二氏之道。固不能出吾學之範圍也。吾學死而後已。二氏未死先已。於不可已而已。亦必襲吾學之實有者。以成之。其或神奇也。神奇於實有也。其或能蟠天際地也。亦蟠際於實有也。所以然者何也。形可使如槁木。而非槁木也。實有其形也。心可使如死灰。而非死灰也。實有其心也。實有其形。實有其心。而無之。而主靜焉。則必實有其無。實有其主靜。而後其道乃成。嗚呼。知二氏非誠不爲功。可以知誠矣。

通藝錄

論學小記冊五
述誠二

惟冊五

述情一
性善情無不善也。情之有不善者。不誠意之過也。由吾性自然而出之謂情。由吾心有所經營而出之之謂意。心統性情。性發爲情。情根於性。是故喜怒哀樂。情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情也。其未發也。情之未發也。其中也。情之含於性者也。其和也。性之發爲情者也。是故心統性情。情者。感物以寫其性者也。無爲而無不爲。自然而出。發若機括。有善而已矣。自夫心之有所作爲也。而意萌焉。其初萌也。固未有不善者也。何也。意爲心之所發。而心則統乎性情。故意萌於心。實關乎其性情。則安得而不善。然而意之萌也。未有不因乎事者也。事之乘我也。有吉有凶。而人之趨事也。有利有害。吉凶天降之。利害人權之。君子於此。亦未有不思就利而務去害也。主張之者。意而已矣。於是經營焉。曰必如是。然後有利而無害也。然而善從此而亡矣。曰苟如是。則必得利而遠害也。然而不善從此而積矣。且也。殉利而不顧害。抑或冒害以求其利。而善於是愈亡。而不善於是愈積矣。而人乃甘於不善。而忍而舍其善者。不愼其獨。自欺焉。不誠意之過也。豈其意之萌也。果遂不善乎。經營之巧習於中。利害之

通藝錄

論學小記冊六
述情一

惟冊六

途炫於外。故事觸於情。而喜怒哀樂。不轉念而應。情交於利害。而取舍疑惑。一轉念而消。慎之又慎。在持其情於獨焉。卽事察義。以誠其意而已矣。孟子不云乎。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情爲性之所發。才乃情之所施。才且無不善。而況於情乎。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情善之謂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之善言情善也。

吾儒治心之學。全在事上用功。獨者。人所不見之事。所當慎者。畏人知之事也。此篇言意。因事萌。卽事察義。以誠意。吾學之所以別於異學者在此。

通藝錄

論學小記冊七

述情二

善哉孟子之言情善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情之初出於性。卽連乎意之始萌於心者也。故孟子皆以心言之。蓋性情統之於心。當性發爲情時。而心未有不動者。心之動。卽意之萌。故情與意同居而異用。事觸於性。而自然而出。之謂情。事感於心。而經營而出。之謂意。是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蓋性之用。而實爲情之體。若夫情之用。則喜怒哀樂好惡是也。所以躍露流布其四端。其諸不及情者多。而過情者或寡也。唯上智則幾乎過之。而能自節焉。自餘等而下之。至於中人。又下之而遞至於愚。其用情也。必漸薄焉。而多其等差。其等差也。亦皆出於其性善之有等差。而非有其不善者也。則情安有不善者乎。其或流爲不善者。則意主張之。以經營其事之利害。而趨避之。巧習焉。於是心不能察。而性亦若退聽焉而已矣。惟加以慎獨之功。而毋自欺其初萌之意。隨事察義。以條理其本然之情。而歸根於其有生之性。於是乎性得其養。而心以存。能存其心以見之於事。而身有不修者乎。

通藝錄

論學小記冊八

述情三

心統性情。性生於心。而情出於性。意則心之動。而主張乎情之發焉者也。情出於性。意出於心。情與意似不同。其源然。性情實具之於心。心之動也。動以萌其意者也。性則渾然具之於心。有善而無惡。情則沛然流於所性。亦有善而無惡。意萌於心。以主張之意。豈獨有惡哉。內而與情謀。外而與事謀。是情之與事交也。以意為之樞。經之營之。於是利害之分明。而趨避之機習。喪其良心。不誠其意之為害大矣。故明明德者。專用力於誠其意也。誠其意。則情之發也。無不中節。不誠其意。則發之而不中節者。意主張之。而豈情之有不善哉。蓋情之發於性也。直達之而已。意之主張乎情者。有所經營。不能直達。惟誠其意。則好善之情。如好好色。惡惡之情。如惡惡臭。情本直達。意更主張之。而使之直達。故曰。情無不善。情之有不善者。不誠其意之過也。或曰。恒舞酣歌。滷酒漁色。茲非其樂之情與。侮聖逆忠。遠德比頑。茲非其好惡之情與。而曰情無不善者。與曰。此所謂縱淫泆于非彝。拂人之性。而不近人情者也。然其弊皆由於不誠其意。始獨之不愼。而自欺其本心。至於違禽獸不遠矣。是豈人之情也哉。而豈未嘗有才者哉。味色聲臭安佚之

通藝錄

論學小記四十九

惟卅九

在口耳目鼻四肢也。孟子不謂其非性。而不謂之性也。豈遂以是而累其性善之謂哉。

通藝錄

論學小記五十

惟五十

述命

仰而望之可見者非天乎。天非形乎。形非質乎。形質非氣乎。是故天者積氣而已矣。有氣斯有道。有道斯有命。有命斯有性。有性復有道。道一而已。氣之流行者皆是也。莫非氣也。即莫非道也。未有命。已有道。太傅禮曰。分於道謂之命。言有道斯有命也。流行之謂道。賦予之謂命。稟受之謂性。氣之有先後次第者如是也。然是氣也。曷嘗有須臾不流行者乎。無有始也。無有終也。故人既受命而成性矣。道即從性中流行而不已。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言有性復有道也。子罕言命。然而嘗言之矣。子夏聞之。夫子曰。死生有命。伯牛有疾。子曰。亡之命矣夫。又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此所言命。皆以氣數言之。其顯然者也。孟子學孔子者也。亦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又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言天即言命也。或有送難者曰。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亦主氣數言之乎。應之曰。此以氣化言命者也。此言陰陽往來屈伸。無非命也。詩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盈天地間。無時無處而不然者也。所謂分於道謂之命也。惟聖人能知之。中庸所謂知天地之

通藝錄

論學小記五一

惟五一

化育。易所謂知鬼神之情狀者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將興有禎祥。將亡有妖孽。見蓍龜。動四體。禍福至。善先知。不善先知。孔子之知天命。其是之謂夫。若夫義理。則所以治命者也。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孟子曰。妖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以義理治之。故曰立命。故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曰。彌子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此皆言以義治命。義命分說。不以義為命。而合言之也。義命分說。故孟子性命亦分說。故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通藝錄

論學小記五一

惟又五一

述公

人有恒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攘子證。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已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為。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通藝錄 論學小記五三 述公 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必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為。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漢書載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夜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嗚呼。是乃所謂公也。是父子

惟五三

相隱者之為吾黨直躬也。不博大公之名。安有營私之舉。天不容偽。故愚人千慮。必有得焉。誠而已矣。誠不分賢愚也。及其至也。惟聖者能之。嗚呼。等級自然。而有也。界限自然而具也。而自然中節。無過不及者。則盛德之至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非聖人而能公乎。而能遂其私乎。

父子相隱。是事已露而私之也。周公使管叔監殷。是事未形而私之也。周公之為不知而使。不待言。然自陳賈言之。以為不智。何說之辭。自孟子言之。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故私其兄而不疑之。此乃天理人情之至。斷無疑其兄畔之理。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惟孟子為能善道聖人。何謂聖人。自然而然。天下無於兄弟而動畔之念者。則亦無疑於兄弟畔之人也。一切不仁不智。皆以私心測聖人。而不知聖人之公。不過自遂其私而已。故可以使之而使之。可以過而過之。陳賈何知焉。十往自是切於治療。無可奈何而然。不省視。亦是迫於無可奈何。此時全無所容其意見。謂即此是私者非也。安寢不眠。則子與姪之分。不得不有差等。子之父與姪之父。易地觀之。莫不皆然。自然。不假安排計較其私也。乃正所謂公也。

惟五四

遂其私而一歸於公。自然。而然。所謂赤子之心也。惟大人有格致之學。有誠正之功。故知明處當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然未至於大人。抑或愚人。亦未始盡失之。孟子云。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卽此心也。自然而然而有感斯應。而至於思救之情。則亦不能無差等也。故同室人之鬪。與鄉鄰之鬪。或往救。或閉戶。不能不生分別。其安排計較。亦是自然而然而然。故曰遂其私而一歸於公者也。

通藝錄

論學小記五五
通公

述敬

竊謂敬之全功。用在事上。用在動時。人於日用之間。無時無地之非事。卽無時無地之非動。語固是事。默亦是事。晝爲固是事。夜臥亦是事。故帶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是卽夜臥時所應爲之事也。蓋一息尙存。卽有一息之事。惟釋氏絕去人倫。屏却世事。專一主靜以求通慧。其實釋氏亦猶人也。亦猶有身也。有身安得無事。其所謂靜。自吾觀之。終其身無靜時也。聖人之道則不然。其言敬也。道國曰。敬事。事君曰。敬其事。論仁曰。執事敬。論君子曰。事思敬。又曰。事上敬。交久敬。行篤敬。敬鬼神。

通藝錄

論學小記五六
述儀

祭思敬。其在孟子。則曰。敬君。敬兄。敬叔父。敬弟。敬人。敬上。敬下。蓋悉數之不能終其物。是故敬之用處甚多。靜時涵養。以收斂放心。是敬之一事。蓋入生日用之間。動處多。靜處少。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處處是動。處處當用敬。其或有少閒靜時。亦須以敬聯屬之。故曰。君子不動而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用功於動。用功於不睹。已無絲毫之不敬。而千萬動中。或有一靜。千萬睹聞中。或有一不睹不聞。亦以敬聯屬之。如此言敬。始謂之脩己以敬。始謂之敬而無失。其敬於靜。正所以全其動之敬。其敬於不睹不聞。正所以全其

惟五六

賭聞之敬。若專以敬全歸之於靜時之涵養。則中庸所謂不動而敬。而字不得力。所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兩所字都不得力。且若專以靜時涵養。注解脩己以敬。敬而無失。聖敬日躋。以及於毋不敬。莊敬日強。未免鴛突說去。聖經言語。全不得力。卽如夫子教顏子以四勿。是欲其省察視聽言動。下四个勿字。欲其察得非禮處。便勿之。全是欲其由禮。看清是禮。然後去視聽言動也。非如釋氏寂守其心。若達磨終日面壁。絕却視聽言動。如是則安得有所謂非禮者當乎其前。又安所用其勿之之力。吾儒之所以異於釋氏者。全在事

通藝錄

論學小記五七

上動處用功。其不已於靜處者。乃所以繼續動時之功也。故與仲弓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謂見賓承祭時純是敬。而出門使民時之敬。亦當如之。以鞭迫其毋不敬也。然出門使民。亦是動時。非靜時也。所以答子張問行。而曰行篤敬。又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舉立與在輿。以該括無事之不敬。無時無處之不敬。然亦是就動處言。非主靜之謂也。程子爲人不知收放心。故單說一个敬字。爲收放心之第一法。其喫緊爲人。實具一片苦心。而用以發明敬之義蘊。則程沙隨之說。所謂聖賢無單獨說敬字者。正須參看。而張

惟五七

敬夫所謂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其說亦不爲無所見也。上蔡言敬是常惺惺法。亦是專言主靜涵養。終不若脩己以敬。敬而無失。毋不敬諸說。該動靜言者之爲完備。而且動多靜少。以靜時繼續其動時之敬。非主於靜。而以動時繼續其靜時之敬也。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是一件事。雖有內外。然實合外內之道也。截然分說。便不是。不敢欺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据處事言之。豈主靜之謂哉。朱子言洒掃應對進退。爲存養之事。竊謂此卽視聽言動上事。雖小學時。便當於此處察而識之。此便是格物以致其知。小學大學

通藝錄

論學小記五八

雖以年齒分屬。然其事亦未便截然說成兩概。蓋視聽言動。重生叠起。無時無處而不然。學者隨時察識。便是下手處。童子成人。無緣異其視聽言動也。格物雖是大學條目。然小學時。未見不許其格物。曉得要敬。便是此一物能格之。而致其知矣。總之小學大學。不當有格物不格物之分。而洒掃應對進退。事事有義。未見得童子皆不能理會也。孟子不動心有道。程子以爲心有主。夫心何以有主也。以能養氣也。氣何以得養。以集義也。義何以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能致其知。則心有主。而義以集。然後見之於行。事事皆合於義。易所謂義以方外。

惟五八

蓋如此義方外者必敬直內敬義相須無舍敬而能義亦無舍義而能敬者故義雖方外而實謂之內行吾敬故謂之內故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此孟子之論義即孟子之論敬也吾故曰敬必在事動處多靜時之敬所以繼續動時之敬也吾嘗謂靜亦是吾人之一事。事從身起。吾人刻刻脩身。寧靜時而可不脩其身。寧靜時而可不有其身。吾儒之道。在有其身。釋氏之道。在無其身。儒釋之別。惟此而已。敬也者。用其心焉而已矣。夫子曰。無所用心。心不用。則於不可已者而亦已。故夫子不然之。而斥之曰。難。然人止一心。而用之各於

通藝錄

論學小記五九
述敬

其所。君子有九思。是用心有九所。於視則思明。於聽則思聰。於貌則思恭。於事則思敬。夙夜警戒之謂敬。威儀儼恪之謂恭。恭敬異用。各於其所。然不得謂恭一心。敬又一心也。隨其所而名之。非有二心也。孟子言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隨所感觸發見者。指而名之曰仁也。義也。禮也。智也。然止一心耳。非有四心也。繼善成性之後。隨所感觸而發見焉。止一事也。而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然則仁知。非有二心也。是故君止仁。臣止敬。五止異用。亦不得謂仁敬孝慈信有五心也。故詩統言之曰。於緝熙敬止。是敬止得包五止也。是事思

惟五九

敬得包九思也。吾故曰敬之全功用。在事上用。在動時。洪範曰敬用五事。貌言視聽思。可曰五事恭從明聰睿。可統言之曰敬用五事。思亦可曰事睿亦統乎敬。其言與夫子敬事執事敬事思敬諸言。可相發明也。然則吾人之功。無非致力於其動一念欲敬。即是動。察識其動。即是敬。而五事五止九思。即應念而至。是故敬非別有一件物。我去把捉之。只為君為臣。則止仁止敬。便是敬。遇視遇聽。則思明思聰。便是敬。五止是敬。而無失九思。稍在前不動而敬工夫。正須於此領取。要知朱子所謂容貌詞氣上加工。此便是敬。程子所謂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亦便是敬。所謂箕踞。便是不敬。非敬別是一事。為要求敬。然後如此加工也。學者能隨事踏實用心。乃所謂緝熙也。孟子之不動心。即詩之緝熙敬止。非釋氏之專一寂守以主靜。得以冒其號。而謂之曰不動心也。而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之不動心。一在動處用功。一在靜處用功。烏得不相背而馳也哉。

通藝錄

論學小記六
述敬

惟六十

述己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弊緊在此。二句。己對人言。極而言之。天下皆人。故己又對天下言也。爲仁之實在己之動容周旋中禮而已。故視聽言動。己也。苟其非禮。則隨在皆有。害於吾之爲仁。復禮者。去其非禮。而一一皆有以中乎禮。是禮也。天秩有之。所謂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具於吾心。以爲吾之性。聖人因其性。中天秩之所有者。制爲禮。以待其人。而行能行其禮。斯之謂爲仁。自帝王至於黎庶。無貴賤一也。仁主於愛。而與忍相反。故言仁政。則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一)

之政也。凡視聽言動之入於非禮者。皆生於己心之忍己之忍。則己去仁。己去仁。則己去禮。故曰克己復禮爲仁。故曰爲仁由己。子貢言仁而求之博施濟衆。是求之於天下。是由人以爲仁。非由己以爲仁也。夫子教以己利利人。己達達人。是不求仁於天下。而求仁於一己。所謂爲仁由己。克己復禮爲仁也。一日復禮。天下歸仁。是驗己之仁於天下。而非求仁於天下。天下歸仁。是仁及天下。而天下歸心於己之仁。豈空空以仁之名奉之於此人哉。聖人之仁。惟曰能盡其性。推之而至於其極。則能盡人性。能盡物性。又推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

性六一

以與天下參。天德王道止是一事。今之言學者。說成兩概。此夫子所以歎知德者鮮也。仁之見端。止在於事。舍事言仁。此釋氏去君臣父子。而求所謂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不求之動。而謂動本於靜。不求之有。而謂有生於無。此至淺至近之說。人苟不至下愚。夫孰不知動之本於靜。而有之生於無者。而釋氏乃以此爲第一義。豈聖人之大智。反在釋氏通慧之下哉。

通藝錄

論學小記(二)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瑤田曰。堯舜之道。爲己而已。故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言修己而至於安百姓。雖堯舜尙猶病之。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言立達而至於博施濟衆。雖堯舜尙猶病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省身爲己之學也。而其目。則在求忠於爲人謀。求信於與朋友交。君子道四。某未能一。孔子爲己之學也。求子臣弟友之盡道於吾。而必責己之盡道於一身。且其事止歸之於言行。歸之於言行之相顧。此亦猶之論天下歸仁。而專責其事於己之視聽言動。勿使非禮之有於其身。爲仁由己。學者爲己。一而已矣。卽以爲人謀言之。彼人於此事而不能自設其謀。乃四顧能者而及於我。我自揣之。亦以爲吾當能之。然後任之。及其後而僨厥事。豈得曰此僨人之事乎。人之

性六一

事而已任之債之是債已事也。而今人之心。乃區以別之。曰此人之事。視己之事。究有一間之殊。而不知彼人委之於吾。轉非其己之事。而吾任之。則實非人之事。能將己字辨得真切如此。然後曉然於古之學者為己之謂。嗚呼。苟非知德者。其孰能與於斯乎。

孔子之栖皇皇為天下也。然而為己而已。道至於贊化育參天地。始完得盡己之性也。沮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諸人。考其言論。察其舉止。豈石隱者流哉。其為己也。亦豈絕不為人謀乎。故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潔身者。豈獨善其

通藝錄

論學小記六三

身而不兼善天下之謂哉。窮則獨善。沮溺丈人之行也。達則兼善。大聖人之志也。是志也。蓋隱居之所求而行。義以達之者也。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乎此。而君子為己之學。與為仁由己。而不由人之義。不昭然若揭乎。

萬物皆備於我。我者己也。己字極廣大。極高明。故曰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尚志。尚志者。居仁由義之謂也。不殺無罪曰居仁。不取非

惟六三

有曰由義尚志之時。雖曰士也。然豈待為大人而後謂之大人哉。蓋大人之事。天生己時已備之矣。吾故曰謀人而忠。交友而信。豈為人哉。為己而已矣。一日復禮。天下歸仁。其歸心於吾之仁也。豈由人哉。由己而已矣。

通藝錄

論學小記六四

惟六四

述義利

同一善事也。同一善行也。而有義利之分焉。當之者。能
不見其利。斯義而已矣。苟不見其義。斯利而已矣。是故
同一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同一行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朋友之義。而有義利兩途。分出焉。以待我之
決擇。吾烏知其義與利之途之判然有分而必義之取
而利之舍也。嘗試論之。實事求是之謂義。有為而為之
謂利。吾惟求是而無所為而為之。則其心之所默默獨
契者有在也。斯不亦喻義之君子乎。吾惟有所為而為
之。而匪是之求。則其心之所默默獨契者有在也。斯不
亦喻利之小人乎。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千古流品。於斯
定矣。試以人之讀書言之。披書而讀之也。讀書而明乎
書中之義也。明其義而能文章也。能文章而知名於時
也。知名於時而有以酬人之知。以博取人間富若貴也。
此如耕者之必得食。固其所耳。然而君子之讀書也。實
事求是。其所必得以至於博取富貴。莫之為而為。莫之
致而至。蘊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先難後獲。若固有之。
其心淡如也。如其不然。舉世無一知我之人。雖巨子者
流。宜相賞於牝牡驪黃之外。而亦熟視之若無覩也。然
而君子讀書已耳。能文章已耳。若將終身焉。其視人間

通藝錄

論學小記之五
述義利

惟六五

富若貴。如浮雲之於我。觸之而未有不散者。蓋終身讀
書。其心曾不見有讀書之為利也。此之謂君子喻於義。

若夫小人之讀書也。未嘗不得其義。而能文章。能文章
而知名於時。一旦且博取人間富若貴。於是洋洋得意。
以為讀書固不負人若是。夫其所以讀書者。有為而為。
為此富貴而讀之也。若久之而不得富貴。吾見其鬱鬱
居此。始則自怨自艾。終則怨天尤人。其視人間富若貴。
為吾平生第一事。而借徑於讀書以為弋獲之門。其得
之也。出於僥倖。安能處之泰然。轉益形其机阻。苟其不
得。又烏知吾所性中有其窮居不損者。而讀書尚友有
若將終身之樂耶。蓋其心之所喻者。專在於利。而曾不
見其中有義在也。此之謂小人。嗚呼。君子終日乾乾。夕
惕若厲。死而後已者。以義制事而已矣。

通藝錄

論學小記之六
述義利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文尚書仲虺之誥文也。偽書
吾不憑。然其言必有所受。實事求是。義與非禮勿視
四句同。但論語以禮包義。四勿正以義制事也。於所
非禮而用力勿之。非以禮制心乎。聖學治心。純用制
之之功。非空空主靜而已。故吾論學。功在慎動。述敬
一篇盡之矣。

惟六六

述名一

名有二。有天爵之名。有人爵之名。天爵之名。貴於己者也。人爵之名。人之所貴者也。古之人入學而讀書也。修其天爵。居仁由義。以備大人之事。未嘗有要人爵之心。而人爵無不從之。今之人。亦入學而讀書也。然其父兄初不教之。修天爵也。以為此要人爵之門也。其子弟雖曰讀思仁言義之書。亦初不聞此之為修天爵也。已而讀書久。能屬文。則曰我可以出而應試矣。以要人爵。我有其具矣。其不得人爵也。則怨天尤人。其苟得人爵也。則志得意滿。嗚呼。夫固未嘗以為吾修天爵也。夫安知

通藝錄

論學小記六十七
述名一

吾有所謂天爵也。而棄之。是故天爵之名。人之稱之者。可得而言也。聖人也。賢人也。君子也。善人也。仁人也。義士也。忠臣也。孝子也。此蓋求則得之者也。人爵之名。在今日為人之所稱者。亦可得而言也。生員也。舉人也。進士也。翰林也。其在朝。六部九卿。其顯者也。出則最顯者。督撫。而司道次之。又其屬。則親民之官。郡守州牧邑宰也。此其得之有命者也。古之人。修天爵。而人爵從之。故為公卿大夫。榮華其身。而成其為人爵之名者。乃所以成其為天爵之名。大臣於是乎出。大人物於是乎見。而優入聖域。為泰山北斗之望。顯揚其親。而光被於四海。

惟七

豈惟是人爵之名。徒稱道於鄉里也哉。今之人。汨沒於人爵之名。寤寐求之。無論其不得也。苟得之。亦不過人爵之名耳。況乎人之所貴者。人能賤之。事不旋踵。勢所必然。嗚呼。彼其父兄。本不以天爵之名。屬望子弟。而其子弟。顧能特立獨行。而興起焉。夫非謂其子弟必無豪傑之士也。然而千里一聖。百里一賢。十室忠信。鮮能好學。離羣絕類。間氣所鍾。是世之能得人爵之名者。夫固不能以天爵之名。強而附離之也。蓋父兄之教。不先之過也。吾觀今世童子。於其發蒙之始。眾惟以吉祥之語。券之曰。三元而已矣。鼎甲而已矣。嗚呼。不教之喻於義。

通藝錄

論學小記六十八
述名一

而專教之喻於利。以先入之言。填其胸。而為之主。夫其所喻在利。其於天爵之名。去而萬里矣。而人爵之名。又豈能孤立也哉。嗚呼。義之不喻。而惟利之喻。以喻利之身。出而加諸民。是以利導民。而民皆喻於利矣。以一喻利之身。而加諸億萬喻利之民之上。夫喻利之民之足。以傾我人爵之貴。而賤之也。豈必多人。而況乎其人之多。乃至於億萬也哉。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合天爵人爵之名。渾而言之也。名之義本如此也。屈原曰。恐修名之不立。欲藉人爵之名。以全其天爵之名也。夫名之義。天爵人爵之間。固未可以分而言之也。

惟六八

述名二

吾言天爵人爵之名之不可以分而言之也。蓋以隱居求志與行義達道雖有出處之分。實則同條共貫。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此之謂也。今也不然。則所以居人爵之名者。有喻義喻利之別也。其為人也。喻於義則天爵人爵之名。其遞嬗也。如春秋冬夏四時行也。其為人也。喻於利則天爵人爵之名。其齟齬也。如鑿枘方員之不可相入也。今夫喻義喻利之別。筮仕者之於名也。猶之乎長國家者之於財用。當以義為利而不當以利為利也。嘗試言之。昔者梁惠王之得見孟子也。猝然問曰。叟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起而正對曰。王何言利。夫不有仁義乎。於是不待王之再問。而侃侃陳之曰。王曰利吾國。大夫繼其聲曰利吾家。士庶人從而和之曰利吾身。嗚呼。此上下交征利之世也。其不至於以千乘之家奪萬乘國。以百乘之家奪千乘國不廢也。言利之禍如此。其言仁義也。則如之何。王試忖之。仁而遺親。義而後君。亘古以來。未之或有。其大彰明較著者也。吾乃今而後知喻義喻利之別。天爵人爵之分。合其間不能容髮者。辨之不可不早辨也。然則將如之何。養正之功。責在父兄。慎母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徒知瀆蒙不

題藝錄

論學小記六九

惟九

告之占。而不為之絕其喻利之萌。而引而進之。以喻義之旨。夫蒙山下出泉象也。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在此時矣。嗚呼。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夫何至如世之有人爵之名者。其視天爵之名。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題藝錄

論學小記七十

惟十

述術

人不可以不學。然學必有術。術在學中。不在學外也。如言中庸者之時中。執中者之必有權也。且以人子事父母言之。孝乃庸行之常。然有學焉。其疏節在曲禮內。則論語諸篇者。夙興適所。問煥寒。佐視具。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出告反面。遊必有方。能養者。別之以敬。能愛者。難又在色。此小小者。皆學中之術也。不學不知也。父母有過當諫。諫又當幾。是其學也。而又必敬而不違於見志。不從之後。且又必不怨於勞之之餘。若曰直情徑行。禮道不然也。是皆學中之術也。不學不知也。術之言法也。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七一

又道也。如道路之可由也。與教亦多術之術字同。霍光不學亡術。故曰術在學中也。世人之言術也。未嘗學問。而能示人以不可測。蕩然於禮法之外。而使人不得不入其彀中。以言飭人而發其覆。以不言飭人而人無不自吐其情。猶之與人也。而再三吝之。則取者雖貪。而疲於屢告。猶之與人也。而姑且吝之。知取者將請益。而徐以示其施惠之無窮。時而以柔制人。而不得不受其縛。時而以強屈人。而不能不俯而從。捷則猝不及妨。緩則迎不見首。術耳術耳。學云乎哉。此孟子所謂機變之巧。無所用恥者。何法之足云。又烏能如道路之可由也哉。

惟七一

述真

真情真意畜之於心。無時無之。感於物而動。應惟影響。何思何慮。無不與天地合其德矣。子曰人之生也直。於斯時也。何直如之。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皆有者。無一人無之。人無一時無之。者也未嘗要約。無待安排。豈非真情真意畜之於心者哉。如或不然。則千萬人中。不免有一人之或無。千萬時中。不免有一時之或無。而何以隨執一人而叩其乍見。皆有之心。未有不應諾諾者也。吾嘗述性。以謂性不可見於情見之。見之於心之起念耳。人只有一念善惡相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七二

轉善者必居其先。惡則從善而轉之。謂予不信。試自問之。所謂真情真意畜之於心者。未必皆能知之。皆能淡信而不疑。而有不能不知之。不能不淡信而不疑者。則以其不能不感於物而動。如所謂乍見孺子時也。乍見皆真心也。所發之第一念也。我發之而我據之。有哉而必任其轉念。而失其真者何也。蓋有第一念。即有轉念者。勢也。聖凡同而不知。愚不異。故第一念者。不假思慮。感物而動。近於義而利害未分。轉念則利害分。而喻義喻利之情。遂列。故聖知之所喻者。恒在義而凡愚之所喻者。恒在利害。春利之反也。避害之念。一則趨利之念。愈熾。此亦不學俱發之事也。然雖不學。俱發。然轉念而先有第一念之可操。惟聖知者。愈轉而不失其所操。故轉而為利。利中有義。所喻惟義也。轉而為害。害中有義。所喻惟義也。若凡愚。非無第一念。而轉念隨之。念一轉而趨利。避害之情。應之。冥然不顧其義之安。其所喻者。惟利而已。且利中有害。但見利而不見害。其所喻者。惟利而已。天下之人。聖知絕無。而僅有。凡愚比戶。而皆然。然非無第一念之近義者也。故曰性善。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惟赤子之心。為最真。非惟聖知能全其真。即凡愚亦無不可。以守其真也。蒙以養正。發蒙之功。無他。教之以喻善而已。

惟七二

述儉一

天下之至冒上至亾等者其始由於不儉夫一不儉也胡爲而至於此極哉積漸使然也今人不知省嗇無論食貧也卽家故多金而不能量入爲出久之則筐篋告匱矣而向之豪華揮斥固已習實生常一成而不可變然且因此之不省嗇牽連而及於彼曰是復何能未減也於是出者愈多而入者愈少無財不可以爲悅而求悅之心益熾倉皇告人而稱貸之已而人亦稍稍知其日就落寞也然而權子母之黠者曰無虞稱貸之如故也然且變易其權子母之常法則不止於貪賈三之也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七三

史記三之謂三分其母而取一以爲子五之謂五分其母而取一以爲子故五之爲廉賈三之爲貪賈也舊注誤釋余有文辨正之以語人曰若肯如我言則質劑焉唯所欲蓋至是未有不甘受其剝蝕由不勝其求悅之心之日熾也循是以往其不能省嗇也如故而其取財也勢不能不多方致之及其卒也乃至於不可思議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嗚呼彼不省嗇者其究至於不可思議此之謂也夫一不省嗇也胡爲而遽及於是耶天下事固有非初心之所及料者由來者漸勢所必至也止

惟七三

不宵藥春秋之義凜然惡其漸也漸斯至矣堅冰之去履霜又遠乎哉此所以辨之不可不早辨也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七四

惟七四

述儉二

不儉之弊。必至於冒上亾等。此充類至義之盡也。其始不過自卽於困窮耳。夫困窮之極。勢將計無復之。然而必有所之焉。之於冒上亾等而已矣。然則不儉之去困窮地。其間不以寸。而能儉之爲安樂法。如影必肖形。豈待再計決哉。而人之圖安樂者異矣。蔬食水飲。不足以適口也。必極其味於甘醴腥醢。緼袍寬博。不足以適體也。必致其美於輕煖文繡。草廬蓬戶。不足以適意也。必飾其觀於廣廈細旃。如是以圖安樂。則將窮奢極欲。而大遠於儉。其勢必至於困窮而後已。然後知圖安樂者。不悛儉德。斷乎其不能得安樂也。夫人之所最寶貴者。精神也。省嗇用之則壽考。反是則羸德。老子不云乎。治人享天莫若嗇。解之者。皆以敏惜精神言之。余以爲治人之嗇。如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是也。事天之嗇。如日長至。止聲色。節者欲。日短至。去聲色。禁者欲。血氣未定。戒之在色。皆是精神貴嗇。而居室之用。顧可侈乎。國用猶嗇。而況其在凡民乎。此可以觀儉矣。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七五

惟七五

述儉三

吾將以儉爲世倡。於是正告於人曰。人生日用之大凡。在於服食居三事。大禹聖人也。其所致力者。惟是之務而已。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夫子知之深。故悉數之。而能詳也。夫子又於林放問禮之本。旣大之。而復以與奢寧儉教之。蓋以周末文勝之弊。陵夷流蕩。將無所底止。登其陣而載之高地。迴其瀾而爭乎上流。非行禹之道。不足以爲後世法也。或曰儉尙矣。然奢則示儉。而儉必示禮。如其儉而或不中禮。可若何。余曰。愚若何言移風易俗之易也。彼齊之一變。而可遽至於道乎。且以分數言之。一分之謂禮。由禮而加其分數。而二之。三之。之謂奢。浸假而又加之。至於十分。則奢之極矣。然而猶未已也。於是易其十分之奢。而強而名之曰一。然且倍焉。徒焉。吾烏能量其奢之止極耶。於極重難反之時。而以省嗇之說。懸之衆間。而使人見見而聞聞焉。則彼知其解者。未嘗不思欲反本而復始也。省嗇之而又省嗇之。乃至反其十分之奢。吾見其爲之之難。蓋竭蹶以圖之矣。然其去禮也。尙猶有九分之遠。夫何能遽及於禮。而況其能及於禮。而又過之。而至於儉不中禮也。如其能至於儉不中禮。則其人庶幾乎大賢上智之亞。吾將於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七六

惟七六

是卜大道之行詎非生民之福與方且賀之之不暇其又何譏焉且夫儉不中禮其弊萬不至困窮若由奢而縱之而至於極重難反勢必至於困窮而將計無復之矣嗚呼吾所以謂人之冒上以等者皆由是而之焉者也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七七

惟七七

述儉四

喻義者其行儉其究也安樂喻利者其行必至於不儉而其究也必困窮此吾所以言童蒙養正之功宜先教之以喻義喻利之辨而竊歎夫世之發蒙者教法衰息惟誘之以喻利而已矣說見述名篇何言乎喻利者其行必至於不儉也喻利則好利好利則放於利而行其心曰苟當吾身而擁貲鉅萬豈惟是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如是焉云爾哉則將膺高爵據要津食厚祿仁三族極勢分之榮洋溢乎聲名而誇耀乎閭里其纖悉小數則又足以娛心意悅耳目徜徉乎寬閑之鄉栖遲乎邃遠之宮若是者將安歸乎歸於富厚也蓋富厚之為不儉媒也久矣然又非謂富厚之必不可居也謂夫由喻利而致之富厚則其居之也大難以喻利之心胸而擁豪舉之貲當其未富厚時已早蓄窮奢極欲之想一旦得之其能儉乎行既不儉則決防潰隄志益肆而神益昏必不能會計其出入又其所引用皆儉人耽耽然按劍而授之未數年之後倉箱盈耶抑虛耶茫不可稽久之廩人告傾困矣春人或倚杵而待矣其入也日加少而其出也日加多於斯時也夫寧遂至於困窮哉惟不見其即困窮也而其去困窮不旋踵矣若夫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七八

惟七八

喻義初何嘗計及於吾之必以儉自勵也。然而所喻在義則必能以禮自防。故凡世之不儉者皆其不能以禮自防而動輒踰於禮者也。今而不踰於禮則彼行儉者乃其行禮之見端異其名而同其實。又何憂乎困窮耶。嗚呼。喻義喻利之間其效可逆睹矣。

述儉四篇首篇極言不儉之流弊。以發明大易由來者漸辨之不可不早之旨。次篇洗發漸字。然雖漸而感應無豪髮爽。卽大學其機如此之義也。三篇揭出儉爲大禹之教而折中於孔子。以爲後世法。因更反復送難推求以儉救奢之極致。雖至於儉不中禮而

通藝錄

論學小記七九
述儉四

究之儉爲禮本苟能力持平儉以細乎奢終與禮有回環相濟之處。末篇洗發辨字言義利相反當喻不當喻之別。辨之不早則豪釐千里之繆所關甚鉅。故將大學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及食寡用舒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數節精義。旁穿交通一以貫之。然後知行己之方。理財之道。齊家治國平天下未有不以脩身爲本。亦未有不以儉爲脩身弊緊處也。

述心

養心所以存心也。存心者存其固有之善心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此善言養心者也。夫心只一血氣之心也。論其所存則義理藏血氣中。故以血氣言則五藏並有盛衰。聖人任大責重。其用心也爲尤甚。醫書云。心生血用之恒過則其生之也恒不及。血氣相資。血衰氣亦因之衰。血枯氣絕則死矣。故聖人之心常存以寡欲養之。至死而猶存也。聖人之心未嘗不衰。衰在血氣。天下無不用心之聖人。天下亦無不死之

通藝錄

論學小記八十
述心

聖人也。後世論心言聖人他藏不能不病。惟心得其養而不病。以心與他藏並論。是以血氣言也。混存心爲一。不傷心而不明於養心。與用心非一事。吾不憑之矣。雖然。用心抑又有辨。君子之用心也。以寡欲得所養之心。而用之於析理辨惑。卽有時鏗之不舍。因學致困。非不辛苦也。然而坦然由之。亦必有以樂乎此矣。用心之中兼得養心之益。此大德之所以必得其壽也。小人之用心也。喪其良心。以恣其耳目四肢之欲。故其所爲皆所以自致其凶短折之極。其或不卽就死者。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耳。若夫以不用心爲養心。此異學之非薄其心。

而余未之前聞也。是故儒者養心。亦養其血氣之心也。謂心得其養。而不以多欲累之。此存心之功。靠住血氣之心。做去。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未死則不已。非謂既死而猶不已也。血氣盡。則心肝脾肺腎。與身俱靡。非他藏病而心一藏獨能不病也。死之遲疾在心。公羊傳注之言。田狩也。第一殺。中心死疾。第二殺。遠心死難。死之繫於心傷也明矣。而謂心可不病乎。夫心之所以可貴者。心之官則思。異於耳目之官不思也。養而存之。乃成君子之名。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通藝錄

論學小記八一

惟八一

身哉。於父母所愛亦愛之。所做亦敬之。終其身焉。雖至於犬馬。盡然也。故其如在也。豈惟祭之時爲然哉。死而後已。此之謂也。神者。生之日。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故沒則爲神。吾人之視之也。與聖人之爲百世師也等。效之法之。與易之所謂效天法地等。是故祭神如神在也。故曰。如在云者。指仁人孝子之用心而言之。此之謂爲己之學。故曰。死而後已。未死則不已。非謂既死而猶不已也。君子之道。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聖人後世復起之聖人。與前世聖人若合符節者也。前世聖人不泯滅於天壤間者。名之稱於沒世者也。是故如在也。非真在也。若曰。真在。則無徵不信。聖人之所不憑也。儒者之道。盡倫也。盡禮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謂倫。吉凶軍賓嘉。見於經。以待人而行者之謂禮。依乎禮而無悖乎其倫。修身順命。妖壽不貳。至於血枯。而其氣亦絕矣。是氣也。分於天地。而聚於吾之身。至是。則去乎吾之身。而散而歸於天地。明乎此。可以知心之謂矣。釋氏之教。乃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生面目。而道家之功。則有現嬰兒。脫靈胎。捨魄遊魂。諸徵驗。一則貫通於未生之前。一則常存於尸解之後。而世儒之曠曠者。心乎愛之。而又不甘同之也。乃以爲聖人心得其養。而不與他藏

通藝錄

論學小記八一

惟八一

同受病焉。意欲尊聖人。實則拾其唾餘。繆而又繆者也。其智遠出二氏下矣。異學之智能。自以爲靈妙不測。聖人無所不知。而生乎其前。豈不之知。而不言者。存而不論者也。語常而不語怪。實事求是。素位而行。思不出位。大哉聖人。茲其所以爲大與。

均是人也。均是心也。而區以別之曰。此儒者也。此釋氏也。百骸九竅六藏之賅而存。心腹腎腸之可敷其志。以告於人也。非必人人殊。而何儒釋之心之別。遂若白與黑之兩相反也。嗚呼。均是人也。均是心也。吾未見其不同也。而相反若是。甚矣治心之道之不可以不講也。儒者爲之而不已。以用心爲其道也。釋氏已之而不爲。以不用心爲其道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此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之道也。故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聖人豈教人博弈哉。謂其猶未至於已而不爲也。蓋儒者之道。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也。釋氏則不然。棄而君臣。去而父子。子其脾合之體。先自屏絕。吾儒爲而不已。諸實境。而且並其身。而不有之。曰無我相。我之對人也。則曰無人相。從我極之。曰無壽者相。從人普之。曰無衆生相。以自飾其已。而不爲之旨。而又爲無相之偈。以示其人曰。若以色求我。以音聲求我。此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嗚呼。其道已而不爲也。其人無相也。吾獨怪乎如來。偏有其身。偏能現三十二相。而顧曰無我相也。自我觀之。不過無所用心。已而不爲之變相而已矣。

述夢

夢中所交接之人。所觸遇之物。皆不由於其人其物。由於我之神魂游蕩。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也。余會日中假寐。見夢與某甲某乙某丙三人者。論天人感應之理。窮極古今事情之變。樂不可支。而係之感。慨覺而後知其為夢也。已而丙來。語之夢。丙曰。吾朝出。見人多矣。無由見子。子乃於夢中見我耶。由是言之。夢中交接之人。我之所與高談雄辯者。概乎彼皆未之知也。則實不由於其人。而由於我之所自造。余豈不知夫吾夢中。何以必造此三人者。於時言言而語語也。非正非寤。不驚不思。

通藝錄

論學小記八五

無所喜而亦無所懼也。其於六夢皆非所因。而何為其然也。吾知之矣。人之不能無越思也。不能無幻想也。當寤而未寐時。然且有之。而況乎其見夢也。巨富也。大官也。奇材異能也。皆不可必得者也。而亦非有所希冀於吾之必得之也。而忽然觸於其懷。雖賢者亦有所不免。此非越思乎。橘踰淮而北為枳。爵入大水為蛤。柳之生肘也。鰓之有爪也。似非理之所有。而皆為事之所有。人心亦然。奇形怪狀。無端萌生。此非幻想乎。吾人讀聖賢書。知識過於常人。莫不欲收其放心。而望其愆也。然且越思幻想。接時生心。至於鸞晦冥息。入於睡鄉。直與不

惟八五

識不知之人等耳。而又根於有知。有識時之越思幻想。以引而伸之。宜其變本加厲。而至於不可究詰也。惟聖人之純也。非有意於絕其思之越。而想之幻也。然淵淵乎。浩浩乎。青天白日。曾無越幻之根。神聚魂藏。豈有泡影之累。夢見周公。正夢而已矣。思夢而已矣。即至楹間坐奠。世莫予宗。將死之徵。先於七日。斯之謂正。豈不其然。烏有無因與人交接。而見夢於理所必無者哉。故凡見夢於理所必無者。其根皆生於未夢之前。生於寤而未寐時之越思幻想。夫既生於越思幻想。則所接之人。所遇之物。其與吾之越且幻者。兩不相涉。可知矣。此吾

通藝錄

論學小記八六

之所以與甲乙丙三人而言言語者。宜其覺而語丙。而丙曾未之前聞也。雖然。亦又有異者。辛亥之秋。余由嘉定學官乞假還山。以先考受封。敕命書真容上。人未之知也。一日。姻丈江翁。余五弟妻父也。來吾家。語吾弟婦曰。吾昨夢經汝家門。見汝翁立門外。揖余登堂。出真容見示。何其榮華也。弟婦曰。日者吾兄公為書。敕命於其上方也。噫。此實事也。江翁未之知。而見於夢。其不由於江翁之越思幻想。其無乃先考之神魂來接於江翁。而因而見夢焉。然則夢亦或有因乎人與物。而

惟八六

不盡與其人其物兩不相涉也。而豈其然哉。江翁之夢信不由於先考之來接。而江翁之神魂。其必有與先考相維繫而不容已者。故於先考之吉祥善事而昧昧相通焉。考之占夢亦屬於思。而非其夢中果能見我先考也。請以江翁夢余之事言之。先是乙酉之秋。余應鄉試。瀕行矣。當是時。吾郡重修明倫堂。翁督工。是夜見夢。立堂上。視匠斲棟材。望見余從外來。冠虎頭冠。衣黃襦。前問曰。學師在否。翁曰在內。余諾而入。然見余之人而未見余之出也。俄而覺。以夢語其家人曰。某今科當中。耶家人曰。然。今日行矣。翁至余家。而余先已就道。翁乃入賀余弟。然而報罷。越六年庚寅。舉於鄉。寅虎年也。萬壽恩科。故衣黃以見之。翁夢余見余之形。聞余之聲。而余舉未之知。故曰所接所遇之人與物。不出於其人其物。而由於己之神魂游蕩。莫知其然而然者也。凡上三事。其一無徵。其二一則徵於前。而見夢於後。一則徵於六年之後。而見夢於六年之前。然參互考之。皆夢者自夢。絕不通於所夢之人。孰使冥冥中有其司之。而默示人以前知者乎。是或一道。而窮於慧辯。豈莊周書所謂聖人有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議而不辯者與。

通藝錄

論學小記八七

述夢二

晴昔之夜。夢余腰間佩囊。著火而燒其半。餘燼黧黧。齒燒處。手之汚指。余臥解帶。夢繫帶於腰。臥在夜也。而夢當晝。覺而視其佩囊。自若也。夢則火之燒。餘且汚我手。吁。所夢之佩囊。非我所佩之囊明矣。不然。夢中之所見。與覺而見之者。何其異也。吾向者謂夢中所遇之物。不由於其物。而由於我之神魂自造者。此之謂也。莊周之夢蝴蝶也。夢己之自為蝴蝶也。是周也。而蝴蝶之矣。雖蝴蝶之。而夢者周也。周夢為蝶。安得不知其為周。而顧不知焉。周不知周。而知蝴蝶。蝴蝶非蝶。而實為周。則所謂蝴蝶者。周夢中之所造者也。而豈果有一真蝴蝶入其夢中。而因寄所託哉。故曰不由於其物也。古今夢者多矣。而此夢最奇。然能使人灼然知夢中所接之人。所遇之物。斷非其人其物之來於吾前也。淳于棼之夢為蟻王臣也。其蟻王。棼夢中所造之蟻王。必非世人所見之大蟻。而呼為蟻王者。來與棼相遇也。尹氏役夫之寐也。昔昔夢為國君。果且為國君哉。役夫夢中自造之。而居然為國君也。邯鄲盧生。一炊黍未熟時。而備歷一生之榮辱。數十年之休戚。而收之瞬息間。謂非盧生夢中之所自造。而必為實境實事。豈理也哉。余三十年前。

通藝錄

論學小記八八

居京師。夢立余家大門外。仰見天上一大字。其體竟天。其畫旁行五出。皆極天末。俄而入門。立庭中。大字故在。然高居天心。其體較小。徑不踰丈。已又變爲恒星滿天。金色。光射人目。即日直尋。皆字也。少間覺矣。先是又十八年。歲夢余家聽事中。建七級浮圖。穿樓出棟。藁干雲而上。浮圖所在多有。或在山。或在平地。吾聽事中所必無者也。字見於天。誰往書之。此皆吾夢中之所自造。夫吾固謂睡鄉中與不識不知之人等耳。何以自造其夢。至於如此也。昔在嘉定。有藏黃忠節公日記者。余假觀之。每日事件繫畢。必記是夜之夢。夢之劣者。尤必詳之。

通藝錄

論夢小記八九

其意曰。夜夢劣。豈且晝之爲先劣耶。然則余昔日之夢。未必不由於未寐時之越思幻想也。吾於是歎忠節之戰慄日慎。爲弗可及矣。或乃欲強作解事以說之。以無爲有。自必以空爲色。一切不主故常。浸假又將以色爲空。以有爲無。棄而君臣父子。去而相生養之道。甚且以大地山河爲見病。而子然立於無何有之鄉也。夫豈其然。若夫夢或有徵。則幾之先見者也。夫幾。至神也。至不測也。儒者觀化而日出入於幾焉。雖天亦烏能主之。吾又烏乎知之。

惟八九

述元妙

元之又元。衆妙之門。老子之教也。而釋氏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則亦元妙之至矣。余謂道自元妙。以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達道之根。而親義別序信之所自出。然而聖人不言其元妙。實事求是。而元妙在乎其中矣。一日之間。自夙興以至夜寐。入焉而孝。出焉而弟。隨遇可施。因物以付。反身而誠。強恕而行。仰不愧。俯不作。終其身焉。不知老之將至。亦何有於元妙之可言哉。然又非謂道之不元妙也。嘗試言之。天地之氣。是謂陰陽。分布附麗。厥有五行。周流氤氳。化生萬物。最秀極靈。惟人罕匹。繼善成性。心官則思。察論明物。不學而知。其爲元妙。孰有如斯者乎。故曰。道自元妙也。本其元妙而出之。於是盡倫盡職。實事求是。人人可知。人人可能。故聖人不言元妙。以知者不必言。言之未易曉也。然則是元妙也。有生之初。億萬人之所同得。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也。非儒者如是。釋氏或不如是也。然而儒者實事求是。其元妙潛通於倫理之中。釋氏棄去人倫。而曰。色卽是空。其元妙孤懸於子然一身之外。元妙無不同。而所以居元妙者。大異也。世儒不明儒釋元妙之本同。因妄意釋氏。別有一種元妙。又不明儒釋居元妙。

通藝錄

論元妙小記九

惟九

之所以異而懸擬吾之元妙必不與之同。傷傷然相與爭辨不已。自我視之。不啻同室操矛。浸假侵乎二氏之門。入而主之。而終其身不覺也。

述靜

余言敬之全功。用在動時。作述敬篇。反復以明吾儒實事求是之義。而不憑主靜之說。然則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樂記之言。又何說之辭。間嘗論之。請還卽樂記之言而釋之。其言不云乎。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功夫喫緊。在此一語。是故物至。知知好惡形。而不知節。則悖逆詐僞生於心。淫泆作亂。見諸事。感物而動。靜於何有。不力持於動之時。據實事以求其是。而空言主靜。庸有幸乎。先王制爲禮樂。所以節其性之欲也而已矣。禮樂斯須。不去身。則物至而不爲物化。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中庸曰。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友以先施。曲禮曰。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孜孜焉從事於動。有百密而無一疎。及其至也。動容周旋。皆中禮。坦然由之。而無疑於斯時也。反而求之於其心。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者。不將曰。暮遇之乎。動而合矩於其外。斯靜。如止水在其中。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靜之至也。若夫終日枯坐。屏事息勞。閉目凝神。無所用心。是求靜於外。以幾於吾之喪我。吾儒無是學也。撰述靜以爲論學小記。諸述篇之殿。

論學約指

夫學何也。學而時習之而已也。於何所也。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之謂五達道也。五達道安學。學之以三達德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強之。如天之行健。自強不息。是之謂學而時習之而已矣。人有百行。五達道盡之乎。曰。人之行。行於其所接之人。人之類。有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外者乎。是故五倫者。百行之本也。吾故以五達道爲學之所。而時習之以終其身。死而後已焉。是之謂學。至於知性達天。而得聞一貫。則學之明效大驗焉而已矣。譬之水。始於出地之泉。而川焉。而百川焉。而萬川焉。然後歸於四海也。今使阻塞其流。而不令一川之得歸於海。則四海雖大。其涸也。亦勢所必至也。人苟不學。不時習。而曰吾將知性達天。以求聞夫一貫。豈可得乎。河伯之向海。若而歎也。曰。水哉。水哉。果且多乎。彼而自存乎。見少耶。然則何取乎爾。取乎其有本者如是也。不務萬流之疏濬。而惟歸壑之是求。學不時習。而冀聞一貫。倒行逆施。雖大徹大悟。其於人道遠矣。人而不人。何人之足貴。是故君子務本。

通藝錄

論學小記卷三

論學外篇

論學外篇上

欽程瑤田著 通藝錄二

示後生小子六事 祠堂障壁四事書呈宗老壘示

後生 肇窠書四字說 和厚讓恕四德貫通說

慎思致和說 讓室卮言 覺夢篇 叙倫堂約

豐南畱別生徒贈言 杭州畱別洪生受嘉贈言

結舌四則書後

論學外篇下

論謀說 後論謀說 論出告反面 無改父道淺

說 無改父道淺說拾遺 方生令安以便面請書

法語可遵守者感觸博奕流弊走筆示之 申言葉

子戲之流弊 申言圍棋之流弊 說弈示吳二生

博奕不可從爲父祖者開端說 寄示培兒二事

都門書付培兒 與方二生論無廢學書 覆女

婿衛篁署任金華別駕書 菊花和詩叙 講學述

顏子不改其樂述

右論學外篇先生謂襍集所撰文之最淺近者故以

外篇別之然於世教三致意焉義在訓後生小子而

言重辭複語之不憚煩者其所專注乃在爲人父祖

者當先有以正其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而欲器之

善也豈可得乎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爲

惟者

人上者。母以爲唯吾言而莫予違也。及門洪敞。

道學錄

論學外編目次二

惟文目二

示後生小子六事

後生小子第一要有畏懼。在父兄前。畏懼父兄。在師長前。畏懼師長。其在周書。有王顧畏民。其在論語。君子亦有三畏。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存畏懼之心。而後生小子。乃輒不知畏懼。其不流於小人而無忌憚也者。幾希。

後生小子第一要不自由。不自由者。舉動必稟命之謂。稟命於父兄。稟命於師長。自然循規蹈矩。不致蕩蕩檢踰。閑流於小人之歸矣。

後生小子第一要知退讓。家庭兄弟之間。尤當以讓字。為主。泰伯以天下讓。夷叔與札以國讓。漢之薛包。弟子求分財異居。包則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朽敗者。此以家讓者也。至於舜耕歷山。歷山之

人皆讓畔。則無時無處無人不當讓者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又曰。其言不讓。是以哂由。然則讓為人道之最大者矣。馬總意林。引周生烈子曰。讓一得百。爭十失九。夫人之不讓。志在於得。而讓者之意。又以為不妨於失。乃不畏失者。轉有所得。而期於得者。不免於失。然則即以得失論之。何去何從。尚猶不能辨哉。

後生小子第一要治性情。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論學外編一
示、生一

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不中所以不和。然中字難說。且先就已發之情。做和字工夫。和者。無乖戾之謂。今後生小子。大概總是乖戾。言語乖戾。行事乖戾。處已乖戾。待人乖戾。對朋友乖戾。馭僮僕乖戾。其最下流者。明知己之乖戾。而偏要乖戾。然而人誰肯受其乖戾。則亦徒自取乖戾之害而已矣。

後生小子第一要讀經書。要溫經書。經書。文章詞賦之根本也。不讀經書。則如無根之樹。既讀而不溫之。令瀾

翻爛熟。則如樹雖有根。而無雨以潤之。無水以澆之。日就枯槁。是亦自撥其根而已。何以能使枝葉發榮滋長。而垂條結繁也哉。

論學外編二
示後生二

後生小子第一要謹小慎微。德無小大。行無鉅細。枉尺直尋。似勝於枉尋直尺。然而枉己則一也。一言之爽約。不過小德之踰閑。然不得謂之非人而無信也。

性又二

性又二

祠堂障壁四事書呈宗老坐示後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而終身行之。在能持之以恕。孔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大聖人生。知安行。其自厲也如此。而況其凡乎。記曰。竝坐不橫肱。言人與我竝坐。而肱橫於我。我必惡之。則我與人竝坐。而可以肱橫於人乎。推之上下前後。莫不皆然。此所謂恕也。

天下古今。結不解之怨。而釀成大禍者。皆始於不相讓。曰。彼無理。我有理。吾安能受屈而讓之乎。然吾之所謂當讓者。正在此有理之人耳。夫苟天經地義。事關君父。且將以死爭之。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顧世人於此等大節。目偏甘讓。人而於讓之。非有所不可者。反不相讓。甚至喪身敗家。曾不顧恤者。何其悖也。

通藝錄

論學外篇三
障壁一

子弟無忌憚。此風俗之大壞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此言君子畏而小人則不知畏也。周書名詁曰。用顧畏于民。此言貴為天子。尚猶以民為若而畏之也。如是。天下復有何人。可不知畏而能自立自存者乎。彼墮落下流。為人所輕賤者。皆自以為吾不畏人者也。

紈袴及貴介子弟。未有不驕人者也。然其驕人者。未有

惟又三

不遭奇窮而流於下賤者也。豈果富貴不可居哉。富貴子弟。無不驕人。萬一有能不驕者。吾卜其又為一富貴人矣。何也。富貴相繼。易於貧賤者之崛起。登高而呼。其聲加疾。勢使然也。然而無不驕人者也。故富貴之後。類多貧賤。吾閱人多矣。蓋歷歷可數者。嗚呼。富貴驕人。其流毒至於如此。而況身本貧賤者乎。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上四事。看似疏節。然未有循之而不得悖之而不失者。於中不畏一條。尤為世人之通病。其故在於父兄之教不先。非父兄不願教其子弟也。父兄之身。已先不知畏。子弟無由而率。尤而效之。又何怪焉。夫一不。畏。自然不。恕。自然不讓。而但知驕人。所以教子弟者。其父兄須先做個好樣子也。

通藝錄

論學外篇四
障壁二

惟又四

學竄書四字說

若復獨坐。不見一人。則所以慎爾優游者。何必多其節目。而人生世上。動輒與人相見。不可無以應付之。故雖獨坐。不見一人時。不得不為此廩廩也。

一曰和。中為大本。和為達道。不言中而專書和者何也。中者。無過不及。至庸極難。且主於心。今以應付人。而專致力於和。則元氣氤氳。彌綸布濩。天地之大德曰生。所以行四時而有萬物。振古如茲。而乾坤不聞或息者。和而已矣。人以藐躬處其中。乖戾焉而不與天地準。斯為去順效逆。而自蹈於危亡之路也。

通藝錄

論學外篇五

一曰厚。高明博厚。天地之道也。君子求日進於高明。而獨書厚者。專以應付人言。或稍有輕薄刻薄。形於色。而見諸事。則其傷人也。有遠數之不能終其物者。吾閱歷多矣。用是痛心疾首。切切焉自以為戒。而垂示後人也。一曰讓。事必有理。俗謂之理路。若大路然。今不曰理而書讓字者。理但可以繩己。自己見得理路一定如此。自達其心。豈故有違。若將理繩人。則人必有詭詞曲說。用相取勝。是先啓爭端也。今吾一以讓應之。彼雖有褊心。不自知何以變為豁達之度。大學曰。一家讓。一國興讓。其機蓋如此也。

一曰恕。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獨書恕者。無忠做恕。不出以應付人。所做者惟恕。故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專以其恕。答子貢者。正謂此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近取譬。非本忠以行之乎。聖人之道。合外內而特措之。吾書四字。專主應付人。非偏重外而遺其內者也。

通藝錄

論學外篇六

此處為空白欄位，僅有垂直線格。

0 册 6 版

惟又五

30 3

惟又六

和厚讓恕四德貫通說

人之爲道也。和而已矣。舉凡應事接物。容貌辭氣之間。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共見共聞者。一出於和焉。斯何如氣象也。故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四通六闢。從之衡之。有行於天下。無所隔闕。在家必達。在邦必達。此之謂也。以孔子盛德之容觀之。所謂夫子之文章。動容周旋中禮者。如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者也。夫既以和爲人之道。而次之以厚者何也。請觀之天地。保合太和。天之道也。而君子以厚德載物。法地之道以順承乎天。斯和行於其中矣。如有一分之不厚。卽見一分之不和。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有資生之厚。以根其資始之和。凡其所爲和者。皆其厚之積而發焉者也。故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天地合德。陰陽相資。和之至也。實厚之至也。惟厚之至。故未有不和之至者也。雖然。不可無以行其和也。和之至矣。而忽有一事焉。與我前所致和之人。不能不相涉。非必喻利也。而有幾微不肯自居於不利之意。則爭之念已萌。勢必至於不能相讓也。而前此之和。不於是而怒於言色哉。和之至矣。而忽有一所焉。與我前所致和之人。同其所不欲。是宜絜矩也。而或

通藝錄

論學外篇七
四德貫通一

惟又七

一時形其不能取譬於近之私。則我之見未忘。勢必至於藏身不恕也。而前此之和。不於是而旋其面目哉。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能讓能恕。於斯時也。乖戾全消。涼薄之風盡泯。民德歸厚。而太和之氣象見矣。

通藝錄

論學外篇八
四德貫通二

惟又八

慎思致和說

余以讓教人。而和尤為天下之達道。其不和者。大率情之所發。不能中節。夫情之所發。何以不能中節也。不慎其思。思出其位。故也。或請問之。余曰。人之情。刻刻能動耳目之官。物交則引。有心能思以制之。則耳目原自聰明。不為物引。而物亦安能蔽之。然思必有位。即素位而行之位。不出其位。則能制情。自不願乎其外矣。若不慎思。思即刻刻出位。轉足助其情。而使之無所不至。故思止於其位。則情之所發。自無不和。思一出位。即情隨思蕩。而太和之氣頓散。乖戾之氣旋生。其間不能容息。情自任其咎。而實聽命於思。思乎思乎。危乎危乎。

通學錄

論學外篇九

讓室卮言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夫禮主於和。而和或有所不行。竊以謂禮之本出於理。而理亦有所難通。據理而執一。不以禮權之。亦不可通也。人之言曰。天下止有一理。余以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烏在其為一理也。孟子之言性曰善。孔子之言性曰惡。揚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孔子欲有為於世。雖知世之不可而為之。晨門諸人。有見於世之斷不可為。故知其不可而不為。武王之伐紂也。為無道也。所以救民也。夷齊扣馬而諫。曰。吾君也。而可以伐之哉。準此而言。則今人之各執一。是非也。亦若是則已矣。各是其是。是人各有其理也。安見人之理必是。而我之理必非也。而於是乎必爭爭。則持其理而助之以氣。惟孟子然後能養浩然之氣。順其氣而不至於動其氣也。下此即焉能不動其氣哉。動氣則必放肆橫逆。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故言理者必緣情以通之情也者。出於理而妙於理者也。情通則彼執一之理自屈。而吾之理伸矣。情不通。則吾之理轉成其為執一。是吾以理啓其人之爭矣。爭則不和。而戾氣中於人心。世局紛紜。緣以結不解者。夫亦自詭伊感。

通學錄

論學外篇十

惟又九

惟又十

10册36收

36A

也夫作楹帖揭以警之曰直認理來終惹氣曲通情處漸能和聖人動容周旋中禮者情極其和而化其執一之理者也。○今世之賤民生者皆以爲我自有一理也。不然彼豈獨無心胸而忍而爲此。彼必將有說以處之。故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方自以爲中庸而何嘗自知其無忌憚乎。然而賤民之生是且可忍則固無忌憚之尤者也。故夫子斷之曰小人反中庸嗚呼此反中庸者吾猶將執理以繩之。彼已有一理主之於吾理之先。以與我相爭勝。是吾惹之生氣而吾之理豈能勝之。故曰黨禍酷烈。雖曰小人可惡亦未必非諸君子有以激之而成也。夫治小人者在有以生其悔心通之以情斯悔心生矣。若持理太過則小人將無以自容而恨心起。積恨蓄怨悔心不萌。豈有冀乎。是亦君子之過也。

通藝錄

論學外篇十一

惟字一

寔夢篇

今世讀書其上者涉獵經史講六書言考覈尚矣然不原於道德仁義之意而力去其求利達之心則敦末捐本欲其文章上追乎古之作者蓋亦難已。又況乎況而每下挾策呻吟愛博而貴多好怪而記醜攫其餽而遺乎羣碎用以迎合於人而希弋獲則亦往往有幸而得雋者於是旋其面目一切棄去曰吾仕矣吾烏在其猶盜竊乎陳編爲耶。今之人學與仕固分而二之也。則所謂學者仕之媒非學其仕也。而所謂仕者異乎學非行其學也是故苟得一官其往而賀之者必首詢以歲入可若干緡其人初不以爲怪且緩頰承之曰如是如是蓋其所學學求者其設心不過如是豈其既得之後寧有異情耶。人人皆是弗可改已。然吾觀今天下太平日久生齒日繁人民謠俗日趨奢侈天生地產不加多而食之用之者數倍於往昔昔之沃土今日同於瘠土。況乎本爲境塢之鄉耶。如吾歙稱殷富以業饒於維揚也。今揚之富室貧者十五六歙人安得不貧。往者人喜交遊揮金不惜。今則大半牀頭金盡矣。以吾歙例之何處能稱沃土。可資筮仕者之攫取耶。然而筮仕者一旦得官以其孽孽求者履乎其日就境瘠之土對此嗷

通藝錄

論學外篇十二

惟字一

嗷能無惻惻而其人顧也。夫仕而受祿，本非枵腹治民。況苟合苟完，亦可居室。而其人不然也。其心曰：吾爲官，得餘千金，庶免瓶罄憂。已而餘千金矣，則又曰：益之。至於萬金，亦可足吾之欲。嗚呼！欲壑難填，有足之日耶？於斯時也，吾見其人如沉於酒，如入迷樓，不問民土之沃瘠，不問民室之盈虛，而輒以其官臨之，官強民弱，勢不相敵。旣爲魚肉，安能逃刀俎之在前耶？人人皆是，弗可改已。且其人之求，致此千金萬金者，其心以爲吾能據而有此千金萬金也。夫果其能據而有之，則雖害人而利於己，彼向之所孳孳求者，其設心本如是耳。吾烏能更與之言道德仁義哉？然吾見有據鉅萬富者，是無窮之法也。有據百萬富者，亦未易以窮之者也。有據十萬富者，欲遽窮之亦難也。乃未幾鉅萬者窮矣，百萬者窮之又較易矣。至於十萬，其窮之也益又速焉。而其人乃欲常據此千金萬金耶？莊生之言夢也，曰：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蓋謂夢者無覺時也。若有覺時，便知是夢。若有大覺時，便知是大夢。而無如其無覺時與大覺時也。夫無覺時，則亦已矣。而愚者於此，然且自以爲覺，是又以

通藝錄

論學外第十三
夢一

〇廿六反

惟又十三

眞夢爲眞覺，認夢爲覺，永無覺時。故曰：某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故曰：方其夢也，不自知其夢也。彼筮仕者之求，致千金與萬金也。一旦如其欲而得之，必以爲是眞能據而有之者，而不知其此卽爲夢也。豈惟不自知卽爲夢也，且竊竊然自以爲覺矣。不然，彼據十萬百萬，且鉅萬者，其夢耶？其自以爲覺耶？而其窮之速也，章章若是。故曰：夢也。斯不亦前車之覆，之當鑒者哉。而無如其不覺也，豈不哀哉。

通藝錄

論學外第十四
續夢三

〇廿七反

惟又十四

叙倫堂約

宗祠者敬宗之地也。曷為必敬其宗也。為尊祖也。尊祖故敬宗。然則宗祠者。尊祖之地也。是故族之有祠。猶府州縣之有學。祠之堂曰叙倫。猶學之堂曰明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國雖殊。其重倫之義一也。倫者。尊卑長幼之等。叙倫者。叙其等而不敢有所干犯也。是故登明倫之堂。諸生相接以禮讓。相勉以孝弟。其責在教官。登叙倫之堂。子姓相接以禮讓。相勉以孝弟。其責在族長。文會。卽有是非口角。兩不相能。萬不得已之事。亦當詣堂詰告。或與論理。或與言情。公道在人。焉可誣也。

通藝錄

論學外篇十五

豈得攘臂相尚。惡語相加。甚至犯上無等。大出情理之外者。敬宗謂何。尊祖又謂何也。今之族長文會。具文備數而已。世教非不昌明。人心日趨鄙倍。雖曰相習成風。實由族長文會不能約束之過。而其人動手出口。自同亂民。恬不知怪。亦念臨之在上者。爾之高曾祖考。此何地也。對祖考而毆人。何啻自毆爾之祖考。對高曾而罵人。何啻自罵爾之高曾。然子弟之率不謹。亦由父兄之教不先。有子孫者。不能教訓其咎安辭。而族長文會。既不能三令五申於其前。及愚蠢之人。肆無忌憚。從而罪之。亦不教而誅。未為平允。今與族人約。大聲疾呼而告。

惟又五

語之。此後有犯不韙者。鳴鼓而攻之可也。嘉慶三年合族公約。

通藝錄

論學外篇十六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second section.

惟又六

豐南甯別生徒贈言

余以一日之長。相聚日且久。今與諸子別。固非有道里之阻長。而會面之無因也。然區區之心。屬望無窮。因撰數條。以致其提撕之意。諸子誠自愛。因余言而釋其指。用以自淑其身。而發為文章。他日相見。卓然異於常人。則余言其猶筌蹄也夫。

一曰立志。明道先生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

二曰主忠信。此三字。足包為學行己。所謂誠也。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其本全在於此。

通藝錄

論學外篇十七

三曰行己。首在孝弟。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又子弟不受父兄約束者。終無所成就。勗之戒之。

四曰讀書。欲誠其身。必先明善。明善之要在於致知。而致知之功。首重博學。又古人嘉言懿行。盡在典籍。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知其人。論其世。是尚友也。

五曰擇交。人自就傅之後。最相習者友也。故薰陶之功。得之友者為多。而燕朋燕辟。其為害也亦最烈。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可不慎與。

六曰省身。以改過為務。余見世之小人。皆從憚改過。做成一念之惡。一事之失。其始也未嘗不知。或率於利欲。

惟文十七

而不能決然改之。勢必含羞忍恥。同流合汙。然始於憚改。終則無忌憚矣。欲為君子。豈可得乎。

七曰治性情。性情曷為能治也。從事於學。擇善而固執。久之。造詣精到。涵養渾醇。能令此心極其和平。不使有絲毫乖戾之氣。乘於應事接物之間。夫能令此心極其和平。然後能容人之不是。能容人之不是。然後能見己之未必皆是。世之不能和平其心者。大都只見人之不是。而未嘗不自以為是。此一點自是之心。豈惟拒人於千里外哉。即一家中。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之須臾不可離者。亦將交臂如路人。覲面若楚越。而至

通藝錄

論學外篇十八

於受不和平之害。姑無論出而酬知以治國。而平天下也。即窮而在下。亦無日不與人相交接也。吾嘗放眼盪胸。流觀千古。泛覽當時。大率憤事之人。敗亡之家。不可勝道者何也。則皆不治性情之過也。此其人。豈必畔道之流哉。固世所號為君子人也。而不治性情。雖君子不可以馭小人。雖祖父不可以聯子姓。一身一家。有不可終日之勢。更何論國之能治。而天下之能平哉。此條雖次此。實學者第一義。

八曰慎取舍。學者大節目。在取舍分明耳。取舍分明。奈何。曰。衡之以道義。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

惟文十六

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又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又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學者於所與。雖稍過。亦無大害。故孔子曰。觀過知仁。集注以爲常失於厚也。所當尤慎者。己之取舍也。貧者迫於飢寒。每於取舍處。或不顧道義。然孔子曰。君子固窮。而陶淵明詩。每有味乎其言。而曰。謬得固窮節。又曰。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又曰。固窮風所歸。又曰。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由此

通藝錄

論學外篇十九
禮節三

言之。貧者之自守也如此。其猶有味於取舍乎。若藉豐履厚。無飢寒以迫之。其取舍之能慎也。又較易。而吾必諄諄言之者何也。蓋取舍者。不必盡關於死生飢寒之際。而富人之悖乎取舍之義者。其事又別有在。吾以二字概之。一曰勢。以勢。則誰能當之。此不但己之失義離道。其害也。害人。一曰戲。以戲而取之。則貧者誰不以戲而讓之。以勢。則猶有不安於其心。而有時不行。以戲。則不自知其有關於道義。而卒自陷于非義非道也。豈不悲哉。此之不可不慎也。

九曰。作文要言。有物。談理必步趨儒先。樹義必元本。

惟又十九

經訓。修辭。必出入於古文大家。然文者言之一端。言爲心聲。誠能於上事。得之於心。而皆有以見之於日用行事之際。然後作爲文章。實大者聲自宏。以幾於古之立言者。斯不朽之盛業也。其勉之哉。

通藝錄

論學外篇廿
禮節四

惟又二十

杭州西別洪生受嘉贈言

乾隆乙巳五月故友洪杭原次子受嘉來杭州從余遊其明年春余將上京當別去不可無言以贈之況余與乃父為道義交於死友之子望之尤切件繫數事如左置之座右觸目警心異日克有成就庶可以慰乃父之心矣

一曰立志要以聖賢為必可學

一曰立品要以君子厲己之行

一曰立誠一語不可欺人行事更宜着實

一曰立業文章必須拔俗功德又其大者

通藝錄

論學外篇廿一

一曰處家孝親敬兒固不必言一切尊長卑幼尤須聯之以情人何能皆是。要不見其不是。我縱無不是。要常恐有不是。

一曰接物尊客顯者自不可慢。即至褻狎僕從亦須馭之以和人。何能皆如我意。我先原不要其如我心。人或不能如我意。我恐先已不能如人意。如我要僕從不違悖我而從不懶惰而我已先自荒於嬉此豈不處為僕從看破不但退有後言犯上不遜之風從此起矣

一要無俗儒氣。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俗亦禮也。如其禮有明文而顯悖之。村夫野叟婦人女子行之不以為怪業已習儒。而同而合之。是謂俗儒。俗儒者鄙俚無識也。

惟又廿一

〇廿六改

一要無腐儒氣。知有聖賢而不能得聖賢之趣。欲學君子而未嘗聞君子之道。是謂腐儒。腐儒者迂疎無能也。一要無寒儒氣。縮手歎吁。敲指搖足。惡之而無可惡。憐之亦不足憐。是謂寒儒。寒儒者筋骸不束也。

一要無名士氣。少年稍知弄筆。往往有不虞之譽。然學問無窮。自問正復何有。而乃栩栩得意。白眼看人。是為名士氣。名士氣者目空一切也。

一要無才子氣。作詩填詞。一味尖刻。出言輕薄。制行無檢。其又甚。則簞簋不飾。帷薄不修。以此為才。此所以不才者多也。可惡也。亦未嘗不可憐也。後生小子。天性稍不淳厚。聞才子之美名。最易陷溺。豈不危哉。可不慎哉。

通藝錄

論學外篇廿二

上凡十一事。六勉五戒。學者之要。大畧具是。而目前最緊要者。每日讀經書若干字。讀古文若干字。讀時文若干遍。讀試帖詩或古詩唐宋詩若干首。披覽史鑑若干條。熟之復之。日知之而月無忘焉。抖擞精神。堅起脊骨。而為之。庶克有成。若操三歌五。朋友聚處。消閑談心。是欺父兄。終歸自欺。吾閱人多矣。若此者。未見有一人成者也。若乃務為涉獵。愛博不專。雖非荒於嬉。亦終難望大成。學者可不慮廩也。

惟又廿二

結舌四則書後

一結談人閉闔舌一結離間骨肉舌一結許人陰私舌一結乘風縱火舌

古文尚書大禹謨曰惟口興戎說命曰惟口起羞夫起羞者愧生於獨而興戎則菑逮夫身矣古之慎言人所以三緘其口而周后稷廟右階之前所以鑄金人而銘其背以示人也汪君斗南讀金人銘以為緘口者貴結其舌特舉四事以申其說皆世人之所最易蹈者繫乎人心關乎風俗不啻欲覺鐘聲發人寤省者矣余因之有感焉彼蚩蚩之氓有何知識莠言自口無怪其然而

通藝錄

論學外篇廿四

士夫之倫號稱名士且羣奉為才子庸言猶當知謹而了無污口之嫌昔余畱別洪生贈言十一事司教嘉定時曾揭之以示諸生題曰教學恒言末二事云要無名士氣要無才子氣又申之曰出言輕薄制行無檢其又甚則篋篋不飾帷薄不修以此為才此不才者之所以多也汪君結舌四則其先得我心也夫

惟文廿三

而謀說明訓子弟者當以身教也

子孫之不肖天也古帝大聖所不能保者也詒謀之不善伊誰之咎乎故君子不能無不肖之子孫而不可以無詒謀日從事於博奕曰吾老人也遺日云爾而得儻然戒其子孫曰汝毋為是豈有異乎先自儻於小人而欲其子孫必為君子夫其生而能為君子則亦曷嘗無幹父之蠱者乎然而為父若祖者其所以自厲宜何如也其所以居子孫上者宜何如也

通藝錄

論學外篇廿四

惟文廿四

後論謀說

吾謂父祖不可無詒謀。在自厲其身。以爲子孫觀摩而則儆之也。非謂其有見於子孫之不受教不守法。而目噴噴焉喃喃焉。至於日夜無休時也。夫佳子弟。必無大過。如有過。卽父祖噴噴焉喃喃焉。未有不直受之者。而苟其不肖。則必退有後言矣。孟子所以有責善賊恩之說也。況今之父祖。未必皆能以聖賢厚自惕厲。而所以責望其子孫者。必以聖賢之道繩之。此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不遜之言。自其子孫而敢加於其父祖。嗚呼。教子孫者。至於如此。賊恩相離。卒爲其家之大不祥。可哀也已。夫子孫之不善。何嘗無自知之明。故指摘初加。必且面赤。旣自愧之。復自艾之。曰。吾何爲其然也。若言之不已。至於再三。轉恐生其自恕之心。反曰。吾所爲似未嘗至於如此也。設四五言之。則將旋其面目。甚且肆辨飾非。久之。畏忌之心全無。愧悔之情盡隱。而內怨外侮。無所不至矣。故孟子斷之以爲賊恩之大者。吾爲此說。豈肯放寬子孫。正所以喚醒爲子孫者。不可因父祖之過。便自暴自棄。甘爲無所成就之人。是又在爲子孫者之能自爲計矣耳。

通藝錄

論學外篇廿五

惟又廿五

論出告反面

出告反面。記言爲人子之禮。吾以爲居家檢身之法。宜虞虞者。足有所包也。舉其重者大者。必統之以爲人子焉。由事父母。上而推之。祖父父母。曾高祖父母。事之通一無二。固然也。家有兄長。事之亦宜然。卽至內而妻室。下而卑賤。雖以尊臨之。然藏身不可不恕。繩已不可無法。苟蕩然遠出。竟日忘歸。曾不告知家人。脫有要務。追尋無方。撫己自思。豈曰何慚。兒子乎。故凡人之行。語其重大。必歸之事父母。其實事多通義。寧不爲人子時。遂可肆無忌憚乎。天子至尊。而猶顧畏民暑。比物此志也。

通藝錄

論學外篇廿六

惟又廿六

0 廿 6 又

無改父道淺說

吾淺說之無改父道。真庸行也。雖中人以下。皆可勉為。後生小子。毋自畫焉可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蓋論孝子哀慕不忍死其親之心。重無改二字。志即無改之志。行即無改之行。夫子論孟莊子之孝云。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此章義疏。惟獻子是有道之父。而此章則所包者廣。故父之道三字。用不得幹旋語。無改父道。須看得尋常淺近。如書策琴瑟之所安置。姻戚朋好之所交歡。皆人所易忽處。而孝子之心。動輒

通藝錄

論學外篇中七

觸其哀慕如此。則如其非道意。自不得攔入。嘗以質之東臯先生。先生云。不忍死親意。識解甚確。然云父之道。則非無道之父。可知須要見得分明。更推到武周善繼善述。亦不得謂之改父之道。心竊疑焉。乃略而說之曰。獻子莊子相繼為賢大夫。則莊子之不改臣與政。固其所耳。而夫子乃稱其難能。可見改臣改政。即賢者不免。故曰聖人論孝。全在不死其親之心。上見不在其父之是道非道上論也。若依舊解。必要幹旋父之道。勢必將窮及於父之非道。夫非道而改。正是孝也。即不得云無改。易所謂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者也。夫子所謂幾諫。

惟文苑

亦包在其中。若夫證以中庸善繼善述之義。則是改猶無改。亦不得直曰無改。繼述之善。是時異世殊。不論常而論變。蓋極聖人之能事。夷齊之於武王。猶不許可以東坡之才識。猶曰武王非聖人。此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者。亦如禘說。難知不可以語。或人者也。故論武周達孝。而終之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示諸掌。聖人立教。豈必以此至境。概之凡民。今直曰無改。是祇從事跡上察孝子之用心。父之道者。如云父在生時。家常日用之事。愈說得淺近。其意愈精。淡微妙。況無改必限之曰三年。其精義與三年之喪正同。三年釋

通藝錄

論學外篇中八

服復生有節。哀慕之情。永矢於懷。無改之事。相忘於外。此指沉痛無極。但可意會。聖人語意。直為人子父在鮮愛敬之誠。父沒少哀慕之意者。發。觀可謂孝矣。四字無限感慨。是從不可謂孝者轉出。是為凡在倫常中人。指示。非論達孝也。內則曰。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又曰。孝子之養老也。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

惟文苑

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此皆無改父道義疏。

通藝錄

論學外篇廿九
無改三

惟又札

無改父道淺說拾遺

無改父道不可淡求。勿說到武周善繼善述達孝分上去也。只是孝子哀慕不忍死其親意。曾著論說之。偶讀漢書杜周子杜延年。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嗚呼。此卽所謂無改於父之道也。如父尙在此位。尙在此坐臥處。如見其形。如聞其聲而已矣。夫父官所居之舊位。非我昔年朝夕趨事供奉之所。然觸其哀慕尙不忍當之。而況於其里門居室爲父母饘粥斯寢處於斯者乎。其不忍死其親也。若將終身焉。無改父道意。當於此等處求之。似淺實深。似粗實精。求之於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斯得之矣。吾故曰無改者。如琴瑟書策之所安置。姻戚朋好之所交歡。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人人可爲。而實能賢能孝者之所難能。而清夜抱疚者也。

通藝錄

論學外篇卅
拾遺一

惟又札

方生令安以便面請書法語可遵守者感觸博奕流弊走筆示之

近世人家多不知檢身以孝訓其子弟其好爲賭擲者此無賴之徒不足言矣否則爲葉子戲家家戶戶三三兩兩習實生常內而女流下而奴子不論輩行不分貴賤交臂共坐皆兄弟也傷風敗俗可忍言哉至於圍棋托言堯教丹朱堯大聖大智人也後世流弊不可究詰何聖智如堯莫或前知之耶此孟子所以有信書不如無書之慨也余平生淡惡痛懲爲一聯揭之坐楹曰松柏其偃蹇獨後凋乎直到嚴冬未聞落葉禮樂有斯須不容去者盡堪遣日何必圍棋好博奕者不惜精神加以自奉必不能儉約乃自苦之道也又作一聯曰舉世浪用精神宜省嗇焉可也盡人解圖安樂惟勤儉者得之

余每燈牕獨坐感念世風倦懷後生惴焉驚懼輒錄斯篇見者倘亦鑒老人苦心乎

此篇較令安扇上寫者稍加潤色見者肯錄一通挂之坐間時時觸警未必無益如以爲老生常談則古人箴銘具在烏能使人人見而悅之耶

余見大家子弟爲人所誘而陷溺於葉子戲者始則齧

惟文世

通鑿錄

論學外篇二
方生

通鑿錄

論學外篇二
方生

田棄產繼而典衣斥賣什物甚且賣棹椅賣箱櫃賣臥床賣至臥床則室如懸磬矣然後拆地版而賣之掘墁墁而賣之至是則安身無所藉草於泥地夜臥其上無衣無褐不待言矣乃拾取破囊敗棗纏裹於體以禦風寒蓋埋馬埋狗之不若而其人先是一二十年則固食膏粱衣羅綺翩翩公子富而驕人夫何至於此極也吾目覩此輩歷歷可指其人夫抵皆陷溺於葉子戲中者之變相也言之傷心可不懼哉又見一種爲匪人所誘陷溺於葉子戲中者豈曰無衣必饜酒肉而所行更在乞人下日攘雞羊夜事穿窬流爲盜竊不顧恥辱斯又不足哀憐無人憫惜者矣

一爲葉子戲其流弊何以遂至於穿窬孟子嘗言之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飭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飭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以言不言飭人何以類於穿窬蓋以其爲機變之巧而無所用恥也穿窬無恥故凡無所用恥者皆穿窬之類夫機變之巧孰有甚於爲葉子戲者哉惟利是視恥於何有穿窬之根種之極淡一旦萌蘖如種稻種麥者之必得稻麥其爲穿窬自然之理必然之勢復何疑哉圍棋之事劫殺攻取又機變之尤者聖人與博並言蓋謂弈爲博之類耳聖人所

惟文世

以慨歎者惡已。非賢博奕若人皆趨事赴功而孜孜不已。尚有爲博奕者哉。其爲博奕者。大抵皆已而不爲者。所必至之流弊也。劉元城歲晚閑居。或問何以遣日。公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此語最爲透根。博奕者欲以遣日耳。不已。自不暇遣。然則聖人惡已苦心。不已者知之。卽博奕者亦當知之何也。致病之由。身受之。寧有不知之者哉。

博奕之風。滔滔皆是。自揆所見。當不大遠於吾黨之教。乃欲就乎有道。無是正之者。惟吾友輔之殿撰。謂宜家挂一通。以訓子弟。又吾歛張侍喬學博。桐城人。見之。索

通藝錄

論學外篇世三
方生三

書小幅。留示後學。此皆有世教責者。宜其留意於斯焉。是篇余喜手錄之。見者輒攜之以去。蓋人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曠百世而相感。千里之外。猶將應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古人有言。信不誣也。吾姪子京請書一通。爾安亦請書之。竝速書以付語之云。有見而愛之者。便令抄去。廣爲流布。於世道人心。不無裨益。余日望之。

申言葉子戲之流弊

吾言葉子戲之流弊。其極至於乞丐下之不至爲盜賊。不止。皆余之所目覩。而不忍言其人者。日者。又見一家。其父亦市僧之流。然當其身。頗爲世俗衣冠中之所齒。豈料其子之甘爲乞人。又轉爲竊匪。至遭縣吏之捕獲。而不免於刑辟之加。恥辱極矣。嗚呼。其子之爲葉子戲者。其父之爲葉子戲者也。其爲葉子戲者。始於求利之一念耳。利者。義之反也。故曰。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弟者。懷利以事其父兄。君臣父子兄弟。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家國一理。君子小

通藝錄

論學外篇世四
申言一

人一轍。爲葉子戲以求利。必爲盜賊。說者以爲充類至盡之言。然而非也。惟孟子以爲未有不亡。卽吾所謂必爲盜賊之旨。此痛哭流涕之言。非徒長歎息之而已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上觀千古。下觀千古。喻利之禍。可勝道哉。故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甚言利之不可喻也。甚言喻利之必有害於其喻義者也。嗚呼。吾安得一絕其利之喻者。以專一乎義之喻。而因以鋤去其葉子戲之根也。孔子曰。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吾亦曰。吾未見喻義者。不喻利。

者喻義者無以尚之不喻利者其喻義也不使喻利者分乎其心。

通藝錄

論學外篇卅五
中六二

惟又世五

申言圍棋之流弊

圍棋世託言堯作之以教丹朱謂其道合於易通於河洛理數余謂天下雖鄙事附會之未嘗不合於易易言男女構精寧得謂諸惡少挾妓亦謂合於易而可以範圍天地乎三國吳志韋曜傳載所著博奕論近世有駁之者柴紹炳作駁駁博奕論以申韋指其畧曰樗蒲蹴鞠膠絲弄丸何事不本先古服習入神俱優妙悟然爲口實交扇風流卽蕩子之先鞭挾邪之嚆矢譬則漆園談道謂在瓦礫亦卽矢溺倘使天下人舉瓦礫而服膺進矢溺而咀味雖僮兒竈養亦必笑其病且駭矣柴君

通藝錄

論學外篇卅六
申六三

此論最爲明通言以明道此明道之言也文以載道此載道之文也何必圍棋四字見晉書祖納傳王隱規納之言余取之爲未聞落葉之儷句人鮮不謂道其所道非所謂道然余竊思王隱之爲此言豈不以孔子博奕同譏而孟子復配之以酣身至林和靖則更每下愈況一聖一賢一高士先後繼聲蓋有見於忼時澌歲莫此爲甚者北史甄琛傳琛頗以弈棋業日然則何必圍棋之言夫亦猶行吾夫子之道與許渾詩云世間甲子須臾事逢着仙人莫看棋由是言之仙人蓋忼澌之尤者也

說弈示二吳生

余所深憎而不敢近者博奕耳。弈之一事。余向謂足悞
半生。今看來因此廢業。直是終身之害。夫子連類及之
而曰博奕正儼之於其倫也。而後人乃曰琴棋書畫夫
琴為樂器上品。而畫亦書之流。並六藝中事。某博類耳。
何能鷹行序之。某甲某乙二子。嘗竊對弈。余每察而知
之。是日考其課。率不能竟。弈之廢業。其明徵矣。今余將
別去。二子請書影本。聊述之以為戒。世共以能弈為雅
人。聞余言。必且非笑之。然為廢業者戒。固不恤人言。況
明道先生不云乎。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
則余之斥弈。非過論也。

通藝錄

論學外篇四七
說弈一

惟又世七

博奕不可從為父祖者開端說

吾謂為父為祖者。不當以博奕遣日。為其以不善為子
孫倡。即大學所謂帥暴民從之說。其在吾人居家。即敗
家亡身之動於機者也。發此見彼。捷於影響。百不滿一。
已然之事。吾所目驗。歷歷不爽。或曰。老人猶能遣日。
亦子孫之所顧而樂之者。且其子孫。豈不曰。人當少壯
之年。秀者讀書力學。以顯揚其親。即牽車服賈。孝養父
母。莫不各有所事。其不以博奕荒於嬉也。固其所耳。夫
人之所貴有佳子孫者。正謂其能不荒於嬉。故其父祖
乃得優游遣日以娛老。則老人之投閑博奕。即可徵其
子孫之能盡孝。何必過計焉。而慮其以不善倡子孫乎。
然而有不得不深以為憂者。則以天下事之至於敗壞
而不可救止。在不慎厥始。而自我有以開其端也。故其
端之開於子孫者。父祖可以禁止之。令之無不行者也。
端之開於父祖者。子孫烏得而禁止之。且其父祖既好
博奕。而牽於子孫不能自適。設因鬱致病。羣將加其子
孫以不孝之名。安能如父祖之於子孫。禁止之。其令無
不可行也哉。為父祖者。念及於此。亦宜皇然自失。悚然
自懼。而有儻然不可終日之勢也。故戒子孫無使博奕。
人皆知之。而創一說曰。為父祖者不許博奕。語之驚人。

通藝錄

論學外篇四八
不可開端一

惟又世八

者也夫惟語之驚人者。或可以動衆。此吾爲說之微權。而實則千古聖人傳授之宗指也。且夫桀紂帥暴。其民則未有不從之者。故父祖以博奕遣日。其子孫尤而效之。亦未有不至於敗家亡身者。卽百人十人之中。偶有一二人之能幹父祖之業。安知此一二人必爲吾之子孫。卽爲吾之子孫。又安知不以吾之習實生常。而見獵心喜。偶一嘗試之乎。夫至於偶一嘗試。則狂瀾既倒。誰能迴之。故自父祖而開博奕之端者。其流弊必至於不可救藥。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吾則曰。人人以親親率其子孫。以長長率其子孫。而天下不平者。未之有也。以此帥人。何人不從。以此治匪。何匪不滅。充類至義之盡。感應之機如此。積漸之勢亦如此。已有惡行。而欲子孫爲善。已刻削其民。而欲民不叛我。豈有冀乎。故凡行教者。曰不可不訓子孫。吾則曰爲父祖者。不可以博奕遣日。大學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從事於修齊治平者之爭上游法。而今之人。無不憤憤者何也。○俗戲有淫官圖狀元籌。雖文人亦爲之。不以爲怪。然必用骰子。骰子者賭具之最烈者也。習而用之。卽呼云喝六之萌芽。敢羣犯上之先路。有世教之責者。共相勸戒。毋自我而開其端也。

惟又冊九

寄示培兒二事

汝書來言生意大不如。自不免於憂焦。然放眼一觀。亦正可坦然由之。無庸罣懷者也。嘗試言之。自古聖賢豪傑大君子。無人不處憂患之中。而能無入而不自得者。其諸默識乎仁者先難。而後獲之一語乎。後獲之義。與松柏之後凋同。松柏直不凋耳。而云後者。以謂木無不凋。松柏何獨不凋乎。無說以處之。故強名之曰後凋也。爲其事。未有無其功者。何獨於仁者而吝之。故於其不計較於獲不獲。亦強名之曰後獲也。夫獨非人情乎。而何以必欲後之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其所謀所計者何也。曰謀仁焉耳矣。計仁焉耳矣。君子以仁爲己任。正其誼。明其道。所以爲仁也。不謀其利。不計其功。乃所以專務於爲仁者也。儒者以治生爲急。治生亦爲仁之一事也。天下無不事事之人。亦事之而已矣。得之不得。曰有命。分定故也。分定於有生之初。而欲僥倖於有生之後。是盲於心也。盲於心。則所爲必狂悖。於是思慮齟亂。鬱生內熱。化液爲痰。清氣絕。而濁膠凝。填塞心胸。成眞狂病。至於不可救藥。蹈此者。占之於易。從無悔亡。但有終凶。而世人憤憤終不悟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非不思慮其事也。不計較其得不

惟又冊

得也。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計較得不得。是出位之思也。然世之人。又或因其不可必得。而遂屏絕思慮。一切放下。乃至逃禪步虛。大旋其面目。是自絕其治生之路而已矣。君子之治生也。而可以死之乎。故治之而生也。吾治之。治之而或不得其生也。亦姑治之。少遼緩焉。以待之。天下庸有治之而不得生。不治之而反得生者哉。故治生爲仁也。治之不即得生。而猶治之。亦爲仁也。然雖治之不即得生。而卒不僥倖妄爲以求意外之得。是亦所以爲仁也。故曰仁以爲己任。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孔子歎知德者鮮。誰實知德者乎。雖然。彼不知德者。亦自詒伊戚而已矣。

通藝錄

論學外篇冊一
卷之二

衛筮事。吾以爲稍定。必當如議。啣飮處。自有定所。非人之所能爲。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宜靜守之。不必介意。爲我語。衛筮不及與札也。天下事之得失。往往出之意外。人生貴賤貧富。如浮雲之過太虛。忽聚忽散。非人之所能知。當其在場時。真亦如夢。猶之夢亦如真。戲臺傀儡。未嘗不同一悲歡離合。莊生書所謂乃至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我於世事。看得雪亮。只宜守拙。不必使巧。惟立定脚跟。豎起脊骨。不隨波逐流。不墮落惡趣。自然可以爲人。可以爲子。歐公所謂修德必獲報。而遲

惟文冊一

速有時。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閱歷數十年。真能不爽豪忽。所以深信不疑。既不爲世情搖奪。亦不敢認定空無。素位行之可也。

通藝錄

論學外篇冊一
卷之三

惟文冊二

都門書付培兒 庚子秋日

我在都中所幸身子頗健。手痺兩年。今已全好。即如左手不能高舉。此十餘年前之舊疾。今亦能舉。與右手不異。心境豁達。全不以功名富貴繫諸其懷。明年大挑。或可得一官。亦只淡泊遭之。我閱歷久。看來勢欲赫赫者。至下場時。亦同歸於盡已耳。仕宦至宰相極榮矣。然三仕三已。亦固其所。盛衰之理。自然而然。所謂天道也。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從古以來。無晝而不夜者。亦無春夏而不秋冬者。由是言之。吾願處於夜。自有發响之時。吾甘處乎冬。自有逢春之日。若日中則昃。月盈則闕。

通鑑錄

論學外篇四三

從古以來。有不昃之日。中不闕之滿月者哉。汝能如我所見。自能隨遇皆安。無日不樂。何羨乎富過陶朱。貴若趙孟耶。伺候奔走。未嘗無得手之人。然亦十中之一。百中之一耳。其不得手者。則如稟如麻。雖心力俱靡。而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終至老死。而曾不一人憐之者。又何可勝道也。豈非當局者迷。而未與曠觀天道之恒軌哉。雖然。人又不可謂天道有自然之循環。而不作德也。晝之必有夜也。此天道也。然夜之所值。則有辨。如月白風清。良朋夜話。家庭團圓。此作德者所值之夜也。若孤舟繫於長江大湖之中。夜半狂風凍雨。纜解舵折。漂流翻

惟文世三

覆勢不可測。此作偽者所值之夜也。此之謂天道。此之謂為善必獲報也。我自年少時。已見及此。不能言之如此其詳。是以無入而不自得。迄今年五十六。而齒落復生。髮頓加長。即遇有甚勞苦時。而氣盛神旺。如少壯時也。

通鑑錄

論學外篇四四

惟文世三

與方二生論無廢學書

不中亦常耳。余九踏南闈門。乃始入教。其中亦頗有佳
文。而無如其不中何也。然亦務求其有可中之具耳。有
其具。其中命也。其不中亦命也。若無其具。亦安得委之
於命耶。其具維何。如百工之居肆。以成其事。此求有具
之方也。轉眼歲考。及今上緊。猶恐工夫不能結實。若三
冬忽過。一到開春。便措手不及。余觀今之學生。大概荒
於嬉耳。數日前至一家。見其棹上鋪有紙牌。為之切齒。
非吾過慮也。吾每見世上下流之人。皆從此做起。人家
子弟。往往不自樹立。其甚者。已墮落而為乞丐竊匪。三
數十年前。其祖父皆物望所歸之人。豈意其子孫至於
如此。言念及之。足為寒心。蓋一流入博戲。物交引之。積
重之勢。未有不至於如此者。不然。吾閩人多矣。何以勢
官豪富。其後人如出一轍。不謹於始。而欲善其終也。豈
可得乎。余少日不習插花。以供凡玩。後居京師。終年無
花。故偶見一花。覺生意可愛。養之瓶中。令不速萎。及司
教嘉定。諸孫輒於花開時。爭折一枝。以獻。余曰。此吾開
之端也。因曉之曰。養一刻花。便少讀一刻書。余老人。烏
可不自愛惜分陰。且又教子孫荒於嬉乎。蒔花而荒。猶
所不可。為其必致廢業也。況葉子戲之。必致下流。現今

通藝錄

論學外篇第五
無廢學一

惟文樹五

數家。目所親見。耳所共聞。危乎危乎。可不畏哉。可不懼
哉。若能居肆成事。務於此者。必絕於彼。勢不兩立。凡事
皆然。豈君子之於學也。而不然乎。務在日內。收拾進館。
家中之事。終年難了。必要摒擋乾淨。乃後用功。則終身
無用功之期矣。與尊公友誼至重。不得嘿而不言。不覺
言重詞複。而忘其己之迂也。

通藝錄

論學外篇第六
無廢學二

惟文樹六

得女婿衛篁署任金華別駕書覆之

歲內連得三書。備悉一切。書中保民如保赤一語。真儒者氣象。守此一語以作官。坦然由之。終身可行。四通六闢。頭頭是道。然後知彼趨捷徑者。皆自窘其步者也。藩台相待之意。令人感激。然要知在人者。總不足恃。我自有其可恃者。不憂上官不注意我也。開歲得札。知署金華別駕。未即到任。而又奉委往屬縣提取錢糧。作官人。東西南北無定在。固其所耳。所云撫軍之好體恤備至。恐是求之他省。未易數觀者。承乏其下。何其幸也。勤儉二字。以之正己。率屬。於今時作官人。尤萬金良藥。不啻通藝錄也。閱今歲所與我書。字畫更覺光潤。知目疾愈已過半。喜甚喜甚。又閱至末後一段云。人言金華通判甚好。看來除應得數百金外。他事所謂好者。擅受民辭耳。此真是見得到。說得出。我常言天下官無好缺。所謂好者。地方富足。百姓又淳良。耐得人咀嚙。故好也。所謂不好者。地瘠民貧。百姓又強梁。雖使饕餮居之。亦無所施其技。賢之所見。與此正同。然則不好者。乃真不好。而其好者。轉非真好。此日人之藏怒畜怨。由於好也。將來我之身敗名裂。由於好也。子孫藉祖父之好。致不知稼穡艱難。因之驕奢淫佚。用如泥沙。迨至勢去財盡。而習慣性成。

通藝錄

論學外篇第七
覆衛篁

惟又書七

蕩不知檢。必然無所不為。豈非大不好者。即基於其所好乎。吾故曰天下官無好缺者。試放眼觀之。真令人有負之芒刺者矣。因賢書中有所謂好者。擅受民辭之語。請推廣言之。以終其說。喜賢之見地超卓。而所以望賢者。益因之加厚且奢矣。通藝錄年來增刻約二百餘葉。今付釘十部。並做套交尊公處寄出。二月十二日。讓堂七十二安燈下書。

通藝錄

論學外篇第八
覆衛篁二

惟又書八

菊花和詩序

天地生生之機。晝夜相代而未嘗息也。徵之花草猶信。曩客豐潤。地臨海。寒氣先至。而荔草茁其芽。於立冬時見之。年來居靈山。山多芸草。秋花尤盛。月月驗之。今小雪矣。其芽茁地猶未已也。月令仲冬之月。芸始生。荔挺出。言微陽初動而生意已萌。以余觀之。雖純陰之月生。意固未息也。菊之花於杪秋而盛於初冬。其尤著者也。濂溪先生以隱逸當之。謂淵明獨愛此。而在潯陽三隱中。然淵明非隱者流也。周續之世號通隱。豈淵明比耶。且觀其詩。飲酒掇英。皆有托而然。即九日閑居云。斯人

通藝錄

論學外篇卅九
菊花一

樂久生亦曰舉俗愛其名耳。豈淵明沾沾然以長生久視為樂耶。桃花源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則淵明坐菊花叢中採之盈把者。或所見又別矣。受嘉慕淵明之為人。而興仰止之思。菊花開時。建瓶傳益羅列滿堂。於是賦詩召客。序天倫之樂。盡友朋之歡。而余於此。獨有見於天地生生之機之未嘗或息也。依受嘉元韻。和詩四章。以殿於羣公諸什之後。讓堂老人時年七十。其詩曰。

老我難言歲晏華。投閑策杖到君家。圖書觸手資吟嘯。放眼同看益壽花。

惟文野

秋容喜見晚霞丹。柏紫楓紅擅一壇。採去東籬新帶露。風當十月未曾寒。

人到閑來地自幽。寒花無意着深秋。三三兩兩論詩後。桃杏能令一見不。

枚叟鄰生客滿堂。聯吟也比莫春狂。將毋同撰休言異。陶令曾來座自香。

通藝錄

論學外篇五十
菊花二

惟又五十

講學述

吾聞之夫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顧未知夫子所講何學也。然不難知也。觀夫子之所不語。與夫子之所罕言。則夫子之所語與所言者。從可知矣。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夫夫子曷嘗不言仁哉。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又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顏淵問仁。教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弓問仁。教之以己不欲而勿施人。言仁而不涉於怪神。吾未見夫子嘿爾而息也。夫子曷嘗不言命哉。畏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居易以俟命。得之不得。則曰有命。蓋先難後得。而無覬覦僥倖之心。夫子未嘗言無命也。然夫子大聖人也。五十而後知天命焉。知命蓋若是之難也。難知故難言。言其所難言。何異於語怪神也。子罕言命。子之不語怪神也。今之言命與仁者。吾惑焉。均之治性之學也。而視吾夫子之所語者。加妙焉。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寢尋不已。道其道而事其事。曰吾學仙以治其性也。其言命與仁也。元機也。曰吾學佛以治其性也。其言命與仁也。禪定也。吾非謂世無仙也。無佛也。信有之矣。然未有語元而不語怪神。語禪而不語怪神也者。而無如怪神為吾夫

惟又五二

子之所不語也。夫夫子曷為其不語怪神也。怪神不可見。不可聞。不可以常理測。混兮沌兮。而不可端倪。恍兮惚兮。而不可心稽。吾夫子實事求是。實事之前。非無所自來。聽名希而視名夷。吾為乎測之。實事之後。亦必有

所歸。不住聲亦不住色。吾為乎測之。故凡不可測者。怪神也。仙佛二氏之所語。而吾夫子之所不語者也。今世言仙佛者。比比然。亦時時見有靈異。然非吾夫子講學法。吾不憑也。難之者曰。苟無靈異。孰肯憑之。有靈異矣。烏在其不可憑耶。余曰。靈異者。言前知也。其能使我前知者。果諄諄然命之乎。曰否。隱語也。天道幽遠。鬼神茫昧。烏可質言。即質言之。亦以質言為隱語。及當其時。而靈異自見。則曰是不啻其諄諄然命之矣。然則所謂靈異者。主於不令人前知。而使人推測而知。夫推測而知。知不知。未定之辭也。故不見靈異。止於不前知耳。見靈異。豈惟不前知。而疑然作矣。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子曷嘗不言前知哉。言前知而不涉怪神。夫子未嘗言不可前知也。嘗試論之。人之生也。頂頤肩臍。直排順下。不陵節而施之。此常然無足怪者。假使厥初生民。賦形支離。頤隱於臍。肩高

惟又五二

於頂。普天之下。莫不皆然。習實生常。則亦相視莫逆。帖然安之矣。一旦忽有人焉。如今人之直躬而行者。鮮不驚。而至於惑也。何也。目所未嘗見。耳所未嘗聞。反乎其常。而令人不可測。日非怪也。而蜀犬未之見。故吠之。吠所怪也。毛嬙麗姬。魚爲之潛。逝鳥爲之高翔。講學而語禪語元。亦若是則已矣。是故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豈不以事人之道。可見可聞。人所共知。尙猶畔之。而未能行。而遽及於事鬼神哉。樊遲問。知子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非謂無鬼神也。有則吾敬之而已矣。神格難度。烏在其必近之哉。此夫子不語怪

通藝錄

論學外篇五

神。見於講學者。章章矣。若吾夫子之教人。嘗竊聞之矣。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何謂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何謂行。吾日與斯人之徒。同羣者。舍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而誰與哉。有物有則。終身行之而已矣。何謂忠信。凡吾之所以學文與所以行。已反身而誠焉耳。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夫子講學之可知者如是。他日夫子嘗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顏淵稱夫子循循誘人。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夫禮者。天秩天叙。人體之以爲終身之行。夫子四教之行。卽約禮之說也。而又步趨於前言往行。

惟五三

而貫之以忠信焉。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其斯之謂與。昔余司教嘉定。大書博文約禮四字。扁之明倫堂中。私心以謂學官之堂。所當懸之以示人者。惟此四字耳。若夫鳶飛魚躍。察乎上下。蒼龜四體。見動如神。求之於不見不聞。極之於無聲無臭。雖以瑤田之愚。容或旦暮遇之。然資之以驗化機。以恐懼修省。默而識之耳。吾夫子與二三子講學。如論語云。實事求是。鮮及於此。此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烏可得而聞之也哉。吾道一以貫之。夫子必呼參而語之。故唯者曾子一人耳。門人則皆不曉所謂也。如夫子不以忠恕語門人。而以一貫

通藝錄

論學外篇五四

語門人。是猶之夫子以怪神語門人也。夫子嘗自言其誨人無隱矣。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夫子之行。其所求於子臣弟友者。兢兢焉以事君。父兄。施朋友。未能是懼而已矣。夫子之爲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而已矣。夫子嘗欲無言。而以天何言示子貢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亦謂其化育之跡。彰明較著。亘千百年無隱焉而已矣。夫天莫高遠若也。自夫子言之。一童子知之耳。故雖言天。亦聽於民不聽於神之旨。尙何靈異之足多哉。

惟又五四

顏子不改其樂述

顏子不改其樂。樂有其處乎。曰有。必尋之而後得乎。曰否。我固有之。焉攸尋。孟子曰。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假使於人倫中。如父不慈。子不孝。愧忤之無地。樂於何有。故曰。實事求是而能行之。此為其樂。築固靈株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之樂。即不改其樂之樂。單瓢陋巷之處。即盡孝垂慈之處。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是君子之不去仁也。其為不愧不忤。何如耶。微有一念要去。非道之貧賤。則愧忤填胸。此可自喻者也。在陳絕糧。從者皆病。子曰。君子固窮。當是時。俯仰泰然。此即素位而行。此即我之實事。有是無非者也。孔子樂在其中。徵諸此矣。焉所用其尋耶。林氏解。君子三樂。以為所以自致者。惟不愧不忤而已。孔顏樂處。腳踏實地。可一口道破。徹上徹下。不必求之無聲無臭。如釋氏拈椎豎拂。不落言詮。乃為妙諦也。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未嘗非曾子曰。唯之意。儒釋雖分。人之利鈍。何嘗有異。故苟說得神奇。益增後人闡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經說破。立地通徹。門人所以不能即曉者。由其不能實事求是而行之。故有利鈍之殊耳。曾子忠恕而已四字。將夫子無隱之義。懸之眾間。使學者無不見見聞聞也。人惟

通藝錄

論學外篇五五

雙五五

在實事上求其是而一一行之。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

恐有聞與夫子教子貢終身行之以恕。行之行之而自強不息焉。到曾子一呼。即唯地位。豈竟不能幾及。即至顏子不改其樂之境。亦非絕人攀躋者也。子貢不欲人加諸我。亦欲無加諸人。爾時亦有曾子曰。唯之意。夫子必以非爾所及。警之者。蓋終身行之。終身不以為及者。聖功也。道四未能。不知老至。夫子且然。況其凡乎。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此之謂也。若將一貫與忠恕。截然分開。謂門人只可語以忠恕。萬難令通一貫。說成兩極。是曾子業經說破。門人於一貫之旨。終茫昧然。聖門弟子。其心盡如木石。豈理也哉。後人解說。不下數十萬言。如釋氏六家。問頭到底。不與說破。彼因鈍根人。說破亦無益。非不可說破者也。儒者拾其牙慧。亦遂說成臨濟機鋒。豈非大繆不然者哉。嘗試論之。孔顏之樂。尋即難覓。惟好學為孔顏所獨。故淡造自得。而能存其樂也。奚言乎好學為孔顏所獨。而能存其樂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我之好學。是孔子外。無好學者矣。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子曰。有顏回好學。今也未聞好學者也。是顏子外。其他弟子無好學者矣。孔子樂在疏水曲肱中。顏子之樂。不改於簞瓢陋巷。蓋孔顏好學同。故其樂亦

通藝錄

論學外篇五六

雙五五

同也。馭境是好學中實事。不能馭境。致因境損樂。卽夫子所謂不如我好學之人也。卽夫子所謂未聞好學者也。子路不耻襁袍與立。而愠於絕糧。憂改其樂之微也。或問之曰。如子所言。好學不外實事。求是而能行之而已。可質言之乎。曰。端居自治其身。日與斯人之徒相與。不廢其所有事。居亨常然。處困亦無不然。此皆所謂實事也。事必有義。義有至分。是爲求是。夙興夜寐。坦然由之。不愧不怍。是爲能行。行之不遺餘力。則澹造自得。自非身外之憂。所能改其樂也。若夫外間紛華靡麗之場。可欣可美之事。浸淫久之。不儉損廉適。以蕩其心。而自苦其身耳。樂云乎哉。

通藝錄

論學外篇五七
廣子三



宗法小記

宗法小記

程瑤田著

通藝錄二

宗法表 庶姓述 世次順數說 庶子不祭明宗
 說 庶子不祭表 程五典立後議 宗法述 嘉
 定石氏重修族譜叙 杭州橫塘胡氏族譜叙 江
 西吉贛南鄒氏五修族譜叙 宗法表支庶有行衰
 上及祖遷宗易提要圖 宗法表補義

通藝錄

宗法小記目次

初目

宗法表

宗之道兄道也大夫士之家以兄統弟而以弟事兄之道也別子為祖祖始也為後世子孫之所共尊之以為吾家始於是人也繼別為宗宗主也繼別者一人而為羣弟之所主者也由是繼別者與其羣弟皆各為其子之禰而其子則各有一人為適繼其禰以各為其庶弟之所宗是之謂小宗而諸繼禰之宗其為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猶是繼別之宗也眾小宗各率其弟而宗之世世皆然蓋繼別為宗百世不遷之宗也與天子諸侯之太祖廟及大夫之有太祖廟者若夫諸小宗者自後世而溯之則同父之適兄曰繼

通藝錄

宗法表

禰之宗同祖之適兄曰繼祖之宗同曾祖之適兄曰繼曾祖之宗同高祖之適兄曰繼高祖之宗我之高祖吾父之曾祖則吾父之高祖於我為姓別於上而於是戚單於下矣戚單於下斯不同其小宗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而彼繼別者為收族之大宗則一族之人所同於別子之適兄也尊祖故敬宗宗之者兄之也故曰宗之道兄道也若吾既君之矣則不敢兄之故君有合族之道雖天子有宗廟之禮以序昭穆是故繫姓綴食百世不通其昏姻而族人則不敢以其戚戚君雖諸侯之昆弟皆以君道事之而不得以之為兄而宗之也今夫宗

0冊6版

初一

道先王之所以一天下者也自大夫以下達於庶人而君之昆弟乃猶散無友紀焉可乎哉此公子之宗道所由立也其宗道何也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也此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禮如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親則如其月筭者若無適而宗庶則禮如小宗此所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其無宗亦莫之宗者唯公子一人已耳所以然者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先君不得禰之於今君安得兄之此宗法之通其窮者也此自卑而別於尊之義也此別子之名所由起也是故此三公子者其所謂宗但盡公子之世則宗之至於其子則自各有其所繼之宗而前所立大小宗之子既不得祖諸侯則不得謂之繼祖之宗而羣公子之後人亦不得相率而宗之蓋是三公子者其初本自別於尊矣故至於後世皆得各自為祖而歸於大同之宗法因為宗法表以明之

通藝錄

宗法表

大小宗支本相承世次

別子為祖	繼別為宗	繼別為宗	繼別為宗	繼別為宗	繼別為宗
一 世	二 世	三 世	四 世	五 世	六 世
<small>鄭注云別子謂公子</small>	<small>鄭注云別子之世通也族人尊之謂之大</small>	<small>瑤田案此為別子之</small>	<small>瑤田案此為別子之</small>	<small>瑤田案此為別子之</small>	<small>瑤田案此為別子之</small>
<small>若始來在</small>	<small>此國者後</small>	<small>所自由而</small>	<small>所自由而</small>	<small>所自由而</small>	<small>所自由而</small>
<small>上繼別子</small>	<small>上繼別子</small>	<small>上繼別子</small>	<small>上繼別子</small>	<small>上繼別子</small>	<small>上繼別子</small>

初一

		世以爲祖也瑤田業諸侯之公子自卑而別於尊曰別子	
		宗是宗子其在二世則別子之適子爲庶者	
		之爲吾祖者所自出者其身也而其同父之弟視之亦兼有繼嗣爲小宗之義	
		瑤田又族別子世適相繼不一人皆爲別子之所自出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指此日大宗之子而謂之也若曰此人	
		宗法義三	
		之爲吾曾祖者	
		之爲吾高祖者	
		以爲族人之所共宗者繼此以往世世宗之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	
		六世宗子之弟	
		瑤田業此五世繼別者之庶子而宗六世之繼別者此人所宗者大宗一宗四五	
		五世宗子繼嗣小宗之弟	
		瑤田業此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嗣之適子	
		宗共一人	
		小宗之弟	
		瑤田業此人所宗者二人大宗兼繼祖以上一小宗一人繼嗣小宗一人	

初三

		通藝錄	
		宗法義四	
		四世宗子繼嗣小宗繼祖而上	
		之弟	
		瑤田業此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嗣之適子	
		宗	
		瑤田業此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嗣之適子又爲其祖之適孫	
		小宗之弟	
		瑤田業此人所宗者二人大宗兼繼祖	
		以上二小宗一人繼嗣小宗一人	
		小宗之弟繼嗣小宗	
		瑤田業此繼別者之庶子此人爲其嗣之適子	
		小宗之弟	
		瑤田業此人所宗者三人大宗兼繼祖	

初四

通藝錄

宗法表五

		三世宗子繼嗣小宗繼嗣而上繼嗣而上		
		之弟 瑤田案此 二世繼別 者之庶子 而宗三世 之繼別者		
		瑤田案其 兩為二世 繼別者之 庶子此人 適子		
		宗 瑤田案其 祖為二世 繼別者之 庶子此人 為其禰之 適子又為 其祖之適 孫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 四世繼嗣 小宗不繼 別者之庶		小宗 瑤田案其 曾祖為二 世繼別者 之庶子此 人為其禰 之適子其 祖之適孫 又為其曾		以上二小 宗一人繼 嗣小宗一 人繼祖小 宗一人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 兩為四世 繼嗣小宗 不繼別者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 人所宗者 二人大宗 兼繼高祖 之小宗一 人繼嗣小 宗兼繼祖 繼會祖者 一人		祖之適會 孫

29612

初五

通藝錄

宗法表六

		子而宗其 同父之繼 祖者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 三世宗子		
		繼嗣小宗 瑤田案其 兩為三世		
		宗 瑤田案其 祖為三世 宗子之弟 之庶子此 人為其禰 之適子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 人所宗者 三人大宗 兼繼高祖 之小宗一 人繼嗣小 宗兼繼祖 繼會祖者 一人		小宗之弟 瑤田案其 祖為三世 宗子之弟 之庶子此 人為其禰 之適子又 為其祖之 適孫		之庶子此 人為其禰 之適子

初六

			通藝錄	
			宗法表七	
<p>二世宗子繼禰小宗 之弟</p> <p>鄭注云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弟尊之謂宗</p> <p>瑤田案此別子之庶子而宗繼別之宗子者</p>				
<p>繼禰而上 繼祖之小</p> <p>瑤田案其祖為別子庶子此人之為其禰之適子又為其祖之適孫又為其曾祖之適父之弟同昆弟亦皆</p>				
<p>繼禰而上 繼曾祖之</p> <p>瑤田案其會祖為別子庶子此人之為其禰之適子又為其祖之適孫又為其曾祖之適父之弟同</p>			<p>小宗之弟 繼禰小宗</p> <p>瑤田案此四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子而宗同父之繼禰者</p>	
<p>繼禰而上 繼高祖之</p> <p>瑤田案其高祖為別子庶子此人之為其禰之適子又為其祖之適孫又為其曾祖之適父之弟同</p>			<p>小宗之弟 繼禰小宗</p> <p>瑤田案此人所宗者兼繼高祖之小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p>	
<p>小宗之弟 繼禰而上</p> <p>瑤田案此人所宗者兼繼高祖之小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p>			<p>曾祖小宗一人</p>	

			通藝錄	
			宗法表八	
			<p>凡小宗者皆自有大宗之故雖為其禰之適或其祖之適曾祖高祖之適對大宗而言之亦猶庶也</p>	
			<p>來宗之已又或率其來宗者而往宗大宗也</p>	
			<p>祖則曾祖之昆弟皆</p>	
<p>小宗之弟 繼禰小宗</p> <p>瑤田案此繼禰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庶子</p>			<p>小宗之弟 繼禰小宗</p> <p>瑤田案此繼禰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庶子此人之為其禰之適子</p>	
<p>小宗之弟 繼禰而上</p> <p>瑤田案此人所宗者兼繼高祖之小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p>			<p>小宗之弟 繼禰小宗</p> <p>瑤田案此人所宗者二人大宗一人小宗共一人</p>	
<p>小宗之弟 繼禰而上</p> <p>瑤田案此人所宗者兼繼高祖之小宗一人繼禰小宗一人</p>			<p>於大宗同高祖之小宗昆弟為姓別於上而或單於下矣所謂五世則遷之宗六世親屬窮矣者也</p>	

		通藝錄			
		宗法表九			
				瑤田案此 三世繼嗣 小宗不繼 別者之庶 子而宗其 同父之繼 祖者	
				瑤田案其 兩為三世 繼嗣小宗 不遺別者 之庶子此 人為其嗣 之適子	
		小宗之弟 繼嗣小宗		瑤田案其 祖為三世 繼嗣小宗 不遺別者 之庶子此 人為其嗣 之適子又 為其祖之 道孫	
小宗之弟 繼嗣小宗		瑤田案此 繼嗣小宗 而不繼別 者之弟之 庶子		小宗兼繼 祖者一人 繼會祖小 宗兼繼高 祖者一人	
小宗之弟 繼嗣小宗		瑤田案此 繼嗣小宗 而不繼別 者之弟之 庶子		瑤田案此 人所宗者 一人繼嗣	

		通藝錄			
		宗法表十			
				小宗之弟 繼嗣小宗 繼嗣而上 繼嗣而上	
				瑤田案此 二世繼別 者之弟之 庶子而宗 其繼嗣之 小宗者	
				瑤田案其 兩為二世 繼別者之 弟之庶子 此人為其 嗣之適子 故為同父 弟之所宗 又率其弟 而宗繼祖	
		之小宗者 雖曰適也 不但對大 宗為庶即 對繼祖之 庶也		又為其祖 之適孫	
小宗之弟 繼嗣小宗		瑤田案此 繼嗣小宗 而不繼別 者之弟之 庶子		子祖之適 孫又為其 會祖之適 會孫	
小宗之弟 繼嗣小宗		瑤田案此 繼嗣小宗 而不繼別 者之弟之 庶子		小宗 瑤田案其 祖為二世 繼別者之 弟之庶子 此人為其 嗣之適子 其嗣之適	
小宗之弟 繼嗣小宗		瑤田案此 繼嗣小宗 而不繼別 者之弟之 庶子		四人大宗 一人繼嗣 小宗一人 繼嗣小宗 一人繼會 祖小宗兼 繼高祖者 一人	

10册36版

初九

初十

		通藝錄			
		宗法表十一			
		瑤田案此三世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子而宗其同父之繼禰者		小宗之弟	
		瑤田案其繼禰小宗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子此人為繼禰之適子		繼禰小宗繼禰小宗繼禰而上	
		繼禰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庶孫庶孫此人適子為其禰之適子		小宗之弟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四人一繼禰小宗一人繼禰兼繼曾祖高祖小宗一人		繼禰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孫此人適子為其禰之適子	
初十一		繼禰之小宗		繼禰小宗繼禰而上	
		瑤田案此人所宗者四人一繼禰小宗一人繼禰兼繼曾祖高祖小宗一人		繼禰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孫庶孫此人適子為其禰之適子	

		通藝錄			
		宗法表十二			
		公子宗道三事 鄭注云公子謂先君之子公君昆弟		小宗之弟	
		鄭注云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毋妻無服孔疏云君無適昆弟遺庶兄弟一人為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		繼禰小宗繼禰小宗繼禰而上	
		鄭注云公子雖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瑤田案三公子在後世亦猶別子為祖也其列子當已身時亦為無宗亦莫之宗者		小宗之弟	
初十二		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小宗而無大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		繼禰小宗繼禰小宗繼禰而上	
		鄭注云公子雖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瑤田案三公子在後世亦猶別子為祖也其列子當已身時亦為無宗亦莫之宗者		繼禰小宗而不繼別者之弟之庶孫庶孫此人適子為其禰之適子	

三月章丈夫婦人為宗
子宗子之母妻蓋言族
人絕屬者為宗子之服
也而喪服記宗子為
禫章云親則月算知邦
人鄭注云親謂在五屬
之內月數如邦人者與
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
服之齊衰期有大功之
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
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
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
服之齊衰五月有總麻
以小功衰五月有總麻
之親者成人與絕屬者
同然則絕屬為之齊衰
而在五屬中者雖各有
月數亦必加隆焉為之
齊衰也據喪服公之庶
昆弟為昆弟大功此其

通藝錄

本服之月數今加隆而
為之齊衰是之謂如大
宗也若其如小宗者則
為之服大功九月之本
服也

宗法表十三

庶姓述

庶姓者小宗之法所由立者也孫以祖之字為姓故同
祖昆弟謂之同姓是故自曾祖與族曾祖等而下之旁
及於族昆弟皆與我同姓於高祖者也其宗子所謂繼
高祖之宗也自祖父與從祖祖父等而下之旁及於從
祖昆弟皆與我同姓於曾祖者也其宗子所謂繼曾祖
之宗也自父與世父叔父等而下之旁及於從父昆弟
皆與我同姓於祖父者也其宗子所謂繼祖之宗也若
夫繼禰之宗合昆弟之伯仲叔季而同出於我之父者
也見於詩者別之曰同父以宗法推之同父猶之同姓

通藝錄

庶姓述

也同姓四故小宗有四而與繼高祖之宗所同之姓則
謂之庶姓何以謂之庶姓也其屬謂之族故其姓謂之
庶庶之為言族也同其族親故同其庶姓同其庶姓故
同宗其繼高祖之小宗然則何以有庶姓之別也蓋小
宗止於四而姓不止於四高祖而上則高祖之父也自
高祖與其昆弟等而下之旁及於族昆弟之外凡同高
祖之父之昆弟皆與我同姓於高祖之父者也然雖同
姓於高祖之父實則各自同其庶姓於其高祖而別其
庶姓於我之高祖於是各自為其繼高祖之宗而與我
不同其小宗小宗之不同由庶姓之別也此所謂庶姓

0 4 6 2

初十三

初十四

別於上也。戚單於下，戚親也。單獨也。亦別也。姓別於上，其下各自爲宗，則各成其族而屬於是。別於是，獨親其所屬矣。此所謂戚單於下者，也是故四世而總服之窮也。窮於我之曾孫矣。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殺於我之元孫矣。六世而親屬竭，竭於我之元孫之子矣。自元孫呼我曰高祖，自元孫之子呼我曰高祖之父，而我之子乃爲其高祖我之子。有二人，則二人之元孫各自同其庶姓於其高祖，而二人者一爲其高祖，則一爲其族高祖。而於是別其庶姓於其族高祖，而二人之元孫於是獨親其所親此之謂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也。

通藝錄

庶姓述二

前半諸我字對昆弟言，各自同其別，其及各自爲其。諸其字指同高祖之父之昆弟言，後半諸我字對孫言，諸其字指元孫之子言。前半述上治旁治之義，後半述下治之義，兼言之庶姓之義，乃備。

初十五

世次順數說

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言曾祖至於曾孫四世而爲之服，總於是服窮於曾孫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言高祖至於元孫五世同庶姓而將別於上也。於是殺其服，但爲之袒免而已。六世而親屬竭，言高祖之父至於元孫之子六世祖孫皆出五屬而親屬之名於是乎竭。皆順而數之，之文也。鄭氏注：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於經義未得其審，後之人亦不深察其指因之等而上之，以爲世次呼曾祖爲四世祖，呼高祖爲五世祖，其又上之，則曰六世祖，七世祖，意蓋謂順而下之，但可言四

通藝錄

世次一

世之孫五世之孫而不知等而上之，以倒次其祖者，之大繆不然也。夫世之爲言代也，聞子代父矣，未聞父代子。又三十年爲一世，則六十年爲二世，而顧可曰百年爲一世，七十年爲二世乎？經傳之數世多矣。詩曰：百世左傳曰：五世其昌，八世之後，子張問：十世子曰百。世可知。又言禮樂征伐之出於諸侯，以下有十世五世三世之失，又言祿去公室者五世，政逮大夫者四世，無有不順以數之者也。其有向上稱者，若詩言在夏后之世，孟子言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蓋指世之在吾先者，然皆不得以一二三四次第之，以次第之義若伯仲叔

初十六

季之不可以倒行也今之為碑版文者悉以韓歐諸家
文為例見今人家族譜稱始祖為一世祖遞之曰二世
祖三世祖者則斥之以為不符經說吾昔嘗不然之謂
可上數之亦可下數之乃由今以觀則固不可以上數
之矣淮南子道應訓言武王伐紂後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和朝三十四世不奪皆
世不奪記論訓言武王克殷欲築宮五行之山周公不可所以三十六
氏注檀弓嘗引易說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
世王自繼世之君目之則曰六世王自後世子孫目之
則曰六世祖其義一也

通藝錄

世次二

庶子不祭明宗說

大傳言庶子不祭不為長子三年遂牽連而詳說宗法
喪服小記則先言宗法而後及於庶子之不祭與不以
三年服長子與不祭殤與無後者合二經觀之所以明
宗子為宗廟主傳重以繼祖禰一廟無二祭主之義也
宗子者庶子之所宗者也庶子者別於宗子者也苟無
庶子以宗之則何有於宗子之名哉故欲明其宗之為
祭主以庶子之不祭明之欲明其宗之繼祖禰以庶子
之不繼祖禰明之宗子者何小宗四曰繼禰之宗曰繼
祖之宗曰繼曾祖之宗曰繼高祖之宗大宗一則繼別
子之宗也有繼別子之宗以祭別子則凡不繼別之小
宗皆別子之庶不祭別子者也有繼高祖之宗以祭高
祖則凡繼曾繼祖繼禰之宗而不繼高祖者皆高祖之
庶不祭高祖者也有繼曾祖之宗以祭曾祖則凡繼祖
繼禰之宗而不繼曾祖者皆曾祖之庶不祭曾祖者也
有繼祖之宗以祭祖則凡繼禰之宗而不繼祖者皆祖
之庶不祭祖者也有繼禰之宗以祭禰則其昆弟皆禰
之庶而不祭禰者也鄭氏所謂凡正體乎上者謂下正
猶為庶是也故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明其宗也者明
其不繼祖與禰也不繼祖與禰故不為長子三年明非

通藝錄

庶子不祭明宗一

宗也宗則將傳重故不祭則不爲長子三年爲長子三年者以長子又將以傳重也重者宗子主祭之謂也不祭則無重可傳長子不傳重於庶子之父者庶子不祭之謂也殤與無後者祔食於祖庶子已先不祭其所祔食之祖又安從而祭祔食者哉故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亦所以明其宗也宗明故宗廟嚴而尊祖尊祖故敬宗故曰敬宗尊祖之義也是故宗子庶子皆爲適士於禮皆得立祖禰廟而主祭者唯宗子雖庶子爲下正得自祭禰而不得祭祖故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宗子庶子皆爲下士於禮皆得立禰廟而主祭者唯宗子庶人祭於寢主祭者亦唯宗子故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是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士祭特牲大夫祭則少牢庶子供牲而宗子主其祭雖宗子有罪居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辭猶稱宗子故庶子無爵而宗子在他國其祭之也必宗子死然後告於墓而祭於家猶稱名而不稱孝也由是言之一廟無二祭主故庶子斷乎不祭而宗之義明矣故大宗收族以統於上羣小宗別其庶姓以分統於下旁治昆弟家家而脩之族族而理之周公之所以造周者用是道也

通藝錄

庶子不祭明宗一

初十九

庶子不祭表

余論宗子爲祭主言庶子不祭詳矣然有爵必立廟祭有當用之牲雖庶子不異焉而必宗子主其祭庶子無祭之者且廟有祖禰之異宗有大小之別宗子又有本有廟本無廟之不同其事有數端如宗庶同爵義見於鄭氏喪服小記注宗庶不同爵義見於曾子問篇孔子之言宗庶不同爵而庶子所得祭者宗子家無廟則寄立廟於宗子之家記注並未見其義崔氏推求爲之說見孔氏疏中又曾子問篇言宗子攝大夫其辭曰宗兄宗弟宗子鄭氏注昭穆異者曰宗子然則宗子主庶子

通藝錄

庶子不祭表一

之祭及庶子所寄立廟必有昭穆異者如宗子穆而庶子昭則庶子之曾祖乃宗子之高祖余竊補其義而都爲之表云

宗庶同爵

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鄭注云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瑤田案此注言繼祖之宗與其昆弟及與其從父昆弟俱爲適士者也鄭注又云凡正體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瑤田案此注言繼祖之宗與其從父昆弟之繼禰者俱爲適士也小記又曰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鄭注云

初二十

謂宗子庶子俱為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瑤田案王制云庶人祭於寢祭法云庶士庶人無廟瑤田又案宗子庶子俱為大夫亦當然祭曾祖者則繼曾祖之宗也

祖 宗子為適士 是為繼祖之宗有祖禰二廟主祭

庶子為適士 此宗子之弟祖禰二廟與宗子共不祭

庶子為適士 此宗子從父昆弟是下正有禰廟主祭而為祖庶者祖廟與繼祖之宗子共不祭

庶子為適士 此宗子從父庶昆弟亦為祖庶者禰廟與下正共祖廟與宗子共不祭

禰 宗子為下士 是為繼禰之宗有禰廟主祭

庶子為下士 此宗子之弟禰廟與宗子共不祭

寢 宗子為庶士庶人 薦於寢

庶子為庶士庶人 不薦

曾祖 宗子為大夫 是為繼曾祖之宗有曾祖祖禰三廟主祭

庶子為大夫 此宗子之弟三廟與宗子共不祭

庶子為大夫 此宗子從父昆弟是下正有禰廟主祭而為祖與曾祖之庶者祖與曾祖廟與宗子共不祭

庶子為大夫 此宗子從父庶昆弟亦為祖與曾祖之庶者禰廟與下正共祖與曾祖廟與宗子共不祭

初廿一

0 1 6 1 2

祖 庶子為大夫 此宗子從祖昆弟是下正有祖禰二廟主祭而為曾祖之庶者曾祖廟與宗子共不祭

庶子為大夫 此宗子從祖庶昆弟亦為曾祖之庶者祖禰二廟與下正共曾祖廟與宗子共不祭

不祭

瑤田案王制大夫三廟有六祖廟祭法大夫三廟祖考不在廟數祖考者大祖也鄭氏注大夫有有祖考無祖考之別大夫祖考謂別子有祖考者鬼其百世無祖考者鬼其顯考而已祭法云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是易世則遷其顯考而鬼之而祖考在壇祭永不遷也其所遷者雖無主蓋以幣主其神世世鬼之薦而不祭若諸侯之鬼在祧者然諸侯謂始祖廟為祧但不祫耳是即鄭氏所謂大夫有祖考者鬼其百世也其無祖考者則壇祭止於顯考及易世遷顯考而鬼之後鬼來遷則前鬼乃止故曰鬼其顯考而已當其鬼時乃前世大夫之顯考鬼之則無考號天子諸侯之顯考易世時則壇祭亦無考號蓋易世考號止於顯考故鄭氏仍前世之號以號之道士無顯考鄭亦云鬼其顯考者象大夫以上之號以號之然則鄭意周制大夫無論有祖考與無祖考皆不立大祖廟與王制異故其答趙商之問以王制為雜夏殷禮不合周制也趙商問中有引祭法注云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九字今祭法

通藝錄 庶子不祭表三

初廿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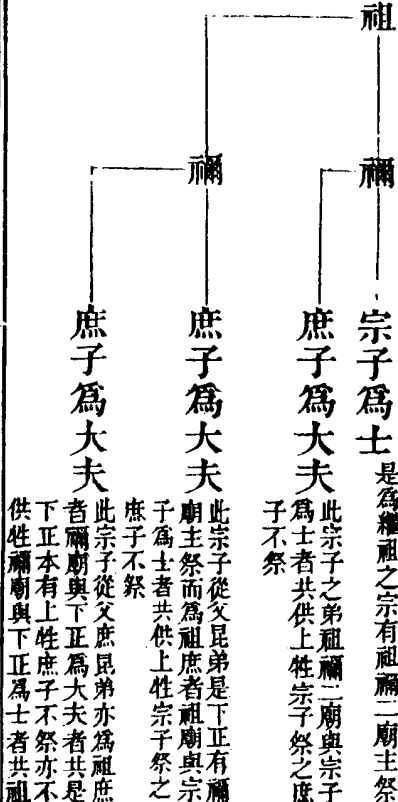
注所無可知今注為鄭氏定本與原注又別原注尚參王制說也

宗庶不同爵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瑤田案祭祖禰於繼祖之宗子家或已為下正而實祖庶則禰廟自主祭而祭祖於宗子家或繼祖繼禰為二宗則祭於二宗之家又案是祭也即為宗子四時之常祭不必又供士牲宗子復自祭之蓋主祭者士而用大夫之牲所以貴祿又所以重宗是一廟止一祭主而常祭亦無二祭祝必稱為介子者以士無是牲不明白之是僭也如此則庶子不祭以明其宗其義微矣

通藝錄

庶子不祭表四



初廿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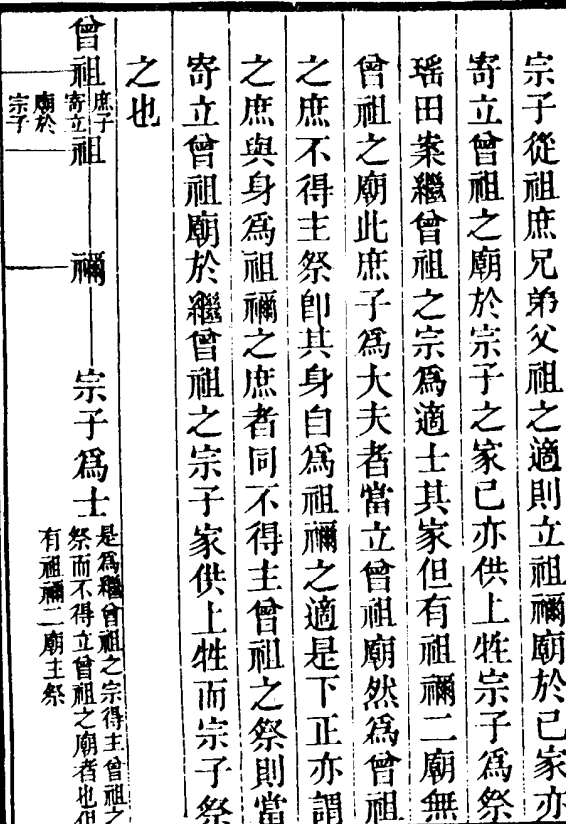
廟與宗子為士者共供上牲於下正及宗子之家下正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宗庶不同爵寄立曾祖廟

曾子問篇孔氏疏云大宗子為士得有祖禰二廟庶子是宗子親弟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大夫得祭曾祖廟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為祭也若已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案宗子為士家有祖禰二廟此言寄立禰也庶子不祭表五

通藝錄

庶子不祭表五



初廿四

庶子為大夫

此宗子之弟祖廟二廟與宗子為士者共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又寄立會祖廟於宗子家亦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庶子為大夫

此宗子從父昆弟是下正有祖廟主祭而為祖庶又即會祖之庶者祖廟與宗子為士者共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又寄立會祖廟於宗子家亦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庶子為大夫

此宗子從父庶昆弟亦為祖庶又即會祖之庶者如下正為大夫則祭禴供牲寄廟皆下正為之已為庶子不祭矣若禴廟與下正為士者共祖廟與宗子為

庶子不祭表六

祖

禴

庶子為大夫

此宗子從祖昆弟是下正有祖廟二廟主祭而為會祖之庶者乃寄立會祖廟於宗子為士者之家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庶子為大夫

此宗子從祖庶昆弟亦為會祖之庶者如下正為大夫則已為庶子不祭矣若祖禴之廟與下正之為士者共供上牲下正祭之庶子不祭又寄立會祖廟於宗子為士者之家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宗庶異昭穆者

瑤田案條目與前畧同不具列載寄廟供牲發其凡而已

而已

庶子之曾祖
寄立廟於宗子家

庶子之祖寄
立廟於宗子家

宗子祖
即庶子之禴

宗子禴

宗子為士
有祖廟二廟主祭

庶子為大夫

宗子之祖為庶子之禴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宗子之曾祖為庶子之祖宗子之祖為庶子之曾祖宗子家無廟寄立二廟於宗子家供上牲宗子祭之庶子不祭

庶子不祭表七

0 升 6 1/2

初廿五

初廿六

程五典立後議

程五典生二子。長曰欽乾。次曰錫乾。欽乾者繼禰之宗也。無子。錫乾有子二人。曰正洗。正溱。遂以正洗繼之。以上承五典之祀。而為繼祖之宗矣。正洗又無子。正溱有子五人。曰大本。大業。大格。大極。大槩。正洗絕。則於欽乾為無繼祖之宗。於五典為無繼曾祖之宗。法當以正溱之支子立一人為正洗後。以承欽乾而上承五典。則正洗有子。欽乾有孫。五典有曾孫。此所謂宗法萬世不易之道也。今正洗以王吉慶之子竈兒。更名錦祥。認為己子。雖經歙縣令平定張公堂斷。不得入祠承祀。聽其以

通藝錄

程五典立後議

義子從姓。然法當立正溱支子為後。而正洗甘認錦祥。不肯繼正溱之子。滅欽乾之後。即所以滅五典之後。正溱為五典之庶孫。忍令其祖無繼曾祖之宗。而不為之立後乎。當告之於官。立其支子一人以承五典之祀。而錦祥雖經官斷為義子。於律不得聽其從姓。按律云。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杖六十。其子歸宗。錦祥應用此律。又律云。其遺棄小兒。三歲以下收養者。雖異姓。聽其從姓。但不得因無子遂立為嗣。錦祥為王吉慶之子。非遺棄者比。又吉慶死。錦祥已五歲。非三歲以下者比。不得假此律以聽其從姓。乾隆庚寅七月朔日議

初廿七

庶子不為長子三年述

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以父庶為斷也。大傳喪服小記皆曰。繼禰者為小宗。小宗宗子也。非庶子也。我為小宗。乃禰之正體。長子與我為一體。是正體於上。將來即為繼祖之宗。是又乃將以傳重也。承傳重言。而曰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者。謂長子不繼祖也。反傳重之言。猶云不傳重耳。此喪服傳文義較然者也。大傳則承庶子不祭言。而曰不繼祖者。謂庶子不繼祖也。不繼祖之云。所包者廣。兼大小宗言之。故下文即徧陳宗法。見庶子既非大宗。亦非小宗。故不祭亦不為長子。三年也不繼

通藝錄

庶子不為

祖固有繼禰者。不繼禰則必無繼祖者。故言不繼祖。既得包大小宗。轉亦得包不繼禰。而小記必兼言之。而曰不繼祖。與禰者。恐人疑不繼祖之云。或容有繼禰者。故增禰字以破之也。鄭氏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此對上正為宗子言之。宗子而外皆庶子。故不得祭於上。正所主祭之廟。若在下。正廟中則於上。正無與也。為此廟中所統之宗子。則主此廟之祭。其長子為此宗子之子。將傳重者。傳此主祭之重。而安得不為之三。年乎。言各有當事。非一端。如必以繼禰而不繼祖者。泛而稱之曰庶子。則繼禰者為小宗。一語為有宗之名。而

初廿七

無宗之實既立之爲小宗而猶稱之曰庶子又爲有宗之實而無宗之名名實二者舉無所據先王制禮不如是也人道親親自小宗始小宗有四自繼禰之宗始親親之殺則繼禰者爲隆由是而繼祖而繼曾祖而繼高祖則其所漸殺焉者也故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故曰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隆殺之義輕重之名所隆所重恒主於禰然則庶子不爲長子三年者信乎其爲不繼禰也其曰不繼祖者則屬文之法肄業及之其義自見亦求乎其言之當而已矣

通藝錄

庶子不爲一

宗法述

余著宗法表以明大小宗之法詳矣或者謂宗法通於天子諸侯書言中宗高宗則天子稱宗之事詩言君之宗之則諸侯稱宗之事余曰天子諸侯之稱宗非宗法之謂也宗法載大傳及喪服小記列其節目明其指歸有大宗小宗之名有遷與不遷之別又爲之通宗道之窮究立宗之始此所謂宗法也宗法者大夫士別於天子諸侯者也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矣使無宗法則支分派衍無所統諸侯將無以治其國天子將無以治其天下故宗法者爲大夫士立之以上承夫

通藝錄

宗法述一

天子諸侯而治其家者也若夫太戊之稱中宗傳以爲殷家中世尊其德也武丁之稱高宗傳以爲德高可尊也皆與宗法無與至於公劉之詩雖毛氏傳以謂爲之大宗而鄭箋則曰羣臣尊之所以易傳者以國君尊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不當有大小宗之名也故毛氏於板之詩亦曰王者天下之大宗而鄭箋亦易之以爲大宗王同姓之適子同姓之適子所謂繼別爲宗者也子爲大夫亦別子也若天子諸侯則固絕其宗名矣惟宗子維城鄭氏以爲王之適子蓋宗者主也卽震之象傳所謂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春秋傳里克所謂太子奉冢祀社稷

初廿八

初廿九

之棗盛而士為以為修德以固宗子者也。皆非宗法之謂。祭法有虞氏宗堯夏后氏宗禹殷人宗湯周人宗武王此祭上帝於明堂尊之以配食。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全補之明堂考言宗祀之名助于六宗而考夏後尚書說六宗上下四方之神蓋宗之言尊也。凡有所尊皆可曰宗。孟子稱滕之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謂兄弟之國尊之。豈得以宗法例之哉。

嘉定石氏重修族譜叙

族譜之作與宗法相為表裏者也。古者立宗有大宗以率羣小宗。羣小宗各率其羣弟。相勉以孝弟而通其有無。故子夏傳曰。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蓋宗法若是其善也。立宗之法有三。本國公子也。他國公子之來仕也。庶姓初起而仕焉者也。如是則大夫士家無不立宗。一國如是。推之天下皆然。宗法行於天下。以之治國而國有倫。以之繫民而民不散。有不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乎。三代以下。鑑於封建之弊。而卿大夫亦不能世守其家。有一二世而覆其宗者。其及身而亡者。亦數數有焉。貴者既然矣。而富者復何常之有。能昌其宗以統其族人乎。此宗法之不行。亦其勢然也。今之鉅姓強宗。未嘗不羣萃州處焉。惜乎人萃而情渙也。蓋宗法之不行也久矣。夫豈遂無所以聯其情者乎。族譜之作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使散無友紀不能立宗法以統之者。而皆筆之於書。然後一披冊焉。不啻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羣居和壹於一堂之上也。夫所謂大宗收族者。蓋同姓從宗合族屬。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今乃序其昭穆。合而載之族譜中。吾故曰族譜之作。與宗法相為表裏者也。

石氏之居於嘉定也。始菊山公。明正嘉間。自吳來遷。國初康熙朝。五世孫鎰。以子姓且數百人。久而親屬既竭。姓別戚單。皆將塗人視之。於是纂成族譜。自菊山公而下。宗分三支。異世經之。同世緯之。旁行邪上。簡而不漏。畧而彌該。所紀者。名字而外。娶妻生子而已。不及行實。懼詳畧之弗當。而傳聞之或未審也。余觀其譜。心竊善之。由鎰譜至於今。百有二十餘年。鎰之族孫維寶。菊山公之九世孫也。念鎰至是又五世矣。雖世之相去。與鎰視始遷時等。而族益大。子姓益繁。排次之力。畧當倍之。及今不修。後將難任。謀之同族。僉以爲然。於是三支

通藝錄

石氏譜叙一

後人如小宗之法。各詳疏其祖禰之名號配嗣。以歸於維寶。而與宗人之能者。哀輯撰次。經之緯之。畧如鎰譜。足成兩卷。持以問叙於余。余按石氏姬姓。周之時。衛有石碯。稱純臣。其在他國者。時時見於春秋傳。漢孝景朝。石奮以九卿爲諸侯相。子四人。官皆至二千石。號萬石君。石洪。唐處士也。韓昌黎亟稱之。石之爲著姓也。由周而來。勲閥頗見於史冊。獨行隱德不乏人。而嘉定石氏。自吳來遷。譜之自遷祖始。其居吳者弗及焉。蓋其慎也。嗚呼。吾讀石氏譜。自遷祖以下。沿波討源。因枝振葉。所謂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治下治。旁治之義。見於

此矣。大宗小宗之法。亦庶幾寓於此矣。其猶有視同族爲塗人者乎。其猶有妄托強附。指遙遙華胄如昔人之所譏者乎。嗚呼。可謂善矣。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秋八月朔嘉定教諭歙人程瑤田叙

通藝錄

石氏譜叙三

後人如小宗之法。各詳疏其祖禰之名號配嗣。以歸於維寶。而與宗人之能者。哀輯撰次。經之緯之。畧如鎰譜。足成兩卷。持以問叙於余。余按石氏姬姓。周之時。衛有石碯。稱純臣。其在他國者。時時見於春秋傳。漢孝景朝。石奮以九卿爲諸侯相。子四人。官皆至二千石。號萬石君。石洪。唐處士也。韓昌黎亟稱之。石之爲著姓也。由周而來。勲閥頗見於史冊。獨行隱德不乏人。而嘉定石氏。自吳來遷。譜之自遷祖始。其居吳者弗及焉。蓋其慎也。嗚呼。吾讀石氏譜。自遷祖以下。沿波討源。因枝振葉。所謂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治下治。旁治之義。見於

杭州橫塘胡氏族譜叙

宗法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百世不遷者今之所謂始遷祖或在一鄉或專一村聚族而居之其族人每相與言曰吾家某世某年曰某祖者自某所來居於此記曰別子為祖是也傳至於今凡若干世矣其嫡嫡相承之宗子謂之大宗大宗者尊之統而收族者也至其自某所來而又上之雖水源本本一脈可溯而曠世懸絕莫能及之矣杭州錢塘縣之橫塘胡氏自其祖曰迪者號璞菴由邑之太平里出

通藝錄

橫塘胡氏一

贅橫塘因家焉而為橫塘始遷祖四百餘年子孫繁衍大宗之繫姓綴食小宗之姓別戚單載之於譜固皆有條而不紊矣而至於來自某所者知為太平里而不知太平里之所自出知璞菴之乃祖乃父矣而曾祖以上但相傳有九官人之稱而究之若滅若沒而未知其審至我

初世四

州數十年矣近至橫塘展墓偶得安定胡氏譜於市人求售者披而閱之載橫塘一派來自太平里而太平里之遷祖曰典者則自其始祖質公二十八世為安定先生瑗三十八世乃至於典也典子三錫其弟九錫九官人之稱殆由於此九錫子卿則璞菴祖卿子惟則璞菴父也元元本本居太平里者四代相繼上通乎始祖而後乃今知橫塘之為安定胡而非考川派也如是則四百餘年之若滅若沒者一旦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於天向也食而今也更數典不忘宜吾夫子致意於文獻之不可無徵也六月廿一日歙程瑤田撰時年七十有

通藝錄

橫塘胡氏一

八

初世五

江西吉贛南鄒氏五修族譜叙

今之著族必有譜族譜者古宗法之存於今者也為譜必為表縱之橫之旁行衰上縱列者上治祖禰下治子孫也橫列者旁治昆弟也緣督為經本支百世有條而不紊觀於譜而宗法瞭如指掌矣在禮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其五世則遷者有繼禰之宗有繼祖之宗有繼曾祖之宗有繼高祖之宗皆謂之小宗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俾散無友紀者小宗分而治之故雖支分派衍會歸各有其極而

通藝錄

鄒氏譜叙一

羣居和壹之道於是乎在矣夫然後羣小宗各率其羣從昆弟合而宗於繼別之大宗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收族此之謂也何謂收族別親疏序昭穆繫之姓而弗別綴之食而不殊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今之宗法不行於天下久矣所謂異宮同財有餘歸之宗不足資之宗者環觀今世有能行之者乎無有也然而有族譜在經之緯之所謂同姓從宗合族屬者與古之宗法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則通一無二焉故曰族譜者古宗法之存於今者也鄒氏江右之著姓也按譜唐江陰刺史思道越六世曰鳳者刺史臨川因家宜黃以平淮

南功封安邦侯嗣遷樂安新淦及吉安府之廬陵吉水

永豐其先范陽人後宦汴梁而徙建康數典不忘始自

茲始也而譜之所奉為第一世者則宋秉議大夫為始

遷祖宗法所謂別子為祖者是也由是譜之世世相承

是為繼別之大宗又旁行而衰上一一譜之是為繼禰

之小宗小宗有四由繼禰而易世則繼祖繼曾祖繼高

祖而遞至於祖遷於上宗易於下縱橫觀之宗法於斯

大具矣蓋自秉議公而下奕世相傳於今為烈其間隱

居萬安灌源或由灌源遷金湖遷信豐遷文溪厥後又

遷課堂龍泉社溪月嶺又或由社溪遷沂溪支派繁衍

通藝錄

鄒氏譜叙一

要皆同祖秉議公蓋數百年來雲仍散處幾不可億計而茲譜之修也則始於宋末其大畧也再修於明之洪武年又加詳矣三修於成化二年至於我

朝康熙四十六年則四修焉於今八十餘年古人有五

世不修譜之戒而鄒氏之五修譜也乃於世未遠言未

湮之先兢兢焉謀所以續先緒者蓋八十年之生齒不

為不繁八十年之簪纓不為不盛八十年之人物文章

不為不超羣而軼倫與其後焉無寧先之與其有待焉

無寧及時為之先睹為快也而且畧者詳之闕者補之

草創者潤色之鄒氏之羣萃而州處者無亦觀於茲譜

怵然動水源木本之思。欣然相喻於大宗小宗之列。別親疏序昭穆。尊統上而卑統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不容以已也。鄒君葵圖任吾欵貳尹。與余友善。奉其尊人之命。以問叙於余。余喜其族能尊祖而敬宗。續修其數百年相繼疊修之譜。以收其族於本支繁衍之時。有合於古之宗法。因援筆叙之。如此嘉慶八年歲在癸亥季秋月。

制科徵舉孝廉方正欵程瑤田撰

通藝錄

鄒氏譜叙三

初廿八

宗法表支庶。旁行表上及祖遷宗易提要圖

宗法前表之。明辨哲矣。兼又詳說之。恐閱者以其煩碎未易卒業也。今撮舉大要。圖以明之。蓋大宗縱列。至於禰。為直行。自禰等而上之。為直上支庶。小宗縱列。亦然。每世昆弟橫列。為旁行。其支庶不繼祖與禰者。等而上之。承其祖禰。為表上昆弟之子。無論適庶。視其世叔父。亦為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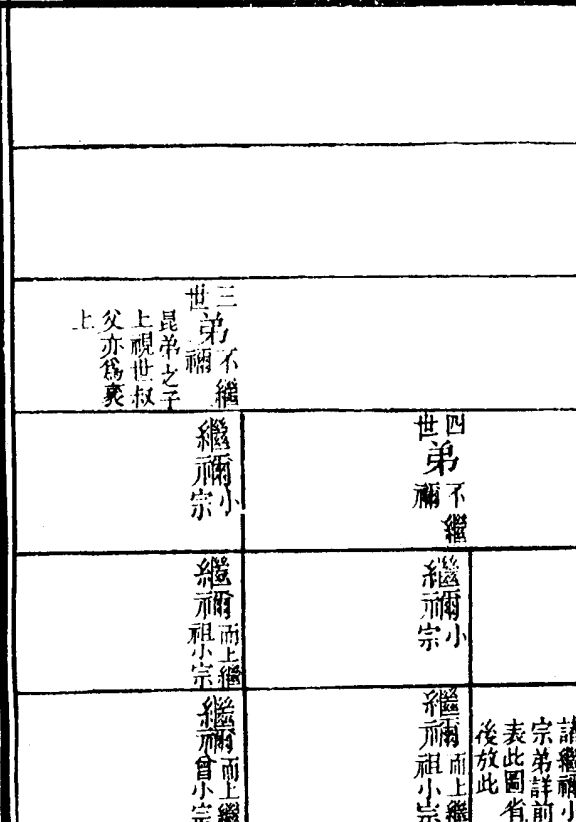
一 別子為祖世繼別宗世繼別宗世繼別宗世繼別宗世繼別宗

五 弟不繼禰宗

六 弟不繼禰宗

通藝錄

宗法圖一



諸繼禰小宗弟詳前表此圖省後放此

初廿九

		通藝錄	
		世二弟不繼 昆弟橫列 為弟行不 為後者上 承其父為 衰上	
		繼嗣小宗	繼嗣小宗
		繼嗣而上繼 祖小宗	繼嗣而上繼 祖小宗
		繼嗣而上繼 曾小宗	繼嗣而上繼 曾小宗
		繼嗣而上繼 高小宗	繼嗣而上繼 高小宗
		宗法圖二	

初四十一

		通藝錄	
		世二弟不繼 前表每世 昆弟只諸 兩房本與 支分出之 義已見而 祖遷宗身 之理亦具 於兩房中 然繼別者 百世不遷 不繼別者 五世則遷 兩相比較 祖遷宗身 不能即日 直尋今增 列三房一 行其繼嗣	
		繼嗣小宗	繼嗣小宗
		繼嗣而上繼 祖小宗	繼嗣而上繼 祖小宗
		繼嗣而上繼 曾小宗	繼嗣而上繼 曾小宗
		繼嗣而上繼 高小宗	繼嗣而上繼 高小宗
		宗法圖三	
<p>祖曾高四 小宗與二 房通一無 二則兩房 庶元孫各 宗其繼高 祖之小宗 而祖遷宗 易姓別成 單之義瞭 如指掌矣</p>			
<p>按此圖以二三兩房分觀之其六世之孫等而上之 各祖其二世之高祖是為祖遷於上六世之庶孫亦 在各房中序而宗之秩然不紊有如此者爾後七世</p>			

初四十二

之孫。又各祖其高祖。其高祖則三世遞遷之祖。其繼高祖之宗。則七世遞易之適孫。世世遷之易之以準無窮也。

宗法表補義

余著宗法表曰。宗之道。兄道也。大夫士之家。以兄統弟。而以弟事兄之道也。其所爲表。義確而言詳。或乃就余獻其疑。余曰。無疑也。世以不杖麻屨章。世父母叔父母一條。言昆弟無分者以明之。其傳曰。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無分。此蓋以父子夫妻之一體。取譬昆弟之一體。以明昆弟之無分也。又曰。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西宮南宮北宮異居。蓋言昆弟無分而有不得不分者。以昆弟各有其子。義當各私其父。若皆同居不分。其何以辟子之私。故昆弟不得不分。東西南北之宮。以異居。萬不能如父子夫妻之一體。必無分也。異居下又曰。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此言昆弟雖異其居。而必當同其財。故衆昆弟之有餘財者。必歸之適昆弟。其不足於財者。則資之適昆弟。夫是故雖異居也。而猶然同財。是昆弟無分之義也。吾謂宗之道。兄道也。是其例也。乃鄭氏注歸宗資宗二宗字。則曰宗者。世父爲小宗。典宗事者。以小宗屬之世父。與上文昆弟無分之旨。大相齟齬。而於吾所謂宗之道。兄道也者。扞格而不通矣。

此之不可不辨也。又世以女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一條。重言以明之。其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据此言女子適人者之小宗。亦以適昆弟爲宗。與我所謂宗之道兄道也。同其條貫。是又例之旁穿交通。無可獻疑者也。或曰。同禰衆昆弟。容有先繼禰之宗而卒者。其子得不以世父爲典宗事者乎。曰。此隨時變義。事所必至。理有固然。不可爲典要。今以立宗之始言之。則昆弟無分。異居同財。此經乃宗法之義例。今人說書不首正義而糾纏變義。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如以變義

通藝錄

宗法表禮義二

言。則四小宗中人多而事錯出。處處請析其疑。不知費幾許辭矣。



儀禮哭服 文足徵記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敘

欽通儒程易疇孝廉方正之通藝錄所論說宗法溝洫古器九穀章木諸篇精確不刊海內深於學術者宗之久矣嘉慶七年夏先生來杭州出所著喪服足徵記七卷見示元按儀禮此篇自子夏爲傳鄭康成氏間以爲失誤後之儒者或疑鄭注之非率皆憑執空論無有顯證終不足以明卜氏之傳意孝廉一以玩索經文爲本辨疑似於豪芒之間聖人制禮精義一旦昭著所以裨益經學啟迪後人非淺鮮也試揭其精者略述之總麻章末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

通藝錄

喪服足徵記

上大功之殤中從下鄭氏以爲傳文注云是婦人爲夫之族著殤服法盛世佐疑之云不專指婦人後人散傳文於經文下此數語無所屬故綴於未然未嘗會全經之文核之也又小功殤服傳問云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鄭注云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郝敬疑之云大功小功謂殤服鄭注固執作解然亦未嘗會全經之文核之也先生則攷成人齊衰見於殤服者十四人竝長中大功下小功成人大功見於殤服者十一人竝長小功中下總麻而成人小功親無中下殤服是以成人之服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

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者以殤服言之則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也因斷長中降一等四語爲經文於是經傳雜陳之中條理一貫而總麻章庶孫之中殤亦無容改中爲下矣不杖期章唯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注云男子爲父不報耳傳唯据女子似失之盛世佐疑之云男子爲父不服期不在報中明矣女子適人與其餘十人服期同疑亦在報中故辨之鄭譏傳失未達斯義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先生則考上經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而不言女子子不報此經言姑姊妹女子子

通藝錄

喪服足徵敘一

無主者惟子不報而不言姑姊妹報因斷其爲互見互省之例又此章經公妾及大夫之妾爲其父母傳云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歟此傳似誤郝敬疑之云謂妾之父母君同凡人妾自爲重服以自遂以君之貴尚不厭妾父母之服所以爲重傳安得誤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先生則考妾爲其子傳云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於是知妾之於父母當以妾之於子例而鄭氏以女君爲例擬不於倫也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以大夫之妾爲

大敘一

建首下二爲字貫之鄭氏謂女子子別起貫下斥傳文爲不辭朱子嘗疑之以爲舊讀正得傳義嗣是依舊讀疑鄭注者甚衆然均未以經文核之而鄭注與舊說尚兩可也先生則考女子在室爲世父母叔父母服期出降旁親當服大功今嫁大夫當降服小功又考定女子嫁者例不降正親必降旁親於是經文章句與傳文不相溷淆矣至於高祖之不制服小功未之可以娶婦從父昆弟之孫不服總麻素食非白食弟之妻稱婦精言善解窮極隱微明聖人制禮賢人傳禮之心於千百年後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何以能之夫玩索經之全文

通藝錄

喪服足徵敘三

以求經之義不爲傳注所拘牽此儒者之所以通也若云有背鄭旨不考卜氏之本書此西晉南宋門戶之銅習我

朝學者持論公而擇善確不肯出此揚州阮元敘

大敘三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 程瑤田著 通藝錄三

治經不涵泳白文而惟注之徇雖漢之經師一失其趣卽有豪釐千里之繆吾於喪服末章長殤中殤降一等四句知其確是經文而鄭君誤以爲傳故觸處難通不得不改經文以從其說今余拈出則文從字順全篇一貫孔子欲說夏殷之禮而嘆杞宋之無徵則文獻不足之故今喪服經文具在足則能徵知其解者且暮遇之可也作儀禮喪服文足徵記歛程瑤田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一

通藝錄

喪服足徵目次一

喪服經傳考定原本上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二

喪服經傳考定原本下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三

喪服通別表 本服殤服一貫表 成人本服小功

長殤服總麻表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四

喪服無逸文述 喪服經傳無失誤述 辨論鄭氏

斥子夏喪服傳誤之譌 庶子不爲長子三年述

正體於上義述 爲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立

太目一

表說 喪服親屬窮殺述 有治昆弟親屬述 報

服舉例述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五

降服說 据經文決無逆降之例述 不杖麻屨章

大夫之子條經傳義述 大功章大夫之妾條從舊

讀說 對舊讀說 讀經章句表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不能同服述

妾不體君述 公大夫士妾私親服例說 妾服發

例述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六

兩殤服章發例述 再論兩殤服章制禮之由 殤

通藝錄

喪服足徵目次二

服中從上中從下辨 殤服經傳中從上下異名同

實述 臣爲君之祖父母從服期述 妻爲夫親從

服表 女子子在室及適人嫁大夫相爲服舉例說

夫之昆弟無服說 謂弟之妻爲婦說 娣弟姒

長說 述免 述臺 述總 剪屏柱櫨圖說 疏

食素食說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七

小功卒哭可以取婦取妻說 喪服小記上下有殺

親畢說 練冠易服附殤述 君薨世子生哭踊衰

杖說 殯斂成服杖數日不同說 述殯 殯朝葬

太目二

載柩設紼屬引異制述 葬北方北首說 廟主稱

字議 葬服考 附論題 白虎通釋九族義同喪服說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八 補編一

族親諸服有殺一貫表 答段若膺大令論小功總

麻兩章中疑義書 論總麻有殺應報不制報服之

義 夫之世叔父母大功不見報文說 兄弟服說

兄弟服例表 論尊加與至尊之服同非兄弟服

之義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九 補編二

喪服報例皆報其所施設 鄭注夫之諸祖父母條

通纂錄

喪服足徵目次三

轉寫譌字考 姑姑姊妹女子子服述 姑姑姊妹報唯

子不報互見省文說 父之姑總麻服述 妻從夫

服表徵記 丈夫婦人稱名緣起記 小功之縷譌

字記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十 補編三

異姓主名述 答段若膺大令論為人後者服其本

生親降一等書 後世序親議嗣若子降等兩服錯

互表 論喪服為人後者若子降等兩例制禮緣起

喪服不制高祖元孫服述 喪服窮於總麻上殺

下殺有殺表 喪服窮殺差等生於以三為五以五

六百三

為九表 上殺下殺有殺數世本末源流表 上治

旁治推至服窮親殺屬竭姓別戚單表 喪服經文

服限大例疏證表叙

通纂錄

喪服足徵目次四

六百四

喪服經傳考定原本上

喪服 子夏傳

喪服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經者。麻之有蕢者也。苴經大

搨。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

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

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

總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

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

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

通藝錄

喪服足徵一
經傳考定一

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

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繞。冠六升。外單。鍛而勿灰。衰三

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苦枕塊。哭晝夜無

時。歎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說經帶。既虞。剪屏

柱。棺。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

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瑤田按。居倚廬。剪屏。柱。棺。余有圖說詳之。飯素食

當依鄭注。食作去聲。讀賈疏甚明。余爲疏食素食

說以析其義。

父

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諸侯爲天子。

傳曰。天子至尊也。

君

傳曰。君至尊也。

父爲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

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瑤田按此傳。須將正體二句。與庶子二句。反正互

明之。故剔清其義。自見云。正體於上。言爲父後者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
經傳考定一

與尊者爲一體。明非庶子也。又乃將所傳重者。言

爲父後者之長子。又將適適相承以傳重。明其將

繼祖也。此繼祖。斷指長子言。是爲父後者之長子

乃得繼祖。故爲之服三年。若己不爲父後而爲庶

子。則其長子將不傳重而不繼祖矣。故不爲之服

三年也。小記云。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言其非

繼祖之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言其

非繼禰之宗也。故曰不繼祖與禰。指庶子不爲祖

禰宗廟主。故不爲長子斬。與喪服傳義雖一貫。而

言各有當。一主長子不傳重而言。一主庶子非宗

太五一

太五二

子而言言非一端隨文解之自然通一為道若彼此互纏則鑿矣余有庶子不為長子三年述詳之為人後者

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瑤田按祖父母妻著所後者之正親也至其昆弟則後人之叔父當服期其昆弟之子則後人之從父昆弟當服大功此處不見者以其為旁親也下

通藝錄

喪服記微三
經傳考定三

記云於所為後之子兄弟若子是小功以下之旁親服之皆若子則大功以上服之可知蓋於彼記文足以包之若所後者之妻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例在記文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為私外親無服則是將為適母外親服也今為人後自與庶子為後者同也又傳著為所後者之諸親若子但以祖建首不數曾祖以曾祖乃為後者之高祖則高祖不制服明矣

妻為夫
傳曰夫至尊也

妾為君

傳曰君至尊也

女子子在室為父

布總箭筭髮衰三年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筭長尺吉筭尺二寸

注云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瑤田按斬衰同男子而男女有冠纓箭髮之異故特明之

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
瑤田按此言女反在室亦為父服斬余初謂女嫁反者即曾子問所謂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

通藝錄

喪服記微四
經傳考定四

反是也注云謂遭喪後而出者疑與喪大記文不應喪大記曰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則自奔喪後舉在父之室無由被出及歸而服當除矣然喪服小記云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則是有未練而被出者注蓋本之故下記云卒哭子折筭首以筭布總彼注云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筭是亦言未練有歸之事故賈疏云喪大記女子子既練而歸與此注違者彼小祥歸是正法此歸者容有故許之歸可權許之耳據此則經權自可並行不悖然則

遭喪被出者亦是反在室之一事。其父在被出而反及女在塗而父母死則女反。自是反在室爲父三年之正服。注必据遭喪後出而言者。以三年中節次不同。有未出時之期服。有出而殯則受以三年之受服。有既虞而出。則受以三年小祥之服。及除喪而出。則不復追服三年。出有先後。服亦隨時。故特明之以曉人耳。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之矣。繩屨者。繩非也。

通藝錄

喪服記卷五

瑤田按臣爲君無不斬衰者。而斬衰中有降殺者。則公士大夫之衆臣異於其貴臣者也。注以爲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非也。降則非厭。降論親疎遠近。與厭義大別。例在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母妻。味之自見。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

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泉麻也。牡麻經。右本在上。冠者。治功也。疏屨者。薦蒯之非也。

父卒則爲母。

太玉五

繼母如母。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慈母如母。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

瑤田按傳中別舉傳。賈疏以爲子夏引舊傳證成己義。凡六條。經五條。記一條。

母爲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瑤田按降服。妻從夫降。子從父降。其夫與父之所不降者。則亦從之而不降也。故父所不降。母亦不敢降。父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其所不降者何也。曰。不降祖。不降宗。不降適。雖大夫不降。故大夫之子。亦從之不敢降也。雖諸侯亦不降其適也。經曰。公之長適中。傳注云。天子亦如之。女子子。出降也。然亦不降祖與適。而在外必有歸宗。故亦不降其小宗也。推從父不敢降之義。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是故君所不臣之諸父昆弟。則皆

通藝錄

喪服記卷六

太玉六

君之所為服者也。其所臣者則皆君之所不服者也。故公子為其母與妻之服不在五服中者。君之所不服者也。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父在為母。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瑤田按禮家輒云母以厭降。余謂觀傳一屈字。不

通鑑錄

喪服記微七
經傳考定七

得云厭亦非降也。三年後娶。達子之志。故賈疏云。

左氏傳。叔向云。一歲王有三年之喪。二。據大子與

穆后。天子為后亦期。而云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

而言。三年後。世日以厭降。殊失禮意。

妻。

傳曰。為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

出妻之子為母。

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

族無施服。親者屬。

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為

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

瑤田按。据兩出妻之子文法。則兩條皆當為子夏

傳。別出兩傳曰。皆當為引舊傳證成己義也。疏以

後出妻之子二句。承親者屬句為文。遂以為舊傳

釋為父後者。不合為出母服。而以末一傳曰。為子

夏釋舊傳意。大誤。顧寧人亦謂當別為一節。今特

劃開錄之。其誤自見。

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

瑤田按。經於為某服下。見報文者。則報某之服不

通鑑錄

喪服記微八
經傳考定八

重見於經。此經之例也。如此嫁母為所從之子。當

報以期。不見杖期章者是也。余有報服舉例詳之。

不杖麻履者。

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

世父母。叔父母。

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

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

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

也。夫妻胥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

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

瑤田按：經於爲某服而某當報者，本經不見報文，則報某之服必重見於經。其傳亦必見報之文。此經例亦傳之例也。如此經爲世父母、叔父母期，則二父母亦報以期，見於後經，而傳必曰報之是也。

大夫之適子爲妻。

通鑑錄

禮記注疏
經傳考定九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

瑤田按：注言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余以爲公子厭降，記所謂公子爲其母爲其妻是也。大夫之庶子已不厭降，何況大夫之子？例在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此指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據傳則大夫子何厭之有，余論厭義，屢有文詳之。

昆弟。

太玉九

爲眾子。

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適孫。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

通鑑錄

禮記注疏
經傳考定十

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瑤田按：禽獸以下言其尊之統有自然之別，由其所知各有限也。聖人緣人情以制禮，因以辨上下而別尊卑，此所以有尊者統上，卑者統下之殊。若

太玉十

夫豪傑之士其知足以上通雖秩然之分稟不可踰而誠之所格者遠矣。昔嘗疑何算算字恐尊字之譌。觀下文連言則知尊似蒙上文何尊言之。今檢汗簡載古文尊字華岳碑作員似算字碧落文作員不惟下同算即上亦絕似竹頭雖不敢蹈改經之妄始存其說以俟考。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

傳曰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

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

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

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為

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

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繼父同居者。

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

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

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

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

也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

為夫之君。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為其無祭

主故也。

瑤田按此言姑姊妹報下經大夫之子節言唯子

不報蓋互相足女子子適人本為父母期非如姑

姊妹適人本為姪與昆弟服大功今則以期報期

也。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

也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

瑤田按此為從服期而釋之期乃三年之降殺斬

齊竝三年之喪母連父為文故以斬包齊君服斬

者猶云君服三年也。

妾為女君。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婦為舅姑。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夫之昆弟之子。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通鑑

禮記卷十一

喪服考卷十二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

瑤田按注以女君體君爲妾不體君比例大繆余有妾不體君說辨之

女子子爲祖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

瑤田按注言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非也前經祖父條已闕女孫此條專言已嫁者也明言不敢降祖者對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服期爲不貳斬之義也不然寧於父母而敢降

通鑑錄

禮記卷十三
經傳考定十三

乎爲人後者同於女之適人禮窮則變文義昭然若不敢降祖女孫適人者之通義非指已笄未嫁者有出道猶不豫降之謂也有出道而遭喪十百中之一二人也設有之自然不降何必援之以概通義乎總之有出道降旁親吾於經傳中未之前聞下經大夫當降旁親而不敢降祖正與此適人者當降旁親而不敢降祖同例可以互證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

大五十三

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瑤田按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在小功章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在大功章今則嫁於大夫而又無主故在此不杖期章此傳偏重發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命婦者唯子不報數語其爲世叔父子昆弟昆弟之子爲

通鑑錄

禮記卷十四
經傳考定十四

大夫者於此從畧故下文止發大夫曷爲不降命婦而不發大夫曷爲不降大夫也然則大夫爲尊同不降亦宜發傳而不發者欲於大夫本服中發之下經大夫爲世父母諸人爲士者服大功人數正與此同故發傳曰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於尊不同而並發尊同之傳所以補此傳之所不發者也大夫不降命婦附見於此傳亦所以顯經互足之意也又按父之所不降則此六命夫六命婦者大夫爲之皆期也而經不見者蓋互見分見於大功章諸男子之爲士者諸女子之嫁於大

大五十四

夫者二條而此條大夫之子亦得包大夫矣。文章之鍼縷不亂又極錯綜莫過於此。真聖於文者也。又按父之所不降言大夫於此六命夫六命婦之親服期不降非指其子之親而言也。若其子之世母則大夫之嫂其子之叔母則大夫之弟婦大夫於此人本無服不得云不降其子之眾子則大夫之庶孫本大功服亦不得云何以期也。讀書於此等處須鑄隙無不到乃免譌誤。蓋他處所謂父之所不降即其子所不敢降之親如大夫之適子為妻。注云大夫不以尊降適婦重適也者是也。

通鑑

喪服足徵十五
經傳考定十五

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

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

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

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瑤田按鄭氏駁傳與解經並大誤。此論妾服安得以女君為比例。妾為父母當以妾子為外祖父母為比例。下記云庶子為後者

大誤。此論妾服安得以女君為比例。妾為父母當

以妾子為外祖父母為比例。下記云庶子為後者

大誤。此論妾服安得以女君為比例。妾為父母當

以妾子為外祖父母為比例。下記云庶子為後者

為其外祖父母年服不為後如邦人。是也。

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者。

寄公為所寓。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為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

為舊君君之母妻。

傳曰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

庶人為國君。

通鑑

喪服足徵十六
經傳考定十六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繼父不同居者。

曾祖父母。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瑤田按為長子三年。眾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又

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瑤田按為長子三年。眾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又

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瑤田按為長子三年。眾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又

下殺之。則曾孫當小功之差。以下殺例上殺。曾祖亦當小功之差矣。而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服至尊。故重其衰麻。減其日月。爲之服齊。差三月於。是爲曾孫。亦不得多其月數。而止爲之。承繼麻也。注言高曾皆小功之差。曾元服同。經傳中無此指。

大夫爲宗子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祧。降其宗也。

舊君。

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

通鑑

喪服足徵十七
經傳考定十七

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眾人。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瑤田按。蒙上文大夫爲宗子舊君。而言曾祖父母爲士者。故知曾孫是大夫。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者。

子。女子子之長。殯中殯。

太五十七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縉。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縉。故殯之經。不繆。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殯。十五至十二爲中殯。十一至八歲爲下殯。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殯。無服之殯。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殯。殯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

瑤田按。經於子見長殯中殯。而小功章不見下殯。於昆弟之女子子。見下殯於小功章。而此經不見長殯中殯。蓋互文也。敖繼公以爲脫文。大繆。

叔父之長殯中殯。姑姊妹之長殯中殯。昆弟之長殯中殯。夫之昆弟之女子子之長殯中殯。適孫之長殯中殯。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殯中殯。公爲適子之長殯中殯。大夫爲適子之長殯中殯。

通鑑

喪服足徵十八
經傳考定十八

其長殯皆九月。纓經。其中殯七月。不纓經。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

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瑤田按。此親特著適人服者。明在室婦人與男子。

太五十八

同也。敖氏謂不杖期章不特著此親在室之服。以此條見之。蓋經之例其說似是而非。往往不得經意。

從父昆弟。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

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庶孫
適婦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女子子適人者為眾昆弟。姪。丈夫婦人報。

通藝錄

喪服足徵十九
經傳考定十九

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瑤田按：經云丈夫婦人報統承為眾昆弟。姪而言

之鄭君誤斷為兩節。單承姪釋之而不知其蒙上

女子子適人者六字以立言。余名此卷曰足徵記

蓋徵於經傳本文也。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

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

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

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瑤田按：此傳義例精妙。余有夫昆弟無服及謂弟妻為婦二篇詳論之。

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二字鄭告上而回之
今從其說歸還上節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

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

不敢降也。

瑤田按：注舊讀昆弟在下。今在上者。鄭君易舊讀

上而同之余謂舊讀是也。據傳先君餘尊之所厭

通藝錄

喪服足徵廿
經傳考定廿

一語而決之。有餘尊之所厭。出有正尊之所厭也。

正尊之所厭。公子為其母為其妻之服。傳所謂不

在五服之中。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者也。故謂

之厭而不見厭字。以此處見餘厭而定其服之為

正尊所厭也。正尊但厭公子為其母與為其妻。今

君薨為先君矣。則先君之公子變而為今君之庶

昆弟。其為母為妻之服不得仍前為公子時為正

尊之所厭。故亦必變而為今君庶昆弟之服。則向

之不在五服中者。今可以進於五服之中矣。然猶

不得過大功焉。蓋先君餘尊之所厭也。據此則餘

厭止於爲母爲妻。蓋母妻者其私親也。故以君厭之。若夫昆弟豈可以私親加之哉。昆弟二字斷屬下節。余從舊讀。不憑鄭君也。又按上條著大夫之服。則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皆在所包。何以知之。小功殤服中。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一條。卽上大夫條之長殤服。於其大夫下。連言公之昆弟。大夫之子。卽可決大夫條之大夫二字實包三人也。然大夫條中有世父母叔父母。而小功殤服不見者。二父母。只叔父有殤服。此猶婦人爲夫之二父母。只叔父

通藝錄

喪服足徵廿一
經傳考定廿一

有殤服見於小功殤服。可以比例。亦猶不杖期章爲二父母。亦只叔父有殤服見於大功殤服。亦可以比例。故此條中。並叔父之殤服。可省文不必見也。至姑姊妹女子。大夫條不見成人服者。以世父母叔父母得包姑。昆弟得包姊妹。子得包女子。子也。然則此條。別出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專著其爲母爲妻。遠不同於大夫及公之適昆弟。大夫之適子。蓋公之適昆弟。其母諸侯夫人也。服齊衰三年。其妻亦猶大夫妻服期。大夫之適子。其母其妻。皆大夫之所不降者。今別出者。著二庶之爲

太五廿一

母妻也。若二庶之昆弟。以公之庶昆弟言。則先君在時。爲公子之庶者。不聞其爲昆弟。於五服外。制厭服。今先君薨而爲今君庶昆弟。其於昆弟之爲士者。自同大夫之爲昆弟。服大功。若其昆弟已爲大夫。則又在尊同得服親服之例矣。安得以先君餘尊厭之耶。若大夫庶子之昆弟。則固從大夫而服。已包在上條大夫爲子昆弟。昆弟之子。諸人中。非同其爲母妻之服。遠有不同者。奚必別出之耶。況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成人不杖期。長中殤大功。下殤小功。已明見於經矣。其爲衆昆弟。雖不見

通藝錄

喪服足徵廿二
經傳考定廿二

於經。然据服例之等殺差之。當降一等。則服成人大功。長殤小功。中下殤總麻。此可知者也。今檢此大夫條。爲昆弟成人果大功。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條爲昆弟。長殤果小功。然則大夫之子。無論適庶。其爲衆昆弟。成人同服大功。長殤同服小功。考之於經。期與大小功。三條互出。義例相貫。彰明較著。無豪髮爽。是大夫條得包公之昆弟。大夫之子。而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亦得包庶昆弟。與庶子無疑矣。故大夫條已見子昆弟。昆弟之子。諸成人服。則二庶爲子昆弟。昆弟之子。諸成人服。已包

太五廿二

之矣。安得於二庶別出爲母妻條。復出昆弟二字乎。況上條發爲昆弟之爲士者。言其尊不同而降。此條下又發皆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言其尊同得服親服。忽於中間言二庶爲母妻條中。插昆弟二字。不言爵之尊卑。不言親之等殺。其爲訛誤甚明。且公之庶昆弟。若爲其昆弟。以先君餘尊厭之。則並當厭其庶子。且當厭其姑姊妹女子。如小功殤服條中。所謂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者。何獨插入昆弟二字。而遺其庶子。庶子之親切於昆弟。又昆弟不得包子。如不杖期章。

通藝錄

喪服足徵卅三
經傳考定卅三

大夫之子之服。連言子昆弟。大功章大夫之服。連言子昆弟。大功殤服章。言昆弟之長中殤。必先言子之長中殤。以子之服。切於昆弟之服。今二庶特著其服之別異者。惟母與妻。於子於昆弟。無所別異。不當插言。既插昆弟。不應遺其庶子。細檢全經。不合服例。昆弟二字。苟非衍文。且從舊讀屬下。猶爲彼善於此者也。

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昆弟二字從舊讀屬下皆字上

瑤田按昆弟二字。既考定不能屬上節。而此節以皆字起。明必有上文。又此節正言昆弟。則加昆弟

於其上。於文氣亦非大不順者。惟注釋皆者言其互相爲服。未實其人。疏言承上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此人。不降服。大功本服。而敖繼公則曰。此承上經兩條而言。則皆云者。皆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也。余謂上兩條。既洞悉其一氣相貫。而三人同服之外。又有二庶之異。不得不別出一條。則其爲同父昆弟之爲士者。三人無不同服大功。卽二庶亦無不同服大功。今此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自無不同服大功也。合三條成一筆書。經云皆爲。其屬文之法。蛛絲馬跡之巧。與下經大夫之妾條傳云下言者。同一條辭之妙也。

通藝錄

喪服足徵卅四
經傳考定卅四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瑤田按此條注不依舊讀。余不謂然。作經傳舊讀章句及鄭君改讀章句兩表。詳說以辨之。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

嫁於大夫者。

瑤田按婦人適人。為姑姊妹大功。嫁為大夫妻。為姑姊妹小功。今姑姊妹亦嫁為大夫妻。得尊同服。親服之大功也。然則姑姊妹在室相為服期。有一適人。相服大功。兩皆適人。亦相服大功。不彼此再降。而相為服小功也。蓋同是適人。同是降服大功。亦猶尊同得服親服之義也。他處不見兩皆出室之例。惟此大夫妻為嫁大夫者。可見兩相出室無兩相再降者也。

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通藝錄

喪服定章廿五
總傳考定廿五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瑤田按此因諸侯尊同者不別之。而得服其親服。推言卑於諸侯者之即別於諸侯之尊。而不得立。

太五廿五

祖禰之廟。又推言若自尊而別於卑者。則有異世。

世祖是人。不祖公子者。是後代不以公子為大祖。而百世不遷也。非於公子親屬未竭。而亦不廟祭之也。故又終之以諸侯尊絕旁親服之節限。蓋臣之則不服之。而因以發君之子服與不服。皆從於君之例也。諸侯絕旁親服。非降也不臣之。則服其親服。故曰君之所為服。不得曰君之所不降臣之。則絕其親服。故曰君之所不服。不得曰君之所降也。注云諸侯以尊降其親。降字未諦。○又按尊同始得服其親服。則姑姊妹女子子若嫁於大夫。君

通藝錄

喪服定章廿六
總傳考定廿六

即絕之而不為之服。其公子亦從之而不敢服矣。此傳君之所為服。四句當與下記公子為其母條之傳。君之所不服。四句參看。所以通喪服一經。不見公子之服。只此君之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据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之例。公子當有從服也。



太五廿六

喪服經傳考定原本下

總衰裳。牡麻經。既葬除之者。

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

段氏玉裁曰。之總。唐石經已誤之。細瑤田按。唐注亦當依段君改正。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

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五月者。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為適

昆弟之下殤。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

通藝錄

喪服尼微廿七
經傳考定廿七

功之殤中從下。

瑤田按。此因小功殤章中。初見長殤。不連見中殤。

與上大功殤章中。每言長殤。必連見中殤。故發此

中從上下之傳。此大功小功並指殤服言。非若後

經論殤服由本服而制。其曰齊衰之殤。大功之殤。

皆指成人本服言之。鄭君誤以後經文為傳文。遂

誤以此傳為亦言成人之服。所以經傳中有數處

不可通。鄭君致欲改經以通之。余作兩殤服章發

例。述數篇。反復以辨之。

為夫之叔父之長殤。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

子之長殤。

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殤。

小功布衰裳。牡麻經。即葛五月者。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從祖昆弟。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

瑤田按。適人者三字。總承從父姊妹孫。鄭氏以孫

通藝錄

喪服尼微廿八
經傳考定廿八

適人者。與從父姊妹離而二之。致賈疏謬釋之云。

姊妹既逆降。宗族亦逆降。報之。故不辨在室與出

嫁也。如此謬論。皆由鄭氏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

降。芻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之說。誤之也。知適人

者三字。必連承從父姊妹者。以姊妹適人者。在大

功章。從祖姊妹適人者。在總麻章。比例而知之。又

按。為從父昆弟。在大功章。男女同也。故鄭注云。其

姊妹在室亦如之。在室而長殤。在小功殤服。成人

未嫁。乃服大功。適人則降。在此章服小功。細檢經

文。無逆降之說也。

0 廿 6 改

太山一

太山二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爲外祖父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
從母丈夫婦人報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總也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
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瑤田按夫之姑姊妹不見適人者適人則不爲之
服矣傳曰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并

通鑑錄

喪服是微廿九
經傳考定廿九

夫之姑姊妹總發傳也適人則不相與居室中又
何服之有乎經中諸爲婦人長殤皆與適人正服
同惟爲夫之姑姊妹長殤視此正服降一等則此
正服爲在室之服明矣據此則凡婦人見殤服者
其在室正服雖不見必視其長殤服加一等無逆
降之說亦明矣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
子子適士者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瑤田按此正與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女子子嫁者

太山三

未嫁者爲降一等之差故鄭氏注此經推廣言之
曰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曰嫁
於大夫即彼經所謂嫁者曰在室即彼經所謂未
嫁者此經之注與彼經舊讀脗合而乃欲矛盾
自陷何也

庶婦

君母之父母從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
則不服

瑤田按禮記君母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

通鑑錄

喪服是微卅
經傳考定卅

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喪服小記爲君母後者君
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然則不爲後者君母雖
卒亦當爲其黨服矣是小記此說義與妾攝女君
同若曰雖爲後實是庶子雖攝女君終身是妾所
以明適庶適妾之分者綦嚴而防小加大之逆道
者意深遠也此傳云不敢注以恩輕解之與小記
義別豈時王之制久之亦有損益又豈此經亦主
爲君母後者言之與然於此亦可知妾與妾子尚
有不可相爲比例者而鄭君於不杖期章乃欲以
女君例妾之爲其父母而難傳文得遂之說耶

太山四

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

總麻三月者。

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

瑤田按總者十八字作一句讀十五升抽其半。不得名之曰七升半也。蓋七升半之縷。纒於八升。此

總之縷其細直同十五升但去其半不同其密而疎耳。所以然者治其縷細如絲不得不同於十五

升而十五升則朝服升數故必抽其半則縷同而

通藝錄

喪服記微卅一 經傳考定卅一

升數不同此窮則變變則通之義也。下記錫者十

八字亦作一句讀縷之細與縷數並同惟事縷事布各別以分哀有在內在外之不同耳。朱子曰

總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筥只用一經也。今廣中

疏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廣韻筥 織具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

注云族祖父母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瑤

太山五

0 卅 6 6 又

田按經不為高祖制服故亦不為元孫制服大傳

曰五世袒免是也所以然者以曾祖至尊不敢服以小功兄弟之服故制齊衰三月以服之準曾祖

之服而制曾孫之服則亦不得過三月而服小功故其服止於總麻於是元孫但為之袒免此高祖

與元孫不制服之精義余於喪服無逸文篇中詳之若云高祖不得無服宜同曾祖齊衰三月似亦

精義而非喪服經文之義也。

庶孫之婦。

敖繼公曰庶孫之婦總麻則適孫之婦小功也。小

通藝錄

喪服記微卅二 經傳考定卅二

功章不見之者文脫耳瑤田按不杖麻屨章適孫

傳云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言孫婦雖適孫之妻而適婦現在則仍為庶孫之婦然則為適

孫妻恆當適婦在也故小功章不著適孫之婦非

有脫文敖氏誤矣。

庶孫之中殤。

瑤田按庶孫者成人大功長殤小功中下殤總麻

此經始發中從下之例故特著中殤以明之下經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是再發中從下之例故特著

下殤以明之又下經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是三

太山六

發中從下之例故連著中殤下殤以明之。蓋三條互文明其例。又與大功章中從上必長中連言者變調亦屬文之法也。而鄭氏乃謂庶孫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言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是不解此經屬文之妙。未嘗參考下文而細繹之也。余於殤服經傳中從上下異名同實述中詳辨之。又此經中見中下殤服。止舉此三條皆成人正服之殤。若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及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姊妹女子子。大夫之妾為其庶子。諸中下殤。則皆成人降服之殤。經中一

通藝錄

喪服定微卅三
經傳考定卅三

概不見。是又與大功殤服章中見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又於小功殤服章中復見其下殤者不同。然其所以不同者。乃此人於適昆弟之正服本不降。故兩經重見。亦因可以證此經成人降服之殤於降二等之中下殤不見之例也。若大功殤服章中見子之長中殤。及公為適子之長中殤。大夫為適子之長中殤。而於小功殤服章中概不見其下殤。是又與小功殤服章中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而於大功殤服章中反不見其長中殤。為互文從省。以見長中殤者知其必服下

太山七

殤見下殤者。益知其必服長中殤。於此見此經屬文之法。變化因心。真可懸國門而不能易一字者也。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瑤田按此人長殤總麻。則中下殤無服。鄭注必曰不見中殤者中從下。由不明中殤何以不見之傳。為小功章不見中殤而發也。

外孫。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

通藝錄

喪服定微卅四
經傳考定卅四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瑤田按小功殤服章曰為姪庶孫之長殤。不見中殤。蓋章內於從父昆弟之長殤句下。先已特發傳曰何以不見中殤也。小功之殤中從下。謂其中下殤服並在總麻章也。故於總麻章曰從父昆弟姪之下殤。明為姪與為從父昆弟同為中從下也。則庶孫之中從下。亦從可知。乃於庶孫又但見中殤而反不見下殤。蓋欲令中下二字彼此互出。以明中從下之例。亦以見屬文之法。宜如此變化也。故姪庶孫之長殤。在小功殤服章。二人一例。從父昆

太山八

弟姪之下殤。在總麻章。二人一例。中殤從下。義例顯然。鄭注未深考小功殤服章不見中殤發問之旨。而誤以其所謂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所以於此節注云言中殤者。明中從下。是以專言下殤不言中殤者。為中從上。故以庶孫當為下殤。改去經文中字。以同於從父昆弟姪之專言下殤者。為一例。而不知其與經傳義例相矛盾也。今合兩章。經傳所言三人者。而並觀之。其繆立見矣。鄭氏於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條。必注曰不見中殤者。中從下。於此條。又必注曰言中殤者。明中從下。

通藝錄

喪服足數卅五
經傳考定世五

蓋所以證其改去庶孫中殤之中字。易為下字之例。而不知其乃臆見之例。而非喪服經之義例也。從母之長殤報。

瑤田按從母有長殤者。母之妹也。疏兼言姊妹者。若下經夫之姊妹之長殤。亦但有妹無姊。屬文之法。不得偏言之。亦以為姊妹之服同。不嫌也。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

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總也。有死於官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

士為庶母。
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瑤田按疏云。庶人無庶母為庶母服者。唯士而已。貴臣貴妾。

傳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

瑤田按注云。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為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為之總。無子則已。又按士昏禮。女從者注云。謂姪娣也。然則貴妾雖指姪娣。而其貴實因公。

通藝錄

喪服足數卅六
經傳考定世六

士大夫也。士身賤。雖姪娣亦從之而賤矣。

乳母。

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

從祖昆弟之子。

曾孫。

瑤田按曾祖父母。由祖父母上殺之。當小功之差。然小功為兄弟之服。不得以之服至尊。故制齊衰三月。重其衰麻。減其月數以服之。曾祖於曾孫亦小功之差也。然曾孫既減其月數以服曾祖。則曾祖亦不得多其月數以服曾孫。為服總麻。仁至義盡。

盡非聖人不能定其制也

父之姑

瑤田初以經不見適人者誤以為在室服考此人
在室不制服作父之姑適人服總述篇錄後正之

從母昆弟

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

甥

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總也報之
也

壻

通藝錄

喪服定章冊七
經傳考定冊七

傳曰何以總也報之也

妻之父母

傳曰何以總從服也

姑之子

傳曰何以總報之也

舅

傳曰何以總從服也

舅之子

傳曰何以總從服也

夫之姑姊妹之昆屬

夫之諸祖父母報

注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為小功從祖祖父母外
祖父母瑤田按注及疏外祖字皆當為從祖之譌
前小功章連言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故此疏云
云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者此依小功章夫為之
小功者也据疏之文氣是從祖非外祖且凡服必
由近及遠不當舍從祖父母而服從祖祖父母况
据傳外親之服皆總為外祖父母小功者以尊加
也其夫本加服妻亦不當從服總若從服總則夫
之從母以名加服小功者妻亦當從服總耶此可

通藝錄

喪服定章冊八
經傳考定冊八

以決注疏外字為後人轉寫之譌也又按經曰諸
祖父母是內辭非外辭且經曰諸祖父母是以從
祖父母關從祖祖父母况又有小功章其夫為從
祖祖父母從祖祖父母連文可比例耶至其夫於外
祖父母本以總加服小功其妻義亦不當從服又
無論已○又檢記文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
條下賈疏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即上經夫之諸祖
父母見於總麻章据此族親字則注疏兩外字為
從字之譌無疑矣

君母之昆弟

傳曰何以總從服也

瑤田按注云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蓋據小功章君母之父母從母一條之傳而決之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

瑤田按此二人成人服小功而小功章不見者以此二人一為從祖父母一為從祖父母在小功章經已見報字故不復重見報服是喪服經之例也余有報服舉例詳之

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通藝錄

喪服經世九

傳曰何以總也以為相與同室則生總之親焉

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瑤田按四句乃喪服經文若傳則皆依經發義無憑空立義之例自鄭氏誤以上文同室生總之傳連言遂并此四句以為傳文而注之又審此經發殤服之例者專為制大功小功兩殤服章而發之且不審兩殤服章專為成人服齊衰今為長中殤降在大功下殤降在小功而為之制此服也何以知其專為成人服齊衰者而制之觀此經發例

太山十三

四句而知之其降一等之大功殤服齊衰之長中

殤也降二等之小功殤服齊衰之下殤也所以有降一等二等之殊者以齊衰之殤中從上故長殤中殤並降一等而下殤則降二等也故特發此例以明制兩殤服章之精義微意若大功成人之殤則中從下並服總麻而不為之特制中下殤之服也然則大功成人之長殤何以亦在小功殤服章中也蓋既為齊衰下殤制此小功之殤服而大功長殤適當服小功而又不可復入小功正服於是亦令為之服者服小功殤服而初非特為此人制

通藝錄

喪服經世九

長殤之服也鄭氏不審此經義例又誤以此經為傳於是不得其解乃從而為之辭注之曰齊衰大功皆明其成人也此語不誤

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為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夫大功成人其長殤在小功殤服章中而中下殤並在總麻謂之中從下是也若小功成人其長殤降在總麻中下之殤並無服已不得謂之中從下矣且據其主謂妻為夫親服之說而求之夫之姑姊妹之長殤總麻則中下殤無服可無論已若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總麻則長殤小

太山十四

功現見小功殤服中。此條以成人大功降小功言之。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之長中殤大功。則下殤小功。現見小功殤服章中。此條以成人齊衰降大功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也。是篇中諸妻爲夫親之殤服。與諸丈夫之爲殤者服無異。何分於此。主謂妻而小功殤服章中從上下之傳爲主爲丈夫也。至小功殤服章。本爲成人齊衰制下殤之服。以配大功殤服章。所制長殤中殤之服。故於章首卽列下殤諸人。以終前章之義。而成人大功之長殤。適當服小功於

通纂錄

喪服足徵一
禮傳考定卷一

是牽連書之。曰某某之長殤。遂不得如大功章之連長殤而見中殤也。故傳者發問曰。中殤何以不見也。乃答之曰。成人齊衰之長中殤降在大功。是爲大功之殤。其中殤從上。故言長殤必見中殤。今成人大功之長殤降在小功。是爲小功之殤。其中殤從下。見於總麻章。而此章言長殤。不得見中殤。也是此傳所謂大功之殤。其成人本服齊衰。卽後經所謂齊衰之殤。故得同言中從上也。此傳所謂小功之殤。其成人本服大功。卽後經所謂大功之殤。故得同言中從下也。一指成人服言。一指殤服

本五十五

言余別有異名同實述詳之。鄭氏未審此傳發問之旨。指謂殤服言。而誤注之曰。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凡不見者。以此求之。是誤以成人大功之殤爲中從上。故舉齊衰之殤之中從上以就而亦之。故曰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總麻意。謂其中殤不在總麻。乃中從上也。不知其下殤在總麻。不言中殤者。正此傳所謂小功之殤中從下。其成人在大功。卽後經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也。經傳義例顯然。鄭氏未能審知。既

通纂錄

喪服足徵一
禮傳考定卷一

誤以爲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故於庶孫之中殤與從父昆弟之下殤。互文以明中從下者。不能貫通其精義微意。而遂欲改經之中字爲下字。以通其意中之見。而又與後經大功之殤中從下之義例相戾。故又從而爲之辭曰。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而曾不細檢諸章妻爲夫親之殤服。與諸丈夫之服殤者全無異同。一校錄之。宜其說之自相矛盾。至於如此也。余合喪服全篇經傳。考其義例。皆據其本文以疏通而證明之。余以足徵名此編。亦徵之於其本文而無不足也。

本五十六

記

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為其妻。縗冠葛經帶。麻衣。縗緣皆既葬除之。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

瑤田按：此不在五服中，傳以為不敢服者，君尊厭之也。厭字見大功章。先君餘尊之所厭，故知此為君尊所厭。說詳大功章中。注云：諸侯之妾子，厭於父語，亦未審諦。又按此傳云：君之所不服四句，當與大功章傳所云：君之所為服四句參看。彼見

公子從君不敢服，旁親之義。此言公子不敢服其私親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為後之子，兄弟若子。

金輔之云：今本誤作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據賀循為後服議考正。瑤田按：必云所為後之子者，我為其後，本非其子也。於其子兄弟，我往為後服之一，如其親生子。上子字，即下若子字，皆不屬為人後者言也。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通藝錄

喪服記疏卷三

經傳考定卷三

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

朋友麻。

君之所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

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為後如邦人。

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

瑤田按：宗子本服齊衰三月，其殤也。經所謂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者也。

通藝錄

喪服記疏卷四

經傳考定卷四

故其長中殤為服大功衰，下殤為服小功衰也。皆

三月者，衰如大小功，而減其月數，以本服止三月。殤服亦止三月，不得過之也。注云：謂與宗子絕屬

者言，非親也。又云：親謂在五屬之內，五屬之內，月算如邦人，不止三月也。

改葬總。

童子唯當室總。

傳曰：不當室，則無總服也。

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太山十七

太山十八

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

敖繼公曰有錫疑滑易二字之誤蓋二字各有似也司服職注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也其据此

記未誤之文與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髮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段氏玉藻考定補傳古本經文不當有惡字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通藝錄禮記考定附五

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

瑤田按髮有去笄著笄兩制余著述髮一篇詳之此與上條竝言著笄之髮著笄者無論斬齊功總皆以笄布總也惟總之升數不同而垂出之長短異耳又按妾為女君見不杖麻屨章為君之長子經不見其服故賈疏曰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為長子亦三年也今疏作妾為女君之服蓋君之黨三字轉寫譌作女君之三字也今據經傳服例參考改正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衿

太山九

若齊裳內衰外

負廣出於適寸

適博四寸出於衰

衰長六寸博四寸

衣帶下尺

衽二尺有五寸

袂屬幅

衣二尺有二寸

袪尺二寸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

通藝錄禮記考定附六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

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太山廿

喪服通別表

喪服一篇精義之學也。服例淡細。輕心掉之。門勿難得。加以羣言錯出。從而障之。端緒益莽。今稍條理之。為表甘有九事。其丈夫婦人之通服。經之緯之。等殺畢具。至服有升降。而必別之於其人者。至纖至悉。分而錄之。不嫌煩碎。然後知此經之鍼縷密緻。此傳之氣脈貫通。作聖述明。豪髮無憾矣。歛程瑤田

通藝錄

喪服通別表

丈夫通服表

曾祖父母 三月 齊衰	族曾祖父母 麻總	祖父母 期 不杖	族祖父母 麻總	族父母 麻總	族昆弟 麻總
	從祖祖父母 報小功 麻總	父 三年 斬衰	從祖父母 報小功 麻總	從祖昆弟 功小	
	叔父母 期 不杖		從父昆弟 功大		
	昆弟 期 不杖				

大高一

通藝錄

喪服通別表

族昆弟 麻總	從祖昆弟 功小	從父昆弟 功大	昆弟 期 不杖	曾孫 麻總
從祖昆弟之子 麻總	從父昆弟之子 不杖 見小功章以其為 從祖父母小功見 報文也	昆弟之子 期 不杖 功章以其為從祖 父母小功見報 文也	長子斬衰三年 庶子不杖期	
			適孫不杖期 庶孫大功	

大高二

父之姑 麻總	母 父在齊衰杖期 父卒齊衰三年 繼母如母 慈母如母	妻 齊衰杖期
從祖姑 總麻報	從父姊妹 適人者 不杖期報	姊妹 適人者大功 適人無主者 不杖期報
從祖姊妹 總麻報		

妻 杖期 齊衰三月	適人者大功 適人無主者 不杖期報	適婦大功 庶婦小功	庶孫之婦總麻	適人者小功	孫適人者小功
從祖姊妹 適人者 總麻報	從父姊妹 適人者 小功	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 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 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			
所後者之祖 若子為曾祖 齊衰三月	所後者之父母 若子為祖父母 不杖期	所後者 斬衰三年	已 為人後者	於所為後子之 族見弟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父母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祖父母若子 為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父母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父母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父母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父母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父母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祖父母若子 為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父母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父母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父母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父母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父母若子為 之總麻

太高三

所後者妻之父 母若子為外祖 父母小功	所後者之妻 若子為母 齊衰三年	所後者妻之昆 弟若子為舅 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姑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姑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姑若子為 之總麻
所後者妻之昆 弟若子為舅 總麻	所後者妻之昆 弟若子為舅 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姑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姑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姑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姑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姑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姑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姑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姑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姑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姑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姑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姑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姑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姑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姑若子為 之總麻	於所為後子之 族姑若子為 之總麻

太商四

為出母嫁母繼父服表

出妻之子為母杖期 <small>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small>	父卒 <small>繼母嫁從為之服報杖期</small>	繼父同居者 <small>不杖期</small>	繼父不同居者 <small>齊衰三月</small>
	已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五一
通別表五

庶子服表

君母之昆弟 <small>繼</small>	君母之從母 <small>繼</small>	為其母 <small>繼</small>	為其舅 <small>無服不為後知邦人</small>
已 <small>庶子為君母庶</small>	已 <small>庶子為父後者為私親</small>	已 <small>庶子為父後者為私親</small>	已 <small>庶子為父後者為私親</small>
君母之從母 <small>繼</small>	君母之從母 <small>繼</small>	為其母 <small>繼</small>	為其舅 <small>無服不為後知邦人</small>
從母 <small>繼</small>	從母 <small>繼</small>	為其母 <small>繼</small>	為其舅 <small>無服不為後知邦人</small>

大夫服表

記曰大夫於兄弟降一等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	皆為從父昆弟 <small>大夫者大功</small>	從父昆弟 <small>大功</small>	昆弟 <small>為士者大功</small>	昆弟之子 <small>為士者大功</small>
曾祖父母為士者如庶人 <small>為祖父母為士者三月不杖期</small>	世父母 <small>為士者大功</small>	已 <small>夫大</small>	子 <small>為士者大功</small>	庶孫 <small>為士者不杖期</small>
姑 <small>適士者大功</small>	姑 <small>適士者大功</small>	姑 <small>適士者大功</small>	女子 <small>適士者大功</small>	庶孫 <small>為士者不杖期</small>
姊妹 <small>適士者大功</small>	姊妹 <small>適士者大功</small>	姊妹 <small>適士者大功</small>	女子 <small>適士者大功</small>	庶孫 <small>為士者不杖期</small>
乳母 <small>繼</small>	妻 <small>為大夫適子為之不杖期</small>	子 <small>為大夫者不杖期</small>	庶孫 <small>為士者不杖期</small>	
麻母 <small>繼</small>	麻母 <small>繼</small>	麻母 <small>繼</small>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五二
通別表六

大夫之子服表

世父母 <small>為大夫者不杖期報</small>	從父昆弟 <small>小</small>	昆弟 <small>為大夫者不杖期報</small>	昆弟之子 <small>為大夫者不杖期報</small>	弟降一等
姑 <small>適士者大功</small>	姑 <small>適士者大功</small>	姑 <small>適士者大功</small>	女子 <small>適士者大功</small>	
姊妹 <small>適士者大功</small>	姊妹 <small>適士者大功</small>	姊妹 <small>適士者大功</small>	女子 <small>適士者大功</small>	
乳母 <small>繼</small>	妻 <small>為大夫適子為之不杖期</small>	子 <small>為大夫者不杖期</small>	庶孫 <small>為士者不杖期</small>	
麻母 <small>繼</small>	麻母 <small>繼</small>	麻母 <small>繼</small>		

太高五

太高六

大夫庶子服表

爲母大 功	爲妻大 功	爲適昆弟 期 <small>不杖</small>	皆爲從父昆弟 <small>爲大夫者大</small>
		② 大夫 庶子	

士服表

爲庶母 <small>傳云大夫以上 爲庶母無服</small>	爲妾 <small>注云有子則爲之 總無子則已疏云 喪服小記文</small>
② 士	

喪服足數五三
通別表七

太
高
七

臣爲君服表

君之祖父母 <small>期 不杖</small>	君之父母 <small>期 不杖</small>	君 <small>新喪 三年</small>
諸侯之大夫 <small>總喪既 葬降之</small>	君之妻 <small>期 不杖</small>	君之長子 <small>期 不杖</small>
爲天子		②

庶人爲君服表

舊君之母妻 <small>齊喪 三月</small>	爲國君 <small>齊喪 三月</small>	② 庶人
舊君 <small>齊喪 三月</small>	爲舊君 <small>齊喪 三月</small>	
寄公爲所寓 <small>齊喪 三月</small>	爲舊國君 <small>齊喪 三月</small>	

喪服足數五四
通別表八

太
高
八

諸侯服表

君為姑 <small>嫁於國君者大功</small>	君為姊妹 <small>嫁於國君者大功</small>	君為女子子 <small>嫁於國君者大功</small>
諸侯為天子 <small>斬衰三年</small>	已 <small>諸侯</small>	

公子服表

為其母 <small>練冠麻麻衣 練緣既葬除之</small>	已 <small>公子注云 君之庶子</small>
為其妻 <small>練冠葛緋帶麻衣 練緣既葬除之</small>	

通藝錄

喪服足數五五 通別表九

大高九

公子之適妻子服表

君子子為庶母之慈已 <small>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也 已見大夫之子表內 今重見者恭一例兩人所同者也</small>	已 <small>公子之適妻子</small>
---	----------------------------

公之昆弟服表

姑 <small>適士者功小 嫁大夫者功大</small>	從父昆弟 <small>功小</small>	已 <small>公之昆弟</small>
姊妹 <small>適士者功小 嫁大夫者功大</small>		
女子子 <small>適士者功小 嫁大夫者功大</small>		
	庶孫 <small>功小</small>	

記曰公之昆弟於兄弟降一等

通藝錄

喪服足數五六 通別表十

大高十

公之庶昆弟服表

為母功大	者功大	皆為從父昆弟之為大夫

通藝錄

喪服足數五七 禮別表十一

公士大夫之君為臣妾服表

(己) 公士大夫之君	為貴臣總麻
------------	-------

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服表

為其君布帶繩屨 三年易
 其絞帶為布帶易其管屨為繩屨
 屨傳云君謂有地者也眾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之矣
 注云近臣謂寺之屬君嗣君也

(己) 公士大夫之眾臣眾臣別於貴臣
 臣傳云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也注云貴臣得伸
 庶云依上交較帶管屨記曰君之所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注云公士大夫之君

太常十一

外親服表

外祖父母功小	從母之夫小孫 婦人小孫	(己)	妻之父母 總麻	舅 總麻	舅之子 總麻
			姑之子 總麻	從母昆弟 總麻	甥 總麻
			外孫 總麻		

通藝錄

喪服足數五八 禮別表十二

婦人通服表

曾祖父母 總麻	祖父母 不杖	父 女在室斬衰三年 在室為父母 不杖期子為父 不杖期子為母 在室為父三年	女子子 適人者 為父後者不杖期	女子子 適人者 為父後者不杖期
者齊喪可	祖父母 不杖	父 女在室斬衰三年 在室為父母 不杖期子為父 不杖期子為母 在室為父三年	女子子 適人者 為父後者不杖期	女子子 適人者 為父後者不杖期
			女子子 適人者 為父後者不杖期	女子子 適人者 為父後者不杖期

太常十二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五九 通別表十三

記曰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

夫之諸祖父母 <small>總麻報</small>	夫之祖父母 <small>大功</small>	婦為舅姑 <small>不杖期</small>	妻為夫 <small>齊衰三年</small>	母為長子 <small>齊衰三年</small>
	夫之叔父母 <small>大功</small>	夫之姑 <small>小功報</small>	夫之姊妹 <small>小功報</small>	夫之昆弟之子 <small>不杖期</small>
		夫之弟 <small>從父昆弟之妻 總麻</small>	夫之昆弟之婦 <small>人子適人者大功</small>	
夫之君 <small>不杖期</small>				

大夫之妻服表

為姑嫁於大夫 <small>者 大功</small>	為姊妹嫁於大 <small>夫者 大功</small>	為女子子嫁於 <small>大夫者 大功</small>
	大夫 <small>之妻</small>	

記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本高三

通藝錄 喪服足徵六十 通別表十四

記曰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

妾服表

公妾以 及士妾 為其父母 <small>不杖期</small>	大夫妾為 叔父母 <small>大功</small>	大夫妾為姊妹 <small>大功</small>	妾為女君 <small>不杖期</small>	大夫妾 <small>為庶子適人者小功</small>
	大夫妾為 姑 <small>大功</small>	大夫妾為其子 <small>不杖期</small>	妾為君 <small>斬衰三年</small>	大夫妾 <small>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皆大功</small>

為宗子服表

大夫為宗子之母 <small>齊衰三月</small>	大夫為宗子 <small>齊衰三月</small>	大夫為宗子之妻 <small>齊衰三月</small>
	大夫為宗子 <small>齊衰三月</small>	

本高十四

宗子在五屬中及絕屬成人殤服分別表

族人 子為宗	期親 齊衰三月	大功親 齊衰三月 卒哭受以 大功衰九 月	小功親 齊衰三月 卒哭受以 大功衰五 月	絕屬 齊衰三月
為宗子 承為殤	期親 長殤大功衰九月 中殤大功衰七月 下殤小功衰五月	大功親 長中殤大功衰五月 下殤小功衰三月	小功親 長中殤大功衰三月 下殤小功衰三月	絕屬 長中殤大功衰三月 下殤小功衰三月

通鑑錄 喪服足徵六一 通別表十五

殤服統表 不分尊卑不分丈夫婦人

從祖父 長殤 總麻	從父昆弟 長殤 總麻	從父昆弟之子 長殤 總麻	昆弟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昆弟之子 下殤小功	昆弟之孫 長殤 總麻
叔父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夫之叔父長殤小 功中下殤總麻	為人後者為其昆 弟長殤小功	大夫公之昆弟大 夫之子為昆弟長 殤小功	夫之叔父長殤小 功中下殤總麻	夫之子為昆弟長 殤小功	夫之叔父長殤小 功中下殤總麻

本為去

②

童子總服表

姑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姊妹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女子子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子 長中殤大功 公為適子長中殤 大功 大夫為適子長中 殤大功 大夫公之昆弟大 夫之子為庶子長 殤小功	適孫 長中殤大功 下殤小功
從母之長殤 總麻	夫之姊妹長殤總 麻	夫之姊妹長殤總 麻	大夫之妻為庶子長 殤小功	庶孫丈夫婦 人 長殤小功 中殤總麻

通鑑錄 喪服足徵六一 通別表十六

改葬總服表

為族親 總麻章所謂族 曾祖父母族祖 父母族父母族 昆弟也	記云童子唯當室總 注云為家主與族人 為禮傳云不當室則 無總服也
--	--

記云改葬總
也子為父也夫為妻
也三月而除之

本為去

朋友服表

朋友麻

注云相為服總之
經帶橫曰草居
則經出則否其服
帛服也又云朋友
之相為服即士帛
服疑衰素裳周禮
司服注疑衰十四
升元謂疑之言擬
也擬於吉者也

己

記又云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

通藝錄

喪服疑衰六三
通表十七

本服殤服一貫表

喪服經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此以成人本服名殤服小功殤服章傳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此即以其殤服名之故經曰齊衰之殤大功之殤者言為其成人當服齊衰當服大功而今為殤者也傳曰大功之殤小功之殤者言今已為殤而為之服大功殤服小功殤服者也故經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即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經曰大功之殤中從下即傳曰小功之殤中從下名其實同一

通藝錄

喪服疑衰六四
本服殤服表一

据本服名之一据殤服名之也鄭君誤以傳所名者亦据成人服言所以觸處隔闕雖從而為之辭而卒不可通余既屢為文正之又於經傳每條下立按破之今復以本服殤服相承列表俾譌誤立見則瞭如指掌昭若發矇矣歛程瑤田

不杖麻屨章

此齊衰本服成人服之及其殤也長中殤齊降服大功下殤當降服小功經据本服名其殤曰齊衰之殤

大功殤服章

此大功殤服先是成人服齊衰今為長中殤降成人一等服大功經据本服名其殤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傳据殤服名其殤曰大功之殤中從上

小功殤服章

此小功殤服先是成人服齊衰今為下殤降成人二等服小功也

祖父母	世父母叔父母 <small>注云姑在室亦如之</small>	大夫之適子為妻	昆弟 <small>注云為姊妹在室亦如之</small>	為眾子 <small>注云女子在室亦如之</small>	適孫錄	昆弟之子 <small>昆弟之女子于據見下適服中決其</small>	大夫之庶子為適	昆弟	適孫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
無服服故不見下同	叔父之長殤中殤 <small>世父母叔母無殤服</small> 姑之長殤之下殤	無殤	昆弟之長殤中殤 姊妹之長殤中殤 女子子之長殤	中殤	喪服足徵六五 本服殤服表二	不見昆弟之子長殤中殤 見下殤互文也且於昆弟之子見下殤不見長殤中殤於子見長殤中殤不見互文也	大夫之庶子為適 昆弟之長殤中殤 弟之下殤	適孫之長殤中殤 適孫之下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叔父之下殤為姑	昆弟之下殤姊妹	女子子之下殤 <small>見下殤見女子子下殤互文也且偏見女子子亦所</small>	女子子之下殤 <small>見下殤見女子子下殤互文也且偏見女子子亦所</small>		昆弟之女子子 之下殤	大夫庶子為適 昆弟之下殤				

大高五

父後者	繼父同居者	為夫之君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	報	為君之父母妻長	子祖父母	妾為女君	婦為舅姑	適孫錄	夫之昆弟之子 <small>注云</small>	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	女子子為祖父母	八夫之子為世父母	叔父母子昆弟	昆弟之子姑姊妹	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
無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喪服足徵六六 本服殤服表三	夫之昆弟之子女 夫之昆弟之子女	不見殤服據傳為其子得遂之文決其當如前子女下殤得包子也	無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子子之長殤中殤 子子之下殤	子子之長					

大高廿

不報	大夫為祖父母適	孫為士者	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	大功章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從父昆弟	如為人後者為其昆弟	庶孫	適婦
祖父母無殤服大夫不降其適當如前適孫之下殤	中殤	無殤	無殤	此大功本服成人服之及其殤也長殤當降服小功中下殤當降服總麻經据本服名其殤曰大功之殤	無殤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	殤	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無殤
當如前適	殤	殤	總麻章	此小功殤服先是成人服大功今為長殤降一等服小功此章中見長殤不連見中殤故傳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小功之殤中從下也傳据殤服名其殤曰小功之殤中從下經据本服名其殤	殤曰大功之殤中從下	從父昆弟之下殤	不見中殤明中從下此總麻章中從下異於大功章中從上屬文之例余有說詳之不見為人後者為其昆弟之中下殤以長殤中可互明也	庶孫之中殤	從下亦其屬文之例也

太高二

女子子適人者為眾昆弟姪丈夫婦人報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從父昆弟	如為人後者為其昆弟	庶孫	適婦
不見女子子適人者為眾昆弟之長殤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無殤服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	從父昆弟	庶孫	適婦
下殤	夫之叔父之中殤	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	從父昆弟	庶孫	適婦

太高二

<p>庶姓同故必連屬於二庶 條後以見同中之異與異 中之同者其次第一定如 此所以皆為文法通篇所 無余嘗謂古經之文為文 中之聖於此者為二字及 後傳下言二字決其為推 敲再三而出之者也而昆 弟二字萬不能雜入二庶 條中觀此表自能知之</p>	<p>公之庶昆弟大夫 之庶子為母妻</p>	<p>昆弟皆為其從父 昆弟之為大夫者</p>	<p>通藝錄 為夫之昆弟之婦 人子適人者</p>	<p>大夫之妾為君之 庶子女子子嫁者</p>	<p>未嫁者為世父母 叔父母姑姊妹</p>	<p>大夫妻之妻大 夫之子公之昆弟</p>	<p>為姑姊妹女子子</p>
<p>喪服足數六九 本服獨厚表六</p>	<p>無殤 服</p>	<p>無殤 服</p>	<p>無殤 服</p>	<p>大夫之妾為庶子 不見女子子長 殤嫁者無殤服</p>	<p>未嫁者與庶子同妾為 私親或有殤服亦從畧</p>	<p>無殤 服</p>	<p>無殤 服</p>

大高廿三

<p>嫁於大夫者 君為姑姊妹女子 子嫁於國君者</p>	<p>無殤 服</p>	<p>右二表前一表見成人齊衰之殤綦重儀禮為制大 功小功兩殤服之由因以明經所謂長殤中殤降一 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及小功殤服傳所 謂大功之殤中從上之義後一表見成人大功之殤 亦不輕而令其長殤亦服小功殤服因以明經所謂 大功之殤中從下別在總麻章及小功殤服傳所謂 中殤何以不見小功之殤中從下之義至於成人小 功其長殤服在總麻中下殤無服今亦表而出之以 附於後</p>	<p>通藝錄 成人小功本服及長殤服總麻表 附</p>	<p>小功章 此小功本服成人服之 及其殤也長殤當降服 總麻中下 殤無服</p>	<p>從祖祖父母從祖 父母報</p>	<p>總麻章殤服 此總麻長殤服先是成 人服小功今為長殤降 一等服 總麻</p>	<p>從祖祖父之長殤 從祖 母無殤服從祖祖父祖之 昆弟能見其為殤者亦寡 矣如或為殤自與從祖父 之長殤同經雖不見得以 包之況其為昆弟之孫之 長殤乃報服既見從祖祖</p>	<p>從祖祖父之長殤 從祖 母無殤服從祖祖父祖之 昆弟能見其為殤者亦寡 矣如或為殤自與從祖父 之長殤同經雖不見得以 包之況其為昆弟之孫之 長殤乃報服既見從祖祖</p>

大高廿四

君之子為庶母慈	君母之父母從母	庶婦	適人者	大夫之妾為庶子	子之適士者	弟庶孫姑姊妹女	之昆弟為從父昆	大夫大夫之子公	通藝錄	婦報	夫之姑姊妹姊妹	從母丈夫婦人報	為外祖父母	為人後者為其姊	從父姊妹孫適人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之長殤	父之報服安得昆弟之孫不先有殤服乎
無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喪服足徵七 本服殤服表八	殤姊妹婦 無殤服	無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無殤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	此謂妾子從君母服其黨

太高廿五

									通藝錄								己者
									喪服足徵七 本服殤服表九								從父昆弟之子當服小功不見經文以此人為從祖父母經見報文故不復重見其服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昆弟之孫之長殤
																	經文以此人為從祖祖父母經已見報文故不復重見其服也

太高廿六

喪服無逸文述

喪服與宗法繼高祖以下四小宗通一無二者也。為父斬衰三年。祖父母齊衰不杖期。曾祖父母齊衰三月。長子斬衰三年。眾子齊衰不杖期。適孫齊衰不杖期。庶孫大功。曾孫總麻。此上治下治而因有上殺下殺之服也。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謂曾孫總麻。服至此而窮也。又曰。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謂已為元孫無服。但以袒免行事。喪服小記言親親以五為九連五世袒免數之明言六世親疏則五世親猶未滿宜非親連袒免數之乎。為元孫但以袒免。則旁治之而昆弟之曾孫猶同姓也。從父昆弟之孫亦猶同姓也。則皆從元孫之袒免推而旁殺之亦

通藝錄

喪服足徵七三
無逸文一

無服也。昆弟之曾孫無服。則昆弟之孫止宜總麻。從父昆弟之孫無服。則從父昆弟之子亦止宜總麻。而總麻章載為此二人之長殤。則此二人本服必小功也。而小功章不見其服。注亦無說以明之。因披小功章反復尋繹而知為此二人服者。為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而此二人者。為此二父母服小功。二父母即以小功報之。及檢喪服全經。凡見報文者。皆不更見其服。兼有總麻章載此二人之長殤。則其本服之為小功明矣。而小功章不見二人之服者。蓋見報文之例。不當更見其服。非逸之也。夫曾孫之窮於總麻。以曾孫為曾祖窮於齊衰三

太立一

月也。為曾祖三月。而為曾孫不能加其月數。曾祖何以齊衰三月也。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注云。服之數窮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其義蓋由祖父母旁殺之。從祖祖父母當小功之差。則由祖父母上殺之。曾祖父母亦當小功之差。今既不敢服以兄弟服。而制為齊衰三月以服之。故注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曾孫得見曾祖者。鮮矣。故曰恩殺也。曾祖既不可小功。高祖亦安可總麻。然曾祖齊衰三月。高祖亦齊衰三月。又非上殺之義。曾孫得見曾祖者鮮。則得見高祖絕無矣。故經無寧空其

通藝錄

喪服足徵七四
無逸文一

文不制服也。萬有一然。則元孫承重者。且服斬衰三年矣。於庶元孫恩益殺矣。當事則袒免行之。夫其不承重也。亦惟袒免而已矣。不然。元孫之父。曾孫也。曾孫齊衰三月矣。元孫之服。亦可同於其父乎。然則經之空其文也。其旨深遠矣。且經於為人後者。特著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諸人若子。以祖建首。不以曾祖建首。以所後者之曾祖。即為後者之高祖。高祖無服。故不見。此豈非不制高祖服之確證乎。得見曾祖。則得見族曾祖。由齊衰三月旁殺之而服總。是總也。實由小功之差而殺之也。故總麻章曰。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出

太立二

上治而旁殺之。四人皆總。故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謂下殺至於曾孫四世。而又旁殺之。至於族昆弟以上之四人。亦皆總自我數之五世矣。此繼高祖之宗法所由起也。其宗子。或卽吾之曾祖傳重焉。以至於吾。而爲羣族昆弟之所宗。吾故曰宗之道。兄道也。過此以往。則高祖與其昆弟。各統其子孫。而爲庶姓別於上。而其子孫。則視其上之所別各親。其親而戚單於下矣。是故族昆弟之子。無服。此人與我。遂爲姓別戚單之始。蓋族昆弟之子。自吾曾祖視之。爲昆弟之元孫。五世祖免者也。自吾高祖視之。則六世親屬竭焉者也。而吾子諸昆弟。與其從父昆弟。從祖昆弟。族昆弟。與之相序焉。皆出四小宗之外。而各宗其所繼之宗。不相聯屬。而吾之曾祖。至是爲吾子輩之高祖。吾之族曾祖。至是爲族昆弟之子輩之高祖。於是各祖其高祖。各成其庶姓。各宗其所宗焉而已矣。是故族昆弟之子。無服。以其姓別也。從祖昆弟之子。總麻。其姓猶未別也。夫從祖昆弟之子。總麻。則從父昆弟之子。當小功。而從父昆弟之孫。殺之。當總麻。經乃空之。不見其服。從父昆弟之子。小功。則昆弟之孫。亦小功。而昆弟之曾孫。殺之。亦當總麻。經亦空之。不見其服。所以然者。以曾孫止於總麻。而旁殺之。不能

通藝錄

喪服冠教七五
無通文三

〇世 16 故

太疏三

更服昆弟之曾孫總麻。又殺之。亦不能服。從父昆弟之孫總麻矣。禮窮則變。空之者。所以通其窮也。下殺之法。窮於曾孫。故四世而總。不隆而殺之。至於五世祖免。殺之極也。五世猶同姓。而祖免。故曰殺同姓也。至於六世。自高祖之父而下。視其孫。則各有其高祖。而皆爲庶姓。別於上者也。故曰親屬竭矣。屬竭故戚單。單之言盡也。亦言隻也。獨姓其姓。獨宗其宗。不同焉而已矣。若夫宗法遞遷。則上殺之法。雖窮於曾祖。而旁殺之。則自族曾祖。而至於族昆弟。爲五服之窮。爲之總麻。及於五世。異於四世而總之說也。上別於高祖。下單於元孫。其義未嘗異也。禮窮則變。變而不失其常。自非聖人。安能議禮哉。孔冲遠之疏。喪服小記也。至曾孫之下。疑喪服之有逸文。於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一人小功服外。又補出從父昆弟之孫總麻。及昆弟之曾孫總麻二條。由不明五世祖免。六世親竭。而姓別戚單。諸精義。而以爲元孫必有總麻之服。故推而旁殺之。亦應如此。卒不能融會喪服全經。錯綜參伍。以證明同姓庶姓之分。在於何人而不可少有假借焉者也。

通藝錄

喪服冠教七六
無通文四

太疏四

喪服經傳無失誤述

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
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
曰。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
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鄭注云。唯子不報。男女同爾。
傳以為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瑤田按。傳非有失也。大
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在小功章。其女子子
為父期也。為此三人嫁於大夫者。在大功章。其女子子
為父亦期也。今在不杖期章。乃為嫁於大夫之無主者。
其女子子為父固期也。若姑姊妹則以期報期。故曰唯
女子子之期。疑於報而不為報也。若夫男子為父服斬。
自不報爾。不待言也。於兩相服期中。獨指女子子不報。
故曰其餘皆以期報期也。況上經見為此三人適人無
主者之期。曰姑姊妹報。此經亦見此三人之期。曰唯子
不報。互見互省。體例然也。又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
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
也。鄭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
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
似誤矣。瑤田按。傳不誤也。注之所駁。辭嚴義正。足以動
人。尤不可不辨。蓋妾之為其父母。猶妾子之為其外祖

通鑑錄

喪服足徵七七
無失誤一

太五

父母。妾子不與尊者為一體。為其外祖父母遂也。下記

所謂庶子為其外祖父母。不為後如邦人者是已。妾子
與尊者為一體。不得為外祖父母遂也。下記所謂庶子
為父後者為其外祖父母無服是已。如注言。然則適子
有以體君而不服其外祖父母者與。禮記云。女君死。則
妾為女君黨。攝女君。則不得為先女君之黨。攝女
君。雖非體君。然固已攝之。則於體君之義為近。於妾之
不得遂之義亦近。良由妾之不得擬於女君也。若妾之
不得體君。固其分也。服問孔氏疏。載鄭君異義。駁云。女
君卒。繼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是其義也。而注乃
欲以女君例妾耶。又按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傳曰。何
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與得為其父母遂
之文義相同。是禮也。於經亦有例可舉。蓋妾之為其子。
猶妾子之為其母。故妾子體父。則為其母不得遂也。總
麻章所謂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傳曰。與尊者為一體。
不敢服其私親是已。其服總者。同於死宮中者為之三
月不舉祭。非實為之服也。今二妾不得體君。故為其子
得遂。而注乃以不得從女君降其子例之。此自亂其例。
故於女君之尊不降父母。例以體君之義不可通。因欲
破傳不得體君之文。而徧徧然議之也。且注又云。女君

通鑑錄

喪服足徵七七
無失誤一

太五

與君一體唯為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夫曰以尊降之則是與大夫尊不同而降之為一例。豈與君一體不得遂之例乎。是大夫妻而妾擬之矣。豪釐之差。繆以千里。此之不可不辨也。又總麻章庶子之中。殤。鄭注云。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為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瑤田按經不誤。注大誤也。經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此經文今誤為傳余曾辨正之此以成人之服名殤服。殤服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此卽以殤名其服。其名不同。其服則一。余有文辨之詳矣。此庶孫成人大功。降在長殤小功者。其在小功

通藝錄

喪服是微七九
無失誤三

太疏七

辨論鄭氏斥子夏喪服傳誤之謬

鄭氏喪服注。有指謂子夏傳為誤者。吾不慊也。昔嘗為文是正。已復哀列觀之。愈覺其言之誤。乃知讀書之難。雖以康成經師。而豪釐之差。未始不繆以千里者也。傳解唯子不報句。主謂女子子言。其於經意。可謂體會入微。蓋以女子子適人者。無論尊卑常變。本為父母期。非因今日父母為女子子不降服期。而後女子子服期以報之也。故唯子不報。實專主女子子言。不兼男子也。而鄭注乃云男女同不報爾。以為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此大繆之說也。請循其本而言之。姑姊妹適人者。於其

通藝錄

喪服是微八十
辨論一

姪昆弟。本服大功。今而服期。是以期報期也。女子子適人者。於其父本服期。今而服其本服。非以期報期也。止將上經言報。此經言不報。合而觀之。則互義自見。若男子為父三年。與期無涉。何有於報。而云不報。不亦贅乎。傳解公及士妻為其父母期。曰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鄭注駁之。而曰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也。此傳似誤矣。瑤田謂一部喪服精義。在明於比例。疑人必於其倫。妾固不得以女君為比例也。鄭氏之誤。大率在比例未得其審。是故公妾大夫之妾為其

太疏八

子期傳亦曰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鄭注亦駁之。而鯁鯁然及於女君。云此言二妾不得從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為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此真大繆也。蓋女君於子非私親。無得遂不得遂之例。女君本與君一體。無體君不體君之例。鄭氏惟不明服例。故於妾為其母與為其子兩節。說竝與傳殊異。轉疑傳義有誤。不亦繆乎。抑說經之難也。不可無聰明。尤不可恃聰明。其中似是而非處。以嘗我之聰明者。正復不少。一用聰明。必致大繆。如大夫之子為五男子。五婦人初見以為大夫竝降其本服期而服大功。其子亦從父而降。今以其為大夫命婦。皆在尊同不降之例。而五婦人中三婦人之無祭主者。則於尊同不降之外。又有一種不降之義。而經傳但渾言之。疑有漏義。擬得其間以相送難。乃復罄心思之。然後知三婦人降大功後。又有降小功一層。從小功而為尊同得服親服之大功。又加之而為之服期。蓋升降雜糅中。而歸於異名同實。故五婦人得竝列一條也。余於報服舉例述篇中詳言之矣。茲因辨論鄭注之譌附及之。以見說經不可不慎有如此者。

通鑑錄

喪服尼微八

太壇九

庶子不為長子三年述

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以父庶為斷也。大傳喪服小記。皆曰繼禰者為小宗。小宗宗子也。非庶子也。我為小宗。乃禰之正體。我與尊者為一體。是正體於上。其長子將來即為繼祖之宗。是又乃將所傳重也。承傳重言。而曰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者。謂長子不繼祖也。反傳重之言。猶云不傳重耳。此喪服傳文義較然者也。大傳則承庶子不祭明其宗而言。而曰不繼祖者。謂庶子不繼祖也。不繼祖之云。所包者廣。兼大小宗言之。祖字上通曾高。而至於大祖皆祖也。故下文即徧陳宗法。見庶子既非大宗。亦非小宗。故不祭。亦不為長子三年也。不繼祖。固有繼禰者。不繼禰。則必無繼祖者。故言不繼祖。既得包大小宗。轉亦得包不繼禰。而小記既言不祭祖。明其宗矣。下即綴之曰。庶子不為長子。不繼祖與禰。必兼言禰者。恐人疑不繼祖之云。或容有繼禰者。亦將不為長子。故增禰字以破之。言不繼祖中。雖有繼禰者。繼禰者則固祭其禰矣。而其弟則斷乎不繼禰也。此人。不繼禰。安得繼祖。故云不繼祖與禰。為兼有此人。故下又復出曰。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明其適兄為宗子。而已為庶子。已庶子不為其長子。斬。兄宗子則必為

通鑑錄

喪服尼微八

太壇十

其長子斬。其兄所謂正體於上。兄之長子。所謂又乃將所傳重者也。等而上之。已與父兩世皆庶。則宗子在從父昆弟之長。兄主祭。是為明其繼祖之宗。又上之。三世皆庶。則宗子在從祖昆弟之長。兄主祭。是為明其繼曾祖之宗。又上之。四世皆庶。則宗子在族昆弟之長。兄主祭。是為明其繼高祖之宗。其又上。則累世皆庶。宗其繼別子之兄。而明其為大宗矣。凡此皆庶子不祭。明其宗之義。明宗者。明以庶弟宗其適兄。小記所以言不祭祖。又必復言不祭禰者。論五宗之法。必從不繼禰起。立法示人。充類至義之盡。宜如此也。然不繼祖者。不必皆不

通藝錄

喪服足數八三庶子不為二

繼禰。故鄭氏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蓋對上正為宗子言之。宗子而外皆庶子。故不得祭其上。正所主祭之廟。若在下正廟中。則於上正無與也。為此廟中所統之宗子。則主此廟之祭。其長子為此宗子之子。將傳重者。傳此主祭之重。而安得不為之三年乎。言各有當事。非一端。如必以繼禰而不繼祖者。泛而稱之曰庶子。則繼禰者為小宗之語。為有宗之名。而無宗之實。既立之為小宗。而猶稱之曰庶子。又為有宗之實。而無宗之名。名實二者。舉無所據。先王之禮。不如是也。人道親親。自小宗始。小宗有四。自繼禰之宗始。親親之殺。則

繼禰者為隆。由是而繼祖。而繼曾祖。而繼高祖。則其所漸殺焉者也。故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故曰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隆殺之義。輕重之名。所隆所重。恒主於禰。然則庶子不為長子三年者。信乎以父庶為斷。庶子不繼禰。故其長子不繼祖也。小記亦言父庶。而必兼言不繼祖與禰者。彼蓋論五宗之法。而因及於庶子。不祭以明宗之義。故必如此。乃始完備。肆業及之。其義自見。亦求乎其言之當而已矣。

通藝錄

喪服足數八四庶子不為三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mostly blank.



太姒十一

太姒十一

正體於上義述

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者。余既詳述之。且據鄭氏注而決其為謂長子不繼祖。然注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蓋以正體字重字。皆偏就長子說。於傳之文義。似猶未諦。瑤田謂正體於上。言己與尊者為一體。而為繼禰之宗子。主禰廟之祭。斯謂之重。言其為受重之人也。其長子適適相承。是己所受之重。將於長子傳之。是為又乃將所傳重也。如此則傳文所字乃着力字。是倒裝文法。猶云又乃將所受之重傳之也。先有重。然後傳。非傳與長子。然後謂之重。注謂重其當先祖之正體。意以

通藝錄

喪禮記卷八十五

長子當先祖正體。吾乃重之。不合傳文傳重之旨。傳言正體於上。言己正其體於上。以主禰廟祭。何重如之。將傳者。時重尚在己。猶未傳。然將欲傳之。而將使之當先祖之正體。而繼乎祖。故為長子服三年也。庶子之長子不繼祖。以庶子本不與尊者為一體。不能正體於上。不主禰廟之祭。其重本非庶子所得受。則亦非庶子所能傳。其長子烏得繼祖。傳重故繼祖。不傳重故不繼祖。服三年與不服三年。繼祖不繼祖之分而已矣。

太立十三

為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立表說

注云。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為宗廟主也。蓋謂己非庶子。與尊者為一體。己既與父為一體。而正體於上。則其長子適適相承。亦為當先祖之正體。將來即為祖後。又以代己為宗廟主也。曰重其。曰以其。據文義。二其字皆指長子言。則繼祖者。言長子繼祖也。注又云。庶子者。為父後者之弟也。蓋謂其既不與父為一體。其長子烏得繼祖哉。而疏乃云。周之道。有適子者無適孫。要適子死後乃立適孫。乃得為長子三年。是謂適子死而立適孫。以孫繼

通藝錄

喪禮記卷八十六

祖之法。蓋明禮之變。若然。則其父已死。誰為長子服三年耶。疏又云。繼父祖身三世。長子四世。乃得三年。是謂必己繼祖與禰。乃得為長子三年。此據小記而為之辭。而不知小記說之不云爾也。彼此不得互纏。說之難盡。其蘊。今試各為一表。比類參觀。庶無遁情矣。

庶子不為父後長子不繼祖表

祖適父適長子	<small>此三世適適相承者。長子繼祖與禰者也。</small>
祖庶父適長子	<small>此父為祖庶之適。不得謂之不繼禰。則長子安得謂之不繼祖。其父亦安得不為長子三年乎。</small>
祖適父庶長子	<small>此父為庶子長子。雖為父適而繼禰。而其父本不繼禰。則長子亦非繼祖。故曰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small>
祖庶父庶長子	<small>此祖父皆庶長子。雖以適繼禰而不繼祖。故其父不得為長子三年也。</small>

太立十四

據疏不繼祖者不為長子三年表

祖適父適已適長子 此四世適通相承者據疏已始為長子三年也

祖庶父適已適長子 此已繼繼祖而不繼祖者據疏不得為長子三年也。瑤田按父既祖之適子安得非繼祖之宗父既為宗而已又繼之已安得謂之不繼祖也

祖適父庶已適長子 此已雖適以父庶不得繼祖者據疏不得為長子三年也。瑤田按己是父之長子是為繼祖之宗矣安得以父為庶子不繼祖并己之小宗亦不論乎

祖適父適已庶長子 此已不繼祖與兩者據疏不得為長子三年也。瑤田按此所謂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也原不論祖父之適庶也

立別子適庶相承之表以證疏說之非

別子為祖 二世 適子繼別為大宗 三世 長子世適相承是為 四世 適通相承以上承別

通鑑錄

喪服足徵八七

二世 庶子不繼別不為宗

三世 長子亦以適上承是為繼祖之大宗以其繼祖故二世為之三年

四世 雖不承別子而上承繼祖之小宗以繼其宗三世安得不為之二三年

繼祖之大宗以其繼祖故二世為之三年 子其三世自為之二三年

喪服親屬窮敘述

為從祖祖父母小功言報。為族會祖父母總麻不言報。蓋不報也。為從祖父母小功言報。為族祖父母總麻不言報。亦不報也。何以為族會祖父母總麻不報也。族會祖父母為其會孫總麻。則為其昆弟之會孫無服。其於族會孫。安得更以總麻報之乎。何以為族祖父母總麻不報也。族祖父母為其從祖昆弟之子總麻。則為其從祖昆弟之孫無服。其於族昆弟之孫。安得更以總麻報之乎。然則二服之所以不報。其由在會孫之服止於總麻。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謂下治之服窮於會孫。蓋已於會孫為四世也。夫服何以窮於四世之會孫。而因殺於五世之元孫。以會祖下至於己為四世。己為會孫。上服會祖齊衰三月。則己為會祖。下服四世之會孫。不得多其月數。故為之總麻而服窮於四世也。然則會祖之服。何以止於齊衰三月也。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重之以齊衰之服。輕之以三月之數。仁至義盡之道也。而鄭氏乃曰高祖會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會孫元孫為之服同也。其於高祖。則以會祖之齊衰三月同之。其於元孫。則以會孫之總麻同之。苟如是。則周公當

通鑑錄

喪服足徵八八

喪服親屬窮敘述 為從祖祖父母小功言報。為族會祖父母總麻不言報。蓋不報也。為從祖父母小功言報。為族祖父母總麻不言報。亦不報也。何以為族會祖父母總麻不報也。族會祖父母為其會孫總麻。則為其昆弟之會孫無服。其於族會孫。安得更以總麻報之乎。何以為族祖父母總麻不報也。族祖父母為其從祖昆弟之子總麻。則為其從祖昆弟之孫無服。其於族昆弟之孫。安得更以總麻報之乎。然則二服之所以不報。其由在會孫之服止於總麻。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謂下治之服窮於會孫。蓋已於會孫為四世也。夫服何以窮於四世之會孫。而因殺於五世之元孫。以會祖下至於己為四世。己為會孫。上服會祖齊衰三月。則己為會祖。下服四世之會孫。不得多其月數。故為之總麻而服窮於四世也。然則會祖之服。何以止於齊衰三月也。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重之以齊衰之服。輕之以三月之數。仁至義盡之道也。而鄭氏乃曰高祖會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會孫元孫為之服同也。其於高祖。則以會祖之齊衰三月同之。其於元孫。則以會孫之總麻同之。苟如是。則周公當

日曷爲定曾祖之服以齊衰三月。豈於三月之上。必無
 可加之月數。曷爲定曾孫之服以緦麻。豈於緦麻之上。
 亦必無可加之月數。而乃斷之於是。而弗加者。此之謂
 義也。今之言喪服者。於鄭氏之義。又推而極之。謂齊衰
 三月。上關高祖以上。夫高祖以上。爲遠孫之所及見者。
 世所罕聞。卽有之。亦爲之袒免而已矣。袒免非服也。然
 施之則不輕。士喪禮曰。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於房。鄭
 注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喪服小記曰。爲母
 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故緦麻之服。但施於輕喪。而袒
 免則通乎輕重。夫喪服者。所以爲悲哀之飾也。高祖以
 通藝錄
 喪服足徵八九
 親屬第幾二

上無服。爲之袒免。足以飾其悲哀矣。外之所爲。徒以飾
 其悲哀。明所重者心喪也。是故父在爲母期。心喪則三
 年也。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杖之用桐也。言心喪同乎
 父而已矣。自有鄭氏之補義。後人但推廣加之。不敢謂
 經之本無其義。誠惡夫或一言之人。且以短喪議其後。
 而不知聖人之所惡者。在短之於心而已矣。況高祖之
 喪。其元孫猶能及之。則亦在衆主人之列也。三月之內。
 有一日之離其次乎。其朝夕之哭。以及於有事也。有不
 就於其位者乎。與其同曾孫齊衰三月之服。爲父子之
 無別。孰若袒免而符於五世之殺乎。然則服以飾情。其

太極七

疏節也。所以服者。則精義也。求其精義。斯無疑於服之
 窮殺耳矣。不然。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傳曷
 爲不以曾祖建首。豈不以曾祖卽爲後者之高祖。高祖
 之制。非其明證乎。嗚呼。周公聖人也。其制喪服
 如是。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

通藝錄

喪服足徵九十
親屬第幾三

太極六

有治昆弟親屬述

上治祖禰服至於曾祖。下治子孫服至於曾孫。尊尊親親其義尚矣。有治昆弟奈何。有己之昆弟焉。有父之昆弟焉。有祖之昆弟焉。有曾祖之昆弟焉。凡四親屬。以四昆弟統之。己之昆弟何同父也。其子曰昆弟之子。其孫曰昆弟之孫。其曾孫則無服矣。父之昆弟何從父也。其子曰從父昆弟。其孫曰從父昆弟之子。其曾孫則無服矣。祖之昆弟何從祖祖父母也。其子曰從祖父母。其孫曰從祖昆弟。其曾孫曰從祖昆弟之子。其元孫則無服矣。曾祖之昆弟何族曾祖父母也。其子曰族祖父母。其

通藝錄

喪服足數九一

孫曰族父母。其曾孫曰族昆弟。其元孫則無服矣。族之為言大衆之詞也。昆弟至親也。父之昆弟則由親而疏矣。祖之昆弟則又疎矣。曾祖之昆弟則更疎而其人又大衆焉。變其文曰族。言族而從曾祖之義見矣。故曰族也。是故喪服總麻章曰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凡若而人者。從曾祖昆弟之親服盡之矣。小功章曰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又曰從祖昆弟。總麻章曰從祖昆弟之子。凡若而人者。從祖昆弟之親服盡之矣。不杖麻屨章曰世父母叔父母。大功章曰從父昆弟。小功章雖不見從父昆弟之子。而此子為從祖父母

太極九

0 卅 36 板

小功條內見報文。即與見從父昆弟之子無異矣。凡若

而人者。從父昆弟之親服盡之矣。不杖麻屨章曰昆弟。昆弟之子。小功章雖不見昆弟之孫。而此孫為從祖祖父母。小功條內見報文。即與見昆弟之孫無異矣。凡若而人者。己昆弟之親服盡之矣。是故有治昆弟之法。由己之昆弟。父之昆弟。祖之昆弟。而至於曾祖之昆弟。四親之屬服。見於喪服經傳者。章章矣。由曾祖昆弟。而至上之。則高祖之昆弟。與高祖別之為兩族之高祖。兩族之元孫。各宗其繼高祖之宗。故小宗有四。至此一宗之元孫。上視其高祖之昆弟。各為庶姓。以別之。所謂庶姓

通藝錄

喪服足數九二

別於上而戚單於下者也。故自其元孫。自視其高祖之親屬。猶同姓也。然而自成其族。族之言庶也。此庶姓之名所由立。庶姓各自為族。故曰庶姓別於上。夫既姓別於上。而戚自單於下。單之為言獨也。獨戚其戚。亦猶之乎別焉已矣。故自庶姓既別之後。兩庶姓不復謂之同姓。而上同於始祖之正姓矣。然則庶姓之別。別於其元孫。各自別其高祖。而各自別其高祖之元孫。則各姓其庶姓。以上而同乎始祖之正姓。而始祖適適相承之宗子。謂之大宗。以領羣族之諸昆弟。所謂大宗收族者也。故曰大宗者尊之統也。使散無友紀者皆有以萃之也。

太極廿

然過萃則難治。故各族之高祖別其庶姓。以萃其各族之元孫。而各族之元孫。則自宗其各族之宗子。故小宗之法。四以繼高祖之宗。而為大小宗之限。等而下之。則為繼曾祖之宗。繼祖之宗。繼禰之宗。亦皆為其同禰同祖。同曾祖。諸昆弟之所宗。羣而分之。乃正所以合而萃之。誠以過萃難治。而又不可無以萃之者也。萃之矣。故有百世不遷之宗。萃之而又別之。故有五世則遷之宗。此之謂仁之至。此之謂義之盡。使五世不遷而又從而宗之。則恩漸殺而情漸微。強而附麗之。虛文相尚。聖人不以此立教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殺同姓而親屬竭。故喪服無高祖元孫之服。視遠者不見其形。聽遠者不聞其聲。豈非其勢使之然乎。然而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不通昏姻。由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後知周之道。與天無極。嗚呼至矣。

通藝錄

喪服是微九三
有治禮屬三

太疏世

報服舉例述

報者。同服相為之名。此之服彼也。必有以也。則彼必報之。彼之服此也。非無因也。則此必報之。是故以期報期。以大小功報大小功。以總報總。無此重彼輕之殊。故謂之報。然在喪服有兩例。其一。此為彼服而見報文。則彼之為此。不復舉其服也。其一。此為彼。彼為此。並舉其服。即不復見報文。而傳者乃發報之。云以申其說也。試條舉件繫以明之。杖期章。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則此嫁母為子。不復舉其服也。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則其父母為此子。不復舉其服也。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則姑為此姪姊妹。為此昆弟。不復舉其服也。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曰唯子不報。是其餘皆報。雖未見報文。亦猶之乎。見報文也。則世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之無主者。若而人。身為大夫命婦。其為此大夫之子。不復舉其服也。上條之姑姊妹。本服大功。其大功以出降而服者也。此條之姑姊妹。亦本服大功。其大功以在室尊降大功。出又降在小功。又以尊同得服親服而為之服大功也。此為彼大功。則彼為此亦大功。本相報之服也。今皆以

通藝錄

喪服是微九四
報服一

太疏世

無祭主而加服爲之期。則此無祭主者於是人亦必加服而爲之期。是之謂報也。經特見姑姊妹報者。言唯子不報也。特見唯子不報者。言姑姊妹報也。蓋互言省文之法也。大功章女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其衆昆弟爲姊妹。姪爲姑之報服。先已與女子子同見於章首曰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於此特發其例曰出也。則章內又見姊妹爲衆昆弟。姑爲姪丈夫婦人報者。正與前經姑姊妹女子子唯子不報之文。遙相呼應。以見制服之義。非至精者不足與於斯也。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則昆弟之孫從父昆弟之子不

通鑑錄

喪服足徵九五
報服二

復舉其服也。然於總麻章則又舉其長殤之服。夫長殤在總麻。則本服在小功。報爲同服相爲之名明矣。爲從母丈夫婦人報。則從母爲姊妹之子不復舉其服也。爲夫之姑姊妹弟姪婦報。則女子在室爲姪之妻昆弟之妻。不復舉其服也。總麻章爲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則此適人之女爲從父昆弟之子及從祖昆弟。不復舉其服也。爲從母之長殤報。則從母爲姊妹之子之長殤。不復舉其服也。從母報在小功。從母長殤報在總麻。皆言同服相爲之爲報也。爲夫之諸祖父母報。則此父母爲此夫之妻。不復舉其服也。凡此皆見報文不復舉報服

之例也。其不見報文而傳者發報之云以申其說。何也。不杖期章曰世父母叔父母。又曰昆弟之子。傳曰報之也。其曰世父母叔父母而又曰夫之昆弟之子。傳曰報之也。總麻章曰舅。傳曰從服也。又曰甥。傳曰報之也。曰妻之父母。傳曰從服也。又曰壻。傳曰報之也。曰舅之子。傳曰從服也。又曰姑之子。傳曰報之也。凡此皆不見報文。傳者發報之以申其說者也。吾於是有以通其義焉。而知至親一脈之服。無所謂報也。子爲父斬衰三年。父爲長子亦斬衰三年。非報也。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是以衆子同

通鑑錄

喪服足徵九六
報服三

爲父服斬衰三年。而父爲衆子在不杖期章。故曰非報也。父卒爲母疏衰三年。母爲長子亦疏衰三年。非報也。傳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是以衆子於父卒同爲母服疏衰三年。而母爲衆子與父同服在不杖期章。故曰非報也。孫爲祖父母不杖期。祖父母爲適孫亦不杖期。非報也。傳曰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是以庶孫同爲祖父母服不杖期。而祖父母爲庶孫在大功章。故曰非報也。曾孫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意蓋謂上殺之法。宜服小功。今不敢以小功服之。於是重其衰

麻減其日月。為服齊衰三月之服。而曾祖父母之為曾孫。則服總麻。以總麻與齊衰三月較。非報也。即以總麻與小功較。尤非報也。是故婦為舅姑服期。舅姑為適婦大功。庶婦小功也。為夫之祖父母服大功。為庶孫之婦總麻也。為夫之曾祖父母服。不見於經。其夫服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妻或如夫之月數。而從服總麻。若曾祖於曾孫之婦。則無服。凡此之服。皆非報也。蓋服之言報者。謂旁親也。故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此發報文之例也。是故世叔父母與昆弟之子

禮記

喪服足徵九七

期服四

相為服期之為報也。故從祖父母與從父昆弟之子相為服小功。亦為報也。則推之族父母與從祖昆弟之子相為服總麻。亦報矣。昆弟一體也。其相為服期也。異於父子之一體也。然不得云報也。顧何以大夫之子為昆弟之為大夫者。服期得云報也。彼其初不報也。大夫之子。以父尊降衆子。故子不敢不降。而為昆弟服大功。其昆弟則為大夫之子。仍服期。不報也。今此昆弟以尊當降昆弟。而為其昆弟者。乃大夫之子。亦本以父之尊不敢不降昆弟。是兩昆弟並有降大功。不相為報之差。亦並有尊同得服親服之義。兩相服期。即兩相為報。故云

本疏其

報也。然則由昆弟非報之例推之。則從父昆弟之相為服大功。從祖昆弟之相為服小功。族昆弟之相為服總麻。皆不得云報。故經傳於此四條。皆不見報文也。其為族曾祖父母總麻。則為昆弟之曾孫亦當報以總麻。為族祖父母總麻。則為從父昆弟之孫。亦當報以總麻。而經皆闕其服者。以曾孫之服止於總麻。斷以旁殺之義。則不能為昆弟之曾孫服總麻。亦不能為從父昆弟之孫服總麻。故闕之。此禮窮則變之義也。然禮窮則變。變則通。制禮之精義也。此則變而不可通。尤制禮之精義也。

禮記

喪服足徵九八

期服五

此處為多欄空白表格，用於記錄或備註。

本疏其

降服說

喪服有屈有厭。屈者屈於父。厭者厭以君。何謂屈於父。父在為母期也。父者子之天。家無二尊。故父在無為母三年之服。無其服。則不得謂之降。且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故曰屈也。何謂厭以君。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縗緣。為其妻。縗冠。葛經帶。麻衣。縗緣。皆既葬除之。蓋諸侯之妾。與其庶婦。以諸侯而厭之也。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麻屨。鄭注公士大夫厭於天子諸侯眾臣疏遠。恩較殺。故不得如其貴臣。非以天子諸侯而厭之也。若以君之尊。厭其公士大夫。則其貴臣。已先不得伸矣。若尊公

通鑑錄

喪服記第九

降服一

子之母賤。其妻更疏遠。在君前則不得伸。故五服中無其服也。無其服。斯之謂厭。厭而猶不奪其恩。故於五服之外。制為既葬除之之服。若曰此其私也。若五服中。則固無其服也。蓋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雖君薨而進於五服之中矣。然猶不得過大功也。故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也。而亦非降之也。閻百詩曰。父卒。服未除而遭母喪。仍服期。為父之餘尊所厭。非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屈與厭。似同而實異。屈者不敢伸之謂。為尊者屈也。厭者不得伸之謂。厭於尊者也。父在為母期。父必三年。然後娶。方將達子之志矣。曾謂以夫而厭其妻乎。故父

太兩一

卒服未除而遭母喪仍服期者。此孝子之心。不忍死其

父。三年之內。猶若疑其父之未卒也者。斯乃聖人緣情制禮之精意與。降服者。降其親服一等也。有尊降。有從降。有出降。尊者大夫也。大夫尊。則降其旁親矣。不降同尊。不降祖。不降適。不降大宗。公之昆弟。擬於大夫。為其旁親。則降也。其從降者何也。父為大夫。尊降旁親。子亦從之而降也。蓋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故大功章曰。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夫惟有從降。而後父者子之天之說明。夫

通鑑錄

喪服記微百

降服一

惟有從降。而後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之說明。夫惟大夫之庶子。但從降其母。而後夫不厭妻之說益明。其出降者何也。為人後者降其小宗也。女子子適人者降其旁親也。降其旁親而不降其小宗何也。以婦人必有歸宗也。宗者繼祖禰者也。不降其宗。故不降其祖。不降其祖。豈降其禰乎。不降其為父後者。豈降其父乎。其為父母期者。猶父在為母期也。蓋夫者妻之天。婦人不貳尊。故為父母服。屈服也。而非降也。之數義者。聖人作之。賢人述之。後之人皆未聞其審也。

太兩二

据經文決無逆降之例述

不杖期章。見世叔父而不見姑。注云姑在室亦如之。見昆弟而不見姊妹。注云姊妹在室亦如之。見眾子而不見女子。注云女子在室亦如之。見夫之昆弟之子而不見其女子。注云男女皆是。此經文互見省文之法也。及觀大功殤服章。見子。又見女子。見叔父。又見姑。見昆弟。又見姊妹。見夫之昆弟之子。又見女子。此可見省文者。屬文之灑。而略於成人服。又必詳於殤服。若曰殤服如此。成人可知使後之人不得議其成人服之從略。更不得因其略於成人而疑其成人有出道而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一

妄生逆降之說也。鄭注乃曰。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云女子子者。以子關適庶。然則言叔父。又言姑。言昆弟。又言姊妹。言夫之昆弟之子。又言其女子。不以男兼女者。豈亦以其男有適庶之關乎。必不然矣。且鄭注所謂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如之者。正與殤服獨詳不略之旨脗合。况余檢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為眾昆弟姪。而繼之曰丈夫婦人。及婦人者。明以眾昆弟兼在室之姊妹。以姪兼在室之昆弟之女子。經於大功之成人婦人。不逆降。而謂逆降期親之成人婦人。當不其然。千古之疑。一朝而破。喪服義例。徵之經文。信無不足者也。

太雨三

不杖麻履章大夫之子條經傳義述

此經言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而此傳則專發姑姊妹女子。為命婦而無祭主者之唯子不報也。此經於婦人側重無主者。一也。故傳曰。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其為此婦人之嫁。大夫者。別見大功章。其為世叔父諸人之為大夫者。於此從略。觀下文止發大夫。曷為不降命婦。而不發大夫。曷為不降大夫。可見然則大夫為尊同不降。亦宜發傳而不發者。欲於大夫本服中發之下。經大夫為世叔父母諸人為士者服大功。人數正與此同。故發傳曰。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於尊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二

不同而並發尊同之傳。所以補此傳之所不發者也。大夫之不降命婦。互見於此。不別見大夫本服章。亦以顯經互足之意也。男子為父斬衰三年。不疑於報唯女子子適人為父母期。疑於以期報期。故經言不報以釋人疑耳。又期章內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見子不報。此言唯子不報。見姑姊妹報。正經文之互相足者也。嘗試綜論之。大夫之子。其服異於眾人者。以大夫有降旁親。又有尊同得服親服諸節目。而其子從之。故異也。然則欲明大夫之子之服。必參互大夫之服以明之。是故大夫之子。為女子子在室大功。適士小功。嫁

太雨四

大夫大功以大夫為女孫。在室小功。與為庶孫同。適士總麻。衆人為孫適人者小功。夫於兄弟降一等。嫁大夫小功。尊同服親服。是為從大夫而降之服也。大功章傳所謂大夫之庶子從乎大夫而降。父之所

不降子亦不敢降者。是其例也。其為女子子之嫁大夫而無主者。在此章與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

之子姑姊妹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同列。此經姑姊妹女子婦之無主者其非無主而為命婦者別見大功章。因與諸為大夫命婦者同列。故移無主者三字於為大夫命婦之前。乃可以類相從。而曰唯子

不報。故傳發問而釋之曰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報。言其餘皆報也。蓋謂女

子子於大夫之子。父也。雖非命婦。雖非命婦之無祭主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三
不杖章二

者。本服期。故不得言報也。喪服小記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然則字於其父之服前定而不移。不以尊卑及所遭事。故而有升降。傳非不知唯子不報者之男女同也。而偏屬

之女子子者。以欲破以期報期之疑之專在女子子。勢不得不別言之。以見言各有當也。鄭注駁之。蓋未詳味

其文義耳。其言其餘之皆報。又當以其餘諸人為大夫命婦尊降旁親之服。與大夫之子今為諸人之服。比而

論之。蓋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身為大夫命婦。則皆降其旁親期為大功。若姑姊妹為命婦者。其於在

室期親。已降大功。又以尊而降在小功者也。今此旁親

應降大小功者。為大夫之子。夫大夫之子。以父之尊。先

太兩五

從之而降此旁親者。今皆以此旁親與父尊同。而得從服其親服之期。與大功而姑姊妹復又以其無主而加服之。得服其在室之親服期。夫諸人之為大夫之子。其親服本期也。今竝為我服親服之期。則安得不以其親服之期報之乎。故曰其餘皆報也。同服相為之謂報。余有報服舉例。處詳之。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四
不杖章三

太兩六

大功章大夫之妾條從舊讀說

大功即為九月章。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舊讀言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又曰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亦依傳謂妾自服其私親。余細玩其章句。一經一傳。條理井然。無一字錯爛。三復之。覺舊讀彌可從。乃竊為之說曰。傳言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女子子亦君之黨也。不傳於君之庶子下。而必退其傳於女子子下者。以庶子之為君黨易見。即不見亦無不可。故先傳嫁者未嫁者。後傳女子子。正得以包庶子也。案下經大夫妻為女子子嫁於大夫者服大功。今其妾服之得與女君同也。又小功澡麻帶經章。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殤。是女子子之長殤亦如之矣。今成人而未嫁者不為殤。故亦得與女君同服大功也。鄭氏不從舊讀。謂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服大功。余以經傳服例考之。不相應。且以女子子嫁者言之。其在室為世父母叔父母服期。出降旁親。當服大功矣。今嫁於大夫。又當以尊而降在小功。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服降服在大功章。此其例也。大夫妻為女子子嫁於大夫者。以尊同得服親服。亦在大功章。明尊不同則降。是又大夫妻尊降旁親之例也。然則女子子嫁於

通鑑錄

喪服是數百五

太兩七

大夫者。其不得為世父母叔父母服大功明矣。齊衰三月章。為曾祖父母。是不降其祖。及嫁者。明出亦不降。及嫁於大夫者。明適士以下者得包之也。及成人未嫁者。明非殤也。喪殤者謂之喪未成人。今笄不為殤。將責成人禮焉。凡哭踊之節。不得視童子之不備禮也。而鄭氏乃曰此著不降。明有所降。以謂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余謂不然也。鄭氏注檀弓叔仲皮章姑姊妹在室齊衰。未嫁者不為殤。則其為人服。與人為其服者皆得服正服。正服者。姑視世父母叔父母。姊妹視昆弟。女子子視眾子。己不逆降旁親。人亦不逆降此未嫁者。檀弓曰。姑

通鑑錄

喪服是數百六

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謂其適人。則有婿為之服期矣。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是無有受我而厚之者。而我顧薄之。可乎。未從夫。則從父而已矣。從父。則我之世父叔父。父之昆弟也。我之昆弟。父之子也。而可以逆降之乎。我不逆降旁親。而旁親者為之服。則逆降。此必無之理也。然則經何為不見正服也。案服例。姑姊妹女子子成人之服。皆各與其昆弟同。故不見正服。案婦人屬服之同於夫者。經亦不見也。然雖不見正服。而見其殤服。殤服同其昆弟。明正服之亦同也。且殤服與其適人之服同月數。若無成人

太兩八

之服。是成人後人爲之服。但如殤服之月數。至適人之月數。又如之。終其身爲之服。殤之月數而已。當不其然。公羊傳曰。許嫁則字而笄之。死以成人之喪治之。如有逆降之服。則經言適人者多矣。其未適人者。經曾不及之。傳曾不一發之。以明其例。吾是以知其無逆降之說也。是故大夫之妾。於女子子之嫁於大夫者。與女君同服大功。蓋女君之尊同不降者也。於其成人未嫁者。亦與女君同服大功。蓋女君之尊降旁親。不復更有逆降者也。展轉推求。舊讀彌通服例。鄭氏改讀。略無相應者。然則從舊讀與未也。余更檢大夫之妾爲君黨服之

通藝錄

喪服足數百七

見於經者。復有爲庶子適人者。在小功章。可見爲嫁於大夫者。服大功。爲適人者。服小功。是其服之差也。又檢女子子爲會祖父母。經不見適人者之服。蓋不降其祖無尊卑之差。言嫁者未嫁者。足包適人。不必更見也。爲會祖父母。章已發嫁者未嫁者之傳。而於大功章復發傳者。詞同義殊。以明例也。一明不敢降祖之例。適人與在室同。嫁大同得服親服之例。不降其在室服之服。如婦人無祭主者。復發傳。因一爲適人。一爲爲命婦之異。妾不得體君。復發傳。因一爲君黨。一爲父母黨之異。此又義同事殊。亦所以明例也。又檢大夫妻爲夫黨服之。見於經者。但見女子子嫁於大夫者之

大兩九

大功。餘皆不見。蓋與大夫妾之所見者。互相足。亦因以明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之例也。又檢大夫妻爲父母黨服之。見於經者。惟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在大功章。可見尊同者服大功。則尊不同者服小功。而女子子嫁者。卽所謂大夫妻者也。据經協例。爲姑姊妹降服小功。而鄭氏改讀爲服大功。顯違經傳。其謬甚矣。又檢經見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在大功章。此男子婦人通例也。如鄭氏所改讀。則是女子子嫁爲大夫妻。與不爲大夫妻者。同爲姑姊妹適人者。服大功。烏在其爲尊降旁親也。推求至此。舊讀信足多哉。因著舊讀改讀兩章

通藝錄

喪服足數百八

句表附錄於後。治經者觀之。得失具見矣。
經傳舊讀章句表
大夫之妾。句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句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句
右經一章。以大夫之妾句建首。領起下兩個爲字。分君黨私親黨兩項人。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句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句何以大功也。句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句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句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句

大兩十

右傳一章。分傳上經兩為字之義。何以二句必退在嫁者二句下者。為得包庶字。若不退下而先傳之。不得包女子子矣。一大夫之妾句。領起兩項人。故必見下言字以別於上言也。

瑤田案此經傳章句。鄭君所見者如此。即鄭君以前諸經師所見者亦如此。故舊讀云云。未聞前人有異詞也。鄭君誤以為成人有出道。降旁親。遂於此經不得其解。因疑其中必有錯爛。且有不辭之語。竄入其中。故獨出已見。改易章句。今表其經傳章句於前。為詮釋其略。無譌互之指。復以鄭君所改讀者擬一表於後而解說之。讀者庶不迷於所往矣。

通藝錄

喪服足數百九

鄭君改讀章句表

大夫之妾句為君之庶子句

傳曰二字據注意以為脫法宜補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

君同句

注云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為此也妾為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為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為君之衆子亦期

瑤田案注及下注意要將下傳何以大功數句補傳曰二字移次此經之下今從之以便治經者觀焉妾

太兩士

子不體君即為妾之私親非君之黨也以妾子體君即目其母為私親義見緦麻章傳是其例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句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句

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句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句

瑤田案注意既移何以大功數句於上章則此傳止此二句耳於文義似為辭不備且據服例嫁於大夫而為大夫妻尊降旁親服小功不當服大功尊同則

通藝錄

喪服足數百十

服大功大功章所謂大夫妻為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是也今不見嫁於大夫之文亦不見適士適人之文則是指在室者言之服小功無疑矣若此女子子是大夫之子其適士也昆弟為之服在小功章以大夫之子從父而降姊妹服小功此姊妹亦以大夫之子適士不報服女昆弟以小功而加服大功與服例大戾不然也至於成人而未嫁者為諸親皆服期無逆降例亦不當服大功其為姑姊妹適人者乃服大功吳今不見適人之文則是在室之姑姊妹又明矣惟成人未嫁者是大夫之子當從父服大功然又無

太兩士

以處夫其嫁者爲此諸親中之女昆弟不報服小功而反加服大功者之與例不協也。蓋此嫁者未嫁者必不能同其服。其同服者惟齊衰三月章不降其祖。可以同服人亦惟此章大夫妻爲女子子之嫁於大夫者。其妾得與女君同服君之黨服。可與未嫁者同受人之大功服。否則萬不能同服也。若欲同服。惟破經傳之例而謂成人未嫁者有逆降然後可也。

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注云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通藝錄

喪服足數百十一
從舊讀七

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瑤田案注意。直以下言二句爲衍文。宜刪去。今從之。以便治經者觀焉。三月章及嫁者。言雖尊不敢降其祖。故不在尊降之例。此及嫁者。言女君是大夫妻。當尊降。妾得與女君同服。今此女亦大夫妻。故又在尊同不降之例。二例相懸。本難牽合。若依鄭改讀。不當同服大功。更不得援三月章以爲例。○瑤田少日肄業及此經。見鄭注改舊讀。因將經傳及鄭注反復涵

大兩古

冰頗疑下言以下廿一字非傳文。因爲案曰。此廿一字鄭氏注也。上蒙爲此三人之服也。下接此不辭。竝爲上節注。蓋鄭氏引舊讀而又辨之。并引三月章證。明傳有爛文耳。後閱賈疏中。有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云云。因據之以證余之所見。然終疑信參半。因時時披覽。再三推求。於今廿有餘年。覺舊讀可通。而此廿一字斷非鄭注。蓋於此不辭三字而決之。竊以廿一字接上爲注文。相貫讀之。正復文從字順。是謂上言妾爲此三人之

通藝錄

喪服足數百十二
從舊讀八

服下言妾自服其私親謂之辭達可也。安得以不辭斥之。惟以此廿一字爲傳文。而傳文通喪服一篇無下言文法。故鄭斥之爲此不辭也。則此不辭之云。可指傳文。不得指舊讀。鄭氏於舊讀不合。當斥其義之不協。不當斥其言之不辭。不辭者。猶諺云不成話也。豈文從字順者得謂之不成話乎。疏謂鄭君欲分別舊讀者。云此不辭者。謂此分別文句。不是解義言辭。瑤田此尤非注意。觀下接即實爲妾云云可見。於此三字可斷鄭氏爲斥傳文。是傳文實有此廿一字也。

大兩古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不能同服述

女子子在室出室之不能同其服者。以有出降之例也。出降。旁親而不降。正親。故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服。不杖期。傳必申明其義。大書特書。以曉人曰。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夫者妻之天也。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故為父期者。其義至大。豈女子子而敢降其父哉。是故正親不降。女子子為祖父母服。期。傳曰。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服。齊衰三月。傳曰。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服期。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

通藝錄

喪服足數百十三 不同服一

曰小宗。故服期也。凡此皆言出亦不降。亦猶大夫之以尊降者。不降祖與適。不降其宗也。若夫旁親。出則未有。不降者。經見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降在大功。傳曰。出也。所以明其例也。是故女子子適人者。為眾昆弟見大功章。明出降大功。不同在室服期也。其於姊妹視眾昆弟。於姑於世父母叔父母。皆視姊妹。出降大功。不同在室服期明矣。今鄭氏於大功章。改其舊讀。而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是欲以在室之女子子。與適人者。同服大功。是在室者。降其服。而嫁大夫者。反不降。大破出降尊降之例。而生出女子子成人。

大兩去

者有出道降旁親之例矣。若謂未嫁者。從大夫服降服。已而嫁矣。所謂出也。出則必降。當服小功。至出而嫁於大夫。又當尊降。更不得服小功。而乃反服大功。是出降尊降之例。從此一人而破。當不其然。然或禮窮則變。容有破一例轉生一例者。經當揭出。以曉人。傳當發問。以決人之疑。而解人之惑。如不杖期章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齊衰三月章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今但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經不見其為士為大夫。亦不見其適人適士嫁大夫。傳亦不發問。以顯其義。即以前章證之。如為姑姊妹女子子。必別。之曰。適人者。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

弟昆弟之子。必別之曰。為士者。皆為其從父昆弟。必別之曰。為大夫者。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必別之曰。為姑姊妹女子子。必別之曰。嫁於大夫者。皆為姑姊妹女子子。必別之曰。嫁於國者。又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為士者。如衆人。經不見大夫字。傳必申之曰。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在室出室。其為一服。夫其為一服者。止不降其祖與嫁大夫者之尊。同得服親服二事。今所為之諸人。既非不降祖之例。而嫁者之於諸人。經亦不見諸人之尊。為大夫。尊為大夫妻。則又非尊同得服親服之例。由此言之。嫁者未嫁者。安得同服大功哉。總之。在室服大功。嫁者仍服大功。大破出降之例。而經傳又無明文。以見其為別生一例。又女子子適人之例。具見於經。比物推論。無一合者。鄭氏改讀。斷難憑矣。

通藝錄

喪服足數百十四 不同服二

大兩去

妾不體君述

喪服不杖麻屨章。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又曰。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妾不得體君者。不體君也。妾無體君之事也。奚以知其然也。雜記。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此嚴適妾之分也。蓋妾攝女君。攝也。不得為女君。若為先女君之黨服。則儼然同於女君之自服其黨。是適妾之分不明。而小加大之逆道。自我開其隙也。而可乎。是故妾之分。本從女君而服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十五
妾不體一

其黨。故女君雖死。猶仍其從服。而不敢改。明以妾終其身也。若攝女君而仍服其從服。則有女君之嫌。故不服先女君之黨。明攝女君者。猶以妾終其身也。故曰妾無體君之事也。妾無體君之事。故為其子得遂。為其父母得遂。此傳者之精義也。而鄭注於為其父母得遂條。駁之曰。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据注。是欲以妾與女君比例也。夫妾也。安得比例於女君哉。是謂妾有體君者也。夫妾也。安得比例於君於其黨服。雖嫁為大夫妻。與其適人者。同為其父母

太兩七

期。不以尊而降也。與妾之為其父母。一是雖尊不降。與

君之黨服。亦微示不得遂之意。正避此不降父母之嫌。而嚴適妾之分也。嗚呼。聖人制作。細入無倫。紬繹至此。然後凜然於正名定分。辨之不可不早辨者。有如此。余曩論妾不得體君二條。當以妾子比例。不當以女君比例。其略曰。妾之為其子。猶妾子之為其母。蓋妾子有體尊者之時。而為其母不得遂之事。總麻章曰。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總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十六
妾不體二

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据此。是妾子本不與尊者為一體。本為其母得遂。今二妾不體君。亦為其子得遂。是其例也。而鄭注乃曰。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為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牽合女君與君一體。以立言。而不知妾無體君之事也。案女君為其餘諸子服大功。乃尊降一等之例。非與君一體不得遂之例。其為長子三年者。則齊衰三年。章所謂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又不與體君例相妨者。若牽合體君。不將自亂其例耶。妾之為其父母。猶妾子之為其外祖父母。蓋妾子有體尊者之時

太兩六

而為其外祖父母不得遂之事若妾子木不與尊者為一體是本為其外祖父母得遂也。下記曰庶了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無服不為後如邦人是也。今諸妾不體君亦為其父母得遂是其例也。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十七
妾不體三

太兩十九

公大夫士妾私親服例說

喪服不杖麻屨章。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此其例。在總麻三月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傳曰何以總也。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總也。有死於宮中者。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蓋妾之為其子。猶妾子之為其母。妾子為父後。與尊者為一體。不得為其母遂。不為父後。是不得體尊者也。於是公子服厭服。練冠麻衣。緇緣。鄭注云此三年總之受飾也蓋重於總麻大夫之庶子服大功。皆為其母得遂。今二妾不得體君。故為其子得遂也。而鄭氏乃曰此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十八
公大夫

言二妾不從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為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鄭氏以女君例二妾。失傳中遂字之義。遂者遂其正服。不得遂者絕之不服。非降服也。且女君為長子三年。是遂其子之正服矣。其餘降為大功。亦為其子服所應服。無不遂者也。唯不以女君體尊者為例。而以妾子體尊者為例。則為父後者絕其母服。是謂不遂。雖服總麻。僅比於有死宮中者。之三月不舉祭。是總之服。亦不得言遂也。夫是之謂不遂。不遂之義明。然後遂之義以明。而鄭氏乃以女君之降餘子為不遂。失之遠矣。又不杖麻屨章。公妾以及士

太兩廿

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此其例在喪服記。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蓋妾之爲其父母，猶妾子之爲其外祖父母。妾子爲父後，與尊者爲一體，不得爲其外祖父母。遂不爲父後，是不得體尊者也。於是爲其外祖父母得遂。今諸妾皆不得體君，故爲其父母得遂也。而鄭氏乃曰：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鄭氏以女君例諸妾，不惟不明傳義，亦昧乎周公制禮之原也。適妾之分，相殊邈遠，使妾而攝女君，儼通藝錄

喪服是微百十九
公大夫二

大兩廿

義至精也。桓公之命，無以妾爲妻，夫亦猶行問公所制禮也。而鄭氏乃以女君例諸妾，吾故曰昧乎周公制禮之原也。夫然則公妾大夫之妾，終無體君之時，亦終無爲其子不得遂服之時。然則妾之異於其子者，其子猶有得體君之時也。記曰：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是其服私親之通例與。

喪服是微百廿
公大夫三

通藝錄

大兩廿

妾服發例述

妾者公卿大夫士之妾也。庶人則無妾。不杖麻屨章曰。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又曰。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不得體君者。不體君也。謂妾無體君之事。故得遂服其私親。此一例也。大功章曰。大夫之妾。為其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此又一例也。故小功章曰。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適人服小功。故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服大功也。故其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

通書錄

喪服足數百廿一

妾服發例一

太兩三

兩殤服章發例述

喪服。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四語皆經文。說者以其綴總麻章後。遂誤以為總麻卒章之傳。不知傳皆依經說義。無憑空立義之例。問嘗細釋其語。定為經文。而知其為為大功小功兩殤服章發例也。又知兩殤服章。專主於齊衰之殤而制之也。大功章為齊衰之長殤中殤制也。小功章為齊衰之下殤制也。故經所發例之言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專指齊衰之殤而言之。又繼之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蓋申言長殤中殤同降一等之義。以齊衰之殤中從上。非若大功之殤中從下。其中殤則降二等也。故曰兩殤服章。專主於齊衰之殤而制之也。齊衰本服重。故雖殤而服降。猶必為之別制。別制服者。傳曰。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緝。故殤之經不糝坐而無受。此服之別於成人者也。然而服之所以別制者。則以齊衰本服重也。是故大功布八升。其殤則七升。小功布十一升。其殤則十升。因其本服重。故殤服亦從重以別之也。故雖至於中殤。而其所降之服。猶必同於長殤。雖減其九月而為七月。亦降殺之等所必然。而功衰之布必同其七升。於降殺之中。遇從隆之意。誠

通書錄

喪服足數百廿二

兩殤服一

太第一

以齊衰本服重也。至於下殤，則漸卽於輕矣。非輕之也。

降殺之等所必然者也。是故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

葛，謂大功殤服章所列者也。曰：下殤則否，謂小功殤服

章中所列之下殤也。鄭注謂大功之親為殤在總小功者可以變三年

從下並在總麻，何以中殤變而下殤否也。正服小功已不變矣。降而在總者反變亦非情也。如曰親親何不制為中從上之服耶。且下殤同一親也，何以獨不變耶。

其大功之殤之長殤得列於小功殤服中者，亦降殺之

等所必然者也。其中益輕，則從下殤而同在總麻，不得

與於小功殤服中。故曰：兩殤服章，專主於齊衰之殤而

制之也。問者曰：服為大功殤服，小功殤服，何以稱之曰

齊衰之殤也。曰：從其成人之本服而命之。若曰：是成人

為之服，齊衰者今而為殤者也。謂之齊衰之殤，稱其人

不稱其服，是故成人服大功，而長殤服小功殤服，稱其

人，則曰大功之殤也。服從殤後而服之，殤者之名，則必

從其本服而命之也。然則小功殤服章因問者而發傳，

何以於齊衰之殤，而曰大功之殤中從上，於大功之殤

而曰小功之殤中從下也。曰：此主論殤服，不主論其人

問者之意。以大功殤服章中殤連長殤而見，此小功殤

服章中殤不連長殤而見，故問以發傳。傳答以彼大功

之殤服，長必連中者，中從上也。此小功之殤服，長不連中者，中從下也。主論殤服，且在殤服章中，故卽以殤服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廿四
兩殤服二

名之所謂言各有當者也。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廿四
兩殤服三

太學二

太學三

再論兩殤服章制禮之由

問者曰：子論兩殤服章為專為齊衰之殤降為大小功服者而制，何以大功之長殤降在小功服者亦在今小功殤服章中也？余應之曰：既為齊衰本服制小功殤服，今大功殤之降服適當小功，故入小功殤服章。禮之相因而制者也。如未制小功殤服章，則其長殤之降服直入於小功本服中矣。如謂此小功殤服章亦兼為此長殤而制也，則其中下殤亦必更制總麻殤服總十五升而抽其半，其殤服則或稍疏於十五升而抽其半也，似亦無不可者也。乃其中下殤不制總之殤服，知其長殤亦不為制小功之殤服，今入於小功殤服章者，所謂禮之相因而制者也。抑余更即聖人制殤服之意而釋之。其初似專為齊衰長中殤而制也。蓋此齊衰之親，所謂至親以期斷者，其慟悼實踰於常情，而其殤之年，又在十九歲以內，其去成人不遠矣。然而降殺之節，又限於情理之必然，於是斟酌焉而制為大功殤服，以服其長殤，而其中殤亦漸成童，故又定為中從上之制，亦服其大功七升布之衰，惟減九月而為七月。於從隆之中，以示降殺之節也。然則制禮之初心，固起於大功殤服而小功殤服之制，則所謂順而撫之者，蓋亦猶是為齊衰

通藝錄

喪服定數百廿五
再論兩殤一

大率四

之親而制之也。然而其情又殺矣。故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下殤則否。以下殤之親，其情又殺也。故曰小功殤服之制，則順而撫之。然亦猶是為齊衰之親，重於大功之親也。若大功之親，長殤降服小功，其情更殺，似可不必專為制服。故其中下殤之不制總麻殤服，亦微示以長殤本不必專為制服之意，而在小功殤服章者，實以相因而制，亦所謂順而撫之者也。

通藝錄

喪服定數百廿六
再論兩殤二

殤服中從上中從下辨

殤服有長殤中殤服大功而下殤服小功者下治起於子由子而旁治起於昆弟之子子與昆弟之子成人服同殤服亦同也經於子見長中殤之大功而不見下殤之小功於昆弟之子見下殤之小功而不見長中殤之大功蓋經之互文也非文有所脫也故繼公以有長殤服為有脫文小功而中殤下殤服總麻者下治起於庶孫旁治起於從父昆弟成人服同殤服亦同也經於庶孫見長殤之小功與中殤之總麻而不見下殤之總麻於從父昆弟見長殤之小功與下殤之總麻而不見中殤之總麻亦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廿七

經之互文也非字有所誤也是故傳於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及從父昆弟之長殤發問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所謂大功小功並指殤服蓋言此是小功之殤中從下者與大功之長殤必連言中殤者有異故不見中殤也而鄭氏乃以為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誤以從父昆弟之殤為中從上意蓋以經為省文以傳為補義故於庶孫中殤之總麻不可通於是改經文中字為下字以就其誤解而不知其太違服例也夫小功長殤服之發中殤傳也而必不據成人服言之者以經始見小功長殤服於此而不見中

太學六

殤恐人不明其所以異於大功殤之長中並見也而於是據殤服之大功小功者以明其例勢不得以成人服言之鄭氏不得其指又不明總麻章後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四語蓋經文專為齊衰殤服發例別為一章而誤以為總麻卒章之傳又疑其與前小功殤章之傳相戾而必欲求其說故於小功殤服之傳注云主謂丈夫之為殤者服於總麻章後之經誤以為傳注云主謂妻為夫之親服既強同之以經傳為一義又強分之以一例為兩例竊嘗即其說而推之如謂小功之殤中從下為成人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廿八

之小功夫成人之小功其長殤總麻也若從祖父從祖昆弟皆小功之親經並見長殤之總麻服安得復有下殤之服而為中殤之所從者乎至謂此所謂齊衰大功之殤中之從上從下者為主謂妻為夫之親服綜攬服例無男子婦人之異則其說之不足據也審矣注謂丈夫服成人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婦人服成人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是謂男子婦人服殤之例大異總由誤認總麻章末之經文為傳故生此支離說抑余又攬服例而通考之凡成人齊衰見於殤服者十四人子也女子子也叔父也姑也姊妹也昆弟也昆弟之子女子子也適孫也公為適子大夫為適子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也其婦人為之則夫之昆弟之子女子

太學七

子也。竝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以成人服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也。以殤服言之。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也。非有異例也。凡成人大功見於殤服者十一人。從父昆弟也。庶孫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昆弟。為庶子。為姑。為姊妹。為女子。子也。為人後者為其昆弟也。其婦人為之。則夫之叔父也。姑為姪也。大夫之妾為庶子也。竝長殤小功。其中下殤服。惟於從父昆弟姪見下殤。總麻於庶孫見中殤。總麻於夫之叔父見中殤。下殤總麻餘皆不見。然則見下殤者。以明下殤在總麻之例。見中殤及中殤下殤總麻者。以明中從下之例。所見三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廿九

中從三

條。即傳所發問之旨。經陳陳之人不易曉。傳特於其始見長殤處發問以明之。是故以成人服言之。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也。以殤服言之。所謂小功之殤中從下也。亦非有異例也。若夫成人小功親。無中下殤服。余既據之以正鄭氏之誤。茲不復詳其人數矣。

大功之殤中從上二句。指殤服之大小功。非成人之大小功。余即據鄭氏所注。檀弓以證之。檀弓曰。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注云。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余按君大夫之

大筆八

適長殤在喪服。皆成人斬衰降在大功殤服。鄭氏引傳指大功殤服言明矣。然則鄭氏於傳旨本明。至注傳時牽於互證。偶然不得其解。遂誤以大小功指謂成人。一切謬說皆生於此。甚且以經文為有誤字而從而改易之也。今以鄭氏所不誤者證鄭氏之誤。其義益明矣。公之庶長殤。則成人之絕而無服者。故喪服經中不見其長殤之服也。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廿九

中從四

此處為多個空欄位，可能為原書留白或排版錯誤。

大筆九

殤服經傳中從上下異名同實述

余以總麻章末四語為經而斷其為為兩殤服章發例揭鄭氏之誤注與賈疏之承襲若示諸掌矣然必詳陳經傳而經之綸之始不致如治絲而棼之也經曰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者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經其中殤七月不纓經凡此竝在大功殤服章中傳所謂大功之殤也言長殤必見中殤傳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也二殤竝制大功服於中殤不降殺然而降殺之節不可廢也故於同服大功衰中而異其月數寓降殺之意於從隆之中此聖人制大功殤服之精義也然此大功殤者在成人竝齊衰之親也經曰不杖麻屨者是也除此經所列不得有殤者若干人不得有殤者如世父母叔父母條中世父母叔母三人無殤惟叔父一人入殤服其餘得有殤者其長中殤竝在大功殤服章中惟公妾妻為其子一條不見殤服中以妾不得體若得遂其子如國人其殤服已闕于女子子條中矣然則傳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者即後經據成人言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也此大功殤服章之義例顯著於經傳中者也若成人齊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世一

大經十

衰而下殤者宜服小功故又制小功殤服經曰小功布

衰裳澡麻帶經五月者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為適昆弟之下殤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凡上諸人惟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中殤未見大功殤服章此亦如大功殤服章見子之長中殤而其下殤不見於小功章蓋兩章互見可知也余嘗釋此章制服之意以成人齊衰者有此三種之殤因其親重為制大功殤服以服長中殤而下殤雖復降殺然亦必又為制小功殤服章也然則此小功殤服亦本為齊衰親重而制之也若夫大功親之長殤降一等亦應服小功今已為齊衰親之下殤制小功殤服而此長殤適應服小功雖不必特為制服以其中下殤不別制總麻殤服而知之而以已制之殤服服此殤自應亦入小功殤服中故小功殤服章經又曰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為夫之叔父之長殤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殤此傳所謂中殤何以不見小功之殤中從下者也其在成人竝大功之親經曰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者是也除此經所列不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世二

大經十一

1月9日

得有殤者若干人其餘得有殤者其長殤並在小功殤

服章中而中殤不見唯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孫中當有叔父長殤大

夫為昆弟之子亦當有長殤今通之然有大夫為

其昆弟上可謂叔父下可謂昆弟之子也適人者為昆弟亦應有殤然適人

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以有歸宗而服期則其孤為殤者必有殤服而亦不見者

豈以其適人不在室故不及見與然斷非無殤服者也然則傳所謂小功之殤中從下者即

後經据成人言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也此小功殤服

章中得入小功長殤不得入其中殤之義例顯著於經

傳中者也是故小功章中之長殤其中下殤直入於總

麻正服不別制總麻殤服經曰總麻三月者庶孫之中殤從父昆

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經止列此三條初

一條見中殤者為人必疑小功章不見中殤之故故首

見之以明中之從下故在總麻章也次二條見下殤者

明下殤在總麻而所謂中從下者視此也次三條連見

中殤下殤者明中必從下特連見之亦如中從上者長

殤中殤連見之例也三條中止見四人一為下治起於

庶孫庶孫外無服成人大功者一為旁治起於從父昆

弟從父昆弟外無服成人大功者一為姑為姪一為婦

人為夫之叔父此二人則女人之應服殤者也至於為

人後者為大夫者為公之庶昆弟為大夫之庶子為大

夫之妾者其於諸殤皆降服從服且已見長殤今不見

者蓋省文亦如大功殤服章見公與大夫為適子之長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世三 異名三

六十一

中殤而其下殤不見於小功殤服章中同一例也且亦

以兩殤服章中錯互相足其不可省者靡弗見其可不

必見者皆其顯然有脈可尋惟不詳校錄之則若沒若

滅望之茫無津涯也抑余以總麻章末之四語斷以為

經文且以為專為兩殤服章發例又必以為專為齊衰

親之殤服發例者以經但言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

二等偏指齊衰親服降為大功殤服之中從上者以為

言其意若曰長殤降一等中殤亦同長殤而降一等必

至下殤乃降二等所以然者以齊衰親重中亦加隆而

從上也若大功親輕於齊衰其中殤又殺故惟長殤降

一等而中殤則與下殤同降二等蓋大功之殤中從下

不得比於齊衰之殤中從上也

小功殤服章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

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此為殤服發傳故大功小功

指殤服言鄭氏誤會傳意云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

在總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大功之殤中從上

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所解既誤不得不藉此語故總麻章注云大功

下也然小功据成人言此主謂丈夫之為殤者服也凡不見者

不得有中下殤服矣以此求之鄭氏之意謂大功殤服章諸中從上者是成

人服齊衰者固宜然也而成人大功其長殤在此小功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世四 異名四

六十二

章者。如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總麻而不見中殤。則從上可知。卽此傳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也。而又無解於總麻章末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下之說。則以爲大功之殤中從上者。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而大功之殤中從下。則注云。主謂妻爲夫之親服。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然而不見者。止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一條。而與上大夫節相連。注又不見中從之例。宜發例而不發。其意似以爲中從上矣。其見者。亦止爲夫之叔父一條。鄭氏於此人長注云。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此注最合傳例。而於其中殤下殤在總麻章者。又注云。見中殤者中從下。既有前注。此注不必復出。而又注者。由其誤解而云然也。蓋此經上云。從父昆弟之下殤。而不見中殤。此經下殤連中殤言之。而庶孫故復注此。以明上不見中殤者爲其所誤解之大功之殤中從上也。

通雅錄

喪服足徵百卅五

見中殤在總麻章。又與其所注丈夫爲殤者服。是大功之殤中從上者相戾。故以中殤爲字之誤。而改爲下殤。以從其說。而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姑爲姪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凡諸不見中殤者。皆於其所主丈夫爲殤者服中求之。賈氏承襲其誤。輒以中從上疏之。然而姑爲姪。雖非妻爲夫之親。實亦婦人而非丈夫。若大夫之妾爲庶子。意以爲中從上。亦與其主爲丈夫之例不協。又當何說以處此。余既明辨經傳之指。復詳鄭氏說之不可通者如此。

大學十四

臣爲君之祖父母從服期述

祖爲宗子。以孫爲後。則孫爲祖服斬。是其父已先卒而孫承重也。此不杖麻屨章適孫條。鄭注所謂周之道。適子。則立適孫。適孫將上爲祖後者也。若以國君言之。唯始封之君有之。君有父先卒。固已爲之服斬矣。父卒祖存。已而祖又卒。則君承重。亦爲之服斬。例在不杖期章。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上者傳曰。大夫不降其祖與適也。據此則諸侯亦然。諸侯之不降適已見大功殤章。則不降祖益可知矣。君服斬。其臣爲君之祖父母從服期。固其所也。至於繼體之君。此例萬不可通。今以先君爲祖。而傳位於孫言之。孫承祧。爲先君服斬。其臣不得從服期。皆當爲先君服斬矣。若以先君

通雅錄

喪服足徵百卅六

爲曾祖。而傳位於曾孫。爲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故以曾孫承祧。彼其父已先卒矣。當其曾孫承祧時。曾孫已受重於曾祖。所謂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而爲之服斬。爾時其祖廢疾不承祧。雖亦服斬。只可云爲君服斬。不得云爲父服斬。若云爲父服斬。不儼然兩嗣君乎。曾孫受重於曾祖。而服斬。父已先卒。今又遭祖有廢疾者之喪。此亦如爲人後之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斯之謂不貳斬也。烏得以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之例。通之傳之發此例也。斷以始封之君。有遭祖喪者而發之。必不謂承祧之君可貳斬也。況繼體之君。間二代而不立。

大學十五

又皆廢疾不死。以待嗣君之貳斬而三斬也。此古今罕有之事。鄭氏必欲設之而著爲例。是亦猶經斷不爲高祖制服。而必欲於經外補之以著爲例也。其然。豈其然乎。天子以繼統爲重。諸侯以傳國爲重。大夫承家。猶以持重降其小宗。而不服斬。則諸侯之持重更當何如。而乃曰可貳其斬。可令其臣從服期。斷乎其有所難通也。然則經言爲君之父母祖父母者。鄭注所謂爲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說已精當。而又忽生異說。以解父卒句。毋乃三思之失乎。

不杖麻屨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廿七
臣爲二

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鄭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瑤田。按此傳專爲從服期而釋之。期乃三年之降殺。斬齊並三年。母連父爲文。故以斬包齊。君服斬者。猶云君服三年也。君爲妻期。亦謂之三年之喪。故臣爲小君期。亦從服也。唯爲祖父母本期服。今臣亦服期者。謂始封之君父已卒。已雖非受國於其祖。然固已承重於其祖而爲之。服斬。則其臣烏得不從服期乎。而鄭氏之注父卒句也。

本卷七

乃於始封之君外。又轉出繼體之君。將傳文之義說成兩概。不知傳特於從服也。下必申言之者。欲明君服者。臣乃從服期。爲祖後者服斬。而臣亦當從服期也。通言始封之君耳。忽又別出一義。豈忘却斬衰章中臣爲君服斬。且忘却今君果受國於曾祖。則曾祖乃先君。諸臣所當服斬者也。而顧爲之從服期乎。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廿八
臣爲三

本卷七

妻為夫親從服表

總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注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為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賈疏與注同。瑤田以為注疏外祖字並從祖字轉寫之譌。按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見報文。此所謂夫之所為小功者也。今為夫之諸祖父母報。恰降一等。亦見報文。其為妻為夫親從服無疑矣。又檢記文。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疏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總麻章者。賈氏特舉族親以實之。可見疏之外字。確是從字之譌。疏以釋注。則注本是從字。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卅九
妻為一

今本譌為外字益無可置辨。然外祖父母亦夫之所為小功服。不別白而定之。安知賈氏之說不在將信將疑問乎。請循其本。與夫之所為服。相銜錄之。反以三隅義自見矣。

妻從夫服

夫之諸祖父母報

瑤田按夫為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服小功則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亦服小功以報之。故經見報文也。其妻為諸祖父母服總麻諸祖父母亦服總麻以報之。故此經亦見報文此降殺之差也。若諸祖父母中有外祖父母是夫之所為外祖父母服小功者外祖父母但為外孫服總麻外祖孫各自服其正服而外

夫之所為服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此夫之所為小功服妻降一等從服總麻見於總麻章所謂夫之諸祖父母報者也

0 卅 6 及

太學十八

孫之妻乃為夫之外祖服總麻夫之外祖轉以總麻報外孫之妻與其所以服外孫者絕無降殺之差。喪服經傳中無此報服之例。且夫服外祖父母小功乃總麻之加降殺之差。妻不當從服夫服從母小功妻無從服是其例也。

斬衰 君傳曰君至尊也。此夫之所為三年服妻降一等從服期見於不杖麻履章者也。雖非夫之所為兄弟服其從服降殺之差同也。

不杖麻 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注云男

不杖麻 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 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 殤中殤 見大功 殤服章

見小功 殤服章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卅九
妻為二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 殤見小功 殤服章

其妻與此人以期報期義起於妻身不在妻從夫服降一等之例。見下殤服而不見長中殤服互見之例也。長中殤轉見其妻之服亦互見例也。

瑤田按夫之昆弟之子為世母叔母期二母亦為夫之昆弟之子服期傳以為旁尊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本服期長中殤大功下殤小功降殺之差

大功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 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

不杖麻 祖父母傳曰。何以

也。 母何以期也。與尊者為一體也。

為夫之叔父之長殤 見小功 殤服章

叔父之長殤中殤 見大功 殤服章

44 B

太學九

瑶田按夫之祖父母為庶孫之婦總麻不杖麻屨章為適孫期傳曰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亦如之若喪服經不見適孫婦是適孫承重其婦猶謂之庶孫之婦蓋婦為舅姑服止於不杖期孫婦為夫之祖母其大功情之所及其厚有所止聖人惡人之不及情亦不以適情責人是故夫之祖父母為庶孫之婦止於總麻焉耳矣抑余於斯竊疑聖人制禮之精義蓋放縱公欲出適孫婦疑經有脫文以為當報小功坐末窺尋禮意耳婦為舅姑適婦止不杖期情止於此不繼與庶婦同也舅姑為庶婦小功而適婦大功者蓋不降適之意此又一義若孫婦情又較遠為夫之祖父母止服大功而祖舅姑視之皆為庶孫婦止於總麻合子婦孫婦上治下治諸服親之見聖人治家之法之嚴推之嫂叔無服以推遠之義更遠遠故傳於夫之昆弟無服反復推論

叔父之下殤見小功
此夫之所為期服喪降一等從服三殤從服妻亦選降其夫一等

通藝錄
以明各姓名號之微旨詞意之間抑揚不定未復申言之曰各者人治之大者也無慎乎議禮者於斯三致意焉可也本服大功長殤小功中下殤總麻降殺之差

大功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昆弟之女子子之下殤見小功
適人者

瑶田按妻為此人三殤之服已列其在室條中在室成人服期傳曰報之是其例也

小功夫之姑姊妹姊姊報
傳曰姊妹婦者弟長也何以

不杖麻 履章 世父母叔父母注云

小功也以為相與居室中則不杖麻 履章
昆弟之妻注云為姊妹 在室亦如之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見總麻
姑姊妹之長殤中殤見大功
為姑姊妹之下殤見小功

瑶田按夫為姑姊妹服期從服當大功今為之小功非降殺之差夫為昆弟之妻無服為在其有從服乎今亦為之小功猶傳此其人當未相與居室之先情緣人情以制禮仁至義盡非苟而已也為夫之姑姊妹小功長殤總麻降殺之差

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從父昆弟之妻無服
傳曰何以總也以為相與同室則生總之親焉

通藝錄
瑶田按夫為從父昆弟之妻無服今為之總麻婦人類聚同室生親亦緣情而制者也

記曰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

下殤小功則長中殤大功成人在室期適人大功此報之之服其妻為此適人者大功亦報之也
以大功報大功義起於妻身不在從夫降一等之例

六峰子

六峰子

女子子在室及適人嫁大夫相為服舉例說

姑姊妹女子子。此三人者在室。其姑姊妹人視之皆其家之女子子也。此三女子子在室其相為服皆期也。有一適人者其與諸在室者相為服降一等皆大功也。厥後諸在室者亦適人與先適人者相為服亦大功與曰大功也。蓋此諸人其相為也。皆服之報焉者也。奚以知其然也。曰有例可舉也。大功章大夫之妻為姑姊妹嫁於大夫者。此大夫妻初在室與姑姊妹皆其家之女子子相服期者也。大夫妻先嫁在室之姑姊妹為服大功出降之服。而此大夫妻於出降之外。又以尊降為在室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卅三
女子相為服一

者小功厥後在室諸人如有適人者。此大夫妻亦必還為服小功。而為此大夫妻亦必還為服大功。今乃非適人而嫁大夫。此大夫妻視之則尊同也。尊同則不服其降服之小功。而與之同服大功矣。此兩嫁於大夫相為服大功見於經者。據以為例。因知兩適人者亦相為服大功也。夫此三人之相為服也。皆旁親服之相報者也。有一偏尊者乃偏降諸人。而諸人之為其服則服其本服而不報。非然則無不報者也。是故不杖期章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夫姑姊妹為此姪此昆弟本大功報者也。見大功章經文今因其為我服期故亦報之

太學王

0 4 3 2

期也。又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

為命婦者。唯子不報。夫此姑姊妹之為命婦者。為此大

夫之子。其本服亦如尊同大功報者也。見大功章即上舉例之

大夫之子蓋命婦尊大夫之子亦為從大夫之尊今因其為我無主而服期故亦報之

期也。然則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之適士

者。在小功章。此尊降之服。而此姑姊妹服大夫諸人。則

大功不報也。若其適士而無主者。則大夫諸人當為之

服大功。而彼本為諸人服偏尊之大功。則有似於唯子

之不報者。而究不得擬於唯子之不報。以其為旁親也。

且如此無主者。乃為父後者之姊妹。其為父後者大夫

也。為此姊妹亦宜加服大功。而此姊妹於為父後者本

服期。則亦有似於不報。此皆禮窮則變。不可以常例論

者也。蓋諸旁親之相為服。唯偏尊不報。其餘未有不報

者也。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卅四
女子相為服二

太學王

夫之昆弟無服說

問者以夫之世叔父母有從服之大功。而夫之昆弟何以無從服也。蓋旁親之服必彼此相報也。為世叔父母從服大功。二父母亦必報之以大功。昆弟之子期。傳曰報之。其例也。今使為夫之昆弟有服。則夫之昆弟將以何服報之。故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言世父叔父之妻。即世母叔母。故與世叔父同服大功。以母道服之也。又曰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言昆弟之子猶子。其妻亦猶子婦也。故昆弟之子以期服我。我以期報之。其妻以大功服我。我以大功報之。以婦道服之也。今弟非子道而呼其妻為婦。昆非父道而呼其妻為嫂。嫂者尊嚴之稱。婦者卑遠之稱。尊之卑之者。所以序男女之別。假借稱之以示推而遠之之意。其義至精。學禮者可以意會也。非真以母道奉之。以婦道使之。故斷不可服以母與婦之服也。然苟為之平等之服。又轉使稱嫂稱婦之微意不見。惟不服之。則所以全於義者多矣。以其不便於報。故於夫之昆弟不制從服也。夫禮窮則變。制禮者之微權也。妾為女君期。而女君於妾無服。鄭君曰。報之則重。降之則嫌。精義之學也。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卅五
夫之昆弟

本隆三十四

謂弟之妻為婦說

大功章傳言夫昆弟之所以無服也。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然則弟之妻不可謂婦。謂弟之妻婦者非也。然而聖人仍之而不改者何也。鄭氏蓋言之矣。曰卑遠之故。謂之婦。是為序男女之別。夫禮者辨嫌明微者也。嫌疑之間。其幾甚微。故借婦之稱以示卑遠。所以辨其嫌而明其微也。抑婦之義安助乎。昉於夫婦也。說文云。婦服也。从女持帚灑埽也。是故婦者女適人之通稱也。故曲禮之言妃匹也。士曰婦人。易家人之象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記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配五倫而言之。皆正言妻曰婦。是故大夫之妃曰命婦。周官司市稱朝賚夕賣者曰販。夫販婦。婦皆對夫言之。喪服經言丈夫婦人者。凡四見。以婦人為對丈夫之稱。女子子謂之婦人子。婦人不貳。斬長婦與稱婦相名。謂之姊妹。皆以婦為女適人之通稱。由夫婦及婦人通稱而推之。弟之妻曰弟婦。子之妻曰息婦。猶言弟之婦人子之婦人也。男尊女卑。男貴女賤。故以服人為義。息婦最卑。故得專婦之名。婦為舅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卅六
謂弟

本隆三十五

姑婦事舅姑。婦或賜之則受而獻諸舅姑。是也。若夫弟婦則不得專其名。故稱之必曰弟婦。猶大夫妻之貴於室者必稱之曰命婦也。婦謂女適人之稱。猶稱謂夫婿也。故婦之夫曰姊。婿之夫曰妹。婿之夫曰女婿。今女婿得自餘稱婦必曰某婿某婦也。然則喪服傳之言慎名者。雖以婦名弟之妻是弟妻本可名弟婦。而斷然不制夫昆弟之服。其義至深遠。而未可以臆見難之也。

通藝錄

喪服足數百卅七

0 卅 6 1/2

太極三夫

婦弟姒長說

傳以弟長釋婦姒。猶言婦弟也。姒長也。弟謂年稚。故注謂婦姒為稱婦。長謂年長。故注謂姒婦為長婦。据傳及注。皆以已年之稱長為婦姒。不憑夫年為大小也。是以左傳云。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賈疏引之。釋曰。穆姜宣公夫人。兄妻大婦也。聲伯母。宣公弟向妻。小婦也。是不憑夫年大小之證也。左傳又云。叔向娶巫臣氏。生伯石。子容之母。伯華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子。容之母。亦叔向嫂也。是亦不以夫年為大小也。左氏二條。義竝與喪服傳同。而杜注則云。兄弟之妻相謂姒。是言無論釋長皆稱姒也。又馬注亦云。婦人無所專。以夫為長幼。妻雖小。猶隨夫為長也。先婦後姒者。明其尊敬也。是出已意以解經。余不憑也。

通藝錄

喪服足數百卅八

44 R

太極三夫

原闕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卅九

原闕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五十

述髮

髮婦人喪結去纒之通名。對吉時首服着纒名髮者而言之也。有去笄之髮。有著笄之髮。去笄之髮。猶男子之髻髮免。未成服時之制也。著笄之髮。猶男子之冠纒。既成服時之制也。是故布總箭笄之髮。斬衰之髮也。於男子。則冠繩纒也。喪服所謂布總箭笄髮衰三年是也。布總榛笄之髮。齊衰之髮也。於男子。則冠布纒也。檀弓記夫子誨南宮縚之妻喪姑之髮。所謂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喪服記所謂惡笄有首以髮。傳以櫛笄釋惡笄。注言或曰榛笄是也。斯皆既成服時之髮也。若夫未成

通藝錄

喪服記微百五

服時之髮。在士喪禮。卒歛徹帷之後。則曰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髮于室。在喪服小記。則曰男子免于婦人髮。是髮也。猶男子之髻髮免。所謂去笄纒而紒結者也。是為髮中之一事。鄭氏不知髮之名得連笄總而言。如喪服檀弓之所云。而乃以髮與笄總別言之。故於喪服市總箭笄之髮。解之曰。髮。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髮亦以麻。是以未成服之髮。釋既成服之髮也。於小記婦人髮于室。解之曰。去纒而以髮為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專釋未成服之髮。是矣。而又引檀弓夫子所誨之髮以實之曰。爾毋從從爾。爾毋

扈爾。而又逸去榛以為笄二句。豈知夫子之所誨者。意專主於以笄總之別於斬衰者。實其齊衰之髮乎。引既成服之髮。證小記未成服之髮。亦昧於髮義之節次矣。鄭氏注士喪禮。言髻髮者去笄纒而紒。今言髮者。亦去笄纒而紒。齊衰以上至笄。猶髮。髮之異於髻髮者。又於喪服記惡笄以髮釋之曰。言以髮。則髮有著笄者明矣。二說竝以笄言髮。然意皆主於別髮於笄。不知髮之露紒在去纒不在去笄。鄭氏檀弓注云。去纒而紒曰髮。喪注亦云。去纒大紒曰髮。可知髮義蓋有所承。說之不審。乃

雖其始髮也。實去笄。然去笄於露紒無與也。去纒則紒斯露矣。且如鄭氏說齊衰以上至笄。猶髮。則齊衰以

通藝錄

喪服記微百五

下至笄。遂不髮耶。小記孔疏大功以下無髮。大經按齊衰云。婦人奔喪。猶序不髮於房。變於在室者。也。然則婦人容有大功親。則大功正髮矣。齊衰婦人之髮。而用者。必非盡斬齊婦人。其為著笄之髮。又不待言。

0 廿 6 2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述總

髮之必有總也。喪服曰：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筓髮。傳曰：總六升，長六寸。其記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筓有首以髮，卒哭，子折筓首以筓布總。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髮，蓋榛以為筓，長尺而總八寸。若是則斬齊婦人之髮，皆有總，總皆用布，唯出紵後所坐之長，有六寸八寸之異耳。鄭注云：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瑤田謂：据內則，櫛總箭筓總之次，蓋櫛而後總，總而後箭筓，則紵成矣。乃以帕圍繞所束之髮，結其末而坐之，令不飛蓬，故謂之

櫛總

喪服足徵百五十三

總。然則髮必去總，總髮者也。總去則紵露，示露紵禮也。必加總者，總用布，其不以覆紵明矣。豈如今之勒子與，然曰以筓布總，又似設總後，必以筓著之，其制不可得而聞矣。柏舟詩疏言世子林爽朝君也，著總乃以簪約之，又著總又拂髮而著之，既著髮乃加冠，又著總然後朝君也。內則櫛總箭筓總，拂髮冠綏，總注云：髮用髮為之象，幼時著而未冠，筓者，則曰櫛總，拂髮總角。注云：總角，收髮結之。詩總角，傳曰：總角，聚兩髦也。髮，彼兩髦，傳曰：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然曰至眉，非謂已之真髮，坐眉也。收髮者，必收取他人髮為之，聚兩髦者，亦聚人之髮為兩髦也。既夕禮云：既殯，說髦，惟非真髮，故曰說也。注云：兒生三月，新髮為髦，男角。

本禮世三

女，禮古則男左女右，長大齒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口極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柏舟詩疏云：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說之服，剛又著之，若二親皆沒，則然則總角之總，亦是為物以歛固去之矣。王藻云：親沒不髦是也。髮，蓋聚兩髦為角，著於總之兩邊，如角然，畧似成人之總，著於頷項之間者，今小兒戴首圈，周遭坐黑線，以象髮，長二寸許，前覆眉上，旁著兩髦，殆總角之遺象與。蓋子事父母，其成人有總，又有髦，未冠，筓者，則拂髮總角，或稍異於成人，然而不可得聞矣。

通鑑錄

喪服足徵百五十四

本禮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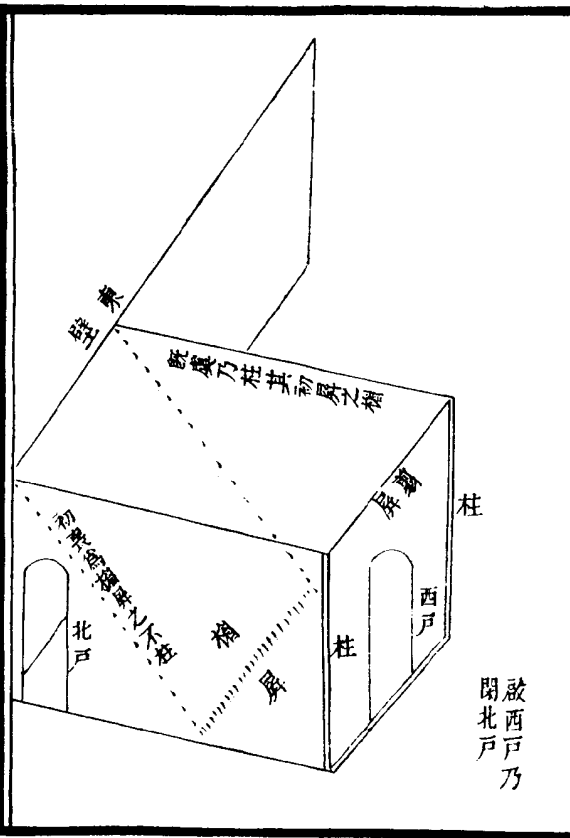
翦屏柱楣圖說

喪服斬衰居倚廬既虞翦屏柱楣鄭注云楣謂之梁柱
楣所謂梁闔其注喪服四制諒闔云諒古作梁楣謂之
梁闔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瑤田按爾雅楣謂
之梁又云宗廟謂之梁蓋言屋之上覆者爾雅精義漢
人已失余嘗作棟梁本義述明之倚廬者廬倚東壁但
一片陂陀坐之西至於地楣也即梁也非如後世以持
楹之橫木曰梁也楣不納明北戶而已屏謂楣但結草
屏蔽之初不翦既虞乃翦其屏於是柱其梁之坐於地
者而西啟戶焉是之謂柱楣云爾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五五

廣屏一



子子子

太隆世四

疏食素食說

說文食一米也飯食也餽襍飯也襍飯云者如今山西
人富室食二米飯也襍稻米於小米中為之不一米之
稱也山西少稻貧家無飯稻米者富室亦不專食稻米
蓋唐魏之風今猶能儉也襍飯不一米則飯其一米者
矣飯食也故曰食一米也說文食或說亼也亼或說
一粒也食雖一米必亼衆粒而為之是故一米者明非
襍飯而亦非一粒之云也說文又曰既小食也引論語
不使勝食既既為小飯則食為大飯豈今北方小米飯
對大米飯之云乎此不必濼論已疏食者稷食也不食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五六

疏食一

稻梁黍也余有說詳之素食鄭注云素猶故也復平生時食也
余謂平生時食者黍稷也賤者食稷是疏食以終其身
然豐年亦得食黍良耜之詩其饑伊黍是也若稻梁二
者据聘禮公食大夫禮皆加饌自非諸侯平生時食黍
稷而已鄭注玉藻云諸侯日食梁稻各一盤然則素食者對上疏食二食字並
讀去聲疏食食稷今則稷食之外可輔之以黍若稻梁
加饌即平生亦安得人人食之哉至於居喪更何忍食
稻梁故夫子斥宰我曰食夫稻於女安乎是雖既練飯
素食亦必不食稻也是故賤者食稷豐年兼得食黍準
之以釋素食則宜止於黍稷豐贍之家平生時食雖不

太隆世五

禁稻粱。然斷不能如諸侯之日食粱稻也。顏師古注。繆正俗說素食。謂但食菜果。稷餌之屬。無酒肉也。據禮家變節。漸為降殺。安得練時便復不生故食。以難鄭氏注。不知注據飯素食飯字之義。蓋指米而言。非飲酒食肉之謂。况傳云始食菜果。即接云飯素食。其為無酒肉更何待言。顏說難鄭未諦當。余不憑也。顏氏又云。班書霍光傳。奏昌邑王過失。典喪不素食。王莽傳云。有水旱。莽輒素食。太后詔曰。今秋幸孰。公幸以時食肉。據此。則漢書所云素食。是無肉之食。今桑門素食。蓋古遺語。然不可據之以解喪服傳之素食。又按毛詩伐檀素食傳。訓

通藝錄

喪服記數百五十七

疏食二

素為空。蓋無功為空。無佐亦為空。王制所謂耆老不徒食。今俗言喫白飯。素之為言白也。余以為用此釋詩。然且不可。況以解喪服傳乎。業已食菜果矣。豈喫白飯之云乎。
居三年之喪。飲食變除之節。據喪服傳。祭以喪大記。畧備矣。初喪時。飲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食。疏食。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喪大記曰。既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然則喪服傳。飯食去聲之法也。初惟飲粥。直不飯食。已而飯疏食。疏食。稷食也。練然後飯素食。注所

卷二十七

謂復平生時食也。平生時。惟子卯稷食。否則兼得飯黍。黍稷兼飯。平生之常。故曰飯素食也。然而不食粱肉。佐以菜果而已。故喪大記曰。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明乎未祥。雖飯素食。不飲酒食肉也。故曰喪服傳。飯食之法。祭以喪大記。而其義益明。賈氏謂平生時食。食為飼。讀不為食。讀申之曰。天子以下平常之食。皆有牲。牢魚腊。練後未食肉。明專據米飯而言。以其初據一溢米。既虞。疏食。食亦米飯。復平生時食。亦據米飯言之。蓋古者名飯為食耳。斯言可謂明辨哲已。

通藝錄

喪服記數百五十八

疏食三

卷二十七

小功卒哭可以取婦取妻說

禮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議禮者於此經真如聚訟瑤田以為文從字順依文說之初非難曉者夫喪服者所以飾人之哀痛也其必斷之以年月者先王亦念夫人之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故為之別親疎貴賤之等而立中制節焉若者隆若者殺若者在隆殺間使皆足以成文理而後釋之雖脩飾之君子亦必俯而就之而不能遂其哀痛無窮期也夫君子之所以為至痛極者亦從

通藝錄

喪服記卷百五十九
小功卒

其隆焉已耳若總小功則固其殺者也故曰小功以下為兄弟曾祖父母必服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然則小功以下為服之殺則亦情之所殺者矣是故禮記之言可以取婦可以取妻者一以小功卒哭為斷也至於其言冠也按曾子問曰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而冠禮記又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氏注曾子問曰廢吉禮而因喪者雖成人之服據此則舉可因喪而冠矣何有於不可之分耶杜氏通典范汪蒼高崧之問曰在喪冠而已不行冠禮因喪而冠與備行冠禮殊也又按鄭氏注大

子ノノノ

太寒一

功之末節云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孔氏疏云以經文大功据己身小功据其父今鄭同之謂父及己身俱有大功之末小功之末故又注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是父子同也瑤田三復注意疑大功冠子不應復說及披通典大小功末冠議篇引禮記注云父大功卒哭而可冠子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矣冠下無子字與今注異且引晉傅純賀循相難蒼高崧范汪相問蒼辨之解之皆冠下無子字豈晉時所見鄭注無子字今本為後人妄加之耶今据經文立二表復詳說之以俟考云

通藝錄

喪服記卷百六十
小功卒

父小功	大功之末
可以冠子 可以嫁子	可以冠子 可以嫁子
己小功	
可以冠 可以取妻	

太寒二

之末

可以取婦

卒哭

已雖卒哭可取妻而服下殤小功則不可

按大功小功服有二限。父小功已小功情有異。施大功之末無已可即吉之事。惟有父可施於子之事。言子則是父施之可知。故經文不見父字。同一小功卒哭也。而有父施於子已施於身之不同。故父必見父字。已必見已字也。

言大功末可以冠子嫁子。則服齊衰必終喪而後可以冠嫁也。故言冠嫁子。但從大功說起。冠嫁子者在

大功末。則子必在小功末。且冠嫁吉輕。又父施於子

非己身自為之。故可以冠嫁。正義解注必借祭乃行句謂父是

行此冠子嫁子所謂已者即子也。必如此乃行者是非此則不行。檢五服中父子同大功者只二人。父之姊妹適人者。子之姑。父之女子。子適人者。子之姊妹。此二親皆非大疎遠者。必選擇此二人以爲可以冠嫁。經意固不其然。若取婦則子雖小功亦不可以大功固不可以取婦也。

小功以下爲兄弟。其服本從殺。故父可以取婦。已可以取妻。然亦必至卒哭後者。蓋未卒哭。則兄弟之殯猶在堂。其主人猶在哭。無時之限。喪服傳曰。有死於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況有服之親乎。至於卒哭。則喪之大事畢。鄭氏喪服注云而服兄弟之服者。漸以即吉可

大寒三

也。下殤之小功乃爲齊衰親特制之下殤服。其情與凡小功迥別。若荀伯子之難裴松之謂兄弟出後。姊妹出適亦周服再降爲小功者。宜亦當如下殤小功之不可取妻。不知此等小功是凡小功當其降時。卽是以小功爲本服。非若下殤小功不忍以凡小功服之特制殤小功服。若曰此殤小功其情哀切。而可以凡小功服之乎。不然以其殤而當降小功爲之服。小功可也。何必特制一服以服之乎。制服之意。欲別於凡小功。而乃舉凡小功之爲周再降者。比而同之。失聖人制服之意。過情之論。非禮之善物也。

大功之末。小功之末。二末字。並指卒哭言。小功五月服除矣。而云末者。必在五月之前。三月之後。未卽卒哭。可知小功末謂卒哭。則大功末亦謂卒哭矣。大功卒哭。可云末者。鄭注喪服記云。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又注喪大記。大夫士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云輕可以卽事也。故其注襍記。大夫有私喪之葛一條云。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蓋以末釋卽葛。疏云。葛謂卒哭後也。所以鄭注此條大功之末。直云大功卒哭。是末與卒哭不異也。

大寒四

喪服小記上下旁殺親畢記

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

而親畢矣請以喪服明之子為父斬衰三年父在為母期父卒齊衰三年

上殺之為祖父母齊衰不杖期又殺之為曾祖父母齊

衰三月又殺之高祖父母喪服經不見其服既不能由

三月而殺之又不可殺三月而服總麻古人三十而娶

及期生子則元孫能見高祖者高祖之年已百有二十

餘歲矣必不可得而見者也與其虛制無用之服無寧

空之故經不見其服也抑經不見其服吾又徵之為人

後者三年條中其傳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以祖建

通藝錄喪服記微百六十三上下旁殺一

首不數曾祖為經不制高祖服故傳亦不得而見之也

父為長子斬衰三年為眾子齊衰不杖期下殺之為適

孫齊衰不杖期為庶孫大功又殺之為曾孫總麻曾孫

為高祖不敢以五月兄弟之服服之故重其衰麻減其

日月為之服齊衰三月則曾祖之於曾孫服不得過三

月矣越小功而為總麻非徒限之以勢而恩殺之分亦

稱情立文精義之至也又殺之而至元孫經不見其服

亦猶高祖之不見其服而已矣由已而旁殺之為昆弟

齊衰不杖期又旁殺之從父昆弟大功又殺之從祖昆

弟小功又殺之族昆弟總麻蓋從期遞殺無所跨越至

總而止昆弟一輩由親及疎凡四變而親屬畢由已以

上自父而旁殺之世父母叔父母不杖期與尊者一體

寓隆於殺義則然矣又殺之從祖父母其恩殺之分既

遠於世叔父母而殺之之節其勢亦不得不跨越大功

而為之小功又殺之族父母總麻而止蓋父一輩由親

及疎凡三變而親屬畢由父而上自祖而旁殺之從祖祖

父母亦不得不跨越大功而為小功又殺之族祖父母總

麻而止蓋祖一輩由親及疎凡二變而親屬畢由祖以上

自曾祖旁殺之見曾祖父母者未有不見族曾祖父母者

也即亦未有不為之服者也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則族曾

通藝錄喪服記微百六十四上下旁殺一

祖父母為之總麻亦稱情立文弗易之道也而旁殺於

其上焉者畢於斯矣由已以下自子而旁殺之昆弟之

子不杖期昆弟之子猶子也彼以我為與尊者一體而

旁尊我我何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以期亦寓隆於殺之

義也又殺之從父昆弟之子不得不跨越大功然亦止

於跨越大功蓋彼以從祖父母小功服我我安得不以

小功服報之乎又殺之從祖昆弟之子彼以族父母總

麻服我故報之以總麻而子一輩之親由親及疎凡三

變畢於是由于以下自孫而旁殺之昆弟之孫殺於庶

孫之大功而服小功彼蓋以從祖祖父母小功服我我

報之以小功。而孫一輩之親畢於是人。不得更殺之。而為從父昆弟之孫服總麻者。蓋我之曾孫止於總麻。勢不能為昆弟之曾孫服總麻。雖以昆弟之孫小功殺之。似可服總麻矣。然而不能憑之者。以所憑者在曾孫也。夫昆弟之曾孫。不服總麻。則從父昆弟之孫。亦不得憑。從父昆弟之子小功服。而為之服總麻矣。而孔冲遠之疏。喪服小記以五為九之義。因喪服不見此二人總麻。以為經逸之也。故於下殺補元孫總麻之外。又為此二人補總麻服也。是不知喪服空之而不見者。其旨濛遠矣。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六十五
上下旁殺三

太寒七

練冠易服附殤述

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此大功易練冠之例也。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此小功殤練冠而附之例也。知為小功殤者。小功以下為兄弟。故謂其殤為兄弟之殤。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下殤則否。今日練冠附殤。則是齊衰親之下殤。降在小功。及大功親之殤。降在小功以下者。鄭注乃以為大功之親。為殤在總小功者。蓋其於喪服長中下殤之說。其中從上下之義。先已誤解。故其說謬不可從也。記發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六十六
練冠易服一

例者。兄弟之殤。服輕。嫌尚功衰者。有重服。在禮不為輕。殤易服。亦宜不得耐輕殤。然殤有必當耐者。又耐於祖廟。必尊者主之。故雖有重服。而得以練冠耐輕殤也。然則小功親之殤。降在總麻者。不耐乎。如大夫為庶孫小功其殤。一以上當耐於已之祖廟。若大夫為庶孫。則亦當耐於已之祖廟。曰。烏在其不耐之也。雖已於總親之殤。降而無服。若大夫為庶孫。則亦當耐於已之祖廟。然於其所當耐者。而耐之。則一也。耐祖廟之必主於尊者。則一也。烏在其不以練冠而耐於殤也。夫如是。則是記也。實練冠耐殤之通例也。言殤之當耐者。不可不耐。而三年之喪。至於練冠。則亦可以耐殤也。故曰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謂祭庶子之殤。當室之。自故曰陽童。若宗子殤。祭之於奧。則曰陰童。言耐殤之禮。

太寒八

又如其鄭重也。鄭氏既誤解殯服中從上下之說。又不以兄弟為小功以下之服名。而曰冠而兄為殯。謂同年者。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意蓋謂必如是。乃得冠而耐其兄之殯。然余以為記人之意。不如是也。抑余又肄業之而紬釋之。兩記蓋互相足。中復有所包。是故上言大功之麻易練冠。則小功之麻不易練冠也。服問所謂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是也。下言兄弟之殯。以練冠耐之。則小功之麻。雖不易其練冠。而由其耐而推之。凡一切有事之節。必無或廢者。服問所謂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是也。是故上言

通藝錄

喪服足數百六十七
練冠易服一

有三年之練冠。而不曰尚功衰。然必言唯杖屨不易。明所易者非但易其練冠。亦易其功衰也。下言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不曰有練冠。然必言練冠耐於殯。明不易功衰。亦不易練冠也。問者曰。練冠而耐兄弟之殯。其義則然矣。如兄弟之殯。當耐矣。而已三年之喪。猶未練也。則如之何。曰。斯禮也。余未之聞也。雖然。未練而有得行。前喪之祭者矣。雜記曰。如三年之喪。則既顛。其練祥皆行。既顛者。既葬而受服時也。練祥皆行者。是三年喪未練而得行前喪練祥之祭也。然曰既葬皆行。則於其未葬。雖前喪練祥之祭有所不行。而況於輕喪之耐乎。雖

太集九

然。此未葬時也。而非未練時也。未練。則有為期親耐者矣。雜記曰。王父死。未練祥而孫死。猶是耐於王父也。是已於父喪或未練。當為子若昆弟之子耐。而得以疏衰葛經耐期親於祖矣。若夫兄弟之殯。當耐。而已猶未練。夫耐兄弟之殯。殺於耐期親者遠矣。準以練祥之祭。有緩而不行之時。豈輕殯之耐祭。必不可以或緩乎。且既葬。有不報虞者矣。喪服小記云不報虞。則不卒哭。不卒哭。則不耐。是成人之喪。有葬而不即耐者。而況於殯乎。然而斯禮也。余固未之聞也。

通藝錄

喪服足數百六十八
練冠易服三



太集十

君薨世子生哭踊衰杖說

曾子問篇言君薨而世子生三日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子踊襲衰杖凡所稱子云云者皆奉子者為之也故鄭氏於拜稽顙哭釋之曰奉子者拜哭專見此以明例也鄭氏又云踊襲衰杖成子禮也者蓋言三日成服杖之義也童子不杖童子當室則杖世子為繼體之君雖始生不能杖當正其杖之禮然皆奉子者為之君子則固不踊不杖也禮記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鄭注云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夫未成人者未冠也冠而後責以成人禮焉將由夫上智者與則彼幼弱已大異乎人矣豈必至於冠而後能備禮然天下多中材聖人不上智之德求備於中材故成人以年二十為斷若夫聖人之教十年出就外傳朝夕學幼儀彼雖小弱也而豈不識不知之人哉至於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矣豈於父母之喪必不能循辟踊之節必不能病不能杖乎故問喪曰童子當室則杖童子而為孤子不能不當室則亦不能下杖何也當室者成人也成人而有不踊不杖者乎世子生而為繼體之君而有不踊不杖者乎然

通藝錄

喪服記數百六十九 世子生

大戴十二

天下無始生而能杖能哭能踊者故曰凡稱子云云者皆奉子者為之也故曰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孔氏疏曰當子踊時亦袒注云襲明初時袒皇氏言子踊不袒不袒何得有襲皇氏說非余謂哭也踊也杖也皆奉子者為之襲無不先袒則袒與襲亦奉子者為之何也少師固衰以奉子矣夫安得不袒安得不襲乎奉子者之袒襲猶之乎子之袒襲故記於少師之所為皆質言子以明之喪大記曰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以衰抱之即此奉子以衰之謂人為之拜即此奉子者拜哭之謂然則衰經亦非始生之子所能勝豈經大鬲安能加於其首即要經亦安能加於其身皇氏說固非孔氏難之亦未得其審也

通藝錄

喪服記數百七十 世子生

大戴十二

殯欲成服杖數日不同說

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氏注云與猶數也謂成服

杖以死明日數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數注殯斂以死日數也喪

禮死日斂明小斂又斂明大斂而殯即斂所謂死三日而後斂禮弓所謂喪三日而殯皆於死者三日也此天下之通義自

天子達於庶人其舉事之日不同而其數日之法無不

同也是故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天子

七日而殯見於王制者無異辭以別之竝為死與往日

也鄭氏誤解喪大記士之喪二日而殯大夫之喪三日

之朝既殯君之喪五日既殯之文遂謂殯斂以死日數

為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孔氏王制疏引鄭氏箴膏肓曰

禮人君之喪殯葬數來日數死日數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日故鄭又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日據春秋為說余謂如鄭氏說豈春秋

不足據耶不知喪大記所數者授杖之日所謂生與來日

者也於是竝其殯之日亦從來日數之故於士三日殯

則曰二日而殯而於大夫之三日殯則曰三日既殯君

之五日殯則曰五日既殯易而殯言既殯者猶昨日殯

之云也然則準以士之喪二日而殯之文則所謂三日

既殯猶之二日而殯五日既殯猶之四日而殯竝從生

與來日以立言蓋所數者杖之日數牽連而及於殯遂

不得用死與往日之例以數殯日意固不主於殯也故

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欲

通藝錄

喪服足數百七

數日不同

大業十三

見授杖之日有三日五日之節不合間以四日而殯之

言而又必云既殯者欲見人君禮大授杖或在未殯之

前或在既殯之後也曰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

主婦室老皆杖承上既殯之文而言之也曰士之喪二

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者三日之朝下省

既殯二字而以而殯二字屬二日下變文協義修辭之

法又以見上所言五日既殯三日既殯非五日而殯三

日而殯之云蓋數來日為五日實於死者為六日數來

日為三日實於死者為四日主於欲見生數來日之義

而所謂二日而殯者亦相承數來日以立言若數往日

禮人君之喪殯葬數來日數死日數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日故鄭又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日據春秋為說余謂如鄭氏說豈春秋

不足據耶可假借如此因以嘆古人立言比於立德立功謂之不

朽其立言之法亦不憑解說如日月之懸象著明者也

通藝錄

喪服足數百七

數日不同

大業十四

述列

夫殯之說。記言之甚詳矣。檀弓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鄭氏釋記注凡棺於兩楹之間。天子之殯。故塗龍輅以梓。加斧棊上。畢塗屋。諸侯之殯。用輅。同。至於上。畢塗屋。喪大記曰。大夫之殯。

以輅。橫至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之殯。見衽。塗上帷之。

白虎通曰。棺命徵曰。天子舟車。殯何為。避水火災也。故棺在車上。車在舟中。臣子更執紼。晝夜常千二百人。執紼者。人所牽持棺者也。故禮曰。天子舟車。殯諸侯車。殯大夫棺。塗土。殯。尋卑之差也。

後乃名之為殯。則苟未嘗故之塗之屋之幃之。不名為殯也。

章昭。楚國語。哀殯。喪於是。有歎。注塗木曰。殯。劉熙。釋名於西墜下塗之曰。殯。殯也。殯。賓客過之。言稍遠也。塗曰。櫛。櫛。木於上而塗之也。說文。殯。死在棺。

棺。柩。柩。棺。遇之。穀梁。傳。九年。背殯。而出。注。櫛。木如梓。塗之曰。殯。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夫。賓之出。所謂卒殯而歸也。

聘禮。君。申。卒。殯。卒。殯。斯。謂之。殯。矣。故。曰。哭。殯。喪。大。記。曰。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將。葬。啓。之。見。柩。焉。不。謂之。殯。故。曰。哭。殯。也。

故塗之後。啓之前。謂之在殯。左傳。吳公子札曰。君

又在殯。喪大記曰。君於大夫在殯三

往焉。士在殯壹往焉是也。自居喪者言之。謂之有殯。檀

弓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禭記曰。有殯。聞外喪是也。故

凡塗之後。啓之前。有事焉。皆曰殯。

主人往北歸。則曰殯。前北面哭。獻材者。則曰於殯門外。其有會。者。從者。則曰殯而來也。則曰就。坐。委。於。殯。東。南。曰。委。衣。於。殯。東。曰。執。主。坐。委。於。殯。東。南。則。凡。將。命。則。皆。曰。殯。殯。者。至。於。家。則。曰。殯。西。面。哭。

已葬。

已葬。

已葬。

已葬。

已葬。

已葬。

者則曰不及殯。在禮未嘗有異辭也。

荀子禮論。為殯。久。不過七十。日。三月之殯。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隆。也。將。舉。指。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緝。其。期。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文。改。葬。服。議。於。堂。則。謂。之。殯。殯。於。野。則。謂。之。葬。聘。禮。曰。賓。入。竟。而。死。歸。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介。

死。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檀弓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

殯於五父之衢。曾子問曰。君出疆。葬。其入如之何。孔子

曰。共殯。服。禭記曰。諸侯行而死於館。至於廟門。大夫士

至於家。皆適所殯。

將。左傳曰。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擯。置。於。西。序。亦。是。下。棺。于。地。故。殯。為。空。棺。也。出。絳。公。孫。敖。卒。於。齊。節。棺。置。於。堂。阜。惠。叔。取。而。殯。之。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

於乾侯。定公元年六月癸亥。喪至。戊辰。定公即位。蓋未

殯。弗即位也。此皆蓋棺久而後殯焉者也。其時異矣。其

地異矣。殯之不繫於斂。章矣。而論者之說。往往有異焉。

間嘗略而言之。士喪禮。主人奉尸斂於棺。非殯也。而鄭

氏之注乃曰。棺在肆中斂尸焉。所謂殯也。

疏云。以尸入棺。名。斂。亦。名。殯。也。淮南。子。喪。篇。注。云。殯。大。斂。也。考。之。喪。大。記。曰。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土。

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大斂云者。視斂也。視斂則

視殯矣。加蓋而至者。視殯也。既殯而往者。卒殯而後往

不視殯也。故士喪禮曰。君若有賜焉。則視斂。其視斂也。

君升自阼階。乃斂。君撫而降。主人乃奉尸斂於棺而加

大斂。

大斂。

大斂。

大斂。

蓋焉及視塗。君升卽位。卒塗卒奠而君出。夫君視斂畢必降。而至於塗乃復升以視之者。明斂與殯異事。以加蓋爲之節也。故其記曰。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加蓋而至。卒事。此卽所謂爲之賜者。有故及避忌焉。或視斂。或不視斂。亦以加蓋爲之節也。如以加蓋之前爲殯。則於外命婦當正言既殯矣。烏又別之曰既加蓋乎。大斂之與殯也。相承以有事者也。而斂棺加蓋。綴於卒斂之下。又遷其大斂之位。而行事於西階之上。既加蓋。爲將殯之始。經與記又皆不見殯字。此所以以卒斂之後爲殯之始。而謂奉尸斂於棺爲殯也。不知大斂

通藝錄

喪服足數百七十五

之奠在卒塗之後。此斂事之錯出於既殯後者也。掘殯見衽。爲將殯也。而反錯見於大斂之前。斂殯相承。故行事相錯。事有所便。動而多連。禮則然矣。檀弓曰。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此可見殤則不殯。今殯是弗以爲殤矣。下殤棺斂於宮中。自周公以來。行道之人弗之改焉。殤者不殯。未嘗不棺。然則不得以斂而棺之爲殯之也明矣。夫棺之殯之。兩事也。以棺爲殯。則必以殯爲棺。左傳曰。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未嘗言其未棺也。大戴禮云身死不葬而爲天下笑而史記乃曰。宮中空。莫敢棺。尸在

太異十七

牀六十七日。尸蠱出於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司馬氏以殯爲棺。故襲管子諸書足成其說如此。誤矣。管子書桓公之死。葬以楊門之屍。身死十一月蠱出戶而不收。呂氏春秋知節。爲衣袂而絕。子壽宮蠱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屍三月不葬。非子二柄篇。桓公蠱流出戶而不葬。然管子戒篇則云。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說死得賢。桓公身死不葬。蠱出戶。夫既以殯爲棺。則必以更殯爲易棺。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光。左傳曰。崔氏側莊公於北郭。注側。瘞埋之。不殯於廟。丁未葬。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注云。更殯之於路寢。蓋諸侯之喪。既殯。五月而後葬。爲同盟之可盡至也。君弑國亂。側之葬之。皆賊爲之。景公之立。亦賊立之。故亦不能討賊。其於莊公之喪。不赴於同。同盟亦必無至者也。及賊以家亂而自經死。而未得其尸。以爲戮也。於是景公求而得之。則可以正厥罪矣。於是遷莊公而殯之於廟。三月而葬。不知其赴同未也。春秋不見。蓋求更赴。然而殯廟之禮。粗成。是之謂更殯。更殯矣。乃以其所求得崔杼之柩。發而戮之。而卽以其棺尸之於市。以示國人也。杜氏以爲莊公之棺。是以更殯爲易棺矣。不然也。

通藝錄

喪服足數百七十六

韓詩外傳。晉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子玉之賢。而不能進。子玉之賢。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子玉。而貴之。子玉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徒殯者。更殯也。更殯。豈必易棺耶。且以殯爲棺。則所謂不殯於廟者。因而失其指矣。左傳。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耐於姑。則弗致也。服氏云。不薨於

太異十八

寢寢謂小寢。不殯於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孔

遠檀弓疏喪服小記。無事不辟廟門。檀弓。喪不處居。謂無

廟也。皆與此同義。杜氏以爲不以殯過廟。襄公四年定。杜氏注。不殯於廟。杜氏注。同。

其所謂廟。祖考之廟。所謂過廟。將葬至於祖考之廟而

後行。是朝也。朝則柩至於廟。而不得謂之殯於廟。按儀禮。在棺曰柩。然則塗柩曰殯。去塗曰啟矣。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今考其言之次第。蓋謂不葬於寢。則不殯廟。不赴同。及

其葬也。不耐亦不致。若以殯廟爲朝祖。則朝葬同時。文

宜與耐始相屬。不當在赴同之上矣。

漢書哀帝本紀上曰。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七七

階下請合葬而許之。瑤田按檀弓言葬。此言殯。呼葬

曰殯。班氏承漢世譌繆也。

殯朝葬載柩設紼屬引異制述

天子諸侯殯以輜。則設紼。檀弓曰。子贛之喪。哀公欲設

撥。設撥則顏柳曰。天子龍輜而梓槨。諸侯輜而設檣。爲榆

沈。故設撥。注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三臣者。謂廢輜。竊禮之不

中者也。言不廢輜者。乃設紼也。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

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言天子殯乃設紼也。是紼也。

專備以引殯宮之輜車也。士大夫殯無輜。故不設紼。至

啟而朝廟。則士載柩於輶軸。大夫以上皆載以輜。既夕

禮曰。遷於祖用軸。記曰。輶軸饌於西階東。鄭氏注云。軸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七八

狀如轉轆。刻兩頭爲軼。軼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

關軸焉。大夫諸侯有四周謂之輜。天子畫之以龍。士喪

禮注云。輶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至是則士大夫皆屬

紼矣。故既夕禮屬引注曰。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輜曰紼。

疏云。士朝廟用軸。大夫以上用輜。故并言之。此所謂紼。

朝廟載柩所用之紼。而屬於柩車者。則謂之引也。柩車

者。周禮謂之蜃車也。地官遂師曰。大喪使帥其屬。以蜃

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邱籠。及蜃車。鄭氏注云。蜃車

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

在既夕禮。朝廟正柩後。厥明請祖。日側乃載。記云。遂匠

納車於階間。鄭氏注云。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然則

載柩行葬之車。自天子達於士。竝用蜃車也。其所著之
紼謂之引。故既夕禮謂之屬引也。然引卽紼也。紼見繼
體引見用力也。地官大司徒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
其六引。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
遂主六紼。蓋引紼二字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禮記云。
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大夫執引者三百人。鄭氏注云。
紼引同耳。廟中日紼。在塗日引。互言之。大夫士皆二紼。
地官遂人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屬六
紼。鄭氏注云。紼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中
引柩師帥之故。遂人尚帥載與說也。用紼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疏謂千人無正文以

通藝錄

禮記卷之七

禮記約之。瑤田。核曰。虎通引。葬命曰。天子舟車。棺
棺在車上。直在舟中。臣子更執紼。晝夜常千二百人。凡此所謂紼與引者。

屬於蜃車者也。又鄭氏遂師注云。蜃車行至壙乃說。更
復載以龍輓。疏云。以天子諸侯殯時用輓車。明葬時用
輓可知。蓋鄭氏約而知之。喪大記。君葬用輓。四紼二碑。
大夫葬用輓。二紼二碑。士葬用國車。二紼無碑。鄭氏注
曰。大夫廢輓。此言輓。皆當爲載以輓車之軫。讀於輓
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輓車。柩車也。在棺日紼。行道日
引。至壙將窆。又日紼。而設碑。是以連言之。据此則窆時
下棺所執者。又謂之紼也。左傳作輓。宣八年。冬葬於原。早無棺。始用
葬則以下棺。故喪大記又曰。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

六卷三

夫士以成。鄭氏注云。封。周禮作窆。下棺也。成。讀爲緘。凡
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
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
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
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緘耳。緘耳者。豈謂每束
耳如紐。出於棺上。居旁持而平之。大夫士旁牽緘而已。禮唯
天子葬有隧。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据此。則說載者脫
其紼也。屬紼於柩之緘者。卽以所脫之紼轉而屬之於
緘也。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氏注云。天子六
紼。四碑。諸侯四紼。二碑。大夫二紼。二碑。士二紼。無碑。孔

通藝錄

禮記卷之三

疏云。紼卽紼也。天子六紼。四碑者。案周禮。大喪屬其六
引。喪大記云。君四紼。二碑。故知天子六紼。四碑也。按春
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
地以爲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其
方中南畔爲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輓。從
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
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紼也。合數條觀之。紼引之。或設
或屬。或脫。可知其畧矣。天子諸侯殯時用輓。倘卽用其
輓。以朝廟與。天子至壙。脫蜃車。復載龍輓。亦還用其殯
輓與。諸侯葬無羨道。則脫蜃車。卽屬紼於棺之緘。繞碑

六卷三

間之鹿盧以下棺與

通藝錄
禮記卷八十一
殯期四

葬北方北首說

檀弓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之幽者魄體往而入乎幽冥。人子於此無可如何。故曰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斯為甚。果且奈之何哉。故北方北首。先王之制葬禮。以為誠如是。其之幽焉而已矣。若夫未葬。人子猶得見其棺也。得見其棺。如得見其親。而猶若其生也。何敢以鬼神尚幽闇之義待之。是故殯猶南首。不以其親為之幽焉云爾。士喪禮曰。死於適室。幃用斂衾。奠脯醢醢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其記曰。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墉下。疾病。屬續以俟絕氣。乃卒。設牀第。當牖。

通藝錄

喪禮卷八十一
葬北首一

設枕遷尸。卽牀而奠當牖。注云。牖。肩頭也。疏云。尸南首。則在牀東。當尸肩頭也。据此。疾寢東首。始死遷尸南首也。士喪禮於飯舍之節。又曰。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注云。當牖北面。值尸南也。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凡此皆言始死南首也。由是而襲。而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據士喪禮之文。考其事位。於尸皆南首。於柩亦無不南首矣。及既夕。哭。請啟期。夙興。商祝聲三。啟三。拂柩。遷于祖。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注云。是時柩北首。質明。請祖期。日側乃載。其記曰。既正柩。送匠。納車。於殯間。注云。車載柩。車。注云。舉柩卻下而載之。

疏云在堂北首。今卻下以足鄉前。下堂載於車。据此載亦北首也。夫正柩于楹間。及載柩于階間。必北首者。以朝祖順死者之孝心。非之幽之義。故下經商祝御柩。乃祖。注云。還車鄉外。爲行始。是祖爲行始。猶還車南首也。厥明商祝御柩。乃行。於是出宮。至于邦門。無不南首也。夫然後行。而至于壙。至壙乃窆。然後北首焉。所謂葬于北方北首之幽焉而已矣。今夫人子之於其親也。至死不窮。然而必有窮者。則親不能不死。死不能不葬也。是故親疾而病。一窮於屬纊絕氣。然而猶得見其尸也。再窮於蓋棺。然而猶得見其柩也。故未葬以前。遷尸也。襲也。小斂大斂也。殯也。皆南首。所以致其不窮之思者。如此止矣。至于葬而窮矣。窮之至矣。先王乃爲之制北方北首之禮。之幽矣。無復鄉明之日矣。人子於此。焉得而不窮。然而至死不窮也。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嗚呼。人子於此。且奈之何哉。

禮記

卷一百八十三

禮記

卷一百八十四

廟主稱字議

從母之夫。馱庵先生年八十四。乾隆四十四年夏四月廿二日卒於家。其孤應椿。爲豐潤縣令。聞赴。致其官。將奔喪歸。而問廟主於其姨子瑤田。且曰。在禮。卒哭乃諱。書之主。將稱字乎。抑猶稱其所諱乎。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杜注云。凡言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檀弓曰。重主道也。鄭注云。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孔疏云。士喪禮。有重無主。此云重主道者。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無主。鄭氏注祭法曰。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爾。由是言之。周公之禮。天子諸侯始作主也。然則天子之主。曷稱乎。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曾子問曰。天子稱天而誅之。注云。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誅制諡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周官大司馬。大喪。據此。則周禮於天子廟主。著其所諡曰某帝。與曾子問又曰。諸侯相誅。非禮也。注云。禮當言誅於天子。天子乃使太史賜之諡。孔氏正義曰。虎通云。君子。天子唯遭大夫會葬而諡之。天史職。示喪賜諡。鄭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言賜諡。明諸侯可知。是其廟主。亦宜稱之以諡矣。若夫大夫固不作主者也。鄭氏駁異義。公羊說大夫無主。謹按卿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駁曰。孔悝

祔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如鄭所駁亦猶是大

夫無主也大夫無主士更可知主虞禮注云曾子問曰天子崩

祖廟卒哭成其而後主各及其廟士無然而易名之禮以葬爲節故

檀弓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戊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

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故少牢饋食禮曰用薦歲事

於皇祖伯某注云伯某且字也既氏玉裁曰按說文且薦也凡冠

伯仲故下一字所大夫或因字爲諡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

諡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士無諡而有字是故

士虞禮於祔之祝辭曰適爾皇祖某甫以濟祔爾孫某

甫由是言之大夫之稱於廟也以諡士則稱字矣稱字

非惟士爲然也祿記曰祔兄弟之殤稱陽童某甫不名

神也注云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童子無字

以不名之故而爲之造字祔殤且然而況子孫之於祖

考哉今之大夫士無不作主者雖非周公之禮然禮也

者三王之所不相襲者也況今世無尸而作主又非

功令所不許則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也顧世俗相

沿稱其所諱則不可耳有諡者書諡於主無諡書字於

易名之禮庶有合與

通藝錄

喪禮記禮百八十五

太喪七

葬服考

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

宜何服而世人忽之檀弓曰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

也弁經者在春官司服凡弔事弁經服又牽連及之王

爲公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

經此言天子絕期而爲臣有服又夏官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

經故鄭注檀弓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

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疏

申之曰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者以下云有敬心焉日月

踰時敬心乃生大夫與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故知天

子諸侯也据此則大夫以下葬不變服矣然自宋以後

言禮家往往疑焉方慙曰與神交之道則心主乎敬夫

厭冠麻經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弁易冠以葛易麻

矣示敬故也陸佃曰弁經葛而葬卿大夫以下禮知然

者以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啣而葬知之也故徐健庵著

讀禮通考爲案曰注以此爲王侯之禮本無所據疏謂

大夫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則亦不經之甚矣瑤田謂

天子於斬齊外無服可變但有弔服弁經而已諸侯凶

服如之則亦當以弔服爲其變服然則周官司服弁師

之文卽爲鄭注說之所據矣而疏言敬心未生所謂求

通藝錄

喪禮記禮百八十六

太喪其

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惟陸氏據周人弁而葬以定卿大夫以下亦變服以葬其說近是接神之道不可純凶瑤田竊亦以爲宜通上下言之故曰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王制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啐而祭周人弁而祭檀弓周人弁而葬殷人啐而葬蓋葬與祭同服或疑王制言祭服下繼之以養老又曰凡三王養老則某氏某人似指三王言不得下通然士冠禮之陳服也曰爵弁服皮弁服縞布冠其記又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啐夏收三王其皮弁素積於士禮之言皮弁也而曰三王則所謂某氏某人

通藝錄

皮服是散百八十七
葬服考二

者統辭也檀弓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上般人殯于兩楹間周人殯於西階上又曰某也般人也是統辭之明徵矣喪大記曰大夫士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云變喪服而弔服者輕可以卽事也据此則弁經在司服雖見君爲臣服弔服在弁師雖見王之弁經諸侯之弁經然亦兼見孤卿大夫之弁經然則弁經本弔服而君爲臣之服卽以弔服服之大夫士既卒哭而從金革亦卽可服弔服以卽事是弁經通於大夫士故鄭注弁經葛而葬雖主天子諸侯變服言而大夫士未嘗不在所包也故司服之言服之可相如也曰公服如王侯

大案其

伯服如公子男服如侯伯孤服如子男卿大夫服如孤士服如大夫又曰其凶服亦如之是士之可相如者亦得上通乎王安在變服而葬王之弁經服不可以下通於大夫士也夫變服而葬據司服及喪大記文義釋之固宜通於大夫士矣然而所謂葬者自啟殯以至於反虞皆葬也其節次非一今言變服而葬則必非自啟而然案士喪禮要經散帶坐陳於小既夕記三日絞坐絞坐經既夕禮請啟期散帶坐蓋見尸柩反小斂時服則此時萬無變服之理然則變服而葬者其在臨窆之時乎昔陳廷會著葬服說嘗見及之蓋先得我心矣是故喪服

通藝錄

喪服是散百八十八
葬服考三

小記曰久而不葬者主喪者不除謂不變服也今日變服則是臨窆時與神交之道未窆時自是喪服既窆後亦仍喪服反而虞既卒哭然後受服受服者斬衰以六升衰受而易成服時之三升衰也若曰變服而葬不反喪服而於既虞卒哭乃服受服所變之服爲弁經葛服之至輕者先服其輕乃受以六升之重於變除之義不亦悖乎惟依陳氏說於臨窆時與神交而變服所謂弁經葛而葬也既窆復喪服乃反而虞斯爲不失禮意耳抑喪服小記之言久而不葬者曰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注云其餘謂有親也疏云麻終月數者主

大案州

人既未葬故諸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至服限竟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則反服之也雖總亦藏服以其未經葬故也喪服小記云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不報虞則除之法云小功以下据此則雖有親無葬不服麻之事豈主人而易為而葬乎今欲全檀弓弁經葛而葬之義則唯有臨窆交神之一說蓋亦亡於禮者之禮與

附論題主時服

許慎異義公羊說大夫無主謹案卿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鄭氏駁曰孔悝所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為之主耳据鄭說猶是大夫無主也後世士庶無不作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八九
葬服考四

主者禮不相沿無主之說不具論試言作主据左傳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杜注云周人以粟三年喪終則遷入于廟是止一主用粟耐而作之也大祥後入廟而公羊傳則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主者藏主也穀梁說略同注云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間易用栗也是初為桑主至練乃作栗主以易之也亦言大祥後入廟家鉉翁曰禮既葬作主欲神靈之有所憑依也於是奉主反虞虞而耐孫從於祖既耐仍特祭於寢終喪祫乃以入廟陳祥道曰左氏曲禮之說蓋曰作主將以入廟非耐而後作之也凡上事言作主見

大業世

於經傳及後儒之說義頗互異無所折中存之以備考耳然未有及於題主者据文公家禮送葬窆後實土築之乃題主於墓前題畢奉主升車至家安於靈座日中而虞祭畢埋魂帛於潔處再虞三虞卒哭明日奉主耐於祠堂耐畢奉主歸復安靈座期而小祥祭於靈座再期而大祥告遷於祠堂改題前世諸主遷遷之乃奉新主入祠堂次其昭穆而安之今世禮或題主於墓或於葬前一日先題主於家題畢奠告即送主入祠竊以為作主者以神事之也雜記曰附兄弟之殤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是耐而作主神之義也然則題主時孝子或當服弁經如檀弓所謂與神交之道者則亦亡於禮者之禮而已矣

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九十
葬服考五

大業世

白虎通釋九族義同喪服說

白虎通曰。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恩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族所以九者何。九之為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為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為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為一族也。母之昆弟為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為三族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瑤田謂此釋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案喪服。自斬衰三年。上殺之。至於齊衰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總麻。又旁殺之。亦至於總麻。非所謂父之姓為一族乎。喪服。姑之子總麻。非所謂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二族乎。喪服。甥總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三族乎。喪服。外孫總麻。非所謂身女子適人有子為四族乎。喪服。為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為一族乎。喪服。舅與舅之子皆總麻。非所謂母之昆弟為二族乎。喪服。從母小功。從母之子總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為三族乎。喪服。妻之父母皆總麻。非所謂妻之父為一族。妻

通鑑錄

喪服足徵百九
白虎通

太極

之母為二族乎。然則族之言湊聚也者。實乃生相恩愛。死相哀痛。先王因別其親疎貴賤之節。而稱情立文。為之制喪服。以飾羣焉。使人觀於其外。而有以見其心。為隆為殺。弗可損益。嗚呼。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

通鑑錄

喪服足徵百九
白虎通二

太極

族親諸服旁殺一貫表

喪服無逸文。余言之蓋詳。今復立旁殺一貫表。即日直尋疑義。乃析先其易明者。故從總麻始。欵程瑤田

總麻三月 曾祖行下之旁殺

族曾祖父母 昆弟之曾孫為服總

族祖父母 從父昆弟之孫為服總

族父母 從祖昆弟之子為服總

族昆弟 相為服總

昆弟之曾孫 族曾祖父母應報服總經不見報文

從父昆弟之孫 族祖父母應報服總經不見報文

從祖昆弟之子 族父母報之服總

按我之從祖昆弟之子。其父我之從祖昆弟。則我為其族父母。故其服我也總麻。而我亦報以總麻

通藝錄

喪服記 卷九三

此總麻一服義之相貫者也。至於我之從父昆弟之孫。呼我為族祖父母。我之昆弟之曾孫。呼我為族曾祖父母。二人服我皆總麻。我應報以總麻。而經不見其服者。蓋不報也。其故何也。我為曾孫。服止總麻。由曾孫而旁殺之。則不得為昆弟之曾孫。服總麻。又旁殺之。亦不得為從父昆弟之孫。服總麻。經不為二人制服者。限於旁殺服之窮也。亦總麻一服窮則變之理。實亦義之相貫者也。又按曾祖曾孫。以上殺下殺例之。皆小功之差。而為曾祖父母。變小功而服齊衰三月者。傳曰。小功

太補一

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故鄭

注申之曰。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曾孫服曾祖。止於三月。所以曾祖服曾孫。止於總麻。服有所限。無可假借。亦精義之學也。

小功五月 祖行下之旁殺

從祖祖父母 昆弟之孫為服小功

從祖父母 從父昆弟之子為服小功

從祖昆弟 相為服小功

昆弟之孫 從祖祖父母報之服小功

從父昆弟之子 從祖父母報之服小功

按我之從父昆弟之子。其父我之從父昆弟。則我為其從祖父母。故其服我也小功。而我亦報以小

通藝錄

喪服記 卷九四

功我之昆弟之孫。其祖我之昆弟。則我為其從祖祖父母。故其服我也小功。而我亦報以小功。此小功一服義之相貫者也。大功九月 父行下之旁殺 從父昆弟 相為服大功 按世父母叔父母加尊之服。在期章。昆弟之子。又世叔父母之報服。亦在期章。故大功一服。惟從父昆弟相為服而已。此一服。當與期服參觀之。乃得其相貫之義。齊衰期服 亦父行下之旁殺

太補二

世父母叔父母昆弟之子為服期 昆弟之子世叔父母報之服期

按我之昆弟之子其父為我之昆弟則我為其世父母叔父母故其服我也齊衰期而我亦報以齊衰期然据昆弟期旁殺之則從父昆弟當大功之差而又以小功總麻兩章旁殺之服通例之則世叔父母亦大功之差而乃服齊衰期者按傳曰與尊者一體也則是加尊之義也然傳又曰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由是言之加尊故服期不足加尊故報之期實則

通藝錄 喪服記微百九十五

其服皆大功之差也學者潛心玩索乃見精義之學而兩服相貫之義其指甚微一為表而出之豪髮無疑矣

又按喪服之無逸文也終古若沒若滅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然且強作解事擅議增補破碎經傳之義以迷途為周行汎濫於巨浸駭浪之中而不得誕登於岸余為拈出試披經傳讀之未嘗不著見明顯於世父母叔父母章特發傳以示人報服之例經於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條特出報文以示人旁殺服之無不報由此表而檢喪

太補三

服全篇逐條按勘曾有一字逸文乎
又按上治祖禰下治子孫至親皆正服不報旁治昆弟惟期大小功總四昆弟服皆平行先死雖兄弟豈為施先死雖弟兄詎云報故經傳並不見報文其餘凡由己以下旁殺之服皆所以報由己以上旁殺之服故或經或傳於每發端處特見報文以明例也

通藝錄 喪服記微百九十六

太補四

答段若膺大令論小功總麻兩章中疑義書

來教云。昆弟之孫。從父昆弟之子。皆非以加來。我不止於總麻。而如其來之小功服之。是來者不加而往者則加。數語恐有譌誤。按小功章。昆弟之孫。為從祖祖父母報。從父昆弟之子。為從祖父母報。據經文。是言來往皆服小功也。以旁殺法通觀之。為祖父母期。為從祖祖父母殺之服。小功為世叔父母期。為從祖父母殺之服。小功所請來者不加。誠然也。為昆弟之子。期為從父昆弟之子。殺之服。小功為通孫期。庶孫大功為昆弟之孫。殺之服。小功。旁通互證。服宜小功。不得謂之往者則加也。若昆弟之曾孫。其視我也。我乃族曾祖父母。其服我。據經文。在總麻章。從父昆弟之孫。其視我也。我乃族祖父母。其服我。據經文。在總麻章。二人服我總麻。若我報之。亦總麻。一

通鑑錄

喪服足徵百九七

答段大令一

則服昆弟之曾孫。如己之曾孫。不見旁殺之節。一則服從父昆弟之孫。亦如己之曾孫。其何以處昆弟曾孫。轉不為之服乎。然則經文之所以不為此二人制服者。實斷以旁殺之義也。來者之意。以昆弟之曾孫。從父昆弟之孫。所以不制服。而足故由總麻殺之。不應更有總服。然余通考。服例昆弟之孫。從父昆弟之孫。雖報服小功。實止應服。當報以小功。則下一輩之。不制總服。非由此而遞殺之也。其為因曾孫之止於服。而旁殺之無疑矣。來教言夫之諸祖父母。疑古本當作諸祖父母。父母。以一諸領二件。竊以為諸祖父母。統詞也。經著為夫字。明是頂小功章。其夫之服來。小功章所謂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者。其夫之服也。今總麻章主欲省文。故曰為夫之諸祖父母報。用諸祖父母四字。為統詞以

六補五

包兩種人。若增父母二字。以一諸領二件。是不為統詞。而分為專詞。曰諸祖父母者。指從祖祖父母言。曰諸父母者。指從祖父母言。竊疑從祖祖父母。不得以諸祖父母字專之。曰諸祖父母。則祖一輩之旁殺者。有從祖祖父母。又有族祖父母。似竝可以諸祖父母目之。竊又疑從祖父母。不得以諸祖父母字專之。曰諸父母。則父一輩之旁殺者。有從祖父母。又有世叔父母。與族父母。似竝可以諸父母目之。今欲專屬。轉有漏義。惟為統詞。而包於諸祖父母四字中。冠以為夫之三字。上頂小功章省文見義。諸祖者。猶云諸父諸兄。統詞不可專屬。使人覆

按前章。可以曉然明白者矣。鄙見如此。不知先生以為何如也。
又按此節諸祖祖字。是跟從祖祖字來。故此一服之祖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祖父母。此一服之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父母。此一服之昆弟。必別之曰從祖昆弟。同是父母也。昆弟也。必帶祖字言之。以別異於父母同輩之世叔。父母與族父母。昆弟同輩之從父昆弟與族昆弟也。然則諸祖父母四字。實足包此一服中兩輩父母言之也。

通鑑錄

喪服足徵百九八

答段大令一

何如也。
又按此節諸祖祖字。是跟從祖祖字來。故此一服之祖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祖父母。此一服之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父母。此一服之昆弟。必別之曰從祖昆弟。同是父母也。昆弟也。必帶祖字言之。以別異於父母同輩之世叔。父母與族父母。昆弟同輩之從父昆弟與族昆弟也。然則諸祖父母四字。實足包此一服中兩輩父母言之也。

六補六

論總麻旁殺應報不制報服之義

人有恒言曰天下止一理。此非精義之學也。義主於斷通乎理之歧途而權之。於行乎不能不行之時而止之。以不得不止。斷之於義而已矣。彼謂天下止一理者。是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喪服旁殺皆報服。而總麻章中之旁殺。有應報而不制報服者二人。昆弟之曾孫。服我以總。我當報以總。不應無服。從父昆弟之孫。服我以總。我當報以總。不應無服。而經皆不制服者。持以天下止一理之說。則曰此必喪服經之有逸文者也。於是妄議增補。而不知以二人服我總。而我當報之理。通藝錄

喪服足徵百九十九

喪服足徵百九十九

喪服足徵百九十九

喪服足徵百九十九

喪服足徵百九十九

言之。則宜制服。此一說也。以我為曾孫。服總而旁殺二人之理言之。則不宜制服。此又一說也。二說相權。曾孫之旁殺。殺之定限也。不可游移。而族曾祖。族祖之報服。適限於曾孫之旁殺。而必不能制服。伸於此。不得不屈於彼。裁制之宜。於是乎出。所謂義也。應報未始非義。而旁殺之義。足以奪之。大哉權乎。權之而義之分始定。此之謂精義之學也。夫惟精義。乃可與議禮。可議禮。乃可以制服。

太補七

夫之世叔父母大功不見報文說

巴藝之曰。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總麻不報。言之綦詳。則既聞之矣。夫之世叔父母。於其夫之服。以期報期。則以例之於其妻。妻從夫服大功。也是宜報之以大功。而經不見報文。苟非逸之。豈亦有說乎。曰。不服也。曷言乎其不服也。曰。不可服也。然則何為乎其不可也。試以舅姑言之。於適婦也。大功。於其庶婦小功。又以夫之祖父母言之。孫婦服總耳。今以舅之昆弟。姑之娣姒。婦而為此婦人服也。報之大功。同於適婦矣。降一等小功。同於庶婦矣。即降二等總麻。亦同於孫婦矣。旁殺之謂何。親疏不分。隆殺無節。其於服也。不其傾矣乎。論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聖人之制喪服也。所謂權然後知輕重者也。若拘文牽義而說之。不可與立矣。烏在其可與權乎哉。昔者讀喪服。言其所不見者。皆其所不制服者也。於今猶信。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

夫之世一

喪服足徵二百

喪服足徵二百

太補八

兄弟服說

大凡服之重來而輕往者。率皆以尊臨之。以至親屬之。不以平等相視。故不報。亦不得名之曰兄弟服也。是故父子一體。父尊而子卑。夫妻一體。夫尊而妻卑。至於昆弟。雖不分尊卑而同服期。然亦一體至親也。可謂之兄弟服乎。正親一脈。上殺下殺。皆不得為兄弟服。兄弟服云者。如兄如弟。平等往來。施則必報之義。昆弟至親也。而顧可以如兄如弟。平等必報之名名之乎。旨哉喪服傳之發報服例也。不於昆弟。而於世。父叔父昆弟之子。條中特書以示人。而曰。苟尊不足以加尊也。夫不足加尊。則世父叔父之於昆弟之子。謂之兄弟服也。亦宜。雖然。大夫降其苟親。於昆弟亦在降殺中。以為苟親而降殺之。斯亦疑於兄弟服焉而已矣。然謂之兄弟服。不亦以輕名而加之重服乎。雖然。夫固不得謂之非苟親服矣。要而言之。期大功中。未嘗無兄弟服也。鄭君知之矣。故於記中首見兄弟一條。下注之曰。兄弟猶言族親也。先小功以下為兄弟之傳。而毅然別樹一義。蓋於經傳全文。迴環三復。為之理其緒。比其類。而經之論之以揭其指。是言期大功中。未嘗無兄弟服也。然則曷言乎小功以下為兄弟也。蓋小功以下率皆兄弟服。故得專兄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一
兄弟服一

太補九

弟之名。齊衰三月。為不敢服兄弟服而制之。而何況於期。期之不得名兄弟也。審矣。期服重。不以兄弟名。大功之重次於期。故亦不以兄弟名。而惟小功以下得專兄弟之名也。不為典要。惟變所適。名之不可苟也如是。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二
兄弟服二

太補上

兄弟服例表

記為兄弟服舉例。其服盡在經中。分而隸之。令不相
襍。綱舉目張。較若列眉矣。歛程瑤田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不杖麻屨章

大夫之適子為妻。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注云。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三
兄弟服例一

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
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

按此大夫之子。從大夫於兄弟降一等者。男子降
一等。今為大夫。得尊同不降。婦人降一等。適人又

降一等。為大夫妻。得尊同不又降。今以其無祭主。
厚之。得全不降。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大夫之子降其子者。不分適庶。傳曰。有適子者無
適孫。子不報者。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

故言不報也。男子為父斬衰。不疑於報。故傳不主
謂男子不報也。瑤田細究經意。昆弟雖一體。亦勿

大補十一

親也。故大夫以尊降之。而列在兄弟服中也。

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齊衰三月章

大夫為宗子。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曾祖父母為士者。如眾人。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大功殤服章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夫為適子之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四
兄弟服例二

長殤中殤

按此非兄弟服。注云。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

大功章

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

按此大夫於兄弟降一等者。傳曰。尊不同也。尊同
則得服其親服。注云。子謂庶子。上經大夫為適子

之長殤中殤。注云。不降。重適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

按此亦非兄弟服。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
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此蓋言

大補十一

公子厭於君五服中無其服今爲公之庶昆弟爲母妻進於五服中然不得過大功是爲先君餘尊所厭也。公士大夫之君貴妾服總。大夫於庶婦宜降服總。今日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從大夫而降服大功。按服例不降者服其親服也。從乎大夫而降者降其親服一等也。大夫於賤妾無服。妻子不爲後者爲母當如邦人不杖麻屨章。公大夫之妾傳曰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是其例也。今日從降必其貴妾之服總者其子得從之降親服一等服大功也。故鄭注曰言從乎大夫而降者則於父卒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五
兄弟服例三

如國人也。喪服經於此等處每於通服外創一例於無典要時見一確不可易之典要。鄭君思通乎微。往往得之。其注此經曰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義精矣。總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鄭君蓋會通前後諸經而爲之舉其例。瑤田昔嘗疑杖期章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此條下文不增一字。則是士庶爲妻不論父在父卒。並杖期也。至不杖麻屨章乃曰大夫之適子爲妻。則是爲妻

六補十二

不杖期。專爲大夫之適子。特著一例。故傳問之曰。何以期也。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意以爲大夫之子。一切皆降。此獨不降者。以父之所不降者也。然旣不降。則當如衆人在杖期章。今乃移入不杖期。故又問之曰。何以獨不杖也。因答之曰。此大夫父也。父在則爲妻不杖。若大夫卒。則仍歸之於杖期章矣。竊疑兩經之義。其相質也如此。然存以俟考。不敢質之於人。今於鄭君說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大功。特注之曰。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一適一庶。兩兩相對。一父在一父卒。遙遙相互。向來疑義。一旦豁然。鄭君如在。毋亦許我乎。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六
兄弟服例四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瑤田按此四等人皆尊降。親於兄弟降一等者。適人又當降一等。今以尊同無尊降。惟有出降。故服大功也。小功殤服章。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瑤田按此非兄弟服。大功殤服章注云。大夫不降

六補十三

適殤重適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瑤田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於長殤又降一等。故服小功殤服也。

小功章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瑤田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其通服皆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七
兄弟服例五

在大功今降一等。故服小功也。

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為後之子兄弟若子。瑤田按此條以為人後者四字建首。起下兩於字。

以文氣論之。若曰。於所生之子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為後之子兄弟若子也。又與上一條為屬對之

文。若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如此屬對節謂以一報字。兩上兩條亦無不可。

不杖麻屨章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

瑤田按此非兄弟服。其義如女子子適人者為其

大補十五

04332

父母同。然女子子為其父母不報。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報。何也。按子服父斬衰三年。父至尊也。父服長子亦斬衰三年。將傳重也。服衆子期年。下殺也。

子為母齊衰三年。恩同於父也。母為長子亦齊衰三年。父所不降。母亦不降也。父子母子。一服至親。

凡皆各服其正服。非報服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其出也。義之前定者也。出為夫斬衰。以其不貳

斬也。故於父降服期年。父之服本期年。亦降服大功。其視父母。依然至親。亦義之前定者也。故其服

不報也。為人後者。持重於大宗。亦以不貳斬而降。其小宗。生我之父母。雖一脈至親。然已出為大宗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八
兄弟服例六

後。而為宗之統。以收族。則視所後者為正親。而視生我者。轉為旁親矣。旁親之服。服之所必報者也。

世父母叔父母。為昆弟之子服報服。此其例也。是故記數兄弟服例不一條。惟為人後者於兄弟見

報文。言雖為其父母亦報也。又何論於兄弟服耶。特著報文以明其例。且以見他兄弟服之無不報。

省文互見。亦喪服之例也。

大功章

為人後者。為其昆弟。

大補十六

瑤田按此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傳曰：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小功殤服章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

瑤田按此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上經爲其昆弟在大功。長殤降一等。故在小功也。

小功章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瑤田按此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姊妹適人。通服在大功。此降一等。故服小功也。此項惟

通藝錄

喪服定例一百九
兄弟服例九

見昆弟姊妹一輩人其餘皆可省文。且正服可覆降一等類推之。亦一例也。

斬衰三年章

爲人後者。傳曰：爲所後者之祖。句父。句母。句妻。句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瑤田按此所數者。所後者之正親。祖者。爲人後者之曾祖父母也。父者。爲人後者之祖父也。母者。爲人後者之祖母也。妻者。爲人後者之母也。不及昆弟與世叔父母。不暇及芻親。芻親可類推也。外親數爲人後者之外祖父母。而遂及其芻親之舅。與

太補七

內兄弟順而撫之。而不及其適人之從母。亦不暇及者也。此屬文之法。隨其文勢。無義例也。是故正親者。其服之正者也。芻親。其兄弟服也。兄弟服。傳中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故於記中發其例曰：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也。若子之服。具在經中。但於傳中畧言之。亦省文例也。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瑤田按此於兄弟加一等者。但有二例。而無其目。傳曰：如何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鄭氏注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

通藝錄

喪服定例二百十
兄弟服例八

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余於此傳此注。不能不少躊躇焉。間嘗泛覽經傳。於兄弟降一等服。頗多期功之親。故鄭氏於上記注。以族親括之。然謂之兄弟。實有聽遠之義。必小功以下。漸推漸遠。乃可謂之疏。若大功以上。豈可盡以疏遠別之。夫是以立其主名。必小功以下。始可爲兄弟也。若夫寓疏於親。則大功以上。又實有不能與至親至尊相比儗者。惟變所適。於不可與要之中。而隆殺互權。皆有其至情。至理存焉。此天地之化。所以不凝滯於物。而有與

太補六

世推移之妙也。

君之所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瑤田按此記室老從君之服與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條不杖麻屨章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條同觀乃見互足之義。

斬衰三年章

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之矣。

瑤田按注云士卿士也故傳直以為公卿大夫也。

通鑑錄

喪服足徵一百一十一

兄弟服例九

稱君者傳以為有地者也賈疏引周禮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天子公卿大夫有采地者也又按賈疏云諸侯無公典命大國立孤一人鄭注燕禮云諸公者大國之孤也賈疏又云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為季氏費宰子羔為孟氏邠宰之類陽貨子路等為季氏家相據鄭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今傳連言室老士貴臣是既有家相又有邑宰傳又繼之曰君謂有地者也瑤田謂天子之公卿大夫有采地者左傳云鄭武公

六補七九

莊公為平王卿士在春秋前為桓公受封西都畿

內有采地杜繼為周司徒又左傳杜注云周公忌

父王卿士又云宰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又云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諸侯公卿大夫有采地卽賈疏所謂魯三卿季氏有費孟氏有邠者也然則畿內采地卽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

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是也顧室老隸於諸侯之卿者左氏傳有臧氏老論語有趙孟老卽國語叔向呼范宣子之嘗詎曰吾子之家老並指諸侯之卿家臣言而天子王畿卿士之臣未

通鑑錄

喪服足徵一百一十二

兄弟服例十

聞有室老之稱是則疑未能明者也然鄭注是經乃云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是天子卿士鄭以為有室老此可無容指摘折辨者矣是經言其貴臣室老士服斬衰卽帶屨亦得伸記則言其服君之兄弟室老降一等不及士者賈疏云邑宰遠臣不從服然室老對士言為近臣對闈寺屬之近臣則又為貴臣矣

不杖麻屨章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六補廿

10册86版

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

瑤田按此條之君鄭注據畿外諸侯言而不能通故為之辭曰為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此一說也又曰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此為傳未有父卒一語而又變一說以通之瑤田以為此說更難通者也曾著臣為君之祖父母從服期述駁正後說以從前說然終不能無隔閡也今又反復思之而得其間竊以為此

禮記

喪服記第二十三

兄弟服第十一

君字亦是公士大夫之君其人若君之規模而實為卿大夫之實體故其臣之從服必須著例以明之從服之例由君之本服而出故傳歷數其君之服父母至尊長子傳重妻至親父卒為祖後者持重不敢降祖不敢降適猶夫人也君服斬者臣降一等從服期也君為妻服期臣不降一等服大功而亦從服期者小君故也是故其君為公士大夫之君其服著斬衰章其臣為公士大夫之臣其從君之正親服著此不杖麻屨章其從君之旁親兄弟服見於記以其別於為天子為國君者故於經

大補廿

傳記中詳之以明其例也三條合看繩貫絲聯義始完備若以此章之君為天子諸侯則義多齟齬

矣且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從民間崛起者自若通服從大夫公之昆弟而起者自若大夫之服其臣從服亦自若諸臣之常耳即欲著例則當著一大共臣從君服之例無緣為始封君著例也至於今君受國於曾祖為其父祖皆廢疾不立故以曾孫為曾祖持重而承祧此乃為曾祖後與經所謂為人後者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不貳斬者一同也而乃出附贅懸疣之傳曰父卒然後為祖

禮記

喪服記第二十四

兄弟服第十二

後者服斬此而已受曾祖國而為君矣於斯之時又為祖後而服斬則當其先父卒時必已曾為父後而服斬與其受國時所服曾祖之斬為三服斬矣豈其然乎謂君為始封君義既皮傅謂君為受國於曾祖尤悖經例余故紬繹全經而得其間以為之說也

天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

不杖麻屨章

為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瑤田按此雖不得名之曰夫之兄弟服而亦降一

大補廿

等從服期者也。

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瑤田按此報服非從服之降一等等者也

大功殤服章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瑤田按此亦與夫同服大功非降一等等者也

大功章

大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瑤田按此皆夫服期妻從服降一等服大功者也

惟祖父母非夫之兄弟服世叔父母則夫之兄弟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一五
兄弟深例十三

服也据傳妻不服夫之昆弟故夫之昆弟亦無姪

與弟婦之服

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瑤田按此與夫同服大功非降一等等者也

小功殤服章

為夫之叔父之長殤

瑤田按此夫之兄弟服長中殤大功妻從服降一

等服小功也

小功章

夫之姑姊妹姊姪婦報

〇廿六

太補廿

瑤田按總麻章見夫之姑姊妹之長殤長殤服總

則小功是為其在室服也其夫服其在室期妻服

小功降二等與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等之例

不應然則妻於此二婦人不從服也故其傳特揭

其義以示人曰何以小功也以為相與居室中則

生小功之親焉與姊姪婦同為生親之服姊姪婦

者夫之昆弟之妻夫之昆弟已不從服其妻烏得

復有服乎夫夫之昆弟無服又何論夫之姊妹其

姑則益疏遠矣然而必著生親之服者夫其夫有

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婦人相與居室

中而顧可忽然已乎於此見聖人精義之學也

通藝錄

喪
兄弟

十六

總麻章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瑤田按此夫之兄弟服下殤小功妻從服降一等等

服總也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瑤田按說見前小功章夫之姑姊妹條詳之

夫之諸祖父母報

瑤田按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其夫之

以兄弟服服族親之尊者而尊者必報之也此云

太補廿四

夫之諸祖父母報。正上條之從服降一等。其尊者亦必報之者也。故鄭注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為小功。從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從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總。瑤田考鄭氏注。為訂正之如是。今刻本上從祖父母。從譌外。下從祖父母。從譌曾。檢下記賈氏疏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總麻章。夫之世叔。見於大功章。以諸祖父母為族親。則鄭注是從祖。非外祖可知。然則唐初賈作疏時。從字尚未譌作外字也。下從字。則唐初

通藝錄

喪服記卷二十一
兄弟服例十一

已譌曾字。故賈因其譌而釋之。不能是正。然亦確是從字之譌。賈氏實未見上從字譌外字。吾輩又烏得逆料唐以前為外字譌作曾字乎。又按賈氏所謂族親。是指本族言。觀下條庶子為後。為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疏云。母黨皆不服。不言兄弟而顯尊親之名者。雷氏云。為父後者。服其本族。若言兄弟。恐本族亦無服。故泛著其尊親之號。以別於族人。可見族親字。不得侵入母黨也。○瑤田通檢夫之兄弟服。昆弟之子服期。其妻亦服期。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服大功。其妻亦服大功。昆弟服期。

六補呈

其妻則無服。姑姊妹服期。其妻乃服小功。降二等。服其長殤總。亦降二等。此蓋無服之服。其說見前。至於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者。則世父母叔父母服期。妻從服大功。叔父之長殤服大功。妻從服小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服小功。妻從服總麻。此皆於經見。妻之從服者也。其不見妻之從服者。外祖父母服小功。此非兄弟服。以外孫服外祖父母小功。其非兄弟服也。而不見其妻之從服。從母服小功。此兄弟服。以從母報姊妹之子。而不見其妻之從服。瑤田竊以為喪服經中於有服者無不見。其不見者。此

通藝錄

喪服記卷二十一
兄弟服例十一

經之所不制服者也。妻於夫黨。夫之姑姊妹姊妹。婦以相與居室中而生。小功之親。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以相與同室而生。總之親。夫生親之服。本無服也。尊如夫之姑。親如夫之姊妹。尚猶無服。情之有所止者也。至於夫之母黨。抑又疏遠矣。於夫之外祖父母。夫之從母。夫僅為之服小功。經不為其妻制總麻之服者。情有所止。聖人。不以過情責人。其旨亦微矣哉。

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

瑤田按鄭注云。私兄弟。目其族親也。然則女君有

六補呈

以尊降其兄弟者觀此注益知旁親之以尊降者皆謂之兄弟而以族親注兄弟鄭氏之精義也

斬衰三年章

妻為君

瑤田按傳曰君至尊也注云妻謂夫為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觀此知加尊者非兄弟不足加尊雖尊者亦可謂之兄弟與

不杖麻屨章

妻為女君

瑤田按傳曰妻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然舅

通藝錄

喪服足例二十九
兄弟服例十七

姑服適婦大功服庶婦小功女君於妻無服並后

匹適傾覆之階故抑之注云報之則重降之則嫌

義亦精矣

公妾大夫之妻為其子

瑤田按二妻為子服期自若其常傳曰妾不得體

君為其子得遂也然則庶子不為父後者為其母

亦得遂也總麻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注云君

卒庶子為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也士雖

在庶子為母皆如衆人据注蓋謂其不為後得如

邦人也故記曰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

舅無服不為後如邦人是其例也

公妾以及士妻為其父母

瑤田按諸妻為父母服期自若其常傳曰妾不得體君為其父母得遂也然則妾之父母為此諸妻亦遂其降服大功也蓋不體君故彼此皆得遂矣若攝女君非即女君也不服先女君之黨服服之疑於女君自服其黨也儼然抗禮於女君之外家並適之嫌豈不可啓然既已攝女君矣是行女君之事也而猶遂其父母之服何以別於不攝女君者乎不得為其父母遂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固

通藝錄

喪服足例二十廿
兄弟服例十八

道之並行不悖者也

大功章

大夫之妻為君之庶子女女子嫁者未嫁者

瑤田按此言妾為君之黨服也傳曰何以大功也

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女君為此三人皆大

功也三人者之於此妾或當殊其貴賤以從大夫

為之服與否耶

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瑤田按此皆妾在室之期服親也出降一等服大功所謂妾為私兄弟如邦人故傳曰下言世父母

太補其

太補其

叔父母姊妹者。謂妻自服其私親也。

小功殤服章

大夫之妻。為庶子之長殤。

瑤田按此亦言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也。

小功章

大夫之妻。為庶子適人者。

瑤田按此亦言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也。

通鑑錄

喪服足徵二百廿一
兄弟服例十九

太補廿九

論尊加與至尊之服同。非兄弟服之義。

世叔父母。夫之所為兄弟服。從母。亦夫之所為兄弟服也。若祖父母。外祖父母。則不得謂之兄弟服。故賈疏釋夫之兄弟服。於世叔父外。但引從母不見於經。而不及外祖父母之不見於經也。於此見賈疏之細。然則外祖父母之服小功也。曷為不得謂之兄弟服也。世叔父母服期。傳曰。有尊也。不足以加尊。故報之。報之也者。言不得。不報之也。得不謂之兄弟服乎。祖父母服期。傳曰。至尊也。夫至尊而乃可以兄弟服服之乎。故同一期也。而所以服之者。則大異矣。曾祖父母之至尊也。服當小功之差。小功。大致彼此相報。兄弟服也。假令曾祖曾孫。由其小功之差。而服之。至尊之謂何。服之齊衰三月。以視總麻。尊卑較然矣。外祖父母。外親也。於服。外親皆總。而為母之父。尊何如之。加之而服小功。外祖以總之差。而服小功。斯不亦曾祖以小功之差。而服齊衰三月之意乎。於服。竝在所加。故皆不報。是服外祖雖小功。而不得謂之兄弟服也。

通鑑錄

喪服足徵二百廿二
論尊加一

太補卅

喪服報例皆報其所施設

人必有所施而後如其所施以答之斯之謂報故施之義据创意者而言報之義非無因而至者也喪服經傳記見報字十七事可得而說焉

杖期章

經曰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言會爲母子貴終其恩此子猶施之期服此母亦報之以期也

不杖麻屨章

經曰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廿三

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經又曰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二傳皆言昆弟之子以期施而世父叔父亦以期報也

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言父子各服正服無報例今此子後大宗降其小宗若旁親然故以期服施於其父母其父母亦以期報其子也

經曰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言姑姊妹適人姪與昆弟皆降服大功今爲其無主哀憐之而施之以期服故姑姊妹亦報之而還服期也

經曰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言夫之昆弟之子以世母叔母之名加服而施之以期故二母亦報之以期也

經曰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此言大夫之子爲五男子二婦人

本皆從降大功今以尊同還施之服期爲三婦人適人者本皆從降小功又以尊同施之大功今以其無祭主哀憐之而施之期其中唯女子子本服父母期非報服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廿四

期其餘人本當報以大功者今悉如其所施而報之以期也子於父母本斬齊服不因施之期而有改易無以期報期之疑故專言唯女子子不報也

瑤田按昆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族昆弟此四昆弟皆兩相爲服無此施彼報之殊故經傳於諸昆弟不見報例此條之昆弟乃大夫之子因其尊同而施之期故此昆弟亦必報之期禮時爲大又曰稱不可典要唯變所適如此

大功章

經曰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言女子

子適人者爲此人施以大功服而此人亦報服大功也。瑤田按經中丈夫婦人凡四見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其一也。此經其二也。小功殤服章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其三也。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其四也。鄭注爲宗子章云。婦人女子子在室。五字最精妙。四經特著丈夫婦人。並指同姓者言。故謂婦人爲在室者。衆昆弟姪例皆女與男同。其爲在室明矣。姪庶孫之殤爲在室者不待言。母之姊妹曰從母。爲從母。女與男同服小功。非在室而何。然則鄭注爲宗子章。於女子子在室下。又繼之曰。及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廿五
卷所施三

嫁歸宗者句殆非也。四經丈夫婦人一律命名其婦人皆言未適人者。不應此處又添出一歸宗婦人。且歸宗者。五服盡若未適人時。一切不降。不當於此處又牽連及之。若夫異姓婦人以路人來與夫胖合者。其從夫之服。舅姑期年。夫之祖父母大功。夫之兄弟服皆降一等。其於夫之昆弟。然且無服。於夫之姑姊妹姊妹。又降二等。如此其薄也。無緣從夫服宗子獨厚之。況同姓婦人爲同姓從宗合族屬之事。故女服必與男同。吾嘗謂在室者斷無降旁親例。蓋所以厚之也。異姓婦人爲異姓主名治際會之事。故於

太補中三

夫黨嚴治之。至有不爲制服者。亦可默喻其所以薄之之故矣。經於此特出丈夫婦人之例。鄭氏又特申其義而注之曰。婦人女子子在室。可見經之鍼縷細密而注之思通乎微矣。不杖麻屨章。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是專言繼禰之宗。故曰爲父後者。至於爲祖後以上之。三小宗皆不在算。況大宗乎。適人者之服爲父後者期。亦謂未歸宗時。不降其服。爲因有此歸宗之義。故不降。非指謂歸宗時之服也。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廿六
卷所施四

又按丈夫婦人之名起於年十九以後。不爲殤而始成人者。故目之曰此儼然丈夫也。儼然婦人也。此名之所由起者也。凡同姓之親。男女同呼。則連文曰丈夫婦人。見喪服經中者四事。卽如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於殤而曰丈夫婦人。可見丈夫婦人專据同姓別異於異姓之辭。故雖殤亦散文通之曰此丈夫婦人之殤也。是以斬衰傳中以婦人不杖。與童子不杖連文。疏以婦人爲童子婦人。然則婦人者。別於女子之辭。而女子未始非婦人。故又別異之曰童子婦人也。今此經已見殤字。可不疑其潤於成人之丈夫婦人。不妨假借通稱。直作男女之字而已矣。屬文

太補中四

之法。自有心裁。當其可而施之。未可以文義拘牽之也。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此同姓從宗合族屬之事。直下丈夫婦人以領之。因以明未成其爲丈夫婦人者則無服矣。觀記中童子唯當室總。注云爲家主。與族人爲禮。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無服。可見童子於親者恩且不能至。豈於宗子之疏遠。恩反能至乎。又按從母之長殤報殤者從母。爲殤者服。卽小功章所謂丈夫婦人也。必已成。人乃能服之。從母之報。此丈夫婦人之長殤。亦必從母成人。乃能服之。据此。則凡服殤者之人。皆必成人。始有服。童子不當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廿七

報所施五

室無總服。以其恩不能至。故情不能通。不稱情而立文。強令飾之。不亦虛乎。童子不總。可以爲喪服之通例也。故曰杖者扶病也。童子與婦人皆不杖。不能病。是以恩不至也。

經曰。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言昆弟之孫。爲從祖祖父母。施以小功服。從祖祖父母。亦報以小功服。從父昆弟之子。爲從祖父母。施以小功服。從祖父母。亦報以小功服也。

經曰。從母丈夫婦人報言。爲從母之服。男女皆施之。小功。故從母亦以小功報之也。

六補中五

經曰。夫之姑姊妹。姊妹婦報。傳曰。姊妹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言此婦人來至夫家。服此二項人。施以生親之服。則此人亦以此服報之也。

瑤田按。傳釋姊妹。而因發同室生親之例。似此例。專以姊妹婦言。又總麻章。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亦發生親例於姊妹婦。足以互明。而經與夫之姑姊妹連言之。不生分別者。亦見此婦。以路人來與姑姊妹同室。情亦與姊妹婦等。足可省文附見也。

總麻章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廿八

報所施六

經曰。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夫從祖姑者。從祖父之姊妹也。我爲其從父昆弟之子。施而服之。以總。其報我亦服總也。從祖姊妹者。從祖昆弟之姊妹也。我爲其從祖昆弟。施而服之。以總。其報我亦服總也。

經曰。從母之長殤報。此卽小功章從母服之長殤降一等者也。我施之。彼必報之也。

經曰。甥傳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總也。報之也。言甥施於舅。以從服總。舅亦報以總也。

經曰。壻傳曰。何以總也。報之也。言壻於妻之父母。施以從服總。妻之父母亦報以總也。

六補中六

經曰姑之子傳曰何以總也報之也言姑之子施於舅之子以從服總舅之子亦以總報之也

經曰夫之諸祖父母報言為夫之諸祖父母從夫服施之以總此諸祖父母亦報之總也

記

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

瑤田按記發兄弟服例不一條唯此條見報文者本生之親類皆不報之服今為人後雖還而服其父母然且報之而況其父母以外乎必著報文見與旁親服等耳

通藝錄

禮記卷一百廿九 報所施七

六補中

鄭注夫之諸祖父母條轉寫為譌字考

總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今本鄭注云諸祖父母者夫

之所為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按外字乃從字之譌因外祖父母亦在小功章而

之或曰曾祖父母按此曾字亦從字之譌因承上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

云報乎曾祖父母按此曾字亦從字之譌因承上正服小功妻從

服總

瑤田按余決外字為從字之譌厥有四證非孤據臆見以難古人也其一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特著報文是為夫之兄弟服而總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亦著報文兩報字遙遙相應記所謂夫之兄

通藝錄

禮記卷一百廿九 報所施七

弟服妻降一等也其二外祖父母雖同在小功章而外祖於外孫但服總麻不以小功報之不報者不得謂之兄弟服余徧考經傳折中鄭注別為兄弟服說以明之於此益決外祖外字之為後世轉寫之譌無疑矣其三下記曰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賈疏云妻從夫服族親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總麻章夫之世叔見於大功章決此二經所見謂之族親其非外親明矣其四賈氏數族親從夫之所為兄弟服二條外仍有外親一條在小功章曰從母丈夫婦人報於例當有其妻從服而不見於經故為表而出

六補中

之可見外祖外孫之非兄弟服。故賈氏不以經不見其妻從服及之。於此益見賈氏於兄弟服例固豁然。確斯晰疑消滯者久矣。然則鄭注在唐初時從字並未譌作外字。其轉寫之譌殆在宋元以後刊本乎。後世譌誤賈不任受鄭更難誣矣。瑤田又按鄭注第二个曾祖字亦是從祖字之譌。此在唐初時已爲轉寫者譌誤久矣。賈氏卽据所譌字幹旋解釋不能破曾字之譌而易爲從字以是正之亦見賈氏之疎矣。

姑姊妹女子子服述

姑姊妹女子子。在室皆齊衰親也。而不杖麻屨章。舉不見其服。鄭君默識之。於是世父母叔父母條下。注曰爲姑在室亦如之。昆弟條下。注曰爲姊妹在室亦如之。爲衆子條下。注曰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夫之昆弟之子條下。注曰男女皆是。以爲省文比事例也。余因之詳考焉。諸不見齊衰正服者。無不見其三殤服也。大功殤服章。經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長殤中殤降一等者。曰子女。女子之長殤中殤。女子子與子同見。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姑姊妹與叔父昆弟同見。夫之昆弟之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亦女子子與子同見。小功殤服章。經所謂齊衰下殤降二等者。曰叔父之下殤。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亦姑姊妹與叔父昆弟同見。子不見下殤者。已見于長中殤。可省文比例也。女子子已見長中殤。又必見下殤者。豈以其齊衰正服舉不見。故於三殤服必詳之。與抑齊衰正服不見者。其適人之服。又無不見者也。大功章曰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適人服無不見。三殤服無不見。且無一處用省文比事之例。而獨不一見其齊衰正服。何也。我知之矣。女子

子年十九猶在長殤之限年二十則適人矣故其人雖皆齊衰之親有爲服齊衰正服之理而無服之年限與其虛制服名不若空之以存其理經不制服是其例也抑獨詳於殤服而又必大書特書名之曰齊衰之殤者若曰此其人成人固齊衰親也其長中殤降一等者降其齊衰一等適人降一等者亦降其齊衰一等也天地至文中見出所謂羚羊挂角無跡可尋裁縫滅盡鍼線跡者也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四十三

本編十一

姑姊妹報惟子不報互見省文說

不杖麻屨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瑤田按姑姊妹適人者當出降彼此服大功今以其無祭主哀憐之爲之加服期則姑姊妹亦當報之服期矣若女子子在室雖父以尊降之服大功而其爲父三年者自若也至於適人父以尊降又以出降而服小功而適人者之於父也亦只以出降服期不再降服大功蓋在室斬衰三年適人不貳斬服期此女子子服例之定限厥後雖其父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四十四

服之也有升降而其爲父也無升降之差今父以其無祭主哀憐之加服期其於父也自若其不貳斬之期非因其加服期而後報之以期也經曰姑姊妹報容子不報省文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之數人者當其未爲大夫命婦之先大夫之子從大夫尊降服大功而之數人之爲大夫之子仍當服期不降今數人已皆爲大夫命婦則又自居於尊降旁親之列而大夫之子亦以從父之故自居於尊同不降之列故大夫之子於此大夫命婦經載於不杖期條而其報之亦未有不以期者也至大夫之子於姑姊妹在室本從

本編十一

大夫降服。彼此皆大功。適人又當從服。彼此皆小功。今此姑姊妹皆爲命婦。大夫服之。已爲尊同。不降加服大功。則大夫之子。亦當從服大功矣。乃又以此命婦無祭主。哀憐之。而加服期。則姑姊妹亦報之以期耳。若夫其子。爲父服斬衰。不疑於以期報期。故傳釋唯子不報不及子也。其女子子。雖非無主。本爲父服期。今無主。仍爲父服期。疑於以期報期。然實非報也。故傳以唯子不報。專指女子子言。正與前章姑姊妹報互相發。而傳者之意。又嫌於世叔父母諸人或亦不報。故又申之曰。言其餘皆報也。端緒雖多。一綫不亂。唯古於辭。乃能如是。

通鑑

喪服足徵一百卅五

父之姑總麻服述

檢喪服。姑姊妹女子子女孫四等人。並見適人者之服。其不見在室者。在室與男子同也。今父之姑服總。獨不見適人者三字。以爲必在室者服也。在室當小功之差。而服總。或亦如曾孫當小功之差。而服總。不與男子同。故必見在室之服。而適人降一等已無服。故亦不見適人者三字也。於是爲按於考定原本中。以明之。自以爲確當之至矣。今閱此按而疑焉。因反復抽繹之。父之姑服總者。實主適人者言。非在室者服也。父之姑者。祖父之姊妹也。孫得見祖父。祖父年已五六十矣。祖父之姊妹少者。年亦當過三四十。未有不適人者。故姪之子。必無見父之姑在室而爲之服者。無在室之服。故不見殤服。蓋凡女子之殤服。皆從正服降一等。不見殤服。則無正服可知。且凡見殤服者。皆不見正服。固是女與男同。亦是出長殤。卽適人。在室但有正服之理耳。今姪之子於父之姑。並未見其在室。卽正服之理亦無之。故適人云者。別異於其在室之云也。未見在室。無庸別異一言。其服。便是適人。何必又贅適人者三字乎。此亦如不制高祖。服者爲元孫必無。見高祖者同義。如此。乃與姑姊妹女孫諸人。上下降殺之差相貫。亦與從祖祖父一輩。男女同服之理。並在小功之差矣。

通鑑

喪服足徵一百卅六

爾雅謂姪之子爲歸孫者言歸母家時乃見此孫也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卅七
父之婦二

太補中五

妻從夫服表微記

妻之從夫而服夫黨之親也。以路人而來與夫併合。其於一家之人。聯之以義。而合之以情。重其所重。而輕其所輕。不敢苟焉出之者。首其義於序。男女之別也。與其親也。無寧疎之。與其近也。無寧遠之。間嘗紬繹喪服經文。然後歎聖人精義之學。別嫌明微之指。爲無以尙之者也。夫者。妻之天也。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斬衰三年。服之至重者也。舅。夫所至尊。姑。亦夫所同尊者也。於夫之所尊者。從而服之。齊衰期年。雖欲不重。烏得而不重。夫之祖父母。亦夫所尊焉者也。然而殺於夫之父母也。從之服大功。由重而遞輕也。雖遞輕焉。然非苟親者比也。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從之服大功。所謂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者。此之謂也。兄弟服云者。於服例。苟親服之名也。苟親服無不報。而此獨不報者。服之限於例者也。別有說夫於昆弟。期親之重服也。經乃不見其妻之從服。不見其服者。經若曰。此無服者也。何以無服也。傳大書特書以發其例。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姦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大傳曰。異姓主名治際會。此明治之之義也。觀於此。而後知妻之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卅八
表微一

太補中六

所以爲夫黨服者。經蓋有微權焉。其義至精。其所以大爲之防。以序男女之別者。疎之遠之。乃不失其親之近之之義耳。於是由夫之祖父母而殉殺之。夫之從祖祖父母。夫之從祖父母。從夫之小功服而爲之服總。是亦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者也。上殺殉親之從服止於此。過此以往。不復能推而及之矣。由夫之昆弟無服而下殺之。夫之昆弟之子。抑又遠矣。然而爲之服期者。彼母我而期服我。我不足加尊而尊我。我於是報之以期。以尊臨之。以卑畜之。不親以昵之。不近以褻之。不亦別嫌明微。慎之至矣乎。於是。由夫之昆弟而及於夫之姊妹。其爲夫之期親與昆弟等。而有不同者。不序男女之別。而相與同居室中。轉生相親相近之義。有死於宮中者。且爲之三月不舉祭。而況於夫之姊妹乎。若而人者。妻來時。畧皆適人矣。而或有相與居室中者。不循夫之所爲。兄弟降一等例。而降二等服之小功。至於適人。則不相與居室中。如路人矣。不復爲之服總矣。若夫夫之姑。亦夫之期親也。然苟得相與居室中。亦絕無而僅有者也。有之則服小功。如已適人。無自生親。不服之矣。經於夫之姑姊妹。不制適人之總服。而又必制長殤之總服。思深哉。可謂通乎微者矣。夫夫之昆弟。斷以無

通藝錄

喪服定儀二百卅九

本補中

服而夫之昆弟之妻。所謂娣姒婦者。與夫之姑姊妹同一相與居室而生親也者。亦服小功。又推之。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容或有相與同居者。制以總服。於是妻服夫黨之親。經中無溢義。而或如贅疣然者。亦鮮矣。亦無遺義。而或如漏卮然者。亦鮮矣。慎之又慎。仁之至。義之盡也。乃爲表以明之。

正服

爲夫斬衰三年。

夫之正親從服

爲舅姑齊衰期。爲夫之祖父母大功。

通藝錄

喪服定儀二百卅

夫之殉親先施而妻報之服

爲夫之昆弟之子報服期。爲夫之昆弟之子女子

子。長中殤大功下殤小功。按此親服之降等故亦在報服限。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

適人者報服大功。

夫之殉親妻先從夫施而不見報之服

爲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從夫降服大功。爲夫之叔

父。長殤小功。中下殤總。

瑤田按以夫之諸祖父母總報總爲比例。則二父母

當以大功報大功。以其舅姑服適婦大功。庶婦小功

其祖舅姑服孫婦總麻爲比例。則二父母無服矣。此

本補中

與族曾祖父母。為昆弟之曾孫無報服同。蓋限於正親。不得不殺其旁親。服有所限。聖人制禮之權也。

夫之旁親。妻先從夫施而見報之服。

為夫之諸祖父母。從夫降服總。

不從夫服。

夫之昆弟。夫期服。妻無服。

不從夫降一等而同室生親妻自為之服。

夫之姑姊妹。夫期服。妻小功。適人者。夫大功。妻無服。夫之姑姊妹

之長殤。夫大功。妻總服。

夫無服而同室生親妻自為之服。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冊

婦娣婦。夫之昆弟妻也。夫無服。妻小功。為夫之從父昆弟

之妻。夫無服。妻總服。

夫之母黨

夫之外祖父母。夫小功。妻服。不見於經。

夫之從母。夫小功。妻服。不見於經。

瑤田按凡服無論尊卑平施有彼此不兩見者。即據

此以訣彼。如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功是

此之報服。而未見彼之施服。此經之省文例也。若宜

有實無。又無可互比。是經不制服。非省文例。亦經之

例也。

本禮中

又按夫之母黨無從服見於經者。據經夫黨服例。例

之姑姊妹。夫之期親也。不降一等服大功。而服小功。

蓋非從夫服。以從服無降二等者也。傳發同室生親

之例。言其服不起於從夫。從夫則無服矣。故妻於此

姑姊妹之適人者。經不見總服。不相與居室。又何服

之有哉。妻於夫黨如此。則於夫之母黨。經實不為之

制服也。段氏若膺貽余書曰。服問云。有從無服而有

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鄭注云。謂為公子之

外祖父母從母總麻。然則妻為夫之外祖父母從母

總麻。固不可易。段氏據禮記駁辨。以矛盾盾聞之。懼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冊

然。然余終無解於喪服經之不為制服也。吾細玩喪

服經之義例。一字不肯輕下。詳審精密。豪無間然。不

見之服。不容妄增。顧禮記一經。為七十子後學者之

所傳述。燔阮之後。挾書禁未除之前。三代書之遺。亾

散失。不可勝原。今於周官儀禮外存什一於千百者。

僅有禮記耳。學者保殘守缺。當如百二十國寶書不

啻也。況喪制之大義微言。在禮記者。最為繁富。欲從

事於喪服。舍此安歸。即如喪服一篇。獨不載公子之

服。雖記中見公子為母妻服之不在五服中者。所謂

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者也。正所以甚言不為公

本禮中

子制服也。至公子於先君卒後，而為今君之庶昆弟，非公子矣。然後進其為母妻之服於五服中，而服大功。而公子之服則固不可得而聞也。如服問言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公子喪服，畧見於此。又如大傳言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公子宗道畧見於此。若竝禮記一書無之，此芟芟者亦不可得而聞之也。然公子之服，突不見於喪服經，而服問

通藝錄

喪服足徵一百四十一
表微六

之云，又從大傳推廣旁側而知之。且外兄弟三字，鄭

氏又與其所注喪服自相違異。

彼注云姑之
子外兄弟也

亦是望文生

義，展轉逆料，別出一解以釋之。此條始終疑不能明。

當存其說以俟考。

按王廷相答劉遠夫論喪禮書云：喪服小記婦之
禮三祝辭皆其子主祭，事喪服小記之說不必盡以為準，亦
禮三祝辭皆其子主祭，事喪服小記之說不必盡以為準，亦
無不可。何也？儀禮乃聖經而禮記多世於漢儒之禘故也。

抑余又嘗論

之禮樂曠世不相沿襲，即一朝制度亦容有因時酌

改，隨俗便宜，難以畫一者。試讀檀弓一篇，類皆聖門

弟子之所紀述，然而游夏文學同科，魯衛兄弟之政，

習禮不免殊情，從俗亦多異制，吾因之有所感矣。從

周之孔子學兼夏殷，論世之聖人知所損益，聞貴於

六補中世

多疑所必關，是吾夫子之教也。

通藝錄

喪服足徵一百四十四
表微十

六補中世

丈夫婦人稱名緣起記

天名曰天地名曰地有不名之天與地而不可者而於是天下古今之人見在上者皆知其為天見在下者皆知其為地而無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者則緣起之義為弗可改也人之於稱名也亦若是則已矣是故男子婦人者男女之恒稱也喪服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然則未為大夫命婦未始不可稱男子婦人故曰男女之恒稱也丈夫婦人者男女出乎殤而始成人之稱遙而望之瞠目而視之曰此丈夫也此婦人也然由是而之焉自始成人以往亦遂可通稱之曰丈夫婦人矣而喪服經之稱名也則獨以為同姓男女之稱所以別異於異姓使之不溷於同姓也於是同姓得專丈夫婦人之稱雖然丈夫婦人者成人之稱也以其同姓得專之是以對文則異而散文又通故於殤亦遂曰丈夫婦人之殤若曰此同姓之殤也云爾夫既為同姓之所得專故自異姓婦人稱同姓婦人之在室者遂別異之曰婦人子何以知其然也通檢喪服經異姓婦人稱同姓婦人者凡三事其稱未成人者一曰夫之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一曰夫之女子子之下殤其一則稱成人者曰為夫之昆弟

通藝錄

喪服足徵一百冊五

本編中三

之婦人子適人者據此則在室之女子子其成人者又別異之曰婦人子蓋自其異姓婦人稱之見於經者又如此於是此經男女稱名之例如吾上所數者蓋不誣已其曰君子子者何也小功章一見耳曰君子子為庶母慈已加也傳以為貴人鄭氏注乃實其人曰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是也按君子之稱在論語以其誠中形外也而別異於色莊以其有為有守也而別異於無能失節之人故於得見君子注者以為才德出眾之名也禮記哀公問篇孔子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使其親為君子是成其親之名也由是言之謂大夫曰貴人是已成君子之名故貴人之子謂之君子子也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可以想見君子之名矣夫稱名之法紛紛然如此其消也然察其緣起平心而論之天下人之稱名有不同然一辭也哉

通藝錄

喪服足徵一百冊六

本編中三

小功之縷譌字記

總衰章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縷也。今本之縷並譌作之總。段氏若膺詒余書曰縷之譌總也。蓋自唐石經已然。考定原本中宜更正之余。因檢鄭注讀之。注之言曰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據注以正縷字之譌。可謂明辨者也。而唐石經一譌之後。千有餘年。人皆忽之。讀書不字過故也。嘗試論之。總衰者猶大功衰小功衰也。總也。大功也。小功也。皆衰名。非縷名也。其縷名則大功衰之縷。即名大功之縷。小功衰之縷。即名小功之縷。獨總衰不治總之縷。即治小功之縷。以織為總衰之布。其布之成也。不同小功之十升十一升。而但為四升半。故其布雖細而疏於小功名之曰總衰之布。即較之大功衰布亦猶鹿也。疑之者曰小功之總。即小功之縷。總即言其縷之細。故謂之小功之總。余曰總乃衰名。縷則織衰之經緯也。總衰不治其經緯。但治小功之經緯為之。即欲假借通稱。可云小功之縷為總之縷。不可云總之縷為小功之總。若以總字代縷字。則大功之縷亦可稱大功之總。總之縷亦可稱總之總耶。總衰是定名。於五衰外。又立一衰之名。不能作活字用。如總衰乃縷之極細者。

通藝錄

喪服足數一百卅七
小功之縷一

太論中甚

豈可因其細也。而以之代縷字。若以縷細。可通稱曰某某之總。亦可通稱曰某某之總耶。總之總錫總字。用為衰名。便成喪服中不可移易之字。如檀弓中所謂總衰。環經言子柳妻為舅服。當齊衰而服總衰。概末俗之薄也。總之非縷明矣。後世因總衰輕細。借以名輕細之布。如南陽有鄧總。鄭氏舉漢法以證總衰。後世借名。無所不可。一入喪服中。萬無借理矣。抑余又有說焉。當時五服之衰。衰各有縷。其縷之鉅細。必皆各有定限。曰此斬衰之縷。齊衰之縷也。此大小功衰及總衰之縷也。一衰別為一縷。人所共知。而總衰之縷。未之前聞。或者不別為其縷。即於五衰中取其當可者而用之。故問曰總衰者何以用也。言用何衰之縷而成其布也。答曰小功之縷。言即用小功衰之縷以成布。蓋總衰之異於五衰者。在不別為其縷而已矣。

通藝錄

喪服足數一百卅八
小功之縷一

太論中甚

異姓主名述

異姓主名名者何。母也。妻也。婦也。母生我者也。上之則祖母以上皆母也。婦事我者也。下之則孫婦以下皆婦也。妻齊我者也。母之服同於父尊之。故不可異也。父在則不貳斬也。異也。齊衰。婦之服視子降二等。卑之故遠之。遠之者不近之也。序男女之別。基諸此矣。妻之服杖期。齊我而體我。至親以期斷。故以重服服之。昆弟之妻之無服也。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是故兄之妻名之曰嫂。嫂者尊嚴之稱。尊之疑於母。而不謂之母。以尊之者遠之。有不敢近之義焉。故以疑於母者示其別。而不為之制服也。弟之妻名之曰弟婦。婦者子婦之稱。弟之妻而可婦之乎。卑之疑於婦。而因等之婦。以卑之者遠之。有不得近之義焉。故以疑於婦者示其別。而不為之制服也。由是而世叔父之妻名之曰世叔母。夫父道而妻母道之謂也。其服同於世叔父尊而遠之。斯不亦不敢近之義乎。昆弟之子之妻。服當報以大功。然由適婦庶婦庶孫之婦皆降二等。而旁殺之遂不為之制服也。名之曰婦。夫子道而妻婦道之謂也。斯不亦卑之遠之使不得近之

通藝錄

喪服記卷一百四十九

六續下

義乎。故曰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言異姓之女來與男相際會於族屬之中。必主於其名之尊卑。遠近以治之。於是顯名思義。昭著於稱謂間。而犁然其有別也。嗚呼至矣。

通藝錄

喪服記卷一百五十一

答段若膺大令論為人後者服其本生親降一等書
喪服記曰為人後者於其兄弟降一等為欲厚其本生
之親令母以疏遠之故而薄之也故不杖麻屨章為人
後者為其父母本三年而降一等服期也大功章為人
後者為其昆弟本期而降一等服大功也小功章為人
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本大功而降一等服小功也經
於父母外特見昆弟姊妹適人二事一男子一女出室
舉兩例以明記中於兄弟降一等云者皆倣此也故由
是推之為其祖父母世叔父母本期而降當大功為其
曾祖父母本齊衰三月而降當總麻為其從祖祖父母

通藝錄

喪服記卷二百五十一
答論為後者

從祖父母從祖昆弟本小功而降當總麻為其從父昆
弟本大功而降當小功蓋聖人制禮義至精而用情至
深遠也且夫為人後者於其本生之親曷為遂至於疏
遠也嘗讀喪服為人後者條其傳曰何如而可為之後
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又為
人後者為其父母條其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
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
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然則為人後者事之不
得已而不可已者也族人以支子後大宗義起於族人
為收族故其支子於大宗不必五服之親雖疏遠無不

本補三

可也故曰同宗則可為之後謂同繼別之大宗防其以
不同宗者為後所以杜異姓亂宗之萌也若立後先取
親屬何必大為之防哉是制禮之初指容取之於疏遠
也夫為人後而分至於疏遠則本生之親等於路人可
乎哉殺之降一等而進疏遠而近之則加隆之義焉耳
若夫非大宗而立後者大夫世其家其不可絕也與大
宗同義至於家家立後人人議嗣此後世法非制禮之
意故喪服小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斯禮也乃凡
無後者不皆立後之明證也明乎從祖耐食之義則為
人後者後大宗之義益明矣後大宗者義主於收族不
主於序親若主於序親曷為不可以適子後之而必曰
族人以其支子後之也蓋人未有不樂自父其父而樂
於子人之子者故曰為人後者事之不得已而不可已
者也誠以大宗必不可絕而又不可以必欲後大宗之
故而奪人之私宗以後之也傳曰昆弟無分然有分者則鮮子之
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為子觀於
喪服而知私之時義大矣後世以無
所顧忌為大公無私不窮經之過也吾嘗曰古人立後以收族今
人立後以止爭吾有嘉定王有香下本
生父喪議其具其說何也無異宮同財之法
無有餘歸之宗不足資之宗之義宗法之不行於天下
也久矣其人死而無後則其財無所歸而爭端起矣故
必擇其親者而立為後無親者乃取其稍疏遠者而立

通藝錄

喪服記卷二百五十一
答論為後者

族人以其支子後之也蓋人未有不樂自父其父而樂
於子人之子者故曰為人後者事之不得已而不可已
者也誠以大宗必不可絕而又不可以必欲後大宗之
故而奪人之私宗以後之也傳曰昆弟無分然有分者則鮮子之
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為子觀於
喪服而知私之時義大矣後世以無
所顧忌為大公無私不窮經之過也吾嘗曰古人立後以收族今
人立後以止爭吾有嘉定王有香下本
生父喪議其具其說何也無異宮同財之法
無有餘歸之宗不足資之宗之義宗法之不行於天下
也久矣其人死而無後則其財無所歸而爭端起矣故
必擇其親者而立為後無親者乃取其稍疏遠者而立

本補四

之由親及疏不容或素不如是_一不可以止爭而娶非表
 服經傳立後制服之初指也故俗論之最不可通者乃
 曰長子無子次子不得有子而適子不得後大宗之禮
 從此廢矣豈其然乎來教譬如爲後於從祖父母云云
 此等立後近世比比而然以若子之傳記與降一等之
 記兩兩較之則本生父母降期者若子服小功本生昆
 弟降大功者若子服小功本生姊妹適人者降小功若
 子服總麻是若子之服比之降服有又下一等或二等
 者考之經傳其禮未之前聞學者母輕議禮何敢憑胸
 臆說之然使前世聖人在今日權以時爲大宜次之稱

通藝錄

表服經傳二百五十三

次之之義必有所以處之豈以斯禮主於爲人後者或
 如曾祖爲曾孫總麻而爲昆弟之曾孫當報以總而較
 然不爲制服者尙殺之義重而總麻報服較從輕與如
 此則本生之親惟曾祖卽爲後者之曾祖而祖父母之
 大功父母之期不容再降自餘悉當若子不得不於降
 一中等又降等與當其事者援經比例禮固可以義起
 與然欲持之以釋喪服經傳則不敢知也

後世序親議嗣若子降等兩服錯互表

喪服爲人後者專後大宗取之族人支子不主序親
 故若子之服與降等之服分爲二事不相襍廁後世
 宗法不行同財之義廢無後者財無所歸必立後乃
 可止爭如不序親爭端彌熾故有爲世叔叔父母後者
 有爲從祖父母後者有爲族父母後者於是若子降
 等兩服恒聚一人低昂錯互表以明之

爲世叔父母後此取後於世父叔父之支子

生本	子若	生本	子若
			齊衰三月
從祖祖父		從祖父母	祖父母
從祖父母	支下	父母	期
從祖昆弟	此亦祖父之子容本功	從父昆弟	從父昆弟
從祖昆弟	之子小	從父昆弟	之子小
		從父昆弟	從父昆弟
		之孫	之孫

太極五

太極下六

子若	生本	子若	生本	子若	生本	子若	生本	子若	生本	子若	生本
				齊衰三月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餘皆	從祖祖父			母小功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
餘皆	從祖父母	功小	從祖父母	叔父大降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昆弟	功小	從祖昆弟	從父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乃	從祖昆弟	之子	從祖昆弟	之子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之孫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太清下七

生本	子若	生本	子若	生本	子若	生本	子若	生本	子若	生本	子若
				齊衰三月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曾祖父母
母總	從祖祖父			母小功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
總	從祖父母	功小	從祖父母	叔父大降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昆弟	功小	從祖昆弟	從父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之子	從祖昆弟	之子	從祖昆弟	之子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之孫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太清下八

子若	生本	族曾祖父	族曾祖父	族曾祖父	族曾祖父	族曾祖父	族曾祖父
子若	母降無即	母降無即	母降無即	母降無即	母降無即	母降無即	母降無即
子若	曾祖父	曾祖父	曾祖父	曾祖父	曾祖父	曾祖父	曾祖父
子若	齊衰三月	齊衰三月	齊衰三月	齊衰三月	齊衰三月	齊衰三月	齊衰三月
族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父母	族父母	族父母	族父母	族父母	族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	族昆弟	族昆弟	族昆弟	族昆弟	族昆弟	族昆弟	族昆弟
族昆弟之子	族昆弟之子	族昆弟之子	族昆弟之子	族昆弟之子	族昆弟之子	族昆弟之子	族昆弟之子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	從祖祖父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之子	從祖昆弟之子	從祖昆弟之子	從祖昆弟之子	從祖昆弟之子	從祖昆弟之子	從祖昆弟之子	從祖昆弟之子
小功	小功	小功	小功	小功	小功	小功	小功
大功	大功	大功	大功	大功	大功	大功	大功
緦	緦	緦	緦	緦	緦	緦	緦
緦	緦	緦	緦	緦	緦	緦	緦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五十七

瑶田按通檢三表若子之服同於降服者無論已其有上於降服一等或上二等至上四等者自服若子之服以若子之服乃所後之服義至重也而本生之親嫌於無服之為薄故但降等加隆以示厚義較輕矣今其人在若子親服中隆所當隆復何疑焉至若子之服有下於降服一等或下二等三等者此後世

太續

序親議嗣勢所不得不然者竊以為聖人始制本生降等服也雖視無服而加隆實則不得已而從殺以奪其情也而其制若子之服也又所以伸為人後之義斯義也天經地義萬萬不可破者也此不可破則彼已成必破之勢而不得不於奪情中更奪其情是故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期祖父母大功此言乎親屬既竭無有不為之服者也而何論其在若子服中乎自餘在若子服中即有不得不破其降服者一重一輕義已前定豈容遷就瑶田竊以為喪者稱情立文固所自盡者也父在為母期古人謂之三年之喪心喪三年子之志也為妻杖期亦謂之三年喪者三年然後娶服除矣而心喪終三年也若子之義不可破而降等之心喪誰得而禁之哉莫之禁而自弗為焉可乎哉亡於禮者之禮禮窮則變其然乎其不然乎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五十八

太續

論喪服爲人後者若子降等兩例制禮緣起

喪服記特著爲人後者服例曰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兩例判然不相迴護者也必制於兄弟服降一等報者爲族人以支子後大宗本主疏遠者言既來爲大宗後則於本生親已出五服之外截然無服視如路人烏乎可耶著降等服之例是於無服轉出一義亦仁至義盡之道也聖人豈不計及於爲人後者容或有五服之親而毅然著例不迴護者一有迴護則於轉出一義外又復多生枝節與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之義不相應破若子之例亦因以破降等之例矣聖人制禮就事之前定者言之也至於爲後者偶過服親乃事之不可前定者且後人世殊事異本與喪服經記義例不合烏可以難聖人創意之初指耶余因後世叙親議嗣觸處窒礙爲之理緒比類立三表以與言禮者參之禮窮則變而權出焉然權生於經降等之例出於若子之例進退屈伸之間以若子之例爲之的毋倒置焉可也

通藝錄

喪服記卷一百五十九

喪服記卷一百六十一

喪服不制高祖元孫服述

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所謂九者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也又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言高祖昆弟分爲兩家各爲其元孫之高祖是爲祖遷於上兩家之元孫各宗其繼高祖之宗子是爲宗易於下亦上至高祖下至元孫而爲九也據此則元孫當有高祖之服高祖當有元孫之服也而喪服經文上殺之服止於曾祖齊衰三月章曰曾祖父母是也不制高祖之服下殺之服止於曾孫緦麻章曰曾孫是也不制元孫之服應制服而不制以喪服年月之限限之也喪服之限三年也期年也九月也五月也三月也皆稱其情之悲哀而立其文以飾之也今制齊衰三月之服以服曾祖則曾祖居服窮之限矣曾祖居服限之窮高祖遂出服限之外此經所以不制高祖服也夫曾祖何以必居服限之窮也曾祖之服由祖期年而殺之也期年之下大功九月也爲其不稱大功衰之情而又殺之則小功五月也小功兄弟服不敢服至尊然卽準之爲齊衰五月亦猶未得爲稱情立文也是何也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當未壯盛之年血

氣未定。筋骨未堅。不任爲人父而有室也。此周公緣人情以制禮之節度。所以絕人凶短折之極。而斬人致壽考之福也。由此禮而數之。以制曾祖之服。是故三十有室。踰年生子。則三十一歲見子。六十二歲見孫。九十三歲見曾孫。曾孫出。悼入。殤之年。曾祖已百歲矣。爾時曾孫尚猶不能備禮於曾祖。七年曰悼。罪不加刑。謂其未有識慮。童子惟當室總。注云。雖恩不至。不可無服。恩不至者。亦謂其識慮淺少也。然則聖人之於人。斷不以識慮之周知。恩情之曲盡。以責夫未成人之人也。洎夫曾孫由幼而弱。而至於成人。差可備禮於曾祖。則曾祖年

通藝錄

喪服記數二百六十一
不制服二

已過百有十歲矣。緇緇遠祖。眇眇末孫。歡聚一堂。世所見者。蓋寡。然千百人中。度必有一二人得見者。得見之。則不可不制服。準服限之窮。而制齊衰三月之服。令幼弱之曾孫。服其曾祖。斯不亦稱情立文之至矣乎。斯禮也。舍周公其孰能與於斯哉。此所以不制齊衰五月。而殺之而又殺之。以制爲斯服也。若夫元孫得備禮於高祖。高祖之年百有四十歲矣。而謂得見之乎。不見其人。不爲制服。此喪服之精義也。今即以曾祖爲曾孫。總麻言之。曾孫成人。乃爲服總。曾祖已在百有十歲外矣。老者之執親喪也。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則

六補十三

曾祖之爲曾孫服總。亦存其名已耳。百年日期頤。注謂其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頤養之恐未能盡。而奚暇以曾孫之總服繩之乎。至於萬不可見之元孫。而必爲之制高祖之服。不亦僭乎。況不見其人。不爲制服。是例也。吾於喪服經文中得一確證焉。姑姊妹適人者。大功。其在室期。男女同也。父之姑在總麻章。不見適人者三字。或曰。此必在室服也。夫在室男女同。豈於父之姑而有異乎。此人無在室服。但有適人服。故不必著適人者字也。夫父之姑何以遂無在室服也。女二十而嫁。男三十有室。兄妹年相差。或十年以長。其又長至二十

通藝錄

喪服記數二百六十二
不制服三

年止矣。比其嫁也。得見昆弟之子十歲者。有之。安所更得見昆弟之孫哉。故父之姑得見昆弟之孫者。必在適人之後。言告歸寧之日。是故姑姊妹女子子女孫。並見殤服。從在室正服降一等也。父之姑不見殤服。亦可決其無在室服也。喪服不見適人者字。要見在室無服。明此經不見其人。不爲制服之例也。又嘗論之。後世二十內恒娶婦。踰年生子。奕世綿聯。八十外當見元孫。如此。則元孫得見高祖者。比比然。後世聖人。目所恒見。耳所常聞。緣小功月數。以制齊衰五月之服。以服曾祖。而以齊衰三月服高祖。於斯時也。以年數按之。亦未始非稱

六補十四

情立文以節其悲哀也。此吾夫子所謂殷因夏周因殷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雖百世可知也者。夫子之言。不已驗之於今日乎。嗚呼。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殊時異世。豈必雷同。夫子繫易不云乎。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惟禮亦然。夫子去周公五百有餘歲。而論爲邦。則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則韶舞。曷嘗貴沿襲哉。故今之禮。必有非古人所能限者。然則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豈非周公制喪服上殺下殺。殺之權衡哉。而至於高祖元孫。則有萬不能制服之勢。周公非自亂其例也。曰時曰稱曰宜。禮之善物。窮則變。變則通。上觀千

禮記

喪服足徵二百六十三
不制服四

古下觀千古其道一而已矣。子夏爲曾祖父母立傳之言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明於此條。中容五月之月數。而不制齊衰五月。但制齊衰三月。殺之而又殺之者。要見得稱情立文上殺之服。限寔窮於此。自吾反復言之。其旨昭然若揭矣。鄭君之注曰。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義未諦也。顧寧人曰。觀於祭之稱曾孫。不論世數。而知曾祖之名。統上世而言之矣。此論直欲抹煞高祖之名。尤爲臆見不可從。況曾孫之稱。見於信南山甫田大田諸詩。毛傳鄭箋。並指成王言。稱之曰曾孫。然曰田之曰

本補十五

孫曰。稽曰。來止曰。不怒。皆謂勤民觀農。不必主祭祀。時言蓋嗣子主祭者之通稱也。維天之命。序謂太平告文。王在周公居攝五年。曰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傳謂成王能厚行之也。成王文王之孫。可見曾孫寔統子孫言之。不專指孫之子也。箋紐於曾孫之名。不可上通子孫。於是易傳之義。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此謂曾孫可下通之是也。然傳指成王。以曾孫上通之。亦非不是也。据小雅諸詩。實以曾孫爲主器長子之名。確不可易。且曾孫之稱。見於告先祖者。爲主祭者之通名。不聞祭先祖亦可通稱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六十四
不制服五

之曰曾祖。左傳衛太子禱辭曰。曾孫刺賸。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孫稱曾孫。祖不稱曾祖。無徵不信。曾祖之名。斷難通乎上世矣。吾友戴東原。信顧氏之說。乃曰。曾祖父母上關四世已上。苟相見。則服齊衰三月。此論又出於以五爲九之外。全無服限。抑又難言。細繹經文。旁穿交通。實係不爲高祖元孫制服。不然。高祖何如人也。元孫何如人也。一爲祖遷於上之所開先。一爲宗易於下之所歸宿。始之終之。在此二人。如應制服。是典禮之犖犖大者。正宜表而出之。以示人。而乃以曾祖統高祖。以曾孫統元孫。湮沒其文。使後之人疑不

本補十六

能明服制鉅典諸儒說經鏗鏗遷就依違如此此吾之
所不能解者也

通藝錄

喪服是節二百六五
不制服六

本補下七

喪服窮於總麻上殺下殺有殺表

喪服年月之限。三年也。期年也。九月也。五月也。三月也。至於三月而服之限窮矣。其等差則由隆而漸殺焉。上治祖禰由已而上殺之。至於曾祖服窮於齊衰三月矣。下治子孫由已而下殺之。至於曾孫服窮於總麻三月矣。旁治昆弟由已之昆弟旁殺之。至於族昆弟服窮於總麻三月矣。於父之昆弟旁殺之。至於族父母服窮於總麻三月矣。由祖之昆弟旁殺之。至於族祖父母服窮於總麻三月矣。由曾祖之昆弟旁殺之。至於族曾祖父母服窮於總麻三月矣。上治之旁殺止於此。於是下治由子之昆弟旁殺之。至於從祖昆弟之子服窮於總麻三月矣。由孫之昆弟旁殺之。至於從父昆弟之孫服窮於總麻三月矣。由曾孫之昆弟旁殺之。至於昆弟之曾孫服窮於總麻三月矣。下治之旁殺止於此。昆弟之曾孫呼我為族曾祖父母。尊我而服我總麻。我不自以為尊。故必報之總麻。而總麻章不自以為尊。故必報之總麻。而總麻章不制此報服者。以我服曾孫總麻。而昆弟之曾孫亦報服總麻。嫌於失旁殺之等。夫旁殺之等。何可失也。故不制服。而旁殺之義於是乎嚴矣。從父昆弟之孫呼我為族祖父母。尊我而服我總麻。我不自以為尊。故必報之總麻。而總麻章

通藝錄

喪服是節二百六六
三殺七世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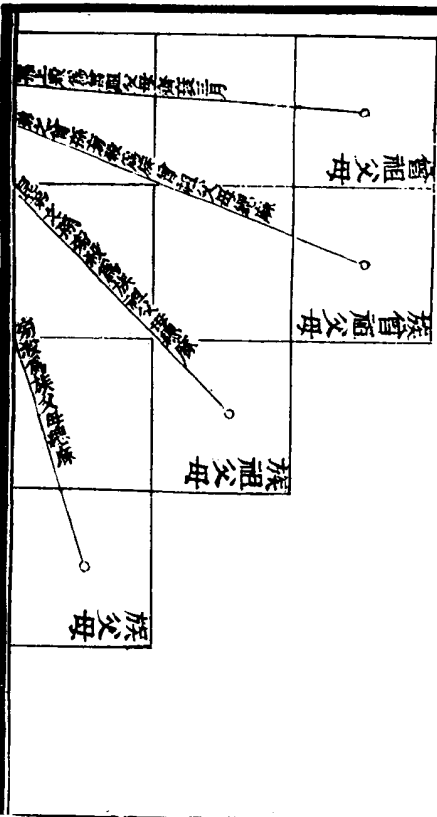
本補下八

不制此報服者。以我於昆弟之曾孫。嫌於服同曾孫。決然殺之不制服。此從父昆弟之孫。視昆弟之曾孫。又疏反為服報服。總麻。嫌其加隆於昆弟之曾孫。故不制服。而曾孫旁殺之義。推求至於再三。乃益不疑於所行矣。若夫從祖昆弟之子。我曾孫於此人。已在祖遷宗易之列。姓別戚單。疏遠極矣。其於我也。呼我為族父母。猶在服限之內。服我以總。我報以總。固其所也。今一一表而出之。總麻服窮之義。上殺下殺。旁殺之限。瞭如指掌矣。

通鑑錄

喪服足證二百六十七
三統七世表二

据喪服經文制服七世之表



0 廿 6 1/2

大補十九



通鑑錄

喪服足證二百六十八
三統七世表三

据喪服經文制服七世之表



大補二十

喪服窮殺差等生於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表

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注云己上親父下

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

親元孫九也瑤田初看此注不能明白据記文兩爲字

非三與五爲兩事五與九爲兩事祇一事如此說爲三

如彼說又爲五如此說爲五如彼說又爲九必使兩爲

字並見分曉始爲正解如注所云是於三上因而重之

乃爲五於五上因而重之乃爲九謂以三加之而五以

五加之而九則可今日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注似未得

記文指趣因反復涵泳此二句又將通節涵泳之蓋合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六十九世表一

上殺下殺旁殺而言五世未遷之宗親親服限及親親

窮畢之義也由已上殺之已父祖三也由已下殺之已

子孫三也合上殺下殺言之祖父已子孫是爲以三爲

五由已上殺之已父祖會高五也由已下殺之已子孫

會元五也合上殺下殺言之高會祖父已子孫會元是

爲以五爲九蓋服限止於五自高祖下數之至於元孫

五世爾自元孫上數之至於高祖亦五世爾故曰服限

止於五也惟以已居其中而合上下殺言之是一班人

止於五兩班人乃爲九然此兩班人實止一班人自尊

者向下呼之曰已也子也孫也會孫也元孫也自卑者

本補廿一

本補廿一

向上呼之曰已也父也祖也會祖也高祖也異名同實

然則九者虛位也是故自己下數之己一世子二世孫

三世曾孫四世元孫五世自元孫視己爲高祖自曾孫

視己爲曾祖會祖服會孫總麻服窮於四世矣高祖於

元孫五世經不爲之制服也自己上數之己一世父二

世祖三世曾祖四世高祖五世自高祖視己爲元孫自

會祖視己爲曾孫會孫服會祖齊衰三月雖齊衰也而

同於總麻之月數亦服窮之月數蓋亦服窮於四世矣

元孫於高祖五世經不爲之制服也高祖元孫關在五

世中言乎庶姓未別於上而戚未單於下五世之宗未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七十世表二

遷親屬未竭之故也若夫六世則兩家元孫各自別其

高祖同於繼別之大宗而不同於五世而遷之小宗故

曰六世而親屬竭矣吾故曰九者虛位以五爲九非於

五之外又加之而至於九也由上下殺而橫推之曰旁

殺皆不出乎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大限故其服由族

會祖而族祖下至於族父族昆弟並殺之而爲總麻而

下殺之旁殺即爲上殺四族親服窮之報服總麻蓋亦

所謂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云爾此言旁殺之服窮同於

上下殺一以貫之者也非謂數至旁殺之總麻然後乃

爲服之窮也請循其本必會祖會孫斯爲四世服窮而

本補廿一

本補廿一

有殺之服則順而撫之耳。鄭君注之乃曰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主有治言。蓋因下記姓別戚單云云。是說有治。故注據之爲言。然說有治。實關上下治數世之法。必從上下治推而及於有治也。試爲明辨言之。俾疑不能明者。揭其蔽焉。由己上治而數之。至曾祖爲四世。自曾祖有殺。爲曾祖昆弟。己之族曾祖也。同於曾祖之四世。其子。己之族祖也。同於祖之三世。其孫。己之族父也。同於父之二世。其曾孫。己之族昆弟也。同於己之一世。已於此四族屬。並服總麻。並在服窮之限。其數世也。依己父祖曾之輩行。豈得呼其人爲四世哉。而大傳曰

通藝錄

喪服足徵一百七十一
九世表三

四世而總者。以此人皆自曾祖服窮之限而旁殺之。故溯源揆本而謂之曰四世。而總其四世字。斷屬之於曾祖也。由己下治而數之。至曾孫爲四世。自曾孫有殺。呼己爲族曾祖者。昆弟之曾孫也。同於曾孫之四世。呼己爲族祖者。從父昆弟之孫也。同於孫之三世。呼己爲族父者。從祖昆弟之子也。同於子之二世。呼己爲族昆弟者。互相呼爲族昆弟也。同於己之一世。己爲此四種人之族屬。報此四人以服窮之總麻。其數世也。依己子孫曾之輩行。亦豈得呼其人爲四世哉。而可謂之四世而總者。以此人皆自曾孫服窮之限而旁殺之。故亦溯源

大補下廿五

揆本而謂之曰四世。而總其四世字。亦斷屬之於曾孫也。昔人於四世字。鶴突讀去。不爲之一一確指其人。分別其與己世數不同之分。又不抉出大傳所以云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之旨。如注所謂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其說未嘗不是。說之亦可了然於口。而後之讀者。先入爲主。亦祇鶴突闕去。不復作聲。而究之不能了然於其心也。或曰。以五爲九。而表喪服經文止於七者何也。曰。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者。制喪服之權衡也。而高祖元孫經不制服者。制喪服之節度也。權衡不可易。而節度不可踰也。知權衡之不可易。而後五世則遷之宗法。明知節度之不可踰。而後高祖元孫不制服之義精。鄭注齊衰三月章曰。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瑤田以爲由期而殺之。而九月。而五月止矣。不得有三月之窮。則曾祖大功不可也。殺一等。乃小功也。由服盡於五而言之。而窮於三月。加一等爲五月。曾祖服小功。亦因其所。反復論之。曾祖皆小功之差。而高祖在總麻之限矣。夫曾祖既小功之差。而小功兄弟服不敢服至尊。準小功五月而爲齊衰五月。亦猶準總麻三月而爲齊衰三月。於是曾祖五月。高祖三月。而皆

通藝錄

喪服足徵一百七十二
九世表四

麻三月而爲齊衰三月。於是曾祖五月。高祖三月。而皆

大補下廿五

2 4 6 1 2

重其衰麻焉。權衡之而輕重均。節度之而等差稱。不亦善乎。而經之制。服不如是也。此不可想見。聖人神而明之。從乎其時也哉。思之思之。而後乃今恍然於權衡之不爽。而節度之止於至善也。有齊衰五月之分。而空之以待其人而行焉。嗚呼。後世聖人。與前世聖人。所為百世以俟而不惑者也。据喪服經文。服限之七。增高祖元孫。以應虛位之九。立表以明之。又合前表參互考之。可以知其通一無二之故矣。

通鑑錄

喪服足徵二百七三
九世表五

据經文推出九世服表

齊衰五月	高祖父母	曾祖父母	總麻	族曾祖父母	總麻	族祖父母	總麻	族父母	總麻
------	------	------	----	-------	----	------	----	-----	----

本圖下廿

總麻	九孫	總麻	昆弟之曾孫	從父昆弟之孫	從祖昆弟之孫	總麻	總麻
----	----	----	-------	--------	--------	----	----

通鑑錄

喪服足徵二百七四
九世表六

本圖下廿六

上殺下殺旁殺數世本末源流表

木之生也。必先本而後及於其末。水之行也。必先源而後及乎其流。親親之等殺。必上治下治。先其親者。而後由親及疎。而旁治之事可得而舉矣。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大傳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又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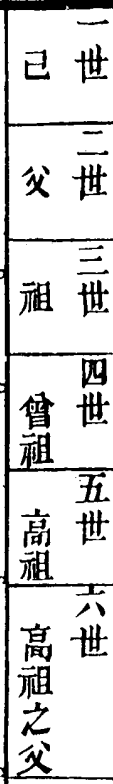
通藝錄

喪服記卷二百七十五

田按記傳三條數世之法。當從已起。上治祖禰。已一世。而上殺之。父也。祖也。而至於曾高。曾祖四世。高祖五世。高祖之父。六世也。下治子孫。已一世。而下殺之子也。孫也。而至於曾元。曾孫四世。元孫五世。元孫之子。六世也。此數世之緣起。猶木之有本而水之有源也。旁治之世數。由此而生。而鄭君之注。則曰。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專主旁治以數世。因下經詳言姓別戚單。百世昏姻不通。暢發旁治以全上下治之義。故鄭君據以爲言。其實古人文章。純是空運。如易之爲書。然不可典要。惟變所適。且以見上殺下殺旁殺

固一以貫之通一無二者也。今欲明白數世之義。必須接滌其本源。分別其上治下治之世數。而後據上下治之世數。以推求旁治昆弟之世數。夫然後綱舉目張。喪服一經之義例。觸處洞然矣。

上治祖禰由隆而殺之曰上殺



瑤田按。斬衰章。父三年。不杖麻。屨章。祖父母期年。齊衰無受章。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自己上數之。至曾祖四世。雖非服總。然服限窮於三月。與總同其月數。其

通藝錄

喪服記卷二百七十六

義與四世而總服之窮也同。五世高祖。經不制服。據經上殺蓋如此。

下治子孫由隆而殺之曰下殺



瑤田按。斬衰章。父爲長子三年。不杖麻。屨章。爲衆子期年。適孫期年。大功章。庶孫九月。總麻。章。曾孫三月。自己下數之。至曾孫四世。服總麻三月。爲服限之窮。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瑤田必於此據之。爲言者。以爲旁殺服窮之根也。五世元孫。經不制服。據經

10冊96版

本經下廿

本經下廿

下殺蓋如此

有治昆弟由隆而殺之日有殺

有己一輩之昆弟

一世	昆弟	己之昆弟一世之所殺
二世	從父昆弟	父之昆弟之子
三世	從祖昆弟	祖之昆弟之孫
四世	族昆弟	曾祖昆弟曾孫

瑤田按自己上數之至曾祖四世今曾祖昆弟之曾孫為己之族昆弟是從曾祖有殺昆弟之所殺已為之服總所謂四世而總服之窮也

有父一輩之昆弟

一世			
二世	世父母	叔父母	父之昆弟為二世之所殺
三世	從祖父母	父之從父昆弟	乃祖之昆弟之子為三世之所殺
四世	族父母	父之從祖昆弟	乃曾祖昆弟之子為四世之所殺

瑤田按自己上數之至曾祖四世今曾祖昆弟之孫為己之族父是從曾祖有治昆弟之所殺已為之服總所謂四世而總服之窮也

有祖一輩之昆弟

一世			
二世			
三世	從祖祖父		
四世	族祖父母		

奔補下世

母
祖之從父昆弟
乃曾祖昆弟之子為四世之所殺

瑤田按自己上數之至曾祖四世今曾祖昆弟之子為己之族祖父是從曾祖有治昆弟之所殺已為之服總所謂四世而總服之窮也

有曾祖一輩之昆弟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族曾祖父	母	曾祖之昆弟為四世之所殺

瑤田按自己上數之至曾祖四世今曾祖之昆弟為己之族曾祖父是從曾祖有治昆弟之所殺已為之服總所謂四世而總服之窮也

瑤田又按吾論有治昆弟之窮殺必根於上下治之窮殺於是立表以觀之而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之四總麻皆從上殺之曾祖有殺而得之適合乎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之義而下殺服窮於四世曾孫之總麻由是有殺之為昆弟曾孫之總以上應乎族曾祖之總又殺之為從父昆弟之孫之總以上應乎族祖父之總又殺之為從祖昆弟之子之

奔補下世

總以上應乎族父之總而此所應之諸父又皆因此諸孫服己之總而還而報之義例之嚴密豪髮不爽矣而經不制昆弟曾孫與從父昆弟之孫二人之服則以嫌於旁殺親疎之無別無寧闕之以全其例且即如法制服雖與四世而總服之窮也旁穿交通無不相貫而與曾孫之四世相配難以立說蓋禮窮則變乃制作之大關係觸處生義不可典要而典要存焉夫如是則吾本末源流之說或亦不為無所見乎

通志錄

喪服足徵二百七九 數世本源五



上治旁治推至服窮親殺屬竭姓別戚單表

		高祖昆弟族父		高祖昆弟族昆弟	
高祖昆弟族祖父		高祖昆弟族父		高祖昆弟族昆弟	
之子		之孫		之曾孫	
從祖父		從祖父		從祖父	
從父昆弟		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	

(Note: The table contains detailed annotations for each cell regarding kinship limits and terminology.)

通志錄

喪服足徵二百八十 上下治推至窮殺

0 冊 16 故

六種下世一

六種下世二

<p>高祖昆弟之元孫</p> <p>從己之元孫</p> <p>孫殺之</p> <p>故在五世</p> <p>之限上同</p> <p>於正姓而</p> <p>成單於下</p> <p>矣</p>	<p>祖之父則</p> <p>祖遷宗焉</p> <p>庶姓久別</p> <p>而別於所</p> <p>繫弗別之</p> <p>正姓矣</p>	<p>高祖之父</p> <p>自己之元</p> <p>孫之子視</p> <p>其宗子為</p> <p>百世不遷</p> <p>之宗其祖</p> <p>即百世不</p> <p>遷之祖自</p> <p>昆弟之元</p> <p>孫之子視</p> <p>其兩家高</p>	<p>高祖五世</p> <p>自己之元</p> <p>孫視高祖</p> <p>庶姓未別</p> <p>自昆弟之</p> <p>元孫視兩</p> <p>家之高祖</p> <p>為庶姓別</p> <p>於上而同</p> <p>於所繫弗</p> <p>別之正姓</p>	<p>高祖昆弟</p> <p>殺從高祖</p> <p>故曰五世</p> <p>別庶姓而</p> <p>同正姓</p>	<p>高祖昆弟</p> <p>族曾祖父</p> <p>從祖祖父</p> <p>祖之昆弟</p> <p>殺從祖父</p> <p>故曰三世</p>	<p>高祖昆弟</p> <p>族曾祖父</p> <p>從祖祖父</p> <p>叔父母</p> <p>父之昆弟</p> <p>殺從父故</p> <p>故曰二世</p>	<p>高祖昆弟</p> <p>族曾祖父</p> <p>從祖祖父</p> <p>昆弟</p> <p>殺於己故</p> <p>故曰一世</p>	
		<p>高祖四世</p> <p>曾祖</p>	<p>高祖三世</p> <p>祖</p>	<p>高祖二世</p> <p>父</p>	<p>高祖一世</p> <p>己</p>	<p>高祖昆弟</p> <p>族曾祖父</p> <p>從祖祖父</p> <p>叔父母</p> <p>父之昆弟</p> <p>殺從父故</p> <p>故曰二世</p>	<p>高祖昆弟</p> <p>族曾祖父</p> <p>從祖祖父</p> <p>昆弟</p> <p>殺於己故</p> <p>故曰一世</p>	<p>高祖昆弟</p> <p>族曾祖父</p> <p>從祖祖父</p> <p>昆弟</p> <p>殺於己故</p> <p>故曰一世</p>
		<p>通藝錄</p> <p>其應足徵二百八十一</p> <p>上下旁治推至窮後</p>						
		<p>右 殺 殺</p>						
		<p>矣</p>						
		<p>矣</p>						

六補下世

<p>昆弟</p> <p>殺於己故</p> <p>故曰一世</p>	<p>從父昆弟</p> <p>從父昆弟</p> <p>從父昆弟</p> <p>從父昆弟</p> <p>從父昆弟</p>	<p>從己之孫</p> <p>有殺之故</p> <p>在三世之</p> <p>限</p>	<p>從己之曾</p> <p>孫殺之</p> <p>故在四世</p> <p>之限</p>	<p>族昆弟</p> <p>從己之曾</p> <p>孫殺之</p> <p>故在四世</p> <p>之限</p>	<p>族昆弟</p> <p>從己之元</p> <p>孫殺之</p> <p>故在五世</p> <p>之限上同</p> <p>於正姓而</p> <p>成單於下</p> <p>矣</p>	<p>族昆弟</p> <p>從己之元</p> <p>孫殺之</p> <p>故在五世</p> <p>之限上同</p> <p>於正姓而</p> <p>成單於下</p> <p>矣</p>				
				<p>從己之子</p> <p>有殺之故</p> <p>在二世之</p> <p>限</p>	<p>從己之孫</p> <p>有殺之故</p> <p>在三世之</p> <p>限</p>	<p>從己之曾</p> <p>孫殺之</p> <p>故在四世</p> <p>之限</p>	<p>從己之元</p> <p>孫殺之</p> <p>故在五世</p> <p>之限上同</p> <p>於正姓而</p> <p>成單於下</p> <p>矣</p>	<p>從己之元</p> <p>孫殺之</p> <p>故在五世</p> <p>之限上同</p> <p>於正姓而</p> <p>成單於下</p> <p>矣</p>	<p>從己之元</p> <p>孫殺之</p> <p>故在五世</p> <p>之限上同</p> <p>於正姓而</p> <p>成單於下</p> <p>矣</p>	<p>從己之元</p> <p>孫殺之</p> <p>故在五世</p> <p>之限上同</p> <p>於正姓而</p> <p>成單於下</p> <p>矣</p>
				<p>通藝錄</p> <p>其應足徵二百八十一</p> <p>上下旁治推至窮後</p>						
				<p>右 殺 殺</p>						
				<p>矣</p>						
				<p>矣</p>						

六補下世

己一世	孫三世	從己之曾孫	從己之元孫
子二世	曾孫四世	孫有殺之故曰四世	孫有殺之故曰五世
孫三世	元孫五世	上同於正姓而戚單於下矣	謂之元孫之子六世
曾孫四世	元孫之子六世	於下矣	謂之元孫之子高祖之父呼之也其子為兩家高祖各視其元孫祖既遷而宗亦易庶姓別於上戚不亦單於下乎於是羣族
元孫五世	元孫之子六世	於下矣	謂之元孫之子高祖之父呼之也其子為兩家高祖各視其元孫祖既遷而宗亦易庶姓別於上戚不亦單於下乎於是羣族
元孫之子六世	元孫之子六世	於下矣	謂之元孫之子高祖之父呼之也其子為兩家高祖各視其元孫祖既遷而宗亦易庶姓別於上戚不亦單於下乎於是羣族

通鑑錄

喪服足徵二百八十二上下治推至廟殺四

於上而但同其正姓矣

昆蟲環而其宗變別之大宗繫之正姓而弗別百世不通昏姻此周道之所以獨越千古也

右下殺旁殺

瑤田按數世之法起於己等而上之曰上殺順而下之曰下殺推而及之累世之昆弟曰旁殺旁殺之世數虛位耳根於上下殺世數之所限而推之者也今為表明之而又有不得不辭費者試以人生二子言

2 升 6 1 2

太極

通鑑錄

喪服足徵二百八十四上下治推至廟殺五

之己一世子二世為兩房孫三世為四房曾孫四世為八房元孫五世為十六房此元孫十六房之昆弟上視己一世為高祖十六房皆同庶姓於高祖是高祖為庶姓未別於上而元孫十六房相戚為戚未單於下也此共高祖之元孫也至高祖昆弟之元孫與我分兩大支兩支自視其高祖為庶姓未別而此支視彼支之高祖則庶姓別於上此支視彼支之元孫為戚單於下矣是故庶姓之別與未別戚之單與未單非表不足以明之若夫元孫之子為六世元孫之子視高祖之父亦六世此高祖之父生兩支高祖自兩支元孫彼此視之己為庶姓別於上矣而至於元孫之子視其本支吾父之高祖是為吾高祖之父則向之庶姓未別者今為庶姓別於上矣向之戚未單者今為戚單於下矣況乎兩支前此之庶姓已別而戚已單者哉此中重出間見之故有非一表所能盡者故必析而言之以俟覽者默會之耳此表如衡從其畝如經緯有幅旁行魚貫裏上鱗次悉心觀之則旁治旁殺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之義四通六闢矣而三世二世一世之旁殺一以貫之試以昆弟一輩言之族昆弟總庶由四世曾祖旁治而殺

太極

之也。從祖昆弟小功由三世祖旁治而殺之也。從父昆弟大功由二世父旁治而殺之也。昆弟期年由己一世上治加隆旁治從殺。以爲旁殺之始。而推而及之。服窮而終之也。於是等而上之。順而下之。其旁殺之法準此矣。

喪服經文服限大例疏證表叙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若
是則上殺當極於高祖下殺當及於元孫而經文上不
爲高祖制服下不爲元孫制服此蓋有道焉必非顛預
從事也而鄭君於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下注之曰高
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又於總
麻章族祖父母下注之曰族祖父母者亦高祖之孫則高
祖有服明矣如鄭言曾元之於曾高兩祖同服則益宜
明白見之以曉人而絕不一見使後人作想當然之說
聖人制禮必不然也瑤田以爲還當於經文紬繹之於
是取經文所列之服限爲三表一曰上殺服限三斬齊
三年爲父母也齊衰期年爲祖父母也齊衰三月爲曾
祖父母也服限窮於三月人限極於曾祖止矣二曰下
殺準上殺而爲之亦服限三爲長子與子也爲適孫庶
孫也爲曾孫也服限窮於三月人限及於曾孫止矣三
曰旁殺又準上殺下殺而爲之其爲服限四昆弟期年
從父昆弟等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總麻三月由族
昆弟等而上之以至於族曾祖皆從曾祖齊衰三月旁
殺之而爲總麻三月由族昆弟之子等而下之以至於
昆弟之曾孫皆從曾孫總麻三月旁殺之而爲無服蓋

昆弟之曾孫自曾孫視之為族曾祖之曾孫也服限窮於曾孫三月則昆弟之曾孫安得不殺之為無服哉觀於殉殺之服限益知上殺之服限止於曾祖下殺之服限止於曾孫而上不為高祖制服下不為元孫制服有斷然者矣是何也元孫未有見高祖者高祖未有見元孫者不見其人空制服乃喪服經文之大例定之於制服之初此作者之所以謂聖也吾於是通覽喪服全經而得父之姑一條別為表以疏證之以父之姑建首次曰姑次曰姊妹次曰女子次曰孫之婦人子父之姑適人服總麻姑適人服大功姊妹適人服大功女子

通志卷一 喪服足徵二百八十七 大例表例一

子適人服大功孫之婦人子適人服小功皆降其在室服一等其在室也父之姑從祖祖父之姊妹也姑世父叔父之姊妹也姊妹昆弟之姊妹也女子子子之姊妹也孫婦人子孫之姊妹也是五人也其在室服皆當如其輩之昆弟而經文不見者女與男同是其例也然雖不見在室服必一一見其三殤服之或降一等或降二等其意以為見殤服則有在室服可知又其適人服必見適人者三字以別異於在室服之不見者非無其服也凡此皆服之定例令閱者一目了然也今通檢經文姑也姊妹也女子子也孫之婦人子也四人並見殤服

女子子也

六補五

亦四人之適人服並見適人者三字惟父之姑適人服在總麻而獨不見適人者三字及檢父之姑長殤當在總麻而總麻章獨無其服乃恍然於父之姑在室無服故經不制服是乃經之大例不見其人不空制服無在室服者自不為之制殤服蓋父之姑在室必無見歸孫者必適人有年或有時歸寧母家得見歸孫者有之故爾雅謂之歸孫言歸乃見此孫此孫既得見父之姑故經於總麻章始見其服以在室不制服無所別異故獨不見適人者字以明其例也觀於此而後乃今知高祖元孫之不制服經文固非顛預從事者也

通志卷一 喪服足徵二百八十八 大例表例二

喪服經文服限表

已 _{下殺} 之限 三	長子 三年	已 _{上殺} 之限 三	父 斬衰三年
	庶孫 期年		母 齊衰三年
已 _{下殺} 之限 四	通孫 期年	已 _{上殺} 之限 三	祖父 齊衰期年
	曾孫總麻三月		母 齊衰三月
已 _{下殺} 之限 四	從昆弟 九月	已 _{上殺} 之限 三	從昆弟 大功
			從昆弟 小功
其上下 旁殺皆準此	族昆弟 三月	已 _{上殺} 之限 三	族昆弟 總麻
			族昆弟 三月

六補冊

觀服限表見期年三月之間原有五月之差。如果元
 孫得見高祖必當制服。則自應以高祖為服限之極
 而制齊衰三月以服高祖。又準小功五月之差。制齊
 衰五月以服曾祖。此天造地設之服位。豈聖如周公
 而見不及此哉。後世聖人增制齊衰五月之
 服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其時據三十有室
 之年。規以上壽年數無元孫見高祖之事故服限極
 於三月人限止於曾祖。爰定大例。用制禮文。天地之
 大人無所憾。嗚呼至矣。

通藝錄

喪服足徵二百八九
大綱表叙四

父之姑在室不制服表

<p>父之姑 <small>從祖祖父之姊妹也 從祖祖父小功</small></p>	<p>姑 <small>世父叔父之姊妹也 世父叔父期年 注云姑在室亦如之</small></p>	<p>姊妹 <small>昆弟之姊妹也 昆弟期年 注云為姊妹在室亦如之</small></p>	<p>女子子 <small>庚子期年 注云女子子在室亦如之</small></p>	<p>孫婦人子 <small>孫之姊妹也 庶孫大功 注云男女皆是</small></p>
<p><small>父之姑無孀服以不制在室服故也</small></p>	<p><small>姑之長孀中孀大功下孀小功</small></p>	<p><small>姊妹之長孀中孀大功下孀小功</small></p>	<p><small>女子子之長孀中孀大功下孀小功</small></p>	<p><small>庶孫孀人之長孀小功</small></p>
<p>父之姑 <small>父之姑不見適人者三字以不制在室服不須別異故也</small></p>	<p>姑適人者 <small>大功</small></p>	<p>姊妹適人者 <small>大功</small></p>	<p>女子子適人者 <small>大功</small></p>	<p>孫適人者 <small>小功</small></p>

本編下四